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三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卷目錄

禽蟲總部彙考一

上古　遂人氏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宣帝元康一則　元帝初元二則
後漢　總一則
宋　明帝泰始一則

北魏高宗和平一則　高祖太和一則　世宗
永平一則　孝靜帝興和一則
北齊文宣帝天保一則　後主天統一則
北周靜帝大象一則
隋文帝開皇一則
唐高祖武德一則　高宗永徽一則　咸亨一
則　中宗嗣聖一則　元宗先天一則　開
元一則　肅宗寶應一則　代宗大曆三則
德宗貞元一則　憲宗永貞一則　元和一則
穆宗長慶二則　敬宗寶曆一則　文宗太
和一則　開成二則　宣宗大中一則　懿宗
咸通一則
遼太宗天顯一則　穆宗應曆一則　聖宗統
和一則　興宗景福一則　重熙二則　道
宗清寧二則
宋太祖建隆一則　乾德一則　太宗端拱一
則　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三則　天
禧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慶曆一則　高宗
紹興一則
金太宗天會一則　海陵天德一則　正隆一
則　世宗大定五則　哀宗正大一則
元世祖至元九則　成宗大德七則　武宗至
大二則　仁宗皇慶一則　延祐二則　英
宗至治一則　泰定帝泰定一則　文宗天曆
一則　至順一則　順帝至正二則
明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三則　宣宗宣
德二則　英宗正統二則　憲宗成化五則
孝宗弘治二則　武宗正德三則　世宗嘉
靖一則　神宗萬曆一則
皇清四則

禽蟲典第一卷

禽蟲總部彙考一

上古

遂人氏始注物蟲鳥獸之名

按路史云云

注春秋命曆敘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蟲之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

有虞氏

舜命益爲虞以若鳥獸

按書經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蔡注）上下山林澤藪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大全）孔氏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爲之厲禁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獸魚咸若所以爲夏后鹿濯魚躍所以爲文王然至於禽獸蕃殖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爲若哉

按路史益爲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

周

周制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藪牧以養蕃禽獸庖人辨六畜六獸六禽之名物地官大司徒辨五地動

物之生及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畜鳥獸閭師以畜事貢鳥獸調人司以過而傷鳥獸者迹人以迹知鳥獸之處爲厲禁以守之夏官職方氏辨荊揚之畜秋官雍氏則以春設阱擭而秋塞之

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訂義）王昭禹曰交之以道取之以時不麛卵不殺胎不覆巢使之既生且息既蕃且殖有魚麗盛多之美無魚藻失性之譏此養蕃之效　鄭鍔曰王政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故攻猛獸驅烏鳶射夭鳥各有其官乃任藪牧之養蕃何耶蓋羅氏所羅掌畜所共庖人掌客之禽獻獸人冬夏之狼麋皆禮物尤急者也非養之有素何以供不時之須哉任以養蕃謂此類耳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訂義）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　鄭康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

無能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　王氏詳說曰左傳雖有熊蹯孟子雖有熊掌要知非禮物所用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庖人六獸六禽卽獸人送之庖人得此共與膳夫內外饔故云掌共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　劉執中曰辨其名物者物雖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內則曰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又曰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皆食之而不利於人所當辨者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訂義）史氏曰羔稚羊豚稚豕也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腒乾雉也鱐乾魚也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用犢麛於秋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也用鱻羽於冬冬時陽氣大魚潛鴈定而肥也飲食之

滋春膳牛脂曰膏香夏膳犬脂曰膏臊秋膳雞脂曰膏腥冬膳羊脂曰膏羶各以其物之所便而調和之也夫膳食唯其所嗜而已必案四時而共之者一則避其物時之孕育一則辨其物性之所宜以是爲膳則養王之形體者至矣　程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爲宜腒鱐雉魚之乾者方夏物餒敗故以乾者爲宜犢麛至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雖犢麛皆得以嘗之矣鮮羽至冬則物衆可進之時雖飛與潛者皆得以

進之矣然此固足以爲時之宜苟在臟有所不勝食之亦不足以爲善也故又膳膏薌膳膏臊膳膏腥膳膏羶焉無非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也

王氏詳說曰月令所食唯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已熟則犢麛肥草之資則甚於生犢麛之肥則大於羔豚夏則腒鱐之性爲燥冬則鱻羽之性爲定是順性也若夫月令則異是矣牛土畜也故季夏食之犬金畜也故秋食之彘水畜也故冬食之然春食羊者以春之

氣尚寒故食火畜也夏食雉者以夏之氣尚熱故食木畜也此秦之禮與周之禮不同

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訂義）鄭司農曰庮朽木臭也　易氏曰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庮　賈氏曰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赤股股裏無毛非謂肉赤而走又躁疾如此者其肉必臊　易氏曰羊以柔毛爲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　鄭康成曰皫失色不澤美也沙澌也　方氏曰鳴鳴之悲涼者土密而（原本缺）沙疏而涼故謂之沙　王昭禹曰皫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　杜氏曰盲眡當爲望視　賈氏曰盲則無所覩見內則爲遙望故於春從內則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此豕眼睫毛交如此者其肉必如星　鄭康成曰腥讀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　方氏曰

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猶疾之有癜般在前脛故曰般臂　鄭康成曰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曰螻螻蛄臭也　賈氏曰以內則螻爲脫漏字於義無取故轉爲螻螻蛄字也馬脊黑前脛般般然如此其肉則螻蛄臭

地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訂義）鄭氏曰毛物貂狐貒貉之屬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訂義）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訂義）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訂義）鄭氏曰介物龜鼈之屬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

（訂義）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爲臝物正所謂毛物臝物宜謂鼃螾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　史氏曰蚓類也　鄭鍔曰

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者故動物毛偏於水者故動物鱗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爲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丘陵非火乎哉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爲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羸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土會之法辨爲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蕃鳥獸

（訂義）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土會辨之而後可以蕃毓之也　李景齊曰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靈臺之德及昆蟲行葦之仁及草木皆此意也

閭師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訂義）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　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雞而相攻亦難之所起也

迹人

（訂義）王氏曰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訂義）鄭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　賈氏曰迹人主迹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人遮厲守之　王氏曰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爲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爲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訂義）劉迎曰麛卵庶禽之胎也皆不中殺之物毒矢毒弓矢以射獸也所謂餧獸之藥先王仁及禽獸豈專以生之爲事哉取之而中於用則何惡於取殺之而得其死則何害於殺　王昭禹曰禁麛卵

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詳說曰迹人所謂禁䴠卵與毒矢者一年之中未始不禁月令禁䴠卵于孟春非孟春則不禁矣禁餧獸于季春非季春則不禁矣是三百六旬之中禽獸之得幸免者三十日耳則知周之與秦法意遠矣

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

（訂義）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鵁犀象之屬

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

秋官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訂義）鄭康成曰阱穿地爲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賈氏曰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爲害水利或有通塞則爲阱擭爲溝瀆皆以是時也然阱擭設於春可也秋稼已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

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訂義）鄭鍔曰苑囿之設則爲禁籞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之山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籞乎魚鼈所生之澤鱗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螫乎人君囿游固有苑矣民庶爲苑則是僭上無法矧可以卽山以爲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　劉執中曰卽獸所居爲苑以誤之卽魚所淵沈藥以毒之則不仁不信爲禽獸之所憚也故設官以禁之

漢

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春夏毋摘巢探卵彈射飛鳥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三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

食獸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注　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初元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並假貧民生物之地

按漢書元帝本紀二年春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注　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

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

注　如淳曰漢儀注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雁給祭祀是故有池也

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注　晉灼曰嚴籞射苑也

後漢

後漢制上林苑令主苑中禽獸

按後漢書百官志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注　漢官曰員吏五十八人案桓帝又置鴻德苑令

宋

明帝泰始三年詔禁非時取鱗介羽毛

按宋書明帝本紀泰始三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蝝蚳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北魏

高宗和平四年畋于河西勅從官及典圍將校毋得濫殺物命

按魏書高宗本紀和平四年秋八月丙寅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旣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別自頒賚

高祖太和二年秋八月丙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世宗永平二年冬十有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

爲永制

按魏書世宗本紀云云

孝靜帝興和四年棄後園鷹犬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興和四年夏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後園鷹犬悉皆放棄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八年詔禁取蝦蟹蜆蛤鷹鷂

按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八年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

後主天統五年春二月乙丑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北周

靜帝大象二年夏六月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

按周書靜帝本紀云云

隋

文帝開皇元年三月丁亥詔犬馬口味不得獻上

按隋書文帝本紀云云

唐

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戊申禁獻小馬庳牛異獸奇禽者

按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鷹鶻

按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咸亨四年禁捕魚取獸者

按唐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閏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

中宗嗣聖五年太后禁漁釣（即武后垂拱四年）

按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七月丁巳禁漁釣

元宗先天元年十二月丁未詔禁人屠殺犬雞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睿宗本紀云云

開元二年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

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肅宗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停貢鷹鷂狗豹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辛未禁畿內弋獵

按唐書代宗本紀云云

大曆九年禁畿內漁獵採捕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代宗本紀九年春三月丙午禁畿內漁獵採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爲常式

大曆十四年禁貢禽獸並放所畜者或以給貧民

按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即皇帝位閏月丙子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鷂丁亥放舞象三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六月己未罷幽州貢麝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閏月丙子詔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皆停丙戌詔禁天下不得貢珍禽異獸丁亥詔文單國所獻舞象三十二令放荊山之陽五坊鷹犬皆放之

按杜陽雜編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

德宗貞元十一年上獵苑中戒多殺

按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一年十二月戊辰獵於苑中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十一年冬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憲宗永貞元年詔停進奇禽異獸

按唐書憲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戌罷獻祥瑞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八月庚戌荆南獻龜二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業永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王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但令準式申報有司不得上聞其奇禽異獸亦宜停進

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獸狐兎

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穆宗長慶二年放鷹隼狐兎並毀獵具

按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二月丁亥不豫放五坊鷹隼及供獵狐兎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並解放獵具皆毀之

長慶四年罷貢鷹犬

按唐書敬宗本紀長慶四年正月丙子卽皇帝位三月壬子罷貢鷹犬

敬宗寶曆二年禁民漁及縱五坊鷹犬

按唐書敬宗本紀寶曆二年七月癸未以漢陂隸尚食禁民漁　按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縱五坊鷹犬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詔五坊鷹鷂並解放

文宗太和七年閏月乙卯縱五坊鷹犬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太和七年秋閏七月乙卯詔五坊鷹犬量須減放

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鷙鳥畋犬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開成二年三月丙寅縱五坊鷹隼禁京畿採捕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宣宗大中六年二月癸未以旱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粟

按唐書宣宗本紀云云

懿宗咸通八年五月丙辰以不豫縱神策五坊飛龍鷹鷂

按唐書懿宗本紀云云

遼

太宗天顯三年四月丁亥于獵所縱公私取羽毛革木之材

按遼史太宗本紀云云

穆宗應曆十三年秋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鶻

按遼史穆宗本紀云云

聖宗統和十五年免兀惹烏昭度及奚王部常貢並弛漁濼之禁

按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五年春三月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夏四月乙未朔罷奚王部歲貢麝冬十

月戊戌弛東京漁濼之禁

興宗景福元年冬十一月壬辰縱五坊鷹鶻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重熙十五年秋九月甲辰禁以罝網捕狐兎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子縱五坊鷹鶻焚釣魚之具

按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道宗清寧二年詔鳥獸孶育時毋縱火於郊

按遼史道宗本紀清寧二年夏四月甲子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孶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清寧五年冬十一月禁獵

按遼史道宗本紀云云

宋

太祖建隆二年春二月己卯禁春夏捕魚射鳥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乾德四年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鶻

按宋史太祖本紀云云

太宗端拱元年禁諸州獻珍禽奇獸及游獵鷹犬

按宋史太宗本紀端拱元年春二月丙申禁諸州獻珍禽奇獸冬十月癸未詔罷游獵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毋以爲獻

眞宗景德三年詔放牛羊孶乳者

按宋史眞宗本紀景德三年十二月戊子詔牛羊司畜有孶乳者放牧勿殺

大中祥符二年詔縱五坊鷹鶻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夏六月壬寅詔量留五坊鷹鶻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大中祥符三年禁春夏射獵

按宋史眞宗本紀三年春二月己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明之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一月乙卯罷獻珍禽異獸

按宋史眞宗本紀云云

天禧元年縱歲獻鷹犬及禁魚採

按宋史眞宗本紀天禧元年夏五月乙卯縱歲獻鷹犬冬十一月壬寅詔淮浙荆湖治放生池禁漁採

仁宗天聖五年春三月戊申罷瓊州歲貢瑇瑁鼊皮紫貝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慶曆七年夏六月乙巳詔禁畜猛獸害人者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高宗紹興二十年春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金

太宗天會二年命完顏忽剌古等毋得擅往高麗境捕海狗海東青鴉鶻

按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二年五月乙巳曷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鶻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上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

海陵天德三年罷歲貢鷹隼大官鵝鴨及苑中禽獸

按金史海陵本紀天德三年四月丙寅罷歲貢鷹隼閏月丙子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

之丁丑罷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

正隆五年禁中都等處網捕禽獸

按金史海陵本紀正隆五年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鷹隼者

世宗大定九年定犯網捕禽獸法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九年三月丁卯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按石琚傳琚拜尚書右丞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

大定二十年詔罷招討司進馬駝鷹鶻

按金史世宗本紀二十年十月庚辰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鶻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

大定二十四年帝以春月鳥獸孳孕命毋蒐田講事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宗尹傳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

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

大定二十五年禁大雪及非時採捕

按金史世宗本紀二十五年十月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庚辰朔詔曰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獸類

大定二十九年禁網捕野物

按金史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卽皇帝位十二月壬辰諭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網捕野物

哀宗正大六年詔外方無獻珍禽異獸

按金史哀宗本紀正大六年夏五月隴州防禦使石抹冬兒進黃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元

世祖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丁未申嚴殺牛馬之禁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二年禁獵孕字野獸及屠牛馬

按元史世祖本紀十二年春二月甲辰敕畏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夏五月丁亥申嚴屠牛馬之禁

至元十五年冬十二月丙午禁玉泉山漁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九年春三月禁益都等處軍民官捕獵冬十月以歲歉弛捕獵之禁

按元史世祖本紀十九年春三月丙戌禁益都東平沿淮諸郡軍民官捕獵冬十月庚寅以歲事不登聽諸軍捕獵於汴梁之南

至元二十二年秋七月癸酉詔禁捕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三年冬十一月乙丑敕禽獸字孕時無畋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禁畏吾地禽獸孕孳時畋獵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勑弛遼陽漁獵及江淮魚濼禁其天鵝鹿羔等仍勿採捕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勑弛遼陽漁獵之禁二月壬戌勑江淮勿捕天鵝弛魚濼禁三月甲午禁捕鹿羔

至元二十八年弛漁獵諸禁以利民生而樽節愛養仍設爲令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春三月壬戌賑遼陽武平饑民仍弛捕獵之禁夏四月己巳禁屠宰牝羊庚辰弛杭州西湖禽魚禁聽民網罟秋七月戊申禁屠宰馬牛冬十一月武平平灤諸州饑弛獵禁其孕字之時勿捕

成宗大德元年春三月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冬閏十二月弛河泊及正月獵禁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春三月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冬閏十二月己卯弛河泊之禁仍聽正月捕獵

大德五年冬十月丙戌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卯禁畜養鷹犬馬駝等人擾民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七年命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按元史成宗本紀七年秋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採捕

大德八年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按元史成宗本紀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大德九年秋八月己卯以冀寧歲不登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十一年詔被災之處山場河泊聽民採取

按元史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五月即皇帝位詔被災之處山場河泊課程權且停罷聽貧民採取

武宗至大二年中書省臣請遠方以奇獸獻者悉依

驛遞從之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夏四月甲寅中書省臣言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有桑兀實合丁等進獅豹鴉鶻畱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斤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至大四年禁民弋捕飛禽及殺當乳者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三月卽皇帝位夏五月禁民捕鴛鴦九月戊申禁民彈射飛鳥殺馬牛羊當乳者

仁宗皇慶元年鷹坊官請括取珍禽不從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元年冬十一月甲申鷹坊不花卽列請往河南湖廣括取孔雀珍禽勅以擾民不允

延祐三年春二月壬申禁天下春時畋獵

按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延祐七年罷豢獸之費

按元史英宗本紀延祐七年春三月帝卽位夏五月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建寺豢獸之費

英宗至治三年勅放籠禽十萬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夏四月甲戌勅放籠禽十萬令有司償其直

泰定帝泰定四年罷令民採捕禽獸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四年秋八月癸酉奉元路治中單鵲言令民採捕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勅應獵者其捕以進

文宗天曆二年揀汰鷹鶻獅豹所食肉價及禁私殺馬牛者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春正月丁丑中書省臣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鶻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請揀汰從之冬十月庚戌申禁天下私殺馬牛

至順元年詔禁獵捕立營司境內鳥獸魚鼈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詔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順帝至正元年正月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十六日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丁未禁軍人不得私殺牛馬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各省貢辦祭祀供御野味及歲辦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每歲祭祀及供御井歲時筵宴所合用野味預先行移各司府州著落所屬於山林去處多辦走獸河泊去處多辦飛禽照依坐定歲辦數目令各處獵戶除春夏孕字之時不採外當於秋間採捕其各項活野味依例用寬大籠櫃差人沿途如法餧養茁壯到部出給長單一樣二本井關給勘合進赴內府光祿寺交收將長單一本批廻入卷一本就留本司備照如有倒死不堪之數驗其解物人在路果無延緩稽遲日期者止是著令倍償起解如是故行遲緩者問罪

國初各處歲辦野味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隻湖廣

布政司三千隻本司分派附近府州分二千五百隻寗遠府州分五百隻辰州府八十隻永州府一百隻衡州府七十隻寶慶府六十隻襄陽府一百二十隻郴州三十隻靖州二十隻安陸州二十隻江西布政司一千隻本司分派附近府分八百隻寗遠府分二百隻南安府一十五隻袁州府六十隻贛州府六十隻吉安府六十五隻直隸七千五百隻河南一千二百隻浙江八百隻山東七百五十隻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造箭合用翎毛或各處歲辦或官爲收買如遇差人起解到部劄付丁字庫交收仍出給長單勘合付解人進納

國初各處歲辦翎毛共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根江西三百萬根浙江三百萬根河南六十萬根福建五十萬根山東六十萬根四川一十萬根廣西一十萬根廣東一十萬根湖廣二百萬根陝西五十萬根北平五十萬根山西五十萬四千根直隸二百五萬二千根

成祖永樂元年禁宦寺畜養雞牲

按名山藏典謨記永樂元年十月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艱食宦寺服食朝廷乃有畜養雞牲糜費食米者此輩坐享膏粱暴殄天物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業行禁戢爾等識之再爾不宥

永樂五年設上林苑監以掌鳥獸

按明會典上林苑監永樂五年開設所屬蕃育署原管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分撥畜養草場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二分二釐計畜養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雄四千二百一十七隻雌四千二百五十三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雄八百八十九隻雌一千七百三十五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雄七百八十三隻雌四千七百五十七隻

光祿寺每年取用孳生鵝一萬八千隻鴨一千隻雞五千隻長行線雞二千隻雞蛋一十二萬個

太常寺每年取進奉先等殿薦新雁十二隻雉一十二隻嫩雞一十三隻鴨蛋二百四十個雞蛋二百六十個

本監每年進宮鵝黃五十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一十五隻鵝蛋九百五十個鴨蛋二萬九千個

又內府供應庫鴨蛋三萬個

良牧署原管牧養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分撥牧養牲口草場等地二千三百九十七頃一十三畝六分六釐

計牧養牛羊豬四千五百六十六隻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牸牛八百三十二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綿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二千一百四十八隻山羊一百七十三隻公羊一十六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豬一千六十八口兒豬六十八口母豬一千口

光祿寺每年取用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長行醃臘豬二千口正旦冬至節肉豬一千口

內府丁字庫每年收羊毛二千二百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每年取用時享太廟及奉先等殿薦新共活兎八十一隻其祭告等件不時取用無定數

林衡署凡牧養牲口栽種果蔬等項永樂間用北京效順人役充後於山西平陽澤潞三府州起撥民一千戶俱照邊民事例給與盤纏口糧連當房家小同來分派使用仍令自備牛具種子於附近荒閑地土內儘力耕種食用喂養牲口

凡牧養每二丁養羊一隻每五丁養牛一隻餘各驗丁派養其牲口編號造冊挨次進送內府并太常寺光祿寺供應每歲除原種取用不缺外牛孳生犢一隻羊孳生羔二隻餘皆與民自用羊毛惟種羊依時剪取入官孳生羊毛從民收用

永樂十四年禁牧養地圍獵

按明會典林衡署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永樂十四年奉旨一應人不許於內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同

宣宗宣德四年勅朝鮮國王毋獻怪獸珍禽

按名山藏典謨記宣德四年九月勅朝鮮國王裪曰

王問者薦其遠誠海青鷹犬不以實苑囿遣使來獻使還答王陶器十五几王國誠多怪獸珍禽然非朕所畜幸自今已之

宣德十年定各布政司所進野味分送南北二京

按明會典宣德十年奏准江南直隸及布政司所進野味俱送南京光祿寺江北直隸及布政司所進俱送光祿寺

英宗正統元年各布政司野味折鈔貯庫

按明會典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歲派獐麅鷂鵪等就彼中照時價折鈔貯庫歲終開報

正統十四年令以鴨翎准歲辦鵝翎

按明會典云云

憲宗成化三年勑朝鮮國王毋獵致珍異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三年正月賜朝鮮國王瑈曰周却旅獒朕甚慕焉王三致白鵲烏海青諸物獵致珍異未免勞民或生其咎夫王詩書禮義之國也尚忱念之

成化六年詔免上林苑追陪虧損牲口

按明會典上林苑監所屬蕃育署良牧署林衡署成化六年詔蕃育等署今年有因水患虧損牲口曾經具奏查勘明白者悉免追賠

成化七年命光祿寺節省畜養羽毛之費

按名山藏典謨記七年十二月光祿寺少卿陳鉞上言近來虫蟻房并清河等處畜養猴豹鷹犬之類不下八千有奇計其費每歲肉三萬七千八百斤雞千四百四十隻雞子三千六百九十枚棗栗四千六百八十斤粳稻等料七千七百七十六石直銀通數千餘兩今歲歉民貧流殍載路而羽毛之微得食人食乞行放散以養聖德以節財用命所司省之

成化十二年勅內外臣毋進珍禽奇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十二年七月大學士商輅等條陳時政六事其一言廣東雲貴等處有貢珍禽奇獸此物非出所貢之人必取諸民取民不足又取之土官夷人家一物之進其直十倍暴橫生靈激變邊方莫此爲甚乞勅內外臣自後皆毋進上嘉納之

成化二十二年定大祀所用野味起解

按明會典成化二十二年奏准大祀該用大樣角鹿二十五隻先期會計行直隷廬鳳二府河南布政司歲辦鹿隻內每三隻准買一隻常數外增三隻備用餘仍歲辦起解

孝宗弘治　年更定各處歲辦野味及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弘治間各處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浙江八百隻江西一千隻湖廣三千隻河南一千二百隻山東七百五十隻應天府三百隻直隷蘇州府四百隻鎮江府三百隻廬州府八百隻寧國府二百隻揚州府一千五十三隻淮安府二千六十一隻池州府二百隻常州府三百隻安慶府五百隻松江府三百隻太平府三百八隻徽州府二百一隻和州一百隻廣德州二百九隻徐州五百隻滁州一十二隻

又供應活鹿二百六十七隻河南二百二十七隻河南府五十七隻汝寧府七隻南陽府七十隻懷慶府一十一隻衞輝府二十六隻彰德府五十六隻直隷廬州府一十隻淮安府二隻揚州府二隻鳳陽府十

六隻山東一十隻
天鵝三百二十隻河南六十五隻開封府辦直隸廬州府七十四隻淮安府六十八隻揚州府六十六隻鳳陽府三十一隻山東一十六隻

弘治間各處歲辦翎毛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四根浙江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四根江西三百九十七萬七千六十六根福建七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二根湖廣五百七十七萬九千七十七根山東六十萬根山西五萬四千根廣東六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九根廣西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六根四川二十四萬四千四十八根河南六十萬根陝西五十萬根順天府六萬八千一百七十八根直隸河間府六萬七千根應天府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七根直隸蘇州府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三十五根鎮江府二十三萬一千一百六十四根廬州府二十二萬四千五百六根寧國府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一根揚州府三十萬一千二百六根淮安府五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五根池州府二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

八根常州府一十八萬二千九百三十三根安慶府一百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八根松江府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根太平府七萬根徽州府五萬根和州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根廣德州一萬根徐州五萬根滁州六千根

弘治十五年放内苑雜禽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弘治十五年九月光祿寺具内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之數以聞上手批百二十條于是大放内苑雜禽獸

武宗正德二年令甘肅鎮巡官採辦野味及江南捕致禽鳥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二年正月令甘肅鎮巡官採辦野味捕取土豹於邊方八月命江南捕禽鳥征商使致之

正德十年定野味折價解部

按明會典正德十年南京工部奏准江南各司府州活鹿天鵝價銀徑解工部轉發光祿寺收用

正德十六年縱内苑禽獸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十六年四月上卽位詔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六月縱內苑禽獸

世宗嘉靖十二年詔天下毋濫獻瑞物

按名山藏典謨記嘉靖十二年三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得白鹿於無錫以獻上曰鵲兔鹿有疊至重出者禮部其宣示天下自今非正瑞勿復獻於是吏部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上謙德上褒答焉

神宗萬曆　年定天下歲貢野味及翎毛之數

按明會典今歲額大小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大鹿每隻銀十六兩小鹿每隻銀五兩俱解折色湖廣小活鹿一百四隻武昌府一隻漢陽府六隻襄陽府六隻鄖陽府四隻德安府四十三隻長沙府二十六隻寶慶府一十三隻永州府三隻承天府二隻河南小活鹿二百四十三隻內七十二隻折大角活鹿二十四隻外增大鹿六隻彰德府小鹿五十六隻內折大鹿五隻衛輝府二十六隻內折三隻河南府五十七隻內折五隻南陽府七十九隻內折八隻懷慶府一十六隻內折三隻汝寧府九隻外增大鹿南陽府一隻

汝寧府五隻山東大鹿七隻濟南府五隻青州府二隻廣西小活鹿三隻桂林府辦直隸廬州府小鹿十二隻外增大鹿一隻鳳陽府十六隻外增大鹿一隻淮安府二隻揚州府二隻

天鵞六百二十隻每隻銀五錢俱解折色內二隻解本色湖廣二百二隻本省派解河南六十五隻開封府辦山東十九隻濟南府十四隻兗州府五隻內魚臺縣解活天鵞二隻直隸常州府二隻池州府五隻廬州府七十四隻鳳陽府三十一隻淮安府六十八隻揚州府六十二隻安慶府五十六隻徐州四隻和州二隻江西三十四隻南康府十五隻九江府十九隻

歲辦翎毛一百三萬五百三十四根每一百根銀一錢二分五釐俱解折色惟順天府解本色湖廣二十七萬九千二百根寶慶府七萬根黃州府二十萬九千二百根山東二萬六千六百一十八根俱青州府山西五萬八千根太原府一萬八千根平陽府四萬根順天府八萬二千五百九十六根係本色直隸河

間府四萬五千一百五十根廣平府五萬七千七百八十根直隸松江府二萬四千根盧州府一十五萬六千根鳳陽府三萬四千根淮安府九萬一千一百九十根太平府七萬六千根安慶府五萬根和州五萬根

皇淸

國初凡虞人所進禽獸著都虞司折筭錢糧

大淸會典內務府會計司凡虞人按丁給地徵銀所進禽獸等項都虞司估計折筭地畝錢糧

順治元年置上林苑辦供食物各解所司

大淸會典順治元年置上林苑監正七品衙門設監丞一員其屬有四署曰蕃育曰良牧曰林衡曰嘉蔬各設署丞一員

蕃育署凡地賦順治元年原額地一千五百一

十九項四畝一分辦進

上供鷄鵝鴨鷄蛋鵝蛋鴨蛋解光祿寺新雉新鴈解

太常寺

良牧署凡地賦順治元年原額地一千八百四

十二項四畝二分二釐八毫零辦進

上供牛羊猪解光祿寺小猪解供用庫活兔解太常

寺

順治三年停徵蕃育署鷄鵝等物

大清會典蕃育署順治三年停徵鷄鵝等物照民地

例徵糧

順治四年停徵良牧署牛羊等物

大清會典良牧署順治四年停徵牛羊等物照民地

例徵糧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卷目錄

禽蟲總部彙考二

書經 堯典

禮記 曲禮 王制 月令 禮運

周禮 考工記

爾雅 釋鳥 釋獸 齸屬

山海經 西山經 大荒南經 中山經 大荒北經

大戴禮記 曾子天圓 易本命

淮南子（兵略訓）
方言（禽蟲雜釋）
酉陽雜俎（廣動植）
性理會通（皇極經世觀物外篇）
陰符經（相制）

禽蟲總部總論

列子（黃帝篇）
論衡（指瑞篇）
南齊書（祥瑞志）
舊唐書（五行志）
朱子全書（人物之性）

禽蟲總部藝文一

四靈賦　唐無名氏
四靈賦　元林同生
四靈賦　林仲節

禽蟲總部藝文二（詩）

禽蟲（二首）　唐白居易

禽蟲總部紀事

禽蟲總部雜錄

禽蟲總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卷

禽蟲總部彙考二

書經

堯典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蔡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又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蔡傳）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又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蔡傳）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又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蔡傳）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

禮記

曲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正義）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凡

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王制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注 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

注 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

不覆巢

注 覆敗也

又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月令

春 其蟲鱗 夏 其蟲羽 中央土 其蟲倮

秋 其蟲毛 冬 其蟲介

注 毛蟲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

（陳注）鱗蟲木之屬羽蟲飛鳥之屬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介蟲龜爲長水物也

又

孟春之月蟄蟲始振

又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陳注）孩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

又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

（古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知孰是（正義）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

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注）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用也

又

仲冬之月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禮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注）淰羣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不失其情之正也

周禮

考工記

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訂義）鄭鍔曰言此物可以爲宗廟之用　鄭康成曰脂牛羊屬膏豕屬　王昭禹曰雜肉而生謂之脂

生於肉上謂之膏　鄭鍔曰羸者先儒謂虎豹貔貙獸之淺毛者若言有毛則不可謂之羸矣羽者能飛鱗者能藏飛者禽鳥也藏者龍蛇也亦不可以謂之獸合此二者而以大獸目之記者之誤也

又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訂義）鄭康成曰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　賈氏曰鼈外有肉緣故爲內骨鼃黽卽蝦蟇脰項也項中鳴也精列釋蟲云蟋蟀蛬注云亦名青蛚蜩蜺卽蟬也蟬鳴在脅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爲黃蛢卽此發皇也五月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舂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榮原揚雄以爲蛇醫或謂之榮原

又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

（訂義）鄭鍔曰其脣厚其口弇其目突而出其耳短其胷大其後燿而削其四體大其脰短者虎豹螭貔之類其色淺而短雖非臝也亦臝之屬是物也氣猛毅故常有力身重遲故不能走　趙氏曰弇小斂貌　鄭康成曰燿讀爲哨頎小也　賈氏曰哨與頎皆是少小之義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粗後細故云大胷燿後

又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

（訂義）鄭鍔曰其銳喙其食物則決之於吻其目數而近其脰顧而長其四體小其腹騫騰而上者也禽鳥之類也是皆以羽而飛者也故謂之羽屬是物也微弱之至故常無力便捷善飛故輕然其聲則清陽遠聞焉　趙氏曰喙鳥觜晝處銳尖也　鄭

康成曰吻口腃也　賈氏曰頎長脰貌　趙氏曰鶩虧也

又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

訂義 鄭康成曰摶圜也　鄭鍔曰鴻大也首小而長身圜而大者龍虵之類也故謂之鱗屬

又

凡攫綱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訂義 易氏曰攫言其便捷而攫物綱言其纖利而綱物　鄭鍔曰援能攀援登高簭言吻之嚙而食　鄭康成曰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

爾雅

釋鳥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注 別禽獸之異也通而爲說鳥亦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

釋獸

獸曰釁

注　自奮迅動作

人曰撟

注　頻伸夭撟

魚曰須

注　鼓顋須息

鳥曰狊

注　張兩翅皆氣體所須　疏　此辨人魚鳥獸氣體所須之名也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之罷倦頻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伸導其氣息者名須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齸屬

牛曰齝

注　食之已久復出嚼之

羊曰齥

注　今江東呼齝爲齥

麋鹿曰齸

注江東名咽爲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

鳥曰嗉

注咽中裹食處

寓鼠曰嗛

注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疏此別鳥獸嚼食之名也牛名曰齝郭云食之已久復出嚼之羊名曰齥郭云今江東呼齝爲齥麋鹿名曰齸郭云江東名咽爲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鳥名曰嗉郭云咽中裹食處卽上篇其粻嗉也寓木之獸及鼠皆曰嗛郭云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此屬皆咽中藏食復出嚼之故題云齸屬

山海經

西山經

嶓冢之山獸多犀兕熊羆鳥多白翰赤鷩

又

崑崙之丘是多怪禽獸

謂有一獸九首一鳥九首之屬也

又

長畱之山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

又

盂山其獸多白狼白虎其鳥多白雉白翟

又

英鞮之山鳥獸盡白

大荒南經

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貝

卽紫貝也

離俞

卽離朱

鵄久

卽鵂鶹

鷹賈

賈亦鷹屬

委維

卽委蛇也

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中山經

女几之山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麖麂其鳥多白鷮多翟多鴆

又

岷山其獸多犀象多夔其鳥多翰鷩

白翰赤鷩

大荒北經

附禺之山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凰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元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丘方圓三百里

大戴禮記

曾子天圓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

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注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天之神日爲尊

日數十

甲乙之屬

故人十月而生

萬類人爲貴也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貴偶用奇

奇主辰

辰方面各三也

辰主月月主馬

月契天駟於上馬統乾於下

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

豕以日月

升主狗

升之次以狗故擇八也（升別本作斗按此篇古本文多錯誤姑仍其舊）

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

豕知時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

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麏麋之屬皆以六月生也宋均曰所以苟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亦通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

二十八宿方各七

星主虎

虎炳文似星也

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

風之大數盡於八也

風之蟲

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

故蟲八月化也

蟲多生非類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

謂貍兔魚鼈之屬各以其類化者言亦有生而生之也

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

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

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

釋也事也

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蚧

以同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有其形性也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

介鱗夏食冬蟄

熊羆魚蛇之屬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

鳥屬也凡物之有異類者韓詩內傳曰鶺鴒胎生

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

咀噍者九竅而胎生

人及獸屬異物志又曰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

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董仲舒曰受於大者不取於小

無角者膏

凝者爲膏

而無前齒

無前齒者齒盛於後不用前也

有羽者脂

譯者爲脂也已

而無後齒

齒盛於前不任後也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

魚鼈之屬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蚯蚓之屬不氣息也大魚無耳而聽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

食木者多力而拂

熊羆之屬拂戾也

食草者善走而愚

麋鹿之屬

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

虎狼鷹鸇之屬

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

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食氣之民也

不食者不死而神

甲於道者則伸而常存也

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二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

淮南子

兵略訓

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

方言

禽蟲雜釋

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雙鴈曰乘

傳曰逢澤有介麋

鬐尾稍盡也

鬐毛物漸落去之名

尾稍也

酉陽雜俎

廣動植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性理會通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

鷹鸇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補注）鷹鸇之類食生陽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之類食生剛物也而猫犬之類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爲陽而牛爲陰

（補注）馬牛皆走陰類也細分之馬性健則爲陰中之陽故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也牛性順則爲陰中之陰故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也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補注）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蟲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

又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補注）張氏衍義曰陸有晝夜水有晝夜在水者不瞑類使然也魚目爲瓌言不瞑也人睡有露睛者水族之氣也走地類上睫接下陰有餘也飛天類下睫接上陽有餘也走者宜俯飛者宜仰故鳥迎風而立順其毛也魚泝流而行順其鱗也皆自然之理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補注）張氏衍義曰陸中之物水無不具陰陽相應也陸有飛走水亦有飛走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

又

飛之走雞梟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補注）張氏衍義曰氣之輕疾者陽也飛之走者陽之陰也氣之重遲者陰也走之飛者陰之陽也皆交而生變化也

陰符經

相制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元龜食蟒鸇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蜍蛭噆魚狼犿嚙鶴禽獸得其炁能以小制大

禽蟲總部總論

列子

黃帝篇

狀不必同而智同智不必同而狀同聖人取同智而遺同狀衆人近同狀而疏同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

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旂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上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

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王充論衡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智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于羑

里孔子厄于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按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驎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

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于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能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

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特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

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皇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

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于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云鵩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鵩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鵩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鵩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

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南齊書

祥瑞志

史臣曰記云升中於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皇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

爲瑞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爲祥也

舊唐書

五行志

裴行儉問左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在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爲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已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臨懼禍難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鵩上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以無患者德勝妖也

朱子全書

人物之性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

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獮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

又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又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禽蟲總部藝文一

四靈賦

唐無名氏

於惟聖人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是以鳥獸浸其惠澤昆蟲懷其深仁福應尤盛休祥日新不然何以靈龜挺出飛龍來賓羽族降而集鳳鳥毛羣格而畜麒麟莫不率彼飛走荷此陶鈞或羣或友是擾是馴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奧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而不用原夫契時

也其感不一效靈也其數惟四爲皇極之休徵作太平之盛事然後魚鮪不淰知化而鱗萃禽獸不狘懷德而麏至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美元功而不宰仰洪德而惟馨在郊藪則栖託以自適聞簫韶則率舞而來庭且如羲之道昌龍圖有章姒之功成龜書呈祥或馴麒麟或降鳳凰彼皆一者之或出未若四者之來王又若龍鬭鄭洧麟傷魯野鳳有咏何德之衰龜有靈而夢是假與宣父之嘆運未遇焉叶夏后之祥道之行也出處則以待時乎隱見而允符王者聖德可大靈物可嘉游宮沼兮駊駊無懼鳴苑囿兮鏘鏘不譁遼東獻豕又何足數越裳貢雉失其所誇惟明王之理天下也垂衣恭己修禮達義儀形陰陽昭蘇品彙天不愛道則乾符應命地不愛寶則坤珍表瑞然後萬物可得而賓四靈可得而致

四靈賦

元林同生

乾清坤寧聖作物覩當四靈之畢來知萬物之得所欽惟皇上繩祖之武敷和氣於兩間播仁風於萬宇

九淵之龍乍騰高岡之鳳時翥麒麟在郊神龜在渚緊泰和元氣之所鍾惟體信達順之所使彼昭昭之爲靈驗皇德之遐著今夫神龍之英鱗族莫前或吟於風或奮於淵昔龍師之紀號彰瑞物於萬年宣大易之取象首八卦而爲乾不有斯靈象數何先又若鳴陽之鳥集於高岡五音雝雝五采煌煌阿閣之遊嶰谷之翔雌雄奏和自成宮商使軒轅之作樂成律呂之短長不有斯靈制作未詳又若神龜見洛粲粲朱衣呼煙吸霧靈液霏霏綠文一出爲偶爲奇揭我九章示我民彝不有斯靈大範孰知又若麒麟在郊萬毳之英其象昭昭其角振振當周南之化美訖春秋之文成或播之詩或筆之經不有斯靈聖道何明雖然靈不自靈因人而靈聖人不作靈物不興千載一時見於當今無爲而化至治惟馨天不愛道甘露時零地不愛寶醴泉以生四靈駢萃宇宙文明而且賓興多士霧集雲從振關西之鳳起南陽之龍元龜五總舉眞儒之用麒麟在閣圖當代之功使盛德之士同乎四靈者又可以彰聖治於無窮

四靈賦

林仲節

維大鈞之播物差變化之不同雖偏塞之有間亦和粹之或鍾伊百獸之孰靈曰麟鳳兮龜龍其靈伊何爲瑞孔多或出魯而降聖或鳴岐而應和或浮洛而薦瑞或出河而負圖德感而應者典二南之詠樂成而儀者紀帝典之書九江納錫昭土貢之盛六御時乘應乾德之符其爲物也或毳而慈或羽而儀或鱗之長或甲之奇麟之爲靈也角不以觸趾不以踶蟲有生而不踐草必黃而後躋麟兮麟兮著于春秋兮詠于詩鳳之爲靈也體乃象德鳴兮應時非竹實兮不食微岡梧兮曷棲鳳兮鳳兮文明之祥兮匪德之衰龜龍之靈也神以妙物澤以及時或守國以紹明或雲從而天飛龜兮龍兮神化之盛兮稽易而可知粵若先民傷時思昔紀禮運以成書表四靈之爲德匪罝網之可求豈阱擭之能執若爲畜而可馴乃至和而自獲彼昏不知孰明斯義誇元狩之瑞浪傳一角之奇紀五鳳之元徒取羽毛之異元君入夢騁畸說之荒唐夏櫝藏漦涉紀聞之茫昧下有繼誕之徒

曲學之士束脯而食語有奇而不稽藻棁以居禮雖盛而匪智引筌而下料王子之空談綱梭而飛嗤晉人之妄議蓋故實者不求史傳之支離而必明經典之所指乃知禮經之言所以傷今思古而想像乎四者之爲瑞也辭未竟客有謂余者曰子徒知昔人傷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也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制禮樂豈無其事而虛語哉洪惟聖神御四方而正四國張四維而立四極居四大而順四時敷四瑞而體四德乃若四者之應則麟鳳之在郊龜龍之在沼振振蹌蹌蜲蜲蛇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子徒騁五經之緒餘而不覩文明之盛事辨紀傳之荒誕而不鑒德盛之所致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者於是逡巡而起改容而謝乃續而爲四靈之歌曰麟兮仁兮鳳兮文兮龜龍神兮今世之珍兮禮樂斯興道厥淳兮於赫盛德維皇元兮

禽蟲總部藝文二（詩）

禽蟲

唐白居易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

又

前人

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內鬭英雄

禽蟲總部紀事

路史東戸氏之熈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注）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夷之心故物全

淮南子原道訓太古二皇得道之柄其德呴嫗覆育萬物羣生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獸胎不贕鳥卵不毈按注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

韓子五蠹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

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路史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妎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其爲民也登巢椓蠡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餜者飲其血嘬其臑茹其皮毛

禮含文嘉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乃則象作易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爲天子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注）蟲一作豸豸言淳化廣被及之

路史黃帝有熊氏自即位百年海不揚波山不愛寶翠黃伏榹茲白戀皁焦明嚾阿而龍麟擾於階除日蟹虹蠙禺蛄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廌府亡虛日是以九瀛仰化諸北貢職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

服是爲柏翳

路史舜踐天子之位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獸而致鳳皇爰封之蕭帝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亡他好生而已

舜踐天子之位巡州觀風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以爲節退其利欲返其仁義九奏具成而鳥獸之聲猶悉關于律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變

書經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呂氏春秋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

淮南子俶眞訓夏桀殷紂之時飛鳥鎩翼走獸擠脚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

戸齊民乎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訂義）王昭禹曰羽物輕疾而川澤則虛致之易故一變而致羽物蛙蟥之屬比羽物爲重遲山林草木所集比川澤爲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水族又重遲於蠃物丘陵積土之篤實高大又實於山林故俟乎三變毛物虎豹屬其體又重遲於鱗物水崖之墳下平之衍水土交而其體卑又實於丘陵故俟乎四變介物龜鼈屬尤爲重遲土示則其勢在下尤爲實故俟五變而致之象物恍惚無形天神則遠人而尊致之尤難故六變而後致之

夏官大司馬之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

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訂義）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

列子黃帝篇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之吾心無逆順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

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

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淮南子主術訓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

吳越春秋慶忌之勇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

家語困誓篇孔子自衞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從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拜嗇夫爲上林令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其諸宮觀相連亘數十里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氂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皆移上林苑中

洞冥記董謁家貧編荆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拾遺記宣帝地節二年舍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

宛渠國人編鳥獸之毛以蔽形

後漢書何敞傳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

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

梁冀傳冀廣開園囿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仇覽傳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

魏志武帝本紀注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

拾遺記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

晉書五行志赤烏四年正月大雪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

會稽典錄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

比葬年十七烏烏聚集猛獸乳其側

鄴中記石虎有轉關牀射鳥獸

南史顧歡傳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論曰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又始興人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

魏書太宗本紀太宗泰常五年自薛林東還至於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獸以賜之

高祖本紀帝少而善射年十餘歲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二年夏六月庚申詔諸軍旌旗皆畫以猛獸鷙鳥之象

舊唐書五行志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百鳥之狀竝見裙中凡造兩腰一獻韋氏

計價百萬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爲韉面視之各見本獸形韋氏又集鳥毛爲韉面自安樂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雲仙雜記太白山居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繩繫一鐵片子鳥獸聞之卽集庭下名曰喚鐵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善弋獵畜鷙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人有規勸者輒怒之

括異志司馬郊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

金史熈宗本紀皇統六年正月壬辰如春水帝從禽導騎悞入大澤中帝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者

海陵本紀正隆四年詔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名山藏典謨記天順二年十月鷹坊司內官請出獵不許固請許之上曰毋擾州縣朕跡爾矣內官至果多索有司禽獸以進曰獵所獲上已訪知旣反命杖黜之

禽蟲總部雜錄

書經益稷篇笙鏞以閒鳥獸蹌蹌（注）蹌蹌行動之貌言樂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簴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閒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名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名

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又）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注）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

禮記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注）爲盡物也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禮器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按大全方氏曰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猜狘之患矣

樂記大人煦嫗覆育萬物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

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按注角無䚡者曰觡䚡角外皮之潤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瘖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嫗伏體伏而生子孕鬻妊孕而育子殰未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

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正義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

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儒行儒有鷙蟲攫搏不程勇者按注鄭氏曰鷙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鳳凰翔鸞鳳舞

古諺禽困覆車（注）言禽獸困窮而抵觸也

老子元符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文子道原篇含陰吐陽而章三光獸以之走鳥以之

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

道德篇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

呂氏春秋明禮篇陰陽失次四時易節禽獸胎消不殖

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漢書景帝本紀中六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馬注師古曰養鳥獸者通名爲苑

孔叢子記問篇言偃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

焦氏易林蒙之未濟山林麓藪兆人所往鳥獸無禮使我心苦

淮南子原道訓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

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沉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

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

天文訓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

主術訓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

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㲉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齊俗訓咸池承雲九部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

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

鳥窮則噣獸窮則觸

氾論訓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咸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

詮言訓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

說林訓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修務訓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

泰族訓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大戴禮誥志篇聖人有國于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天駒

說苑權謀篇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

修文篇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

揚子問明篇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于鳳也羣獸之于麟也形性豈羣人之于聖乎

後漢書荀爽傳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

白虎通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

抱朴子嘉遯篇括藻麗乎鳥獸之羣

鳶不罣網驎不墮穽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

曾是未吝也

逸民篇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跱其郊

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厦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慼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

崇教篇合重圍於山澤之表縱盧猎以噬狡獸飛輕鷂以鷙翔禽

審舉篇梟鵰屯飛則鸞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

交際篇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羣

博喻篇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

發蒙記虎以狗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

禽獸決錄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狗性險而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狗險出謂呂文廉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禽獸巢居知風穴居知雨

新論愛名篇鳥獸有識而無知

酉陽雜俎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譚子化書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狠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鵙鳶可使之死鬭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

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鷹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

緗素雜記古語云麞無膽兎無脾鴇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此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麞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無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兎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無脾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訴矣故詩人以鴇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又許愼注淮南子云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演繁露汶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粵無馬虎盧山人見駝以爲山精潤州人見蝎以爲主簿蟲

省心錄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人以麟鳳比君子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

席上腐談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

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鶚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井觀瑣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

宛委餘編獸而鳥名者張平犬曰飛燕王鐸畀脚犬曰花鴨宋犬曰鵲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甝白雀秦皇馬曰銅雀晨風漢文馬曰紫燕燕豫章王蕭嶷馬曰飛燕尸子馬亦名紫燕黃子馬名黃鵠曹洪馬曰白鵠

鳥而獸名者鷸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鴒怪鴟也曰訓狐又曰訓猴鴞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虎也西域大鳥曰駝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鯀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其化不可勝記

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蜃蛤蠶食葉老績而爲蠒蠒又化而爲蛾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

無用閒談蠶不飲蟬不食雞無肺故飲而不溺無金不能生水也兔無脾故狡而不信脾屬土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

日知錄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猿猵狙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雄羆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鷯鶉其雄鶛牝痺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爲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胥純雄其名稺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註司馬云雄者黿類雌者鼈類是也

夢餘錄虎畫地以卜食狠倒立以卜所向鵂巫步以禁蛇鸛禹步以解難鸂鶒勑水啄木畫符則鳥獸之靈者也

玉笑零音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氂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

禽蟲總部外編

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茅爲衣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

山海經海內北經蓬萊山在海中（注）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

淮南子地形訓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

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

三二四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卷目錄

羽禽總部彙考

禮記 月令 內則

周禮 天官 地官 夏官 秋官

爾雅 釋器 釋鳥

山海經 南山經 西山經 海內西經

家語 執轡篇

淮南子 地形訓 時則訓

晉張華禽經（禽總）

酉陽雜俎（廣動植）

正字通（鳥雜釋）

羽禽總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　魏曹植

觀飛鳥賦　晉夏侯湛

天淵水鳥應詔賦　梁沈約

象耕鳥耘辨　唐陸龜蒙

禽蟲典第三卷

羽禽總部彙考

禮記

月令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

（陳注）羞者所美之食養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食

內則

鳥皫色而沙鳴鬱

（陳注）皫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

者鬱謂腐臭也

又

雛燒無蓼

（陳注）雛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燒雛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又

雛尾不盈握弗食

（疏）雛謂小鳥過小尾未盈一握不堪食也

周禮

天官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訂義）鄭司農曰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　鄭康成曰羽物小鳥鶉雀之屬　王昭禹曰王乃行羽物以頒賜也先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仲春行羽物則以陰氣畢於此罻羅爲將禁之矣仲秋行羽物則以陰氣盛於此罻羅爲旣設之矣

地官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訂義）鄭鍔曰車服旌旗則用以爲旆矢則用以爲括物之資羽多矣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訂義）鄭康成曰翮羽本也　賈氏曰此羽入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

（訂義）鄭康成曰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　鄭鍔曰審言察其數之詳摶言束百枚而可執縳言其數多則卷而束之舉物之數未嘗無名獨羽之名見於此亦猶詩載五紽五緎五總以記絲之數也　易氏曰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者則爲審爲摶爲縳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於國所賦不加於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爲至

夏官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訂義賈氏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　黃氏曰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　李嘉會曰二職兼焉明射射算之不可苟也

掌射鳥

訂義鄭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梟鴈鴇鴞之屬　王昭禹曰掌畜共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然掌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　陳及之曰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鳥所以備祭祀肴羞之用二官非冗也不特此庖人之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膳夫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悉取於是

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射鳥氏之設又非爲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賓客軍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敺之其所敺者特烏鳶而已蓋烏鳶之爲物翔於野外而下食烏能汙人鳶善鈔物於人所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敢乘便攫拏或

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不敺而遠之若夫賓客會同軍旅之時非惟有殺牲告神之禮畏其汙也亦以爲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賈氏曰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陣之事故須敺烏鳶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訂義鄭司農曰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薛氏曰儀禮大射則取矢以小臣鄉射則取矢以子弟周官必以射鳥氏以其視高者審歟王氏曰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共賓祭膳獻亦足以償祿矣使敺烏鳶以并夾取矢雖若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爲之制故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訂義鄭康成曰能以羅網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鄭鍔曰烏鳶烏鳥之類其物

則同所用以取之物則異烏鵲之卑飛者則爲羅以取之其高舉不可以羅者則射之也　賈氏曰羅烏亦武事故在此

掌羅烏烏

（訂義）鄭康成曰烏謂卑居鵲之屬　王昭禹曰烏以羣集雖人所惡亦可取而備用於羅氏掌羅烏烏而掌畜掌養烏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

蜡則作羅襦

（訂義）鄭康成曰作猶用也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　薛氏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帬襦襠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饗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眞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

鄭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帚䙱而已用羅䙱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䙱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䙱爲一物殆未之思歟　李嘉會曰䙱細密之羅惟國將蜡則共之

中（音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訂義）易氏曰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　鄭鍔曰射鳥氏泛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敺烏鳶此指言羅鳥鳥又言獻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陳及之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貴冑謂之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記之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

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訂義）鄭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　鄭鍔曰射鳥氏射其高舉之鳧鴈羅氏羅其卑飛之烏鵲此則畜其可以畜養者如鵝如鶩之類皆是也

掌養鳥而蕃阜敎擾之

（訂義）鄭康成曰阜猶盛　鄭鍔曰養之欲其阜大而蕃多敎之使之服習而馴擾如雞之可以爲牲鳧鴈之可以爲羞鷺之羽可以爲翿翟之羽可以爲旌旗之飾鳩之可以養老共小小羽物仲春仲秋用以賜臣下皆邦國所須而不可闕者安得不畜之以待不時之須乎掌畜之設殆若此

祭祀共卵鳥

（訂義）鄭鍔曰共其生卵者以卵亦可薦故也　劉氏曰鵝鶩雞鴨皆有卵之鳥　王氏曰共卵及鳥

歲時貢鳥物

（訂義）王氏曰物與獸同義翠胥羽翮之屬是也　鄭鍔曰因時而獻新

共膳獻之鳥

（訂義）鄭康成曰雉及鶉鴽之屬　王昭禹曰王之膳羞賓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　鄭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烏鵲或養畜鳥蓋一官可以兼數職也今物有其官意謂禮不可以簡而廢茲四官者其事固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有之供人君之膳羞有之供賓客之禽獻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爲冗且濫耶

秋官

閩隸百有二十人

（訂義）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訂義）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　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與掌畜同事

掌子則取隸焉

（訂義）王昭禹曰子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己者也因致其義焉鳥之無知

飲啄鼓舞而唯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可知

夷隸百有二十人掌與鳥言

（訂義）鄭司農曰外國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鳥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爲怪矣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訂義）鄭司農曰翨讀爲翅翼之翅　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

（訂義）鄭鍔曰鳥有鷙者而已安得有猛先儒謂鷹隼之屬然鷹隼雖猛不過搏擊飛禽之小者彼當立秋始擊或鳩化而爲之或立於高墉之上先視其

始擊之時以正時令又畫於旌旗之上以爲軍號何嘗欲其無遺類耶今乃設一官專以攻之爲職又用物爲媒以致之則非鷹隼而已必其性之鷙害而甚猛能爲人之害者故曰掌攻猛鳥知其猛與猛獸之猛同其攻之法以其類爲媒以誘之劉執中曰各以其物則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獲其法多矣

以時獻其羽翮

（訂義）鄭鍔曰若其羽翮可爲器用者亦以時獻焉不常貢也　李嘉會曰羽翮可以爲箭羽者　王昭禹曰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於玉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所脩之利衆所除之害悉仁施及人於是爲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

哲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訂義）王昭禹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凶者皆在所去故設官掌覆夭鳥之

巢而謂之硩蔟氏硩言擿也蔟言巢也擿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復至矣　鄭鍔曰硩與徹同蔟者鳥之爲巢蔟衆木以爲之

掌覆夭鳥之巢

（訂義）鄭康成曰覆猶毀也　鄭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硩去之何耶此乃覆夭鳥之巢先儒謂惡鳴之鳥若鴞鵩之類且鳥之惡鳴者固人之所惡何必專設一官以去之觀韓退之之詩言有鳥夜飛名曰訓狐然則設官而去之者殆此類歟唐子西云吾少時讀硩蔟氏庭氏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是以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康成所謂鴞鵩之類力去使國中潔清而已驅出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周公之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訂義）鄭康成曰方版也　鄭鍔曰哲蔟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以方版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彼見其號將自去焉鄭康成以爲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余嘗考之鵲忌庚燕避戊己鷹逢申日則過街鵲作巢則避太歲類從亦曰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渡阡陌又曰狐猳知虛實虎豹知衝破然則鳥知避此五者亦或有之蓋天鳥者物之妖也五者之號天地之正也正之去天理之必然也寅月爲陬卯月爲如辰月爲病巳月爲會午月爲皐未月爲且申月爲相酉月爲壯戌月爲元亥月爲陽子月爲辜丑月爲涂此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號也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　王氏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

號焉可以勝天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訂義）鄭鍔曰鄭以庭氏主射夭鳥令國中潔淸如庭疑其不然古有大庭氏其所行之事久遠無傳竊疑用致日月之弓矢以射夭鳥自大庭氏始也考賜老者以杖之官名曰伊耆氏則取古天子之號以爲名不爲無證　易氏曰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苑囿或齊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衞至尊爲有闕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微伏之物今觀翦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犮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蟈氏以牡蘜之灰與其煙以去鼃黽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齒以殺其神硩蔟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覆夭鳥之巢庭氏又以太陰救日月之弓與救日月之枉矢以射其神聖

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　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掌射國中之夭鳥

（訂義）王昭禹曰夭鳥謂呼鳴而爲怪者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　賈氏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　鄭鍔曰言國中之夭鳥則是夭鳥也舊所無而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鸜鵒來巢爲舊無今有之故春秋書其異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訂義）鄭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　劉執中曰鳥獸爲夭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被其害而不見其迹者也救日之弓者乘日食時所造陽乘於陰之器也救月之矢月食時所造陰勝陽所成也以陰陽至盛之氣攻暗昧

不明之天罔不克矣　鄭鍔曰夜射之弓矢曾用以救日月或足以制太陰而勝之或足以制太陽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訂義）鄭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太廟譆譆詘詘者　鄭鍔曰此言太陰枉矢則非救日月之弓矢也太陰之弓謂其弓純屬乎陰司弓矢言枉矢利火射說者謂象大枉矢之星則枉矢者純屬乎陽可知若夫太陰之弓而先儒謂恒矢用此太陰之弓與枉矢豈其陰陽之正足以威服百神歟昔歐陽修作鬼車詩中謂昔者周公夜呼庭氏率屬彎弧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不中天遣天狗投空囓之落其一頭淸血常流以晝藏夜伏陰黑則飛見火光則驚墮血點汚人家其家必破由此言之不設官以射之爲害豈小哉　王昭禹曰以此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天也　王氏曰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

爾雅

釋器

羽本謂之翮

註 鳥羽根也

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

註 別羽數多少之名 疏 本根也鳥羽根名翮一羽名箴十羽名縛百羽名緷按周禮地官羽人職云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鄭注云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鄭意以爲箴與審縳與摶緷與縳名數聲音皆相近也一羽不合有名爾雅一羽則有名疑一羽當爲十羽也郭意以爲凡物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

釋鳥

生哺鷇

注 鳥子須母食之

生噣雛

註 能自食 疏 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㲉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㲉而食之是也鳥生子而能自噣食者名雛謂雞雉之屬也禮記內則云雛尾不盈握弗食是也

鵲鶪醜其飛也翪

註 竦翅上下 疏 鶪伯勞也翪竦也醜類也鵲鶪之類不能翱翔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

鳶烏醜其飛也翔

註 布翅翺翔 疏 鳶鴟也鴟烏之類其飛也布翅翺翔

鷹隼醜其飛也翬

註 鼓翅翬翬然疾 疏 舍人曰謂隼鷂之屬也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云隼鷙鳥也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鳧鴈醜其足蹼

注 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其踵企

注 飛卽伸其脚跟企直 疏 鳧水鳥也鴈陽鳥也蹼猶蹼屬相著之謂也踵脚跟也鳧鴈之類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

烏鵲醜其掌縮

注 飛縮脚腹下 疏 掌足也烏鵲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

亢鳥嚨

注 嚨謂喉嚨亢卽咽

其粻嗉

注 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疏 別鳥咽嗉之名也亢者鳥喉嚨也其受粻處名嗉郭云嚨謂喉嚨亢卽咽也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疏 鄭詩箋云陰陽相下之義也

二足而羽謂之禽

注　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

山海經

南山經

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

注　遺或作隧

灌湘之山多怪鳥無獸

注　一作灌湖射之山

西山經

長留之山其鳥皆文首

注　文或作長

海內西經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

注　百鳥於此生乳解其毛羽

家語

執轡篇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

八竅鳥屬

淮南子

地形訓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燕雀立冬化爲蛤

時則訓

涼風至羣鳥翔

注 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

晉張華禽經

禽總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

注 鳳者羽族之長

鳳雄凰雌

鳳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駢翼首載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羣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鶠

景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雞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出爲王者之嘉瑞孝經援神

契曰王者德及鳥獸則鳳鳥翔

亦曰鸑鷟

鳳之小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也

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䜌䜌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鑾

一曰雞趣

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元曰陰翥黃曰土符

別五彩而爲名也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靡鸞吪百鳥瘗之

鳳死曰靡鸞死曰吪禽鳥啄土以瘗藏之

慈烏反哺

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大嘴烏否

白脰烏不祥

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巨喙烏善警

烏之巨嘴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

哀烏吟夜

烏之失雄雌則夜啼

鷙烏之善摶者曰鶚

鶚大人見而悚愕也

竊元曰鵰

色淺黑而大者其羽蟲鳥毛也

鴘曰鵔

鷹色蒼黃謂之鴘廣雅曰鴘鷹二歲色也鷹生二歲如繫也

骨曰鶻瞭曰鷂

能遠視也瞭目明白音了

䴏曰鸇

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類雞色青搏燕雀

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

奪曰鵽

如鸇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奪也

王鴡鴡鳩魚鷹也

毛詩曰王鴡鷙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爲魚鷹

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關雎也

亦曰白鷺

鷺之色白者

亦曰白鷢

狀如鷹尾上白也

雉介鳥也

善搏鬬也

亦曰鳩

爾雅曰雉絕有力奮

五采備曰翬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言其毛色光輝也

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

德也

亦曰夏翟

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亦曰鷂雉

青質五采解見上註

朱黃曰鷩雉

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

白曰鵫雉

江南呼曰白雉

元曰海雉

羽毛純黑亦善鬬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采毛曰山雞

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頸有彩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彩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背有采羽曰翡翠

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腹有采文曰錦雞

狀如鳩鴿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歲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鳲鳩戴勝布穀也

揚雄曰鳲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鵖鴔戴鵀鵀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曰戴勝降于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亦曰鴶鵴

鳴自呼

亦曰穫穀

江東呼爲穫穀見揚雄方言

春耕候也

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倉鶊黧黄黄鳥也

今謂之黄鶯黄鸝是也野民曰黄栗留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黄故名黧黄詩云黄鳥以色呼也

亦曰楚雀

北人呼爲楚雀

亦曰商庚夏蠶候也

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對上文也

雞鸒惡（鳥路反）其類

雞與山鵲惡其類相值則相搏鸒狀類鵲長尾丹觜

鴛鴦元鳥愛其類

鴛鴦匹鳥也元鳥燕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鳱以水言自北而南

鳱音鴈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鳫以山言自南而北

鳫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鄉燕代尚寒猶集於

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斥

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鵲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

白鷁相眂而孕

雄雌相視而孕

鵁鶄睛交而孕

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鸛嶲周子規也啼必北嚮

爾雅曰嶲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

凡鳴皆北嚮也

江介曰子規

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蜀右曰杜宇

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

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鬬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人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爲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隋楊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

晉安曰懷南

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

江左曰遂隱

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南飛畏霜露早與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鳥也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

狀類雞首有冠性敢於鬬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

左傳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

鷗信鳥也信不知用

鷗水鳥如鴿鶊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鷗之別類羣鳴喈喈優優隨大小潮來也食小魚蝦螻之屬惟潮至則翔水嚮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鷸有文而貪

鷸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啄啄食之反爲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爲害左傳曰聚鷸爲冠是也

鳶不擊而貪

鳶鴟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鳶飛戾天鮑照曰寒鴟嚇雛

鵜志在水

鵜鶘水鳥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升湖中取水以聚羣魚候其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鴷志在木

爾雅曰鴷斲木鳥巢木中嘴如雞長數寸常斲樹

食蠹蟲喙振木蟲皆動也

鳩拙而安

鳩鳲鳩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鷦巧而危

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鷗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爲巢刺以絲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

鳧鶩之雜

鳧鶩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

鷳鷺之潔

鷳白鷳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閑暇

題鴂鳴而草衰

爾雅謂之鵙鵙伯勞也狀類鵲鶡而大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雞鳴則草衰

澤雉啼而麥齊

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風翔則風

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庭也

霜蜚則霜

鷫鸘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鷫鸘飛則隕霜

露翥則露

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元鶴也子野鼓琴元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

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啁

水鳥夜咳

水鳥夜咳山鳥巖棲

山巖之鳥多不巢

原鳥地處

隝鸕鳥之屬是

靈鵲兆喜

鵲噪則喜生

怪鵩塞耳

一名休鶹廣雅曰江東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

鴐鵝野則義夆則搏

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鬭也

水鶩澤則羣擾則逐

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夆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摩背而瘖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

鴝鵒剔舌而語

山海經謂之鸜鵒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謝尚能作鴝鵒舞

扶老强力

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脯羞（一作炙）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也

鶺鴒友悌

雀屬也爾雅曰鶺鴒雝渠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寀寮雝雝鴻儀鷺序

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也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于磐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

鷃雀啁啁下齊衆庶

鷃籬鷃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鵪鶉雄鵲牝庳

鵪雀也鶉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鳩鷄雌前雄後

鳩鳲鳩也鷄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一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鷇將生子呼母應

鳥伏卵將成子鳴于鷇母應之

雛既生母呼子應

鳥既雛母呼則子應之

班鳩辨鷄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

梟鴟害母

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

鴰鳫鳴前後和

鴰鳫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

羣棲獨警

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羣有一鳫不瞑以警衆也

覆卵則鸛入水

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毈取礜石周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眞物也

鳽腿月

伏月卯則向月取其氣助卯也

霄鳫司夜行鳫主晝雄翼掩左雌羽掩右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物食長喙

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

穀食短咮

鳥食五穀者喙皆短

搏則利觜

鳥善搏鬭者利觜

鳴則引吭

善啼鳴頸長也

毛協四時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

細毛自溫

色合五方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

方金行元鳥以象北方水行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爲蛤孟冬之節雉入大水化爲蜃淮南子曰鼉化爲鶉鶉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鷂順節令以變形也

乾道始終以成物性

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乾之終隨時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附宋王楙補禽經說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亦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

鴨以怒睍雀以猜懼燕以狂昕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多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睍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

酉陽雜俎

廣動植

鳥有四千五百種

鳥未孕者爲禽鳥養子曰乳

正字通

鳥雜釋

鴿同雛舊註鳥啄食

鳻音分爾雅春鳸鳻鶞說文作鴦鳥聚貌一曰飛貌長箋鳥聚散有時歲以爲常聚必散故从分舊註泥增韻本作鳻假借作鶡謂鴦或作鶡誤

鴧音心鳥黑色按鳥黑色者謂之黑不必別然鴧字既指色言从心無義沿篇海類編誤

鳩同翃亦借鳩鳥飛高而下也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爿鳥音鎗說文鳥獸來食聲

⿰甘鳥鶀字譌省鳥聲不一何獨言⿰甘鳥舊註音幹鳥聲誤

鴥音聿說文鸇飛貌詩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又小雅鴥彼飛隼其飛戾天爾雅晨風鸇註鷂屬六書故詩晨風翰風也鴥言風之卂風卂林木披靡故曰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自爾雅誤認鴥爲鳥飛因以晨風爲鸇俗遂制鷸字鴥通作矞記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矞鄭氏曰矞飛走貌陸德明云矞別作獝風之迅疾者亦作⿺風矞颰或又謂李陵與蘇武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亦謂風也非晨風爲鸇也按詩傳爾雅說文鴥爲鸇飛皆不誤

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魏曹丕清河作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指鸇何以言鳥言翼何以晨風與蟋蟀並稱若晨風爲朝風合古詩二句觀之似言風凌風文義難通卽李陵詩汎言朝風曹丕詩意與古詩同未可謂毛詩晨風必非鸇也六書故泥陸氏訓獝爲風迅駁爾雅說文非是鴥通作矞獝䫻颫鴥訓風凡未爲非必謂晨風非鸇則固也

⿰鳥凡俗字鳥飛貌不必別作鳮

⿰耒鳥俗字舊註邊孔切崩上聲又音迸鳥亂飛貌

鴿音謙鳥啄食六書故長喙啄也方音讀斬平聲義同

⿰垂鳥俗字舊註音垂䳄也又音注鳥不飛並非

⿰沓鳥俗字舊註音沓鳥食誤

⿰息鳥俗字舊註音息鳥食誤

⿱殺鳥俗字舊註音殺鳥飛迅疾非

⿰貢鳥音貢鳥讓食

鷹俗字說文本作䧹見隹部舊註鳥飛訓同䧹誤分

爲二

䴉音還繞飛也揚子朱鳥䴉䴉通作翾輕巧也俗作⿰睘飛又旋目鵁鶄別名舊註引漢書旋目又改作䴉目非是

⿰巤鳥音蠟⿰巤鳥䴉初飛起皃當從羽部⿰羽巤翾俗從鳥非

羽禽總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

魏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盜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灾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勿可易梟鳥之鳴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予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蟢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觀飛鳥賦

晉夏侯湛

見逸遊之高鳥邈飄颻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鶩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翩翻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

翅以高舉舒修頸以儴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躉高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天淵水鳥應詔賦　梁沈約

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汎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斂翮廻首望驚雌飄薄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倦相鳴集池籞可憐九層樓光影水上浮本來

暫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旅浴清深朋翻迥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廻漾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興浪

象耕鳥耘辨　唐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名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名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竟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飾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說之近於異端毆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卷目錄

羽禽總部藝文二（詩）

歸鳥（四首） 晉陶潛
飲酒 前人
望棲鳥 梁劉孝威
詠獨棲鳥詩 朱超
送劉員外同賦陳思王詩好鳥鳴高枝 隋劉斌

浴浪鳥　唐盧照鄰
小鳥篇上裴尹　劉長卿
鳥鳴澗　王維
江行雜詩　錢起
春鳥詩送元秀才入京　顧況
生春　元稹
北禽　李商隱
賦得好鳥鳴高枝　鄭袞
翫水禽　韓偓
鳥散餘花落　趙存約
前題　竇洵直
啼鳥詩　宋歐陽修
禽名詩　陳高
鳥啼　陸游
放苑內諸禽詩　明陳沂
神龍祠旁二鳥　王履
鳥聲　邵寶
春溪聚禽圖　吳寬

四禽圖　李東陽
畫禽　前人
鳥散餘花落　皇甫汸
花鳥圖　張弼
舟中聞春禽寄江陰包鶴洲　楊基
王若水爲畫秋江衆禽圖　袁凱
羽禽總部選句
羽禽總部紀事
羽禽總部雜錄
羽禽總部外編

禽蟲典第四卷

羽禽總部藝文二（詩）

歸鳥四首　　晉陶潛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遊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卷已安勞

飲酒　　前人

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望棲鳥　　梁劉孝威

夕鳥飛參差單雄雜寡雌聯翩歸葉裏出沒噪林垂爭棲時易樹驚飛忽度枝雖無繫書重亦有含櫻疲以茲憔悴力重逢輕薄兒珠丸蘇合彈金繳青絲縻豈意翩翾羽遂免更羸危入懷欣得地依林竊願知

詠獨棲鳥詩　　朱超

河水聞寒已成凍塞草愁霜懸自哀可念無端失林鳥此夜逆風何處歸列網遮山不聽度懸冰繞樹滑難依細石似燕能隨雨片木作鳶猶解機但令積風多少便何患有翼不能飛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送劉員外同賦陳思王詩好鳥鳴高枝

隋劉斌

春林已自好時鳥復和鳴枝交難奮翼谷靜易流聲
間關纔得性繒繳遽相驚安知背飛遠拂霧獨晨征

浴浪鳥

唐盧照鄰

獨舞依盤石羣飛動輕浪奮迅碧沙前長懷白雲上

小鳥篇上裴尹

劉長卿

藩籬小鳥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飛只緣六翮不自
致長似孤雲無所依西城黯黯斜暉落衆鳥紛紛皆
有托獨立雖輕燕雀羣孤飛還懼鷹鸇搏自憐天上
青雲路弔影徘徊獨愁暮銜環縱有報恩時擇木誰
容託身處歲月蹉跎飛不進羽毛憔悴何人問繞樹
空隨烏鵲驚巢林只有鷦鷯分主人庭中蔭喬木愛
此清陰欲棲宿少年挾彈遙相猜遂使驚飛往復迴
不辭奮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隨後來

鳥鳴澗

王維

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江行雜詩

錢起

渚禽菱芡足不向稻粱爭靜宿深灣月應無失侶聲

春鳥詩送元秀才入京　　顧況

春來繡羽齊暮向竹林棲禁苑銜花出河橋隔樹啼
尋聲知去遠顧影念飛低別有無巢燕猶窺幕上泥

生春　　元稹

何處生春早春生鳥思中鵲巢移舊歲鳶羽旋高風
鴻鴈驚沙暖鴛鴦愛水融最憐雙翡翠飛入小梅叢

北禽　　李商隱

爲戀巴江暖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値蒼鷹
石小虛塡海蘆銛未破矰知來有乾鵲何不向雕陵

賦得好鳥鳴高枝　　鄭袞

養翮非無待遷喬信自卑影高遲日度聲遠好風隨
雲拂千尋直花催百囀奇驚人時向晚求友聽應知
委質經三歲先鳴在一枝上林如可託弱羽願差池

翫水禽　　韓偓

兩兩珍禽渺渺谿翠襟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莎成
毯踏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
晨雞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絚羅誤穩棲

鳥散餘花落　　趙存約

春曉遊禽集幽庭幾樹花坐來驚豔色飛去墮晴霞
翅拂繁枝落風添舞影斜彩雲飄玉砌絳雪下仙家
分散音初靜凋零蕊帶葩空堦瞻玩久應共惜年華

前題

竇洵直

晚樹春歸後花飛鳥下初參差分羽翼零落滿空虛
風外清音轉林邊豔影疎輕盈疑雪舞彷彿似霞舒
萬片情難極遷喬思有餘微臣一何幸吟賞對宸居

啼鳥詩

宋歐陽修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凉草樹
密撩亂紅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
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窻睡多
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
咤如嬌嬰竹林靜啼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
繞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
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
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
哳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
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

輒自醉醉與花鳥爲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閒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禽名詩　陳高

遊子歸心切提壺看落紅告天天不語愁殺白頭翁

鳥啼　陸游

野人無曆日鳥啼知四時二月聞子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憫蠶飢四月鳴布穀家家蠶上簇五月鳴鴉舅苗稚憂草茂人言農家苦望晴復望雨樂處誰得知生不識官府葛衫麥飯有卽休湖橋小市酒如油夜夜扶歸常爛醉不怕行逢灞陵尉

放苑內諸禽詩　明陳沂

多年調養在雕籠放出初飛失舊叢祇爲恩深不能去朝來還繞上陽宮

神龍祠旁二鳥　王履

祠邊兩小鳥相依道人室廚中炊飯香卽至不一失啄粟就掌內了無猜與粟歲月知幾何相忘祇如一乃知豚魚信固自我所出幽幽入靜極籟盡山空虛

我輩若不來鳥外其誰歟形性本不同形性本不異回首看流雲悠然似吾意

烏聲

邵寶

一鳥不鳴山可憐更憐鳴鳥過檐前友聲信有如鶯語喜報曾聞是鵲傳南國音成非別調北窗夢醒正閒眠近來習靜心初定獨把無聲寄五絃

春溪聚禽圖

吳寛

春溪遠發春山中一夜好雨溪流通綠波泛漲渺無際但見桃花千樹紅鴛鴦鸂鶒何容與散亂中流錦爲羽倉庚獨似避遊人去踏花枝落紅雨草深哺子芳洲晴葉暗仍聞求友聲展圖便有會心處放櫂欲作春溪行元裳縞衣彼何者爲戀高松倚平野莫論鴻鵠志安知名字俱標在埤雅

四禽圖

李東陽

樛枝老樹幽巖裏山鵲雙飛掉長尾高鳴俯搦勢不停似向春風矜爪觜山頭錦雞金作冠身披五采成斑斕遠從紅日霽時見更向碧山深處看人言此物眞奇特同是山禽不同格休將綠水照毛衣祇恐桃

花妬顏色空山雨過枇杷樹黃顆纍纍不知數金衣公子正多情鶯墮金丸欲飛去海榴花殘紅子新沙上鳬鷺來往頻每從水淺花深處遙見隔花臨水人山禽關關水禽語脈脈幽期似相許莫負天晴日暖時一春江上多風雨碧林紅葉驚飛鳥江上秋風下來早鴈去鴻辭煙水空蒹葭落盡芙蓉老原頭鶺鴒如有知應憐歲暮得同棲枝間戴勝聲不住應憶春園初降時山林動物各有託野雉分明出叢薄見說豐年少網羅低飛不及高飛樂江南山深冬日煖湖水無澌湖水滿幽林晚徑斷人行落盡梅花春不管山茶花發爭芳菲翠翎蠟觜相光輝煙生錦嶼寒猶戀雪滿銀塘夜未歸野林落羽紛凌亂囘首青霄各分散溪上鴛鴦猶有情春來冬去長爲伴

畫禽　　前人

濯濯隴上鳥雕籠雙翠襟欲以懷春意報此主人心哀哉寡儔和寂寂飲孤音

鳥散餘花落　　皇甫汸

春來啼鳥伴相逐百花中棲處迷深綠飛時帶淺紅

祇惜香沾羽非關嬌惹風回看意不盡猶是戀芳叢

花鳥圖　張弼

天台山裏劉郎來元都觀裏劉郎去人來人去花不知金衣鳥啼花滿樹綠窻孤眠如玉人聞道春歸未識春欲起推窻看花鳥還將羅扇障流塵

舟中聞春禽寄江陰包鶴洲　楊基

山中無音樂絲竹在禽鳥嚶嚶呼春晴嚦嚦報春曉嬌吟與豪哢圓滑鬬新巧知君在山中樂此長不少疎籬密竹外深澗綠樹表靑鞋踏花影信步聽未了歸去聞箏聲應怪銀甲小我來行一月風雨春江渺今朝豁晴霽孤禽破幽悄鏗如女媧笙忽作餘音嫋平生黃鍾耳直欲辨分杪萬事付松風翛然坐秋草

王若水爲畫秋江衆禽圖　袁凱

錢塘王宰心思長欲與造化爭毫芒下筆百鳥相趨蹌前身豈是孤鳳皇江頭芙蓉花正開花下細浪亦縈迴鴐鵝貼貼天際來雄雌相隨氣和諧一雙鴛鴦睡沙尾野鳧翩翩唼菰米羣鷗爭浴故未已傾落枯荷葉中水鶺鴒飛飛多急難雎鳩意度誠幽閒乃知

良工有深意不在丹青形似間姑蘇臺前秋氣孤五羊城下煙疎疎此時此景眞相似獨少扁舟歸釣魚宰也只今成老夫愛我不辭爲此圖我今親老無可養愼勿重添反哺烏

羽禽總部選句

楚辭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漢司馬相如上林賦鴻鷫鵠鴇鴐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文選注）鷫鷫鸘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旋目鳥名煩鶩鴨屬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鷈頭鳥盧鸕鷀也

魏曹植七啓落翳雲之翔鳥

王粲七釋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

應璩與從弟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

晉陸機羽扇賦彼凌霄之偉鳥播鮮輝之輕蒨

陸雲逸民賦層丘蓊薈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沫沚嚶鳥來吟

潘岳王氏哀辭夕陽失映晴鳥忘歸

張協七命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

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

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强捕小號噪鷙聒紛乎其中

謝惠連連珠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梁簡文帝七勵文魚水宿錦鳥雲翔

王僧孺與何炯書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

隋盧思道孤鴻賦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

唐太宗小池賦露宿鳥之全翮隱遊魚之半鱗

張嘉貞空水共澄鮮賦含泳游鱗若迴陵而上出聯

翩度鳥疑戲沙之下沉

呂令問駕幸芙蓉園賦鳴管則矯鳥不飛拂簟則輕花自落

明劉基龍虎臺賦跛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

古詩越鳥巢南枝又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

魏曹植詩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王粲詩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又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

應瑒詩有鳥孤棲哀鳴北林

劉楨詩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阮籍詩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又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又英華扇耀祥鳥羣嬉

晉潘岳詩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又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陸機詩思爲河曲鳥雙遊灃水湄又思鳥有悲音

傅休奕詩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

陶潛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又羈鳥戀舊林池

魚思故淵

宋謝靈運詩三鳥懷故林

鮑照詩野風振山籟朋鳥夜驚離（又）號鳥驚思心（又）

徒畜巧言鳥不解心款曲

范雲詩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又）輕蜂掇浮穎弱

鳥隱深枝

南齊王融詩青鳥騖高羽王母停玉杯

梁簡文帝詩漬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

梁元帝詩樓船寫退鷁檣鳥狎飛鳬

沈約詩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飛

江淹詩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吳均詩夏鳥鳴綿蠻

王僧孺詩戲魚兩相顧遊鳥半藏雲

劉孝綽詩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

陳江總詩浴鳥沉還戲飄風度不歸

北齊魏收詩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

北周庾信詩一羣催曙雞數處驚眠鳥（又）樹宿含櫻

鳥花畱釀蜜蜂

唐馬周詩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

盧照鄰詩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

宋之問詩採花驚曙鳥

蘇頲詩閑花傍戶落喧鳥逼簷馴

李嶠詩視鳥既開羅調人更張瑟又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

劉長卿詩寒鳥數移柯

張九齡詩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又望鳥惟貪疾聞猿亦罷愁又傷鳥畏虛彈又承顏方弄鳥放性或觀魚又簷際千峯遠雲中一鳥閒又耳和繡翼鳥目暢錦鱗魚

李白詩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又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鳥泛中洲

孟浩然詩忽聞遷谷鳥來報五陵春

杜甫詩南飛覺有安巢鳥又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又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又楚人重魚不重鳥又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許渾詩棹移灘鳥沒鐘斷嶺猿啼又暮隨江鳥宿寒

共嶺猿愁

張籍詩柳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 又 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 又 宮鳥曉鳴茱萸枝

韓愈詩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又 間關林中鳥亦知和好音

司空曙詩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

張祜詩美人憐解語凡鳥畏多機

李頻詩巢鳥戀雛驚不起野人思酒去還來

溫庭筠詩偶隨烟鳥便成家 又 鄉思巢枝鳥 又 籠中嬌鳥暖猶睡

李商隱詩隴鳥悲丹嘴湘蘭怨紫莖 又 集鳥翻魚艇殘虹拂馬鞍 又 墮蟬翻敗葉棲鳥定寒枝

白居易詩伴鳥隨雲往復還 又 巖鳥共旅宿草蟲伴愁吟 又 池鳥澹容與橋柳高扶疎 又 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錢起詩野人知石路戲鳥認花枝 又 交柯低戶陰閒鳥將雛宿 又 浮雲暝鳥飛將盡始達青山新月前 又 前山帶喬木暮鳥聯歸雲

杜牧詩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又看棲歸樹鳥猶想過山鐘

賈島詩俊鳥還投高處棲騰身戞戞下雲梯又日暮行人少山深異鳥多

呂溫詩戲鳥留餘翠幽花愜晚紅

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又幾多狎鳥皆諳性無限幽花未得名

潘徽詩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猿

段成式詩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襟

羅鄴詩渚花汀鳥自相親

僧靈一詩閒雲不繫從舒卷狎鳥無機任往來

僧皎然詩野花當砌落溪鳥逐人還

唐無名氏詩嶺外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南唐徐鉉詩哀猿出檻心雖喜傷鳥聞弦勢易驚

宋楊億詩綠蕪平渡鳥

歐陽修詩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

李覯詩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宋庠詩獨牖輕蛾聚風枝倦鳥猜

曾鞏詩野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

秦觀詩山鳥窺茗飲簷花笑蔬飧

陳師道詩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又）青林無限意白鳥有餘閒

李昭玘詩啼鳥如留客幽花忽見春

元耶律楚材詩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

許衡詩啼鳥不知春是客落花還逐水東流

明倪瓚詩沙鳥緣堦不畏人

羽禽總部紀事

路史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昬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粦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注）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

法書要錄蒼頡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

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

路史祝誦氏一曰祝龢是爲祝融氏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龢人聲

詩經大雅生民章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括地圖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皇隨焉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于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于是億兆夷民乃歡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

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所棲也

天子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注）所謂解毛之處

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呂氏春秋重言篇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

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三十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疏）此鳥鳴於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者也（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

（扈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鵠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吳越春秋慶忌之勇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

晏子諫上篇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

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莊子至樂篇孔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新序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麕麞鹿彉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

爲事

呂氏春秋審應篇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

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鸗野鳥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衞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田單傳燕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

忿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

韓子外儲說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淮南子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注）蒲且子魯人善弋射者

史記淮陰侯傳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至楚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解鳥語經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

宋書符瑞志昭帝元鳳二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民夜聞匈匈有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白鳥數千集其傍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鬬雞鴨及鵝鴈養孔雀鵁鶄俸

穀一年費二千石

後漢書趙壹傳壹抵罪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不敢顯言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楊震傳震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桓譚新論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

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俟爭鬭俱坐免去

黃憲外史天文篇徐淵遊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鶂乎鶂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睍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䳔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鳶鳶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

魏志高堂隆傳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管輅傳輅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注）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

問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元氣四合大雨河傾

管輅別傳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旣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律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

渤海劉長仁有辨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鶂竝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

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謨之實非賢聖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解鳥語經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之者莫辨

晉書五行志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鳥鬬墮泗水相類矣

趙王倫傳倫僭即帝位時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幷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

所在倫目上有癅時以爲妖焉

羅含傳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慕容儁載記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

五行志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博物志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爲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於官庫

拾遺記蓬萊山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

會稽典錄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

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烏鳥集聚猛獸乳其側

幽明錄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柏上有一雙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樹上取鳥未至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飲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轉欲困射師引弩射三矢蛇隕而鳥得颺去須臾雲晦雷發驚耳駭目而鳥向其上毛落紛紛雷息電滅鳥亦高飛

南史陶潛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曰吾少來好書偶愛閒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

南齊書五行志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牘子其年大水

永明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南史曲江公遙欣傳遙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世說補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梁書何引傳引居吳虎丘西寺講經常禁殺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捨身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遍體而顏色不變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

梁鄱陽忠烈王恢傳恢子範範弟諮諮弟脩性至孝丁所生徐氏艱葬訖因廬墓次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衞尉卿徙爲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瑯琊王廉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史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鄧郁傳南嶽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

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甄恬傳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恆有鳥元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侯景傳景既平建鄴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於景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

隋書五行志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戴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

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殺

述異記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金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三國典略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於庭樹蕭詧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詧許之於是射山中其二項詧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

隋書五行志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

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其觜畫地成字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魏書彭城王勰傳勰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

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西域傳波斯國出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水經注益州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羣共會鳴呼啁晣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然火而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弔鳥

北齊書神武本紀神武有疾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

隋書五行志後齊孝昭帝卽位之後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煬帝本紀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幷立銘頌

大業十二年二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於御幄至明而去

食貨志煬帝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西域女國傳女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王世充傳世充自稱相國受九錫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太平廣記煬帝征遼囘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鎭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翺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勅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

勅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祕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勅令寫於圖首

唐書劉君良傳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其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兄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我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

李靖傳靖弟客師右武衞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

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烏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烏賊

閻立本傳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

李程傳程爲人辨給多智然簡倪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

倪若水傳若水爲汴州刺史元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荅悉放所玩讁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高宗本紀永徽元年夏五月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駞食銅鐵上遣獻於昭陵

五年七月辛巳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于萬年宮皇帝舊宅

五行志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凡造兩腰一獻韋氏計價百萬韋后又集鳥毛爲韉面自安樂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開元二十五年貝州蝗食苗有白鳥數萬羣飛食蝗一夕而盡

天寶三載貴州紫蟲食苗時有赤鳥羣飛自東北來食之

大曆十一年渭州獲赤鳥

貞元四年夏汴鄭二州羣鳥皆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之命焚之信宿而復鳥口皆流血

十年四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雛骨數日獲之不食而死

六月辛未晦水鳥集左藏庫

長慶元年六月濮州雷澤縣人張憲家榆樹鳥巢因風墮二雛別樹鵲引二鳥雛於巢哺之

宣宗本紀大中十一年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

六帖寶建德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

酉陽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嘗步沙岸得一石子

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羣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以獻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寸狀類蝙蝠

冊府元龜大曆八年八月壬戌太原獲白鳥一獻之

盧氏雜記馬充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多養鵝鴨及雜禽一家人掌之謂之鳥省

六帖處士元藏有二鳥大類黃鶴每翔翥空中元藏呼之卽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謂之傳信鳥

宋史宋琪傳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先兆云

揮麈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上云高昌地極熱每盛暑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卽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

東坡志林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

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

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獨異志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銜果小小鳥銜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歎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珍珠船李昉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鷴曰閑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桯史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塲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

日集輿衞鳴蹕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淸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飱云

金史劉政傳政性篤孝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一年五月興國有大鳥百餘飛至郡西白朗山巔狀如人立去而復至者數次

順帝本紀至正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瑯嬛記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攜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瀛涯勝覽暹羅國喪禮富貴者則灌水銀而葬民間則舁屍投海洲有金色鳥數十飛來食之有遺棄諸海曰鳥葬

蜀都雜抄峨眉山有小鳥如鴝鵒鳴類人言

羽禽總部雜錄

易經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按程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大全蔡氏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張氏曰離爲飛鳥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

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按本義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按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按大全朱子曰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按大全徐氏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之躐其上極其亢如鳥之不能戢翼垂翅而超然高飛上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凶也

詩經小雅伐木章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六月章織文鳥章（注）鳥章鳥隼之章也

斯干章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又）如鳥斯革（注）革變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

菀柳章有鳥高飛亦傅于天

大雅靈臺章白鳥翯翯（注）潔白貌

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注）佛謂捩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不然順其性也

執禽者左首（注）禽鳥也首尊主人在左故橫捧而以首授主人

前有水則載青旌（疏）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也是水鳥

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

少儀其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樂記大人煦嫗覆育萬物羽者嫗伏而卵生者不殰（注）嫗伏體伏而生子者也殰裂也

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周禮秋官掌客乘禽日九十雙（訂義）鄭鍔曰乘謂羣行相四偶者如雉鴈之屬傳所謂乘雁集不爲多是爾九十雙者從其命數以雙行也

凡介行人唯上介有禽獻

戰國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

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

管子宙合篇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

晏子外篇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

家語正論解鳥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莊子齊物論篇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鳥見之高飛

人間世篇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應帝王篇無名人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

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胠篋篇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

在宥篇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至樂篇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韓子外儲說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一日齊宣王問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于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于謹廩也

焦氏易林有鳥來飛集于古樹鳴聲可惡主將出去

鳥鳴旣端一呼三顛動搖東西危慄不安疾病無患

南徙無廬鳥破其巢伐木思切不利動搖

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嗇人成功年歲大有妒婦無子

鳥飛墜木不毀頭足保我羽翼復歸其室

城上有鳥自號破家呼喚鴆毒爲國患災

白鳥銜餌鳴呼其子施披張翅來從其母伯仲季叔

元賀舉手

鳥庇茂林君子碌碌心樂願得見者有穀

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雄得獨全雖驚不危

日辰不良强弱相振一鳥兩雛客勝主人

野鳥山鵲來集六博三梟四散主人勝客

鳥飛跌跛兩兩相和不病四肢但去莫疑

楚鳥逢矢不可久放離居無辜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雙鳥並飛欲歸稻池徑涉藿澤爲矢所射傷我胷臆

白鳥赤烏戰于東都敗悔爲憂

鳥鳴東西迎其羣侶似有所屬不得自專空返獨還

鳥反故巢歸其室家心平意正與叔相鳴登高殞墜

失其寵貴

鳥鳴哺鷇長欲飛去循枝上下適與風遇顛損樹根

命不可救

鳥飛無翼兎走折足不常其德自爲羞辱

張羅捕鴆鳥麗其災雌雄俱得爲網所賊

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我睢陽可避刀兵與福俱行有命久長

衆鳥所翔中有大怪丈身長頸爲我驚憂

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棲水起來歸其母

張羅百目鳥不得北縮頸掛翼困於窘國君子治德獲譽受福

鳥集茂木心樂願得鳥鵲食穀張口受哺柔順利貞感戴慈母

白鳥銜餌鳴呼其子投杖張翅來從其母

三鳥飛來自我逢時俱行先至多得大利

羅網一張鳥無一翔征伐困極飢窮不食

烏飛鼓翼喜樂堯德虞夏著功要荒賓服

淮南子原道訓射者扜烏號之弓彎綦衞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俶眞訓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繆稱訓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

齊俗訓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

兵略訓飛鳥之擊也俛其首

飛鳥不動不絓網羅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說山訓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

欲致鳥者先樹木木茂而鳥集

說林訓鳥飛反鄉兔走歸窟各哀其所生注哀猶愛也

鳥同翼者相從翔

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

泰族訓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卵之化爲雛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

關雎典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論衡初稟篇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

超奇篇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狀留篇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

言毒篇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夫凌虛之鳥愛其淸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

晉書前秦載記傷弓之鳥落於虛發

抱朴子君道篇靈禽貢於形庭

艮規篇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

用刑篇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

交際篇靈鳥萃于元霄者扶搖之力也

備闕篇鴻鶤不能振翅于籠罩之中輕鷂不能電擊于几筵之下

彈鳥則十金不及丸泥之用

荊楚歲時記人日夜多鬼鳥過人家搥牀打戸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宋書符瑞志小鳥生大鳥王者土地開闢則至

梁元帝纂要冬鳥曰寒鳥又曰寒禽

新論防慾篇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

酉陽雜俎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

衛公言鵶警鬼鵁鵲厭火孔雀辟惡

凡鷙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蠡海集鳥之咮方者趾方近於陰故夜不眠而能飛鳴鳥之咮尖者趾尖純於陽故夜宿而不能飛鳴鳥

咮尖而能夜飛鳴者色純於陰也若鴉頸旣白而不純故夜不能飛鳴也水鳥稟於陰是以鸛鶴夜亦飛鳴

雞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內卽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禽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凡卵皆白在外而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居內矣何以知其然觀夫雞鵝鴨在殼內生毛者俱黃色其飛禽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之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墨客揮犀鸂鶒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觜畫字成符印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省心錄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眞情尚爾而況於

人乎

席上腐談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居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蟫史禽經曰烏鳴啞啞鸞鳴噰噰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鷕鷕雞鳴咿咿鶯鳴嚶嚶鵲鳴唶唶鴶鳴咭咭鵙鳴嗖嗖

客坐新聞凡鳥翅足折喂之芝之麻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漱石閒談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音戢戢也

書蕉禽經云風翔則風風鳶類也雨舞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鸕鷀也露翥則露露鶴也四名甚奇又以肫識風以鼉識雨肫江豬也鵲知風螘知雨

清閒供鳥言春日不第喚逸情驚幽夢對此正勝與

俗人言也姑姑鉤輈格磔提壺蘆脫布袴不如歸去行不得也哥哥雲部部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布穀泥滑滑都護從事婆餅煎莫損花

談苑人畜鷺鷥雖馴熟然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間競養銅觜至九月多死鴟生三子內一子則鷹也然鴟多生兩子也

太平清話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珍珠船禽經曰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睍雀以猜懼燕以狂昕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清言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

馴鳥雀畜梟魚頗似何點之野逸
來鳴禽於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

羽禽總部外編

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茅爲衣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

吳越春秋禹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于樹鸞鳥巢于側麒麟步于庭百鳥佃于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堦三等葬之後

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

山海經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海外東經元股之國其爲人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

海內北經蛇巫之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注）又有三足鳥主給使

大荒東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及帝下兩壇彩鳥是司（注）言山下有舜二壇五彩鳥主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有綦山又有搖山有䰞山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

路子貢說之乃止

拾遺記燕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十洲記祖洲有不死之草昔秦始皇時大苑中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自活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

尚書故實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拾遺記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

晉書顏含傳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

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書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蟾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

神仙傳李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

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尹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

搜神記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述異記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太平廣記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

耳既而洒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狐媚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臥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鶂目大如杯嘴長尺餘下地

入階頊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手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愼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亦差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鳥遂不見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牀所引嘴向緒聲云取取緒遂卒

續明道雜誌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卷目錄

鳳凰部彙考

鳳凰圖

詩經大雅卷阿

禮記禮運

爾雅釋鳥

樂緯叶圖徵

春秋緯孔演圖

論語緯（摘襄聖）
山海經（南山經　大荒北經　海內經）
大戴禮記（易本命）
許氏說文（鳳　五方神鳥）
禽經（鳳凰）
毛詩陸疏廣要（鳳皇于飛）
抱朴子（鳳具五行）
人鏡經（五方之鳥）
酉陽雜俎（鳳凰臺）
爾雅翼（鳳）
埤雅（鳳）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鳳凰臺氣味　發明）

鳳凰部總論

論衡（講瑞篇）
晉書（五行志）
五代史（王建世家論）

鳳凰部藝文一

鳳頌　吳薛綜

鳳讚　晉郭璞
儀鳳賦　傅咸
鳳賦　顧愷之
鳳賦　桓元
寒梧棲鳳賦　唐王勃
鸑鷟篇　元眞子
鳳巢阿閣賦　無名氏
鳳凰來儀賦　李解
鳳鳴朝陽賦　崔損
鳳賦　宋吳淑
鳳凰來儀賦　元汪克寬

鳳凰部藝文二　詩

鳳凰歌　周文王
鳳詩　漢李陵
贈從弟　魏劉楨
詠懷　阮籍
讀山海經　晉陶潛
失題　棗據

擬古　宋王叔之
賦得威鳳棲梧　陳張正見
古意　唐王績
鳳凰　李嶠
朱鳳行　杜甫
岐山下詩　韓愈
詠鳳詩　宋歐陽修
鳳凰　蘇軾
詠鳳詩　元貢奎

神鳳操　明太祖
孤鳳吟　張宣
翩翩紫鳳雛贈方希直赴漢中教授　鄭桓

鳳凰部選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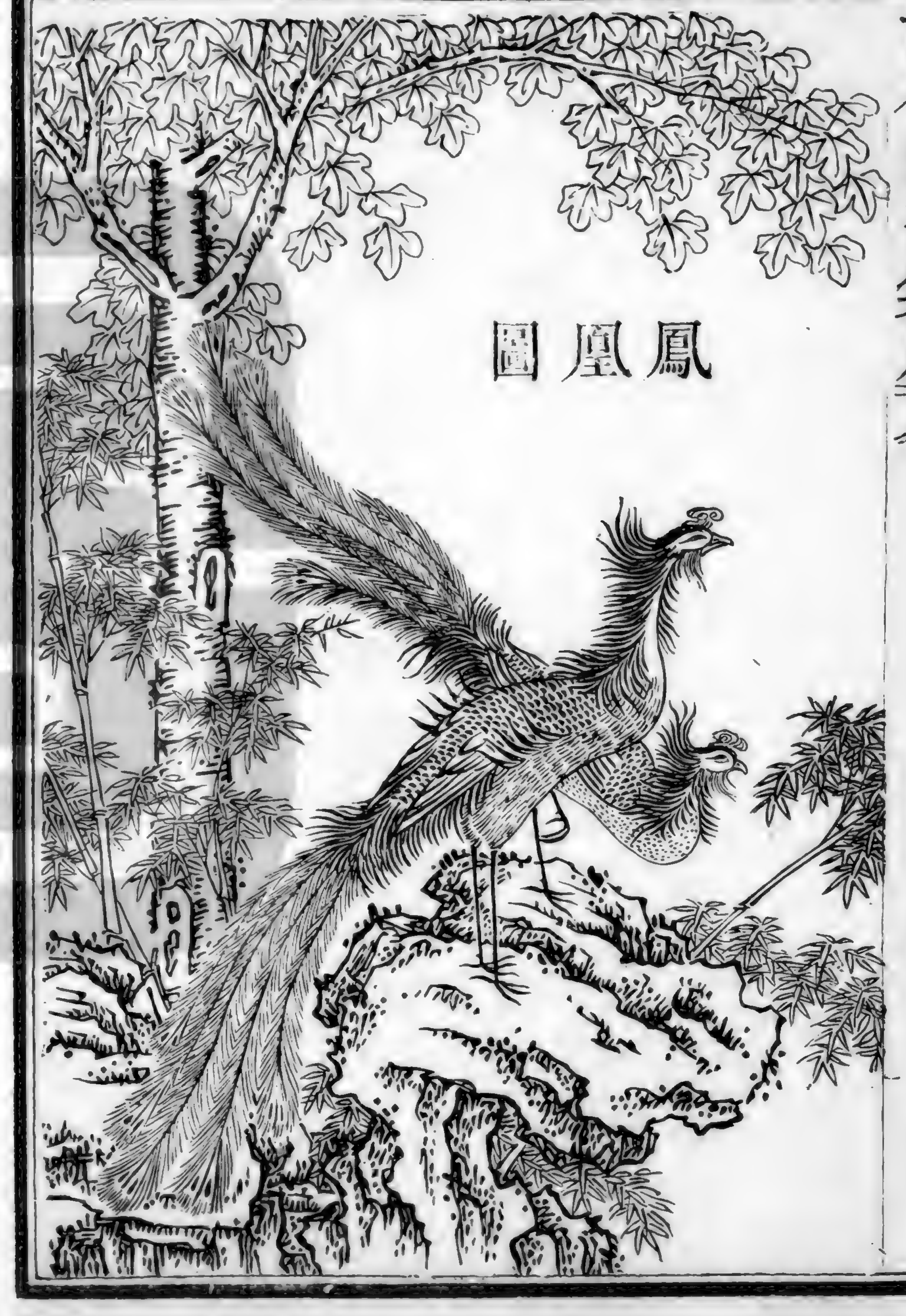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五卷

鳳凰部彙考

釋名

瑞鶠（禽經）
鸑鷟（禽經）
鸞（爾雅翼）
鵷（爾雅翼）
鷫鸘（爾雅翼）
朱鳥（本草）

鳳凰圖



詩經

大雅卷阿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傳　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

（正義）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凰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修水職致東方龍

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修母致子應也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大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凰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朱注）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正義）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莊子所說乃言鵷雛鵷雛亦鳳凰之別名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朱注）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禮記

禮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

注 四靈非可以豢養致者今皆爲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獝驚飛也

爾雅

釋鳥

鶠鳳其雌皇

注 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 疏 鳳一名鶠

樂緯

叶圖徵

發明鼂喙大頸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鷫鷞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

春秋緯

孔演圖

鳳火精也

論語緯

摘襄聖

鳳有六象一曰頭象天二曰目象日三曰背象月四曰翼象風五曰足象地六曰尾象緯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山海經

南山經

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又

南禺之山有鳳凰鵷鶵

大荒北經

附禺之山爰有鳳鳥

海內經

有鸞鳥自歌鳳凰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與南山經微有異同故竝載）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

注

鳳屬也

大戴禮記

易本命

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

許氏說文

鳳

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安寧從凡鳥聲也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鵬字

鶠鳥也其鵾皇一曰卽鳳皇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五方神鳥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四方皆似鳳

又

鸑鷟鳳屬神鳥也

禽經

鳳凰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鳳雄凰雌

鳳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駢翼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羣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鶠亦曰鸑鷟羽族之君長也

鳳之小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也

又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靡鸞吪百鳥瘞之

鳳死曰靡鸞死曰吪禽鳥啄土以瘗藏之

毛詩陸疏廣要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鶠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廣雅云鳳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鷖鳥鸞鳥鷫鷞鸑鷟鴰（音古活切）箭（音同）鵕鸃昌鳥明鳳皇屬也埤雅云鳳神鳥俗呼鳥王王文公曰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一說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爾雅曰鶠鳳其雌皇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雌則美而不大故其雌皇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鶠鶠偃也衆鳥偃服焉

抱朴子

鳳具五行

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

人鏡經

五方之鳥

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鷫鷞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

酉陽雜俎

鳳凰臺

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皇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爾雅翼

鳳

鳳神鳥也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惟思鳳象名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麐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思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又說者曰五色具揚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底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又有六象九苞之說蓋鳳生南方達中國而不妄飛鳴飲啄其至蓋罕故孔子稱之而世好事者喜爲之傳道務奇怪其章紬繹其聲列于神聖故千世而不合焉蓋鴻前者軒也麐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

尾者岐也鸛顙者椎也鴛思者張也龍文者緻也龜背者隆也燕頷者方也雞喙者鉤也六象頭像天者圓也目像日者明也背像月者偃也翼像風者舒也足像地者方也尾像緯者五色具也九苞口包命者不妄鳴也心合度者進退精也耳聽達者居高明也舌詘伸者能變聲也彩色光者文采呈也冠距朱者南方行也距銳鉤者武可稱也音激揚者聲遠聞也腹文戶者不妄納也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唯黃持竹實

來譯者卽其音而附之聲也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少皡氏以其鳴合十二律故設鳳鳥之官以爲歷正及帝舜之世作簫以象之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儀者蓋馴擾相狎久而不去非特爲羽儀而已禽經曰翬以鳴鳴鳳以儀儀翬匹也如衛詩實維我儀周語丹朱馮身以儀之是也覆巢擿卵則鳳皇不至故孟舒國人首鳥身其先世爲雲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皇隨焉梧桐楝實乃所在有之竹實則竹之將死者先花而爲實如小米顧不至爾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爲鳳皇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觜謂之鳳皇杯古稱鳳生丹穴丹穴南方也顧出則爲異耳蔡衡對光武凡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鵷雛多靑色者鸞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禽經亦曰靑鳳謂之鶡赤色謂之鶉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說文亦

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則此五者皆鳳類使不足道不至爲怪祥矣而樂協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鷫鷞旱疫之感發明喪之感焦明水之感幽昌旱之感且其稱四鳳身背嬰膺負皆合五常豈應爲孽蓋漢儒旣夸大其辭推鳳爲希世之瑞夸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爲孽大抵日新其說競爲可喜以動人之耳目故旣鳳矣而又孽之雖孽之矣則又不廢身文義仁智禮信之說反覆無所據皆不足取也至若漢書云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則異鳥之不知名者也遽可鳳之耶

埤雅

鳳

鳳神鳥也俗呼鳥王夫文凡鳥爲鳳鳳揔衆鳥者也古文作𦏴象形蓋四靈唯鳳能鳩其類故以爲朋黨之字同門曰朋其類不一所從者一而已地理新書曰狀如豬鼠勿取鳳皇貴胷魚貴尾龜貴頭鼈貴背虎貴脊牛貴頷燕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禽經云雄鳳雌凰亦曰瑞鶠鶠者百鳥偃伏也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從鳥從几几總也古作朋字象形鳳者美也大也

集解

李時珍曰鳳南方朱鳥也

鳳凰臺氣味

陳藏器曰勞損積血利血脈安神治驚邪癲癇雞癇發熱狂走水磨服之

發明

陳藏器曰鳳凰脚下白物如石者名鳳凰臺鳳雖靈鳥時或來儀候其棲止處掘土二三尺取之狀如圓石白似卵者是也然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那復近地而有臺入土乎正物有自然之理不可曉也今有鳳處未必有竹有竹處未必有鳳恐是麟鳳洲有之如漢時所貢續絃膠煎鳳髓造成者曷足怪哉

時珍曰按呂氏春秋云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鳥

之卵沃民所食則所產之地不以爲異也續絃膠洞冥記以爲鸞血作成故雷公炮炙論云斷弦折劍遇鸞血而如初陳氏以爲鳳髓所作要皆誑言不必深辯

鳳凰部總論

論衡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麞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

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者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眞是今五色之鳥或時似類鳳皇其實非眞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誤矣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

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于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

爲賢君漢將軍衞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于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于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于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

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于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于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類也然則鳳皇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恆見粢粱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

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按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當今世儒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恆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恆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

廉清無體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恆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于鵠鵲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于恆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于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眞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

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眞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于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眞也

晉書

五行志論孫亮時鳳皇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吳人以爲鳳凰明年改元爲五鳳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五代史

王建世家論

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

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鳳常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也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鳳凰部藝文一

鳳頌　吳薛綜

猗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贊揚聖德上下受祚

鳳讚　晉郭璞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儀鳳賦　傅咸

鵂鶹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鵂鶹旣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淸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渟精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維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淸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旣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賈害兮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末蹤兮厠瓦礫於瑤瓊

鳳賦

顧愷之

望太淸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羣稟鶉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烟熅允雞喙而燕頷頸蛇蜿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徵乎聖君荷義躡正雞跱鴻前比翼交輝

五色備宣與八風降時雨音中鐘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翽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

鳳賦　　桓元

伊羣物之百品各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之構桀邈區宇以超棲撫朝陽於丹穴備六德以成輝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峯而斂翼翔青雲以遐越

寒梧棲鳳賦（以孤清夜月爲韻）　唐王勃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則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遊必有方哂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烏況其靈光蕭散節物凄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之鳥也將托其宿之人也焉知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似簫韶之九成九成則那率舞而下懷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棲復憶巡於竹榭念是欲往敢忘晝夜苟安安而能遷我則思其不暇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於軒墀若使之

遊池庶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後處卜居而後歌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栖栖而沒沒

鸑鷟篇

元眞子

鸑鷟氏自東方來發麑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於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者歔颬呬喘乎氣嗌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睍者辯者聃者睢盱瞍瞇察乎曈戛者控者乾者楗者鏗鍠鼜鼛讙乎聽斯極已於是發麑氏趯然而唬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斡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巘者嵯峩巉崒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僑者魃者魑者魅者傯崒魖魍欻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嶲戲聞發麑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之說遠謂諸物則發麑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塲勞於聲戰雖扇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鸑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鳳梟阿閣賦（以天下淸泰神物來萃爲韻）

無名氏

國家化協軒后道超帝先敷至德以被物降殊祥而自天祥異宗周下岐山之鳴矣企觀宸極放阿閣而巢焉由是載止於甍夾蓋將呈瑞於君前臨四榮而肅乎雲委播五彩而煥爾霞鮮且將巢者其義久也美德化乎宇內永栖遲於日下爰居爰處恆依應龍之祥載飛載鳴寧侶化鴛之瓦道既砥平時亦鏡清厭丹穴而不息鄙高岡而不鳴方爲應至仁而來元扈豈徒愛層構而集丹楹彼燕有巢已聞在幕之戹爾鶴稱德更擅乘軒之名一則兆啓乎顚沛一則僭處乎車蓋曷若我愛育元和來儀昭泰奮美羽於軒楹散清音於埃壒然後知赤烏不曰珍白龍不曰神或生之於苑囿或戹之於海濱四目鳴而不覩萬戶獻而莫臻豈若茲鳳惟閣是因三重其階實惟高矣顯矣一人斯覩誰謂不躬不親向非我后從政不咈惠生於物執德不回遺乎將來鳳亦遠矣誰能巢哉是知反道者高閣徒修悖德者鳴鳳罔萃竊稽瑞牒載覽史記惟黃帝與吾皇能感之而自至

鳳凰來儀賦（以聖感時平樂和瑞集爲韻）　李解

至哉乎鳳凰之致也應運合符體中履正依道德以出處表帝皇之衰盛宣尼興嘆見周道之陵夷太史正辭知漢德之明聖寄高跡於圖牒流遺旨於歌詠我國家化洽生成歸淳反朴理定制禮功成作樂萬物懷仁四靈沾渥方棲息於上苑寧徘徊於南岳觀乎肅肅其羽鏘鏘其鳴吸天地之嘉氣赴簫韶之雅聲知至道之可樂識泰階之已平身安撫馴或顧步以屢舞心畏榮寵乍聯騫而若驚寧同衆鳥之德竊比達人之情且如六翮已成五文畢備奇姿委發逸志殊類挹寥廓以推靈向人寰而作瑞籠檻不能展其巧羅網無以施其智豈若翡翠以美色殺身鸚鵡以能言剪翅鴻鵠以稻粱自苦鷹鸇以擊搏取類孰與夫退則全其性出則得其時將稱年以表德豈反袂以等期夜宿梧桐之枝朝飡竹食之粒望雙闕以上下先百禽而翔集薰風飄而響清甘露沾而羽濕對離景以照耀披慶雲而出入來儀則那樂我時和因物見志爲鳳凰之歌歌曰處分明兮繫舒慘一人慶兮萬物感羽族猶得以効珍微生何久於習坎

鳳鳴朝陽賦（以鳳鳴山陽振翼飛舞爲韻）

崔損

杲杲兮日景于彼朝陽萋萋兮桐葉于彼高岡來儀者鳳允叶禎祥瑞四靈之嘉號煥五彩之文章既和其音爰翥其翼凄唳響暢徘徊綢直旁應元律調十二管於四時上陵紫煙繫九萬里而一息非丹穴勿處非蒼竹不食小鵬起於扶搖卑鸞棲乎枳棘若夫雞冠燕頷心遠貌閒雖衆禽之累百諒比德而難攀故其發聲也瞻白日以俯仰其餘響也順清風而往還浮泛泛以出谷靜泠泠而滿山既飄飄於有際遂遼敻於無間故曰麟之有龍鳥之有鳳偶時而見如哲士之間生取類而言同君子之異衆若乃拂杳冥而直上臨峻極而孤鳴虛籟相和陰深以窅窱霏煙動色紛郁而隨迎六合爲之澄朗八風於是揚清川不波而昭其德地不翳而感其聲足使俗登仁壽化洽休平且夫朝陽者象明時之有潛鳳鳴者匹賢人之惟信鳳集朝陽以輕舉賢遇明時而易進整羽翮以廻翔望青雲以奮振有若秉節操而貞白垂簪纓而篤敬鳳兮鳳兮何德之威鏘鏘于飛應有道而歲

貢夐無文而代希飲必玉池之津游必神仙之府矯翮則羣族咸從和樂而百獸率舞巢阿閣以應昌期棲丹闕而狀天宇載圖牒以傳記必表靈於聖主包衆美于流芳固難得而覼縷

鳳賦

宋吳淑

伊九苞之神鳥稟至陽之純粹既負禮而蹈信亦戴仁而纓義瞻元扈而來思望黃紳而必至因離珠以遞飼與孟虧而俱逝若乃感六英而鼓舞聞九成而來儀應升中而降止覽德輝而下之歎河圖之不至知周德之云衰嘗遊郊藪詎集藩籬則有揚雄之吐蕭史之吹賞僧綽之戲奪荀勖之池見夢既名於張鸑爲祥曾貴於穆之復有感唐堯而負圖爲少昊而司曆鳴彼高岡食茲竹實或五雛而十子或三文而五色降長樂而止上林覽九州而觀八極或高蹈於大皇之地或傳聞於君子之國復有巢阿閣止東園或因之而作殿或爲之而改年既畫象於宮中更鑄銅於殿前亦有飲湍瀨於砥柱濯羽翰於弱水或因惡殺而來或爲好文而止或煎膠而續絃或以毛而

兒死王慈捷對於比雞承天解嘲於將子超宗既美於得毛江夏亦工於學尾觀其戴德揭義履正負仁問天老而知狀瑞帝舜而司晨豈復將雞鶩而競粒與鳧鴈而同羣者哉至如鳴若簫笙音同金鼓資長風以舉翰集軒丘而載舞其羽翽翽其鳴鏘鏘晨云賀世集曰歸昌鎮星順而必至天樞得而下翔出丹穴而德茂降紫庭而道光將九雛而並至與四靈而効祥或刻木作形自口中而銜詔或以金爲象從樓上以投漳

鳳凰來儀賦

元汪克寬

有虞起兮歷耕重華熚兮文明袗衣絢兮斧扆時雍變兮八紘命后夔以和樂奏韶箾之九成致靈鳥之並集舞威儀于彤庭想夫鳴球戛擊絲桐振響搏拊胥諧咏歌迭唱先祖洋洋而格思羣后逡巡而揖讓宮縣斯設簨簴維縱峙崇牙之捷業蔚樹羽之衡縱瞽矇擊柷而作作眂瞭播鼗以逢逢陰管駢歙于鐘笙金奏鏗鏘于大鏞變徵旋宮調律同之硍䈇執干秉翟列舞佾之從容導大塊之至和致象物之感通

爾其九奏爰終于飛翔翥粲粲其章翽翽其羽覽德輝于千仞聿迴臻于殿宇九苞炫爛狂黃屏而裵回五色毰毸歷玉階而延佇儀容肅肅而雅馴翼衞蹌蹌而獻舞德侔君子恆揭義而負仁音協黃鐘媲鏗金而考鼓其爲物也稟乎太一之粹孕乎丹穴之峯距弗履乎弱草味弗啄乎生蟲朝憩崑崙餐琅玕之瑣琗夕游縣圃飲玉池之冲瀜首昂金雞之喙尾曳鯨魚之蹤背靈龜而頷燕後祥麐而前鴻飛禽三百有六十而惟是之爲宗爾其九官都俞四岳輔弼洚水懷襄而底平烝民艱鮮而奏食八埏皞皞而雍熙四海安安而寧謐帝舜之德殆不翅元渾之并包與方儀之立極是宜太和之音始迭作於九變而太平之瑞駢雄雌而下集昔者軒轅施德聿巢阿閣之巔厥後岐昌修政爰止高岡之側羌至聖之致瑞實後先而同轍迨夫時乖政熄代變風漓尼父興不至之歎接輿歌德衰之辭楚人山雞賜千金而誨諂西都神爵鸞屢至而夸奇蕭史神仙之詠詭符秦謠讖之支離偉我皇之聖明協重光於虞帝大猷昭黼黻之

文雅樂應簫韶之制賜湛樂于吾民陶太和于斯世臯益接武而論思稷契駢肩而獻替願羽儀于天朝効鳴陽于盛際

鳳凰部藝文二（詩）

鳳凰歌　周文王

琴操曰紂爲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乃作此歌

翼翼翔翔彼鳳凰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望來翔兮

鳳詩　漢李陵

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

贈從弟　魏劉楨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詠懷　阮籍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
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崑崙西何時復廻翔但恨處非所愴悢使心傷

讀山海經　晉陶潛

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失題　棗據

有鳳適南中終日無歡娛自怨梧桐遠行飛棲桑榆
奮迅振長翼俛仰向天衢簫韶逝無聞朝陽不可須

擬古　宋王叔之

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貲唯有鳳凰子
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闕）

賦得威鳳棲梧　陳張正見

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欲舞春花落將飛秋葉空
影照龍門水聲入洞庭風別有將雛曲翻更合絲桐

古意　唐王績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颺
朝栖崑閬木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
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矰繳放
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

鳳凰　李嶠

有鳥居丹穴其名曰鳳凰九苞應靈瑞五色成文章
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陽鳴岐今日見阿閣佇來翔

朱鳳行　杜甫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
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
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岐山下詩　韓愈

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
和聲隨祥風窈窕相飄揚

詠鳳詩　宋歐陽修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

鳳凰　蘇軾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因賦詩曰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元服翼衞兩紱朱
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
回翔天壤間應須懷此都

詠鳳詩

元貢奎

鳳饑啄琅玕飛鳴以其時儀羽人罕識寄跡蒼梧枝
城梟飽腐鼠自得謂過之貴賤詎不分已矣隨所宜

神鳳操

明太祖

鈞天奏兮列丹墀俄翩翩兮鳳凰儀斂翺翔兮棲梧
枝彼觀德兮直爲我辭

孤鳳吟

張宣

梧桐生高岡枝葉菀成林上有孤飛鳳結巢在其陰
毛羽爛五采喈喈鳴好音虞舜去已遠王風不可尋
來儀苟非時亦何異凡禽

翩翩紫鳳雛贈方希直赴漢中教授

鄭桓

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

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
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
岐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鳳凰部選句

屈原離騷經鳳凰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宋玉九辨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擧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

漢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翮而去之

漢書揚雄傳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

王褒九懷痛鳳兮遠逝畜鴳兮近處

魏曹植賀表將棲鳳于林囿豢龍于陂池爲百姓旦夕之所觀

應璩文鶉鷃棲翔鳳之條黿鼉游昇龍之淵識眞者所爲憤結也

晉書涼武昭王傳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於南岡

陶潛閒情賦待鳳鳥以致詞恐他人之我先

宋謝靈運逸民賦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

孔稚圭褚伯玉碑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王喬雲舉控鶴于元都

梁簡文帝頌金匏既動望蜿蟬之游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

江淹黃連頌驂龍行天馴鳳匝地

王僧孺禮佛唱導發願文覩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

何遜七名嶰谷調鳳之管龍門獨鵠之柯

劉孝綽謝賚胙肉啓味過淪鳳珍越屠龍

沈約佛記序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

陶弘景水仙賦飛軒引鳳游軿駕鴻

唐高祖冊文翠鳳棲梧丹魚在藻

楊烱遂州長江縣孔子廟堂碑數年學易伏羲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嬀帝鳳皇之典

王勃九成宮頌序銅龍對霤接飛泉而瀑流鐵鳳連甍儀還飈而竚立

李白大獵賦斬飛鵬于日域摧大鳳于天墟

韓愈送何堅序吾聞鳥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古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

晉陸雲詩乘風之鳳眷言朝陽

傅元樂府雜歌詩鳳有翼龍有鱗君不獨興必須良臣

陶潛詩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

宋鮑照詩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

梁簡文帝樂府江南弄眞能下翔鳳

簡文帝詩白雲蒼梧去丹鳳咸陽來

元帝詩起龍調節鼓却鳳點笙簧

沈約詩息鳳層城曲滅景淸都中又龍躍淸漢渚鳳起方城隅

唐許敬宗詩岐鳳鳴層閣鄴雀賀雕梁

李義府詩瑞策開珍鳳禎圖薦寶龜

李嶠詩神龍見像日仙鳳養雛年又傳書靑鳥引簫鳳巫嶺荆臺數通夢又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又林引梧庭鳳泉歸竹沼龍

張說詩乘龍與驂鳳鼓吹滿山川又巢鳳新成閣飛龍舊躍泉

杜甫詩山巓朱鳳聲嗷嗷又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又蕭史鳳歸雲縹緲劉郎桃在雨扶疎又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

李白詩積雪照空谷悲鳳鳴森柯又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

錢起詩院梅初助鼎池鳳夕歸林

李賀詩離鸞別鳳烟梧中

李德裕詩廣樂初蹌鳳神山欲抃鼇

李商隱詩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又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又舊作琴臺鳳今爲藥店龍

溫庭筠詩秦王女騎紅尾鳳

孟郊詩仙鶴未巢月衰鳳先墜雲又自當出塵網馭鳳登崑崙

呂巖詩九苞鳳向空中舞五色雲從足下生

宋梅堯臣詩春江須愛賞花鳳在梧桐又百鳥共戴鳳唯欲鳳德昌又看竹曾留鳳攜朋不爲鷙

王安石詩僞鳳易悅楚眞龍反驚葉

范成大詩竹實秋風辭穴鳳桃花春浪脫淵魚

陸游詩眞人翳鳳駕蛟龍一念何曾與世同又傲世曾歌楚人鳳著書久絕魯郊麟

明劉基詩朝發暘谷暮崦嵫六龍九鳳相追隨

楊維楨詩天山乳鳳飛來小東渡衣冠正六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卷目錄

鳳凰部紀事
鳳凰部雜錄
鳳凰部外編

禽蟲典第六卷

鳳凰部紀事

路史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

無懷氏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閣

太昊伏羲氏命蜚龍氏職圖父因尊事以爲禮儀而天下治長離來翔（三墳云因鳳來而作樂長離者鳳也）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按扶徠歌即鳳來之頌）以鎭天下之人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凰巢阿閣

讙於樹

春秋合誠圖黃帝遊元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

春秋緯黃帝坐于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

韓子十過篇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鳳凰覆上作爲清角

竹書紀年黃帝即位居有熊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於洛水（注）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既降游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

說苑辨物篇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維思影像夜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思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采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風俗通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

帝王世紀黃帝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竹書紀年注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拾遺記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

前編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司

曆正也

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尚書中候堯卽位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讙樹

書經益稷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尚書大傳舜好生惡殺鳳凰巢其樹

尚書帝驗舜受終赤鳳來儀

史記五帝本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新序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

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路史有虞氏紀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綵

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言其和也

舜踐天子之位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獸而致鳳凰爰封之蕭

吳越春秋禹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于樹鸞鳥巢于側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鸑鳳別名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

竹書紀年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

前編商紂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鳳凰鳴於岐山

帝王世紀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尚書中候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

陸賈新語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

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鳳凰見遂有事於河

注 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翺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汲冢周書王會解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 注 其形似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德之君也

方揚以皇鳥 注 方揚亦戎別名也皇鳥配於鳳者也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注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鳳

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劉子新論審名篇楚之鳳凰乃是山雞（注）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曰鳳凰也路人弗惜千金販之欲獻楚王經宿而死

漢書昭帝本紀始元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宣帝本紀本始元年夏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

四年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

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元康元年三月詔曰迺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懈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凰來儀庶尹允諧其

赦天下徙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神爵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凰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三年詔曰三月辛丑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畱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勖焉

甘露三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

行列皆鄕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郊祀志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迺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宋書符瑞志元康四年南郡獲威鳳

述異記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爲五鳳州

論衡驗符篇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于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

西京雜記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元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元經夢吐鳳皇集元之上頃而

滅

後漢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七年冬十月有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注）東觀記曰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

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二月己未鳳皇集肥城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匹城外三戶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他如賜爵故事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春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

牛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郡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冬十月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注）今新豐縣西南有鳳皇原俗傳云卽此時鳳皇所集之處也

桓帝本紀建和元年十一月濟陰有五色大鳥見於己氏（注）續漢志曰時以爲鳳皇政旣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

靈帝本紀光和四年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羣鳥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

楊終傳終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

宋書符瑞志濟陽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光武將產乃開而居之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焉是歲有嘉禾生產屋故名光武曰秀又有鳳凰集濟陽於是畫宮爲鳳凰之象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百三十九見郡國

漢獻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又郡國十

三言鳳凰見

黃憲外史上林篇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亨西土之祿未有功德於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梟鴈鴆鵠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鷫鷞意者其鷞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鵷南越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於岐名曰鳳皇百姓陳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愼懈德之愆是以光昭於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爲馬之臣復靦面於秦庭矣

蜀志龐統傳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

德公語也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旣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魏志文帝本紀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

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凰十三見明帝鑄銅鳳凰高三丈餘置殿前

吳志孫權傳黃武五年秋七月蒼梧言鳳凰見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卽皇帝位

孫亮傳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

孫晧傳建衡三年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鳳凰

吳歷大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鷹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爲鳳凰改元爲鳳凰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元年鳳凰六見於郡國

二年鳳凰六見於郡國

五年五月辛卯朔鳳凰見於趙國

劉曜載記曜光初七年有鳳凰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陸雲傳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荀勖傳勖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也

苻堅載記堅僭位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見上黨高都鳳凰二見河南山陽鳳凰三見馮翊下邽

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郥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

五年四月己未鳳凰集沔北

五行志晉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晉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凰二頭飛入漳河

二石僞事鄴中有鳳凰將九雛在延明門石外道西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

前秦錄甘露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

華陽國志杜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爲二鳳

一統志思鳳堂在榆次縣治晉荀藐爲令鳳集其境吏民爲之立碑

蘇州府志陽山東南則鳳現嶺過嶺爲鳳凰山晉太康二年掘地得玉鳳故名

宋書符瑞志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鳳凰見會稽山陰

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鷄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愒賢亭雙鵠爲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

何承天傳承天爲著作佐郎年已老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嬭母何言邪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子鳳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衞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王僧虔傳僧虔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較伯父弘歎曰僧達儁爽當不減人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凰弘稱其長者

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

何如虔公答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

異苑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藪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南齊書五行志建武二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盛也

南史始安貞王道生傳道生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明帝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

祥瑞志世祖年十三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江夏王鋒傳鋒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梁書武帝本紀帝既廢涪陵王爲東昏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於相國府

元帝本紀大寶元年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弘直表

言鳳皇見郡界

南史武帝本紀天監元年鳳皇集南蘭陵

陳書徐陵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皇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皇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

周書武帝本紀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言上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

雲笈七籤瑯琊王遠知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

唐書張薦傳薦祖鷟字文成早惠絶倫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當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韓瑗傳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

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楊國忠傳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凰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得優調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元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彌亂世而方降膺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竝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淸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于一死本無情于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

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擢而復起聘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延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薛收傳收兄子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高宗本紀上元三年十一月壬申以陳州言鳳凰見於宛丘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大赦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九年七月海州言鳳皇見於城上羣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是月嶲州言鳳皇見九月莒州言鳳皇二見羣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貞觀九年十月黎州言鳳皇見

十年八月維州言鳳皇見

二十一年六月淄州言鳳皇見

演繁露陝州有梨樹貞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

其色赤黃號鳳棲梨

瑯嬛記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凰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輭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衣爲帳燦若白日上笑曰勝於飛燕合德明珠多矣

南部新書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號爲四絕

北夢瑣言唐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山西通志大同府應州金鳳井晉王李克用生時有金鳳飛出

餘杭縣志鳴鳳洞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石門阻隘劣容童稚入者云其石室廣浮兩間屋旁一小徑不

知所極上有泉穴琅璫流爲環珮聲下入方池未嘗減溢耆舊云錢王時因鳳凰來鳴故以名洞其鄉亦改爲靈鳳鄉

陸游南唐書徐知諤傳知諤知潤州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

五代史前蜀世家天復七年六月鳳凰見萬歲縣

南漢世家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旣弑玢自立由是與諸弟有隙鎭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

安重榮傳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

遼史天祚本紀乾統四年十月己酉鳳凰見於漷陰

宋史太宗本紀端拱元年秋八月鳳凰集廣州清遠縣廨合歡樹樹下生芝三莖

五行志建隆三年七月南唐李景獻鳳卵

端拱元年八月清遠縣廨舍有鳳集柏樹高六尺衆

禽隨之東北去知州李昌齡圖以獻

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時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樓百尺木上身長九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杯申時北向而去畫圖以聞

熙寧七年六月乙未增城縣鳳凰見

李皇后傳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爲皇太子妃

聞見後錄仁皇帝幸天章閣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有鳳卵色白而大

鐵圍山叢談博白有遠村號錄含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顚冗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

所過則諸鳥斂翼俯首而伏不敢鳴皆久之吾歎曰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産鳳爲信

金史章宗本紀泰和二年秋八月丙申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冬十月甲申以鳳凰見詔中外丙戌獵於近郊

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畱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

元妃李氏傳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章宗納之遂大愛幸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

屬李氏而李氏微甚章宗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一年廣西慶遠府有異禽雙飛見於述昆鄉飛鳥千百隨之蓋鳳凰云其一飛去其一留止者爲獞人射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有藏之以獻於帥府者久而其色鮮明如生云五月典國有大鳥百餘飛至郡西白朗山顛狀如人立去而復至至者數次

瑯嬛記姑蘇城中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對舞已而化爲鳳凰飛入雲端今鳳凰橋是也

偃曝談餘華陰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墜

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顚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金華子雜編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揪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于往歲宰於晉陵琢時爲縣丞云皆目之所覩耳

雲南山川志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

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一統志呈鳳嶺在青陽縣西舊傳丹鳳生焉有獲之者欲獻於朝而羣鳥來撲人乃捨之

江西通志鳳凰池在臨江府新喻縣深廣不數尺四時汲取不竭水清且甘舊時有鳳凰浴此故名

昭化縣志鳳嶺山在縣南接嶺二郎關相傳有鳳止於此因名

此因名

鳳凰部雜錄

詩經衞風孑孑干旟（疏）司常曰鳥隼爲旟蓋鳥鳳也畫鳳以象其德畫隼以象其威

書經君奭公曰君奭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注）言名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禮記禮運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

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禮器升中于天而鳳凰降按大全方氏曰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

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凰舞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按訂義鄭鍔曰染羽爲鳳凰之形以舞不象鳳者鳳雄而凰雌所以名陰而却陽也

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按訂義鄭鍔曰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爲鳳夏爲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王昭禹曰夏於五行爲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

禮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苑林

春秋感精符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運斗樞天樞得鳳凰翔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孝經鉤命決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樂動聲儀鎮星不逆行則鳳凰至

樂叶圖徵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雞頭燕喙

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瑞應圖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

家語困誓篇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關尹子七釜篇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

九藥篇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

文子道原篇含陰吐陽而章三光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精誠篇精誠內形氣動于天鳳凰至

道德篇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

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戰國策宋玉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擊九千里負蒼天

足亂浮雲夫藩籬之鴳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荀子解蔽篇鳳凰啾啾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哀公篇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

孔叢子記問篇孔子旋衞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

言偃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

焦氏易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處

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凰所庇得其歡樂

鳳凰在左麒麟處右仁聖相遇伊呂集聚時無殃咎福爲我母

麟鳳所遊安樂無憂

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樂無憂邦多哲人

麟鳳相隨察觀安危東國聖人后稷周公君子攸同利以居止長無災凶

鳳凰銜書元珪賜我封爲晉侯

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無災殃

鳳生會稽稍具能飛翺翔桂林爲衆鳥雄

景星照堂麟遊鳳翔仁施大行頌聲並興

南山高岡麟鳳室堂含和履中國無災殃

高岡鳳凰朝陽梧桐雝雝喈喈菶菶萋萋陳辭不多
以告孔嘉

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

麒麟鳳凰子孫盛昌少齊在門利以合婚貴人大歡

鳧池水溢高陸爲海江河橫流魚鼈成市千里無牆
鴛鳳游行

麟鳳執獲英雄失職自衞反魯畏昧不起福祿訖已

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

麟麑鳳雛安樂無憂捕魚河海利踰徒居

騎龍乘鳳上見神公彭祖受制王喬贊通巫咸就位
拜壽無窮

麟鳳所翔國无咎殃賈市十倍復歸惠鄉

龍游鳳舞歲樂民喜

鑿諸攻玉无不宜鑿麟鳳成形德象君子三仁翼事所求必喜

泰山幽谷鳳凰游宿禮義有序可以求福

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懽以相保富市之地多財積穀

神鳥五氣鳳凰爲主集於王國使君得所

神鳥五彩鳳凰爲主集於山谷使年歲育

斂諸攻玉无不穿鑿龍體吾舉魯班爲輔舞鳳成形德象君子

鴞思其雄欲隨鳳東順理羽翼出次日中傾流北邑反復其室

雄聖伏名人匿麟驚走鳳飛北亂潰未息

鸞鳳翺翔集于家國念我伯姊與母相得

九疑鬱林沮濕不中鸞鳳所惡君子攸去

衆邪充側鳳凰折翼微子復北去其邦國

大戴禮記保傅篇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

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

誥志篇聖人有國鳳降忘翼

淮南子原道訓所謂樂者豈馳騁夷道釣射鷫鸘之

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

墜形訓羽嘉生蜚龍蜚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

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氾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値燕雀之類乎

王良造父之御軼鶤雞于姑餘注鶤雞鳳凰別名

本經訓天旱地坼鳳凰不下

繆稱訓昔者三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說林訓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揚子法言問明篇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

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淵騫篇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

孝至篇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

後漢書光武本紀諸將議上尊號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法眞傳同郡田羽薦眞曰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仇覽傳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劉陶傳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

白虎通德至鳥獸則鳳皇翔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于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書解篇鳳羽五色于鳥爲君

外史時勢篇徵君曰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

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

諫獵篇魏王獵於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

薦賢篇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摩青天臆衝絳煙終莫由也

五經析疑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鐘之始象法鳳凰

抱朴子嘉遁篇中唐植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龍起鳳戢隨時之宜

逸民篇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

勖學篇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廻遑乎霞霄之表

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

審舉篇鴟梟屯飛則鸞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

交際篇搜琬琰于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鴟鴞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

任命篇知之者稀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鷃者非余罪也

名實篇竊華名者螻蜥騰于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是以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

守塉篇以臭雛之甘呼鴛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

行品篇碔砆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故令不謬者少也

博喻篇鴟鴞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而戾乎蒼昊

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

翠虬覩化益而登元雲靈鳳值孟虧而反丹穴

麟止鳳儀所患在少

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

廣譬篇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蹤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正郭篇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跡見擬

詰鮑篇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麟羣遊於園池

知止篇矰繳紛紜則鴛雛徊翮蹈雲物以高鶱依龍鳳以竦迹

梁書范縝傳縝著神滅論曰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

劉子新論知人篇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鶢鶋見其首者名曰鴮鸅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

文中子述史篇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

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

王道篇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爲而藏乎

中華古今注元晏先生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當敬之與鳥別也

譚子化書鳳有利觜衆鳥不賓

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

東坡志林吾先君友人史經呂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于富而教之者乃復用鳥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鶡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燕翼貽謀錄虞書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眞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

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也

該聞集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鳳鸞所食必非常物也

冊府元龜傳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先民有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天下之和應矣記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蓋珍符之應以應有德故王者重之是以書載歸禾詩味鳴鳳皆所以發揚景貺光昭丕烈者也然而洪覆在上其道元遠坤厚載物其德沉潛人靈歆乎至和昆蟲蒙乎利澤非布於偉兆震乎珍物又安能發輝眷祐而覺悟黎烝者哉

容齋隨筆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

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後山詩話魯直與洪朋書方君詩如鳳雛出鷇雖未能翔於千仞竟是眞鳳爾

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凰表太平之瑞也何爲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故黃霸以鶡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爲鳳凰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爲神爵神爵爲鳳凰則鳳凰羣集非鶡而何雖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尚不足貴況非

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爲後世自欺之戒也或曰漢權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省心錄人以麟鳳比君子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

偶譚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載作天際眞人之想

玉笑零音靈鳳無孽雛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羹難化忌士之口

鳳凰部外編

春秋命歷序辰放六頭四乳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凰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歲

春秋合誠圖堯坐中舟與大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山海經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

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此諸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

海內西經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凰鸞鳥皆戴瞂

大荒南經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西經桯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

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括地圖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飾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

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爲二裘一名燠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值萬金

周穆王三十六年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時已將夜王設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

方丈山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善畫工名裔工人以指畫地

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

宛渠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俗多陰霧遇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元龍黑鳳翻翔而下

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敎弄玉作鳳臺一旦夫妻同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於雍宮世有簫聲云

海內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亦多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恆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

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弦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而遣去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有蒙山白鳳之脯

漢武故事通天臺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祭太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飛去

洞冥記漢武帝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既躭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進嵭㡘細棗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畀足來戲於閣邊

末多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齊諧記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始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

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淸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

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

酉陽雜俎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鐶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鉋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

本行經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

海錄碎事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丹足紺頂碧身緗背元尾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綉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西王母之禽也

襄陽府志蔡仙女襄陽人相傳女幼善刺繡忽老父

詣門請繡鳳眼畢工日自當指點旣而繡成老父指示安眼工畢人見雲中老父仙女各乘一鳳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卷目錄

鸞鳥部彙考

鸞鳥圖

詩緯（含神霧）

春秋緯（元命苞）

山海經（西山經）

說文（神靈之精）

禽經（鸞爲瑞鳥）

玉符瑞圖（鳳凰之佐）
埤雅（鸞）
爾雅翼（鸞）
鸞鳥部藝文一
鸞鳥贊　晉郭璞
青鸞頌　明解縉
鸞鳥部藝文二（詩）
贈秀才詩　魏嵇康
雜詩　王粲
鸞鳥　宋范泰
鸞鳥部選句
鸞鳥部紀事
鸞鳥部雜錄
鸞鳥部外編

禽蟲典第七卷

鸞鳥部彙考

釋名

鸞鳥（山海經）

鷄趣（禽經）

羽翔（禽經）

陰翥（禽經）

朱雀（古今注）

靑鳳（埤雅）

瑞鳥（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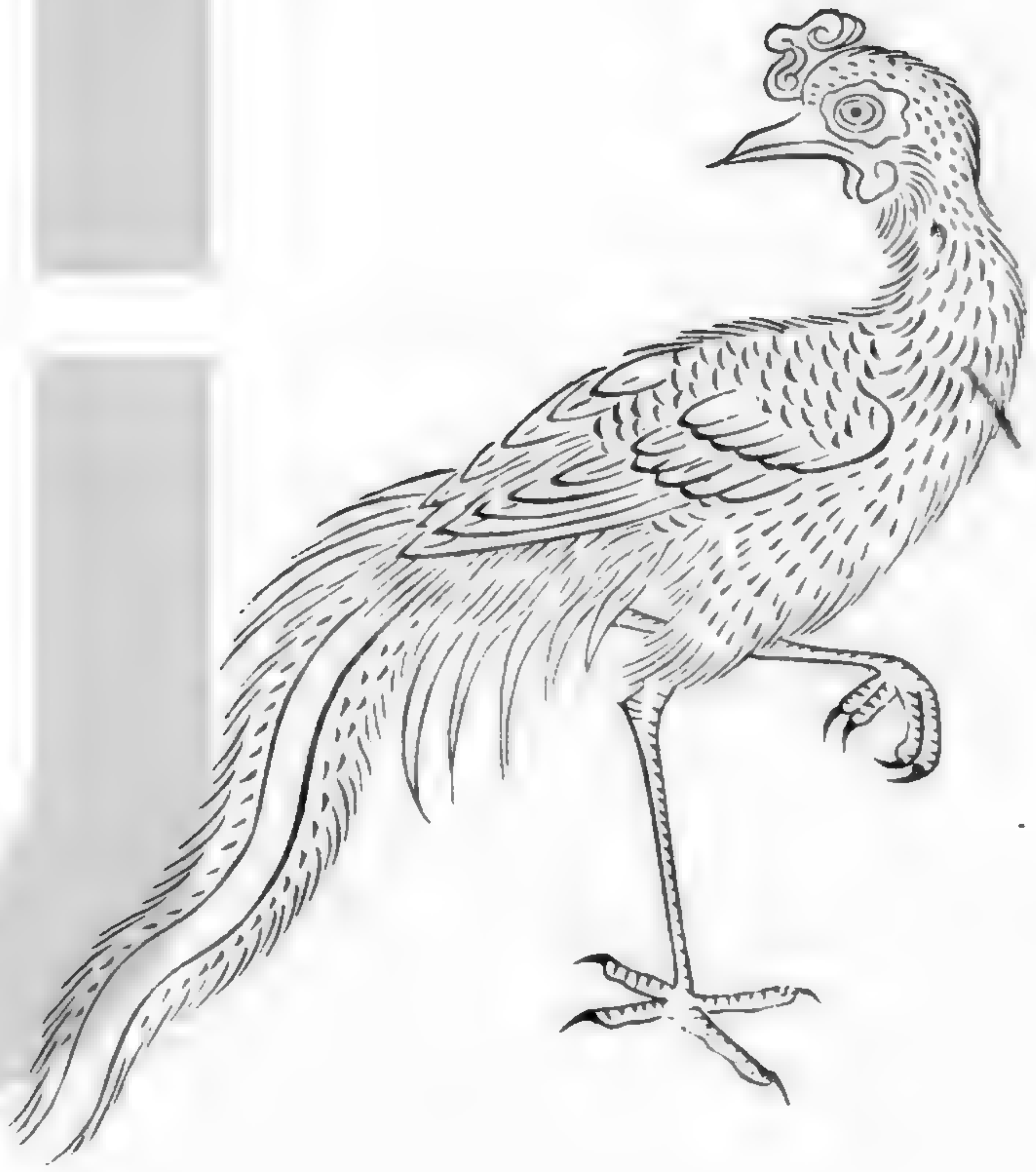
丹鳳（禽經）

化翼（禽經）

土符（禽經）

朱鳥（古今注）

鸞鳥圖



詩緯

含神霧

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春秋緯

元命苞

火離爲鸞

山海經

西山經

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

則天下安寧

說文

　神靈之精

鸞者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

禽經

　鸞爲瑞鳥

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䜌䜌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鑾

一曰雞趣

　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黑曰陰翥黃曰土符

　別五采而爲名也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靡鸞吪百鳥瘞之

鳳死曰靡鸞死曰吪禽鳥啄土以瘞藏之

玉符瑞圖

鳳凰之佐

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雞身赤毛赤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埤雅

鸞

說文云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鸞孔穎達曰燕雀有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是也鸞雌曰和雄曰鸞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音蓋取諸此乘車和在衡鸞在軾而輪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庭燎之詩一章曰鸞聲將將二章曰鸞聲噦噦將將大聲聲大則近故也噦噦小聲聲小則遠故也郊

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鸞刀刀有鸞者也以言割牲中節而和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先王寓之於禮則刀之所以有鸞也又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先王寓之於禮則瓚之所以有鬯也鸞取和鬯取暢在易則爲道在禮則爲器其義一也舊云鸞血作膠可以續弓弩琴瑟之弦或曰鸞鳳之亞也鸞善歌鳳善舞山海經曰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當上古時鸞輿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仗葬書曰若龍若鸞或騫或盤言山形若龍之盤伏鸞之騫翔也元武垂頭朱雀翔舞靑龍蜿蜒白虎蹲踞

爾雅翼

鸞

鸞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古者職方氏之職揚荆二州其畜宜鳥獸先儒以爲孔鸞鵁鶄犀象之屬然則蓋常有之非若麟鳳爲畜鳥獸不獝狘也孔雀鵁

鶄後世稔識而鸞在緯書已爲瑞物故瑞應圖稱鸞赤神之精鳳凰之佐說文以爲頌聲作則至引周成王時氏羌獻之以爲驗而山海經亦言生於女牀見則天下太平也鸞入夜則歌好自歌自舞或曰鸞甚好其類見則鳴舞西域之國嘗有得之者金樊珍羞三年不一鳴乃懸鏡照之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蓋以爲其類而感也昔有虞氏之路謂之鸞車亦曰鸞路明堂月令春則乘之蔡邕稱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爲遲速之節崔豹古今注亦以爲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禮云衡前朱雀或謂朱雀者鸞鳥以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有鈴故謂之鑾事一而義異然則鳥之鸞主形鈴之鑾主聲鈴之爲鑾亦以象鸞鳥之聲爲名然杜預又以爲錫鸞和鈴者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則與前說異按鸞和皆鈴也韓詩外傳大戴禮及鄭氏解周官大馭禮記玉藻經解之篇皆云鸞在衡和在軾唯毛氏蓼蕭傳稱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氏解烈祖復兼取之以詩輶車鸞鑣及四牡八

鑾考之鑣謂馬口兩旁四馬故八鑾則言在鑣者亦不爲無據然此乃謂輶車及仲山甫人臣所乘耳若乃天子之路既特以此爲名不當止如常車置馬口傍故秦風箋亦以爲輶車者置鑾於鑣異於乘車是則天子之乘車鑾不在鑣而在衡明也然說者又以衡之所容唯兩服馬安能置八鑾夫八鑾既不主謂天子之車則施一鑾於衡上有何不可豈必欲置服馬間而後爲在衡耶蓋鑾路之說如此至常鑾則所在施之如庭燎之鑾則謂旂之鈴蓋旌旗有鈴爲旂夜未盡則聞其聲夜鄉晨則見其旂而所謂鑾刀者又特以有環爲鑾亦不待鈴也凡此皆以鑾善爲聲故取之禽經有鑾鳴噰噰鳳鳴喈喈又以爲君子之車也然鑾赤色五彩古又以應朱雀至後漢光武時華陰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青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以爲凡象鳳者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與說文瑞應圖之說異

鸞鳥部藝文一

鸞鳥贊　　晉郭璞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青鸞頌　　明解縉

琳宮起瑤壇麗絳節朝青鸞至噦噦蹌蹌威鳳儀迴翔炫轉霏虹霓黛毛翠羽蔭桂旂碧天碾出青琉璃綴紅采金明芝抃舞合懽和塤箎隨帝來車徐徐度雲英甘露濡上帝陟降情所娛感通聖孝來寰區萬

世萬年垂簡書

鸞鳥部藝文二詩

贈秀才詩　魏嵇康

雙鸞匿景曜戢翼泰山崖抗首嗽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裏時下息蘭池

雜詩　王粲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
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鸞鳥（并序）　宋范泰

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

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形悲鳴哀響沖霄一奮而絕嗟乎茲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韜斤於郢人蓋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於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夫乃爲詩曰

神鸞棲高梧爰翔霄漢際軒翼颺輕風清響中天厲
外患難預謀高羅掩逖勢明鏡懸高堂顧影悲同契
一激九霄音響流形已斃

鸞鳥部選句

後漢書仇香傳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崔駰詩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竹實飲華池

魏王粲詩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晉陶潛詩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

唐李白詩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

韓愈詩明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鷙

李商隱詩彩鸞餐顥氣威鳳食卿雲又紫鸞不肯舞

滿翅蓬山雪（又）相思樹上合歡枝紫鳳青鸞并羽儀

趙嘏詩會須擕手乘鸞去蕭史樓臺在玉京

吳融詩終古蘭巖棲偶鶴從來玉谷有離鸞

鸞鳥部紀事

尚書中候黃帝鸞鳥來儀

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鸞雛歲歲來集

會稽縣志世傳禹受圖籍是時麟遊其庭鸞結其巢鳳凰鳴飛依於林木

尚書中候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

汲冢周書王會解丘羌鸞鳥（注）丘地之羌不同故謂之丘羌今謂之丘戾鸞大於鳳亦歸仁義也

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乃者鳳凰甘

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典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五鳳三年春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

決疑要注辛繕嘗隱居華陰光武徵不仕有大鳥高五尺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鶵多紫色者鵷多白色者鵠此鳥多青乃鸞也上善之

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

謝承後漢書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

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二凰二鸞鳥集原縣

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止學宮阜使掾沙疊

爲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豫章記洪井在西山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

宋書符瑞志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鸞集司徒府西園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異苑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南史梁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八月癸卯鸞鳥見樂遊苑

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宦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

其圖狀則鸞鳥也

齊始安貞王道生傳道生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明帝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

魏書靈徵志宣武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鸞

北史蕭寶夤傳夤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鸞生十子九子殂一子不殂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

通鑑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冊府元龜太宗貞觀元年十月和州言鸞見

二十一年四月兗州鸞見

唐書楊元琰傳琰子仲昌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

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

鸞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四年秋有鳥色青類鳩鵲息於宋郊所止之處群鳥翼衞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陽之人適野聚觀者旬日人不知其名郡人李翔見之曰此鸞也鳳之次

儀眞縣志青鸞白鶴亭二亭在西小山大中祥符間鑄金像成有青鸞白鶴翔舞之異因建二亭於此

通州志萬曆二年有大星殞於西方火光四散七月十四日風雨異常江海泛溢拔木發屋溺死者不可勝計次日有青鸞數十棲於狼山皆爲僧人所殺

鸞鳥部雜錄

詩經秦國風駟鐵章輶車鸞鑣（注）效鸞鳥之聲

春秋孔演圖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天樞得則鸞集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鸞鳳舞

易林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所庇得其歡樂

九疑鬱林阻隈不中鸞鳥易去君子不安

孔鸞鴛雛鵔鸃鵜鶘翶翔紫淵

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

名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淮南子地形訓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

鹽鐵論香餌非不美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

潛夫論交際篇鸞鳳翺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長鳴蹶號振翼陵朱雲薄丹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

抱朴子明本篇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

論僊篇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

嘉遁篇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求乎滄海

逸民篇夫蛻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又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而韝鸞鷟也

君道篇鵂梟化爲鵷鸞邪僞變成忠貞

貴賢篇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飛天者

雲霧之偕也

交際篇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

守辯篇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

博喻篇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

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

棲鸞戢鸑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

晉崔豹古今注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齊書輿服志一轅漆畫車衡（注）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和鸞鳥立花趺銜鈴所謂和鸞鳥立衡也

新論韜光篇窮巖曲岫之梓桀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囷磥硊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巔

托附篇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

非其翼工所託迅也

驂鸞錄桂林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在潮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柑之語末句乃曰飛鸞不下驂蓋歆羨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鸞名之

鸞鳥部外編

山海經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此諸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海內西經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

大荒南經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西經桯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琁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

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燕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是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

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

洞冥記元光中帝起壽靈壇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蒼鸞之血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異聞錄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遊月中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製霓裳羽衣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卷目錄

鶴部彙考
  鶴圖
  元鶴圖
  詩經（小雅鶴鳴）
  易緯（通卦驗）
  春秋緯（感精符）
  浮丘公相鶴經（嵩山石室原本）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禽經（孕以聲交　露禽）
古今注（元鶴）
禽獸決錄（兵爪）
述異記（鶴形狀）
毛詩陸疏廣要（鶴鳴于九臯）
物類相感志（鶴）
埤雅（鶴　鵠）
爾雅翼（鶴）
山家清事（相鶴訣）
瑯嬛記（鶴別名）
考槃餘事（鶴）
三才圖會（元鶴）
本草綱目（鶴釋名　集解　白鶴血　腦　卵　骨　肫中砂石子）

鶴部藝文一

鶴賦　漢路喬如
白鶴賦　魏王粲
前題　曹植

元鶴賦　晉桓元
與從弟孝徵書　鈕滔毋
舞鶴賦　宋鮑照
瘞鶴銘　梁陶弘景
鶴讚　北周庾信
鶴處雞羣賦　唐皇甫湜
晴皋鶴唳賦　闕名
鶴賦　宋吳淑
考攷瘞鶴銘文　邵亢
放鶴亭記　蘇軾
歎二鶴賦　秦觀
白鶴頌　明解縉
二鶴賦（有序）　王世貞
雙鶴賦　朱靜菴
療鶴賦（有序）　湯顯祖
去鶴來歸賦（有序）　劉鳳
畫鶴賦　徐渭
孤鶴亭記　徐浦

鶴部藝文二　詩

失題　魏曹植
擬古　何晏
代別鶴操　宋鮑照
別鶴　梁簡文帝
賦得舞鶴　同前
登板橋詠洲中獨鶴　同前
飛來雙白鶴　元帝
夕行聞夜鶴　沈約
別鶴　吳均
主人池前鶴　前人
和新浦侯詠鶴　江洪
飛來雙白鶴　陳後主
詠鶴　陰鏗
賦得黃鶴一遠別　阮卓
賦得獨鶴淩雲去　劉刪
賦得華亭鶴　隋孔德紹
飛來雙白鶴　唐虞世南

鶴　李嶠

黃鶴　沈佺期

仙鶴篇　武三思

郡府中每晨興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哢吭雲路甚和樂焉余愧獨處江城常目送此鳥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張九齡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杜甫

鶴屏　陸龜蒙

畫鶴篇（省中作）　錢起

田鶴　前人

鶴嘆　劉禹錫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前人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　前人

白二十侍郎有雙鶴留在洛下予西園多野水長松可以棲息遂以詩請之　裴度

和裴司空請刑部白侍郎雙鶴　張籍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寄鶴歎二篇以絕句答之　白居易

酬裴相公乞予雙鶴	前人
送鶴與裴相公臨別贈詩	前人
池鶴	前人
代鶴	前人
失鶴	前人
和樂天感鶴	元稹
憶放鶴	李紳
崔卿池上鶴	賈島
賦得失羣鶴	呂溫
緱山鶴	張仲素
鶴警露	陳季
台州鄭員外郡齋雙鶴詩	朱慶餘
聞雲中鶴唳詩	章孝標
別鶴	杜牧
池州封員外郡齋雙鶴	李羣玉
失鶴	前人
失鶴	李遠
放鶴	雍陶

憶鶴　劉得仁
巢鶴　儲嗣宗
月夜聞鶴唳　劉滄
池邊鶴　儲光羲
遇旅鶴　孫昌頴
田鶴　司空曙
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張衆甫
答賈支使寄鶴　薛能
陳州刺史寄鶴　前人
失鶴　韓偓
鶴　鄭谷
獨鶴吟　李咸用
鶴雛　姚合
鶴　褚載
送人庭鶴　曹松
鶴鳴九皋　闕名
鶴　南唐李中
獨鶴　蜀韋莊

鶴　宋楊億
謝丹陽李公素學士惠鶴　韓琦
鶴　歐陽修
鶴聯句同范仲淹滕宗諒　前人
鶴歎　蘇軾
李生畫鶴　文同
題歐陽公廳前兩白鶴　劉攽
舞鶴　曾鞏
陳造郡齋鶴飛來作詩還之二首　前人
鶴　任隨
白鶴　姚勉
庭鶴　張維
友鶴吟　友鶴仙
失鶴　郟亶
孤鶴思太清　朱熹
鶴　林尚仁
山中聞鶴　鄭思肖
二月十五日鶴　金元好問

鶴　元方夔
鶴　宋无
雲巢鶴睡　葉顒
和詠鶴　李祁
來鶴詩贈周元初　沈右
都城南有道者居名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遊因作松鶴聯句詩　馬祖常
雪鶴篇贈詹同　明劉基
待鶴　顧協
夜聞鶴唳有感　于謙
部中鶴　湯顯祖
招鶴　袁袠
別鶴怨　沈德符
歸鶴篇　張瀚
失鶴五首（有引）　孫一元
謝鶴　王思任
周元初來鶴詩　韋應珍

和受之宮詹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唐時升

鶴舞　邵寶

野鶴　朱之蕃

招鶴詞（并序）　潘琴

鶴部選句

禽蟲典第八卷

鶴部彙考

釋名

鶴（宋嘉祐）　陽鳥（相鶴經）

露禽（禽經）　元鶴（古今注）

仙客（李昉）　丹哥（祕閣閒談）

素素（內觀日疏）　紫卿（佩楚軒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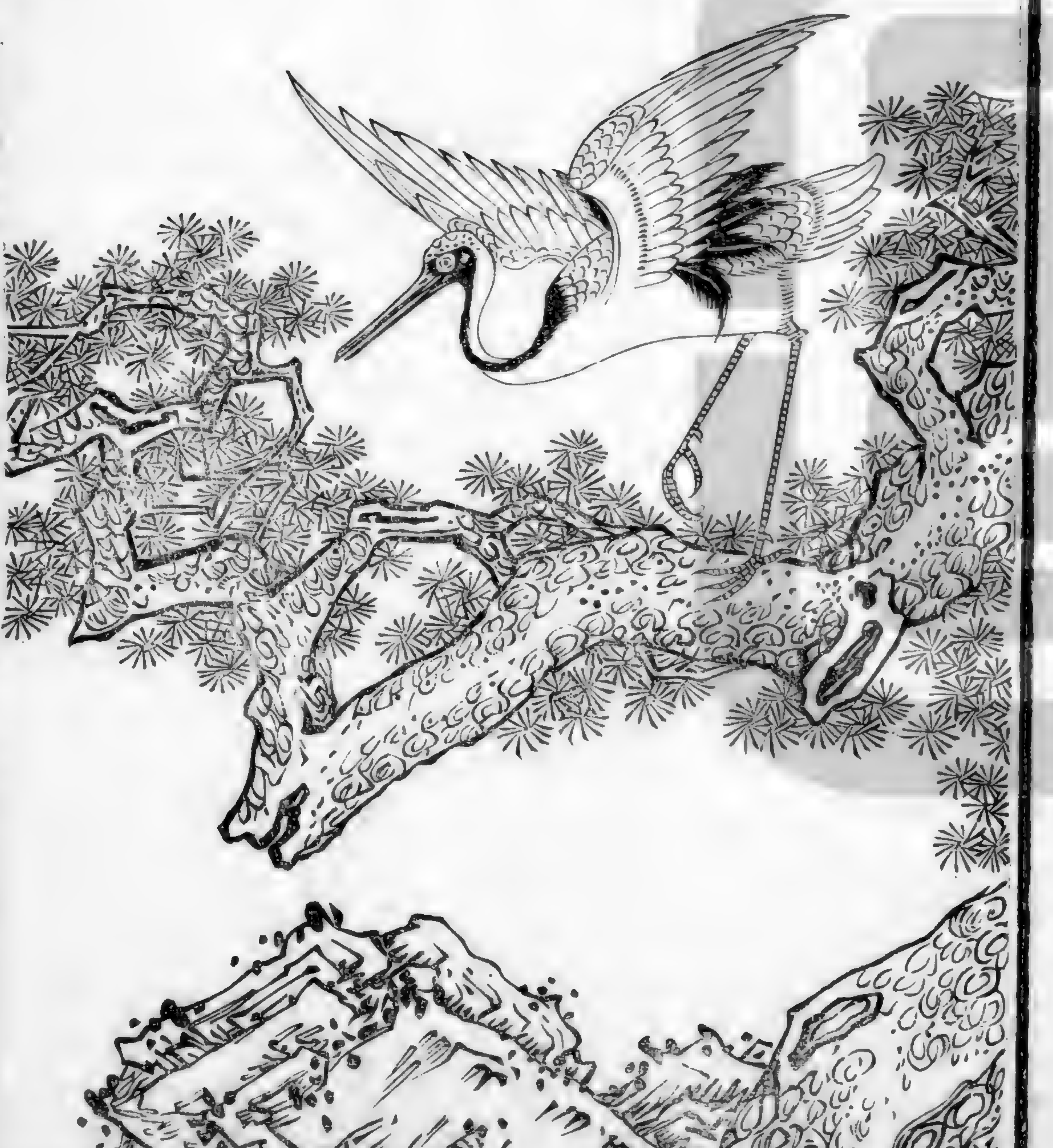
仙子（瑯嬛記）　沈尚書（瑯嬛記）

蓬萊羽士（瑯嬛記）　仙禽（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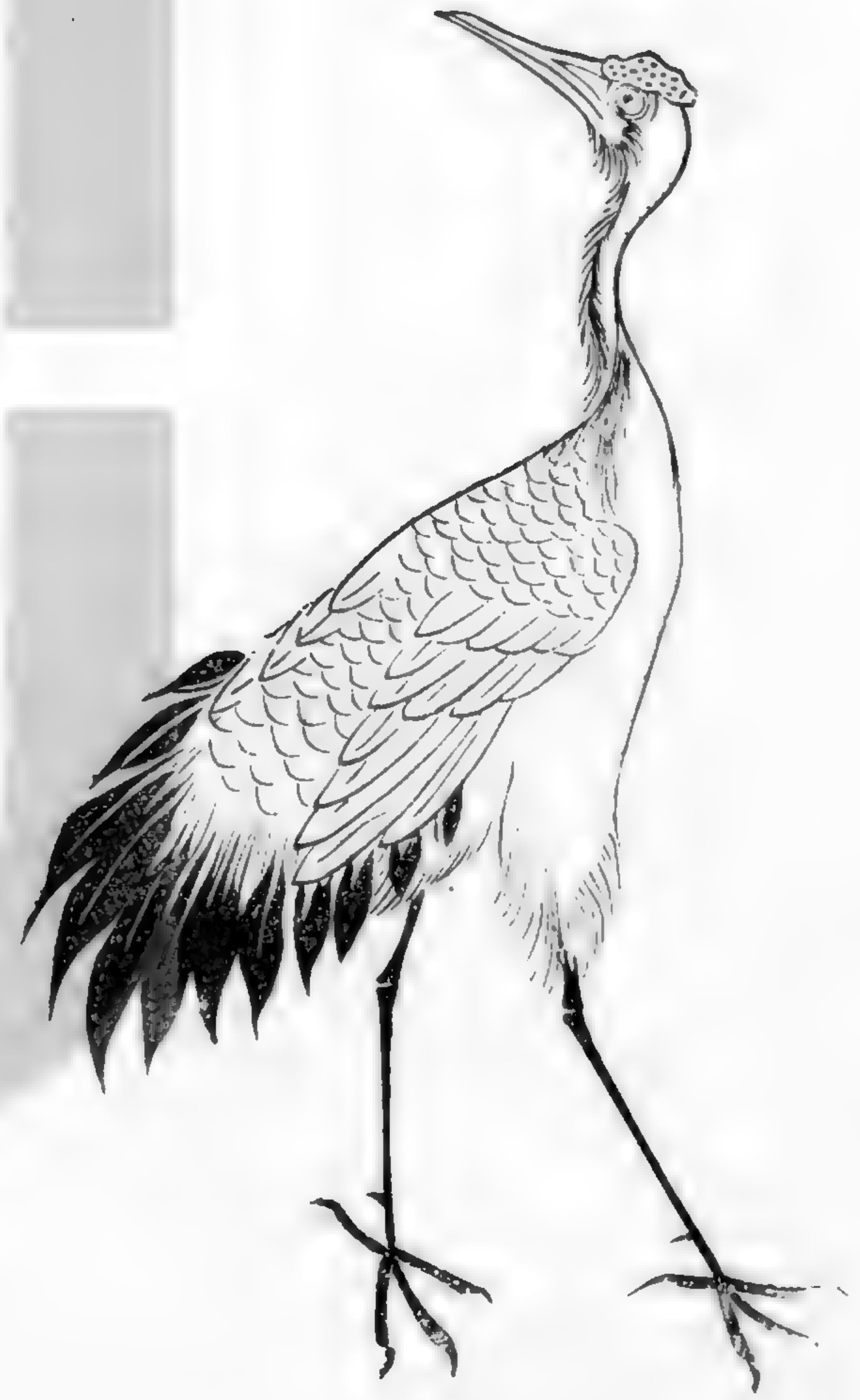
胎禽 李時珍　白鶴 掌禹錫

黃鶴 掌禹錫　蒼鶴 掌禹錫

鶴圖



元鶴圖



詩經

小雅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正義）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朱註）鶴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大全）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

易緯

通卦驗

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春秋緯

感精符

八月白露降鶴即高鳴相儆

浮丘公相鶴經

嵩山石室原本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䯓頰䏲耳長頸竦身鸞膺鳳翼雀尾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麤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

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

此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王安石修

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

鶴之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是故食冰

禽經

孕以聲交

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露禽

露翥則露

露禽鶴也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

露則飛去

古今注

元鶴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元鶴也

禽獸決錄

兵爪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述異記

鶴形狀

鶴𩨗頰骶耳則聽響遠露眼赤睛則眎遠高脚疎節則多跛

毛詩陸疏廣要

鶴鳴于九臯

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鶴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汚或即純黑而緇盡成霄矣蓋羽族之清崇者也子野鼓琴元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余遊焦山遍訪瘞鶴銘杳不可得及過三詔洞之右遇一僧叩之笑指巖下頑石曰在江之涘久爲雷神所擊山中人但云霹靂石誰識瘞鶴銘耶因與余猿臂而下幸是時水落石出得盤旋縱觀亂石嵯峨字句分裂不可讀張子厚所謂僅存百三十餘言者今不能留其半矣然其筆法之妙華陽之名具在擬紀其事以析千古之疑而南村田叟先獲我心因附錄鶴疏之後以備參考

瘞鶴銘華陽眞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

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肩右割荆門歷下華亭爰集眞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眞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

物類相感志

鶴

鶴知子午

埤雅

鶴

鶴形狀如鵝青脚素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因卽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葢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傳以爲君子言行之象其精神氣骨應相故古者相鶴有經蓋鶴陽物也而流於陰凡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

視遠囘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禽經曰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昕視也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絜唳梟以凶呌鴟以愁嘯鳴也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鶮

禽經曰鶮鳥不踏土鶮之制字从高其義可知也

爾雅翼

鶴

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禽以其於物爲壽（淮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狀大如鵝脚青黑高三尺餘喙長四寸常夜半鳴其聲揚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繁露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又性絕警八月白露降則性警而鳴性好在音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鶡旌解者曰鶴鶡羽爲旌也易有鳴鶴在陰之文然詩稱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與易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不同者蓋鳴于九臯鶴之俊者以喻士之及時而未仕者至其老則聲不能揚和者獨其子而已禽經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尞此之謂也書又言鶴體無靑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元有黃有白有蒼蒼者今人謂之赤頰元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之異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古書又多言鵠鵠卽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鳴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旣有鶴又有鵠蓋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卽鶴也鵠名哠哠哠鶴也以龜龍鴻鵠爲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鵠衞懿公好鶴齊王使獻鵠於楚亦列國之君皆以爲玩其餘諸書文如蕙帳空兮夜鶴怨楚辭黃鵠一舉及田饒說魯哀公言黃鵠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鶴好延頸以望故稱鶴以怨望鴡以貪顧怨者必望故以望爲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貪者必顧故以顧爲貪

數招權顧金錢是也古以鶴爲祥故立之華表說文桓亭郵表也一說漢法亭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表名曰桓表又鶴之膝特隆故吳矛骹大者名鶴膝又作者以中字平爲鶴膝

山家清事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修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迺可謂之鶴望之如鳫鷺鵝鸛然斯爲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寘食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之則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強耳

瑯嬛記

鶴別名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

考槃餘事

鶴

鶴仙禽也於物爲多壽感於陽故鳴於子雄則聲聞數里雌則聲下而不揚江陵鶴澤中多鶴因以名郡揚州亦有惟華亭鶴窠村所出爲得地蓋自海東飛集於下沙原非華產具體高俊綠足龜文翔薄雲漢一舉千里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他雖有凡格也相鶴但取標格奇古唳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身橫則類鸛頸肥則類鵝鴈矣頂若朱紅則善鳴畜之者當居以茅菴鄰以池沼飼以魚穀鰌鱔勿以熟食飽其腸胃使乏精彩而塵俗仙骨欲教以舞俟其饑餒置食於空野使童子拊掌歡顚搖首起足以誘之彼則奮翼而唳逸足而舞矣習之熟一聞拊掌卽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更宜此君以助清典

三才圖會

元鶴

雷山有元鶴者粹黑如漆其壽滿三百六十歲則色

純黑王者有音樂之節則至昔黃帝習樂於崑崙山有元鶴飛翔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鶴字篆文象翹首短尾之形一云白色隺隺故名八公相鶴經云鶴乃羽族之宗仙人之驥千六百年乃胎產則胎仙之稱以此世謂鶴不卵生者誤矣

集解

掌禹錫曰鶴有白有元有黃有蒼入藥用白者他色次之

李時珍曰鶴大於鵠長三尺高三尺餘喙長四寸丹頂赤目赤頰青脚修頸凋尾粗膝纖指白羽黑翎亦有灰色蒼色者常以夜半鳴聲嘹雲霄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聲交而孕亦啖蛇虺聞降眞香煙則降其糞能化石皆物類相感也按俞琰云龜鶴能運任脉故多壽無死氣於中也鶴骨爲笛甚清越

白鶴血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嘉祐曰益氣力補虛乏去風益肺

發明

掌禹錫曰按穆天子傳云天子至巨蒐二氏獻白鶴之血飲之云益人氣力也

腦主治

抱朴子曰和天雄葱實服之令人目明夜能書字

卵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預解痘毒多者令少少者令不出每用一枚煑與小兒食之

骨主治

李時珍曰酥炙入滋補藥

肫中砂石子主治

嘉祐曰磨水服解蠱毒邪

鶴部藝文一

鶴賦　　漢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翻翻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樊籠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馮朱檻而爲觀

白鶴賦　　魏王粲

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暘谷

駕赤松於扶桑飡靈岳之瓊蘂吸雲表之露漿

白鶴賦

曹植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之僥倖兮得接翼於鸞凰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而同行痛良會之中絕兮遘嚴災而逢殃共太息而祗懼兮抑呑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恆竄伏以窮棲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網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元鶴賦

晉桓元

惟玆禽之受命諒誕生於悠邈擢高距以自抗延修頸以軒矚分赬黝以發藻通太素其如玉縱眇颺於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氣以遒化孰百年之易促稅雲駕於三山扑鸞凰於崑嶽

與從弟孝徵書

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鶴乃戒以衞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懿公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卽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餚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舞鶴賦

宋鮑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淸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匝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旣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旣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淸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

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與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一作揚翹）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瀳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衞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瘞鶴銘

梁陶弘景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予仙鶴之遽也乃裹以元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眞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眞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辛

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眞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江陰眞宰立石（右本與陸疏卻亢所校異同兼存以備參考）

鶴讚

北周庾信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奉事階墀立使爲讚

九皐遙集三山迴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防離繳先遭合圍籠摧月羽弋碎霜衣塞傳餘號關承舊名南遊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鶴處雞羣賦

唐皇甫湜

羣雞兮喧卑獨鶴兮超特何靜躁之殊致顧仙凡之異德今乃同處斯爲失職特軒昂之貌棲恥鑿垣抱清迴之心餓羞爭食恐沈於衆何德之孤志在寥廓跡依泥塗戀祥雲於紫蓋憶仙馭於清都處衆而將齊一鶚離羣而每羨雙鳧孰曰其微易散茲乃實繁

有徒在識家而競入悲得食而相呼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憩霓裳於永夜鮮玉羽於清曉思大湖之澡刷念秋漢之清矯涅而不緇素以爲表寂寞清唳依違馴擾或振羽以將鳴或峨冠而瞪視囂囂煩耳紛紛撲地安知警露之質豈識凌雲之意獨立不懼誠則莫之與京碩大無朋所謂拔乎其萃何憂乎彼衆我寡而患乎去同即異慘澹無色低徊不平困眼前之擾擾哀足下之營營動必以誠鄙度關之詐戒之在鬬非擅場之名誰恤大以含小念彼濁而此清和而不同卑以自牧動憂違衆居常愼獨彼雖距似金形似木終羞與噲等爲伍孰慮夫下交之瀆是宜翔金穴集芝田冀松喬於碧落侶鸞鳳於紫烟而乃忽齒陋質於階下混庸衆於君前惆悵非所昂藏自賢顧彼雞矣相羣若是多多益辨兩兩而比自謂鳥中之賢且具天下之美與之遊息甚可嗤鄙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爲君子時乎有在物不終否爾惡能浼我哉吾當一舉千里

晴皐鶴唳賦（以警露靑野高飛唳天爲韻）

闕名

迴野遠色寒空繁聲眺莫媚於雨霽聆何長於鶴鳴孤飛而天宇澄曠獨立而霜皐砥平對明景之逾秀遡晨風而自清炯爾體空冷然響遞疑磬發而珮搖若霜標而雪麗林鵾之皓色難比雲鴈之清音罕繼雖居下而在幽亦高聞而遠唳或引或罷以遊以遨顧塵寰而不雜仰天路而飛高懿夫秉心清迴稟質貞素偶影思侶矜容舉步忘機遂性豈思寵於乘軒遠害全軀每勞心於警露聽開兮易感聲怨兮難度非陸氏之無聞想王生之可慕原其翔集元圃騰騫翠微覗蓬壺而易感冒江海而懸飛情慕必止心徂匪違或羣翔而反顧或孤賞而忘歸厭仙府而舉華亭思鳴皐而適綠野爰捧日以遐騖遂凌煙而獨下晴皐曙兮邈矣靜皓鶴鳴兮杳何永俄度曲於澗瀨乍迷影於雲景聞幽而音響清越覩麗而羽儀閑整何霽野之無人獨仙禽之虛警

鶴賦

宋吳淑

伊羽族之宗長有胎化之仙禽群鸞鳳以遐騖薄雲漢而高尋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若乃引員

吭抗纖趾動商陵之悲操舞晉平之清徵翔集旣聞於介象感名復傳於蕭史陶侃之墓頭弔客周穆之軍中君子至若集蘭巖而顧步止金穴而廻翔豈復畏鶉鷃之羅網誠以知天地之圜方亦有飲巨蒐之獻玩崑崙之舞田饒比之而去魯莊辛喻之而說楚自西北而遙集邈江海而遐舉辭吳市而喧閶出雷門而軒翥孟氏周王之飲岱宗漢帝之壇緱山識王喬之至遼東見丁令之還又若鳴必戒露白非日浴或馭於江夏之樓或飴以潭皐之粟觀其瘦頭露眼豐毛疎肉旣鳳翼而龜背亦燕膺而鱉腹宣王見誨於閶天王莽傳方於漬轂至若比梟歷而爲長匪雞羣而可亂賦聞鮑昭之美詩播齊高之善羊公旣訝於不舞庾域嘗驚於忽見鳴九皐而寥唳出華亭而倩練遊衞國而乘軒向耶溪而取箭固一舉而千里豈耳目之近翫者乎

考次瘞鶴銘文　邵亢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二字）

遽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闕）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闕八字）華亭爰集眞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畱

歎二鶴賦

秦觀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翅翮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雌雄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歡時

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歎圃吏告余曰此紫微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俯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招搖而自得逮公之去於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阯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歎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於清泠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臯聲聞於天若然者又豈衞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白鶴頌

明解縉

皓鶴飛青天中澣海維驂乘鸞車翠鳳旂皓鶴舞朝扶桑暮元圃弄影瑤池玉簫譜咽元精味玉玦頂丹砂羽白雪千秋萬歲見河清萬里翱翔狎雲月護瑤

壇繞翠邊行翩翩舞躚躚成羣下遶金爐煙靈芝之銜出上朝天壽域同躋萬萬年

二鶴賦（有序）

王世貞

尚書刑部省中有二鶴焉朱冠縞衣昂步接趾日食官廩優游長年然每一驤首雲霄之翼嘹唳躑躅若有所恨慕者余悲其翮鎩而不得飛嗉結而不能言也爲短賦以達之其辭曰

予纍曹牘而夕休兮步夷猶於周廡徵陽晞於木杪兮流光冉冉而不下萬象閒其無値兮忽浮輝乎儷羽冠腥血之殷鮮兮衣陽阿之纖縞狀委蛇以相孫兮又彷徨而慚侶首低徊其欲訴兮臆塊結而不得語內專精而愁視兮檜柏薈蔚而窘武忘翅翮之久鎩兮飄風接而求舉賈忿志於勝決兮足離尋而頓處饑雀啾啾而罷啄兮翻羨余之托所何稻粱之見誘兮將徇口而捐心華池亘乎莽曠兮鸞鳳拊翼而酬音芝禾鬱其鋪繡兮元露若飴之芬甘朝奮翼於扶桑兮蓬萊逮乎夕淹豈六合之爲蹋兮天地紓而是耽寄薄命於一秣兮感恩顧乎非親鳧鷖迫狎而

稱類兮鴻鵠下窺而見尋愧靈根之賜鍾兮夕悲鳴而不可禁

雙鶴賦

朱靜菴

惟仙禽之高潔稟玉雪之貞姿翔崑崙之琪樹啄元圃之靈芝若遨遊於碧落同沐浴乎天池與鸞鳳而爲侶矧燕雀之敢窺何虞人之見獲遂羈絡於軒墀蒙主人之過愛聊隱跡而棲遲故其呼之則應撫之卽馴山雞雜處野鶩爲倫志昂藏而獨立情偃蹇而弗伸若夫春雨初晴花陰滿庭臨風振羽向日梳翎或翩躚而對舞或夭矯而同行望故巢之修阻徒奮迅而長鳴既而白露初降金風始高丹頂皎潔元裳飄蕭發清唳於永夜徹遺響於九皐感遊子之躑躅使遷客之無聊爾乃安於棲息飲啄適宜受乘軒之寵渥釋籠檻之羈縻愧微軀之菲薄承眷顧之恩私感厚德之未報徒馳情而在茲永充君之玩好誓畢世而不違

療鶴賦有序

湯顯祖

大司徒王公北海樂亭人也聖亦如愚貴能存賤

類聞浮譽先移長者之車仰謝光塵卽倒王公之屣見其公子本藍田之玉豔示以著述兼冊府之璆綴披讀其中有療鶴一記司徒公從御史遷大理時也途邁被創之鶴哀鳴馬首軒而療之長翼盈肌終不復去表君子之流慈偉仙禽之善托抽筆敬賦

夫何一皓麗之仙禽兮孕海隅之奇氣鼓壺嶠之淸夷表頳元而間藻逞丹素以明姿趾象蚪而振步形亞鳳以揚儀吐奇聲而嘐徹駕雲蹤其委蛇薄幽林而不處颺平圃以高睨豈垂吭於貴粒將[illegible]毳於昆池祟紅間之離繳礚玉態以披離至乃華表摧雲蘭巖墮雪膺散紫胎之毛臆染蒐戎之血月羽全虧霜翮乍折落萬仞以遙驚逗千翮而橫絕歘桂籍之來遊會蒲且之見掇遂乃延頸伏地長鳴振天向流風而若訴庶歸仁兮自全厥有碣石眞仙孤竹名賢儷寶慈於柱史邁種德之庭堅霽霜稜於繡斧吹暖律於盧船在雲屯而叩振逅震解以流鐲公府之驄且止神皐之禽可憐遂乃駐此遊龍收其病鶴類秦樹

之鶩烏似雕陵之感鵲縱置文園留陪金閣擬儁格以難攄遲諠寰而眷托謝冲天之騏驥就投人之燕雀閔其半死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飲以流丹之泉傅以艮金之藥俛仰頤神行遊顧樂弱骨重堅殷痕再合嬉同神王之翬怖異禪林之鴿戲葳蕤之瑣墀對氉㲪之華榻爾乃素月蟾流清風螢亂繡箔催蛩闘河別鳫滴塗露以凉年耿微霜而夜半單隻誰儔逍遙無患聽遠唳於層霄聳素心於遙漢至若西北十五東南二八霞肆羣翔雲天永戛或取仙人之箭或寄西王之札動淸叫於圜方寄奔想乎坱圠豈疎肉之難飛詎淺毳其如鎩低昂欲翥徘徊至曙憶虞人於藻田奉君子於蘭署非戀目以余羈實秉心之維恕念酬環其莫展欲銜珠而未去寧希淇上之軒未羨緱山之御願終惠於階屛永畢生兮容豫

去鶴來歸賦（有序）

劉鳳

季朗云有斯篇索未得因以命藻夫子之不逮夫人知之而復此綴不幾燕石鄭璞乎貴相見情耳

夫何靈禽之逸翰兮超一舉而千里[illegible]絕鶩以聊騁

兮倏眒周夫濛汜運天池之浩蕩以刷羽兮逍遙放乎六漠而焉止意踰溢而不返兮亦滔宕以自娭局榛楛之翾翾兮不越尋丈而狎人嗛粱稷而憚遠徙兮故邇褻以踆踆偉斯鳥之爲介俔兮孰灌埊而可馴魔得號爲鶴兮廓獨矯翰而高憩離青丘之長隰兮茈傂紛落而來萃下軒墀之鬱律兮步從容拔雲而薄睨引淸吭以徐囀兮聲續絕躋躋之漻悷夫旣俛翼而甘豢兮躄躠聊且似乎近昵顗轙羈之仰紲兮諒焉所眷而不掣顧影獥以躚躚兮踐鋪首而排玉戶戲且啄而咮加兮聽盤逸而若有怙籠鷗鷺以擾畜兮時玩弄夫皎姿而自舞綺皜皓之奪視兮貌安佚而不驚郁何都以采毦兮奮修骹之利輕內憑噫之有怏兮忽迴思於漢冥悵幡纚之鎩羽兮獮弁飛之未能掩翼癹骫試騰翥兮翺翁翁之遼舉爛漫遠遷以抗絕兮瞥遥逝而棄去忞遊遨以舒息兮嗷嗷哀鳴而求侶檝翻翻之凌軼兮牢落北紘以遙捋嚦登閎而乘駭飈兮偭迸逸而無處所旣搏搏之遐邁兮眷疇昔之見珍銜哀思之不忘兮邈殊類而相

親望主人之池籞兮眈旁睞而改運鶩竦體而欲下兮淰躍自卬以就旋噭噭胡宵嗅之切兮翮手茸之秀領宿得托於唐中兮亶遙喙夫嚶溟淒幔帷之儼張兮惕翛翛而猶警集復歸之依止兮進自翳而延頸俶欲陳之去不辭兮胡差羌而更整翹翹氣之厲激兮終能軫乎恩倖願盡心之無已兮豈背去之爲眚左右感而色動兮嘉貞禽之有耿鍾族性之不易兮矜志介之可想惟羈寡之長吟兮感簡斥而悲慷何黨人之二三兮離逖紛而無象案去就之不經兮應發寤之惘惘鳥擇木之自初兮然中道而或爽聊浪空庭之儲與兮哀林皋之邈響氷塞川之礚礚兮廣途洶洶而方梗霜露交下而晨嚴兮飛絕跡之影靜將欲還之不可兮徒坎傺纏綿於故郢邈物類之何知兮猶識所養而願請

畫鶴賦

徐渭

朱冠縞衣四池墨緣銕脛昂尻金睛夾顱長喙易渚圓吭閭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棲而養千歲之元爾其焦山瘞銘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纏貫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畫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名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藻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毰毸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翮亦將嘯而引吭屭以爲眞儼致花之粉蜨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孤鶴亭記

徐浦

邕州分署之右有隙地數畝遂約三十丈幅僅五丈無名花異卉臺榭林沼之奇且居寢偪後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先時陽明先生奉旨征田州駐師茲郡構亭演射扁曰射圃亭嗣是來官者去住不常亭遂頹塌即有久寓邕者亦多稽糜案牘無暇登憩甚至有

自蒞官初至遷秩去足跡未嘗入者歲久蕪穢鞠爲荒莽嘉靖壬戌年秋予承乏來此因舊址葺垣檻每公餘箕踞坦腹焚香掃几獨哦其間用澄俗慮繼而有遺予孤鶴者養翮縱之亭遂命名良辰勝日著屐曳杖逍遙亭中惟見孤鶴飛鳴舞啄若解人意撫而樂之至忘昕夕故雖吏事旁午胷臆無奇然草亭閒寂素影蹁躚月夜則積水空明鶴聲朗嚦而無異山林間清致豈非達人澄懷觀道之一助乎夫鶴產自中州於西粵罕覯茲幸有之非奇歟主人坐斯亭觀斯鶴對景含毫瞰幽引眺其翛然塵外之趣當有與鶴相忘者杜少陵詠鶴一詩其形容精也予奚容贅

鶴部藝文二（詩）

失題　魏曹植

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
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擬古　何晏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
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於志意何爲怵惕驚

代別鶴操　宋鮑照

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長弄若天漢輕軀似雲懸

幽客時結侶提攜遊三山青織凌遙臺丹羅籠紫煙
海上悲風急三山多雲霧散亂一相失驚孤不得住
緬然日月馳遠矣絕音儀有願而不遂無怨以生離
鹿鳴在深草蟬鳴隱高枝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別鶴　梁簡文帝

接翮同發燕孤飛獨向楚值雪已迷羣驚風復失侶

賦得舞鶴　同前

來自芝田遠飛度武溪深振迅依吳市差池逐晉琴
寄聲傳迴澗動翅拂花林欲知情外物伊洛有淸濤

登板橋詠洲中獨鶴　同前

遠霧旦氛氳單飛纔可分孤驚思嶼浦羈唳下江濆
意惑東西水心迷四面雲誰知獨辛苦江上念離羣

飛來雙白鶴　元帝

紫蓋學仙成能令吳市傾逐舞隨疎節聞琴應別聲
集田遙赴影隔霧近相鳴時從洛浦渡飛向遼東城

夕行聞夜鶴　沈約

聞夜鶴夜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臨風振羽儀伊吾
人之菲薄無賦命之天爵抱踽促之短懷隨冬春而

哀樂懸海上之驚鳬傷雲間之離鶴離鶴昔未離迴發天北垂忽遇疾風起暫下昆明池復畏冬冰合水宿非所宜欲棲不可住欲去飛已疲勢逐疾風舉求溫向衡楚復值南飛鴻參差共成侶海上多雲霧蒼茫失洲嶼自此別故羣獨向瀟湘渚故羣不離散相依江海畔夜止羽相切晝飛影相亂刷羽共浮沉湛澹泛清濤既不經別離安知慕侶心九冬負霜雪六翮飛不任且養凌雲翅俛仰弄清音所望浮丘子旦夕來相尋

別鶴

吳均

別鶴尋故侶聯翩遼海間單棲孟津水驚唳隴頭山

主人池前鶴

前人

本自乘軒者爲君階下禽摧藏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粱惠既重華池遇亦深懷恩未忍去非無江海心

和新浦侯詠鶴

江洪

閒園有孤鶴摧藏信可憐寧望春皐下刷羽翫花鈿何時秋海上照影弄長川曉鳴動遙怨夕淚感孀眠哀咽芳林右憫默華池邊猶冀凌雲志萬里共翩翩

飛來雙白鶴　陳後主

朔吹已蕭瑟愁雲屢合開元冬辛苦地白鶴從風催音響已清切毛羽復殘摧飛來進（二字闕）但爲失雙囘儻逢噲參德當共銜珠來

詠鶴　陰鏗

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

賦得黃鶴一遠別　阮卓

霜風秋月映樓明寡鶴偏棲中夜驚月下徘徊顧別影風前悽斷送離聲離聲一去斷還續別響時來疎復促聊看遠客贈綾紋彌怨閒宵雅琴曲恆思昔日稻粱恩理翮整翰上君軒獨舞輕飛向吳市孤鳴清唳出雷門王子吹笙忽相値自覺飄飄雲裏馳一舉千里未能歸惟有田饒解深意

賦得獨鶴凌雲去　劉刪

孤鳴思滄海矯翮避虞機怨別悽琴曲凌風散舞衣五里雖迴顧千年會欲歸寄語雷門鼓無復一雙飛

賦得華亭鶴　隋孔德紹

華亭失侶鶴乘軒寵遂終三山凌苦霧千里激悲風

心危白露下聲斷綵絃中何言斯物變翻復似遼東

飛來雙白鶴　唐虞世南

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靑田
颺景過伊洛流聲入管弦鳴羣倒影外刷羽閬風前
映海疑浮雪拂澗瀉飛泉燕雀寧知去蜉蝣不識還
何言別儔侶從此間山川顧步已相失徘徊各自憐
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舉復隨僊

鶴　李嶠

黃鶴遠聯翩從鸞下紫煙翺翔一萬里來去幾千年
已憩靑田側時遊丹禁前莫言空警露猶冀一聞天

黃鶴　沈佺期

黃鶴佐丹鳳不能羣白鷴拂雲遊四海弄影到三山
遙憶君軒上來下天池間明珠世不重知有報恩環

仙鶴篇　武三思

白鶴乘空何處飛靑田紫蓋本相依緱山七月雖長去遼水千年會憶歸緱山杳杳翔寥廓遼水纍纍歎城郭徑隨羽客步丹丘曾逐仙人遊碧落迢迢碧落斷氛埃霞堂雲閣幾重開欲尋東海黃金竈仍向西

山白玉臺九皋獨唳方溝切五里驚羣俄斷絕月下分行似度雲風前颻影疑廻雪風前月下路漫漫水宿雲翔去幾般宛轉能傾吳國市徘徊巧拂漢皇壇琴中作曲從來易鼓裏傳聲有甚難夜夜恆飛銀漢曲朝朝常飲玉池瀾別有聞簫出紫烟還如化履上青天霜毛忽控三神下玉羽俄看二客旋燕雀終迷橫海志蜉蝣豈識在陰年莫言一舉須千里爲與三山送九仙

郡府中每晨輿輒見羣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哢吭雲路甚和樂焉余愧獨處江城常日送此鳥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張九齡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違曉日東田去宵烟北渚歸懽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杜甫

薛公十一鶴皆寫靑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鶊鄰

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暴露壁牆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眞骨恥飮洿池津冥冥任所適脫略誰能馴

鶴屏　　陸龜蒙

時人重花屏獨卽胎化狀叢毛練分綵疎節節相望
曾無氃氋態頗得連軒樣勢擬搶高尋身猶在函丈
如憂雞鶩鬬似憶烟霞向塵世任縱橫霜襟自閒放
空資明遠思不待浮丘相何由振玉衣一舉棲瀛閬

畫鶴篇（省中作）　　錢起

點素凝姿任畫工霜毛玉羽照簾櫳借問飛鳴華表
上何如粉繢綵屏中文昌宮近芙蓉闕蘭室氤氳香
且結爐氣朝成緱嶺雲銀燈夜作華亭月日暖花明
梁燕歸應驚片雪在仙闈主人顧盼千金重誰肯徘
徊五里飛

田鶴　　前人

田鶴望碧霄無風亦自舉單飛後片雲早晚及前侶

鶴嘆　　劉禹錫

白樂天於吳郡得雙鶴雛以歸與余相遇揚子津
閱玩終日今年樂天爲祕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

第一旦余入其門鶴軒然來覗如記相識乃作鶴
歎以贈樂天

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吳苑樹深院洛陽城
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鄰舍夜吹笙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前人

皎皎華亭鶴來隨太守船靑雲意長在滄海別經年
留滯清洛苑徘徊明月天何如鳳池上雙舞入祥烟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　前人

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司朱門乍入應迷
路玉樹空棲莫戀枝雙舞庭中花落處數聲池上月
明時三山碧海未歸去且向人間呈羽儀

白二十侍郎有雙鶴留在洛下予西園多野水
長松可以棲息遂以詩請之　裴度

聞君有雙鶴羈旅洛城東未放歸仙路何如乞老翁
且將臨野水莫閉在樊籠好是長鳴處西園白露中

和裴司空請刑部白侍郎雙鶴　張籍

皎皎仙山鶴遠留閒宅中徘徊幽樹月嘹唳小亭風
丞相西園好池塘夜水通從君求置此賞望與賓同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寄鶴歎二篇以絕句答之　白居易

辭鄉遠隔華亭水逐我來棲緱嶺雲慙媿稻粱長不飽未曾迴眼向雞羣

荒草院中池水畔銜恩不去又經春見君驚喜雙迴顧應爲吟聲似主人

酬裴相公乞予雙鶴　前人

警露聲音好冲天相貌殊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白首勞爲伴朱門幸見呼不知疎野性解愛鳳池無

送鶴與裴相公臨別贈詩　前人

司空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寧惜別稻粱恩重莫愁饑夜棲少共雞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上青雲勿回顧的應勝在白家時

池鶴　前人

池中此鶴鶴中稀恐是遼東老令威帶雪松枝翹膝脛放花菱片綴毛衣低回且向林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若問故巢知處在主人相戀未能歸

代鶴　前人

我本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
洛陽寡族類皎皎惟兩翼貌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
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羣年深損標格
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翮

失鶴　前人

失爲庭前雪飛因草上風九霄應得侶三夜不歸籠
聲斷碧雲外影沉明月中郡齋從此後誰伴白頭翁

和樂天感鶴　元稹

我有所愛鶴毛羽霜雪妍秋望一滴露聲洞林外天
自隨衞侯去遂入大夫軒雲貌久已隔玉音無復傳
吟君感鶴操不覺心惕然無乃余所愛誤爲微物遷

憶放鶴　李紳

羽毛似雪無瑕點顧影秋池舞白雲閒整素儀三島
近回飄清唳九霄聞好風順舉應摩日逸翮將成莫
戀羣凌厲坐看空碧外更憐梟鷺老江濆

崔卿池上鶴　賈島

月中時叫葉紛紛不異洞庭霜夜聞翎羽如今從放
長猶能飛起向孤雲

賦得失羣鶴　　呂溫

杳杳冲天鶴風排勢漸違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寧辭遠三山詎意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翻飛

緱山鶴　　張仲素

羽客驂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閒笙歌憶天上城郭歎人間幾變霜毛潔方殊藻質斑蓬瀛如可到逸翮詎能攀

鶴警露　　陳季

南國商飈動東臯野鶴鳴溪松寒暫宿露草滴還驚欲有高飛意空聞召侶情風間傳藻質日下引清聲未假摶扶勢焉知羽翼輕吾君開太液願得應皇明

台州鄭員外郡齋雙鶴詩　　朱慶餘

丹頂分明音響別況聞來處隔雲濤情懸碧落歸何晚立近清池意自高向夜雙棲驚玉漏臨軒對舞拂珠袍僊郎爲爾開籠早莫慮迴翔損羽毛

聞雲中鶴唳詩　　章孝標

久在青田唳天高忽暫聞翩翻縈碧落嘹唳入重雲出谷鶯何待鳴岐鳳欲羣九臯寧足道此去遠絪緼

別鶴　杜牧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隨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
青田歸路遠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池州封員外郡齋雙鶴　李羣玉

瀟灑二白鶴對之高興清寒溪侶雲水朱閣伴琴笙
顧慕稻粱惠超遙江海情應攜帝鄉去仙闕看飛鳴

失鶴　前人

瑤臺烟霧外一去沒還心暗海蓬壺遠秋風碧落深
墮翎畱片雪雅操入孤琴不是籠中物雲蘿更莫尋

失鶴　李遠

秋風吹却九皐禽一片閑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
望瑤臺無路可追尋初來白雪翎猶短欲去丹砂頂
漸深華表柱頭畱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放鶴　雍陶

從今一去不須低見說遼東好去棲努力莫辭仙客
遠白雲飛去免羣雞

憶鶴　劉得仁

白絲翎羽丹砂頂曉度秋烟出翠微來向孤松枝上

立見人吟苦却高飛

巢鶴

儲嗣宗

千萬雲間丁令威殷勤仙骨莫先飛若逢茅氏傳消息貞白先生不久歸

月夜聞鶴唳

劉滄

碧落風微月正明霜毛似怨有離情莓苔石冷想孤立楊柳帶疎聞轉清空夜露殘驚墮羽遼天秋曉憶歸程鳳凰樓閣知猶戀終逐烟霞上玉京

池邊鶴

儲光羲

舞鶴傍池邊水清毛羽鮮立如依岸雪飛似向池泉江海雖言曠無如君子前

遇旅鶴

孫昌顗

雲鶴產絕境昂昂無與儔單飛滄海曙一叫雲山秋野性方自得人寰何所求時因戲祥風偶爾來中州中州帝王宅園沼深且幽希君惠稻粱欲并離丹丘不然奮飛去將適汗漫游肯作池上鶩年年空沈浮

田鶴

司空曙

散下渚田中隱見菰蒲裏哀鳴自相應欲作凌風起

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張衆甫

馴狎經時久襹褷短翮存不隨淮海變空媿稻粱恩獨立秋天靜單棲夕露繁欲飛還斂翼詎敢望乘軒

答賈支使寄鶴　　薛能

瑞羽奇姿踉蹌形稱爲仙馭過青冥何年厚祿曾居衞幾世前身本姓丁幸有遠雲兼遠水莫臨華表望華亭勞君贈我清歌侶將去田園夜坐聽

陳州刺史寄鶴　　前人

臨風高視聳奇形渡海冲天想盡經因得羽儀來合浦便無魂夢去華亭春飛見境乘桴切夜唳聞時醉枕醒南守欲知多少重撫毛千萬喚丁丁

失鶴　　韓偓

正憐標格出華亭況是昂藏入相經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雨却聞腥幾時翔集來華表每日沈吟看畫屏爲報雞羣虛嫉妬紅塵向上有青冥

鶴　　鄭谷

一自王喬放自由俗人行處懶回頭睡輕旋覺松花墮舞罷閒聽澗水流羽翼光明欺積雪風神灑落占

高秋應嫌白鷺無仙骨長伴漁翁宿葦洲

獨鶴吟　李咸用

碧玉喙長丹頂圓亭亭危立松風間啄萍吞鱗意已
閒舉頭咫尺輕重天黑翎白本排雲烟離群脫侶孤
如仙披霜唳月驚嬋娟逍遙忘却還青田鳶寒雅晚
空相喧時時側耳清冷泉

鶴雛　姚合

白毛生未足嶛峭醜於雞每夜穿籠出擣衣砧上棲

鶴　褚載

欲洗霜翎下澗邊卻嫌菱刺污香泉沙鷗浦鴈應驚
訝一舉扶搖直上天

送人庭鶴　曹松

度歲休籠閉身輕好羽儀白雲原自伴滄海得因誰
唳起遺殘食盤餘在迴枝條風頻雨去只恐更相隨

鶴鳴九皐　闕名

胎化呈仙質長鳴在九皐排空散清唳映日委霜毛
萬里思寥廓千山望鬱陶香凝光不見風積韻彌高
鳳侶攀何及雞羣思忽勞升天如有應飛舞出蓬蒿

鶴　南唐李中

九皐羽翼下晴空萬里心難駐玉籠清露滴時翹蘚
徑白雲開處唳松風歸當華表千年後怨在瑤琴別
操中好共靈龜作儔侶十洲三島逐仙翁

獨鶴　蜀韋莊

夕陽灘上立徘徊紅蓼風前雪翅開應爲不知棲宿
處幾回飛去又飛來

鶴　宋楊億

悵望青田碧草齊帝鄉歸路阻丹梯露濃漢苑宵猶
警雪滿梁園晝乍迷瑞世鸞凰徒自許繞枝烏鵲未
成棲終年已結雲羅恨忍送西樓曉月低

謝丹陽李公素學士惠鶴　韓琦

高籠攜得意何勤玉樹慙無可待君只愛羽毛欺白
雪不知魂夢託青雲孤標直好和松畫清唳偏宜帶
月聞自有三山歸去路莫辭時暫處雞羣

鶴　歐陽修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鶴聯句同范仲淹滕宗諒　　前人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飖滄浪潯（滕）岳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烟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纖啄礪靑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棲於溪樹澤飲畀朱泠（滕）鸞凰自塤篪燕雀徒商參（范）獨翅聳瓊枝羣舞傾瑤林（歐）病餘霞雲毀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淸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滕）稻粱不得已蝨蟣胡爲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縞素雅淡絕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衞玠淸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羣良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戔詗鷹隼鷙羈搆俄見臨（歐）還嗤梟鷺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烟岑（范）長飆送逸響亭亭出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座隅鶴有難色側睨子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須臾投以餅餌視若無覓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李生畫鶴　文同

昂昂靑田姿杳杳在輕素一身萬里意雙目九霄顧釤釤羽翮利竦竦骨節露君初本誰學我恐必神悟得於想像外看在絕筆處稷筌如復生相與校獨步

題歐陽公廳前兩白鶴　劉攽

明公眞愛鶴相鶴選仙骨遂令千里姿爲君軒墀物啄腥豈復辭雞羣鎩翼欲比鳧鷖馴聆音發舞似矜客避寒孤警將依人吾聞芝田逸翮不如此世上悠悠誰識眞

舞鶴　曾鞏

蓬瀛歸未得偃翼淸溪陰忽聞瑤琴奏遂舞玉山岑舞罷復嘹唳誰知天外心

陳造郡齋鶴飛來作詩還之二首　前人

側頬翹然望四遐芝田懸圃不應賒僊僊飛傍茅茨
下誤認西湖處士家

不知蝸舍安卑陋何以侯家效羽儀千字罷賡明遠
賦一詩聊送佐卿歸

鶴　任隨

何年玉羽別崑丘飛舞長親十二樓警露夜窺瑤圃
月翔雲高憶海天秋肯教渠略知遐壽會向神區更
遠遊正是溶溪烟水碧好陪青鳳飲澄流

白鶴　姚勉

白鶴有奇質從古巢神仙饑食必瑤草渴飲惟瓊泉
朝飛閬苑霞暮宿炎州烟一從落塵埃六翮剪不全
身居樊籠中心往雲霄邊長鳴欲誰訴顧影私自憐
清都夢如昨欲去曾無緣安得支道林使之遂飄然

庭鶴　張維

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烟汀靜翹月色一團
素開啄苔錢數點青終日稻粱聊自足滿前雞鶩漫
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棲上畫屏

友鶴吟　友鶴仙

蒼波萬里茫茫去駕風鞭霆捲雲路玉堂金屋不歸來紅塵向上青冥路四海明月五湖風飛冲直上凌虛空隨風不肯逐西東猶夷猶夷春空中流水一張琴清波一壺酒撫琴響花灣花香侵坐右春風飲啄眠花間羊裘烟雨間仙凡仙中不知凡世事游魚歌舞鷗鷺歡機鳴籟動不自已數聲嘹唳一江水江上年來風浪多日午高人驚不起

失鶴　郟亶

久鎖冲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仙島任徘徊

孤鶴思太清　朱熹

孤鶴悲秋晚凌風絕太清一爲棲苑客空有叫羣聲天矯千年質飄颻萬里情九臯無枉路從遣碧雲生

鶴　林尚仁

楚楚異凡禽相看瘦不禁饑尋芝术晚夢憶海山深華表千年事青天萬里心一聲唳清夜霜月滿疎林

山中聞鶴　鄭思肖

凉夜坐巖石飛來白鶴鳴星流銀彈過月碾玉輪行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欣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

二月十五日鶴　　金元好問

九龍岡上淵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修整石壇花落松風冷戛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黧老誇見聞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并與人民非可憐陊殿荒園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鶴　　元方夔

遼海有黃鶴翛然出塵姿結巢青松頂百丈無柯枝礐石護其卵清露哺其兒一朝羽翼成丹霄恣遨嬉夕倦宿月窟朝餞飲瑤池升高忽反顧昔是今已非歸來三歎息塵俗無由知焉能與衆鳥啐啄隨雄雌欲語不可了復作摩天飛仰望邈不及千載留餘悲

鶴　　宋无

毛骨珊珊白雪清千年世上頂丹成晴飛碧落秋空闊露立瑤臺夜月明仙島雲深歸有信天壇花落步

無聲時來華表何人識依舊翻身上玉京

雲巢鶴睡 葉顒

烱梢深處穩棲翎標格孤高迥出羣只恐聽琴驚夢醒踏翻松頂一巢雲

和詠鶴 李祁

老去曾看相鶴經暫從華館試伶俜幾年養就丹砂頂竟日閒梳白雪翎萬里壯心原自許九霄清唳好誰聽神仙舊侶知何在遙望蓬萊一點青

來鶴詩贈周元初 沈右

緘誠上達魏元君俄頃神霄下鶴羣頂煉大還丹鼎火翅霑南嶽嶺頭雲仙人騏驥秋風遠王子笙簫午夜聞惆悵世間留不住却驂鸞鶴出霞雰

都城南有道者居名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遊因作松鶴聯句詩

馬祖常

偃雲聳層霄警露落古雪虬枝喜垂澗鷺羽陋鳴垤蟠石千歲苓頂朱百齡血胎禽哺春巢乳脂凝沍節舞蓋竽籟喧啄粒苔蘚翳元玉熏麝煤碧壓陰雞垛

陟岳秦爵祟授甲衞軒劣沐髮豹霧深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河舟三翼拙魯縞曳襹褷夏社挺巀嶭任重明堂材言歸華表別拳縮包胥立堅剛伯夷烈延世餌方液顧步炫高潔作室擅茲美觀物入獨閱逝將束囊書從爾解珮玦

雪鶴篇贈詹同

明劉基

有鶴有鶴丁令威碧玉爲骨元霜衣層城十二身所依千年代毛一度歸洗髓織女黃姑磯瑤臺雪花大十圍食之神爽肉不肥乘風振羽芳菲菲丹砂結頂煜有輝咳吐璀錯生珠璣朝遊明星夕大騩騰光躡景超巍巍滕六驂乘虹蜺騑蕊宮仙娥項帝妃鎔雲鍊雨成瓊葳眩晃晝奪扶桑煇離昕閃爍不可睇回飈摐摐翼縞旂门虎縠觫艮厥腓鸞鵵烏鴻鶵鴶翬鷲鸔鸛鵲鷟與鴿局促縮朒潛崿崎惟有皓鶴從之飛竦翮夜過東皇識玲瓏琪樹戛金徽砉然長鳴驚海圻海波噴作烟霧霏馬銜罔象躋若蟣鯤鯨夭矯相噓欷銀河腹堅膠蜄豨王母桃花凍不緋五色石裂女媧譩祝融上訴開九扉帝命養之青瑣闈賜以

沆瀣憐其饑朝朝暮暮朝太微翅翮拔拂天香馡北斗粲爛星依稀翠赧抱日露未晞圓肮修趾逸且頎蹌蹌蹈舞霍以揮散仙引領空相希嗟哉清峻天下稀勿歎遐東城郭非桂華宵窪甘露水味美遠勝商山薇擷英爲羞堪咀嚼比之琅玕亦庶幾盤空硬語去脂韋歌以贈君君莫譏

待鶴　顧協

白鶴去何之想在蓬萊頂月下漫沉吟衣沾露華冷夜久不歸來立盡青松影

夜聞鶴唳有感　于謙

齋居無四鄰庭空篆烟冷明月揚素輝修篁散疎影雙鶴向我鳴鼓翅復引領靈風振縞衣華露挹丹頂清響徹雲霄萬籟悉以屏芝田在何許遙遙隔塵境欲去還未能蹉跎駐光景聽此融心神令人發深省

郡中鶴　湯顯祖

曲臺雙白鶴日賦十餐錢頁爲升合資留滯江海年傳呼卿出入引吭飛舞前軒墀看鶴人時與小翩翾鳳凰猶可飼安得羽中仙

招鶴　袁袠

獨鶴忽飛去冥冥滄海東離哉翻羽翼幸矣脫樊籠
影憶空庭月聲鄰別院風夌霄自有志吾豈學支公

別鶴怨　沈德符

碧天如水海山闊白雲杳靄棲天末凌華拊石歌秋
風獨鶴偃翅唳明月仙轡飄飆遊帝闕絳節霓旌森
恍惚青鸞一去無消息長夜寒林心欲奪更欲仰天
摩蒼冥神霄紫霧不可掇韓憑自化鴛鴦飛別怨何
時雙淚歇

歸鶴篇　張瀚

皎皎雲間鶴不受氛塵侵幽人一以贈馴爲堦下禽
春風舞翩翩秋月唳清音經年託儔侶欲別意難任
念非夙所隨還歸嘉樹陰客既眷故鄉鳥亦適故林
去矣物無累懷哉誼已深願比雲霄翼常同萬里心

失鶴（有引）　孫一元

余蓄一鶴一夕開籠調舞忽爾高逝長望不還時
松房夜寂風月清炯獨引步顧影誦唐人想伊只
在秋江上之句因用首尾作詩五首付童子長歌

以招之

只在秋江上孤音何處聞夢囘千里月愁入萬山雲
欲賦招難返長憐思不羣此時還憶汝書寄武夷君

又

只在秋江上連宵信不通忽看雲外影漫擬頂間紅
樂府音猶是山家籠已空此時還憶汝學舞小庭中

又

只在秋江上長吟首重搔避煙茶已熟窺戸月初高
山角聞孤笛湖陰夢小舠此時還憶汝把酒興空豪

又

只在秋江上高飛竟不還君應懷遠漢吾豈戀區寰
雲冷難成夢月明疑叩關此時還憶汝何處訪蓬山

又

只在秋江上孤蹤竟所之花間扶杖處竹外聽泉時
野客來元圃山僧寄紫芝此時還憶汝伴我夜吟詩

謝鶴　王思任

見賜揚州鶴何人不羨清一江寒影到午夜感思驚
暫檥琴相待終要松與盟緱山乘此會爲報只吹笙

周元初來鶴詩　　韋應珍

瑤壇法黎土蕭臺聳岧嶢縹緲白玉京空歌協雲韶
靈駕御八景多士嚴趨朝琅風颺清微天花雨層霄
皎皎羣胎仙嘯歌雜靈璈前參紫霞蓋後遶清霓旄
覽茲孝子誠赴此仙人招阿母鍊魂仙高超謝塵囂
控駕不待轡飛飛凌沆寥置身王母宮坐看劫石消

和受之宮詹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唐時升

城郭人民故宛然欲棲珠樹去翩翩初疑帶箭還山
早正値銜書赴隴年蕙帳寂寥零夜露松巢搖落冷
朝煙竟無別語留華表魂斷衡陽紫蓋前

其二

碧山學士近巖居聞說周旋爲簡書忽訝九皐聲久
寂方知千歲語還虛華陽瘞處遙爲伴緱嶺歸期倘
告余惆悵蒼苔留足蹟羣鳧乘鴈總紛如

鶴舞　　邵寶

誤向丹丘共羽流多情今得此亭幽長鳴似與高人
語屢舞誰於醉客求風羽九逵能抗晩野心萬里欲

橫秋試將衣袖開招引轉盡花陰意未休

野鶴　朱之蕃

勁翮凌風掠遠雲一聲清唳九霄聞巢松不戀乘軒寵驚露時畱篆籀文注頂丹成迓日彩昂身玉立出雞羣朝元應待仙眞御隱映青山白雪紛

招鶴詞（并序）　潘琴

吾鄉舊稱沐鶴溪世傳浮丘伯養鶴日浴於溪故名仙去鶴亦遂往于宦遊已久霜色侵鬢旣倦於勤亦可歸矣而鶴乃奮寥廓薄雲漢久而未歸豈以時不古若而見遺耶抑鶴之徇食而忘返耶慨彼仙跡惟鶴乃著爰作招鶴詞三章異日得遂解組與一二知己坐松陰白石上汲溪泉煮茶古石鼎中命小童擊竹而歌以招之鶴如有知當聯翩來歸與吾儕徜徉以永年使好溪之靈不日蹙額於樵童牧叟之濯足也抑聞之上世無仙仙皆出近世又安知不有若浮丘者出遺俗馭氣爲鶴之主人也耶鶴哉鶴哉無患乎古今時不相及也

鶴兮爾來好溪流水清無涯錦鱗戢戢銜紫苔松花

初老芙蓉開沄沄細浪香撲腮虞羅既遠無防猜天門萬里高崔嵬日月閃爍金銀臺爾翼已倦力已駘霜衣霞頂多塵埃毋徒騁爾仙驥才欲凌倒景窺蓬萊爾鶴兮歸來每徒使我悵望時興懷（又）爾鶴歸來兮勿遲嗟爾一出今幾時故居蕪穢久弗治乘軒有辱人共嗤寵深祿極危所基爾胡翩翩如未知雲逵霧海忩遠飛流行坎止當見幾停餐不啗禁鬱肥彼梁有魚勿朶頤鶖鶬腥飽不若饑溪水可浴松可依腰纏不重無我疑鶴歸兮勿遲爰止爰止慰我思（又）

爾鶴歸兮毋久留食力思義爲遠猷胡爲久淹蘭杜洲高舉欲遂文鵷儔物各有分苦外求瓊漿玉飲徒增憂景升千斤稱大牛負重不若羸牸優塗澤立仗陪仙騶薄功厚享志莫儔金籠鸚鵡卩起羞密雲不雨慚鳴鳩爾當量力早自休鶴歸來兮毋久留

代鶴答

予欲招我歸我歸亦良易朝發瑤池巔暮息青山澨我非徇所食蹩躠因羈縶翺翔清虛表自覺薄塵世子願宜勿遺恬養天所貴清樂終可尋我言莫虛棄

顧覽舊所止荊榛蔚蒙茸人心變澆漓今古復不同
權詐尚機巧眩惑迷西東子能振衰謝力回太古風
抽蘭擘宿莽淳朴追鴻濛吾當攝舊侶永謝安期翁
歷覽九土中嘐嘐半虛士未進思勇退既得勿知恥
狂言愚世人識者欲洗耳子躋寵祿途回策肯求止
野服照華髮杖屨躡芳沚清唳振九皋諧音誓終始

鶴部選句

漢東方朔七諫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貞誠

宋謝靈運山居賦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

南齊孔稚圭褚伯玉碑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元都 又北山遺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梁簡文帝七勵令二燕之綴翼使八鶴之增悲

江淹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駟雲虬而高騁驅奔鶴以

追風

陳徐陵雙林寺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又玉臺新詠序絳鶴晨嚴銅蠡晝靜

北周庾信小園賦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又擬連珠樊籠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又明月山銘霜朝唳鶴秋夜鳴猿

唐王勃飛烏縣白鶴寺碑丹烏抱日疑增帝閣之輝素鶴低雲若赴仙庭之會

駱賓王上張司馬啓千年馭鶴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

魏何晏詩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

晉陶潛詩靈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宋鮑照詩渺渺負霜鶴皎皎帶雲飛

范雲詩乘鳬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梁簡文帝詩游魚動池葉舞鶴散階塵

唐駱賓王送王明府參選賦得鶴云振衣遊紫府飛蓋背靑田虛心恆警露孤影尚凌煙

蘇頲詩恩魚不入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僊

杜甫詩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

李白詩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

王維詩庭養沖天鶴溪流上漢槎

許渾詩眠鷗猶戀草棲鶴未離松又巢鶴去時雲樹老臥龍歸處石潭深

錢起詩潭靜宜孤鶴山深絕遠鐘又歲暮雲皐鶴聞天更一鳴

元稹詩野鶴啄腥蟲貪饕不如雞又望鶴眼穿期海外待烏頭白老江濱

白居易詩醉教鶯送酒閒遣鶴看船又欲騎鶴背覓長生又祿食分供鶴朝衣減施僧又寡鶴摧風翮鰥魚失水鬐又華亭鶴不去天竺石相隨（自注）余罷杭州得華亭鶴天竺二石同載而歸

常建詩因送別鶴操贈之雙鯉魚鯉魚在金盤別鶴哀有餘

張籍詩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饑鶚

皮日休詩兩鶴思競閒雙松格爭瘦

曹唐詩遼東老鶴應懶惰敎探桑田便不囘

韋莊詩皓鶴䙰褷飛不辨玉山重疊凍難明

無名氏詩羨爾瑤池鶴高棲瓊樹枝

宋蘇軾詩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又梅花詩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饑鶴啄莓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卷目錄

鶴部紀事
鶴部雜錄
鶴部外編

禽蟲典第九卷

鶴部紀事

雲笈七籤黃帝習樂以舞衆神感元鶴二八翔舞左右

墨子非攻篇至桀天有⿰車告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車告字查字典並無此字不知音釋）

汲冢周書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弈陰羽注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裔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除地曰墠

弈帳也

穆天子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

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史記衛世家（注）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

臨城縣志空山在縣西五十里下有青羊頭紅鶴二村相傳號太子修煉於此會有青羊紅鶴相隨去

列仙傳蕭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韓子十過篇衛師涓鼓新聲晉平公問師曠曰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一奏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悅提觴而起爲師曠壽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琴操商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之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云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漢書武帝本紀後元元年春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於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郊祀志宣帝卽位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王莽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注）師古曰鬻古煑字謂鬻取汁以漬穀子也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𦐇𦐇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

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三輔黃圖茂陵富民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

東觀漢記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華嶠後漢書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

魏志邴原傳（注）原從遼東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甫覺知其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

方輿勝覽晉羊祜鎮荆州江陵澤中多有鶴嘗取之教舞以娛賓客因名鶴澤後人因之遂呼江陵郡爲鶴澤

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耶

世說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

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注）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欣甚便取爲佐引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所對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使駈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云

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起復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乎養翮成遂放之

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曰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苻堅載記堅伐晉大敗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吳隱之傳隱之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

拾遺記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鄰中相謂曰昨見

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

永嘉郡記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恆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

湘中記衡山有懸泉滴瀝嵒間聲泠泠如絃有白鶴迴翔其上如舞

異苑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

述異記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卽含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曾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南史荀伯玉傳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

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

劉訏傳訏與族兄歊俱履高操族祖劉孝標爲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劉霽傳霽母胡氏亡霽廬於墓哀慟過禮有雙白鶴翔廬側循

庾域傳域爲懷寧太守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徐羨之傳羨之拜司空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

誠齋雜記舒州灊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夜月無日不鳴商旅

江津聞者嗟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哀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

江總集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常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翅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薩心

通鑑紀事煬帝大業二年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彼水陸禽獸有堪氅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

儀塡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唐書張易之傳輕薄者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

道教靈驗記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爲老氏築宮號以白鶴

冊府元龜天寶九載華陰郡奏白鶴見於西嶽五福峯

十載十月癸酉丹陽郡茅山慶雲見白鶴羣飛

肅宗以天寶十五載七月卽位於靈武改元至德是年九月三日帝降誕之辰有慶雲屬天白鶴飛舞於上所居殿宇翺翔二十餘匝而去

珍珠船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眞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可送與大牧大牧代宗小字也卽令具湯沐我就枕愼勿驚我俄聞睡中有聲已崩矣

冊府元龜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己巳卽位初帝至飛

龍麃座前有紫雲見雲中有三白鶴徊翔

尚書故實司馬天師承禎形狀類陶隱居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滿庭異香郁烈

冊府元龜大曆八年四月壬申潞州上言元宗十九瑞閣有白鶴來翔（十九瑞閣四字原本恐有誤）

唐書李抱眞傳抱眞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眞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

雲笈七籤崔公元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鵷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元趨道之志未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無復元翮者棲於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囘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

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元睨下屬仙才誰其尸之太守姓崔

記事珠衞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因話錄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

廣陵妖亂志高駢惑於神仙之說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棙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

商芸小說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

錄異記湖南判官鄭郎中堯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褐其兄魚監紥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卽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

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

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晩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鎭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廻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淸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宋史陳洪進傳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卽以手控取之魚猶活鶴馴養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五行志雍熙四年十月知潤州程文慶獻鶴頸毛如垂纓

至和三年九月大饗明堂有鶴囘翔堂上明日又翔

於上清宮是時所在言瑞鶴宰臣等表賀不可勝紀

王濟傳濟雍熙中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歸田錄石資政中立好諧謔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史富弼傳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珍珠船李昉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鶴曰仙客

春渚紀聞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穉也

湘山野錄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天書至鄭州有鶴一隻西來兩隻南來盤旋久之不見是日午時車駕至行宮復有鶴三隻飛於行宮之上

儀眞縣志青鸞白鶴亭在西小山大中祥符間鑄金像成有青鸞白鶴翔舞之異因建二亭於此

東軒筆錄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之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元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楓窻小牘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披月羽毿毿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蘇軾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二客從予遊於赤壁之下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夢溪筆談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

宋史趙抃傳抃知成都以寬爲治神宗立名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

張愈傳愈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

樂志崇寧四年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

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

冷齋夜話劉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

夢溪筆談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

因話錄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爲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罷左丞相致仕度宗卽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

齊東野語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慚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

內觀日疏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矣

祕閣閒話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眞君與柏葉一枝九疊食之因不食神氣異常爲詩嘗欲棲山島閒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祛疑說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

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

研北雜志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磵

墨客揮犀崆峒山廣成子修道所絕壁有石穴謂之早鶴祠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燦然

辨疑志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然腹大十餘日不下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叫四鄰云適來有兩白鶴入我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遂指雲中鶴擗地號叫頃之人異而觀之皆焚香跪拜節度使李懷山及兵馬使朱希采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徧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石老子米一百石絹一百疋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常者續仙傳備載石老得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鬬官中推詢乃爲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然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兼於所沉處撈漉得屍懷山怒遂杖殺其子里伍節級科决瘞其石

老死屍

曲阜縣志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鹵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元史孔思晦傳思晦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

佩楚軒客談潘昉字庭堅號紫崖有鶴字紫卿

兗州府志瑞鶴亭元學士司允德廬墓有鶴數百飛集其上因以名亭

汾陽縣志長春觀在城西十里田村之鶴鳴洞初爲西巖古洞元初村民田氏延羽客張眞一修煉居之因建西巖菴後眞一叅丘祖錫號丹華子還守舊址益邃元宗於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有白鶴自艮方飛來止於巖際蹁躚久之向坤方飛去明年是日復至如是者三及眞一羽化而遺音至今焉

鶴鳴古洞在長春觀洞處丘壑之門穹窿窈窕空而正中傳張眞人羽化之所後人建長春觀焉琳宮炳

煥翠木森叢幽人元客托以棲遯每拍手洞中則鶴聲應手而至天清月明更復嘹唳可聽故名

偃曝餘談趙文監平凉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元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鶴也汝何幸見之

見聞錄馬端肅公之終前二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天鼓再鳴羣鶴飛繞廳事久之乃去翌日里人王自誠適自葉縣回惚若夢寐見公蟒衣玉帶肩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

巖棲幽事余山中徐德夫送一鶴至已受所張公復送一鶴配之每欲作詩咏其事偶讀皇甫湜鶴處雞羣賦遂爲閣筆

眉公筆記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寓南屏時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百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

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沃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牆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長青縣志雙鶴泉在靈巖法定禪師居此患無水遇樵人指東去不數里有雙鶴飛鳴其下涓涓更得二泉

濟南府志來鶴堂在府治內明知府蔡昂記成化乙巳中秋有白鶴凌空而下飛鳴翔舞若素馴然明年仲春又有青鶴一自東北來亦集於庭而吾堂適成是堂始建於洪武庚戌名曰琴鶴重修於天順癸卯改名思政時同寅有爲余言曰公嗜鶴而鶴適至遂以名堂

泰興縣志來鶴亭謝令讜建令有贈以一鶴者不數日有侶從西北來相與翺翔彌日不去令喜構一小亭於縣治之西顏曰來鶴亭以擬趙抃風云

廣信府志舊豐邑鶴山有野鶴棲其巓高吭修翎狀異凡鶴呂子住西山時常飛來鳴舞於山趾故土人

名西郊爲大鶴阪云後呂去鶴亦不來屬歲亢旱邑中俱言鶴山有龍峽禱之立應豐令因入山致禱則見罏上置一大紙鶴諸人乞靈者各持鶴幡爲招旣而挹峽水迎紙鶴至城中翌日雨如注似有神物相之者詢其故曰鶴卽龍也因疑龍子之屬固多未聞其化鶴

南康府志萬曆己卯年張江陵禁革白鹿書院先是常有紅鶴百十巢於書院後山松杪是年忽飛去越三年鶴仍來巢書院遂議復

江山縣志萬曆四十七年二月有紫芝生於黌宮鶴飛入城中棲靈寶經堂柏樹三日乃去次日捷報徐日葵登第

揚州府志盧守常倅陳州日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也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晩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聲鳴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嗣形影相弔爾幸留此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在丁堰

鶴部雜錄

易經中孚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大全）張氏曰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於幽陰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於中心所願也胡氏曰兌爲正秋爲口舌感於秋而鳴鶴之象也卵生爲孚故又取鶴母子之象

詩經小雅鶴鳴章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注）言誠之不可揜也

小雅白華章有鶖在梁有鶴在林（注）鶖鶴皆以魚爲

食然鶴之於鶖淸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陰符經狼犿嚙鶴

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徐無鬼篇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漢書東方朔傳朔爲隱（隱語也）曰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易林訾陬開門鶴鳴彈冠章甫進用舞韶和鑾二人翼事國無災患

鶴盜我珠逃於東隅求我郭墟不見所居

鶴鳴九皐避世隱居抱朴守貞竟不相隨

鳴鶴北飛下就稻池鱣鮪鰋鯉衆多饒有一笱獲兩利得過倍

白鶴銜珠夜食待明懷胡德音身受光榮

持鶴抱子見蛇何咎室家俱在不失其所

白鶴銜珠夜食爲明膏潤優渥國歲年豐

三鶴南飛俱就塘池鰋鰌饒有利得過倍

淮南子說山訓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說林訓鶴壽千歲以極其游

新序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

參同契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籙天圖號眞人

論衡就日篇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

抱朴子對俗篇抱朴子曰人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延年龜鶴體貌與衆蟲殊衆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或難曰龜鶴世長壽蓋問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

金丹篇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

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

博喻篇鵠識夜半不能極晷影之道度（按淮南子鶴知夜半故附鶴部鵠即鶴也）

唐書南蠻驃國傳凡曲名十有二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

唐六典元鶴爲上瑞

養生要論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此其所以爲壽服氣養性者法焉

圖書見聞志黃筌寫六鶴其一曰唳天舉首張喙而鳴其二曰警露囘首引頸而望其三曰啄苔垂首下啄於地其四曰舞風乘風振翼而舞其五曰疏翎轉項毨其翎羽其六曰顧步行而囘首下顧後背丹青則而象之杜甫詩稱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恨不見十一之勢復何如也

貴耳集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藳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談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

鰕惟食稻粱人餧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鰕啄蛇鼠者鸛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鰕者不能去耳

輟耕錄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鷺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眞香出黔南拌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籙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野客叢談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鶴部外編

太平御覽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鶴小人爲蟲沙

雲笈七籤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玉符瑞圖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而

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拾遺記老耼居反景日室之山有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與耼共談天地之數

瑯嬛記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靑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

神異經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鶴

漢武內傳帝閒居承華殿仙女王子登來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到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乘白鶴

述異記天姥山南峰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峰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峰往往天將雨則翼翅搖動若將奮飛

萬年縣志仙鶴山在仙雩村漢張道陵煉丹於此丹成置案上鷄啄而食之化爲仙鶴飛去因以爲名

後漢書鄭弘傳注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

雲笈七籤玉局治在成都南門內以漢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坐局脚玉牀卽名玉局治也

神仙傳成僊公者諱武丁後漢爲縣小吏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縣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

佛祖歷代通載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皈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衆者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今之出現王福力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

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元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卽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於第五刧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刧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命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

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按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注勒那以尊者出世常感羣鶴戀慕故氏）

幽明錄孫鍾以種瓜爲業有三少年詣鍾乞瓜曰此山下不可作冢鍾隨下山三十步三人化白鶴而去卽孫權所葬地

珍珠船盧眀爲廣州治中從事有仙術嘗元會至曉不至及朝列化爲白鶴廻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眀雙履乃驚還就列

神仙傳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爲廟時時往祭之有白鶴來止

羣碎錄黃鶴樓舊傳費禕昇仙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搜神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

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以仁孝聞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名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卽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

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以療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吾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

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翩然高飛奭恍

惚年餘乃差

臨海郡記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懸注遙望如倒掛白鶴因以爲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翺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晉書陶侃傳侃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白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拾遺記崑崙山有昆陵之地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

述異記荀瓌字叔瑋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

龍女傳梁武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千數雜珠散於殿前取黃蛇元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

太元眞人茅君傳好道者入廟或見一白鶴入帳中

白鶴者皆九轉還丹使

太元眞人茅君內傳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去有局在不復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時雨灌旱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

張氏家傳禧字彥祥除燉煌令嘗有鶴負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廳前

雲笈七籤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年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陳主常名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淨室以居研味元祕大建末淨室中忽有一神人醉臥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並將遊天台子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忽思未別弟子背行三十步廻望神人化鶴飛去

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

立所鑄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遍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邐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

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八月望日遊月中見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游戲素娥十餘人皆乘白鶴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

太平廣記唐開元中戸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治之家有駿馬恆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勌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靚妝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爲之

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項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婦以掃帚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狠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婢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即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帟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煙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千里行乞辛苦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杜陽雜編吳明國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

尚書故實公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

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雲笈七籤元眞子張志和顔眞卿之友善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尋於水上撝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至一洞口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生知是仙境願進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長丈餘使坐與語忻然留宿以女妻之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體若蟬脫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蘂宮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饑不渴强丁不老忽云應得仙尅日發與親友別云當有迎者須臾有兩黃鶴下庭中庫便度世又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

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頗有道術常遊鹽城狄令求其道日久延接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初去日乘醉因剪紙鶴二隻以水噀之俄而翔

翕乃曰汝先去吾後卽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

瀟湘錄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忽一日探壺中選一丸吞之化爲白鶴飛去

酉陽雜俎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

行纔數里至一莊竹籬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眞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襆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誡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河東記太和中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月夜有美人從三四青衣遶塔言咲忽顧侍者曰院僧取筆研來於梁上題詩皇子坡頭好月明忘却華亭倒遶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僧燭之化爲白鶴飛去

集異記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

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元宗避寇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逸史李衞公遊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爲樵者傷

脚得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即是矣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咲下驢宣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當復上昇相見非遙愼毋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

錄異記合州巴川縣兵後官舍殘毀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鎭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爲祟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祟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擁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異之今並與發遣去矣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名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爲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爲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壽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羣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

隻眞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

乘異記許遨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取其貲元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猫觸其爐破雙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爲化鶴丹

淮安府志鶴井在紫霄宮呂祖訪林靈素掩鶴首而不得飛鳴

癸辛雜識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綵霞絢燦刻數乃沒

平陽縣志智覺寺有鶴巢於殿脊鄰人探其卵旣煑之矣僧慧永聞鶴悲鳴乃亟取還置巢中已而成雛飛翔永怪之登視其巢惟見一石石傍有草永取置瓶中一日有道士過之見草曰徧尋不見乃在此耶掇入袖中化鶴而去

瑯嬛記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

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

甲乙剩言胡孟弢嘗言於任城客邸遇一道流拉上太白樓相與對飲道流曰明月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卷目錄

鴇部彙考

鴇圖

天鴇圖

詩經（小雅鴻鴈）

禮記（內則）

毛詩陸疏廣要（鴻飛遵渚）

太平廣記（鴇壽三千歲）

埤雅（釋鵠）（鵠性）
爾雅翼（鵠即鶴音之轉）
瑯嬛記（鵠別名）
三才圖會（天鵝）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油主治　絨毛主治　附方）

鵠部藝文

黃鵠歌　魯陶嬰
詠懷　晉阮籍
飛來雙白鵠　宋吳邁遠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　唐高適
送別雙黃鵠　王維
別鵠操　韓愈
黃鵠下太液池　賈島
齊優開籠飛去所獻楚王鵠　崔樞
追作太液黃鵠　宋陸游
黃鵠篇贈羅封君就養還萬安　明盧柟

鵠部選句

鵠部紀事

鵠部雜錄
鵠部外編

禽蟲典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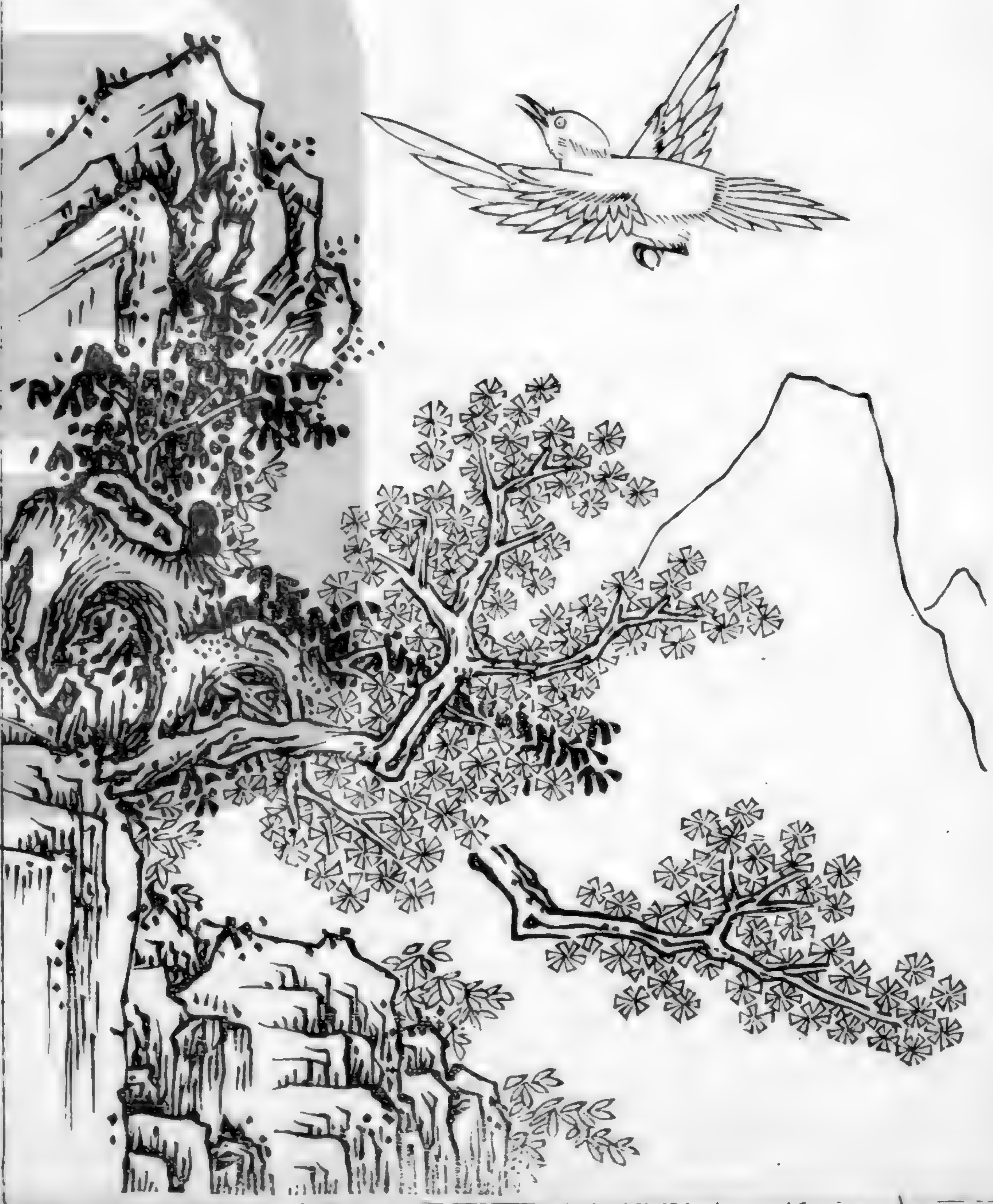
鵠部彙考

按鴻或作鵠或作鴈毛詩陸疏廣要及埤雅諸書俱無定說然諸家以鴻屬鴈者居多古人詩賦咏鴻者俱用鴈故實獨陸疏云似鴈而肉美似鴻別爲一種則又不可盡略鴻鵠之鴻而附鴻鴈之鴻矣詩鴻鴈于飛正義云俱是水鳥故此條兩部互見餘則概入鴻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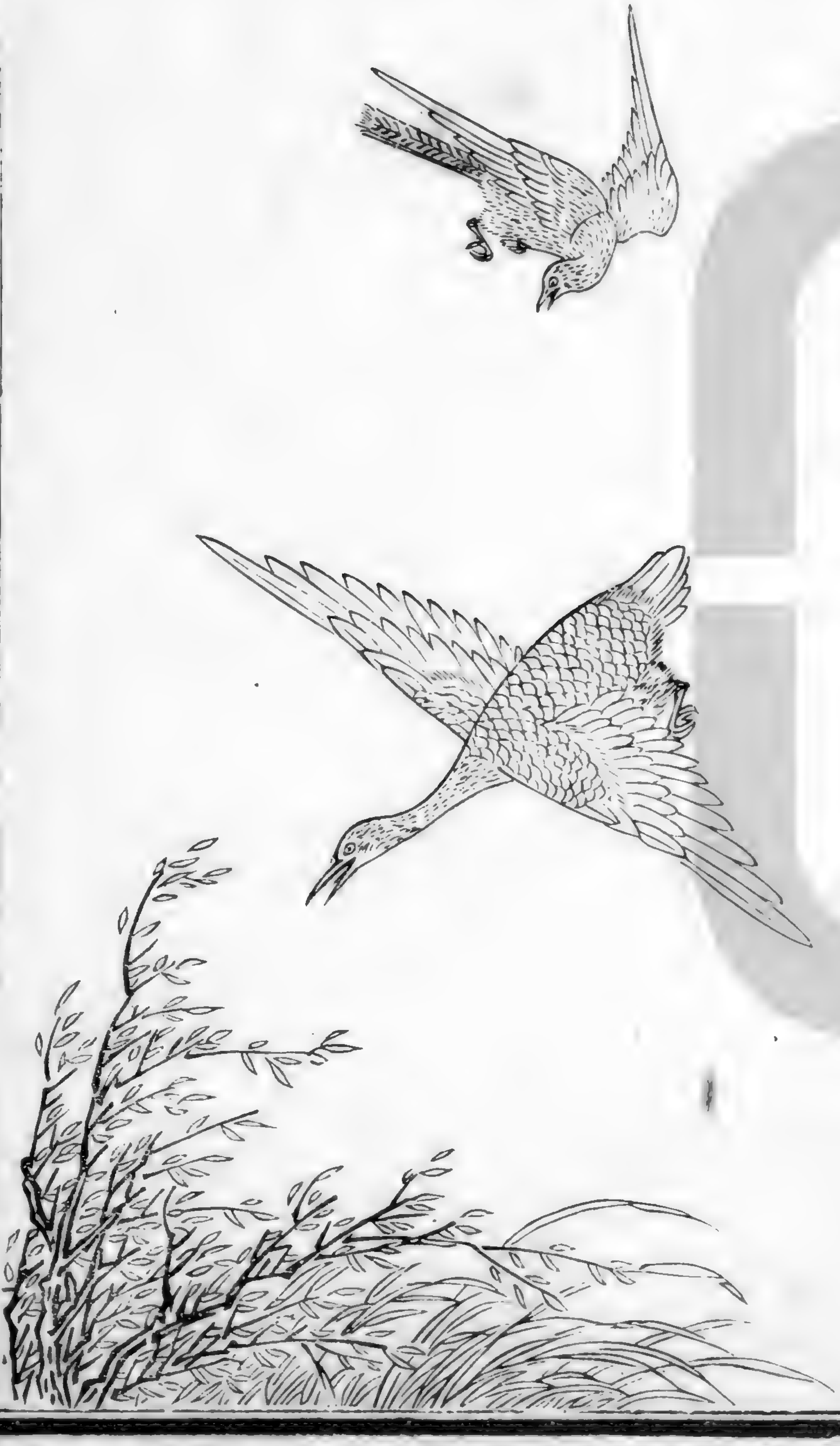
釋名

鴻（詩經）　遙翮（瑯嬛記）
烏孫公主（瑯嬛記）　天鵝（三才圖會）
黃鵠（本草綱目）　丹鵠（本草綱目）

鵠圖



天鵝圖



詩經

小雅鴻鴈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正義）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

禮記

內則

弗食鵠鴞胖

（註）胖謂脅側薄肉也（疏）謂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爲不利於人也

毛詩陸疏廣要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易曰漸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於磐九三鴻漸於陸六四鴻漸於木九五鴻漸於陵上九鴻漸於陸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以鴻脰韜杠者

禽經鴻儀鷺序張註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

行列也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又云鴻鴈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揚子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陳琳曰陸陷藥犀水截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劍令髮浮轉於水以刃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爲囊可以渡江不漏又云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鴈大略相類以中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

白一異也鴈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埤雅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之爲物也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故此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爲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按鵠小鳥也射者設之以命中鳥小而飛疾故射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似飛鴻類或云鵠卽是鶴意陸璣所見略同但云鴻肉美如鴈似與鴈非一物

太平廣記

　鵠壽三千歲

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爲白壽三千歲矣

埤雅

　釋鵠

鴻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蓋取諸此又曰革路龍勒條纓龍勒猶此所謂鵠纓蓋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而庾人八尺以上爲龍六尺以上爲馬馬以龍名其來尚矣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設其鵠者棲鵠於侯中以爲的也若今所射紅心是也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鴻鵠一舉千里射者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也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皮侯所謂三侯是也先儒中鄭以爲其鵠還以虎熊豹麋之皮爲之按鵠取名於鳥則或畫或刻或以其

毛爲之雖不可知然知其不以虎熊豹麋之皮爲之明矣今鵠善步梟善趨鷹善立禽經曰鳥鳴啞啞鸞鳴噰噰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鷕鷕雞鳴咿咿鶯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哠哠鵙鳴嗅嗅字說云鵠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

鵠性

鵠性勁利

爾雅翼

鵠卽鶴音之轉

古書多言鵠鵠卽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鵠葢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卽鶴也鵠名哠哠哠鶴也以龜龍鴻鵠爲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鵠衞懿公好鶴齊王使獻鵠於楚亦列國之君皆以爲玩其餘諸書文如蕙帳空兮夜鶴怨楚辭黃鵠一舉及田饒說魯哀公言黃鵠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

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瑯嬛記

鵠別名

黃鵠一名遙翮一名烏孫公主

三才圖會

天鵝

天鵝卽頭鵝初至有一巨者爲之首重二三十觔捕得此鵝則其餘盤旋一處不能去海東青擒而盡獲之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師曠禽經云鵠鳴哠哠故謂之鵠吳僧贊寧云凡物大者皆以天名天者大也則天鵝名義蓋亦同此羅氏謂鵠卽鶴亦不然

集解

李時珍曰鵠大於鴈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鵠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亦有黃鵠丹鵠湖海江漢間皆有之出遼東者尤甚而畏海青鶻其皮毛

可爲服飾謂之天鵝絨按飲膳正要云天鵝有四等大金頭鵝似鴈而長項於食爲上美於鴈小金頭鵝形差小花鵝色花一種不能鳴鵝飛則翔響其肉微腥並不及大金頭鵝各有所產之地

肉氣味

甘平無毒汪頴曰冷忽氏曰熱

主治

李時珍曰醃炙食之益人氣力利臟腑

油冬月取肪鍊收

主治

李時珍曰塗癰腫治小兒疳耳

絨毛主治

汪頴曰刀杖金瘡貼之立愈

附方

疳耳出膿用天鵝油調草烏末入龍腦少許和傅立效無則以鴈油代之（通元論）

鵠部藝文（詩）

黃鵠歌

魯陶嬰

列女傳曰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

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

詠懷

晉阮籍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
朝食琅玕食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飛來雙白鵠

宋吳邁遠

可憐雙白鵠雙雙絕塵氛連翻弄光景交頸遊青雲
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濆
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羣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

樂哉新相知悲來生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
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

唐高適

清晨汎中流羽族滿汀渚黃鵠何處來昂藏寡儔侶
飛鳴無人見飲啄豈得所雲漢爾固知胡爲不輕舉

送別雙黃鵠

王維

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高鳴整羽
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

別鵠操

韓愈

雄鵲銜枝來雌鵲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
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隨飛

黃鵠下太液池　　賈島

高飛空外鵠下向禁中池岸印行蹤淺波搖立影危
來從千里島舞拂萬年枝踉蹌孤風起徘徊水沫移
幽音清露滴野性白雲隨太液無彈射靈禽翅不垂

齊優開籠飛去所獻楚王鵠　　崔樞

受命籠齊鵠交歡獻楚王惠心先巧辯戢羽見廻翔
意適清風遠憂除白日長度雲搖舊影過樹閱新芳
直取名翻重寧惟好不傷誰言滑稽理千載戒禽荒

追作太液黃鵠　　宋陸游

建章宮裏春風寒太液水生池面寬中人馳奏黃鵠
下龍旂豹尾臨池看芹香藻暖鵠得意左右從官呼
萬歲須臾傳詔宴公卿驩聲如雷動天地時平宮省
遊樂多黃鵠刷羽涵恩波小臣珥筆龍池下願繼前
朝天馬歌

黃鵠篇贈羅封君就養還萬安　　明盧柟

君不見黃鵠飄飄下太清天風接引銅臺城仙雛銜
羽遠相慰嘯舞不覺烟雲輕玉珮瑲鏘何所致熒熒
上刻瑤華字歸時持贈與盧敖萬里羅川恣遊戲

鵠部選句

漢賈誼惜誓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

後漢崔駰博徒論蒸羊炰鼈飪鵠煎魚

傅毅雒都賦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鶋

魏武帝樂府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煑之

王粲詩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

梁簡文帝詩池清戲鵠聚樹秋飛葉散

北周庾信詩毹毛新鵠小盤根古樹低

唐杜甫詩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孟浩然詩壯志吞鴻鵠遙心伴鶺鴒

許渾詩海鰌潮上見江鵠霧中聞

李賀詩晚鱗自遨遊瘦鵠暝單跱

吳融水鳥詩爲謝離鸞兼別鵠如何禁得向天涯（又）但樂濠梁魚豈怨鍾山鵠

宋蘇軾詩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又）一夜心逐南飛鵠（又）欲書加飡字遠託西飛鵠（又）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

鵠部紀事

瑞應圖黃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有元鵠二八翔其右

西溪叢語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

新論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浮

穆天子傳天子至於巨蒐之人猗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乃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於河馳驅千里遂入於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

述異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

管子霸形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

玉符瑞圖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鵠翔

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羣鵠至非中國之禽也

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

日淪而食之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若鵠舉矣

吳越春秋越王入吳與羣臣別於浙江之上越王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爲作歌

說苑尊賢篇趙簡子遊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奉使篇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返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

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史記滑稽傳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以獻楚王曰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而飛去吾欲刺腹絞頸而絕恐人議若君以鳥故令士自殺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越他國存亡痛吾兩主使不得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水經注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乎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

平陽府志魏安釐王見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雕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名遊者欲加刑焉遊者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知無

用之用者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史記陳涉世家涉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呂后刧留侯畫計留侯曰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皓也）宜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上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古今注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昭帝本紀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

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愧菲薄愧爾嘉祥

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翶翔升降

崔琦傳琦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以言不從復作白鵠賦以爲風

拾遺記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鶴延年之物從空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劒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游於塚上白鵠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晉書石季龍載紀揚州人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

聞十餘里泛之於元武池

南越志開寧縣多晨鵠

南史范雲傳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酒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

垣榮祖傳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

孝義傳謝昌寓爲劉悛廣州叅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錄異記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室中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鵠棲於雙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

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二年禁捕天鵝違者籍其家

輟耕錄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所養海靑有獲頭鵝者賞黃金一錠頭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佛祖歷代通載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爲次一遂云海靑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靑徹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猪狏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狏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煑你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悅

元史順帝本紀元統二年冬十月却天鵝之獻

鵠部雜錄

禮記射義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正義）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倣此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呈實鳥也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訂義）鄭康成曰以鵠色飾韋爲纓

儀禮大射儀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

注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陰符經鶚隼擊鵠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䱹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列子楊朱篇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商子畫策篇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

春秋繁露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

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

氾論訓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韓詩外傳雜賓有聲鵲震馬鳴

易林鵲鵴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

鵲思其雄欲隨鳳東順理羽翼出次日中須留北邑復反其室

鳥升鵲舉照臨東海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丘福履綏厚

亡羊補牢張氏失牛騂駟奔走鵲盜我魚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鴻鵠失珠無以爲明

鵲求魚食道遇射弋繒加我頸繳縛兩翼欲飛不得爲羿所得

雄鵲延頸欲飛入關雨師洒道織我袍裘車重難前侍者稽首

白鵲遊望君子以寧履德不愆福祿來成

新序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

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

之憂

後漢書馬援傳援誡兄子曰龍伯高敦厚願汝曹效之效之不得猶爲謹敕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袁紹傳瞻望鵠立（注）企佇之狀如鵠立也

潛夫論交際篇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逈千達萬志在陂池

抱朴子金丹篇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

博喻篇鳬鷖不知鴻鵠之非匹

喻蔽篇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

清鑒篇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

廣志黃鵠出東海漢以其來集爲祥

新論清神篇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妄瑕篇巢幕之窠不容鵠卵

兼明書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

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鴉鵠鶻也然則鴉鵠是鶻鶻卽是鴉鴉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於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栔之上畫烏珠者是正面畫烏鴉也

鵠部外編

青州府志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袍帶劒馳車罵詈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齒及此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古乞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神異經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

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名諸方士東方朔跪而進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著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闇海元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南康記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

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少有棲元之術嘗元會至躭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閣前廻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

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遂至誅滅

異苑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母居至孝性篤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慇懃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爲鍾定墓地出門悉化成白鵠

拾遺記沐胥國有道術人名尸羅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胷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

太平廣記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從弟突入以杖打女卽化成雌白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一卷目錄

鵰部彙考

鵰圖

海東青圖

詩經（小雅四月）

山海經（中山經）

禽經（鵰邑竊元）

古今注（鳩鳥）

通典（鵰化爲玃）
埤雅（鵰）
爾雅翼（釋鵰）
輟耕錄（鷹背狗）
三才圖會（海東青）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骨氣味主治　發明　屎主治）
鵰部藝文一
鵰賦（并進表）　唐杜甫
畫鵰讚　白居易
海青賦　金趙秉文
鵰部藝文二（詩）
白海青　元袁易
海東青行　明僧梵琦
鵰部選句
鵰部紀事
鵰部雜錄
鶚部彙考
雎鳩圖

詩經（周南關雎）
爾雅（釋鳥）
禽經（鷙鳥）
毛詩陸疏廣要（關關雎鳩）
兼明書（雎鳩辨）
埤雅（雎鳩）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骨主治 糞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含山縣）
鶚部藝文
鶚執狐記 唐李華
一鶚賦 楊弘貞
鶚部選句
鶚部紀事
鶚部雜錄

禽蟲典第十一卷

鵰部彙考

釋名

鶉（詩經）　就（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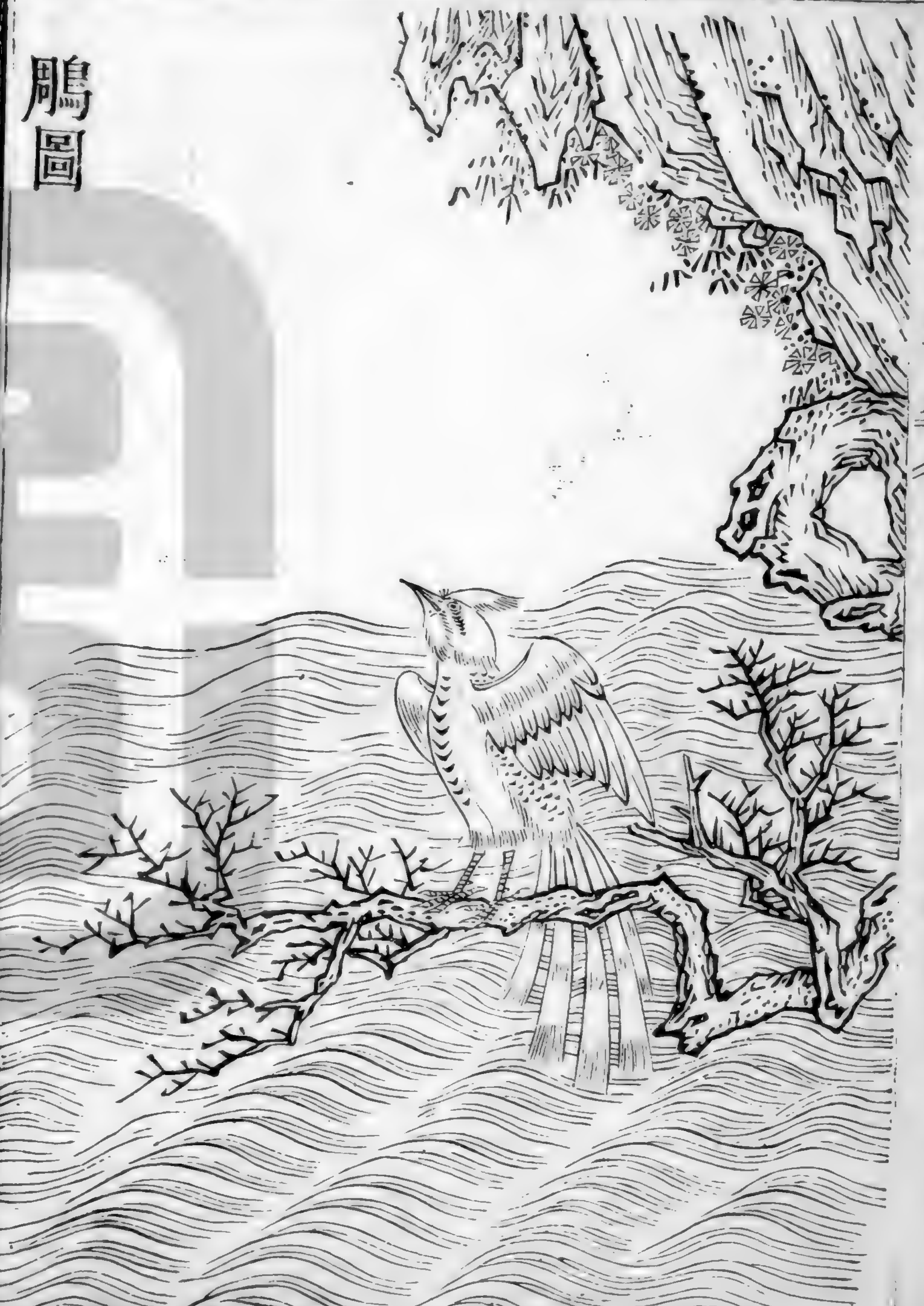
鷻（說文）　天女（古今注）

沸河（埤雅）　揭羅闍（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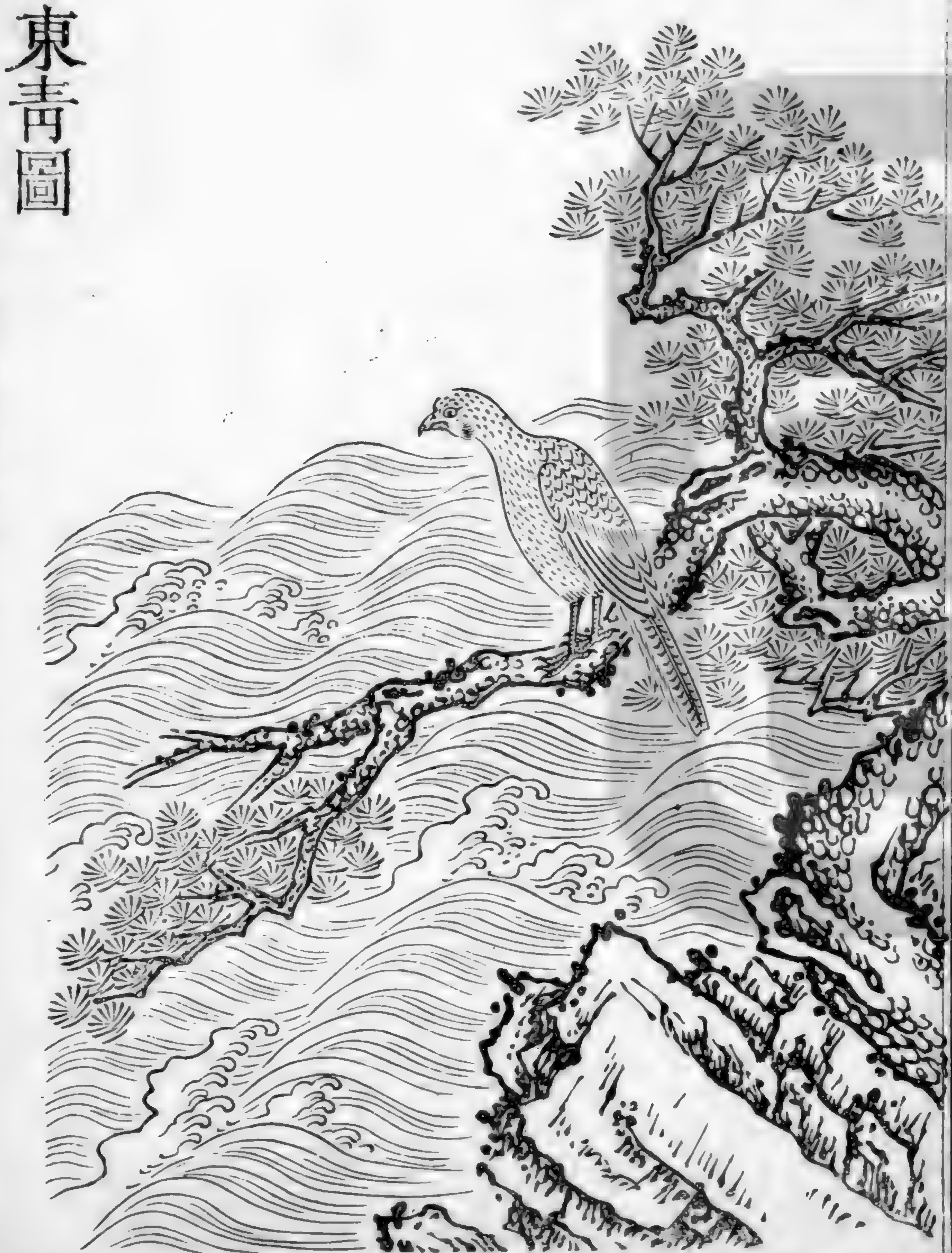
皂鵰（本草綱目）　靑鵰（本草綱目）

海東青（本草綱目）　羌鷲（本草綱目）

鵰圖



海東青圖



詩經

小雅四月

匪鷻匪鳶翰飛戾天（正義）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

山海經

中山經

暴山其獸多麋鹿麢就（注）就鵰也

禽經

鵰色鷄元

鷙鳥之鷄元曰鵰

色淺黑而大者其羽蟲鳥毛也

古今注

鵃鳥

鷲一名天女又名鷙鳥（按字典無鷲字但有鵃字鵃有就岫二音鵃即鷲也與本文鷙鳥合故載鵰部）

通典

鵰化爲珴

鵰入海化爲珴珴作馬勒謂之珂

埤雅

鵰

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一名鷲其飛上薄雲漢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人民竄伏不安如此此序所謂亂也昔之相鵰者以爲鵰首欲長而顙狹項平頷大項後毛磔生勁疾目睛大滿瞼長眸子小而近前主明慧爪近肉麤圓其末纖細主多力蹠平潤主巧捷不夭鼻大主長飛不乏膝骨大如蒺藜實者上相骨小無圭角者下也指節大肉少分成十字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鈍金色青潤者上相淺黑者下也叢林色靜白者上相黑膩者下也封厚者管麤者上相細薄者下也背偃而溝深者上相隆起者下也臆圓趺爲上相仄狹爲下相尾狹厚爲上相闊軟爲下相鶻相同鵰唯頭欲小項臆欲圓旋毛欲深咮欲側薄而短小爲異鷹相亦與鵰同而鷹又欲其尾長翅短爾雅翼謂之鷲玉

謂之雕蓋鵃之義出於鴻鵠之鵃雕之義出於鵰鶚之雕鵃性勁利雕性刻制故也今大雕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卽此是也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雕毛必衆鳥毛羽自落地顏氏云雕一名鷲其翮可用爲箭羽蓋雕隼六翮皆乘風輕勁故堪以爲箭羽禽經曰雕以周之鷲以就之

爾雅翼

釋鵰

鵰者鶚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盤旋無細不覩能食麞鹿之屬可謂鷙有力矣其毛能食諸鳥羽如草中有鵰毛衆毛自落古者鵰之字作彫至籒文乃作鵰耳昔人以草木雕落之必從雕者豈亦自然相感如鵰羽與羽可以爲箭漢時匈奴有就入漢地直張掖郡者生奇林木箭竿就羽漢欲得之以饒邊就卽大鵰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說文鷲黑色多子師曠曰南山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

色皆備禽經云雕以周之鷲以就之言其所從搏擊之異則其說不同然則鷲乃雕之大者鷲多黑色則謂皂鵰也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桃蟲小鳥也鳥鵰也小毖之君於懲患之后始知天下之機蓋有自小變而爲大者以求助也說文鵰籀文作鵰（當作鷻）从鳥鷻鵰也詩曰匪鷻匪鳶

輟耕錄

鷹背狗

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鷇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三才圖會

海東青

異名記登州海岸有鳥如鶻自高麗飛渡海岸名海東青擊物最健善擒天鵝飛時旋風直上雲際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禽經云鷹以膺之鶻以骨之隼以尹之雕以周之鷲以就之鷻以搏之皆言其擊搏之異也梵書謂之揭羅闍

集解

李時珍曰鵰似鷹而大尾長翅短土黃色鷙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皂鵰卽鷲也出北地色皂青鵰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羌鷲出西南夷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鵰類能搏鴻鵠獐鹿犬豕鷹鵰雖鷙而畏燕子物無大小也其翮可爲箭羽劉郁西域記云皂鵰一產三卵者內有一卵化犬短毛灰色與犬無異但尾背有羽毛數莖耳隨母影而走所逐無不獲者謂之鷹背狗

骨氣味主治

李時珍曰折傷斷骨燒灰每服二錢酒下在上食後在下食前骨接如初（接骨方）

發明

李時珍曰鷹鶚鵰骨皆能接骨蓋鷙鳥之力在骨故

以骨治骨從其類也

屎主治

李時珍曰諸鳥獸骨哽燒灰酒服方寸匕（外臺祕要）

鶚部藝文

鶚執狐記　唐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燿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刳腎腸昂藏自雄倏欻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識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乎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位疾僨厚味腊毒遵道

致盛或羅諸殃況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忸於鶚之能爾

一鶚賦（以凌厲淸浮羽翰無匹爲韻）　楊弘眞

禽之鷙者鶚兮挺生不翻翻以羣萃自耿介以孤貞羽族之中雖彼衆而我寡雲路之上如特立而獨行固將殺敵無匹擊鮮莫京豈惟拂之於平野翫之於太淸哉卓彼雄姿凜乎壯觀或危石以礪吻或高柯而整翰搏鳩之隼不能飛揚逐燕之鶻望而伏竄及夫當殺節乘勁秋雙睟電掣六翮雲浮仰之彌高方一舉而千里翔而後集恥乘居而匹遊旣而變金風鷙商律不類聚以頡頏自孤飛而厲疾介然直下固不可以同羣邈矣獨翔諒有殊於喪匹摩碧落而上騰與紫氣而相凌自樂其絕侶無求於得朋鷹揚者迎之而不逮鵰悍者攀之而不能莽蒼天高悠揚日厲自暇自逸倏來倏去何剛者而不懼何勍者而不制風毛雨血在嫉惡而不遺草伏木棲咸畏威而若厲明心不測利用則殊以少爲貴匪繁有徒想像乎

八紘之間視遠如邇隱映乎九霄之際出有入無諒搏擊而不競豈蒐狩而弗圖是知禽之凡者雖累百而何補士之傑者將無雙而必取亦猶務利觜刷迅羽雖多亦奚以爲固非一鶚之爲伍

鵰部藝文一

鵰賦（并進表）

唐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葢體常寄食於人奔

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能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皐之流庶可跂及也有人如此陛下其捨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爲鵰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

上以聞謹言

當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凜元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

時而椓杙待弋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欻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縢攫而竦神開羅網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淸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殊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覩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廻惑我往來趑趄我場圃雖有靑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頡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韝而繚繞尚投迹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鶬鴰鴉鵙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强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遥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進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後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棟梁之間寒風凛烈雖趾蹻千變林嶺萬穴擊蓁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拆此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以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巘嵲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庭莫試鉤爪空廻斗星衆雛儻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畫鵰讚　白居易

壽安令白旻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九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以題讚云

摯禽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翮想入心匠寫作筆精不卯不離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

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眞鬬靈豈無化人不如我兄

海青賦

金趙秉文

霜空蕭條塞草先白海樹無枝海雲寡色黯兮遼迴風悲日匿何鷙鳥之不羣豈翰海而一息爾其俊氣横鶱英姿傑立項摩穹蒼翼迅東極鐵勾利觜霜排勁翮角膝揷腦細筋入骨顧盼雄毅飛騰滅沒旦寄巢於扶桑夕刷羽於碣石於是乃命虞人邇風勢繳矰設萬里足摯一枝心折遂投丘以委命恥摧翼以喪節奚奴頭千髯官指百時饑飽以嗾呼謹寒溫之調適臂不暇弛鈴不停掣猶恐懷林丘夢沙磧恨身縶而子留歎雄孤而雌隻也逮其骨肉融性情習違龍沙入閶闔蒙禁衛之專寵叨錦韝之前席思報功於所養甘賈勇於一決旣而新春屆候太簇司月陽餒浮氷澌拆水溶溶而泛滌鵝翩翩而下唼探使星馳屬車雷發千輿隱嶙萬騎飄瞥上將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觀民風而宣鬱結龍旗標而殿門敞虎旅闉

而鼓聲疊忽水擊而鷲飛乍雲翔而成列玉爪翻臂錦條下紲初貼水而徐回倏干雲而上擊雨血紛紜風毛磔裂象廣寒之舞紛霓裳之回雪似吳宮之戰鶩玉顏之喋血壯如破敵勢甚擒賊至如關羽義勇張綱奮烈取鯨鯢於堅陣叱豺狼之當轍固亦釋豐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蓋猶賞驥足之神駿且以勸忠於英傑也既而壽杯舉臣工悅天威暢皇恩洽背長楊兮而趨京闕

鵰部藝文二　詩

白海青　　元袁易

渺渺東冥刷羽翰乍隨天馬萬人觀孤飛雪點青雲破一擊秋生玉宇寬賜予豈將追雁鶩毆除直欲辨梟鸞江南明月難同色夢想瑤堦白露溥

海東青行　　明僧梵琦

海東青高麗獻之天子庭萬人却立不敢睨玉爪金睟鐵作翮心在寒空鞲在手一生自獵知無偶孤飛直出大鵬前猛志豈落鴛鴦後是日霜風何栗冽長

楊樹羽看騰瞥奔雲突霧入紫霄狡兔妖蟆灑丹血束身歸來如木鷄衆鶻欲並功難齊爾輩無材空祿祿不應但費官廚肉

鵰部選句

漢王褒突厥寺碑麟膠角觸之弓鷲羽射鵰之箭

梁吳均詩射鵰靈丘下驅馬鴈門北

唐元稹詩懀兔跳趯趯惡鵰黑翻翻（又）金鵰不得擒妖狐

杜牧詩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

溫庭筠詩燕弓弦勁霜封瓦撲簌寒鵰睇平野

賈島詩寒草烟藏虎高松日照鵰

宋韓琦詩大鵰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

范成大詩拄杖前頭雙雉起浮圖絕頂一鵰盤

鵰部紀事

雲笈七籤黃帝與榆罔爭天下始以鵰鶡爲旗幟

穆天子傳春山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鵰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鵰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焉安知大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鵰鳥未悟無用之鵰鳥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

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漢書李廣傳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黑色翮可以爲箭）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佛國記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

林邑記西南遠界有靈鷲能知吉凶覘人將死食屍肉盡乃去

南史波斯國傳波斯國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以爲患

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

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酉陽雜俎中宗景龍中名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鵰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鈎焉二鵰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撾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唐書李林甫傳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

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

高駢傳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唐國史補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靈州靈武郡土貢鵰

河東道厥土貢鵰羽

代州鴈門郡土貢白鵰羽

雲州雲中郡土貢鵰羽

朔州馬邑郡土貢白鵰羽

錄異記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逼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山前有神鵰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鵰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鵰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罥笠於石人頭上鵰卽擊

之石人頭殞於今見在

遼史耶律漚里思傳漚里思六院夷離菫蒲古只之後負勇畧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內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還上大悅優加賞賚

穆宗本紀應曆十八年六月甲戌撻烈於鶻巢中得牝犬來進

宋史禮志太宗詔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已而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

揮麈前錄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由此失國嗚呼太宗聖矣哉

金史張轂傳轂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鵰鴈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轂曰州距京二千餘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

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元史完完者都傳漳州陳弔眼聚黨數萬刦掠汀漳諸路完者都加鎭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以往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建寧號頭陀軍完者都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震賊驚懼納款完者都許以爲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鵰翔空完者都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乃聞於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

文宗本紀天曆元年十月己亥幸大聖壽萬安寺謁世祖裕宗神御殿賜燕帖木兒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海東白鶻青鶻各一河南行中書省行樞密院皆聽便宜行事

二年正月丙寅帝幸大崇恩福元寺遣使賜西域諸王燕只吉台海東鶻二

戊辰遣使獻海東鶻於皇兄行在所

甲戌復命太僕卿教化獻海東鶻於皇兄行在所

輟耕錄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爲生偵民有小不平嗾

之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賁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遂有人作鵰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皡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爲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鵰鵰之性鷙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焉賁衆禽之肉以爲食鵰之徒實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鷂鶻鴡鶚皆助鵰爲虐者也其異類而同性者鴡鴞鵂鶹梟鴆訓狐鬼車其惡與鵰同特其材異爾然鵰有大小小者從雋鷂鶻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畏也故鵰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摽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鵰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愬諸鳳曰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鸜鵒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冒越者也鷾鴯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鳲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鷗好閒鷄好鬭毆相傷鳧鷖鵜鶘習水戰鸕鷀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

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鳩相爲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齧扼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㲉空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鵰使勿執於是鵰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鵰所爲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巓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靑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鵰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鵰者何其多耶昔之鵰名鵰字鵰形鵰性鵰本爲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利未見而害嘗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爲鵰雛之學飛者習爲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冒爲鵰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鷖鵷鸑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鵰耳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勅天

下無留鵰故其餘黨皆屏跡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皡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鵰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鵰意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皡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鵰豈足恤哉

書蕉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虵心竊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

佛祖歷代通載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爲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猪狍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狍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煑你四件物大小都鎔了帝大悅

青溪暇筆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雲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

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四裔考高麗國王祹宣德四年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

高麗國王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鶻却之

歷城縣志紅山在城南五十里相傳洞內有紅孩妖洞上有一皂鵰高數尺翅若輪蒼狐狡兔見此俱不能逃

鵰部雜錄

易林仲冬兼秋鳥散飲憂困於米食數驚鶻鵰剛柔相傷火爛銷金鵰鷹制兔伐楚有功

說苑雜言篇飛鳥成列鷹鷙不擊

輟耕錄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卽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

華川巵辭山高矣鷹鷙猶以爲卑而巢增其上然而卒不免羅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

鶚部彙考

釋名

雎鳩（詩經）　王雎（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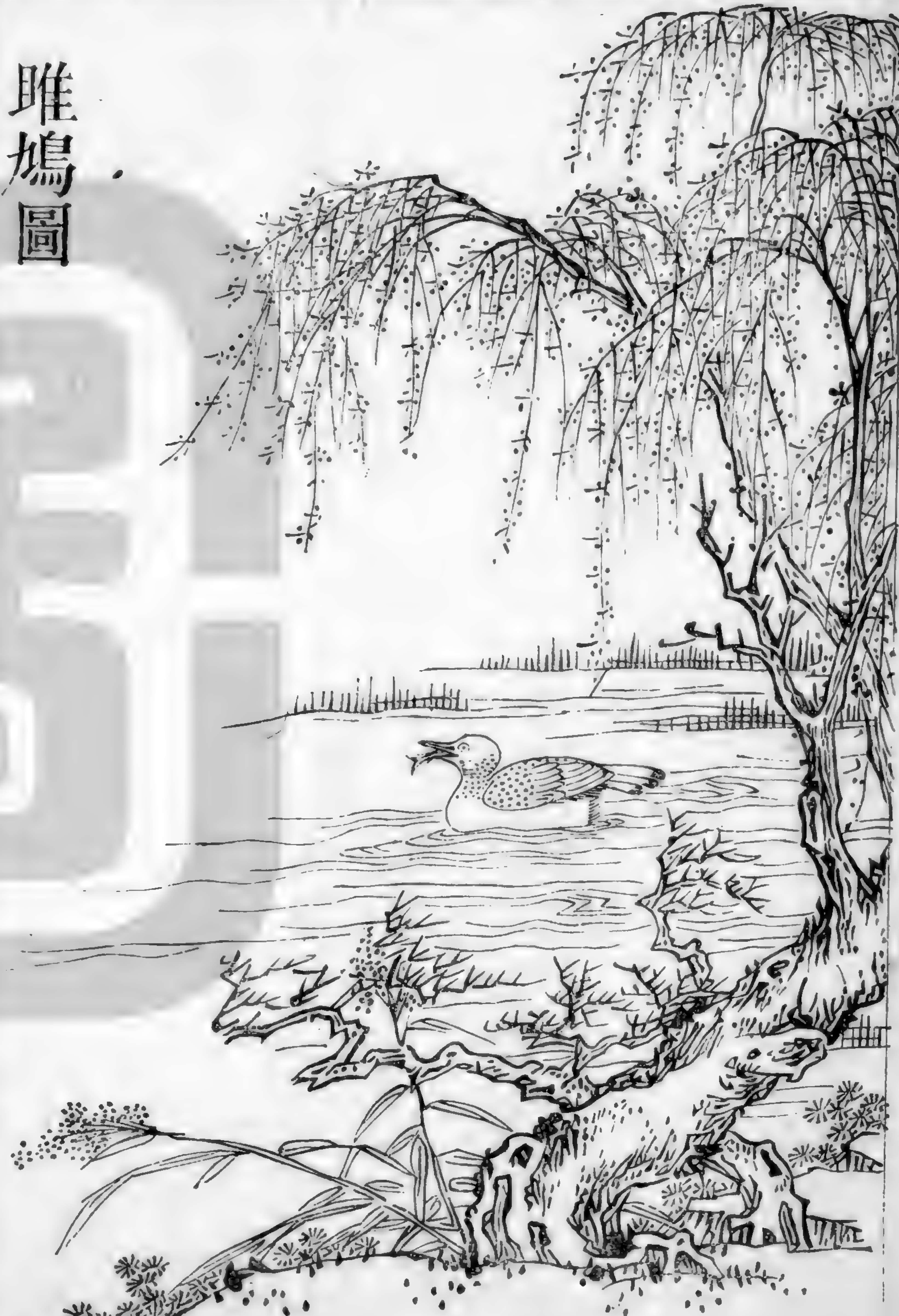
楊鳥（爾雅）　白鷢（爾雅）

魚鷹（禽經）　白鷖（禽經）

沸波（本草綱目）　下窟烏（本草綱目）

紅鶴（鶚雛　合山縣志）

雎鳩圖



詩經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正義）關關音聲和也（朱注）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大全）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

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按列女傳曲沃婦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華谷嚴氏曰左傳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雎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卽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葚之鳩是也左傳唯作鳴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則

爾雅

釋鳥

鵙鳩王鵙

注 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別 疏 李巡曰王鵙一名鵙鳩幽州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 注 毛傳曰鳥鷙而有別此卽關雎傳文也鷙至也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

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楊鳥白鷢

（注）似鷹尾上白（疏）楊鳥一名白鷢

禽經

鷙鳥

鷙鳥之善搏者曰鶚

鶚大人見而悚愕也

王鴡鴡鳩魚鷹也

毛詩曰王鴡鷙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爲魚鷹

雎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關雎也

亦曰白鷖

鷖之色白者

亦曰白鷹

狀如鷹尾上白也

毛詩陸疏廣要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鳩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謂之鷲

韓詩說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

處徐鍇蟲魚圖〻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俗〻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朱子語錄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須隔丈來地淮南子關雎興於鳥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風土記〻云或說雎鳩爲白鷺白鷺鸇屬於義無取蓋蒼鷃大如白鷺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游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鄭漁仲〻云雎鳩王雎梟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〻云白鷺舊說雕類誤矣

按爾雅釋鳥又云楊鳥白鷺是與雎鳩同類而異種者也不知揚雄許愼何皆曰白鷺范鄭諸家辨之甚詳或謂王雎雎鳩是〻一鳥則與經傳相乖余未敢遽信

兼明書

雎鳩辨

顏氏匡謬〻云雎鳩白鷺明曰按左傳〻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〻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爲鶚毛萇〻云

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鶚不可易也爾雅又楊鳥白鷢是白鷢一名楊鳥則雎鳩非白鷢明矣

埤雅

雎鳩

雎鳩鵰類江東呼之爲鶚鷙而有別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雎鳩不再匹蓋言是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蓋關雎和而摯別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故詩以爲后妃之比鳲鳩則一宿均養又居鵲之成巢故爲夫人之德而已徐鉉草木蟲魚圖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蓋鶚性好跱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靑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鷞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鳳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鵙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靑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雎鳩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平

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雎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耕虞槐賦曰春棲敎農之鳥卽雎是也俗云睢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鷙而有別傳曰鷙鳥不雙是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鶚狀可愕故謂之鶚其視睢健故謂之睢能入穴取食故謂之下窟烏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故曰沸波

集解

李時珍曰鶚鵰類也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峙雄相得鷙而有別交則雙翔別則異處能翺翔水上捕魚食江表人呼爲食魚鷹亦啖蛇詩云關關睢鳩在河之洲卽此其肉腥惡不可食陸璣以爲鷙揚雄以爲白鷢黃氏以爲杜鵰皆誤矣禽經云鳩生三子一爲鶚鳩尸鳩也杜預以王睢爲鶚鳩或以此也

主治

骨

李時珍曰接骨

糞主治

李時珍曰蛇咬燒存性研末一半酒服一半塗之

附方

接骨用下窟烏即鴞也取骨燒存性以古銅錢一箇鍛紅醋淬七次爲末等分酒服一錢不可過多病在下空心在上食後服極有效驗須先夾縛定乃服此（唐藺道人方）

直省志書

含山縣

鴞似鷺而色淡夜鳴則雨又色微紅者乘旺氣而棲生卵如鷄子野人謂之紅鶴

鶚部選句

唐王勃廣州寶莊嚴寺碑摯猿情暗求鶚計早

儲光義詩鵬鶚奮羽儀俯視荊棘叢

李白詩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

杜甫詩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

許渾詩牛羊晚食鋪平地鵰鶚羣飛摩遠天

錢起詩百鳥喧喧噪一鶚上林高枝亦難託

元稹詩司晨守夜悲鷄犬啄腐吞腥笑鵰鶚又皓腕卷紅袖錦韝臂蒼鶚

吳融詩拔地孤峯秀當天一鶚雄

鶚部紀事

山海經西山經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於崐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嗂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注）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正義）釋鳥云鴡鳩王鴡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別則鴡鳩是鷙擊之鳥又能雌雄有別也司馬主兵又主法制擊伐又當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官使主司馬之職

翰府名談西子母夢翠鷄五色自空中而下化爲鶻飛去後生西子

宋史劉熙古傳清泰中驍將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鶻集戟門槐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鶻於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

元史王鶻傳鶻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鶻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

順帝本紀至元三年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食之

鶚部雜錄

春秋繁露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鶚羣鳴

新語關雎以義鳴其雄

易林貞鳥雎鳩執一无尤寢門治理君子悅喜

抱空握虛鶚鷙我雛利出不成

抱朴子清鑒篇騃子有呑牛之容鶚鷇有凌鷙之貌

廣譬篇熊羆不校健於狐狸金鶚不競擊於小鶡

芥隱筆記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

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孫權曰云云令蒙討賊誅其首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二卷目錄

鷹部彙考

鷹圖

隼圖

鶻圖

鷂圖

猫頭鷹圖

詩經（秦風晨風　小雅采芑）

禮記（王制　月令）

爾雅（釋鳥）

春秋緯（文曜鉤）

山海經（西山經）

汲冢周書（時訓解）

淮南子（天文訓）

大戴禮（夏小正）

博雅（釋鳥）

禽經（鷹）

廣志（鷹）

毛詩陸疏廣要（鴥彼晨風　鴥彼飛隼）

酉陽雜俎（支動　肉攫部）

續博物志（虎鷹）

物類相感志（鷹食肉）

埤雅（釋鶻　釋鷹　釋隼）

爾雅翼（釋鷹　釋隼）

三才圖會（鶻　猫頭鷹）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主治　頭主治　觜爪主治　睛主治　骨主治　毛主）

治　屎白氣味　屎白主治　發明　附方

鷹論

論鷹　佳鷹形像　性情　養鷹飲食
教習生鷹　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
教習勇敢　教習認識棲木　教鷹攫鵲
教習鷹飛向上　教習攫水鴨　教習逐雀不
前棲于樹者　教習喜息于棲木　教習肥懶
之鷹　鷹遠飛叫囘　遠方之鷹　性情　神
鷹　性情　入而發見覺鷹　性情　山鷹
山鷹形像　性情　陳子鷹　性情　論鷹致
病之由　論鷹發熱之病　治鷹頭上筋縮之
病　治鷹頭毒之病　治鷹傷風眼淚及鼻之
病　治鷹頭暈之病　治鷹眼矇瞖之病　治
鷹口之病　治鷹氣痔之病　治鷹吐食之病
治鷹生蟲之病　治鷹獨另有本蟲之病
治　鷹脾胃雜病　治鷹肝之病　治鷹脚爪之
病　治鷹流火之病　治鷹大小腿骨錯之病
治鷹大小腿破損之病　治鷹受傷之病

治鷹生虱之病

鴿論

佳鴿形像　鴿子性情　教鴿子攫鳥
鴿子飲食　保存鴿子　除鴿子弊病
治鴿子之病　試鴿子有病與否

禽蟲典第十二卷

鷹部彙考

釋名

晨風　詩經　飛隼　詩經

征鳥　禮記　鸇　爾雅

負雀　爾雅　鷣　爾雅

鶆鳩　爾雅　鴘　禽經

鷂　禽經　擊征　毛詩陸疏

題肩　毛詩陸疏　雀鷹　毛詩陸疏

虎鷹（續博物志）

猫頭鷹（三才圖會）

嘶那夜（梵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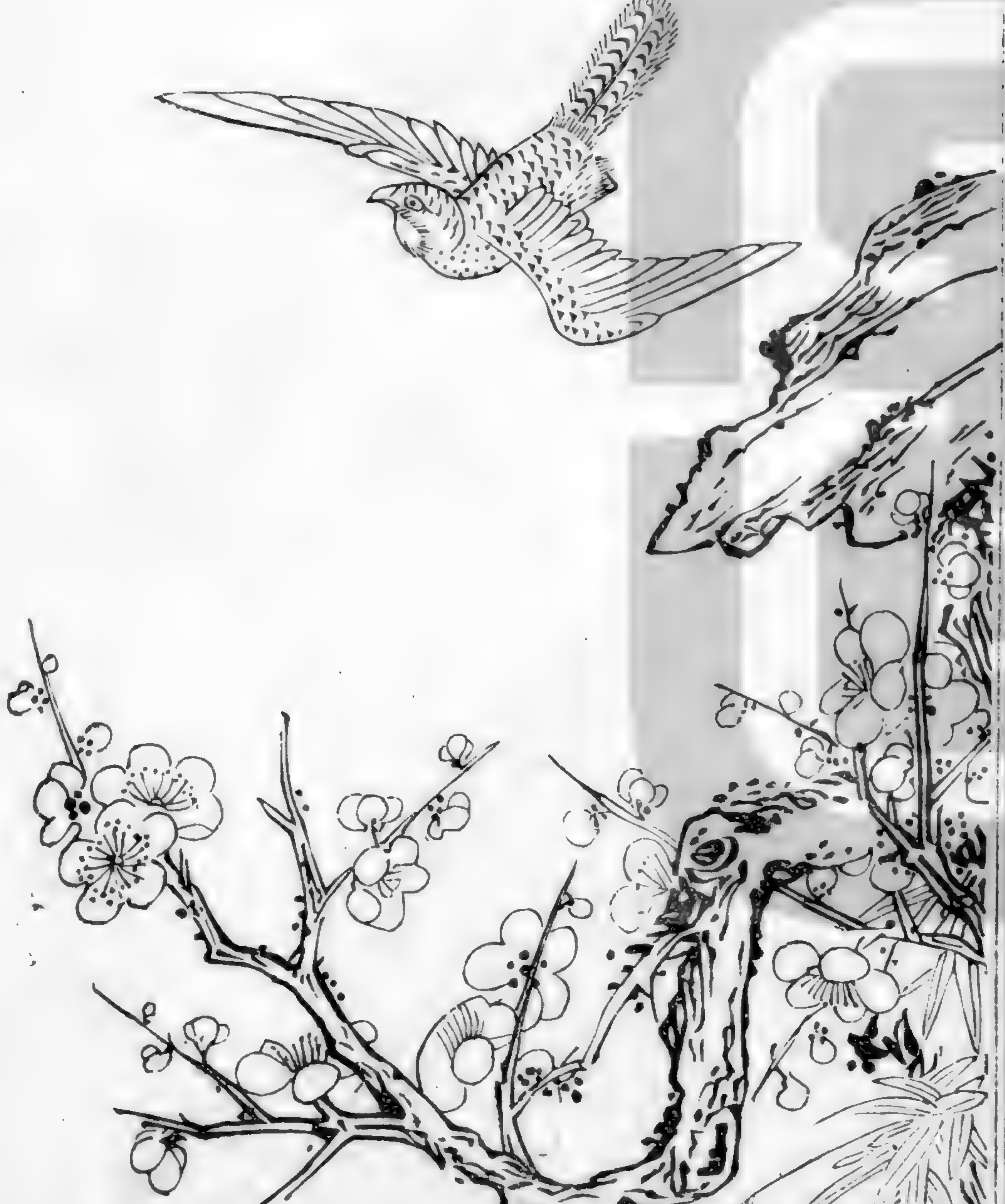
兎鷹（李時珍）

角鷹（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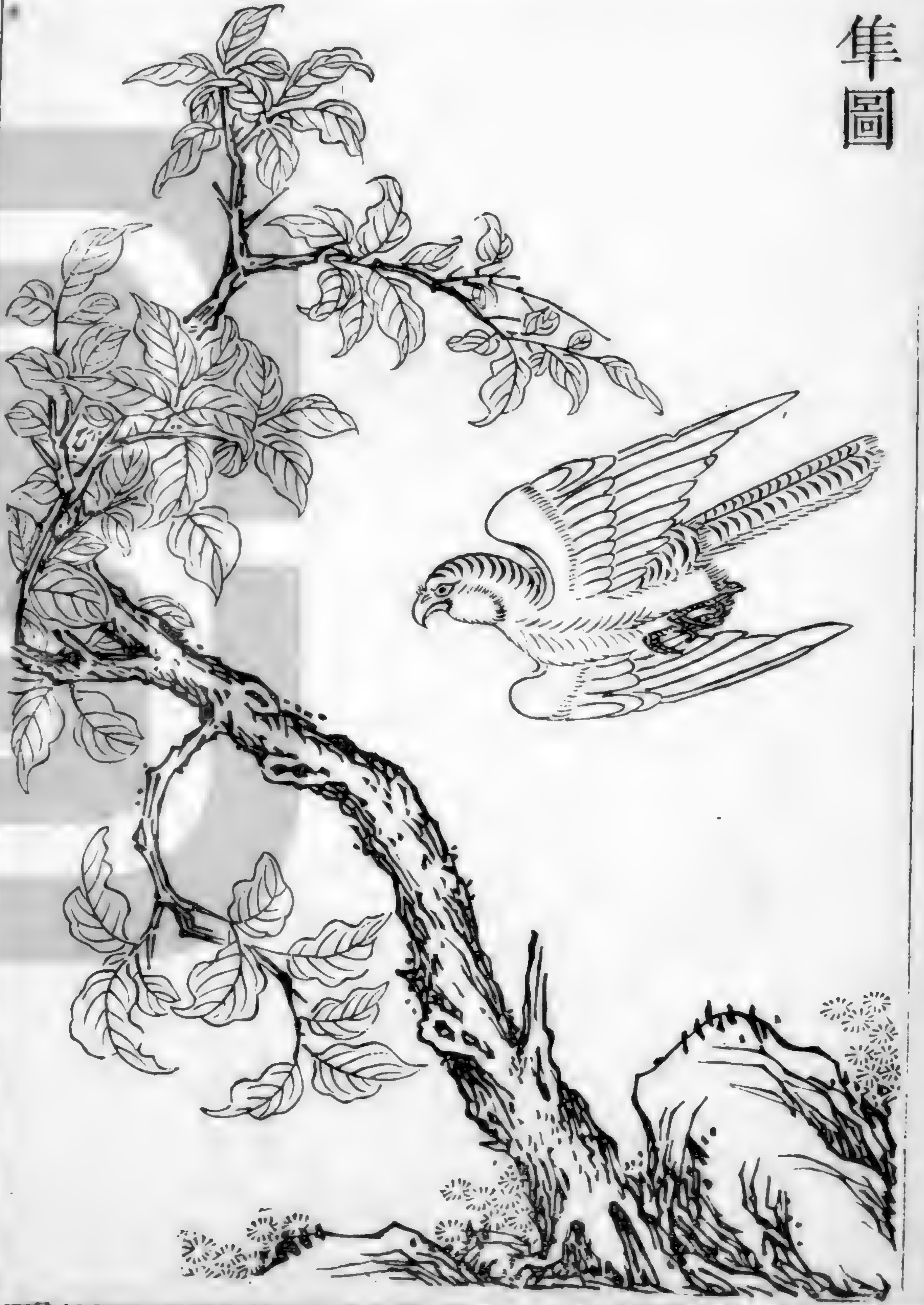
鷞鳩（李時珍）

雉鷹（李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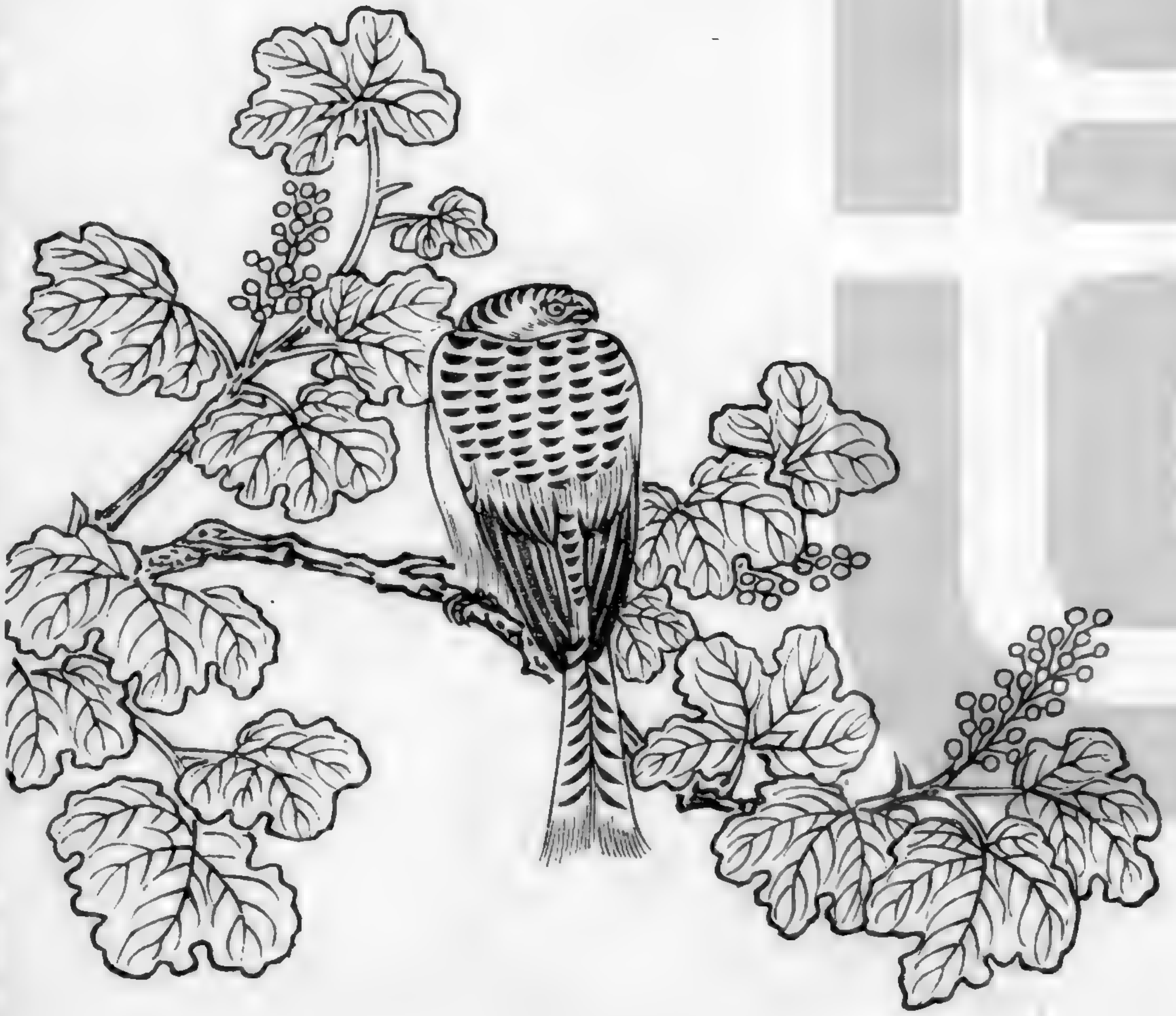
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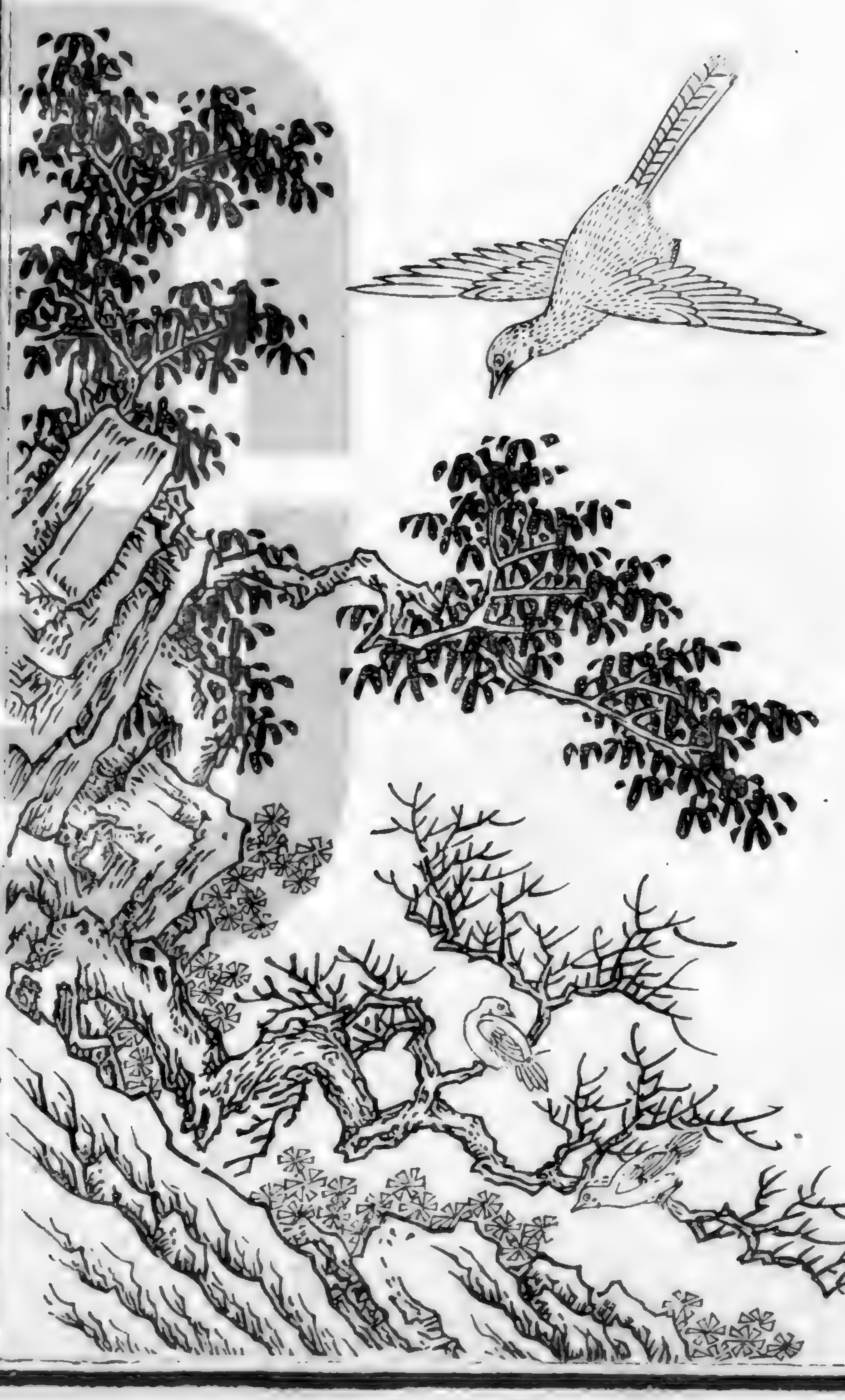
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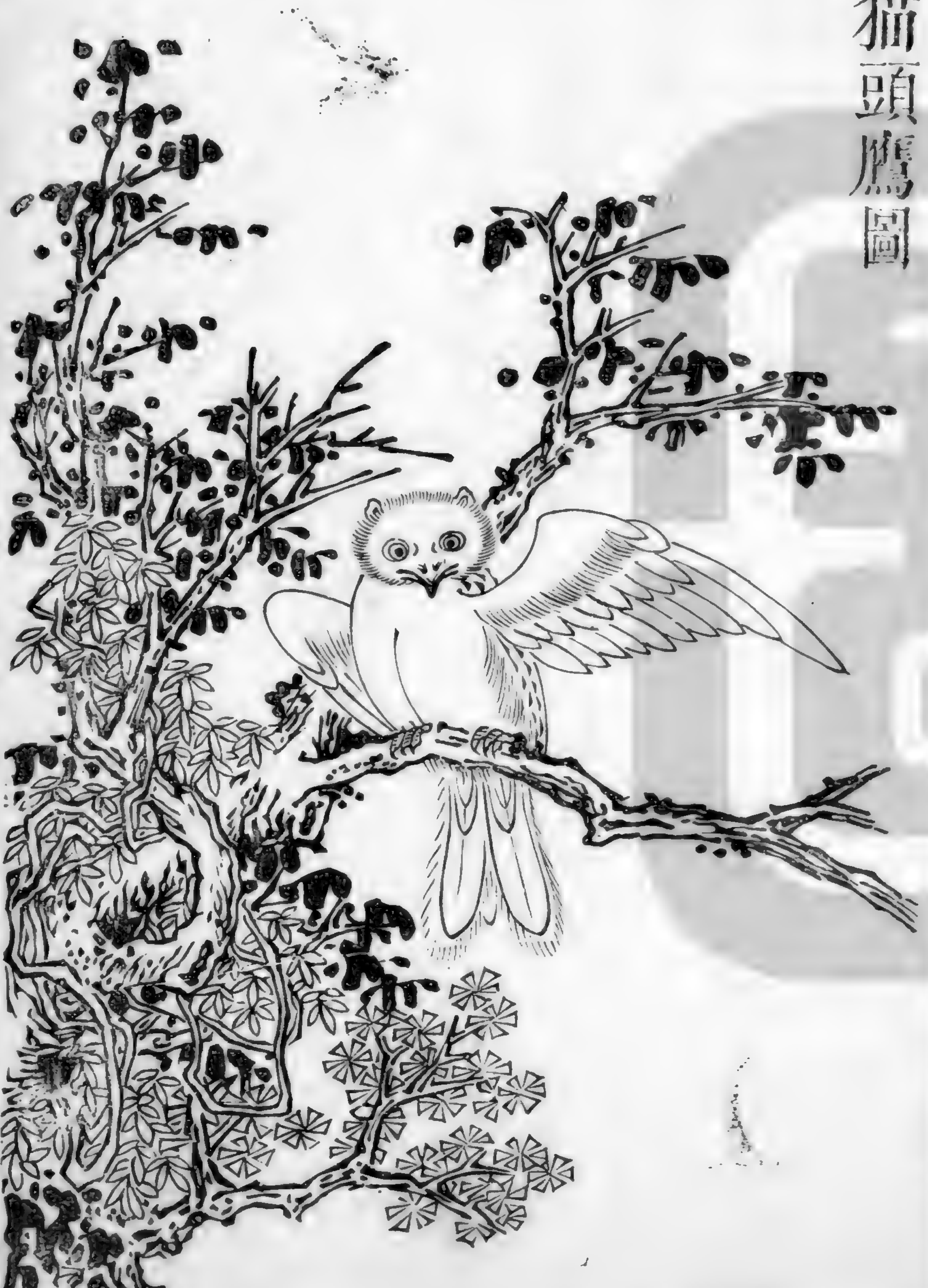
鶻圖



鶻圖



猫頭鷹圖



詩經

秦風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傳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小雅采芑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

箋 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

禮記

王制

鳩化爲鷹然後設蔚羅

陳注 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

月令

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注 王制言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

季夏之月鷹乃學習

注 學習謂攫搏也 疏 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

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眞鷹可習矣

季夏行冬令則鷹隼早鷙

注 得疾厲之氣也（大全）方氏曰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早鷙于夏也

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注 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陳註）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

季冬之月征鳥厲疾

注 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疏）按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月令云鷹化爲鳩左傳云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爲鷞此征鳥者則鷞之謂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陳註）以其善擊故曰厲疾猛厲而迅疾也

爾雅

釋鳥

鷣負雀

注 鷣鷂也江東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 疏 鷣一名負雀

晨風鸇

注 鷂屬詩曰鴪彼晨風 疏 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鷙鳥也

鷹鶆鳩

注 鶆當爲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疏 樊光曰鶆鳩鷞鳩也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鷞鳩氏司寇也杜註云鷞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是也

鷹隼醜其飛也翬

注 鼓翅翬翬然疾 疏 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

春秋緯

文燿鉤

金伐木故鷹擊雉

山海經

西山經

槐江之山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驚蟄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小暑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鷹不學習不備戎盜

處暑之日鷹乃祭鳥鷹不祭鳥師旅無功

大寒之日鷄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鷙鳥不厲國不除兵

淮南子

天文訓

夏至鷙鳥不搏黃口

大戴禮

夏小正

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

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五月鳩爲鷹

六月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摯云

博雅

釋鳥

鶙鷉鷂子籠脫鷂也（鶙弟啼二音）

禽經

鷹

鴘曰鵔

鷹色黃蒼謂之鴘廣雅曰鴘鷹二歲色也鷹生二歲如繫也

骨曰鶻瞭曰鷂

能遠視也瞭目明白音了

鳲曰鸇

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類鷄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

廣志

鷹

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缺）
鷹獲麞

毛詩陸疏廣要

鴥彼晨風

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晨風郭云鷂屬鄭云似鷂而小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孟子所謂爲叢敺爵者鸇禽經曰鸇好風鶉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鸇鸇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鸇亦去來有時字从亶又可知矣

鴥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爲隼

韋昭云隼今之鶚李善云鷙擊之鳥通呼曰隼禽經云鷹好峙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又云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云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化書曰隼憫胎義也蓋隼之

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戮考異郵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云題肩有爪芒爲陰中陽故擊殺之

按月令仲春之節鷹化爲鳩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淮南子曰鶉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據此疏又云隼化爲布穀可見鷹隼鶉鸇鳩鷂布穀晨風諸鳥總順節令以變形故爾雅曰屬曰醜

酉陽雜俎

支動

鷂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出獵必多獲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縱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蝨蟲好食網以蘗防之

有網竿　都杙　吳公　磔竿二　一爲鶉竿一爲鵠竿鴿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

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鷄木雀鷂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鷙鳥雛生而有惠出殼之後即於窠外放巢大鷙恐其墜墮及爲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凉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兎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菆鷹呼菆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颺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颺毛其背毛并兩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鵰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鶻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鶻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鷙擊等一變爲鴘二變爲鶬三變爲正鶬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爲正鶬

白鴘觜爪白者從一變爲鴘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微有黃色者一變爲鴘則兩翅封上及兩髀之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鴘合身如雪色䏡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纏觜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于觜蠟脛並作黃白赤是爲上品黃麻色一變爲鴘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闊而短鴘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縱理轉就短細漸加膝上鮮白此爲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鴘此爲下品又有羅烏鳦羅麻鳦鳦一曰鶻

白兔鷹觜爪白者從一變爲鴘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臆前縱理變爲橫理變色微漠若無髀間仍白至于鴘轉

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白其嘴爪極黑體上黃鵲斑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爲鶬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色蠟脛並黃當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又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項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爲緣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爲地微微有纁赤從理眼黃如眞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鴘鴘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滅成白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爲鴘其色帶黑鴘鴘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爲青鵃而微帶灰色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鶻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鵃色如鵟鵰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于鵟鵰而色微深

大況鶻爛雄黃變色同也

青斑一變爲青父鵃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爲青白鵃雜帶黑色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赤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鵃其色多黑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人仍名爲黑鶻

青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鵃其色帶青黑鵃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黲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無

別述雉鷹一歲臆前從理闊者世名爲鴘斑至後變爲鴘鷂之時其臆從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若臆前從理本細者後變爲鴘鷂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烏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荆窠上向雁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川赤巖裏向盧丘中山白㟷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斑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東房山白楊椵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兎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章武合口光州飛雖稍軟若値快者越于前鷹土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鸜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

者章武飛

白皂鸝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漠北所在皆有生柏枯樹上便鳥向靈丘中山范陽章武飛

靑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斑者快向靈丘中山范陽飛

鵃鷹茬子靑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若目多眵蛻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叉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內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隻立理面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凡鷙鳥飛尤忌錯喉病入义十無一活义在咽喉骨前皮裏鈌盆骨內膝之下

吸筒以銀銖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準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荳汁與白相和者死

凡網損　擺傷　兎蹋傷　鶴兵爪皆爲病

續博物志

虎鷹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物類相感志

鷹食肉

鷹無肶而有肚子喫肉故也

埤雅

釋鸇

釋鳥曰晨風鸇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言穆公能芘其所賴而賢者赴之如此曾子曰邦有道則突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

釋鷹

陶弘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鷹鷙鳥也一名鷞鳩左傳曰鷞鳩氏司寇蓋鷹鷙故爲司寇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三歲曰鶬鷹鴘次赤也埤倉音披免切鷹鴘二年之色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如

此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舊說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㱿之後卽於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墮及爲日所暴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枝揷其巢畔防其外墮及作陰凉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揷枝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雛大可取說文曰䧹从㾓省蓋䧹以疾省隹之疾捷者故从疾省也隨人所指縱故从人禽經曰鷹不擊伏鶻不擊姙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蔡邕月令云鷹化爲鳩鷹鳩屬也鳩凡五種鷹爲鶆鳩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字說曰應从心从䧹䧹心之應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䧹之應物人或使能疾而已不行不至今三館書有咊（咊音竹凌反）澉三卷皆養鷹鶻及醫療之術（按咊澉三卷今無所考）

釋隼

禽經曰鷹好跱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隼鶻屬也一

名雀鷹蓋迅疾之鳥詩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言其於可飛則飛於可止則止又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揚言隼無所定止也又曰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言中陵安靜中正此隼之所以率也蓋宣王無海之道諸侯有沔水之流縱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散揚虎之搏噬擬隼之搏噬隼故準於文从水从隼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其每發必中而古之制字者以此法言曰鱗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䎅䎅未至也言若鷹隼攫撮急疾則是右武而已非所以語至也司常曰鳥隼爲旟蓋鳥鳳也畫鳳以象其德畫隼以象其威化書鳥反哺仁也隼閔胎義也葢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縱之不戮也或曰隼鷙鳥也卽今所爲鶻者是

爾雅翼

釋鷹

鷹鳥之鷙者雄大雌小一名鷞鳩少皥氏以名司寇之官葢鷹正月則化爲鳩秋則鳩化爲鷹故鷹通有鳩名在五鳩之數禽經曰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

而鷙者皆曰鳩也季夏之月秋節將至鷹自習鷙者曰學習孟秋之月鷹將搏鷙鳥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其毛色屢變無常故寅生酉就總號爲黃黃周作鴘千日成倉（魏彥深賦）漢郅都比蒼鷹以其尤鷙烈也韓子亦云鷹一歲爲黃二歲爲撫（疑）三歲爲青意亦同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亦鷹好揚隼好翔故以比尚父之武鷂亦其類古語曰在北爲鷹在南爲鷂

釋隼

隼鷙鳥也古者鳥隼以爲旗蓋取其鷙然古今言隼迺未有的指其物者禽經曰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獨知其小爾說文解雕云祝鳩也思允切又去鳥從十作隼則雕又與隼通凡詩之翩翩者雕皆隼也又解淮南子鳥力勝日而服於隼禮引爾雅謂之鶻鵃泰人謂之祝祝聞蠶時（缺）鳴人呵舍者鴻鳥皆畏之據許所說則（缺）今鵶鳴亦郭氏解鶻鵃亦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鳴今烏鳴小於烏而逐烏俗言烏之舅也說者不得其眞則妄以

隼泥解顏師古曰草鷙卽今之鳺也（鳺胡骨切）李善稱鷙擊之鳥通呼曰隼亦曰鶻也韋昭則以隼爲今之鶚云皆非也又古今解詩鵻者類引釋鳥隹其鳺鴀故遂以爲祝鳩按鳺鴀是隹字音錐鑿之錐此旣從鳥自與隼通則事不相預明矣獨鷑鳩鵧鷑者是矣詩云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云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禽經曰鵻上無尋鷚上無常言二鳥之起不過尋丈不遠而復而王事靡盬之臣則征役不得暫息也亦鵻是農候之鳥故云不能刈稷黍而返之也荊楚歲時記亦稱四月有鳥如烏鴻先鷄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犂格也亦一引爾雅鳥鴡卽鵧鳩幷摯虞槐賦春宿敎農之鳩鳩與扈異又以爲春扈曰鳻鶞主五土宜于水者也則誤矣淮南亦云夏孟之日以熟谷禾鴶鳩長鳴爲帝候歲蓋亦謂此許叔重以爲鴶鳩布谷未知孰是古之論書者言鍾繇善八分有隼尾又書

訣云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爲難作隼陳延劉向以爲隼近黑祥

三才圖會

鶻

鶻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鳩鴿中其拳墮空中卽側身自下承之捷于鷹隼

猫頭鷹

猫頭鷹卽鷹類其頭似猫其肉甚肥燒之則鬼至術士以之收鬼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鷹以膺擊故謂之鷹其頂有毛角故曰角鷹其性爽猛故曰鷞鳩昔少皥氏以鳥名官有祝鳩鳲鳩鶻鳩鴡鳩鷞鳩五氏蓋鷹與鳩同氣禪化故得稱鳩也禽經云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是矣爾雅翼云在北爲鷹在南爲鷂一云大爲鷹小爲鷂梵書謂之嘶那夜

集解

李時珍曰鷹出遼海者上北地及東北胡者次之北人多取雛養之南人八九月以媒取之乃鳥之疏暴者有鴘鷹兎鷹其類以季夏之月習擊孟秋之月祭鳥

主治

陳藏器曰食之治野狐邪魅

頭主治

藥性曰五痔燒灰飲服時珍曰治痔瘻燒灰入麝香少許酥酒服之治頭風眩運一枚燒灰酒服（出王右軍法帖及溫隱居海上方）

觜及爪主治

陳藏器曰五痔狐魅燒灰水服

睛主治

藥性曰和乳汁研之日三注眼中三日見碧霄中物忌烟熏

骨主治

李時珍曰傷損接骨燒灰每服二錢酒服隨病上下食前食後

毛主治

千金曰斷酒水煑汁飲卽止酒也

屎白氣味

微寒有小毒

屎白主治

本經曰傷撻滅痕藥性曰燒灰酒服治中惡蘇恭曰燒灰酒服方寸匕主邪惡勿令本人知時珍曰消虛積殺勞蟲去面皰䵟黯

發明

陶弘景曰單用不能滅瘢須合殭蠶衣魚之屬爲膏乃效

附方

㚢癖寇曰凡小兒脇下硬如有物乃俗名㚢癖者也只服溫脾化積丸藥不可轉瀉用黃鷹屎一錢蜜陀僧一兩舶上硫黃一分丁香二十一箇爲末每服一分三歲已上半錢用乳汁或白麵湯調下並不轉泄一復時取下青黑物後服補藥以石榴皮炙黑半兩蝍蝛一分木香一分麝香半錢爲末每服一分薄荷

湯調下連吃二服

面皰鷹屎白二分胡粉一分蜜和傅之（外臺祕要）

滅痕千金用鷹屎白和人精傅日三　聖惠用鷹屎二兩殭蠶一兩半爲末蜜和傅　總錄用鷹屎白白附子各一兩爲末醋和傅日三五次痕滅止

食哽鷹屎燒灰水服方寸匕（外臺祕要）

鷹論

臣利類思著

論鷹

論鷹分別種類有本地產者有遠方來者本地產者或取之在巢或得之始飛或得之長成各等不一遠方來者亦多種茲冊總略論其佳者如形象性情飲食養法教習治病次序論之後論鷂子

佳鷹形象

佳鷹之形色兩腮有黑點眼外周圍白點眉毛黑腦後頸顙上分井脊梁翅尾通體分有各色或全體純黑此爲佳者一歲之鷹毛色淡紅因多次易毛變白眼黃近紅眸子黑脚爪黃而近白若不近白則非佳者論全體形象頭大而圓顙短而壯嘴短胷闊骨甚

尖堅（凡擊鳥雀皆用胷骨故宜尖堅）所云頭大非如猫鷹之頭徒大而無勇力云頭圓非甚圓若甚圓則氣散項宜平腮短而圓屬黃痰令鷹易動而剛勇蓋鷹比他鳥攫物迅奮不顧其力之所能也頸短非太短若太短則屬或白或黑二痰與猫鷹相等不美小腿宜短大腿宜長而多毛趾爪寬而筋堅實爪甲拳曲入裏尾不宜短太短則如猫鷹矣翅斂與尾相齊惟尾略下眼常顧其爪則爲佳鷹得依此式定爲佳者間有非此式或以爲佳必經試驗方知也

性情

鷹膽大而剛强每飛逐始終皆極迅速見鵠先周轉而高翔趾爪上置於胷次其飛來之勢如疾風怒號至擊時斜掠不直從鳥之下項至胷及尾皆受其爪傷痕如長畫奮然惟恃其膽不量其力故間有對敵被傷者如與啞而德亞（高飛嘴長而利之鳥）鳥鬪此鳥不敢當鷹之兇鋒翻身藏伏其嘴鷹來時突出其嘴如刀出鞘然而鷹每致被傷故欲逐是鳥放鷹宜雙先放其一追逐之後遂又放其一以助之令前後攻擊則鷹

勝矣鷹膽力如此之强凡鵲見鷹飛不但畏其形或見其影及聞其鈴聲則顫懼而逃寧願受別多傷不願被鷹擊也

養鷹飲食

論巢中取將飛之鷹宜生肉喂之肉宜嫩無筋去皮去脉絡除骨除肥等皆小鷹難化者尤不宜瘦雀之肉須豐腴者又新鮮尚存熱氣者與活鳥無異若不得新鮮肉須置之溫水彷彿新鮮之熱切不可以病雀肉喂之蓋病雀之肉不補益凡喂以別肉亦然一槩不宜老肉宜中等少嫩者一則易消化一則能滋養生翅堅固又不宜以初生之雀并初生小鷄喂之老肉硬而乾生多液初生之肉不實易散易致瀉也所宜之食既定並宜知何法何時與食小鷹之嘴爪不堅而無力宜於潔淨木板碎切其肉喂之稍長之鷹嘴爪有力喂肉略硬宜厚切所食不可多亦不可少多則或吐不養其體致令輭弱即或不吐不能盡化眼多出淚反損元氣力弱體重而生惡羽少則元熱將消滅致瘦弱生翅不美如減柴火將熄然鷹小

者宜食少稍長者食略多總宜得中當酌量食勢易化者喂多難化者喂少論喂之時冬夏不同冬每日喂一次夏每日喂兩次一則爲日長一則爲鷹之元熱勝若僅一次則元熱反減晨喂一次日沒喂一次如先食不化不可再喂

惟司養者喂之少至棲鷹處所免其叫鳴望食小鷹能飛時勿驟教習宜引之近處數飛不拘天之陰晴如此則翅美而堅攫禽易强放鷹時勿懼其逃蓋慣喂之所不喚自來若鷹能自食不俟司養者喂之則宜先教習然後放之

教習生鷹

獲野猛之鷹先將線縫眉後以小牛皮或羔羊皮造一套套其小腿如皮硬拭酥油揉之兩脚帶鈴若鷹強猛司習者手指勿近其嘴蓋嘴之上下利如剪刀恐被咬傷惟以小枝竿輕摩其頭頸肩背隨鷹咬枝竿以散其恨

教習爲馴順其性棲之拳上令鷹多夜不睡又將布造一寬鬆小套蒙其頭常除而復套除後即以小枝

竿輕摩其頭頸肩背不致鷹恨司習者教之飲食用雞翅膀連毛與之聽其去毛自食縫其眉常以手持不令在架上以套套其頭頸種種困頓磨煉其性消其亟嚙諸物并去其呼氣使鷹容易教習仍時時照前以小枝竿輕爲摩掃倘依此法行鷹尚猛恨則以蒜頭心或亞樂厄（即蘆薈）敷在板上抹入鷹嘴即不能堪蓋蒜氣及蘆薈苦味令鷹之恨性消而容易受教也

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

欲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須持活小鷄在暗處有微光令鷹能見及聽呼叫之聲音即來攫食此時以皮冠加鷹首將鷄腿或翅膀等與食如是者數四鷹即慣習其聲音矣

教習勇敢

欲鷹加益勇敢須先略鬆鷹冠司習者在暗處蹲於地持活小鷄大聲招呼與食食時將冠全解置小鷄於地令鷹肆嚙司習者出歡聲令鷹覺知喜其食後置鷹拳上復教之自下而食如是者三四次又輕輕

加冠於鷹首將鷄腿或翅膀隨其食

教習認識棲木

鷹慣習暗處於三四步攫小鷄今教之認識棲木宜以活小鷄繫於棲木上仍在暗處司習者退三四步持繫小鷄棲木繞轉高聲呼叫來食此時副習者解鷹冠司習者遠棄小鷄棲木於地高聲呼食不息若鷹至取食則任其食司習者屢屢歡呼將鷹與棲木及鷄一併持之手上令食然後加冠續以鷄腿及翅膀分剖與食

既教習飛於暗處食鷄畢後在於無林木空曠之地司習者擕棲木及鷄於手上副習者拳上帶鷹脚爪繫以繩索即鬆其冠高聲呼號與食肉少許司習者退四五步令副習者解冠後以繫繩之棲木及鷄用手持之三四次繞轉高聲呼叫即將棲木連鷄棄置若鷹飛來任其食後令鷹在棲木上始喂以鷄腦肝心肺等食時司習者出歡呼聲音喜助其食教習於曠地如是者三四日過此以後司習者退十餘步每日令鷹食小鵲於棲木上逐日挨次漸漸離遠則加

鷹膽量而集於棲木

鷹已習自手拳遠處飛集棲木去其猛性食鷄鵲等司習者宜先一日禁絕鷹食同副習者騎馬帶鷹至無樹曠地以長繩繫鷹脚司習者在遠處指使副習者鬆鷹冠高拳擎鷹令鷹能見司習者持棲木繞轉高聲呼叫叫時副習者卽解鷹冠鷹卽飛飛將近時司習者棄棲木與鷄於地任其食下馬至鷹前作歡呼聲喜助其食如此教三四日後欲放鷹亦先禁其食蚤晨解脚繩勿致拘束司習者持棲木與鷄繞轉呼叫卽來若鷹飛至食鷄任其食復作歡聲喜助之次日早晨亦如是司習者仍以棲木繞轉呼叫但藏活鷄不令鷹見至鷹到棲木上斷去鷄脚令在棲木上食之

教鷹攫鵲

鷹猛性既除而聽司習者之命則以響鈴繫之鈴之大小隨乎鷹之力量放時先禁絕其食次晨騎馬手拳帶鷹往無樹曠地將放之時向逆風馳逐鬆鷹冠略吹口音引其飛鷹聽吹音在手中搖翅卽解其冠

放隨逆風鷹卽騰空凌上司習者持棲木與鷄繞轉大聲呼叫見鷹飛來則棄棲木與鷄於地若鷹集棲木上食司習者卽下馬歡呼喜助其食

教習鷹飛向上

若鷹在手拳上不肯飛或飛而向下大槩一歲之鷹每如此勿棄而不教司習者仍騎馬至鷹處驚嚇之或以小挺逐之催令上飛騰凌一二轉接於棲木而喂之若仍然不改則往多鵲曠地鬆其冠至近鵲處解冠鵲飛鷹卽前逐此時不免高飛司習者帶備活鴨以竹絲穿鴨眼眶之皮將翅交加向高拋擲令鷹見之若鷹攫食任其食司習者復作歡聲喜助之復以鴨腦心肺與食隨以翅膀與之勿俾飽食如是者三四日鷹自開翅高飛而聽司習者之命

教習鷹攫水鴨

鷹旣熟往來聽司習者之命卽宜教攫水鴨須帶鷹往有水鴨之處司習者鼓掌逐水鴨出水羣飛以便鷹逐若水鴨略飛三四次仍復入水司習者預先暗備一活水鴨以竹絲穿眼眶之皮并交加其翅拋擲

於空中令鷹看見鷹卽攫之任其食時司習者作歡聲助之若水鴨出水飛鷹追逐而遠司習者卽高聲呼叫令回仍如前以所備活水鴨拋擲令鷹攫之

教習鷹逐雀不前棲於樹者

鷹間有一二次逐雀不得卽棲息樹上不肯向前此等鷹不宜放之有樹所在當預備一活鴨伺視欲飛往何方卽拋擲活鴨鷹見之卽來食任其食司習者以歡聲助之如三四次依此法教之不改其病卽宜棄不用

教習鷹喜息於棲木

教習喜棲木宜二三次攫鵲時接於棲木上卽與食鷹愈勇敢而高飛司習者愈叫之下棲木勿令其食待集於棲木將鵲腦臟任其食餘則暗奪之加冠後方與食

教習肥懶之鷹

有肥懶不聽命之鷹卽其自攫之鳥亦不可與食至鷹將食時則奪之用活鴨一隻殺之取小牛心或小鷄肋膀嫩肉冷者以鴨頸之稚毛包之置於鴨臟內

至鷹食臟時同食其脾胃即淨肥懶即除

鷹遠飛叫囘

鷹或遠飛不見宜即馳馬周繞棲木高聲叫囘若鷹聽命飛囘在棲木上則與之食任其殺所攫之鳥司習者當作歡樂之聲以接之緣鷹知人喜怒之聲音蓋聲之喜怒極能動鷹之心也

遠方之鷹

遠方來之鷹多種不一今惟論佳者一謂之百勒基諾（譯言外方）其形像頭頂微高而圓眼黑大而深周圍有青圈眉毛微高而大腮微白近紅嘴闊稍粗鼻大而寬頸長胷闊背顙大而粗青黑色與翅皆圓闊翅長至尾杪翅內筋紅尾翎粗大舒長杪尖如鵮子金白之色大腿長小腿短脚黃青之間如天青色爪趾細甲大黑色而鋒利棲於手腕身體向後爽快肎咬常饑貪食

性情

飛翔雖優游而即忽然騰上在湖河之地其飛最高其下最迅擊鵲最便利一啄即能殺之然性情和平

不怒極聽人命令之攫大鳥卽順命勇往至論調養其性宜以好肉飼之則肥壯如初得時之原體膽大不懼强大之鳥若欲同巨鳥鬬則減其飲食巨鳥雖厲鳴發狠像卽至鬬傷亦不怯

神鷹

謂之神者因其力勇而迅速卓越諸鷹又比之鴉基辞（郎羽王）其形像頭毛白頂平眼黑而大嘴如天靑色鼻小體略長胷點灰色翅大而長背翅之上亦皆灰色大腿內白尾點彎曲如半鉤小腿及脚均天靑色惟細小與其體不相稱一歲鷹毛比換毛之鷹不甚相遠換毛者胷點比一歲者之胷點微黑而圓但換毛鷹脚略白而黃總論兩種鷹皆背紅而近灰色如斑鳩亦有此兩種之背與翎皆黑色者非精熟識鷹之人難以分別

性情

此鷹力最大而最勇不拘何種巨鳥立時卽攫能擊鴈野鵝及兎獐麅鹿等每抉其眼而食其腦聲音猛厲往往飛越於雲端之上從高擊下不知自何而來

且飛之極能耐久逐鵲直至二三時辰在巢獲者經驗不及老神鷹之高此鷹一飛不論何鳥見之皆懼而翔避或入於樹林或墜於地下寧落人手不敢再飛矣但性情和平易受教習愛人亦愛獵狗在人或獵狗之前愈肯攫鵲以顯其勇習熟者未嘗離本主凡所獲之鳥皆送至本主之前故最爲寶貴倘飛高而遠以棲木繞轉并高聲呼叫即來如當時不來亦不妨時久必回或寒冷或風雨俱能當受不倦若放兩神鷹共逐大鳥或大鳥飛逃不獲兩神鷹氣忿必致相鬪但司養者於平昔之先令之同食習熟則無此患

入而發兒覺鷹

入而發兒覺譯言逐鳥飛翔周轉此鷹比他鷹極爲美觀挺立有威儀令人悅視佳者頭頂平而不高頭之前後俱闊眉毛直上出眼深鼻孔寬大嘴粗彎曲而堅頸頦近頭之處微細近背之處粗喉吭圓雖吞多食亦不顯胷突出多肉形體向下漸次尖小至尾彷彿三角形翅膀掉聳向上翅毛層層遞相疊下愈

下愈美翎之上下寬而堅不飛時尾翎收斂俱伏於兩翎之下大腿寬小腿粗短趾掌粗而寬趾則瘦長如銼稜然爪甲曲而尖

性情

性情勇猛膽甚雄大敢與鵰基𧊒（郎羽王）相鬬若多鷹先已逐鳥一見入而發兒覺來皆懼而止假如有五鴈在空中放是鷹擊逐必每隻盡攫乃止遇不同類者甚猛厲與同類者甚和睦未嘗互相爭鬬曾經試驗自小從羣養大者食時必序齒先長而後幼不用水洗濯惟於沙上滾身去其蟲虱甚喜寒冷常棲於冰上及凍石飲食喜新鮮好肉如心及近心之肉尚存元氣之熱者宜飼之凡性熱之鳥如鴿鳩等打圍時帶雙者更妙逐鵲耐長久放鷹者宜騎快馬并快獵狗以接其所攫之鳥

山鷹

遠山之鷹槊巢於山中此獨謂之山鷹者何較別鷹性最僻野故也

山鷹形像

身體中材頭圓頂上生一毛冠灰色額毛細微亦灰色嘴短粗而黑鼻孔窄小眼與眶亦小喉吭略白有散漫大點或鐵色或紅色胷圓而尖亦有紅及鐵色之毛脊毛細灰色亦有一線白或一線紅向下又或純黑其翅不長尾略短大腿毛灰色而內黑小腿堅實與脚皆黃惟爪鱗稠密而最黑趾頭大而有肉多次換毛轉白而點小遮脊及遮大腿之毛如天青色

性情

性情僻野膽大易怒難受教怒時不宜抗之如抗則愈怒不抗亦自潛消專攫大鳥不屑於小雀連殺多鳥祇作頑嬉逐鵲不獲則甚忿若叫回則啄司放者之首及面幷啄所騎之馬故司放者宜忍耐俟其怒息必自返忿怒之際恆不顧本身間有忿怒而斃者曾經見山鷹在山中獲一色雞偶遇鴉基鞥奪而取之爭鬬不能復得鴉基鞥高飛山鷹隨追之啄鴉基鞥頭相鬬俱傷而死

保存山鷹其體不令之肥亦不令之瘦病時以瓦罐沸過之清水令之飲持之在手用皮套拭以麝香放

羣鷹時先放山鷹如不獲鳥卽同別鷹而囘

皁子鷹

謂之皁者因頰短兩翅上伸而其首僅露形體小比鷂子爲略大頭頂平頭後不高出頭大眼光如火嘴短而圓腮有點與別鷹無異翅長尾短大腿堅實小腿略長有鱗如蛇鱗然趾下有結頭

性情

最易受教膽大耐勤勞其飛最高最遠而人多不見能攫鴈鵝等大鳥見羣鳥不獨傷一必盡傷之若遇成羣大鳥必須以別鷹助之乃可因其體小故也書紀云有一貴人買此鷹見羣鴈遂放之至高飛時鷹與鴈俱不見此人心中懊悔過數刻見鴈一一受傷墜下其傷皆如刀割計二十餘隻後乃飛囘蓋別鷹擊鴈從上劈下此鷹擊鴈反不從上劈直待鴈復飛而上時始從下用後爪擊之其鋒極利間有以爪反傷其體者又有一種楯子鷹不飛時每搖翅欲飛此種膽雖更大其能力不及前鷹也

論鷹致病之由

鷹等攫飛禽者病或在體或在翅在體者或由於外如受傷被打損骨或由於內如惡液多濕氣聚集及頭熱肺與喉甚乾痵氣患證在翅者體雖無恙獨不能飛由翅破損或拔翎毛至傷其筋使氣血不能相通約識鷹體可與否看其糞而可知也

治鷹發熱之病 一節

發熱之病始由微冷漸致蒸灼身顫翅垂頭低下頷毛捲艱於飲食并摩其體熱此皆發熱之徵宜用冷藥治之食須用雞腿或小雞小鳥不可用麻雀因其肉熱甚故也所喂之肉先經大小薊過水洗淨方可與之食復將大小薊水或別樣冷草之水塗抹其所棲之木并鷹之爪脚夏天尤宜置鷹於幽暗僻靜稍冷區處若鷹體甚瘦一日兩次將前食以少許喂之依此法治之熱仍不退則用下瀉之藥大黃末二錢以棉花少許包裹與食或將針針放鷹之右翅膀脈血如此鷹肝熱退全體痊愈

治鷹頭上筋縮之病 二節

鷹犯此病極重且危大約由身肥而多食脈內血盛

令頭脈破開而血聚於頭腦一處以致生覺之氣不能貫逼生覺之道旣塞鷹體雖至健即死此病由鷹久在烈日曝曬或在烈日久飛用多力追赶野雞等所致遂令渾身多液先聚於頭首復又化散於渾身若止於頭首則頭筋縮散於渾身則生別病係多食者當知退毛而初復長之時鷹生多血並多肉故於未全出新毛之候須半月或二十日不間斷宜淡薄嫩食如小牛羔羊心之類經溫水擺過以巾布抹乾與食或用小嫩雞與未生毛嫩麻雀喂之如此喂養待鷹毛還復全備然後徙移區處一連二十日皆宜如前項喂法傍晚以手拳持鷹將亞樂厄（即中國名蘆薈亞樂厄之汁最苦能治肚內生蟲其汁存物不壞爛又能明目本草有其圖形）用時將清水洗過搗爛以羊羔毛包裹爲丸如蠶荳大喂之以淨其腹兩三日內早辰將冰糖與食但亞樂厄必要洗淨方用否則不可

又方用奶子油及冷肥肉將水洗十次和冰糖食之試驗有大力量若鷹不愛食用溺洗過後淨之與食更有力量

治鷹頭毒之病（三節）

鷹等攫飛禽者每屬頭毒之害其證最險由多惡液及頭熱而起眼腫耳出臭液身體致爛卽知有是病治之須先淨其內體後淨其頭兩三日早辰用奶子油一錢冷水洗過著玫瑰露和蜂蜜或和白糖少許三味摻成丸喂之喂時持鷹在手拳上俟出糞兩次則內體潔淨矣

治淨其頭用路達種子四錢（此草利眼目而克邪懲其圖形載在西國本草）蘆薈二錢黃花一錢三味共爲細末用和玫瑰花之蜂蜜少許作成小丸送至鷹喉嚨內已畢手拳持鷹過八刻照常以好熱食喂之（如中國無路達種子草惟用蘆薈黃花二味亦可）

若耳內有壞液用銀條一根一頭扁一頭尖尖的纏棉花扁的取惡液用甘杏仁油滴入耳內油要溫熱後以棉花塞耳門存其油兩次依法行取出污穢務令全毒盡傾方止若其頭仍不愈尚有惡毒在內宜用艾火灸其頭後致惡毒乾而除其毒灸畢卽將奶酥油擦灸處若鷹不能用嘴分碎肉食宜分開與之如不食須强之仍不肯食百不能活一

治鷹傷風眼淚及鼻之病（四節）

鷹赶飛禽體倦多勞倘遇冷或經霜雨濕身即得傷風之病致眼腫出淚鼻流涕治之須淨其內體用奶子油如前治頭毒之方治之或用芥子研成細末將蜂蜜少許和成丸與之食或將此藥擦其舌傷風即止又方用樹上生木耳二錢番桂皮甘草各一錢研細末以和玫瑰花之蜂蜜成小丸喂之此方已經試驗

治鷹鼻之病用丁香胡椒煙葉三種各等分研成細末和勻以小管將此藥吹入鼻內若鼻流膿用和玫瑰之蜂蜜攪過用上好醋和在一處將淨布擠出滴入鷹口毒液則乾而消如服此藥不愈須用艾火灸之不獨灸其頭井鼻子周圍俱灸之灸時鼻口自開但不可傷其鼻將奶酥油塗其灸瘡之處後用乳香或芸香研末敷上以堅合灸瘡之口

治鷹頭暈之病（五節）

鷹頭暈之病致疼痛虛弱不能站立棲於木架上時而偏左時而偏右且攫拏鳥雀放棄倒墜於地猶如

死然治之宜用亞欒厄（即蘆薈）一錢丁香二枚研末以棉花少許包裹與食俟八刻後將小雞或小鴿嫩肉喂之連食三四日此藥或仍不愈照前治頭毒之藥一二次以淨其內體隨照前法用艾灸其頭後灸時須拔其毛止灸其皮勿傷其骨而頭暈之病自愈矣

治鷹眼矇瞀之病（六節）

鷹眼矇瞀初起易治久則難療其眼之矇瞀由頭發稠密之液致令鷹之目暗而不見亦由多帶皮冠所致別鳥稍無宜速治之須先淨其內體使多液發之於目用亞欒厄（即蘆薈）洗過研成細末加冰糖二錢以銀小管或鵝翎管將此藥吹入眼一日兩三次用童便洗之可也若治之不効取鮮雞蛋少煑令青略凝去其黃以淨布擠出令蛋青之水明亮以新淨棉花盡收入蛋青之水後持棉花捏水滴於鷹眼內一日二三次直至眼復原如再不効用格理多尼亞草根（即燕子草即中國穀精草小燕初生而瞽抹其眼即開明此草燕來則生燕去則死）洗淨將其根略削取其水點於眼內尤為奇妙

治鷹尸之病（七節）

鷹口有多病每生黑白點不能飲食如常其體因而瘦細看其上齶及舌下齶二處所生黑白點大如胡椒將小剪或小刀剔去於剔去患處用和玫瑰之蜂蜜塗之至其肉見紅而淨再用乳香或芸香研末和玫瑰之蜂蜜擦之堅固其患處後以白酒洗之如不能用刀剪須用煅過白礬研末塗擦

又口生別病由有小瘡碍其飲食故不能照常觀其所食艱難卽知其染是病宜用和玫瑰之蜂蜜塗其瘡一日二次如不愈用强水抹其小瘡須仔細不可連帶無瘡所在否則損其好肉小瘡已愈以和玫瑰之蜂蜜擦之堅固其患處

鷹嘴間有同上病者當以快利之刀鋒批削其瘡若嘴瘡有小眼以刀微開其小眼所開之處用和玫瑰之蜂蜜抹之兩三次卽愈

治鷹氣痺之病（八節）

凡鷹胷內之病常微有氣痺之証爲最險其故由肺多熱以致呼吸之司乾噪而難喘氣能致鷹死亦由頭上多液下墜於肺而塞氣門故宜速救久則難治

見鷹胷往下擊動其尾亦上下隨動不出糞即出亦微小硬而圓其口常開而嗑則知此病之險初起時須淨其腹以舊菜油用冷水洗至油色白洗油之法將瓦盆中心鑿一小孔先堵塞之載油同水用杓子攪之與水混雜待油淨潔乃拔去小孔之堵塞放水流盡時仍堵塞獨存淨油用小雞腸洗淨先將線縛其底後以此淨油灌入腸內復將線縛其口置鷹吞之手拳持鷹至出糞過四刻以小鳥心小鳥肋旁嫩肉喂之大鴿肉并麻雀肉鷹非瘦不可與食如此法喂七八日鷹自復原

又方用奶子油肥肉俱將水洗淨過以此二種同置於玫瑰露內以備其食但多寡酌量與之又方用杏仁蒸露將此露入小雞腸內其法如上置鷹口內吞之若不痊則以艾灸其眼鼻之中心其病必瘥

治鷹吐食之病 九節

鷹病係於脾胃其種不一不收食而吐者危險之証也其由多端或不化而全吐者或半化而臭者若不臭而全吐病不甚危因微骨橫噎喉管之故欲試與

水飲之若飲必危不飲無妨乃由惡痰積於脾胃耳飲水時當暖以堅其脾胃又用肉荳蔻及丁香乾研成末麝香少許將前味藥末用棉花包裹作小丸與之食用藥之際持鷹手上待藥下至吐後八刻以小嫩鴿子喂之欲飲水即與之此方有効又方用玫瑰露二錢和丁香末二錢及麝香少許與之食喂時以手拳持之至喂後消化出糞則穢去而體淨鷹脾胃自健矣

若鷹所吐壞而臭用燕子草根治之（即中國穀精草）將刀削其根至根見紅色則止搗爛著水中水不過兩指高以指調攪至如擠奶子之熱以得此根之味成一蠶荳大置鷹口吞之用手掃其項喉令易下脾胃再將茶匙取草根之水灌之緊閉鷹嘴勿令吐出以手拳持鷹俟藥根及水下腹始置架上無人處至出糞連藥根與水俱下過八刻以活老鼠生割皮乘熱喂之若不得鼠小鴿子亦可先將小鴿打下地俟血少凝方取其心并兩肋之肉與食待其稍化再與鴿子別肉喂之一日四五次每次少許如前喂法若是鷂子

一日二次第二日早辰用麻絲及艾同些微之肉細細琢爛喂之過八刻出糞後仍將小鴿微肉與食晚亦如是鷹病復原已經試驗

以上藥方治之不愈又見鷹瘦必不克治矣醫家云無有不可治之病故又試一方用兩茶匙好酒灌於鷹喉置鷹在棹上倒睡因醉難站立過一刻不收藥而吐必愈否則死

治鷹生蟲之病（十節）

鷹脾胃不熱生稠而不化之液以致腹內生蟲見鷹閒懶羽翎每騰於背尾周圍搖動出糞不淨又且不多兼無白色喂之不肥則知其有生蟲之病矣欲打其蟲用亞樂厄草（卽蘆薈）研末或猪膽烘乾研末如蠶荳之多與食其蟲卽下若治鴿子亦用此藥但藥末則減少食畢手拳持之至出糞後照常與好食喂之不日痊愈

治鷹獨另有本蟲之病（十一節）

鷹另獨有蟲生在腰處細皮包之其狀甚微猶如棉線約長五寸揣思此蟲於鷹初生時卽有之鷹瘦則

受其害肥則否受其害之時鷹愈瘦渾身顫動脊毛竪起而叫鳴因此蟲無飲食卽咬破所包之皮而出到處尋飲食若不蚤治在腹咬五臟至心鷹卽死間有各處咬動卽從鷹口透出治此蟲不可殺之若殺之則腰子周圍生毒不能隨糞出當醉之爲佳用蒜子削去外皮存其心將鐵絲燒紅揷蒜子多孔用菜油同蒜子搗爛停三日和成丸喂之食下則蟲昏醉如此一連三四十日鷹不受此蟲之害矣

治鷹脾胃雜病十二節

鷹有飲食難下者晚間飽食淸蚤又貪食則覺其有是病此由食物在喉內乾硬不得下或在脾胃難化其在喉者須憑他飲多水復濕其爪脚並濕其所棲之木如不効用蠟磋成小條揷其喉內催下食物其在脾胃難化者用丁香肉荳蔻沒藥三種研成細末以棉花包裹喂之以便食後吐出此方已經試驗

治鷹肝之病十三節

鷹肝常多有熱或在船上遠來或在養所多動或飛戴重鈴鐺勞倦所致又或與別鳥爭鬪而身體有毒

致生此病在外易治蓋惡液在皮膚易於發散在內則多血凝聚生膿發毒難治見鷹憂形及非其時出糞臭而色惡且黑如墨近糞門處每跳動如發熱之脈則知其有是証矣其病甚危險多致死若肝熱由多動而生治之不難宜食屬涼而稀之物如小雞肋膀嫩肉或牛心先經涼菜（如生菜苦麥菜之類）水洗過或用肥肉洗淨和玫瑰露及冰糖搗爛棉花包裹與之食以涼其肝乃愈

若因與鶻子咬打用潔淨沒藥研末摻肥肉少許喂三四次如不肯食須强之用棉花包裹塞進其口內

或因被打墜地及與鳥鬬或衝撞於樹上用大黃一錢置紅鐵板上炒至乾脆可研如鷹大需大黃兩小荳之多鷹小需一小荳之多研末喂之至出糞後過八刻以小雞肋旁嫩肉經水洗過與食每隔一日時用沒藥時用大黃進其腹十日內五次定愈若肝不在本位觀其挨臀處覺堅硬兼出糞黃色則無藥可治而死

治鷹脚爪之病（十四節）

鷹脚爪發腫或由惡液在身下墜於脚爪或由年老及多勞苦摸其身則覺有熱或由脚爪疼痛不能站立宜蚤療之勿致筋縮不克活動初宜消其痛凉其脚用雞蛋青及醋與水和合又方用久年菜油或用玉簪花露鴿子油井血平分和勻俱熱擦其脚爪其腫即消

治鷹流火之病十五節

脚爪之病已用前藥治之此外又有流火之患致趾爪筋縮而成圓結在各爪之後此病最難治有云格理多尼亞草（即中國穀精草）及蜂蜜與醋同和勻擦脚爪即愈

治鷹大小腿骨錯之病十六節

腿骨離本位由外故宜勉力令其相接速歸本所恐多惡液發於腿生熱或腫最爲難治旣歸本位緊要在長久保存須致鷹不克伸搖翅體之所用能乾而堅其傷筋之藥治之若治小腿以雞蛋青玫瑰露亞樂厄草（即蘆薈）二錢和合以布緊包小腿上至十日每日換新藥換藥時先洗淨其腿然後包之若治大腿

用乾玫瑰蒸露與大與草搗爛和好酒擦之令熱而堅其筋此處有惡液卽乾而愈矣

治鷹大小腿已破之病（十七節）

鷹與水鴨相鬭每有大腿小腿之骨傷應速還其本原但於所傷之處先拔去其毛以膏藥貼之用上好亞樂厄草（卽蘆薈）研成末大麥及麻子各一錢小茴香玫瑰花油二錢及雞蛋青製成膏藥敷貼傷處以布縛之如此一箇月至十五日換新膏藥逢冬則置鷹於煖所喂嫩肉令其容易消化

治鷹受傷之病（十八節）

鷹與高飛之鳥奪食相鬭或由別故受傷其傷或在皮上或在肉上或在筋內若在皮肉之傷易復原用犆林液或芸香洗過之水亞樂厄（卽蘆薈）及乳香二錢大與葉硼砂并葡萄尚酸之水俱置有釉瓦瓶內堵塞其口將火煑至三分之一倒出用布隔擠其水以塗傷處自愈（犆釉二字字典無）

又方將亞樂厄同沒藥乳香研末放在燒酒內摻勻燒酒止用二錢至三箇時辰久以此藥塗其傷處絕

不可用玫瑰露若大腿傷在皮上先以好酒篩在棉花上輕搽傷處後用乾大黄葉研末或同艾末或芸香末敷之即愈

若傷在筋內其傷甚疼則爲難治宜先於筋傷處拔其毛後用白礬一錢乾玫瑰花石榴皮并艾及好酒少許煎至酒乾搽受傷處能阻當惡液不致別處生毒而加鷹之力量

治鷹生虱之病（十九節）

虱子與臭蟲乃皮膚之本患鷹之生虱每在頭翅尾尤甚冬天用胡椒五錢溫水泡之以盤載椒水令鷹洗浴并緊洗其生虱去處洗畢復回棲木嚮太陽曬之再以樹枝一尺直豎立上上面置微蠟或塗紅色或塗綠色插挨鷹所棲之旁虱子即從鷹毛漸上至樹枝到蠟上有粘於蠟內者亦有墜於地下者但曬鷹不可曬至淨乾亦惟太陽有力量無風時曬之乃可若太陽力微用微火溫烘但火不宜嚮鷹胷首之前恐傷其喉故也如火大則鷹必死

夏天用籐黄研末擦鷹體翅膀上下有虱之處切勿

誤著於眼上亦勿使水濕其身恐水氈其翅膀也

前既論各鷹形像性情及養教之法等今專論鷂子

佳鷂形像

佳鷂體大而短頭小略長頸長而細鼻闊舌並口內俱黑色胷有黑點脊毛紫而杪近白翅細而短略彎曲如雞翅然翎寬而堅尾長而紅或黑有十三翎大腿寬博高聳毛略紅無點小腿骨壯大近爪處彎曲不直爪寬大如鱗甲皆佳鷂之徵

鷂子性情

鷂子性膽大多嗔怒凡鬬鵲首恃其膽雄次恃其爪利鷂體雖小勇敢邁越諸鳥攫鵲不獨爲食尤爲顯其威猛性雖雄悍然易受教而聽人命其情極馴良書紀云鷂子日暮得鵲不食通夜用爪搯壓至辰釋放後雖遇之亦不擊攫以顯其寬饒若一動攫鵲不得卽自恨不復追逐且攫鵲有智計近地而飛不顯露其跡逐兔先以爪抉其眼除其疾走之能故也鷂子眼昏自知尋一種草向草將眼自拭卽獲光明

凡攫禽之鳥飛皆迅速鷂子更爲便捷且性常饑急

於尋食因習間少肉易於逐鵲高飛人不得見視鵲如箭鋒疾下所以攫擊多勝由飛極迅速之故然飛之迅者原爲攫鵲否則不甚速矣空中翻身惟鷂子與夜鶻爲然他鳥不能遇大鳥相鬭則翻身其爪向上抓刺以免敵害也

鷂子性既常饑而復貪食若無肉遇糞亦食性喜食雀更喜食雞井鴿子等水鳥亦食下等鷂食田雞井鼠上等鷂喜食螃蟹不食死人與死禽獸肉其飲惟禽獸之血若食無血乾肉方飲水

教鷂攫鳥

新鷂宜置暗處以布蒙其眼或以竹絲穿眼眶之皮在棲木上薄與之食不令睡息小鷂子切勿棲於冷處否則腰病險死用大典葉圍其棲所新得小鷂能站立者須插一木棍置在棍頭上以便開翅不致墜地木棍宜用柳木不巨不細可以兩爪包過使前爪與後爪相抱合其木棍或用布或用氈包掩免傷其爪繫鷂爪之繩在木棍上繩不可太長亦不可太短以免墮地復能飛回棍上若多鷂並棲一架宜離二

尺餘兎互相爭鬬蓋鶻習慣攫雀饑時亦不顧同類帶鶻子手上一日不過三時應在一蚤一晚之間倘帶多時恐肺熱受害且帶之當於衆人喧閙處及水流洶猛之聲令習慣不懼宜棲於右手腕上勿以手拳持之以便易放攫鵲如在手腕上覺不安寧須吹口音從容撫摩之好言慰之不可責怒怒則激其忿悍之情緣鶻子之性喜怒皆能覺知而激動其性

鶻子在棲木或手腕間有翅搖向下而身體不寧者此由受熱之故宜強置於淨水洗澡三四刻翅即搖動而上洗畢日曬之或火暖之又或連三日以溺沃翅上置泉水或河水洗之去其汚穢即爽利而飛屢次洗愈加爽利洗畢即以新鮮不經水之肉喂之如洗澡不肯起以清水灑之即起

始教後不多日叫之即來宜減其食先習自彼人之手飛至此人之手習畢用長繩繫銅圈圈其脚放之持肉高聲招叫復吹口音引之來否則輕牽其脚繩令飛若飛來喂以微肉持肉之手須帶皮套恐被其爪傷後復放之彼記念前肉必飛來旣習熟去其猛

心已聽司習者之命方除爪繩放之以鳥翅繫棲木周轉高聲呼叫令其飛來夜間鴿子睡時宜點燈蓋火光能暢快而調其性但燈不可太近免受煙氣之燻

打圍二日前少餵之終日置鴿子棲於手腕上第二日亦如是先一晚任其睡息第三日帶之打圍解其冠除脚爪之繩見有羣雀處即驚叫令之飛始放鴿子若有大鳥惡鴉及鷹等同鴿子鬬則跟馳呼叫增益膽力鴿子得小鳥時或大鳥來救嚙鴿子之毛而傷害宜高聲大叫即得逐散鴿子所得之鳥用刀截其頸以血與飲隨以心臟與食後輕取死鳥脚爪潛去之不令全食蓋飽則難再攫鵲復以所殺鳥血塗其脖爪則加奮勇尤易擊攫是日不過放三四次或鴿子性尚欲往亦收息不可放恐過受勞倦後畏怯不肯向前矣

宜習慣與獵狗同伴鴿子食時亦與獵狗食令其相熟如友朋以便相助逐鳥初放鴿子時先令攫小雀黎明即帶至有小樹曠地樹內每藏雉先潛聽其

叫鳴周圍伏二三人亦隨作邑雞聲音後或以樹枝或以石土塊抛擲驚之飛間有藏在樹林不肯飛出者用獵狗銜之狗搖尾處即邑雞潛藏之所宜驚之飛出即放鷂子逐之如對面飛來不可即放鷂子俟邑雞過去纔放追逐放時先撫摩慰之放後跟隨呼叫加助其勇力鷂子聽聲雖大鳥來亦不懼如不見邑雞而放鷂子東馳西逐徒無所得其心不樂恐致生惰後難以攫雀若已獲邑雞則與之肉食撫摩其尾慰之以小刀開邑雞頭令食其腦後緩緩暗奪之攫野雞不用叫呼恐聞聲即步走不飛致鷂子難攫欲令其飛宜搖樹枝此時即放鷂子若在高處放之更妙蓋佳鷂高處攫雞萬不失一即鷂之次者亦加其能力

鷂子將老無力攫邑雞則教之攫野鴨用左腕棲之腰右繫一小銅鼓另命一人在低處持一養熟之野鴨帶鷂者將近持鴨者即高放野鴨隨擊腰間銅鼓而放鷂子令其易得攫食至攫生野鴨亦如此野鴨大約多在樹林及曠地帶鷂子宜在低所不令之見

後將腰間銅鼓鳴擊叫呼野鴨即飛纔放鶻子攫之

鶻子飲食

與鶻子飲食須知有三一食之時一食之品一食之多寡論其時於辰正時與食先帶之手腕上然後喂之若取之巢中幷繞飛樹林之鶻子須日中喂多次令其愛司養者至養熟時惟辰初止喂一次待食化時方與不化不與若食化一日喂二次亦可其肉宜新鮮或前一日者不妨用論食品走獸中棉羊山羊羊羔牛肉猪肉須迭相更換若常食一種肉則猛熱而生沙淋宜殺山羊之血俟略凝與之食即解或兎肉連血除骨去腦與食更佳倘食骨及腦則腹內生蟲至於鹿肉不可飽食難化故也宜食猪肉瘦鶻食之則肥論飛禽之肉鶻子首喜雞尤喜翅膀隨及腿肉但不宜冷者須經熱水溫之而食若冷食致腹內不安鴿鴨鵝肉幷血皆能利益惟鵝血宜少食多食易昏醉難以擊攫凡飛禽之腦最佳易化鳥心尤妙食之極有味肉隔三日勿與食食則五臟爛而蛋死亦勿喂以醃肉致滅元氣凡鳥之五臟不宜多食多

則生瀉

論食之多寡每食或羊羔肉九兩或棉羊肉十兩山羊肉九兩鹿肉八兩兔肉五兩猪肉六兩小猪肉七兩狗肉八兩熊肉六兩至於鴈與鵝野雞鳩鴿等肉任其飽食禁食毛骨照依此法與食則有味凡欲節其食宜暗中減取之不令看見若與小鳥食任自去毛可耳

保存鴿子

保存鴿子之體立秋時用老雞翅下嫩毛或兔腳毛琢爛以棉花包裹成丸浸水與之吞食能開豁五臟而乾其腹中餘食若第二日吐出前丸潔淨不乾不臭身體則無病若濕而黏則有病不吐此丸不可輒喂或已吐而失覺置鴿子在手腕試之身顫震則藥丸仍在腹中或藥丸小而不吐再三與之必將連前一併吐出其不吐之故因多惡液在內時用肥肉洗三四次以微鹽并胡椒同琢爛成丸與食又不吐當看其出糞何如即以此糞琢爛布包之令之嗅聞又不吐置日曬或火烘以雞腿肉和白糖與之食若鴿

不甚瘦數次用此方必吐矣

又保存其體并易於攫鵲宜用清潔之水洗澡每隔四日一次若連洗恐鷂厭而飛逃欲其水中速起以清水灑之卽起洗畢以小活雞或小活雀和白糖與食鷂子或以嘴擦抹其翅及體爪此時勿驚動若置之手腕須用厚皮套此際嘴氣有毒恐致受傷喂之不宜濕水肉

又保存體之美好以蜀葵花葉同水煮乾搗爛用奶酥油並爛葵葉置於罐內復煮傾出擠過以此喂之或不肯食用猫肉拌之同食要知鷂體穩好出糞淨白無雜黑膩黏皆體好之徵驗

除鷂弊病

保存鷂體已悉於上當設除其弊病之法若鷂子不肯攫鵲宜置之黑暗區處半月之久惟食時略開微光與看其食僅給每常三分之一如此則肯奮擊攫鵲矣

鷂逐鵲怠緩宜以水洗之所食之肉必經熱水盪過宰一雞取血俟其凝用樹葉包裹將打圍時以此血

與食少許鷂子得血之味自覺爽利喜於逐鵲放鷂子本逐此種鵲而反另逐別種鵲卽得別種鵲而來則以苦膽抹鵲胷略與之食鷂子嘗其味則生恨後不復攫別種鵲矣

鷂子或膽小不敢與鳥鬬將打圍時以肉少許浸酒與之食欲其攫大鳥將肉浸醋與食或用小鴿飲以酒令之飛至酒化以鴿肉分碎與食必加其膽又打圍前一日所食之肉浸溺蚤晚微與之食第二日以猪舌與食則加膽力

治鷂之病

知鷂子有病而不知何病用蜂蜜奶子油及新鮮熱肉或小雞肉尤妙三樣和勻與食則愈

鷂子或在手腕或在棲木屢次氣喘憂悶食少食鮮肉後出糞黑臭皆病之先兆因腹內有臭液或食惡肉或食野草之故宜用馬齒莧略搗爛並奶子油羊羔肉合和爲食

又方以葡萄汁煎熬三分去二止留其一分最甜者與鴿子飲間一日將此鴿給鷂子食之則愈凡瘦而

憂悶及毛豎起者依此方治之獲痊

鴿子若受傷用雞蛋青菜油調勻敷傷處忌水濕更換藥時先以熱酒洗之另上新藥至收合而有疤痕若以嘴動其傷處用亞樂厄（卽蘆薈）少許著於傷處至傷在翅下或胷或脊或大腿用麻絲琢碎塞其傷處將爛肉刮去後用乳香黃蠟猪油松香各等分用火煎化成膏藥以毛翎拭膏藥敷之至痊愈收合而生疤痕若傷生淤肉以蝎子草置傷處及淤肉消後用白粉玫瑰露片腦少許擦傷處

若鴿子體癢以嘴爪抓其體自拔去毛翎者用鵝糞羊羔糞蘆薈搗勻並醋置於銅鍋內太陽連曬三日若太陽無力則以火烘之後以此藥洗鴿子體用鴿子肉和蜂蜜胡椒與食置於暗處九日退舊毛從尾發生新毛時以玫瑰露洗之則愈

間有蠹蟲囓齕鴿子體用馬長毛細琢置肉內與食或以蝦蟆燒之或以鐵末撒之肉上與食卽愈餘病同治鷹之方治之

試鴿子有病與否

欲知鷂子有病與否一先置鷂子於足下後持肉高懸引叫飛上撲食則無病否則有病

一以銅末或鐵末伴肉與食如食則五臟不佳

一宰羊羔肺帶熱與之食食肺而安必無恙食之不寧難化第二日有憂悶狀則有病

一出糞不間斷不稠在架上安平嘴抹內翅自下而上其翅如擦油光潤大腿均平翅內兩脉平和以上皆無病之徵反此或因外熱而口開舌顫喘氣或因內熱而眼閉脚爪一伸一縮毛竪起或因勞倦而口開翅下垂鼻中呼氣一切皆有病之徵若出糞綠色在架拳曲不起乃死之徵也

三二四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三卷目錄

鷹部藝文一

鷂雀賦　魏曹植
鷹賦（有序）　晉孫楚
鷹賦　傅元
鷹賦　隋魏彥深
奉和鶻賦　唐高適
雙白鷹讚（并序）　蘇頲

鶻賦　李邕
說鶻　柳宗元
進白鷹狀　張謂
放籠鷹賦　張苘
白鷹賦　闕名
蒼鷹賦　闕名
鷹賦　宋吳淑
赤兎鶻賦（有序）　元趙孟頫
畜鷹賦　明劉球

鷹部藝文二（詩）

詠鷹　隋煬帝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唐杜甫
姜楚公畫角鷹歌　前人
王兵馬使二角鷹　前人
畫鷹　前人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渺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義鶻行　前人
畫鶻行　前人
呀鶻行　前人
觀放白鷹　李白
見人臂蒼鷹　高適
養鷹詞　劉禹錫
籠鷹詞　柳宗元
鷹　章孝標
饑鷹詞　前人
和舍弟讓詠籠中鷹　呂溫
出籠鶻　濮陽瓘
詠架上鷹　崔鉉
新羅進白鷹　竇鞏
宮詞　王建
進秋隼　耿渭
霜隼下晴皐　無名氏
白鶻圖　宋司馬光

鶻　歐陽修
野鷹來　蘇軾
觀劉永年畫角鷹　黃庭堅
海州觀放鶻搏兔不中而飛去　沈括
野鷹來　金蔡珪
畫鷹　元馬祖常
題畫鷹　李祁
題劉履初所藏莫慶善畫鷹　郭鈺
題畫鷹送羅緝熙南歸　明李東陽
題曾京尹所藏雙鷹圖　前人
題鷹　申時行
老鷂行　沈一貫
鷂雀行　徐禎卿
畫鷹　徐渭
鷹逐鷺圖　張邦奇
鷹部選句

禽蟲典第十三卷

鷹部藝文一

鷂雀賦　魏曹植

鷂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項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

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敘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兔自今徙意莫復相妒

鷹賦（有序）

晉孫楚

郭延考與余厚其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邊人也好弋獵顧盼心欲自娛樂請余爲賦曰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嶺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鴻鴈於河渚且其爲相也疏尾闊臆高髻禿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於時商秋既邁歲在元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韝青骹戲田疇縈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踴因升降以畢力紛連薄以攫竄遂陷首以摧

臆

鷹賦

傅元

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於林野兮復回翔於天庭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鉤爪懸芒足如枯荊觜利吳戟目穎星明雄姿逸世逸氣橫生

鷹賦

隋魏彥深

唯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綴輕絲於雙瞼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而暫斂雄心爲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種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劍利脚等荊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麤脛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羣羽俱爲絕伴或似鵶頭或似騂首赤睛黃足細骨小肘懶而易驚姦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

此則有命兔頸猴立是爲無病厠門忌大結肚惡軟縧不宜絕背不宜喘生於窟者則好伏巢於木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鴘千日成蒼雖曰排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得人則馴擾養雛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必高迥屋必華寬葺以取熱洒以排寒韝須溫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羸腸瘦心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奉和鶻賦　　唐高適

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鶻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爲尚懷知音遂作鶻賦其辭曰

夫何鶻之爲用置之則已縱之無匹懷果斷之沉潛任情性之敏疾頭小而銳氣雄而逸邈耿介以凌霜目精明而點漆想像遼遠孤貞深密將必取而乃迴若受詞而無失當白帝之用事下青霄而委質乃順節而勃然因指縱而挺出嚴冬欲雪蔓草初焚野莽

蕩而風緊天崢嶸而日曛忿頑兔之狡伏恥高鳥之成羣始滅沒而略地忽昇騰而奪雲翻決裂以電擊皆披靡而星分奔走者折脅而絕脰鳴噪者血灑而毛紛雖百中而自我終一呼而在君夫其左右更進縱橫發跡埽竄穴之凌兢振荊榛之折歷翕六翮以直上交雙指以迅擊合連弩之應機類鳴髇之破的豁爾胷臆伊何凌厲以爽朗會莫蔕芥豈虞夷險之怵惕觀其獲多不有得用非媒歷閶闔以肅穆翌鈞陳以環回幸耀光於蒐狩承剪拂於樓臺望鳳沼而輕舉紛羽族以驚猜路杳杳而何向雲茫茫而不開鶩出谷而徒爾鶴乘軒而何哉彼懷毅勇轗軻而棄置胡不效其間關而徘徊爾乃顧恩有地戀主多情念屑空而不去託虛室而無驚雅節表於能讓義心激於效誠勢愈高而下急體彌重而飛輕戢羽翼以受命若肝膽之必呈嗟日月之云邁猶羈縻而見嬰別有橫大海而徑度順長風而一寫投足眇於巖巔脫身逸於弋者冰落落以凝閉雪皚皚而飄灑諒堅銳之時然寧苦寒以求捨匪聚食以祈滿聊擊羣以

自解比元豹之潛形同幽人之在野矧其升巢絕壁獨立危條心倏忽於萬里思超遙於九霄豈外物之能慕曷凡禽之見邀未知鴛鷺之所以孰與夫鵬鶚之逍遙云爾哉

雙白鷹讚（并序）

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彝君長自肅慎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彩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電（文粹作雷）擊飆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鶬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養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却馬畋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群截羽灑血乃强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威則重況此

鳥猛過於衆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綷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鶡也能果桀而戴之蟬也能潔矧乎職命司寇師維尚父聞箴刺姦擇善爲吏葢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所以備於圖而儆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讚曰

鷹之大者精明踈峻勁而橫絕雄而遠振錦文素緑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馴鷹之馴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聯文其彩章下韝泌中惟史之良

鶻賦

李邕

伊鷙鳥之雄毅有俊體之超特意凝緩而無營體閑整而自得陰沉其情淡慘其邑固未足以異於衆禽也夫一指一呼一擊一搏爲主之用騁人之樂凜然神動翕然氣作殞三窟之狡兎斃五里之仙鶴騰霄漢而風捲透原野而星落萬乘爲之顧盼六軍爲之揮霍歡聲動於天地逸氣靄於林薄至若逐烏舛類射隼殊名獲不相讓遊不同征何至德而能制每恊

義而不爭偶坐推食雙飛和鳴殺敵齊力登樓比形夫其嚴冬沍寒烈風迅激或上棘林或依危壁身既稟於喬木骨將斷於貞石營全鳩以自暖罔害命以招益信終夜而懷仁仍詰旦而見釋矧乃戀主不去狗食猶止豈貪利而永言將效誠而必死甘閉於籠分從於使寧竭力之利人曷戢翼以存己則知負力干勢爭啄奪食始飛聲而遠引忽側翅而橫蹙遇之者夭當之者覆壯士感之驚歎行子羡之廻矚故能連擊縱便臨事莫違一超雲以高舉一隨物以低飛馳逐妙於人智促節合於兵機禽雖小而不陋獸雖捷而無依或則九霄擊下萬里接來風行電轉月上雲開乍差池而不中終棄置而不廻彼俊異之英決豈凝滯於嫌猜觀夫愛子防巖惜巢忌物吻戛戛而雄厲翅翩翩而勁逸觜距者先中而命處綿蠻者異狀而同疾苟精別而棲條同賞心而無失

說鶻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

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喙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者以呴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呴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進白鷹狀

張謂

右臣管內大小鷹娑羅山採得前件鷹簡擇並堪進

奉特稟異氣挺生殊姿頭圓頂平臆闊脛短丹目時轉志凌雲霄花毛始齊邑靜霜雪既拔奇而賞異實超等而殊倫但四鎮川原千里砂磧草木既少禽獸亦稀礪志爪距調其羽翮徒有願於擊搏竟無階於効用今寒風凜冽殺氣嚴凝萬乘時巡六龍冬狩出樊籠之地登校獵之場必能隨人指蹤驅御苑之狐兔順時行令逐禁林之鳥雀物性有適天心所知

放籠鷹賦（以無育斯禽以明惡殺爲韻）　張莒

貞元初敷文教於率土念畋遊之無度啓鷙鳥幽縶之中示皇家不私之務將以致仁壽明好惡雕籠永閉念受紲之多虞金架爰辭俾凌風而得路由是縱逸翰於寥廓釋猛志於扃固當其海晏時清天高日明離習習之恩重視蒼蒼而體輕捨靈檻而方銳歷秋林而上征乍遂翻空出君門而不返遙憐厲吻過宮樹而猶驚洎夫郵彼幽閒順茲棲止用成端拱之化將盡好生之理足使去韝上而無疑顧人間而何以昔因殊顧幸肉食以見羈今降深衷忽雲翔而有始故得脫身聖代矯跡天衢方縱心於萬里詎斂翼

於四隅山藪之思俄失翡距之衞寧無然則播仁風於坱圠乃順時以止殺戒逸氣於荒淫故無用於茲禽豈俟夫養育之勞既久徘徊之懼彌深雖多士盈朝無聞諫獵故黔首在下盡得歡心則知信及纖微念茲棲宿庶羣情而知感期衆類之蒙福遂使擊搏之性將翱將翔乳哺之心既生既育是用保其鴻業建此深規惠澤爰臨整羽儀於戸牖微誠既展逐鳥雀於藩籬信九霄之可託將一舉而在斯

白鷹賦　闕名

於爍明德兮動休徵縈墨綬兮效素鷹朱草如之何所縈則止玉壺如之何所飲則承借如紫巖碧流煙深樹幽產鷺成羽自春徂秋含陰陽之淳粹任天地之剛柔懷好音與好質非成色而不求厭羽毛於原野戀主人而卽畱嗟乎含情履潔象君之節厲吻鉤銳澡毛玉截遷河陽之喬木一點清花映武城之瑤琴孤飛春雪昔王魯同勳賢哉二君或雉隨黃壤或鸞下青雲莫非白鷹之爲最況復見之與所聞良以出自幽谷遷於華屋霜飄上衣星流入目湼而不緇

惟公象之比德於玉象公不欲匪我政表來儀者何致之由德玩物則那思君子以馴擾不避虞人之網羅蓋以少而取貴豈同乘鴈之爲多

蒼鷹賦　　闕名

中靈鷙毓萬象周流綜羣物之衆夥懿羽族之齊侔俱含識與哺啄終愧容於爽鳩散以瑤光之彩來自鍾巖之丘周官以司寇比德漢氏以將軍作儔鉤成利觜電轉奇眸蒼姿豐邑元距聯鞲至於長楊大獵雲夢時蒐寒光送曉霜氣橫秋頓平原而亙弋截洞壑以張罘野霧初霽朝陽尚早於是排空漢飛絕鳥奮之鼓之載擊載討凌紫氣而蔽日下平皋而覆草歸鴻失四飛之路狡兔亾三窟之道夫品彙之功用之非器至於表德頗亦千致仙莫過龍駿莫過驥鵬垂天以圖遠劒斷甲以稱利夫其庶類之呈能未若茲禽之爲鷙固得細牒再演史臣攸記逐彼烏雀然明之對國僑擊於殿上要離之讎慶忌且般樂之遊君子未適禽荒是戒哲王盛績太康洛汭之表已鶩不還李斯上蔡之門情何更溺覽二君之喪道每觀

事其如惕幸免射於高墉願搏風而上擊

鷹賦

宋吳淑

伊鍾山之鷙鳥稟金方之勁氣含火德之明輝淪瑤光之純粹或聞於蒼成千日或重其指如十字若乃點血散花之狀草睟金距之名既在南而爲鷂亦與鷂而爲兄亦有下韝命中畫壁如眞資僧達之馳獵敎行父之事君唐則斷聯而見放漢則斥賣而不用逐黃犬於東門擊鵬雛於雲夢至若梁冀貪而見求大亮忠而不獻馬融既美於出籠要離亦聞於擊殿故其威同尚父名傳郅都魏帝以秋吟見重侯文以嚴霜行誅支遁則愛其神俊元坦則肆其畋漁至於驚蟄靡失於爲鳩處暑不差於祭鳥逐不仁者子產名爽鳩者少皥又若翮短飛急骹長起遲大雌小雄加毛減肌時令既傳於學習爾雅亦號於飛翬亦聞惡彼足黃欲其食疾罻羅設於已化矰弋禁於未擊饑而爲用猜防既見於曹公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翼

赤兔鶻賦（有序）

元趙孟頫

皇慶元年上賜大都留守臣伯顏帖木兒白兎鶻一翎翮皓潔白雪同皎至延祐元年凡三籠而毛羽變赤光采艷奕異於尋常搏擊勇鷙加於疇昔雖老於五坊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豈若君子進於德以潤質集賢學士趙孟頫爲之賦其辭曰

倚鷙禽兮出金門賜貴臣兮示殊恩皂霜雪兮耀前軒解絛鏇兮縱平原狐兎駭兮不及奔歷年歲兮毳如璊粲晨霞兮炫朝暾剛氣勝兮肆飛騫德愈進兮義愈敦炯雙眸兮睨乾坤

畜鷹賦

明　劉球

惟鷹之爲鳥有號曰鷞鳩鍾炎精以爲武德稟金氣而多伐謀習學則時乃夏祭鳥而天以秋威以時養翎以日修非其類不與非其林不休此羽族之雄傑百鳥所不得儔也是以有炳其文不一其皂竦膺而昂脰博頸而健翮尾以合盧爲貴目若點漆之黑喙曲於酓矛趾利於鐵棘望遠兮若愁胡屹立兮若置石高舉則飄然凌乎九重之雲霄下視則廓然見乎萬里之山川倏然閩越忽然幽燕嶽靈不能障川后

不能延其奮揚也有尚父之勇其捕逐也有子產之賢其數飛也髣髴乎學者之功其以小制大也兼總乎御史之權故百獸望之而跡斂衆禽觸之則軀捐豈其情之好殺蓋亦天使其然也一旦應明詔沽善價貯雕籢覆黃帕足紆碧絲之縚以爲常首冠績韋之幘而少謝脫風霜於渤澥之濱濡雨露於闕廷之下顧玩歎賞徘徊聖駕迺命鷹坊寧厥攸舍處之溫凉之室棲乎丹朱之架肥鮮飽於歲月食息時於晝夜幸遇比乘軒之鶴不殊親愛雖入懷之鷂莫跨使其才不絕倫則是寵也亦何繇而迸哉迨乎閉蟄屆候冬狩及期萬乘雷動億騎雲隨則臂以金吾之衛士乘以內廏之驍騅左右乎紫鸞之駕後先乎翠鳳之旗入泱漭之野以較獵臨奔逐之時而脫羈是宜竭所能鼓厥翅與西旅之獒戮力東海之豹合勢大搏彼熊貍小殪此兎雉獻獲虞人奏功輿次以羞大庖以實賓器以爲乾豆祖廟是事思報效於萬一求以免乎素餐之愧則於恩爲不孤於德爲不負苟饑則惟人是依飽則高飛而遠去則雖有矯矯之翰善

攫之距較名而考實曾鴟鴞之不如若困阨而賴濟
於人爲臣而叨食於主蒙其施當懷其報可不鑒視
於鷹乎

鷹部藝文二　詩

詠鷹　隋煬帝

遷朔欲之衡忽投罻羅裏既以羈華絆仍持獻君子
青骹固絕儔素羽誠難擬深目表茲稱闊臆斯爲美
鷙獸不及奔猜禽無暇起雖蒙韝上榮無復凌雲志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唐杜甫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
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翻鞲上

姜楚公畫角鷹歌　前人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眞在左綿却嗟眞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

王兵馬使二角鷹　前人

悲臺蕭瑟石龍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絛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鞲上稜鋒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畫鷹　前人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條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渺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前人

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鞲鵬礙九天須却避兔藏三窟莫深憂

二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元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義鶻行　前人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嗷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
近經滈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
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畫鶻行

前人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
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
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
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
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呀鶻行

前人

病鶻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淸秋落日已側
身過鵰歸鴉錯囘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
可狀彊神迷復皁鵰前俊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
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
血非其心

觀放白鷹

李白

八月避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見人臂蒼鷹

高適

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雲霄萬里高

養鷹詞　劉禹錫

養鷹非翫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探雛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毰毸上林表使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籠鷹詞　柳宗元

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霓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荊棘下攫孤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雲間翔

鷹　章孝標

星眸未放瞥秋毫頻掣金鈴試雪毛會使老拳供口腹莫辭親手啖腥臊穿雲自怪身如電殺兔誰知爪勝刀可惜忍饑寒日暮向人鴿斷碧絲條

饑鷹詞　前人

遙想平原兔正肥千囘礪吻振毛衣縱令啄解絲條

結未得人呼不敢飛

和舍弟讓詠籠中鷹　呂溫

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殘九天飛勢在六月目睛寒
動觸樊籠倦閑消肉食難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看

出籠鶻　濮陽瓘

玉簇分花袖金鈴出綵籠搖心長捧日逸翰鎮生風
一點青霄裏千聲碧落中星眸隨狡兎霜爪落飛鴻
每念提攜力常懷搏擊功以君能惠好不敢沒遙空

詠架上鷹　崔鉉

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
去不知誰是解條人

新羅進白鷹　竇鞏

御馬新騎禁苑秋白鷹來自海東頭漢皇無事須遊
獵雪亂爭飛錦臂韝

宮詞　王建

內鷹籠脫解紅條鬬勝爭飛出手高直上碧雲還却
下一雙金爪掬花毛

進秋隼　耿湋

豈悟因羅者迎霜獻紫微夕陽分素臆秋色上花衣舉翅雲天近回眸燕雀稀應隨明主意百中有光輝

霜隼下晴臯　無名氏

九臯霜氣勁翔隼下初晴風動閒雲捲星馳白草平稜稜方厲疾肅肅自縱橫掠地秋毫迥投身逸翮輕高墉全失影逐雀乍飛聲薄暮寒郊外悠悠萬里情

白鶻圖　宋司馬光

白鶻日邊來一息萬里遙橫飛碧海晴六翮寒蕭蕭輕如朔雪花迴與長風飄傾身疊紺爪吟嘯何嘐嘵瞥來疾驚電欻起先扶搖遂令狐與狸不敢矜凶妖罻羅不可取滅影還雲霄世人莫得見粉繪圖輕綃凜然堂牖間霜氣自春朝風雨夜如墨古木無鳴梟

鶻　歐陽修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野鷹來　蘇軾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饑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兎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

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中有臺高崔巍臺中公子著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嘷

觀劉永年畫角鷹　黃庭堅

劉侯才勇世無敵愛畫工夫亦成癖弄筆掃成蒼角鷹殺氣稜稜動秋色爪拳金鉤觜屈鐵萬里風雲藏勁翮兀立槎枒不畏人眼看青冥有餘力霜飛晴空塞草白雲垂四野陰山黑此時軒然盍飛去何乃躦屼立西壁祇應眞骨下人世不謂雄姿留粉墨造次更無高鳥喧等閒亦恐狐狸嚇旁觀未必窮神妙乃是天機貫胷臆相突兀摩空材想見其人英武格傳聞揮毫頗容易持以與人無甚惜物逢眞賞世所珍此畫他年恐難得

海州觀放鶻搏兔不中而飛去　沈括

秋霜濯空林暮日在峯頂冥冥起長風稍稍絕遺影驍禽值猛搏俯取不待頃豈非求者乖矯翮成遠騁未能謝榛莽那用遽悻悻此心竟可憐得失未宜病

野鷹來　金蔡珪

南山有奇鷹寘穴千仞山網羅雖欲施藤石不可攀鷹朝飛聳肩下視平蕪低健狐躍兔藏何遲鷹暮來腹內一飽精神開招呼不上劉表臺錦衣年少漫留意俯仰不能隨爾輩

畫鷹

元馬祖常

側視窺霄漢低飛近草萊金韝時一脫肉飽更須回

題畫鷹

李祁

勁翮排霜戟天寒氣轉驕草間狐兔盡側目望青霄

題劉履初所藏莫慶善畫鷹

郭鈺

目光懸秋雙翮齊欲飛不飛愁雲低足無絛鏇腹無食空林尚恐難安棲筆力精到天機微莫生所畫詩我題君不見天下太平角端語狐兔草間何足數

題畫鷹送羅緝熙南歸

明李東陽

大鷹猙獰爪決石側目高堂睨秋碧小鷹偪伏俯且窺威而不揚豈其雌雌雄起伏各異態意氣相看出塵壒獨立羞將衆羽羣高飛怕有浮雲礙山寒木落天始風日色慘淡川原空人間狐兔自有地愼勿反擊傷鵁鴻畫圖彷彿是誰作宛似懸韝臂間落高堂

匹練長風生萬里炎荒盡幽朔我生奇氣空嶙峋揮毫對此不無神送渠羽翼朝天去亦是雲霄得意人

題魯京尹所藏雙鷹圖　前人

霜風摵摵空林響朔氣隨空入蕭爽兩鷹意氣殊絕羣俯視平川如一掌元雲著樹凝不飛野日照地寒無輝攫身欲下不肯下似覺深山狐兔稀丹青落手翩翩欲活韝上驚看錦條脫江湖浩蕩烟水深萬里陽臺渺天末時維八月炎暑空兩鷹角立如爭雄周旋九紘隘八極此意豈在風塵中知公有才非搏擊我意亦欲辭樊籠祇應共逐鵷鸞去去上丹山十二重

題鷹　申時行

何處蒼鷹掣錦條霜林颯颯灑寒毛攫身萬里層霄迴側翅三秋殺氣高狡兔還應愁窟穴鷽鳩那敢決蓬蒿聖明祝網開三面搏擊何須借爾曹

老鶻行　沈一貫

相州浮圖滅素雲佛徒四散靈光分有狐綏綏窟其頂據危布巧張魔軍公然出入索祭賽移精屋底鷙釵裙幾村月下捲眠席驅桃鞭棘喧相聞平原公子

攬游騎意氣西來照天地翩翩從者五陵豪手指青松暫留憩聞茲肝腸烈秋色虎豹縱橫誰耐得回看鞲上老愁胡好去清霜試風力愁胡整束儘從容竦身三躍生剛風老狐負嵎正睨空老鷹深目復自雄不期側翅偶失便霜毛醉舞桃花紅道旁觀者色如土公子生蒙隴西恥難忘一戰雪曹柯詎惜千金求郭隗詰朝載取老鶬來金眸鐵脛非凡才一蹴四天聲翻翻愁雲慘淡爲之開心知敵手不易摧交綏便作旋風回長鳴飄然向空去狂魑笑破呼鷹臺不堪一辱還再辱三斷金鞭仰天哭江花片片自飛來江鳥不飛皆掩目忽聞羣鴉遶相輪如泣如弔聲狺狺老狐失驚小狐哭迷離欲竄無荒榛未解天公意何者萬人欲去仍旋馬東方一道如飛龍無數奇毛蔽天下橫排鵝鸛吹觱栗殺聲欲震長平瓦健翮當前索狐戰羣握飛沙爭撲面風塵入眼靑天昏霹靂一聲滄海變自餘小怪無煩誅攢頭亂啄充朝餔但聞腥風萬縷汙遺腸儘足餐饑烏心感主人再三呼激烈綢繆當報珠吾觀此鶬智勇俱不數博浪沙中鎚

似曾親受黃公符吁嗟鳥中之丈夫鳥有丈夫人則無

鷂雀行　徐禎卿

白鷂捉黃雀斜盤下九天豈知南山側復有虞人弦一發中雙翼忽驚青雲端行人皆撫掌仰視落飛翰弓矢懸馬頭少年坐雕鞍持歸咸陽市百鳥爭聚觀美酒白玉缸肉腊黃金盤樂哉今日宴四座爭萬年

畫鷹　徐渭

閩甪縞練光浮膩傳眞誰寫蒼厓鷙生相由來不附人緣鞲空著將軍臂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兔走肥煙中斂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凉風誰貪飽鸞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轡凡才側目飽人餧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鴟梟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鷹逐鷺圖　張邦奇

我觀羣鳥中除却蒼鷹盡凡羽君不見黃金睥白玉距凌空一下急於雨鷺鷥何不早竄伏到此驚奔向

何許憶昔在林臯翻飛矜羽毛羽毛雖好不中用憑君識取眞英豪

鷹部選句

魏文帝答繁欽書於是商風振條春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

晉傅休奕蜀都賦鷹則流星耀景奔電飛光青骹素羽飄雪繁霜

宋鮑照蕪城賦饑鷹厲吻寒鴟嚇雛

梁江淹橫吹賦鎭雄蛟及雌虺颼獨鴟與單鷹

北周庾信賦蒼鷹赤雀鐵軸牙檣

唐杜甫華州試進士策問揷羽先翕於騰鷹擻帷不

供於埋馬

溫庭筠啓瘦馬依風悲皆感士秋鷹厲吻餓卽投人

漢王褒詩高鷹接雉飛

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樂府虞機衡網不得施猜鷹鷙隼無由逐

陳張正見詩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

唐蘇頲詩海外秋鷹擊霜前旅鴈歸

孟浩然詩積雪履平皐餓鷹捉寒兔

杜甫詩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又　呼鷹皂櫪林　又　仙體來浮蟻奇毛或賜鷹　又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　又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

陸龜蒙詩截海上雲鷹橫空下雙鶻

李咸用詩利爪韝上鷹

元稹樂府割鵠餧鷹烹麟啖犬　又　臂鷹小兒雲錦韜

又　逸驥初翻步韝鷹暫脫覊

溫庭筠詩旅鴈時聞叫餓鷹不待呼

皮日休詩意超海上鷹

李賀詩剪翅小鷹斜綰根玉鏇花（又）守帳然香暮看
鷹永夜悽

張籍宮詞新鷹初放兔猶肥

韓偓詩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

薛逢詩綠眼胡鷹踏錦韝

王建宮詞內鷹籠脫解紅絛鬬勝爭先出手高

宋陸游詩俊鷹解絛卽萬里（又）階前汗血洮河馬架
上霜毛海國鷹

道潛詩饑鷹一號呼荒徑灑毛血

蘇頌詩草淺鷹飛地冰流馬飲河

朱淑眞詩鷹隼雙睛轉梧桐一葉驚

元耶律楚材詩騰驤誰識孫陽驥俊逸深思支遁鷹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四卷目錄

鷹部紀事
鷹部雜錄
鷹部外編

禽蟲典第十四卷

鷹部紀事

雲笈七籤黃帝與榆罔爭天下始以鵰鶡鷹鸇一云隼之羽爲旗幟

竹書紀年帝辛三年有雀生鸇

孔氏志怪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博

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新序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鸜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侍兒小名錄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鸇覆之取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

博物志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注）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正義曰釋鳥云鷹鶆鳩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爲司寇郭璞曰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鷹是鷙擊之鳥司寇主擊盜賊故爲司寇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裔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血三日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非翟之妖也

論衡書虛篇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讎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

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鷂鷂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鷂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

漢書郅都傳都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之佳名狗則有脩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東觀漢記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

益都耆舊傳廣漢馮顥爲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顥收之使人擊鷹而亡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後漢書梁冀傳冀能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

袁術傳術少以俠氣聞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

呂布傳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

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林水錄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昇臺言表盛遊於此嘗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

搜神記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晉書崔洪傳馮恢始仕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翟嬰

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虞潭傳潭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

慕容垂載記慕容評謀誅垂垂奔於苻堅堅敗於淮南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靮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袖中記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俊

南史王僧達傳僧達性好鷹犬除太常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

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

張裕傳裕子岱岱兄子緒緒子充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

齊鬱林王本紀鬱林王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

指月錄寳誌禪師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

丹陽縣志梁張僧繇吳人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客衣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皆不敢復來

南史侯安都傳陳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引齊寇入據石頭安都襲秦郡破嗣徽柵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

魏書高祖本紀延興五年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文成文明皇后傳后尊爲皇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寳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

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

北齊書後主本紀後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廣寧王孝珩傳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常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四年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京師至者萬餘人

唐書高祖太穆順聖皇后傳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

大唐新語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唐書李大亮傳大亮出爲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

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

唐語林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極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萊州府志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之界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啣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餧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縶鷹而歸

唐書劉祥道傳祥道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耶卿

安得以此待之

舊唐書輿服志延載元年內出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以上豹韜衛飾以豹左右鷹揚衛飾以鷹

松牕雜記元宗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歸京師以觀時晦迹尤自卑損會春暮豪家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困疾駈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

朝野僉載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卑陋言辭魯鈍俱爲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

唐書崔弘禮傳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元佐獵夷門元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元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元佐大喜

大唐新語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晝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

開元天寶遺事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爲決雲兒

大唐新語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名會於行所元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元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

唐書源乾曜傳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

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効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

冊府元龜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頲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奏看鷹人歙州別駕員外置同正員羅元讓看鷹勤勞請優與進改元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頲執奏曰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於苑囿之內鞲紲總捐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乃奏擬右驍衛翊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之改擬深爲折衷

唐會要開元十一年同州進五色鷹

唐書姚崇傳崇子奕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以鷹犬從奕曰非禮奏罷之

盧氏雜說李靄應舉時勤敏絕人號東翅鷂子

冊府元龜貞元十四年九月丁未朔中書門下奏賀峨嵋獲白鷂

憲宗永貞元年九月襄州節度使于頔進鷹詔却歸之

唐書仇士良傳士良字匡美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

裴度傳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宮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

朝野僉載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平廣記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鶻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

全唐詩話崔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宣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

唐書杜生傳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値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葼代之乃往折葼見亡奴伏其下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鴿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

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七年七月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青鴞鷹四聯

唐書五行志光啓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爲鵝而弗能游鷹以鷙而擊武臣象也鵝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充庖廚而已

地理志關內道華州華陰郡土貢鴿鶻

靈州靈武郡土貢鶻

回鶻傳可汗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吐蕃傳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

黑水靺鞨傳靺鞨多白鷹

遼史太宗本紀太宗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爲瑞

北夢瑣言唐薛貽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於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廻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詠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眞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韝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衛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

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勑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鑑戒錄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

五代史安重誨傳重誨爲中書令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

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

回鶻傳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

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八月高麗國王王建遣使廣平侍郎張芬等來朝貢鷹韜韝鈴等

鴻書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逐飛鷹耳

遼史道宗本紀清寧二年三月己卯御製放鷹賦賜羣臣諭任臣之意

耶律乙不哥傳乙不哥長於卜筮爲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濼西榆上往求之果得

地理志遼每春季弋獵於延芳淀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鶩所聚國主親放海東青鶻擒之鵝墜恐鶻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

宋史符彥卿傳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貰之

李筠傳筠子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

党進傳進嘗受詔巡京師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於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

王昭遠傳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鐵山有膂力善騎射少時入山捕鷹鶻直澗水暴漲十餘丈昭遠升大樹經宿得免

眞宗本紀知階州賓玭獻白鷹還之

淸夜錄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昊累舉不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

言行錄王素嘗與同列奏事事有不合衆皆引去惟素論列是非得旨方退議者目爲獨擊鶻

聞見近錄歐陽永叔張安道王素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三人薦於上亦除諫官時號爲一棚鶻

老學庵筆記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爲之飼鷹鶻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

佛祖歷代通載舒州投子名義青度爲僧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公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宋史張威傳威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鶻眼威立淨天鶻旗以自表

墨客揮犀鼓山有老僧云曾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疃間低飛掠食俄攫二大羖羊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金史宋珪傳珪本名乞奴爲內侍殿頭哀宗放鶻後苑鶻逸去勑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鶻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遣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

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太訐杖之尋悔賜物慰遣之

紇石烈執中傳上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衞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謀作亂時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卽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鶻怒擲殺之遂反

地理志上京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爲籠鷹之所在按虎水側

元史太祖本紀太祖十五世祖孛端乂兒母曰阿蘭果火阿蘭沒諸兒分家貲不及之孛端乂兒曰貧賤富貴命也貲財何足道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鷹博野獸而食孛端乂兒以緡設機取之鷹卽馴狎乃臂鷹獵兎禽以爲饍或闕卽繼似有天相之

董文用傳丞相安童奏文用爲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阿合馬私人也其徒旣讒問安童罷相卽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名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

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

竇默傳默嘗與劉秉忠姚樞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臣當直言今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旣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文宗本紀天曆元年十二月甲寅遣治書侍御史撒迪內侍不顏禿古思奉迎皇兄於漠北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燕鐵木兒補化請各遣人送名鷹於行在所

天曆二年正月丙子中書省臣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鶻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請悉揀汰從之

十一月甲子廬州旱饑發糧五千石賑之止鷹坊毋獵畿甸

至順元年二月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秋七月辛酉詔鷹坊合得璽書者翰林院無得越中書省以聞

十一月知樞密院事燕不憐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毋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出朕豈以鷹坊失所重困吾民哉不從

二年春正月命興和路建燕鐵木兒鷹棚

二月命興和路爲玥璐不花作鷹棚

四月戊午以集慶路元妙觀爲大元興崇壽宮命興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鷹鶻

三年正月甲辰諸王答兒馬失里哈兒蠻各遣使來貢蒲萄酒西馬金鴉鶻

答里麻傳元統三年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答里麻白鷹以表其貞廉

傳都傳都至元三年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幷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

輟耕錄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輙臂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遊爲樂太子受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

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名責也衆驚懼而退

元史兵志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而違者則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亾宋舊役等戶爲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六色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屬御位下及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及世祖時行尚書省嘗重定其籍厥後永爲定制焉

御位下打捕鷹房官

一所權官張元大都路寶坻縣置司元額七十七戶

一所王阿都赤世襲祖父職掌十投下中都順天眞定宣德等路諸色人匠打捕等戶元額一百四十七戶

一所管領大都等處打捕鷹房民戶達魯花赤石抹也先世襲祖父職元額一百一十七戶

一所管領大都路打捕鷹房等官李脫歡帖木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二百二十八戶

一所宣授管領大都等處打捕鷹房人匠等戶達魯花赤黃也速觧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五十戶

一所管領鷹房打捕人匠等戶達魯花赤移剌帖木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一百五十七戶

一所宣授管領打捕鷹房等戶達魯花赤阿八赤世襲祖父職元額三百五十五戶

一所宣授管領大都等路打捕鷹房人戶達魯花赤寒食世襲祖父職元額二百四十三戶

諸王位下

汝寧王位下管領民匠打捕鷹房等戶官元額二百一戶

普賽因大王位下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達魯花赤都總管府元額七百八十戶

天下州縣所設獵戶

腹裏打捕戶總計四千四百二十三戶

河東宣慰司打捕戶五百九十八戶

晉寧路打捕戶三百三十二戶

大同路打捕戶一十五戶

翼寧路打捕戶二百五十一戶

上都留守司打捕戶三百九十七戶

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

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二百九十七戶

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

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一百戶

益都路打捕戶四十三戶

濟南路打捕戶三十六戶

般陽路二十一戶

東平路三十四戶

曹州八十四戶

德州一十戶

濮州三十一戶

泰安州五戶

東昌路一戸
眞定路九十一戸
順德路一十九戸
廣平路一十九戸
冠州五戸
恩州二戸
彰德路三十七戸
衞輝路一十六戸
大名路二百八十六戸

保安路三十一戸
河間路二百五十二戸
隨路提舉司一千一百九十一戸
河間鷹房府二百七十六名
都總管府七百五十六名
遼陽大寧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戸七百五十九戸
東平等路打捕鷹房官捕戸三百九戸
隨州德安河南襄陽懷孟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戸一
百七十二戸

权捕提領所捕戶四十戶

高麗鷹房總管捕戶二百五十戶

河南等路打捕鷹房官捕戶一千一百四十二戶

益都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五百二十一戶

河北河南東平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三百戶

隨路打捕鷹房總管捕戶一百五十九戶

眞定保定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五十戶

淮安路鷹房官捕戶四十七戶

揚州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七十二戶

宣徽院管轄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司屬打捕衙門提舉司十處千戶所一處總二萬四千三百二十戶

淮安提舉司八百五十八戶

安東提舉司九百一十二戶

招泗提舉司四百六十五戶

鎭巢提舉司二千五百四十戶

蘄黃提舉司一千一百一十二戶

通泰提舉司七百四十九戶

塔山提舉司六百四十四戶

魚網提舉司二千五百一十九戶

打捕手號軍上千戶所打捕軍六百四戶

明良錄略宋濂爲侍講上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賢弈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巾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丹徒縣志金山之東有石山鶻常棲息其上因名鶻山

章丘縣志胡山在縣南五十里其山高深又可避兵俗目爲寨山腰有洞人跡不到有雙鷹巢於上形高二尺許每年抱二雛大者飛去小者仍在山

寧波府志隆慶二年九月初五日申時有紅鷹攫東門一十歲小兒至觀風亭上其父急禱於元壇之神奔追獲歸兒自言見趙元壇鐵簡擊鷹始得活

舒城縣志鷂石崖縣西南十五里兩石並峙崖上有窽深尺許俗傳金鷂抱雛翔去

鷹部雜錄

易經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程傳）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牆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解道已至解器已成故能射而獲之

詩經小雅沔水章鴥彼飛隼載飛載止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

大雅大明章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注）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奮擊言其猛也

周禮春官司常鳥隼爲旟（注）鳥隼南方之物剽銳而能擊州里則六鄉之羣吏所建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襄公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秋季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

陰符經鸇隼擊鴶

古語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文子上德篇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上仁篇先王之法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皐

列子天瑞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

鬼谷子本經篇陰符經七篇散勢法鷙鳥

呂氏春秋恃君篇鴈門之北鷹隼爲鷙

易林飛鷹退去不食雉雞憂患心解君主安居

堅冰黃鳥啼哀悲愁數驚鷙鶚飄爲我憂

鍼縷徒勞錦繡不成鷹逐雉兔

雀行求食出門見鶚顛蹶上下幾無所處

狡兔趯趯良犬逐咋雄雉受害爲鷹所獲

鶻鳩徙來西至平州遭逢雷雹損我葦蘆家室饑寒思吾故初

鸇鳩鴟梟治城遇災周公勤勞綏即安家

秋隼冬翔數被嚴霜雄犬夜鳴家擾不寧

鷹棲茂樹猴雀往來一擊獲兩利在枝柯

有兩赤鶚從五隼噪操矢無咎趣釋爾射扶伏聽命不敢動搖

渠戎萬里晝夜愁苦橐甲戍服雖荷不賊鷹鸇之殃害不能傷

剛柔相傷火爛銷金鵰鷹制兔伐楚有功

蒼鷹羣行相得旅前王孫中公驚奪我雄北天門開神火飛災如不敬信事入塵埃

鷹飛雉退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

鷹飛退去不食其雛禽尚如此何況人乎
鷹鴿欲食雉兔困急延頸見尾爲我所賊
孟春和氣鷹隼搏鷙衆鵲憂潰

淮南子繆稱訓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注）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

揚子法言孝至篇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

後漢書蓋勳傳緤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

潛夫論考績篇鷹不試則巧拙惑

說文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論衡物勢篇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外史上林篇淮南有鳥其名曰鷂南越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

抱朴子勗學篇低仰之駟敎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

馴也與役凡馬野鷹本實一類

博喻篇鷙禽以奮擊拘縶言鳥以智慧見籠

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

擊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鸇

廣譬篇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鸇不揮翮以妄擊

蚑集鷹首則鳫鵦不敢啄鼠往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詰鮑篇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劉子閱武篇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敎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敎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司馬子收心論鷹鸇野鳥也爲人羈紲終日在手自然調熟

雲仙雜記嘉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敎之意乎又翅羽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而死其天性俊勇是亦躁進之類

物類相感志鴉鶻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艾子雜說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槖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

感應類從志羣毛止風取黑犬皮毛并白鴿左翼剪燒之揚鴿卽風生揚犬卽風止也

兩同書敬慢篇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芥隱筆記老杜有饑鷹待一呼白樂天呼鷹正及饑溫庭筠饑鷹不待呼吳融饑鷹只待呼

補筆談鷹鶻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

夢溪筆談養鷹鶻者其類相語謂之咊漱三館書有咊漱三卷皆養鷹鶻法度及醫療之術

青箱雜記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鷙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雀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致又曰將翺將翔詎比海鷗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於此賦矣

談苑鴟生三子內一子則鷹也然鴟多生兩子也

汲古叢語鷺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也然絲與角者其廉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廉生威

尊俎餘功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鷂打食同肉吃於腹中而土人於鷹鷂糞中得之

玉笑零音隼雖鷙不能以攫鳳

賢奕崖鶻能搏鷂鷺而不能得飛鴿

鷹鶻能搏鳩鴈而反受逐於鵯鵊

野客叢談一　雜說謂鷹鶻之鶻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余讀唐張子壽集鷹鶻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鶻鵃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左傳鶻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鷹部外編

夢溪筆談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

涉異志大興太宰劉公機初爲秀才時識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上公宅造糍餌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京已而飛去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四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五卷目錄

鴻鴈部彙考

鴻鴈圖
書經（禹貢）
詩經（邶風苦葉　小雅鴻鴈）
禮記（王制　月令　內則）
周禮（天官　春官）
爾雅（釋詁　釋鳥）

詩緯（紀曆樞）
春秋緯（說題辭）
山海經（海內經）
呂氏春秋（孟春紀）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夏小正）
方言（鴈雜釋）
禽經（鳽　鴚　鴻儀　舒鴈）
博物志（鴈不宜粟）
古今注（鴈銜蘆）
毛詩陸疏廣要（鴻飛遵渚　弋鳧與鴈）
物類相感志（鴈備捕）
埤雅（鴈）
爾雅翼（鴈　鷜鵱）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鴈肪正誤一名鶩肪　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骨主治　毛主治　發明　屎白主治　附方　附古今注方）
鴻鴈部藝文一
離繳鴈賦（有序）　魏曹植

鴈賦　晉羊祜
鴈賦　孫楚
鴻鴈賦（有序）　成公綏
夜亭度鴈賦　陳後主
孤鴻賦（有序）　隋盧思道
鴻漸賦　唐陸贄
秋鴻賦　趙勵
鴻漸賦　崔陟
鴻賦　闕名

鴈字賦　宋文彥博
鴈陣賦　田錫
聞鴈賦　李曾伯
後湖鴈賦（有序）　明皇甫涍
來鴈賦（有序）　俞允文
孤鴈賦（有序）　薛蕙
鴈奴說　徐芳
鴈賦　徐守銘

禽蟲典第十五卷

鴻鴈部彙考

釋名

陽鳥　書經　　鴻　詩經

候鴈　呂氏春秋　　五色鴈　漢唐書並載

鳴鵝　博雅（鳴音加一音哥）　　鶬鳴　方言

朱鳥　法言　　鳱　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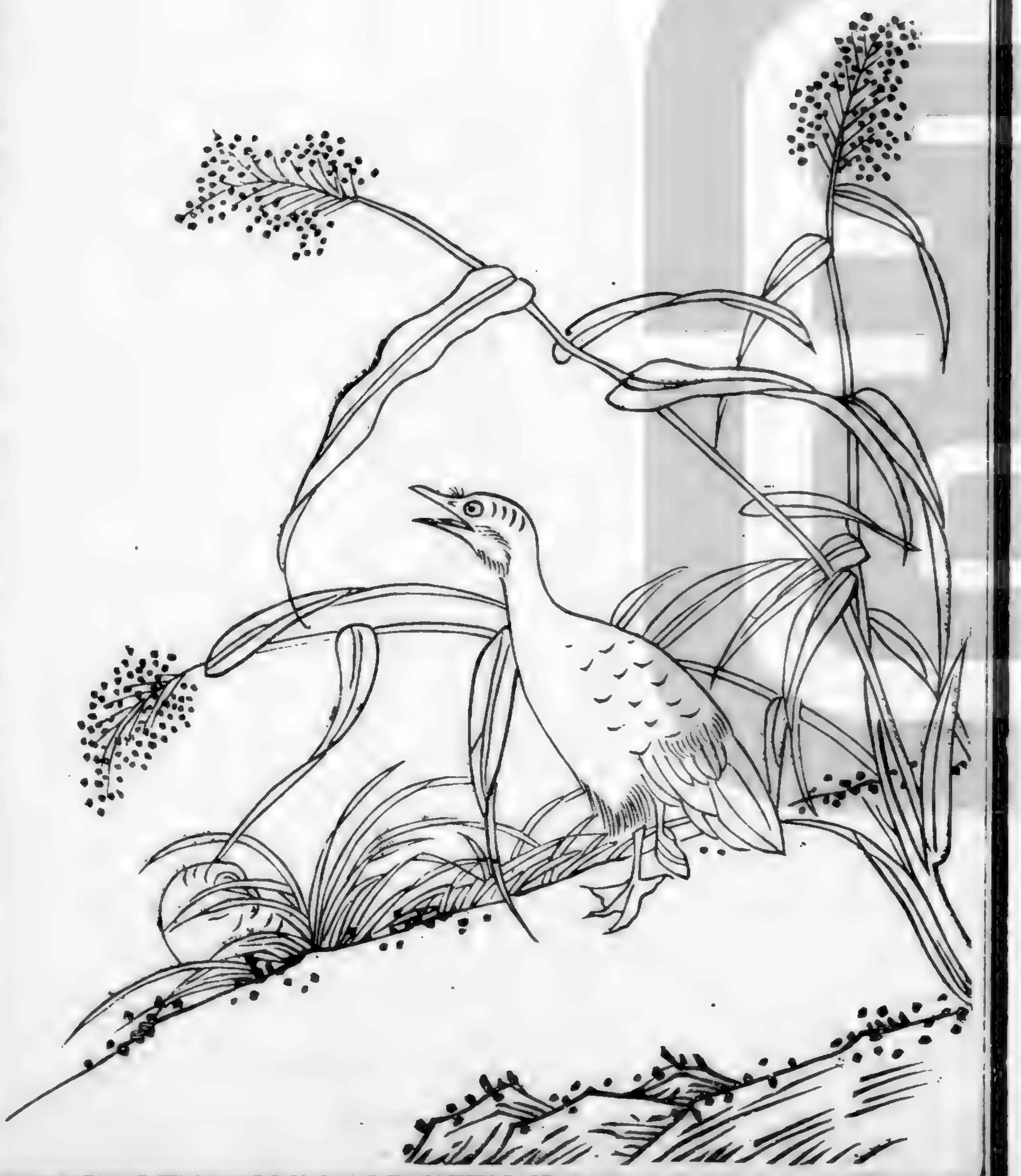
鴚　禽經　　翁鷄　毛詩陸疏廣要

鴻鶉　毛詩陸疏廣要　　鷹　毛詩陸疏廣要

霜信（爾雅翼）　鷫鸘（爾雅翼）

僧娑（梵書名）　天厭（道書）

鴻鴈圖



書經

禹貢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之行也冬至漸南夏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居於彭蠡之澤也

詩經

邶風苦葉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朱注）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迎親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大全）孔氏曰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安城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者唯舉六禮之始耳

小雅鴻鴈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正義）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

禮記

王制

庶人冬薦稻稻以鴈

（大全）方氏曰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也

月令

孟春之月鴻鴈來

仲秋之月鴻鴈來

（陳注）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

季秋之月鴻鴈來賓

（正義）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猶如賓客客止未去也（注）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

季冬之月鴈北鄉

（正義）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大全）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

內則

鴈宜麥

（大全）劉氏曰鴈宜麥豈獨於味爲宜實亦於人有補焉

冬宜鮮羽膳膏羶

（正義）鮮魚羽鴈膏羶羊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則火休廢故用羊膏羊屬火也魚鴈水涸而性定得冬之氣尤盛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膏煎和之

弗食雁腎

（疏）爲不利于人也

周禮

天官

食醫凡會膳食之宜雁宜麥

（正義）雁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氣

味相成（訂義）雁陽物也麥秋種而夏熟得陽氣爲多與雁相宜

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大夫執雁

（訂義）鄭鍔曰鴈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爲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鴈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鴈也

爾雅

釋詁

鴻昏於顯間代也

（注）鴻鴈知運代昏主代明明亦代昏顯卽明也間錯亦相代於義未詳（疏）皆謂更代也云鴻鴈知運代者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云昏主代明者釋經昏字也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昏來則明往故云昏主代明明亦代昏者釋經顯也顯卽明也云間錯亦相代者謂間則交錯亦相更代也儀禮鄉飲酒云乃間歌魚麗鄭注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是也又周頌桓

篇云皇以問之

釋鳥

鳧鴈醜其足蹼

注 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其踵企

注 飛卽伸其脚跟企直 疏 鳧水鳥也鴈陽鳥也蹼猶蹼屬相著之謂也踵脚跟也鳧鴈之屬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

詩緯

紀曆樞

天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

春秋緯

說題辭

鴈之言鴈起聖以招期知晩蚤故鴈南北以陽動也

山海經

海內經

鴈門山鴈出其間

呂氏春秋

孟春紀

孟春之月候鴈北

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雨水又五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不服

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

小寒之日鴈北向鴈不北向民不懷主

大戴禮

夏小正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九月遰鴻鴈遰往也

方言

鴈雜釋

鴈自關而東謂之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鶬鳴

鳴今江東通呼爲鳴

禽經

鳱　鳽

鳱以水言自北而南

鳱音鴈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鳽以山言自南而北

鳽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嚮燕代尚寒猶集於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幵

鴻儀

寀寮雝雝鴻儀鷺序

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也易曰鴻漸于干于磐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

舒鴈

舒鴈前鳴後和

舒鴈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

羣棲獨警

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羣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

博物志

鴈不宜粟

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古今注

鴈銜蘆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毛詩陸疏廣要

鴻飛遵渚

鴻鴈大略相類以中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鴈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

弋鳧與鴈（陸疏無鴈今錄廣要）

禽經云鴈一名翁雞一名鴻鶉一名鷹又云鳱以水

言自北而南鵠以山言自南而北博雅云鳱（音加一音哥）鵝倉鳱鴈（古鴈字）也詩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得其所埤雅云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

物類相感志

鴈備捕

鴈奴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鴈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備狐與人之捕已也

埤雅

鴈

釋鳥云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璞以爲鳧鴈指間有幕蹼屬相著故曰其足蹼是也又曰飛則脚跟企直非是也踵足後也今鳧鴈之醜行則皆前幕布地後踵企故曰其踵企也以今鵝觀鳧行則槩可見矣鴈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鴈行避影而問老子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鴻飛遵陸公

歸不復於汝信宿蓋鴻之爲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故此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知西都故爲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然則禮有以鴻爲儀者取其行列不亂而已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以鴻脰韜杠者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以知保身又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鴈也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繒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之義而已鹽鐵論曰噰噰鳴鴈朝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故曰貴聘而賤逆之是以君子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夏小正曰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又曰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者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且曰遰猶曰傳其驛舍爾非其居也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燕一名元鳥鴈一名朱鳥元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且霜降南翔冰

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峯曰回鴈蓋南地極煖人罕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陳琳曰陸陷蘗犀水截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劍令髮浮轉于水以刃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博物曰鴻毛爲囊可以渡江不漏案昏禮曰摯不用死故詩曰噰噰鳴鴈言用生者也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鴈曰翁雞曰鴻鶉曰鷹

爾雅翼

鴈

鴈鴻鴈乃一物爾初無其別前章以盡之至詩注乃云大曰鴻小曰鴈鴈曷爲有小者按淮南鴻烈云鴈乃兩來仲秋鴻鴈來季秋候鴈來候鴈比於鴻鴈而小故說詩推鴈爲鴻鴈而別以此爲鴈也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蓋曰霜降五日而鴻鴈來寒露五日而候鴈來候鴈之來在霜降前十日所以謂之霜信也唐杜甫

曰故國霜前白鴈來蓋謂此爾古者執贄雖用鴻鴈然當亦通用此小者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鴈於上林以爲贄卽此物也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鴈候鴈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旣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爾許叔重註二鴈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鴈從北漢（恐作漠）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鴈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而賓字讀屬下句謂之賓雀不取來賓之義今淮南子乃並作候鴈此當有所據

鷫鷞（按鷫鷞據此則作鴈屬他書俱自爲一種姑並存以備參考）

鷫鷞水鳥蓋鴈屬也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鷫鷞西京賦亦曰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則鷫鷞之爲鴈類審矣高誘註淮南云長頸綠色其形似鴈鷞又作鸘禽經曰鷙好風鶡好雨鷞好霜鷺好露然是鳥也以季秋就

溫似是避霜今乃稱好霜者蓋當霜之候飛鳴而來似有好霜之意如白鴈以霜前至謂之霜信摯鳥好風名爲晨風也鷫鷞大體類鴈而段成式乃云狀似燕稍大足短指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而起上凌青霄出凉州則與此水鳥者異又說文稱五方神鳥焦明鳳凰之屬其在西方者曰鷫鷞禽經述鳳五種亦稱白鳳謂之鷫皆名適同耳古者良馬多取于飛鳥之名以況輕迅故馬鷫鷞者唐成公以獻楚子唐開元中獨以鷫鷞馬當御名蓋取此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禽經云鳱以水言自南而北鴚以山言自北而南張華注云鳱鴚並音鴈冬則適南集于水干故字從干春則嚮北集于山岸故字從岸小者曰鴈大者曰鴻鴻大也多集江渚故從江梵書謂之僧娑（按字典鴈從厈不從岸）

集解

別錄云鴈生江南池澤取無時

陶弘景曰詩疏云大曰鴻小曰鴈今鴈類亦有大小皆同一形又有野鵝大于鴈似人家蒼鵝謂之駕鵝鴈在江湖夏當產伏故皆往北鴈門北人不食之也雖采無時以冬月爲好

蘇恭曰鴈爲陽鳥與燕往來相反冬南翔夏北徂孳育于北也豈因北人不食之乎

寇宗奭曰鴈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李時珍曰鴈狀似鵝亦有蒼白二色今人以白而小者爲鴈大者爲鴻蒼者爲野鵝亦曰鳴鵝爾雅謂之鵱鷜也鴈有四德寒則自北而南止于衡陽熱則自南而北歸于鴈門其信也飛則有序而前鳴後和其禮也失偶不再配其節也夜則羣宿而一奴巡警晝則銜蘆以避繒繳其智也而捕者豢之爲媒以誘其類是則一愚矣南來時瘠瘦不可食北嚮時乃肥故宜取之又漢唐書並載有五色鴈云

鴈肪正誤一名鶩肪

陶弘景曰鶩是野鴨本經鴈肪亦名鶩鶩是鴈鶩相類而誤耳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本經曰風攣拘急偏枯血氣不通利久服益氣不饑輕身耐老

心鏡云上證用肪四兩鍊淨每日空心暖酒服一匙

別錄曰長毛髮鬚眉孟詵曰合生髮膏用之

吳普曰殺諸石藥毒

日華曰治耳聾和豆黃作丸補勞瘦肥白人

李時珍曰塗癰腫耳疳又治結熱胷痞嘔吐外臺治此證有鴈肪湯

發明

陶弘景曰鴈肪人不多食亦應好

寇宗奭曰人不食鴈謂其知陰陽之升降少長之行序也道家謂之天厭亦一說耳食之則治諸風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孫思邈曰七月勿食鴈傷人神禮云食鴈去腎不利人也

主治

日華曰風麻痹久食動氣壯筋骨

時珍曰利臟腑解丹石毒

骨主治

孟詵曰燒灰和米泔沐頭長髮

毛主治

蘇恭曰喉下白毛療小兒癇有效

日華曰自落翎毛小兒佩之辟驚癇

發明

李時珍曰按酉陽雜俎云臨邑人春夏羅取鴻鴈毛以禦暑又淮南畢萬術云鴻毛作囊可以渡江此亦中流一壺之意水行者不可不知

屎白主治

梅師曰灸瘡腫痛和人精塗之

附方

生髮鴈肪日日塗之（千金方）

附古今注方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鴻鴈部藝文一

離繳鴈賦（有序）

魏曹植

余遊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尋淑類之殊異稟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遠元冬於南裔避炎夏於朔方白露凄以飛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而翺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播纖繳以凌雲挂

微軀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復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饑食稻粱渴飲清流

鴈賦　晉羊祜

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

鴈賦　孫楚

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沖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汚隆颯同集于曠野紛羣翔于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于晨風族類阜蘩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泝長川以鳴號淩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于八極

鴻鴈賦（有序）　成公綏

余嘗遊乎河澤之間是時鴻鴈應節而羣至望川以奔集夫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于飛之歌斯

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又奇其應氣而知時故作斯賦

辰火西流秋風屬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淮湘而中憩晝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夜亭度鴈賦

陳後主

春望山楹日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水明暫逍遙於夕逕聽霜鴻之度聲度聲已悽切猶含關塞鳴從風兮前侶駛帶暗兮後羣驚帛久兮書字滅蘆束兮斷銜輕行雜響時亂響雜行時散已定空閨愁還長倡樓歎空閨倡樓本寂寂况此寒夜褰珠幔心悲調管曲未成手撫弦聊一彈一彈管且陳歌翻使怨情多

孤鴻賦（有序）

隋盧思道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

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罾罟務既屛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辭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氄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絓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塞門遂輕舉於元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于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淩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娟娟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饗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噰噰而相續

潔齊國之氷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漢雲飛望元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溟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値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縻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棲託池籞稻粱爲惠忝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云羨棲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鳬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鴻漸賦（以鴻漸路適之爲韻）

唐陸贄

深不測者道大無疆者空空非羽而何適道非人兮孰通通於道者是謂君子適於空者莫如漸鴻故聖人託象以明義務勤以飭躬將自邇而圖遠必因卑

而致崇始其素卵新化青春戲融一之日乳哺衡陽之曲二之日翱翔彭蠡之中且爰居以樂水亦從正而養蒙毳毛其成洞庭之芳草初綠弱羽云就武陵之繁華已紅而見其進未知其終美夫姿淑偉麗飛鳴有檢動靡求棲遊皆遠險思奮志於寥廓且藻容於菱芡昇不越次先冒履木之危進而得中爰及于磐之漸漸如何其往有攸措方去渚而戻止俄躋陵而遐顧風水遙輔於羽毛煙雲未通於道路嗈嗈相名鶩月次而亂趨肅肅連行拂天池而徑度信梁燕之莫儔豈谷鶯之足慕亦猶九層起於累土千里始於投跡琢玉者日就其功爲學者月將其益皆自微以成著固何求而不適異夫出陸摶空驤首矯翮順寒暑以攸往亙山川而罔隔以言乎鳥也尚不忘進以言乎人也如何無思思者所以志道進者所以修辭誠既往而莫返冀將來而可追蒙亦有望於斯漸敢不肅然而勉之

秋鴻賦

趙勵

若夫隨陽之鳥翩翩者鴻高飛晴日長鳴朔風乘秋

陰於迴塞結陣影於遙空觀其羽翮聯翩出入寥廓念江山而遊遠犯霜露而無託昔年春去愛洲渚之芳非今日秋來值關河之搖落借如良人遠戍賤妾孤居帷屏曠望意息空疎路杳渺而無恨心嬋娟而有餘憶紫塞之年盡怨青樓之夜虛莫不聞之者憤惋聽之者漣如羅迴文之織錦思繫足之邊書若乃明月宵懸黃雲晝洩牢落天池蒼茫溟碣行宛轉而初上影參差而不絕愁輕代北之雲訝負遼西之雪既而南遊澤國北別沙塲千里萬里懷稻懷粱強能鳴以取愛恐不才而見傷所願免虞人之繒繳得狎君之池塘者也

鴻漸賦

崔陟

易之爲書也八卦分體萬象潛通漸之爲義也進以得位動而有融故聖人假物筌理爰託喻於兹鴻鴻之爲物也跡狎洲渚去軼雲空始于干而漸陸竟自卑而陟崇飛則有序和而不同有類夫君子進德修業積微成功陟遐以自邇謀始而利終者哉原夫交頸頡頏乘波澹蕩逍遙自得爵羅莫掩匪干時以强

進每卑棲而自檢雖欲致雲霄之高故必階磐陸之漸泊乎理翰海表驤首煙路既應日而春來亦隨陽而類序行藏不昧於節遊止不愆於素匪親鳧鷺之羣豈思稻粱之顧誠羽儀之可重奚燕雀之能慕豈比夫鸚鵡銜其羽翮徒矜才以取譽然無罪而見獲鄉國迢遙箱籠窘迫慕侶心斷沖天望隔不階漸以苟進非忤物而致危豈同年而語哉

鴻賦

闕名

翩翩者鴻刷羽疏風賓燕薊之北旅江湖之中何斯禽之寡識亦陰陽之載通若乃編名漢川棲身禁籞易象嘉其漸陸詩人美乎遵渚晉文以賓客見規齊桓以君臣相許既隨軒於良吏亦銜丹於仙女其德性也肅肅習習繽繽紛紛泛濫綠水翺翔白雲飛則有貫集則爲羣跡不以沙泥自混貌不以元黃自分敏清眞之不雜同村略之無文於是寒月改躔朱星移度苔濃春水草滋甘露園木含榮溪水解沍乃連太陰於北漠遣少陽於南路唼藻而至豈鷹鸇之見猜銜蘆以飛何罻羅之足懼至於長距蒙賞利觜見

升豹以尾而自貴鶉以尾而自矜巢睫之蟲終幽微而莫覩垂天之羽竟寥廓而難徵孰與夫鴻也窮遠適縱遐觀凌天衢拂青漢橫逸翮奮羽儀空達沮澤竟屬汙池有四海之心而人莫識有八方之氣而人莫知年歲蹉跎兮行不返毛羽翕集兮飛未遠願借勢兮自强庶高翔兮不晚

鴈字賦（以雲淨天遠騰翥成字爲韻）

宋文彥博

草木落兮鴈來賓揚清音兮凌紫氛迤邐而齊舒勁羽聯翩而宛類崩雲幾陣斜飛認初成於鳥跡數行高翥疑上雜於天文時也秋風高秋氣淨雝雝而奮翮彌遠肅肅而排空遒勁初同灑翰如絲之密雨輕籠幾訝書紳似練之澄江下映莫不魚貫星聯疎而復連極望而迴鸞宛若仰觀而返鵲依然常因避繳以橫飛晝開飛霧幾爲隨陽而上擊點破青天理翰方遙傳書更遠銜蘆而倒薤宜並遵渚而偃波相混暮穿霞綺依稀而竇氏迴紋曉拂雲羅髣髴而仲尼華袞徒觀其一一成列翩翩上騰自得羽書之妙固非蟲篆之能拂巖岫以徊翔宜刊翠琰觸網羅之縈

絆可代結繩寧假染濡自隨騰翥精研靡在於形管淩厲皆倅於玉筋水宿近蒹葭露下垂露勢全雲飛經蟠蝀橋邊題橋象著堪銘鴛序可志鵬程比人文而雖異紀鳥道以惟明不識不知皆類效奎而制自南自北悉同取史而成是何羽族之中斯禽有異違朔塞而整翮颺秋天而成字彼螢冠之與蟬緌非吾族類

鴈陣賦（以蕊落南翔雲飛水宿爲韻）

田錫

絕塞霜早陰山葉飛有翔禽兮北起常遵渚以南歸一一彙征若陣行之甚整嗸嗸類聚比部曲以相依當乎朔野九秋湘天萬里風蕭蕭兮吹白草鴈嗈嗈兮向寒水單于臺下繁笳之哀韻催來勾踐城邊兩槳之幽音驚起頡頏交相翩翩迭翔似魚麗之布列若鵝鸛之舒張疎密有緒高低載颺天空而殘月鋪影水闊而微雲間行應遵丹鳳詔書咸增躍躍雖是蒼鷹鷙勇敢擊堂堂觀其戾青霄橫碧落歷江渚達沙漠來若羽林騎士聞一鼓以爭前去如翊衞材官聽撥金而稍却豈天陣地陣之能詢何圓陣方陣之

足云但見乘夕靄拂朝雲羽翼自高不讓於漢家飛將烟霞遠沒疑沈於胡土孤軍宜乎後伍先偏聲交影接當塞上之飄霜値江皐之墮葉縱橫勢定陣圖按牧野之師綽約體輕兵法試吳宮之妾惟有淮之北漢之南山如畫水如藍離離而霞彩旁襯一一而波光遠涵旋成偃月之形悠颺可愛忽變常山之勢首尾相參乃知接武烟鴻追蹤霜鵠旣橫空而似陣自違寒而順燠北方遠兮南圖遙雲飛兮水宿

聞鴈賦

李曾伯

飈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燕閒與親友以笑詠閴其何聲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咨夢以呼醒乃呂后之來賓殆漢頌之遇順僕本壯夫頓有秋思感機緘之不停嗟歲月之易逝彼倉庚兮春蘭及啼鴂兮夏至曾爲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其來也豈從龍荒朔幕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過西域之玉門亦尚記於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於渭水麥芃芃兮何如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

恙今風景之不異爾能爲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乎爾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爲乎忘懷雖至於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爲之長太息也哉於是乃告之曰伊蜀山之千重去吳天之萬里巫峽高入於雲端岷峩深在於雪際恐繒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曉煙蒼梧夜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鳥厥有稻粱亦有蘆葦爾不彼去胡過於此又聞暮雨滕閣西風楚樓鸚鵡黃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迴翔可以棲止爾不彼去胡久於是爾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於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旣感物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絕塞遠戍他州念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髮怒而眉愁其有縲紲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涕雪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與世沉浮逐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隨牒千里寄情

一丘動蓴鱸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聞此之聲又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案前風雨牀頭誓擊楫以自厲痛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咎命而時尤又有閨房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脩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湓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於伉儷托興於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錦衾恨敝履之已棄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於賦詠屬意於悲謳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啞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鄰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已而況於斯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是盍不玩義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訝其所聞者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後湖鴈賦（有序）

明皇甫涍

予每過省闥則見羣鴈後湖之上迴翔而不去感而作賦

予舊京之羈旅迺散矚於城隅有違寒之靈鳥矯歸翼於朔塗系華林而傾藻紛棲泊於春湖背高柳之脩巖飄南雲以遐征戒儔匹於萬里懼繒繳之我攖聊濡迹以遊憩終懷土而思縈日凝光而西墜山倒影於寒渚晙澄瀾以羣浮仰崇岡而延佇亮豐草之可依愁繁氛之襲予忽反顧以驚鳴振輕羽而孤邁濯煩襟於長霄去寰流之塵隘言緤馬以悠悠感微禽而永喟

來鴈賦（有序）

俞允文

明府大梁王公以廉平惠愛爲邑而尤以文學緣飾之百姓乂安彬彬有單父之理隆慶二年冬十有一月公在廳事忽有翔鴈降於公庭依遲宛頸留止不去公乃異而畜之不以籠檻益用柔馴咸謂公之理行不惟孚於民而且暨於翔泳矣昔禰衡爲黃祖賦鸚鵡韋誕爲曹公賦山雞然皆獲自林虞因以致獻猶欲侈之於辭矧夫茲鴈雍雍實有來儀之徵由是士之及公門者並爲賦以獻允文衰蹇伏跡蓬樞公尤禮之齊以古人之度目睹

弘美其可闕而無述乎敢輙畢其愚悰用嗣斯作

其辭曰

有塞門之逸禽稟壹性之純貞絕大漠以安集介二嶺之崢嶸才識機而遠害性知時以通靈故其族類雖繁飛翔有序唼食相名鳴號同趣勁翮蹼足黃喙元羽汎素壑而並游矯泰清而軒翥伊茲禽之特殊何燕雀之足比爰取象以明義亦表德於嘉禮若乃蓐收戒節月壯霜凝衰草共黃雲一色飄沙與紫塞俱平萬里蕭條天高氣清乃違寒而就燠咸嘯侶而鳴羣度關山之無極翩嘹嘹以南征望煙路而中憩遵枉渚以自營忽蒼茫以頹落趨罩父之諍庭且其容止柔馴徘徊延佇無籠檻以羈縻甘戢翼而自弭豈闇霧之相失將疾風之乍驚懼鷙擊之遄迫怯虞機之見攖抑毛羽之摧瘁竟偏特而伶俜顧日暮而途遠悵中心之有懲遂歸仁於君子偶來儀之瑞徵於是飼以稻粱豐其肌體諒俎味之至珍終周防以休處及夫洞庭水綠吳苑花繁青春麗兮燕已還望故鄉兮渺關山嗟儔侶之偕逝獨棲遲而莫從遭此

世之嶮巇罹慘毒之切躬幸微軀之見托荷盛德之能容輯風雲之遐想狎階墀之近蹤庶承君之惠渥長保己而末終

孤鴈賦（有序）

薛蕙

孤鴈感物也渦水上有孤鴈隨人家畜鵝鶩輩以取食人或逐之輒飛去入左右洲渚間然終不遠也予遊城西有野人指示予心惻然傷焉因作賦云

遵長河之峻阪出城隅以西徂望鴻鴈於河涘彷徬徨而獨居容貌惛以愁顇音悽愴而號呼伊斯鳥之嘉淑產異質於幽荒體貞信之至性動靜一其有常固羽族之殊特衆鳥孰可以比伉故其行不失時止必擇所候暖北逝先寒南下既冒險而涉危曾不恤夫勤苦惟衆鳥之多智曰庇生之得宜弗一遘於艱難羨暇豫之無期或巢山巔或遊海涯奮首虹霓濯翼天池託戸牖之巍巍下民莫得以或窺足無虛跡翼不勤飛賫飲啄於尋丈遷徙弗踰乎旬時何斯鳥之劬勞增荼毒其曷已將材質之不倫固天命之難

俟瞻北都與南國念室家之靡止道路敻以遼遠間一歲而萬里復有羣侶中迷雄雌死別目駭魂驚飛沉隔絕始迴遑而不進終躊躇而永訣爾迺背雲路下緒風依沮洳潛蒙茸捐燕越之故思甘愁苦而終窮雖六翮之尚在欲北歸其焉從於是淪形晦跡亡精失志牢落遠遷躑躅無寄痛衆雛之一隔慕同類之難值伺晨晃而朝征逐鴐鵝以宵寐豈卑湫之敢辭恥衆目之猜忌聲未鳴而先絕翅將舉而復墜呻吟幽僻周旋林坰踐曠野之嚴霜食潢汙之流萍延性命以苟存非初心之所營遭志意之摧毀中無故而或驚況畏悸之叢至迫末路之惸惸避繒繳而往來困鷹隼之縱橫思逸樂之無遺憂慄紛其相嬰若乃陽律畢謝陰氣時作天淸日迴草枯木落明月出兮皎皎野露皓以漠漠戀南游於朱厓懷北棲乎元朔魂魄竦而怵惕顧形影之寂寞吐哀響之嘹唳志激昂而將躍動幽谷之虛籟停高門之曉柝聞之者怊悵而自憐見之者歔欷而不樂嗟斯禽之可哀像羈旅而無朋因昆蟲之同感未若斯人之有情汎游

觀而歷茲忽容與而不行詠鴻鴈於周詩泣涕下而沾纓覽萬物之參錯悟大化之合并相吉凶與憂喜終同歸於杳冥齊百慮於一致孰云天道之不平

鴈奴說

徐芳

鴈之性善睡宿于野恐人謀己則使孤者司警有所見高鳴戛戛若傳呼然羣鴈輒隨之起謂之鴈奴有黠者貯火竹管中潛行至近處搖之火星欻出爛然旋韜而伏鴈見火至謂有寇矍然而叫羣鴈鼓翅交應久之寂然無所覩于是怪奴欺己小啄之復就宿少頃伏者再起舉火搖動奴又輒叫羣鴈又輒應已又寂然則益怪啄之加甚如是數四火即數四驚又數四啄奴見火之無害而啄不勝苦也意稍怏不敢復警羣鴈亦不復應于是張網遍其宿處譟而攻之羣鴈夢中起盡在網中不可復脫自後捕鴈者皆用其術愚山子曰設警固將以防患也今更以其警罪之固不如無設矣欲不罹得乎至駢頸就縶而後歎奴之忠而聽之不早也則何及矣吾非悲睡鴈也悲奴之屢啄而又以俱網也

鴈賦

徐守銘

邕邕鳴鴈順時翺翔東海申歌於漢武雎陽見養於梁王賀秦繆之得士悲虞固而隨喪或曰駕鵝亦稱足蹼既聞其維索飾布亦同乎三帛五玉可以飼秕不宜食粟若乃入梁州而逾塞過高柳而知門應季冬而北嚮候白露而來賓獻伯陽而聽政諫梁君之殺人今有明行列之次辨長幼之紀見殺遠殊於山木入用近同於士雉表女子之得時唯大夫而爲贄從風後先隨陽飛止禮既傲於太守色不存於夫子若其遇明月而雙墜集河西而五色入上虞而治田在南康而浮石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蘆來自窮邊亦傳書而繫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六卷目錄

鴻鴈部藝文二（詩詞）

鴈詩　魏應瑒
歸鴻　宋顏延之
鳴鴈行　鮑照
賦得隴坻鴈初飛　梁簡文帝
夜望單飛鴈　同前
味湖中鴈　沈約

八詠詩晨征聽曉鴻　前人
夜聽鴈　蕭子範
賦得始歸鴈　劉孝綽
詠鴈　北周王褒
賦得集池鴈　庾信
詠鴈　前人
秋夜望單飛鴈　前人
賦得鴈送周員外戍嶺表　隋王冑
賦得早鴈出雲鳴　唐太宗
秋鴈詩　虞世南
同臨津紀明府孤鴈　盧照鄰
失羣鴈（并序）　前人
秋鴈　駱賓王
同張二詠鴈　前人
鴈　李嶠
南中詠鴈　韋承慶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鴈　張九齡
孤鴈　杜甫

歸鴈　前人
歸鴈（二首）　前人
歸鴈　前人
官池春鴈（二首）　前人
歸鴈　陸龜蒙
送征鴈　錢起
歸鴈　前人
聞鴈　韋應物
沙上鴈　耿湋

鳴鴈　韓愈
夜聞囘鴈　司空曙
河南試秋夕聞新鴈　黃滔
早鴈　杜牧
題新鴈　杜荀鶴
鴈　鄭谷
新鴈　吳融
秋夕聞鴈　于鄴
孤鴈　儲嗣宗

鴈　顧非熊
早鴻　李羣玉
鴻　徐夤
春陵聞鴈　宋寇準
江行贈鴈　歐陽修
鴈　前人
鴈　王安石
和丘提刑聞新鴈寄賈度支　蔡襄
清明後鴈　劉敞
題濮王宗漢畫蘆鴈（二首）　米芾
題畫鴈　黃庭堅
題劉將軍鴈　前人
鴈圖　姜夔
鴈　劉過
蘆鴈　敖陶孫
聞鴈　施樞
秋水蘆鴈　賀鑄
賦得枕上聞鴈　前人

鴈（二首） 陳師道
佳鴈 前人
歸鴈 前人
新鴈 武衍
聞鴈 黃裳
歸鴈 楊時
哀鴻 前人
九月三日宿胥口始聞鴈 范成大
平沙落鴈 葉茵
秋晴見天際飛鴻有感 陸游
聞鴈 前人
鴈 徐照
聞鴈 嚴羽
孤鴈 嚴粲
詠鴈 王奇
人送雙鴈 姜特立
白鴈 金趙秉文
鴈 曹之謙

孤鴈集句　党懷英
飛鳴宿食鴈　薩都刺
八月十五日過泥河見鴈　王庭筠
秋江斷鴈圖　李俊民
八月并州鴈　元好問
鴈奴　李經
白鴈行　元劉因
鴻鴈篇　陳基
歸鴻曲　李瓚
春鴈　范梈
賦得春鴈送張郎中省覲揚州　揭傒斯
賦得春鴈送司執中江西憲幕　余闕
聞鴈　虞集
聞鴈　馬臻
神陂落鴈　靳榮
鴈字　謝宗可
鴈陣　前人
應教題白鴈　徐舫

四鴈圖　任士林
題墨鴈　楊維楨
回鴈峰　元與恭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鴈　趙孟頫
平沙落鴈　明宣宗皇帝
秋鴈　瀋憲王引栘
春鴈　益莊王厚煜
秋江鴈影　陶安
鴻鴈篇　喬世寧

春鴈　前人
平沙落鴈　楊基
聞鴈　王叔杲
歸鴈次孟望之韻　何塘
聞鴈　張治道
秋夜聞鴈　王謳
鹽河聞鴈　蘇澹
雨夜聞鴈　居節
歸鴈　陸光宙

夜聞鴈聲有感　張位
鴈至　雷思霈
春鴈　黃好信
聞鴈　張儲
舟中聞鴈　周鳳翔
瀟湘八景　王彝
趙大年蘆鴈圖　淩雲翰
題盛蒼崖鴈　貝瓊
聞鴈篇　李士允
湖鴈篇　陳邦瞻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毗陵　陳束
畫鴈　楊一清
湖口夜泊聞鴈　梁有譽
孤鴈　高啓
白鴈　顧文煜
歸鴈　沈恆
旅中聞鴈　駱文盛

爲潘克承題林艮蘆鴈　顧清
月下聞鴈　穆文熙
林艮雙鴈圖爲王學士廷貴兄廷彥賦
卞榮
聞鴈　宗臣
揚州早鴈　黃雲
前題　黃霖
鴈　何景明
聞鴈　曹嘉
海鄉聞鴈　楊巍
賦得秋鴻送客　姚旅
題飛鳴宿食鴈圖　蔣輝
鴈湖　王翰
詠鴈字二十四首（錄七首）　唐時升
賦得白鴈送人之金陵　王恭
聞鴈　侯恪
蘆鴈　王澤
早鴈　高棣

題畫鴈　何澄
聞鴈　謝承舉
二月聞鴈　孫承宗
聞鴈　楊宛
聞鴈　鄭夢周
聞鴈　王氏
聞鴈　法衡
秋鴈（以上詩）　廣潤
卜算子（詠鴈）　宋蘇軾
解連環（孤鴈）　張炎
喜遷鶯（聞鴈）　康伯可
更漏子（詠鴈）　明劉基
如夢令（蘆鴈）　王衡
鷓鴣天（秋鴈　以上詞）　文徵明
鴻鴈部選句

禽蟲典第十六卷

鴻鴈部藝文二（詩詞）

鴈詩　　魏應瑒

朔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朔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露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

歸鴻　　宋顏延之

昧旦濡和風霑露踐朝暉萬有皆同春鴻鴈獨辭歸相鳴去澗汜長引發江畿皎潔登雲侶連綿千里飛

長懷河朔路獨與湘漢違

鳴鴈行　鮑照

邕邕鳴鴈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爲

賦得隴坻鴈初飛　梁簡文帝

高翔憚闊海下去怯虞機霧暗早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殄輪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返且寄別書歸

夜望單飛鴈　同前

天河霜白夜星稀一鴈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詠湖中鴈　沈約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八詠詩晨征聽曉鴻　前人

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木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

怵春歸之未幾傷此歲之云半出海漲之蒼茫入雲途之瀰漫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算微昔見於洲渚赴秋期於江漢集勁風於弱軀負重雪於輕翰寒溪可以飲荒皐可以竄溪水徒自清微容豈足玩秋蓬飛兮未極塞草寒兮無容邑吳山高兮高難度越水深兮深不可測羨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駛翼伊余馬之屢懷知君行之未極夜綿綿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臆望山川悉無似唯星河猶可識孤鴈夜南飛客淚夜沾衣春鴻旦暮返客子方未歸歲去歡娛盡年來容貌衰攬衽形雖是撫臆事多違青緺雖長復易解白雲誠遠詎難依

夜聽鴈　　蕭子範

天月廣庭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朔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曖欲微悽悽不可聽何況觸愁機

賦得始歸鴈　　劉孝綽

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差池高復下欲向龍門飛

詠鴈　　北周王褒

伺潮聞曙響姤壟有春翬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

河長猶可涉海闊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疎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

賦得集池鴈　庾信

逢風時迴度逐侶乍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詠鴈　前人

南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秋夜望單飛鴈　前人

失羣寒鴈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賦得鴈送周員外戍嶺表　隋王胄

旅鴈別衡陽天寒關路長行斷由驚箭聲嘶爲犯霜羅繳無人憫能鳴反自傷何如侶汎汎刷羽戲方塘

賦得早鴈出雲鳴　唐太宗

初秋玉露清早鴈出空鳴隔雲時亂影因風乍含聲

秋鴈詩　虞世南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任爲有傳書意聯翩入上林

同臨津紀明府孤鴈　盧照鄰

三秋違北地萬里向南翔河洲花稍白關塞葉初黃

避繳風霜勁懷書道路長水流疑箭動月照似弓傷橫天無有陣度海不成行會刷能鳴羽還赴上林鄉

失羣鴈（并序）

前人

溫縣明府以鴈詩垂示余以爲古之郎官出宰百里今之墨綬入應千官事止鴈行未宜傷歎至如羸臥空石者乃可爲失羣慟爾聊因伏枕多暇以斯文應之

三秋北地雪皚皚萬里南翔渡海來欲隨石燕沉湘水試逐銅烏繞帝臺帝臺銀闕距金塘中間鴛鴦已成行先過上苑傳書信暫下中州戲稻粱虞人負繳來相及齊客虛弓忽見傷毛翮顦顇飛無力羽翮摧頹君不識唯有莊周解愛鳴復道郊歌重奇邑惆悵驚思悲未已徘徊自憐罔終極傳聞有鳥集朝陽詎勝仙鳧邇帝鄉雲間海上應鳴舞遠得鵾弦猶獨撫金龜全寫中牟印玉鵠當變萊蕪釜願君弄影鳳凰池時憶籠中摧折羽

秋鴈

駱賓王

聯翩辭海曲搖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

帶月淩空易迷煙逗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泛淸瀾

同張二詠鴈　前人

唼藻蒼江遠銜蘆紫塞長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
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愧稻粱

鴈　李嶠

春暉滿朔方候鴈發衡陽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行
往還倦南北朝夕苦風霜寄語能鳴侶相隨入帝鄉

南中詠鴈　韋承慶

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鴈　張九齡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半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笛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羣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孤鴈　杜甫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望重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歸鴈　前人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歸鴈二首　前人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邊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歸鴈　前人

春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向北飛

官池春鴈二首　前人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爲羣且休悵望看春
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
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歸鴈　陸龜蒙

北走南征像我曹天涯迢遞翼應勞似悲邊雪音猶
苦初背岳雲行未高月島聚栖防暗繳風灘斜起避
驚濤時人不問隨陽意空拾欄邊翡翠毛

送征鴈　錢起

秋空萬里靜嘹唳獨南征風急翻霜冷雲開見月驚塞長憐去翼影滅有餘聲悵望遙天外鄉愁滿目生

歸鴈

前人

瀟湘何事等閑囘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聞鴈

韋應物

故園渺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沙上鴈

耿湋

衡陽多道里弱羽覆哀音還塞知何日驚弦亂此心夜陰前侶遠秋冷後湖深獨立沙汀意寧知霜霰侵

鳴鴈

韓愈

嗷嗷鳴鴈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羽毛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閒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恩性匪他凌風一舉君謂何

夜聞囘鴈

司空曙

鴈響天邊過高高望不分颼飀傳細雨嘹唳隔長雲

散向誰家盡歸來幾客聞還將今夜意西海話蘇君

河南試秋夕聞新鴈　黃滔

湘南飛去日薊北乍驚秋叫出隴雲夜聞爲客子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旅館移敧枕江城起倚樓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寂聽良宵徹躊躇感歲流

早鴈　杜牧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際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突騎紛紛在豈逐秋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題新鴈　杜荀鶴

暮天新鴈起汀洲紅蓼花疎水國秋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鴈　鄭谷

八月悲風九月霜蓼花紅澹葦條黃石頭城下波搖影星子灣西雲間行驚散漁家吹短笛失羣征戍鎖殘陽故鄉聞爾亦惆悵何况扁舟非故鄉

新鴈　吳融

湘浦波春始北歸玉關搖落又南飛數聲飄去和秋

邑一字橫來背晚暉紫閣高翻雲冪冪灞川低渡雨微微莫從思婦臺邊過未得征人萬里衣

秋夕聞鴈　　于鄴

星漢欲沉盡誰家砧未休忽聞涼鴈至如報杜陵秋千樹又黃葉幾人新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卻登舟

孤鴈　　儲嗣宗

孤鴈暮飛急蕭蕭天地秋關河正黃葉消息斷青樓湘渚煙波遠驪山風雨愁此時萬里道魂夢遶滄洲

鴈　　顧非熊

逐暖來南國迎寒背朔雲下時波勢出起處陣形分聲急奔前侶行低續後羣何人寄書劄絕域可知聞

早鴻　　李羣玉

木落波浪動南飛聞夜鴻參差天漢霧嘹唳月明風野水蓮莖折寒泥稻穗空無令一行侶相失五湖中

鴻　　徐夤

行如兄弟影連空春去秋來鴈不同紫塞別當寒露白碧山飛入暮霞紅宣王德美周詩內蘇武詩傳漢苑中況解銜蘆避弓箭一聲歸唳楚天風

春陵聞鴈　宋寇準

危欄秋盡偶來憑霜落秋山爽氣澄誰道衡陽無鴈
過數聲殘日下春陵

江行贈鴈　歐陽修

雲間征鴈水間棲繒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
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鴈　前人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黯
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鴈　王安石

北去還爲客南來豈是歸倦投空渚泊饑貼凍雲飛
垣柵鷄常煖溝池鶩自肥憐渠不知此更墮野人機

和丘提刑聞新鴈寄賈度支　蔡襄

翔鴈來江渚秋容在遠空幾聲疎樹外一字斷雲中
虛館垂簷月平皐敗葉風裁詩託幽思幽思更無窮

清明後鴈　劉敞

留滯江南久今來萬里歸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題濮王宗漢畫蘆鴈二首　米芾

偃蹇汀眠鴈蕭騷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野趣分苕水風花剪霅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題畫鴈　黃庭堅

水國鴻鴈秋煙沙風日麗莫遣角弓鳴驚飛不成字

題劉將軍鴈　前人

將軍一矢萬人看雪灑晴空碎羽翰乞與失羣沙宿鴈筆間千頃暮江寒

鴈圖　姜夔

萬里晴沙夕照西此心惟有斷雲知年年數盡秋風字想見江南搖落時

鴈　劉過

朝隨漢使到天涯暮與江鷗宿浦沙歲晚客途容一飽稻粱多處即爲家

蘆鴈　敖陶孫

莫話凄凉塞北秋銜蘆避弋使人愁與君細展江南畫水宿沙眠得自由

聞鴈　施樞

飛盡沙田到水鄉年年來往爲誰忙只貪夜月蘆花

宿不是將身傍稻粱

秋水蘆鴈　賀鑄

塞南秋水陂塘蘆葉蕭蕭半黃直北飛來鴻鴈端疑個是瀟湘

賦得枕上聞鴈　前人

朔吹飄征鴈寒聲徹枕前遠違沙漠雪不下汶陽田客夢悲中夜歸期隔故年莓苔與菰米何處是湘天

鴈二首　陳師道

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粱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截水無畱影哀空有斷雲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羣

佳鴈　前人

斷岸通橫水枯荷著早霜一陂堪度歲數鴈不成行市遠無繒繳年豐足稻粱中原有佳氣不必到衡陽

歸鴈　前人

弧矢千夫志瀟湘萬里秋寧爲寶箏柱肯作帛書郵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聊寬稻粱意寧復網羅憂

新鴈　武衍

塞月程程遠星河字字疎不眠沙外水恐濕足間書

倦翮支風去悲聲落枕初秋清人易感政自不關渠

聞鴈　　黃裳

露下多時鴈未鳴數聲雲外此宵征北人書到三秋盡南國弓開一字橫孤館有誰驚好夢平蘆何處起寒更相應俎上終須免宜向方塘寄此生

歸鴈　　楊時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愁絕塞接翼冒秋霜澤岸多繒弋雲間乏稻粱茫然棲息地飲啄亦何傷

哀鴻　　前人

哀鴻常苦饑悲鳴垂其翼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煙羃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羣驚風暗沙磧

九月三日宿胥口始聞鴈　　范成大

故人久不見乍見雜悲喜新鴈如故人一聲驚我起把酒不能觴送目問行李層雲行路難空濛千萬里塞北多關山江南渺雲水風高吹汝瘦旅伴今餘幾斜行不少駐滅沒蒼煙裏羈遊吾亦倦客程殊未已扁舟費年華短纜繫沙尾物生各有役冥心聽行止江郊匝地熟場圃平如砥歸期且勿念共飽豐年米

平沙落鴈　　葉茵

江風飄塵白如練征翰遠赴蘆花岸寒霧昏昏漁火明欲飛不飛行陣亂相從萬里多崎嶇呼鳴警察夜有奴衡陽路杳遠歸去未可容易來江湖

秋晴見天際飛鴻有感　　陸游

新晴天宇已正青羣鴻高騫在冥冥兒童相呼共仰視我亦扶杖來中庭豐年到處稻粱滿胡不暫下棲沙汀應須江海寄曠快肯爲霜雪嗟飄零書生可笑不自喜憔悴久剪籠中翎鷗波萬里每媿杜鶴化千載知非丁風前哀號漫激烈月下孤影常竛竮詩成欲寫復嬾去誦似溪水聲泠泠

聞鴈　　前人

過盡梅花把酒稀薰籠香冷換春衣秦關漢苑無消息又在江南送鴈歸

鴈　　徐照

今春北歸鴈秋至又南征冷避燕關雪暖逢湘水晴連行銜燒斷並食雜鷗行沙上無繒弋相呼一夜鳴

聞鴈　　嚴羽

遠客驚秋鴈高樓復異鄉聲兼邊月苦影落楚雲長此夜頭堪白他山葉又黃年年洞庭浪飄泊更無行

孤鴈　嚴粲

一鴈度岑寂流空音響哀雲沙天地闊霜雪羽毛摧力小知機早心危見影猜蘆洲迷處所飛遶正徘徊

詠鴈　王奇

雙雙銜蘆背曉霜盡隨鴛鷺立寒塘曉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

人送雙鴈　姜特立

卑棲籠檻尚成雙莫歎彫零未著行猶勝孤飛千萬里洞庭波上冷吳霜

白鴈　金趙秉文

波淨影逾白霜新鳴更哀乾坤雙鬢老風雪一聲來林迴隱猶見天長去復回物情嫌太潔莫使羽毛摧

鴈　曹之謙

北塞迎霜雪西風送羽翰數行天澹澹萬里路漫漫日落秋風急江空暮影寒故人書斷絕矯首望雲端

孤鴈集句　党懷英

萬里銜蘆至寒空半有無蹤分沙岸靜聲入塞垣孤影早衝關月飛高望海隅不知天外侶何處下平蕪

飛鳴宿食鴈　薩都刺

年去年來年復年帛書會達茂陵前影連薊北月橫塞聲斷江南霜滿天雨暗蘆花愁夜渚露香菰米下秋田平生千里與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

八月十五日過泥河見鴈　王庭筠

家在孤雲落照間行人已上鴈門關憑君爲報平安信才是雲中第一山

秋江斷鴈圖　李俊民

不堪愁裏見秋光江北江南木葉黃誰信朔風猶跋扈天涯吹斷弟兄行

八月并州鴈　元好問

八月并州鴈清汾照旅羣一聲驚曉笛數點入秋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鴈奴　李經

鴈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

白鴈行　元劉因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

鴻鴈篇

陳基

鴻鴈雙雙度鴈門相呼相喚不離羣晝銜蘆藋防繒繳夜宿關河同夢魂稻粱既足江南闊秋水增波葉微脫洞庭湖畔臥雲沙彭蠡磯頭弄煙月一朝無事忽相違一向東飛一向西西飛渺渺秦山曲東去悠悠滄海湄秦山滄海遙相望顧影徘徊各惆悵山有猩鼯與網羅水有蛟鼉與風浪回頭却恨不同棲辛苦皆因獨自飛不問天南與天北何時相見得同歸

歸鴻曲

李瓚

高秋鴻鴈來仲春鴻鴈歸關河道路遠沙場聲韻悲去年曾寄帛書去迴文織就相思句槀砧遠在邊城戍高樓不見絕心緒愁多別久淚闌干何日歸來再合歡一聽歸鴻一生怨揚子江南春雨寒

春鴈

范梈

磬磬九春鴈整列鄉天端雖念洲渚幽已違霜雪寒

羣行旅陽土亦爲稻粱難喙食曾未充知時詎能安
銜蘆領孤雛蕭蕭理羽翰明年還當賓勿與中路歎

賦得春鴈送張郎中省覲揚州　　揭傒斯

東風吹歸鴈離離翔天側朝發衡陽浦夕過陰山磧
嘹唳浮雲中萬里才一息眷言思親者相望有南北

賦得春鴈送司執中江西憲幕　　余闕

春風起蘋末旅鴈尚迴翔乳鴨嬌同唼新蒲短可藏
應懷洞庭水非避塞垣霜客路頻懷舊題詩寄帝鄉

聞鴈　　虞集

樓近煖雲濕夜深聞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
冉冉白楡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聞鴈　　馬臻

知汝幾時到先令獨客聞雨昏低度屋風急亂穿雲
衡岳路猶遠吳江夜正分如何傳素札爲我弔湘君

神陂落鴈　　靳榮

太子神陂護綵氛平蕪疎樹夕陽曛乍驚天外初來
鴈忽見沙邊已落羣秋影橫斜浮淺水寒聲嘹唳徹
青雲世間飛翼知多少孰似當年繫帛勳

鴈字　謝宗可

蘆花月底寄秋情陣影南飛勢不停一畫寫開湘水碧半行草破楚天青雲箋冷印蟲書迹煙墨濃摸鳥篆形題盡子卿心事苦斷文無數落寒汀

鴈陣　前人

渡江秋影又南征折葦銜枚夜不驚冷聚圓沙盤地軸曉浮寒水落天衡風馳截破湘煙闊雲擁斜衝塞月明洲渚網羅應有伏横空千里不畱行

應教題白鴈　徐舫

出塞風沙不浣衣要分秋色占鷗磯遠書玉宇傳霜信斜落銀箏映冷暉楚澤雲昏無片影湘江月黑見孤飛當年繫帛還蘇武漢節仍全皓首歸

四鴈圖　任士林

孤咮雙翎睡古香蘆花水淺海雲黃城頭未落三更月夢入青天萬里長

題墨鴈　楊維楨

黃沙衰草羽毿毿八月天山冷不堪昨夜朔風吹過影盡將秋色到天南

回鴈峰　元與恭

官路迢迢野店稀薄寒催客早添衣南分五嶺雲天
遠鴈到衡陽亦倦飛

題王子慶所藏大年墨鴈　趙孟頫

鴻鴈棲棲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
萬里滄洲

平沙落鴈　明宣宗皇帝

秋江水落波痕淺平沙渺渺連天遠白蘋紅蓼滿瀟
湘枯葦黃蘆迷漢沔鴻鴈恆憐澤國游數聲忽報楚
天秋萬里避寒違朔漠幾行帶雪下汀洲雲水微茫
少繒繳歲歲南來歡有托霜田豈乏稻粱謀江村自
得棲遲樂黃鶴樓前鐵笛鳴時驚嘹嚦兩三聲湖通
巴蜀寒烟淨天接荊衡暮景澄嗟爾迢迢自荒服慕
戀中華生計足行當懋德覆羣生盡使洪纖皆發育

秋鴈　瀋憲王引栘

北來征鴈下寒塘水食沙眠足稻粱不寄行人一封
信却因何事到衡陽

春鴈　益莊王厚煜

北上三湘路南辭七澤雲已廿同出塞不忍更離羣
永夜空中唳幽人枕上聞汀洲爭宿處昧旦起紛紛

秋江鴈影　陶安

西風不動楚波凉倒浸征鴻帶夕陽雲母屏間箏列
柱水晶宮裏字成行紛如鵲映銀河面孤似鸞窺寶
鏡光幾見蘆汀飛起處冷涵數點在清湘

鴻鴈篇　喬世寧

鴻鴈何聯翩聯翩西北翔西北曠何許逝將之塞疆
我有一書札緘之金玉箱將以遺所思道路阻且長
因風託羽翼爲爾立傍徨去時春草青歸當秋草黃
草黃歲將晚毛羽恐摧傷願言愛毛羽邊塞多風霜

春鴈　前人

春風纔幾日江鴈已春聲關路何時返鄉愁爲爾生
望窮遙漢影不盡倚樓情却憶金河北人同出塞行

平沙落鴈　楊基

江橫秋水白日落寒沙淺鴻鴈萬里來翩翩下平遠
欲墮更低飛斜行兩三轉

聞鴈　王叔杲

凉風起天末孤鴈獨南翔攬衣步庭除仰視明月光舉酒屬賓朋歡宴夜未央憶昔事遠遊客居易水陽迢迢望天末鬱鬱思故鄉嗷嗷聆飛鴈零零沾衣裳感之一懷注惻焉棄椒觴往事不可陳終夜徒悲傷

歸鴈次孟望之韻　何塘

何處堪惆悵歸鴻嘹嚦音關山千里約光景四時心影入春風靜聲傳畫閣深冥冥霄漢上羅網莫相尋

聞鴈　張治道

何事天南鴈春來又北飛爲憂霜雪苦轉見羽毛稀江漢塹兮阻瀟湘笑汝違雲霄蹤跡異空有淚沾衣

秋夜聞鴈　王諲

最苦思鄉淚今宵爲汝多秋陰連海嶽歸路識星河未信銜蘆葉眞能捍網羅楚雲一萬里故渚擬須過

鹽河聞鴈　蘇濬

客子起常早月明殊可親一聲沙嘴鴈匹馬渡頭人顧侶鳴偏切悲秋興轉眞蘭閨夢迴處應憶客邊身

雨夜聞鴈　居節

釭斜寒照竹山靜雨圍牀鴈到秋如許人愁夜未央

江天將隻影霜信過重陽小夢知何處三湘烟水長

歸鴈　　陸光宙

萬里衡陽鴈春來又北征誰憐失羣影故作斷腸聲

朔漠風猶勁關山月自明素書吾欲寄須到頟陽城

夜聞鴈有感　　張位

嘹唳關河遠徘徊旅思長一天秋似水滿地月如霜

念爾心千折憑傳札十行不堪遊子淚人北鴈南翔

鴈至　　雷思霈

去燕新辭主來鴻舊作賓江空今夜月家遠隔年身

結伴多依水將書只寫人如何白翎雀歲歲北山春

春鴈　　黃好信

萬里湖南鴈春來又北飛亦知鄉土異不戀稻粱肥

絕塞心先到長河影漸稀玉關門外客應待問征衣

聞鴈　　張儲

孤鴈來何處殘聲靜夜飄江空音淰淰雲重影蕭蕭

慣向風前急偏從聽處遙秦川織錦婦掩淚憶征遼

舟中聞鴈　　周鳳翔

一葦秋橫渡三江鴈引羣北來應幾日消息可相聞

嘹唳孤雲迴蕭疎夜色分當前渾欲訴木葉落紛紛

瀟湘八景　　王彝

蘆根寒晚鴈唼喋沙觜無人星曆曆聞有數聲何處來相呼忽動風中葉雙飛不復過衡陽翎間猶帶橋洲霜歸來影落碧莎冷愁山一夜攢瀟湘夢裏湘天初積雪臼溝河上琵琶咽猶見當年舊節旄幾囘拂向穹廬月

趙大年蘆鴈圖　　淩雲翰

平林帶煙波渺渺風低葭菼秋聲小望中疑是彭蠡湖十百爲羣盡陽烏楚天未雪無雨霜南來豈必謀稻粱哀音若訴雲路迴老翅不厭關河長汀洲水落成平陸散亂鳧鷖聚沙曲低飛不肯伴寒鴉猶繞荒村破茅屋屋中有客揮五弦從之不得心茫然何人圖畫能著此趙氏丹青稱大年徽廟元年頒鳳曆此圖正是當時迹便從宣和到靖康艮岳禽聲起秋夕古往今來幾盛衰摩挲老眼竟成悲良工心苦人莫識似寫周宣鴻鴈詩

題盛蒼崖鴈　　貝瓊

八月鴻鴈來往彼天南陬前飛倦已息後至饑相求
日落洞庭晚風高彭蠡秋彭蠡多蒹葭遠近彌汀洲
恆恐羽毛損稻粱非所謀塞門阻兵雪異鄉安可留
徘徊念其族天外復千儔身今萬里客肉非九鼎羞
愼爲弋者獲遠寄征人愁願以海爲池上同朱鳳游
飲啄全微軀不愧波上鷗

聞鴈篇

李士允

秋思人間正紛紛秋聲天外忽驚聞情類斷猿悲落
月響如離鶴怨愁雲憐渠南北無寧翼天隅海曲傳
消息別去終期得再逢歸來頗似曾相識別去歸來
道路難何如凡羽一枝安金河陣發聲聲急玉塞書
回字字寒蒼梧白雲秋色遠洞庭瀟湘木葉晚風緒
遙搏度嶺輕煙羅不避衝波險幾度心驚歲序更幾
人腸斷月華清二毛聽切潘郎感九辯哀催宋玉成
暮砧亂鳴何太苦羌笛相和倍凄楚顧影爰思澤中
集旋音應到衡陽阻越王臺畔鷓鴣飛蜀帝魂依杜
宇歸度月萬山揮別淚隨風千里促寒衣憶在長安
憐塌翮同聞曾和同聲客搖落深增白髮悲沉吟忍

對清秋迫望鄉今日幸歸來憂國何年抱始開青女降霜偏引恨素娥乘月重銜哀君不見蘇武使胡持漢節李陵對泣衣沾血丹心長望灞陵雲白羽遙飛上林雪又不見昭君出塞抱琵琶託心明月對龍沙願附遐征還漢闕空將清泪滴胡笳別有放臣幷怨女別有懷人兼別侶音傳頓使夢驚秋影落能教泪如雨却憐中路忽分翔悲鳴憔悴不成行寄言霄漢冥冥者莫向風波覓稻粱

湖鴈篇　　　陳邦瞻

秋山落葉聲聲瑟遠水浮天天一色日暮惟見平湖深扁舟遙界天光碧此時南鴈正爲羣此際悲鳴斷續聞幾處凄酸叫凉月數聲嘹喨破寒雲雲破天清月浸沙無端哀咽向蘆花早梅暗落高樓笛楊柳驚飛出塞笳幽修似伴魚龍語更共啼烏催牕曙思婦天涯夢不成征人故國淚如雨曾說聽猿易斷腸那知聞鴈重悲傷九秋霜露寒更苦千里關山夜獨長塞北江南天浩浩斜飛欲盡衡陽道足下何曾寄客書聲中只解催人老人生眞憂是別離他鄉霜月易

成悲誰家錦幌銀屏夜過盡寒聲獨未知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毗陵　陳束

八月凉風動雙闕嗸嗸旅鴈雲中發遐飛遠響激清音刷羽振衣度上林天邊結字行難亂風裏傳書力不任詎意上林重毛色抱奇區區不察識淩寒不借一枝棲能鳴轉被單絲弋逸志由來恥稻粱歸飛耿耿背金塘水咽驚聲疑箭落月明避影怯弓傷遙遙關路長辛苦蕭條爲向南中土地闊山空不畏人沙明水暖聊鳴舞少年才客有王君把袂愁爲失意分南去祇應聞鴈叫臨風好是泣離羣

畫鴈　楊一清

江岸蘆花秋簌簌江頭旅鴈羣相逐啄者自啄宿者宿昨夜南樓聞北風天長水闊雲濛濛何當舟一葉櫂入蘆花叢

湖口夜泊聞鴈　梁有譽

北風夜泊蘆花渚蓬底青燈鴈啼雨水宿雲翻路幾千更闌月落知何處風塵澒洞誰非客憐汝南飛霜

霰隔哀鳴却似畏繒繳塌翅何能傳尺帛嶺樹重重是故鄉故園諸弟日相望寒宵聽汝應敧枕兩地相思魂夢長

孤鴈　高啓

衡陽初失伴歸路遠飛單度隴將書怯排空作陣難呼羣雲外急弔影月中殘不共鳬鷖宿蒹葭夜夜寒

白鴈　顧文煜

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歸鴈　沈恆

冥鴻不覺又逢春遠別湘南北向秦雲接斷行天漠漠江涵歸影水粼粼開山畔落三更月旅館愁驚萬里人莫怪東風吹去翮清秋蘆渚又來賓

旅中聞鴈　駱文盛

西風鴻鴈惜離羣露下天高彷彿聞方訝北來衡遠塞忽驚南去入寒雲千山落葉還秋杪一卷殘書且夜分無那餘音更嘹嚦倚樓鄉思益紛紛

爲潘克承題林艮蘆鴈　　顧清

林郎花鳥今代奇水墨到處皆天機長縑闊幅信手揮妙處不屬丹靑圍江頭雨深菱荇肥枯槎折葦紛離披鴛鴦羽冷畏遠飛雄雌兩兩相偎依靈苕翠羽不自危鴝鵒噤語晞元衣依棲俯仰各有姿乍見幾欲呼鷹師乃知此老筆不疲市朝山林時見之鷄林相君知白詩君家此本吾無疑北風漸高禾黍稀雲飛日見江南歸吳江洞庭三泖涯天空水遠無拘羈焉得扁舟從爾嬉

月下聞鴈　　穆文熙

岸幘池亭共酒杯蕭然秋氣正悲哉高城落木臨風下遠塞新鴻向月來遊子荷裳堪自緝班姬紈扇未須裁塵心種種歸無語坐看天南斗柄迴

林艮雙鴈圖爲王學士廷貴兒廷彥賦　　卞榮

林君善畫天下無海注墨汁傾金壺金門承詔屢揮灑餘子碌碌非吾徒既不畫丹鳳棲碧梧又不畫文鴛依綠蒲特作槐堂雙鴈圖凉風颯颯吹黃蘆一鴈

俯啄秋江菰一鴈翹首如相呼乘軒恥隨衛懿鶴化
鳥懶逐王喬鳧吾知林君有深意此圖將以比兄弟
槐堂兄弟今二難同德同心本同氣芳名豈但動一
時勝事終當傳百世丹青我已重林君手足誰能似
王氏宣王有道美鴻鴈周公多才賦棠棣予淺薄
敢題詩三月紫荊花底醉

聞鴈　宗臣

一枕何能得長愁至不禁魚龍殘夜笛風雨急秋砧
天入蕭森氣人兼去住心湖南有新鴈作意送悲音

揚州早鴈　黃雲

酒市燈橋夜星河頓覺秋一聲來柳外數點過樓頭
團扇臨風掩絺衣怯露愁隨陽惟恐後不爲稻粱謀

前題　黃霖

叢桂開還未遙空有鴈聲一行初著眼萬里最關情
邊月隨身久江風振羽輕會從相見後秋思動蕪城

鴈　何景明

嚦嚦清笳怨飄飄南鴈翔長風度關塞九月下瀟湘
積水浮連影遙空起斷行故園秋望盡聞爾淚沾裳

聞鴈　曹嘉

連翩升紫塞嘹嚦過秋城帛染傳書淚砧催擣練聲
雲深飛總近風細落還輕此夜高樓笛懷人幾度橫

海鄉聞鴈　楊巍

平蕪霜露合孤鴈向南征影落黃龍渚聲凄魏豹城
殘雲疑路斷新月似弦驚十載關山北曾傷故國情

賦得秋鴻送客　姚旅

候氣向鄱陽星河掠桂香銜霜憐羽白催葉渡江黃
顧影成佳侶將雲東遠裝他鄉有離別撩恨綺尊傍

題飛鳴宿食鴈圖　蔣輝

征鴻排列度晴霞來自衡陽萬里賒一陣穿雲橫碧
落數聲叫月徹江沙夢酣煙水潮初退啄破花陰日
未斜地絕輪蹄繒繳少不妨瀟灑映蘆葭

鴈湖（在觀獵山之巔羣鴈所棲集也）　王翰

鴈去湖空野水深秋風吹客上遙岑丹楓盡逐孤臣
淚黃菊空憐處士心雨後諸峯浮夕靄霜前一葉送
寒陰停車欲問當年事尺素何由到上林

詠鴈字二十四首　唐時升

客從秣陵來者云楚中諸才士近爲鴈字詩吳中亦有繼作者俱未之見也仲秋乃見郡人林若撫所賦十首諷詠久之清婉流麗姿態橫生飄飄有凌雲之思然亦未嘗有意爲之也已而木落天空躊躇隴首日覩來賓之侶遲速應節疎密成文有感於中遂成二十四首如春蠶吐絲必窮其緒時鳥弄音屢變其聲非有意纏綿苟爲啁哳蓋中心養養不能自止焉耳時壬子孟冬也

蒹葭白露早紛紛上下參差意象分朔漠南來應累譯衡陽北望盡同文方思坐臥觀三日又見紆迴作五雲一一總成龍鳳質可教容易換鵷羣

一行迢遞映清秋眞似雲煙落紙流俄作蜂腰俄鶴膝亦爲蠆尾亦蠶頭來傳塞北征夫恨去寫城南少婦愁聞說書成天雨粟應無歲暮稻粱謀

一夜風霜過洞庭莫教惆悵羨冥冥蘆洲掩映成飛白竹塢迴翔欲殺青右轉正如秦代璽橫行疑寫梵王經君歸直向燕然去且爲皇家好勒銘

翩翩六翮破寒煙初月纖纖列宿連雨後模糊濃澹

墨風前斷續短長篇綵霞淨拭紅絲硯銀漢平鋪白地牋自罷結繩書契起憐君長在網羅邊

黃昏風雨黯東西何事皇皇不肯棲共指漂鸞兼泊鳳難分野鶩與家雞影過平嶂如書壁爪落前汀似印泥誰把文章移北斗君家兄弟羽毛齊

漠北湖南萬里通年年爲客任長風飲時渴驥奔泉上棲處驚蛇入草中空裏作書皆咄咄日來多暇不怱怱張芝自有凌雲意莫比藏眞老禿翁

遠拂殘霞攪斷雲始知筆陣掃千軍元常法備皆三折阿買詩成寫八分賦客近爲離合體經生能辨古今文危峯阻日君須記隴首羣飛背夕曛

賦得白鴈送人之金陵

王恭

燕山榆葉望秋稀雪羽瀟瀟向楚微夜雨蘆花看不定夕陽楓樹見初飛影隨漢騎營邊落夢遶胡兒笛裏歸君到石城霜漸冷暮雲聲斷欲沾衣

聞鴈

侯恪

秋風秋雨鴈紛紛無那羈愁入夜聞不似寒砧聲歷亂如將落葉影紛紜盤江路險書難寄雪苑人歸夢

易分老我燕山頻見訊恨無羽翼可同羣

蘆鴈　王澤

拍天煙水接瀟湘蘆葦秋風葉葉凉何處漁郎夜吹笛鴈羣驚起不成行

早鴈　高棅

凉霜八月塞天寒飛度衡陽楚水寬少婦樓頭初掩瑟一行先向夕陽看

題畫鴈　何澄

蘆花瑟瑟水茫茫落月沉沙夜未央離思不禁天外鴈孤舟燈火客三湘

聞鴈　謝承舉

枕斷烟波曉夢餘鴈聲悲切過匡廬離人久望平安字何事江東不寄書

二月聞鴈　孫承宗

九月邊庭無鴈來關門不逐鴈門開春來塞上希緡繳花信風前一一回

聞鴈　楊宛

萬里翩翩度碧虛月明送影意何如也知一向郎邊

過自是多情少寄書

聞鴈　鄭夢周

行旅忽聞鴈仰看天宇清數聲和月落一點入雲橫錦字囘燕塞新愁滿洛城疎燈孤館夜何限故園情

聞鴈　王氏

嘹唳南征鴈清宵枕上聞隨陽離絕塞連夜度層雲月上驚看影風高慮失羣尺書相珍重辛苦敢煩君

聞鴈　僧法衡

嘹唳天邊鴈哀聲靜夜聞雨中孤夢斷空外數行分北向歸沙漠南來渡楚雲人間有繒繳高舉莫離羣

秋鴈　廣潤

隨陽來朔漠刷羽汎瀟湘只恐音書斷寧辭道路長塞雲迷遠陣江月引疎行到處多繒繳休言足稻粱

卜算子（詠鴈） 宋蘇軾

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解連環（孤鴈） 張炎

楚江空晚悵離羣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歎因循誤了殘氊擁雪故人心眼 誰憐旅愁荏苒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

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驀地玉關重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捲

喜遷鶯（聞鴈）　康伯可

秋寒初勁看雲路鴈來碧天如鏡湘浦煙深衡陽沙遠風外幾行斜陣回首塞門何處故國關河重省漢使老認上林欲下徘徊清影　江南煙水暝聲過小樓燭暗金猊冷送目鳴琴裁詩挑錦此恨此情無盡夢想洞庭飛下散入雲濤千頃過盡也奈杜陵人遠玉關無信

更漏子（詠鴈）　明劉基

塞門雲湘浦樹畢竟故鄉何處楓葉渚蓼花磯水深繒繳稀　蓬萊闕扶桑島極目茫茫煙草蘆荻老稻粱空月明江上風

如夢令（蘆鴈）　王衡

風起蘆花如醉歷歷鴈行成字一點一聲寒霜重曉楓羣碎知未知未只在淺深河際

鷓鴣天（秋鴈）　文徵明

萬里南來道路長更將秋色到衡陽江湖滿地皆繒

繳何處西風有稻粱　隨落日度清湘晚鴉衝散不成行相呼莫向南樓過應有佳人惱夜涼

鴻鴈部選句

漢崔駰博徒論牛臛羊膾炙鴈煑鳬

宋謝靈運撰征賦眷轉蓬之辭恨悼朔鴈之赴越

梁昭明太子中呂四月啓今因去鴈聊寄匆蕘如遇廻鱗希垂玉翰

梁簡文帝箏賦覩獨鴈之寒飛望交河之水縮

唐王勃滕王閣序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無名氏朝元閣賦寒鴈正來下秦山之八水暮煙初起繞漢家之五陵

晉張華詩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

陶潛詩往鴈無遺影來鴈有餘聲

宋謝靈運詩嗸嗸雲中鴈舉翮自委羽

梁昭明太子詩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

陳張正見詩霜鴈排空斷寒花映日鮮

北周庾信詩可憐數行鴈點點遠空排　又　喜雨詩驚烏灑翼度濕鴈斷行來

唐太宗帝京篇驚鴈落虛弦啼猿悲急箭

沈佺期詩氷壯飛狐冷霜濃候鴈哀

宋之問詩仙媛乘龍日天孫捧鴈來

盧照鄰詩塞雲初上鴈庭樹欲銷蟬

駱賓王詩夜烏喧粉堞宿鴈下蘆洲

張說別詩何時似春鴈雙入上林中　又　斷猿知屢別嘶鴈覺虛彈

杜甫詩老鴈春忍饑哀號待枯麥

岑參詩霜畦吐寒菜沙鴈噪河田

宋韓駒詩倦鵲繞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

晁補之詩欲指吳松何處是一行征鴈海山頭

蘇轍詩樓觀爭高不計層唈唈過鴈自相譍

秦觀詩一投新愁驚枕上數聲悲鴈落雲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二二四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七卷目錄

鴻鴈部紀事
鴻鴈部雜錄
鴻鴈部外編

禽蟲典第十七卷

鴻鴈部紀事

書經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

說苑臣術篇秦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枝遂歸取鴈以賀曰君

得社稷之臣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晏子外篇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鳬鴈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鳬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衡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亾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愼小篇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於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悅逐獻公立公子黚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列子說符篇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

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

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賈誼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

公家爲一體也

說苑說叢篇蒲且修繳鳧雁悲鳴

莊子山木篇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請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

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素隱曰鶀音其小鴈也）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梟鴈之實也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拾遺記昔始皇爲冢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冢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鴈以瑠璃雜寶爲龜魚

兗州府志龍頭山在城二十里白鴈泉水出焉相傳漢高帝伐楚過此山士卒渴甚見白鴈驚起得清泉其下衆因以濟

漢書武帝本紀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園囿之樂築兔園園中有鴈池

魯恭王好鬬鷄鴨及鵝鴈

太液池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

城武縣志列仙傳周貫號木鴈子修仙於邑之南門外東偏鑿池一渠水黑而甘刻木鴈於其上鴈春來秋往動鳥也木鴈則否殆止而不動之意乎

漢書郊祀志宣帝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

翟方進傳方進子義爲東郡太守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舉兵莽擊義破之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

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走出門求不知處

世說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後漢書陳紀傳紀拜大鴻臚子羣爲魏司空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

府辟名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

禮儀志（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

會稽典錄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爲越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晉書石季龍載記建元初季龍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旣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郭瑀傳瑀隱於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

禮志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故事以定其禮稱孝武納王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鄭元所謂五鴈六禮也

吳隱之傳隱之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

夕復有羣鴈俱集咸以爲孝感所致

南康記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一石鴈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梁州記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池水鴈棲集之故因名曰鴈塞

潯陽記廬山項上有三石鴈霜降則飛

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唯一處爲下翔鴈達塞矯翼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十三州記上虞縣有鴈爲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酉陽雜俎南朝薨卒贈子者以蜜應著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寰宇記浚儀有鴻池衞獻公射鴻於此

伽藍記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

景明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綠水伽藍之妙最爲首稱

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北史斛律光傳光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史萬歲傳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略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鴈爲業

隋書五行志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恆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唐書王績傳績大業中爲六合丞時天下亂歎曰羅網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

孝敬皇帝弘傳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會納妃裴而有司奏贄用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

樂府歌今得白鴈爲婚贄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慙

開元天寶遺事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鳬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翫於其間

獨異志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鴈數行飛逆

上饒縣志唐陸羽字鴻漸號竟陵子初未知所生世傳復州鴈橋乃竟陵龍蓋寺僧得羽處初見羣鴈翔集覆小兒於下僧史種師得而育之欲以爲弟子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乃以陸爲氏以羽爲名而字鴻漸以鴈目其橋

唐會要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鴈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鴈不到浩以爲陽爲君德鴈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冊府元龜貞元十一年二月同州獻五色鴈

酉陽雜俎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五代史朱漢賓傳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於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後唐明宗本紀同光三年春二月乙亥射鴈於王莽河

辛巳射鴈於北郊

庚寅射鴈於北郊

九月丁巳射鴈於尖山

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馮秉旌鴈自瓮中累累而出

遼史太宗本紀天輔九年秋八月壬午自將南伐乙酉拽剌解里手接飛鴈上異之因以祭天地

續詩話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遊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

宋史富弼傳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梅澗詩話元裕之赴試幷州道逢捕鴈者獲一鴈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於汾水之上累石爲誌號曰鴈丘與同行者楊正卿李仁卿俱爲賦摸魚兒

談苑虢州朱陽鎮一夕鳧鴈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逮旦鳧鴈死於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喙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陽曲縣志金元好問過陽曲見一獵者捕得二鴈一

死一脫網去空中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好問遂以金贖之瘞之汾濱壘土爲丘貞烈之性鍾於禽鳥當與鹽城之鴈俱千古矣

長治縣志宗室振菴市得一鴈羽毛摧落而聲甚哀憫而飼之踰時羽毛至矣忽雲中鴈過與此鴈相應而鳴聲漸急漸哀知其雌雄也縱之比翼和鳴徘徊良久而後去越歲二鴈復來環振菴舍飛鳴若報主人使相知也是可愧世之棄故而背德者

元史太祖本紀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約明日戰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

郝經傳經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荀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囘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輟畊錄郝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名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於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至今祕監帛書尚存

續文獻通考應山有字鴈媒者宿媒沙中諸羣鴈聞其聲而至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中匹鴈哀鳴而下與媒交其項弗釋併死之字者遂不復弋

定興縣志萬曆初北郭有崔伯通者好鳥畜一鴈踰歲頗馴乃有一鴈解羣而下交頸哀鳴如泣如訴觀者狎至不驚飲食之不顧相持兩晝夜竟俱斃觀者欷歔泣下

寧波府志劉主事光云中表家得一雄鴈與雌鵝交感育卵出雛如鴈能飛王義官駢云龍舌朱家畜一雌鴈家童執鴈足招雄鵝強與之合既已鴈遽狂跳

觸地而死人謂雄者苟交雌者立節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揚州府志有婁生以矰弋爲業一日捕得隻鴈閉之籠中其雌盤空叫聲甚苦久之自投而下雄自籠伸脰就之交結死婁瘞之叢薄間破罝斷繳改業終其身又江南一寺僧羅得一鴈籠置窻前秋夜聞月中有孤鴈聲與籠鴈相隨鳴答俄而撲拉簷下僧亟啓視則二鴈交頸俱斃籠旁矣惜此僧從羅剎中來不若婁能自懺其業也

鴻鴈部雜錄

易經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程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大全）雲峰胡氏曰二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湄之象艮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唯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以占者則小子在下未可遽進而進鴻之幼者不若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大全）胡氏曰艮爲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大全）胡氏曰鴈羣不亂止則相保亦有禦寇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大全）吳氏曰鴻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艮止而有坎水故下三爻之象曰干曰磐曰陸皆鴻之漸進而止於水際者也上卦巽爲風爲高故上三爻之象曰木曰陵曰逵皆鴻之漸進而飛於風中者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本義）陸當作逵雲路也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

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

（大全）鄭氏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綵鷺取其白鴻取其知時

詩經邶風新臺章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注）鴻鴈之大者

鄭風女曰雞鳴章將翺將翔弋鳬與鴈（注）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豳風九罭章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小雅鴻鴈章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

禮記曲禮飾羔鴈者以繢（注）畫布爲雲氣以覆羔與鴈爲相見之贄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注）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

凡摯大夫鴈（注）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

王制庶人冬薦稻稻以鴈（注）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

兄之齒鴈行（注）鴈行並行而稍後也

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於父母也

周禮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加豆之實筍菹鴈醢筍菹魚醢（訂義）史氏曰魚鴈出於水故以陸產配之

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孔疏）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唯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周禮大夫執鴈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取順陰陽往來鴈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鴈者取婦人從夫之義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大射禮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韜爲翿鴻鳥之長脰者鄉

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詡亦所以進退衆者

莊子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謂弟子曰人如飛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今吾見龍矣

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之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

史記周本紀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注）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虫蔽田滿野故爲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音飛古飛字也於今猶當今於今六十年從帝乙十年至伐紂年也麋鹿在牧喻諂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故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萇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鄭元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也

漢書禮樂志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注）師古

曰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員多貌也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

易林去如飛鴻避凶直東遂得全脫與福相逢

鴻鴈翩翩來若勞苦災疫病民鰥寡愁憂

鳧鴈啞啞以水爲家雌雄相和心志娛樂得其歡欲

鴻飛在陸公出不復仲氏任只伯氏客宿

春鴻飛東以馬貨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

李華再實鴻卵降集仁哲以興蔭國受福

冰將泮散鳴鴈雍雍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生育賢人

鴻鴈南飛隨陽休息轉送天和千里不哀

鴻鵠高飛鳴求其雌雌來在戶雄哺嘻嘻甚獨勞苦魚鼈膾鯉

九鴈列陣雌獨不羣爲罾所牽死於庖人

鴻盜我襦逃於山隅不見其迹使伯心憂

六鴈俱飛遊戲稻池大飲多食食飽無患

三鴈俱飛避暑就凉適與繒遇爲繳所傷

逐鴈南飛馬疾牛罷不見漁池失利憂危牢戶之寃脫兔無患

鳥驚孤鴻亂國不寧上弱下强爲陰所行

鴻飛戾天避害紫淵雖有鋒門不能危身

春秋繁露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

韓詩外傳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淮南子覽冥訓王良造父之御過歸鴈於碣石

脩務訓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注）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說苑脩文篇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

揚子法言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

鹽鐵論今食必趣時轂臏鴈羹

論衡偶會篇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

熱北去復之碣石

抱朴子對俗篇金人據鴻鴈以正時

逸民篇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鶤登嵩巒而含慼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

廣譬篇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新論專學篇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

愼隟篇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

唐書百官志蒼烏朱鴈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

兩同書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顧同其恥也

玉堂閒話鴈宿於江湖沙渚中動計百十大者居中令鴈奴圍而警察捕者俟陰晴無月時藏燭器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及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復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

擊之所獲甚多

蠡海集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鳥獨夜飛鳴者邑黑屬陰從其類也鸖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鴈之爲鳥古稱爲陽實陰鳥也釋之曰凡鳥方咮駢趾皆陰而能夜食鵝鴨梟鷲盡然但不能遠飛爾而鴈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秋分巳後循昴畢觜參之位春分巳後循房心尾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也

清波雜志世謂鴈爲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鴈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鴈序鴈行蓋亦有鴈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隻豈止以耦言之耶

演繁露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旣大風又借便故以爲賢臣遇主之喻也

搜采異聞錄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

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鵝不自知其爲鵝宛然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鵝鴈之最大者爲天鵝

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輟耕錄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罥鴈兒又新

佛祖歷代通載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周易稽疑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孟康曰磐水涯之堆

二當互坎可稱水涯之堆虞馬謂磐爲山石悉誤坎爲飲互兌爲食夫鴻水鳥也據於石又何飲食乎孟之說是矣

賢奕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鬬而訟於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已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同異何以異是

維園鉛摘王右丞出塞作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七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李于鱗諸子俱不能定偶閱楊用修集云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句也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雲之語則暮雲空磧句當作時驅鴈無疑矣

推篷寤語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爲鴈愛氣力銜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桴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桴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爲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于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

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元亭涉筆殊翁鴻鴈也見漢雋

鴻鴈部外編

西域記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思食之忽有一鴈自殞佛謂比丘曰此鴈王也不可食乃瘞而立塔

嬾眞子唐元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至西域王舍城之中有僧婆窣堵波僧婆者唐言鴈也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輒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薩捶宜知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

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

太平廣記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鴈爲業恆養一鴈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羣鴈廻塞時鴈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回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八卷目錄

雉部彙考

雉圖
錦鷄圖
鷩雉圖
鷮雉圖
書經（禹貢）
詩經（邶風雄雉　小雅車舝）

禮記　曲禮　月令　內則
周禮　春官
爾雅　釋鳥
春秋緯　運斗樞　文曜鉤　感精符
孝經緯　援神契
山海經　西山經　北山經　中山經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小爾雅　雉乳
大戴禮　夏小正
洪範五行傳　雷動雉雊
玉曆通政經　雉孳尾
白虎通　白雉降
禽經　雉別名
博物志　山鷄愛色　鸐雉惜尾
毛詩陸疏廣要　有集維鷮
桂海禽志　錦鷄
埤雅　雉　鷸雉　翟雉　鷮雉　鷩雉
爾雅翼　雉　鷩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正誤　主治　發明　腦主治　觜主治　尾主治　屎主治　附方　鸐雉鷮雉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鷩雉錦鷄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雉部藝文一

射雉賦　晉潘岳
雉賦　孫楚
山鷄賦　傅元
雉賦　前人
雉賦　傅純
諫射雉啓　南齊蕭子良
又　前人
謝趙王賚雉啓　北周庾信
越裳獻白雉賦　唐謝觀
雉賦（有序）　宋王炎
感雉鳴賦　元任士林
白雉賦（有序）　劉詵
白雉賦二　前人
錦雞賦（有序）　明王世貞

文雉賦（有序） 高出

禽蟲典第十八卷

雉部彙考

釋名

雉（別錄）
疏趾（禮記）
鷂雉（爾雅）
鳪雉（爾雅）
海雉（爾雅）
雗雉（爾雅）

華蟲（書經）
鶾天雞（爾雅）
鷮雉（爾雅）
鷩雉（爾雅）
鸐山雉（爾雅）
鵫雉（爾雅）

翬（爾雅）　鷮（爾雅）

鷂（爾雅）　鵗（爾雅）

鷩（爾雅）　鷚（爾雅）

白翰（山海經）　白鵫（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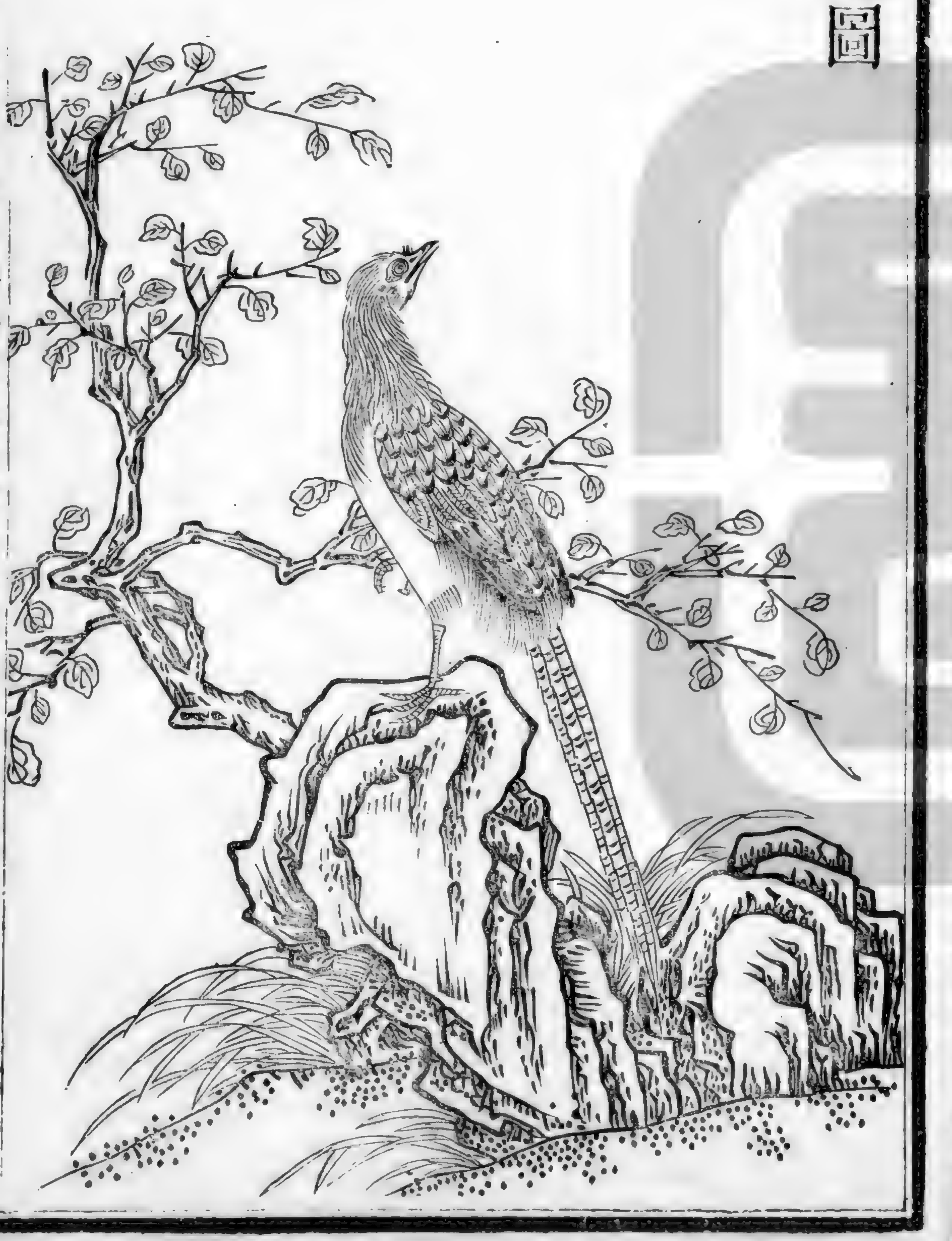
鵕鷸（淮南子）　野雞（博雅）

介鳥（禽經）　山雞（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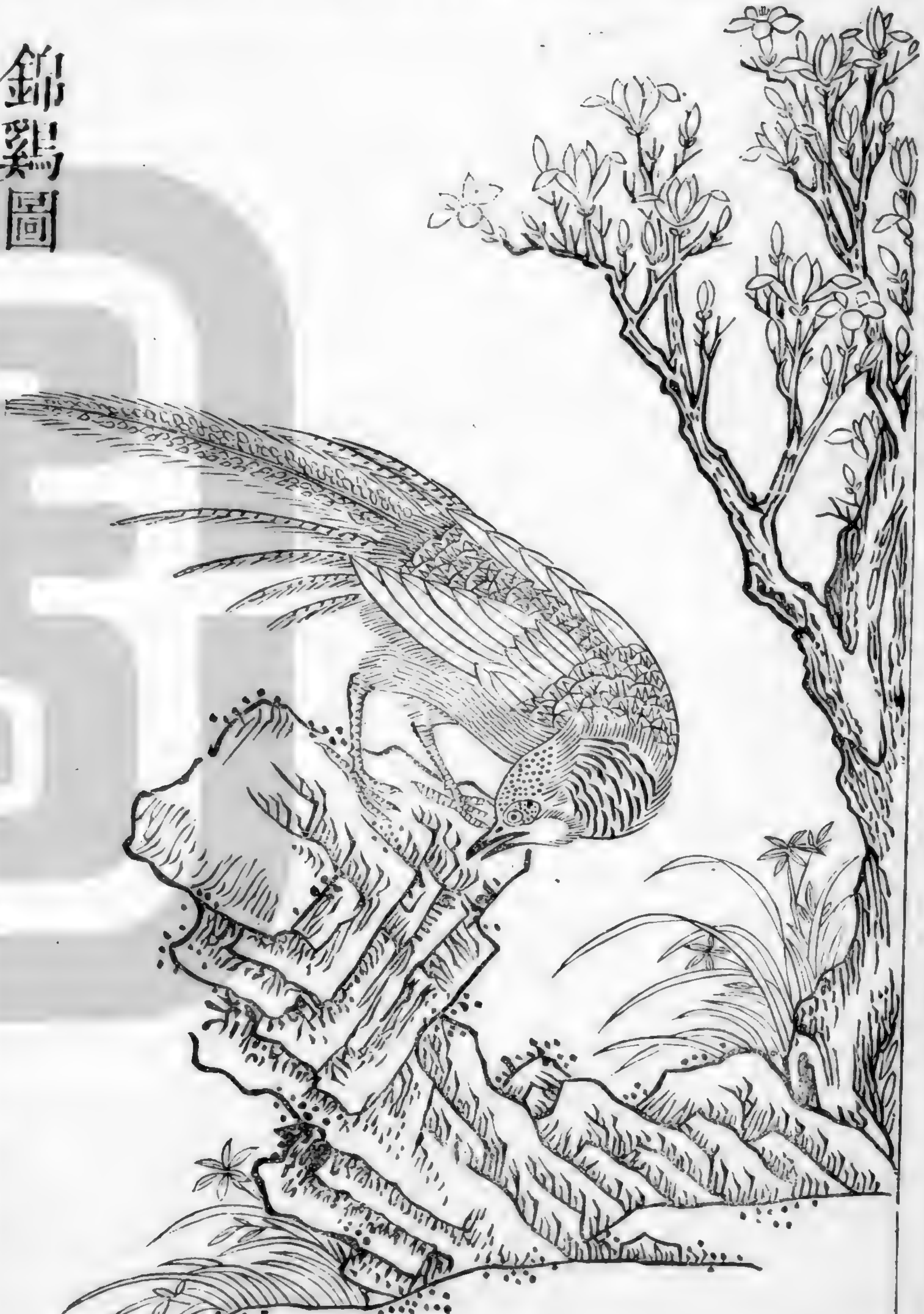
錦雞（禽經）　澤雉（禽經）

蟞蛦（爾雅翼）　鵕鸃（爾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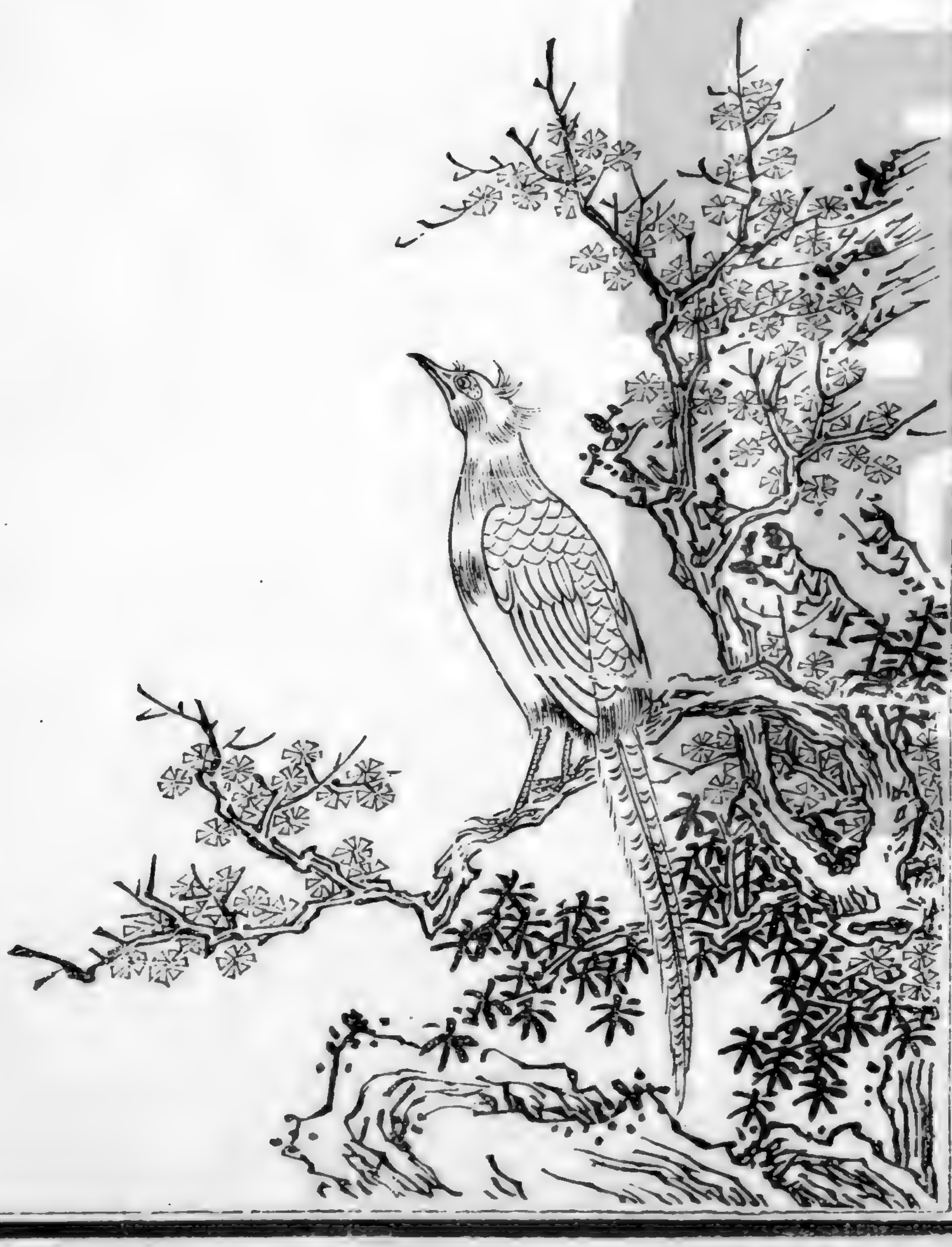
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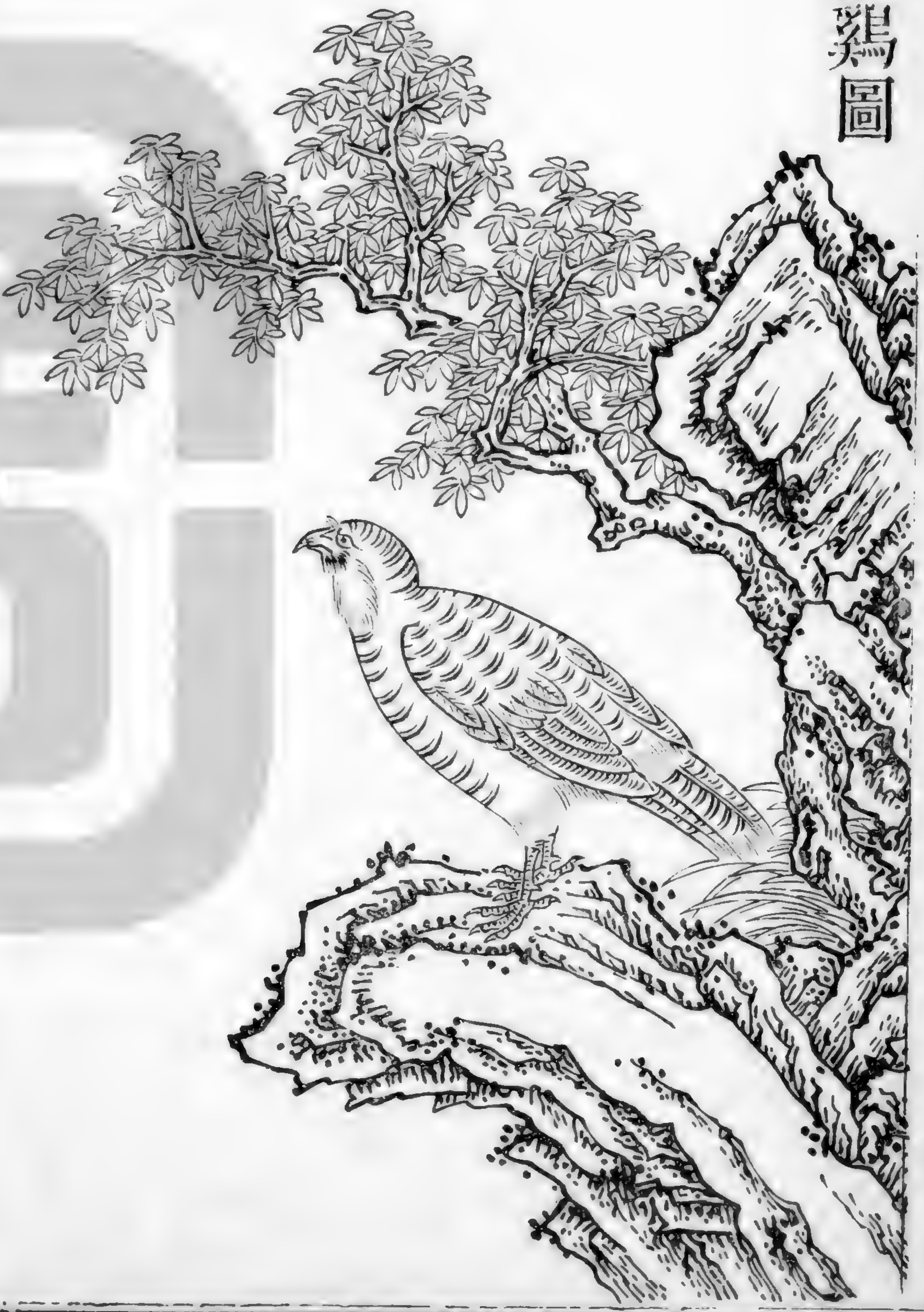
錦鷄圖



鷩雉圖



鷂鷄圖



書經

禹貢

徐州厥貢羽畎夏翟

（蔡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大全）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於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

詩經

邶風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朱注）雉野鷄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注）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

小雅車舝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正義）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轝尾爲防釳著馬頭上

禮記

曲禮

雉曰疏趾

（陳注）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

凡摯士雉

（疏）士雉者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士始升朝宜爲赴敵故用雉也

月令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

（注）大水淮也（疏）晉語云雉入於淮爲蜃（陳注）蜃蛟屬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

季冬之月雉雊

（注）雊雉鳴也（疏）易通卦驗云雉雊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大全）馬氏曰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內則

雉兔鶉鷃

（注）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共二十一豆上大夫之禮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

（正義）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

夏宜腒鱐膳膏臊

（注）腒乾雉（大全）腒雉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故以乾者爲宜也

雉兔皆有芼

注 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雉薌無蓼

注 雉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周禮

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士執雉

訂義 鄭鍔曰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爲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

爾雅

釋鳥

鷮天雞

注 鷮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鷮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疏 鷮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汲冢周書云文鷮若彩雞者王會篇文也案彼云蜀人以文鷮文鷮者若翬雉孔晁註云鳥有文彩者是也云成王時蜀人獻之者案彼孔晁註又云王城既成大會

諸侯及四裔故知當成王時蜀人獻之也

鷂雉

注 青質五彩

鷸雉

注 卽鷸雞也長尾走且鳴

鳪雉

注 黃色鳴自呼

鷩雉

注 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

秩秩海雉

注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

鸐山雉

注 長尾者

雗雉鵫雉

注 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

雉絕有力奮

注 最健鬬

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

注 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

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

注 卽鷂雉也

南方曰𠷎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注 說四方雉之名 疏 別諸雉之名也鷂雉者郭云青質五彩卽下文江淮而南者是也云鷮雉者郭云卽鷮雞也長尾走且鳴山海經文凡山其鳥多白鷮云鳪雉者雉之黃色鳴自呼者名鳪云鷩雉者案山海經牝山之上鳥多赤鷩郭註云卽鷩雉也尚書謂之華蟲周禮春官司服職云鷩冕七章之服也畫此鷩雉云秩秩海雉者海雉一名秩秩云鸐山雉者山雉一名鸐郭云尾長者今俗呼山雞是也云雗雉鵫雉者別二名也云雉絕有力奮者謂雉之狀大有力能鬬者名奮郭云最健鬬云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者李巡曰素質五彩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郭云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王后之服以爲飾案周禮內司服云王后之六服褘衣鄭

註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是也云江淮而南靑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者有雉靑質五彩備具而成文章名曰鷂雉郭云卽鷂雉也亦王后之服以爲飾周禮云褕狄鄭註云褕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鷂音義同云南方曰𠙴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者郭云說四方雉之名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杜預取四方之雉并上翬雉以爲五也必取翟雉者伊洛土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爲五也樊光賈逵以此五雉分屬五工無所憑據不可采用故略而不言

鸕諸雉　注　未詳或云卽今雉

雉之暮子爲鷚　注　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疏　鷚是雞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春秋緯

運斗樞

璣星散爲雉

　文曜鉤

金伐木故鷹擊雉

　感精符

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緯

　援神契

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注　妃房不偏故白雉應

山海經

　西山經

小華之山鳥多赤鷩可以禦火

　注　赤鷩山雞之屬音蔽或作鼈

嶓冢之山鳥多白翰赤鷩

　注　白翰白雉也

盂山其鳥多白雉白翟

　北山經

縣雍之山其鳥多白翟白䳜

中山經

牡山其鳥多赤鷩

夸父之山其鳥多鷩

女几之山其鳥多白鷮多翟

岷山其鳥多翰鷩

汲冢周書

時訓解

立冬後十日雉入大水爲蜃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小寒後十日雉始雊雉不始雊國大水

小爾雅

雉乳

雞雉所乳謂之窠

大戴禮

夏小正

正月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十月元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蘆也

洪範五行傳

雷動雉雊

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玉曆通政經

雉孳尾

正月建寅律中太簇雞雉孳尾

白虎通

白雉降

德至鳥獸則白雉降

禽經

雉別名

雉介鳥也

善搏鬬也

亦曰鳩

爾雅曰雉絕有力奮

五采備曰翬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言其毛色光輝也

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德也

亦曰夏翟

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亦曰鷂雉

靑質五彩解見上註

朱黃曰鷩雉

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

白曰雗雉

江南呼曰白雉

元曰海雉

羽色純黑亦善鬬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采毛曰山雞

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欝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腹有采文曰錦雞

狀如鳩鴿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歲

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澤雉啼而麥齊

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博物志

山雞愛色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鸐雉惜尾

鸐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毛詩陸疏廣要

有集維鷮

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

按雉之類甚多故爾雅列舉其名但首列鷂雉鷮雉鳪雉鷩雉郭景純認爲四物鄭漁仲認爲二物大相矛盾陸農師從郭氏之說亦釋鷂又釋鷮然味下文秩秩海雉鸐山雉似當以鄭說爲正

又按嚴氏詩緝引陸疏詳略不同豈宋本與今本相傳之誤耶因兩存以備參考　鷮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藂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

桂海禽志

錦雞

錦雞又名金雞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埤雅

雉

雉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摯者也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言雉交有時別有倫而又性善鬬雖飛不越分域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猋悍故爲雉雉雖非

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又云麞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禮云雉曰疏趾鴨鴈醜指間有幕其足蹼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値其鷺羽此小舞也雉取文明鷺則取其有潔白之容所謂大舞者籥舞是也所謂小舞者羽舞是也故樂師云掌教國子小舞一曰羽舞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爾雅雞雉皆曰絕有力奮雞雉皆不能遠飛故名云化書曰雉不再合信也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爲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禽經曰鵻上無尋鷚上無常雉上有文鶡上有赤

鷂雉

釋鳥云江淮而南靑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王后六服一曰翬翟畫以翬雉二曰褕翟畫以褕雉三曰闕翟言刻繒爲之闕而不畫闕而不畫則其制屈於二

翟故一名屈狄也喪大記曰復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襢亦信也闕狄一曰屈狄展衣一曰襢衣其義一也翬素質褕靑質靑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焉禮也地道尚義故后妃之德義以爲質而文之以禮或曰闕翟飾以闕雉天子五門一曰雉門雉門畫雉象闕也屈狄以此雉飾之故曰闕翟毛詩傳曰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蓋褘衣也褘衣畫雉故曰象服又曰褕狄闕翟羽飾衣也而說文解褘亦曰畫袍其釋褕翟又以爲翟羽飾衣則褘衣畫翟褕翟闕翟皆翟羽飾之矣周官二翟曰翟而褘衣變翟曰衣以此故也葛覃之詩曰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詩傳又有以爲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公服謂褘以畫故宜否則二翟以羽飾之雖澣可也且夫服袞冕則婦服副褘而袞之制字从公从衣則公服謂褘理宜然也

翬雉

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又云鷹

隼醜其飛也翬言其鼓翅翬翬然疾故曰翬也翬雉之翬生於翬故詩曰如鳥斯革以言其勢之騫揚如翬斯飛以言其文之奐散一曰革宜讀如希革之革言其覆之潔齊也宮室之制自其四中視之則如跂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如矢斯棘自其上視之則如鳥斯革自其下視之則如翬斯飛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翬其一也翬蓋中央之雉

鷮雉

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鷮走且鳴行止不自舍女有取節爾故詩以爲淑女之譬而又與鷩冕之義異也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言王后無妬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其所賴而淑女從焉則如平林之集鷮雉也夫雖等雉也類有不同則其取以擬象亦因以異若王后翬衣夫人褕翟公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故此取況衆妾傳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說文以爲雉有十四種字或从弟以此故也禽經曰火爲鷮亢爲鶴

鷩雉

鷩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頭上綠色鮮明胷腹洞赤西山經所謂赤鷩可以禦火者也賦性悍戾憨害飛走如風之猋故潘岳云山鷩悍害猋迅已甚也蓋其耿介甚於他雉故周官三公服鷩冕與王后三翟之服異也劉熙釋名云鷩冕鷩雉之憨惡者山雞也鷩憨也性急憨不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采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然則士之涉世不能忘己之美而至於以文滅質者亦已惑矣羽物之色莫美於鷩以其美斃焉是以物惡有其美也禽經曰霜傳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爾雅翼

雉

雉有十四種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雉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彊界分而護之不

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其雋者不特一雌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葢雊鷮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雊鷮从句雉雊亦从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非特鳴而已然聞聲似雷者亦從而應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許氏曰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又天水冀南山有石鼓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漢成帝時有聲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蓋以爲雷也夏小正曰正月雉震呴雉以媒取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以翳隱身而射之媒江淮間謂之游言可與游案說文囮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曰囮或从繇爲圝又音由然則游乃圝也至是周官翨氏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乃謂用其所食之物世以鳩鴿置羂中以媒鷹隼而掎其脚其爲媒之名雖同而實則異禮六摯士執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翨居豉切）

（注注）漢五行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鷩

鷩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謂之蟞蛦又謂之鵔鸃說文鷩赤雉也鵔鸃鷩也昔者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漢初閎孺籍孺以佞幸故孝惠時侍中皆冠鵔鸃冠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鵔鸃冠者以此鳥羽飾冠古有鷩冕旣同一物豈亦類此耶周禮王之吉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而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王公之服說者但解衣之九章以爲鷩者畫以雉謂自次三華蟲以降然旣以冕爲名安知冠無此飾不然漢之鵔鸃何所本哉此鳥雅好高故曰蟞蛦山棲又曰仰攀鵔鸃然此但云似山雞而南越志稱鵔鸃卽山雞利距善鬭人以家雞鬭之則可禽光色鮮明五彩炫耀劉淵林解吳都賦亦以山雞如雞而黑色木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蟞蛦也合浦有之然則山雞自黑絕不與此類郭景純特以比其大小耳至於凡言華采者皆此鷩也博

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翟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棲高木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雉輕死之物故或眩以死或餓以死而其他又鬬以死亦其性然也番禺諸郡往往取山雉爲筆五色可愛

本草綱目

釋名

寇宗奭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故雉字從矢今人取其尾置舟車上欲其快速也漢呂太后名雉高祖改雉爲野雞其實雞類也李時珍曰黃氏韻會云雉理也雉有文理也故尚書謂之華蟲曲禮謂之疏趾雉類甚多亦各以形色爲辨耳梵書謂雄雉曰迦頻闍羅

集解

李時珍曰雉南北皆有之形大如雞而斑色繡翼雄者文彩而尾長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好鬬其鳴曰鷕鷕音杳其交不再其卵褐色將卵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食其卵也月令仲冬雉始雊謂陽動

則雉鳴而勾其類孟冬雉入大水爲蜃蜃大蛤也陸佃埤雅云蛇交雉則生蜃蛟類也類書云蛇與雉交而生子曰蟂蟂水蟲也陸禋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爲蛟龍之屬似蛇四足能害人魯至剛俊靈機要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入土數丈爲蛇形經二三百年成蛟飛騰若卵不入土仍爲雉耳又任昉述異記云江淮中有獸名能音耐乃蛇精所化也冬則爲雉春復爲蛇晉時武庫有雉張華曰必蛇化也視之果得蛇蛻此皆異類同情造化之變易不可臆測者也

肉氣味

酸微寒無毒

蘇恭曰溫日華曰平微毒秋冬益春夏毒有痢人不可食頌曰周禮庖人供六禽雉是其一亦食品之貴然有小毒不可常食損多益少詵曰久食令人瘦九月至十一月稍有補他月則發五痔諸瘡疥不與胡桃同食發頭風眩暈及心痛與菌蕈木耳同食發五痔立下血同蕎麥食生肥蟲卵同葱食生寸白蟲自

死爪甲不申者殺人

正誤

孫思邈曰黃帝書云丙午日勿食雞雉肉丈夫燒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見野雞肉同家雞子食成遁尸尸鬼纏身弘景曰雉非辰屬正是離禽丙午不可食明王於火也時珍曰雉屬離火雞屬巽木故雞煑則冠變雉煑則冠紅明其屬火也春夏不可食者爲其食蟲蟻及與蛇交變化有毒也能發痔及瘡疥令人瘦病者爲其能生蟲與雞肉同也有鄙人者假黃帝爲書謂丙午日不可食及成遁尸之說乃不經謬談而陶氏和之孫氏取之皆誤矣今正其誤

主治

補中益氣力止洩痢除蟻瘻

發明

李時珍曰雉肉諸家言其發痔下痢人不可食而別錄用治痢瘻何耶蓋雉在禽上應胃土故能補中而又食蟲蟻故能治蟻瘻取其制伏耳若久食及食非其時則生蟲有毒故不宜也

腦主治

李時珍曰塗凍瘡

嘴主治

孫思邈曰治蟻瘻

尾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和麻油傅天火丹毒

屎主治

李時珍曰治久瘧

附方

脾虛下痢日夜不止野雞一隻如食法入橘皮葱椒五味和作餛飩煮空心食之（食醫心鏡）

產後下痢用野雞一隻作餛飩食之（同上）

消渴飲水小便數用野雞一隻五味煮取三升已來汁飲之肉亦可食甚效（同上）

心腹脹滿野雞一隻不拘雌雄茴香炒馬芹子炒川椒炒陳皮生薑等分用醋以一夜蒸餅和雉肉作餡料外以麪皮包作餛飩煮熟食仍早服嘉禾散辰服此午服導氣枳殼丸（朱氏集驗方）

久瘧不止雄野雞屎熊膽五靈脂恆山等分爲末醋糊丸黑豆大正發時冷水下三九（聖惠方）

鸐雉鷮雉釋名

李時珍曰翟美羽貌雉居原野翟居山林故得山名大者爲鷮

集解

蘇頌曰伊洛江淮間一種雉小而尾長者爲山雞人多畜之樊中卽爾雅所謂鸐山雞也時珍曰山雞有四種名同物異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鸐雉也似鸐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者鷮雉也俗通呼爲鸐矣其二則鷩雉錦雞也鷮鸐皆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雪則岩伏木棲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故師曠云雪封枯原文禽多死南方隸人多插其尾於冠其肉皆美於雉

肉氣味

甘平有小毒

孟詵曰發五痔久食瘦人和蕎麥食生肥蟲同豉食害人卵同葱食生寸白蟲餘並同雉

主治

孟詵曰五藏氣喘不得息者作羹臛食李時珍曰炙食補中益氣

鷩雉錦鷄釋名

李時珍曰鷩性憋急耿介故名鵔鸃儀容俊秀也周有鷩冕漢有鵔鸃冠皆取其文明俊秀之義鷩與鸐同名山雞鸐大而鷩小鷩與鷮同名錦雞鷮文在綬而鷩文在身以此爲異大抵皆雉屬也按禽經云首有采毛曰山雞腹有采色曰錦雞項有采囊曰避株是山雞錦雞又稍有分別而俗通呼爲一矣蓋是一類不甚相遠也

集解

陳藏器曰鷩似雉五色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多赤鷩養之禳火災是也時珍曰山雞出南越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狀如小雞其冠亦小背有黃赤文綠項紅腹紅嘴利距善鬬以家雞鬬之卽可獲此乃爾雅所謂鷩山雞者也逸周書謂之采雞錦雞則小於鷩而背文揚赤膺前五色炫燿如孔雀羽此乃爾雅所

謂鶾天雞者也逸周書謂之文鶾音汗二種大抵同類而錦雞文尤燦爛如錦或云錦雞乃其雄者亦通劉敬叔異苑云山雞愛其羽毛照水即舞目眩多死照鏡亦然與鸐雞愛尾餓死皆以文累其身者也

肉氣味

甘溫微毒

主治

汪頴曰食之令人聰慧陳藏器曰養之禳火災

雉部藝文一

射雉賦

晉潘岳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搣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聘箱籠以揭驕睍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搓瞵悍目以旁睞鶩綺翼而頳撾灼繡頸而

衺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擎場挂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東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淸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拕黼繪靑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間以密轂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猋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癢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壟稊菽叢糅翳薈蓁茸鳴雄振羽依於其冢攔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穟之傾掉意淰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

愈情駭而神悚望鸞合而翳晶雉脥肩而旋踵㰲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驚周環廻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剔重膺傍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闚問蘙葉慏歷乍見於是計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輊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値胷裂膆破觜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昃不暇食夕不告勌昔賈氏之如皐如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雉賦　　孫楚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皦皦之清音設密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以就養隨籠棲而言歸

極道遙於階庭廕朝陽之盛暉

山鷄賦　傅元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雉賦　前人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盛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鸞跱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於越裳

雉賦　傅純

覽飛禽之可貴偉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淳精鮮光皎粲麗采繁盈首同暉於昊天垂元景之綠青體等耀於方彩敷五色之華英

諫射雉啓　南齊蕭子良

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

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衞今馳鶩外野交侍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淸道此實愚臣最所震廹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旣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凉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頊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勑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末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

又　　前人

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

慶民懽乃以翺翔治樂夫衞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顒顒尙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愼臣聞子孝奉親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投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

謝趙王賚雉啓　北周庾信

夏翟秋飛江翬春澗中牟懸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廚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越裳獻白雉賦

唐謝觀

憬彼越裳南之一方感皇化於蠻貊獻白雉於周王原夫獲皎潔之姿奉鴻私之德閉靈質於雕玉馳星使於絕域夕辭南土形迷夜月之光曉向北風影混朝霜之色嗟乎跋涉空闊江山阻修途程萬里星歲幾周過吳門而練影光透惹曹風而麻衣色浮然後達成周之大庭陳本國之所執歷雉門而捧進隨鴻臚而坌入俯彤題而就位拱疏趾以前集利觜玉植修領縞戢風搖細尾當軒而練帶長垂日照輕毛在手而雪花孤立以其耿介無比貞明可稱距列瑤刺身摛鶴翎徘徊而隟駒其轉奮迅而振鷺將與其淨珉潔其神露凝皎皎敷粉亭亭卓冰自稟時清之化誠非日浴之能勿以臣之賤所獻無微勿以禽之微唯憂後時欲以明誠上答敢以遐阻爲詞作獻靡遼東之豕不緇殊墨子之絲一以見澤兼鳥獸一以彰德被蠻夷王乃愀然色動沈然念茲發明南國之忠汝之遠矣舉奏殊方之瑞乎甚嘉之方知雉之潔兮可珍士之潔兮殊衆可珍猶尚於夷俗殊衆可標於

歲貢儻援引而不遺願舉白之一送

雉賦（有序）

宋王炎

之野外見一雉爲野人所得悼其輕敵不戒而斃焉因作賦以自警其辭曰

絳冠兮綠蹋翠衿兮錦衣耿介兮自守雄鳴兮雌隨平原兮淺草徐啄兮卑飛何野人之機巧乃以媒而致之方氣驕而賈勇敢直前而不疑事常敗於輕敵碎身首於須臾肉不登於鼎俎毛或用於旌旗子玉無禮而殞命趙括狂勇而喪軀鄢郃怙俊而遭殺郤至稱伐而見尸苟謀身之有累皆災害之所罹翠有羽而就羅雞以尾而爲犧雁不鳴而先烹鸚巧言而長羈信涉世之孔艱雖後悔而何追唯羽族之至靈獨丹穴之鵷雛雝雝兮音聲鏘鏘兮羽儀摩千仞而高翔豈矰繳之敢施茲吉人之能事於鄙夫兮何誅

感雉鳴賦

元任士林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於竹西頳冠綺翼紺趾雕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邪嗟乎哉山梁之雉也亦何爲爾栖栖者歟鳴聲益和如

語以臆曰承后皇之嘉惠胚太和於卵翼攬草木之清麗濯雲煙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肺肝之五色將自拔於羣飛羌好脩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身之賊覘網密而羣空機虞張而羽積林無全㲉野絕胎息觸罥罣之紛然聊擇音於彼木濯余羽兮清泉充余枵兮楝實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荆棘者與悲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爲下矣猩血染而謍泣象齒殘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厄鞭箠龜以筴焦翡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黃中通理也弔正平之鸚鵡悼賈傅之飛鵩訪嵇氏之昴鶴盼楊家之舐犢拜自獻者何心祇腥臊乎偃肉已矣乎春山空兮春水傾春雨零兮春草肥天地爲樊兮日月爲鞿優哉游哉兮飲渴食飢却鐘鼓於魯饗謝簫韶於舜儀被霧中之元隱固將有感於陶妃

白雉賦（有序）

劉詵

白雉之出必爲太平故見於建武永平與成周之際皆是時也五運各從所勝周漢皆尚赤爲火德

故周興而白魚薦兆漢啓而白蛇獻符而白雉亦在周漢爲盛白金也豈非其所制伏者效順卽爲瑞與然周漢之瑞不一而世稱越裳重譯特加顯則君臣具慶使然夫雉文繡者也變爲純潔非世道休明不及此其在元始亦爲白水眞人發祥耳若出非其時而附會奸臣以取安漢之號則豈足爲靈物也哉作白雉賦

撫萬物之不齊惟具變於其天鵠不日浴而常皜烏不日墨而常黔既各安於其素雖純質其猶足妍矧能其天之所不能不待脛而千里以傳蓋有化而役之以爲異彼固莫知其然而然方周鼎之既定萬邦康而慶豐年海堅泯而不濤六氣無盛衰之偏董六合以一龢果何質之不遷乃有越裳萬里殊國迢迢三譯獻雉之白林邑扶南暑涉寒蹶玉鞲失輝霜轡失色天空月朗雊揚影滅閶闔曉登兩袂皆雪於是混瑤殿照銀闕過靈臺而鳥愧其翯歷西雝而鷺恥其潔傾凡羽以無羣恨征埃之猶涅夢華蟲之前身洗組繡之餘刼念光華之不貸豈詠歌以自踖雖改

容而廢常亦反素以爲德委徵質於天地爲至治之光晢吾聞五德相勝有順有逆當赤精之麗空宜金質之從革故周漢之千年效禎祥於一轍唯成周之至盛彌顯白於史策烏流屋而祥立鳳鳴岐而瑞列皆天意之使然擅古今之奇絕儻效顰於美新是媚奸之造物幸聖朝之在上集六合之奇祥矧羽儀之無媿庶及時而翱翔

白雉賦二　前人

覽太極之妙化兮產靈物之何奇伊繽繽之仙雉兮孰剪瑤瓊而爲之姿唯南荒之極炎兮薄陰氣而相持疑素娥之融液兮錐羽毛而不辭故炎以爲絳冠紺蹠兮陰以爲霜翎雪衣邈玉京而鑄膚兮素娥娥而豖肌然不能以超寥廓兮託人間以爲依豈無見而偶出兮兆治世之德禧唯成周之聖明兮烝至治於臯鷺充協氣之薰洽兮合宇宙以爲祺海鯢伏而不波兮風不鳴條而雨時衣裳皇皇而端拱兮萬國朝而賓四夷彼越裳之垠絕兮渺萬里之航梯獻茲禽以爲瑞兮羌能使其天賦之移恍前夢之氤氳兮

拔文身之陸離徙千仞於南溟兮爲盛朝之羽儀望同羣之采采兮立縞素於繪絺迴雪寒而月薄兮發孤鷮其誰知至漢中而後出兮聊亦與世道而游嬉彼新莽之執以爲樂兮固將以白頭大夫而待之忽千載之不聞兮寧不老死於山巔水湄豈風日之淸明兮顧不驚猜於童兒誓從來之何日兮指西風以爲期幸麟趾之再應兮鳳喈喈而鳴岐舍茲時而不隨兮復將何爲爲招雉之歌曰結金精兮搆坤乾應明德兮儀九天愼爾時兮燕雀先

錦雞賦（有序）

明王世貞

鄖山中多錦雞五色可愛古不經見至明定爲二品服章人始稱之按爾雅紀雉有數種曰鷩者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項綠色鮮明疑即此物也又尚書山龍華蟲注華蟲雉也一云鷩雉也當時服章所取意或由此初夏晝永感其在目聊爲賦之

有鳥於此鼻祖鸑鷟厥彩五章實蘩其族玉衡之散其造不淑棲於塒桀人所卵育爰有令支機精所屬

首若鬱金項如結綠蜚翠叢腋渥丹凝腹忽橫絕而迅往杳驚電之掣目稍安翔而反顧爍殘霞之散陸爛爛兮芍藥之春敷灼灼兮菡萏之朝榮又似乎火齊之爲鐙兮蜀機軋軋而未停爾其耿介自標馴和且平棲止必諧飲啄不爭能使鶡慚粗猛雉遜文明雖彬彬乎君子實粥粥其無能乏曾城之善舞謝九眞之長鳴然而幺麼微質托產遐裔豈帝舜之華蟲而旁采乎余類彼譽命兮不逮乎先朝乃服采兮彰施於聖世陋吉光之徒珍笑鸖鷲之非麗躐孔翠而直上托胎禽以差次聊頡頏兮筍班竟先登兮楓陛噫嘻譬之雲臺丹青而赤松托寄者邪上應天象而垂釣水涘者邪名之曰錦雞而古無是者邪其鶡翯爲兄以鸐爲弟者邪亂曰唼喋禾黍聊容裔兮不自知賤安知貴兮食子之食匪以惠兮所苦籠縶願從此逝兮

文雉賦（有序）　　高出

野人貢雉畜之樊中感而賦之遂放之

唯璣星之應象兮散羽族之奇芳羨文雉之麗采兮

秉耿介之殊方摯紀官於工正兮商徵翟以辨章諒華蟲之登祓兮來重譯乎越裳揭雒鼎之爲妖兮匪集庭之兆祥感朝飛於嶧桐兮歎色舉於山梁爾其族則爲鳪爲鶾爲鵫爲鷂鵗鷮鵔鸃鷩翬鷚鶅爾其稱則𪄀名南國鶅顯東齊鵗號北地鷷聞西澨廣雅之所具陳方言之所未記爾其首如渥丹項如翠羽翼如鶯綺冠如朱琥鳴應鐘雷棲分角距飲啄無爭交接合矩將翔兮叢薄之曳文霞乍墮兮月華之委金波彴約兮陸離藻錦而爛黼繪赧䓣兮蹀躞叢薄而擱驪駉唼喋兮縱十步於墳衍呃喔兮避矰繳於中阿何繡臆兮罹羅思化蜃兮爲蚝嗟勁骹之自憐兮豈軒翥之足誇料比翼之不逢兮恥求敵之媒囮爾其丘墉旦翔樊籠晚棲草澤夙乖園囿見羈岑丘違夢鼎俎靡辭絕偶鸞鶩敢厭家雞從鳳遊兮不揣中搏擊兮無時皋隰淹兮遠道罻罝往兮中疑款黃金之簏笱惜羽毛而長餓遂中牟之表異靡稻粱兮羞之鳩鵲巢兮自婀娜晨風鳴兮獨向我忽東西兮無人賈鍛翮兮旋墮燕雀賀兮啾啾鸚鵡嘲語兮不

下尋噤喑以無聲聊委蛇兮無不可幸射矢兮不及况鷹鸇兮遠禍每低頭而愁思鬱彳亍其悶坐不見夫王孫公子兮挾金丸而馳逐朝深灌兮暮陵谷馴媒翳兮奓矜獲調酸鹹兮恣膏肉博佳人兮一笑尚從禽兮未足審伏機兮慎哉願致聲兮吾族苟得意兮豢飼卽蒙恩兮浩蕩無銜環之明報忍決起兮飽颺豈猲驕之難調徒相忘於得喪亂曰菀彼中林何輪困兮寄息禾黍慚澳涊兮柔道利生苟離窘兮次且不去聊任運兮斑尾毰毸潛垂淚兮耳目何玩空憔悴兮庶幾縱我荷嘉惠兮郊壠無恙請從此逝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四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十九卷目錄

雉部藝文二（詩）

越裳操　周公
雉朝飛操　犢沐子
白雉詩　漢班固
代雉朝飛　宋鮑照
雉朝飛操　梁簡文帝
雉子斑　吳均

雉朝飛操　前人
雉子斑　陳後主
雉子斑　張正見
雉子斑　江總
雉子斑　毛處約
射雉　蕭有
雉　唐李嶠
射雉詞　儲光羲
雉朝飛操　李白
雉子斑曲　前人
射雉　韋應物
山雉　白居易
雉朝飛操　韓愈
雉帶箭　前人
雉將雛　王建
雉朝飛操　張祜
越裳貢白雉　王若嵒
艾如張　李賀

雉場歌　溫庭筠
山鷄　前人
雉朝飛　霍總
越裳貢白翟　孫昌引
芙蓉錦雉　宋徽宗
食雉　蘇軾
雉朝飛操　曹勛
感興　方夔
雉朝飛　元楊維楨
錦雉圖歌　鄧梓
錦鷄　周權
雜題　王逢
雉子斑　明熊明遇
雉子斑　范守己
錦鷄　楊基
錦鷄圖　胡儼
四禽圖（詠雉）　李東陽

雉部選句

雉部紀事
雉部雜錄
雉部外編

禽蟲典第十九卷

雉部藝文二（詩）

越裳操　周公

琴操曰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王成文王之王道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之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也

雉朝飛操　犢沐子

崔豹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沐子所作也齊處士

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絕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莫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白雉詩　漢班固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代雉朝飛　宋鮑照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彀盧矢直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雉朝飛操　梁簡文帝

晨光照麥畿平野度春翬避鷹時聳角妬隴或斜飛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蕩子羅袂拂塵衣

雉子斑　吳均

可憐雉子斑羣飛集野甸文章始陸離意氣已驚狷幽并遊俠子直心亦如箭生死報君恩誰能孤恩眄

雉朝飛操　　前人

二月雉朝飛橫行傍壟歸斜看水外翟側聽嶺南翬
蹀躞恆欲戰耿耿恃彊威當令君見賞何辭碎錦衣

雉子斑　　陳後主

四野秋原暗十步啄方前雊聲風處遠翅影雲間連
箭射妖姬笑裘值盛明然已足南皮賞復會北宮篇

雉子斑　　張正見

陳倉雉未飛斂翮依芳甸朱冠色尚淺錦臆毛初變
雊麥且專場排花聊勇戰唯當渡弱水不怯如臯箭

雉子斑　　江總

麥壟新秋來澤雉屢徘徊依花似協妬拂草乍驚媒
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暫住如臯路當令巧笑開

雉子斑　　毛處約

春物始芳菲春雉正相追澗響連朝雊花光帶錦衣
竄跡時移影驚媒或亂飛能使如臯路相逢巧笑歸

射雉　　蕭有

二月春翬動曹王挾妬媒插翳依花合芟場向野開
隔田聞雊近橫溪見影來弦明青壓碎箭落錦衣摧

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廻

雉

唐李嶠

白雉振朝聲飛來表太平楚郊疑鳳出陳寶若雞鳴
童子懷仁至中郎作賦成冀君看飲啄耿介獨含情

射雉詞

儲光羲

曝暄理新翳迎春射鳴雉原田遙一色臯陸曠千里
遙聞咿喔聲時見雙飛起羃䍥疎蒿下毰毸深麥裏
顧敵乃忘生爭雄方決死仁心貴勇義豈復能傷此
超遙下故墟迢遞回高時大夫昔何苦取笑歡妻子

雉朝飛操

李白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
褷犢牧（一作犢沐）采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
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

雉子斑曲

前人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
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射雉

韋應物

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迴鞭
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弛錦鞘懸
方將悅羈旅非關學少年弢弓一長噫憶在灞城阡

山雉　白居易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適性遂其生時哉山梁雉
梁上無繒繳梁下無鷹鸇雌雄與羣雛皆得終天年

雉朝飛操　韓愈

雉之飛於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
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

雉帶箭　前人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
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
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
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雉將雛　王建

雉咿喔雛出殼毛斑斑觜啄啄學飛未得一尺高還
逐母行旋母腳麥隴淺淺難蔽身遠去戀雛低怕人
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食蟲不相離

雉朝飛操　張祜

朝陽隴東泛暖景雙啄雙飛雙顧影朱冠錦襦聊日整漠漠霧中如衣褧傷心盧女弦七十老翁長獨眠雄飛在草雌在田衷腸結憤氣呵天

越裳貢白雉　王若嵒

素翟宛昭彰遙遙自越裳冰晴朝映日玉羽夜含霜歲月三年遠山川九譯長來從碧海路入見白雲鄉作瑞興周后登歌美漢皇朝天資孝理惠化且無疆

艾如張　李賀

錦襜褕繡襠襦强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信龍媒隴西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雉場歌　溫庭筠

茭葉萋萋接煙曙鷄鳴埭上梨花露彩仗鏘鏘已合圍繡翎白頸遙相妒雕尾扇張金縷高碎鈴素拂驪駒豪綠場紅跡來相接箭發銅牙傷彩毛麥隴桑陰小山晚六蚪歸去凝笳遠城頭却望幾含情青畝春

蕪連古苑

山雞　前人

石甃動晴景山禽陵翠微繡翎翻草去紅嘴啄花歸
巢暖碧雲色影孤清鏡輝不知春樹畔何處又分飛

雉朝飛　霍總

五色有名翬清晨挾兩雌羣羣飛自樂步步影相隨
覘葉逢人處驚媒妒寵時綠毛春鬬盡彊敵願君知

越裳貢白雉　孫昌引

聖哲符休運伊皐列上台覃恩丹徼遠入貢素翬來
北闕欣初見南枝顧未迴斂空殘雪淨矯翼片雲開
馴擾將無懼翻飛幸莫猜日從上苑裏飲啄自徘徊

芙蓉錦雉　宋徽宗

秋勁拒霜盛峩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鷖

食雉　蘇軾

雄雌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落如花
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嘉
烹煎雜雞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鴉

雉朝飛操　曹勛

雉兮朝飛鳴聲相隨朝刷其羽兮夕哺其兒雖有風雨兮莫或仳離嗟余之人兮曾莫汝爲

感興　方夔

斑斑林中雉雌雄同朝暉鼓翅飛不遠山田麥苗肥
飲啄百步間未暮相隨歸當春哺羣雛長大各自飛
宇宙豈不大嗟爾爲生微窮途守一轍畢命芝與薇

雉朝飛　元楊維楨

琴操有雉朝飛多指犢牧子之作據揚雄所記則曰衞女傅母之所作也余以犢牧之歎不如衞女之善死有關世教故賦以補舊樂府之缺云

雉朝飛一雄挾兩雌雄死雌誓黃泥歸衞女嫁齊子未及夫與妻靑縞綃素結一死與之齊人言衞女蕩且離烏得冢中有雉飛琴聲鼓之聞者悲

錦雉圖歌　鄧梓

錦衣繡翼何揚揚棠梨花開春雨香雌雄並立久未翔咫尺或是山之梁林深枳棘如人長摩挲竹枝思鳳皇

錦雞　周權

巴山靈鳥初離羣葳蕤麗組雲錦文羽翮新刷爪距
利采邑勝似沙頭鴛睛瞰入戶爛相射嗉中有物垂
紅碧綬光若若花盤條出示山童有矜色文章固足
媒爾身離籠拘束還悲辛區區啄飲豈不厚情深野
樹溪雲春

雜題　王逢

藻池岸匝水仙開滿面香飄玉蝶梅遺事罷書山館
靜鼠狠行過雉雞來

雉子斑　明熊明遇

雉子斑朱冠錦臆羽翾翾朝飲澤中暮未還可畏艾
如張耿介徒摧殘何不高蜚遠舉鳴青山

雉子斑　范守己

雉子斑嘎嘎鳴中林黃鵠來掠青雲雲外嗈嗈遺好
音爾何不飛與我同歸前有網羅爾羽斑斑奈爾何
雉子蹌蹌惜毛羽我飛十丈樂未已翾以南翾以北
朝向蓬蒿遊暮雊鼎耳側

錦雞　楊基

暖風晴日融春晝閒看花陰雞唖綬綺縠都將綵羽

妝紅絲不待金鍼繡壘壘胭脂縷縷金龍紋盤錯鳳紋深憑誰翦作鴛鴦帶雅稱佳人翡翠衿

錦雞圖

胡儼

昔聞楚人不識鳳忽見山雞重購之今我畫圖寫生態羽毛五色光陸離扶桑天雞啼一聲陽烏散彩天下晴此時山雞亦出谷喔喔飛來耀林麓千巖萬壑含東風杏花吹香春雪紅顧影徘徊自愛惜揚翹聳翅紛蒙茸竹上花間日正高向陽吐綬垂花條吳綾蜀錦織不得戴勝偷眼驚伯勞切莫臨溪照碧流對鏡逢人舞便休舞多目眩終顛仆世人空詫韋公賦

四禽圖（詠雉）

李東陽

樛枝老樹幽巖裏山鷓雙飛掉長尾高鳴俯摑勢不停似向春風矜爪嘴山頭錦雞金作冠身披五采色斑斕遠從紅日霽時見更向碧山深處看人言此物眞奇特同是山禽不同格休將綠水照毛衣祗恐桃花妬顏色

雉部選句

後漢班固西都賦遊鷮高翬絕阬踰斥

晉夏侯湛梁田賦察田疇之疆畔觀游雉之逸形

晉王叔文翟雉賦余在荆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爲賦云含野氣於人塗信多懼而少嘉雉見質而不陋翟表文而弗華映寒條之始綠發冬之秀之餘葩

宋孝武帝在藩上白雉表白體表素彩儀稟識陶氣仁風練色淳露不蘄一飲之逸不資三逸之勤

梁沈約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輕鑾微動密翳徐張黃間所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北周庾信春賦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

唐浩虛舟射雉解顏賦健馬蹄疾中原草平想媞媞之未憖聆戛戛之初鳴花顏惝怳以徐駭錦翼翩翻而忽驚由是星走白羽綺張丹臆彩毛迸落初莞爾以難名飛鏃洞穿遂嫣然而不息

梁劉孝綽詩落花浮浦出飛雉渡洲還

北周庾信詩竄雉飛横澗藏狐入斷原又驚雉逐鷹飛

唐駱賓王詩翔梟猶化履狎雉尚馴童

韓愈詩彩雉野伏朝扇翬

獨孤及詩愛君修政若修身鰥寡來歸乳雉馴

元稹詩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

白居易詩扇開青雉尾參差

杜牧詩南苑沙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旌

羅鄴芳草詩微香暗惹遊人步遠綠纔分射雉蹤

宋蘇軾詩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

陸游詩壯哉帶箭雉耿介死不顧

明鐳炳詩破浪誰擒北海鰲穿林學射南山雉

雉部紀事

書經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一死士執雉

益稷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蔡傳）華蟲雉取其文也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於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引

典祀無豐於昵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鼎耳而雊問諸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辮髮重譯至者六國

汲冢周書王會解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注鳥有文彩者皐雞似鳧翼州謂之澤特也

鸞揚之翟注揚州之鸞貢翟鳥

孝經援神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注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

說苑立節篇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

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郯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瑣語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集於庭叔向曰吾聞師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皆備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皆備曰雉今來爲君瑞也

尹文子大道篇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唯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淮南子要略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注）响鳴也

左傳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

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注）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

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郭璞曰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是解丹鳥爲鷩雉也

二十八年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春秋感精符魯昭公時雉銜環入（注）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

琴清英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樂府古題要解雉朝飛舊說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而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

淮南子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

漢武故事上幸梁父祠地主上親拜廡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白雉白烏之屬其日山上有白雲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厠翳障以青州蘆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宋書符瑞志漢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孝子傳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十數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漢書五行志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

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消也

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

王莽傳莽爲大司馬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戸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

後漢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

明帝本紀永平十一年時白雉所在出焉

魯恭傳恭爲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畱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章帝本紀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中白雉見郡國

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白雉見西河

外史上林篇有五色鳥集於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於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鴈鵁鶄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鷫鷞意者其鷞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鷂南越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

後漢書獻帝本紀初平元年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注）張璠記曰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

魏志太祖本紀（注）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事

宋書符瑞志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又郡國十九言白雉見

魏志文帝本紀饒安縣言白雉見（注）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戸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

辛毗傳毗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江表傳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幾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魏志管輅傳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大不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爲勃海太守

異苑平原太守劉邠字令元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

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世說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之注環濟吳紀曰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暮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惟射雉可譏

晉書五行志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見安豐松滋

咸寧元年十二月丙午白雉見梁國睢陽梁王肜獲以獻

咸寧三年十一月白雉見渤海饒安相阮溫獲以獻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四年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殿前

張華傳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庚戌白雉見中山

晉愍帝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見襄平

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即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

五行志趙王倫簒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搜神後記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雉果得至景午日超

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蓮社高賢傳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卽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家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以翼

巴志山雞白雉皆納貢之

晉書五行志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於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

異苑司馬軌之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遺竹見一竹竿雉

頭頸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宋書符瑞志安帝義熙七年五月白雉見豫章南昌

晉書涼武昭王暠傳暠子士業之未敗也有雙雉飛出宮內至是而亡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雉見東莞莒縣太守劉元以聞

元嘉十六年二月白雉見陳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見高平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見東安沛郡各一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見海陵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大明五年十二月白雉見泰郡南兖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以獻

大明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見南郡江陵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玉以獻

南史蔡廓傳廓子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

沈懷文傳懷文被名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

宋書符瑞志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見渤海青州刺史王元謨以獻

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白雉見新蔡豫州刺史劉德願以獻

南史宋晉平王休祐傳明帝七年十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便馳去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即拉殺之

南齊書到撝傳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褚炫傳炫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群情便爲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蕭景先傳景先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

祥瑞志永明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七年鬱林獲白雉一頭

十年青州洭液戍獲白雉一頭

南史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王績傳績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

袁彖傳彖爲侍中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

扶乃能徒步

張興世傳興世子欣泰爲河東內史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閒放衆伎雜藝頗多閒解

南齊書東昏本紀帝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子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奸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死仍與主通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及出送雉媒還之

陳書新安王伯固傳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

魏書靈徵志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雉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

四年正月上黨郡獻白雉二月并州獻白雉五月河內郡獻白雉

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書周幾獲白雉一於博陵安平以獻

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高城縣獻白雉三月渤海郡南皮縣獻白雉二十一月中山行唐縣獻白雉

四年正月新興郡獻白雉十二月又獻白雉二

五年二月白雉見於河內郡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二年二月上黨郡獻白雉

高祖延興二年正月靑州獻白雉

五年正月白雉見於上谷郡

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獻白雉三月白雉見於秦州十一月白雉見於安定郡

二年十一月徐州獻白雉

三年正月統萬鎭獻白雉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雉

六年三月豫州獻白雉

八年六月齊州清河郡獻白雉

十七年正月幽州獻白雉四月瀛州獻白雉

二十年三月兗州獻白雉

北史魏南安王楨傳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疋以褒美之

魏書靈徵志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獻白雉二月冀州獻白雉

正始三年三月齊州獻白雉十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十一月秦州獻白雉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郡獻白雉六月河南獻白雉十二月豫州獻白雉

延昌四年二月冀州獻白雉是月京師獲白雉閏月岐州獻白雉十二月幽州獻白雉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三月肆州獻白雉

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雉

神龜元年三月潁川郡獻白雉

二年正月豫州獻白雉

正光三年二月夏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光州獻白雉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二月青州獻白雉十二月梁州獻白雉

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陽縣獻白雉

武定元年正月廣宗郡獻白雉是月兗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裴駿傳駿從弟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略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北齊書楊愔傳愔天保初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後主本紀武平七年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

座獲之有司不敢以聞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子搔搔妹曰法行幼好道遂爲尼雉免馴狎入其山居房室

隋書五行志後齊孝昭帝卽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

冊府元龜武德二年正月寧州獻白雉

貞觀十六年八月申州獻白雉

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冊府元龜睿宗唐隆元年六月揚州上言白雉見

開元七年十二月徐州獲白野雞

唐書五行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雄雉馴飛泰

山齋宮內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

冊府元龜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有雄野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王守禮等賀曰臣謹按舊典雌來者霸雄來者王又聖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遐祚天命休禎請宣付史官以彰靈貺從之

大曆八年八月庚寅亳州獲白野雞一獻之

清異錄于頔董天休俱爲鄜州從事頔文辨天休木訥而衣冠甚麗一日有吏人獲錦雉來獻頔笑曰此物毛羽粲錯但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矣

聞奇錄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陊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捕之不獲

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

朝野僉載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天中記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賦佖但以文選中選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士人深於學問如此

唐書五行志大中十一年夏雉集河內縣署

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足出於背者下于上之象五足者衆也

乾符六年夏鵰雉集於偃師南樓及縣署劉向說野鳥入處宮室將空

中和三年新安縣吏家捕得雉養之與雞馴月餘相

與鬬死

光啓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連頸者棲集津倉廡後數月羣雉數百來鬬殺之

二年正月閿鄉湖城野雉夜鳴

舊唐書高駢傳駢進東面都統中和二年五月雉雊於揚州廨舍占者曰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禳雊雉之異也

東流縣志金雞石在縣南二十五里相傳唐羅隱過此戲題詩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裂有金雞飛空而去

雲仙雜記封少卿問禪於龍華厚叅師曰金雞抱卵時如何少卿歸而默坐三年不能領解至於發狂而死

宣城縣志金雞井城北廣敎寺右唐黃蘗禪師建寺千間其樹皆羅松傳聞黃蘗師托跡海外安南國募化羅松萬株限某日其樹自運至山是日金雞鬬入井中而羅松隨泉湧出矣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澤州高平郡土貢野雞

山南道夔州雲安郡土貢山雞

均州武當郡土貢山雞尾

隴右道階州武都郡土貢山雞尾

五代史元行欽傳莊宗幸汴州行至萬勝鎮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不悅因罷酒去

遼史穆宗本紀應曆二年十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

鐸盧斡傳斡給事北院知聖旨事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屛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耶律夷臘葛傳夷臘葛爲殿前都點檢時穆宗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

茅亭客話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

採薪遇數苗薯藥頗大如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藥遂與妻子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根鬚抱一大甕合遂揭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結合內村人悸慄以鋤觸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惟餘一隻石簪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晝

郭嚂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嚂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鷂常募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於學射山鷹拏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侶皆異之以巾包而

負之覺其漸煖行一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木擺簸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眞觀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卽云雉者龍也龍爲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十二位爲雞猪牛馬之屬斯龍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金史五行志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密州進白鶉白雉各一

元史五行志至元十五年四月濟南無棣縣獲白雉

以獻

見聞錄楊公翥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

章丘縣志雞山在縣西南四十里相傳古有錦雞鳴其上候之者獲一石潔白如玉因以名

江寧府志錦雞萬曆中王藩幕元耀家蓄於籠中顧文莊曰襄陽此物甚多而賤時人以充餉若江南之野雉也

雉部雜錄

易經鼎卦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程傳）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

旅卦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說卦離爲雉（正義）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大全）吳氏

曰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張氏曰雉性耿介而外文明

詩經邶風苦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注）鷕雌雉聲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

簡兮章右手秉翟（注）翟雉羽也

王風兔爰章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注）雉性耿介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罹於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

小雅斯干章如翬斯飛（注）翬雉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

小弁章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禮記曲禮凡摯士雉（注）取其性之耿介且文飾也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食黍與雉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訂義）鄭

氏曰羽物翟雉之屬

春官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注）翟者翟鳥之羽重者二重

厭翟勒面繢總（注）厭翟次其羽使相迫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不重不厭以翟厭車之側

春官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訂義）鄭康成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儀禮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

古逸詩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墨子公輸篇墨子曰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有菟生雉雉亦生鴳

審己篇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入海也高

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越絕書申胥曰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

易林獐鹿雉兔群聚東圃盧黃白脊俱往追逐九齚十得君子有喜

飛鷹退去不食雉雞憂患心解君主安居

雉兔之東狼虎所食貪饕凶惡不可止息

田鼠野雞意常欲逃拘制籠檻不得動搖

白雉羣雊慕德貢朝湛露之恩使我得懽

鍼縷徒勞錦繡不成鷹逐雉兔爪折不得

中原有菽以待雉食飲御諸友所求大得

狐狸雉兔畏人逃去分首竄匿不知所處

鷹飛雉退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

雞雉失雛常畏狐狸

外棲野鼠與雉爲伍瘖痍不息卽去其室

十雉百雛常與母俱抱雞搏虎誰肯爲娛

雉兔之東以野爲場見鷹奔走死於谷口

淮南子人間訓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

說苑修文篇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

揚子修身篇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雉之肥其意得乎

先知篇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元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

論衡恢國篇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裔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裳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

變動篇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陽氣也

博物志婦人姙身不欲令見射鳥射雉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酉日

稱捕賊者雉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喻篇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禽獸决錄雉善聽

兩同書夫山雞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雞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

續博物志蛇爲雉雉頭先化嘗於靑城山小路上見之

中華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鄣翳風塵也

玉壺清話唐陸禋續水經常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焉按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羽零落復入草中數次不絕久而不出予切怪之薙草往視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藉不斷須雉驚而

飛蚍亦入草始驗禋之說不誣

東坡志林唐太宗時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遂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爲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公擇嘗謂金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而謂雞卵可殺乎

蟫史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周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

雉部外編

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裔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食之以壽考

賢奕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

搜神記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挿其首媼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

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名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後光武起於南陽

異苑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既死子鍾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雞山繡葬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爲雞鍾魂魄變爲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雲笈七籤薛元同焚香好道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一夕終於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鬭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卷目錄

鵲部彙考
鵲圖
詩經　召南鵲巢　鄘風鶉奔
禮記月令
爾雅釋鳥
易緯通卦驗
汲冢周書時訓解

淮南子（天文訓　時則訓　氾論訓）
淮南畢萬術（鵲腦）
博雅（釋鳥）
古今注（神女）
禽經（鵲孕以音　靈鵲）
酉陽雜俎（鵲巢愈病）
補禽經（鵲鳴　野鵲　鵲交）
墨客揮犀（子母鵲）
埤雅（鵲）

爾雅翼（鵲）
格物總論（鵲）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雄鵲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腦主治　巢主治　附方）

鵲部藝文一
鵲賦　梁徐勉
爲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鵲表　唐李嶠
代宰相謝示白野鵲表　錢珝
延州獻白鵲賦　王棨

鵲始巢賦　陳仲師
鵲巢背太歲賦　前人
鵲賦　明徐守銘
瑞應白鵲賦（有序）　廖道南
鵲賦　李東陽
鵲賦　李夢陽
鵲巢賦（有序）　鍾惺

鵲部藝文二（詩）

短歌行　魏武帝
鵲謳　曹植
詠鵲　梁蕭紀
看柳上鵲　北齊魏收
園樹有巢鵲戲以詠之　隋魏澹
鵲　唐李嶠
山行見鵲巢　蔣洌
夜飛鵲　前人
詠禮部尚書庭後鵲　蘇頲
鵲　李白

祝鵲　王建
鄜州進白野鵲　薛能
喜鵲　皮日休
山鵲　司空圖
喜山鵲初歸（二首）　前人
鵲　韓偓
鵲　南唐韓溉
苑中白野鵲　王感化
鵲　徐夤
臣臬以御畫鵲示臣駒謹再拜稽首賦詩（二首）　宋韓駒
黃筌鵲雛　文同
野鵲　歐陽修
異鵲詩（有序）　蘇軾
鷙鵲詩（有序）　陳無己
聞喜鵲　李覯
烏鵲　前人
贈鵲　陸游

即事　程俱

鵲有媒　元吳景奎

桃花雙鵲圖　明劉鉉

題蔡揮使所藏林艮雙鵲　程敏政

噪鵲行　景暘

花枝獨鵲　陳于陛

鵲部選句

禽蟲典第二十卷

鵲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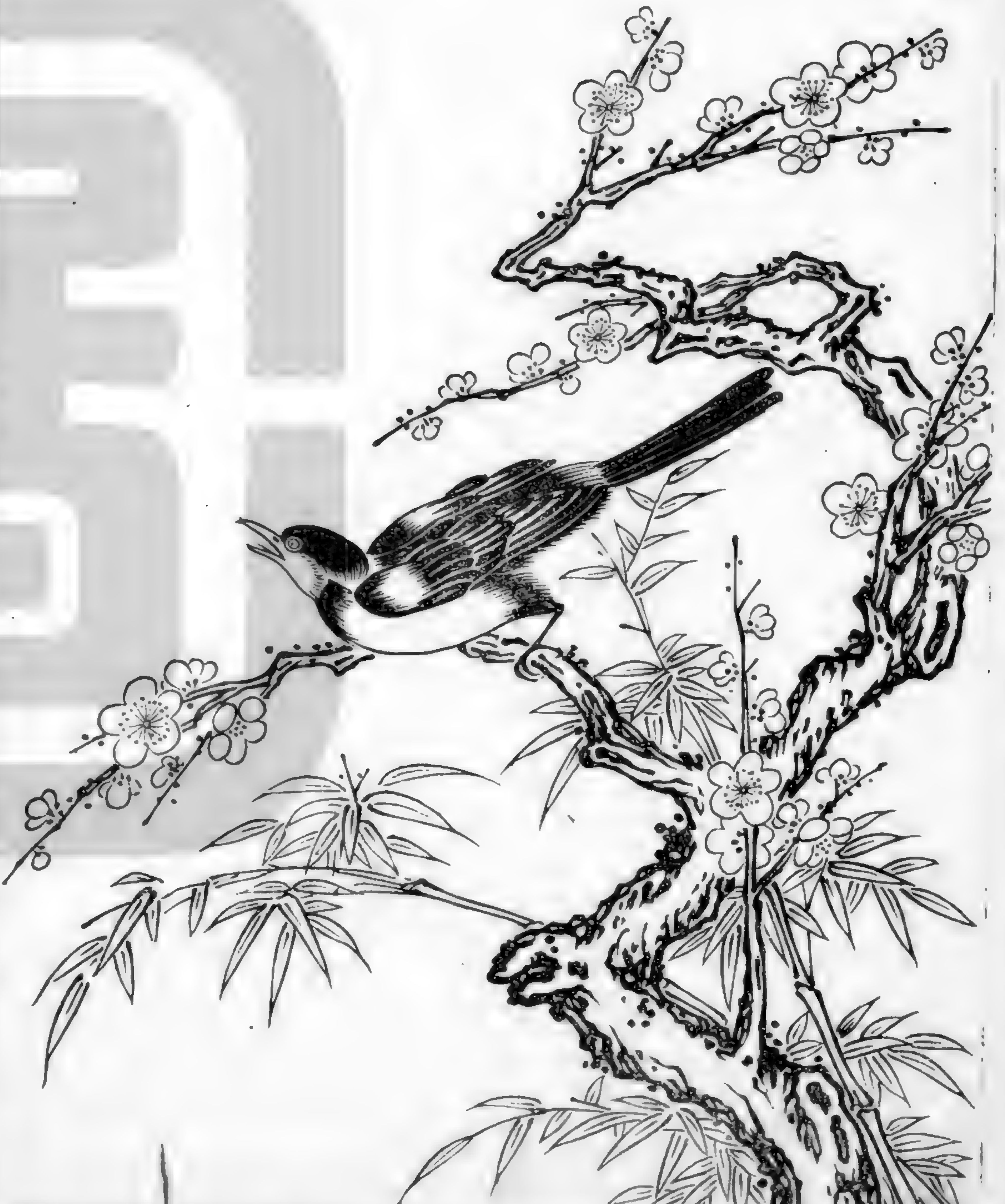
鵲（詩經）　陽烏（易通卦驗）

乾鵠（淮南子）　鳱鵲（博雅）

神女（古今注）　靈鵲（禽經）

乾鵲（埤雅）　芻尼（本草綱目）

鵲圖



詩經

名南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注）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正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

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

鄘風鶉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朱注）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禮記

月令

季冬之月鵲始巢

（疏）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

爾雅

釋鳥

鵲鵙醜其飛也翪

（注）竦翅上下（疏）鵙伯勞也翪竦也醜類也鵲鵙之類不能翺翔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

鳥鵲醜其掌縮

（注）飛縮脚腹下（疏）掌足也鳥鵲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

易緯

通卦驗

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小寒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

淮南子

天文訓

日冬至鵲始巢

時則訓

季冬之月鵲加巢

注 鵲感陽而動

氾論訓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

注 乾鵠鵲也人將有喜徵則鳴

淮南畢萬術

鵲腦

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博雅

釋鳥

鴟鵲鵲也

古今注

神女

鵲一名神女

禽經

鵲孕以音

鵲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

靈鵲

靈鵲兆喜

鵲噪則喜生

酉陽雜俎

鵲巢愈病

鵲巢鵲構巢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巢炙病者疾立愈

補禽經

鵲鳴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野鵲

野鵲傳枝

鵲交

鵲以意交

墨客揮犀

子母鵲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飛去不復返矣

埤雅

鵲

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魚傳沫也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列子所謂純雄其名穉蜂者與此同意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丙爲戸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蓋鵲巢開戸嚮天一

而背太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然則彊而不淫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在而開其戶者鵲也彊而不淫所以成德成德故有行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在而開其戶所以趨時趨時故有功故詩以譬國君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殘賊之故卭有旨苕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說文作舄象形通舄履之舄古之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鵲故其字借爲舄履之舄所以爲行戒也其在相法有之曰鵲行蹌蹌性行弗艮篆文作難蓋从錯省淮南子曰如鵲之駮一曰从昔昔之言乾也考功記曰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殷氏子抄曰舄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言書之轉易如此意林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是意也相感志曰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鼓翼而後鳴天元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玉此鵲終

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爾雅翼

鵲

鵲者烏之屬故周禮總爲之烏烏又以其色駁名之爲駁烏淮南曰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古鵲之字作舄蓋象形篆文則作鵲能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營巢其孳生比他物最早故自小寒五日而始巢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一淮南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丙爲戶又曰夫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又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或曰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巢中亦塗飾橫梁其中相傳見其上梁者貴云於是傳枝而生子春二月而有乳鵲矣已則捨去而他鳥居之故名南稱鳩居鵲巢周書時訓曰鵲不始巢國不寧則以巢比國蓋舊說也始則一鳩居之尋則呼其偶併居焉所謂方之者也至其後則生子盈之家道成矣今烏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鵲能知人之吉凶故自啄其足則

行人至或曰其聲接接令接來者也南人以其聲爲吉以烏爲凶北人反之崐崘之下以玉璞抵鵲蓋惡之也鵲雖能知來及其避風而巢卑也大人過之則探其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故號知來而不知往涉秋七日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缺）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案秋鳥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此豈解羽之類耶其尾尤長故漢世高祖所謂劉氏冠民間謂之鵲尾冠又熏鑪之有柄者謂之鵲尾鑪鵲能制蝟鵲之所在蝟必反腹而受啄焉或在木上鳴蝟伏不能行淮南曰鵲矢中蝟此類之不可推者也

格物總論

鵲

鵲一名飛駁形類於鴉而差小觜尖足爪黑頸項背深綠色白翮尾毛黑白相間善爲巢其聲楂楂然南人聞其噪則喜北人聞其噪則悲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鵲古文舄象形鵲鳴唶唶故謂之鵲鵲色駁雜故謂之駁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性最惡濕故謂之乾佛經謂之芻尼小說謂之神女

集解

李時珍曰鵲烏屬也大如鴉而長尾尖觜黑爪綠背白腹尾翮黑白駁雜上下飛鳴以音感而孕以視而抱季冬始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風多巢必卑下故曰乾鵲知來猩猩知往段成式曰鵲有隱巢木如梁令鷙鳥不見人若見之主富貴也鵲至秋則毛毨頭禿淮南子云鵲矢中蝟蝟卽反而受啄火勝金也

雄鵲肉氣味

甘寒無毒日華曰凉

主治

別錄曰石淋消結熱可燒作灰以石投中解散者是雄也陳藏器曰燒灰淋汁飲之令淋石自下蘇頌曰治消渴疾去風及大小腸澀并四肢煩熱胸膈痰結婦人不可食李時珍曰冬至埋鵲於圊前辟時疾溫

氣出肘后

發明

陶弘景曰凡鳥之雌雄難別者其翼左覆右者是雄右覆左者是雌又燒毛作屑納水中沉者是雌浮者是雄今云投石恐止是鵲餘鳥未必耳

腦主治

陶弘景曰五月五日取鵲腦入術家用按淮南畢萬術曰丙寅鵲腦令人相思高誘註云取鵲腦雌雄各一道中燒之丙寅日入酒中飲令人相思又媚藥方中亦有用之者則陶氏所謂術家者亦此類耳

巢主治

日華曰多年者燒之水服療顛狂鬼魅及蠱毒仍呼祟物名號亦傳瘻瘡良時珍曰正旦燒灰撒門內辟盜其重巢柴燒研飲服方寸匕一日三服治積年漏下不斷困篤者一月取效出洞天錄及千金方重巢者連年重產之巢也

附方

小便不禁重鵲巢中草一箇燒灰每服二錢以薔薇

根皮二錢煎湯服之日三（聖惠方）

鵲部藝文一

鵲賦

梁徐勉

觀羽族之多類實巨細以羣飛既若雲而彌上亦棲睫而忘歸爰有兹禽六翮斯具生無隱默質有黝素匪逵京而就暑逼四節以馳騖出岷山而抵玉入名南而與賦其識知來其巢知風比之烈士時起則雄逢翳薈而翔集乘清吹而西東荷休明以得性遊苑囿以自終

爲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鵲表

唐李嶠

臣晉卿言昨於宿羽亭果園內捉得赤觜山鵲一枚其鳥有三足中足有五指近人相託爪上有毛儀觀非常精彩特異雖貌在禽類而名高羽族鮮毛孕碧勁觜含丹三足呈休與黔烏而比孝五指爲瑞共白麟而同德塡河未足方其美繞樹無以儷其珍故使綠衣翠襟羞言辨惠藻翰錦臆憚稱奇偉將明天子之德遂入虞人之羅白非睿感潛通禎符顯應豈能殊祥畢湊異物咸臻曠千古而難逢超百王而獨異臣謬參簪笏忝列葭莩忭躍之情實倍恆品無任喜慶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其山鵲謹隨表同進

代宰相謝示白野鵲表

錢珝

臣某等言今月某日高品張師道至奉宣聖旨示臣等涇州所進白野鵲者臣聞白爲正色鵲實靈禽在五行而賦稟金精於衆鳥而有殊羽族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應上天之道必順五行遂萬物之情非徒衆鳥宜獲隆祥之類以昭致理之心是以素翼流光丹睟耀衆俄呈瑞質能弄好音應圖牒以自來詎

網羅之所得諸侯入獻史氏明書寧同集樹之烏堪並紀年之雀方開景運實契禎符臣某等謬贊皇猷竊觀神貺無任賀聖歡忭之至

延州獻白鵲賦（以聖德遐及靈禽表祥爲韻）

王棨

我后君臨九有仁被諸華伊炳靈之白鵲倏效祉於皇家變爾羽毛以表恩沾於飛走生乎邊鄙是彰澤及於幽遐始其決越春巢輕翻素翼不類雕陵之異狀自受金方之正色封人既獲羅氏潛藏且曰昔聞興詠於名南今見呈祥於塞北斯乃發天慶昭皇德望雲將獻鵲歸齊使之籠拜表初行雉別越裳之國旣而臻鳳闕進彤庭粉煥成橋之羽霜凝化印之形奚稽瑞牒克叶祥經異丹雀之呈質同素烏之效靈帝嘉其貢然斯來爵爾難及俾遂性以飲啄顧無羣而翕集由是繞樹星飛依枝玉立乍捕蟬於上苑不羨鶯遷或報喜於丹墀何慙鳳集故能彩迴羣類名超百祥播休徵於有截昭聖祚之無疆月下南飛過銀河而混色風前東嚮映瓊樹以增光若乃潛下庭隅遠分林表迷彼烏之翯翯奪爾駒之皎皎狠生殷

代誠福應之未如魚躍舟中諒貞符之尚小曾未若影度簾櫳聲來殿深美掩條支之獻珍逾隴坻之禽昔在遐方玉每抵於崐岫今以至德巢可窺於禁林是知斯鵲來儀惟天瑞聖俾爾羽之潔朗彰我時之清淨臣聞鴈有歌而雉有詩又安得不形於讚詠

鵲始巢賦

陳仲師

霜天慘慘兮楓樹之杪構彼層巢兮翩然宿鳥聃喬柯以上下慙弱羽之卑小周匝經營翾飛繚繞履危而金彈不發送喜而珠簾乍開逐初心之眷戀無利觜之嫌猜駕木末居巖隈容足之前望一枝以棲息翻身之際歷衆木以飛來拂曙聲多排空意遠惜光陰於朝暮迷飲啄之往返於是攫腐草銜飛蓬重疊尺箠迴環翠空凌寒而且近朝日構思而偏愁夜風俯仰求容冀思拾芥之力縱横居止顧就積薪之功必使輕舉得便羣飛會同遊嬉遂鄰於清籞窘束長謝其雕籠所謂摭實以來憑虛相借不然則六翮摧毀三冬徂謝飛鶯將出乎深谷黃雀亦誇其大廈所以踰遠林戾前除仰窺肅爽遠慕扶疎當繞樹之時

暫隨烏會在來巢之日常畏鳩居非微禽之敢競幸嘉木之有餘嗟乎搖尾馴擾斂容萃止依於主人來若處子匪能言以呈慧不善舞以招美倘抵玉無虞搏風賁始故巢林以何報惟化印而後已

鵲巢背太歲賦

前人

營巢有因惟鵲無倫始自小寒之日不當太歲之神辨向背以經營必先避地顧縱橫而委積足以藩身且其矯翼徘徊向隅棲息時懷擇木之智日就積薪之力若在離宮之內不可巢南如當子午之中無因逐北所以率先表異選勝知歸應時節而遷易辨方隅之是非念彼明神自易地而攸處顧茲弱羽信何枝而可依時也苟遂居安寧辭力役銜腐草而構思向高柯以容跡動觀所忌殊古人之檜巢理契不齊如方士之工曆擇地已有知風豈無方一枝而自託雖小數之能拘且相質以和鳴喜同於雀乃卜居而類聚趨甚於梟况復藉用茅茨殊荷庇蓋任風雨而自適豈陰陽而去泰念土宜之是顧足見知方信天理以自然焉能向晦爾乃節屆元律時方沍寒顧地

角而知禁豈天時之可干無起土功異銜泥而戾止知於歲杪聊寓跡以求安旣而飲啄無虞推移不滯得厭勝之艮術誠棲遲之上計潛軫明條之慮必附枳枸之勢摧枯拉朽已完葺於崇朝命侶引雛聊優游於卒歲顧末俗之無違信微禽之可繼

鵲賦　明徐守銘

鵲鵙醜其飛也翪應必先事巢於季冬性何知而避歲理何由而向風傳帝女於南陽見雕陵於莊子方朔則識其順風陸賈則信其有喜知來識修短之分懸肉見交感之理在至德之世其巢可窺集高城之危失時而起或抵玉於崐山或墮地於燕池化印旣聞於雨霽繞樹更見於星稀則有朱據焚燎王澄探取孫和旣慮於傾危竇申亦招於權賂亦有葺乾陵之殿巢發石之車或得名於神女或共止於巢烏爾其採粟環丘之上銜火清溪之側推子信之妙術伏管輅之精誠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考彼國風亦比夫人之德

瑞應白鵲賦（有序）　廖道南

辛卯秋八月河南鄭府獻白鵲二上嘉茲靈瑞乃命禮官蒐彝典諏吉辰昭告九廟薦呈兩宮仍宣示百官於左順門諦觀賜以大庖珍膳臣伏攷諸仁宗爲儲皇時有白鵲之瑞乃命宮僚撰表上賀楊士奇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皎皎在文王之圃仁宗覽之喜曰此眞帝王家白鵲也仰惟皇上元德格天至仁育物惠霑羣動化被萬靈是故禽鳥感氣純白昭輝不於異域於中州不於他所於宗室天之錫純神之介祉於是乎有徵矣臣謹撰瑞應白鵲賦賦曰

肆后皇之純祜兮嘉申命其用休協氣絪縕於上元兮靈鳥翺翔於中州夫其始而㲉育也翳桑土之綢繆營巢枝以結構嵩祇宛委以毓禎川若縈紆以埤厚醞釀之以陰陽之元和煦嫗之以鬼神之奇秀繼而習飛也振羽翰於碧寥擬純白於素絲占易象而敦賁无咎徵戴記而比玉斯輝其來儀也辭瀍澗之淸泚飮河洛之甘泉函以瑀籠而翛翛其潔飼之琅實而皜皜其鮮爾乃遵渚鴻之雲逵度澤鶴之烟皐

漸形墀而廻繞於鳷鵲之觀入紫囿而振拂於翡翠之茗爾乃測銅蚪之蓮漏焚寶鴨之蘭膏啓宗宮而掩映於翔鳳之閣獻祖禰而周遭於戴鼇之橋爾乃敞魚鑰於重闈列龍牀於夾陛慈顏燕喜而頌騰於禁掖之庭壽極鸞廻而歌永於鈞陳之地爾乃詔文辟之鵷班偕武衛之鷹揚薄言往觀而振振若西雝之鷺亦既集止而蹌蹌如虞室之凰於時覩天顏之歡霽灑宸翰以昭宣蒐靈囿於往蹟紀殊禎於萬年臣拜稽首賡載歌曰緊軒皇兮御璿圖元扈來游兮文明孚緊舜帝兮協鈞韶彩鳳來儀兮化理昭於皇文祖兮紹往聖靈鵲肇見兮受天之命於皇吾皇兮紹烈祖靈鵲載符兮繩其祖武

鵲賦

李東陽

爰有靈鳥集於中林修尾長喙元衣素襟皦皦奇質冷冷警心我有嘉辰懷此好音若夫飛甍峻閣繡闥雕楹旭日初照纖飈不生茂樹芳潔繁陰翳清忽促刺以雙透欻翾翀而迅征刷凝鮮之委羽寫婉轉之幽情紛衆啅以爭墜屢馴飛而不驚晴雪衝騰其下

上開華匝地而縱橫爾其乍東乍西倏近倏遠棲初危而不定去未極而中返或周旋其却顧或擊捷其將轉方小佇於中庭誤遲歸於別館曳餘音於未絕裊柔條之半綰若乃玉關遷客金屋佳人淹沉幽圄之士離還高軒之賓託春心於錦字逝曙色於雕輪聽泥金之小敕擁織翠之重茵曉枕驚夢春山罷顰莫不窮途拭淚幽谷生春或擎杯以酹地或倒屣而迎門嗤村鴟於牖戶怪野鵬於承塵不利俗以投好徒增疑而名嗔試比物以引類信茲禽之足珍乃有上苑虞人五陵年少挾孤彈於懷中探危巢於木杪智藏乎其無形禍出其所不料豈百金之是圖曾不滿夫一笑物固有所偏工意固有所獨適故知來歲之風不能庇一卵於終日報羅幃之喜不能解雙顏於漆室彼世態之無常徒因之而太息復有梁州金印月浦銀橋羨崔梁之窈窕駭魯木之翺翔信慌惚而莫究徒夸浮而可嘲吾將使茂先卷舌而却走成式遁辭而先逃見天機之流轉知造物之非雕坐觀物以自適聊寄情乎離騷

鵲賦

李夢陽

有翩翩之珍鳥秉陽剛而含哲擇喬幹而託處信于飛而頏頡性靈達而好靜恆相時而豫移知多風之害患則徙巢於下枝善傳祥而遞音類明士之幾悟豈林巖之遐閒遊庭松而棲寓虞矰弋之見尋於君子乎是依飲九霄之曙露啄嘉實之離離黃鐘厥月天地閉藏雪霰紛其交下烈風嚴而雨霜羣植寥乎未坼諸動潛於深密羨斯鳥之前覺獨銜槁而營室窿象天體方則地矩義備晦明智敵風雨諳擊衝之元括背太歲而啓戶諒綢繆之軫心黯拮据而誰語嘅春陽之未臨聊俟時而共嬉感主人之隆篤戒彈矢而罔欺步玉除以俛啄徽風跂而自閒冀融景以驤躍昂青雲而拂旋激神化以耀德逢印文而幻遷庶遺安於衆鳩順天命而自然

鵲巢賦（有序）

鍾惺

繫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翦伐感鳥能庇木而坻之蚩蚩並育之意憯然

著於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
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戸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
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
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
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爲
命兮羌更意而懷顧曰予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
匪鵲焉護此風雨虵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
辟彼伯鸞之借枝於廡下兮暴客過而反步匪伊門
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
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於物類兮獨並存而
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
生殺感應惟危惟微充類循本靈蠢同歸人天沙界
佛土王畿末無戕和探鷇折枝

鵲部藝文二（詩）

短歌行　魏武帝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鵲謳　曹植

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饑食苕華
渴飲清露異於儔匹衆鳥是鶩

詠鵲　梁蕭紀

欲避新枝鵲還向故巢飛今朝數聲喜家信必應歸

看柳上鵲　北齊魏收

背歲心能識登春巢自成立枯隨雨霽依枝須月明
疑是彫籠出當由抵玉驚間關拂條軟迴復振毛輕
何獨離婁意傍人但未聽

園樹有巢鵲戲以詠之　隋魏澹

畏玉心常駭塡河力已窮夜飛還繞樹朝鳴且向風
知來寧自伐識歲不論功早晚時應至輕舉一排空

鵲　唐李嶠

不分荊山抵甘從石印飛危巢畏風急繞樹覺星稀
喜逐行人至愁隨織女歸儻遊明鏡裏朝夕動光輝

山行見鵲巢　蔣洌

鵲巢性本高更在西山木朝下清泉戲夜近明月宿
非直避網羅兼能免傾覆豈憂五陵子挾彈來相逐

夜飛鵲　前人

北林夜方久南月影頻移何啻從三匝猶然未得枝

詠禮部尚書庭後鵲　蘇頲

懷印喜將歸窺巢戀且依自知棲不定還欲向南飛

鵲　李白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

祝鵲　　王建

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

鄜州進白野鵲　　薛能

輕毛疊雪翅開霜紅觜能深練尾長名應玉符朝北闕色柔金柱瑞西方不憂雲路塡河遠爲對天顏送喜忙從此定知棲息處月宮瓊樹是仙鄉

喜鵲　　皮日休

棄羶在庭際雙鵲來搖尾欲啄怕人驚喜語晴花裏何况佞倖人微禽解如此

山鵲　　司空圖

多驚本爲好毛衣只賴人憐始却歸衆鳥自知顏色減妬他偏向眼前飛

喜山鵲初歸　　前人

翠衿紅觜便知機久避重羅穩處飛只爲從來偏護惜牕前今賀主人歸

其二

阻他羅網到柴扉不奈偷倉雀轉肥賴爾林塘添景趣剩留山果引教歸

鵲　韓偓

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衆所知高處營巢親鳳闕靜時閒語上龍墀化爲金印新祥瑞飛向銀河舊路岐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

鵲　南唐韓溉

纔見離巢羽翼開盡能輕颺出塵埃人間樹好紛紛占天上橋成草草囘幾度送風臨玉戸一時傳喜到妝臺若教顏色如霜雪應與清平作瑞來

苑中白野鵲　王感化

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

鵲　徐夤

神化難原瑞印開雕陵毛羽出塵埃香閨報喜行人至碧漢塡河織女回明月解隨烏繞樹青銅寧媿雀爲臺瓊枝翠葉庭前植從待翩翩去又來

臣㮚以御畫鵲示臣駒謹再拜稽首賦詩　二首

宋韓駒

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相見春風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

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烏鵲爲傳喜事到人間

黃筌鵲雛　文同

短羽已離褷弱脛方岃岌母也向何處開口猶仰食

野鵲　歐陽修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牆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異鵲詩（有序）　蘇軾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有二鵲棲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鵲巢鷇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

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猳柯侯古循吏悃愊眞無華
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巢其衙
但恨不能言相對空啞啞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誇
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鷙鵲詩 有序

陳無己

辛巳夏四月庚戌將晏與客追凉露坐有雀引雛
二三集垣下且行且哺俄有鵲至自北俛啄雀閒
初循循少焉就雀閒遽攫一雛而升於垣出雀不
意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
不顧如得計然坐客歎息余感之賦是詩

若奚不鸇吾知避而遷汝胡不貍吾知遠而馳宵遁
吾巢晨並吾枝懷毒姙凶初不汝期恭恭拳拳甫笑
嘻嘻情貌深厚孰從而追

聞喜鵲

李覯

翩翩者鵲何品流羽毛黑白林之幽生平智力可料
度有巢往往輸鳴鳩天然卻會報人喜愚兒幼婦惟
爾求萬聲千噪幾曾驗聞者終是軒眉頭

烏鵲

前人

烏鵲翩翩競羽毛南飛無樹過良宵就中曾得他人事祇與天孫倩作橋

贈鵲

陸游

爲梁星渚自何年毛羽摧傷不怨天知我齋餘嘗施食翩然飛下北牕前

即事

程俱

烏啼未必惡魔去恨不早鵲噪兩耳聾主人亦言好安知一喙鳴喜戚自顚倒朝來羣鵲噪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羣鵲自與烏爭巢愼勿喜歡眞誤爾

鵲有媒

元吳景奎

長林蕭蕭雨乾鵲牖戶綢繆欣有託雄飛望望杳不歸飲啄應憐墮矰繳孀雌哺鷇成孤棲月明不復從南飛迢迢織女隔銀浦風多巢冷將疇依花間雙鵲能占喜來往殷勤道芳意雄鳩佻巧鳩不媒願得靈修幾同類斯須衆鵲邀提壺入林繞樹聲相呼羣飛盡棄遺一鵲同室定偶攜諸孤彊彊和鳴如有道求牡深塹雉鳴鷕踰牆鑽穴相窺從重歎人而不如鳥

桃花雙鵲圖

明劉鉉

雙鵲何處聲查查夭桃一樹紅蒸霞美人忽聽心自喜捲簾遥對啓窻紗恐驚枝上鳥未折枝上花花任啄殘應不惜早教歸信來天涯

題蔡揮使所藏林良雙鵲

程敏政

老木長梢半空起影落君家素屏裏枝間雙鵲不飛去似向高堂報君喜涼風曉入庭戸淸主人坐對宛有情眼前豈獨惜珍羽耳畔忽疑聞好聲亦有娟娟白頭鳥相顧徘徊若相保廣東畫史深可人生態無窮意難了主人堂堂眞壯夫喜受文字相追呼征蠻不帶嶺南物衣衾之外惟此圖堂下有兒堂上母客至矜圖飲醇酒呀然一笑共平生崔白邊鸞竟何有鵲兮鵲兮不可求願君身共張梁州不須椎石取金印看爾生封忠孝侯

噪鵲行

景暘

鵲鵲復鵲鵲春明飛向深樹落樹邊人家懷抱惡去年征夫從衛霍邊頭烽火接囘中羽書晝警淸夜同一自將軍度河曲天山萬里風雲空邊頭戰血赤河水戰士磨刀寒落指天子深坐甘泉宮囘頭北顧常

拊髀樹頭鵲噪如有知朝來蟢子簷前垂夫君封侯應有期鳳奩鸞鏡當牕移

花枝獨鵲　　陳于陛

天上成橋罷人間化印遲一從棲上苑那復向南枝
拂羽瓊花落穿林寶樹垂夜飛繞明月朝語噪晴曦
表瑞巢堪詠懷仁鷇可窺皇家時有喜先報九重知

鵲部選句

北齊魏收移梁朝文楚兵吳甲積若山丘青鵲赤烏噎流斷岸

北周庾信小園賦藏狸並窟乳鵲同巢

唐王勃寒梧棲鳳賦游必有方哂南飛之驚鵲

李紳法華寺大光師碑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惠堅明大師羣鳥摩首而煩疑解脫

柳宗元禮部賀白鵲表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

李白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

白居易詩嘖嘖護兒鵲啞啞母子烏

方干詩桂輪秋半出東方巢鵲驚飛夜未央

宋余靖詩烟濛細草流螢度月上疎林倦鵲棲

梅堯臣詩賴此數竿竹與我爲煖熱上有寒鵲棲拳足如瘦蕨

曾鞏聽鵲寄家人詩云鵲聲啞啞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物情固不待人事爾意自驚思別離

蘇軾詩大杏金黃小麥熟墮巢乳鵲拳新竹

賀鑄詩信鵲新秋去

陸游詩庭中下午鵲門外傳遠書又月驚孤鵲起天帶衆星西

明劉基詩樹頭獨立知風鵲屋角雙鳴喚雨鳩又陰崖有喬樹乾鵲巢其巔

三二四九

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一卷目錄

鵲部紀事
鵲部雜錄
鵲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一卷

鵲部紀事

穆天子傳天子升于弇山世民作憂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於讀曰烏）

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

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莊子山木篇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于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于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

西京雜記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

喜小旣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集異志漢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鬭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懷慶府志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噪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拾遺記漢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鳿鵲形高七尺能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鳿鵲羣翔昔漢武時四裔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舉焉

晉書五行志景初元年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

魏志高堂隆傳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

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謟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管輅傳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晉書五行志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

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王澄傳澄字平子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

五行志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元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涼武昭王暠傳暠子士業之末敗也通街大樹上有

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士業至是而亡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鵲見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鵲見建康崇孝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鵲見汝南安陽太守申令孫以獻

南史宋建平王宏傳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常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烏者遊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鵲

四年九月白鵲見於中山

承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俱獻白鵲十一月定州又獻白鵲

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獻白鵲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獻白鵲

正光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鵲

孝靜興平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鵲

武定二年七月林慮獻白鵲

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鵲

北齊書張子信傳子信善易卜風角武衞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瑯琊王五使切名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折腰詰朝而難作

隋書翟普林傳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五行志大業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之不

去尋帝遇弑

郭儁傳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唐書孝友支叔才傳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亾廬墓有白鵲止廬傍

酉陽雜俎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

太平廣記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輒以餧之後鄰近失布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至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元衣素襟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

知元衣素襟者鵲之所傳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

太平廣記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戸楊楚玉捕之郡人有鷂子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鷂迸散唯白者存焉鷂悚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唐書竇參傳參族子申爲給事中參親愛之每除吏多訪申申因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

開元天寶遺事李元紘開元初爲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冊府元龜開元九年三月汝州奏魯山縣之堯山有白鵲現於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上又隱起

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竝請宣付史官從之

開元十三年九月丁丑白鵲見於行宮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烏兩鵲兩鸜鵒同巢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鵲見

開元二十九年五月戊寅有慶雲見於亳州眞源縣之元元皇帝廟兼有白鵲翔於廟門樓

天寶十四載八月庚子樂安郡上言獲白鵲

佛祖歷代通載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羣鵲巢其上師謂鵲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訖羣鵲遷巢他樹

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人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

唐書五行志至德二載三月安祿山將武令珣圍南陽有鵲巢于城中砲機者三雛成乃去

冊府元龜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己巳即位初帝至飛龍廐座前有喜鵲鳴

大曆八年六月庚辰廬州合肥縣棠梨樹上烏鵲同巢

大曆八年七月甲午蔡州獲白鵲一獻之八月壬戌太原獲白鵲一獻之

酉陽雜俎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一十五處宰臣上表稱賀

冊府元龜大曆九年三月癸卯京兆府獲白鵲一獻之四月甲午隴州獲白鵲一獻之五月丁巳隴州獲白鵲獻之

唐書五行志大曆十三年五月左羽林軍有鸜鵒乳鵲二

酉陽雜俎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三月中書省梧桐樹有鵲以

泥爲巢鵲巢知歲次於羽蟲爲有知今以泥露巢遇風雨壞矣

九年春許州鵲哺烏雛

冊府元龜貞元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左神策軍進白鵲

唐書五行志元和元年常州鵲巢于平地

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擊不能禁

舊唐書五行志長慶元年六月濮州雷澤縣人張憲家楡樹烏巢因風墮二雛別樹鵲引二烏雛于巢哺之

冊府元龜開成元年六月襄州獻白鵲

唐書五行志開成二年三月眞興門外鵲巢於古冢鵲巢知避歲而古占又以高下卜水旱今不巢於木而穴於冢不祥

會昌元年潞州長子有白頸烏與鵲鬭

李紳本集自注余到端州有紅龜一州人李再榮來獻稱嘗有里人言吉徵也又南中小鵲名曰蠻鵲形

小如燕雀里中言此鳥不常見至而鳥舞必有喜應是日與龜同至於館

續前定錄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柳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勑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酉陽雜俎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全唐詩話大興善寺南素和尚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齋時烏鵲就掌取食

宣驗記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

唐書五行志乾符四年春廬江縣北鵲巢于地

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烏變爲鵲

二年有鵲變爲烏

光啓二年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

志恠錄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五代史王處直傳處直爲武義軍節度使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高僧傳後唐釋可止善律詩在定州日中山節度使王處直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幷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試爲詠題止卽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

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鄆州進白鵲乙丑滄州進白鵲

幸蜀記長興五年正月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宣華

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于殿下正望攀鱗附翼知祥曰德薄不足以承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早延大統原以慰軍民推戴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帝位

遼史劉伸傳伸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

宋史五行志寶元二年長舉縣有白鵲嘴脚紅不類常鵲

元豐三年八月戊寅平棘縣獲白鵲

六年七月壬申丹州生白鵲

談苑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云却聞靈鵲心應喜幷尋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棲蓋謂此也

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烏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闕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

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闇者遲留質之于府而後納

宋史謝皇后傳理宗謝皇后諱道淸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黑瞖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飪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卽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擽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擽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

齊東野語咸淳間福邸凉堂初成有鵲巢于前廡賓客交慶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

指月錄鳥窠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亦目爲鵲巢和尚

金史五行志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上御西樓聽政聞

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拏跽修虔久之而沒

宣宗元光二年正月有鶴千餘翔于殿庭移刻去是時烏鵲夜驚飛鳴蔽天其諸妖怪甚多

元史王士弘傳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

瑯嬛記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啗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汙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蔕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

金壇縣志弘治六年秋白鵲來巢在西禪寺樹飛鳴上下羣鵲遂之

太平清話楊椒山先生喜鴉而惡鵲云鴉報凶鵲報吉鴉近忠鵲近諛

贛榆縣志萬曆三年吏員朱梓家搆堂未成鵲巢梁

上孚五雛月餘飛去匠日營其下不驚也

新鄭縣志順治十六年馮三思庭前巢鵲五雛中一純白令僮飼之飛止從人以聞於縣具文進爲瑞

鵲部雜錄

詩經周南鵲巢章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陳風防有鵲巢

莊子馬蹄篇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覊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

俯而窺

呂氏春秋貴當篇窺赤肉而烏鵲聚

易林烏鵲嘻嘻天火將起燔我室屋災及妃后

烏飛鵲舉照臨東海

睃鷄無距與鵲格鬬鉗折目盲爲鵲所傷

秋冬探巢不得鵲雛銜指北去慚我少姬

李耳彙鵲更逢恐惜擾余以腹不能舉格

野烏山鵲來集六博三梟四散主人勝客

烏子鵲雛常與母居願慕羣旅不育其巢

鵲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佑

鵲笑鳩舞來遺我酒大喜在後授我龜紐

鴻鵲高飛鳴求其雌雌來在戶雄哺嘻嘻甚獨勞苦

炰鼈膾鯉

怒非其怒貪妬腐鼠而呼鵲鵶自令失餌倒被災患

白鵲銜珠夜食爲明膏潤優渥國歲年豐中子來同

見惡不凶

烏鵲食穀張口受哺蒙恩被德長大成就柔順利貞

君臣相好

烏集茂木心樂願得烏鵲食穀張口受哺柔順利貞

感戴慈母

蟻封戶穴大雨將集鵲數起鳴牝鷄嘆室

烏會鵲合與惡相得鴟鴞相酬爲心所賊

探巢得雛鳩鵲俱來使我心憂

鵲巢鳩城上下不親內外乖畔子走失顧

淮南子人間訓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

鵲矢中蝟（注）言蝟能制虎見鵲便迎腹受啄中其矢輒爛

厚道訓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

繆稱訓鵲巢知風之所起（注）歲多風則鵲作巢卑

鹽鐵論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晉書王澄傳贊澄之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

博物志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顏氏家訓士大夫或不學問道聽塗說轉相祖述莫知源由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云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塡河

開元天寶遺事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譚子化書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

中華古今注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塡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墨客揮犀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禽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爲有喜

五色線北堂書鈔李孝貞詠鵲東立朝雨霽南飛夜月鳴東方朔傳曰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東方

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彥周詩話人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緯略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鵲之疆疆

貴耳集鵲背太歲此物之靈也

雜五行書埋鵲一枚溝中辟盜賊奸邪

木几冗談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鵲聲人情愈惡之猶與王莽藏金滕自擬周公旦何異鴉之效鵲聲也

空同子烏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

田家雜占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終不使我曬殺故意愈高朝野僉載云鵲巢近地其年大

水鵲噪早報晴明曰乾鵲

鵲噪簷前主有佳賓至及有喜事

汲古叢語鵲能決起而不戀羣

萑經鵲梁薇形萑石歸酒

鵲部外編

廣異記南方炎帝女學道得仙居高陽崿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卽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本此故鵲一名神女也

傳燈錄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芻尼野鵲子

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靑鳳丹鵲各一

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反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

曲阜縣志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于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銜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城訖而齊寇果至

洞冥記武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言此刀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博物志常山張顒爲梁相天新雨後有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卽爲一圓石言縣府顒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拾遺記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

栗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栗食之歷月不饑故呂氏春秋云栗之美者有不周之栗焉

奚囊橘柚袁伯文七月六日過高唐遇雨宿於山家夜夢女子甚都自稱神女伯文欲留之神女曰明日當爲織女造橋違命之辱伯文驚覺天已辨色啓牕視之有羣鵲東飛有一小鵲從牕中飛去是以名鵲爲神女也

饒州府志朱重光浮梁人以貲選任經歷善畫喜鵲數十年後有彭生者粘于壁鵲忽鳴噪其妻怪而焚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二卷目錄

烏部彙考

雅圖

詩經（邶風北風　小雅小弁）

爾雅（釋鳥）

春秋緯（元命苞　運斗樞）

孝經緯（援神契）

小爾雅（廣鳥）

大戴禮記（夏小正）
禽經（烏）
古今注（烏別名）
玉曆通政經（三足烏）
孫氏瑞應圖（烏瑞）
酉陽雜俎（烏占）
補禽經（烏啼）
中華古今注（白脰烏）
埤雅（烏　鸒）

爾雅翼（烏）
本草綱目（慈烏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烏鴉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烏目氣味　主治　頭主治　心主治　膽主治　翅羽主治　附方）

烏部藝文一

赤烏頌　吳薛綜
白烏頌　前人
烏賦　晉成公綏
窮烏賦　梁何遜
周明帝獲三足烏大赦詔　周書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進白烏賦　唐張說
白烏呈瑞賦　裴度
白烏呈瑞賦　孟簡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李雲卿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王顏
烏巢大理寺獄戶賦　韓鎡
紅嘴烏賦　李子卿
紅嘴烏賦　崔元明
靈烏賦　宋梅堯臣
靈烏後賦　前人
和靈烏賦　范仲淹
信烏賦（有序）　薛士隆
烏賦　明徐守銘
寒鴉賦　錢文薦
鴉陣賦（有序）　穆文熙

烏部藝文二（詩）

射烏辭　漢虎賁郎

烏夜啼　梁簡文帝
晚棲烏　元帝
城上烏　吳均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望棲烏　前人
城上烏　朱超
又詠獨棲烏　前人
烏夜啼　北周庾信
又　前人
晚飛烏　隋虞世基
詠死烏　明餘慶
詠烏代陳師道　唐太宗
應詔詠巢烏　楊師道
羣鴉詠　儲光義
烏　李嶠
詠烏　李義府
烏棲曲　王昌齡
烏夜啼曲　李白

烏啼曲　顧況
烏引雛曲　韋應物
慈烏夜啼　白居易
和大嘴烏　前人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四十四字　前人
烏夜啼　前人
大嘴烏　元稹
樹上烏　前人
烏啼引　張籍
烏夜啼　王建
烏夜啼　張祜
棲煙烏　李岑
烏夜啼　聶夷中
烏　陸龜蒙
馬當呼鵶不至　宋余靖
烏啄棗　梅堯臣
巫山廟烏鳶詩（有序）　蘇軾

巢烏　張先
晚間庭樹鴉鳴有感　陸游
烏夜啼　金宇文虛中
烏夜啼（并序）　元陳基
烏夜啼曲　甘立
烏夜啼　張天英
烏夜啼送朱長元赴膠州同知　于立
題李尚文少府所藏枯柳寒鴉圖　郭鈺
惠崇古木寒鴉　楊載
烏夜啼　明高啓
歸鴉　前人
城上烏（并序）　陸仁
古木寒鴉圖　謝鐸
蚤入承天門見鴉次韻　嚴嵩
烏夜啼　郭奎
烏夜啼　沈愚
烏棲曲　黃哲
烏夜啼　郭武

城上烏　李賢

烏棲曲　歐大任

山老鴉　王象春

賦得楊柳可藏烏　馮夢禎

暮鴉　范鳳翼

樓鴉　朱曰藩

朝鴉　汪元錫

烏啼曲（并序）　僧宗泐

烏部選句

禽蟲典第二十二卷

烏部彙考

釋名

烏（詩經）　鸒（詩經）

鵯鶋（爾雅）　白脰烏（爾雅）

鸀（爾雅）　山烏（爾雅）

孝烏（春秋元命苞）　蒼烏（禮斗威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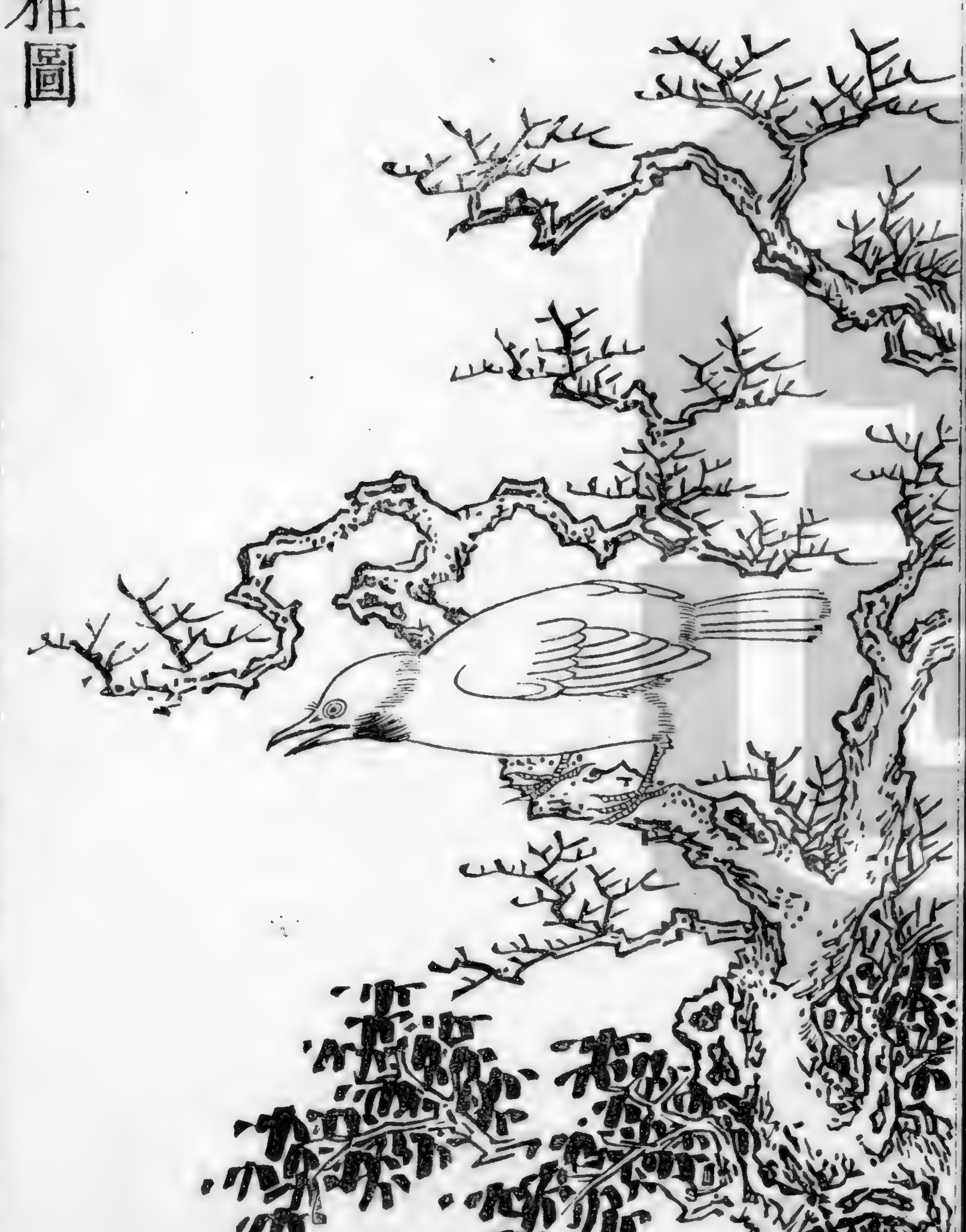
陽烏（小爾雅）　雅烏（小爾雅）

燕烏（小爾雅）　黑烏（大戴禮記）

慈烏（禽經）
孝烏（古今注）
三足烏（玉曆通政經）
楚烏（續博物志）
哺公（爾雅翼）
鵯鶋（本草）

哀烏（禽經）
元烏（古今注）
阿雛烏（水經注）
賈烏（續博物志）
鬼雀（本草）
火鴉（本草）

雅圖



詩經

邶風北風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朱注）烏鵶黑色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

小雅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傳）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注）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斯語辭（正義）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朱注）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

爾雅

釋烏

鸒斯鵯鶋

注 鵶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

燕白脰烏

注 脰頸 疏 脰項也小爾雅云白項而羣飛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是也

鸀山烏

注 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疏 山烏名鸀

鳶烏醜其飛也翔

注 布翅翺翔 疏 鳶鴟也鴟烏之類其飛也布翅翺翔

春秋緯

元命苞

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其僂呼也

僂呼溫潤生長之言

火流爲烏烏孝烏何知孝烏陽精陽天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運斗樞

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烏哺公也

瑤光星散而爲烏

孝經緯

援神契

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小爾雅

廣烏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烏鳩雁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鴉烏鸒也

鸒鸒斯也亦曰鵯鶋

大戴禮記

夏小正

十月黑烏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禽經

烏

慈烏反哺

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大觜烏否

白脰烏不祥

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巨喙烏善警

烏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

哀烏吟夜

烏之失雄雌則夜啼

古今注

烏別名

烏一名孝烏一名元烏

玉曆通政經

三足烏

三足烏王者慈孝被于百姓不好殺生則來

孫氏瑞應圖

烏瑞

白烏者宗廟肅敬則至

赤烏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文王時見蒼烏王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王帝主修

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酉陽雜俎

烏占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

俗候烏飛翅重天將雨

補禽經

烏啼

烏以悲啼

中華古今注

白脰烏

燕白脰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埤雅

烏

說文曰烏孝烏也象形林罕以爲全象烏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烏一名鵶其名自呼淮南子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

烏蓋狐羣者也烏合者也故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知此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此之謂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譏其爲惡如一亦以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烏又爲嘆詞者雀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故以爲烏霍烏霍嘆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然則惡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武子曰烏起者伏也烏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烏起而知伏視烏集而知遁傳曰烏樂空曠鵲樂稠鬧世云鴛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故語曰鵲傳枝鴟茹沫又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禠俎曰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重故

俗以此占其雨否淮南子曰螣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烏陽物也

鸒

釋鳥云鸒斯鵯鶋郭璞曰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小爾雅曰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言鸒斯烏之不能反哺者尚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失弁樂今已曾反鸒之不如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曰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東都賦曰鵯鶋秋棲鶻鵃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羣集非特烏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俗謂之分羣月令仲秋日羣鳥養羞豈謂是乎

爾雅翼

烏

烏孝烏也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長則母處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之數故烏一名哺公而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也孔子曰烏盱呼也

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蓋烏之呼如人之嘆聲故古者記人之嘆輒書於戲於卽烏字穆天子傳曰於鵲與處是也戲卽呼也古者言日中有烏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九烏蓋日以比人主傳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少皡之衰九黎亂德堯出而平之故以喻射九烏焉日中之烏有三足故說者以爲烏三點者法三足然說文烏烏之足似匕皆從匕無三足之義且舄焉皆烏名从烏之類豈必皆三足耶此與數馬足者類矣烏好下麥田中拾麥食之旣飽則啄土藏之已而忘其處往往疆畔之上麥種十爲叢者烏所種也其智足以逼禍福故所在則人忌之而西南人視烏爲鬼以爲能知未然也太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須蓋儲峙以待所須人之所宜愛也而憎人者并憎之烏集爲不祥宜所憎也而愛人者并愛之以言憎愛因情而遷有如此者淮南云烏力勝日而服于雛禮能有修短也烏本黑之稱故瑞應圖以白烏爲太陽之精至孝之應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烏下先君尚書守新定日有烏生四子

于郡之南山二黑二白日集于黃堂相間飛止若奕州人請奏瑞不許是亦異矣

本草綱目

慈烏釋名

李時珍曰烏字篆文象形鴉亦作鵶禽經鵶鳴啞啞故謂之鵶此烏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北人謂之寒鴉冬月尤甚也

集解

掌禹錫曰慈烏北土極多似烏鴉而小多羣飛作鴉鴉聲不羶臭可食時珍曰烏有四種小而純黑小觜反哺者慈烏也似慈烏而大觜腹下白不反哺者雅烏也似雅烏而大白項者燕烏也似雅烏而小赤觜穴居者山烏也山烏一名鸀出西方燕烏一名白脰一名鬼雀一名鶷鶡音轄軋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不祥大觜善警元烏吟夜又云烏烏背飛而向啼也又蜀徼有火鴉能銜火

肉氣味

酸鹹平無毒

主治

宋嘉祐曰補勞治瘦助氣止咳嗽骨蒸羸弱者和五味淹炙食之良

孟詵曰北帝攝鬼錄中亦用慈鴉卵

烏鴉集解

李時珍曰烏鴉大觜而性貪鷙好鳥善避繒繳古有鴉經以占吉凶然北人喜鴉惡鵲南人喜鵲惡鴉惟師曠以白項者爲不祥近之

肉氣味

酸澀平無毒

孟詵曰肉澀臭不可食止可治病陳藏器曰肉皮卵食之令人昏忘其毛亦然蓋未必昏爲其羶臭耳

主治

宋嘉祐曰瘦病咳嗽骨蒸勞病臘月以瓦瓶泥固燒存性爲末毎飲服一錢又治小兒癇疾及鬼魅李時珍曰治暗風癇疾及五勞七傷吐血咳嗽殺蟲

發明

蘇頌曰烏鴉今人多用治急風而本經不著宜於臘

月捕取翅羽糞足全者泥固鍛過入藥治諸風烏犀丸中用之見和劑局方李時珍曰聖濟總錄治破傷中風牙關緊急四肢強直有金烏散鍛過入藥品多不錄

烏目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吞之令人見諸魅或研汁注目中夜能見鬼

頭主治

聖惠曰土蜂瘻燒灰傅之

心主治

卒得咳嗽炙熟食之（肘后方）

膽主治

李時珍曰點風眼紅爛

翅羽主治

蘇頌曰從高墜下瘀血搶心面青氣短者取右翅七枚燒研酒服當吐血便愈李時珍曰治鍼刺入肉以

三五枚炙焦研末醋調傅之數次即出甚效又治小兒痘瘡不出復入

附方

五勞七傷吐血咳嗽烏鴉一枚栝蔞穰一枚白礬少許入鴉肚中縫扎煮熟作四服（壽域神方）

暗風癇疾用臘月烏鴉一箇鹽泥固濟於瓶中鍛過放冷取出爲末入硃砂半兩每服一錢酒下日三服不過十日愈

又方用渾烏鴉一箇瓶固鍛研胡桃七枚蒼耳心子七枚爲末每服一錢空心熱酒下（並保幼大全）

疝氣偏墜即前胡桃蒼耳方加入新生兒衣火鍛研入之（同上）

經脈不通積血不散用烏鴉散主之烏鴉去皮毛炙三分當歸焙好墨各三分延胡索炒蒲黃炒水蛭以糯米炒過各半兩芫青糯米炒過一分爲末每服一錢酒下（總錄）

虛勞瘵疾烏鴉一隻絞死去毛腸入人參片花椒各五錢縫合水煑熟食以湯下鴉骨參椒焙研棗肉丸

服（吳球便民食療）

痘瘡復陷十二月取老鴉左翅辰日燒灰用豶猪血和丸芡子大每服一丸以豶猪尾血同溫水化服當出也（聞人規痘疹論）

烏部藝文一

赤烏頌　吳薛綜

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

白烏頌　前人

粲焉白烏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胥來顧

烏賦（有序）　晉成公綏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而嘆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

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嘆茲蓋古人所以爲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鵩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惟元烏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正望仁里之迴翔兮翩羣鳴以拊翼差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起被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陰列巢布翰繽紛霧會迴皇塵亂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旦噫啞相龢音聲可玩嗟斯烏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雛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厲兮飄輕翥於元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而玉趾凌西極以翺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應德而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列貞明於吉士嘉茲烏之淑良兮永歡樂而靡已

窮烏賦

梁何遜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翩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聽翔羣於月曉旣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搶榆決至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墮似驚弦之不飛同雉塒而共宿啄雁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

周明帝獲三足烏大赦詔　周書

明帝時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

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翱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闢霸圖下建章之鵠猶調和氣況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哺之心實貴能知

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四海攝提從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樂列稱於射堂內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祕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升平無令赤鳳畱止偏爲瑳玉之歌元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進白烏賦

唐張說

咨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行有莫黑之凡族忽變白而効靈感上人之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以舒卷既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招呼每啞啞於吻吭以其雪羽霜毛冰清玉狀拔奇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瞰鳷鵲之紗窗把鳳凰之衣桁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期委命於渥恩豈顧思於閑放維聖君之靈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若隨驅而入獻與寶羽而爲鄰採朝噪之聲樂眷夜啼之曲新無芒距而耀武不鈎觜以懷仁謝先容而特達却假

飾以全眞鑒深心於反哺終報德於君親

白烏呈瑞賦　　裴度

翩彼靈烏賁然効質披圖牒而罔二叶邦家而得一備體有光至眞無匹宗廟薦敬帝王之孝克孚天地感仁潔朗之容可述恥受彩以相混故莫黑而獨出上瓊樹而若無下瑤階而乍失懷恩反哺方去去以凌雲養素來儀且翻翻而就日觀夫載飛載止厥狀粲然不染而成因心之孝以立匪名而至感物之道遐宣向皇風而自舞與麗景而相鮮人具爾瞻旣含章而効祉我無爾詐乃見素以守全懿夫不汙其色罔違斯道秀質安倚凝光淨好美仁慈之及物故易色於昭昭惡赤黑之眩人乃成形於皓皓且夫應圖咸若鄙皐澤之鳴鶴瑞聖不還陋江湖之白鷗諒飲啄於仁義豈逃潛於阻艱所以其見無常其來有素雲凝標於羽族玉潤合於王度常從碧海隨杲日而悠揚今在華林偶盛時而瞻顧實由我后敬之昭假皇矣光宅垂拱而燭幽以明禽鳥乃化元爲白逗祥光而聿至望休氣以來格時哉時哉奮翹英於紫陌

白烏呈瑞賦

孟簡

驗白烏之祥牒告皇家之寶祚蓋由天子張至仁本太素享宗廟而無爽薦孝敬而有度何嘗日浴翻皓體以來儀曾異火流奚丹羽之可慕凌翯翯之白烏類振振之翔鷺稟純德而自甄誠衆色之難汙觀其皎皎奇狀明明麗質霜毳潔朗玉姿閑逸不愛其瑞嘉載飛之可瞻思効其祥見莫黑之如失寧爰企於往代可俯窺於今日原乎孝理逼元格皇至虔惟烏感應其容昭宣拘正色而道洽徒反哺而名全不然則有威鳳之可紀何白烏之是傳樂而有聲且不棲于楚幕潔而成質故自協於靈篇出林而日華亂動繞樹而月影相鮮嚮至化而遠集想皇風而戾焉衆而何爲悲子生之八九大而無慮笑水擊之三千爾其超遙高翥來不可遏見歸飛之薦臻誠愷悌之四達諒深仁之所化固至性之難奪若乃載鳴噭噭浮彩皓皓受西方之精氣自洪爐而鎔造遐想其蒼赤呈祥豈與乎雪霜同縞且養素而委質非取容而强顏故下臣賀瑞而歌曰素德式昭兮何赫奕元質從

化兮爲潔白符仁孝兮叶佳冊見祥瑞兮流聖澤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以平上去入周而復始爲韻）

李雲卿

杲杲靈烏萃於神都耀彼殊彩呈茲異軀披拂四氣翔翔九衢恥祥鸞之止棘慕儀鳳之棲梧瑞表孝紀名標祕圖將有感而必集豈獨殷周與有虞觀其降自日域戾於天府音諧雅頌動中規矩頡頏其質差池其羽步芳草而三趾徐來遡祥風而六翮微舞珍奇莫測觀者如堵諒茲禽之禎祥告我皇之福祜於是羅者既獲虞人是薦貯以瑤筐登於玉殿凝睿想迓神眄孤飛砌上似於雲際而遊獨立君前疑乎日中而見聖情不極念茲莫黑彼應感而至我有道而得狎以馴擾安其棲息夜啼玉壘聲雖入於舜聰曙喚瑤堦心豈知夫帝力不然者曷足以昭我皇之元化表吾君之恭默是知國將昌則降而爲祥政或缺則歸彼扶桑天道不昧神心孔彰豈有情在於斯烏固靈應昭乎彼蒼既集吾君之福祉與天地而終始儻不翦其毛羽願長飛於帝里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王顏

夫何赫赫之太陽忽降精於烏烏乃呈瑞於皇王足應乾之三數目曜日之九芒降天邑而於我李浴咸池而自扶桑嘗空聞於前牒今實觀於殊祥天既無私祥何能隱昭聖代之有應垂休徵之無盡瑞於帝室表大孝於天衷獻自尹京驗長安之日近始至也衆羽駭集伊人驚萃邁麟鳳之時見何鷹隼之能畏如深就日之誠不效搏風之志願委質而入貢終依仁以馴致入銅籠而戢翼向金殿而矯翅將告於休似對以意由是憐楚人之迷鳳陋越裳之獻翟小哉棲棘之鸞蔑矣應風之鶡未如我陪日馭之出入遊天居之岑寂曩有赤而呈美白以效靈俱非應乎殊貺亦或載於祥經終未如符孝理之永錫昭寶運之康寧則如堯舜登極夔龍夾輔布政無偏惟賢是取故得感陽精於上帝贊陰陽於下土光昭萬葉輝映千古良史當載美而記時謏才顧賡歌而蹈舞

烏巢大理寺獄戶賦（以昔開元中刑措至此爲韻）　韓鉉

皇帝恩霑庶類道格元功化覃於萬國之間苛慝不作烏巢於圜扉之內囹圄知空載飛載止以雌以雄寂寂無猜於牖下翩翩不去於林中足驗時清可知刑措廉恥必格寬仁有裕垣深不阻於歸飛鑰動何驚於反哺蒼鷹莫擊寧懷獄吏之憂疎網無加豈有虞人之懼夫刀鋸勿用狴牢洞開顧叢棘而未下拂青槐而乍囘拾卵無聞於貪吏焚巢自絕於燃灰表異而居飲和而至翻然用刑之處閴是無人之地中臺柏老顧棲息而難安念室局閒每飛鳴而自遂實由吾君信孚禽鳥澤及黎元共履平安之路咸知仁育之恩向日寧憂於闔戶知風不憚於襲門定國徒美於詳明何施善政冶長不罹於縲絏豈見銜冤自然罔遇殘傷免於彈射曾無滅趾之士不有抱關之客既生既育八九子以均安不識不知四三皇于往昔是知政惟惠愛不尚威刑止夏臺而自逸陋楚幕之不寧永夜風淒或徘徊於月樹逾冬候暖欣寂寞於訟庭彼三足徒稱夫盛事素容虛美於祥經懿夫昭德塞違柔遠能邇大無用於兵革細罔行于鞭箠

每夕宿而來斯寧夜啼而去彼昔周稱訟息漢號刑清曾何足而致此

紅觜烏賦（以新飛羽未調爲韻）

李子卿

殊方之鳥兮丹觜黑身異性特立兮既孝且仁勁毳非日黔而得黑快吻豈研硃而益新不頡頏以干物常翩翻而狎人非越鳥之思歸羨海鷗之多機謂富屋之堪止謂芳枝而可依其來也狀銜花未下其去也疑帶火初飛何必將雛聲已傳於綠綺如能反哺遊更狎於綵衣噭噭其音泄泄其羽常飲啄於軒砌每棲翔於屝戶凌美翼之鵷雛掩能言之鸚鵡朝食芳餌全忘攫肉之心夜宿雕籠何有啼城之苦顧弱質而誰貴誠主人之厚意非九子之是思仰三足而多愧鳴躍既安摶扶尚未鶯何德而遷喬鶴何功而在位稻粱已飽兮羽翼將調霜臺可宿兮雲漢非遙倘不使余尾之譙譙余音之嘵嘵爲君一舉凌丹霄

紅觜烏賦

崔元明

伊空桐之靈烏兮丹觜黑質拂羽青霄兮流形白日與鴛鷺而爲伍豈凡鳥之能匹故其聲則合雅動必

依仁受惠而狎感恩而馴旣喬喬而翔漢嘗啞啞而向人不驚不怖亦義而親爾其升丹楹入華堂對上客之羅薦拂佳人之裴裳驚空簾之秋色怨夕月之淸光悲信美而非吾土傷幽棲而思故鄉於是湘妃援琴相如爲歎何不開金籠而使飛永騫翥於雲漢

重曰日宮難可躋月樹復驚棲未聽將雛曲空聞怨夜啼

靈烏賦　宋梅堯臣

烏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爲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修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啞啞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于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爲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

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拑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翺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靈烏後賦

前人

靈烏我昔閔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聽令也主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鷄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凰下窺鵷鷺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拊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己不稱昵己則譽夫然吾知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和靈烏賦

范仲淹

靈烏靈烏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忘路彼啞啞兮如訴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

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旣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則稔禍於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

信烏賦（有序）

薛士隆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是故南北更相笑而無有訂焉走實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烏賦以辨或庶幾乎不黨也

其辭曰

有不有翁言與世違行與衆忤動作云爲惟背時是主恆笑傲乎江湖經乎罔直之野爰有雅烏上主人之屋者主人瞠若而唾之曰吉利吉利善人其逢惡人余避次有乾鵲噪於其庭主人持飯一盂羹一甌嘻嘻煦煦呪祝前行奠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無後時於余婦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驚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子不是聞乎夫烏烏之性人災其幸來集囂囂呼蓋非吉徵頃刻不踰厥有

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羌來告言應乎弗應行人至惟古說焉夫子曾不是聞乎不有翁啞然笑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爲善不求福去惡以遠禍禍之至也固當然其得禍也非子過於此而無乎戚戚何喜鵲而於烏乎遷怒就子之說言之則鵲是而烏非禍福之來固自己曾何咎於無知然以災懼我者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諛人之辭懼災過可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告於余固無損告何貴於先時又況是非無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主人邈然不悅曰然則夫子喜烏而惡鵲與此北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情若之何槩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爲貴子自非知我者雖我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何容心之有貳北人之好惡爾雖聖人猶無得而棄余小人也於何敢廢主人曰烏亦有異於禽乎何夫子愛之之深耶鵲微可尚足契君子之心耶將鵲聲鄭衛烏爲正始之音耶不有翁曰否否子無多言試靜聽吾爲若言烏之爲烏格而邪說反之正夫烏之爲

烏也體旻天之正色稟陽精之至德縣象乎日中而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有取於聖人而垂世立則禽之性愚可禽取諸爰名曰禽烏乎則殊察夫人之色異舉喑鳴而疾去罻羅謾張於郊藪續長距發於庭除何施何設以保其軀其知如斯爲善惟樂太守賢則巢於聽事荊蠻遁則上其軍幕假神靈則飛而接丸應循吏則肉焉下攫至若人之急難父兄遐棄良乎無所施其知儀秦無所張其喙於以夜啼所以釋臨川之懼於以白頭所以出燕丹之質在人則難烏行則易又若聆宗西奔唐鹿東走梁王典遷鼎之旅冢宰發謳吟之口相也則然於烏何有扈從乘輿以巡岐守朝夕名聞於漢府成此隨鑾之操守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瑣瑣細微無煩競列粤有大致加大焉請更爲吾子詳說烏性惟仁生知愛親念鞠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終身無論寒暑反哺劬勤永錫爾類不於其身棲冠見曾子之孝塊銜成李母之墳傷口以鼓聞遠邇舒翼以助哀昔人將以愧不良之子參乎用匹於先民夫烏反哺歸飛性天常也辟色知幾知識

長也出類親仁物之良也解難從君禽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之明執德之剛子不是貴而區區較鵲於利害之場哉夫鵲雖有辟歲知風之技而患不免於奪巢探卵又足於烏方駕而比量哉於是主人豁然若悟軒然而步嚥津徹食還其故處

烏賦　　明徐守銘

伊莫黑之孝烏實至陽之純精既稟受於瑤光亦合應於維星鄭人既瞻於楚幕晉師亦候於齊城若乃城上畢逋府中朝夕感陽顏而尸傷為燕丹而頭白子推常見於蔽烟王母亦聞於傳食至於借樹為詩集廬作賦既瞻之於爰止亦聞之於反哺又若夢豐邑而肇漢入武昌而瑞吳豕至而飛精滅迹雀生而有夏為墟斷領用致於馴狎縮掌自分於醜類巢煬帝之帷幄感文王之孝悌應讖則羣飛集樓表偽則一足墮地又聞射彼日中愛之屋上集庭既美於有虞攫肉更聞於亭長皓質見范雲之對朱羽聞薛綜之詞長生必飼其丹肉羣飛或認於旌旗候宗懍之

哭泣助蕭放之哀悲或啄馬申之口或萃曾子之冠王吉射之而必中裴俠指之而能言旣爲城於田緒之境亦集戟於仲潁之門或銜珪而降社或集柘而爲弓帝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火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

寒鴉賦

錢文薦

隋煬帝與王冑薛道衡冬幸郊原見寒鴉映水流水遶村乃呼冑而前曰庭草無人隨意綠非子大夫之言乎夫庭空無人草綠有意非彼幽境無此巧思至於村孤水流天寒鴉至渺渺羣集翩翩影墜此亦世外之淸閒而塵中之幽邃者也試爲賦之冑應詔賦曰何茲物之微細乃千萬之成羣稟陽德而純粹散瑤星以繽紛迹聯翩其共合聲噫啞以相聞聚族稱三足之異托居驗一枝之分毋傳書乎王母亦顯瑞於明君夜援琴而知泣朝集幕而占欣來忽忽乎似雨去飄飄然如雲出恆乘夫始旦歸必及於斜曛試看孤村之旋繞何如上苑之慇懃於是時序漸斂歲華將暮晷短易落氣寒難羣遇殘霞綴山敗葉塞路雲

慘淡以無依水潺湲其不住或呼侶而聯翼或分曹而別趣或矯厲而先舉或遲疑而後赴雖遵徑之有殊竟還林之無悞則有慕道軒轅耽遊穆滿鑄鼎荒山馳駿修阪虛玉輦而不御別璇闈而未返奈暝色之蕭條知嬌歌之凄婉歌曰殘鴉兮飛飛同去兮同歸望所思兮寒影稀恐霜露兮沾衣歌罷煬帝稱善乃顧道衡而嘆曰子大夫不云乎空梁落燕泥甚憐斯景甚服此詩景猶易得詩則難追且夫鴉飛則流水燕去則空梁梁空泥落水流影亡燕何意緒鴉豈商量亮清虛之自若亦岑寂之相當非詞人之揮灑恐野景之遺忘其時天語未畢鴉羣已散朔吹捲沙荒煙羃岸一聲鐘響九枝燈粲亟呼道衡起而爲亂亂曰孤村冷落帶斜暉兮水流無聲靜掩扉兮何物點點象烏衣兮始雖類聚終分飛兮從風徘徊催人歸兮待之不得守空闈兮殘膏無焰月無輝兮愁如草露嚮晨晞兮願結千秋莫相違兮

鴉陣賦（有序）

穆文熙

石子有圃在郭北之兌隅仲冬之日邀穆子往遊其

間因訪如全衲子於眞空堂堂面城澤水遶其下隄蜿蜒循郊關而東北之幾數里許古樹環生莽蒼迷望霜深葉落參差排空時日薄崦嵫羣烏萃止相與縱觀久之而如全又述其朝暮來去之狀甚奇乞余賦之余惟鴉兵象也羣集陣形也兵陣之間非禪僧所居而如全則降心戰勝浸然大乘者也爲作鴉陣賦示之其辭曰

緊萬物之流行兮咸鍾氣於大鈞何烏生之獨夥兮乃羣止而駭人凌倒景以交飛兮披遠漢而直下羽翩翩以相摩兮聲嘈嘈其交啞度城則重霧彌空越水則密雲亙地瞻望不可以目窮指顧有難以數計爾其集也或附深枝或倚危柯疎而不散棊置星羅若三軍之正壁壘也左而依左右而依右密而有條蟻屯蜂湊若三軍之結部曲也止者讙呼飛者遙應軒翔上下川原響動若金鉦羽旗音容並作而號令乎卒徒者也前者欲旣後者隨遮連氛累靄掩日韜霞若龍驤虎奔車騎交馳而聽令於主帥者也由城隅以薄關朔循水際以抵郊衢險阻併包原隰不遺

若常山蛇之勢而首尾相顧者也斂喙而寂然不譁戢翼而肅然不亂時避狸奴不忘射彈若刁斗之鳴而夜振以防變者也至於城柝初歇天光欲曙望舒將收羲輪未御則矯翼厲翮凌空薄漢波湧潮鳴奔雷擊電響若砰弓躍如流箭鷹鶻俄翼矧如澤雁鵂鶹震魄胡論斥鷃此猶朱雀烏隼各居其次而敵不可迫鵝鸛魚麗各成其勢而敵不可測者也謂鴉爲陣疇曰不然唯斯之內有衲居焉心苟無物乃稱上禪不見鴉出胡知其還不見鴉靜胡知其諠其聚也爲邑其散也爲空忘戰鬭於蚑蟯等勝負於飛鴻眇波海之鵬翮又何有於烏之雌雄

烏部藝文二　詩

射烏辭　　漢虎賁郎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辭云云帝賜錢百萬遂令亭壁皆畫烏

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

烏夜啼　　梁簡文帝

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裏對金鋪鳴弦撥捩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枕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

晚棲烏　元帝

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烏駛雲暗後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婦何如蕩子妻

城上烏　吳均

嗚嗚城上烏翩翩尾畢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質微知慮少體賤毛衣麤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氄毛不自暖張翼强相呼金柝嚴兮翠樓肅蜃壁光兮椒泥馥虞機衡網不得施猜鷹鷙隼無由逐永願共棲曾氏冠同瑞周王屋莫啼城上寒猶賢野中宿羽成翮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猶嬰后羿弓豈如變彩救燕質入夢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望棲烏　前人

夕烏飛參差單雄雜寡雌聯翩歸葉裏出沒噪林垂

爭棲時易樹驚飛忽度枝雖無繫書重亦有含纓疲以茲憔悴力重逢輕薄兒珠丸蘇合彈金繳青絲縻豈意翩翾羽遂免更羸危入懷欣得地依林竊願知

城上烏　朱超

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暖聞弦心尚驚

又詠獨棲烏　前人

河水聞寒已成凍塞草愁霜懸自哀可念無端失林烏此夜逆風何處歸列網遮山不聽度懸冰繞樹滑難依細石似燕能隨雨片木作鳶猶解機假令積風多少便何患有翼不能飛寄語故林無數烏會入羣裏比毛衣

烏夜啼　北周庾信

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雖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又　前人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

晚飛烏　　隋虞世基

向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只爲歸林遠恆當侵夜啼

詠死烏　　明餘慶

暮空長罷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裏曲猶有夜啼聲

詠烏代陳師道　　唐太宗

凌晨麗城去薄暮上林棲辭枝枝暫起停樹樹還低
向日終難托迎風詎肯迷只待纖纖手曲裏作宵啼

應詔詠巢烏　　楊師道

桂樹春暉滿巢烏刷羽儀朝飛麗城上夜宿碧林垂
背風藏密葉向日逐疎枝仰德還能哺依人遂可窺
驚鳴雕輦側王吉自相知

羣鴉詠　　儲光羲

新宮驪山陰龍衮時出豫朝陽照羽儀清吹肅逵路
羣鴉隨天車夜滿新豐樹所思在腐餘不復憂霜露
河低宮閣深燈影鼓鐘曙繽紛起寒枝矯翼時相顧
冢宰收琳瑯侍臣進鵷鷺高舉摩太清永絕繒繳懼
茲禽亦翾翔不以微小故

烏　　李嶠

日路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依月樹迢遞繞風竿
白首何年改青琴此夜彈靈臺如可托千里向長安

詠烏　李義府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

烏棲曲　王昌齡

白馬逐朱車黃昏入狹邪柳樹烏爭宿爭枝未得飛
上屋東房少婦壻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烏夜啼曲　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
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梭悵望憶遠人獨宿空房淚
如雨

烏啼曲　顧况

玉房掣瑣聲翻葉銀箭添泉霜遶堞畢逋撥刺日銜
城八九雛飛其母驚此是天上老鵶鳴我聞老鵶無
此聲搖風雜佩耿華燭夜聽羽人彈此曲東方曈曈
赤日旭

烏引雛曲　韋應物

日出照東城春烏啞啞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巢在

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暖羣雛襹褷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下上懼鷹隼引雛烏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啖爾雛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和大觜烏　前人

烏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者貪慵觜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奸計與烏意潛通云是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靈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

殺雞薦其肉敬若禋六宗烏喜張大觜飛接在虛空
烏既飽羶腥巫亦饗甘濃烏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
日日營巢窟稍稍近房櫳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
羣雛又長成衆觜逞殘凶探巢吞燕卵入簇啄蠶蟲
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墉但食烏殘肉無施搏擊功
亦有能言鸚翅碧觜距紅暫曾說烏罪囚閉在深籠
青青牕前柳鬱鬱井上桐貪烏占棲息慈烏獨不容
慈烏爾奚爲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鐘
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食將母哺饑腸不自充
主人憎慈烏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荊山銅
慈烏求母食飛下爾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胷
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
誰能持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觜烏竟得天年終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四十四字

前人

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
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
郎誤歡喜

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
啼澀饑喉咽飛低凍翅垂晝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

烏夜啼　前人

大觜烏　元稹

陽烏有二類觜白者名慈求食哺慈母因以此名之
飲啄頗廉儉音響亦柔雌百巢同一樹栖宿不復疑
得食先反哺一身長苦羸緣知五常性翻被衆禽欺
其一觜大者攫搏性貪癡有力强如鶻有爪利如錐
音聲甚呋嗗潛通妖怪詞受日餘光庇終天無死期
翺翔當人屋棲息屋前枝巫言此烏至財物日豐宜
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孶
白鶴門外養花鷹架上維專聽烏喜怒信受若神龜
舉家同此意彈射不復施往往青池側却令鴛鴦隨
羣烏飽粱肉毛羽色澤滋遠近恣所往貪殘無不爲
巢禽攫雛卵廐馬啄瘡痍滲瀝脂膏盡鳳凰那得知
主人一朝病爭向屋檐窺呦鷕呼羣鵩翩翻集怪鴟
主人偏養育嘯聚最奔馳夜半仍驚噪鵂鶹逐老狸
主人病心怯燈火夜深移左右雖無語奄然皆淚垂

平明天出日陰魃走參差烏來屋檐上又惑主人兒兒郎富家業翫好方愛奇名募能言烏罝者許高貲隴樹巢鸚鵡言語好光儀美人傾心獻雕籠身自持求者臨軒出罝在白玉墀先問烏中苦便言烏若斯衆烏齊搏鑠翠羽幾離披遠擲千餘里美人情亦衰舉家懲此患事烏踰昔時向言池上鷺啄肉寢其皮夜漏天終曉陰雲風定吹况爾烏何者數極不知危會結彌天網盡取一無遺常令阿閣上宛宛宿長離

樹上烏　前人

樹上烏洲中有樹巢若鋪百巢一樹知幾烏一烏不下三四雛雛又生雛知幾雛老烏未死雛已烏散向人間何處無攫麑啄卵方可食男女羣彊最多力靈蛇萬古惟一珠豈可抨彈千萬億吾不會天教爾輩多子孫吾訴天公天不言

烏啼引　張籍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

啼愼勿虛借汝庭樹作高窠年年不令傷汝雛

烏夜啼　王建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棲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棲出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棲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烏夜啼　張祜

忽忽南飛返危絲共怨悽暗霜移樹宿殘夜遶枝啼咽絕聲重叙愔淫思乍迷不妨還報喜誤使玉顏低

棲煙烏　李岑

從來養毛羽昔日曾飛遷變轉對朝陽差池棲夕煙遇此枝葉覆夙舉冀冲天

烏夜啼　聶夷中

衆鳥各歸枝烏烏爾不棲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牕啼

烏　陸龜蒙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憀亂和殘照紛紛舞應索陽烏次第饒

馬當呼鵶不至　宋余靖

昔年曾泛馬當灣團飯呼鴉篙楫間今日江邊飛不下應知人世足機關

烏啄棗　梅堯臣

樹頭陽烏饑啄棗破紅滿地青蠅老青蠅雨濕驚不飛殘棗入泥人不掃西風落盡烏亦歸晉客齒黃終懊惱

巫山廟烏鳶詩（有序）　蘇軾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失無憂便可馴江上饑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

巢烏　張先

烏啼東南林危巢雛五六心在安巢枝一日千往復脫網得羣食入口不入腹窮生俾反哺豈能報成育

晚間庭樹鴉鳴有感　陸游

烏鵲棲我庭將旦輒散去此豈厭所棲亦以飲啄故一饑能驅人擾擾無晨暮不然亦已矣豈樂塵土汙我有茆三間自少鮮外慕力耕自足食雞豚亦可具

晩雖誤收名疾走如脫兎六年楓林下不知歲月度
殘骸幸強健沽酒徧山步醉歸每自笑不負此芒屩
平生愛方外雖老冀有遇秋風送片帆更上剡溪路

烏夜啼　金宇文虛中

汝琴莫作歸鳳鳴汝曲莫裁別鶴怨明珠破璧挂高
城上有烏啼人不見堂中爛炬紅生花門前紺幰七
香車博山夜長香燼冷悠悠蕩子留倡家妾機尚餘
數梭錦織恨傳情還未忍城烏爲我盡情啼知道單
棲淚盈枕

烏夜啼（并序）　元陳基

閩人王甿爲淮東元帥府奏差被誣繫獄部使者
使泰州尹趙子威讞之平反其冤

烏夜啼在庭樹烏啼啞啞天欲曙阿兒被誣身繫獄
盡室煩冤受荼毒烏啼何爲繞吾屋下堂喚婦起聽
烏忽喜淮南兒有書書中報道兒罪脫此樂欣欣天
下無兒歸拜母爲母說泰州使君當世傑執法霜臺
舊司臬明如青天皎如月冤獄平反解縲絏已死得
生誣得雪海可枯山可裂使君之德不可滅烏啼愛

我庭樹枝我愛使君君不知使君歸朝奉天子日日
聽烏爲君喜

烏夜啼曲　甘立

月落城上樓烏啼樓上頭一啼海色動再啼朝景浮
馬鳴黃金勒霜滿翠羽裘烏啼在故處人生多去留

烏夜啼　張天英

城頭烏夜啼月白薊門時朝陽借光彩翺翔鳳凰池
春風黃金樹結巢在高枝中心懷反哺還向故人飛

烏夜啼送朱長元赴膠州同知　于立

城頭烏夜啼還過上林棲上林高樹多好枝歸飛啞
啞東復西起看江月沉江底使君遠遊中夜起軟紅
陌上踏青陽快馬猶龍車似水烏夜啼啼送君驅車
出門風欲薰東方日出如車輪

題李尚文少府所藏枯柳寒鴉圖　郭鈺

江邊獨柳飛羣鴉敗枝殘葉秋風斜石泉可飲不可
啄似聞落日鳴啞啞一投凄凉幽思足忽憶看花過
韋曲上林春早聽啼鶯太液晴波宿黃鵠

惠崇古木寒鴉　楊載

江上秋雲薄寒鴉散亂飛未明常競噪向晚復爭歸
似怯霜威重仍嫌樹影稀老僧修止觀寫物固精微

烏夜啼　明高啓

啼烏驚多棲未久半起踈桐上高柳燈下佳人顰淺
眉機中少婦停織手月入空閨夜欲深數聲猶似聽
君琴

歸鴉　前人

啞啞噪夕暉爭宿不爭飛未逐冥鴻去長先野鶴歸
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煙微借問寒林樹何枝最可依

城上烏（幷序）　陸仁

城上烏者取晉叔向城上有烏齊師其遁之謂而作也漢桓帝時則有其謠迨梁劉孝威吳均輩比有作焉然各有託而不及此意予方感悼其事因補其義而賦云

城上烏羣相呼羣相呼護其雛公侯干城民父母官
軍見賊莫遁逃城中之民勢亦孤安得千金覔壯夫
城上烏烏有翮東西引雛飛格格胡爲羣來盡紅帕
驅民登城要相殺烏啼城頭頭亦白

古木寒鴉圖

謝鐸

懸崖老樹如懸藤虬枝屈鐵相崚嶒陰風晝號不作雨衆鳥辟易爭奔崩寒鴉何來色悲壯兩兩枝頭屹相向仰參寥廓失孤疑熟視烟雲欲狠抗有時飛上朝陽殿許身願逐雕梁燕朝陽老鳳噤不鳴鶴種鴟雛紛斥譴君不見江都日暮楊柳花至今腐草羞啼鴉

蚤入承天門見鴉次韻

嚴嵩

喧鴉爭入帝城飛映霧翻林颺曙暉宮女乍聞驚夢起省郎紛逐散朝歸聲傳萬井含鐘杳影落千門帶月稀還向昭陽自來去綠牕凝望重依依

烏夜啼

郭奎

石頭城上烏遙夜鳴相呼紫清道士有兩樹烏啼不離樹高處千聲啞啞復萬聲中堂酒闌夢未成呼童把燭起開戶照樹惟恐鄰人驚庭前再拜爲爾說我家舊住長淮北慈親已老反哺違零落猶爲異鄉客嚴霜滿天江月輝東方未白羣星稀明朝日出當早飛莫使涕淚沾裳衣

烏夜啼　沈愚

月邊驚烏尾畢逋夜飛三匝啼高梧綠窻織素誰家女低蹙蛾眉淚如雨銀燈照影翠屛深聲聲似聽夫君琴霜華滿庭天欲曙正是愁人斷腸處

烏棲曲　黄哲

九月過姑蘇江頭霜草枯西風吹葉盡愁殺夜棲烏棲烏月明裏霜重驚還起無處託安巢啞啞渡江水江波淺復深東去無還心白苧吳宮曲能成哀怨音只言歡樂長相保青春幾時秋又老可憐西子斷腸花不及虞姬美人草舞罷垂楊金縷衣椒房絳燭明星稀越騎爭馳海山動吳歌尚繞梁塵飛梁塵飛飛白苧哀烏啼夜半閶門開鴟夷浮江麋鹿來月明猶照姑蘇臺

烏夜啼　郭武

金井梧桐霜葉飛寒烏啞啞中夜啼蘭閨少婦停燈宿夢見征人塞上歸相思未訴烏驚起千結柔腸碧窻裏鵾弦羞澀掩瑤琴線斷紅珠淚如洗啼啞啞聲不住牵轆轤逐烏去

城上烏　李賢

城上烏啼月將落城外秋風起寥廓烏聲啼罷露華稀曙色蒼凉照長薄都門車馬集如雲離筵勸酒何殷勤酒闌人去棹歌發明日烏啼何處聞

烏棲曲　歐大任

月落未落烏將棲可憐夜夜夜半啼閨中少婦停梭泣淚濕鴛鴦不成匹

山老鴉　王象春

山老鴉朝東暮還西過河拾杜梨日晩食飽不歸去矰繳已伏河邊樹爾腹已飽爾不知飽人之腹良足悲

賦得楊柳可藏烏　馮夢禎

嫋嫋白門前藏烏倍可憐柔枝排影度密葉引雛窄啼合驚宵陌飛應破曉烟新知樂如此詎惜故腰妍

暮鴉　范鳳翼

隋柳寒鴉散南飛三兩羣爭巢愁落日反哺逐歸雲度嶺連還斷搶風聚更分城頭霜月苦啞啞不堪聞

樓鴉　朱曰藩

年年銀漢橋成後樓上昏鴉接翅歸御史府中棲未穩倡家樹裏聽應稀綠垂槐穗藏朝雨紅入蓮衣浴晚暉春去秋來渾底事只輸鴻鴈塞門飛

朝鴉　汪元錫

景陽鐘動曉鴉飛漢殿千官拜玉墀仙仗纔移東殿去翩翩棲滿萬年枝

烏啼曲（并序）　僧宗泐

天台王文起以故官例遷汴梁念其親老不得朝夕養思慕彌篤其寓邸旁有古槐樹俄羣烏集啼其上久而弗去及文起以舍壞遷其居烏亦隨之其孝感有如此者予聞而異之遂作烏啼曲一首

客舍門前古槐樹羣烏啞啞啼不去烏啼解知人意苦還客思親朝復暮五年生死無消息一聞烏啼淚沾臆汴水東流白日飛老親在南兒在北南地靈鵲北地烏啼報有平安書

烏部選句

梁元帝元覽賦見靈烏之占巽觀司南之候離

北周庾信碑文魏將已貢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

梁簡文帝詩槐香欲覆井楊柳正藏鴉

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

陳後主詩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

北周庾信宮調曲金波來白兔弱水下蒼烏

唐劉長卿詩秋天蒼翠寒飛鴈古堞蕭條晚噪鴉

杜甫詩文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又）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又）夜來歸烏盡啼殺後棲鴉（又）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又）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李白詩東方日出啼早鴉

王維詩御柳疎秋影城鴉拂曙烟

孟浩然詩落鴈迷沙渚飢烏噪野田

王昌齡詩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韓愈詩林烏鳴訝客岸竹長遮鄰

柳宗元詩西陸動凉氣驚烏號北林

元稹詩有鳥有鳥名老烏貪癡突誖天下無

錢起詩丹鳳城頭噪晚鴉

白居易詩阿閣鵷鸞田舍烏妍媸貴賤兩懸殊

溫庭筠詩寓直回驄馬分曹對暝烏

趙嘏詩宮烏棲處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

權德輿詩日暮愁鴉飛野田

宋張耒詩野鼠穿山葉寒烏啄樹根

王安石詩平田鴉散啄深樹馬迎嘶

秦觀詩落紅滿地乳鴉啼

洪炎詩影歸巢幕燕聲散宿林鴉

陸游詩驛窻燈暗傳秋柝關樹烟深宿暮鴉又亂鴉空際黑落日竹間紅

明高啓詩相思尚隔前村遠獨倚柴門數去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鳥部紀事

鳥部雜錄

鳥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三卷

烏部紀事

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於周社

墨子非攻篇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竹書紀年武王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

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

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注）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元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穆天子傳天子升於弇山世民作憂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注）於讀曰烏

周禮夏官射烏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注）鄭鍔曰射烏氏之設又非爲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賓客軍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敺之其所敺者特烏鳶而已蓋烏鳶之爲物翔于野外而下食烏能汙人鳶善鈔物於人所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敢乘便攫挐或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不敺而遠之若夫賓客會同軍旅之時非惟有殺牲告神之禮畏其汙也亦以爲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賈氏曰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陣之

事故須敺敺烏鳶

羅氏掌羅烏鳥注　王昭禹曰烏以羣集雖人所惡亦可取而備用於羅氏掌羅烏鳥而掌畜掌養鳥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吳越春秋越王入吳別于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于心胷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元虛兮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

有何辜兮譴天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干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烏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拾遺記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冬十月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

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勿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說林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耀驚覺生烏遂名之

帝王世紀豐公家於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太上皇

漢書張騫傳大月氏攻殺烏孫王難兜靡奪其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亾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

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五行志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鬭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鬭于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鬭于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水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鬭

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

朱博傳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及成帝時

何武爲九卿建言今政事煩多丞相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上於是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復置御史大夫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五行志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谷永以爲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注）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也

古今注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

異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欲令聾者遠聞即於鼓處置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跡云

汝州志飼鴉臺大山山之側光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路有鴉引於馬前飼之

東觀漢記馬援征交趾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風俗通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鳥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爲烏

華陽國志南中志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搜神記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中三足烏見郡國

漢章帝元和中赤烏見郡國

桓譚新論天下有鸛烏羣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或取即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殺烏適雷

後漢書桓帝本紀永壽元年夏四月白烏見齊國

宋書符瑞志漢桓帝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商國

瑞昌縣志漢獻帝十三年周瑜破曹操于赤壁使程普駐兵瑞昌忽有赤烏飛集軍中千百成羣以爲祥

瑞已而得捷始號赤烏鎮繼定今名皆本于此

吳志孫權傳赤烏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

宋書符瑞志吳孫權赤烏元年有赤烏集於殿前

晉書五行志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宋書符瑞志吳孫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張勃吳錄彭澤有烏接丸行者飯丸投之高下無失

華陽國志蜀志僰道縣孝子吳順養母有赤烏巢其

門

晉書虞溥傳溥除鄱陽內史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

成公綏傳綏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白烏見濟南太守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烏見襄國

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烏見京兆長安

晉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烏見河南成皋縣令劉機獲以聞

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烏見梁國睢陽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烏見陳留獲以獻

元康四年十月白烏見鄱陽

晉明帝泰寧二年十一月白烏見京都

泰寧三年三月白烏見吳郡海虞獲以獻羣官畢賀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烏見曁陽

晉書苻堅載記慕容沖圍長安時有羣烏數萬翔集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涼武昭王暠傳暠子士業之未敗也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士業至是而亾

龔上記前輩人忌日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岳陽風土記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穿堂入庖廚略不畏園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

郭璞洞林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適吾病四十餘年暫來歸在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卽便發作案卦中當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避遂泣而去病如小間吾與殷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畜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海鹽縣志海鹽縣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寓居焉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後選入宮他日復夜啼推之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也

晉南京寺記簡文帝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乃建齋七日忽烏運巢而去

十六國春秋蜀錄晏平三年時有白烏赤足來翔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者果關中流民相繼請降

宋書符瑞志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烏集江州寺庭羣烏翔衞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烏見吳國獲以獻

晉書五行志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啖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啖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酉陽雜俎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貫之

孝子傳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不

受鄰人助羣烏銜土助成墳

會稽典錄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烏鳥聚集猛獸乳其側

述征記長安靈臺有相風銅烏

宋書符瑞志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六見北海都昌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烏見吳郡婁縣太守孟顗以獻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烏見山陽太守阮寶以聞

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陽湖孰薛爽之獲白烏以獻

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吳郡海鹽王說獲白烏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

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烏太守劉禎以獻

宋起居注元嘉十三年陽羨民談合送白烏皓質潔映有若輝璧爰稽圖瑞實惟嘉祥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窻窻不開夜夜望郎來

宋書符瑞志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獲白烏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十九年十月白烏產晉陵暨陽僑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劉原秀又獲白烏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烏見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烏見南郡江陵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蒼烏見襄陽襄陽縣

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蒼烏見襄陽雍州刺史王元謨以獻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烏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以獻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巳白烏見吳郡海鹽太守顧覬之以獻

太始二年九月壬寅白烏見吳興烏程太守郄顒以獻

南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五月白烏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青州府志齊瑯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常在齊內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後數見妾來訴冤

梁書范雲傳竟陵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高僧傳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別寶誌誌畫絹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節留齊之鎭州及敗齊之逃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北有烏乃誌所畵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佛祖歷代通載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稟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烏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

三國典略侯景簒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

南史侯景傳景自簒立後或走馬遨遊彈射鴉烏

司馬申傳申性忍害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報也

高昌國傳高昌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水經注白登有大山山上有大井井東有文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雛烏形類鵶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采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執之曰赤觜烏亦曰阿雛烏

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十三年十一月榮陽獻三足烏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

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烏

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烏

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烏

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烏

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烏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五月幽州獻三足烏是月相州獻三足烏六月定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烏

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烏是月豫州又獻三足烏

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烏

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烏

二年四月東郡獻三足烏是月豫州獻三足烏南兗州又獻三足烏

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潁川郡獻三足烏

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烏是月濟州又獻三足烏

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烏

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烏潁川郡許昌縣獻三足烏肆州獻三足烏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瀛州獻三足烏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烏以獻

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烏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

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烏五月潁州又獻三足烏

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烏見于涼州王者宗廟肅敬則至九月白烏見于京師

三年五月白烏見于豫州九月白烏見于秦州

十七年六月兗州獻白烏

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獻白烏

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烏

三年九月潁川郡獻白烏

四年七月潁川又獻白烏

永平元年四月潁川獻白烏

延昌二年八月平陽郡獻白烏

三年六月冀州獻白烏

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烏

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烏以獻

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烏

二年八月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烏巢於上烏母死有鵲銜食哺烏兒不失其時並皆長大賞太守帛十匹

興和四年四月魏郡貴鄉縣獲白烏鶵五月京師獲白烏是月陽夏郡獻白烏七月北豫州獻白烏十月瀛州獻白烏

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烏

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烏是月廣宗郡獻白烏潁州又獻白烏六月滄州獻白烏

四年四月梁州獻白烏五月濟州獻白烏八月陽夏郡獻白烏

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烏周武王時銜麥至而克殷

元和郡縣志後魏太和二十三年孝文親征馬圈行至賈復城昏霧得三鵶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鵶城

魏書靈徵志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烏見肆州秀容郡

神龜元年四月赤烏見幷州之晉陽縣

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獻蒼烏君修行孝慈萬姓不好殺生則至

正始二年五月雍州獻蒼烏六月雍州又獻蒼烏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烏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烏

前廢帝普泰元年正月河內獻蒼烏

孝靜興和四年五月濟州獻蒼烏七月瀛州又獻蒼烏

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烏五月濟州又獻蒼烏

二年五月京師獲蒼烏

三年六月京師獲蒼烏十月光州獻蒼烏

北史裴俠傳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

北齊書蕭放傳放字希逸隨父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

酉陽雜俎譙郡有功曹嵋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

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岡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岡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隋書五行志齊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毆辱之烏周邑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法

周書宗懍傳懍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

明帝本紀二年六月壬申長安獻白烏七月丙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眞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

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明帝本紀武成元年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

武帝本紀保定二年夏四月南陽獻三足烏五月庚午以山南衆瑞並集大赦天下百官及軍人普汎二級南陽宛縣三足烏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

皇甫遐傳遐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圍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鵄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

北史豆盧勣傳勣爲渭州刺史烏鼠山絕壁千仞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烏飛止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飛玉

槳濟我人夷神烏來翔

隋書紐回傳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欝茂冬夏恆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

五行志高祖受禪之年三月辛巳太原獲蒼烏

唐書裴敬彝傳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家樾

隋書五行志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烏

大業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去尋帝遇弒

郭儁傳儁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孝義之感

酉陽雜俎王元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娑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

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烏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

隋唐嘉話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冊府元龜貞觀九年十二月京師蒼烏見

十七年五月雍州獻三足烏

唐書五行志景龍四年六月辛巳朔烏集太極殿梁驅之不去

酉陽雜俎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朝野僉載唐魏伶爲西寺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烏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烏兩鵲兩

鸜鴿同巢

隴州慈烏反哺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有慈烏巢於紫宸殿之栱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上表賀曰臣等伏因侍奉之際天恩令臣升殿觀此烏巢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仁慈所育豈獨黎庶上元協應靈烏呈瑞翺翔不離於庭際棲集必歸於軒檻或入俗所有但止於園林今聖感而來乃巢於殿栱依人無懼戀主愈馴博考圖籍未之有也臣等幸忝樞近親睹休祥望頒示中外以彰靈感手詔報曰所聞不如所見故引卿等觀之頒示寰中俯依來請辛巳又有慈烏巢于宣政殿之栱仙客林甫又上表賀曰陛下孝友因心慈仁被物故得上帝儲祉靈烏發祥高棟重櫨共瞻爰止前軒內殿皆覩來巢視之彌馴逼之不懼休祜重沓而交應徵求古今而未聞臣等何人屢覩嘉瑞望與前狀同宣中外克紀禎符手詔報曰兩殿巢禽其義一也但有慙德深謝仁慈頒示四方隨卿所請

二十九年五月戊午有白鳥見於原州之平原

雲笈七籤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妄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爲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一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寃魂所爲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于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寃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赦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寃結

錄異記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垂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背之上鳴戲爲常

唐書五行志寶應元年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

三足烏獻之

佛祖歷代通載大曆元年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時庭樹鵶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鵶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喜躍稱善

冊府元龜大曆三年六月揚州上言和州歷陽縣有三烏同巢

八年六月庚辰廬州合肥縣棠梨樹上烏鵲同巢八月壬戌太原獲白烏一獻之

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烏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如故烏口皆流血

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之滕縣嗛柴爲城中有白烏

一碧烏一

冊府元龜貞元七年四月乙卯汴州獻白烏五月許州獻白烏

十一年六月河陽華州並獻白烏十一月潭州進赤烏

十二年六月朗州進白烏

十四年五月戊辰汴州進白烏

十五年正月潞州進白烏

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擊不能禁

宣室志凡軍出有鳶烏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和中有會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集其後卽軍必敗率以爲常

唐書五行志長慶中濮州雷澤縣民張憲莊楡樹有烏巢因風墮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墮二雛於其巢哺之

寶曆元年十一月丙申羣烏夜鳴

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散

二年三月秋突厥烏自塞北羣飛入塞

會昌元年潞州長子有白頸烏與鵲鬬

列女傳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媦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柂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

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

柳公綽傳公綽子仲郢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鎭

錄異記咸通中道士毛意歡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唐國史補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將軍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回至桂林館爲羣烏所噪王稹以石

擊之烏中腦而墜死於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邐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錢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讎也

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鎭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鏁取懷玉扶知留後

全唐詩話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

唐書劉漢宏傳漢宏志侈大輙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尚誰哉鵶噪諸庭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

韓偓傳崔引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他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雺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

五行志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烏變爲鵲

二年有鵲變爲烏

韓全誨傳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

北夢瑣言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鵶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鵶所在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華州華陰郡土貢鳥

洞微志有人喜食野物捕鵶鶵之未毛者以油塗之取食號爲鵶㹠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狀

北夢瑣言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于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

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兖州進三足烏

晉少帝天福八年有白烏棲於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勑上言令捕而進之

幸蜀記漢高祖天福五年六月江源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烏銜土置於墳上賜帛三十段

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於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於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浹旬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名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名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鎭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置諸掌烏翻然而下

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遼史劉伸傳伸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

清異錄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嘗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官劉尙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宋史樂志詔和峴作瑞木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

祁暐傳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旣解官就墳側搆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兎馴擾墳側

何保之傳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于其側日有羣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

李訪傳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白烏集墓上

朱壽昌傳壽昌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

支漸傳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灌木

五行志治平四年五月太子右贊善大夫陳世修獻白烏

元豐三年九月丙午趙州獲白烏

石林燕語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銷夏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

泊宅編錢遹政和初以八座出帥越所至郡廳前一鵶鳴必責守兵掩捕盡其種類乃已常自云好殺乃天性推捕鵶之事可以知其他

宋史五行志宣和元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賀赤烏

建炎四年正月丁巳金人圍陝州有鳶鵶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金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

虞允文傳允文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

入蜀記巫山眞人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

金史世紀景祖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怒推

財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吾豈能爲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駞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訕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

太宗本紀天會四年八月甲寅新城縣進白烏

石土門傳石土門弟阿斯懣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卽以金版獻之

移剌溫傳溫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鎭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旣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

海陵太子光英傳光英天德四年立爲皇太子正隆四年八月光英射鴉獲之海陵大喜命薦原廟賜光

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

空同子弘治初予蓋侍朝焉每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王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歟今人家喜鵲憂鴟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莊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來鴉亦不之來

太平清話楊椒山先生喜鴉而惡鵲言鴉報凶鵲報吉鴉近忠鵲近諛

珍珠船有燕巢長數尺忽羣烏翔集有白雛飛出羣從去

龍游縣志萬曆丁未冬火起西隅沿燒甚熾知縣萬廷謙拜伏露禱趨解袍帶投火中俄而火鴉數十自焰中飛出從西南去火遂熄民爲之建偶然亭

長沙府志鄧熛益陽人七歲能文邑人命破白頸烏鴉立破云渾具乎色之元間具乎色之素太極中之一物也

濟南府志新城尚書畢公亨轉運兩淮時庭前槐上烏產二雛一白一黑縉紳多以詩賀冢宰倪公岳有序

烏部雜錄

詩經小雅正月章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注）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注）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人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大全）歐陽氏曰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尚書緯火者陽也烏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烏

瑞臻

禮斗威儀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烏

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則南海輸以蒼烏

管子形勢篇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讙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莊子齊物論鴟鴉耆鼠

天運篇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

韓子外儲說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荀子哀公篇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爲隱（隱語也）曰聲謷謷者烏哺轂也

（注）韋昭曰凡烏哺子而活者爲轂生而自啄曰雛

易林烏飛無翼兎走折足雖欲會同未得己惑

烏飛鵲舉照臨東海

逐兎索烏破我弓車日暮不及失利後時

烏子鵲雛常與母居願慕羣旅不育其巢

白烏赤烏戰於東都敗悔爲憂

穴有狐烏坎生蝦蟆象去萬里不可得捕

王命赤烏與君徼期征伐無道誅其君傲居止何憂

烏鵲食穀張口受哺蒙恩被德長大成就柔順利貞

君臣相好

鵶噪庭中以戒災凶重門擊柝儕憂暴客

淮南子原道訓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

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注）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禖苙泰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

說苑孔子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古今注所謂赤烏者朱鳥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此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

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

論衡說日篇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耶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旣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

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

風俗通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南越記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

乃卷取烏故爲烏賊今匹烏化爲之

新論辯施篇崑山之下以玉抵烏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

唐書五行志古者以烏卜軍之勝負烏變爲鵲民從賊之象鵲復變爲烏賊復爲民之象

諧噱錄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烏生死同價

樂府古題要解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嘆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咏烏而已不言本事

酉陽雜俎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曰烏亡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續博物志雛烏形類鴉烏純黑而觜紅亦曰阿雛烏烏鴉反哺爲慈烏腹下白不反哺爲鴉烏白頭羣飛爲燕烏大而白頭爲蒼烏卑居爲楚烏又鴉烏爲賈烏莊子曰鴉賈也

譚子化書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亨烏鳥烏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

玉澗雜書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二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

蠡海集烏之咮方者趾方近於陰故夜不眠而能飛鳴烏之咮尖者趾尖純於陽故夜宿而不能飛鳴烏咮尖而能夜飛鳴者色純於陰也若鴉頸既白而不純故夜不能飛鳴也

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烏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

雲麓漫抄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春秋元命苞云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資暇錄御史臺有柏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

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柏自博栽烏自博集不盡然也

雪濤談叢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士其談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鵲鳴噪人聞之而喜故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賢奕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足嘉者每若孚號羣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尠驚託身之智視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閶闔一啓千官雲擁烏翔而過其上者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穢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點衊朝士哉若別種喙大而項白者其聲躁厲飛止人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

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矣

枕譚傳言羿日落九烏烏最難射而一日得九言射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謬矣

田家雜占赤老鴉含水叫雨則未晴晴亦主雨老鴉作此聲者亦然

空同子烏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

木几冗談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鵲聲人情愈惡之猗與王莽藏金縢自儗周公曰何異鴉之效鵲聲也

烏部外編

竹書紀年殷商成湯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烏隨之止于堯壇化爲黑玉

拾遺記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卽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春秋孔演圖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烏集書上化爲黃（字闕二）曰孔提命仰應法爲赤制

論衡感虛篇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

水經注王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翻然飛去

博物志漢武帝好仙道西王母七月七日夜漏七刻乘紫雲車而至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犬使侍母旁

搜神記吳猛得祕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卽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

括地圖崐崘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

三五曆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烏

酉陽雜俎南方有地曰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雲笈七籤亳州眞源縣大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有草賊逼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于城中賊輩已加驚異旣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

法苑珠林昔有烏名拘耆遊在叢林梁言赤喙烏也

指月錄僧廚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汝食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譴我由是著異呼曰賢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燕部彙考
　燕圖
詩經（邶風燕燕）
禮記（月令）
爾雅（釋鳥）
春秋緯（運斗樞）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禽經（愛　類　水行）
古今注（燕　別名）
抱朴子（僊藥篇）
述異記（燕　胡髯）
酉陽雜俎（燕）
中華古今注（燕　別名）
物類相感志（燕）
補禽經（狂　斯）
埤雅（燕）
爾雅翼（燕）
本草綱目（燕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胡燕卵黃主治　秦燕毛主治　屎氣味　主治　燕窩　附方　土燕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燕部藝文一

元鳥賦　晉夏侯湛
燕賦　盧諶
燕賦　傅咸
燕讚　郭璞

燕頌　辛氏（傅統妻）
燕巢賦　唐樊晦
秋燕辭巢賦　侯喜
燕賦　明徐守銘
誚沙燕賦（有序）　顧璘
感去燕賦（有序）　區大相

燕部藝文二（詩）

短歌行　魏明帝
擬古　晉陶潛
詠雙燕（二首）　宋鮑照
雙燕詩　梁簡文帝
又詠新燕　同前
和晉安王詠雙燕　庾肩吾
詠簷燕　前人
贈杜容成　吳均
雙燕離　沈君攸
詠燕燕于飛應詔　陳江總
詠銜泥雙燕　蕭詮

賦得戲燕俱宿　隋虞世基
燕　唐李嶠
同獄者嘆獄中無燕　沈佺期
燕巢軍幕　宋之問
詠燕　張九齡
雙燕　杜甫
歸燕　前人
燕子來舟中作　前人
雙燕離　李白
燕　張鷟
歸燕　武元衡
燕　劉禹錫
晩燕　白居易
燕詩示劉叟　前人
燕銜泥　韋應物
賦得巢燕送客　錢起
檐燕　皇甫冉
歸燕詞　章孝標

村舍燕　杜牧
歸燕　前人
越燕（二首）　李商隱
空梁落燕泥　趙嘏
燕　李山甫
燕　秦韜玉
燕　司空圖
燕　鄭谷
春燕　徐璧

空梁落燕泥　顧況
宮燕詞　楊巨源
賦得早燕送別　李益
洞房燕　張祜
感事　武瓘
春燕詞　王建
燕雛　吳融
燕　王轂
燕　歐陽澥

春來燕 杜荀鶴
春燕 劉兼
歸燕詞 李建勳
新燕 成彥雄
燕 李中
燕來 韋莊
燕 羅隱
燕 徐夤
來鳳詩 宋韓琦
擬張九齡詠燕 梅堯臣
燕 前人
又 前人
燕 宋祁
燕 王安石
又 前人
次韻王適新燕 蘇轍
雙燕 范成大
歸燕 張維

燕　陸游
又　前人
迎燕　葛天民
贈燕　葛起耕
元鳥至　王十朋
飛燕　李曾伯
燕雀　夏竦
燕子　劉子翬
詰燕　戴復古
燕　嚴羽
燕子樓　文天祥
田器之燕子圖　金龐鑄
籌堂燕（并序）　李俊民
贈燕　李晏
贈燕　田琢
燕子圖　王良臣
燕子圖　李獻能
獄中見燕　王庭筠

燕子　李純甫
畱燕　元劉秉忠
詣燕　馬祖常
新燕　張弘範
雛燕　前人
燕子行　吳師道
京城燕　葛羅祿迺賢
燕子詞（二首）　楊維楨
睡燕　謝宗可
燕　宋无
題蒲塘雙燕圖爲劉小齋作　成廷珪
燕　劉壎

禽蟲典第二十四卷

燕部彙考

釋名

燕（詩經）　巂周（詩正義）

元鳥（禮記）　鳦（爾雅）

鷾鴯（莊子）　鷙鳥（古今注）

天女（古今注）　漢燕（酉陽雜俎）

胡燕（酉陽雜俎）　越燕（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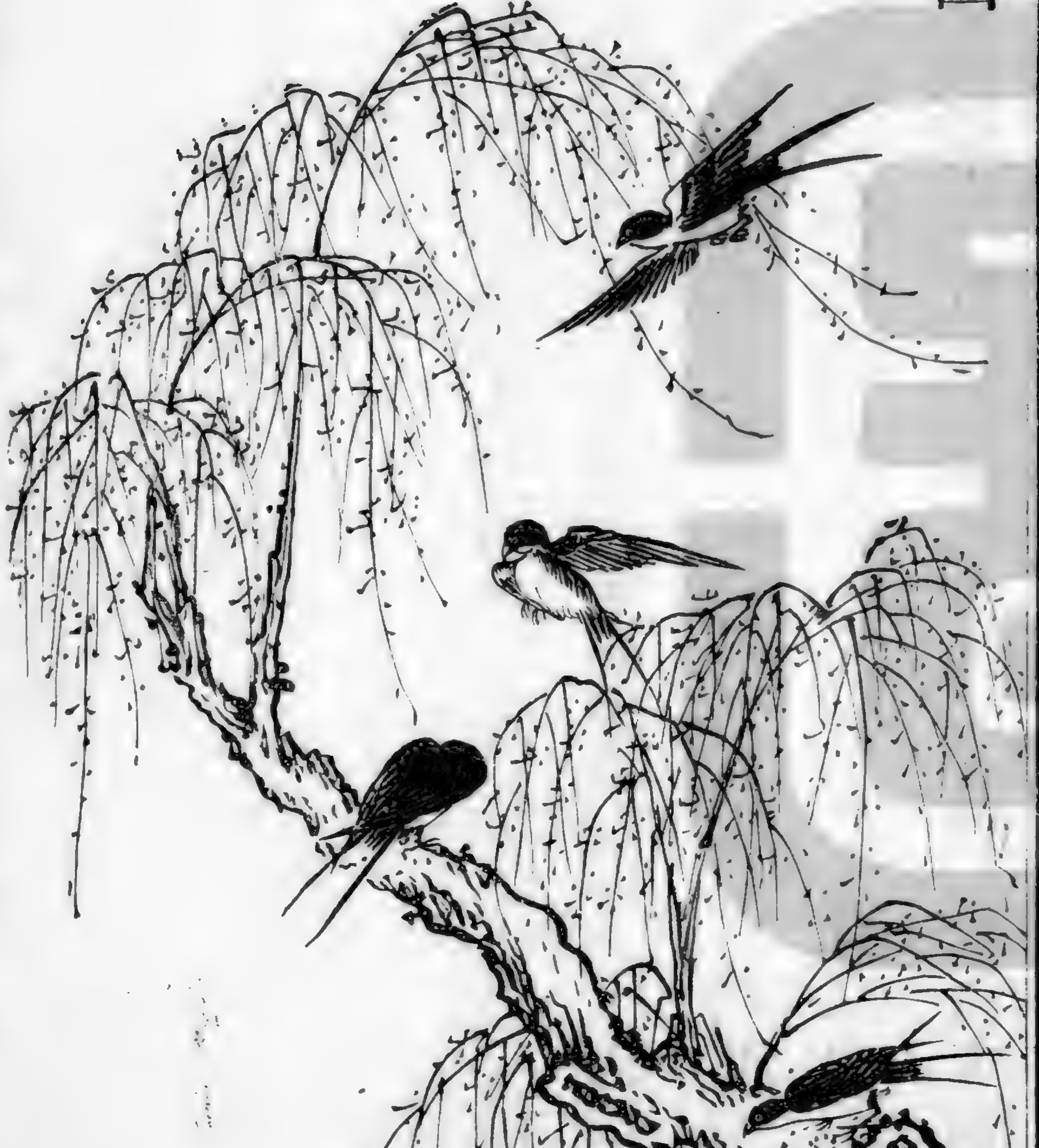
神女（中華古今注）　蛇燕（爾雅翼）

游波（本草）

土燕（本草）

石燕（本草）

燕圖



詩經

邶風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又）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又）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傳）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正義）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往來之貌實翼而兼言尾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

禮記

月令

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陳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

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

仲秋之月元鳥歸

（注）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來不以中國爲居（正義）物之蟄近在本處今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裔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陳注）仲春言元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

爾雅 釋鳥

燕燕鳦

（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疏）燕燕又名鳦郭云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此燕燕卽今之燕古人重言之詩云燕燕于飛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鳥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註詩云燕燕于飛者詩邶風衛莊姜送歸妾之詩也云一名元鳥者按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其色云故謂之元鳥是也云齊人呼鳦者案商本紀云簡狄行浴元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諸緯候皆言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是元

鳥又名鳦也

春秋緯

運斗樞

瑤光星散爲燕

汲冢周書

時訓解

春分之日元鳥至元鳥不至婦人不勤

白露又五日元鳥歸元鳥不歸室家離散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二月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入內也

九月陟元鳥蟄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禽經

愛類水行

元鳥愛其類

（元鳥燕也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色合五方

（元鳥以象北方水行）

古今注

（燕別名）

燕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抱朴子

（僊藥篇）

千歲燕其巢戸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屈取陰乾汞服一頭五百歲

述異記

（燕胡髯）

燕之千年生胡髯

酉陽雜俎

（燕）

凡狐白貉鼠之類見燕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各一投井中

燕必來胷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世說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胷輕小者是越燕胷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於漢亦小差耳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己元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記云五百歲燕生胡髯

中華古今注

燕別名

燕一名神女齊人呼爲鳦

物類相感志

燕

燕子戊日不歸家

補禽經

狂盺

燕以狂盺

埤雅

燕

九章算術曰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迴平一雀一燕

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今其（疑此一字誤）書己（己字上宜作戊字）其日皆十故燕之往來避社而嗛土不以戊己籋口布翅枝尾齊人呼鳦蓋取其鳴自呼故曰鳦也一名元鳥蓋取其色之元故曰元鳥也一名鷾鴯莊周所謂鷾鴯者也鳥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爲燕安之燕詩曰鳬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燕與鳬鷖皆有安樂之義故其序以爲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天命元鳥下而生商故簡狄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曰契生於卵此之謂也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頡之頏之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差池其羽言其羽相與差池頡之頏之言其飛一上而一下下上其音言其鳴一下而一上禽經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背飛頡頏是也述異記曰燕之千年生胡髯天元主物簿云戴玉之鵲巢於竹與燕同羣蓋燕能識實元官太仙書云夏小正曰元鳥至至者入人室屋也一曰衡爲鵲虛爲燕

爾雅翼

燕

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于大屋兩榱間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古皆謂之元鳥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其字乙卬首下曲與甲乙之字少異而音不同其尾岐分故物或取象燕尾尤爲光澤故漢書曰燕燕尾涎涎曰美好之貌也以春分來而秋分去開生之候其來主爲孚孔蕃滋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謂子契因是而生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或曰契母簡狄吞乙卵而生契故契號元王賜姓子氏成湯紹其祖而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爲孔氏乙至得子則名加而字孔子又人及鳥生子謂之乳亦从乙从孚荆楚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子皆燕爲生子之驗然稱簡狄之吞卵似乎不然子按帝少皡以元鳥爲司分之官或者簡狄之家有娀氏之先在少皡時嘗爲之尊其先故曰降契以元

鳥氏之出故宅殷土芒芒廣大如春秋傳所謂爽鳩氏始有齊地云耳何必吞乙卵而後爲命元鳥也哉燕之居甚安古以爲燕居燕享之燕然安不可懷故又有燕安鴆毒之戒至其去也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或蟄藏坻岸中亦云入水爲蜃蛤淮南子云燕之爲蛤是也今人言蜃是蛟類吐氣爲樓臺伺燕栖集則食之又言龍食燒燕水枯竭者投之立漲今人亦投之以求雨人食燕則不可以適河然則燕與蛟龍蜃蛤之氣相往來蓋亦類也燕之來去皆避社又戊己日不取土以戊己字書其巢上則去之豈社主于土戊己又土位土克水燕之所避歟說文燕作巢避戊己

本草綱目

燕釋名

李時珍曰燕字篆文象形乙者其鳴自呼也元其色也鷹鷂食之則死能制海東靑鶻故有鷙鳥之稱能興波祈雨故有游波之號雷斅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汎是矣京房云人見白燕主生貴女故燕名天

女

集解

別錄曰燕生高山平谷弘景曰燕有兩種紫胷輕小者是越燕不入藥用有斑黑而聲大者是胡燕可入藥用胡燕作窠長能容二疋絹者令人家富也若窠戸北向而尾屈色白者是數百歲燕仙經謂之肉芝食之延年時珍曰燕大如雀而身長籋口豐頷布翅岐尾背飛向宿營巢避戊己日春社來秋社去其來也銜泥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氣蟄於窟穴之中或謂其度海者謬談也元鳥至時祈高禖可以求嗣或以爲吞燕卵而生子者怪說也或云燕蟄于井底燕不入屋井虛也燕巢有艾則不居凡狐貉皮毛見燕則毛脫物理使然

肉氣味

酸平有毒

陶弘景曰燕肉不可食損人神氣入水爲蛟龍所吞亦不宜殺之時珍曰淮南子言燕入水爲蜃蛤故高誘註謂蛟龍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而祈禱家用

燕名龍勿謂燕乃蟄而不化者化蛤之說未審然否但燕肉既有毒自不必食之

主治

別録曰出痔蟲瘡蟲

胡燕卵黃主治

別録曰卒水浮腫每吞十枚

秦燕毛主治

李時珍曰解諸藥毒取二七枚燒灰水服

屎氣味

辛平有毒

主治

別錄曰蟲毒鬼疰逐不祥邪氣破五癃利小便熬香用之頌曰胡洽治疰病青羊脂丸中用之蘇恭曰療痔殺蟲去目瞖孫思邈曰治口瘡瘧疾弘景曰作湯浴小兒驚癇

燕窩

王世懋閩部疏燕窩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燕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

其中久之復銜以飛陳懋仁泉南雜記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汐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瘵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而予近聞之漳人殊爲不然燕窩國大海中有高山冬月羣燕來巢其上燕矢之厚沒人兩膝春取小魚纍之窩中燕窩貧夷領我中國貧人取之林中窩毀子墜顛覆闌干燕之雌雄羣然悲鳴傷物特甚鳴呼誰謂燕窩蔬房哉生命之苦過火燖刀割矣蘇長公謂雖八珍之美投箸而不忍食此物此志耶

附方

解蠱毒藏器曰用燕屎三合炒獨蒜去皮十枚和擣丸梧子大每服三丸蠱當隨利而出

厭瘧疾藏器曰燕屎方寸匕發日平旦和酒一升令病人兩手捧住吸氣愼勿入口害人

下石淋用燕屎末以冷水服五錢旦服至食時當尿石水下

通小便用燕屎豆豉各一合糊丸梧子大每白湯下三丸日三服（千金方）

止牙痛用燕子屎丸梧桐子大于疼痛處咬之丸化卽疼止（袖珍方）

小兒卒驚似有痛處而不知用燕窠中糞煎湯洗浴之（救急方）

土燕集解

孟詵曰燕在乳穴石洞中者冬月采之堪食餘月止可治病炳曰石燕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時珍曰此非石部之石燕也廣志云燕有三種此則土燕乳於巖穴者是矣

肉氣味

甘暖無毒

主治

日華曰壯陽暖腰膝添精補髓益氣潤皮膚縮小便禦風寒嵐瘴溫疫氣

孟詵曰治法取石燕二七枚和五味炒熟以酒一斗浸三日每夜臥時飲一二盞甚能補益令人健力能食

燕部藝文一

元鳥賦

晉夏侯湛

觀羽族之羣類美元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翾翾之麗容揮連翩之元翼挺參差之修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噏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禖以

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搆巢營居傅桷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儒毛以爲蓐吐清惠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燕賦 盧諶

爰集崇宇依於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孕子鷇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偕長雌雄俱逝頡頏水湄上下雲際嘲哳間關倏忽瀏瀲來如隼擊去若鳬跇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憩

燕賦 傅咸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與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宇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燕贊 郭璞

燕燕于飛瑞娥以卵元王桓撥聖敬日遠商人是頌味之絃管

燕頌

辛氏（傅統妻）

翩翩元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燕巢賦（以平入空樓爲韻）

唐樊晦

鳳凰集于梧桐鷦鷯巢于枳棘俱順時以適理盡攝生以自得豈如雕梁禖燕葺高巢以安息既開兆戶逐仙羽以長生或在玉筐馴主人而含識質有稟于元造妙無方兮何極頡頏金屋差池翠宮銜泥遶棟度勢巡空憐綺牕之華影愛羅幌之春風得地相賀分飛就功廣狹殊軌規模不同散彩彬斑攢文準潛疊輕蕊而矜暖布重泥而訝濕迹似連珠形如聚粒霽光兮曉出虛竇以雙飛微陰合暝舞低檐而並入我室既眞虛白自生逼之不懼撫之不驚故烏鵲可循而窺也龜鱗協瑞于太平余所以觸物而作興惟燕雀之一鳴

秋燕辭巢賦（以秋令去急爲韻）　侯喜

漢落葉兮火星西流白露降兮萬物知秋嘉此燕之有感將辭巢兮命儔命儔兮焉求應節兮周遊去此集彼正爲良謀經北戶以一息度南軒而久留久留伊何我翼新整雖華屋之可戀怯高巢之夜冷得不上下其音翩翻其影射白日之淹留候令辰之光景乘秋而發且有便於風高養羽既成亦可知其路永況夫將適之所必能安據縱眷乎此巢可居固難以久而不去克有攸往足觀來譽殺氣澄秋晴光滿曙當是美景此焉騫翥遂乃橫絕階墀遠謀原隰事必謀始翔而不集空長而矯翼彌高日暮而連飛轉急同發者或有不進後來者莫能相及巢兮徒有思其所葺

燕賦　明徐守銘

懿彼元鳥淪精瑤光賦之者莊姜送妾吞之者簡狄生商遺以丹書覆之玉筐或因葦泥而頭禿或爲擲釵而目傷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吳宮既怨於被焚衞婦亦聞於繫縷嘉管輅之善占美王威之能賦若其

視有娍之女培曲阜之城巢幕已危集衡益輕乘震雷而忽起賀大廈之方成若乃守分尾翅性知戊己翔景素之煙雲集馬樞之案几爲少皞而司分以高禖而見祀亦聞食之而不宜入水掘之而可以療饑有志詎知於鴻鵠見殺常因於蒺藜京房術精旣言於天女茅君仙去曾食于神芝

誚沙燕賦（有序）

顧璘

河朔之野川厓壁起有鳥曰沙燕穴居鷇化以陋見全厥類日夥人舟過驚則飛噪憑怒余與八厓子惡其驕也並作賦誚焉

嗤彼沙燕翾翾川湄不巢而穴託體何卑族類冗瑣毛羽襹褷大不盈握弱靡自持象恧玉釵棲惴華榱祥乖元卵貴失烏衣塊墐戸鼠壤貪饑頭日弗照清風鮮吹童稚攸害蹂轢橫施莫假繒繳矧乎網罝嗚呼是淫譟而雜處惡濕而居下者耶是獺以爲魚鳶以爲鼠者耶是泥豕而風舉者耶是旅貆羊以爲厲藪者耶羽不飾旌肉不登鼎俎狡伏而惡寒躁動而附暑譬之人倫穿窬是伍請付之爨釜

感去燕賦（有序）

區大相

孟郁韓子旅寓京邸爲去燕賦以見志韓子曰始吾見斯燕之來也見其巢且育也茲又見其去也而吾久困羈旅欲歸未得於是重感而賦

何羽族之微細類發跡乎海湄懼皎潔之易汙常守黑以爲儀顧雕梁而並下繞夏室以棲遲其出入也逢鷹隼而不避其近狎也若鷗鳥之忘機且夫暑見寒伏春來秋去候時節而不忒豈改玉而改度異衆鳥之行藏視哲人之出處雖托身於華屋曾不陋乎茅舍採芳沫於芹津含春泥於蕙圃俯拾墮蕊仰粘搏絮將側翼以度簷乃斂翮而闚戶既拮据以成巢亦雌雄之共哺若乃大火移陸盲風動塵蒼鷹始擊白鴈來賓逝返故國羣飛別人若落葉之辭枝似枯蓬之絕根覺處堂之爲累審巢幕之未安翩將舒而婀娜飛漸遠而盤桓潛暗穴以匿影遵海濱而樂饑俟春和而景明復翱集以來斯於是金河遠戍幽閨怨女翼傅短書足纏紅縷途悠邈以難將情懣結而不叙而況京國遊人風塵逆旅悵公子之未歸盼空

巢而延佇

燕部藝文二　詩

短歌行　魏明帝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
元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純良
銜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擬古　晉陶潛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横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詠雙燕二首　宋鮑照

雙燕戲雲崖羽翰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陲
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沈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
悲歌辭舊愛銜淚覓新知

可憐雲中燕旦去暮來歸自知羽翅弱不與鵠爭飛
寄聲謝飛鵠往事子毛衣瑣心誠貧薄叵忝節榮哀
陰山饒苦霧危節多勁威豈但避霜雪當儆野人機

雙燕詩　梁簡文帝

雙燕有雄雌照日兩差池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
桂棟本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

又詠新燕　同前

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牕礙舞衣

和晉安王詠雙燕　庾肩吾

可憐幕上燕差池弄羽衣夜夜同巢宿朝朝相對飛
銜泥贍樂善相賀奉英徽秋蟬行寂寞戀此未辭歸

詠舊燕　前人

雙燕集蘭閨雙飛高復低向戶疑新箔登巢識故泥
依欄本相賀近幕願同棲

贈杜容成　　吳均

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舊相識
問余何來遲山川幾紆直答言海路長風駛飛無力
昔別縫羅衣春風初入帷今來夏欲晚桑蛾薄樹飛

雙燕離　　沈君攸

雙燕雙飛雙情相思容色已改故心不衰雙入幕雙
出帷秋風去春風歸幕上危雙燕離銜羽一別涕泗
垂夜夜孤飛誰相知左回右顧還相慕翩翩桂水不
忍渡懸目挂心思越路縈鬱摧折意不泄願作鏡鸞
相對絕

詠燕燕于飛應詔　　陳江總

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銜花弄藿靡拂葉隱芳菲
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終向日南歸

詠銜泥雙燕　　蕭詮

銜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學飛疑漢妾巢幕憚吳宮
爪截還猶短窠成新尚空詎並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賦得戲燕俱宿　　隋虞世基

大廈初構與雲齊歸燕雙入正銜泥欲繞歌梁向舞

闥偶爲仙履往蘭閨千里爭飛會難並聊向吳宮比
翼棲

燕　唐李嶠

天女伺辰至元衣澹碧空差池沐時雨頡頏舞春風
相賀雕欄側雙飛翠幕中勿驚留爪去猶冀識吳宮

同獄者嘆獄中無燕　沈佺期

何許乘春燕多知辨夏臺三時欲併盡雙影未嘗來
食蘗嫌叢棘銜泥怯死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

燕巢軍幕　宋之問

非關憐翠幕不是厭朱樓故來呈燕頷報道欲封侯

詠燕　張九齡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雙燕　杜甫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
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歸燕　前人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燕子來舟中作　前人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帖水益霑巾

雙燕離　李白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樹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

燕　張鷟

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

歸燕　武元衡

春色徧芳菲閒簷雙燕歸還同舊侶至來繞故巢飛敢望煙霄達多慙羽翮微銜泥傍金砌拾蘂到荊扉雲海經時別雕梁長日依主人能一顧轉盻自光輝

燕　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晚燕　白居易

百鳥乳雛別秋燕獨蹉跎去社日已近銜泥意如何
不悟時節晚徒施工用多人間事亦爾不獨燕營窠

燕詩示劉叟　前人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饑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燕銜泥　韋應物

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豈
不解決絕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滓銜泥雖賤
意有營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宿翻
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智

莫與齊

賦得巢燕送客　錢起

能棲杏梁際不與黃雀羣夜影寄紅燭朝飛高碧雲
含情別故侶花月惜春分

檐燕　皇甫冉

拂水競何忙傍檐如有意翻風去每遠帶雨歸偏駛
令君裁杏梁更欲年年去

歸燕詞　章孝標

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
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村舍燕　杜牧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牕何處營巢夏將
半茅檐煙裏語雙雙

歸燕　前人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使君
伴黃昏猶待倚欄杆

越燕二首　李商隱

上國社方見此鄉秋不歸爲驚皇后舞猶著羽人衣

拂水斜紋亂銜花片影微盧家文杏好試近莫愁飛
將泥紅蓼岸得草綠楊村命侶添新意安巢復舊痕
去應逢阿母來莫害皇孫記取丹山鳳今爲百鳥尊

空梁落燕泥　趙嘏

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殘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帷卷閒窺戸林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

燕　李山甫

每歲同辛苦看人似有情亂飛春得意幽語夜聞聲
整羽莊姜恨廻身漢后輕豪家足金彈不許汙雕楹

燕　秦韜玉

不知大廈許棲無頻已銜泥到座隅會與佳人並頭
語幾回拋却繡工夫

燕　司空圖

從撲香塵拂面飛憐渠只爲解相依經冬好近深爐
暖何必千巖萬水歸

燕　鄭谷

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
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閑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

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春燕　徐璧

雙燕今朝至何時發海濱窺人向檐語如道故鄉春

空梁落燕泥　顧况

卷幕差池燕常銜濁水泥爲黏朱履迹未等畫梁齊
舊點痕猶淺新巢緝尚低不緣頻上落那得此飛棲

宮燕詞　楊巨源

毛衣似錦語如絃日暖爭高綺陌天幾處野花留不
得雙雙飛向御爐前

賦得早燕送別　李益

碧草漫如絲來去雙飛燕長門未有春先入班姬殿
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今至隨紅蘂昔還悲素扇
一別與秋鴻差池詎相見

洞房燕　張祜

清曉洞房開佳人喜燕來乍疑釵上動輕似掌中回
暗語臨牕戶深窺傍鏡臺糚成正合思莫拂畫梁埃

感事　武瓘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春燕詞　王建

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綠池西家井飛鳴當戶影悠揚一遶簷頭一遶梁黃姑說向新婦女去年墮子汚衣箱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巢在求食愼勿愛高飛空中饑鳶爲爾害辛勤作巢在畫梁願得年年主人愛

燕雛　吳融

掠水身猶重偎風力尚微瓦苔難定立檐雨忽喧歸未識重溟遠先愁一葉飛銜泥在他日兩兩占春暉

燕　王轂

海燕雙飛意若何曲梁嘔嘎語聲多茅檐不必嫌卑陋猶勝吳宮爇爾窠

燕　歐陽澥

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春來燕　杜荀鶴

我屋汝嫌低不住雕梁畫閣也知寬大須穩擇安巢處莫道巢成却不安

春燕　劉兼

多時窻外語呢喃只要佳人捲繡簾大廈已成須慶賀高門頻入莫憎嫌花間舞蝶和香趁江畔春泥帶雨銜棲息數年情已厚營巢爭肯傍他簷

歸燕詞　李建勳

羽翼勢雖微雲霄亦可期飛翻自有路鴻鵠莫相嗤待侶臨書幌尋泥傍藻池衝人穿柳逕捎蝶繞花枝廣廈來應徧深宮去不疑雕梁聲上下煙浦影參差舊地人潛換新巢雀漫窺雙雙暮歸處疎雨滿江湄

新燕　成彥雄

纔離海島宿江濱應夢笙歌作近鄰減省雕梁並頭語畫堂中有未歸人

燕　李中

豪家五色泥香銜得營巢太忙喧覺佳人晝夢雙雙猶在雕梁

燕來　韋莊

去歲辭巢別近鄰今來空訝草堂新花間對語應相問不是村中舊主人

燕　羅隱

不必嫌漂露何妨養羽毛漢妃金屋遠盧女杏梁高野迥雙飛急煙晴對語勞猶勝黃雀在棲息是蓬蒿

燕　徐夤

從待銜泥濺客衣百禽靈性比他稀何嫌何恨秋須去無約無期春自歸鵰鶚不容因自怪棟梁堪庇願相依吳王宮女嬌相襲合整飛毛預奮飛

來鳳詩　宋韓琦

來鳳趨社期翩若天外至徘徊大廈間汲汲營巢意中心有所托自謂得其地銜泥兩吻瘡旦暮不少憩主人愛高堂病爾如疣贅爾巢累膚寸長挺輒摧墜胡爲不識嫌又續前功棄何處無蓬茅自足爲生計不爾卵而覆其禍愈非細余旣傷爾愚竊復探爾志孜孜不忍去欲動主人義萬一憐其勤庶或息我類巨棟旣不撓出處安且貴其能無報乎惟守信無二年年應候來馴狎如兒稚雙雙軒戶前爲君作嘉致不學君家客去就惟勢利微羽一知歸至死不他詣

擬張九齡詠燕　梅堯臣

眇眇雙來燕長年與社違任從新曆改只向舊巢歸
永日當人語輕寒逆雨飛自親梁棟慣不識海鷗機

燕　前人

前村春社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闕不嫌貧屋歸
銜泥和草梗倒翅過柴扉豈比驚丸鳥迎人欲拂衣

又　前人

雙燕銜泥日深堂拂玉琴不教關閣戶乃見主人心
掠水飛殊捷迎風去已禁短書猶可寄聊爾託微吟

燕　宋祁

翬檐文杏暖蘭橑舊巢空石冷休翻雨簾開且待風
飾釵聊伴鳳傳信肯饒鴻欲問張公子蒼琅掩漢宮

燕　王安石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似欲追時
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又　前人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囘

次韻王適新燕　蘇轍

好雨纖纖潤客衣新來雙燕力猶微似嫌春早無人

見故待簾開掠地飛南國花期知不遠中原寒劇未應歸養雛不怕巢成早記取朝朝爲啓扉

雙燕　范成大

底處雙飛燕銜泥上藥欄莫教驚得去留取隔簾看

歸燕　張維

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靑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牆已任風簷下簾幕却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揀杏梁

燕　陸游

春晝花明映柳織燕歸勝事始能兼爭梁誶語驚幽夢掠地斜飛避畫簾雛食得蟲應自喜巢泥經雨更頻添去來要自知時節嘗怪人嘲作附炎

又　前人

初見梁間牖戶新銜泥已復哺雛頻只愁去遠歸來晚不怕低飛打著人

迎燕　葛天民

咫尺春三月尋常百姓家爲迎新燕入不下舊簾遮翅濕沾微雨泥香帶落花巢成雛長大相伴過年華

贈燕　葛起耕

鎭日雙棲向畫梁有時飛去爲誰忙得泥趂暖添芹
壘掠水因風貼柳塘語重喚回芳草夢舞輕時胥落
花香五陵年少傷春恨書繫紅絲擬寄將

元鳥至　王十朋

昆蟲方啓戸元鳥亦知辰去自盲風候來逢化日春
深條煙雨濕廣廈羽毛新故壘尋遺跡雕梁拂舊塵
早鶯宜結友秋鴈不同賓嘉爾能知義無忘舊主人

飛燕　李曾伯

瞥見誰家燕纔驚社日臨洛花移種否喚起故園心

燕雀　夏竦

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
彈任爾啾啾到日斜

燕子　劉子翬

燕子營巢得所依銜泥辛苦傍人飛秋風一夜驚桐
葉不戀雕梁萬里歸

詰燕　戴復古

去年汝來巢我屋梁間汙泥高一尺啄腥拋穢不汝

厭生長羣雛我護惜家貧惠愛不及人自謂於汝獨有力不望汝如靈蛇銜寶珠雀獻金環來報德春風期汝一相顧對語茅簷慰岑寂如何今年來於我絕蹤跡一貪簾幕畫堂間便視我廬爲棄物

燕　嚴羽

巢破春雛半不存銜泥空傍主人門一生巧計輸黃雀飲啄官倉長子孫

燕子樓　文天祥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我遊彭城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田器之燕子圖　金龐鑄

田君才略燕雲客少年累有安邊策悔從筆硯取功名直要橫馳沙漠北塞垣春雪白皚皚東風未放元陰開烏衣之國定何許一雙燕子能飛來三年驛舍安西道眼底鶯花無夢到忽見低飛入短簷此身似向邯鄲覺君居海東我中原相逢乃在窮廬前天涯流落俱爲客感時念遠空潛然長安何限高高閣晝夜風閒開翠幕底事猜嫌不往依甘從此地風沙惡

土人嗜肉無人心一生弋獵誇從禽有巢幸穩勿浪出汝身未必輕千金朝來暮去益狎昵物我相忘情意一但怪重裘積漸添元是西風催社日須知音巧惟鷓鴣忽來坐隅如告辭我方留寓未歸得爲君忍賦傷心詩詩成自述聊爲戲繫足封之亦無意燕已歸飛我未歸刁斗聲中忽驚歲旄頭夜落妖氛收嫖姚獻凱歸神州玉關早喜班超入北海不聞蘇武留君才經世寧終枉幕府須賢來上黨別後歸期兩及瓜人間秋燕十來往沉沉官舍紅芳稀葛衣燕居澹忘機忽聞巧語入簷戶大似相識來相依一飛簷外窺庭樹一上屏山驚不去解足分明得帛書眞是當年留別句天生萬物禽最微固耶偶耶吾不知古道益遠交情醨朝恩暮怨雲遷移當時握手悲別離一旦富貴棄如遺聞予燕歌應自疑愼無示之嗔我譏

籌堂燕（并序）

李俊民

籌堂梁上巢燕將雛幾墮鼠計飛鳴哀訴者久之主人得其情而護焉卒無所害夫甿犢之愛物物皆爾感而爲之賦且以戲克紹

陰陰池館落花泥出入通家獨見知曾遭江上淘河嚇又被巢邊野雀欺且欺且嚇亦不惡奈有鼠輩窺其兒兒方在卵卵何危哀鳴若訴奚勝悲主人能得腹中事百計護持彼毒無所施羽毛養就刀剪齊雌雄相隨引雛飛尋常百姓家汝巢非汝宜春兮來秋兮去莫忘烏衣巷裏時

贈燕

李晏

王謝堂前燕秋風又送歸向人如惜別入戸更低飛海闊迷烟島樓高近落暉不知從此去幾日到烏衣

贈燕

田琢

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

燕子圖

王良臣

相別相尋積歲年人心不及烏心堅塡償恩義三生債分付平安七字篇王謝烏兒疑誕說絡蘭紅線定虛傳何如此段人親見舊話從今不直錢

燕子圖

李獻能

塞上光風已十霜仁心覆護獨難忘當時相送詩仍在此日重來話更長客舍花開新信息雲兜香冷舊昏黃主人得報君知否千古珠璣在錦囊

獄中見燕　王庭筠

笑我迂疎觸禍機嗟君底事入圜扉落花吹濕東風雨何處茅簷不可飛

燕子　李純甫

一別天涯十見春重來白髮一番新心知話盡春愁處相對依依似故人

畱燕　元劉秉忠

銜泥舊燕壘新巢來往如辭曲折勞蝸舍雖微足容爾畫梁爭得幾多高

詠燕　馬祖常

風雨池塘鬬頡頏春來秋去一生忙世間多少寬閒境辛苦營巢傍屋梁

新燕　張弘範

海棠開後月黃昏王謝樓臺寂寂春柳外東風花外雨香泥高壘畫堂新

雛燕　前人

羽毛香潤態含癡睡足雲兜力尚微喚母但能啾喞語戀巢猶倦往來飛薰風庭院簾初捲落日池臺人乍歸白鳳赤龍渾異事爭如隨分著烏衣

燕子行　吳師道

清江朱樓相對開去年燕子雙歸來東風吹高社雨歇一日倏忽飛千回翻身初向煙中沒掠地復穿花底出花飛煙散江冥冥城郭參差滿斜日無情遊子去不還短書寄汝秋風前繡簾不捲春色斷空梁泥墮琵琶絃飛檣冉冉瀟湘浦春盡天涯路修阻一夜相思柳色深獨上樓頭淚如雨

京城燕（京城燕子三月盡方至甫立秋即去有感而作）　葛邏祿迺賢

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來怯清曉河堤柳弱冰未消牆角杏花紅萼小主家簾幕重重垂銜芹却向檐間飛托巢未穩井桐墜翩翩又向天南歸君不見舊時王謝多樓閣青瑣無塵捲珠箔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葉上秋霜薄

燕子詞二首　楊維楨

燕子來時春雨香燕子去時秋雨凉鴛鴦一生不作客夜夜不離雙井塘

燕子樓頭入妾家燕來燕去惜容華祇因韓重相思骨化作湖中並蔕花

睡燕　謝宗可

補巢銜罷落花泥困頓東風倦翼低金屋晝長隨蝶化雕梁春盡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老夢入烏衣路轉迷却怪捲簾人喚醒小橋深巷夕陽西

燕　宋无

銜得香泥去花間日午時玉人方睡起莫訝捲簾遲

題蒲塘雙燕圖爲劉小齋作　成廷珪

昭陽池館晚風微花落巢空去未歸却是蒲塘春水闊年年還傍小齋飛

燕　劉壎

萬里來從海外村定巢時聽語頻頻簾風半捲重門曉社雨初晴二月春尾上繫詩成往事掌中學舞是前身華堂茅屋依然在幾處相逢舊主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五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燕部藝文三（詩詞）

雙燕離　明劉基
賦得燕燕于飛　前人
燕燕于飛　高啓
燕至　前人
雪中燕　楊基
燕　李東陽

燕　徐禎卿
雙燕曲　楊慎
燕　朱訥
和顧汝和玉河見白燕（二首）　汪道昆
燕　袁袠
白燕　顧清
白燕次希大韻　儲巏
白燕　袁凱
白燕　時大本
杏花雙燕圖　王錫爵
恭題皇上所賜白燕梨杏畫扇　趙用賢
應制恭題畫扇　張居正
燕子次杜工部韻　何景明
感燕　金鑾
雙燕離　吳鼎芳
燕至　朱謀㙔
雙燕篇　王廷相
社燕吟　朱應登

燕銜泥　張若羲
綠楊雙燕圖　高棅
空梁落燕泥　皇甫汸
客中見新燕　王恭
題綠柳紫燕圖　王褒
土燕　費寀
燕　吳子孝
春燕　潘之恆
見新燕　陳子龍
詠新燕　郭金臺
送燕（以上詩）　僧實訒
雙雙燕（咏燕）　宋史達祖
踏莎行（春燕）（以上詞）　無名氏
燕部選句
燕部紀事
燕部雜錄
燕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五卷

燕部藝文三（詩詞）

雙燕離

明劉基

雙燕營巢時雙飛復雙語輕盈柳陌風振迅芹塘雨
巢成近繡幃雙宿更雙飛爲蒙主人愛不信有睽違
四月溫風起榴花發紅蘂拾蟲還哺雛出入無停觜
五月敎雛飛繞巢舞烏衣側避蛛絲過斜縈柳線歸
六月雛翼老分飛各自保脈脈傍珠簾依依集蘭橑
世事有轉旋陵谷一朝遷昆明延刼火甲第化歊烟

帶睡驚飛出塵沙兩相失死生不得知嬿婉從茲畢回看舊主人粉黛成灰塵天高雲渺渺海闊波粼粼荏苒朝還暮惸惸向何處毛凋半夜霜淚滴三春露露寒霜又濃憔悴不成容同心諒難隔魂魄終相從

賦得燕燕于飛　前人

小院百花香輕簾雙燕翔影隨春陌近聲入午風長趂蝶迴雕砌銜花赴彩梁空閨朝復暮徒切畫眉傷

燕燕于飛　高啓

燕燕何處飛相見江南路蕡香細雨春柳色芳烟暮纔從箔外歸復向舟前度莫入未央宮身輕有人妬

燕至　前人

初來如報社前春好宿茅檐伴客身莫入江南舊庭院杏花風雨總無人

雪中燕　楊基

燕雪兩差池相兼拂繡幃玉樓迷故壘珠箔見烏衣斜訝銜花落輕疑掠絮飛曉寒人未起還認畫梁歸

燕　李東陽

繡戶朱簾有路岐別時嫌早到嫌遲主家只解憐毛

羽浣盡雕梁不自知

燕　　徐禎卿

風暖池塘得意春水芹煙草一回新傍花掠羽差差
影銜雨歸巢喣喣親眼底興衰王謝宅樓中恩怨綺
羅人閒追往事如相話只有儂家似舊貧

雙燕曲　　楊愼

有鳥名飛燕雄雌自相將飲君玉池水巢君文杏梁
美人當軒坐恐浣羅衣裳請君驅除之君憐不忍傷
雛生八九子嬌愛比鳳凰鳴聲何啾啾聞我庭東廂
習飛還不遠墮墜雙扉傍主人戒盧兒毛羽無摧戕
不啄五株桃不啑五畝糧秋風從西起翩翩向南翔
昔爲黃口兒今爲烏衣郎辭巢謝主人華屋恩難忘
願主壽千歲歲歲巢君堂

燕　　朱訥

三月巢乾雛未成茅堂來往日營營說殘午夢千聲
巧剪破春愁兩尾輕宮柳陰濃金鎖合水芹香細綠
波晴畫欄十二無人倚一半梨花一半鶯

和顧汝和玉河見白燕二首　　汪道昆

杏花桃葉盡芳菲曲水春風半掩扉玉羽乍窺池上影霓裳如舞月中衣畫梁多是無心繞金屋誰同作伴飛囘首鳳笙雲路杳雕籠爭道不如歸

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樹換風神雙飛剪出機中素獨立糚成掌上人月下步搖花有態水邊飄動襪生塵梁園詞客難成賦洛浦相逢總未眞

燕　袁袠

最愛堂前燕高飛忽復低趂風穿柳絮冒雨掠花泥簾影朝雙舞梁塵曉並棲綠窻離思切腸斷各東西

白燕　顧清

海國年年傍社歸春來爭訝羽毛非不經乳穴移仙骨似剪齊紈作舞衣已化玉釵空悵望未消紅縷故依稀月明昨夜風簾動驚起還隨白練飛

白燕次希大韻　儲巏

歸來海國幾陰晴顧影翻疑夢未明莫渚掠迴宜月落秋林辭去著霜輕却愁太潔還多忌所幸同羣不異聲十載長安衣化盡爲渠搖曳轉關情

白燕　袁凱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白燕　時大本

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

楊儀驪珠襍錄曰時大本賦白燕詩呈楊鐵厓鐵厓極稱珠簾玉剪之句袁景文在座曰詩雖佳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之鐵厓擊節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以此得名李獻吉曰白燕詩最下最傳非通論也

杏花雙燕圖　王錫爵

上苑丹葩照五雲乘風紫燕自爲羣乾坤不限陽和色花鳥同娛化日曛對語瓊林頻送喜銜泥瑤圃競尋芬他時還應高禖候百子枝頭祝聖君

恭題皇上所賜白燕梨杏畫扇　趙用賢

春光駘蕩日初長白燕雙飛度苑牆千樹曉霞迷杏豔一簾晴雪泛梨香迴風舞共花爲雨帶月看來羽作裳莫向昭陽營舊壘君王原薄漢宮糚

應制恭題畫扇　張居正

羣芳爛漫吐春輝雙燕差池雪羽飛玳瑁梁間寒色瑩水晶簾外曙光微輕翻玉剪穿花過試舞霓裳帶月歸一自銜恩金屋裏年年送喜傍慈闈

燕子次杜工部韻　何景明

燕子飛時江柳春眼看節序幾囘新亦知社日歸鄉國忍對秋風別主人舒卷不殊羣物理往來寧有百年身空簾寂寞山堂夕惆悵花枝淚滿巾

感燕　金鑾

故園門巷近烏衣但見花開燕子飛一自天涯與相別可憐春盡未知歸綠楊庭院傳聲杳芳草池塘顧影稀何處修梁更堪寄日斜江上倍依依

雙燕離　吳鼎芳

雙燕飛雙飛不隻棲銜春歸柳巷弄水出花溪驚風起雙燕離一雄復一雌一東復一西含啼悲宛轉顧

影復差池青天一萬里遙繫長相思岧嶢桂嶺不可度雲軿日暮迷煙霧秋去春來如可逢寧辭萬水千山路

燕至　朱謀㙔

芳草無數綠雜花相間紅誰將雙燕來一一舞春風

雙燕篇　王廷相

雙燕雙飛尾涎涎入閣穿簾每相見誰家繡幕黃金牀對此躊躇空斷腸春花秋月一回改別去人間復相待遙天遠海不作難年年社日捲簾看蕩子出門如汎梗憔悴孤鸞鏡中影

社燕吟　朱應登

不忍輕飛去低徊繞井欄情知歸計決祗爲別巢難

燕銜泥　張若羲

登君堂仍故巢豈無新居實憚勞

綠楊雙燕圖　高棅

三月白門道垂楊千樹花君看雙燕子飛去入誰家門巷失故壘時來拂枝斜春風更相惜莫與亂棲鴉

空梁落燕泥　皇甫汸

金閨春色早玉關芳信賒人歸飜後燕淚盡每先花戸暗香泥積梁低舞影斜不作雙飛去東鄰王謝家

客中見新燕　　王恭

可憐江上燕幾日到烏衣欲向誰家去多應舊主非落花深巷小喬木畫梁稀自笑天涯別秋風想未歸

題綠柳紫燕圖　　王褒

綠柳夏依依差池元鳥飛蹴花隨別騎銜絮點征衣隋渚晴烟暝章臺夕照微衡門相託久應傍主人歸

土燕　　費宷

利觜穿虛壤卑棲足自支晚歸先認穴春哺亦知時避隼棲林莽隨蟲掠水湄畫梁原不愛於世更何疑

燕　　吳子孝

數見沙頭燕翩翩故傍人定知巢已就偏愛語相親碧樹江波闊烏衣故國春卷簾誰爲汝飄泊數沾巾

春燕　　潘之恒

海燕留空壘逢春幾度歸引雛將唶唶識主故依依解語欺黃鳥謀身尚黑衣莫嫌泥滓汙曾向玉樓飛

見新燕　　陳子龍

春風吹蕙草送汝出瑤臺來往常相並飛鳴何所哀
香泥新歲淺綺戸隔年開况有高樓婦交河戍未迴

詠新燕　郭金臺

舊侶招何處瀟湘路不迷停雲思傍主惜羽欲封泥
廈屋棲難定空梁語暫低健飛先就暖早晚到應齊

送燕　僧實訒

晚稻花香處西風送爾歸路長誰是主社遠漸無依
故壘殘煙斷虛檐落葉稀春來芳草遍莫忘舊柴扉

雙雙燕（咏燕）　宋史達祖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
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
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
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是棲香正穩
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

踏莎行（春燕）　無名氏

花徑爭穿珠簾屢認正逢梅雨芹泥潤畫梁無處可
安巢玉纖爲把花枝襯　社日纔來端陽已近尋巢

爲甚偏遲鈍筭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無眞信

燕部選句

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魏明帝詩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

晉陶潛詩往燕無遺影來燕有遺聲

梁簡文帝詩摘梅多繞樹覓燕好窺簷

陳江總詩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

唐駱賓王詩簷前歸燕並頭棲

蘇頲詩息燕歸檐靜飛花落院閒

李白詩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杜甫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又）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劉禹錫詩遠來同社燕不見早梅花

白居易詩簷空愁宿燕

李紳詩涸魚思雨潤僵燕望雷蘇

李賀詩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酣春

顧況詩紫燕西飛欲寄書白雲何處逢來客

張祜詩雨燕銜泥近風魚咂網遲

宋林逋詩晚燕巢猶濕新篁籜未披

陸游詩新蟬落庭樹癡燕集屏風（又）多事林鳩管晴雨依人海燕度炎涼

燕部紀事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竹書紀年殷商成湯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胷剖而生契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

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注）元鳥燕也以春分來而秋分去

越絕書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漂粟手牘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廐內不得出

値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于馬首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東昌府志燕子冢在縣南五里漢吳王濞搆七國反齊王不同謀被殺既葬燕子銜泥冢上因名

漢書臨江王榮傳榮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香案牘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之中時一鳴翔

漢書五行志元帝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

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曹州志漢丁太后定陶共王妃哀帝母也帝即位後迎居京師以建平二年崩帝爲起陵共皇之園送葬定陶貴震山東及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遣公卿子弟及諸生四彝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其陵二旬皆平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于竃中復令墳塚巍然

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後漢書班超傳超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搜神記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

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鷇于衞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魏志管輅傳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

吳志孫休傳（注）永安六年白燕見於慈湖

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燕以爲神物于是以金爲樊置于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于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宋書符瑞志晉惠帝元年七月白燕二見酒泉

太守索靖以聞

晉中興書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避難于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神仙傳葛元手拍牀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

晉書慕容儁載記儁攻鄴是時燕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竪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隆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

涼州記呂光太安三年白燕遊酒泉郡黑燕列從

荊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翦綵爲燕戴之貼宜春二字

搜神後記沛國有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

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項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二薔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士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齊郡城游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燕隨從無數

元嘉十四年白燕集荊州府門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産丹徒縣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鄉府內內史臧綽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白燕見廣陵南兖州刺史廣陵王誕

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園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見廣陵城南兗州刺史徐湛之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產衡陽王墓亭郎中令朱曠之獲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產京口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見秣陵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通鑑元嘉二十八年魏人破南兗徐豫青冀殺掠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來巢於林木

宋書符瑞志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產南郡江陵民家荊州刺史朱修之以獻甲子白燕二產山陽縣舍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六月甲戌白燕產吳郡城內太守王翼之以獻

三年五月甲申白燕產武陵臨沅民家郢州刺史孔

靈符以聞

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見平昌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白燕見零陵獲以獻

廣弘明集宋劉義隆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過靈鷲寺謂寺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値王者登臨其年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中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衞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截耳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賢奕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衞敬瑜衞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鷙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

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陳書馬樞傳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五年八月上耀軍覽谷見白燕一

太宗永興三年六月京師獲白燕

四年閏月京師又獲白燕

泰常二年六月京師獲白燕

太武太延元年白燕集於盛樂舊都元鳥隨之以千數

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燕見于幷州

八年四月白燕集于京師是月代郡獻白燕

二十三年八月荊州獻白燕閏月正平郡獻白燕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燕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師獲白燕

孝靜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獻白燕

興和二年三月京師獲白燕

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獻白燕

李惠傳惠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于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畱惠笑謂吏屬曰此畱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痛楚理無畱心羣下伏其聰察

宣城記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旣表素質宦途亦通

開元天寶遺事張說母夢有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冊府元龜開元七年十二月岐州獲白燕進之

全唐詩話張九齡在相位有蹇諤匪躬之誠明皇旣在位久稍怠庶政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

爲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吾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勿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于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珍珠船肅宗名祿山飲教宮人進鴆杯祿山將飲會燕銜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

冊府元龜大曆九年十一月癸亥福州獲白燕一獻之

雲溪友議章正字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燕歸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礱礪也其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落句云紅花眞笑白頭人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花芳豔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前輩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位俱不達後五十年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明詹之孫也澥娶婦經旬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詩云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其詞雖爲朝貴稱

羨尚未第爲其詩曰翻翻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摭言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燕離巢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汚穢珊瑚簟不得梁中更壘巢

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

五行志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燕集蕭望之冢

咸通七年涇州靈臺百里戍有雀生燕至大俱飛去

地理志江南道永州零陵郡土貢石燕

雲仙雜記有術士于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

金華子雜編楊琢嘗話在淄青日有一百姓家燕窠

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即掀然出戸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于往歲宰于晉陵琢時爲縣丞云皆目之所覩也

一家燕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處呼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則有火燄亙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窠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越其屋騰空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年皆隳敗焉

冊府元龜晉張籛初仕後唐始在雍州于衙院晝臥

見二燕相鬬鬬畢各銜一錢落于籛首籛嘗祕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太平廣記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卽時又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殭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蓋爲繼偶者所害

孔帖崔文獻居父喪廬有燕更巢共乳

宋史成象傳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于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于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燕百餘集廬中

王直方襍記楊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歲淸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淸談終日歲以爲常元豐間連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

會稱於王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墨莊漫錄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葢爲雌者所毒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于此

乾淳起居注太上倚闌閑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賦詞遂賦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

澹山雜識余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兗守罷遂築室於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丘墟矣

中州集金宣撫使田琢字器之從軍塞外舍中有燕來巢士人不識屢欲捕之琢曲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不去琢悟明日秋社燕當歸此殆爲留別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奇危誰謂烏衣亦北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我處

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爲蠟丸繫其足上又數年爲潞州觀察判官一日坐廨舍之合翠堂忽雙燕至一飛檐戶間一上硯屏諦視即前燕也其蠟丸尚在

珍珠船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疋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太平清話太原王光祿家有白燕一雙其眼如丹比尋常紫燕更雋余輩皆有詩

奉化縣志昔董氏女未笄刺繡南窗二燕巢其上女日飯之編竹以護其巢乳子羽翼成而去明年來女字之如初歷三歲燕去女死又明年燕復來飛遶悲鳴不已女父母告之曰女已死冢在屋側二燕去三日不歸翁媼往視女墓二燕伏死冢上邑人異之故名其鄉曰禽孝鄉

松江府志胥浦鄉周氏有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于蛇蟠明年女卒春燕來周章哀鳴如欲致報家人告以墓所在燕即飛往死于墓前時惟正禪師寓普

照爲作雙燕碑留寺中

龍泉縣志石燕洞有石燕卽今藥中之所用者但雷雨晦瞑之日則出洞羣飛有好事者衝風冒雨以小網得之一鋸爲二二置醋盂中能行動者良

燕部雜錄

詩經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傳）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呑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元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鄭以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狄呑之生

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

管子形勢篇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

莊子山木篇鳥莫智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注）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存焉神德好生故託於神以免禍也襲入也言雖畏人實與人相近入於堂室

列子天瑞篇燕之爲蛤也

韓子喻老篇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

呂氏春秋務大篇孔子曰燕雀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

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

長利篇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

易林燕雀銜茅以生孚乳

山沒丘浮陸爲水魚燕雀無巢民無室廬

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寡位獨處

淮南子主術訓先王之政螟鳴燕降而達路除道

說林訓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新序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

京房易傳賊臣在國厥妖燕生雀雀生燕

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鹽鐵論燕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

論衡狀留篇燕飛輕于鳳凰

博物志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抱朴子釋滯篇採燕巢而求鳳卵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

湘中記零陵郡有石燕遇風雨則飛翔如眞燕風雨止則還爲石江傍沙灘上有之形似蚶而小其實石也或云生山洞中因雷雨則飛出墮于沙上而化爲石今人以催生令產婦兩手各握一枚甚效

述異記精衛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

大唐新語張文成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

酉陽雜俎妾媵有制則曰燕來

譚子化書黃雀之爲物也日遊于庭日親于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元鳥之爲物也時遊于戶時親于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

夢溪筆談世以元爲淺黑色不然也元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謂之元鳥

清波襍志世謂雁爲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蓋亦有雁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于雙曰孤曰雙豈止以耦言之耶

鼠璞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畱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戸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靑瑣高議載唐僖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靑瑣所傳之謬耶

文昌襍錄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爾鷙蟄候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藝苑雌黃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

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卯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飜幕燕驟雨落河魚

海東青鷹之鷙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元歐陽元詞曰鷹房持獵囘車駕郤道海青逢燕怕

閩部疏燕窩菜蓋海燕所築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

田家雜占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

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內草多

紫燕來巢主其家益富此燕與烏燕同類而異凡名曰含胡兒又名黃腰燕子營巢却與烏燕絕不相似余所居村巷有此燕巢者僅二家一巷之最溫潤者亦僅此二家又凡燕巢長及大者主吉祥北向者令人家道興旺更利田蠶也

書傳正誤燕窩俗以爲海味之素食誤也燕窩係銀魚之初生者海燕銜以結窩故曰燕窩

讕言長語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

珍珠船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爲餌

燕銜泥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見艾即避去

燕部外編

田俅子少昊之時赤燕一雙飛集少昊之戶遺其丹書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有二佚女爲之九層之臺飲

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瑯嬛記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于甘泉宮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黃憲外史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憩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爲此遊也徵君聞而怪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魄也是爲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頹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于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蒼黔何燕言息國枌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狷介不敢以徵

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

香案牘鮑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網之則雙履也

梁四公記杰公使羅子春賫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以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于春乘龍載珠還國

太平廣記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术以娛其志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嘆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滌然爲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

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卿獨知道卓然羃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我來日白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俟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化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摭遺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抵一洲其王以女妻之女曰此烏衣國也後榭思歸王命取飛雲車送之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戸榭書一絕繫燕尾曰誤到華胥夢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淚洒春風幾百回燕寄詩去來春復至尾有小束乃女所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燕不飛

瑯嬛記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

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睽車記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津洋衞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于堂家人竊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靚麗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眞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于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續異記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戶外歌曰昔塡夏家塚葺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及尋覓巢中得一白燕其目果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鷺部彙考
鷺圖
詩經周南葛覃　邶風凱風　豳風七月
禮記月令
爾雅釋鳥
山海經北山經　大荒西經
汲冢周書時訓解

方言（釋鳥）
大戴禮記（夏小正）
說文（倉庚鳴）
禽經（鶯別名）
毛詩陸疏廣要（黃鳥于飛）
補禽經（鶯囀）
埤雅（黃鳥）
爾雅翼（倉庚）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鶯部藝文一

鶯賦（有序）　魏文帝
鶯賦　王粲
鶯賦　晉王惲妻鍾氏
曉鶯賦　宋田錫
聞鶯賦　元劉詵
鶯囀皇州賦　明太祖
倉庚賦（有序）　陳子龍
倉庚傳　楊慎

黃鶯　鄭谷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楊巨源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皇甫鏞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許孟容
殘鶯　雍裕之
聞鶯　李虞
詠黃鶯　孫處
和門下武相公春曉聞鶯　王建
春霽花蕚樓南聞宮鶯　楊凌
鶯出谷　劉得仁
鶯　羅鄴
禁林聞曉鶯　陸扆
鶯出谷　張鷺
鶯出谷　劉莊物
鶯　李中
早鶯　僧貫休
鶯聲　羅隱
宮鶯　徐夤

桃竹黃鶯　宋徽宗
金林檎遊春鶯　同前
鶯　劉敞
又　前人
四月聞鶯　張耒
五月聞鶯　范成大
又　前人
鶯　陸九淵
聞鶯　楊萬里
又　前人
又　前人
再和通判直閣立春聞鶯韻　姚勉
鶯　武衍
次韻道卿聞新鶯　周紫芝
賦得上林鶯贈別　元泰不華
又　前人
聽鶯曲　楊維楨
春日聞鶯　羅蒙正

鶯梭　謝宗可
題黃鸝海棠圖　陳旅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明劉基
賦得聞鶯送客　朱恬烄
秋日聞鶯東允治　朱碩爌
聞晚鶯時在圍城中　高啓
聞鶯懷戚學正在滄洲　岑琬
聞黃鸝　吳騏
禁中聞鶯　章懋
京館聞鶯　祝允明
春盡日聞鶯　孫艾
春暮見鶯　石珤
新鶯　屠隆
新鶯　袁凱
黃鶯　李東陽
江頭聞鶯　林應亮
秋鶯歌（以上詩）　僧宗泐
喜遷鶯（詠鶯）　唐毛文錫

黃鶯兒（詠鶯）　以上詞　宋柳永

鶯部選句

鶯部紀事

鶯部雜錄

鶯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六卷

鶯部彙考

釋名

黃鳥（詩經）　倉庚（詩經）

皇（爾雅）　商庚（爾雅）

鵹黃（爾雅）　楚雀（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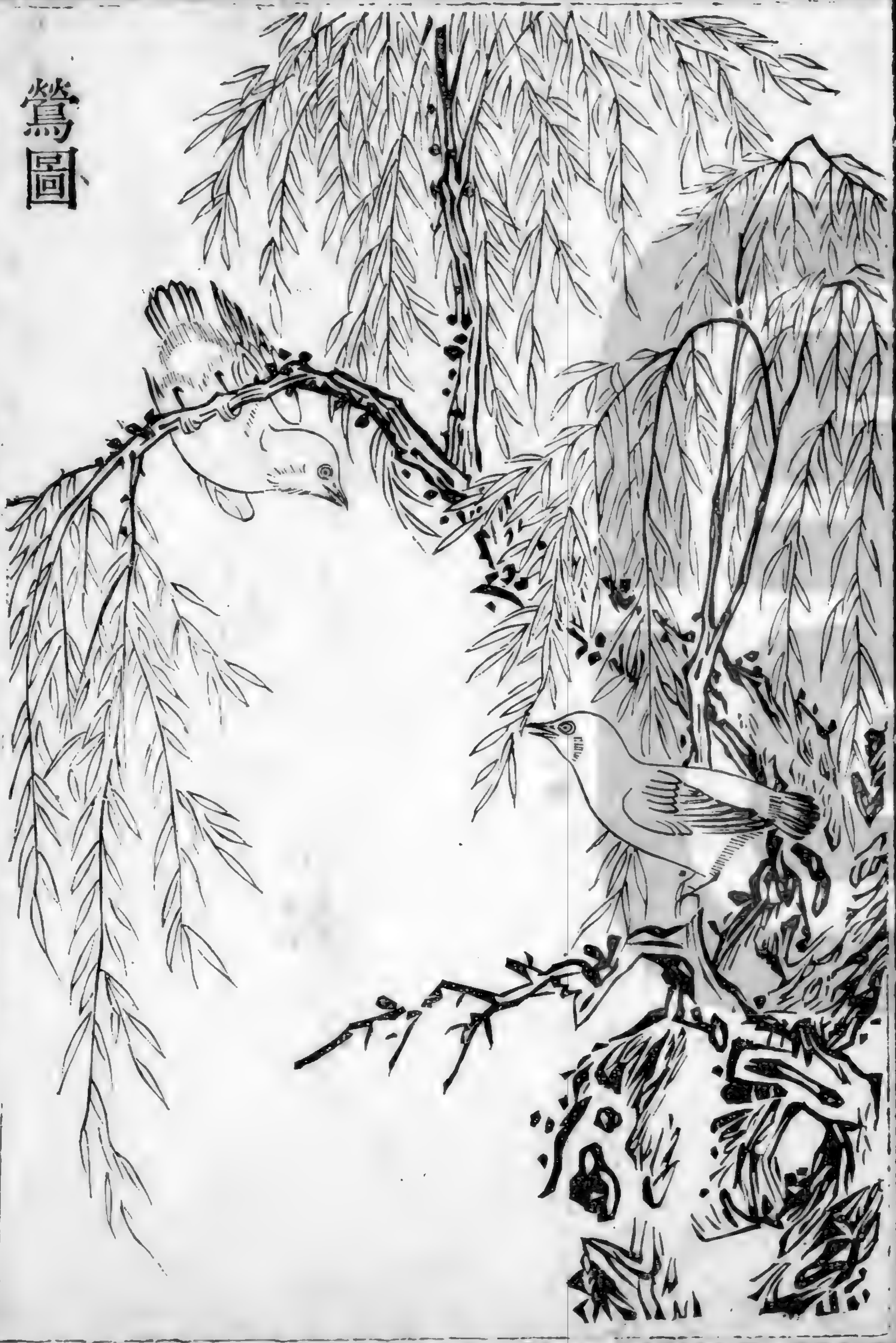
長股（大戴禮記）　離黃（說文）

黃鸝鶹（毛詩陸疏）　黃栗留（毛詩陸疏）

黃鶯（毛詩陸疏）　搏黍（毛詩陸疏）

黃袍（毛詩陸疏）金衣公子（開寶遺事）
黃伯勞（本草）

鶯圖



詩經

周南葛覃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疏）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朱注）黃鳥鸝也

邶風凱風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朱注）睍睆清和圓轉之意（大全）新安胡氏曰黃鳥卽黃鶯其聲清和流轉

豳風七月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正義）倉庚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

禮記

月令

仲春之月倉庚鳴

（注）倉庚鸝黃也

爾雅

釋鳥

皇黃鳥

注 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 疏 舍人曰皇名黃鳥

倉庚商庚

注 即鵹黃也

鵹黃楚雀

注 即倉庚也

倉庚鵹黃也

注 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 疏 即上鵹黃也

山海經

北山經

軒轅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妬

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黃鳥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驚蟄又五日倉庚鳴倉庚不鳴臣不（闕）主

方言

釋鳥

鸝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鶊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大戴禮記

鶬鶊又名商庚鸝黃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

夏小正

二月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說文

倉庚鳴

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禽經

鶯別名

倉鶊鶩黃黃鳥也

今謂之黃鶯黃鸝是也野民曰黃粟留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鶩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

亦曰楚雀

北人呼爲楚雀

亦曰商庚夏蠶候也

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對上文也

色合五方

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

毛詩陸疏廣要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鶹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

格物總論云鶯黑尾觜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埤雅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

補禽經

鶯囀

鶯以喜囀

埤雅

黃鳥

黃栗留也一名倉庚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詩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此賦男女之得以及時而已蓋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則其鳴喈喈者昏姻之時也熠燿其羽非昏姻之時矣以言得及男女之時而已故其序曰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我勞如何卽所謂不忘微賤畏不能趨畏不能極則又以言者不遺微賤也黃鳥亦名鵹黃其色黧黑而黃也鳴則蠶生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蓋爲是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陰陽運祚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倉庚鳴是也

爾雅翼

倉庚

倉庚黃鳥而黑章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名黃鸝留或謂之黃栗流或謂之

黃鶯詩稱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又稱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按禽經稱鶯鳴嚶嚶則詩所言鳥殆謂此故後人皆以鶯名之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从麗又曰鸝必匹飛鴨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比之子于歸者也出谷遷喬之事未見其驗今荊州每至冬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破之則鶯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出谷遷喬之事恐當似此矣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禽經云鸎鳴嚶嚶故名或云鸎項有文故從賏賏項飾也或作鶯鳥羽有文也詩云有鶯其羽是矣其色黃而帶黧故有黃鸝諸名淮人謂之黃伯勞唐元宗呼爲金衣公子

集解

李時珍曰鶯處處有之大於鸜鵒雌雄雙飛體毛黃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間黑眉尖觜青脚立春後卽鳴

麥黃甚熟時尤甚其音圓滑如織機聲乃應節趨時之鳥也冬月則藏蟄入田塘中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始出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穎曰補益陽氣助脾

發明

汪穎曰此鳥感春陽先鳴所以補人時珍曰按山海經云黃鳥食之不妬

鶯部藝文一

鶯賦（有序）

魏文帝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棲息厲清風而哀鳴

鶯賦

王粲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靄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

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于南甍戴勝集乎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

鶯賦

晉王惲妻鍾氏

嘉京都之鶯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頽慕同時之逸豫怨商風之我催

曉鶯賦（以芳天曉景晚聽清音爲韻）

宋田錫

烟樹蒼蒼春深景芳聽黃鸝之巧語帶殘月之餘光金秧菊衣新整乎遷喬羽翼歌喉辯舌鬬成乎一片宮商嘗以清漢云斜東方欲曉華堂靜兮寂寂珠箔深兮悄悄新聲可畫初歷落於花間餘囀彌清旋間關于樹杪宛轉堪聽纏綿有情伊寶柱之清瑟與銀簧之暖笙誰用交奏而成豔聲未若我朧月澹烟之際鶯舌輕清聽者躊躇聞之怡悅若清露之玉佩觸仙衣之寶玦隨步諧音成文中節未若我曉花曙柳之間鶯聲清切美夫藻井霞鮮金盤露圓語因繁兮作默韻將絕兮重連聰背紅燭星稀碧天楚襄王春

夢覺來還應默爾陳皇后香魂斷處寧不依然有時楊柳迴塘梧桐深井聲烟裊兮忽斷意春牽兮自永新篁宿寒芳店朝景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傳入月簾之靜影樓閣輕陰房廊悄深引萬重之芳意成百態之餘吟綠牕夢斷玉鑪殘堪憐俊韻寶帳酒醒清漏淺彌稱清音余以爲春帝之命敷宣詞令鄙桃李之無言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兮善歌可司花於香徑巧緒非一詞端靡定其聲也纍纍然端若貫珠悅春朝之采聽

聞鶯賦　元劉詵

惟太初之賦物兮何萬類之殊能草與木之多態兮固塊然而無情鱗與介之擾擾兮或有情而無聲蛙蚓濁而強聒兮蛩蜩咽而悲鳴雀喧夫朝日之曒兮猿哀夫晨霜之清夫固有厭而棄去兮亦有感而難爲聽咸機籟之不能自已兮孰能槩之以悅心求衆聲之最和兮竊獨喜夫倉庚於時夏日逾永楊蔭彌堤山園暖潤葚熟麥齊樂天宇之肇霽襆野雉而羣飛長廊綠戶疎簾四垂方晝倦而進茶乃據几而拄

頤忽有聲之喈喈復緜緜而若隨感流轉之如圜使于衷之倏怡於是思求友於周雅懷好音於衞詩顧謂童子曰汝豈識之邪其喜而揚者宴賓之鼓簧也其瀏而淸者升仙之吹笙也其紆徐而有餘者魏工之歌纍珠也其足樂夫人之情者韓娥之囘曼聲也凡厥有生罔役於氣茲豈離於羽族獨其聲之迥異豈中心之有加故語言之淸粹將前身之麟鳳長無憾於天地幸及時而爲聲賚吾儕之詠戲因前修之可憐終見貸於俎味諒翺翔於山林誠焉識於淪棄作斯文以爲賞庶足表於儔類

鶯囀皇州賦　　明太祖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乘造化以嬌吟暢流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奇棲碧梧兮侶鳳凰翅翺翔兮與鵬齊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翩翻而罕稀樂鍾山之柱霄漢美巖谷以神怡爾乃笙簧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非有時假天風而流翅俄又斂翼以林枝效織梭而自在亦彷彿以星移若抖擻以摶風疑大火之西馳今也節近淸

和薰風將施養羞於森林深處翫綠陰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思

倉庚賦（有序）

陳子龍

首夏鮮事偃息長林爰有倉庚飛鳴不止予感其文彩聲音有自然之美而不爲羅弋所慕又能應時潛藏類有智者遂爲賦之

當仲呂之嘉月實純和之令時倚榮木而翫志覩文禽之羽儀錫商庚之儁目稟中央之麗姿應餘春以表節鼓惠風而爰嬉穿繁林而弄影振高柯而訴心吭織澤以總翠翼燿燦而輝金旣繽翻於烟幕俄宛轉於花陰擬流黃之綴錦似華星之耀林挂危巢于淸桂含熟果於朱櫻飲霄瀣之夕墜臨霞氣之晨淸入芳條而遍啄繞綺閣而時鳴洵靈羽之婉變庶神聽之和平爾其景暉麗天輕飈拂路萍漲曲池花明密樹葉沃若以凝膏草芊綿而浥露則有嚶嚶競諧交交遠鶱繁聲瑣散淸音迴互態極紆妍情深馳慕爛漫參差飄揚布濩擲傾枝以自憐送緒風而引趣促妙奏於翠幃選嬌歌而暗度若乃渫雲暮起零雨

晝聯冥冥叢篠漠漠平田仵高簷以愁溜眺修樾而迷烟思珍偶之遠隔懷故枝而未還旣悽咽以激楚又縹繚而便娟或曼響而合變或微哢而屢遷囀濃陰之奧屛啼空谷之潺湲是以若歡若怨非徵非商雜沓靡嫚朗徹悠揚媚清淑之晷景扇和陶之盛芳悲士倚杖而不去蠶妾攜筐而內傷莫不覩色徘徊應節徬徨感元造之誕物胡纖翼之鮮燦紀月令於豔陽助周南之泮渙味不充於鼎俎材匪供於服玩本感時而暢音亦羣飛而無憚及乎青女司令元英屆期沙飛大漠葉隕寒涯晚日隱靄朝冰滿枝則熠燿閟跡睍睆歛輝與春燕而同蟄背霜雁而相違類君子之語默識翔集於希微

倉庚傳

楊愼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妬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

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翄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山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嘷者朝啁者夜喙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眯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形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髫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鷙知之鷙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魄于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

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鷙何知鷙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元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而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敎六宮而頒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鮨之妬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智也沉昵之專非周文之制

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愯然側席郗后聞之厭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皤然更爲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鶯部藝文二 詩詞

鶯

唐李嶠

芳樹襍花紅羣鶯亂曉空聲分折楊吹嬌韻落梅風
寫囀清絃裏遷喬暗木中友生若可冀幽谷響還通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李白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烟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

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
宮隨日轉天廻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
茝若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聽宮鶯　王維

春樹遶宮牆宮鶯囀曙光忽驚啼暫斷移處哢還長
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央遊人未應返爲此始思鄉

柳陌聽早鶯　陶翰

忽來枝上囀還似谷中聲乍使香閨靜偏傷遠客情
間關難辨處斷續若頻驚玉勒畱將久青樓夢不成

千門候曉發萬井報春生徒有知音賞慚非皐鶴鳴

賦得春鶯送友人　劉孝孫

流鶯拂繡羽二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銜花向玉墀
翅掩飛燕舞啼惱婕妤悲料取金閨意因君問所思

詠鶯　鄭愔

欲囀聲猶澀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

聽鶯曲　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
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往上林翻下苑緜緜蠻蠻似

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須臾風暖朝日曒流鶯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殘鶯百囀歌

司空曙

殘鶯一何怨百囀相尋續始辨下欲高稍分長復促綿蠻巧狀語機節終如曲野客賞應遲幽僧聞詎足禪齋深樹夏陰清零落空餘三兩聲金谷箏中傳不似山陽笛裏寫難成憶昨亂啼無遠近晴宮曉色偏相引送暖初隨柳色來辭芳暗逐花枝盡歌殘鶯歌殘鶯悠然萬感生謝朓羈懷方一聽何郎閑詠本多情乃知衆鳥非儔比莫噪晨鳴倦人耳共愛奇音那可親年年出谷待新春此時斷絕爲君惜明日鳴蟬催髮白

雪中聞鶯

韓愈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

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和武相公聞鶯聲　　前人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
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鶯出谷　　錢可復

玉律陽和變時禽羽翮新載飛初出谷一囀已驚人
拂柳宜烟暖衝花覺路春摶風翻翰疾向日哢聲頻
求友心何切遷喬幸有因華林高玉樹棲託及芳辰

聞早鶯　　白居易

日出眠未起屋頭聞早鶯忽如上林曉萬年枝上鳴
憶爲近臣時秉筆直承明春深視草暇旦暮聞此聲
今聞在何處寂寞潯陽城鳥聲信如一分別在人情
不作天涯意豈殊禁中聽

春曉聞鶯　　武元衡

寂寂蘭堂曉夢驚綠林斜月思孤鶯猶疑蜀魄千年
恨化作禽寃萬囀聲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李益

蜀道山川心易驚綠窻魂夢曉聞鶯分明似雪文君恨萬恨千愁絃上聲

流鶯　李商隱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鸝　司空圖

不是流鶯獨占春林間翠彩四時新應知擬上屏風畫偏坐橫枝亦向人

黃鶯　鄭谷

春雲澹澹日輝輝宮樹烟深隔水飛應爲能歌繫仙籍麻姑乞與女眞衣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楊巨源

語恨飛遲天欲明殷勤似訴有餘情仁風已及芳菲節猶向花溪鳴幾聲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皇甫鏞

華館沈沈曙境淸伯勞初囀月微明不知台坐宵吟久猶向花牕驚夢聲

和武相公春曉聞鶯　許孟容

碧樹當牕啼曉鶯間關入夢聽難成千迴萬轉盡愁
思疑是血魂哀困聲

殘鶯　雍裕之

花闌鶯亦懶不語似含情何言百囀舌惟餘一兩聲

聞鶯　李虞

玉繩河漢曉縱橫萬籟全收鶯獨鳴能將百囀清心
骨寧止閒牕夢不成

詠黃鶯　孫處

睍睆度花紅間關亂曉空乍離幽谷日先囀上林風
翔集春臺側低昂錦帳中聲詩辨摶黍比興思無窮

和門下武相公春曉聞鶯　王建

侵黑行飛一兩聲春寒囀小未分明若教更解諸餘
語應向宮花不惜情

春霽花萼樓南聞宮鶯　楊凌

祥煙瑞氣曉來輕柳變花開共作晴黃鳥遠啼鳷鵲
觀春風流出鳳凰城

鶯出谷　劉得仁

春風潛啓物動息意皆新此鳥從幽谷依林報早春出寒雖未久振羽漸能頻稍類冲天鶴多隨折桂人樽前喧有語花裏晝藏身若向穠華處餘禽不見親

鶯　羅鄴

暖辭雲谷背殘陽飛下東風翅漸長却笑金籠是羈絆豈知瑤草正芬芳曉逢溪雨投紅樹晚轉宮樓泣舊妝何處離人不堪聽灞橋斜日裊垂楊

禁林聞曉鶯　陸扆

曙邑分層漢鶯聲遶上林報花開瑞錦催柳綻黃金斷續隨風遠間關送月沉語當溫樹近飛覺禁園深繡戶驚殘夢瑤池囀好音願將棲息意從此沃天心

鶯出谷　張鷟

弱質隨儔匹遷鶯正及春乘風音響遠映日羽光新已得辭幽谷還將脫俗塵鴛鸞方可慕燕雀迴無鄰游止知難屈翻飛在此伸一枝如借便終冀託深仁

鶯出谷　劉莊物

幸因辭舊谷從此及芳晨欲語如求友初飛似畏人風調歸影便日暖吐聲頻翔集知無阻聯綿貴有因

喜遷喬木近寧厭對花新堪念微禽意關關也愛春

鶯　李中

羽毛特異諸禽出谷堪聽好音薄暮欲棲何處雨昏楊柳深深

早鶯　僧貫休

何處經年絕好音暖風催出囀喬林羽毛新刷陶潛菊喉舌初調叔夜琴藏雨並棲紅杏密避人雙入綠楊深曉來枝上千般語應共桃花說舊心

鶯聲　羅隱

井上梧桐暗花間霧露稀一枝晴復暖百囀是兼非金屋夢初覺玉關人未歸不堪閒日聽因爾又沾衣

宮鶯　徐夤

領得春光在帝家早從深谷出烟霞閒棲仙禁日邊柳饑啄御園天上花睍睆只疑陪閣鳳間關多是問宮娃可憐鸚鵡矜言語長閉雕籠歲月賒

桃竹黃鶯　宋徽宗

出谷傳聲美遷喬立志高故教桃竹影不使近蓬蒿

金林檎遊春鶯　同前

佳名何拔萃美譽占遊春三月來禽媚嬉娛異衆倫

鶯　劉敞

醉裏春空盡江邊客未歸可憐鳴睍睆似欲訴芳非
珍樹移時語殘花入眼稀離居亦幽獨求友莫相違

又　前人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婭姹不知緣底
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四月聞鶯　張耒

好音終在恥爭先谷外寒多故後遷已過花時亦何
恨不妨夏木綠叅天

五月聞鶯　范成大

桑陰淨盡麥頭齊江上聞鶯每歲遲不及曉風鵯鵊
子迎春啼到送春時

又　前人

一聲飛上最高枝忙殺嘔啞百舌兒老盡西園千樹
綠却嫌槐眼正迷離

鶯　陸九淵

巧囀風臺急筦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頭驚夢無人

心到遼西

聞鶯　楊萬里

雨過溪山淨新晴花柳明來穿兩好樹別作一家聲故欲撩詩興仍添懷友情鶯飛苦難見那更綠陰成

又　前人

曉寒顧影惜金衣著意聽時不肯啼飛入柳陰多處去數聲只許落花知

又　前人

仰聽金衣語偶窺鶯婦巢深穿喬木裏危挂弱枝梢啄葩雙雙子經營寸寸茅何時雛脫殼新哢響交交

再和通判直閣立春聞鶯韻　姚勉

畫角聲中曉喚春依城柳眼又精神試呼臘蟻梅邊酌恰喜朝鶯雪底新幽閣煖融春翠濕上林香動軟紅塵燕樓暗想翻新曲惱破朱櫻一點脣

鶯　武衍

柳外風來恰弄聲瞥然流去一梭輕分明啼斷春愁處風不驚花午院晴

次韻道卿聞新鶯　周紫芝

草長江南春欲闌曉鶯聲在綠陰間定應春恨知公
子故作淸歌學小蠻催盡落花風自煖喚醒愁眼日
長閒隔枝時見黃金羽始信庭柯會解顏

賦得上林鶯贈別　元泰不華

春日陽關道鶯聲滿上林來從金谷曉飛度玉樓陰
柳嫩難分色歌停稍辨音明朝空解語人去落花深

又　前人

春陰苑樹合日出見黃鸝圓聲度繁葉流羽拂高枝
時節苦易變兒經多別離君子貴求友忽懷幽谷悲

聽鶯曲　楊維楨

紫騮踏花雲滿足南陌東阡日馳逐不如幽谷黃衣
郎好音綿蠻出深木鄰家女兒愁別離楊花却傍珠
簾飛樓前關山人未歸奈何奈何啼黃鸝

春日聞鶯　羅蒙正

旭日明臺榭微風散綺羅樹陰凉翠合鶯轉落紅多
閴寂懷人處間關奈爾何嶺南天氣好二月已淸和

鶯梭　謝宗可

自織春風金縷衣穿紅度翠往來飛柳堤晴捲絲千

尺花塢橫拋錦萬機時見枝頭捎蝶去不愁壁上化龍歸羞同杼軸勞紅女一擲遷喬願有違

題黃鸝海棠圖　陳旅

二月園池蜀錦殷多情宮鳥喜來看上林春色濃於酒莫把黃金鑄彈丸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明劉基

日上高城柳影齊風軒臨水看鶯啼初來木杪鳴相應稍入花間聽却迷芳草自深勾踐國行人猶隔禦兒溪思家每恨無輕翼可對鶯花不憯悽

賦得聞鶯送客　朱恬烷

隔市炊烟曙色遲小城初霽客來時嬌鶯嚦嚦啼芳樹不解東風有別離

秋日聞鶯東允治　朱碩熿

秋鶯嚦嚦雨如絲曉入西園獨聽時囘首綠楊搖落盡數聲還上萬年枝

聞曉鶯時在圍城中　高啓

昨歲聞孤囀綠陰山院行今朝寢齋雨重聽獨含情西澗多喬木何爲亦到城

聞鶯懷戚學正在滄洲　岑琬

我有故人在滄洲思之不見心悠悠木蘭爲楫沙棠舟南來鼓櫂乘中流嚶嚶好鳥如相求載飛載止鳴不休願以盟言結綢繆爲余一洗離居愁何以報之青琳球

聞黃鸝　吳騏

高柳千株暗黃鸝復此遊鬱葱深不見睍睆互相求碎語傳清曉春風繞畫樓樓中有少婦獨宿迴含愁

禁中聞鶯　章懋

禁苑花深晝漏遲鶯聲遙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縷却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攲枕處瑣闈吟罷倚闌時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京館聞鶯　祝允明

天風吹出掖垣聲瀏亮緱山午夜笙錯認閶門折楊柳一時飛夢滿江城

春盡日聞鶯　孫艾

正愁春去對春風忽聽鶯啼碧樹叢無數飛花向簾幕將愁盡入一聲中

春暮見鶯　石珤

百花開盡見鶯流一囀能添數種愁巧舌傍人何太苦春光隨水已難留心驚陌上誰家笛夢破城南少婦樓柳色萬行聽不斷莫牽詩思到揚州

新鶯　屠隆

初來閣外弄春暉上下花間試學飛小語未全調玉管薄寒深自護金衣龍池萬柳栖應怯紫殿千門見總稀九十韶華愁易老啼殘紅藥綠陰肥

新鶯　袁凱

芳樹何年到西園夢裏鶯不須重聽汝只是舊時聲

黃鶯　李東陽

柳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烟雨未分明

江頭聞鶯　林應亮

江頭烟柳拂梢低無數新鶯相喚啼繚繞穿花清旭外間關刷羽綠陰西鶯聲柳色自年華却在寬閒野水涯空將律呂隨飄絮枉對紅芳惜落霞幾羣爭得上林春繡翮黃冠碧玉翎瑤臺似奏調鸞韻錦樹如

懸雜珮聲秦女停箏摹別調燕姬罷吹按歌屏太液池宜春苑鳳輦乘春行近遠總多百鳥寂無聲喚取三春鶯欲晚胡爲淸影在江鄉巧囀微吟斷客腸淒凉不受黃金彈搖蕩羞羈玳瑁梁

秋鶯歌

僧宗泐

千林入秋露氣淸林中尚有黃鶯聲似與羣蟬爭意氣東林飛過西林鳴向來春風花滿城柳條拂地如長纓緜緜蠻蠻斷復續千人萬人側耳聽高樓半醉客闌觥停吹笙白馬貴公子挾彈不敢驚此時胡爲不喜聽奈何節序移人情只合深藏緘爾口亦有妬爾金衣明反舌無聲良已久伯勞布穀俱潛形秋鶯秋鶯爾能翩然入幽谷老翁歌詩送爾便覺心和平

喜遷鶯（詠鶯） 唐毛文錫

芳春景曖晴烟喬木見鶯遷傳枝隈葉語關關飛過綺叢間　錦翼鮮金毳軟百囀千嬌相喚碧紗窗曉怕聞聲驚破鴛鴦暖

黃鶯兒（詠鶯） 宋柳永

園林晴晝春誰主暖律潛催幽谷暄和黃鸝翩翩乍遷芳樹觀露濕縷金衣葉映如簧語曉來枝上綿蠻似把芳心深意低訴　無據乍出暖烟來又趁遊蜂去恣狂蹤跡兩兩相呼終朝霧吟風舞當上苑柳濃

時別館花深處此際海燕偏饒都把韶光與

鶯部選句

宋謝莊詩夭桃春莫發春鶯旦夕喧

梁沈約詩春風宛轉入細枝時鶯顧慕聲合離

唐王勃詩繁鶯歌似曲疏蝶舞成行

杜甫詩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又畱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又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

戴叔倫詩送客添新恨聽鶯憶舊遊

白居易詩憑鶯爲向楊花道絆惹春風莫放歸又只愁花裏鶯饒舌飛入宮城報主人

溫庭筠詩還似昔年殘夢裏透簾斜月獨聞鶯又殘芳荏苒雙飛蝶曉睡朦朧百囀鶯又斜掩朱門花外鐘曉鶯時節好相逢

趙嘏詩暖鶯春日舌難窮枕上愁生曉聽中

韋莊詩雨燕入樓飛風鶯移樹囀

宋歐陽修詩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

蘇軾詩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闈深

元馬祖常詩蕩槳波浮鴒裁衣粉妬鶯

明楊愼詩欄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

瞿宗吉摸魚兒柳浪聞鶯凭闌處兩兩金梭拋競緜蠻巧語如訴銀屏記豆紅牙按提起去年遊興君莫聽君不見歌樓多少新翻令鳳笙同韻好留取長條渭城朝雨重與故人贈

鶯部紀事

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沉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異苑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

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雲仙雜記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楊夔止妬論梁武帝郗后性妬或言倉庚爲膳療妬遂令茹之妬果減半

玉堂閒話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喙乃取雛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江南通志金鸎池在鎮江府丹陽縣圃宋夏竦初爲丹陽邑掾一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於地發之得金鸎二其母取瘞之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爲池

鶴林玉露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一卒探取其子

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鶯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是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卒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爲杖此卒而逐之

猗氏縣志明萬曆二十四年黃鸝巢於張嵩村喬侍御園檜樹巢以紙結絡莫辨端緒兩巢八翼各哺四雛人咸異之

澤州志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力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不知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水不能入

鶯部雜錄

詩經秦風黃鳥章交交黃鳥止于棘（注）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豳風東山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注）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

小雅出車章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小雅黃鳥章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

綿蠻章綿蠻黃鳥止于丘阿（注）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

易林堅冰黃鳥常哀悲愁不見甘粒但見藜蒿數驚鷙鳥爲我心憂

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

黃鳥悲鳴愁不見星

尚書故實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與

補禽經說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亦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

鷺部外編

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黃鳥於巫山司此元蛇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七卷目錄

鶴部彙考

鶴圖
詩經（豳風東山）
爾雅（釋鳥）
博雅（釋鳥）
禽經（鶴石）
毛詩陸疏廣要（鶴鳴于垤）

酉陽雜俎（鶴井）

埤雅（鸛）

爾雅翼（鸛）

雚經（象乳　別名　國言　形表　鳳徵　性組　影孳　鶴母　烝雍　孕瑞　陣容　罡師　羽霸　丹稗　方笠　薹臣　斿貢　帝拾）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骨氣味主治　腳骨及嘴主治　卵主治　屎主治）

鸛部藝文（詩）

鸛　宋文同

垤鸛　僧守仁

鸛部選句

鸛部紀事

鸛部雜錄

鸛部外編

鳶部彙考

鳶圖

詩經（小雅四月　大雅旱麓）

爾雅（釋鳥）

春秋緯（運斗樞）

春秋繁露（郊語）

博雅（釋鳥）

禽經（鳶）

酉陽雜俎（鴟飲　鶻生）

續博物志（鳶鳴）

補禽經（鴟顧鳶鳴）

通志（昆蟲草木略）

埤雅（鳶）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鴟頭修治　氣味　主治　肉主治　骨主治　附方）

鳶部藝文一

馴鳶賦　唐王勃

馴鳶賦　盧照鄰

鳶賦　宋薛士隆

鳶部藝文二（詩）

與劉伯宗絕交詩　漢朱穆

射鳶　魏劉楨

鳶奪巢　唐韋應物

病鴟　韓愈
飛鳶操　劉禹錫
鳶部選句
鳶部紀事
鳶部雜錄
鳶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七卷

鸛部彙考

釋名

鸛（詩經）　鶝鶔（爾雅）
鸛鷒（爾雅）　婧羿（爾雅注）
冠雀（華嶠漢書）　鵾雞（穆天子傳）
背竈（博雅）　皁帔（博雅）
負釜（毛詩陸疏）　皁裙（毛詩陸疏）
黑尻（毛詩陸疏）　瓦亭僊（清異錄）

負金（元池說林）　早羣（合璧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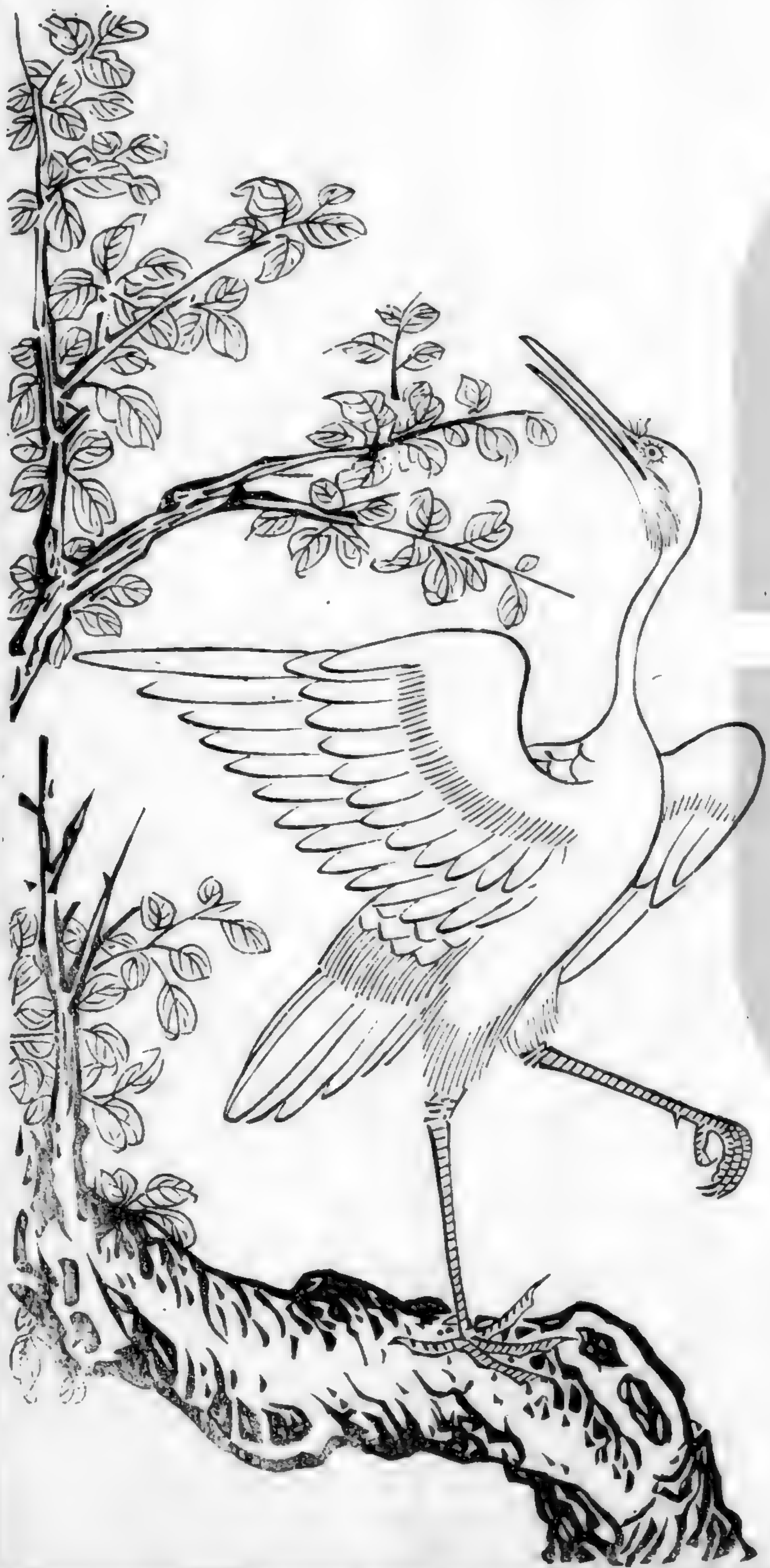
鸞鳥（雚經）　烏童雚（雚經）

烏尾雚（雚經）　灰鶴（雚經）

羽霸（雚經）　烏鸛（雚經）

白鸛（雚經）

鸛圖



詩經

豳風東山

鸛鳴于垤

（傳）垤螘冢也（正義）此蟲穴處輂土爲冢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朱註）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穴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

爾雅

釋鳥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註）或說曰鸛鷒鶝鶔一名媠羿（疏）鸛鷒一名鶝鶔按字書云媠古以爲解惰字羿古之善射者此言鳥捷勁雖羿之善射亦解惰不敢射也故以名云郭圖讚云鸛鷒之鳥一名媠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

博雅

釋鳥

背竈阜帔雚雀也

禽經

鸛石

覆卵則鸛入水

鸛水鳥也覆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毈取礜石周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眞物也

毛詩陸疏廣要

鸛鳴于垤

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按詩攷異字云鸛鳴于垤說文云小爵也想卽爾雅所謂鸛鷒鶝鶔也郭圖讚云鸛鷒之鳥一名婧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逄蒙縮手養由不睨此鳥捷勁異常與本草意義不合不知伯厚何據

酉陽襍俎

鸛井

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

埤雅

鸛

鸛形狀略如鶴其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卽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叻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絚縛其巢鸛則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喜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作巢大如輪卵如三升杯擇礜石以嫗卵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毈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煖巢中礜石爲眞物也又泥其巢一傍爲池以石宿水今人謂之鸛石飛則將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飼其雛俗說鵲梁蔽形鸛石歸酒又曰礜石溫鸛石涼故能使卵不毈水不臭腐也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垤蟻塚也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

地將雨有見於下鸛鳴于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必如期故婦嘆于室也且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永路之難也則於是時遇雨爲尤苦故詩人道此以序其情而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禽經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仰鳴則晴是有見於上也俯鳴則陰是有見於下也夫文雚見爲觀蓋取諸此拾遺記曰鸛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鳥以禳却火災

爾雅翼

鸛

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別名黑尻皁裙負釜背竈以背尾翅黑爲名也木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畜魚其中以哺其子故楊震有鸛銜三鱣魚墮講堂以爲升進之象也巢中水有礜石養之故不竭得之者可爲藥用性好旋飛古者有鵝鸛之陣今江南謂羣鸛旋飛爲鸛井惟鶴亦然其旋飛必以風雨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天之將雨則蟻封土爲垤而鸛又鳴其上則零雨其濛

者至矣此思婦所以爲歎也然見人探其子則捨去能致數十里旱以其羣飛激雲雲散雨歇故也禽經曰鸛生二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鷃言萬物之相變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於天說者以爲鸛者別於鶴也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鶴感於陽故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鸛生鶴者巽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今人通呼鸛爲鸛鶴說文則以鳴于垤者爲鸛鸛小鵲也與毛詩說異

雚經

象乳

文象聿與爰倣鳥蹏沮誦倉頡作大慧觀八九既還極妙窮實斯殊體矣

蔣德璟曰鸛贅雈誤雈非雀妖今从古文作雚

別名

一名鷭羿見爾雅注一名鵾鷄見穆天子傳注一名冠雀見華嶠漢書一名負釜見陸璣疏一名負金以其喜負日飛日色如金見詩考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見陸璣疏一名旱羣以天旱則羣飛見合

璧事類亦名皂帔見博雅

國言

於方則北荒謂之老雚亦曰鸛烏南京通語曰雚河南謂曰雚兒陳魏之間亦曰皁帔自關而西謂之冠雀浙江蘇松之間或曰烏童雚福建謂之烏尾雚兩粵之會郊曰灰鶴出新會

形表

祿鬋修頸皓身黑翅赤脚皂帔胷釜背竈短尾高大類鶴而頂不丹

雚不善唳喙相戛而鳴鳴則反頸擊喙其鳴轉搖其頸聲如砧聲

陶貞白論雚有兩種似鶴而巢樹者曰白雚黑色曲頸者曰烏雚

東莞記雚毛灰白二種粵西名灰鶴

鳳微

天老曰鳳象雚顙鴛思

蔣德璟曰庶鳥四千五百鳳王之雚得鳳之顙曰羽霸

性組

雚善飛搏其飛也奮層霄上落處不知幾千里

日札曰雚善符

考異郵曰雚鴒者飛行屬之陽外裔之鳥穴居於陰也

短脚多伏長脚多立雚夜棲亦立

水鳥味圓善唼陸鳥味銳善啄雚陸鳥也而生涯於水

雚以喙鳴

禽經震爲鶴陽鳥巽爲雚陰鳥故鶴知夜半雚知風雨

雚仰鳴晴俯鳴陰鳩雄鳴晴雌鳴陰

埤雅雚知天蟻知地

魚出水而鼈神守之蟻出垤而雚喜鳴之

影孳

雚影苑蝦蟆聲苑

雚影交鶴聲交

鶴母

鸛生三子一爲鶴

炁珤

鵲梁蔽形鸛石歸酒

禽蟲述鸛擇礜石嫗卵以助暖營小池養魚以飼雛

孕珤

鸛卵如三升杯

鶴卵易得鸛卵難求以爲杯直千金

陣容

風后有鸛鵝之陣

鸛好旋飛旋飛必雨古法以爲陣

罡師

鴽書印開穴以出蠹而鼠竊之鳩步罡轉石以出蛇而鸛如之

鸛能以喙書符作法

羽霸

爾雅鸛鷒鶝鶔射之銜矢射人

鸛遺火畢方銜火

諺云鸛巢莫覩神維白虎

丹稗

淮南畢萬術曰天雄雚貽日行千里

抱朴子雚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方筌

神農本經雚骨味甘無毒主鬼蠱諸疰毒五尸心腹疾

陶隱居曰宜用白者

雚骨有小毒殺樹木禿人毛髮沐湯中下少許髮盡脫亦更不生

虀臣

野菜譜老雚觔二月采之熟食亦可作虀

斿貢

鳳陽府歲辦雚翎四千根

帘招

酒譜曰樹雉之招者利倍鳶之招者倍差雚之招者倍三

蔣德璟曰貝寉諸經未嘗策事筍海棠之譜策事又何哤雜也雚事上泝圖紀近迄聖代天眞則伯

天水羽佛祖則達摩尸婆臆採未奢諧怪斯貴迺若須江邑瑞應在石梁惇史可徵璟不敢諱而不列唯農經緝於方筌偏蓀訓於鞮史灾占編於異緯事岐派分無取殺置若其儉紕俟博雅焉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鸛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陸璣詩疏有皁君諸名

集解

陶弘景曰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今宜用白者

寇宗奭曰鸛身如鶴但頭無丹項無烏帶兼不善唳止以喙相擊而鳴多在樓殿吻上作窠嘗日夕觀之竝無作池養魚之說

李時珍曰鸛似鶴而頂不丹長頸赤喙色灰白翅尾俱黑多巢於高木其飛也奮於層霄旋遶如陣仰天號鳴必主有雨其抱卵以影或云以聲聒之禽經云鸛生三子一爲鶴巽極成震陰變陽也震爲鶴巽爲

鸛也

正誤

陳藏器曰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散雨也其巢中以泥爲池含水滿中養魚蛇以哺子鸛之伏卵恐冷取礜石圍之以助煖氣

李時珍曰寥郭之大陰陽升降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區區微鳥豈能以私忿使天壤赤旱耶况鸛乃水鳥可以候雨乎作池取石之說俱出自陸璣詩疏張華博物志可謂愚矣

骨氣味

甘大寒無毒

陳藏器曰有小毒入沐湯浴頭令髮盡脫更不生也又殺樹木

主治

鬼蠱諸疰毒五尸心腹痛

甄權曰亦可單炙黃研空心暖酒服方寸匕

李時珍曰千金治尸疰有鸛骨丸

脚骨及嘴主治

陳藏器曰喉痹飛尸蚘虺咬及小兒閃癖大腹痞滿並煑汁服之亦燒灰飲服

卵主治

李時珍曰預解痘毒水煑一枚與小兒啖之令不出痘或出亦稀出活幼全書

屎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天弔驚風發歇不定炒研半錢入牛黃麝香各半錢炒蠍五枚爲末每服半錢新汲水服

鸛部藝文 詩

鸛

宋文同

常惡靜時梟鷙不驚飽處蝦魚與我閒正相似問爾樂復何如

垤鸛

僧守仁

垤鸛何翩翩頗與鶴同類秦人羅致之憐愛無不至固無警露姿實有乘軒貴羽毛已鮮澤習性亦驕恣秦人旣鶴呼鸛亦鶴自謂忽逢浮丘伯借之乘謁帝長鳴玉陛前帝怪鸛音異敕令擊殺之下充膳夫饋

浮丘報秦人秦人方自媿爲誠畜禽家畜禽辨眞僞

鸛部選句

唐杜甫詩江鸛巧當幽徑浴

宋蘇軾詩壇欲斂鸛鵝軍

鸛部紀事

穆天子傳天子之鸛雞飛八百里（注）河伯以爲禮禮穆王者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城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注）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陣名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

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任州郡

還冤記晉張祚爲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立張元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忽有鶴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卽於巢所害瓘

宋書五行志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爲司徒百僚陪位有一野鶴集太極鴟尾鳴呼少帝景平二年春鶴巢太廟西鴟尾驅去復還

藋經梁元帝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藋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

元池說林周弘正子思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鶴爲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之乃向縱之鶴也背負一金串卸於地串上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後果然故呼鶴爲負金

隋書五行志後齊武平七年有鶴巢太極殿又巢幷

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烏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雚經貞觀七年制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爲屈伸首尾廻互象魚麗鵝雚樂工披銀甲執戟而舞

朝野僉載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宰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爲趁蛇鸛

冊府元龜貞元十一年八月潞州獻白鸛

閒燕常談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鸛翎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平陽府志鸛雀樓蒲州西南城上舊在黃河中高阜時有鸛雀棲其上故名

雚經太平興國八年帝清心殿讀書自巳迄申有蒼雚飛止殿鴟尾逮掩卷去帝怪之宰相宋琪曰昔楊震講間冠雀銜三鱓墮庭亦符斯應

王荊公好解字說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

之觀卦卽是老雚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迺悟其戲

張廣年紹定中署某縣譙樓巢雚中弋帶箭造庭哀鳴若訴廣年閱箭首得弋人姓名拘懲之鶴乃退

松江府志劉璧知華亭日有鶴集堂前悲鳴類有所訴者劉顧而言曰豈非爲人毀汝巢或取汝子乎鶴俯首而聽立遣左右物色之鶴隨以往至普照寺鶻吻聲愈切乃惡少年挾彈斃其雛而鶴悲譟不已寺僮厭其喧聒遂併巢毀之左右還鶴亦隨至劉曰我知之矣便當爲汝追治亦不動少項捕少年及僮到庭下各杖之然後振翼飛鳴而去

羣鶴旋飛江淮謂爲鶴井鶴飛成井必有風雨若探巢取其子則一方致旱嘉靖辛亥歲雲間大風拔木鶴巢墜地有子不損老人侯姓者取護之鶴巢成負去其後侯老得疾氣絕矣鶴銜一草如箸置其口老人復活或曰此東海祖洲不死草也

揚州府志明嘉靖初徐司訓覯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

百盤旋烈焰之上若快心者

明隆慶初王令汝言署樓有鸛孤危壘巢不就公爲架木承之鸛生雛公報陞瀕行公囑鸛善護爾雛吾去而戕之者至矣鸛即日銜巢飛去不知所往

平湖縣志了塵萬曆己未托鉢過長福寺廢址見一鸛鳴翔於上詢知故寺也了塵擊柝募建每蓑笠盤坐其處風雨無輟而鸛亦留止不去居民異之爰共樂助越五月告成

常德府志李光學知直隸興化縣存心仁厚政尚德化廳前東鸛乳雛三已而雌雄暨二雛皆飛去其一折翅獨留光學取而藥之愈亦飛去後光學病思食鮮魚忽有鸛銜一鯿置於庭烹食之病愈人以爲仁厚之報

雚經高郵雙雚棲南樓上人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雚羣偕一雄與共巢若媒之者竟日弗偶遂皆飛去雌雚忽攢嘴入巢隙倒掛而死人爲樹烈雚碑

蕭山縣文廟鸛屢結巢結東則東齋登第結西則西齋登第輒有驗始信爲瑞鳥也

鸛部雜錄

續博物志聒抱者鵂鶹鸛鵲也

清異錄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巢故或有呼瓦亭仙者

蠡海集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鸛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

兼明書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日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斂及

於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於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也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垤是蟻上於冢則鸛鳴竟於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珍珠船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鸛部外編

拾遺記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恤死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幸君德故來禳却此火君宜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聚水巢上也

萑經達摩說法百鸛聞經

鳶部彙考

釋名

鳶（詩經）　鵅（爾雅）

鵙老（爾雅）　狂（爾雅）

茅鴟（爾雅）　萑（爾雅）

老鵵（爾雅）　盧休（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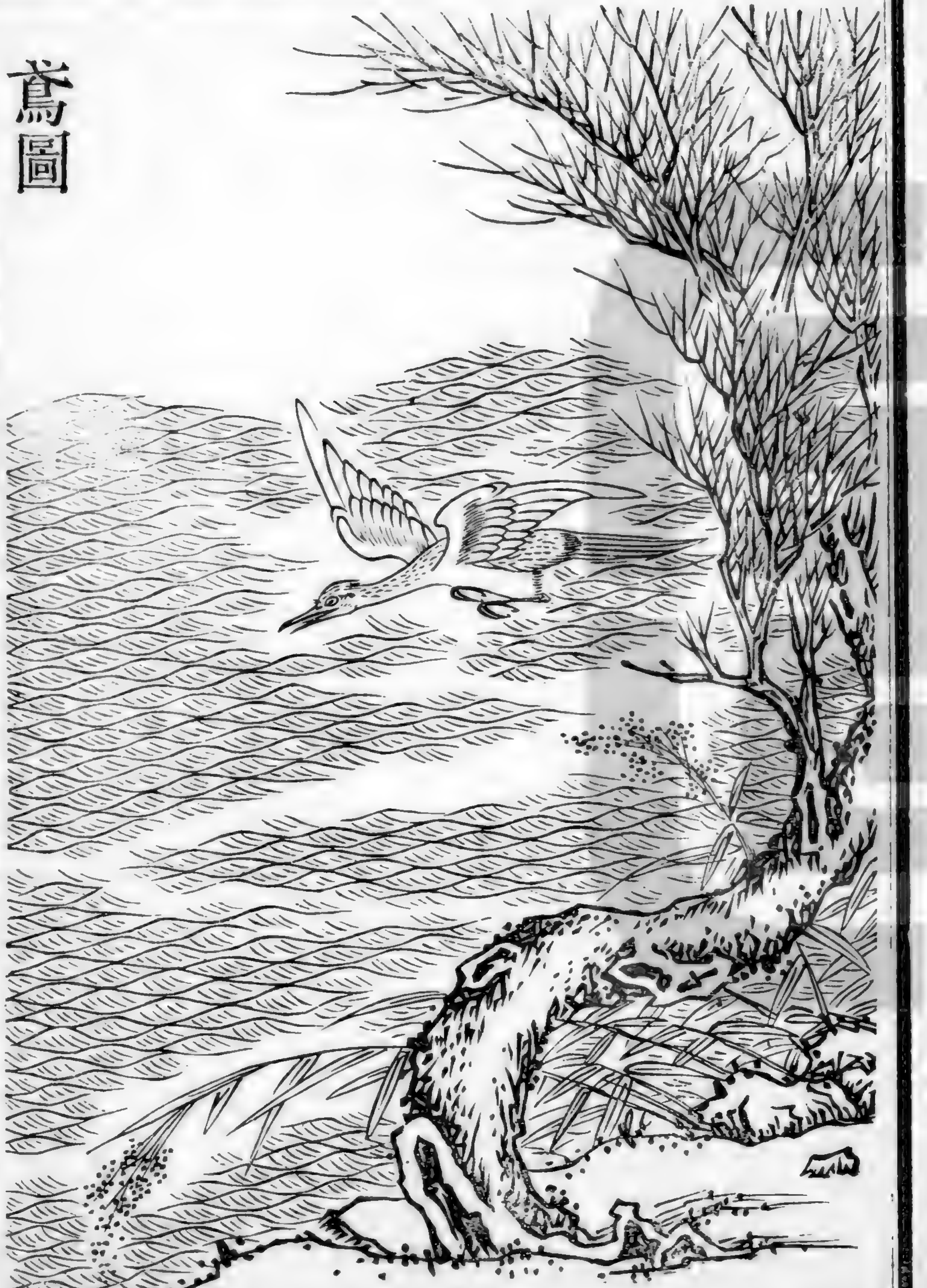
鴟（博雅）　鵬（博雅）

句喙鳥（通志）　擊正（本草）

題肩（本草）　阿黎耶（本草）

老鴟（本草）

鳶圖



詩經

小雅四月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

（朱註）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

大雅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正義）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喻惡人遠去（朱註）鳶鴟類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也

爾雅

釋鳥

鶨鵙老

（注）鴾鶨也俗呼爲痴鳥（疏）鶨一名鵙老字林云勾喙鳥（按通志以勾喙鳥爲鴟類）

狂茅鴟

注今鴟鴞也似鷹而白疏茅鴟一名狂

萑老鵵

注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疏老鵵一名萑

鳶烏醜其飛也翔

注布翅翱翔疏鳶鴟也鴟烏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

春秋緯

運斗樞

玉衡星散爲鴟

春秋繁露

郊語

鴟羽去眛（一作眯）

博雅

釋鳥

盧休鶜鵄鷈䳂鵄老鵵也

禽經

鳶

鳶不擊而貪

鳶鴟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鳶飛戾天鮑照曰寒鴟嚇雛

風翔則風

注 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酉陽雜俎

鴟飲

世俗相傳云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鵂生

相傳鵂生三子一爲鴞

續博物志

鳶鳴

朝鳶鳴即大風

補禽經

鴟顧鳶鳴

鴟以貪顧

鳶以饑鳴

通志

昆蟲草木略

鶨爾雅曰鵙老鶨音象郭云鴝鶨也俗呼癡鳥字林云句喙鳥按此蓋鴟類能捕雀句喙目圓黃可畏如拳大小者尤俊

埤雅

鳶

釋鳥云鳶鳥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鳶鴟也摩風回翔故其飛也翔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鈍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以况君子作人之盛今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鴟尾而製柁言古之人仰觀俯察取材於物以成舟楫之利如此庾桑子曰人實鴟義而有國鴟貪殘之鳥善抄盜人詩曰爲梟爲鴟說文曰鳶从屰於上爲屰鳶飛戾天故从屰也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鴟鳶二字篆文象形一云鴟其聲也鳶攫物如射也隼擊物準也鷂目擊遙也詩疏云隼有數種通稱爲鷂雀鷹春化布穀爾雅謂之茅鴟齊人謂之擊正或又曰題肩爾雅云鸇負雀也梵書謂之阿黎耶

集解

陶弘景曰鴟卽俗呼老鴟者又有鵰鶚並相似而大時珍曰鴟似鷹而稍小其尾如舵極善高翔專捉雞雀鴟類有數種按禽經云善摶者曰鶚竊元者曰鵰骨曰鶻瞭曰鷂展曰鸇奪曰鵟又云鶻生三子一爲鴟鶻小於鴟而最猛捷能擊鳩鴿亦名鶻子一名籠脫鸇色靑向風展翅迅搖搏捕鳥雀鳴則大風一名晨風鵟小於鸇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掇也一名鷂子又月令二月鷹化爲鳩七月鳩化爲鷹莊子云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皆指此屬也隼鶻雖鷙而有義故曰鷹不擊伏隼不擊胎鶻握鳩而自暖

乃至旦而見釋此皆殺中有仁也

鴟頭修治

陶弘景曰雖不限雌雄雄者當勝用須微炙不用蠹者古方治頭面有鴟頭酒

氣味

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段成式云唐肅宗張后專權每進酒寘鴟腦於內云令人久醉健忘則鴟頭亦有微毒矣

主治

別錄曰頭風目眩顛倒癇疾

肉主治

孟詵曰食之治癲癇時珍曰食之消雞肉鵪鶉成積

骨主治

李時珍曰鼻衂不止取老鴟翅關大骨微炙研末吹之出聖濟總錄

附方

癲癇瘈瘲飛鴟頭三枚鉛丹一斤爲末蜜丸梧子大每酒服三丸日三次（千金方）

旋風眩冒鵰頭丸用鵰頭一枚炒黃眞蔄茹白朮各一兩川椒半兩炒去汁爲末蜜和丸梧子大每酒下二十丸（聖惠方）

鳶部藝文一

馴鳶賦

唐王勃

海上兮雲中青城兮絳宮金山之斷鶴玉塞之驚鴻謂江湖之漲不足憩謂宇宙之路不足窮終銜石矢坐觸金籠聲酸夕露影怨秋風已矣哉何氣高而望闊卒神頹而智殯徒鶩迹於儇遊竟纏機於俗網未若茲禽猶融泛想慙丹丘之麗質謝青田之逸響與道浮沈因時俯仰去非內懼馴非外奬夫勁翮揮風雄姿觸霧力制烟道神周天步鬱霄漢之弘圖受園

庭之近顧質雖滯於城闕策已成於雲路陳平負郭之居韓信昌亭之遇似達人之用晦混塵濛而自託類君子之含道處蓬蒿而不怍悲授餌之徒懸痛聞弦之自落故爾放懷於誕暢此寄心於寥廓

馴鳶賦

盧照鄰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觜距足以自衛毛羽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含紫陽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惆悵彭門之東旣而摧頹短翮寥落長想悒蒙莊之見欺哀武溪之莫往進謝扶搖之力退慙歸昌之響腐食多懼層巢無象屈猛性以自馴抱愁容而就養於是傍跳德門言棲仁路不踐高粱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鳴雞於月曉侶羣鵲於星暮狎蘭砌之高低翫荆扉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檐而徑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燕鳴舞均乎獨鶴乍哨聚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荷大德之純粹將輕姿之陋薄思一報之無偕欣百齡之有託

鳶賦

宋薛士隆

嗟萬彙之叢夥慶稟天而自性或同類而殊時亦異情而一命惟孤鳶之挺質兼鷹隼之神俊凜凌烈之宏厲颺飛揚以時奮眞鷙鳥之英標而搏扶之匪迅者也豈皇蒼之好德毒鵰鶚之靡仁損威稜於搏擊餘毛羽之形存忍癡腸之屢空曠爪吻其徒云彼燕雀之何知唧啁喧乎大廈但拳如之文鷂蹇桀然爲何者鶻孔微而云讐顧匪甘乎乃下相彼翎之文著觀聘瞿其矍落六翮翽其招搖上且憑於無莫何嗜樂之卑汚食孔甘於腐璞含血飲而毛茹牲體陳而肉攫睢盱漫其何以耿含靈之是度茲有以得侮於羣雛而爲禽之彼薄也走觀物之資性渺百生之誠一彼目狠以競戰蒙虎皮而羊質舞獅人之爲詐陣象轟其駭逸匪葉公之知畫覩降龍而心失曾不如小鳥之知不視形而忘實也慨高飛之軒翥遠翺翔於寥廓振衣裳其楚楚爽精神之卓犖毋爲是鳶識而鷹章近取輕於烏鵲

鳶部藝文二（詩）

與劉伯宗絕交詩　　漢朱穆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欖
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塡腸滿膆嗜欲無極
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
各自努力

射鳶　　魏劉楨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天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僊
發機如驚猋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

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鳶奪巢　唐韋應物

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常自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鸇野鶻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生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病鴟　韓愈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較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命運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饑來傍堦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飛鳶操　劉禹錫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風煙游鵾翔雁出其下慶雲淸景相廻旋忽聞饑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俯啄無聲猶屢顧靑鳥自愛玉山禾僊禽徒貴華亭露撲鷇危巢向暮時毰毸飽腹蹲枯枝游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鳶部選句

陳徐陵詩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

北周庾信詩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

唐李白詩轉背落雙鳶

杜甫詩東走窮歸鶴南征盡站鳶

陸龜蒙詩晴鳶爭上下意氣苦淩漫

李咸用詩淺茅鳴鬬雉曲栟嘯寒鳶

宋蘇軾詩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又）老檜作花眞強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又）晴空仰見浮海

蜃落日下數投村鳶

陸游詩水面饑鳶有墮聲

鳶部紀事

新論禍福篇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

周禮夏官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註）鄭鍔曰射鳥氏之設又非爲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賓客軍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敺之其所敺者特烏鳶而已蓋烏鳶之爲物翔於野外而下食烏能汙人鳶善鈔物於人所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敢乘便攫拏或

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不敺而遠之若夫賓客會同軍旅之時非唯有殺牲告神之禮畏其汙也亦以爲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賈氏曰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陣之事故須敺鳥鳶

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飮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淮南子人間訓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

家

續博物志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見巢爇盡墮地中有三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鳶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韋能生皇子也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漢書王莽傳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東觀漢記馬援征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勳諫鵠曰夫緤食鷹鳶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

北史秦王翰傳翰子儀儀子纂纂弟良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鴟都將

周書竇熾傳魏孝武卽位茹茹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嘆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匹

皇甫遐傳遐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

周回五十餘步穽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鵄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

隋書崔彭傳彭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爾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投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

酉陽雜俎中宗景龍中名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鈞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攂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相傳鵲生三子一爲鴳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

眞鵽腦酒鵽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因話錄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名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去名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敎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却係敎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文獻通考乾符六年夏鴟雉集於偃師南樓及縣署

劉向說野鳥入處宮室將空

光啓二年正月閿鄉湖城野雉及鳶夜鳴

三年十月慈州仵城梟與鴟鬬相殺

宋史宗室傳德昭子惟吉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爲奇獸瑞禽賜之

五行志建炎四年正月丁巳金人圍陝州有鳶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金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

鳶部雜錄

禮記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

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易林怒非其願因物有遷貪妬腐鼠而呼鴞鳶自合失餌倒被困患

抱朴子雜應篇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罡炁故也

鹽鐵論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之鴟嚇鵷鶵乎

續博物志視鴟制柁

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

譚子化書虎居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饑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

鳶部外編

列僊傳季仲甫夜臥牀上或爲鴟鳥後至沓縣巨山上候北風當飛渡南海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後更留三年自云往崑崙山

異苑河內司馬元引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爲鳶

獨異志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

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八卷目錄

鴇部彙考
鴇圖
詩經（唐風鴇羽）
禮記（內則）
毛詩陸疏廣要（肅肅鴇羽）
埤雅（鴇）
爾雅翼（鴇）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肪主治）

鴾部選句

鴾部紀事

鴾部雜錄

鶵部彙考

鶵圖

爾雅（釋鳥）

禽經（鶵）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鶵部選句

鶵部紀事

鳩部彙考

班鳩圖

鳲鳩圖

鶻嘲圖

詩經（衛風氓　曹風鳲鳩　小雅四牡　小宛）

禮記（王制　月令）

爾雅（釋鳥）

山海經（西山經　北山經）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淮南子（天文訓）

方言（鳥雜釋）

博雅（釋鳥）

禽經（鳲鳩）

毛詩陸疏廣要（鳲鳩在桑　宛彼鳴鳩　翩翩者鵻）

續博物志（鳩鳴）

埤雅（鳲鳩　鶻鳩　鵻）

爾雅翼（鳲鳩　隹鳩　鶻鳩）

本草綱目（班鳩釋名　集解　鳩肉氣味主治　發明　血主治　屎主治　青雛集解　肉氣味主治　鳲鳩釋名　肉氣味主治　脚脛骨主治　鶻嘲釋名　集解　肉氣味主治）

禽蟲典第二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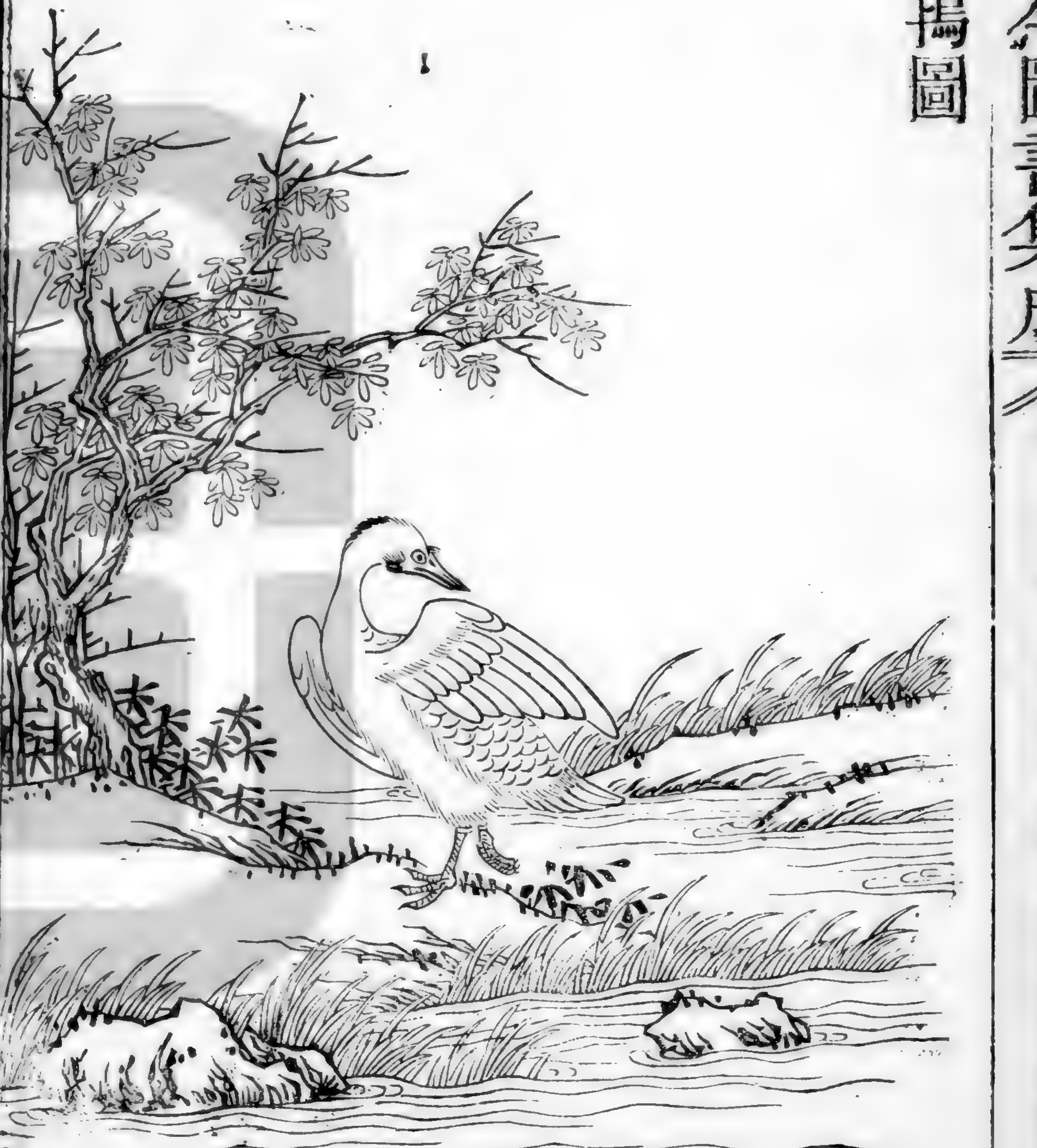
鴇部彙考

釋名

鴇（詩經）　鴻豹（易林）

獨豹（埤雅）

鴇圖



詩經　唐風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朱注）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禮記　內則

弗食鵠鴞胖鴇奥

（注）鵠或爲鴇也（疏）奥謂脾肶謂藏之深奥處不可食爲不利人也

毛詩陸疏廣要

肅肅鴇羽

鴇鳥似鴈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

埤雅

鴇

郭璞曰鴇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遇鷙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悉脫說文曰肉出尺胾焦貢易林曰文山鴻豹肥腯多脂蓋言此也閩諺曰鴇無舌兎無脾蓋鴇無舌連蹄性不木止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肅肅鴇翼集于苞棘肅肅鴇行集于苞桑言鴇無舌性不木止又其飛肅肅勞苦然其於苞栩苞棘苞桑也尚得以其類集聚衆羽而成翼聚衆翼而成行今君子無所於愬下從征役又不得養其父母則鴇之不如也說文曰𠤏相次也从七从十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𠤏詩曰鴇行以此故也段氏曰鴇鴨亦齡

爾雅翼

鴇

鴇者今之獨豹也以鴇爲豹聲之訛爾鴇亦水鳥似鴈而無後趾上林賦曰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咸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是也鴇羽之詩言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喻鴇之集於苞栩苞棘苞桑蓋水鳥而木棲既失其常是又無後趾尤非所以有託於木者可謂不得其所矣投成式云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糞著毛悉脫今鴟之毛能落衆羽然其鷙烈足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鴇乃水鳥不以勢稱而鷙鳥爲之落羽此類之不可推者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羅願云鴇有豹文故名獨豹而訛爲鴇也陸佃云鴇性羣居如鴈有行列故字從午午相次也詩云鴇行是矣

集解

李時珍曰鴇水鳥也似鴈而斑文無後趾性不木止其飛也肅肅其食也齕肥腯多脂肉粗味美閩語曰

鴇無舌兔無脾或云純雌無雄與他鳥合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禮記不食鴇奧奧者膍胵也深奧之處也

主治

正要曰補益虛人去風痹氣

肪主治

李時珍曰長毛髮澤肌膚塗癰腫

鴇部選句

宋謝朓詩田鵠遠相叫沙鴇忽爭飛

梁王僧孺詩青葭集輕鴇

唐顧況詩鵷鴻翔鄧林沙鴇飛吳田

明劉基詩水暖菰蒲沙鴇集月明洲渚榜人歌又樸樕有枝寒集鴇梧桐無葉夜啼烏

鵠部紀事

遼史耶律海思傳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詣闕命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帝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檢如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行曠野射鵠帝大笑擢宣徽使

景宗本紀乾亨二年閏月庚午有鵠飛止御帳獲以祭天

聖宗本紀統和四年夏四月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

淀諸將校各以所俘獲來上奚王籌寧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鴇祭天地

鴇部雜錄

詩經鴇羽章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

湘素雜記古語云鴇無舌其說信然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訴矣故詩以鴇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

賢奕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鴇考之鯧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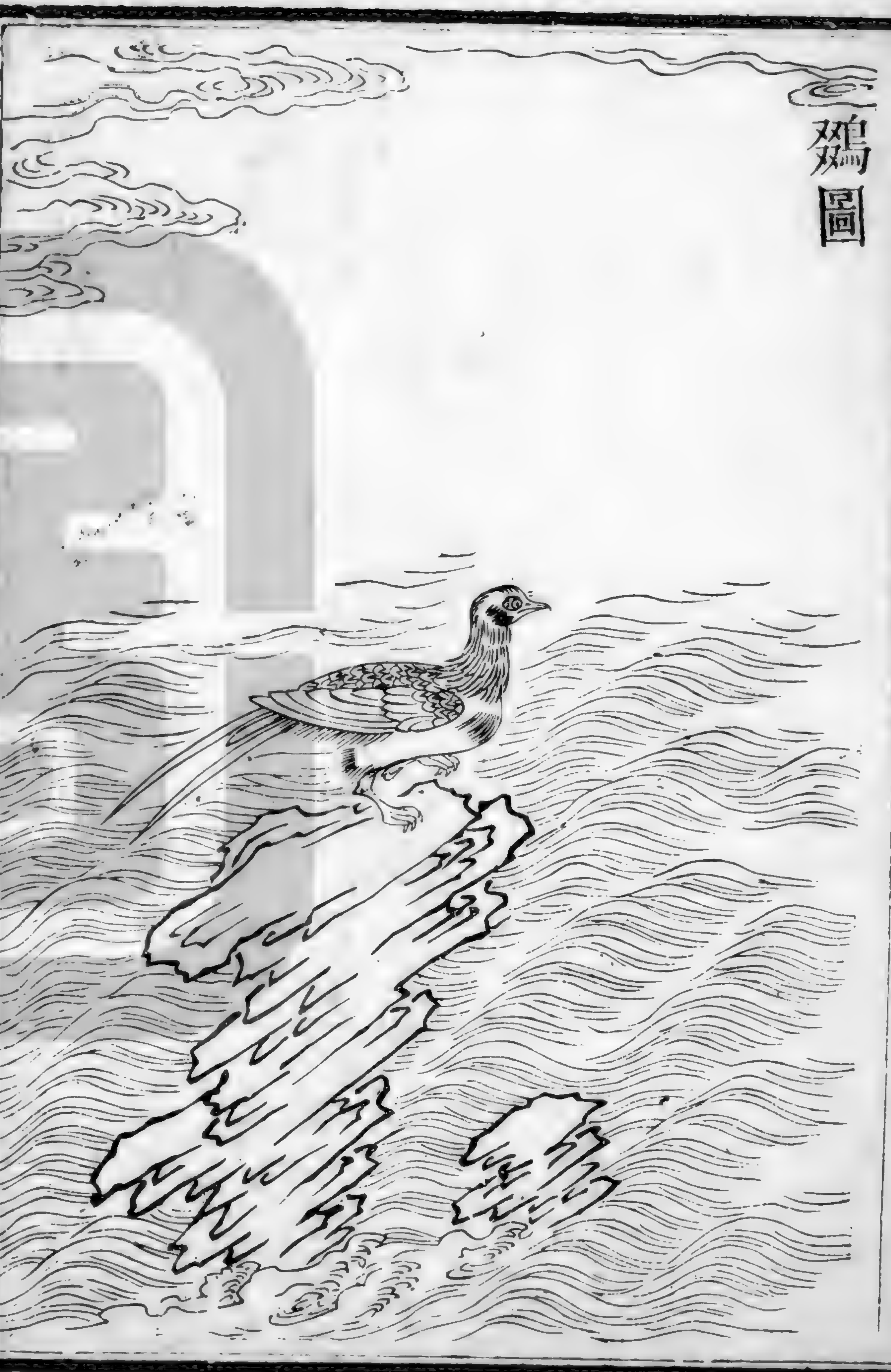
鵽部彙考

釋名

鵽鳩（爾雅）　寇雉（爾雅）

泆泆（爾雅）　突厥雀（唐書）

鵽圖



爾雅

釋鳥

鵽鳩寇雉

（注）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趾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疏）寇雉一名鵽鳩

寇雉泆泆

（注）卽鵽鳩也

禽經

鵽

奪曰鵽
如鶉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鵲如攘奪也

鵽雌前雄後
鵽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本草綱目

釋名

陳藏器曰雀從北來當有賊入邊人候之故名李時珍曰按唐書云高宗時突厥犯塞有鳴鵽羣飛入塞邊人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則突厥必入寇已而果然案此卽爾雅鵽鳩寇雉也然則奪寇之義亦由此矣

集解

陳藏器曰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李時珍曰莊周云青鵽愛其子而忘其母

肉氣味

甘熱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補虛暖中

鷄部選句

魏曹植七啓山鷄斥鷃珠翠之珍

晉張協七命晨鳧露鵠霜鷄黃雀

鵽部紀事

唐書突厥傳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溫傅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鵽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

五行志調露元年鳴鵽羣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北悉墮地而死視之皆無首

文獻通考開成二年秋突厥雀自塞北羣飛入塞

宋史五行志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鳥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

商水縣志明崇禎六年沙雞來形似鳩而貓蹄不能樹棲羣飛有聲民間爭以火照取而食之

許州志崇禎六年秋殺雞來形似鳩而小似鶉而大土色兔蹄不能樹棲人呼爲殺鷄自西北來羣以萬計續過不絕至冬流寇渡河

臨淮縣志崇禎六年有鳥名寇雉鳩身兔蹄飛如兵戈之聲自北入南

確山縣志崇禎六年癸酉冬十月有鳥如鳩足爪相並如尖靴形羣飛白晝其聲豇豇棲沙地不食粟食沙名曰沙雞是月寇渡黃河犯汝郡

汝州志崇禎六年冬流寇渡河南十二月十六日抵魯城下弗尅有番鳥自北來每羣萬餘羽如燕足似鼠

河南府志崇禎七年鵽鳩至或曰鸚鶀也其鳥黧身連爪狀甚可憎千百成羣夜宿於地數日而絕

太和縣志崇禎七年有鵽鳩自北來至滁按此鳥出北漠唐開元中入內地一次即兆突厥犯邊鳥至此處寇即隨之民相搶鬬故時人呼爲奪鳩狀如鳩可食至是忽從界首至滁州人爭食之忽散去不一年闖賊大掠於和及滁而止

西平縣志崇禎十年秋有鳥形如鳩黧身禿足自北而南千萬爲羣晝飛夜宿於地莫識爲何鳥後考本草云寇雉其性憨急羣飛此鳥出主兵亂

鳩部彙考

釋名

鳩（詩經）　鳲鳩（詩經）

搏穀（禮記注）　祝鳩（春秋左傳）

鶻鳩（春秋左傳）　隹其（爾雅）

鳺鴀（爾雅）　鶌鳩（爾雅）

鶻鵃（爾雅）　鴶鵴（爾雅）

楚鳩（爾雅）　鷽鳩（莊子）

布穀（方言）　結誥（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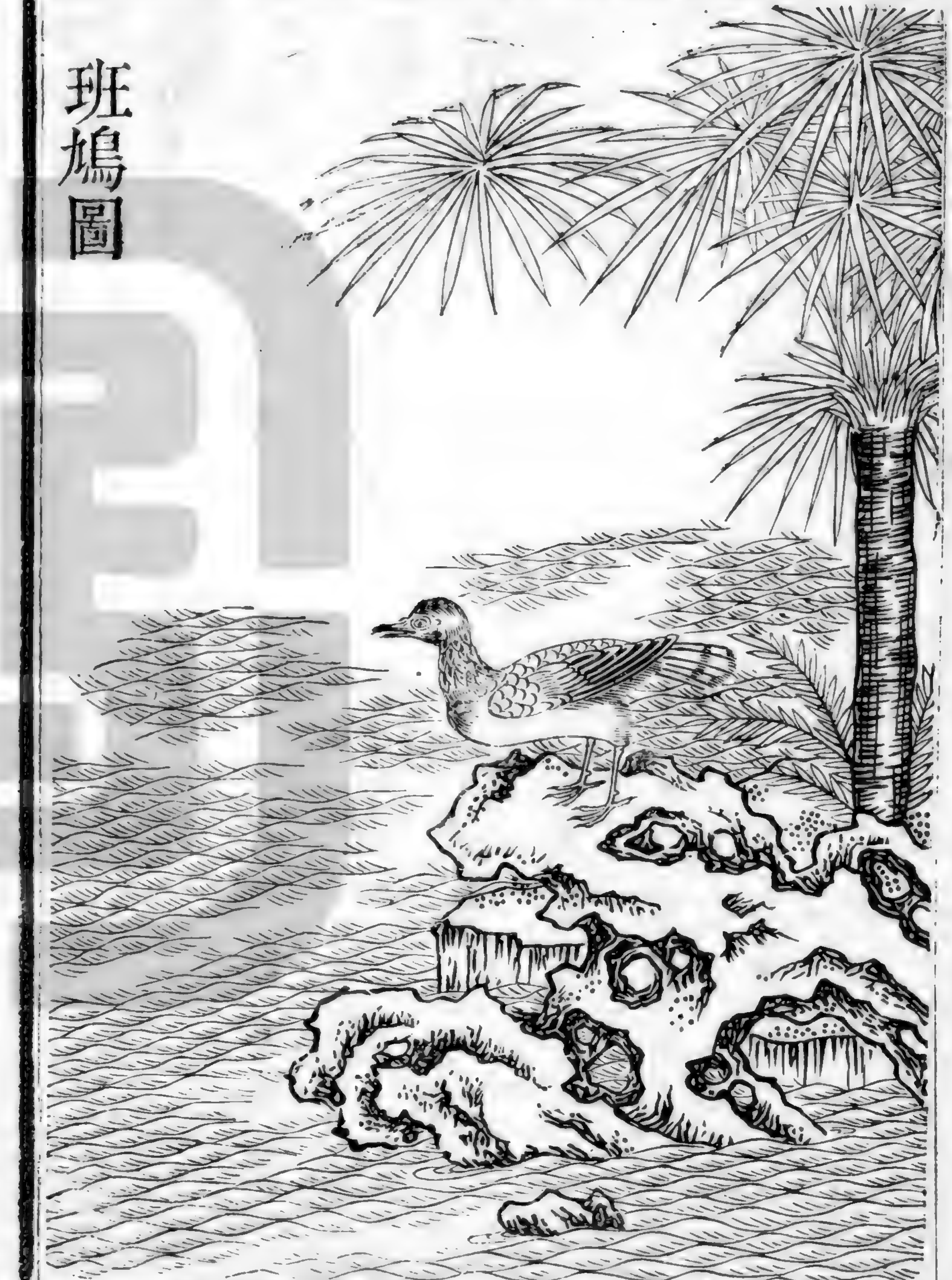
擊穀 方言
鵖鷎 方言
鸊鷎 方言
鳻鳩 方言
鴓鳩 方言
鶻鵃 方言
戴南 方言
戴鳻 方言
服鶝 方言

穫穀 方言
鵴鳩 方言
鷄鳩 方言
鵗鳩 方言
僬鳫 方言
戴鵀 方言
鶩鸅 方言
戴勝 方言
鵖鶝 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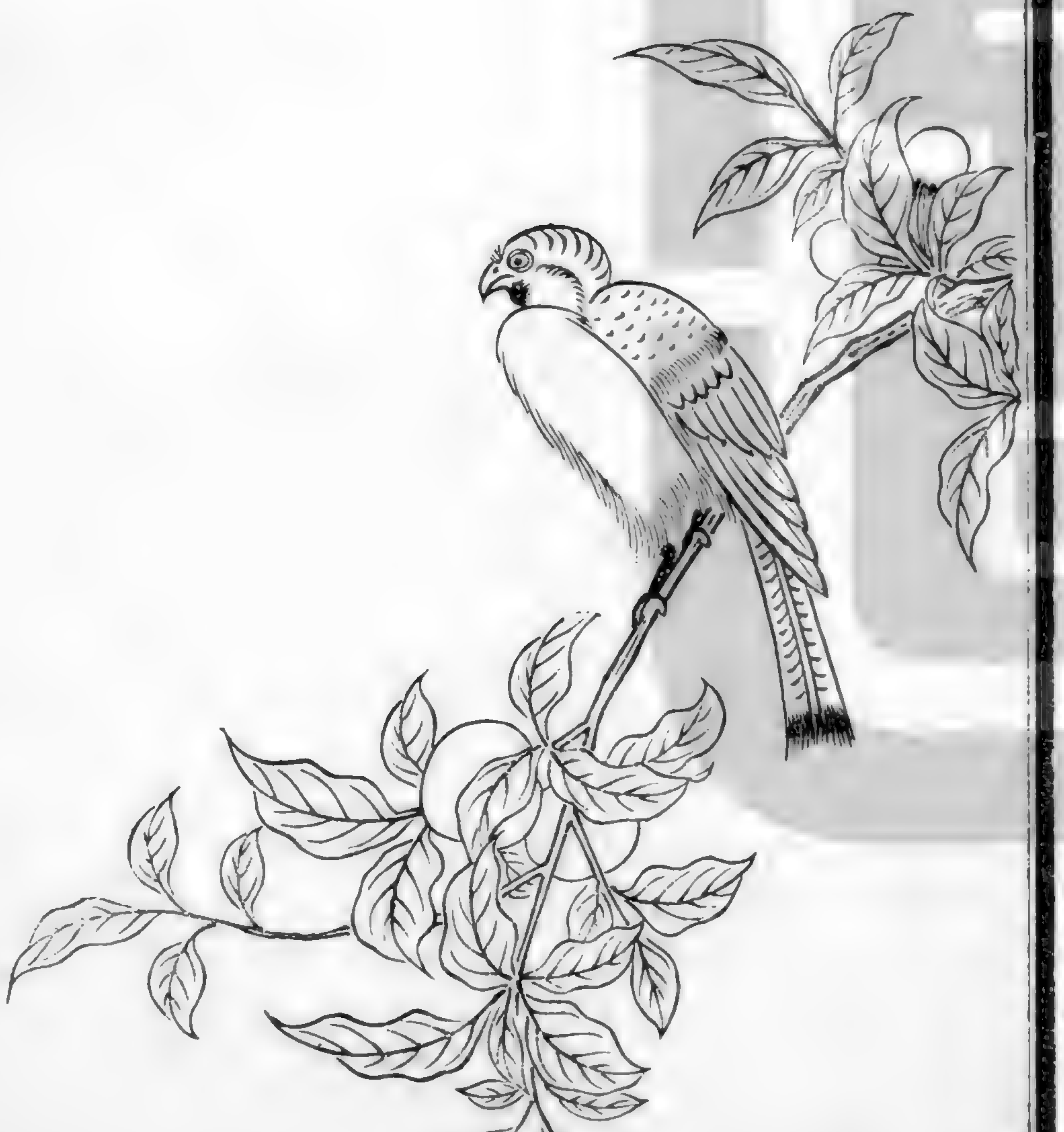
鴃 方言
鳻鳩 博雅
桑鳩 毛詩陸疏廣要
鴡鳩 毛詩陸疏廣要
荊鳩 埤雅
撥穀 爾雅翼
孝烏 爾雅翼
黃褐侯 本草綱目
青鵻 本草綱目

鶉 博雅
班鳩 禽經
鵻鳩 毛詩陸疏廣要
搏黍 埤雅
乳鳩 埤雅
鶌鵃 爾雅翼
糠鳩 本草綱目
斑鵻 本草綱目
錦鳩 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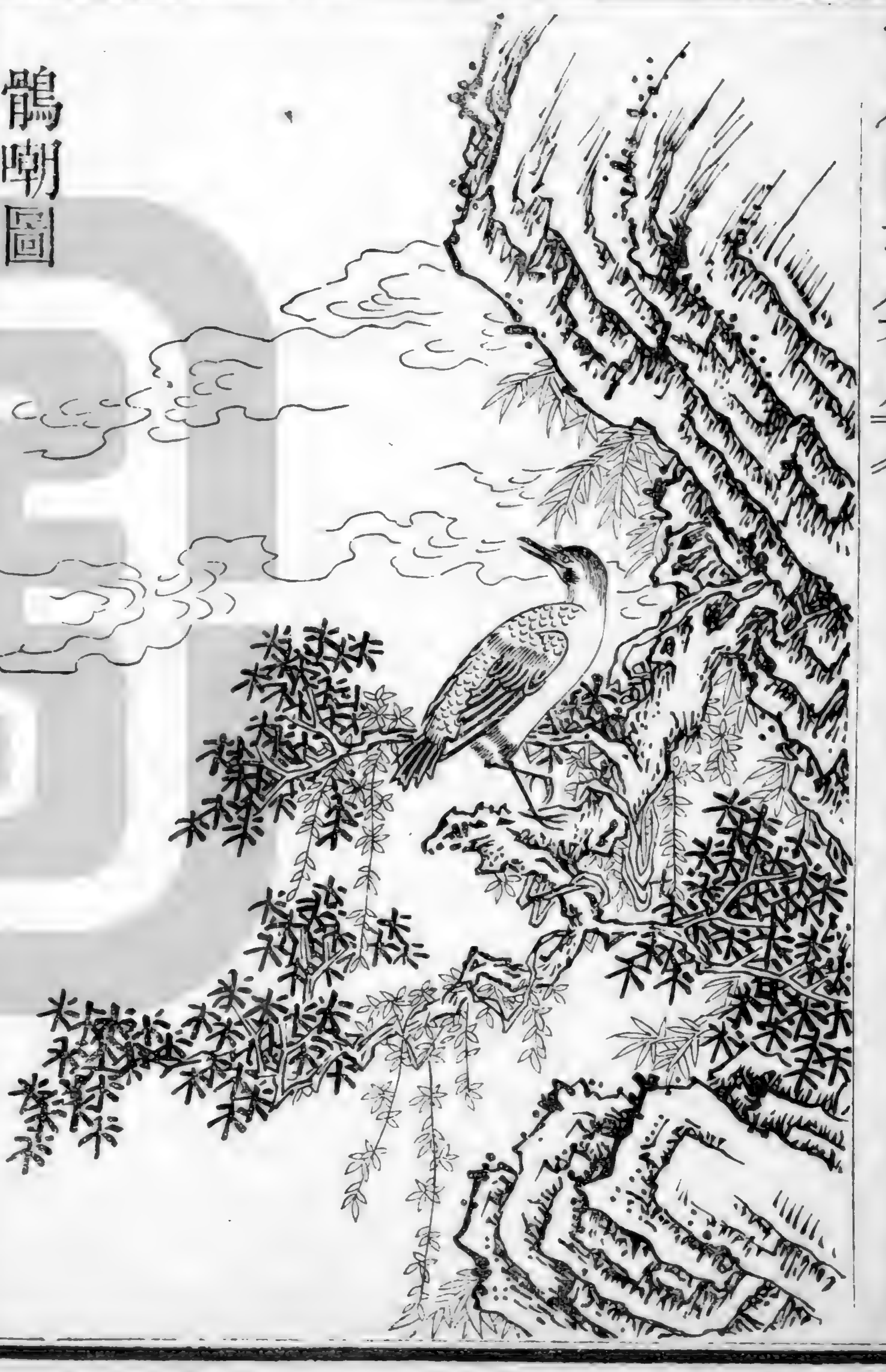
班鳩圖



鳲鳩圖



鶻嘲圖



詩經

衛風氓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傳　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　疏　釋鳥云鶌鳩鶻鳩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鳲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大全）

華谷嚴氏曰卽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爲鶻鵃本草曰鶻鵃尾短黃色多聲

曹風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正義）鳲鳩秸鞠釋鳥文其於子平均如一蓋相傳爲然無正文（朱注）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大全）廬陵羅氏曰爾雅作鴶鵴又名擭穀陸璣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趄齊人名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雞長尾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朱注）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小雅四牡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朱注）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大全）廬陵羅氏曰夫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爾雅

作鳺鴀音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傳）宛小貌鳴鳩鶻鵰（注）字林作骨鵃小種鳩也（朱注）班鳩也（大全）陸氏曰似鵓鳩項有繡文

禮記

王制

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陳注）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

月令

仲春之日鷹化爲鳩

（注）鳩搏穀也（正義）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故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鄭不信用搏穀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云云

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注）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陳注）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正義）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鶻鵃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

爾雅

釋鳥

隹其鳺鴀

（注）今鵓鳩（疏）舍人曰隹一名鳺鴀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隹其鳺鴀者故爲司徒也郭云今鵓鳩詩曰翩翩者隹毛傳云隹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此是謹慤孝順之鳥也

鶌鳩鶻鵃

（注）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疏）春秋左氏傳云鶻鳩氏司事也杜註云鶻鳩鶻鵃也春秋來秋去故爲司事卽此鶌鳩也舍人

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孫炎曰鶻鳩一名鶻鵃月令云鳴鳩拂其羽

鳲鳩鴶鵴

注 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 疏 左傳云鳲鳩氏司空也詩召南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皆謂此也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穀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

山海經

西山經

南山鳥多尸鳩

北山經

敦薨之山其鳥多尸鳩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驚蟄後十日鷹化爲鳩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三月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五月鳩爲鷹

淮南子

天文訓

孟夏之月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方言

鳥雜釋

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

今江東呼爲獲穀

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鵖鷎其鴓鳩謂之鷿鷎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鴓鳩或謂鷄鳩或謂之鶵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間謂之鵻鳫

鵔鳩今荆鳩也

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鶝鳾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之鶭鸅或謂之戴鳻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關而西謂之服鶝或謂之鵖鶝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鴀

尸鳩按爾雅卽布穀非戴勝也或云鶻皆失之也

鶭鸅按爾雅說戴鵀下鶭鸅自別一鳥名方言似依此義又失也

博雅

釋鳥

佳鶾也鵖鷄鳩也鶻鵃鳻鳩也鵔鳩鷄鳩鸒鷄鴉鳩鶴鳩也

禽經

鳲鳩

鳲鳩戴勝布穀也

揚雄曰鳲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鵖鴔戴鵀鵀卽首上勝也頭上毛起故曰戴勝而農事

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云戴勝降于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亦曰鵠鵴

鳴自呼

亦曰穫穀

江東呼爲穫穀見揚雄方言

春耕候也

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鳩拙而安

鳩鳴鳩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鳩雌前雄後

鳩鳴鳩也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班鳩辨鵴

班文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淮南子曰鼃化爲鶉鶉化爲鴽

鸇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鷂鷂順節令以變形也

毛詩陸疏廣要

鳲鳩在桑

鳲鳩鴶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按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按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鄭註云卽布穀也一名桑鳩一名擊穀江東呼爲獲穀禮記謂之鳲鳩

按爾雅釋鳥又云鵖鴔戴鵀郭璞云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鴔明乎戴勝非鳲鳩矣不知禽經何無分別邢昺辯之甚詳但邢氏謂與鵲巢之鳩同而歐陽氏又謂別是一種豈更有所據耶至李氏以爲鴝鵒嚴氏以爲擊正其謬甚矣

宛彼鳴鳩

鶻鳩一名班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班鳩

項有繡文斑然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爲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鷂

鄭註云鶻鵃音骨嘲今謂之鸜鵒廣雅謂爲班鳩誤矣班鳩鵓鳩也孔疏云毛傳鳴鳩鶻鵃陸德明曰鶻音骨鵰涉交反字林作鵃云鶻鵃小種鳩也詩緝曰鳴鳩鶻鵰也郎氓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

按陸疏今雲南以下文義支離不相屬而爾雅禽經諸書從未有名爽者若云是鷂則向風搖翅搏逐鳥雀絕非鳩類益明矣又按鳩拙而安鸜鵒剔舌而語師曠辨之甚明而村童牧豎皆能識之何鄭氏李氏認爲鸜鵒耶

翩翩者鵻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鳻鳩幽州人或謂之鷱鵖宋梁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

禽經曰鵻上無尋鷚上無常言一鳥之起不過尋丈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烏鴻先雞而鳴聲云加

格加格氏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犂格也亦一引爾雅鳥鵖卽鵃鳩幷摯虞槐賦春宿教農之鳩鳩與扈異又以爲春扈曰鴉鶥主五土宐於水者也則誤矣淮南亦云夏孟之日以熟穀禾鵠鳩長鳴爲帝候歲蓋亦謂此許叔重以爲鵠鳩布穀未知孰是詩緝曰鵻鶡鳩也卽郯子祝鳩氏司徒也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鴀也鵴鳩也鶷鳩也鶌鳩也楚鳩也殦鳩也荊鳩也鶉鳩也鷦鳩也鷄鳩也左傳杜預註曰祝鳩孝故主於教民

按鳩類甚多其名亦紛紛不一如鶏鳩鶻鳩鵻扈青鵻鶵鵾鷺鶪之類不可枚舉何嚴氏止云十四名耶但張揖云隹鷱也惑人甚矣若班鳩據張華禽經註云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其爲鳴鳩無疑矣昔人但能辨鳴鳩非班鳩不能辨班鳩是鳴鳩皆泥斑文之斑而不知班列之班也凡鳩皆好鳴故馮衍逐婦書云口如布穀羅氏遂混鳲鳩鳴鳩爲一鳥與陸氏分疏之

意甚相矛盾

續博物志

鳩鳴

暮鳩鳴卽小雨

埤雅

鳲鳩

鳲鳩秸鞠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乎桑者一也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序者以爲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如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蓋一者婦道也妻道也均者母道也小君之道也均所以制節一所以謹度故詩以況夫人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故也續禮儀志曰中秋案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也故曰祝鯁在前祝噎在後禽經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雁六鳥

曰鶂七鳥曰鳲八鳥曰鸑九鳥曰鳩十鳥曰鵫九鳥曰鳩其字从九以此故歟馮衍逐婦書曰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

鶻鳩

釋鳥曰鶌鳩鶻鵃今江東亦呼鶻鵃左傳曰鶻鳩氏司事先儒云鶻鳩春來秋去故爲司事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者是也一名鷽鳩莊子所謂蜩與鷽鳩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鷽山鵲也故此一名鷽鳩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此一名鳴鳩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言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則其聲亦遠聞其勢亦高至唯勉强故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許愼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言脊令亦小物也今飛鳴不有止息雖不能遠聞高至然亦有首尾相應可以人而不如乎欲其如飛鳩不可得也故望之如此而已夫王尚大者也今幽王曾是之不如故其詩曰小宛也又鶻鳩性食桑葚然

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序以爲刺淫佚也陸璣云鶻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今此鳥喜朝鳴故曰鶻嘲也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啄禽經曰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啄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叫啄音夜字見龍龕手鏡

鵻

今殦鳩也壹宿之鳥壹宿壹於所宿之木一名荆鳩一名楚鳩一名鵓鳩一名乳鳩一名鵴鳩一名𪇰鳩一名鶏鳩方言曰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殦鳩其小者謂之𪇰鳩或謂之鶏鳩或謂之鵓鳩梁宋之間謂之鵻鵻性慈孝慤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鳩聲慈念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况詩曰翩翩者鵻烝然來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烝然後得嘉魚壹鳥也爾雅曰隹其鳺鴀夫不壹宿壹宿婦之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四牡曰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况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一曰祝鳩或曰鵻與尸鳩皆一鳥也故有尸祝之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禮云嘏以慈告祝以孝告今鵻類賦尾皆促故其字从隹說文曰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鳩累巢止於數枝纔能載身而已鵲巧而危鵻拙而安

爾雅翼

鳲鳩

鳲鳩一名鴶鵴又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又善養其子有均一之德故少皥氏以爲司空詩序稱德如鳲鳩乃可以（闕）焉鳩之字从九蓋與鷹

鷂更相禪化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又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若鷂七者再變若鸇九則變之道究窮將復爲一故若鳩此鳩所以从九也布穀復爲鷂則九復變爲一之道也說文云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陽从中衺出也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蓋物窮則反本故復爲布穀也夏小正曰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其目猶如鷹故曰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猶識猶憎其目又許叔重曰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搏也一說曰鳩蓋一巢而九鳥者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又名鴶鵴布穀好鳴之鳥故謂之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羽者今布穀爲然小宛之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許叔重曰鳴鳩奮迅其羽直掣上飛入雲中者是也鳩亦子之多者今鳩四時有子鴿每月有子

隹鳩

隹鳩孝鳥故少皞氏以爲司徒一名祝鳩又名鵻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爲巢

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云鶻旣孝鳥故養老之杖倣之漢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古之養老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以爲養老之備此所以取鳩而又名鳩爲祝鳩也周禮羅氏獻鳩以養國老王子年記少皞時事稱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則鳩杖之起亦遠矣此云刻玉玉杖亦其類也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感思作歌今之青雛

鶌鳩

鶌鳩春來冬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皞以爲司事之官

本草綱目

斑鳩釋名

李時珍曰鳩也鵓也其聲也斑也錦也其色也隹者短尾之名也古者庖人以尸祝登尊俎謂之祝鳩此

皆鳩之大而有斑者其小而無斑者曰隹曰鵻（音葵）曰荆鳩曰楚鳩也鳩之子曰䳭鳩曰役鳩曰糠鳩曰郎皐曰辟皐揚雄方言混列諸鳩不足據

集解

掌禹錫曰斑鳩是處有之春分化爲黃褐侯秋分化爲斑鵻黃褐侯青鵻也宗奭曰斑鳩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大者有小者雖有此數色其用則一也常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變化時珍曰鳴鳩能化鷹而斑鳩化黃褐侯之說則不知所出處今鳩小而灰色及大而斑如梨花點者並不善鳴惟項下斑如眞珠者聲大能鳴可以作媒引鳩入藥尤良

鳩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嘉祐曰明目多食益氣助陰陽宗奭曰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時珍曰食之令人不噎

發明

李時珍曰范汪方治目有班鵻丸總錄治目有錦鳩

丸倪惟賢氏謂班鳩補腎故能明目竊謂鳩能益氣則能明目矣不獨補腎已爾

血主治

李時珍曰熱飲解蠱毒良

屎主治

李時珍曰治聤耳出膿疼痛及耳中生耵聹同夜明沙末等分吹之

青鵻集解

陳藏器曰黃褐侯狀如鳩而綠褐色聲如小兒吹竽時珍曰鳩有白鳩綠鳩今夏月出一種糠鳩微帶紅色小而成羣掌禹錫所謂黃褐侯秋化班隹恐卽此也好食桑葚及半夏苗昔有人食之過多患喉痹醫用生薑解之愈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蟻瘻惡瘡五味淹炙食之極美嘉祐曰安五臟助氣補虛損排膿活血并一切瘡癤癰瘻

鳲鳩釋名

李時珍曰布穀名多皆各因其聲似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却破袴之類皆因其鳴時可爲農候故耳或云鳲鳩卽月令鳴鳩也鳲乃鳴字之訛亦通禽經及方言並謂鳴鳩卽戴勝郭璞云非也

李時珍曰案毛詩疏義云鳴鳩大如鳩而帶黃色啼鳴相呼而不相集不能爲巢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哺子朝自上下暮自下上也二月穀雨後始鳴夏至後乃止張華禽經註云仲春鷹化爲鳩仲秋鳩復化爲鷹故鳩之目猶如鷹之目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是矣禽經又云鳩生三子一爲鶚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穎曰安神定志令人少睡

脚脛骨主治

陳藏器曰令人夫妻相愛五月五日收帶之各一男

左女右云置水中自能相隨也

鶻嘲釋名

李時珍曰其目似鶻其形似鷽鷽山鵲也其聲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鷗鶿故有諸名阿鶻乃鷽鳩之訛也

集解

掌禹錫曰鶻嘲南北總有似山鵲而小短尾有青毛冠多聲青黑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北人呼爲鷗鶿鳥東都賦云鶻嘲春鳴是也時珍曰此鳥春來秋去好食桑葚易醉而性淫或曰鶻嘲卽戴勝未審是否鄭樵以爲鸜鵒非矣

肉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宋嘉祐曰助氣益脾胃主頭風目眩煑炙食之頓盡一枚至驗今江東俚人呼頭風爲瘇頭先從兩項邊筋起直上入頭頭悶目眩者是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二十九卷目錄

鳩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　魏曹植

鳩賦（有序）　阮籍

班鳩賦（有序）　晉傅咸

上白鳩頌（有表）　宋何承天

白鳩頌（有序）　沈演之

鳲鳩賦　宋梅堯臣

鳩部藝文二詩

雜詩	魏王粲
鳩謳	曹植
詠懷	阮籍
前題	前人
白鳩篇	晉張華
白浮鳩	梁吳均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唐李白
春鳩	元稹
春鳩	溫憲
詠鳩	宋梅堯臣
稼邨詩帖	蔡襄
青鳩詞	徐照
鵓鳩	方岳
梅花錦鳩	阮孝思
聞鳩	葛天民
鳴鳩	謝邁
應制題梨花錦鳩圖	元盧昭

喩鳩　吳景奎
鳩隱　明汪應軫
班鳩　錢遜
題畫　張邦奇
梨花錦鳩　張以寧
題梨花錦鳩圖　程本立
題鳴鳩拂羽圖　胡儼
題梨花斑鳩圖　王恭
鳩部紀事
鳩部雜錄
鳩部外編

禽蟲典第二十九卷

鳩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節）　魏曹植

昔荆之梟將徙巢於吳鳩遇之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於吳鳩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子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爲去荆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鳩賦（有序）　阮籍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羣恍忽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鳴鳩之攸同翔彤木以胎隅寄增巢於喬松噏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修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旣顚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彌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倚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饎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抗華麗之豔溢端姸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俯仰以逍遙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羡慕願投報而忘畢値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質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班鳩賦（有序）

晉傅咸

余庭楸蔚然成林閒居無爲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旣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爲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宇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illegible]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翩逝而高翔

上白鳩頌（有表）

宋何承天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元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宮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於運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懵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玩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極庸陋不足以發

揮淸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
三極協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貫元聖於赫有皇
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
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彪表粹
離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領揚鮮帝畿
（闕四字）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簷闈烝哉明后昧旦
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贍其潤如淵禮樂
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逢
慶祚余生旣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
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

白鳩頌（有序）

沈演之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鵻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敎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徹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觀閟府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來屬以素鳩自遠毨翰歸飛質性閑淑羽貌鮮麗旣聞之先說又親覿

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葢率與頌備之篇末其

頌曰

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緫五教名編素丘殷曆方昌婉翹來遊漢籙克韡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於地神豫於天（其二）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騶儷跡嘉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四）刑曆頒典理感迭通雉飛越裳鷺起西雝烝然戾止實兼斯容一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鳲鳩賦

宋梅堯臣

時人謂鶀鶨癡拙禽也茲禽雖癡且拙猶能以喙寫心布於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候之早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鵰鶻鷹鸇恣搏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慧不如鸚鵡鸜鵒入崇堂兮蔭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果粱而飫腹巧不如女匠

挂巢室於枝上畏風雨之漂搖紩茅莠而窰壯年不如鸛鶴潔羽毛於寥廓希霖雨而鳴垤和氣類而靡爵茲五者實無有於羣鳥分馴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不少雖不能趨暄燠之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能決爪吻之利亦飮啄而自遂雖不能弄喉舌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理窠巢之完亦棲處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宜而自寧噫唯癡與拙天之所生若此而已矣又烏足爲之重輕

鳩部藝文二　詩

雜詩　魏王粲

鷙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閒
大姿旣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鳩謳　曹植

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
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詠懷　阮籍

鸒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

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

前題　前人

鳴鳩戲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

白鳩篇　晉張華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匹餘

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

浮遊太清扳龍附鳳目望身輕

白浮鳩　梁吳筠

琊琊白浮鳩紫翳飄陌頭食飲東莞野棲宿越王樓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唐李白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

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

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亦白非

純眞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

春鳩　元稹

春鳩與百舌音響詎同年如何一時語俱得春風憐
猶知造物意當春不生蟬免教爭叫噪沸渭桃花前

春鳩　溫憲

村南微雨新平綠淨無塵散睡桑條暖閒鳴屋脊春
遠聞和曉夢相應在諸鄰行樂花時節追飛見亦頻

咏鳩　宋梅堯臣

一世爲巢拙長年與鵲爭欲知雲脚雨先向屋頭鳴
頸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輕何時將刻杖扶助老夫行

稼邨詩帖　蔡襄

布穀聲中雨滿犂催耕不獨野人知荷鋤莫道春耘
草正是披蓑叱犢時

青鳩詞　徐熥

勞勞復勞勞生人半行客今人行古道古道有行役
相逢莫等閒相離易疎隔殷勤紅杏花徹宵對芳席

明年花開人東西青鳩食花舊處啼

鶉鳩　方岳

村北村南雨暗舍東舍西水生去婦復還何日烟蓑處處春耕

梅花錦鳩　阮孝思

百葉紅梅子未成錦鳩枝上忽雙鳴春寒不用頻呼雨牕外東風雪始晴

聞鳩　葛天民

蟄動猶寒在鳩鳴恰睡餘素傳鷹羽化多占鵲巢居報我情何用憐渠拙自如年年偏感處風急杏花初

鳴鳩　謝邁

雲陰解盡却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烟雨裏鴛鴦相並浴紅衣

應制題梨花錦鳩圖　元盧昭

山梨著花春渚曲鳲鳩樹頭啼角角文膺錦翼何襹褷晴呼婦來雨逐之不如王雎在河滸關關和鳴還並處

喻鳩　吳景奎

東村五畝園荒穢久不治荷鉏種豆苗愛此膏土肥
森然已甲坼保之若嬰兒羣鳩競拂羽俛啄思無遺
傍麾雖稍却投間復在玆一啄不汝惜再啄苗已稀
割我心上肉充汝腹中饑汝饑誠可憐矰繳那忍施
桑林正沃若桑葚方垂垂葚熟可醉飽林深無危機
恩怨從此釋斯園勿重窺鳩鳴對心臆羣然亦高飛

鳩隱　　明汪應軫

鳴鳩拂其羽四海皆陽春秋風起題鳩蓬棘深藏身
時哉有顯晦微鳥靈於人孰謂鳩性拙而同鳳與麟

班鳩　　錢遜

鬬艸歸來女伴尋遊絲飛絮惱春心紫鳩聲歇爐煙
冷門掩梨花暮雨深

題畫　　張邦奇

鳩性愛雨花愛晴同倚春風不同情春光二月濃於
酒雙鳩醉穌不復鳴雙鳩不鳴花不語無令鳩醒叫
天雨

梨花錦鳩　　張以寧

一枝新雨帶啼鳩喚起春寒枝上頭說與朝來啼太

苦洗糚纔了不禁愁

題梨花錦鳩圖　程本立

萬花深處語黃鸝花底能無挾彈兒自在雨鳩春寂寂一枝晴雪立多時

題鳴鳩拂羽圖　胡儼

日暖風暄淚竹斑鳴鳩拂羽樹枝間眼中正是春光好呼雨呼晴莫等閒

題梨花斑鳩圖　王恭

繡頸斕斑錦翼齊梁園春樹好飛棲樂遊年少偏嫌雨莫向花間自在啼

鳩部紀事

琴操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拾遺記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子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

孫氏瑞應圖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一本曰成王時來至

周禮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注）易氏曰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

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鄭鍔曰射鳥氏泛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敺烏鳶此指言羅烏鳥又言獻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注）祝鳩鵻鳩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鳲鳩鵲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鵲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正

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鄭鍔曰射鳥氏泛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敺鳥鳶此指言羅烏鳥又言獻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注）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鴶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正

義曰釋鳥云鶌鳩鶻鵃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樊光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國家營事繕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也司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爲一官者古今代異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列子說符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論衡書虛篇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讎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

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襃稱言鸇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

河南通志厄井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南七十里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入此井有鳩止鳴其上追者以爲無人遂得脫

珍珠船滎陽枝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也爲雙鳩所救漢廟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於此

東方朔外傳朔門生三人俱行見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三生俱到須臾主人出酒訖不得飲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

崔豹古今注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

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楊由傳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其言多驗

搜神記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居喪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梓潼士女志景毅遷益州太守值益州亂後米斗千錢毅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巢其廳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黃初初郡國十九言白鳩見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鳩見章安

魏志管輅傳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

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廣州先賢傳項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棲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畱

會稽典錄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終喪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甲辰白鳩二集太廟南門議郎董胄獲以獻

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鳩見太僕寺

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鳩見安定臨涇

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鳩見河南新城

搜神記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貲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

也不可力求於是齎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新興劉殷事曾祖母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南史鄧琬傳晉安王子勛卽僞位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妄稱萬歲因取所乘車除腳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鴞集其幰

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庚戌中領軍沈演之上表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南史裴松之傳松之曾孫子野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

庾域傳域子子輿幼而岐嶷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遷寧蜀父卒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司馬暠傳暠丁父艱哀毀愈甚廬於墓側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韓懷明傳懷明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

甄恬傳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

陳書姚察傳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

魏書靈徵志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獻白鳩殷湯時至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獻白鳩

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獻白鳩

世宗正始元年十月京師獲白鳩建興郡獻白鳩

二年四月并州獻白鳩七月冀州獻白鳩二

三年七月夏州獻白鳩

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獻白鳩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獻白鳩

隋書李德饒傳德饒性至孝及丁憂有鳩巢其廬

朝野僉載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

雲仙雜記藺先生坐琴莊食藺香粥有鳩至堦上先生以匙擲飼之漸進至肩遂盡此粥後日鳩以千百至先生飼之

毛傳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翺贈十二籃

雲溪友議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鴿鳩僧俗共非之老

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駭亦吐其飯其鳩二足亦生僧後不食此味覩驗衆皆驚異號曰南陽鳲鳩和尚

北夢瑣言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德播異之

清異錄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可悉饜飫一網數十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調謔編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歡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善誘文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適某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呌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

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

二老堂詩話蜀人縷鳩爲膾配以芹菜

畜德錄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畫鳩屬題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

廬江縣志夏寅字時正少聰穎篤學萬曆壬子春有鳩巢於軒是秋獲雋因號鳩軒謂鳩性拙與己朴誠相似也

鳩部雜錄

詩經小雅嘉魚末章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激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楡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天地篇困可以爲得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列子天瑞篇鷂之爲鸇鸇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

易林鶻鵃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

眄雞無距與鵲交鬭翅折目盲爲鳩所傷

學靈三年仁聖且神明見善祥吉喜福慶鳴鳩飛來告我無憂

探巢得雛鳩鵲俱來使我欣娛

鵲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佑

搏鳩彈鵲獵兎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鵲笑鳩舞來遺我酒大喜在後授我龜紐

張羅捕鳩鳥離其災雌雄俱得爲網所賊

逐鳩南飛與喜相隨幷獲鹿子多得利歸雖憂無危

使鳩負裝醉臥道傍不知何公竊我衣囊

張網捕鳩兎離其災雌雄俱得爲罝所賊

鵲巢鳩城上下不親內外乖畔子走失顧

揚子法言寡見篇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

輶軒絕代語紅龐鵈鳩也

抱朴子博喻篇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

水經注平咷城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號咷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嘽嘲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

酉陽雜俎朱提以南無鳩鵲

遊宦紀聞成齋先生答周益公惠鳩兎小東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卪躍躍一雙

避暑錄話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田家雜占鴉浴風鵲浴雨八八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

賢奕誌公斑鳩偈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鳩部外編

拾遺記頻斯國丹井水中有白蛙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

黃憲外史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二老者祭一古冢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田爲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鳩飛於岩水之顚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

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於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爲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爲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羌虜獗而皇威伏賦斂急而頌聲息灾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於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於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鎭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剪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於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亾小子其識之乎

搜神記沛國載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

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卷目錄

鴿部彙考

鴿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白鴿肉氣味　主治　血主治　卵主治　屎名左盤龍　氣味　主治　附方）

鴿部藝文一

義鴿賦（有序）　明皇甫汸

讀鴿賦（有序）　侯一元

馴鴿賦　王世貞

鴿部藝文二（詩）

白鴿　唐徐夤

牡丹鵓鴿圖　元朱德潤

鴿部紀事

鴿部雜錄

鴿部外編

鶡鴠部彙考

鶡雞圖

寒號蟲圖

禮記（月令）

山海經（中山經）

方言（鳱鴠）

禽經（鶡）

埤雅（鶡）

爾雅翼（鶡）

本草綱目（鶡鷄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寒號虫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五靈脂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附方）

鶡鴠部藝文一
鶡賦　魏王粲
鶡賦（有序）　曹植
鶡贊　晉郭璞

鶡鴠部藝文二（詩）
得過且過　明丘濬
鳳凰不如我　馮惟敏
得過且過　前人
鶡鴠部紀事

鶡鴠部雜錄
鴠部彙考
鴠圖
詩經（豳風七月）
禮記（月令）
爾雅（釋鳥）
易緯（通卦驗）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禽經（題缺）
酉陽雜俎（伯勞）
補禽經（鶪）
埤雅（鶪）
爾雅翼（鶪）
蟫史（鶪鳴）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毛氣味　主治　發明）

鶪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　魏曹植

鶪部藝文二（詩）

姑惡　宋劉學箕
姑惡（有序）　范成大
夜聞姑惡　陸游
姑惡行　明陳靖遠
伯勞吟　楊愼

鶪部紀事

鶪部雜錄

禽蟲典第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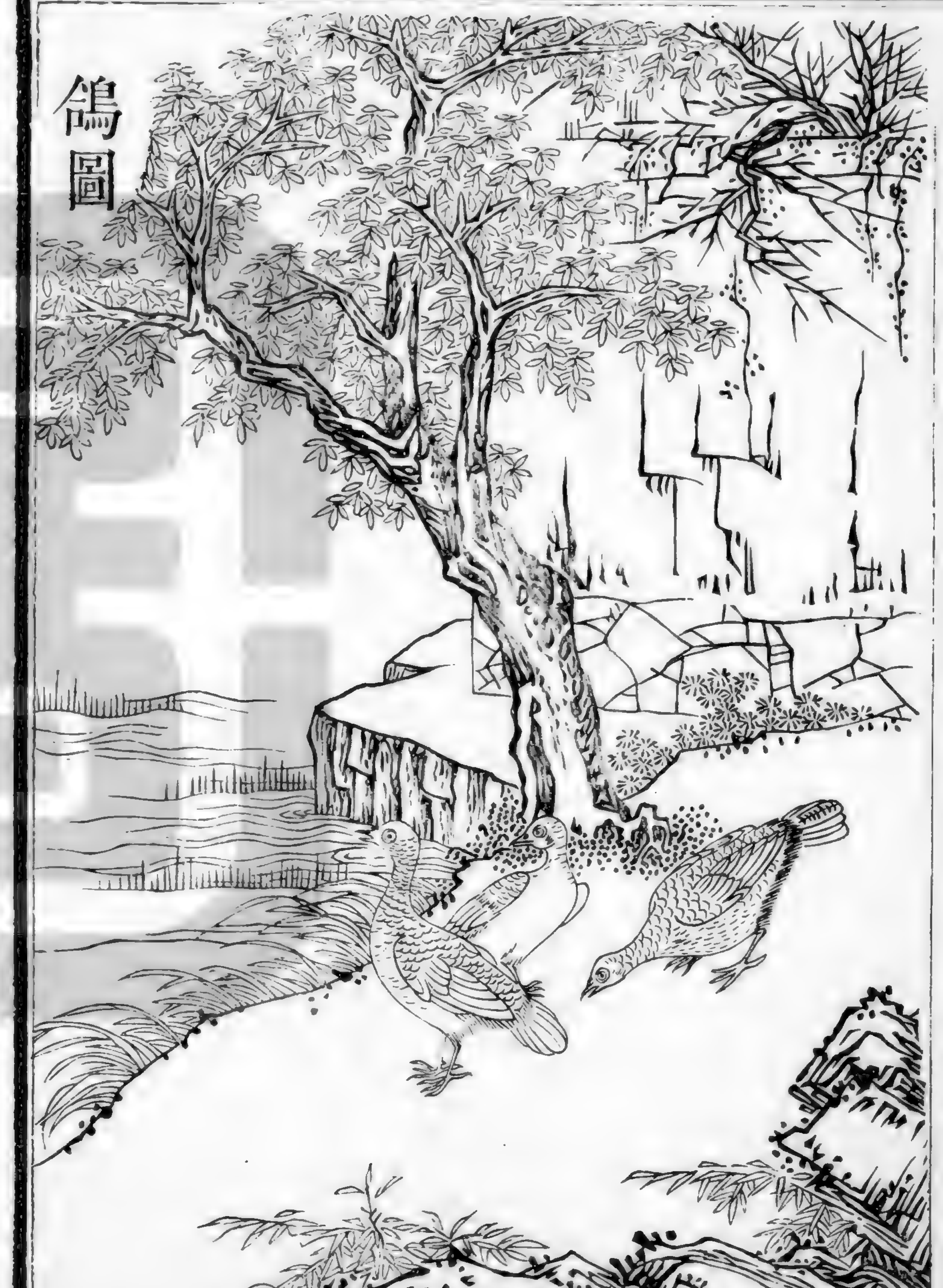
鴿部彙考

釋名

鴿（本草綱目）　鵓鴿（本草綱目）

飛奴（本草綱目）　迦布德迦（本草綱目）

鴿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鴿性淫而易合故名鵓者其聲也張九齡以鴿傳書目爲飛奴梵書名迦布德迦

集解

寇宗奭曰鴿之毛色於禽中品第最多惟白鴿入藥凡鳥皆雄乘雌此獨雌乘雄故其性最淫時珍曰處處人家畜之亦有野鴿名品雖多大要毛羽不過青白皂綠鵲斑數色眼目有大小黃赤綠色而已亦與

鳩爲匹偶

白鴿肉氣味

鹹平無毒孟詵曰暖

主治

嘉祐曰解諸藥毒及人馬久患疥食之立愈

孟詵曰調精益氣治惡瘡疥癬風瘡白癜癧瘍風炒熟酒服雖益人食多恐滅藥力

血主治

李時珍曰解諸藥百蠱毒出事林廣記

卵主治

李時珍曰解瘡毒痘毒

屎名左盤龍

李時珍曰野鴿者尤良其屎皆左盤故宣明方謂之左盤龍也

氣味

辛溫微毒

主治

嘉祐曰人馬疥瘡炒研傅之驢馬和草飼之汪頴曰

消腫及腹中痞塊時珍曰消瘰癧諸瘡瘵破傷風及陰毒垂死者殺蟲

附方

消渴飲水不知足用白花鴿一隻切作小片以上蘇煎含咽（心鏡）

預解痘毒每至除夜以白鴿煑炙飼兒仍以毛煎湯浴之則出痘希少

預解痘毒小兒食之永不出痘或出亦希用白鴿卵一對入竹筒封置廁中半月取出以卵白和辰砂三錢菉豆大每服三十丸毒從大小便出也（漏江方）

帶下排膿宗奭曰野鴿糞一兩炒微焦白朮麝香各一分赤芍藥青木香各半兩延胡索炒赤一兩柴胡三分爲末溫無灰酒空心調服一錢候膿盡卽止後服補平臟藥（仝上）

破傷中風病傳入裏用左盤龍卽野鴿糞江鰾白僵蠶各炒半錢雄黃一錢爲末蒸餅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溫酒取效（保命集）

陰症腹痛面靑甚者鴿子糞一大抄研末極熱酒一

鍾和勻澄清頓服卽愈（劉氏方）

蛕蟲腹痛白鴿屎燒研飲和服之（外臺祕方）

冷氣心痛鴿屎燒存性酒服一錢卽止

項上瘰癧左盤龍炒研末飯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張子和方）

頭痒生瘡白鴿屎五合醋煑三沸杵傅之日三上（聖惠方）

頭瘡白禿鴿糞研末傅之先以醋泔洗淨亦可燒研摻之（同上）

反花瘡毒初生惡肉如米粒破之血出肉隨生反出於外用鵓鴿屎三兩炒黃爲末溫漿水洗後傅之（聖惠方）

鵝掌風鴿屎白雄雞屎炒研水煎日洗

鴿部藝文一

義鴿賦（有序）　明皇甫汸

余客居陪京常養鴿十餘尋被流言將圖歸計乃命童子悉放之一鴿夜去晨來徘徊瞻顧意若戀戀因感而作賦焉詞曰

何斯禽之靈哲兮乃戀主而踟躕若含意兮未展猶弔影以相於繞空梁以託宿兮嘅故棲之在除方其馴擾晨軒和鳴夕砌飲啄閒暇毛羽鮮麗或命侶以將雛奉清光以娛稚顧以烏而養鳥胡觀仁而取義

逮其主人不樂羣鴿已辭翼將翔而復止聲暫背而仍依豈無匹而守獨舍寥廓而安卑似楚姬之怨別類田客之相隨痛雞鶩之騫舞兮俾鸞鳳爲之擢頹乏冥鴻之遐舉兮悼鸎鵡之羅災衆方嫉余之修能兮鳥何意而憐才若夫雀處堂而孔懼兮鵬止舍而賈悲繄鴿非野鳥兮奚昭感而示危又若海鷗不驚庭爵斯集愧未盡乎塵機亦何徵於報德若其張仲之廬乍偃翟公之門尚開朱生絕謁以謝往敬通却埽而杜來世之喪道人亦何心昔時結駟今日遺簪請息交於良友恐負誚於微禽

讀鴿賦賦（有序）

侯一元

司動皇甫大夫舍中馴鴿十餘既被言欲行則放鴿於野鴿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鴿賦讀之悽愴決絕余以大夫往忤中貴承譴江湘既狎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黯黮兮哲人罹其眚災欽乘沐而往唁兮遵庭除而徘徊覩遺鴿於坐隅兮羌欲飛而未忍流

惠音以盈庭兮情鬱結而紆軫感夫君之昌辭兮怊臨軒而太息張羅閴其在門兮夫何斯禽之獨見羅無稻粱以與汝兮故棲遑焉不存鵬鳥告余以將去兮雄鳩鳴而翩翻羈深林以出雉兮弋高天而下鳶覽機辟之恢恢兮孰羽族之能安禽將犧而斷尾兮獸將縶而決蹯乏彼鶴之惠姿兮孰云屆乎華軒奠東門之食飲兮發賈生之休問羌聆音而鼓翼兮俛抽思而若慍何主人之夙知兮猶感激乎茲詞歷險囏而密若兮顧微禽而怛之扼怒虎之炰烋兮曾不忍乎虻之咂膚登太行而不慄兮迺彷徨乎陂陁昔欃槍之干紀兮茀揚光於帝側執法貽而相睨兮勾陳弗求其賊君乃挺夫刲蟆之銛刃兮儼植立於中流終被椒蘭之唼佞兮亦浮湘而遠投猰貐之牙森其相向兮世共嗟其濩落阽危亡而不反顧兮豈復恡夫好爵悲荊棘之旣芟兮芳蕪蔓而不揚鴛旣違夫鴟鴞兮百鳥喧啾而踉蹡彼螳螂之執葉兮黃雀睍而在後閟傳舍之流人兮孰棲遲而能久循疇昔之顧養兮儔輩响其相鳴倏澶漫於中野兮渺不知

其所征慨衰榮兮各一時孑特立兮有所思江未春而鴈北社方秋而燕辭釋山中之隱禍兮遠幕上之至危智寧二蟲之不若兮固義結而不可離隘廷尉之題門兮晰馮公之過市鳥獸不可與同羣兮余非襲人而焉處昔靈均之遐征兮睨故都而躊躕顧微羽其猶若茲兮又焉詫乎吾纍亂曰嫂娟飛柳故所息兮雝雝自潔物無慝兮儔侶既遠形影隻兮夷猶躑躅感今昔兮永葆孤貞矢無極兮

馴鴿賦

王世貞

惟中國之珍禽有茲羽之殊質貌皦皦而自分性溫然其如一秋則籬菊並麗於潯陽春則木藥均華於洛室指未易屈譜不能悉爾乃玉觜朱眸危冠卑趾或冰質而彩其雙翅或雪毛而黔其首尾或若漢繡之就機或若商彝之出水山鵲莫調家雉無文爾獨馴狎雲錦成羣饑而兒女之昵昵飽矣童稚之欣欣方緝心以委質忽聳身而入雲舒徐兮停霞之碎剪標疾兮奔星之疊發忽天樂之鎗鈜知傳鈴於尻末始順風而揚聲奈迴颷之錯節若夫昂首聳肩周旋

中規婉態柔音逐雄媚雌無別差慚乎匹鴛慆淫少愧乎關雎然而知足知止毋乃天機當抱卵之緜緜若返聽乎元府憐弱雛之艱食更嘔哺而不辭苦感主人之微祿日徬徨兮未忍去嗟德曜之肥醜恐終羅乎鼎俎彼夫好木之敗以爲爾罪端陽之射與器俱碎霜風冽野鷹隼方厲托慈蔭於佛日指招提而趨避曷若狂夫袛鐵思歸流黃遼陽一信爲致君傍辭曰洛中黃耳爲日長上林鴈素竟茫茫不辭天衢遠銜恩酬稻粱

鴿部藝文二（詩）

白鴿

唐徐夤

舉翼凌空碧依人到大邦粉翎棲畫閣雪影拂瓊窻
振鷺堪爲侶鳴鳩好作雙狎鷗歸未得覩爾憶晴江

牡丹鵓鴿圖

元朱德潤

深苑朱闌覆錦裀百花開盡牡丹春粉毛雙鴿多馴
狎對浴金盆不避人

鴿部紀事

畿輔通志鵓鴿井在眞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里按碑記云項羽引兵追漢高祖高祖避井中有雙鴿集井上追者不疑因得免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白鴿見酒泉延壽延壽長王音以獻

南史侯景傳景圍建鄴援軍中外斷絕城中圍逼旣久軍士煑弦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

魏書崔光傳光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謀恃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答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隋書崔彭傳彭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

朝野僉載滄州東光縣寶冠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唐書徐浩傳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

開元天寶遺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

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酉陽雜俎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錄異記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名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

唐國史補南海船外國船也船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南唐近事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孑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鸇所擊

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天寶二年術者言吉安縣東有王氣王命鑿其地忽四鴿飛出化爲四龍賜名曰四龍湖

清異錄豪少年尚畜鴿號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於嬌女艷妖呼爲揷羽佳人

宋史夏國傳仁宗慶曆中桑懌征元昊於道傍得數銀泥合中有動躍聲不敢發總管任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旋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力戰軍沒

侯義傳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反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

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間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

墨客揮犀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權貴王丞相生日卽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位卽於客宴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賢奕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趙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

錢塘縣志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於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曰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中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其詩流於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

齊東野語曲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亨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

公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閱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問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

江南通志丹井在蘇州府常熟縣虞山南嶺下宋淳熙中進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礮啓之化爲雙紅鴿飛入尚湖

輟耕錄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鵓鴿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至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

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昌平州志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必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龍輿慈記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熟思聖上弈棊耳命棊對弈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弈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以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

辟寒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穽茂林縛鴿於穽中而敞其戶獵者壘樹葉爲衣棲於樹以索繫機竢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穽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節傴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雛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穽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穽則一白毳老狐也製

爲裘比常倍溫

蓬櫳夜話新安市有橐鴿和尚行負一橐遇空闊處趺坐良久啓橐鴿冲出飛繞一匝師舉橐鴿卽投入有人問曰爲是師識鴿歸爲是鴿知師意師曰總不與麼乃是汝心自爲湊逗曰有時橐舉鴿不至鴿至橐不舉如何曰恁汝卜度畢竟意旨何如師踢翻橐縱鴿不知所往

三餘贅筆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因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偃曝談餘北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淸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鴿部雜錄

唐書南蠻驃國傳凡曲名十有二三曰白鴿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

酉陽雜俎蜀郡無兎鴿

物類相感志狗糞中米鴿食則死

元亭涉筆飛奴鴿也張曲江以傳書故名又曰揷羽佳人

指月錄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杆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

顫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鴿部外編

法苑珠林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旁住佛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即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我影覆上鴿便作聲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恐怖不除

佛國記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國人由是於此處

起塔金銀校飾

洛陽伽藍記惠生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

酉陽雜俎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麤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輙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

宣室志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兄弟七人至寺閉室畫之曰七日愼勿啓門至六日發其封有七鴿飛去

續博物志絳州碧落觀天尊像高丈餘唐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上有篆文老黃冠云有二道士求篆此文閉戶篆畢化爲二白鴿飛去

濟南府志曹三公者淄川之龍泉鄉人募傭得一人獨勤力月餘支工價傭欲得粟以草作囷曹曰此盛幾何傭曰但滿是足矣傾至二石猶未充曹曰公必異人也傭曰吾實蒼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烏龍亦欲潛此約明日戰巖上公但助吾擊烏者吾事成矣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鴿鬪巖上乃抛杖擊烏者中尾飛去頃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坐棗樹下雨止其家迎看乃坐逝矣

珍珠船藍田山眞悟寺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

鶡鴠部彙考

釋名

鶡旦（禮記）

定甲（方言）

城旦（方言）

鴠鴠（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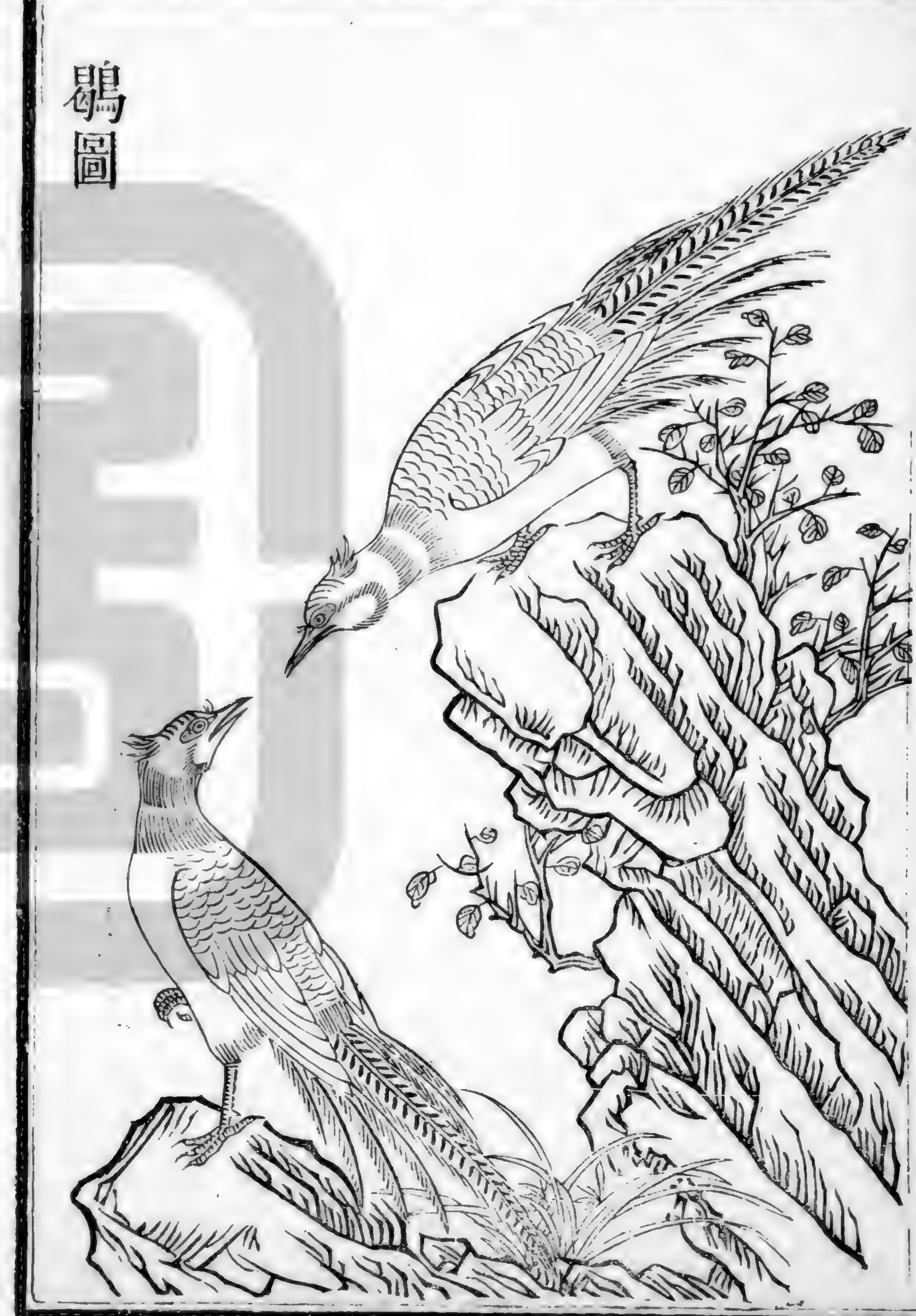
鳱鴠（方言）

獨舂（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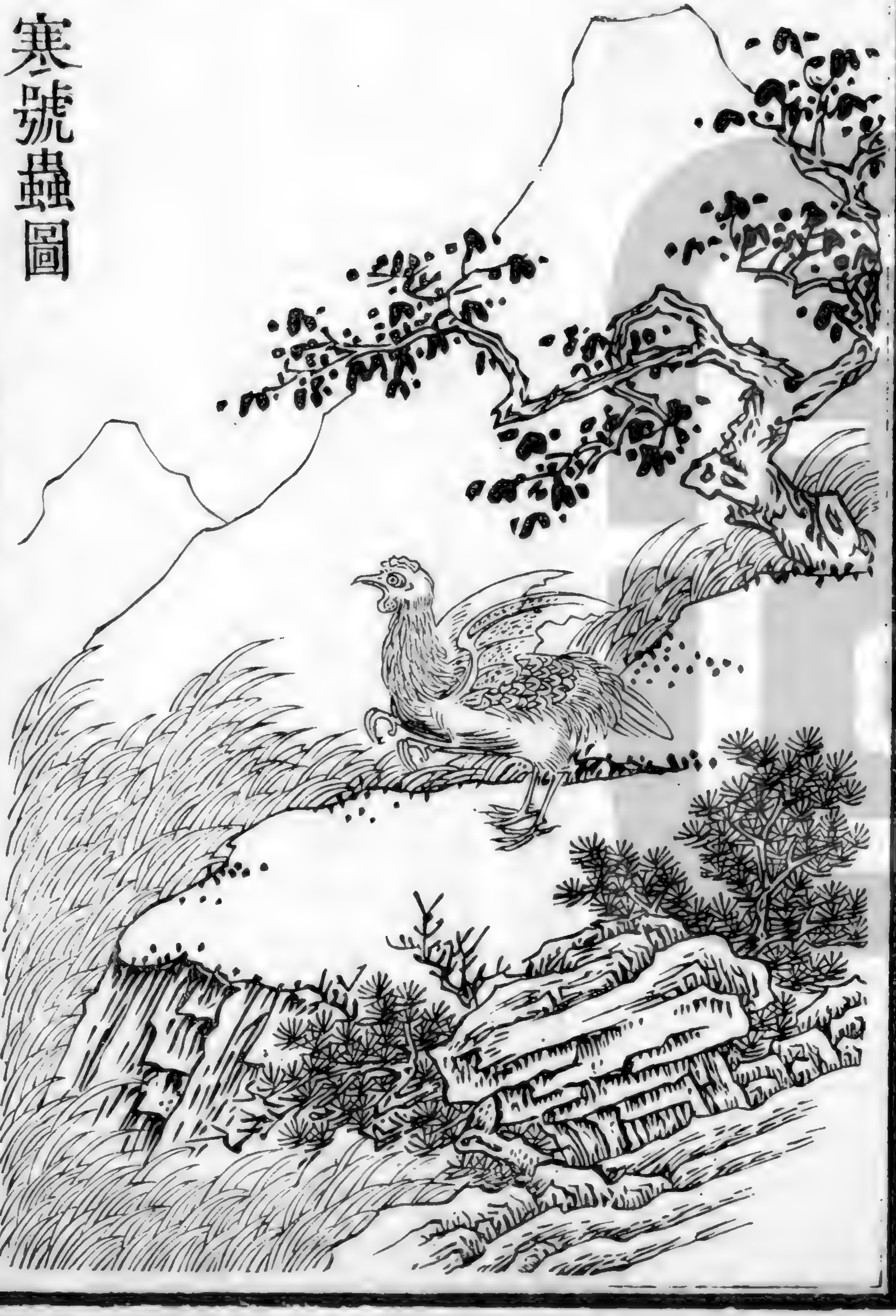
倒懸（方言）

寒號蟲（本草綱目）

鷴圖



寒號蟲圖



禮記

月令

仲冬之月鶡旦不鳴

注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大全）嚴陵方氏曰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

山海經

中山經

煇諸之山其鳥多鶡

方言

鴨鴠

鴨鴠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鴠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

注鶡鴠鳥似雞五色冬無毛赤裸晝夜鳴獨春好自低仰城旦言其辛苦有似於罪禍者倒懸好自懸於樹也

禽經

鶡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

注 狀類雞首有冠性敢於鬬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左傳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

埤雅

鶡

鶡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其名曰褐而鶡賦云揚元黃之勁羽也有毛角專場健鬬鬬死不却蓋鷙鳥之暴戾者每所攫撮應爪摧碎亦愛其黨郭璞鶡贊所謂儔類被侵雖死不避古者令武士冠之實取諸猛先儒所云虎夫戴鶡者是也列子曰昔黃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貙虎豹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則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則以聲致禽獸者也先王之於鳥獸或以力使或以聲致如此又況橫目之民乎字說曰奚也曷也皆無知也雞可畜焉以放於死繇物而無知者也鶡善鬬焉以放於死曷物而無知

者也

爾雅翼

鶡

鶡似黑雉上黨郭氏則云似雉而大青色有角性尤相黨其同類有被侵者輒往赴救之其鬬大抵一死乃止曹植賦所謂雙戰不隻僵者也顏師古云俗爲鶡雞昔黃帝之戰以鵰鶡鳶爲旗幟至周鳥隼爲旟而其后有鶡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如雙鶡尾植左右武士皆冠之東京賦武夫皆戴鶡上林賦云蒙鶡蘇蘇折羽也鶡以蘇爲何蒙覆而取之蓋以其勇於鬬兼同類相死可以厲衆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漢沿之俗謂之大冠也鶡冠子居深山以鶡爲冠漢世常用之而黃霸乃以爲鳳凰故爲張敞所譏

本草綱目

鶡雞釋名

李時珍曰其羽色黑黃而褐故曰鶡青黑色者名曰鳻音介性耿介也青鳳亦名鶡取象於此也

集解

陳藏器曰鶡鷄出上黨魏武帝賦云鶡鷄猛氣其鬭期於必死今人以鶡爲冠象此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炙食令人勇健汪頴曰炙食令人肥潤

寒號蟲釋名

李時珍曰楊氏丹鉛錄謂寒號蟲卽鶡鴠今從之鶡鴠詩作盍旦禮作曷旦說文作鳱鴠廣志作侃旦唐詩作渴旦皆隨義借名耳揚雄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鶡鴠自關而東謂之城旦亦曰倒懸周魏宋楚謂之獨舂郭璞云鶡鴠夜鳴求旦之鳥夏月毛盛冬月裸體晝夜鳴叫故曰寒號曰鶡旦古刑有城旦舂謂晝夜舂米也故又有城旦獨舂之名月令云仲冬曷旦不鳴蓋冬至陽生漸暖故也其屎名五靈脂者謂狀如凝脂而受五行之氣也

集解

馬志曰五靈脂出北地寒號蟲糞也禹錫曰寒號蟲

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頌曰今惟河東州郡有之五靈脂色黑如鐵采無時時珍曰曷旦乃候時之鳥也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烏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其屎恆作一處氣甚臊惡粒大如豆采之有如糊者有粒塊如餹者人亦以沙石雜而貨之凡用以餹心潤澤者爲眞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頴曰食之補益人

五靈脂修治

蘇頌曰此物多夾沙石絕難修治凡用研爲細末以酒飛去沙石曬乾收用

氣味

甘溫無毒惡人參損人

主治

開寶曰心腹冷氣小兒五疳辟疫治腸風通利氣脈

女子血閉蘇頌曰療傷冷積朱震亨曰凡血崩過多者半炒半生酒服能行血止血治血氣刺痛甚效李時珍曰止婦人經水過多赤帶不絕胎前產後血氣諸痛男女一切心腹脇肋小腹諸痛疝痛血痢腸風腹痛身體血痹刺痛肝瘧發寒熱反胃消渴及痰涎挾血成窠血貫瞳子血凝齒痛重舌小兒驚風五癇癲疾殺蟲解藥毒及蛇蝎蜈蚣傷

發明

寇宗奭曰五靈脂引經有功不能生血此物入肝最速也常有人病目中翳往來不定此乃血所病也肝受血則能視目病不治血爲背理也用五靈脂之藥而愈又有人被毒蛇所傷良久昏憒一老僧以酒調藥二錢灌之遂甦仍以滓傳咬處少頃復灌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同爲末耳其后有中蛇毒者用之咸效時珍曰五靈脂足厥陰肝經藥也氣味俱厚陰中之陰故入血分肝主血諸痛皆屬於木諸蟲皆生於風故此藥能治血病散血和血而止諸痛治驚癇除瘧痢消積化痰療疳殺蟲治

血痹血眼諸證皆屬肝經也失笑散不獨治婦人心痛血痛凡男女老幼一切心腹脇肋小腹痛疝氣并胎前產後血氣作痛及血崩經溢百藥不效者俱能奏功屢用屢驗眞近世神方也又按李仲南云五靈脂治崩中非止治血之藥乃去風之劑風動物也衝任經虛被風傷襲營血以致崩中暴下與荊芥防風治崩義同方悟古人識見深奧如此此亦一說但未及肝血虛滯亦自生風之意

附方

失笑散治男女老少心痛腹痛小腹痛小腸疝氣諸藥不效者能行能止婦人妊娠心痛及產後心痛小腹痛血氣痛尤妙用五靈脂蒲黃等分研末先以醋二盃調末熬成膏入水一盞煎至七分連藥熱服未止再服一方以酒代醋一方以醋和丸童尿酒服（和劑局方）

紫金丸治產後惡露不快腰痛小腹如刺時作痛熱頭痛不思飲食又治久有瘀血月水不調黃瘦不食亦療心痛功與失笑散同以五靈脂水淘淨炒末一

兩以好米醋調稀慢火熬膏入眞蒲黃末和丸龍眼大每服一丸以水與童子小便各半盞煎至七分溫服少頃再服惡露卽下經閉者酒磨服之（楊氏產乳）

靈脂散治丈夫脾積氣痛婦人血崩諸痛飛過五靈脂炒煙盡研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此藥氣惡難吃燒存性乃妙也或以酒水童尿煎服名抽刀散治產後心腹脇肋腰胯痛能散惡血如心煩口渴者加炒蒲黃減半霹靂酒下腸風下血者煎烏梅柏葉湯下中風麻痹痛者加草烏五分同童尿水煎服（永類鈐方）

產後血暈治產婦血暈不知人事用五靈脂二兩半生半炒爲末每服一錢白水調下如口噤者斡開灌之入喉卽愈（圖經）

產後腹痛五靈脂香附桃仁等分研末醋糊丸服一百丸或用五靈脂末神麴糊丸白朮陳皮湯下（丹溪方）

兒枕作痛五靈脂慢炒研末酒服二錢（產寶）

血氣刺痛五靈脂生研三錢酒一盞煎沸熱服（靈苑方）

卒暴心痛五靈脂炒一錢五分乾姜炮三分爲末熱酒服立愈（事林廣記）

心脾蟲痛不拘男女用五靈脂檳榔等分爲末水煎石菖蒲調服三錢先嚼猪肉一二片（海上仙方）

小兒蚘痛五靈脂末二錢靈礬火飛五分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五分溫服當吐蟲出愈（閻孝忠集效方）

經血不止五靈脂炒煙盡研每服二錢當歸兩片酒一盞煎六分熱服三五度取效（經效方）

血崩不止蘇頌曰用五靈脂十兩研末水五盌煎三盌去滓澄清再煎爲膏入神麴末二兩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下便止極效集要用五靈脂燒研以鐵秤錘燒紅淬酒調服以效爲度

胎衣不下惡血冲心用五靈脂半生半炒研末每服二錢溫酒下（產寶）

子腸脫出五靈脂燒煙薰之先以鹽洗淨（危氏方）

吐血嘔血五靈脂一兩蘆薈三錢研末滴水丸芡子大每漿水化服二錢又治血妄行入胃吐不止五靈脂一兩黃芪半兩爲末新汲水服二錢

吐逆不止不拘男女連日粥飲湯藥不能下者卽效五靈脂治淨爲末狗膽汁和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煎

生姜酒磨化猛口熱吞不得漱口急將溫粥少許壓之（經驗方）

化食消氣五靈脂一兩木香半兩巴豆四十枚煨熟去油爲末糊丸菉豆大每白湯下五丸（普濟方）

久瘧不止或一日二發或一日二三發或二三日一發用五靈脂頭垢各一錢古城石灰二錢研末飰丸皂子大每服一丸五更無根水下卽止神效方也（海上方）

消渴飲水竹籠散用五靈脂黑豆去皮等分爲末每服三錢冬瓜皮湯下無皮用葉亦可日二服不可更服熱藥宜八味丸去附子加五味子若小渴者二三服卽止（保命集）

中風癱瘓追魂散用五靈脂研末以水飛去上面黑濁下面沙石研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日一服細服小續命湯（奇效方）

手足冷麻寇宗奭曰風冷氣血閉手足身體疼痛冷麻五靈脂二兩沒藥一兩乳香半兩川烏頭一兩五錢炮去皮爲末滴水丸如彈子大每用一丸生姜溫

酒磨服（本草衍義）

骨折腫痛五靈脂白芨各一兩乳香沒藥各三錢爲末熟水同香油調塗患處（乾坤祕韞）

損傷接骨五靈脂一兩茴香一錢爲末先以乳香末於極痛處傳上以小黃米粥塗之乃摻二末於粥上帛裹木牌子夾定三五日效（儒門事親）

五疳潮熱肚脹髮焦不可用大黃黃芩損傷胃氣恐生別證五靈脂水飛一兩胡黃連五錢爲末雄猪膽汁丸香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全幼心鑑）

欬嗽肺脹皺肺丸用五靈脂二兩胡桃仁八个柏子仁半兩研勻滴水和丸小豆大每服二十丸甘草湯下（普濟方）

痰血凝結紫芝丸用五靈脂水飛半夏湯泡等分爲末姜汁浸蒸餅丸梧子大每飲下二十丸（百一方）

酒積黃腫五靈脂末一兩入麝香少許飯丸小豆大每米飲下一丸（普濟方）

目生浮瞖五靈脂海螵蛸各等分爲細末熟猪肝日蘸食（明目經驗方）

重舌脹痛五靈脂一兩淘淨爲末煎米醋漱（經驗良方）

惡血齒痛五靈脂末米醋煎汁含咽（直指方）

血痣潰血一人舊有一痣偶抓破血出一線七日不止欲死或用五靈脂末摻上卽止也（楊拱醫方選要）

血潰怪病凡人目中白珠渾黑視物如常毛髮堅直如鐵條能飲食而不語如醉名曰血潰以五靈脂爲末湯服五錢卽愈（夏子益奇疾方）

大風瘡癩油調五靈脂末塗之（摘元方）

蟲虺螫蠚凡蜈蚣蛇蝎毒蟲傷以五靈脂末塗之立愈（金匱鉤元）

毒蛇傷螫同上

鶡鴠部藝文一

鶡賦　魏王粲

惟茲鶡之爲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駹之質羽恝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寓厲廉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見獲遂囚執乎縲纍賴有司之圖功不開小而漏微令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湄

鶡賦（有序）　曹植

鶡之爲禽猛氣其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

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元黃之勁羽其沉隕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雌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不隻僵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輝

鶡贊　晉郭璞

鶡之爲鳥同羣相爲儔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鶡鴠部藝文二詩

得過且過　明丘濬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干山頭凍羽乾眞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鳳凰不如我　馮惟敏

鳳凰不如我竹實醴泉眞瑣瑣何不委形濁世中飛鳴飲啄無不可鳳凰不如我

得過且過　前人

得過且過風雨冥冥巢欲墮飽煖當時不自知炎凉

此日方參破得過且過

鶡鴠部紀事

雲笈七籤黃帝與榆罔爭天下始以鵰鶡鷹鳶爲旗幟

貧士傳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

漢書黃霸傳霸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

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

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土地宜畜牧有輕毛毼鷄（注）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鷄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鬭敵死乃止

八王故事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白領五千騎皆促鐵匣槊二節髮毦繫兜鍪皆用凉州白鶡毛天子見之大驚

顏氏家訓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鴉雀似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

鶡鴠部雜錄

禮記坊記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陳注）詩逸詩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乎

後漢書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

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注）徐廣曰鶡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衂天子武騎故以冠焉鄭元賦注曰羽騎騎者戴鶡

筆記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鶡音介字當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賁所戴鶡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鳻字作鳻鳻亦音芬鳻是鳥聚貌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泊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鵙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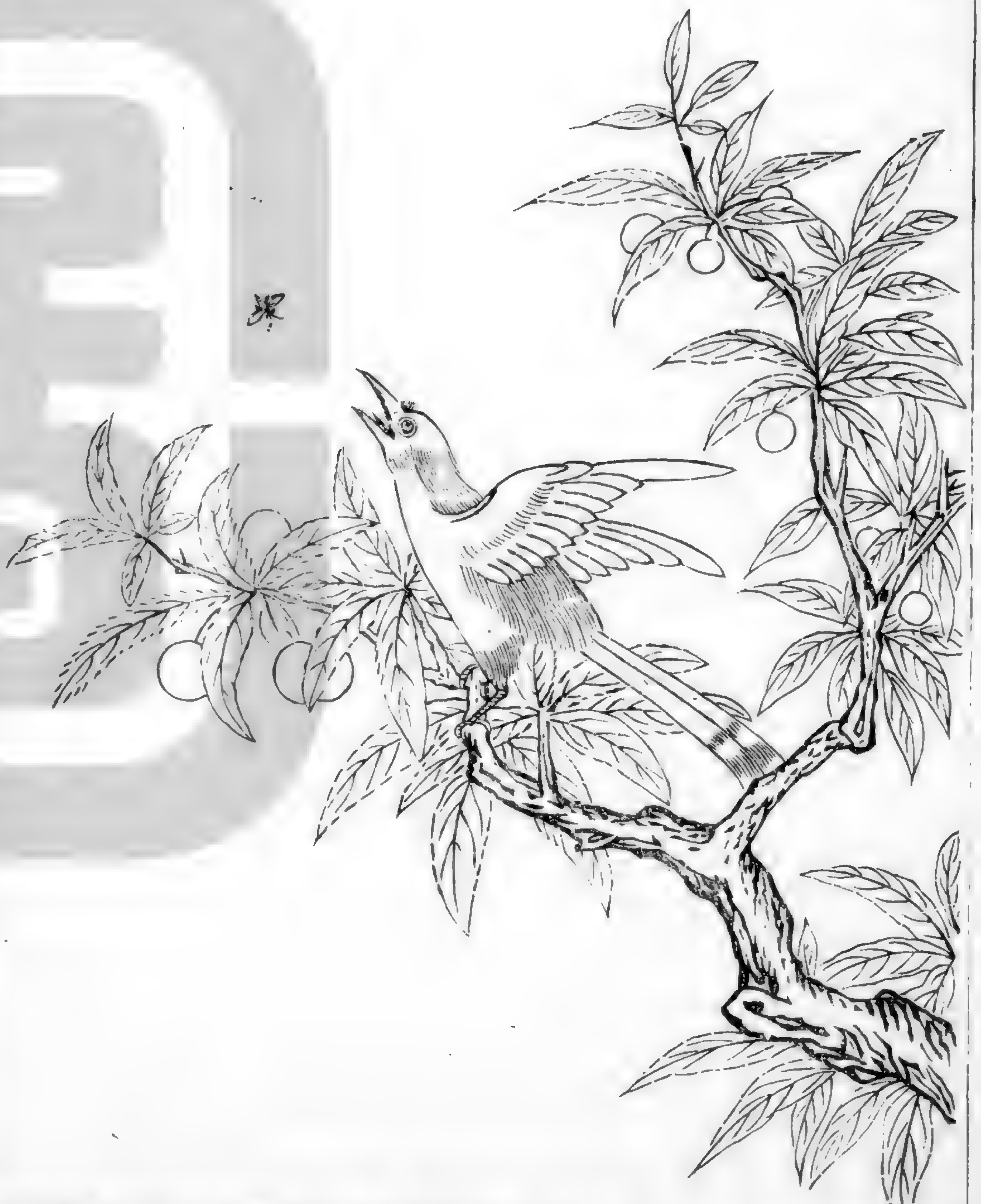
釋名

伯趙 春秋左傳　伯勞 爾雅

博勞 易通卦驗　鴂 大戴禮記

百鷯 大戴禮記　題鴂 禽經

鵙圖



詩經

豳風七月

七月鳴鵙

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皡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殺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

鵙故以其音名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故至七月鵙始鳴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大全）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服虔陸佃以爲題鴂卽鵙也

禮記

月令

仲夏之月小暑至鵙始鳴

注 鵙博勞也（大全）方氏曰鵙陰類也感微陰而鳴

爾雅

釋鳥

鶌鵙醜其飛也翪

注 竦翅上下 疏 鵙伯勞也翪竦也醜類也鶌鵙之類不能翺翔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

鵙伯勞也

注 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 疏 李巡云伯勞一

名鵙樊光曰春秋傳云少皡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生爲仁養陰殺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是也郭云似鶷鶡而大者字林云鶷鶡似伯勞而小故也註左傳伯趙氏者按昭十七年云伯趙氏司至者也杜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是也

易緯

通卦驗

夏至小暑博勞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

汲冢周書

時訓解

芒種又五日鵙始鳴鵙不鳴令姦壅偪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五月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

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禽經

題鴂

題鴂鳴而草衰

爾雅謂之鵙鵙伯勞也狀類鶷鶡而大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

酉陽雜俎

伯勞

伯勞博勞也相傳伯奇之所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瘧唯鵙毛治之

補禽經

鵙

鵙鳴則蛇結

埤雅

鵙

鵙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曰鵙始鳴是也釋鳥

云鶻鵙醜其飛也翪言其不能翺翔竦翅上下而已許愼說文以爲翪斂足也今鶻鵙醜飛亦皆斂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舊云鵙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鵙鳴在上蛇盤不動鶻鳴在上蜩反不行或曰金得伯勞之血則昬鐵得鷿鷄之膏則瑩石得鶻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

爾雅翼

鵙

鵙似鸜鵒而大一名伯趙又名伯勞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翪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而夏小正五月鴂則鳴月令仲夏有鵙始鳴豳詩則云七月鳴鵙蓋豳地寒晩物從其氣其鳴爲將寒之候故八月載績常候此也時訓云鵙不始鳴號令壅偪高誘以爲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今俗云鵙在林間鳴蛇於其下盤結不動飛去則伸其所踏枝可鞭兒令

速語以其當萬物不鳴時而能鳴故以類求之又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瘧淮南鴻烈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於所乳之子爲情不往來所以病而不澤也世傳伯奇化爲鶪豈亦母所不愛爲此耶然少皥已有伯趙氏豈待伯奇而後有姑廣異聞爾

蟫史

鶪鳴

鶪鳴嘎嘎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案曹植惡鳥論云鶪聲嗅嗅故以名之感陰氣而動殘害之鳥也謂其爲惡聲者愚人信之通士略之世傳尹吉甫信后妻之讒殺子伯奇后化爲此鳥故所鳴之家以爲凶者好事傅會之言也伯勞象其聲也伯趙其色皁也趙乃皁訛

集解

李時珍曰伯勞卽鵙也夏鳴冬止乃月令候時之鳥本草不著形狀而後人無識之者郭璞註爾雅云鵙似鶷鶡而大服虔云鶷鶡音轄乾白項鴉也張華註禽經云伯勞形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許愼說文云鴝鵒似鵙而有幘顏師古注漢書謂鴂爲子規王逸注楚詞謂鴂爲巧婦揚雄方言謂鵙爲鶡鴠陳正敏遯齋閒覽謂鵙爲梟李肇國史補謂鴂爲布穀楊愼丹鉛錄謂鴂爲駕犂九說各異竊謂鵙既可以候時必非希見之鳥今通攷其得失王說已謬不必致辨據郭說則似今苦鳥據張許二說則似今之百舌似鴝鵒而有幘者然鵙好單棲鳴則蛇結而百舌不能制蛇爲不同也據顏說則子規名鷤鴂音弟桂伯勞名鴂音決且月令起於北方子規非北鳥也據楊說鶡鴠乃寒號蟲惟晉地有之據陳說則謂其目擊斷然以爲梟矣而不具其形似與陳藏器鴞卽梟之說不合而爾雅鴟鴞一名鸋鴂與此不同據李說則布穀一名鴶鵴字音相近又與月令鳴鳩拂其羽相犯據楊說則駕犂乃鵖鳩小如鴝鵒二月卽鳴與

禮記五月鵙始鳴豳風七月鳴鵙之義不合八說不同如此要之當以郭說爲準案爾雅謂鶪鵙之醜其飛也翪斂足竦翅也旣以鶪鵙並稱而今之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以爲婦被其姑苦死所化頗與伯奇之說相近但不知其能制蛇否淮南子云伯勞之血塗金人不敢取

毛氣味

平有毒

主治

宋嘉祐曰小兒繼病取毛帶之繼病者母有娠乳兒兒病如瘧痢他日相繼腹大或瘥或發他人有娠相近亦能相繼也北人未識其病

發明

李時珍曰案淮南子云男子種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也繼病亦作魃病魃乃小鬼之名謂兒羸瘦如魃鬼也大抵亦丁奚疳病

鵙部藝文一

令禽惡鳥論　　魏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名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

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鳴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蟢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鵙部藝文二（詩）

姑惡　宋劉學箕

姑惡姑惡家道立汝爲人婦供婦職婦德婦功汝不能抱恨歿身空怨抑不化秋柏實不化山頭石化作春鳥鳴號奴何苦極

姑惡　范成大

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苕霅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

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作姑惡詩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姑不惡婦不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夜聞姑惡　　陸游

湖橋東西斜月明高城漏鼓傳三更釣船夜過掠沙際蒲葦蕭蕭姑惡聲湖橋南北烟雨昏兩岸人家早閉門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斷魂天地大矣汝至微滄波本自無危機秋菰有米亦可飽哀哀如此將安歸

姑惡行　　明陳靖遠

芳池月陰春草碧有鳥有鳥鳴不息千聲萬聲道姑惡新婦低回淚痕落姑惡姑惡姑不惡努力牎前勤織作嗟爾小鳥胡不思新婦會有作姑時

伯勞吟　　楊愼

南中有鳥名伯勞禽經羽族稱雄豪會隸九苞來楝竹聰隨百舌繞蓬蒿靑春受謝四月維夏茂樹薰風長林短夜伊伊喔喔未有聲架架格格先雞鳴堦前

停蚓笛江上住鼉更熠燿收燈火蟋蟀罷秦箏村婦侵星提甕汲山農帶月架犂耕戴勝降桑人共羨鴡鳩歇芳君不見寄信難憑北去鴻單棲肯逐西飛燕故鄉迢遞水雲深客遊聞此幾驚心何時高枕松牕下細聽桐花小鳳吟

鴠部紀事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注）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東方朔別傳東方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叩道邊家取飲不知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勞但呼李伯勞果有李伯勞應卽入取飲

晉書苻堅載記堅出如五將慕容冲入據長安初堅之分氐戸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香案牘范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文帝名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

鵙部雜錄

楚辭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夢書伯勞爲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感應經違天無狀伯趙鵙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五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一卷目錄

鷗部彙考

鷗圖

詩經（大雅鳧鷖）

禽經（信鳥）

埤雅（鷖）

爾雅翼（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鷗部藝文一

狎鷗賦　唐黃滔

鷗部藝文二詩

詠白鷗兼嘲別者　梁何遜
古風　唐李白
鷗　杜甫
弄白鷗歌　劉長卿
白鷗　陸龜蒙
戲鷗　錢起
賦得白鷗歌送李伯康歸使　盧綸
贈沙鷗　白居易
和魯望白鷗　皮日休
江鷗　崔道融
題白鷺洲江鷗送陳君　宋徐鉉
述鷗　孔平仲
馬當呼鷗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余靖
鷗　朱繼芳
海鷗　元宋无

觀沙鷗　明袁凱

鷗捕魚　高啓

江上雜味　尹嘉賓

盟鷗軒　僧妙聲

鷗部選句

鷗部紀事

鷗部雜錄

鷺部彙考

鷺圖

詩經（陳風宛丘）

爾雅（釋鳥）

禽經（鷺潔　鷺序）

毛詩陸疏廣要（値其鷺羽）

補禽經（鷺）

通志（昆蟲草木略）

埤雅（鷺）

爾雅翼（鷺）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頭主治）

直省志書（紹興府）

鷺部藝文一

白鷺賦　宋謝惠連

鷺部藝文二詩

朱鷺　梁王僧孺

朱鷺　裴憲伯

朱鷺　陳後主

朱鷺　張正見

朱鷺　蘇子卿

白鷺詠　唐李端

賦得白鷺送宋少府入三峽　李白

白鷺鷥　前人

白鷺　劉長卿

鷺鷥　許渾

白鷺　陸龜蒙

晚歸鷺　錢起

江行　前人

白鷺　李嘉佑

白鷺　劉禹錫
鷺　裴說
省試振鷺　李頻
鷺鷥　盧仝
鷺鷥　杜牧
崔卿雙白鷺　顧非熊
鷺鷥　鄭谷
失鷺鷥　前人
鷺鷥　張祜

詠雙白鷺　雍陶
崔卿池上雙白鷺　賈島
鷺鷥障子　張喬
鷺鷥　來鵬
親仁里雙鷺　許棠
鷺鷥　劉象
雙鷺　徐夤
放鷺鷥　李中
鷺鷥　羅隱

沙上鷺　張文姬
鷺鷥　宋文同
再贈鷺鷥　前人
題惠崇鷺鷥　劉仙倫
鷺鷥　徐照
題秋鷺圖　范成大
贈鷺　陸游
鷺　葉紹翁
雙鷺　武衍
鷺　元馬臻
舟中雜咏　袁桷
九鷺圖　傅若金
題秋塘圖　陳深
過高郵射陽湖雜咏　薩都刺
鷺　吳師道
馴鷺　張雨
恭題宣廟御筆汀鷺圖　明于慎行
題九鷺圖　蕭鎡

九鷺圖　李嶠

正陽城樓西角二鷺巢焉　皇甫汸

題尚仲良畫鷺卷　張以寧

出郊　楊慎

湘江絕句　王鏳

鷺部選句

鷺部紀事

鷺部雜錄

鷺部外編

禽蟲典第三十一卷

鷗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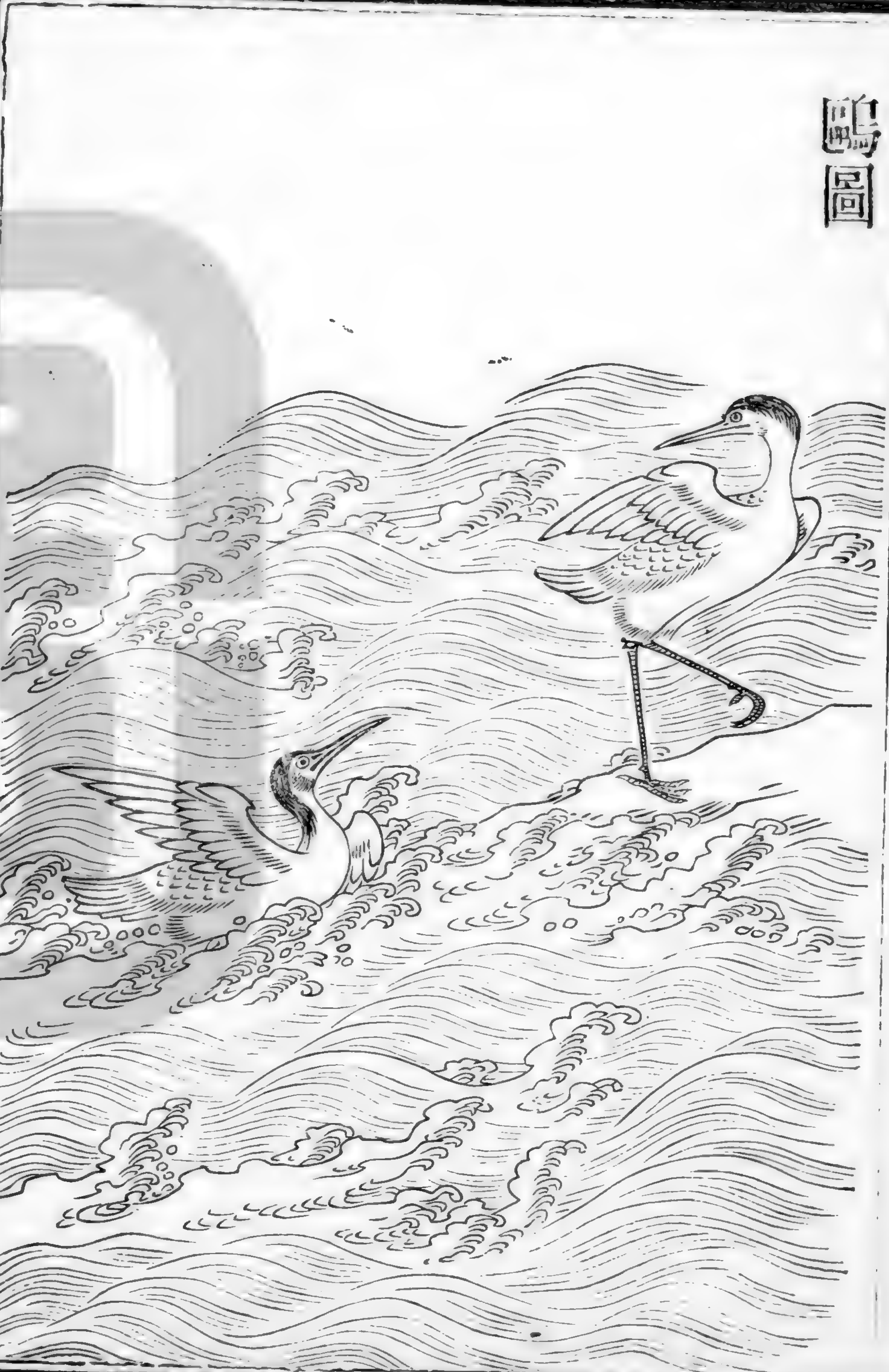
釋名

鷖（詩經）　水鴞（詩經正義）

信鳥（禽經）　信鳧（爾雅翼）

海鷗（本草綱目）　江鷗（本草綱目）

鷗圖



詩經　大雅鳧鷖

鳧鷖在涇

（正義）鷖蒼頡解詁云鷗也一名水鴞

禽經

信鳥

鷗信鳥也信不知用

鷗水鳥如鴿鷉而小隨潮而翔迎浪敝日曰信鷗

鷗之別類羣鳴喈喈優優隨大小潮來也食小魚

蝦蟆之屬雖潮至則翔水嚮以爲信反爲鷙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埤雅

鷖

鷖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鳧鷖安樂於水者也故詩以爲神祇祖考安樂之譬而周官王后安車鷖總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來成以祖言福祿也來爲以考言福祿也傳曰來爲言厚爲孝子則其爲考可知矣又曰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也來崇以地示言福祿也蓋天故自上來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道主貴高地事主富崇故也於祖曰爾酒既清爾殽既馨於考曰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郊丘則貴質而已故曰爾酒既湑爾殽伊脯也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

故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者道也蓋道之至可以祐神非有資於物也孰能福祿之哉故於福祿爲不足道也蒼頡解詁曰鷖鷗也今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鴿而羣飛風土記曰鷖鷖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鷄生於荷葉之上

爾雅翼

鷖

鷖鷗也海物異名記曰鷗之別類羣鳴啫啫隨潮來往謂之信鳧南越記曰在潮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爲候鳧鷖之詩稱神祇祖考安樂之引鳧與鷖蓋水鳥滅沒浩蕩似不可覊而又善別風雲不妄飛集然誠得其道有可馴之理蓋鳧水鳥之謹愿者也而鷗又可狎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至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類而不止其父使取而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誠僞之不可掩也如此程氏曰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詩以鳧鷖之馴爲神祇祖考安樂之驗夫鳧鷖鳥

爾何足以知神之安樂者蓋古者祭義逼於物理故自樂之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至六變各有所致羽物旣與川澤之示相應則所以美神祇祖考之安樂者比之鳧鷖亦其理宜也其稱在涇以下亦有次序蓋涇大川沙渚小洲其外有水而已潨水之高者亹者山絕米水鳥戲廣浮深者也今自涇而沙自沙而渚自渚而潨潨而亹流益狹勢益高而鳧鷖在焉此以見其安而樂之也周禮王后五路安車用鷖總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以繒爲之鷖者其色青黑如鷖而謂之安車則亦若詩之鳧鷖安樂之義爾然鷗亦有白者不專於青黑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鷗者浮水上輕漾如漚也鷖者鳴聲也鴞者形似也在海者名海鷗在江者名江鷗江夏人訛爲江鵝也海中一種隨潮往來謂之信鳧

集解

李時珍曰鷗生南方江海湖溪間形色如白鴿及小

白鷄長喙長脚羣飛耀日三月生卵羅氏謂青黑色誤矣

鷗部藝文一

狎鷗賦（以釋意與遊遷之汀曲爲韻）

唐黃滔

海童以泛泛浮浮愛於白鷗遂將窮於賞翫乃相狎以遨遊彼鳥何知苟同心而同德斯人足驗諒不忮而不求當其訪物外之高蹤得沙間之逸致雲心瀟灑以薦往鶴貌飄飄而疊至列爲儔侶肯無求友之聲郤盡猜嫌皆得忘形之意至若海鏡秋碧天藍霽青磨開桂月於浩渺畫出蓬山於杳冥爾乃瞻雪影緬風翎曲得其情此曠蕩而來依別派不言而信彼

聯翩而飛下迴汀四目夷猶兩情容與曾無隼擊之患忘到鳩居之所羅列靡慚於交契固類朋遊參差罔愧於弟兄還同鴈序斯則別號羽客參爲水仙楊柳之江頭雨夜蒹葭之渡口霜天莫不探此景象窮乎歲年異鷄羣之迴處殊鶯谷之高遷掃塵緒以皆空那虞觸網負身弓而不綰詎肯驚弦則知蟬蛻是非羽翔凡俗豈鷹揚於霄漢之外乃鶚立於烟濤之曲因嗤鴻渚蓋春去以秋來翻笑鵲河竟離長而會促其父旣駭於斯爰令執之纔及入籠之念已興登俎之疑潮滿滄洲遊泳空期於水際日生丹壑翱翔遽在於雲湄所謂禍機中藏物情外釋且斯鳥之猶爾豈於人而能隔則包含詭給之流宜覽之而改易

鷗部藝文二（詩）

詠白鷗兼嘲別者　梁何遜

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異棲息雌往雄不留
孤飛出溆浦獨宿下滄洲東西從此別影響絕無由

古風　唐李白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
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鷗　杜甫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弄白鷗歌　劉長卿

泛泛江上鷗毛衣皓如雪朝飛瀟湘水夜宿洞庭月洞庭歸客正夷猶愛此滄江閒白鷗

白鷗　陸龜蒙

慣向谿頭漾淺沙薄煙微雨是生涯時時失伴沈山影往往爭飛雜浪花晚樹清涼還鸂鶒舊巢零落寄蒹葭池塘信美應難戀針在魚脣劍在鰕

戲鷗　錢起

乍依菱蔓聚盡向蘆花滅更喜好風來數片翻晴雪

賦得白鷗歌送李伯康歸使　盧綸

積水深源白鷗翻翻倒影光素於潭之間銜魚魚落亂驚鳴爭撲蓮叢蓮葉傾爾不見波中鷗鳥閒無營何必汲汲勞其生柳花冥濛大隄口悠揚相和乍無有輕隨去浪杳不分細舞清風亦何有似君換得白鵝時獨凭欄干雪滿池今日還同看鷗鳥如何羽翮復參差復參差海濤瀾漫何由期

贈沙鷗　白居易

老逼教垂白官科遺著緋形骸雖有累方寸却無機
遇酒多先醉逢山愛晚歸沙鷗不知我猶避隼旟飛

和魯望白鷗　皮日休

雪羽襬褷半惹泥海雲深處舊巢迷池無飛浪爭教
舞洲少輕沙若遣棲烟外失羣慙鴈鶩波中得志羨
鳧鷖主人恩重眞難遇莫爲心孤憶舊谿

江鷗　崔道融

白鳥波上棲見人懶飛起爲有求魚心不是戀江水

題白鷺洲江鷗送陳君　宋徐鉉

白鷺洲邊江路斜輕鷗接翼滿平沙吾徒來送遠行
客停舟爲爾長歎息酒旗漁艇兩無猜月影蘆花鎮
相得離筵一曲怨復淸滿座銷魂鳥不驚人生不及
魚禽樂安用虛名上麟閣同心攜手今如此金鼎丹
砂何寂寞天涯後會渺難期從此又應添白髭願君
不忘分飛處長保翩翩潔白姿

述鷗　孔平仲

水濱老父忘機關醉眠古石紅蓼間綠波蕩漾意不
動白雲往來心與閒有鷗素熟翁如此命侶呼儔就

翁喜相親飲啄少畏避自浮自沈不驚起漁人窺之
即謀取手攜網羅來翁所羣鷗瞥見皆遠逝千里翩
翩一回顧鷗不薄翁勿疑避禍未萌眞見機漁人羅
網不在側敢辭旦夕從翁嬉

馬當呼鷗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余靖

昔年曾泛馬當灣團飯喚鷗篙楫間今日江頭飛不
下應知人世足機關

鷗

朱繼芳

採魚秋江上鷗鳥來相隨蕩槳忽驚起雲天碧四垂

海鷗

元宋无

羣飛獨宿水中央逐浪隨波羽半傷莫去西湖花裏
睡芰荷翻雨打鴛鴦

觀沙鷗

明袁凱

門外羣鷗我所知終朝相見不相離借爾橋東楊柳
岸明年春日更添兒

鷗捕魚

高啓

秋江水冷無人渡羣鷗忍饑愁日暮白頭來往似魚
翁心思捕魚江水中眼明見魚深出水復恐魚驚隱

蘆葦須臾銜得上平沙鱗鬣半吞猶見尾江魚食盡身不肥平生求飽苦多饑却猜人少忘機者海上相逢不飛下

江上雜咏　尹嘉賓

杏花淡淡柳絲絲畫舸春江聽雨時漸捲鶴洲江色紫沙鷗睡著不曾知

盟鷗軒　僧妙聲

客有忘機者開軒命白鷗同心如此水有約共滄洲爾性何其靜吾生亦若浮自今期歲晚風雨亦相求

身不肥平生求飽苦多饑却猜人少忘機者海上相逢不飛下

盟鷗軒　僧妙聲

客有忘機者開軒命白鷗同心如此水有約共滄洲爾性何其靜吾生亦若浮自今期歲晚風雨亦相求

鷗部選句

陳江總詩翔鷗方怯凍落鴈不勝彈

唐李嶠山居七夕詩暫驚河女鵲終狎野人鷗

杜甫詩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又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又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又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又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又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又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陸龜蒙冬柳詩正見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

許渾詩雨晴巢燕急波暖浴鷗閒（又）眠鷗猶戀草棲鶴未離松

白居易詩石疊青稜玉波翻白片鷗

雍陶詩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却避人

杜荀鶴詩巖鹿慣隨鋤藥叟溪鷗不怕洗苔僧

宋文同詩鳧鷗慣入闌干宿魚蟹長隨舴艋歸

陸游詩渴鹿出林窺藥井馴鷗掠水傍棊軒（又）平湖烟水已盟鷗

鷗部紀事

山海經元股之國其爲人衣魚食鷗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世說（注）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錢塘人褚先生後也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賦苑陵巖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化爲汙萊此其應也

佛圖澄傳石季龍僭位傾心事澄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未敗時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

清異錄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唐書崔仁師傳仁師子湜元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

侯鯖錄顧況與李鄴侯善鄴侯卒況感其知作海鷗詠以見意爲權貴所疾

清異錄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於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冷齋夜話予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釣舟閑箇中著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

鷗部雜錄

周禮春官巾車安車彫面鷖總（訂義）鄭鍔曰鷖讀如鳧鷖之鷖

易林鳧鷖遊涇君子以寧

抱朴子博喩篇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

明本篇居言於室而翔鷗不下

鷺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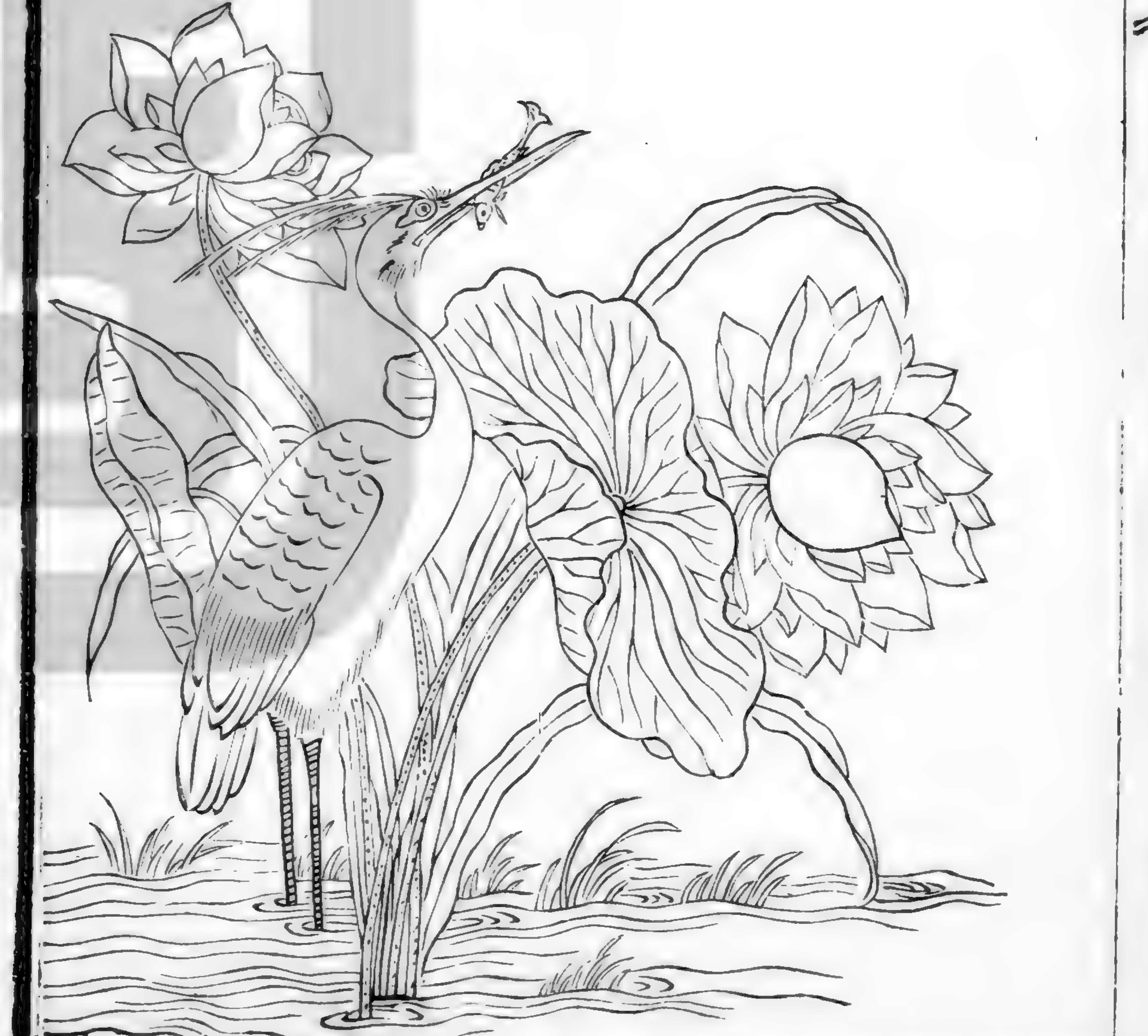
釋名

鷺（詩經）　舂鉏（爾雅）

白鳥（毛詩陸疏廣要）　朱鷺（毛詩陸疏廣要）

白鷺（毛詩陸疏廣要）　鷺鷥（通志）

鷺圖



詩經

陳風宛丘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正義）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

爾雅

釋鳥

鷺舂鉏

（注）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襹名之曰白鷺縗

禽經

鷺潔

鵬鷺之潔

鷺序

寀寮雝雝鴻儀鷺序

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于磐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

毛詩陸疏廣要

值其鷺羽（坊刻振鷺于飛誤）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按鷺一名屬玉屬玉乃是水鳥漢武以之名觀云

可以厭火恐亦非鷺姑存疑以俟博識者

補禽經

鷺

鷺目成而受胎

通志

昆蟲草木略

白鷺亦曰鷺鷥

埤雅

鷺

鷺一名春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方言鶂鳴謂之獨春春與此同意鶂鳴亦其鳴聲如春鷺色雪白頂上有絲毵毵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善蹙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楚威王時有赤鷺合沓飛翔而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今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鷺獨然也故詩於鷺

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山禽尾脩味短若鵲之類是也水禽尾促味長若鷺之類是也又曰鶴好霜鷺惡露字从露省以此亦或謂之白露今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俗說雌雄相眄則產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鸛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淮南子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詩正言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以美文王之德

爾雅翼

鷺

鷺水鳥潔白而善爲容其集必飛舞而下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欲取魚則弭之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人取爲接䍦名曰鷺縗亦曰白鷺蓑或以紅鶴毛間之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說者以爲客有鷺之容耳隋樂志云建鼓商世所作又棲翔鷺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

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白鷺鼓精也或曰皆非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隋志之說云爾按梓人之職嬴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蓋振古如此則所謂建鼓之鷺安知非商世所有陳風亦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或爲纛羽與翿皆筍簴之所懸則鼓之上有鷺舊矣說詩者乃以鷺爲舞者之翳而訓值爲待不知值者蓋植立之義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西雝爲澤按西雝當是置禮樂器之所蓋大雅言論鐘鼓必於辟雝之地以在西故曰西雝而春秋傳則云西辟樂備是辟雝西雝西辟皆樂器之所在也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書亦云大貝鼖鼓在西傍則西雝振鷺之飛爲鼓上之鷺明矣鼓常在西振鷺在鼓之上有飛之象耳建鼓以水貫而載之下有跗又說者以鷺爲鼓精古今樂錄云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入雲故有是名猶會稽雷門之鼓相傳有鶴飛入其

中鼓鳴聞洛陽後破鼓鶴遂飛去亦其類也後世有鼓吹曲亦以朱鷺爲首孔頴達曰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舊舞鼓吹朱鷺曲是也或言朱鷺是漢曲說樂府者亦以爲因飾鼓以鷺而爲曲之名此則非也飾鼓以鷺而不朱朱自因瑞耳禽經曰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禽經云鶴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鋤之狀故曰春鋤

集解

李時珍曰鷺水鳥也林棲水食羣飛成序潔白如雪頸細而長脚青善翹高尺餘解指短尾喙長三寸頂有長毛十數莖毿毿然如絲欲取魚則弭之

汪頴曰似鷺而頭無絲脚黃色者俗名白鶴子又有紅鶴相類色紅禽經所謂朱鷺是也

肉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汪穎曰虛瘦益脾補氣炙熟食之

頭主治

破傷風肢強口緊連尾燒研以臘豬脂調傅瘡口（救急方）

直省志書

紹興府

鷺色雪白頂上有絲長尺餘山陰瀕水人家多畜之皆馴不去惟白露一日必籠之不然飛去

鷺部藝文一

白鷺賦

宋謝惠連

有提樊而見獻實振鷺之仙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心

鷺部藝文二　詩

朱鷺　　梁王僧孺

因風弄玉水映日上金堤猶持畏羅繳未得異鳧鷖
聞君愛白雉兼因重碧雞未能聲似鳳聊變色如珪
願識昆明路乘流欲復棲

朱鷺　　裴憲伯

秋來懼寒勁歲去畏冰堅羣飛向葭下奮羽欲南遷
暫戲龍池側時往鳳樓前所歎恩光歇不得久聯翩

朱鷺　　陳後主

參差蒲未齊沈漾若浮綠朱鷺戲蘋藻徘徊流澗曲
澗曲多巖樹逶迤復繼續振振雖以明湯湯今又矚

朱鷺　張正見

金堤有朱鷺刷羽望滄瀛周詩振雅曲漢鼓發奇聲
時將赤鴈並乍逐彩鸞行別有翻潮處異色不相驚

朱鷺　蘇子卿

玉山一朱鷺萬里入王畿欲向天池飲還遶上林飛
金堤曬羽翮丹水浴毛衣非貪葭下食懷恩自遠歸

白鷺詠　唐李端

迥起來應近高飛去自遙映林同落雪拂水狀翻潮
猶有幽人興相逢到碧霄

賦得白鷺送宋少府入三峽　李白

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驚遠飛去直向使君灘

白鷺鷥　前人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白鷺　劉長卿

亭亭常獨立川上時延頸秋水寒白毛夕陽弔孤影
幽姿閒自媚逸翮思一騁如有長風吹青雲在俄頃

鷺鷥　許渾

西風澹澹水悠悠雪點絲飄帶雨愁何事歸心倚前閣綠蒲紅蓼練塘秋

白鷺　陸龜蒙

雪然飛下立蒼苔應伴江鷗拒我來見欲扁舟搖蕩去倩君先作水雲媒

晚歸鷺　錢起

池上靜難厭雲間欲去晚忽背夕陽飛剩與清風遠

江行　前人

月下江流靜邨荒人語稀鷺鷥雖有伴仍共影雙飛

白鷺　李嘉佑

江南綠水多顧影逗輕波終日秦雲裏山高奈若何

白鷺　劉禹錫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衆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遙碧

鷺　裴說

秋江清淺時魚過亦頻窺却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浴偎紅日色棲壓碧蘆枝會共鵷同侶翱翔應可期

省試振鷺　李頻

有鳥生江浦霜華作羽翰君臣將比潔朝野用爲歡月影林梢下水光水際殘飛翻時共樂飲啄道皆安迴翥宜高詠羣棲入靜看由來鵷鷺侶濟濟列千官

鷺鷥　盧仝

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人不知謂閒立

鷺鷥　杜牧

雪衣雪髮青玉觜羣捕魚兒谿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崔卿雙白鷺　顧非熊

朝客高情愛水禽綠波雙鷺在園林立當風裏絲搖急步繞池邊字印深刷羽競生堪畫勢依泉各有取魚心我卿多傍門前見坐覺恩波思不禁

鷺鷥　鄭谷

閑立春塘烟澹澹靜眠寒葦雨颼颼漁翁歸後沙汀晚飛下灘頭更自由

失鷺鷥　前人

野格由來倦小池鷺風却下碧江涯月昏風急宿何處秋岸蕭蕭黃葦枝

鷺鷥　張祜

深窺思不窮揭趾淺沙中一點山光淨孤飛潭影空暗棲松葉露輕下蓼花風好是滄波侶垂絲趣亦同

詠雙白鷺　雍陶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况與詩家物色宜

崔卿池上雙白鷺　賈島

鷺雛相逐出深籠頂各有絲莖數同灑石多霜移足冷隔城遠樹挂巢空其如盡在灘聲外何似雙飛浦色中見此池塘卿自鑿清冷太液底潛通

鷺鷥障子　張喬

剪得機中如雪素畫爲江上帶絲禽閒來相對茅堂下引出煙波萬里心

鷺鷥　來鵬

裊絲翹足傍澄瀾消盡年光佇思間若使見魚無羨

意向人姿態更應閒

親仁里雙鷺　許棠

雙去雙來日已頻只應知我是江人對敧雪頂思尋水更振霜翎恐染塵三楚幾時初失侶五陵何樹又棲身天然不與凡禽類傍砌聽吟性自馴

鷺鷥　劉象

潔白孤高生不同頂絲清軟冷搖風窺魚翹立荷香裏慕侶低翻柳影中幾日下巢辭紫閣多時凝目向晴空摩霄志在潛修羽會接鸞凰到葦叢

雙鷺　徐夤

雙鷺雕籠昨夜開月明飛出立庭隈但教綠水池塘在自有碧天鴻鴈來清韻叫霜歸島樹素翎遺雪落漁臺何人爲我追尋得重勸谿翁酒一杯

放鷺鷥　李中

池塘多謝久淹留長得霜翎放自由好去蒹葭深處宿月明應認舊江秋

鷺鷥　羅隱

斜陽澹澹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誇潔

白也知長有羨魚心

沙上鷺　　張文姬

沙頭一水禽鼓翼揚清音只待高風便非無雲漢心

鷺鷥　　宋文同

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
晴沙可憐

再贈鷺鷥　　前人

頸若瓊鉤淺曲骹如碧管深翹湖上水禽無數其誰
似汝風標

題惠崇鷺鷥　　劉仙倫

清霜著木高柳枯鷺風獵獵吹寒蘆蘆根敗蓼色慘
淡沙觜無復菰與蒲風標皎皎四公子來從西雝有
閒思肝腸澡濯秋水清雪衣不受泥土滓偶得一飽
即自如鵬飛萬里何關渠出離風波岸上立豈只臨
淵常羨魚惠也小景獨稱步那知寫生尤得趣傍邊
謹勿生機心恐即長鳴過溪去

鷺鷥　　徐照

一點白如雪頂黏絲數莖沙邊行有跡空外過無聲

高柳巢方穩危灘立不驚每看閒意思漁父是前生

題秋鷺圖　范成大

昨夜新霜冷釣磯綠荷消瘦碧蘆肥一江秋色無人問盡屬風標兩雪衣

贈鷺　陸游

雪衣飛去莫怱怱小住灘前伴釣篷禹廟蘭亭三十里相逢多在暮烟中

鷺　葉紹翁

無事時來立葑田殘囘驚去爲歸船霜姿不待他人愛照影滄波亦自憐

雙鷺　武衍

誰驚雙鷺起蘋汀蹴裂玻瓈細有聲飛入白雲渾不辨碧山橫處忽分明

鷺　元馬臻

水風吹冷逼菰蒲藕葉攲斜一半枯玉立鷺鷥渾不動滿身烟雨看西湖

舟中雜詠　袁桷

鷺鷥漾晴空意態極楚楚翻風蒼雪迴轉日爛銀舞

盤旋傲孤鴻清遠敵凡羽須臾下魚陂媿我覺疾去

九鷺圖　傅若金

鮮鮮白鷺羽振振清江湄露草寒已衰風蘆近相蔽
飛鳴各自適離居亦有次雖愜江海情終懷雲霄志
君子思有則畫者工取譬儀羽庶可希修潔誠所貴

題秋塘圖　陳深

水落秋菰老夕寒烟樹微絕憐雙白鷺飛去似知幾

過高郵射陽湖雜詠　薩都刺

白鷺愛秋水獨立仍自行得魚固偶爾驚飛亦常情

鷺　吳師道

振振風生柳沾沾雪點磯白攢秋水立青映暮天飛

馴鷺　張雨

孑然馴鷺雪霜明下瀨求魚自在行碧玉燈檠雙足
瘦白麻衣袂一身輕海鷗見事應何晚凡鳥題門也
不情輸我鵷行舊儔侶舉頭寥廓總雲程

恭題宣廟御筆汀鷺圖　明于慎行

筆端成大造海鳥若相忘暮雨汀莎濕春風岸芷香
柳邊迷落絮雲裏帶飛霜總爲經天藻長留羽翰光

題九鷺圖（爲內府傳制賦此數取九者象乾元也） 蕭鎡

宣德年間邊景昭彩色翎毛稱獨步近時林良用水墨落筆往往皆天趣鴛鴦鳧鴈淸溪流寒鴉古木長林幽等閑得意卽揮洒一掃萬里江南秋此圖九鷺眞奇絕散立晴烟乍明滅日長坐久看轉親飄來點點靑天雪翺翔霄漢殊不驚欲下未下渾有情潛蹤獨趂水邊食延頸忽向蘆中鳴吁嗟林生精藝有如此座客見之誰不喜洞庭湘渚在眼前暝色慘澹涼颸起方今聖主覃恩波四海山澤無虞羅悠悠羣鷺各自適雖有鷹鸇奈爾何

九鷺圖 李聘

何人水墨開毫素白日晴窻起烟霧强將醉眼窺微茫乃見江南九秋鷺兩隻長鳴一隻飛兩隻共啄菰米肥其餘四隻蔓洲渚黃蘆白葦相因依我家曾住苕川上綠蓑披雨聽漁唱西塞山邊今有無桃花流水應新漲別來幾載棲林巒身欲奮飛無羽翰卷圖高詠風漠漠憶爾磯頭靑釣竿

正陽城樓西角二鷺巢焉 皇甫汸

竝負青雲翼來航紫閣棲攀龍窺殿北隨雉臥城西
顧影依霜潔鳴籌候月迷振雌殊可詠聊此謝塵泥

題尚仲良畫鷺卷　　張以寧

滄江雨踈踈翻飛一舂鋤老樹如人立欲下意躊躇
明年柳條長遮汝行捕魚

出郊　　楊愼

高田如棲梯平田如棊局白鷺忽飛來點破秧針綠

湘江絕句　　王鏳

同舟白衣人雪色何毿毿忽有飛來者方知是鷺羣

鷺部選句

唐杜甫詩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又）野鷺宿娟娟

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陸龜蒙詩亦以魚蝦供熟鷺近緣櫻笋識鄰翁（又）錦鯉衝風擲絲禽掠浪飛

錢起詩饑鷺不驚收釣處閑麛應乳負暄時

溫庭筠詩愁鷺睡蒹葭

裴說詩戲鷺飛輕雪驚鴻叫亂紘

皮日休詩細雨闌珊眠鷺覺

曹唐詩形閣鐘鳴碧鷺飛

宋王禹偁詩錦擲鮮鱗紅撥剌雪翻寒鷺白襹褷

陸游詩汀鷺一點白烟柳千絲黃

鷺部紀事

晉書五行志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按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南史張融傳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唐書石雄傳初雄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雲溪友議滕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題鷺鷥障子云

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

該聞錄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時王嵒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爲中的

珍珠船李昉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鷺鷥曰白雪客

湘山野錄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到方今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迴棲煙一點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淸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

黎州圖經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鷺鷥一隻墜化古老傳云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鷥一對從大渡河飛往

州城盤旋棲泊號爲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

金陵圖考出三山門水關中街水環繞處是白鷺洲以洲多聚白鷺故名

鷺部雜錄

詩經陳風宛丘章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周頌振鷺章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注）振羣飛貌

魯頌有駜章振振鷺鷺于下（注）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振振鷺鷺于飛（注）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易林鳧得水沒喜笑自啄毛羽悅澤利以攻玉

唐書南蠻驃國傳鐃鐸集以翔鷺

兩同書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

談苑人畜鷺鷥雖馴熟然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間競養銅觜至九月多死

貴耳集鷺鷥一名春鉏爾雅註行如春鉏山谷亦有詩獨雍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爲鷺鷥非也

汲古叢語鷺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也然絲與角者其廉隅也中有欲則廉隅不張故曰廉生威

田家雜占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

枕談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元魏改官制以侯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

丹徒縣志鷺東坡呼爲雪衣兒

鷺部外編

隋書音樂志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哾鼓而飛入雲

搜神後記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太平廣記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晳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疋女抱二束芻寘船中

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

幽明錄巴東有道士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室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馬自然傳馬湘字自然遊越州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遂化成眞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亦以水噀化成走趂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

樹萱錄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流芳荷中見二叟並語一曰碧繼翁一曰篁栖叟相對吟詩賈遽揖之化爲白鷺飛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鳧部彙考

鳧圖
詩經鄭風雞鳴　大雅鳧鷖
爾雅釋鳥
禽經鳧雉
毛詩陸疏廣要弋鳧與鴈
通志木鴨

中華古今注（鳧食）
埤雅（鳧）
爾雅翼（鳧）
瑯嬛記（少卿）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血主治）

鳧部藝文一

江曲孤鳧賦（有序）　唐王勃
禽暴　陸龜蒙
放鳧賦（有序）　明周是修

鳧部藝文二（詩）

詠單鳧　梁簡文帝
詠寒鳧　同前
賦得汎汎水中鳧　陳江總
鳧　唐李嶠
白鳧行　杜甫
東飛鳧　陸龜蒙
池上雙鳧（二首）　吳融
池上雙鳧　薛濤

詠鳧　宋文同
題惠崇畫秋江鳧鴈　王庭珪
汎汎水中鳧　李昭玘
凍鳧　元貢性之
柳塘野鴨　虞集
鳧部選句
鳧部紀事
鳧部雜錄
鴨部彙考

鴨圖
禮記（曲禮　內則）
周禮（春官）
爾雅（釋鳥）
博雅（釋鳥）
禽經（水鶩　鶩雜）
齊民要術（養鵝鴨　羹臛法　炙法）
補禽經（鴨）
埤雅（鶩）

爾雅翼（鶩）

本草綱目（釋名　正誤　集解　鶩肪　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主治　腦主治　血氣味　主治　舌主治）
（涎主治　膽氣味　主治　肫衣主治　卵）
（氣味　主治　發明　白鴨通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瀘溪縣　廣信府）

鴨部藝文一

野鴨帖　晉王羲之
鄭茶帖　前人
鬬鳧賦　蔡洪
野鶩賦（有序）　齊謝朓
爲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梁劉潛
鬬鴨賦　唐李邕

禽蟲典第三十二卷

鳧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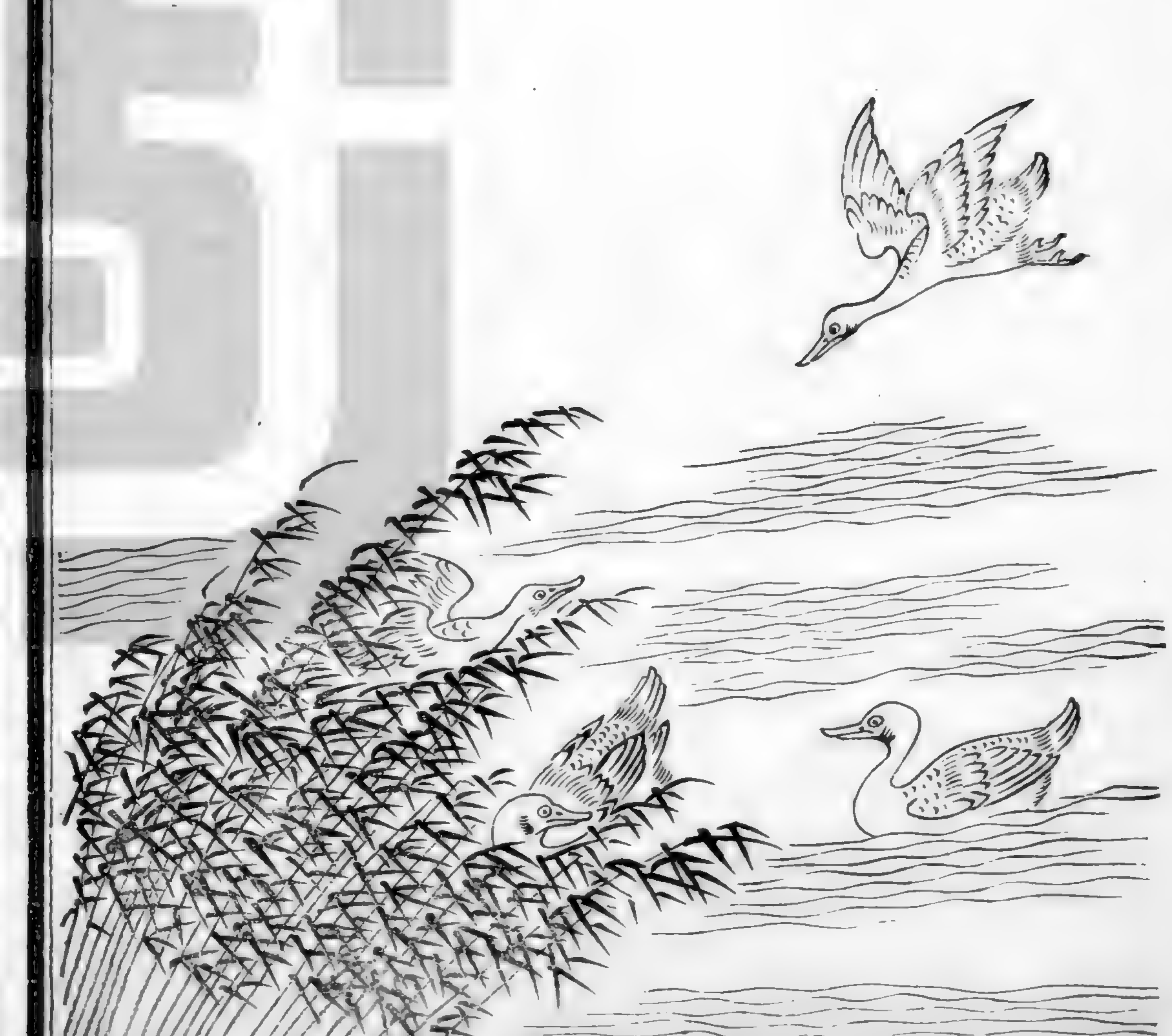
鳧（詩經）　鸍（爾雅）

沈鳧（爾雅）　晨鳧（說苑）

水鴀（通志）　冠鳧（爾雅翼）

少卿（瑯嬛記）

鳧圖



詩經

鄭風雞鳴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朱註）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大雅鳧鷖

鳧鷖在涇

（傳）鳧水鳥也

爾雅

釋鳥

鸍沈鳧

注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　疏　鸍一名沈鳧郭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大雅云鳧鷖在涇

鳧鴈醜其足蹼

注　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其踵企

注　飛卽伸其脚跟企直　疏　鳧水鳥也鴈陽鳥也蹼猶蹼屬相著之謂也踵脚跟也鳧鴈之類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卽伸其脚跟企直也

禽經

鳧雜

鳧鶩之雜

鳧鶩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

毛詩陸疏廣要

弋鳧與鴈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鳧爾雅云鸍沈鳧鄭注云似鶩而小尾白俗呼水鴨好沒故曰沈鳧

通志

水鴨

沈鳧似鶩而小尾白俗呼水鴨

中華古今注

鳧食

鳧常在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矢出用爲藥倍勝常也

埤雅

鳧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也詩曰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矣故於是時相警以夙興也蓋鳧鴈常以晨飛故是詩如此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亦其弋不射宿所以爲好德又鳧性愨謹鴈有行列而不亂故刺不說德之詩樂

正言琴瑟禮正言鳧鴈因以微切之爾也又曰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加與元鶴加加雙鶬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楚辭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蓋沈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之散人慕焉

爾雅翼

鳧

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而說文解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若詩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穫於甫田夜間往往聞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來蓋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粺𥻘（上音篦下音西）塗枝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弋也然聞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說鳧者亦皆以網植兩表於水相去甚近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

獲千百輩則又與龜蒙說異矣鳧所在必賊粱食古之人亦養之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故郭氏解方言稱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故王喬以上方所賜舄假形於鳧自葉朝京師焉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鳧頭中有石也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說苑魏文侯嗜晨鳧（晨鳧常以晨飛也）南越志有松鳧棲息松間周書王會鳧羽爲旌漢佽飛在上苑中結繒繳弋鳧鴈歲萬頭

瑯嬛記

少卿

鳧一名少卿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鳧從几音殊短羽高飛貌鳧義取此爾雅云鸍沈鳧也鳧性好沒故也俗作晨鳧一云鳧常以晨

飛亦通

集解

李時珍曰鳧東南江海湖泊中皆有之數百爲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至稻粱一空肥而耐寒或云食用綠頭者爲上尾尖者次之海中一種冠鳧頭上有冠乃石首魚所化也竝宜冬月取之

肉氣味

甘凉無毒

孟詵曰九月以後立春以前即中食大益病人全勝家者雖寒不動氣

日華曰不可合胡桃木耳豆豉同食

主治

孟詵曰補中益氣平胃消食除十二種蟲身上有諸小熱瘡年久不愈者但多食之即瘥

日華曰治熱毒風及惡瘡癤殺腹臟一切蟲治水腫

血主治

李時珍曰解挑生蠱毒熱飲探吐出摘元

鳧部藝文一

江曲孤鳧賦（有序）　唐王勃

梓州之東南涪江之所合有潭焉周數十步青壁絕地綠波澄天常有孤鳧棲蕩其側飛沈翻唼而天性不違嗟乎宇宙之容我多矣造物之資我厚矣何必處華池之內而求稻粱之恩哉遂作賦曰

靈鳳翔兮千仞大鵬飛兮六月雖憑力而易舉終俟時而難發不如深澤之鳧焉順歸潮而出沒迹已存於江漢心非繫於城闕吮紅藻翻碧蓮刷霧露棲雲

烱迫之則隱馴之則前去就無失浮沈自然爾乃忘機絕慮懷聲弄影乘駭浪而神驚漾澄瀾而趣靜恥園鷄之戀促悲塞鴻之赴永知動息而多方屢沿洄而自省故其獨泛單宿全眞遠致反復幽溪淹留勝地傷雲鴈之嬰繳懼泉魚之受餌甘辭稻粱之惠焉而全飲啄之志也

禽暴　陸龜蒙

冬十月予視穫於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於（集作盈）懷夜不能寐往往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予曰是豈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嘗藥而得之[illegible]糏（上音篦下音西）塗枝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噫失馭之民化爲盜闗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況害民之物乎俾生

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饑吾不知安用馭爲

放鳧賦（有序）

明周是修

洪武丙子仲春之月上憩乎東城之臺環羅俊彥咨詢古先既而有進水鳧百餘翼者毛色鮮華羣匹和輯悠然與夫不忍之心俱放於濠觀其始則紛紛焉少則濈濈焉俄而並舉翀逝於是覽春光之舒遲樂物性之得遂怡怡如也愉愉如也召奉祠臣周是修賦之臣感夫君德之至仁及庶類敢不奉揚休命再拜稽首賦曰

猗茫茫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鷖鳧雖羣遊之無算兮非定偶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滄洲之邃敻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閑泳赬其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忮兮恆恣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羌潛羅而忽加愛毛質之綺麗兮遙將獻乎皇家繄于皇之仁德兮當覽春乎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澹沖融而舒懷適筠籠之跪進兮絢晴光於文繡既彬彬而戢羽兮亦肅肅而並咮啓于皇之良心兮赦俱放乎

金濠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翾翾而升高交迴翔而反顧兮若感恩而不舍徐翀飛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野何皇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先後而有倫豈睿鑒於往古兮實誠中而形外思高下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兮舉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商郊之祝網兮暨中山之放麛於禽獸猶有所不忍兮矧於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銜環而報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兮先伏篆而兆祺善于黃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非辜而有忽嗟羣梟之何幸兮脫萬死於斯須遂重登於寥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漠之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昧兮將天理之可憑粵作喜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徵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揄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誶曰爾梟之生兮仁君之恩倏離鼎俎兮翱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矰

繳相仍愼爾所止兮全爾性靈無或輕投兮暝渚寒汀庶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盍御圖而獻禎兮逐部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臣超昇平於千載兮流無窮之德馨

鳧部藝文二　詩

詠單鳧　梁簡文帝

銜苔入淺水刷羽向沙洲孤飛本欲去得影更淹留

詠寒鳧　同前

廻水浮輕浪沙塲弄羽衣眇眇隨山沒離離傍海飛

賦得汎汎水中鳧　陳江總

歸鳧沸卉同亂下芳塘中出沒時銜藻飛鳴忽颺風浮深或不息戲廣若乘空春鷗徒有賦還笑在金籠

鳧　唐李嶠

颯沓睢陽涘浮游漢水隈錢飛出井見鶴引入琴哀
李陵賦詩罷王喬曳舄來何當歸太液翔集動成雷

白鳧行　杜甫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
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
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東飛鳧　陸龜蒙

裁得尺錦書欲寄東飛鳧鳧脛短翅亦短雌雄戀菰蒲

池上雙鳧　吳融

碧池悠漾小鳧雛兩兩依依祇自娛釣艇忽移還散
去寒鵙有意卽相呼可憐翡翠歸雲髻莫羨鴛鴦入
畫圖幸是羽毛無取處一生安穩老菰蒲

其二

雙鳧狎得傍池臺戲藻銜蒲遠又回敢爲稻粱凌險
去幸無鷹隼觸波來萬絲春雨眠時亂一片濃萍浴
處開不在籠欄夜仍好月汀星沼剩徘徊

池上雙鳧　薛濤

雙棲綠池上朝去暮飛還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詠鳧　宋文同

雙雙紋羽弄清漪全得天眞似爾稀萬頃滄波供口腹一梁寒日曬毛衣雨歸別島嘔啞語風度前灘翕呷飛好向中流最深處等閒休上釣魚磯

題惠崇畫秋江鳧鴈　王庭珪

老崇學畫如學禪中年悟入理或然長江未落鳧雁下舒卷忽若無丹鉛定自維摩三昧裏半幅生綃開萬里不用并州快剪刀斷取鐵圍山下水

汎汎水中鳧　李昭玘

泛泛水中鳧上下聲相呼徜徉信波浪澡濯羞泥汙晴洲漾蘋荇雨岸眠菰蒲飲啄亦自足飛遊誰我拘侯門大池籞富屋夸庖廚何慙久垂翅未願輕投軀雖非黃鵠舉幸與白鷺娛逃烹笑窮雁啄腐嗟飢烏三秋熟粱稻萬里開江湖寄言澤中子何用張網羅

凍鳧　元貢性之

江天歲晚景凄凄雲脚低垂望欲迷水鳥畏寒飛不起黃蘆枝上並頭棲

柳塘野鴨　虞集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蕩蕩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古長策白粲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葦野水闊爛爛明星且將弋翠盤擎露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鳧部選句

楚辭鵠酸臛鳧煎鴻鶬些

晉張華鷦鷯賦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

孫楚登樓賦鳴鳩拂羽于桑榆游鳧濯翅于素波

梁簡文帝詩戲鳧乘洑下漁舟冒浪前

唐駱賓王詩翔鳧猶化履狎雉尚馴童

杜甫詩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又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宋黃庭堅詩兩鳧相倚睡秋江

元楊維楨樂府波心蕩漾靑頭鳧

明高啓詩水滿乳鳧翻藕葉風疎飛燕拂桐花

鳧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靑陰羽鳧旌（註）鶴鳧羽爲旌旄

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

說苑至公篇齊景公鳧鴈食以菽粟

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

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以其養鳥也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爲孝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於是乃遣倉唐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

說叢篇蒲且脩繳鳧雁悲鳴

洞冥記影娥池中有升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呷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拾遺記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眞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

考其年月卽秦始皇墓之金鳧也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業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侯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廣州先賢傳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有飛鳧白鳩棲廬側見人卽去見琦而留

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遊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雙鳧復遊戲池中

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南越志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松鳧

後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

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

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

齊東野語文莊章公性滑稽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于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鵝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餖飣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

鳧部雜錄

冬官考工記鳧氏爲鍾（訂義）易氏曰鳧羽物也輕莫尚焉爲鍾以鳧氏取其聲之輕也

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易林雙鳧俱飛欲歸稻池經涉萑澤爲矢所射傷我胷臆

鳧遊江海沒行千里以爲死亡復見空桑長生樂鄉

鳧鴈啞啞以水爲家雌雄相和心志娛樂得其歡欲

澤狗木鳧雖畜少雛不爲家饒心其亟逋

水壞我里東流爲海黿鳧驩囂不見慈母

鳧過稻廬甘樂䵃鰌雖驅不走田畯懷憂

鳧游江湖甘樂其餌既不近人雖驚不駭

璚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鷺在渚福祿來下

夷羿所射發輒有獲雙鳧俱得利伐王國

鳧舞鼓翼嘉樂堯德虞夏美功要荒賓服

春秋繁露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抱朴子博喩篇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鷺不知鴻鵠之非匹

新論正賞篇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

鴨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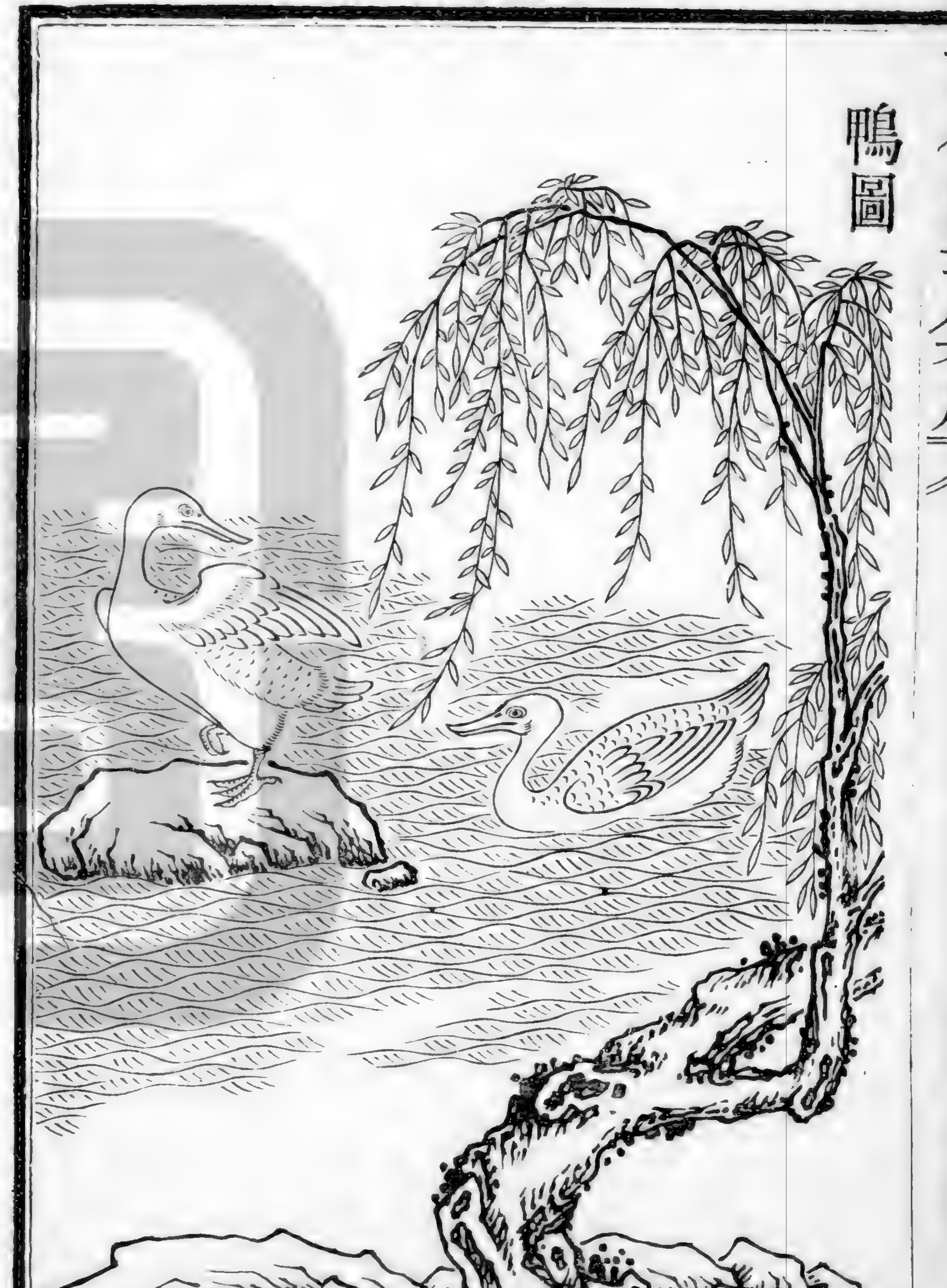
釋名

匹（禮記）　舒鳧（禮記）

鶩（周禮）　䳼鴄（博雅）

野鴨（本草綱目）

鴨圖



禮記

曲禮

庶人之摯匹

（注）說者以匹爲鶩

內則

弗食舒鳧翠

（注）翠尾肉也舒鳧鴨也

周禮

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庶人執鶩

（訂義）鄭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王昭禹曰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則庶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焉或聯於鄉遂相胥以生或聯於官府相胥以行欲其不遷散故執鶩

爾雅

釋鳥

舒鳧鶩

（疏）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翠

博雅

釋鳥

䳑鴚鵞鳧鶩鴄也

禽經

水鶩

水鶩澤則羣擾則逐

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衆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鶩雛

鳬鶩之雛

鳬鶩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雛矣

齊民要術

養鵝鴨

鵝鴨並一歲再伏者爲種

一伏者待時少三伏者冬〻寒雛亦多死也

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鵝初輩生子十餘鴨生數十後輩皆漸少矣

常足五穀飼之生子多不足者生子少

欲放廠屋之下作窠

以防猪犬狐狸驚恐之害

多著細草於窠中令煖先刻白木爲卵形窠別著一枚以誑之

不爾不肯入窠喜西浪生若獨著窠後有爭窠之患

生時尋卽收取別作一煖處以柔細草覆之

停置窠中凍卽須死

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小者減之

多則不周

數起者不任爲種

數起卽凍死也

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日一與食起之令洗浴

久不起者饑羸身冷雖伏無熱

鵝鴨皆一月雛出量雛欲出之時四五日內不用聞打鼓紡車大吠猪叫及舂聲又不用器淋灰不用親見產婦

觸忌者雛多厭殺不能自出假令出亦尋死也

雛既出別作籠籠之先以粳米爲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塡嗉

不爾喜軒壺羌（缺）量而死

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英爲食以清水與之濁則易

不易歷塞鼻則死

入水中不用停久尋宜驅出

此既水禽不得水則死臍未合久在水中冷徹亦

死

於籠中高處敷細草令寢處其上

雛小臍未合不欲冷也

十五日後乃出

早放者匪直乏力致又有寒冷兼烏鴟災也

鵝唯食五穀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蟲

葛洪方曰居射工之地常養鵝見此物食之故鵞羣此物也

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大率鵝鴨六年以上老不復生伏矣宜去之少者初生伏又未能工唯數年之中佳耳

風土記曰鴨春季雛到夏五月則任啖故俗五六月則烹食之

作杬子法純取雌鴨無令雜雄足其粟豆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

俗所謂谷生者此卵既非陰陽合生雖伏亦不成雛宜以供膳

杬木皮

爾雅曰杬魚毒郭璞注曰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無杬皮者虎杖根牛並作用爾雅云茶虎杖郭璞注云似紅草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

淨洗細莖剉煑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內甕中

汁熱卵則致敗不堪久停

浸鴨子一月任食煑而食之酒食俱用鹹徹則卵浮吳中多作者至十數斛久停彌善亦得經夏也

羹臛法

作鴨臛法用小鴨六頭羊肉二斤大鴨五頭葱三升芋二十株橘皮三葉木蘭五寸生薑十兩豉汁五合米一升口調其味得臛一斗先以八升酒煑鴨也

作筍簩鴨羹法肥鴨一隻淨治如糝羹法臠亦如此簩四升洗令極淨鹽盡別水煑數沸出之更洗小蒜白及葱白頭汁等下之令沸便熟也

炙法

腩炙法肥鴨淨治洗去骨作臠酒五合魚醬汁五合薑葱橘皮半合豉汁五合合和漬一炊久便中炙子鵝作亦然

補禽經

鴨

鴨以怒睍

埤雅

鶩

釋鳥云舒鳬鶩鵰鶍醜善立鳬鶩醜善趨周官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欲其不散遷而已故執鶩鄭元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佗心故庶人以爲摯鶩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或曰雞可系故謂之雞鴨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愛之誠至也今雞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鶩伏卵忌磨若聞礱磨之聲則不生矣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鶩也鶩不散遷而又乘匹不

姤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其雌不能鳴雌鶩能鳴其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鶩鴄鳧也鶩音木質木故也蓋鶉性醇鶩性木

爾雅翼

鶩

鶩庶人以爲摯而工商摯雞鶩取其不遠徙雞取其能識時各有宜也曲禮則以爲庶人之摯匹鶩能羣居不失其匹者蓋其別名又謂之木言質木也又以爲冠淮南子載武王克商乃云解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許叔重以爲督被其髮也木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鶩然則非特取其質木又以文采見取矣鶩初無文古稱知天文者乃冠鷸鷸翠鳥而鶩首亦深綠今謂之鴨頭綠豈亦可雜取爲冠耶然鶩性終質木故稱刻鵠不成猶類鶩以言刻鵠而頸短猶不失爲梟鷖而謂慕淳厚者而不至猶爲謹敕之士云爾鶩無所不食易以蓄息今江湖間養者千百爲羣暮則以舟斂而載之其雄者尾毛翅起如鉤大率皆雌鳴乘雄無（恐作比）他易畜出水（恐作子）則拾（恐作抱）

於舟中其生子多者不暇伏則以牛矢嫗而出之或不接而食飽者亦能生伏大抵不長耳孟子稱五母雞二母彘言一雞（一作雄）將五雌以此爲率多寡得所則易蕃今養鶩者並以一歲再伏者爲種其多寡如雞之數然古人貴雞而賤鶩春秋傳曰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是也一謂之鴨禽經曰烏鳴啞啞鸞鳴噰噰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鴳鳴嘒嘒（一作鷃）雞鳴咿咿鸎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哠哠鵙鳴唄唄蓋自雞以下大抵象其聲而爲之名又其足鴽（汝居切鴿也）謂之蹼鴨謂之跗雞謂之距鷹謂之骰鶩謂之䯒鴨（下恐有缺文）上林賦云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庸渠似鳧灰色雞脚一名章渠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鶩通作木曲禮云庶人執匹匹雙鶩也匹夫畀末故廣雅謂鴨爲鴸鳴禽經云鴨鳴呷呷其名自呼鳧能高飛而鴨舒緩不能飛故曰舒鳧

正誤

陶弘景曰鶩即鴨有家鴨野鴨

陳藏器曰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

韓保昇曰爾雅云野鳧鶩而本草鶩肪乃家鴨也

寇宗奭曰據數說則鳧鶩皆鴨也王勃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則鶩爲野鴨明矣勃乃名儒必有所據

李時珍曰四家惟藏器爲是陶以鳧鶩混稱寇以鶩爲野鴨韓引爾雅錯舒鳧爲野鳧並誤矣今正之蓋鶩有野鳧之名而鳧有野鶩之稱故王勃可以通用而其義自明按周禮庶人執鶩豈野鴨乎國風弋鳧與鴈豈家鴨乎屈原離騷云寧與騏驥抗軛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寧昂昂若千里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此以鳧鶩對言則家也野也益自明矣

集解

李時珍曰按格物論云鴨雄者綠頭文翅雌者黃斑色但有純黑純白者又有白而烏骨者藥食更佳鴨皆雄瘖雌鳴重陽後乃肥腯味美清明后生卵則內

陷不滿伏卵聞礱磨之聲則豭而不成無雌抱伏則以牛屎嫗而出之此皆物理之不可曉者也

鶩肪

白鴨者良鍊過用

氣味

甘大寒無毒孫思邈曰甘平

主治

別錄曰風虛寒熱水腫

肉氣味

甘冷微毒

陶弘景曰黃雌鴨爲補最勝

孟詵曰白鴨肉最良黑鴨肉有毒滑中發冷利脚氣不可食且白者殺人吳瑞曰腸風下血人不可食

李時珍曰嫩者毒老者良尾臎不可食見禮記昔有人食鴨肉成癥用秫米治之而愈見秫米下

主治

別錄曰補虛除客熱和臟腑及水道療小兒驚癇

日華曰解丹毒止熱痢

孟詵曰頭生瘡腫和葱豉煑汁飲之去卒然煩熱並用白鴨

發明

劉完素曰鶩之利水因其氣相感而爲使也

李時珍曰鴨水禽也治水利小便宜用靑頭雄鴨取水木生發之象治虛勞熱毒宜用烏骨白鴨取金水寒肅之象也

頭主治（雄鴨者良）

蘇恭曰煑服治水腫通利小便古方有鴨頭丸

腦主治

李時珍曰凍瘡取塗之良

血氣味（白鴨者良）

鹹冷無毒

主治

別錄曰解諸毒

孟詵曰熱飲解野葛毒已死者入咽卽活

李時珍曰熱血解中生金生銀丹石砒霜諸毒射工毒又治中惡及溺水死者灌之卽活蚯蚓咬瘡塗之

卽愈

舌主治

李時珍曰痔瘡殺蟲取相制也

涎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痙風頭及四肢皆往後以鴨涎滴之又治蚯蚓吹小兒陰腫取雄鴨抹之卽消

膽氣味

苦辛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塗痔核良又點赤目初起亦效

肫衣主治（卽膍胵內皮也）

李時珍曰諸骨硬炙研水服一錢卽愈取其消導也

卵氣味

甘鹹微寒無毒

孟詵曰多食發冷氣令人氣短背悶小兒多食脚軟鹽藏食之卽宜人

陳士良曰生瘡毒者食之令惡肉突出

陶弘景曰不可合鼈肉李子食害人合甚食令人生

子不順

主治

日華曰心腹胷膈熱

發明

李時珍曰今人鹽藏鴨子其法多端俗傳小兒泄痢炙鹹卵食之亦間有愈者葢鴨肉能治痢而炒鹽亦治血痢故耳

白鴨通氣味（即鴨屎也與馬通同義）

冷無毒

主治

別錄曰殺石藥毒解結縛散畜熱

孟詵曰主熱毒毒痢又和雞子白塗熱瘡腫毒即消塗蚯蚓咬亦效

李時珍曰絞汁解金銀銅鐵毒

附方

瘰癧汁出不止用鴨脂調半夏末傅之（永類方）

白鳳膏葛可久云治久虛發熱欬嗽吐痰欬血火乘金位者用黑嘴白鴨一隻取血入溫酒量飲使直入

肺經以潤補之將鴨乾撏去毛脅下開竅去腸拭淨入大棗肉二升參苓平胃散末一升縛定用砂甕一個置鴨在內以炭火慢煨將陳酒一瓶作三次入之酒乾爲度取起食鴨及棗頻作取愈（十藥神書）

大腹水病小便短少百一方用青頭雄鴨煮汁飲厚蓋取汁心鏡治十種水病垂死用青頭鴨一隻如常治切和米并五味煮作粥食又方用白鴨一隻治淨以豉半升同薑椒入鴨腹中縫定蒸熟食之

鴨頭丸治陽水暴腫面赤煩燥喘急小便澀其效如神此裴河東方也用甜葶藶炒二兩熬膏漢防己末二兩以綠頭鴨血同頭全搗三千杵丸梧子大每木通湯下七十丸日三服一加猪苓一兩（外臺祕要）

卒中惡死或先病痛或臥而忽絕並取雄鴨向死人口斷其頭瀝血入口外以竹筒吹其下部極則易人氣通即活也（肘後方）

解百蠱毒白鴨血熱飲之（廣記）

小兒白痢似魚凍者白鴨殺取血滾酒泡服即止也（摘元方）

石藥過劑白鴨屎爲末水服二錢效（百一方）

乳石發動煩熱用白鴨通一合湯一盞漬之澄清冷飲（聖惠方）

熱瘡腫痛不可忍用家鴨糞同雞子清調傅卽消（聖惠方）

直省志書

瀘溪縣

邑中鴨甚小必湖鴨爲大仍以白毛烏骨者貴

廣信府

鴨種自閩來者宜畜先時有自浙來者白身而黑名白鳳今失種矣

鴨部藝文一

野鴨帖　晉王羲之

損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遠能分遺但深佩耶二謝

鄞茶帖　前人

節日縈牽少睡鄞茶微炙善佳令姊差耶石首鯗食之消瓜成水此魚腦中有石如碁子野鴨亦有云此魚所化乾蝸青黛主風搐搦良

鬬鳧賦　蔡洪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鳥惟鬪鴨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鸞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豔采之翠英冠葩綠以耀首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淸響而好鳴感秋商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野鶩賦（有序）　　齊謝脁

有門人獒一野鶩因以爲獻于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毛羽請予爲賦其詞曰

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裂雕綺之翠襟孤雛驚以靡翼餞雌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貿以兼金同闇寺以傳請排邃戶以重深貴敷袵以取愛願登俎以甘心

爲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梁劉潛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笠吳覡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却月口疑犀欔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

千金之洎

鬬鴨賦

唐李邕

東吳王孫笑傲閶門魚横玉劒蟻沸金樽賓僚霧進游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棹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畱塵將飛而遂落旣而酣歌徙坐取物爲娱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鳬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唼喋爭食襹褷帶雛隨綠波而澹淡向紅藻而傲愉鳬之爲物也說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聱軋颯沓繽紛其浮敝水其旋如雲共洽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爲羣繞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爲擒縱更爲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聳爲鷩鴻廻疑返鵲逼仄兮掣裔聯翩兮踴躍忽驚逆以差池倏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爲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濩排錦石蹴瓊沙披羽翰鼓煙霞避參差之荇菜隨菡萏之荷花駐江妃之往棹留海

客之歸槎而乃擁津塞浦辨觀如堵空里鄽會厲天蛙黽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埸之鷄沮氣傾市之鶴慙妍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千豈筆精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艮戒之於在圖俾聞義而忘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鴨部藝文二（詩）

花鴨　唐杜甫

野鴨　李羣玉

鴨雛　宋梅堯臣

畫鴨　黃庭堅

小鴨　元揭傒斯

巴人竹枝歌　明王廷相

鬭鴨篇　高啓
射鴨詞　前人
沈石田百鴨圖　趙寬
鴨部紀事
鴨部雜錄
鴨部外編
鷄部彙考
鷄圖
竹鷄圖
秧雞圖
禮記（曲禮　月令　內則）
周禮（春官）
爾雅（釋畜）
春秋緯（運斗樞　說題辭）
汲冢周書（時訓解）
星經（天雞）
大戴禮記（夏小正）
方言（雞　雜釋）

禽經（雞惡類）

廣志（雞各種）

古今注（別名）

述異記（何潮雞）

齊民要術（養雞　羹臛法　蒸缹法　胚腤煎消法）

宋史（天文志）

物類相感志（烏骨雞　雞卵　雞雙黃）

補禽經（雞視）

暘谷謾錄（雞爪）

桂海禽志（翻毛雞　長鳴雞）

埤雅（雞）

爾雅翼（雞　昆雞）

蟫史（雞鳴）

瀛涯勝覽（蘇門答剌雄雞）

禽蟲典第三十三卷

鴨部藝文二詩

花鴨　唐杜甫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鴨　李羣玉

鸂鶒借毛衣喧呼鷹隼稀雲披菱藻地任汝作羣飛

鴨雛　宋梅堯臣

春鴨日浮波羽冷難伏卵常因鷄抱時托以鷄窩暖

三旬鷇既坼乳毛寒脛短雞寧辨其雛翅擁情款款一日向水涯所稟殊未斷汎然去中流鷄呼心悺悺人之苟異懷負義不足算有志在養毓勿論報德限

畫鴨　黃庭堅

小鴨看從筆下生幻法生機全得妙自知力小畏滄波睡起晴沙依晚照

小鴨　元揭傒斯

春草細還生春雛養漸成茸茸毛色起應解自呼名

巴人竹枝歌　明王廷相

野鴨唼唼一雙飛飛到儂池不肯歸莫共鴛鴦鬬毛羽鴛鴦情性世間稀

鬬鴨篇　高啓

春波漾漾鳧鬬鴨每堪玩宛轉回翠吭襬褷振文翰聲兼江雨喧影逐浦雲亂唼喋隊初交紛披勢將散持敵忽同沈呼儔更相換時陳水檻側如聚湖亭畔長鳴若賈勇遠奮如追竄荷葉觸俱翻菱絲罥齊斷魚駭沒中流鷗驚起前岸心逾隴雉驕氣壓場雞悍海客朝自驅溪娃晚猶看稍欲礙行舟渾忘避流彈

苦爭因爲食幸勝非因算微鳥昧全軀臨川獨成嘆

射鴨詞　　　前人

射鴨去淸江罾射鴨返回塘晚秋菱葉爛烟雨晴鴨羣未下媒先鳴草翳低遮竹弓彀水冷田空鴨多瘦行舟莫來使鴨驚得食忘猜正相鬬觜唼唼毛褷褷潛機一發那得知

沈石田百鴨圖　　　趙寬

柳塘流水春沄沄誰放百頭花鴨羣石田老翁眞好戲點染霜毫成錦雲錦雲歷亂不可數飲啄浮沈散還聚白瑩翻令鷗鷺猜綵鮮更被鴛鴦妬菰蒲劍芽一尺强水香烟暖任回翔正憐身上無泥滓安用人間覔稻粱洞庭之波連笠澤深綠晴搖漢江色甫里先生得意時自挈雕闌引文翼我家恰與天隨鄰慣見毰毸弄碧粼就中亦有能言者不取槖金驚使人

鴨部紀事

管子菁茅謀篇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吳地記鴨城者吳王築地以養鴨周數百里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魯恭王好鬬雞鴨

洞冥記有升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吸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趙飛燕外傳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臥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爲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彼術眞似此也后大

笑曰是何足汙吾絞乎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鬭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異志陸遜傳時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撤之

岳陽風土記臨湘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鬭鴨之所

魏志齊王芳本紀嘉平六年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謀廢帝以聞皇太后（注）魏氏春秋云姜維寇隴右時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已書詔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語林傳信貧母羸病恆驚悸信乃取鷄鴨滅毛放承塵上行落地轉恐怖

鄴中記寒食俗多畫鴨子以相餉

竺法眞登羅山疏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異物志廣州浛洭縣金池黃家有養鵝鴨池嘗

於鴨糞中見麩金遂多收淘之日得一兩緣此致富其子孫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卽無金黃氏力殫矣

宋書王僧達傳太祖聞僧達蚤惠名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叅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橋觀鬬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異苑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泉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去石盂隔一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杖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廻遂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鴨肉乃成瘕病胷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痊

齊春秋齊人渡江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及食調市人餽軍皆是交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卽炊米煑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臠人人裹飯媲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魏書靈徵志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北史李崇傳崇除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三國典略高德衆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羣行於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北史賀若敦傳武成元年陳將侯瑱等圍逼湘州令敦渡江赴救敦乘勝遂次湘州初土人亟乘輕船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

隋書元善傳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愞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然之

唐書太宗諸子傳庶人祐字贊武喜養鬭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

朝野僉載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撻破家貲鞭二十

雲仙雜記王縉飲酒非鴨肝猪肚筯輒不舉

中吳紀聞陸魯望有鬭鴨一欄頗馴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愳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

舊唐書李愬傳愬襲蔡州至懸瓠城夜半雪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小說舊聞記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在啓黃閣也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

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鼎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因請辰前假寤入齋惟所愛皁脚大花鴨從旣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旣入閤花鴨仰視大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示吾乃大丈夫豈攝於若而相迫耶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釋龜壽萬死罪願以舍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

全唐詩話李賀同時有劉棗强先生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有所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鎭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置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貮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

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耶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强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强亦如范萊蕪之類焉

陝西通志馮宿宅在西安府親仁坊宿從子袞爲給事中宅南有山林池亭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遣一家人主之謂之鳥省

雲仙雜記司馬伯殊買得鴨卵一枚非常珍重夜猶未食夢曰此卵乃徐龍幼子淸水郎君也不殺將富殊乃放之

向聲能於鐺中以手撥鴨卵成花

富揚庭蓄鴨萬隻每飼以米五石遺毛覆渚

浮光多美鴨太野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裀褥

彭几嗜鴨腊未曝前三日置鎭石之下時所共服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蘇州吳郡土貢鴨胞肚

五代史唐本紀同光三年春二月乙酉射鴨於郭泊

晉本紀出帝開運三年春二月壬午射鴨於板橋幸南莊

遼史穆宗本紀應曆十五年春二月壬寅上東幸甲寅以獲鴨除鷹房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役

清異錄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鵝但足短耳宐謂之減脚鵝

鑑戒錄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脣喙覩物便嘲大慈寺東地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當門書絕句曰此放生者稍息矣鵝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鷄在不信闍黎是野狸

夢溪筆談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煑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煑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括異志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鬻之者

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燖治之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燖而身毛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皙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生活受鑊湯地獄報云

癸辛雜識何小山旣貴里居有邑宰初上來見一覩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鳧之擾有狀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方回老而貪淫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回略不爲恥

豹隱紀談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縣尉下鄉也鷄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鴨于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

靡有孑遺鷄既鳴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

鷄鳴三章章四句

稗史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誥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辭頗以爲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即罔雙即兩鳧即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元史忙哥撒兒傳撒兒祖捌阿捌阿精騎射帝甚愛之號爲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鶩至帝命捌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捌阿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是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况人乎不戰而去

瑯嬛記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揚州府志萬曆乙丑諸生馬儒龍家畜一雄鴨而病欲死命奴烹之剖其腹則一小鴨在胷腹間頭足羽翅皆具以卵化胎亦一異也

江寧府志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畜二鴨一日將烹其雄以籠罩之雌者旋繞其旁逐之不去飼之不食已殺其雄以沸湯燖之其雌哀鳴舉身投沸湯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瘞之永不食鴨

江西通志石井在吉安府永豐縣南二十里深闊丈餘風雨晦冥時見金鴨出沒其間

鴨部雜錄

春秋繁露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說苑修文篇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

石崇金谷詩序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

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鷄猪鵝鴨之類莫不畢備

抱朴子金丹篇崔文子丹法內丹鶩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

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

酉陽雜俎鴨目白殺人

兼明書風俗通以呼鷄作朱朱聲卽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耶

物類相感志鴨卵以硇砂畫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闕二字）黃直透內

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

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

煑紅鴨子以金桐根同煑白皆紅

鷄肋編兩浙婦人多事服飾口腹而恥營生故小民有不能供其費者皆從其私通謂之貼夫如近寺居人其所貼皆僧行也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爲名大諱北人但知鴨作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則二三始有子其

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老學菴筆記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咮於翼間

蠡海集或問曰鷄鴨卵之生皆繫著於脊其產於後竅不知自何道而能出答曰凡鳥之卵生者莫不繫著於脊蓋本乎天者親上也脊繫卵處下生一腸上口連屬於繫卵卵既長足而產則入於此腸俗謂之花腸也下口乃並於糞腸以通於後竅出焉卵之殼皆於當日始能堅何以知其然因宰殺之日隔宿可驗也

輟耕錄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杬子按齊民要術用杬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螢雪叢說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

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居家宜忌九月後宜食野鴨多年小熱瘡不愈食多即瘥永久無患

賢奕鵝鴨有翼而不飛

鴨部外編

洞冥記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已晡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藻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綃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尋陽記周訪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明起如廁見一白頭翁訪逐之化爲雄鴨還船欲煮之遂飛去

指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一日侍馬祖行次見

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鷄部彙考一

釋名

翰音（禮記）　蜀鷄（爾雅）

僆（爾雅）　鶤（爾雅）

越鷄（莊子）　魯鷄（莊子）

鸊鴡（方言）　䳥（方言）

秋侯子（方言）　長鳴鷄（廣志）

燭夜（古今注）　伺潮鷄（述異記）

烏骨鷄（物類相感志）　翻毛鷄（桂海禽志）

荊鷄（埤雅） 火鷄（瀛涯勝覽）

山駝鷄（瀛涯勝覽） 鳩七咤（本草）

長尾鷄（本草） 食鷄（本草）

角鷄（本草） 石鷄（本草）

傖鷄（本草） 矮鷄（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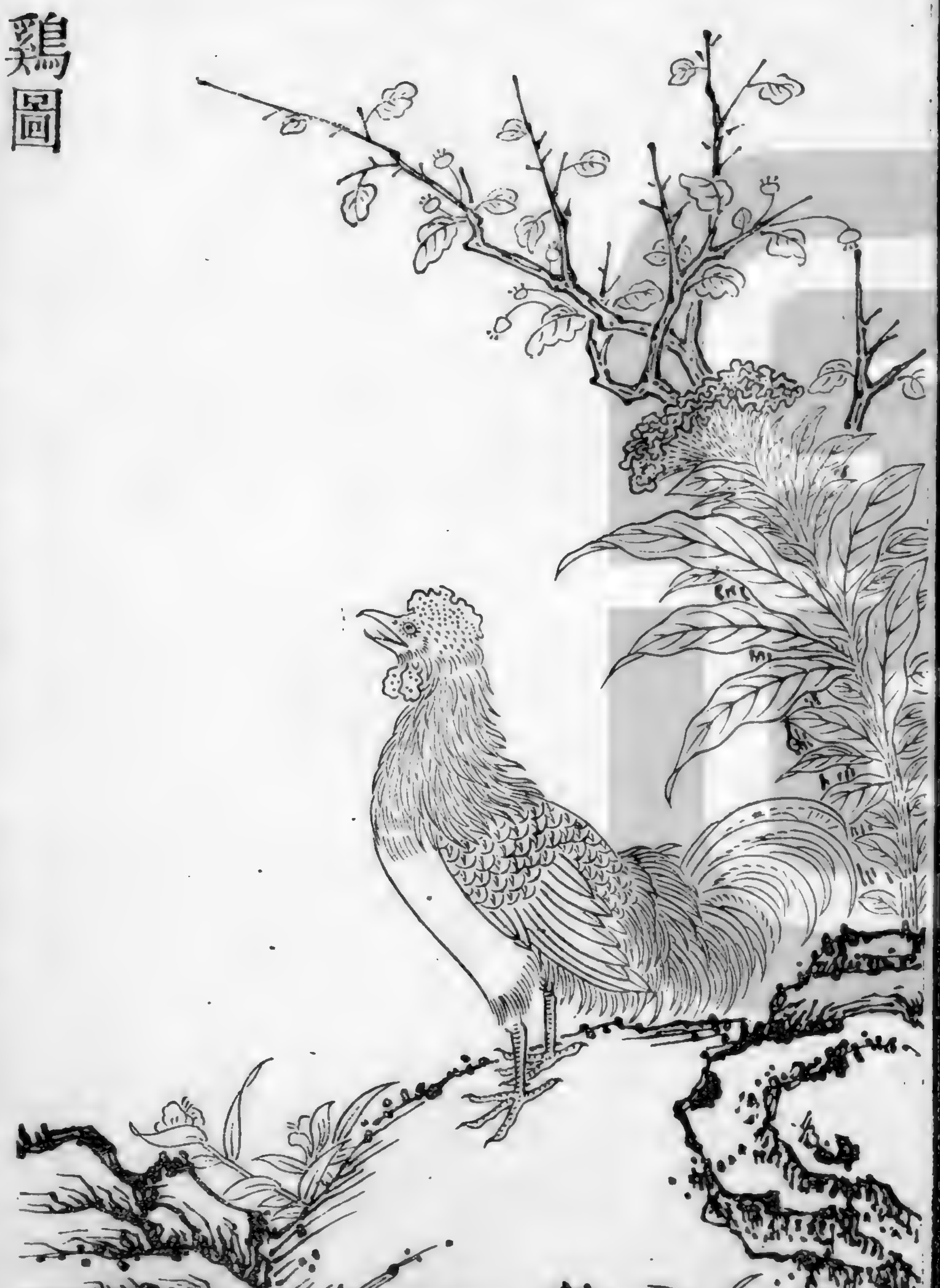
靈禽（本草） 載丹（本草）

竹鷄（本草）以下附 山菌子（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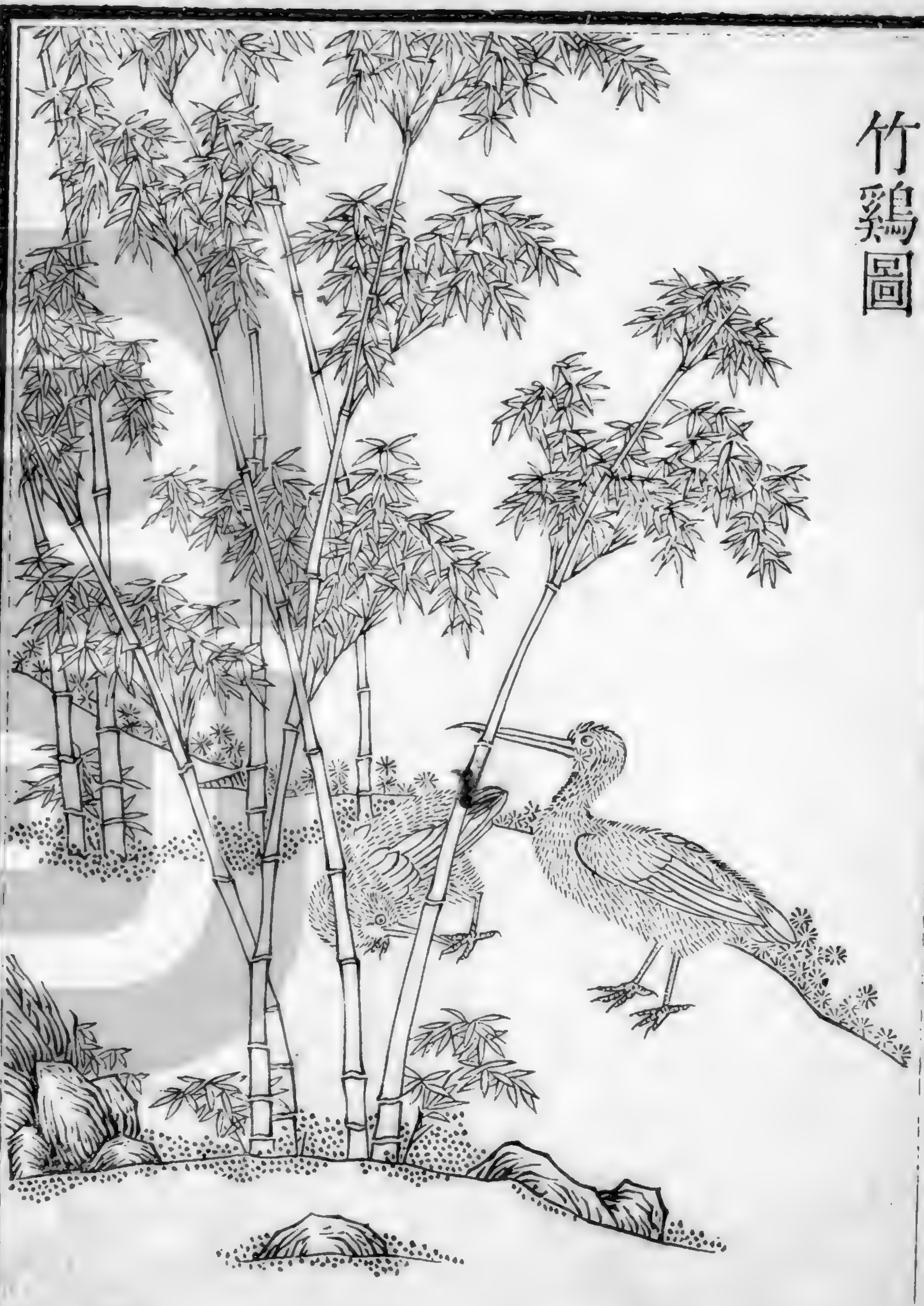
鷄頭鶻（本草） 泥滑滑（本草）

英鷄（本草） 秧鷄（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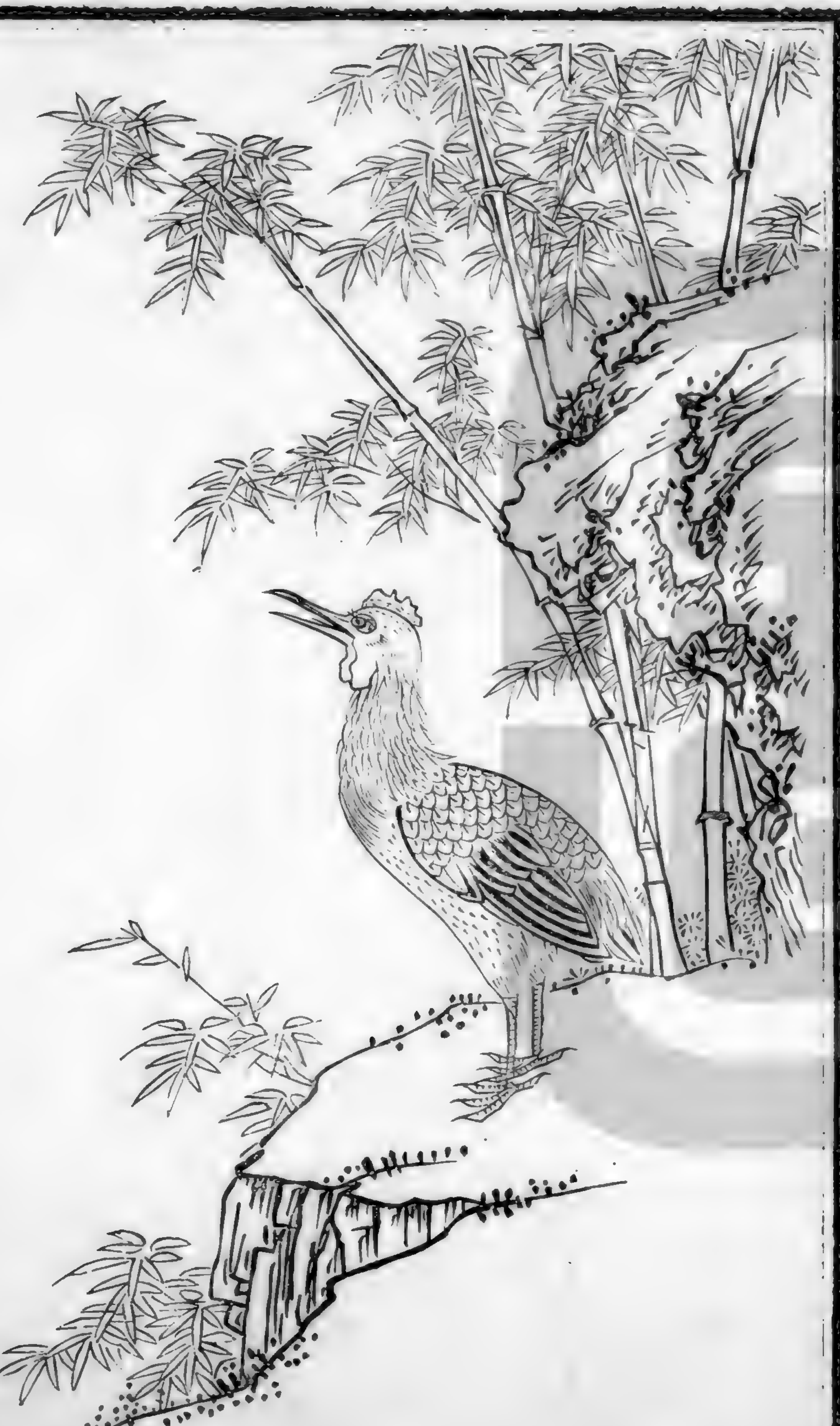
鷄圖



竹鷄圖



秧鷄圖



禮記

曲禮

凡祭宗廟之禮鷄曰翰音

註 翰聲長也 疏 鷄肥則其鳴聲長

月令

孟夏之月食菽與鷄

註 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鷄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

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

陳註 舊註以內則之雛爲小鳥此雛爲鷄

季冬之月鷄乳

疏 易通卦驗云鷄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 大全 馬氏曰鷄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內則

麥食脯羹鷄羹

疏 謂以麥爲食以脯爲羹又以鷄爲羹味相宜也

又

濡鷄醢醬實蓼

（注）濡謂烹之以汁和也（疏）言烹濡此鷄加之以醯及醬又實之以蓼

又

秋宜犢麛膳膏腥

（注）鷄膏腥（疏）鷄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克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鷄膏也

又

鶉羹鷄羹鴽釀之蓼

（注）釀謂切雜之也（疏）三者皆釀之以蓼（陳註）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

又

弗食鷄肝

（疏）爲不利人也

周禮

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工商執鷄

（訂義）鄭康成曰鷄取其守時而動王昭禹曰工與事造業以利其上商懋遷有無以利其上欲其趨時

而動故孰鷄鄭鍔曰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犒師匠慶伶州鳩之徒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貿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鷄宜矣

爾雅

釋畜

鷄大者蜀

注　今蜀鷄

蜀子雓

注　鷄子名

未成鷄僆

注　江東呼鷄少者曰僆

絕有力奮

注　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

疏　此別鷄屬也案春秋說題辭曰鷄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鷄者知時畜其大者名蜀郭云今蜀鷄蜀之雛子名雓雛之稍長未成鷄者名僆郭云江東呼鷄少者曰

健壯大絕有力者名奮郭云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者謂上文雉也羊也并此鷄皆云絕有力奮故此釋之也

鷄三尺爲鶤

（註）陽溝巨鶤古之名鷄

春秋緯

運斗樞

玉衡星散爲鷄遠雅頌著倡優則雄鷄五足

說題辭

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期莫寶也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大寒之日鷄始乳鷄不始乳淫女亂男

星經

天鷄

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異鳥火星守兵起土守人饑相食流亡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正月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方言

鷄雛釋

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鸊鴡桂林之中謂之割鷄或曰傱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鷄曰抱爵子及鷄雛皆謂之鷇

江東呼蓲關西曰鷇

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

雞雛徐魯之間謂之秋侯子

徐今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是也

禽經

雉惡類

雉鷙惡其類

雉與山鵲惡其類相值則相搏

廣志

雞各種

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美幷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永昌郡無雞

古今注

別名

雞一名燭夜

述異記

伺潮雞

伺潮鷄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鷄清響而應潮是也

齊民要術

養鷄

爾雅曰鷄大者蜀蜀子雒未成鷄僆絕有力奮鷄三尺爲鶤郭璞注曰陽溝巨鶤古之鷄名廣志曰鷄有胡髮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鷄金骹者鳴美吳中送長鳴鷄鷄鳴長倍於常鷄異物志曰九眞長鳴鷄最長聲甚好清朗鳴未必

在曙時潮水夜至因之並鳴或名曰伺潮鷄風俗通云俗說朱氏公化而爲鷄故呼鷄者皆言朱朱元中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桃樹名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鷄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鷄則鳴羣鷄皆隨而鳴也

鷄種取桑落時生者良

形小淺毛脚細短是也守窠少聲則無鷄子

春夏生者則不佳

形大毛羽悅澤脚粗長者是遊蕩饒聲產乳易厭既不守窠則無緣蕃息也

雞春夏雛二十日內無令出窠飼以燥飯

出窠早不免烏鴟與濕飯則令臍膿也

雞棲宜據地爲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在樹林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燃柳柴雞雛小者死大者盲

此亦燒穰殺瓠之流其理難悉

養雞令速肥不杷屋不暴園不畏烏鴟狐狸法別築牆匡開小門作小廠令雞閉兩日雌雄皆斬

去六翮無令得飛出偉多收稊稗胡之類以養之亦作小槽以貯水荊藩爲棲去地一尺數掃去屎鑿牆爲窠亦去地一尺唯冬天著草不茹則子凍春夏秋三時則不須直置匡上任其產伏畱草則蜫蟲生雞出則著外許以罩籠之鶬鶵大還內牆匡中其供食者又別作牆匡蒸小麥飼之三七日便肥大矣

又鷇產雞子供常食法

別取雌雞勿令與雄相雜其牆匡斬翅荊棲土窠一法唯多與穀令竟冬肥盛自然穀產矣一雞生百餘卵不雛并食之無咎餅炙所須皆宜用此

瀹雞子法

打破著沸湯中浮出即掠取生熟正得即加鹽醋也

炒雞子法

打破銅鐺中攪令黃白相雜細擘葱白下鹽米渾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

家政法曰養雞法二月先耕一畝作田秫粥灑之刈生芽覆上自生白蟲便買黃雌雞十隻雄一隻於地上作屋方廣丈五於屋下懸簀令雞宿上并作雞籠懸中夏月盛晝雞當還屋下息并於園中築作小屋覆雞得養子烏不得就

龍魚河圖曰畜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亦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

養生論曰雞肉不可食小兒食令生蚘蟲又令消體瘦鼠肉味甘無毒令小兒消殺除寒熱炙食之良也

羹臛法

作雞羹法雞一頭解骨肉相離切肉琢骨煮使熟漉去骨以葱頭二升棗三十枚合煮羹一斗

蒸缹法

蒸雞法肥雞一頭淨治猪肉一斤香豉一斤鹽五合葱白半虎口蘇葉一寸圍豉汁三升著鹽安甑中蒸令極熟

胚腤煎消法

腤雞一名魚雞一名雞臛以渾鹽豉葱白中截乾蘇微火炙生蘇不炙與成治渾雞俱下水中熟煑出雞及葱漉出汁中蘇豉澄令清擘肉廣寸餘奠之以煖汁沃之肉若冷將奠蒸令煖滿奠又云葱蘇鹽豉汁與雞俱煑既熟擘奠與汁葱蘇在上莫按下可增葱白令細也

宋史

天文志

天雞二星在牛西一在狗國北主異鳥一曰主候時熒惑舍之爲旱雞多夜鳴太白熒惑犯之爲兵塡星犯之民流亡客星犯水旱失時入爲大水

物類相感志

烏骨雞

烏骨雞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

雞卵

雞下卵晨則雄暮則雌日中對日下亦雄

雞雙黃

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雞

補禽經

雞視

雞以嗔視

雞睨

暘谷謾錄

雞爪

雞四爪

桂海禽志

翻毛雞

翻毛雞翮翎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散逸二廣皆有

長鳴雞

長鳴雞高大過常雞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溪洞中

埤雅

雞

鹽鐵論曰雞廉狠吞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雞有蜀魯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

其大者莊子一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成元英曰越雞荊雞也魯雞今之蜀雞案韓子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則元英所謂魯雞今之蜀雞非是舊說日中有雞月中有兔按雞正西方之物兔正東方之物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月生於西故兔入之此猶鏡燈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風雨之詩曰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雞之信度如此秋氣慘而凄凄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固嚮晦則君子入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又疑於已今曰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則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譬也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固易曰巽爲雞兌見而巽伏故爲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故曰乳狗噬虎伏雞搏狸又曰伏雞日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王褒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此言是也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棲水鳥晚於林棲故

曰宿也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因以爲東西之西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言雞棲矣日於是夕夕於是月見故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故曰朝見曰朝暮見曰夕夕非曛晦之時明矣吳均曰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傳曰雞見食相告者仁也

爾雅翼

雞

雞司時之畜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又能自守不爲風雨止故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古有雞人掌共雞牲大祭祀夜漏未盡則嘑旦以嘂百官以其畜雞則知時故也古稱雞之德五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鳴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然雞老遇歲則有怯寒至曉方鳴者又雞或乙丙夜輒鳴者俗謂之盜啼云行且有赦蓋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故後魏北齊赦日皆設金雞揭於竿至今猶然亦曰盜啼爲有火古

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以喻商王之用婦言至漢世乃有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與雄不殊將者謂能率領其羣也說者曰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㱁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按漢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年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則朱乃祝之轉也又崔豹古今注雞名燭夜爾雅雞大者蜀其音豈又本於此耶郭璞既解蜀爲今之蜀雞廣志又稱大者蜀小者荊而莊子別稱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則荊與越爲小蜀與魯爲大荊越相近若蜀者非巴蜀葢魯成公會於蜀者亦魯地云爾（說文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禽經曰鷹雞多秋生雉雞多冬死葢魯雉則今鬭雞自周宣王時已有紀消子爲王養鬭雞之事其後魯季郈雞鬭季氏介其雞葢以膠沙播其羽或曰搗芥汁播之郈氏則爲之金距距者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也後世則又私取狸膏塗其頭輒間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不若養之至於木雞者之爲全也今南方蓄蠱之

家雞輒飛去（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昆雞

昆雞似鶴（說文作鶤）黃白色長頷赤喙九辨曰昆雞啁哳而悲鳴公孫乘月賦云昆雞舞於蘭渚謝靈運雪賦對庭昆之雙舞淮南曰鉗旦大丙之御過歸鴈於碣石軼鶤雞於姑餘許叔重云鶤雞鳳凰之別名考穆天子傳鶤雞飛八百里郭璞曰卽鶤雞也

蟫史

雞鳴

雞鳴呷呷

瀛涯勝覽

蘇門答剌雄雞

蘇門答剌產雄雞大者七八斤易煑味美異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四卷目錄

雞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諸雞肉　氣味　食忌　發明　丹雄雞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白雄雞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烏雄雞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黑雌雞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黃雌雞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烏骨雞　氣味　主治　發明　反毛雞　主治　發明　泰和老雞　氣味　主治　發明　雞頭　主治　發明　雞冠血　氣味　主治　發明　雞血　氣味　主治　肪　氣味　主治　腦　主治　心　主治　肝　氣味　主治　膽　氣味　主治　腎　主治　嗉　主治　膍胵裏黃皮　氣味　主治　腸　主治　肋）

骨主治距主治翮翎主治發明尾毛主治屎白氣味主治發明雞卵氣味主治發明卵白氣味主治發明卵黃氣味主治發明抱出卵殼主治卵殼中白皮主治發明雞白蠹肥脂窠中草主治塒雞湯主治竹雞釋名集解肉氣味主治英雞集解肉氣味主治秧雞集解肉氣味主治附方

證治準繩（雞子黃）

遵生八牋（爐焙雞）

直省志書（丹徒縣　廣信府）

禽蟲典第三十四卷

雞部彙考二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徐鉉云雞者稽也能稽時也梵書名雞曰鳩七咤

集解

別錄曰雞生朝鮮平澤

陶弘景曰雞屬甚多朝鮮乃元菟樂浪不應總是雞

所出也

馬志曰入藥取朝鮮者良

蘇頌曰今處處人家畜養不聞自朝鮮來

李時珍曰雞類甚多五方所產大小形色往往亦異朝鮮一種長尾雞尾長三四尺遼陽一種食雞一種角雞味俱肥美大勝諸雞南越一種長鳴雞晝夜啼叫南海一種石雞潮至卽鳴蜀中一種鶤雞楚中一種傖雞並高三四尺江南一種矮雞脚纔二寸許也雞在卦屬巽在星應昴無外腎而虧小腸凡人家無故羣鷄夜鳴者謂之荒鷄主不祥若黃昏獨啼者主有天恩謂之盜啼老鷄能人言者牝鷄晨鳴者雄鷄生卵者並殺之卽已俚人畜鷄無雄卽以鷄卵告竈而伏出之南人以鷄卵畫墨煑熟驗其黃以卜凶吉又以鷄骨占年其鳴也知時刻其棲也知陰晴太清外術言蓄蠱之家鷄輒飛去萬畢術言其羽焚之可以致風五行志言雄鷄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求必得古人言鷄能辟邪則鷄亦靈禽也不獨充庖而已

諸鷄肉氣味食忌

孟詵曰鷄有五色者元鷄白首者六指者四距者鷄死足不申者並不可食害人

李時珍曰延壽書云閹鷄能啼者有毒四月勿食抱鷄肉令人作癰成漏男女虛乏

陶弘景曰小兒五歲以下食鷄生蚘蟲鷄肉不可合葫蒜芥李食不可合犬肝犬腎食並令人洩痢同兎食成痢同魚汁食成心瘕同鯉魚食成癰癤同獺肉食成遁尸同生葱食成蟲痔同糯米食生蚘蟲

發明

寇宗奭曰巽爲風爲鷄鷄鳴于五更者日至巽位感動其氣而然也今有風病人食之無不發作巽爲鷄信可驗矣

朱震亨曰鷄屬土而有金木火又屬巽能助肝火寇言動風者習俗所移也爲性補能助濕中之火病邪得之爲有助也若魚肉之類皆然且西北多寒中風者誠有之東南氣溫多濕有風者非風也皆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耳

李時珍曰禮記云天產作陽地產作陰鷄卵生而地

產羽不能飛雖爲陽精實屬風木是陽中之陰也故能生熱動風風火相扇乃成中風朱駁寇說爲非亦非矣

蘇頌曰雞肉雖有小毒而補益虛羸故食治方多用之

丹雄雞肉氣味

甘微溫無毒扁鵲曰辛

主治

本經曰女人崩中漏下赤白沃通神殺惡毒辟不祥

別錄曰補虛溫中止血能愈久傷之瘡不瘥者

孫思邈曰補肺

發明

吳普曰丹雄雞一名載丹

寇宗奭曰即朱雞也

李時珍曰雞雖屬木分而配之則丹雄雞得離火陽明之象白雄雞得庚金太白之象故辟邪惡者宜之烏雄雞屬木烏雌雞屬水故胎產宜之黃雌雞屬土故脾胃宜之而烏骨者又得水木之精氣故虛熱者

宜之各從其類也吳球云三年搧鷄常食治虛損養血補氣

白雄鷄肉氣味

酸微溫無毒

陳藏器曰甘寒

主治

別錄曰下氣療狂邪安五臟傷中消渴

日華曰調中除邪利小便去丹毒風

發明

陳藏器曰白雄鷄養三年能爲鬼神所使

李時珍曰按陶弘景眞誥云學道山中宜養白鷄白犬可以辟邪今術家祈禳皆用白鷄其原本此是乃異端一說耳鷄亦何神何妖哉

烏雄鷄肉氣味

甘微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補中止痛

日華曰止肚痛心腹惡氣除風濕麻痹諸虛羸安胎

治折傷幷癰疽生搗塗竹木刺入肉

發明

李時珍曰按李廷飛云黃雞宜老人烏雞宜產婦暖血馬益卿云姙婦宜食牡雞肉取陽精之全于天產者此亦胎教宜見虎豹之意耳又唐崔行功纂要云婦人產死多是富貴家擾攘致婦驚悸氣亂故耳惟宜屏除一切人令其獨產更爛煑牡雞取汁作粳米粥與食自然無恙乃和氣之效也蓋牡雞汁性滑而濡不食其肉恐難消也今俗產家每產後即食雞啖卵氣壯者幸而無恙氣弱者因而成疾皆由不解此意也

黑雌雞肉氣味

甘酸溫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作羹食治風寒濕痹五緩六急安胎

日華曰安心定志除邪辟惡氣治血邪破心中宿血治癰疽排膿補新血及產後虛羸益色助氣

孟詵曰治反胃及腹痛踒折骨痛乳癰又新產婦以

一隻治淨和五味炒香投二升酒中封一宿取飲令人肥白又和烏麻油二升熬香入酒中極効

發明

李時珍曰烏色屬水牝象屬陰故烏雌所治皆血分之病各從其類也

黃雌鷄肉氣味

甘酸鹹平無毒

日華曰性溫患骨熱人勿食

主治

別錄曰傷中消渴小便數而不禁腸澼洩痢補益五臟絕傷療五勞益氣力

日華曰治勞劣添髓補精助陽氣暖小腸止洩精補水氣

孟詵曰補丈夫陽氣治冷氣疾著牀者漸漸食之良以光粉諸石末和飯飼雞煑食甚補益

李時珍曰治產後虛羸煑汁煎藥服佳

發明

李時珍曰黃者土色雌者坤象味甘歸脾氣溫益胃

故所治皆脾胃之病也丹溪朱氏謂鷄屬土者當指此鷄而發他鷄不得侔此

烏骨鷄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補虛勞羸弱治消渴中惡鬼擊心腹痛益產婦治女人崩中帶下一切虛損諸病大人小兒下痢噤口並煑食飲汁亦可搗和丸藥

發明

李時珍曰烏骨雞有白毛烏骨者黑毛烏骨者斑毛烏骨者有骨肉俱烏者肉白骨烏者但觀雞舌黑者則肉骨俱烏入藥更良雞屬木而骨反烏者巽變坎也受水木之精氣故肝腎血分之病宜用之男用雌女用雄婦人方科有烏雞丸治婦人百病煑雞至爛和藥或并骨研用之按太平御覽云夏侯弘行江陵逢一大鬼引小鬼數百行弘潛捉末後一小鬼問之曰此廣州大殺也持弓戟往荊揚二州殺人若中心腹者死餘處猶可救弘曰治之有方乎曰但殺白烏

骨雞薄心即瘥時荆揚病心腹者甚衆弘用此治之十愈八九中惡用烏雞自弘始也此說雖涉迂怪然其方則神妙謂非神傳不可也鬼擊卒死用其血塗心下亦效

反毛雞主治

李時珍曰反胃以一隻煑爛去骨入人參當歸食鹽各半兩再同煑爛食之至盡出乾坤生意

發明

李時珍曰反毛雞即翻翅雞也毛翮皆反生向前治反胃者述類之義耳

泰和老鷄氣味

甘辛熱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內托小兒痘瘡

發明

李時珍曰江西泰和吉水諸縣俗傳老鷄能發痘瘡家家畜之近則五六年遠則一二十年待痘瘡發時以五味煑爛與兒食之甚則加胡椒及桂附之屬此

亦陳文中治痘用木香異攻散之意取其能助濕熱發膿也風土有宜不宜不可以爲法

鷄頭

丹白雄鷄者良

主治

本經曰殺鬼東門上者良

李時珍曰治蠱禳惡辟瘟

發明

李時珍曰古者正旦磔雄鷄祭門戶以辟邪鬼葢鷄乃陽精雄者陽之體頭者陽之會東門者陽之方以純陽盛純陰之義也千金轉女成男方中用之亦取此義也按應劭風俗通云俗以鷄除門戶鷄乃東方之牲東方既作萬物觸戶而出也山海經祠鬼神皆用雄鷄而今治賊風有鷄頭散治蠱用東門鷄頭治鬼疰用雄鷄血皆以禦死辟惡也又崔寔月令云十二月東門磔白鷄頭可以合藥周禮鷄人凡祭祀禳釁供其鷄牲注云禳郊及疆却災變也作宮室器物取血塗釁隙淮南子曰鷄頭已瘻此類之推也

鷄冠血

三年雄鷄者良

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烏鷄者主乳難

孟詵曰治目淚不止日點三次良

李時珍曰亦點暴赤目

日華曰丹鷄者治白癜風

李時珍曰並療經絡間風熱塗頰治口喎不正塗面治中惡卒飲之治縊死欲絕及小兒卒驚客忤塗諸瘡癬蜈蚣蜘蛛毒馬嚙瘡百蟲入耳

發明

李時珍曰鷄冠血用三年老雄者取其陽氣充溢也風中血脈則口僻喎冠血鹹而走血透肌鷄之精華所聚本乎天者親上也丹者陽中之陽能辟邪故治中惡驚忤諸病烏者陽形陰色陽中之陰故治產乳目淚諸病其治蜈蚣蜘蛛諸毒者鷄食百蟲制之以

所畏也高武痘疹正宗云鷄冠血和酒服發痘最佳鷄屬巽屬風頂血至清至高故也

鷄血

烏鷄白鷄者良

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踒折骨痛及痿痹中惡腹痛乳難

陳藏器曰治剝驢馬被傷及馬咬人以熱血浸之白癜風癧瘍風以雄鷄翅下血塗之

李時珍曰熱血服之主小兒下血及驚風解丹毒蠱毒鬼疰陰毒安神定志肘後治驚邪恍惚大方中亦用之

肪

烏雄鷄者良

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耳聾

李時珍曰頭禿髮落

腦

白雄鷄者良

主治

蘇恭曰小兒驚癇燒灰酒服治難產

心

烏雄鷄者良

主治

別錄曰五邪

肝

雄雞者良

氣味

甘苦溫無毒

李時珍曰微毒內則云食雞去肝爲不利人也

主治

別錄曰起陰

孟詵曰補腎治心腹痛安漏胎下血以一具切和酒

五合服之

李時珍曰療風虛目暗治女人陰蝕瘡切片納入引蟲出盡良

膽

烏雄雞者良

氣味

苦微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目不明肌瘡

孟詵曰月蝕瘡遶耳根日三塗之

李時珍曰燈心蘸點胎赤眼甚良水化搽痔瘡亦效

腎

雄雞者良

主治

十便良方曰齆鼻作臭用一對與脖前肉等分入豉七粒新瓦焙研以雞子清和作餅安鼻前引蟲出忌陰人雞犬見

嗉主治

李時珍曰小便不禁及氣噎食不消

膍胵裏黃皮一名雞內金

膍胵音脾鴟雞肫也近人諱之呼肫內黃皮爲雞內金男用雌女用雄

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洩痢小便頻遺除熱止煩

日華曰止泄精並尿血崩中帶下腸風瀉血

李時珍曰治小兒食瘧療大人淋漓反胃消酒積主喉閉乳蛾一切口瘡牙疳諸瘡

腸

男用雌女用雄

主治

別錄曰遺溺小便數不禁燒存性每服三指酒下

李時珍曰止遺精白濁消渴

肋骨

烏骨鷄者良

主治

別錄曰小兒羸瘦食不生肌

距

白雄鷄者良

主治

蘇恭曰產難燒研酒服

李時珍曰下骨哽以鷄足一雙燒灰水服

翮翎

白雄鷄者良

主治

別錄曰下血閉左翅毛能起陰

李時珍曰治婦人小便不禁消陰癩療骨哽蝕癰疽止小兒夜啼安席下勿令母知

發明

李時珍曰翅翮形銳而飛揚乃其致力之處故能破血消腫潰癰下哽按葛洪云凡古井及五月井中有毒不可輙入卽殺人宜先以鷄毛試之毛直下者無毒囘旋者有毒也又感應志云五酉日以白鷄左翅

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燒灰揚之風立止也巽爲風鷄屬巽於此可見

尾毛主治

孟詵曰刺入肉中以二七枚和男子乳封之當出

李時珍曰解蜀椒毒燒烟吸之幷以水調灰服又治小兒痘瘡後生癰燒灰和水傳之

屎白

雄鷄屎乃有白臘月收之白鷄烏骨者更良素問作鷄矢

氣味

微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消渴傷寒寒熱破石淋及轉筋利小便止遺尿滅瘢痕

日華曰治中風失音痰迷炒服治小兒客忤蠱毒治白虎風貼風痛

陳藏器曰治賊風風痹破血和黑豆炒酒溫服之亦治蟲咬毒

李時珍曰下氣通利大小便治心腹鼓脹消癥瘕療破傷中風小兒驚啼以水淋汁服解金銀毒以醋和塗蜈蚣蚰蚓咬毒

發明

蘇頌曰按素問云心腹滿旦食不能暮食名爲鼓脹治之以鷄屎醴一劑和二劑已王冰注云本草鷄屎利小便並不治鼓脹今方法當用湯漬服之耳

李時珍曰鼓脹生於濕熱亦有積滯成者鷄屎能下氣消積通利大小便故治鼓脹有殊功此岐伯神方也酉者一宿初來之酒醅也又按范汪方云宋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疾一髀偏痛一人令穿地作坑取鷄屎荊葉然之安脛入坑中熏之有長蟲出遂愈也

雞子卽鷄卵也

黃雌者爲上烏雌者次之

氣味

甘平無毒

孫思邈曰微寒畏醇醋

張鼎曰若多食令人腹中有聲動風氣和葱蒜食之氣短同韭子食成風痛共鼈肉食損人共獺肉食成遁尸同兔肉食成洩痢姙婦以鷄子鯉魚同食令兒生瘡同糯米食令兒生蟲

李時珍曰小兒患痘疹忌食鷄子及聞煎食之氣令生翳膜

主治

別錄曰除熱火灼爛瘡癇痓可作虎魄神物

陶弘景曰用欲毈子黄白混雜者煑作之極相似惟不拾芥爾又煑白合銀口含須臾色如金也

日華曰鎭心安五臟止驚安胎治姙娠天行熱疾狂走男子陰囊濕痒及開喉聲失音醋煑食之治赤白久痢及產後虛痢光粉同炒乾止疳痢及婦人陰瘡和豆淋酒服治賊風麻痺醋浸令壞傅疵䵟作酒止產後血暈暖水臟縮小便止耳鳴和蠟炒治耳鳴聾及疳痢

陳藏器曰益氣以濁水煑一枚連水服之止產後痢和蠟煎止小兒痢

孟詵曰小兒發熱以白蜜一合和三顆攪服立瘥

太平御覽云正旦吞烏鷄子一枚可以鍊形峋嶁神書云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烏鷄子一枚有事可隱形

發明

李時珍曰卵白象天其氣清其性微寒卵黃象地其氣渾其性溫卵則兼黃白而用之其性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故卵白能清氣治伏熱目赤咽痛諸疾形不足者補之以味故卵黃能補血治下痢胎產諸疾卵則兼理氣血故治上列諸疾也

卵白氣味

甘微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目熱赤痛除心下伏熱止煩滿欬逆小兒下泄婦人產難胞衣不出並生吞之醋浸一宿療黃疸破大煩熱

陳藏器曰產後血閉不下取白一枚入醋一半攪服

李時珍曰和赤小豆末塗一切熱毒丹腫腮痛神效

冬月以新生者酒漬之密封七日取出每夜塗面去䵟䵴皯皰令人悅色

發明

寇宗奭曰產後血暈身痙直口目向上牽急不知人取鷄子一枚去殼分清以荆芥末二錢調服即安甚敏捷烏鷄子尤善

卵黃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藥性曰醋煑治產後虛痢小兒發熱煎食除煩熱鍊過治嘔逆和常山末爲丸竹葉湯服治久瘧

日華曰炒取油和粉傅頭瘡

李時珍曰卒乾嘔者生吞數枚良小便不通者亦生吞之數次效補陰血解熱毒治下痢甚驗

發明

李時珍曰鷄子黃氣味俱厚陰中之陰故能補形昔人謂其與阿膠同功正此意也其治嘔逆諸瘡則取其除熱引蟲而已

蘇頌曰雞子入藥最多而髮煎方特奇劉禹錫傳信方云亂髮鷄子膏治孩子熱瘡用鷄子五枚煑熟去白取黃亂髮如鷄子大相和於鐵銚中炭火熬之初甚乾少項卽髮焦乃有液出旋取置椀中以液盡爲度取塗瘡上卽以苦參末粉之頃在武陵生子蓐內便有熱瘡塗諸藥無益而日益劇蔓延半身晝夜號啼不乳不睡因閱本草髮髲條云合鷄子黃煎之消爲水療小兒驚熱下痢註云俗中嫗母爲小兒作鷄子煎用髮雜熬之良久得汁與小兒服去痰熱主有病又鷄子條云療火瘡因是用之果如神效也

抱出卵殼

李時珍曰俗名混沌池鳳凰蛻用抱出者取其蛻脫之義也李石續博物志云踏鷄子殼令人生白癜風

主治

日華曰研末磨障翳

蘇頌曰傷寒勞復熬令黃黑爲末熱湯和一合服取汗出卽愈

李時珍曰燒灰油調塗癬及小兒頭身諸瘡酒服二

錢治反胃

卵殼中白皮主治

別錄曰久欬氣結同麻黃紫苑服立效

發明

李時珍曰按仙傳外科云有人偶含刀在口割舌已垂未斷一人用鷄子白皮袋之摻止血藥於舌根血止以蠟化蜜調沖和膏敷鷄子皮上三日接住乃去皮只用蜜蠟勤敷七日全安若無速效以金鎗藥叅治之此用鷄子白皮無他但取其柔軟而薄護舌而透藥也

鷄白蠹肥脂

陶弘景曰不知是何物恐別一種耳

陳藏器曰今鷄亦有白臺如卵而硬有白無黃云是牡鷄所生名父公臺臺字似槖字疑傳誤也

汪機曰此本經文列於黑雌鷄條下似指雌鷄之肥脂如蠹蟲之肥白因其似而名之也

李時珍曰蠹音妒而藏器以爲槖何耶今牡鷄生子亦時或有之然不當有肥脂字當以機說爲近否則

必雌鷄之生腸也本經有其名不具其功蓋脫簡之文

窠中草主治

日華曰頭瘡白禿和白頭翁草燒灰猪脂調傅

李時珍曰天絲入眼燒灰淋清汁洗之良

燖鷄湯主治

楊氏經驗方曰消渴飲水無度用燖雄鷄水濾澄服之不過二鷄之水愈神效

竹鷄釋名

汪頴曰山菌子即竹雞也李時珍曰菌子言味美如菌也蜀人呼爲雞頭鶻南人呼爲泥滑滑因其聲也

集解

陳藏器曰山菌子生江東山林間狀如小雞無尾時珍曰竹雞今江南川廣處處有之多居竹林形比鷓鴣差小褐色多斑赤文其性好啼見其儔必鬭捕者以媒誘其鬭因而網之諺云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爲泥蓋好食蟻也亦辟壁虱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唐小說云崔魏公暴亡太醫梁新診之曰中食毒也僕曰好食竹雞新曰竹雞多食半夏苗也命搗薑汁開齒灌之遂甦則吳廷紹楊吉老之治鷓毒蓋祖乎此

主治

陳藏器曰野雞病殺蟲煑炙食之

英雞集解

陳藏器曰英雞出澤州有石英處常食碎石英狀如鷄而雉尾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腸中常有石英人食之取英之功也今人以石英末飼鷄取卵食終不及此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益陽道補虛損令人肥健悅澤能食不患冷常有實氣而不發也

秧鷄集解

李時珍曰秧鷄大如小鷄白頰長嘴短尾背有白斑多居田澤畔夏至後夜鳴達旦秋後卽止一種䳕音鄧鷄亦秧鷄之類也大如鷄而長脚紅冠雄者大而色褐雌者稍小而色斑秋月卽無其聲甚大人並食之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頴曰蟻瘻

附方

辟禳瘟疫冬至日取赤雄鷄作腊至立春日煑食至盡勿分他人（肘後方）

百蟲入耳鷄肉炙香塞耳中引出（總錄）

癲邪狂妄自賢自聖行走不休白雄鷄一隻煑以五味和作羹粥食（心鏡）

驚憤邪僻治因驚憂怖迫或激憤惆悵致志氣錯越心行違僻者白雄鷄一頭治如食法眞珠四兩薤白四兩水三升煑二升盡食之飲汁令盡（肘後方）

卒然心痛白鷄一頭治如食法水三升煑二升去鷄煎取六合入苦酒六合眞珠一錢煎取六合納麝香二豆許頓服之（肘後方）

赤白痢下白雄鷄一隻如常作臛及餛飩空心服（心鏡）

卒得欬嗽白鷄一隻苦酒一斗煑取三升分三服幷淡食鷄（肘後方）

水氣浮腫小豆一升白雄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斗煮熟食之飲汁令盡（肘後方）

肉壞怪病凡口鼻出腥臭水以椀盛之狀如鐵色蝦魚走躍捉之卽化爲水此肉壞也但多食鷄饌卽愈（夏子益奇疾方）

補益虛弱詵曰虛弱人用烏雄鷄一隻治淨五味煑極爛食生卽反損人或五味淹炙食亦良

反胃吐食用烏雄鷄一隻治如食法入胡荽子半斤在腹內烹食二隻愈

老人中風煩熱語澀每用烏雄鷄一隻切葱白一握煑臛下麻汁五味空心食之（養老書）

脚氣煩懣用烏雄鷄一隻治如食法入米作羹食（養老）

方

寒疝絞痛用烏雄鷄一頭治如食法生地黃七斤同剉著甑中蒸之以器盛取汁淸旦溫服至晚令盡當下諸寒澼證以白粥食之久疝不過三服（肘後方）

卒得欬嗽烏雄鷄一隻治如食法酒漬半日飲之（肘後方）

腎虛耳聾烏雄鷄一隻治淨以無灰酒三升煑熟乘熱食三五隻效

狐尿刺瘡棘人腫痛欲死破烏鷄搨之良（肘後方）

猫眼睛瘡身面上瘡似猫兒眼有光采無膿血但痛癢不常飲食減少名曰寒瘡多喫鷄魚葱韭自愈（夏子益奇疾方）

打傷顚撲及牛馬觸動胷腹破血四肢摧折以烏鷄一隻連毛杵一千二百下苦酒三升和勻以新布搨病處將膏塗布上覺寒振欲吐徐徐取下須臾再上一鷄少頃再作以愈爲度（肘後方）

中風舌强不語目睛不轉煩熱烏雌鷄一隻治淨以酒五升煑取二升去滓分作三次連服之食葱薑粥

暖臥取小汗（飲膳正要）

死胎不下烏鷄一隻去毛以水三升煮二升去鷄用帛蘸汁摩臍下自出（婦人良方）

虛損積勞治男女因積虛或大病後虛損沉困酸疼盜汗少氣喘惙或小腹拘急心悸胃弱多臥少起漸至瘦削若年深五臟氣竭則難治也用烏雌鷄一隻治如食法以生地黃一斤切飴糖一升納腹內縛定銅器貯於瓶中蒸五升米熟取出食肉飲汁勿用鹽一月一作神效（姚坦生方）

水癖水腫詵曰腹中水癖水腫以黃雌雞一隻如常治淨和赤小豆一升同煑汁飲日二夜一

時行黃疾時行發黃用金色脚黃雌雞治如食法煑熟食之幷飲汁令盡不過再作亦可少下鹽豉（肘後方）

消渴飲水小便數以黃雌雞煑汁冷飲幷作羹食肉（心鏡）

下痢禁口黃肥雌雞一隻如常爲臛作濕餛飩空心食之（心鏡）

脾虛滑痢用黃雌雞一隻炙以鹽醋塗煮熟食之（心鏡）

脾胃弱乏人痿黃瘦黃雌雞肉五兩白麪七兩切肉作餛飩下五味煑熟空心食之日一作益顏色補藏府（壽親）

産後虛羸黃雌雞一隻去毛背上開破入生百合三枚白粳米半升縫合入五味汁中煑熟開腹取百合幷飯和汁作羹食之幷食肉（聖惠）

病後虛汗傷寒後虛弱日夜汗出不止口乾心燥用黃雌雞一隻去腸胃治淨麻黃根一兩水七大盞煑汁三大盞去滓及雞入肉蓯蓉酒浸一宿刮淨一兩牡蠣煅粉二兩煎取一盞半一日服盡（聖惠）

老人噎食不通黃雌雞肉四兩切茯苓二兩白麪六兩作餛飩入豉汁煑食三五服效（養老書）

赤白帶下白果蓮肉江米各五錢胡椒一錢爲末烏骨雞一隻如常治淨裝木瓜腹煑熟空心食之

遺精白濁下元虛憊者用前方食之良

脾虛滑泄烏骨母雞一隻治淨用豆蔻一兩草果二枚燒存性摻入雞腹內紮定煑熟空心服之

卒魘死昏東門上雞頭爲末酒服之（千金方）

益助陽氣訣曰丹雄雞冠血和天雄太陽粉各四分
桂心二分丸服之

鬼擊卒死烏雞冠血瀝口中令嚥仍破此雞搨心下
冷乃棄之道邊妙

卒死寢死治卒死或寢臥奄忽而絕皆是中惡用雄
雞冠血塗面上乾則再上仍吹入鼻中并以灰營死
人一周（肘後方）

卒然忤死不能言用雞冠血和眞珠丸小豆大納三
四丸入目中效（肘後方）

卒縊垂死心下猶溫者勿斷繩刺鷄冠血滴口中以
安心神或云男用雌女用雄（肘後方）

小兒卒驚似有痛處不知疾狀用雄鷄冠血少許滴
口中妙（譚氏小兒）

小兒解顱丹雄鷄冠上血滴之以赤芍藥末粉之甚
良（普濟方）

陰毒卒痛用雄鷄冠血入熱酒中飲之暖臥取汗（傷寒
蘊要）

女人陰血女人交接違理血出用雄鷄冠血塗之（集驗）

方

爛弦風眼鷄冠血點之日三五度（聖惠）

對口毒瘡熱鷄血頻塗之取散（皆效方）

發背癰疽用雄鷄冠血滴疽上血盡再換不過五六鷄痛止毒散數日自愈（保壽堂方）

浸淫瘡毒不早治周身殺人以鷄冠血塗之日四五度（肘後方）

燥癬作癢雄鷄冠血頻頻塗之（范汪方）

馬咬成瘡腫痛用鷄冠血塗之牝馬用雌鷄牡馬用雄鷄（肘後方）

蜈蚣咬瘡鷄冠血塗之（錢相公篋中方）

蜘蛛咬瘡（方同上）

（雜纂）

中蜈蚣毒舌脹出口是也雄鷄冠血浸舌并咽之（青囊）

諸蟲入耳鷄冠血滴入即出（勝金）

陰毒鷄血衝熱酒飲

鬼排卒死用烏雄鷄血塗心下即甦（風俗通）

解百蠱毒白鷄血熱飲之（廣記）

驚風不醒白烏骨雄鷄血抹脣上卽醒（集成）

縊死未絕鷄血塗喉下（千金）

黃疸困篤用半斤大雄鷄背上破開不去毛帶熱血合患人胷前冷則換之日換數鷄拔去積毒卽愈此鷄有毒人不可食犬亦不食也（唐瑤經驗方）

筋骨折傷急取雄鷄一隻刺血量患人酒量或一椀或半椀和飲痛立止神效（青囊）

雜物眯目不出以鷄肝血滴少許卽出（聖惠）

蚰蜒入耳生油調鷄心血滴入卽出（總錄）

金瘡腸出以乾人屎末抹入桑皮線縫合熱鷄血塗之（生生編）

年久耳聾用鍊成鷄肪五兩桂心十八銖野葛六銖同以文火煎三沸去滓每用棗許以葦筒炙溶傾入耳中如此十日耵聹自出長寸許也（千金）

陰痿不起用雄鷄肝三具菟絲子一升爲末雀卵和丸小豆大每服一百丸酒下日二（千金）

肝虛目暗老人肝虛目暗烏雄鷄肝一具切以豉和米作羹成粥食之（養老書）

睡中遺尿雄鷄肝桂心等分擣丸小豆大每服一丸米飲下日三服遺精加白龍骨

沙石淋瀝用雄鷄膽乾者半兩鷄屎白炒一兩研勻溫酒服一錢以利爲度（十便良方）

耳瘑肬目黑雌鷄膽汁塗之日三（聖惠）

眼熱流淚五倍子蔓荊子煎湯洗後用雄鷄膽點之（摘元方）

塵沙眯目鷄膽汁點之（醫說）

氣噎不通鷄嗉兩枚連食以濕紙包黃泥固煆存性爲末入木香丁香沉香末各三錢棗肉和丸梧子大每次下三丸

小便不禁雄鷄喉嚨及膍胵并屎白等分爲末麥粥清服之（衞生易簡方）

發背腫毒鷄嗉及肫內黃皮焙研濕則乾摻乾則油調搽之（醫林正宗）

小便遺失用鷄膍胵一具并腸燒存性酒服男用雌女用雄（集驗）

小便淋瀝痛不可忍鷄肫內黃皮五錢陰乾燒存性

作一服白湯下立愈（醫林集要）

膈消飲水雞內金洗曬乾栝樓根炒五兩爲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水下日三（總錄）

反胃吐食雞膍胵一具燒存性酒調服男用雌女用雄（千金）

消導酒積雞膍胵乾葛爲末等分麵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袖珍方）

禁口痢疾雞內金焙乾研乳汁服之

小兒瘧疾用雞膍胵黃皮燒存性乳服男用雌女用雄（千金）

喉閉乳蛾雞肫黃皮勿洗陰乾燒末用竹管吹之卽破愈（青囊方）

一切口瘡雞內金燒灰傅之立效（活幼新書）

鵝口白瘡雞肫黃皮爲末乳服半錢（子母祕錄）

走馬牙疳經驗用雞肫黃皮不落水者五枚枯礬五錢研搽立愈　心鑑用雞肫黃皮燈上燒存性入枯礬黃柏末等分麝香少許先以米泔洗漱後貼之

陰頭疳蝕雞內金不落水拭淨新瓦焙脆出火毒爲

細末先以米泔水洗瘡乃搽之亦治口疳（經驗方）

穀道生瘡久不愈用雞膍胵燒存性爲末乾貼之如神（總錄）

脚脛生瘡雄雞肫內皮洗淨貼之一日一易十日愈（小山奇方）

瘡口不合雞膍胵皮日貼之

發背初起用雞肫黃皮不落水者陰乾臨時溫水潤開貼之隨乾隨潤不過三五箇卽消（楊氏經驗方）

發背已潰用雞肫黃皮同綿絮焙末搽之卽愈

金顋瘡蝕初生如米豆久則穿蝕用雞內金焙鬱金等分爲末鹽漿漱了貼之忌米食（總錄）

小兒疣目雞肫黃皮擦之自落（集要方）

雞骨哽咽活雞一隻打死取出雞內金洗淨燈草裹於火上燒存性竹筒吹入咽內卽消不可見肉（攝生方）

小便頻遺心鏡用雄雞腸一具作臛和酒服　普濟用雄雞腸水煑汁服日三次

小兒顖陷因臟腑壅熱氣血不榮用烏雞骨一兩酥炙黃生地黃焙二兩爲末每服半錢引飲調下（聖惠方）

瘡中朽骨久疽久漏中有朽骨以烏骨雞脛骨實以砒石鹽泥固濟煅紅出毒以骨研末飯丸粟米大每以白紙撚送一粒入竅中以拔毒膏藥封之其骨自出（醫學正傳）

陰腫如斗取雞翅毛一孔生兩莖者燒灰飲服左腫取右翅右腫取左翅雙腫並取（肘後方）

陰卒腫痛雞翮六枝燒存性蛇牀子末等分隨左右傅之（肘後方）

婦人遺尿雄雞翎燒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翼）

咽喉骨哽白雄雞左右翮大毛各一枚燒灰水服（外臺）

腸內生癰雄雞頂上毛并屎燒末空心酒服（千金）

決癰代鍼白雞翅下兩邊第一毛燒灰水服即破（外臺）

解蜀椒毒雞毛燒烟吸之并水調一錢服之（千金方）

馬汗入瘡雞毛燒灰酒服方寸匕（集驗方）

蠼螋尿瘡烏雞翅毛燒灰油調傅之蟲畏雞故也（瑣碎錄）

小便不禁雄雞翎燒研酒服方寸匕（外臺祕要）

雞矢醴普濟方云治鼓脹旦食不能暮食由脾虛不

能制水水反勝土水穀不運氣不宣流故令中滿其脈沉實而滑宜鷄矢醴主之何大英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精氣不得滲入膀胱別走於腑溢於皮裏膜外故成脹滿小便短澀鷄矢性寒利小便誠萬金不傳之寶也用臘月乾鷄矢白半斤袋盛以酒醅一斗漬七日溫服三杯日三或爲末服二錢亦可宣明用鷄矢桃仁大黃各一錢水煎服正傳用鷄矢炒研沸湯淋汁調木香檳榔末二錢服一方用鷄矢川芎等分爲末酒糊丸服

牽牛酒治一切肚腹四肢腫脹不拘鼓脹氣脹濕脹水脹等有峨眉一僧用此治人得效其人牽牛來謝故名用乾鷄矢一升炒黃以酒醅三椀煑一椀濾汁飲之少頃腹中氣大轉動利下卽自脚下皮皺消也未盡隔日再作仍以田螺二枚滾酒瀹食後用白粥調理（積善堂經驗方）

小兒腹脹黃瘦用乾鷄矢一兩丁香一錢爲末蒸餅丸小豆大每米湯下十丸日三服（活幼全書）

心腹鼈瘕及宿癥幷卒得癥以飯飼白雄鷄取糞同

小便於瓦器中熬黃爲末每服方寸匕溫酒服之日四五服或雜飯飼之以消爲度亦可（集驗）

食米成瘕好食生米口中出清水以鷄矢同白米各半合炒爲末以水一鍾調服良久吐出如米形即瘥昔愼恭道病此肌瘦如勞蜀僧道廣處此方而愈（醫說）

反胃吐食以烏骨鷄一隻與水飲四五日勿與食將五蒲蛇二條竹刀切與食待鷄下糞取陰乾爲末水丸粟米大每服一分桃仁湯下五七服即愈（證治發明）

中諸菜毒發狂吐下欲死用鷄矢燒末水服方寸匕（葛氏方）

石淋疼痛鷄矢白日中半乾炒香爲末以酸漿飲服方寸匕日二當下石出（古今錄驗）

小兒血淋鷄矢尖白如粉者炒研糊丸菉豆大每服三五丸酒下四五服效

產後遺溺不禁鷄矢燒灰酒服方寸匕（產寶）

轉筋入腹其人臂脚直其脈上下微弦用鷄矢爲末水六合和方寸匕溫服（張仲景方）

中風寒痺口噤不知人以鷄矢白一升炒黃入酒三

升攪澄清飲（葛氏）

白虎風痛誂日鋪飯於患處以丹雄鷄食之良久取熱糞封之取訖使伏於患人牀下

破傷中風腰脊反張牙緊口噤四肢强直用鷄矢白一升大豆五升炒黃以酒沃之微烹令豆澄下隨量飲取汗避風（經驗方）

產後中風口噤瘈瘲角弓反張黑豆二升半同鷄矢白一升炒熟入清酒一升半浸取一升入竹瀝服取汗（產寶）

角弓反張四肢不隨煩亂欲死鷄矢白一升清酒五升擣篩合揚千遍乃飲大人服一升少小五合日三服（肘後方）

小兒口噤面赤者屬心白者屬肺用鷄矢白如棗大綿裹以水一合煑分二服一方酒研服之（千金方）

小兒緊脣鷄矢白研末傅之有涎易去（聖惠）

小兒驚啼鷄矢白燒灰米飲服二字（千金方）

頭風痹木用臘月烏鷄矢一升炒黃爲末絹袋盛漬三升酒中頻頻溫服令醉（千金方）

喉痹腫痛雞矢含之嚥汁（聖惠）

牙齒疼痛雞矢白燒末綿裹咬痛處立瘥（經驗方）

鼻血不止雞矢取有白色半截者燒灰吹之（唐氏經驗方）

牙齒不生不拘大人小兒用雄雞矢雌雞矢十五顆焙研入麝香少許先以鍼挑破出血傅之年高者不過二十日年少者十日必生　普濟但用烏雞雌雄糞入舊麻鞋底燒存性等分入麝香少許三日夜不住擦令熱爲佳李察院亮卿常用有效

耳聾不聽雞矢白炒半升烏豆炒一升以無灰酒二升乘熱投入服取汗耳如鼓鼙勿訝（外臺）

面目黃疸雞矢白小豆秫米各二分爲末分作三服水下當有黃汁出也（肘後方）

子死腹中雌雞糞二十一枚水二升五合煑之下米作粥食（產寶）

乳妬乳癰雞矢白炒研酒服方寸匕三服愈（產寶）

乳頭破裂方同上

內癰未成取伏雞矢水和服即瘥（千金）

頭瘡白禿雄雞矢末和陳醬苦酒洗之（千金）

消滅瘢痕以猪脂三升飼烏鷄一隻三日後取矢同白芷當歸各一兩煎十沸去滓入鷹矢白半兩調傳（外臺）

耳中惡瘡鷄矢白炒研傳之（聖惠）

瘰癧瘻瘡雄鷄矢燒灰臘猪脂和傳之（千金）

食金中毒已死取鷄矢半升水淋取汁一升飲之日三（肘後方）

縊死未絕鷄矢白如棗大酒半盞和灌口鼻（肘後）

尸脚拆裂無冬夏者鷄矢煑湯漬半日取瘥乃止（千金）

射工溪毒白鷄矢白者二枚以餳和塗瘡上（肘後）

骨疽不合骨從孔中出掘地作坑口小裏大深三尺以乾鷄矢二升同艾及荊葉擣碎入坑內燒令煙出以疽口就熏用衣擁之勿令洩氣半日當有蟲出甚效（千金方）

陰毒腹痛鷄糞烏豆地膚子各一把亂髮一團同炒烟起傾入好酒一椀浸之去滓熱服即止（生生編）

小兒心痛白烏骨屎五錢日曬研松脂五錢爲末葱頭汁和丸梧子大黃丹爲衣每醋湯服五丸忌生冷

硬物三四日立效（嬰童百問）

天行不解已汗者用新生鷄子五枚傾盞中入水一鷄子攪渾以水一升煑沸投入納少醬啜之令汗出愈（許仁則方）

天行嘔逆食入卽吐鷄子一枚水煑三五沸冷水浸少頃吞之（外臺）

傷寒發狂煩燥熱極吞生鷄子一枚效（食鑑）

三十六黃急救方用鷄子一顆連殼燒灰研酢一合和之溫服鼻中蟲出爲效身體極黃者不過三枚神效（外臺祕要）

白虎風病藏器曰取鷄子揩病處呪願送糞堆頭上不過三次瘥白虎是糞神愛喫鷄子也

身面腫滿鷄子黃白相和塗腫處乾再上（肘後方）

年深哮喘鷄子略敲損浸尿缸中三四日煑食能去風痰（集成）

心氣作痛鷄子一枚打破醋二合調服（肘後方）

小兒疳痢肚脹用鷄子一箇開孔入巴豆一粒輕粉一錢用紙五十重裹於飯上蒸三度放冷去殼研入

麝香少許糊和丸米粒大食後溫湯下一九至三九方（經驗）

預解痘毒保和方用鷄卵一枚活地龍一條入卵內飯上蒸熟去地龍與兒食每歲立春日食一枚終身不出痘也　李氏用鷄卵一枚童便浸七日水煑食之永不出痘　李捷用頭生鷄子三五枚浸廁坑內五七日取出煑熟與食數日再食一枚永不出痘徐都司得於浙人之方

痘瘡赤瘢鷄子一箇酒醅浸七日白殭蠶二七枚和勻指赤塗之甚效

雀卵面皰鷄卵醋浸壞取出傅之（聖惠）

姙娠時疾令胎不動以鷄子七枚納井中令冷取出打破吞之（子母祕錄）

病欲去胎鷄子一枚入鹽三指撮服（張文仲方）

胎動下血藏器曰鷄子二枚打破以白粉和稀食之

子死腹中用三家鷄卵各一枚三家鹽各一撮三家水各一升同煎令婦東向飲之（千金）

產後血多不止烏鷄子三枚醋半升酒二升和攪煑

取一升分四服（拾遺）

產後心痛鷄子煑酒食卽安（備急方）

產後口乾舌縮用鷄子一枚打破水一盞攪服（經驗方）

婦人白帶用酒及艾葉煑鷄卵日日食之（袖珍方）

頭風白屑新下烏鷄子三枚沸湯五升攪作三度沐之甚良（集驗）

腋下胡臭鷄子兩枚煑熟去殼熱夾待冷棄之三叉路勿回顧如此三次效（肘後方）

乳石發渴水浸鷄子取淸生服甚良（總錄）

解野葛毒已死者勿開口後灌鷄子三枚須臾吐出野葛乃甦（肘後方）

胡蔓野毒卽斷腸草一葉入口百竅流血惟急取鳳凰胎卽鷄卵抱未成雛者已成者不用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少遲卽死（嶺南衛生方）

癰疽發背初作及經十日以上腫赤焮熱日夜疼痛百藥不效者用煅鷄子一枚新狗屎如鷄子大攪勻微火熬令稀稠得所捻作餅子於腫頭上貼之以帛包抹時時看視覺餅熱卽易勿令轉動及歇氣經一

宿定如日多者三日貼之一日一易至瘥乃止此方穢惡不可施之貴人一切諸方皆不能及但可備擇而已（千金方）

蛛蠍蛇傷雞子一箇輕敲小孔合之立瘥（兵部手集）

蠼螋尿瘡（同上法）

身體發熱不拘大人小兒用雞卵三枚白蜜一合和服立瘥（普濟方）

時行發黃醋酒浸雞子一宿吞其白數枚（肘後方）

下痢赤白生雞子一箇取白攤連紙上日乾摺作四重包肥烏梅十箇安熨斗中以白炭燒存性取出椀覆冷定研末入水銀粉少許大人分二服小兒三服空心井華水調下如覺微利不須再服（類證）

蚘蟲攻心口吐清水以雞子一枚去黃納好漆入雞子殼中和合仰頭吞之蟲卽出也（古今錄驗）

五種遁尸其狀腹脹氣急冲心或礧磈踴起或牽腰脊以雞子白七枚頓吞之良（千金）

咽塞鼻瘡及乾嘔頭痛食不下用雞子一枚開一竅去黃留白著米酢煻火頓沸取下更頓如此三次乘

熱飲之不過一二度卽愈（普濟方）

面生皰瘡鷄子以三歲苦酒浸之三宿待輭取白塗之（肘後方）

湯火燒灼鷄子清和酒調洗勤洗卽易生肌忌發物或生傅之亦可（經驗祕方）

頭髮垢膩鷄子白塗之少頃洗去光澤不燥（瀕湖）

面黑令白鷄子三枚酒浸密封四七日每夜以白傅面如雪白也（普濟）

塗面駐顏鷄子一枚開孔去黃留白入金華胭脂及硇砂少許紙封與鷄抱之俟別卵抱出以塗面洗之不落半年尚紅也（普濟）

赤白下痢鷄卵一枚取黃去白入胡粉滿殼燒存性以酒服一錢匕（葛氏方）

姙娠下痢絞痛用烏鷄子一枚開孔去白留黃入黃丹一錢在內厚紙裹定泥固煨乾爲末每服二錢米飲下一服愈者是男兩服愈者是女（三因方）

子死腹中鷄子黃一枚薑汁一合和服當下

小腸疝氣鷄子黃攪溫水服之三服效

小兒癇疾鷄子黃和乳汁攪服不過三兩枚自定（普濟）

小兒頭瘡煑熟鷄子黃炒令油出以麻油膩粉搽之（事林廣記）

鼠瘻已潰鷄卵一枚米下蒸半日取黃熬令黑先拭瘡令乾以藥納孔中三度卽愈（千金方）

脚上臭瘡熟鷄子黃一箇黃蠟一錢煎油塗之

湯火傷瘡熟鷄子黃炒取油入膩粉十文攪勻掃上三五日未除瘢痕（集驗方）

杖瘡已破鷄子黃熬油搽之甚效（唐瑶經驗方）

天泡水瘡（方同上）

消滅瘢痕鷄子五七枚煑熟取黃炒黑拭塗日三次久自滅（聖惠方）

姙娠胎滿血下不止血盡則子死用鷄子黃十四枚以好酒二升煑如餳服之未瘥再作以瘥爲度（普濟方）

耳疳出汁鷄子黃炒油塗之甚妙（談埜翁方）

小便不通鷄子殼海蛤滑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米飲下日三（聖惠方）

小兒煩滿欲死鷄子殼燒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祕錄）

瘢痘入目鷄子殼燒研入片腦少許點之（鴻飛集）

頭瘡白禿鷄子殼七箇燒研油和傅之（祕錄）

頭上軟癤用抱出鷄卵殼燒存性研末入輕粉少許清油調傅（危氏方）

耳疳出膿用抱出鷄卵殼炒黃爲末油調灌之疼卽止（杏林摘要）

玉莖下疳鷄卵殼炒研油調傅之（同上）

外腎癰瘡抱出鷄卵殼黃連輕粉等分爲細末用鍊過香油調塗（醫林正宗）

痘瘡惡證瘢痘倒陷毒氣壅遏於裏則爲便血昏睡不醒其證甚惡用抱出鷄卵殼去膜新瓦焙研每服半錢熱湯調下嬰兒以酒調抹脣舌上幷塗風池胷背神效

欬嗽日久鷄子白皮炒十四枚麻黃三兩焙爲末每服方寸匕飲下日二（必效方）

風眼腫痛鷄子白皮枸杞白皮等分爲末吹鼻中一日三次（聖濟總錄）

小兒夜啼鷄窠草安席下勿令母知（日華本草）

產後遺尿鷄窠草燒末酒服一錢匕（聖惠方）

鷄眼作痛剝去皮以燖鷄湯洗之（簡便方）

證治準繩

鷄子黃

鷄子黃氣溫味甘無毒本草云陰不足補之以血若咽有瘡鷄子一枚去黃苦酒傾殼中以半夏入苦酒中取殼置刀環上熬微沸去柤旋旋呷之又主除熱火瘡癇痓

卵白爲肌肉皮毛卵黃爲藏府卵白象天卵黃象地故有陰陽表裏血氣之分焉

遵生八牋

爐焙鷄

用鷄一隻水煑八分熟剁作小塊鍋內放油少許燒熱放鷄在內略炒以鏇子或椀蓋定燒極熱醋酒相半入鹽少許烹之候乾再烹如此數次候十分酥熟取用

直省志書

丹徒縣

竹鷄形如烏鵲土紅色鳴則雨本草竹鷄一名山菌子狀如小鷄無尾鳴音泥滑滑又是一種

廣信府

鷄種類不一俗以烏骨白毛者爲貴謂宜藥也爾雅云鷄三尺爲鶤今民間畜亦有僅二尺許者不知其種自何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五卷目錄

鷄部藝文一

鬬鷄賦　晉傅元
長鳴鷄賦　習嘏
鷄九錫文　宋袁淑
賀表　前人
正旦春鷄贊　梁劉孝威
鷄觸人述　唐牛僧孺

截冠雄鷄志　李翺
木鷄賦　浩虛舟
鷄賦　宋吳淑
鷄鳴賦　張耒
鷄鳴賦　元胡炳文
翰音賦　任士林
鷄子賦　涂幾
鷄部藝文二（詩）
鬬鷄篇　魏曹植
鬬鷄　劉楨
鬬鷄　應瑒
鬬鷄　梁簡文帝
鷄鳴篇　同前
鬬鷄篇　劉孝威
鬬鷄　陳徐陵
詠老敗鬬鷄　周弘正
晨鷄高樹鳴　張正見
鬬鷄東郊道　褚玠

看鬬鷄　北周王褒
鬬鷄　庾信
鷄鳴篇　隋岑德潤
催宗文樹鷄柵　唐杜甫
縛鷄行　前人
鷄　前人
鬬鷄聯句（同孟郊）　韓愈
曉鷄　秦系
鷄　李商隱
風雨聞鷄　李頻
鷄鳴曲　汪遵
觀鬬鷄偶作　韓偓
鷄鳴曲　李咸用
鷄鳴曲　陳陶
鷄　徐夤
鷄　崔道融
晨鷄　劉兼
竹鷄（禽言）　宋梅堯臣

朝鷄贈王樂道　司馬光
養鷄　劉敞
僧爽白鷄　蘇軾
竹鷄詞　賀鑄
次韻秦觀鬭鷄　陳無己
鷄　吳儆
泥滑滑（禽言）　朱熹
贍老鷄　陸游
又　前人
白鷄　前人
新買啼鷄　前人
泥滑滑（禽言）　劉學箕
泥滑滑（禽言）　姚勉
泥滑滑（禽言）　毛直方
禽言　桂瑑
禽言　盛彧
鬭鷄行　元楊維楨
鷄　明俞允文

錢舜舉畫花石子母鷄圖　王淮
鷄鳴歌　高啓
鷄鳴篇　薛蕙
聞鷄　僧無文

禽蟲典第三十五卷

鷄部藝文一

鬭鷄賦

晉傅元

元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頴而揚精紅縹廁於微黃兮翠彩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旁視如傾目象規作嘴似削成高膺峭跱雙翅齊平躍身竦體怒勢横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翹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横逸勢凌天庭或躑躅踟蹰或囁喋容與或爬地俯仰或舞翼未舉或狠顧鴟視

或鸞翔鵠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强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戟兮競隼鷙而鵰睨得勢者淩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挂翮不徒拊意如餓鷹勢如逸虎

長鳴鷄賦　習嘏

嘉鳴鷄之令美智窮神而入靈審璇璣之廻遽定昏明之至精應青陽於將旦忽鵠立而鳳停乃拊翼以讚時遂延頸而長鳴若乃本其形象詳其羽儀朱冠玉瑞形素竝施紛葩赫奕五色流離殊姿豔溢彩耀華披扇六翮以增暉舒毳毛而下垂

鷄九錫文　宋袁淑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矦扁鵲咨爾浚鷄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鷄山子爲湯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四海之水如帶浚鷄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賀表　　前人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晁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加鵷鷟故天生鳳凰特錫位封今鳳鵲等在柏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棲下以聞

正旦春鷄贊　　梁劉孝威

寶鷄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飛霸秦排膺激怒礴翅張瞋電鞭失焰雷車折輪助摽魏敎擅埸齊珍名流晉戟歌傳漢臣竊脂善盜搏穀難馴綠鸎智淺蒼鷹害深兼資五德歸於翰音

鷄觸人述　　唐牛僧孺

鄠杜之郊人有鷄大不農儕類剛勇百鷄之特疾視促步內斷外果雖狺狺猛犬桓桓壯士伺釁潛搏脊爲驚蹶則前後背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恃長嘴利距也失恃則力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跬側樹枝目不能視瞻以長纓鞿繫彼莫得族拒卽求砥礪錯斂其長嘴使禿枘不能害物鎚鈐敲扳其利距使撾擊不能痛物然後縱其逸也鷄不省猶

張拳勢蹬瞋睥咬咬爭鳴剛猛突如鄰童咸操荊礫弄調笑喜曰昔吾畏其搏我啄我每至此則心悸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雞之衆矣今彼啄擊不能爲害則雖茲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雞之異矣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專場妬敵之志亦爭鳴於族類非宜於拂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悖於主所以雖有長嘴利距不能久恃已失所恃乃以踵擊者取鄰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孺常（一有恃字）思度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雞者嗚呼宜戒夫剛哉

截冠雄雞志

李翺

翺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啄且飲（集作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

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翺異之曰鷄禽於家者也被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鷄是也彼衆鷄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一作是）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集作也）或告曰截冠雄鷄客鷄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校焉且其（集作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鷄雖賴其名名（集無此字）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鷄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旣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鷄義勇超於羣羣皆妬焉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

況在朝庭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集無之字）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旣傷之遂志之特（集作將）用警于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木雞賦（以致此無敵故能先鳴爲韻）　浩虛舟

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雞之情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旣盡而不飛不鳴對勁敵以自持堅如挺植登廣場而莫顧混若削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槁而是喩質殊樸斲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鏤葢取無情之故然則飲啄必異嬉遊毋殊竚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顚枿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而芥羽詎設雕籠莫閉卓然之至全變兀若之姿已致首圓脛直輪桷之狀俱呈嘴利距銛枳枸之鋩並利是以縱逸情絕端艮氣全臆離披而踵附眸眩曜而節穿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搴木而花冠爛然虛憍者懷不才之虞安能自恃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激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郈氏徒驚乎目擊澹然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之強

未敵其喻斯在其由可徵馴致已忘乎力制積習漸通乎性能是則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鬬東郊者無德而稱士有特立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無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深冀一鳴而在此

雞賦

宋吳淑

伊穎雞之彩質實淪英於玉衡取巽之象稟火之精翰音見號燭夜爲名賓孟既觀於斷尾州綽亦效其先鳴或以占戎馬之象或以認蒼蠅之聲若乃五指金骸花冠承露季平既銜於芥羽郈氏亦誇其金距或養之而禳火或畫之而帖戸孟嘗效之而獲免燕丹爲之而得度至於三尺曰鶤正旦磔門性惟司夜職在鳴晨候天星而肆赦儷金馬而爲神復有越雋長鳴馬韓細尾子路冠之而示勇黃父戴之而呑鬼祖逖則舞於夜鳴庾翼則怒其愛雄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連之不一者山東之勢或食之而數千或膳之而日雙候之不差於風雨執之必在於工商亦有羊溝之鬬尸鄉之養或鳴在雲中或葬於山上聞其膈膈聽彼膠膠見棄翻求於鳳鶩被割何在於牛刀

至若棲殿中之樹番婁門之牧使管輅之占問越巫之卜江逌連之而縱火傳琰割之而斷獄觀奉先之闕記越王之畜天淵曾喜於陸機陳倉更聞於秦穆別有長鳴遠飛黃冠靑緌并黍而食鑿垣而棲既牝晨而家索亦逆剪而冠緌則有至北埭而方鳴到新豐而自識傳朱公之所化重樂妻之不食又若守夜稱信候潮表異驅之既喻於馭民夢之亦憂於武吏若夫鑑形乃舞映水而溺符朗知其半露紀消養其全德舍塗既見於能言桃都亦聞於出日右廣候之而駕子反則之而食見於事始崔光知翅足之多置在窻間宋氏得講談之益

鷄鳴賦

張耒

先生閑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鷄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峩峩朱冠丹頸元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窻之沈沈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

外之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鷄鳴賦

元胡炳文

亥子混沌人物鴻濛汝喔喔兮初動日杲杲兮將東雷之驚蟄也一歲云始汝之驚人也旦旦如是鼓兩翼兮有聲作羣動兮不已舜蹠之徒其趨也異此時聞之皆寤而起暨汝再鳴日將中矣悠悠者晝寢營營者趨市鳴何殊哉聞者異耳故或名汝以翰音或呼汝以司晨或以朱而著姓或以碧而稱神孰知眞機之自動無如旦氣之方新彼方同夢也此足以轟婬怠者之耳彼未起舞也此足以激忠義者之心至於食必呼儔鬬不留怒被服孔文爪距翼武羣出以朝羣棲以暮動靜不失其時風雨不改其度聲者雄而牝者不敢與之雙唱者一而和者不可知其數是皆見於已鳴之後而不知其已鳴之故萬籟無聲一天微露汝之初鳴乾將闔戶是謂一日之貞下起元而天地人物之一寤葢得乾坤之初者震巽乾坤之

中爲坎離坎司子之候離當午之時汝巽禽也乃通坎離之道而知夫子午天地之中正卯酉陰陽之出入陰之精而澤於陽月之象而影於日汝之初鳴日猶未出於此之時子以悟無極之眞午以見道心惟一孜孜爲善守而勿失舜人也我亦人也如之何其不可及也夫

翰音賦

任士林

若知鷄乎錦衣繡翼孤咮峩冠被鳳之彩插鶴之翰音聲俊美容止輕鮮遡羽族之稠濁諒五德之獨全然而沐浴泥沙步啄蟲豸曉樹棲卑晚柵藏矮朱朱喌喌進退失解夫豈慕鳳凰之戀匹仰鷹鸇而護雛不借力於九萬遂扶搖之所圖鸞鳩槍榆烏鵲遶月嘴啄非雄羽毛未刷猶決起而驚飛吾何獨守此桀也爾則明河在天曙色上戸一振聲於兩翮若怒飛而遠翥勢甚超凌力則困阻氣亦飄揚身不能舉如長沙之誼蠶室之遷過永之柳謫潮之韓匪志氣之不厲獨墮影於孤鶩既漆我羽又磓我距謝雲霄之羽儀抱村落之風雨恫升躓之有命匪軒沉之在人

聞爰居之蹭蹬亦避風乎魯門

鷄子賦

塗幾

二儀肇分厥生不息太和絪縕羣命斯植有物於此兮不方而圓包括二質兮陰陽具全金玉發耀兮互相裹纏外固內藏兮剛柔以宣清濁未判兮渾渾其天無首無趾兮突然而然元氣密受兮母以子傳野人不識兮請占筳篿曰此先天混沌之體歟抑胚腪品彙之有始歟非溫而溫生於天一之水歟非燥而燥成於眞陽之氣歟守雌抱一靜以爲其理歟抑知時啐啄喈喈而行地者歟一族百產前鉅後細非黃非白圓轉譎詭充飽作餅便利老齒惟此獨能請賦鷄子

鷄部藝文二　詩

鬬鷄篇

魏曹植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
長筵坐戲客鬬鷄閒觀房羣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
揮羽激清風悍目發朱光嘴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
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翺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鬬鷄

劉楨

丹鷄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
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

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鬬鷄　應瑒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賓
二部分曹伍羣鷄煥以陳雙距解長緤飛踴超敵倫
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
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
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鬬鷄　梁簡文帝

歡樂良無已東郊春可遊百花非一邑新田多異流
龍尾橫津漢車箱起戍樓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
十日驕既滿九勝勢恆遒脫使田饒見堪能說魯侯

鷄鳴篇　同前

跱鷄識將曙長鳴高樹顛啄葉疑障羽排花强欲前
意氣多驚舉飄颻獨無侶陳思助鬬協狸膏郈昭妬
敵安金距丹山可愛有鳳凰金門飛舞有鸑鷟何如
五德美豈勝千里翔

鬬鷄篇　劉孝威

丹鷄翠翼張妬敵復專場翅中含芥粉距外耀金芒

氣踰上黨烈名貫下韝良祭橋愁魏后食跖忌齊王願賜淮南藥一使雲間翔

鬭鷄　陳徐陵

季子聊爲戲陳王欲騁才花冠已衝力芥爪復驚媒鬭鳳羞衣錦雙鸞恥鏡臺陳蒼若有信爲覓寶鷄來

詠老敗鬭鷄　周弘正

少壯摧雄敵眄視生猜忌一隨年月衰摧頹落毛駛閒觀春光滿東郊草色異無復先鳴力空餘擅場意

晨鷄高樹鳴　張正見

晨鷄振翮鳴出迴擅奇聲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摧冠驗遠石繫火出連營爭棲斜揭暮解翼橫飛度試飲淮南藥翻上仙都樹枝低且候潮葉淺還承露承露觸嚴霜葉淺伺朝陽猜羣祛寶劍勇戰出花塲當損黃金距誰論白玉璫長鳴逢晉帝恃氣邁周王流名說魯國分影入陳倉不復愁苻朗猶能感孟嘗

鬭鷄東郊道　褚玠

春郊鬭鷄侶捧敵兩逢迎妒羣排袖出帶勇向塲驚錦毛侵距散芥羽雜塵生還同戰勝罷耿介寄前鳴

看鬭雞　北周王褒

蹀躞始橫行意氣欲相傾妬敵金芒起猜羣芥粉生入塲疑挑戰逐退似追兵誰知函谷下人去獨開城

鬭雞　庾信

開軒望平子驟馬看陳王狸膏薰鬭敵芥粉壒春塲解翅蓮花動猜羣錦臆張

雞鳴篇　隋岑德潤

鐘響應繁霜晨雞錦臆張簾迴猶侵露枝高已映光排空下朝揭奮翼上花塲雨晦思君子關開脫孟嘗既得依雲外安用集陳倉

催宗文樹雞柵　唐杜甫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增赤幘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嘴爪還汚席我寛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

不昧風雨晨亂離滅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氷釋未似尸鄉翁拘畱蓋阡陌

縛鷄行　前人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
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
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鷄　前人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
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

鬭鷄聯句（同孟郊）　韓愈

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愈）崢嶸顛盛氣洗刷凝鮮
彩（郊）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劍戟
心獨在（郊）既取冠爲冑復以距爲鐓天時得清寒地
利挾爽塏（愈）磔毛各噤瘁怒癭爭碨磊峩膺忽爾低
植立瞥而改（郊）腷膊戰聲喧繽紛落羽皠中休事未
決小挫勢益倍（愈）妬腸務生敵賊性專相醢裂血失
鳴聲啄殷甚饑餒（郊）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紿）毒手
飽李陽神槌困朱亥（愈）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

勝事有然傍驚汗流浼（郊）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瞋睛時未怠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郊）頭垂碎丹砂翼塌拖錦綵連軒尚賈餘清厲比歸凱（愈）選俊感收毛受恩慚始隗英心甘鬭死義肉恥庖宰君看鬭鷄篇短韻有可採（郊）

曉鷄

秦系

黯黯嚴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棲不嫌驚破紗窻夢却恐爲妖半夜啼

鷄

李商隱

稻粱猶足活諸雛妒敵專場好自娛可要五更驚穩夢不辭風雪爲陽烏

風雨聞鷄

李頻

不爲風雨變鷄德一何貞在暗長先覺臨晨卽自鳴陰霾方見信頃刻詎移聲向晦如相警知時似獨清蕭蕭和斷漏喔喔報重城欲識詩人興中含君子情

鷄鳴曲

汪遵

金距花冠傍舍棲清晨相叫一聲齊開關自有馮生

計不必天明待汝啼

觀鬬鷄偶作　韓偓

何曾解報稻粱恩金距花冠氣遏雲白日梟鳴無意問惟將芥羽害同羣

鷄鳴曲　李咸用

海樹相扶烏影翹戴紅拍翠聲膠膠鴛瓦凍危金距趫誇雄鬬氣爭相高漏殘雨急風蕭蕭離人枕上心忉忉

鷄鳴曲　陳陶

鷄聲春曉上林中一聲驚落蝦蟆宮二聲喚破枕邊夢三聲行人烟海紅平旦慵將百雛語蓬鬆錦繡當陽處愧君飲食長相呼爲君晝鳴下高樹

鷄　徐夤

名參十二屬花入羽毛深守信催朝日能鳴送曉陰峩冠裝瑞璧利爪削黃金徒有稻粱感何由報德音

鷄　崔道融

買得晨鷄共鷄語常時不用等閒鳴深山月黑風雨夜欲近曉天啼一聲

晨鷄　劉兼

朱冠金距綵毛身昧爽高聲已報晨作瑞莫慚先貢
楚擅場須信獨推秦淮南也伴升仙犬函谷曾容借
曉人此日皁棲隨飲啄宰君驅我亦相馴

竹鷄（禽言）　宋梅堯臣

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競雨又急此
鳥爲君應斷腸

朝鷄贈王樂道　司馬光

小鷄距短雙翅垂廣場勇鬬無所施清曉長鳴獨先
衆朝者恃此能知時星河滿天月光白東望扶桑悄
無色一聲高舉耳目醒四遠羣陰俱辟易陋巷人疎
烟火稀末夜沈沈鐘鼓微聞之徐起就盥櫛顛倒不
復憂裳衣君家迴居北城曲阿閣嶕嶢日鳴玉蕭蕭
風雨得司晨不使無功啄君粟

養鷄　劉敞

者舊飄流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
子欲倚空窻聽爾談

僧爽白鷄　蘇軾

斷尾雄鷄本畏烹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竹鷄詞　賀鑄

東南澤國陂塘闊旱歲少逢晴五月田間蛙喜雨冥冥竹下鷄啼泥滑滑而予不耕陂下田田皐驅馬揮長鞭稻塍微茫絕復連如躡鏡面流蛟涎植蹄沮洳不敢前何暇顧惜青連錢竹鷄鳥汝幸飛翔羅罻外安知此塗吁可畏雄雌更鳴方自慰汝不能言臆爲對君不見日圍赫赫是長安大明宮闕開雲端鷄人唱漏辰三刻左右相君朝謁還前騶誰敢干後乘不可攀飄颻青蓋望已遠綠槐陰下沙堤閒長堤千步沙漫漫風不驚塵雨亦乾君能馳騖此其所何事江鄉行路難

次韻秦觀鬭鷄　陳無己

立馬階除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鷄口羞牛後不待羣鳴已可驚

鷄　吳儆

楚楚衣裳兩頰紅冠兒斜墜脚兒弓夜來塞上無消

息玉筋偷彈對曉風

泥滑滑（禽言） 朱熹

泥滑滑泥滑滑滑秦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刺水水拍堤
牙旗畵舸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水深君莫
憂

贈老鷄 陸游

峨峨赤幘先羣輩喔喔長鳴蓋四郊意氣雖雄無處
用風霜從我老衡茅

又 前人

塲中啄粟樹頭棲三唱明星出尚低關路元無孟嘗
客吳兒莫議會稽鷄

白鷄 前人

赤幘峨峨玉羽明籬間新織竹籠成老人從此知昏
曉不用元戎報五更

新買啼鷄 前人

峨峨赤幘聲甚雄意氣不與其曹同我求長鳴久未
獲一見便覺千羣空主人燒神議已决知我此意遽
見從秋衣初縫惜不得急與三百新青銅憐渠亦復

解人意來宿庭樹不待籠狐狸熟睨那敢犯蕭蕭清露和微風五更引吭震戸牖橫挺無復須元戎明星已高啼未已雲際騰上朝陽紅老夫抱病氣已索賴汝豪壯生胷中明朝舂黍得碎粒第一當冊司晨功

泥滑滑（禽言）　劉學箕

泥滑滑泥滑滑前聲住後聲發不道去年冬沒雪今年春早已三月月如金日如血大麥小麥盡枯渴使君祈禱走阡陌汝切勿啼泥滑滑

泥滑滑（禽言）　姚勉

黃梅蒸雨已幾時路泥滑滑沒馬蹄前山咫尺似千里十步九跌行人疲漫塍白水秧欲老黃雲漸黑麥攲倒泥汙后土何時乾天若憐農放晴好

泥滑滑（禽言）　毛直方

泥滑滑日已西泥深屨滑涴征衣征衣涴盡不肯歸分明數聲行不得請君更聽鷓鴣啼

禽言　桂璪

泥滑滑泥滑滑暮雨蕭蕭暝雲結苦竹岡頭虎跡新黃蒿城外人蹤絕僕夫股栗步莫前瘦馬凌兢愁僕

蹶泥滑滑何時乾出門咫尺行路難

禽言　　盛彧

泥滑滑江南路雨雨風風怕春暮郎行三月未還家妾心還似郎心苦泥滑滑妾難行開階獨步靑苔生階前雨歇櫻桃發白日須明照羅韈只今世路滑如泥郎行善保千金軀

鬭鷄行　　元楊維楨

兩雄勇銳誇匹敵老距當塲利如戟毻毳毰毸蝟刺張怒硐磈礧瞋睛碧劍心一動碎花冠口血相汙膠綵翼何當罷鬭作啼聲埭上梨花春露滴

鷄　　明俞允文

月落空營舊壘低寒風獵獵大荒西驚魂易斷江南夢惱殺重城未曉啼

錢舜舉畫花石子母鷄圖　　王淮

落紅香散東風軟靈巖絡翠苔紋淺閒庭晝永日當空花影團團移未轉兩鷄不識春意佳棲遲也傍庭前花父鷄昂然氣雄壯獨立峯顛發高唱母鷄喈喈領七雛且行且逐鳴相呼兩雛依依挾母腋母力已

勞兒自得兩雛啾啾趨母前有如嬌兒聽母言兩雛喞喞隨母後呼之不前不停口一雛引首接母蟲兒腹已飽母腹空嗟爾愛雛乃如此不知爾雛何報爾錢翁摹此悅生意我獨觀之暗流涕劬勞難報慈母恩漂泊江湖復何濟展圖三歎重摩挲鷄乎鷄乎奈爾何

鷄鳴歌　高啓

北斗城頭北斗低萬家夢破一聲鷄馬蹄踏踏車轆轆闕下連趨市中逐雄鷄安得噤爾聲利名少息世上爭漫漫夜長人不驚

鷄鳴篇　薛蕙

鷄初鳴日東御月徘徊招搖下鷄再鳴日上馳登蓬萊闢九閽鷄三鳴東方旦六龍出五色爛

聞鷄　僧無文

一聲天漸曉野外獨相親乍落城頭月旋飛馬足塵出關仍有客起舞更無人舜跖分何易聞聲太息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鷄部紀事
鷄部雜錄
鷄部外編

禽蟲典第三十六卷

雞部紀事

徐整正律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禮記檀弓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周禮春官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

面禳釁共其雞牲（訂義）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爲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爲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爲皃皃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皃故不爲威儀皃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爲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爲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畜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蓋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爲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亥乎此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鄭鍔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旣呼旦以嘂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王昭禹曰禳以郤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

諸侯禳於畺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釁以厭妖怪鄭康成曰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用雞

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伯同遊伊洛之浦始受玉鷄之瑞於此水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

成公十六年晉楚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

襄公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師伐秦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二十五年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越絕書婁門外鷄陂墟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鷄山勾踐以畜鷄將伐吳以食士

論衡率性篇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鷄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淮南子說山訓齊王食鷄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

孔叢子居衞篇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

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衞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戰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鷄走狗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魯恭王好鬬雞鴨

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有曰三七末

世鷄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簒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鷄鳴犬吠此鷄未至月氏國乃飛於天漢聲似鵾鷄翺翔雲裏一名暄鷄鵾暄之音相類

洞冥記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鷄

漢書昌邑王髆傳髆天漢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賀到濟陽求長鳴鷄

龔遂傳遂爲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家二母彘使人家養五鷄（注）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孝宣王皇后傳后父奉光少時好鬬鷄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卽位名入後宮

宣帝本紀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

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己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於牧埜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卽丞相少史

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顓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卽位五年王太后迺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己亦在占中矣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伺晨雞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鬭

河南府志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千餘皆有名字暮栖樹上晝放之呼卽別種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嘗出其旁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

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搜神記漢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

後漢書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嘗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鷄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楊修傳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

拾遺記漢靈帝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鷄鳴以亂眞聲也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沈明石鷄色如丹大如燕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鷄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鷄其國無鷄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鷄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後漢書東南夷傳馬韓有長尾鷄尾長五尺

抱朴子論僊篇甘始以住年藥食鷄雛不復長

吳錄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鷄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魏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諸喙錄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對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鷄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鷄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鷄

晉書五行志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鷄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引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鷄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鷄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鷄旤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鷄雄鳴主不榮

十六國春秋石勒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長安城中鷄鳴音皆曰基慈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雌鷄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

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世說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耶

王隱晉書郗詵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冢

世說（注）裴景仁秦書苻朗善識味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露問之亦驗

晉書江逌傳逌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壍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

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

五行志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鷄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鷄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瑯琊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鷄不鳴不將桓元將簒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荆州有鷄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元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鷄旤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元楚國之邦略也及桓元簒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西河記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鷄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輙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宋書禮志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

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田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鷄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太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鷄重更勒太學議答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鷄偏異相承來久議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麤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鷄

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鷄漸化爲雄後孝武卽位皇太后令行於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鷄爲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興東還沈法符家鷄有四距

符瑞志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鷄青黃

邑飛集巖間

異苑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鷄遙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燋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南史謝朏傳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

傅琰傳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武穆裴皇后傳車駕數幸瑯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故呼爲鷄鳴埭

齊春秋鬱林王好鬭鷄密買鷄至數千價

述異記零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鷄色如金出穴奮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鷄穴

袖中記移風縣有鷄雄鳴長旦其聲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故呼爲鷄潮

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

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酉陽雜俎後魏胡后嘗問沙門寶志國祚且言把棗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魏書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崔光傳光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邕以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灾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

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

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享加罕宴宗戚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衆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黃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鷄雌雄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三國典略齊長廣王湛卽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將赦令於殿門外建金鷄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鷄其義何也膺之曰按海

中有占曰天鷄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鷄爲候

北齊書彭城王浟傳浟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顏氏家訓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鷄雛聲

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鷄卵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白鷄卵爲白團也

隋書五行志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鷄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鷄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鷄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鷄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

骸被野

大唐新語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巂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鷄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藂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功

唐書馬周傳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鷄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鷄尚何與榜吏斥之

王勃傳勃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鬬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武后傳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鷄其杪賜號金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

五行志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鷄化爲雄

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鷄化爲雄

景龍二年春滑州匡城縣民家雞有三足

御史臺記太學博士張昌宗之族叔精於五經懵於時事畜一雞呼爲勃公子

朝野僉載渤海高嶷巨富忽卒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云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還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

唐書三宗諸子讓皇帝憲傳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鬭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

王鉷傳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鬭雞供奉禁中

五行志元宗好鬭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也鬭者兵象近雞禍也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禁大寒食以雞卵

相饋送

開元天寶遺事李林甫不得士心每有所行多不協羣議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如索鬭鷄

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鬭鷄戲及卽位治鷄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鷄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敎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鷄以償鷄直都中男女以弄鷄爲事貧者弄假鷄帝出遊見昌弄木鷄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鷄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鷄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鷄鷄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鷄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元宗召試殿庭皆中元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物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鷄籠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鬭鷄服會元宗

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鷄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鷄叙立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鷄坊角觝萬夫跳劒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元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鷄晨使人朝服鬬鷄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祿山陷洛潼關不守

大駕幸成都奔衞乘輿夜出便門馬蹄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不復得入禁門矣

酉陽雜俎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於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强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因話錄文宗嘗觀鬬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旣好便賜汝

聞奇錄葉簡剡人善卜筮有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

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

雲仙雜記張寶嘗使子弟巡市乞鷄鴨卵殼鷄卵以煮藥鴨卵以金絲縷海棠花名鮫胎盞醉後畀酒時多用之

靈應錄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餐祇有哺鷄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開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鷄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鷄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鷄飛出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鷄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鷄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鷄子者

北夢瑣言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

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

唐書五行志大中八年九月考城縣民家雄雞化爲雌伏子而雄鳴化爲雌王室將卑之象反雌伏也

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角

文明後天下屢奏雌雞化爲雄或半化者

扶南傳扶南人喜鬬雞

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稽神錄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兒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涌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

鷄骨一具人骨二具

太平廣記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鷄每殺鷄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血瀝盡乃烹以爲去醒氣某後病生瘡於鬢既愈復生小鷄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卽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子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清異錄郝輪陳別墅畜鷄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諭輪畜一鷄日殺小蟲無數况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羮本雖親而實疏也

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鷄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曰鷄叫子

澠水燕談錄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

殆半羣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云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宋史五行志咸平三年八月黃州羣鷄夜鳴至冬不止

樂善錄唐詢家因煑鷄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駭誓不復食酒官衞敦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聞見近錄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鷄子日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問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

青箱雜記史記稱四裔各異卜漢書稱粤人以鷄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爲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氏以鐺就岸

爨煑鷄子卜之呪云儂來在箇潭裏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

宋史張根傳根字知常性至孝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

五行志紹興初陳州民家鷄忽人言近鷄禍也松陽縣民家鷄生三足縣治有鷄伏卵毛生㲉外近鷄禍亦毛孽也

乾道六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鷄首人身高丈餘晝見於野

慶元三年饒州軍營鷄卵出蛇近鷄孽亦蛇孽也婺源縣張村民家雌鷄化爲雄烹之形冠距而腹卵孕同里洪氏家雄鷄伏子中一雛三足咸淳五年常州鷄羽生距

冷齋夜話萬安軍南亞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一鷄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卽夢覺

癸辛雜識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

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鷄爲蛇所纏牢不可解其後有黥而王之驗二物巳酉合也

遯齋閒覽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贍麗嘗預鄉薦見斥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鷄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豹隱紀談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刺縣尉下鄉也鷄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鷄既烹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

元史鐵哥傳鐵哥父斡脫赤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爲嬉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兒斡脫赤子

也帝方食鷄輟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鷄

輟耕錄嘗至松江鍾山淨行庵見籠一雄鷄置於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畜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鷄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諭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鷄必以童若壞其天眞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賢奕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求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爲吾累乎

軒輗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觔故舊經過輙留飯飯惟一肉或至殺鷄皆驚異曰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

淮安府志弘治戊午新城牛尚武家起屋上梁白雄

鷄鳴於梁上生一卵堅甚取供佛前化爲水

庚己編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取驗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冠縣志正德十一年冬鷄生三足

江寧府志大晨鷄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二尺許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方巾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鷄凡四青鸞一白鷴鴟四大晨鷄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鷄而身肥冠聳高四尺許

客座新聞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觚不觚錄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鷄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葢之曰御史毋食鷄例也

澤州志崇禎十三年遊僧入高平南關市集募化至石牌坊有雄鷄突飛僧項毒啄不止血流被面驅之不去旁人障僧令走鷄隨之鳴啄更厲衆驚異白於官一加拷訊吐實葢曾殺賣香客於途攫其錢卽鷄主也啓尸不獲獄未成而僧服冥報相傳爲義鷄也

石城縣志石上里豐山許立卓夫婦皆長厚喜施濟逢朔望同往三峰寺祈嗣極其誠懇寺一老僧戒律甚嚴偶適市見一羣雛鷄爭啄生蟲惟一雛勿啄僧乞得勿啄者歸而養之歲餘㦸冠修尾潔白一雄也日遶佛殿不遺一矢夜必飛棲西廊之梁上聞僧夜誦經則喉間格格相答嚮忽死見夢於僧曰我往許立卓家投胎矣師來當拔我左脅之毛他日僧詣卓卓喜爲治齋曰賴佛得兒然無如苦啼何僧以夢告卓急取兒示之脅果有白鷄毛拔之而啼遂止僧爲

命名曰玉器比長伶利精巧其人如玉修然一偉丈夫也

鷄部雜錄

易經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鷄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於天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大全）胡氏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說卦巽爲鷄（大全）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

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龔氏曰雞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爲雞

書經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章雞棲于塒（傳）鑿牆而棲曰塒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

鄭風女曰雞鳴章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風雨章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注）喈喈雞鳴之聲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大全）膠膠羣雞之聲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齊風雞鳴章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疏）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

雜記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疏）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訂義）鄭鍔曰春祠之彝則飾以鷄鷄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爲春也

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鷄狗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也

老子道德經獨立章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師曠占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鷄飛集車上者雄遷雌去

文子上德篇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莊子大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

庚桑楚篇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列子天瑞篇醯鷄生乎酒

墨子非攻篇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小取篇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鷄非鷄也好鬬鷄好鷄也

迎敵祠篇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鷄

公孫龍子通變論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

荀子榮辱篇人之生也方多畜鷄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雄鷄五足

應言篇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

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鄙諺云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注）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鷄尸不爲牛從

延篤注云尸鷄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鷄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鷄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古諺失晨之鷄思補更鳴

易林眄鷄無距與鵲交鬭翅折目盲爲鳩所傷

望鷄得雛求馬獲駒大德生少有廖從居

空槽注猪豘彘不到張弓視鷄雄鳩飛去

光禮春成陳倉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爲咎

十雌百雛常與母俱抱鷄搏虎誰敢害者

鷄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食惶怖惕息

裸裎逐狐爲人歡笑牝雞鳴晨主作亂妖

虐衆盜名雄鷄折頸

狗冠鷄步君失其所出門抵山行者憂難水灌我園

高陸爲泉

空槽注器豚彘不至張弓祝鷄雄父飛去

爭鷄失羊亡其金囊利不得長陳蔡之患賴楚以安

畜牝無駒養鷄不雛羣羊三歲不生兩頭

鷄鳴失時君騷於憂

鷄雉失雛常畏狐狸黃池要盟越國以昌

養鷄生雛畜馬得駒

雄鷄不晨雌鷄具呻志疵心離三旅生哀

蟻封戸穴大雨將集鵲數起鳴牝鷄歎室相薨雄文來到在道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鷄鳴樂夜

鷄鳴同舉思配无家執佩持梟莫使致之

鳥飛无羽鷄鬬折距徒自長嗟誰肯爲侶

淮南子泰族訓人主有伐國之志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注）戎馬兵馬鷄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

說山訓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春秋繁露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陰陽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

韓詩外傳田饒曰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

說苑尊賢篇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雖有香餌而

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京房易妖占君用婦言則鷄生妖

叅同契牝鷄自卵其雛不全

鹽鐵論今食必趣時羊淹鷄寒

辥小取大鷄廉狼吞

白澤圖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衞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鷄唱

崔實四民月令十二月東門磔白頭鷄可以合藥

風俗通呼鷄曰朱朱俗說鷄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鷄者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俗說鷄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鷄也

青史子書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平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鷄以謝

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鷄魯郊祀常以丹鷄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鷄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鷄散東門鷄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鷄主以禦死辟惡也

論衡程材篇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酉鷄也卯兔也金勝木鷄何不啄兔

解除篇暴穀於庭鷄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

論死篇鷄卵之未字也澒溶於㲉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

中鑒覩孺子之驅鷄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鷄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

人物志材能篇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

之鼎不可以烹鷄愚以此爲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鷄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鷄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

嵇康宅無凶吉論夫同棲之鷄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異之哉

博物志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毈黃白渾雜者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眞矣此世所恆用作無不成者

抱朴子對俗篇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異物之益未可誣也

金丹篇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鷄子中漆合之令鷄

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鷄犬服之皆不復大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酉日稱將軍者鷄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吳失篇紲芻狗而責盧鵲之效縛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

博喩篇鷄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

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長幼各進一鷄子

貼畫鷄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令一日不殺鷄亦此義也古乃磔鷄今則不殺

鬬鷄鏤鷄子鬬鷄子（注） 按玉燭寶典此節城市尤多鬬卵之戲

交州記長鳴鷄出日南

裴元新言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鷄以副之俗說以厭厲其氣元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鷄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南越志鷄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高興縣多客鷄如家鷄五采至則年穰

論墓書養白鷄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寸繫鷄頸將鷄於名山放鷄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鷄心開悟

雜五行書欲求婦取雄鷄兩毛燒煑酒中飲之所求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臨海異物志杉鷄黃冠青綬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頭及頸正青如垂纓

南州異物志狼盲之鷄特稟異聲

顏氏家訓太史公記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夢書鷄爲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鷄憂武吏也衆鷄入門吏捕也羣鬭舍中驚兵怖也

酉陽雜俎鷄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鷄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古琵琶用鵾鷄股

北戸錄韶州擇鷄毛爲筆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鷄卵墨畫祝而煑之剖爲三片以驗其黃然後决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煑鷄子十枚以納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候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爲卜

續博物志白蟻聞竹鷄之聲化爲水竹鷄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

北夢瑣言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

譚子化書梟夜明而晝昏鷄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爲異則謂鷄爲同或謂鷄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鷄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鷄乎孰晝夜之同梟鷄乎梟鷄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

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兼明書風俗通云鷄朱氏之所化故呼鷄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興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鷄乎風俗通以呼鷄作朱朱聲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耶

東坡志林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鷄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義名者與此何異哉

物類相感志鷄喫猫飯能啄人

鷄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曬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

鷄未狨者以苕箒趕之則狨毛倒生

煑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煑令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

煑老鷄以山裏果煑就爛或用白梅煑亦好

母鷄生子與青麻子吃則常生不抱卵

山家淸供李白詩云亭上十分綠醑酒盤中一味黃金鷄其法燖鷄淨洗用麻油鹽水煑入葱椒候熟擘飣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鷄正肥之樂得矣有如新法用炒等製非山家不屑爲恐非眞味也每思茅容以鷄奉母而以菜奉客賢矣哉

感應類從志胡桃之劵令鷄夜鳴（注）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劵字訖遶之於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蠡海集或曰鷄鴨卵之生皆繫著於脊其產於後竅不知自何道而能出答曰凡鳥之生卵者莫不繫著於脊蓋本乎天者親上也脊繫卵處下生一腸上口連屬於繫卵卵既長足而產則入於此腸俗謂之花腸也下口乃並於糞腸以通於後竅出焉卵之㲉皆於當日始能堅何以知其然因宰殺之日隔宿可驗也

筆記塒於塲者鷄至

王氏談錄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於汝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聞見後錄曹植七啓言食味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雛鷄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續明道雜誌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遠余謂從者曰鷄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鷄懶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鷄爲稽山子

演繁露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佩楚軒客談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瑯嬛記客有曰犬姓盧鷄姓朱沈尚書曰鷄既姓朱則鴨姓奚也

五色線通典晉袁喬妻于氏上表論義子議曰鄙諺有之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其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小可以喻大

燕書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愳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謁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名至子且股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憲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雞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忒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

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强敵夙夜憂勤且恐不免況事遊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卽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簷曝偶談今人以半夜鷄鳴爲不祥其來遠矣唐來鵬曉鷄詩云黯黯嚴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窗夢却怕爲妖半夜啼

潛溪邃言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田家雜占母鷄背負鷄雛謂之鷄駝兒主雨

家鷄上宿遲主陰雨

黃昏鷄啼主有天恩好事或有減放稅糧之喜

空同子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如喌喌呼鷄落落呼豬呼之則應者知聲也

麓堂詩話熊蹯鷄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

暖姝由筆松漠記聞云殺鷄炙股烹脯音蒲膊肉也今亦云然蓋胷下之白肉也

玉笑零音蘇子瞻作殺鷄之疏非吾儒之仁

鷄鶩雄塒犬猛專牢强弱之不敵也

未齋雜言閒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釜底摩之而無不育

廣莊嗜鷄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鷄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

鷄部外編

江西通志九十九井在撫州府治東南七里俗傳周仙王與夫人共約曰一夕之內爾織百縑我開百井至四更夫人百縑已就效鷄鳴以紿之羣鷄皆和仙王方得九十九井聞鷄鳴遂止鄉人因立周仙王祠

辛氏三秦記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石鷄與山鷄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鷄陳倉城上有神鷄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神仙傳劉安者漢高祖之孫也時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漢書郊祀志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神異經東荒經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潮水應之矣

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鷄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

洞冥記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鷄公善養鷄得遠飛鷄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鷄

拾遺記宣帝地節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

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秃落更生久乃悅澤

世說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牕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元功大進

搜神記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吾兒立身未會學問可往定州孝先先生處習業子珍承父之命卽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於路傍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憩歇子珍不疑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元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元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元石曰敬聞命矣遂卽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授以經業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卽謁先生迨暮延宿仲祥知李元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别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元石是鬼耳實非生人翊日咨元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元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旣知須話

元由昨緣冥司與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元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然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求業業成早來我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既知固難久處卽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爲弟父寃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兒弟累有狀主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答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令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卽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牀猶有氣火急致脯酒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卽見元石乘白馬著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時之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須弟見父子珍卽閉目須臾之間至

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元石與子珍曰向來將弟欲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即至著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弟父冤家其人晡時當入衙證問今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必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言語之間其冤家果至元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若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珍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走即驗文書讀看竝是論父之事珍泣告元石曰射著何處珍曰射著左眼石曰不著要緊處限差更來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冤家殺之弟父必瘥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者即殺之珍當與石言別怱怱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悒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鷄七日未知去處眾共尋乃見白鷄在架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鷄冠也跣足者鷄足也害左眼者所射中也有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瘥故云鷄不三年

犬不六載白鷄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神仙傳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鷄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與鷄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

白澤圖老鷄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神仙傳介象者字元則能於茅茰燃火煑鷄而不焦令一里人家炊不熟鷄犬三日不鳴不吠

搜神記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輙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鷄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不死者弘乃敎人殺烏鷄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輙用烏鷄薄之者弘之由也

太平廣記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爲征民殺鷄求福煑鷄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僵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

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榮位鷄之妖更爲吉祥

齊諧記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敎以一雄鷄置棺中此鷄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

太平廣記臨淮朱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內婦云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卽閉戶執之及來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鷄推問是家鷄殺之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恠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夜食諸生坐前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爲汝吹來鬼云卿爲少指耶乃復引手卽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砍之得老雄鷄

異苑朱文綉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粱綉既死子鍾

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鷄山綉葬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爲鷄鍾魂魄化爲雉淸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響雉澗和淸音

元中記東方有桃都山山上有一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初出時照此木天鷄卽鳴天下鷄皆隨之

金樓子羅含之鷄能言

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僊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犬吠

王度古鏡記大業十年度弟勣得鏡出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

太平廣記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云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

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鷄也令射殺

稽神錄軍吏熊勛家於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晩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繒綵包一鷄卵殼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

陳州志紹興初河南之地陷賊以封劉豫州郡猶爲朝廷固守會稽馮長寧知陳州豫攻之不能下遣招山東劇賊王瓜角起宿亳之民併力進攻踰年城中糧盡而降瓜角建三幟於通逵下令二州之民從軍者立赤幟欲爲官立黃幟欲還鄉者立黑幟民畏死盡趍赤幟下獨亳人王魏兩翁自顧年老不能官從軍必死而立黑幟則拂其意均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幟下衆皆愕然瓜角重失信謝遣之於是得歸王翁入陳城取瘞埋物不復來聲跡亦絕魏以十年後營産成大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里捕雌者烹食之他日尉還又欲殺其雄雄覺竄伏黍擲之以竿始就獲鷄忽作人言仰首太息曰噫何毒害至此略無故舊情邪魏駭曰爾爲誰曰我王翁也豈不記宛丘

從軍時事乎魏曰爾前舍我竟何之且死於何所曰我向者結伴實利君財私别貯蓄以待事平後來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是夜宿次野店燈下開囊計數不料爲主人所窺飲我以酒醉遭殺焉掩有裝金孤魂無依念鄉親不一存獨君在耳故決意相從及到君家適鄰人賈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雞乳共投胎爲雞前日所妝雌則賈四娘子也茲復害我忍心如是尉悉聆其說立釋之歸白郡守守呼魏翁與雞俱至民從如市雞對守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輙泄陰事當死引頸揷翅下而斃守嗟異移時使葬於老子廟後揭之曰人雞之墓原王之在生設謀本極不善倘見魏必起不肖之心死而作雞其家冥報昭矣可不畏哉

客退紀談猪突入人家必割其耳黃昏雞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猪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曰猪入門可乎神答曰猪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猪耳如何曰割猪耳傷於矢隆明日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適有沈氏黃昏雞鳴問之答曰定

昏鷄啼福祿日躋於是沈氏日昌盛

露書萬曆初溧陽史秀才傭居龍墩家有牝鷄能笑亦能作小兒語鷄窻之說爲有據矣

青州府志嫌城在博興城東北十里相傳有嫗石氏夜聞謀築城以圍居民鷄鳴前當盡食之石氏大懼以手拊箕作鷄鳴羣鷄皆鳴妖驚去民感嫗德立祠社南曰石婆婆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六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鵝部彙考

鵝圖

禮記（內則）

爾雅（釋鳥）

山海經（中山經）

禽經（鵝）

齊民要術（養鵝鴨　蒸缹法　炙法）

埤雅（鵝）

爾雅翼（鵝）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白鵝膏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臎主治　血氣味　主治　膽氣味　主治　卵氣味　主治　涎主治　發明　毛主治　發明　掌上黃皮主治　屎主治　附方）

鵝部藝文一

愛鵝帖　晉王羲之

野鵝賦　宋鮑照

爲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梁劉潛

鵝部藝文二（詩）

七歲詠鵝　唐駱賓王

舟前小鵝兒　杜甫

得房公池鵝　前人

道州北池放鵝　呂溫

題鵝　李商隱

鵝　李郢

過建陽縣觀長生鵝　宋陸游

趙大年鵝圖　元楊維楨

黃尊師高軒觀鵝因留宿　揭傒斯
閒閒公爲上清宮道士寫經并以所養鵝羣付之諸公有詩某亦同作　楊雲翼
曉步西郊見鶩鵝羣飛　明高啓
鵝部紀事
鵝部雜錄
鵝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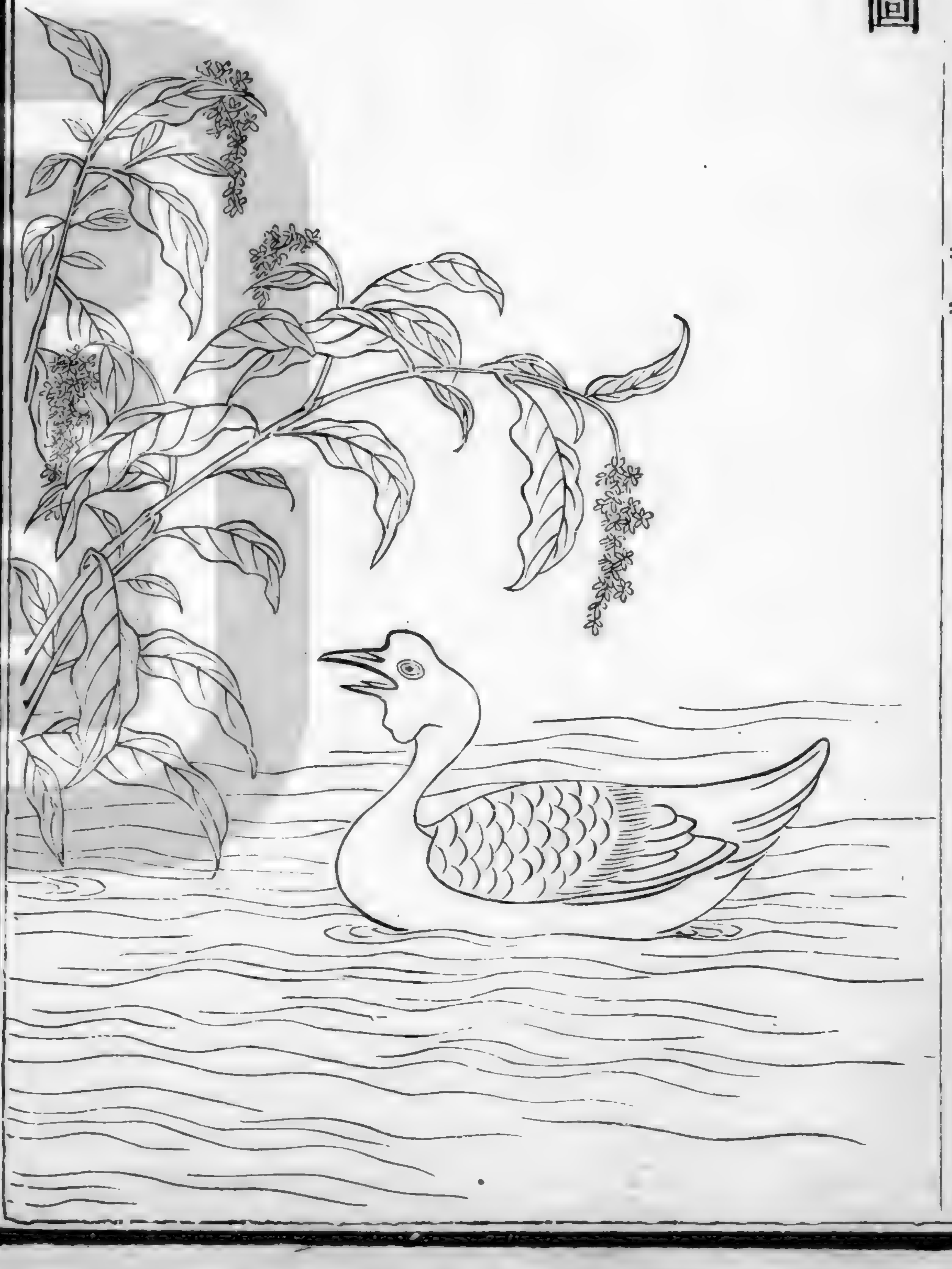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三十七卷

鵝部彙考

釋名

舒鴈（禮記）　鴚鵝（爾雅）
鴐（山海經）　家鴈（本草綱目）
蒼鵝（本草綱目）　白鵝（本草綱目）

鵝圖



禮記

內則

弗食舒鴈翠

註　舒鴈鵝也翠尾肉也不可食

爾雅

釋鳥

鵱鷜鵝

註　今之野鵝　疏　鵱鷜者野鵝之別名也

舒鴈鵝

（注）禮記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鳴（疏）鵝一名舒鴈某氏云在野舒翼遠飛者爲鵝李巡曰野曰鴈家曰鵝註禮記曰出如舒鴈引禮記文也案彼云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鄭註云威儀自然而有行列是也

山海經

中山經

青要之山是多駕鳥

或曰駕宜爲鴐鴐鵝也

禽經

鵝

鵝逆月

伏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齊民要術

養鵝鴨

爾雅曰舒鴈鵝廣雅曰鴐鵝野鵝也說文曰鴚鷜野鵝也晉沈充鵝賦序曰於時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太倉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

麗鳴聲驚人

鵝鴨並一歲再伏者爲種

一伏者待時少三伏者冬寒雛亦多死也

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鵝初輩生子十餘鴨生數十後輩皆漸少矣

常足五穀飼之生子多不足者生子少

欲放廠屋之下作窠

以防猪犬狐狸驚恐之害

多著細草于窠中令煖先刻白木爲卵形窠別著一枚以誑之

不爾不肯入窠喜西浪生若獨著窠後有爭窠之患

生時尋卽收取別作一煖處以柔細草覆之

停置窠中凍卽須死

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小者減之

多則不周

數起者不任爲種

數起則凍死也

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日一與食起之令洗浴

久不起者飢羸身冷雖伏無熱

鵝鴨皆一月雛出量雛欲出之時四五日內不用聞打鼓紡車大吠猪叫及舂聲又不用器淋灰不用親見產婦

觸忌者雛多厭殺不能自出假令出亦尋死也

雛既出別作籠籠之先以粳米爲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塡嗉

不爾喜軒壺羌（缺）量而死

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英爲食以淸水與之濁則易

不易歷塞鼻則死

入水中不用停久尋宜驅出

此既水禽不得水則死臍未合久在水中冷徹亦死

於籠中高處敷細草令寢處其上

雛小臍未合不欲冷也

十五日後乃出

早放者匪直乏力致又有寒冷兼鳥鴟災也

鵝唯食五穀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蟲

葛洪方曰居射工之地常養鵝見此物食之故鵞羣此物也

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大率鵝鴨六年以上老不復生伏矣宜去之少者初生伏又未能工唯數年之中佳耳

蒸炰法

炰鵝法肥鵝治解臠切之長二寸率十五斤肉秫米四升爲糝先裝如炰豘法訖以豉汁橘皮葱白醬清生薑蒸之如炊一石米頃下之

炙法

擣炙法取肥子鵝肉二斤剉之不須細剉好醋三合瓜菹一合葱白一合薑橘皮各半合椒二十枚作屑合和之更剉令調聚著充竹串上破鷄子十枚别取白先摩之令調復以鷄子黃塗之唯急火急炙之使焦汁出便熟作一挺用物如上若多作倍之

銜炙法取極肥子鵝一隻淨治煑令半熟去骨剉之和大豆酢五合瓜菹三合薑橘皮各半合切小蒜一合魚醬汁二合椒數十粒作屑合和更剉令調取好白魚肉細琢裹作串炙之

埤雅

鵝

鴿鵐如瘦鵝額如瘤今鵝江東呼鳴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羲之好鵝者以此亦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古者兵有鵝鸛之陳也左氏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舊說言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則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鵝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陣法或願爲鸛也十子曰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鵝𦍑首以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鵝其謂是歟鵝伏隨日鴇伏隨月說以爲乳鵝伏卵隨日光所轉傳曰鵝飛則蜮沈䳄鳴則蛇結又曰短脚者多伏長脚多立脚近尾者好步脚近臆者好蹲多伏鳴鵝之類是也多立鶴鸛之類是也又曰陸生之鳥咮多兌（或作銳）

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善唼亦鳴鵝之類是也善啄亦鸛鶴之類是也俗云鵝毛柔煖而性冷宜覆嬰兒字說曰鵝飛能俄而已是以不免其身若鴚鵝者可也鳴鵝者鵝也而非鵝禽經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附翅鳴

爾雅翼

鵝

鵝與鷄鶩皆家禽然二物爲摯而鵝獨否者古人以爲鵝性頑而傲蓋迫之而愈前抑之而愈卬似不入於禮亦其大難用也鵝鳴自呼陳仲子言鶂鶂者語之轉耳吐乳於水中然其子飲者終不雜小而淺黃色者尤可喜性絕警每更必鳴可以警盜故禽經亦曰鵝見異類差翅鳴也又養之園林則蛇皆遠去亦主溪毒射工之類舊說唯食谷稗草萊不食生蟲或言蒼鵝食之白者不食故主毒以蒼者爲良主渴以白者爲勝矣夫羽毛異於外而食性隨以不同此荀朗所以食鵝而能知皂白之處也古唯祈雨用之他祭亦希一名舒鴈鶩名舒鳧乃是比之鳧鴈而舒遲

豈嘗更能舒張其翼耶鵝既兼有鴈名而方言自關以東謂鴈爲鳴鵝南楚之外直謂之鵝是鴈又假鵝以爲名矣內則言物之不可食者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鷄肝鴈腎鴇奧鹿胃翠爲尾肉胖爲脅側薄肉奧脾肶謂藏之深去處而鵝鶩所云者皆翠則同禽經曰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擲卻腳也鵝鶩之腳皆近翠故相人者以鵝鶩之步宜貴也邕之南熟鵝毛爲被取項腹輭毛蒸治之如稻畦納之其溫輭不下綿纊日宜小兒衣中云野鵝曰鴐鵝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鵝鳴自呼江東謂之舒鴈似鴈而舒遲也

集解

李時珍曰江淮以南多畜之有蒼白二色及大而垂胡者並綠眼黃喙紅掌善鬭其夜鳴應更師曠禽經云腳近臎者能步鵝鶩是也又云鵝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性能啖蛇及蚓制射工故養之能辟蟲虺或言鵝性不食生蟲者不然

白鵝膏氣味

臘月鍊收甘微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灌耳治卒聾

日華曰潤皮膚可合面脂

李時珍曰塗面急令人悅白脣瀋手足皴裂消癰腫

解礜石毒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日華曰白鵝辛凉無毒蒼鵝冷有毒發瘡腫

孟詵曰鵝肉性冷多食令人霍亂發痼疾

李廷飛曰嫩鵝毒老鵝良

主治

別錄曰利五臟

孟詵曰解五臟熱服丹石人宜之

陳藏器曰煮汁止消渴

發明

陳藏器曰蒼鵝食蟲主射工毒爲良白鵝不食蟲止

渴爲勝

李時珍曰鵝氣味俱厚發風發瘡莫此爲甚火熏者尤毒曾目擊其害而本草謂其性凉利五臟韓忞醫通謂其踈風豈其然哉又葛洪肘後方云人家養白鵝白鴨可辟食射工則謂白鵝不食蟲不發病之說亦非矣但比蒼鵝薄乎云耳若夫止渴凡發胃氣者皆能生津豈獨止渴者便曰性凉乎參苓白朮散乃治渴要藥何嘗寒凉耶

　臎

一名尾罌尾肉也李時珍曰內則舒鴈臎不可食爲氣臊可厭耳而俗夫嗜之

　主治

日華曰塗手足皴裂納耳中治聾及聤耳

　血氣味

鹹平微毒

　主治

陶弘景曰中射工毒者飲之并塗其身

李時珍曰解藥毒祈禱家多用之

膽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解熱毒及痔瘡初起頻塗抹之自消

甘溫無毒

卵氣味

主治

孟詵曰補中益氣多食發痼疾

涎主治

李時珍曰咽喉穀賊

發明

李時珍曰按洪邁夷堅志云小兒誤吞稻芒著咽喉中不能出者名曰穀賊惟以鵝涎灌之即愈蓋鵝涎化穀相制耳

毛主治

別錄曰射工水毒

蘇恭曰小兒驚癇又燒灰酒服治噎疾

發明

陶弘景曰東川多溪毒養鵝以辟之毛羽亦佳并飲其血鵝未必食射工葢以威相制耳

李時珍曰禽經云鵝飛則蜮沈蜮卽射工也又嶺南異物志云邕州蠻人選鵝腹毳毛爲衣被絮柔煖而性冷嬰兒尤宜之能辟驚癇柳子厚詩云鵝毛禦臘縫山罽卽此葢毛與肉性不同也

掌上黃皮主治

李時珍曰燒研搽脚趾縫濕爛焙研油調塗凍瘡良出譚埜翁諸方

屎主治

李時珍曰絞汁服治小兒鵝口瘡出祕錄

日華曰蒼鵝屎傅蟲蛇咬毒

附方

痔瘡有核白鵝膽二三枚取汁入熊膽二分片腦半分研勻磁器密封勿令泄氣用則手指塗之立效（劉氏保壽堂方）

通氣散治誤吞銅錢及鉤繩鵝毛一錢燒灰磁石皂子火煆象牙一錢燒存性爲末每服半錢新汲水下

（醫方妙選）

噎食病白鵝尾毛燒灰米湯每服一錢

鵝口瘡自內生出可治自外生入不可治用食草白鵝下淸糞濾汁入沙糖少許搽之或用雄鵝糞眠倒者燒灰入麝香少許搽之並效（永類鈐方）

鵝部藝文一

愛鵝帖　晉王羲之

數日雨冷腎氣痓腰復嗽動靜遇風緊陂湖泛漲船不可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羲之遣

野鵝賦　宋鮑照

有獻野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縶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璅禽其何取亦厠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鐘

鼓之悲辛豈循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悵高繳之樊縈邈辭朋而別偶超煙霧而風行跨日月以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非迹於瑤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戸眺左右之金扃貌纖殺而含悴心翻越而惴驚若墜淵而墮谷悅不知其所寧惟君囿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鶡程材於梟猛翬薦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避翮而排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羣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惴君之稻粱願引身而剪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拂峭潼飛雰馳霰飄沙舞蓬視淸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菰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爲雙宛拔啄而掩背悲結悵而滿胷處朝晝而雅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冰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限而星乖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

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殰卵而來鳳放乳麑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爲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梁劉潛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筮吳覡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却月口疑犀欆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鵝部藝文二詩

七歲詠鵝　唐駱賓王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舟前小鵝兒　杜甫

自注云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得房公池鵝　前人

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回

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道州北池放鵝　呂溫

我非好鵝癖爾乏鳴鴈姿安得免沸鼎澹然遊清池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粱爲

題鵝　李商隱

眠沙臥水自成羣曲岸斜陽極浦雲那解將心憐孔翠羈雌長共故雄分

鵝　李郢

臘後閒行村舍邊黃鵝清水眞堪憐何時散亂隨靑草永日淹留在野田無事羣鳴遮水際爭來引頸逼人前風吹楚澤蒹葭暮看下寒溪逐去船

過建陽縣觀長生鵝　宋陸游

閑泛晴波喚綠萍却銜微雨傍煙汀會稽內史如相遇換取黃庭一卷經

趙大年鵝圖　元楊維楨

鏡湖湖上春波明灣碕樹樹鵝黃靑上有金衣弄簧舌下有紅掌浮繡翎春鋤一白能自好尚嫌性帶鸕鶿腥眼明見此羣鸂鶒不與匹鳥爭春晴大年筆法

如蘭亭宛頸箇箇由天成艮宮流落二百載賈人不厭千金爭却恨會稽內史無此筆爲人辛苦書黃庭

黃尊師高軒觀鵞因留宿　揭傒斯

開軒南嶽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雲偶尋騎鶴侶來此看鵞羣一夜潺湲裏秋光得細分

閒閒公爲上清宮道士寫經幷以所養鵞羣付之諸公有詩某亦同作　楊雲翼

會稽筆法老無塵今代閒閒是後身只有愛鵞緣已盡舉羣還付向來人

晚步西郊見鴛鵞羣飛　明高啓

平烟漠漠天蒼蒼牛羊不收野草黃鴛鵞東來高作行晴空忽墮數點霜紫塞碧海遙相望下視鳧鴨愁陂塘書生見此心欲狂便思呼鶻上馬馳鷫鸘之裘自倒披箭聲脫絃鳴餓鴟遠翻正落雙參差仰空拍手誇絕奇豪氣服殺幷州兒也勝閉門坐詠詩

鵝部紀事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城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注）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世說（注）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之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鶂鶂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

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鬬鷄鴨及鵝鴈

洞冥記影娥池中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鵝

集異記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簒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嚙之皆驚比殺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

搜神記吳孫休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晉書五行志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

泉盟會地也白者金邑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集異志晉懷帝永嘉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酉陽雜俎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世說（注）裴景仁秦書曰苻朗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

京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

仙傳拾遺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羲之寫道德經舉紅鵝一雙相贈後鵝冲霄飛去

紹興府志晉王右軍愛鵝今蕺山蘭亭金庭山皆有鵝池存焉

晉書劉毅傳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異苑晉義熙中羌主姚眦於洛陽陰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於九皐養之此溝

傅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

餘頭來向承家

南越志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吭山泉故號爲泉鵝

臨池記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

南齊書劉璡傳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建元初爲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

南史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

江淹傳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江祏傳東昏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初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妃索煑肫帳下諮暄

暄曰且已羹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禘議

梁昭明太子統傳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

朱异傳异聲勢薰灼內外好飲食極滋味子鵝炰鰌不輟於口

邵陵王綸傳綸子確少驍勇及侯景背盟圍城城陷確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恆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鵝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

梁書何遠傳遠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鄉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俗記京下劉光祿好養鵝劉後軍從京還鎮潯陽以一雙鵝爲後軍別純蒼色頭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三國典略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掞私逼掞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繫書於鵝頸信視之乃掞啓遂題紙尾曰

畜生乞汝

兩京記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大業拾遺記大業十二年煬帝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御命甚酷以鐵脚木

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

隋書堯君素傳君素圍甚急行李斷絕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舊唐書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吐蕃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朝野僉載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祖頻顧而鳴祖乃贖之至僧寺令收爲長生鵝鵝竟不肯入寺但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其說也

開元天寶遺事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寰宇記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

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毋前若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埋之名孝鵝塚

舊唐書李愬傳愬襲蔡州至懸瓠城夜半雪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玉泉子馮蕘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雀省

雲仙雜記藺先生上隱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鵝烝二十投

全唐詩話李羣玉喜食鵝

南部新書李羣玉善草書性喜養白鵝

唐書五行志中和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鷹化爲鵝而弗能游鷹以鷙而擊武臣象也鵝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充庖廚而已

田令孜傳僖宗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

聞見錄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鵝卵出雙生者柳花爲絮者伶人獻詞云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

鵝雙生

遼史太祖本紀天贊三年秋八月乙酉至烏孤山以鵝祭天

太宗本紀天顯七年秋八月壬戌捕鵝於沿柳湖風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餘人命存恤其家識以爲戒

營衞志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鴈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

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

東軒筆錄宋元獻公庠初罷叅知政事知揚州嘗以雙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老學菴筆記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馣鵝則粥

宣和畫譜崔白傳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竹羽毛芰荷鳧鴈道釋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鵝所畫無不精絕落筆運思即成不假於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

夢溪筆談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鑑戒錄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脣喙覩物便嘲大慈寺東地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當門書絕句自此放生者稍息矣鵝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信闍黎是野狸

茅亭客話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饑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斑鵝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謂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元史文宗本紀天曆元年十月壬子以河南江西湖廣入貢駕鵝太頻令減其數以省驛傳

明會典上林苑監所屬蕃育署寄養鵝隻嘉靖三年議准各牲口不許通同寫字人役私自發賣虛報日月騙取食料該寺置立簿籍以領鵝之日爲始每隻日給食料六合扣至一月而止其鵝務足原定斤數以備取用如過一月後鵝瘦損不堪者令其自備食料再不支給失養損壞者責其賠償

一統志金鵝塘在金華府義烏縣北一十里昔人欲

疏此塘以通豐江有金鵝飛出而止故名

錢塘縣志錢塘盧子明家一鵝伏九雛內一雛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寧波府志江東包氏婦黃氏長沙府通判黃惠之女嫠居四十年家有一雛鵝方脫卵一日遂失其母黃氏自剉葵屑粟餔飼之晝則起居相隨夜則籠於寢側逾數月鵝輒能解主意遂不忍殺一夕黃氏疾作鵝即哀鳴繞牀家人異之置諸塒輒復引吭來哀鳴如初黃氏卒既殯復啄柩鳴繞晝夜不息如是凡百日而鵝絕食飲三日竟死柩下黃氏子松哀之置竹器坎地瘞之封土名義鵝塚

新城縣志趙公去思碑記公白衣夏惟一葛冬惟一布士民則之無敢奢華者宴會酌定餚十五器果五品飯三道不宰雞鵝每席折雞鵝銀五分貯庫至年終分賑貧士

濟南府志章丘李太常開先嘗稱其客濟南胡春以鵝管作笛有穿雲裂石聲大梁周侍郎亮工過章丘猶見有爲此技者其追憶詩云鵝管檀槽明月夜百

年猶按奉常歌葢謂此也

鵝部雜錄

鹽鐵論今富者春鵝秋雛

崔豹古今注夫鵝似鵠而大頸長八尺善鬬好啖蛇

唐書南蠻驃國傳凡曲名十有二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

嶺表錄異記鵝毛被者南蠻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被柔暖而性不偏冷宜覆嬰兒兼辟驚癎

李氏刊誤夫展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鵝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鵝矣何以鴈爲是以鴈爲使代鵝爲禮鴈爲長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續博物志李衛公言鵝驚鬼

清異錄世呼鵝爲兀地奴謂其行步盤跚耳

物類相感志煑老鵝不爛就竈邊取瓦一片同煑即爛如泥羊亦然

東坡志林鵝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羣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于心也鵝不獨能警盜亦能却蛇其糞盇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搜采異聞錄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

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

避暑錄話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因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鵝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倘在是耶今鵝千百爲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卽貴售之以

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卽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蜩笑偶書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爲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爲不義

日知錄爾雅舒鴈鵝注今江東呼鴚鴚卽駕字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太元經裝次二駕鵝慘于冰一作鴚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元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駕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凰翔于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張衡西京賦駕鵝鴻鶤南都賦鴻鴇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鵝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

鵝部外編

續齊諧志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

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太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太平廣記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駮雄鵝善鳴悝女常養飼之鵝非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鵝向西追

至一水惟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爲鵝溪

列異傳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爲羣長老傳言嘗有一狸食明日見狸喚於沙洲之上如見繫縛

太平廣記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旣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旣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旣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我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敎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爲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卽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

謝而去

稽神錄清源人楊某爲本郡防遏營副將有空地在西郭侵晨趨府未歸家人方食忽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令其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鬚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變化倐忽杖莫能中

太平廣記海林郡西村中有二鵝鬬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

虔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羣鵝語曰明旦主人將殺我幸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

吉安府志蕭禪師永新手力也嘗往慶雲寺夜宿聞鄰壁有相語者云院主明日欲烹我飼蕭手力你自照管莫著鷹鷂狐狸打劫蕭起窺乃一鵝對小鵝作

人語耳蕭異之旦朝寺僧果欲殺鵝食手力蕭因求免乞鵝自歸養後出家得法與鵝同昇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鶉部彙考

鶉圖

鷃圖

詩經（鄘風鶉奔　魏風伐檀）

禮記（月令　內則）

爾雅（釋鳥）

春秋緯（運斗樞　文曜鉤）

山海經 西山經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大戴禮記 夏小正
禽經 鷃雀 別雌雄 野義豢搏
埤雅 鴳 鶉
爾雅翼 鶉
本草綱目 鷃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鶉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直省志書 澤州
鶉部藝文
題畫鵪鶉 明于慎行
鶉部紀事
鶉部雜錄
雀部彙考
雀圖
禮記 月令 內則
禮緯 稽命徵
春秋緯 運斗樞

孝經緯（左契　援神契）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古今注（嘉賓）

廣志（安息雀）

玉曆通政經（赤雀）

述異記（黃雀）

埤雅（雀）

爾雅翼（雀）

中饋錄（黃雀鮓）

輟耕錄（白翎雀）

格物總論（雀）

本草綱目（雀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雀卵氣味　主治　發明　肝主治　頭血主治　腦氣味　主治　喙及脚脛骨主治　雄雀屎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蒿雀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腦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石門縣）

禽蟲典第三十八卷

鶉部彙考

釋名

鶉（詩經）

鴽（禮記）

鷚天鸙附（爾雅）

鵪（爾雅）

痺（爾雅）

鸋（爾雅）

鵪（詩經注）

鷃（禮記）

鴾母（爾雅）

鶛（爾雅）

鳼（爾雅）

羅鶉（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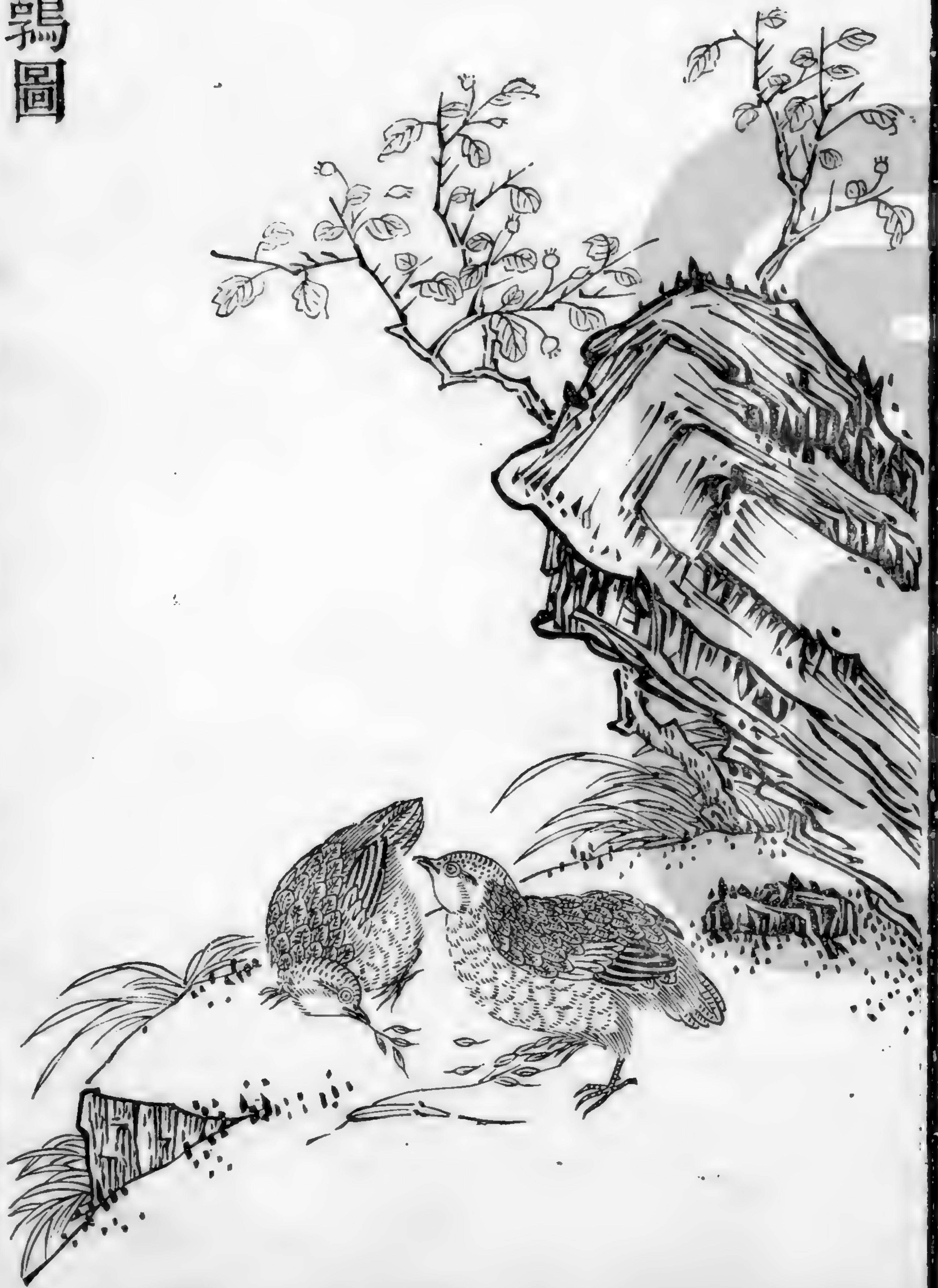
早秋（本草）

鳸（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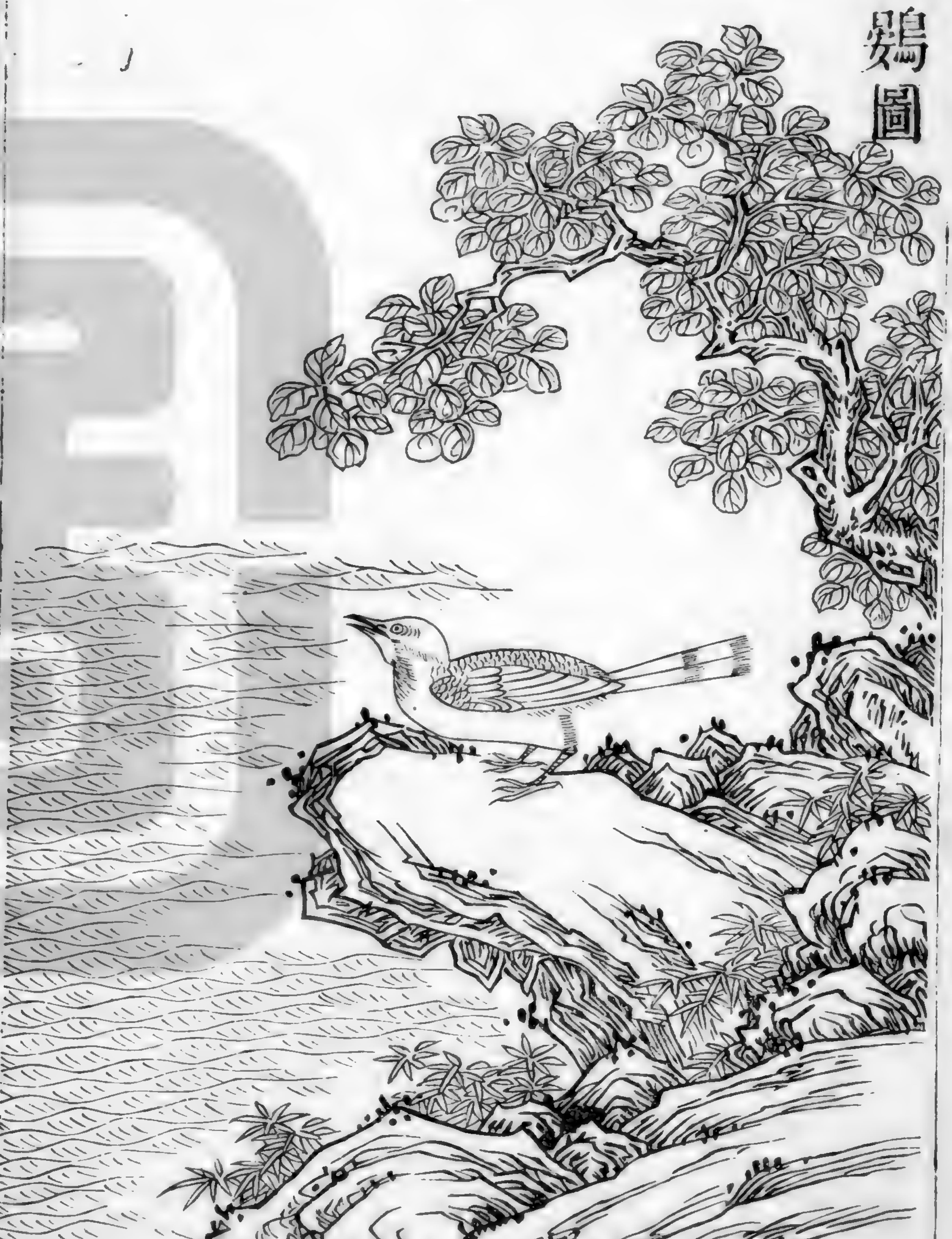
白唐（本草）

朱衣鳥（澤州志）

鶉圖



鶪圖



詩經

鄘風鶉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朱注 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魏風伐檀

胡瞻爾庭有懸鶉兮

傳 鶉鳥也

禮記

月令

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

（注）鴽鴾母（疏）郭氏云謂鶉也青州呼鴾母舍人云毋作無謂牟無也（陳注）鶉鵪之屬（大全）馬氏曰田鼠化爲鴽鴽則陰類之慝者還乎陽而其性和也

內則

雉兎鶉鷃

（注）又以鷃爲鴽也（疏）公食大夫禮以鷃爲鴽案釋鳥云鴽鴾母郭氏云謂鵪李巡云鴽鵪一云鴾母郭景純云鵪青州呼爲鴾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鴽蝙蝠其義未聞

爵鷃蜩范

（注）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

（注）釀謂切擇之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陳注）鴽不爲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

爾雅

釋鳥

鷚天鸙

注　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曰天鷚音綢繆　疏　鷚一名天鸙音綢繆者詩豳風云綢繆牖戸取其音同故讀從之

鴽鴾母

注　鵪也青州呼鴾母　疏　李巡云鴽鴾一名鴾母田鼠所化者也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是也

鶛鶉其雄鶛牝痺

注　鶉鵪屬　疏　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鶛其雄名鶛其牝名痺郭云鶉鵪屬鵪卽上云鴽鴾母田鼠所化者鶉舊云蝦蟆所化者也

鶉子鳼鴽子鸋

注　別鵪鶉雛之名　疏　鶉之子雛名鳼鴽之子雛名鸋

春秋緯

運斗樞

機星散爲鶉德義少殘

文耀鉤

水滅火故虹蟄鷃

山海經

西山經

崐崘之丘實惟帝之下都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

汲冢周書

時訓解

清明又五日田鼠化爲鴽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

大戴禮記

夏小正

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禽經

鷃雀

鷃雀啁啁下齊衆庶

鷃籬鷃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別雌雄

鷻鶉雄鵲牝痺

鴳雀也鶉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野義叅搏

鴽鶉野則義叅則搏

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鬬也

埤雅

鴳

鴳鴽屬也其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鶉鴳是也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此言大小雖殊安於至足則其於逍遙一也故雖斥鴳之卑無羨雲鵬而榮願有餘矣蓋周之書方祛羨欲之累因言鵬翼彌大而所以笑之者愈小故前曰蜩與鷽鳩笑之後曰斥鴳笑之也鴳不木處安矣故謂之鴳然又不如燕之燕也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撤鶉鴳二穀不升撤梟鴈三穀不升撤雉兔夢書曰

鶉鴳爲鬪夢見鶉鴳憂鬪辯也一曰鴳亦雀屬所謂鴳上有尺是也

鶉

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故尸子曰堯鶉居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能不淫其匹故序云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一章曰我以爲兄兄女兄也二章曰我以爲君君女君也故曰刺宣姜也曰兄者娣刺宣姜之詞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詞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小物也以言在位貪鄙小禽尚公之如此莊子曰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俗言此鳥性淳惷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亦其性淳朋之易熟故曰鶉也

爾雅翼

鶉

鶉鳥之諄者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竄伏淺草之間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鶉居而鷇食也尾特禿若

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貧衣若懸鶉又今有郭公鳥者名襤褸鳥襤褸亦衣短禿之名意相類也列子言蛙化爲鶉淮南子云蝦蟆爲鶉聞昔至道年中秋間京師鬻鶉者積於市枚直二錢是秋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爲蛙半爲鶉又云鼠亦化鶉莊子曰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司馬彪云宎東北隅一曰東南隅鶉火之地故生鶉也詩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公子頑賁賁者健鬬之貌鶉性雖諄然特好鬬今人以平底綿囊養之懷袖間樂觀其鬬大率食粟者不過再鬬食穄者尤耿介一鬬而已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然鵲雖處高彊彊然不失其類鶉雖處下賁賁然而無慕於高高下各得其所以言人之不如也賁如虎之賁駒之賁皆强猛之象天文東方朱雀之次有鶉名說者以爲東方蒼龍七宿有角有亢有尾南方朱雀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取象於鶉乎以左傳考之有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言鶉火之星其象亦賁賁然與詩言鶉鵲者相類又司馬彪以東南隅鶉火地生鶉則天文之鶉

當與地之鶉相應然七宿雖無尾而其次有鶉首鶉火鶉尾又鶉咮朱雀與蒼龍白虎元武神靈異之物並列則似不應耿於此按禽經靑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蓋鳳昂首長尾而身又赤故可以應鶉首鶉火鶉尾之象而與彼龍虎龜蛇相配鶡冠子曰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當待識者斷之

本草綱目

鶉釋名

李時珍曰鶉性醇竄伏淺草無常居而有常匹隨地而安莊子所謂聖人鶉居是矣其行遇小草卽旋避之亦可謂醇矣其子曰䳁宗奭曰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秋初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集解

掌禹錫曰鶉蝦蟆所化也楊億談苑云至道二年夏秋汴人鬻鶉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列子所謂蛙聲爲鶉也宗奭曰鶉有雌雄常於田野屢得其卵何得言化也時珍曰鶉大如鷄雛頭細而

無尾毛有斑點甚肥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在田野夜則羣飛晝則草伏人能以聲呼取之畜令鬬搏畢萬術云蝦蟆得瓜化爲鶉交州記云南海有黃魚九月變爲鶉以鹽炙食甚肥美蓋鶉始化成終以卵生故四時常有之鴽則始由鼠化終復爲鼠故夏有冬無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掌禹錫曰四月以前未堪食不可合豬肝食令人生黑子合菌子食令人發痔

主治

嘉祐曰補五臟益中續氣實筋骨耐寒暑消結熱和小豆生薑煑食止洩痢酥煎食令人下焦肥宗奭曰小兒患疳及下痢五色旦旦食之有效

發明

李時珍曰按董炳集驗方云魏秀才妻病腹大如鼓四肢骨立不能貼席惟衣被懸臥穀食不下者數日矣忽思鶉食如法進之遂暈劇少頃雨汗莫能言但

有更衣狀扶而圊小便突出白液凝如鵝脂如此數次下盡遂起此蓋中焦濕熱積久所致也詳本草鶉解熱結療小兒疳亦理固然也董氏所說如此時珍謹按鶉乃蛙化氣性相同蛙與蝦蟆皆解熱治疳利水消腫則鶉之消鼓脹蓋亦同功云

鷃釋名

李時珍曰鷃不木處可謂安寧自如矣莊子所謂騰躍不過數仞下翔蓬蒿之間者也張華註禽經謂之籬鷃即此鵪則鷃音之轉也靑州謂之鴾毋亦曰鷃雀又屬有九種此其一也

集解

陳藏器曰鷃是小鳥鶉類也一名鴽鄭元註禮記雉兔鶉鷃以鷃爲鴽人多食之時珍曰鷃候鳥也常晨鳴如雞趨民取麥行者以爲候春秋運斗樞云立春雨水鶉鵪鳴是矣鵪與鶉兩物也形狀相似俱黑色但無斑者爲鵪也今人總以鵪鶉名之按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化爲田鼠註云鵪也爾雅云鶉子鳼鴽子鸋註云鵪鶉屬也鴽鵪也禮記云鶉

羹鴽釀之以蓼註云鴽小不可爲羹以酒蓼釀之蒸煑食也據數說則鶉與鵪爲兩物明矣因其俱在田野而形狀彷彿故不知別之則夫鶉也始由蝦蟆海魚所化終卽自卵生故有斑而四時常有焉鷃也始由鼠化終復爲鼠故無斑而夏有冬無焉本原旣殊性療當別何可混邪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諸瘡陰䘌煑食去熱

直省志書

澤州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陳繼儒以爲卽古之赤鷃也

鵜部藝文

題畫鵜鶘　明于愼行

渺彼枋榆翼丹青畫作眞靜眠宮草日閒傍苑花春
顧影驕金距逢塲上錦茵非同珠樹鳥獨用羽毛珍

鶉部紀事

國語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叢庭之鶉蒸以蜜沫

周地圖記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城遂以觚爵奠祭乃有鶉鳥飛升觚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

晉書五行志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在窮記趙大龍以鶉二十枚奉上老母

宋史王安石傳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

庚溪詩話蔡元長京旣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于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

著猶未足羨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饕餮而暴天物者之戒

宣和畫譜艾宣金陵人善畫花竹禽鳥能傳色暈淡有生意捫之不襯人指其孤標雅致非近時之俗工所能到尤喜作敗草荒榛野色凄凉之趣以畫鵪鶉著名于時

春渚記聞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卽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

金史五行志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密州獻白鶉白雉各一

指月錄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嘗習定天台天柱峰下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襵中

鶉部雜錄

周禮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天地篇聖人鶉居而鷇食

達生篇寡聞之民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徐無鬼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

列子天瑞篇田鼠之爲鶉也

若䵷爲鶉得水爲𢇁得木土之際則爲蠅蠙之衣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雉亦生鴳

易林鶉尾奔奔火中成軍虢叔出奔下失其君

淮南子齊俗訓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莣（青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

淮南畢萬術蝦蟆得瓜平時爲鶉

甘氏星經鳥之鬬竦其尾鶉之鬬竦其翼

潛夫論交際篇鶉鷃羣遊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茆

鹽鐵論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麑卵鶉鷃

抱朴子明本篇斥鷃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非其所堪祇足速困

逸民篇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

貿滄海之曠

名實篇竊華名者螻蜥騰于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于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

吳失篇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于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于叢棘鴟首滯潢汙而不擢

廣志宛鶉大於北鶉以供御

中論貴言篇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跼膝踠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

夢書鶉鴳爲鬬相見怒也夢見鶉鴳憂鬬也

兩同書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爲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

清異錄鶉之爲性聞同類之聲則至熟其性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爲長生網

鶉捕之者多論網而獲故雌雄羣子同被鼎俎世人文其名爲族味

夢溪筆談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于鶉歟

嬾眞子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咮星爲鳥頸張爲鳥啄翼爲

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鬬竦其尾鶉之鬬竦其翼以此知之

游宦紀聞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鴽

後山談叢潁諺曰黃鵠卩噤喬麥斗夏中候黃鵠不鳴則喬麥可廣種也

汲古叢語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故均謂之逍遙

雀部彙考

釋名

爵（禮記）　安息雀（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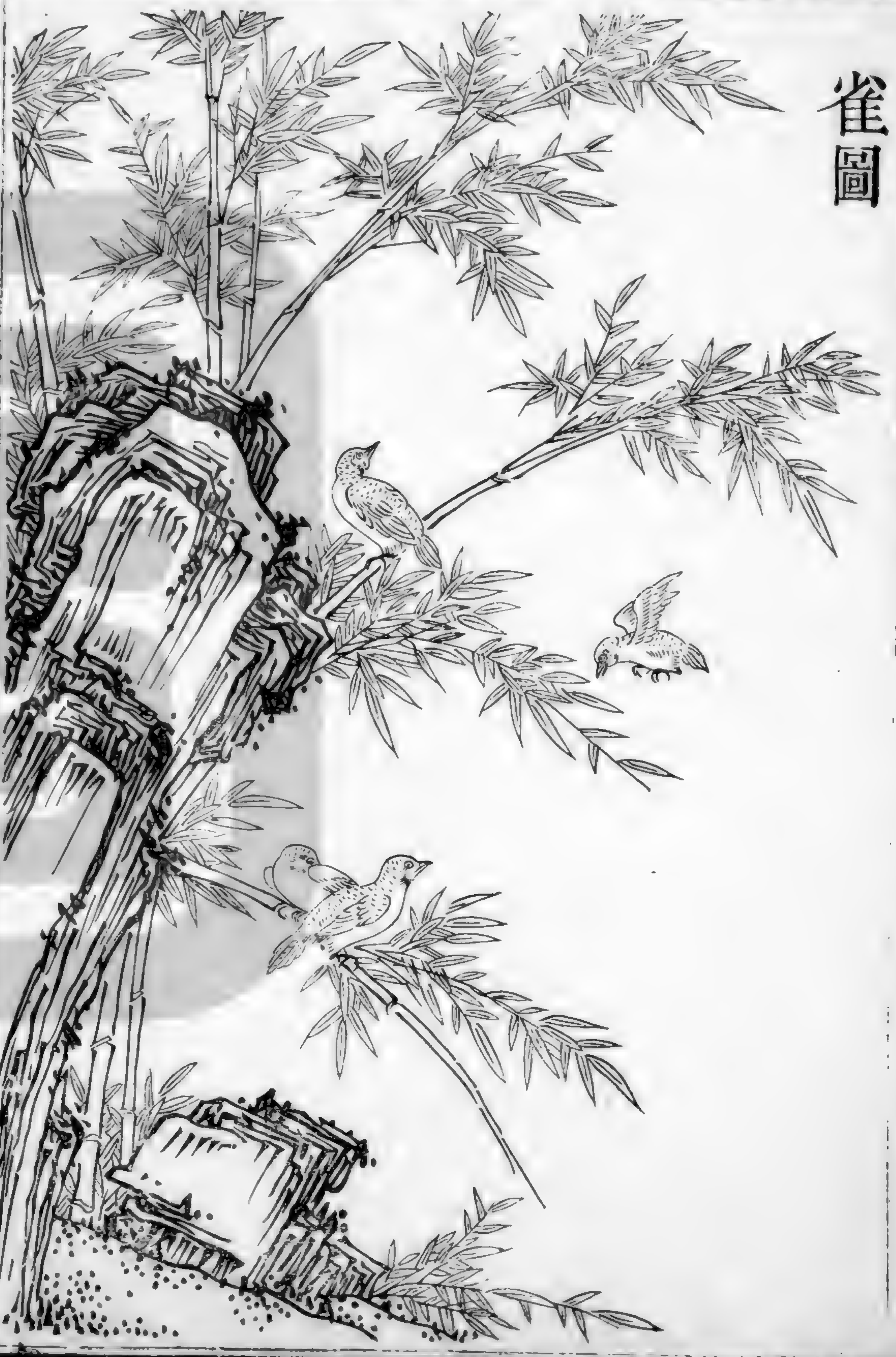
佳賓（古今注）　黃雀（述異記）

白翎雀（輟耕錄）　瓦雀（本草綱目）

賓雀（本草綱目）　麻雀（本草綱目）

蒿雀（本草綱目）

雀圖



禮記　月令

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

（陳註）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

內則

爵鷃蜩范

注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禮緯

稽命徵

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春秋緯

運斗樞

瑤光星散爲雀

孝經緯

左契

赤雀者王者孝則銜書來

援神契

王者奉己儉約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寒露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

大戴禮記

夏小正

九月雀入於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古今注

嘉賓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廣志

安息雀

安息雀卑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瓮

玉曆通政經

赤雀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

述異記

黃雀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五百年化爲蜃蛤

埤雅

雀

雀賦曰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彊暴西方之書以爲淫人受果其報雀鴿鴛鴦雀固物之淫者也今鴿喜合凡鳥皆雄乘雌鳴此鳥雌乘雄又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周蒙續崔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

淫佚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舟以戒沉湎爵以戒淫佚其義一也先儒圖禮以爲爵漆赤中其下刻爲雀形蓋雀之制其上如斛下爲爵形故漢律曆志稱斛以爲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也爵散之爵出於爵燕饗之燕出於燕一則以爲法一則以爲戒先王之禁勸有在於是故孔子欲學者之多識也或曰雀狀似斛不爲雀形按說文解爵曰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則爵爲雀形明矣西方之書曰雀浴沙受卵師曠禽經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說文以爲鷹隼之視誤矣太元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言所用者重所要者輕朝野僉載曰吒雀官倉猶是向公故書之所貴者意也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宂者名脂鉼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衣則悅澤雨露不濡又云雀爭燕巢銜艾置巢中燕不復顧也

爾雅翼

雀

雀小隹依人以居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淮南子云季秋後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許叔重釋之曰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賓其所入之水蓋淮水故趙簡子云雀入淮爲蛤雉入於淮則爲蜃蓋二物皆化於淮水中故江以鴻止而鴻从之淮以雀化而雀从焉此雀所以爲隹也或曰雀入海爲蛤性極多欲至曛黑輒盲人至其時用目力不止者亦得雀盲之疾性不能爲巢穿屋居之力能勝燕或嚙艾於燕巢中燕棄去則居之召南之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雀鼠善竊而好淫以喻狂暴之男屋與墉者禮之界也雀之穿屋以喙不以角鼠之穿墉以爪不以牙狂暴之男所以侵凌貞女亦不在家之有無也彼其狂暴之人既至于訟必且從而自罔曰我既有家矣不應復爲此侵凌之事故貞女从而詰之曰吾誰問雀角之有無但問吾屋之何以穿而已誰問鼠牙之有無但問吾墉之何以穴而已誰問汝家之有無但問何以速

我訟於獄而已蓋貞信之教興則人辭簡而理盡此名伯之所以化也雀之字通於爵古作爵飲之器以爲名象雀之形中有鬯酒以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其法用銅方尺而以圓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下爲斗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蓋雀者啄粟之鳥量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故以比云其冠服則爵弁者冕之次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其色赤而又微黑若雀頭然或謂之緅蓋纁而再染以黑者王之喪漆車雀飾亦是此色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異苑魏肇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中饋錄

黃雀鮓

每隻治淨用酒洗拭乾不犯水用麥黃紅麴鹽椒葱絲嘗味和爲止却將雀入匾罈內鋪一層上料一層裝實以箬蓋篾片芊定候滷出傾去加酒浸密封久用

輟耕錄

白翎雀

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格物總論

雀

雀小鳥也常依人觜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瓦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

本草綱目

雀釋名

李時珍曰雀短尾小鳥也故字從小從隹隹音錐短尾也棲宿簷瓦之間馴近階除之際如賓客然故曰瓦雀賓雀又謂之嘉賓也俗呼老而斑者爲麻雀小而黃口者爲黃雀

集解

李時珍曰雀處處有之羽毛斑褐頷嘴皆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色躍而不步其

視鶩瞿其目夜盲其卵有斑其性最淫小者名黃雀八九月羣飛田間體絕肥背有脂如披綿性味皆同可以炙食作鮓甚美按逸周書云季秋雀入大水爲蛤雀不入水國多淫泆又臨海異物志云南海有黃雀魚常以六月化爲黃雀十月入海爲魚則所謂雀化蛤者蓋此類若家雀則未嘗變化也又有白雀緯書以爲瑞應所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陶弘景曰雀肉不可合李食不可合豬肝食姙婦食雀肉飲酒令子多淫食雀肉豆醬令子面䵟凡服白朮人忌之

　主治

陳藏器曰冬三月食之起陽道令人有子日華曰壯陽益氣暖腰膝縮小便治血崩帶下孟詵曰益精髓縮五臟不足氣宜常食之不可停輟

　發明

寇宗奭曰正月以前十月以後宜食之取其陰陽靜

定未泄也故卵亦取第一番者頌曰今人取雀肉和蛇牀子熬膏和藥丸服補下有效謂之驛馬丸此法起於唐世云明皇服之有驗時珍曰聖濟總錄治虛寒雀附丸用肥雀肉三四十枚同附子熬膏丸藥亦祖此意也

雀卵氣味

酸溫無毒五月取之

主治

別錄曰下氣男子陰痿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孟詵曰和天雄兔絲子末爲丸空心酒下五丸治男子陰痿不起女子帶下便溺不利除疝瘕

發明

陶弘景曰雀利陰陽故卵亦然術云雀卵和天雄服之令莖不衰頌曰按素問云胷脅肢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青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血枯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治之以烏鰂魚骨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

飲鰂骨汁以利腸中及腸肝也飲後藥先爲後飯本草三藥並不治血枯而經法用之是攻其所生所起耳時珍曰今人知雀卵能益男子陽虛不知能治女子血枯蓋雀卵益精血耳

肝主治

腎虛陽弱聖惠四雄丸用之

頭血主治

陶弘景曰雀盲乃人患黃昏時無所見如雀目夜盲也日日取血點之

腦氣味

平

主治

孟詵曰綿裹塞耳治聾又塗凍瘡

李時珍曰按張子和方臘月雀腦燒灰油調塗之亦可

喙及脚脛骨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乳癖每用一具煑汁服或燒灰米飲調服

雄雀屎修治

日華曰凡鳥左翼掩右者是雄其屎頭尖挺直斅曰凡使勿用雀兒糞雀兒口黃未經淫者也其雀蘇底坐尖在上是雄兩頭圓者是雌陰人使雄陽人使雌臘月采得去兩畔附著者鉢中研細以甘草水浸一夜去水焙乾用時珍曰別錄止用雄雀屎雌雄分用則出自雷氏也

氣味

苦溫微毒

主治

別錄曰療目痛決癰疽女子帶下溺不利除疝瘕陶弘景曰療齲齒蘇恭曰和首生男子乳點目中胬肉赤脈貫瞳子者卽消神效和蜜丸服治癥瘕久痼諸病和少乾薑服之大肥悅人藏器曰癰癤不潰者點塗卽潰急黃欲死者湯化服之立甦腹中痃癖諸塊伏梁者和乾薑桂心艾葉爲丸服之能令消爛孟詵曰和天雄乾薑丸服能强陰消積除脹通咽塞口噤女人乳腫瘡瘍中風風蟲牙痛

發明

李時珍曰雀食諸穀易致消化故所治疝瘕積脹痃癖及目瞖弩肉癰疽瘡癤咽噤齒齲諸証皆取其能消爛之義也

蒿雀集解

陳藏器曰蒿雀似雀青黑色在蒿間塞外彌多食之美於諸雀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食之益陽道補精髓

腦主治

陳藏器曰塗凍瘡手足不皸

附方

補益老人治老人臟腑虛損羸瘦陽氣乏弱雀兒五隻如常治粟米一合葱白三莖先炒雀熟入酒一合煮少時入水二盞下葱米作粥食（食治方）

心氣勞傷朱雀湯治心氣勞傷因變諸疾用雄雀一

隻取肉炙赤小豆一合人參赤茯苓大棗肉紫石英小麥各一兩紫菀遠志肉丹參各半兩甘草炙二錢半細剉拌勻每服三錢用水一盞煎六分去滓食遠溫服（奇效方）

腎冷偏墜疝氣用生雀三枚燎毛去腸勿洗以舶上茴香三錢胡椒一錢縮砂桂肉各二錢入肚內濕紙裹煨熟空心食之酒下（直指方）

小腸疝氣用帶毛雀兒一枚去腸入金絲礬末五錢縫合以桑柴火煨成炭爲末空心無灰酒服年深者二服愈（瑞竹堂方）

赤白痢下臘月取雀兒去腸肚皮毛以巴豆仁一枚入肚內缾固濟煅存性研末以好酒煮黃蠟百沸取蠟和丸梧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紅痢甘草湯下白痢乾薑湯下（普濟方）

內外目障治目昏生瞖遠視似有黑花及內障不見物用雀兒十箇去翅足觜連腸胃骨肉研爛磁石煅醋淬七次水飛神麴炒青鹽肉蓯蓉酒浸炙各一兩菟絲子酒浸三日曬三兩爲末以酒二升少入煉蜜

同雀鹽研膏和丸梧子大每溫酒下二十丸日二服（聖惠方）

霍亂不通脹悶欲死因傷飽取凉者用雄雀糞二十一粒研末溫酒服未效再服（總錄）

目中瞖膜治目熱生赤白膜以雄雀屎和人乳點上自爛（肘後方）

風蟲牙痛雄雀糞綿裹塞孔中日二易之效（外臺）

咽喉噤塞雄雀屎末溫水灌半錢（外臺）

小兒口噤中風用雀屎水丸麻子大飲下二丸即愈（千金方）

小兒不乳用雀屎四枚末之與吮（總微）

小兒痘黶白丁香末入麝少許米飲服一錢（保幼大全）

婦人吹乳白丁香半兩爲末以溫酒服一錢（聖惠方）

破傷風瘡作白痂無血者殺人最急以黃雀糞直者研末熱酒服半錢（普濟方）

破決癰癤諸癰已成膿懼鍼者取雀屎塗瘡頭即易決（梅師方）

瘭瘡作痛用雀屎燕窠土研末傅之（直指方）

浸淫瘡癬洗淨以雀屎醬瓣和研日塗之（千金翼）

喉痹乳蛾白丁香二十箇以沙糖和作三丸每以一丸綿裹含嚥即時遂愈甚者不過一丸極有奇效（普濟方）

面鼻酒皶白丁香十二粒蜜半兩早夜點久久自去（聖惠方）

直省志書

石門縣

黃雀出排頭者蠟塗軟脚爲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二二五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九卷目錄

雀部藝文一

大雀賦（有序）　漢曹大家
齊王進赤雀表　北周庾信
白雀賦　唐王顏
雀賦　宋吳淑

雀部藝文二（詩詞）

野田黃雀行　魏曹植

青雀　劉楨
鼓吹曲伯益篇　晉傅元
代空城雀　宋鮑照
滄海雀　梁張率
雀乳空井中　劉孝威
咏雀　沈趍
雀勞利歌辭　無名氏
野田黃雀行　北齊蕭慤
咏雀　隋李孝貞

雀　唐李嶠
野田黃雀行　儲光羲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黃雀癡　王維
空城雀　王建
青雀歌　裴迪
青雀歌　崔興宗
青雀歌　王縉
空城雀　孟郊

黃雀吟　前人
義雀行和朱評事　賈島
黃雀行　莊南傑
黃雀行　李頻
空城雀　劉駕
空城雀　李咸用
檐雀　楊發
空城雀　陳陶
野田雀　僧貫休
青雀　宋夏竦
五色雀（有序）　余靖
雀　李覯
五色雀（有序）　蘇軾
空城雀　趙崇鉘
黃雀鮓　朱熹
疎梅寒雀圖　元王惲
白翎雀　薩都刺
白翎雀詞　楊維禎

其二

旌節亭瓦雀　明陳憲章

黃雀兒　陸之裘

捕雀詞　張紳

野田黃雀行　羅頎

早起聞雀聲　王問

白翎雀圖　王偉

題百雀圖　汪應軫

籠雀　王翃

空城雀（以上詩）　僧宗泐

如夢令（梅雪雙棲圖）　明馮琦

憶江南（前題　以上詞）　前人

雀部選句

雀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三十九卷

雀部藝文一

大雀賦（有序）　漢曹大家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崐崘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凰之匹儔懷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齊王進赤雀表　北周庾信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鵲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劬勞成務曆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參軍李暉牒稱戶屬秦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酆戶周之受命肇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恆慶不任鳧藻之至

白雀賦　唐王顏

彼白雀兮降靈朱方羽皎而冰淨毛紛紛而雪光既無日浴不假雲翔馴階除兮玉彩相照向庭際兮花影飄揚皓然自居賁以爲飾與物無競隨時遊息知有文而賈害則純素保光知惡紫之奪朱則大白呈色叶我皇之金運符我皇之道極又何貴乎黃以

爲名赤以爲翼然後銜丹書以告社執玉環以述職所以異其類不能同塵所以隨其俗將以順人不假倉以耗國不穿屋以賊鄰刺穆公之將死以人爲殉雪冶長之無罪示人有親無以爲凡鳥也不撫其實無以爲珍禽也不利於物庶考言以察用時有得而無失若以酒成禮我則能近取諸身若以農命官我則能將委其質百揆有序萬物咸秩豈不知鴻鵠之志與尺鷃而爲匹悲夫未處大廈閑於雕籠心眷戀兮猶期拂日羽摧落兮半已從風望銅臺而路遠忿瑤池而宴終儻吾君兮爲開一面呈瑞兮還飛紫宮

雀賦

宋吳淑

伊翩翻之小鳥實瑤光之下淪既目之曰憑霄亦號之爲嘉賓變化嘗聞於入水翔集更見於依人則有報楊寶而銜環爲王祥而入帷或出崑丘或出條枝嘉不疑之頌美公幹之詩探而反之既稱於齊景愼所從也蓋聞諸仲尼至若奚奴長嘯河南幼射樓上既憂於廉范斗下亦驚於思話亦有狎異類於寒嶺綴五彩於邯鄲降含章之禁闥銜靈寶之仙篇又聞

彈以明珠化爲黃土郭璞之占集雞楊宣之知覆粟呈藻翰乎永安翔皓羽於東園挾彈見莊辛之說沾衣聞少孺之言東萊傳巨公之異西域有班超之貢巢桂樹而成篇集不其而作頌亦有生三河而鼓翅出貝多而善舞聞集肩於潘樂見入懷於唐祖流火旣聞於太伯探鷇亦傳於主父苟逍遙於藩籬又安知夫鵬舉

雀部藝文二　詩詞

野田黃雀行　魏曹植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青雀　劉楨

翩翩野青雀棲宿茨棘藩朝食平田粒夕飲玉池泉猥出蔚叢中乃至丹山巔

鼓吹曲伯益篇　晉傅元

古黃爵行古曲亡古今樂錄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遙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羣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隆青雲蘭風發芳氣闔世同其芬

代空城雀　宋鮑照

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氷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滄海雀　梁張率

大雀與黃口來自滄海區清晨啄原粒日夕依野株雖憂鷙鳥擊長懷沸鼎虞况復隨時起翻飛不可拘寄言挾彈子莫賤隋侯珠

雀乳空井中　劉孝威

遠去條支國心知漢德休聊棲丞相府過令黃霸羞
挾子須閑地空井共尋求轆轤絲綆絕桔槔冬蘚周
將憐羽翼張誰辭各背遊

詠雀　沈趍

肌薄少滋腴色淺非丹翠不懼越王羞寧懷秦后珥
傍簷葺寒草循場啄餘穗且欣大廈成焉須鴻鵠志

雀勞利歌辭　無名氏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觜滿飽短觜飢

野田黃雀行　北齊蕭慤

弱軀愧彩飾輕毛非錦文不知鴻鵠志非是鳳凰羣
作風隨濁雨入曲應元雲空城舊侶絕滄海故交分
寧死明珠彈且避鷹將軍

咏雀　隋李孝貞

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夕宿寒林上朝飛空井中
旣並元雲曲復變海魚風一報黃花惠還遊萬歲宮

雀　唐李嶠

大廈初成日嘉賓集杏梁銜書表周瑞入幕應王祥

暮宿空城裏朝遊漣水傍願齊鴻鵠志希逐鳳凰翔

野田黃雀行　儲光羲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叢裏爭食復爭飛窮老一頹舍棗多桑樹稀無棗猶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斜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爾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

黃雀癡　王維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愼莫愁思憔悴損容輝

空城雀　王建

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間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雨中無食常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

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報言黃口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橫死

青雀歌　裴迪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燕雀羣幸忝鵷鸞早相識何時提攜致青雲

青雀歌　崔興宗

青扈繞青林翩翾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籓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青雀歌　王縉

林問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

空城雀　孟郊

一雀入官倉所食寧損幾祇慮往復頻官倉終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羅不張水飮啄要自然可以空城裏

黃雀吟　前人

黃雀舞承塵倚恃主人仁主人忽不仁買彈彈爾身何不遠飛去蓬蒿正繁新蒿粒無人爭食之足爲珍莫覷翻車粟覷翻罪有因黃雀不知言贈之徒殷勤

義雀行和朱評事　賈島

元鳥雌雄俱春雷驚蟄餘口銜黃河泥空卽翔天隅
一夕皆莫歸嘵嘵遺衆雛雙雀抱仁義哺食忘勞劬
雛旣邐迤飛雲間聲相呼燕雀雖微類感愧誠不殊
禽賢難自彰幸蒙主人書

黃雀行　莊南傑

穿屋穿牆不知止爭樹爭巢入營死林間公子挾彈
弓一丸致斃花叢裏小口黃雛未有知青天不解高
高飛虞人設網當要路白日啾啾禍萬機

黃雀行　李頻

欲竊高倉集御河翩翩疑渡畏秋波朱宮晚樹侵鶯
語畫閣香簾奪燕窠疎葉暗棲寒露重空城饑噪暮
煙多誰令不解高飛去破宅荒庭有網羅

空城雀　劉駕

饑啄空城土莫近太倉粟一粒未充腸却入公子腹
且弔城下客豈曾空爾族不聞莊辛語今日寒蕪綠

空城雀　李咸用

啾啾空城雀一啄數跳躍寧尋覆轍餘豈比巢危幕

茫茫九萬鵬百雉且爲樂

檐雀　楊發

弱羽怯孤飛投檐幸所依銜環惟報德賀厦本知歸紅嘴休爭顧丹心自識機從來攀鳳足生死戀光輝

空城雀　陳陶

古城濛濛花覆水昔日住人今住鬼野雀荒臺遺子孫千年飲啄枯桑根不隨海燕柏梁去應無玉環銜報恩近村紅粟香壓枝嗷嗷黃口訴朝饑生來未見鳳凰語欲飛常怕蜘蛛絲斷腸四隅天四絕清泉綠蒿無恐疑

野田雀　僧貫休

高樹風多吹爾巢落蒿深葉暖宜爾依泊莫近鶚類蛛網亦惡飲野田之清水食野田之黃粟深花中睡勃（一作浮）土裏浴如此卽全勝啄太倉之穀而穿人之屋

青雀　宋夏竦

青雀孤飛毛羽單皁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五色雀（有序）　余靖

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遊是山則先入羣翔寺僧以是爲候某庚辰歲謫官來遊將至之夕茲雀亦集感之成詠云

五衣純色儼衣冠應是山靈寄羽翰多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雀　李覯

繡戶朱簾見最頻暖來寒去但安身翟公門下時飛入全勝交情斗頓人

五色雀（有序）　蘇軾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黝服翼衞兩紱朱仁心知閔農嘗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珮意欲相嬉娛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

何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同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空城雀　趙崇鉘

空城雀黃口何啾啾空城無人種禾黍飲啄飛鳴由得汝

黃雀鮓　朱熹

黃雀飛鳴處交交異竊脂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
味厚資偏嗜謀疎闕自爲韓彭尚葅醢么麽爾誠宜

疎梅寒雀圖　元王惲

長記扁舟過武彝仙家梅竹滿清溪山禽盡日憐幽
致爭揀寒枝趂晚棲

白翎雀　薩都剌

凄凄幽雀雙白翎飛飛只傍烏桓城平沙無樹巢弗
營雌雄爲樂相和鳴君不見舊日輕盈舞紫燕鴛鴦
鎖老昭陽殿風暄芍藥春可憐露冷芙蓉秋莫怨

白翎雀詞　楊維楨

白翎雀西極來金爲冠玉爲衣百鳥見之不敢飛雄
狐猛虎愁神機先帝親手搆重爾西方奇海東之青
汝何爲下攫草間雉兔肥奈爾猛虎雄狐狸

其二

白翎雀來西極地從翼旋山目側邊風勁氣勁折膠
材官猛箭與之敵黃狠紫兔不餘力須臾白雪輕一
舉千仞直駕鵝灑血當空擲金頭玉頸高十尺千秋
萬歲逢玉食

旌節亭瓦雀

明陳憲章

瓦雀喜亭棲丹青意自迷雨餘穿麗日花底啅香泥
並語聲全碎追飛羽忽低悠悠去緡繳款款戀榱題
卵育非無地兒羣或引梯慣行書案上漸滿井闌西
不羨雕籠養眞堪畫卷攜由來親白首那更避青藜
狎久如私昵喧多類滑稽行藏非社燕飲啄混家雞
度嶺千回歇排風幾寸躋冥鴻於汝輩滄海一涔蹄

黃雀兒

陸之裘

黃雀兒無食我穀家中有釜縣裏有斛黃雀兒爾胡
不仁朝食我穀暮食我穀東家無網羅西舍無黏竿
南村無弓箭北鄰無彈丸家人爲汝辛苦不得閒黃
雀兒莫欺人城中小兒利汝肥捕汝日暮鬻市門黃
雀兒莫飽食飽食身漸肥東飛化爲蛤

捕雀詞　張紳

原頭霜深秋草薄荒邨小兒捕黃雀高張弓矢低網羅日暮競比誰得多野田吹火拾枯樹一半煨燒雜山芋北風吹草毛血腥各自騎牛唱歌去我身不惜充爾饑空城黃口待汝歸

野田黃雀行　羅頎

十畝之間雀啾啾止蒿集萊鳴相酬遠川遙陌路孔修原田芃芃禾黍稠秋來古樹風颼飀夕陽慘淡沉西丘羣飛羣下不相求銜穗食穀安無憂南有樛木在芳洲雌雄迫暮共依投咄哉此禽多詭謀性行佻巧誰與儔穿屋作巢於高樓食彼粢盛令人愁非羅非丸致無由草竊奸宄將何尤吁嗟此鳥無久留願汝化蛤湮東流

早起聞雀聲　王問

朝聞寒雀喧薄暮亦來歸鳴啄自無患叢竹欣相依
涼風吹衡宇明月照素帷寄傲北牕下太息往事非
今茲已息交門外車馬稀慰我閒居夕歲寒良不違

白翎雀圖　王褘

白翎雀雪作翎羣呼旅食啁哳鳴何人翻作弦上聲傳與江南士女聽南人聽聲未識形畫師更與圖丹靑圖丹靑一何似知爾之生何處是秋高口子草如雲風勁腦兒沙似水

題百雀圖

汪應軫

百雀不如鳳胡爲占琅玕朋雛碎語不可聽六月攪動清風寒我欲挾金彈巧避千萬端徘徊恐落一枝翠矯首待鳳棲闌干

籠雀

王翺

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意如何長於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主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

空城雀

僧宗泐

啾啾空城雀戀戀空城曲朝傍空城飛暮向空城宿草窠乳子成埒土翻身浴不隨鳳凰遊不畏鷹鸇逐野田豈無黍太倉豈無粟食粟遭網羅食黍傷箭鏃丁寧黃口雛飲水懷止足歲晚雖苦饑全軀保微族

如夢令（梅雪雙棲圖）　明馮琦

竹外瑤華千頃更與素梅掩映雙雀噪寒枝蹴落飛花無影相並相並明月驚棲不定

憶江南（前題）　前人

梅共雪歲暮鬬新粧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輕片半含香不比柳花狂　雙雀影堪比雪衣娘六出光中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

雀部選句

漢王褒僮約織履作麤黏雀張雀

魏王粲七釋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葳蕤

宋鮑照河清頌序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

梁沈約郊居賦秋蜩吟葉寒雀噪枝

王僧孺賦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下

唐駱賓王上張司馬啓陰山之雀敢懷貪慾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

王勃乾元殿頌仙壇遠祕已多謝於祥鶼大廈初成復攀榮於賀雀

宋鮑照詩荒徑馳野鼠空庭聚山雀 又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北周庾信詩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

唐杜甫詩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游 又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

錢起詩酒盡寒花笑庭空暝雀愁

白居易詩莫學銜環雀崎嶇謾報恩

元稹詩晚籬喧鬭雀殘菊半枯萎 又 饑噪空籬雀寒棲滿樹鴉

李商隱詩靑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

宋陸游詩馴雀正緣拋食慣芳蘭肯爲碍門鉏 又 如今老病茅簷底臥聽兒童嚇雀聲

明劉基詩啾啾草間雀日隨黃口飛

沈周詩微烟啅雀金猶嫩細雨藏鴉綠未濃

雀部紀事一

春秋佐助期黃帝將興時有黃雀赤頭立於日旁黃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今當立大功乎

家語五儀解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

竹書紀年帝辛三年有雀生鸇

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溲於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反之

晏子雜上篇景公探爵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孔子家語六本篇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

春秋緯孔子坐元扈洛水之上赤雀銜丹書隨至

抱朴子辯問篇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說苑正諫篇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新序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臣向愚以洪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鸜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拒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孔叢子執節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

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傳國王子何自號爲主父長子章不服其弟所立主父游沙丘章作亂戰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遂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

陳留耆舊傳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太史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當復官有頃詔還故官

東方朔外傳武帝祀甘畤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方朔獨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爲作國害其後卒有巫蠱之事

辟寒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

宋書符瑞志宣帝元康二年春五色雀以萬數飛過屬縣夏神雀集雍

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三年春以神雀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

年帛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四年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春三月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宋書符瑞志漢宣帝五鳳三年正月神爵集京師

搜神記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雀哺

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解鳥語經謝承後漢書楊宣爲河南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

神仙傳成僊公者諱武丁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

論衡自紀篇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充獨不肯

宋書符瑞志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神雀五色集京師

後漢書賈逵傳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名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中神雀見郡國

後漢書班超傳超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注）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勇隨入塞也

西域安息國傳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

楊由傳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井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

王景傳景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

歐陽歙傳（注） 續漢書陳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翺翔

五行志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

鳴已因亂鬭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厚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零陵先賢傳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初郡國十九言白雀見

孫權時神雀巢朱雀門

晉書王祥傳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母思黃雀炙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咸寧元年白雀見梁國梁王彤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亥白雀二見河內南陽太守阮侃獲以獻

二年六月白雀二見河南河南尹向雄獲以獻

七年七月庚午白雀見豫章

八年八月白雀見河南洛陽

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見宣光北門華林園令孫邵獲以獻

晉愍帝建興三年四月癸酉赤雀見平州府舍

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書僕射刁協獻白雀於晉王

晉書羅含傳初含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呂隆載記時有羣雀鬬於太廟死者數萬

慕容盛載記有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

郭璞洞林丞相府有雛雀集其背驅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卽祚之漸也

宋書符瑞志晉孝武帝太康十六年十二月白雀見南海增城縣民吳比屋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見宜都

安帝元興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見豫章新淦獲以獻

異苑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

爵之祥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見齊郡昌國

四年七月乙酉白雀見北海劇

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衞府

十一年五月丁丑齊郡西安宗顯獲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費縣員外散騎侍郎顏敬家獲以獻

十四年白雀二見荊州府客館

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里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十五年六月白雀見建康定陰里彭城王義康以獻

十五年八月白雀見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荊州後園刺史衡陽王義季以聞

十八年七月吳郡鹽官于元獲白雀太守劉禎以獻

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以聞乙卯秣陵衞猗之獲白雀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見東安郡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二十二年閏五月丙午白雀見華林園員外散騎侍郎長沙王瑾獲以獻

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縣時佛護獲白雀以獻

二十四年四月白雀產吳郡鹽官民家太守劉禎以獻

二十四年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長沙廟長沙王瑾以聞

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見京都材官吏黃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以獻

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

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義軍人獲白雀一雙太子左率王錫以獻

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見會稽山陰太守東海王

禕獲以獻

蕭思話傳思話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鎭奔平昌思話先使衆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

符瑞志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曾尚期於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黃鉞江夏王義恭以獻

二年六月丙子左衞軍獲白雀以獻

三年閏三月辛酉黃門侍郎庾徽之家獲白雀以獻

五月丁卯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見尋陽

元年五月甲寅白雀二見渤海獲以獻

元年五月甲子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元年六月丁亥白雀見零陵祁陽獲以獻

元年七月辛亥白雀見南陽宛獲以獻

二年五月丁未白雀見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獻

二年六月丁亥白雀見河東定襄縣荊州刺史朱修之以聞

三年四月白雀見秣陵丹陽尹劉秀之以獻

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蓺軍人獲白雀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獻

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見廣陵侍中顏師伯以獻

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見晉陵太守沈文叔以獻

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濟南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五年十月白雀見太原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和州志宋武帝大明五年登梁山有雙白雀集於鳳臺羣臣咸呼萬歲立雙石闕於梁山

宋書符瑞志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見華林園

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見齊郡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盧陵王第盧陵王敬先以獻

七年四月乙丑白雀見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獻

七年五月辛未白雀見汝陰豫州刺史垣護之以獻

七年六月白雀見寶成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七年十月丁卯白雀見建康丹陽尹永嘉王子仁以獻

南史宋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車駕巡南豫州十一月癸巳祀梁山大閱水師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元爲神雀詔不許

宋書符瑞志前廢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見會稽東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元年六月丙子白雀見彭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以聞

明帝太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見虎檻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休仁以聞

二年九月庚寅靑雀見京城內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見廬陵吉陽內史江孜以聞

明帝太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見廣州刺史孫超以獻

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尋陽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獻

南史齊武帝本紀晉安王子勛反上起義避難揭陽山中有白雀來集

徐伯珍傳九巖山多龍鬚檉柏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

南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城王暠第獲白雀一頭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年七月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八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顧歡傳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梁書夏侯詳傳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南史甄恬傳恬居江陵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

陳書司馬申傳申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於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

舍人

北史河南王曜傳曜天典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

魏書靈徵志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鴈門獻白雀王者爵祿（闕）則白雀至

世祖神䴥元年九月滄水郡獻白雀十月魏郡獻白雀

眞君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

高祖延興二年二月白雀見於扶風郡

三年五月白雀見於代郡

四年正月靑州獻白雀

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見於豫州

十三年正月淸河武城縣獻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濟州獻赤雀周文王時銜書至六月滎陽郡獻白雀十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四年三月敦煌鎮獻白雀五月京師獲白雀是月獲赤雀於京師六月恆農郡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

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三年四月獲白雀於京師十月河州獻白雀十二月雍州獻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獻白雀

永平元年四月京師獲赤雀

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獲白雀十一月秦州獻白雀

四年五月滎陽獻白雀八月秦州獻白雀青州恆州獻白雀洛陽獲白雀十一月荊州獻白雀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師再獲白雀七月宮中獲白雀

二年四月華州獻白雀

六年三月相州獻白雀薄骨律鎮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八月薄骨律鎮又獻白雀是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月京師獲白雀

神龜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二八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二年五月徐州獻白雀是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又獲白雀

正光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二年六月光州獻白雀

三年四月京師獲白雀六月滎陽郡獻白雀八月濟州獻白雀六月光州獻白雀九月白雀見舍人省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

孝昌三年四月河南獲赤雀以獻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孝靜天平二年正月北豫州獻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七月兗州獻白雀

元象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肆州獻白雀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

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是月南兗州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

興和二年四月京師獲白雀閏月京師獲白雀六月光州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京師

獲白雀

武定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梁州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十月兗州獲白雀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六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姚興傳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

三國典略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

北齊書潘樂傳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

樊遜傳遜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鑑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鑑大加賞重擢爲主簿

隋書許善心傳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名百官賜醼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雲司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元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雥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剪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亘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赬閟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

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元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元應特昭白爵王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喜爵之篇棲庭集臚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梍刷采青蒲將翱赤罽玉几朝御取玩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名宜徵得之兹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元枵會節元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翩翩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勞觀廻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茲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

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輙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元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乃武文敎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熏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靑鱗伏阜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苟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扆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弦頌歌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名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卷目錄

雀部紀事二
雀部雜錄
雀部外編

禽蟲典第四十卷

雀部紀事二

唐創業起居注帝定入關之策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

冊府元龜武德八年四月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

見聞錄太宗乙卯度王馬河營於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於臥榻迨旦兵端火光如毬繫煜

煜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太宗爲祀告於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言畢向西方而去

冊府元龜武德九年六月於納義門獲白雀一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九月雒州赤雀見

貞觀四年三月赤雀見於萬年縣

九年五月萬年縣獲白雀十二月揚州獻白雀

二十年四月房州言赤雀見

唐書高宗則天順聖皇后傳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又脅羣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

冊府元龜延和元年六月涼州上言赤雀見

唐書崔信明傳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

冊府元龜開元十三年九月兗州奏白雀見十月丁卯太史奏白雀見

十七年五月甲寅有赤雀見於冀州一雌一雄

十八年四月辛酉壽州獻白雀

大唐新語成敬苛與姚崇親姻寢疾敬苛造省懷中置生雀數頭請崇執而放祝云願令公速愈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一年楡關虸蚄蟲害稼入平州界有羣雀來食之一日而盡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幽州長史張守珪奏楡關內有蚤蝗蟲食田稼蔓延入平州界俄頃有羣雀來食此蟲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六年楡關虸蚄蟲害稼羣雀來食之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九年五月戊午有白雀見於原州之平原

開元天寶遺事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

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冊府元龜天寶十四年八月庚子樂安郡上言獲白雀

唐書張巡傳賊攻睢陽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

冊府元龜代宗寶應元年四月甲戌潞州獲赤雀獻之

大曆二年十月己卯右羽林軍獲白雀獻之

三年正月晉州獲白雀獻之四月乾陵上仙觀三尊殿有兩雀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七月汴州獲白雀獻之

八年六月戊申梁州獲白雀二獻之

九年七月丁酉舒州獲白雀一獻之

十年三月鳳翔府獲白雀一獻之

十二年正月乙丑渭北行營所獲赤雀二獻之

貞元十二年七月甲辰滑州進白雀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三年十月懷州鵲鳩巢內有黃雀往來哺食

冊府元龜貞元十三年十月右神策軍進白雀

二十一年七月辛卯潞州獻白雀

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其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好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

嘉話錄蔡之將破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

玉泉子馮蕘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雀省

酉陽雜俎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爲義則不然

唐孟棨本事詩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强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部內刺史贓罪狼藉敕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唐書五行志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雀集元法寺

咸通七年涇州靈臺百里戍有雀生燕至大俱飛去

雲笈七籤邊洞元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冱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喂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

傳載略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於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又獻玉盂嘗覆五雀雛於盂下熾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

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五月癸亥懷州進白雀

晉張籛初仕後唐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籛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

畫墁錄郭祖微時椎埋無賴既而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因令刺之於項右作雀

左作穀粟戒曰爾於項自愛爾之雀銜穀卽亭顯之時也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聞見前錄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

宋史太祖本紀太祖嘗與韓令坤博土室中雀鬭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

吳在木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者喜化育鳥有白翎雀獸有青尾鹿不見犬聲急人走昔日屢空今皆足

五行志大中祥符元年春昇州見黃雀羣飛蔽日有從空墜者占主民有役事是歲火

墨客揮犀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豢龍井其泓澄人莫敢汲汲則井有怪慶曆中有知縣門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井試其靈異俄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爲烈焰存鬚髮俱爇

盡無子遺臥病歲餘方愈

東軒筆錄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皁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媚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清江縣志宋時多黃雀郡守除入貢外賂貽朝貴以萬計郡守王逵禁雀罷貢李大異作詩美之王安石送呂嘉問詩亦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今則絕無矣

捫掌錄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風高鬬兩廂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二雀鬬於兩廂廊

宋史支漸傳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兔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至萬餘

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葛勝仲傳勝仲知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蘖其短罷歸

熊克傳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

五行志乾道六年邵武軍泰寧縣有雀飛鳴立死於瑞寧佛剎香爐先是紹興初是邑有雀立死於丹霞佛剎香爐皆羽孽也而浮屠氏因謂之雀化

墨客揮犀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搆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見賃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鷇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後山談叢無爲軍巢縣柘皐鎭永寧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祛疑說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

喜先授七字呪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說

金史五行志熙宗天會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進四足雀

畿輔通志雀兒庵在順天府潭柘後山五里庵名雀兒者金章宗幸此彈雀彈往雀下發百不虛蓋山無人雀無機樹有響弦無聲也章宗喜卽行幄庵之曰雀兒

元史太祖本紀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約明日戰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

霏雪錄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又有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所食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先君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明一統志海南有五色雀旱見輒雨潦見輒霽羅浮

山亦有之有貴人至則先翔集

庚巳編鎭江衞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敎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姙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許州志崇禎十三年東鄉券門村有瓦雀數百在樹同結一巢如斗大而長

雀部雜錄

詩經召南行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注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名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女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周禮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漆車藩蔽豻䄏雀飾

注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九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

管子形勢解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

莊子讓王篇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

庚桑楚篇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荀子禮論篇小者是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

呂氏春秋務大篇孔子曰燕爵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

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

長利篇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

易林雀東求粒誤入罔域賴逢君子脫復歸息

燕雀銜茅以生孚乳

雀行求粒暮歸呼乳反其室舍安寧如故

大頭明目載受嘉福二雀飛來與祿相得

雀行求食出門見鷂顚蹶上下幾無所處

昴畢附耳將軍笑怒徑路隔塞燕雀駭驚

鷹棲茂樹猴雀往來一擊獲兩利在枝柯

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寡位獨處

韓詩外傳夫鳳凰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一伸輾轉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京房易傳賊臣在國厥妖燕生雀雀生燕

太元經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鹽鐵論燕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

遁甲圖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兔雀不見則無後嗣

論衡解除篇暴穀於庭鷄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

博物志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

抱朴子廣譬篇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博喻篇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食毒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

古今注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搜神記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

新論鄙名篇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嘻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以其名利人也

樂府古題要解空城雀右鮑照雀乳四鷇空城之隅言輕飛近集免傷網羅而已

兩同書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理所異耳

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卽以爲惑

矣

譚子化書懸雕龍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元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慼慼此心堂堂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猶剜其肌民之餒也猶奪其哺嗚呼惜哉

狐貍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規其象何化之速也

清異錄膃肭臍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積功固亦峻緊蓋家常膃肭臍也

物類相感志草烏切碎同米作飯喂雀兒盡皆醉倒

感應經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

感應類從志秦椒伏雀以秦椒爲末和稻飯雀食之而伏地也

筆記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

學齋呫嗶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似鳳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鶡鷄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空同子雀乳雛四月四五月五五六月六六夫歷者聖人節天者也烏知四時已矣知月乎哉

田家雜占三白大吉謂白雀巢簷白鼠穿屋白魚入舟也

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

雲林遺事黃雀饅頭法用黃雀以腦及翅葱椒鹽同

剉碎釀腹中以發酵麪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上籠蒸之或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煠之尤妙

賢奕倩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

珍珠船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爲禳厭

雀部外編

山陵雜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以成墳

拾遺記頻斯國丹井水中有白蛙周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

尚書中候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日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籙丹書集於公車公俯取其書言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

春秋孔演圖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制赤雀集時受命制

珍珠船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青州府志世傳公冶長能解百禽語云蓋當日有一鵖來報長曰冶長冶長南有死獐子食其肉我食其腸長往果得獐乃無意飼鵖腸也鵖怨之居無何鵖又來報如前長復往望見數人圍一物而譁長以爲死獐恐人奪之也遙呼曰我擊死者至乃一死人非獐也衆遂逮長見邑宰訊之長告其故宰不信適簷前雀噪甚急宰因問長曰汝如解禽言能解此雀來噪者爲何事耶長傾聽良久曰雀云東鄉有車粟覆地來呼衆雀往啄之耳宰使人廉之果爾遂釋長繫

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曰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見赤雲入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

秦王子嬰立凡百日即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囚高於咸陽獄戮之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逵之路咸見一青雀從高屍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家次藥有昆丘神雀

漢武故事拜公孫卿爲郎持節候神自太室東來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云欲見天子因忽不見

洞冥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唯有一女子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續齊諧記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傷瘢甚多宛轉樹下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唼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

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招也

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後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泰山守主生死之籍

稽神錄徐仲寶者長沙人爲樂平令家人於廁廚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卽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

泊宅編王瀉之字彥祖爲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置神柩西堂一日有雀羣集几筵啄踐祭食彥祖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撲得一雀自於門限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自便復喪妻許氏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死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

潛居錄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旦汎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絃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爲佳賓

五色線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人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朱雀鳴集於此

三二五九

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一卷目錄

孔雀部彙考

孔雀圖

春秋緯（元命苞）

南中志（孔雀出產）

酉陽雜俎（孔雀尾毛　雷聲而孕）

北戶錄（孔雀媒）

太平廣記（交趾人養孔雀）

桂海禽志（浴沙）

埤雅（孔雀）

爾雅翼（孔雀）

茅亭客話（寄孔雀書）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血主治 發明 屎氣味 主治 尾氣味）

孔雀部藝文一

孔雀賦（有序） 魏楊修

孔雀賦 鍾會

孔雀賦（有序） 宋林希逸

孔雀賦（有序） 明貝翺

孔雀賦（有序） 張治道

孔雀部藝文二（詩）

孔雀（有序） 唐武元衡

和武相公感韋令公舊池孔雀 白居易

和武相公詠韋太尉所養孔雀 韓愈

和武門下傷韋令孔雀 王建

和孫朴韋蟾孔雀詠 李商隱

孔雀　薛能
孔雀　李郢
賦孔雀送魏殊　宋梅堯臣
鄰家孔雀　劉克莊
孔雀圖　明胡儼
孔雀部紀事
孔雀部雜錄
鷓鴣部彙考
鷓鴣圖
禽經（鷓鴣）
古今注（鷓鴣飛）
北戶錄（鷓鴣鳴聲）
酉陽雜俎（鷓鴣飛）
桂海禽志（鷓鴣可食）
埤雅（鷓鴣）
瑯嬛記（內史花豸）
閩部疏（閩食鷓鴣）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脂膏主治）

鷓鴣部藝文一
哀鷓鴣賦（有序） 宋梅堯臣
鷓鴣部藝文二
山鷓鴣詞 唐李白
聽吹鷓鴣 許渾
鷓鴣啼 韋應物
山鷓鴣 白居易
放鷓鴣詞 柳宗元
鷓鴣詞 李涉
又 前人
九子坂聞鷓鴣 李羣玉
鷓鴣 鄭谷
侯家鷓鴣 前人
鷓鴣詞 李益
放鷓鴣 羅鄴
放鷓鴣 崔塗
鷓鴣 韋莊
鷓鴣 徐夤

聞鷓鴣　宋張詠

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　黃庭堅

行不得哥哥（禽言）　劉學箕

麥熟也哥哥（禽言）　姚勉

行不得也哥哥（禽言）　鄧光薦

禽言　任士林

禽言　桂瑮

鷓鴣篇　元馬臻

山鷓鴣　明劉基

又　前人

又　前人

鷓鴣圖　李東陽

鷓鴣　王恭

丁丑道中聞鷓鴣　戴冠

行不得也哥哥　丘濬

鷓鴣　楊基

鷓鴣部紀事

鷓鴣部雜錄

禽蟲典第四十一卷

孔雀部彙考

釋名

孔雀（春秋元命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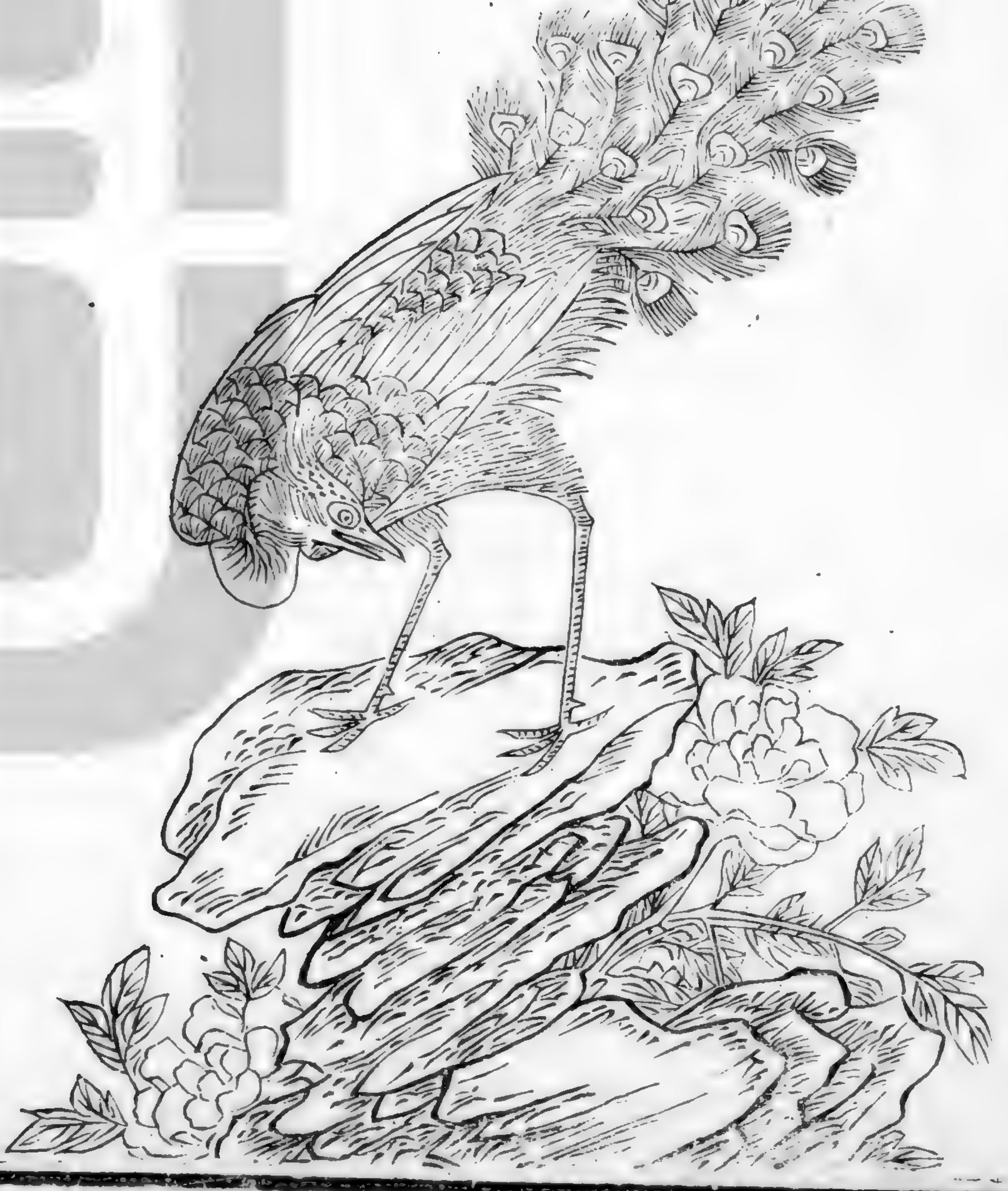
越鳥（本草綱目）

摩由邏（本草綱目）

都護（茅亭客話）

南客（本草綱目）

孔雀圖



春秋緯　元命苞

火離爲孔雀

南中志

孔雀出産

雲南郡有上方下方夷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南里縣有孔雀

寧州之極西南有孔雀

酉陽雜俎

　孔雀尾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雷聲而孕

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北戶錄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一說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雌雄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宋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獻白孔雀爲瑞者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圝字林音由今獵師有圝也淮南畢萬術曰鷄鵂致鳥注云取鷄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博物志云鵂鶹一名鷄鵂

太平廣記

　交趾人養孔雀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

脯腊人又養其雛爲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

桂海禽志

浴沙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呴呴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菘

埤雅

孔雀

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喩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蕚俱衰榮雌者不冠尾短無金翠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卽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性頗妬忌自矜其尾雖馴養已久遇婦人童

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每欲山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者候雨甚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騫揚也嶺表異錄云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鷄自斷其尾無所稱焉說苑曰君子愛人辯士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之謂也今畫史雖妙善花鳥猶憚爲此物蓋其金翠生動染色有不能似者太元禮首曰孔鴈之儀利用登於階言孔有文鴈有序而其象皆中禮故利用登於階也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璞玉抵烏鵲此言貴生於少賤生於所有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豈虛言哉孔雀亦與蛇偶禽經曰鵲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

爾雅翼

孔雀

孔雀生南海蓋鸞凰之亞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煜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羽屬之最華輝者故元命苞言火離爲孔雀然尤自珍愛遇芳時好景聞弦歌必舒張翅

尾聃睞而舞蓋物之能自愛者如鸞自歌鳳自舞也羣飛數十爲偶南人收其雛養之使極馴擾寘山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掩之無遺者周成王時方人常獻列於王會及漢文帝時趙佗亦以爲獻九歌稱孔蓋兮翠旍以爲神明之飾魏文帝亦嘗詔以于闐所上尾萬枚爲金根車蓋今越人以珥門戸

茅亭客話

寄孔雀書

愚友人左侍禁辛貽顯爲容宜廉白等州巡檢因寄一孔雀雛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覩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生者爲貴爲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飼饋如京洛間鵝雁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廻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僕告曰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雞抱伏卽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

晴明軒者翦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牕牖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横一木架令棲息其性愛向明不在地止日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雞無異每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蟲喂飼之凡欲喂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餧之小魚鰕不爾餓損及切蒻少許餧之貴其涼冷如食有餘則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昏暗毛色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孔大也李昉呼爲南客梵書謂之摩由邏

集解

陶弘景曰出廣益諸州方家罕用蘇恭曰交廣多有劍南元無時珍曰按南方異物志云孔雀交趾雷羅諸州甚多生高山喬木之上大如鴈高三四尺不減於鶴細頸隆背頭栽三毛長寸許數十羣飛棲遊岡陵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

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夏則脫毛至春復生自背至尾有圓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南人生斷其尾以爲方物山人養其雛爲媒或探其卵雞伏出之飼以猪腸生菜之屬聞人拍手歌舞則舞之冀越集云孔雀雖有雌雄將乳時登木哀鳴蛇至即交故其血膽皆傷人禽經云孔見蛇則宛而躍者是矣

肉氣味

鹹涼微毒

陳藏器曰無毒

主治

日華曰解藥毒蠱毒

發明

李時珍曰按紀聞云山谷夷人多食之或以爲脯腊味如雞鶩能解百毒人食其肉者自後服藥無效爲其解毒也又續博物志云李衞公言鵝驚鬼孔雀辟惡鴆鶻厭火

血主治

日華曰生飲解蠱毒良

發明

李時珍曰熊太古言孔雀與蛇交故血膽皆傷人而日華及異物志言其血與首能解大毒似不相合按孔雀之肉旣能解毒何血獨傷人耶蓋亦猶雉與蛇交時卽有毒而蛇伏蟄時卽無毒之意耳

屎氣味

微寒

主治

別錄曰女子帶下小便不利日華曰治崩中帶下可傅惡瘡

尾氣味

有毒

寇宗奭曰不可入目令人昏翳

孔雀部藝文一

孔雀賦（有序） 魏楊修

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洛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幷見命及遂作賦曰

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於火精寓鶉墟以挺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徐軒翥以俯仰動止步而有程

孔雀賦 鍾會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元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躑躅鳴嘯郁咿

孔雀賦（有序）

宋林希逸

夫離合聚散悲歡怨懟之情非必含靈而具識者有之物亦與有焉而懷悵恨以相感者又非必有族類儔侶者也物亦我我亦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余往時讀鸚鵡賦慼然有動於余心及今而見斯雀也形神意趣高懷遠慕悵然有異於常日故采其情而爲之賦以解之其辭曰

猗珍禽之何來粲五色之華郁擢雙骹於空庭乃點首而彳亍角蓬鬆以特起尾紛葩而欲禿循階除以數步咮屢俛而不啄闖長徑之迢遙目四顧而疑愕雖樊籠之乍解不振迅而蕭索長引吭以不鳴類欲訴而寥漠於是僕本恨人壯懷易感對斯禽而貽訝情遽集於所覽諒中心之有違乃憑拊而問訊謂口

噤以莫言請臆對而神應托元嘿以傾聽爰舒寫於篇詠爾其產遐陬毓下土間洪濤越重阻三代唐虞此何處所更秦歷漢侈意宕心珠崖拓郡儋象桂林重譯累堠遠極天南索王府之琛貢遂徵及於魚禽惟斯名之一出乃委禍而至今嗟彼巧匠胡爲肆情分雌雄而入畫合姚魏以爲屏會顏色之足眩乃晃耀乎丹青元胡髡鬜亦以名經侏離譚誕乃效予聲又有伶人樂工誇訓蟲蟻對華筵之嗢噱呈薄技而披靡揚青鞦值翠尾騰觚舞以爲歡在予心而良恥於是公子王孫貪奇好異聞佳名而競喜揮金帛以羅致嗟進獻之有時奈斯求之無已惟蠻惟猺以貨以市爾乃緣巉巖而爲弋冠雲日以張罝連柯結蔓以爲儲偫苟一日之所暨聆碧落其焉如離儔失侶絕母棄雛愴哀鳴而誰念竟快意於錐刀之餘於是委命歸窮飄流萬里閉以雕籠飼以粟米寧一飽之足謀悵吾生之已矣眷炎路以長懷感寒燠之殊氣嗟儔匹其奈何痛天屬之睽異雖五客之相從亦南北之殊類遇物感時相顧垂淚量陋質之鬱臊豈冕

鳫之同味名雖載於陶仙曰方家之所棄何品別於鹹凉又見錄乎藏器曾禍福之由生恨不效雄雞之斷尾且其嶺岫崎崟林薄蒙密山風海濤晝夜豗擊動扤乎林根潰沫乎崇壁山妖木魅閃屍於其巔元猿黠鼠[illegible]嘯於其側爾乃朝飛暮翔羣聚卵息求偶命子節節足足縱流落而依人亦羽衣之仙客是余固不厭於危苦而無樂於閒逸也若夫芝栭藻井之華雕朱鏤碧之飾觸之而驚盼之而惕物固有所宜情固有所適矧才能之何奇敢無效而素食長締思以展轉愈懷慕乎疇昔情靡靡而不淒況今夕之何夕陳情未既戞爾長鳴有懷餘思尚托歌聲歌曰寒月慘兮元雲愁葉窣窣兮蟲啾啾故鄉何許兮淹此留惟聖賢之羈寄兮哲智拘囚何微禽之足迷兮於天道而訴尤良委情以若命兮奈何乎休

孔雀賦（有序）

明貝翶

世傳孔雀當巳午時則振翮舒尾若拜舞狀以爲朝鳳鳳爲百鳥之王故曰孔雀朝王洪武二十有一年春予奉敎獲覩於東圃凡歷二時而後止因

歎夫羽毛之族猶知有尊上之誠其去凡禽遠矣或者乃謂聞笙歌絃管則舞此謬語也故爲之賦

其辭曰

鉅海之南厥生奇禽離精火德鳳首鸞矜翹翹修尾團翠錯金朝飮荔支之浦夕息桄榔之林蔽芳薄兮戲清陰濯漣漪兮履嶔崟顧形影兮矜惜恆自托於高深則有虞人見知弋者就獲遠近聳觀稱文之特洒飾以雕籠薦以玉食踰海陟嶠而進乎王國於是君王悅之貯之兎苑文杏爲巢木蘭爲揵縱游芝田往來蕙畹廝跡金塗結情翠幰銜惠靡報蘊奇思展爾乃融風應律春日載陽百禽流音雜卉含芳當麗日之中天乃奮尾而舒張翠髻高聳彩翼旁障金碧熠燿綺纈煒煌乍若槊毦之齊舉復似重麾之再揚晃兮寶屏植於金殿爛兮翠衾陳於象牀參差兮扇列乎二十有四的皪兮釵駢乎十二其行錦綬不足以爲飾華蟲不足以爲章鷸羽不足以爲冠隼尾不足以爲裳乍低乍昂將翱將翔或抃或伏躋躋蹌蹌旣徘徊而中佇復旋拱乎四方詎眩曜于一時蓋致

禮於君王何世俗之淫僻乃謂有感於笙簧然後徐斂徐步去華就素侍御興嗟君王留顧蓋歷二時乃復於故亂曰梟不仁兮鷙不德鶴好仙兮鷴好逸雞司晨兮有時忒鷺之潔兮魚之賊又曰鸚能言兮招鶻拳鸞善舞兮傷自憐鸑鷟一鳴兮逾千年鵾鵬高飛兮礙九天噫此羽族之夥兮差或短而或長求忠君而尊上兮咸不若孔雀之朝王

孔雀賦（有序）

張治道

嘉靖庚子余遊藩府見孔雀四一雄三雌佳麗閒雅珍奇可愛西北之人不識此鳥偶一見之目耀神悚衆賓歡賞余亦歎羨感異驚奇觸情動興惜王不授簡才阻卽席歸爲之賦以遺同好辭曰

値崢嶸之歲暮遊佳麗之仙洲見南方之奇鳥立浦嶼之淸幽性馴雅而弗驚色儵爚而寡儔稟金火以成形占文章之孔修怒則危冠開則舒體尾屢變而如雲貌恂恭而有禮雖寶愛之周身實珍奇之在尾金閃灼而浮光翠繽紛而極斐步款移於幽木舞按節而迤邐屢却顧而自矜每含情而獨喜見服綵而

生嗔疾文章之奪己時晦陰以藏形遇朝陽而刷羽氣糾糾而射人聲鷩鷩而逐侶離炎方而更珍非江北而爲枳遂飛鳴於華林資飲啄於蓬芑信音影而懷生何伉儷之相比固中禮之足稱亦明惠之可嘉雖鸚鵡之能言何靈表之堪誇用君子之利登虛虞人之網羅矍金翠之無色候鋒刃之暗加止則斂雲飛則散霞騫揚亂目丹彩奪花雖嬉遊於宮闕終懷想乎雲霄望舊鄉而延佇處異域而興嗟遠故山之羣匹懷嶺表之珍池類南冠之楚囚魂怔忪而奈何方其始也千金勿惜購自南邦致不單來到必疊雙跋山超海踰嶺越江鳥尊人賤地遠威降期一毛之不損庶千金之可償保一二於千百謹存沒於毫芒恐風土之弗宜慮寒暑之相妨經年歲而始至豈日月之可將載南海之淑質供北人之奇觀覿閨閣之麗匹美臺榭之雕闌慮龜玉之毀櫝託微命於從官若乃綺筵初秩佳賓咸溢罷絲竹之孔歡命雅觀於禽類爾乃整步肅容揚尾戢翅襄首蹻足斜盼流視意象如斯動止無忌舉喙昂眉似陳其意我生何地

兮我處何鄉恨不如鴻鵠一舉兮萬里翱翔華屋非不可以娛樂兮奈離恨之鑽腸抱幽衷以徙倚歷信美而徬徨雖極人之觀美徒增己之悲傷既來路之弗知又雲天之渺茫不假容而强顏將何慮而何思斷懷土之素心忘異域之流離身鶴皃而爲羣心鸞凰而作比不矜己以爲高每降志而自卑終惠養以畢命願委身而承怡庶無入而不得類達人之隨時

孔雀部藝文二 詩

孔雀（有序） 唐武元衡

西川使宅有韋太尉時孔雀存焉暇日因與諸公同玩座中兼故府賓御興歎者久之因賦是詩用廣其意

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動搖金翠尾飛舞玉池陰
上客撤瑤瑟美人傷蕙心會因南國使歸放海雲深

和武相公感韋令舊池孔雀 白居易

索莫少顏色池邊無主禽難收帶泥翅易結著人心

項翠落殘碧尾花銷瑲金放歸飛不得雲海故巢深

和武相公詠韋太尉所養孔雀　韓愈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
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

和武門下傷韋令孔雀　王建

孤號秋閣陰韋令在時禽覓伴海山黑思鄉橘柚深
舉頭聞舊曲顧尾惜殘金顫額不飛去重君池上心

和孫朴韋蟾孔雀詠　李商隱

此去三梁遠今來萬里攜西施因網得秦客被花迷
可在青鸚鵡非關碧野雞約眉憐翠羽刮目想金篦
瘴氣籠飛遠蠻花向座低輕于趙皇后貴極楚懸黎
都護矜羅幕佳人炫繡袿屏風臨燭釦捍撥倚香臍
舊思牽雲葉新愁待雪泥愛堪通夢寐畫得不端倪
地錦排蒼雁簾釘鏤白犀曙霞星斗外涼月露盤西
妒好休誇舞經寒且少啼紅樓三十級穩穩上丹梯

孔雀　薛能

偶有功名正俗才靈禽何事降瑤臺天仙黼黻毛應
是宮后屏幃尾忽開曾處嶂中眞霧隱每過庭下似

春來佳人爲我和衫拍遣作傞傞送一杯

孔雀　李郢

越鳥青春好顏色晴軒入戶看呫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者稀絲竹慣聽時獨舞樓臺初上欲孤飛刺桐花謝芳草歇南國同巢應望歸

賦孔雀送魏殊　宋梅堯臣

罝從南海桄榔林籠入西州鸚鵡地聳觀翕翼修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爛熳文章多引聲笙竽奈老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有窠

鄰家孔雀　劉克莊

初來毛羽錦青葱今與家雞飲啄同童子有時偷翦翅主人長日少開籠嶠南歲月幽囚裏隴右山川夢寐中因笑世間眞贋錯繡身翻得上屏風

孔雀圖　明胡儼

有鳥有鳥名孔雀文彩光華動揮霍修頸昂昂翠羽翹大尾斑斑金錯落由來麗質產南方丹山碧水多翺翔芭蕉花開風正軟桄榔葉暗日初長忽聞都護啼一聲山中百禽皆不鳴松篁引韻笙竽奏顧影徘

徊舞翅輕炎荒暑熱時多雨尾重低垂飛不舉一朝籠養近簾幃可憐猶妒美人衣永嘉謝環善寫生畫圖貌得邊鸞清老眼摩挲石苔紫渾似枇杷樹底行

孔雀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方人以孔鳥（注）亦戎別名孔與鸞相匹也

神仙傳蕭史吹簫常致孔雀

廣莊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一人曰臣之術能分別鷄鶩野鵲齊王乃命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喽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

漢書南粵王趙佗傳佗文帝元年獻孔雀二雙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養孔雀

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魏文帝與羣臣詣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枝文彩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遙望曜人眼

晉公卿贊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節起舞

晉書陶璜傳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爲亂

異苑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歔欷逾深識者預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歌曰生入作死別茶毒當奈何道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誅

述異記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

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

南史齊武帝本紀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佛祖歷代通載普通元年帝于禁中築圓壇將稟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稟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磨竟甘露降於庭有三足烏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

魏書西域傳龜茲國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孶乳如雞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

唐書高祖太穆順聖皇后傳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强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毁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

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畫斷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名邊鸞於眞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綵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舞節

杜陽雜編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以金銀爲寶刹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刹

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厥貢孔翠

羅州招義郡土貢孔雀

雷州海康郡土貢孔雀

愛州九眞郡土貢孔雀

武安州武曲郡土貢孔雀尾

環王傳婆利王姓刹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

盤盤傳盤盤以孔雀羽飾纛

拂菻傳拂菻土多孔雀

珍珠船李昉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孔雀

曰南客

宋史黃伯思傳伯思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

孔雀部雜錄

楚辭孔蓋兮翠旌（注）孔雀之羽爲車蓋

唐書南蠻驃國傳凡曲名十有二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

續博物志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以璞玉抵烏鵲

墨莊漫錄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墨客揮犀物有異類交者孔雀與蛇交蚯蚓與人斯

交

桂海禽志郡民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

增益經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翔庠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婬九知反覆以此喻比丘之行儀也

林水錄咸驩已南孔雀飛翔蔽日籠山

鷓鴣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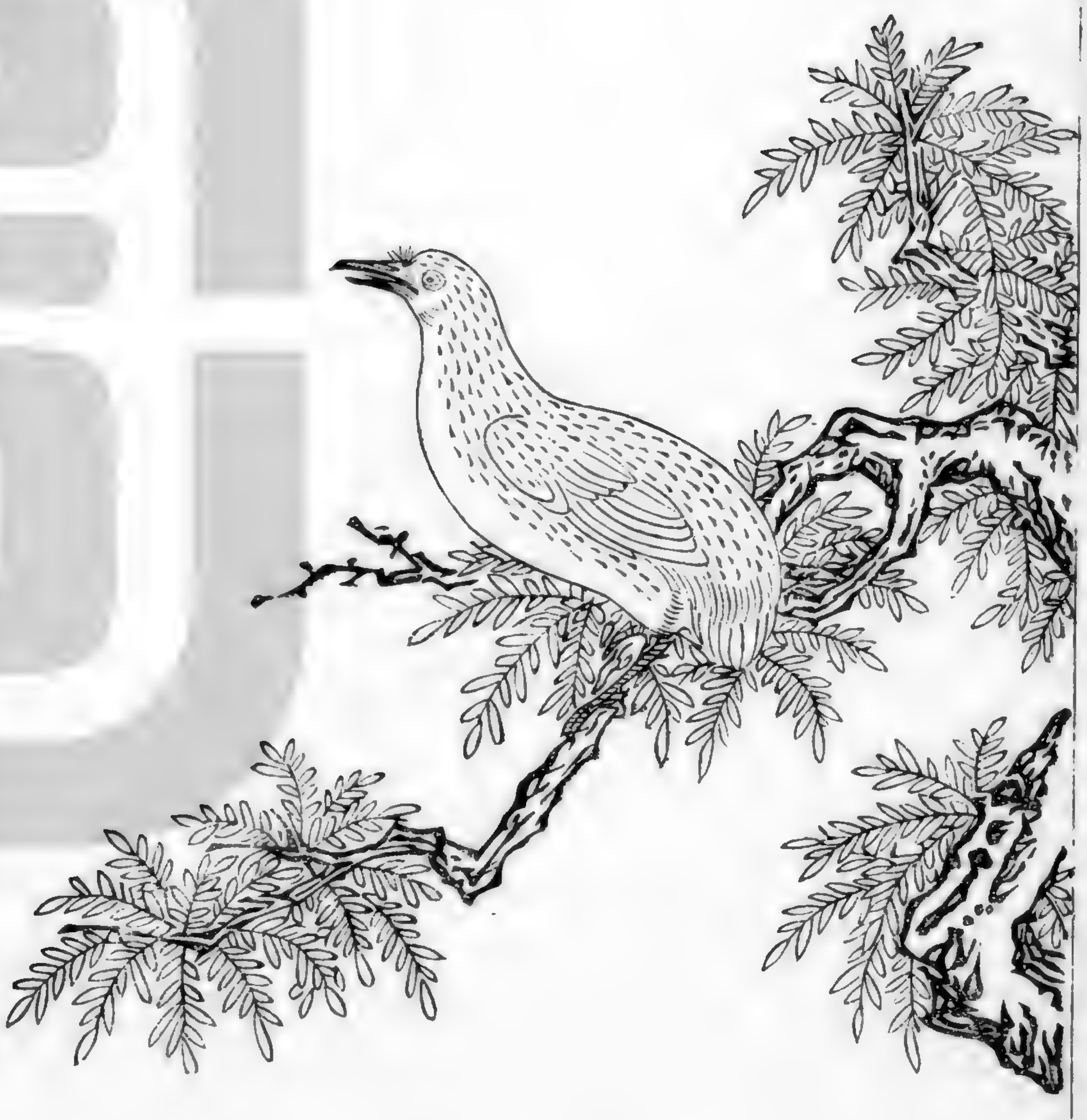
釋名

越雉（禽經）懷南（禽經）

逐影（禽經）鵃（北戶錄）

內史（瑯嬛記）花豸（瑯嬛記）

鷓鴣圖



禽經

鷓鴣

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

晉安曰懷南

異物志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

江左曰逐影

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南飛燕人不知有

此鳥

古今注

鷓鴣飛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北戸錄

鷓鴣鳴聲

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又一名鵂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

酉陽雜俎

鷓鴣飛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捕南人設網取之

桂海禽志

鷓鴣可食

鷓鴣大如竹鷄而差長頭如鶉身文亦然惟臆前白

點正圓如珠人采食之

埤雅

鷓鴣

鷓鴣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古牋云偃鼠飲河止於滿腹鷓鴣銜葉才能覆身此之謂也臆前有白圓點文多對啼志常南嚮不思北徂南越志所謂鷓鴣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先必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

瑯嬛記

內史花豸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

閩部疏

閩食鷓鴣

鳥之異者曰鷓鴣斑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麞海食馬鮫鯧

本草綱目

集解

孔志約曰鷓鴣生江南形似母鷄鳴云鉤輈格磔者

是有鳥相似不作此鳴者則非矣頌曰今江西閩廣蜀夔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鷄頭如鶉臆前有白圓點如眞珠背毛有紫赤浪文時珍曰鷓鴣性畏霜露早晩稀出夜集以木葉蔽身多對啼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也哥哥其性好潔獵人因以黐竿粘之或用媒誘取南人專以炙食充庖云肉白而脆味勝鷄雉

肉氣味

甘溫無毒

日華曰微毒詵曰不可與竹笋同食令人小腹脹自死者不可食或言此鳥天地之神每月取一隻饗至尊所以自死者不可食

主治

唐本曰嶺南野葛菌子毒生金毒及溫瘴久病欲死者合毛熬酒漬服之或生擣汁服最良日華曰酒服主蠱氣欲死孟詵曰能利五臟益心力聰明

發明

李時珍曰按南唐書云丞相馮延巳苦腦痛不已太醫吳廷紹曰公多食山鷄鷓鴣其毒發也投以甘草

湯而愈此物多食烏頭半夏苗故以此解其毒爾又類說云楊元之通判廣州歸楚州因多食鷓鴣遂病咽喉間生癰潰而膿血不止寢食俱廢醫者束手適楊吉老赴郡邀診之曰但先啖生薑一斤乃可投藥初食覺甘香至半斤覺稍寬盡一斤覺辛辣粥食入口了無滯礙此鳥好啖半夏毒發耳故以薑制之也觀此二說則鷓鴣多食亦有微毒矣而其功用又能解毒解蠱功過不相掩也凡鳥獸自死者皆有毒不可食爲其受厲氣也何獨鷓鴣即神取饗帝乎鄙哉此言也

脂膏主治

蘇頌曰塗手皸瘃令不龜裂

鷓鴣部藝文一

哀鷓鴣賦（有序）　宋梅堯臣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既久開籠肆其意其一翩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未識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鴣兮不羣其音格磔其羽斕斑其生遐僻其趣幽閒飲啄乎水裔棲翔乎竹間往咨羅者求之於野生致二雛

形聲都雅愛之畜之籠之服之爲日已久言馴熟兮縱睎朝旭一逸而不復兮謂之背德非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穀兮晨啼暮宿何嗟獨兮固當擕之中國爲士大夫之目兮不意孽鼠事潛伏兮破籢嚙嗛何其酷兮鳴呼翻飛遠逝不爲失兮安然飽食不爲福兮焉知不爲名之累兮焉知不爲鬼所瞰而禍所速兮哀哉誠不如禿鶬鴞鵬兮凡毛大軀妖鳴飫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所謂大而無聞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鷓鴣部藝文二　詩

山鷓鴣詞　唐李白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壻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

聽吹鷓鴣　許渾

金谷歌傳第一流鷓鴣清怨碧雲愁夜來省得曾聞處萬里月明湘水秋

鷓鴣啼　韋應物

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露滋不堪栖使我夜常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寥廓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何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

山鷓鴣　白居易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淒淒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闇入夢鄉遷客輾轉臥抱兒寡婦徬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惟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放鷓鴣詞　柳宗元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罦羽毛摧折觸籠籞煙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觳觫牛簡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鷓鴣詞　李涉

湘江煙水深沙岸隔楓林何處鷓鴣飛日斜斑竹陰
二女虛垂淚三閭枉自沈唯有鷓鴣啼獨傷行客心

又　前人

越岡連越井越鳥更南飛何處鷓鴣啼夕煙東嶺歸
嶺外行人少天涯北客稀鷓鴣啼別處相對淚沾衣

九子坂聞鷓鴣　李羣玉

落照蒼茫秋草明鷓鴣啼處遠人行正穿屈曲崎嶇
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嶺阻
歸程此時爲爾腸千斷定是今宵白髮生

鷓鴣　鄭谷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池邊
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
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侯家鷓鴣　前人

江天梅雨濕江蘺此處香煙是此時苦竹嶺無歸去
日海棠花落舊栖枝春宵思極蘭燈暗曉月啼多錦
幕垂惟有佳人憶南國殷勤爲爾唱愁辭

鷓鴣詞　李益

湘江斑竹枝錦翅鷓鴣飛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

放鷓鴣　羅鄴

好傍青山與碧溪刺桐毛竹待雙棲花時遷客傷離別莫向相思樹上啼

放鷓鴣　崔塗

秋入池塘風露微曉開籠檻看初飛滿身金翠畫不得無限煙波何處歸

鷓鴣　韋莊

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弔殘暉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

鷓鴣　徐夤

繡僕梅兼羽翼全楚雞非瑞莫爭先啼歸明月落邊樹飛入百花深處煙避燒幾曾遺遠岫引雛時見飲晴川荔枝初熟無人際啄破紅苞墜野田

聞鷓鴣　宋張詠

畫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

穩數聲相應在前村

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　黃庭堅

山雞之弟竹雞兄乍入雕籠便不驚此鳥爲公行不得報晴報雨總同聲

行不得哥哥（禽言）　劉學箕

行不得喚阿兄向晚夕猶悲鳴坦坦之途萬人履跛鼈不休跬千里汝行不上可奈何日暮途遠無蹉跎

麥熟也哥哥（禽言）　姚勉

晨陰涼潤疑秋肅格磔軥輈叫雲木似催農夫急腰鐮邨北邨南麥皆熟屋頭場地初雨乾耞聲拍拍兒童歡田家未敢冀一飽父老相呼先了官

行不得也哥哥（禽言）　鄧光薦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禽言　任士林

行不得也哥哥未曙登程日已蹉腹飢足趼可奈何前山雨暗豺虎多

禽言　桂瑮

行不得也哥哥千呼萬喚奈爾何黃陵花落暗春雨湘江水深生素波奮衣出門天地窄仗劍欲往旌旗多行不得早歸來只今誰埽黃金臺

鷓鴣篇

元馬臻

鷓鴣鷓鴣不知春色何負汝每到春來聲更苦百年不得此身安尚憶當時在行旅爾不學大鵬一舉培風兩翼如雲垂又不學籬邊斥鴳翱翔飛躍蓬蒿枝黃陵廟前幾春草空遺怨恨傳新詩江南二月煙花亂子子孫孫自呼喚說盡人間行路難淒風苦雨心腸斷

山鷓鴣

明劉基

黃茅壠上雨和泥苦竹岡頭日色低自是行人行不得莫教空恨鷓鴣啼

又

前人

鷓鴣原是嶺南音嶺北無人識此禽南人唱歌過嶺去北人相向淚沾襟

又

前人

山禽一處一般聲不是鄉音便動情多事江南子規

鳥天津橋上對人鳴

鷓鴣圖　李東陽

鷓鴣啼處春江綠日暮西風吹苦竹相呼相喚不停聲萬恨千愁啼未足有時格磔還鉤輈此聲欲斷無時休風低不渡三江水竹冷先驚八月秋我家舊在湘南住猶記曾聞鷓鴣處不似雲安有杜鵑聲聲道不如歸去

鷓鴣　王恭

綠樹殘春外雙飛錦翼齊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

丁丑道中聞鷓鴣　戴冠

鷓鴣新啼啼且急草根露重聲如塞昔聞爾名未相識今聞爾啼長嘆息試問哥哥行不得何用一身生兩翼羅浮遙遙雲似墨山高水深道多棘鷓鴣鷓鴣爲爾淚沾臆

行不得也哥哥　丘濬

金兵追宋隆祐后至漳贛幾及之時人有詞曰天曉正愁予春山啼鷓鴣蓋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東去入閩南去廣

溪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鷓鴣

楊基

湘江兩岸無茅宇湘竹陰陰覆江渚春來未聽一聲鶯只有鷓鴣啼暮雨憐渠亦是他鄉客苦向人啼行不得縱教行得也消魂那箇行人不頭白

鷓鴣部紀事

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動輒成羣

唐詩紀事鄭谷以鷓鴣詩得名時號爲鄭鷓鴣

夢溪筆談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鬬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遂昌雜錄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

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

鷓鴣部雜錄

酉陽雜俎鷓鴣向日飛

異物記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南人聞之則思家故鄭谷詩云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

搜采異聞錄鷓鴣性好潔獵人于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黐竿取之

墨客揮犀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

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白鷳部彙考
　白鷳圖
　禽經（鷳潔）
　閩部疏（白鷳閩不能馴）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白鷳部藝文一
　白鷳賦（有序）　唐蕭穎士

白鷳部藝文二（詩）
放白鷳篇　唐宋之問
贈黃山胡公求白鷳（并序）　李白
白鷳　宋梅堯臣
送白鷳與朿叔　前人
依韻再答公儀白鷳　歐陽修
白鷳　蘇軾
白鷳　魏野
白鷳　文同
白鷳　明徐渭
白鷳　楊基
白鷳部紀事
杜鵑部彙考
杜鵑圖
爾雅（釋鳥）
博雅（釋鳥）
禽經（杜鵑）
異苑（先鳴不祥）

埤雅（杜鵑）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杜鵑部藝文（詩詞）

擬行路難　宋鮑照

杜鵑　唐杜甫

杜鵑行　前人

子規　前人

子規啼　韋應物

和周贊善聞子規　張籍

夜聞子規　王建

子規　賈島

鶗鴂行　劉禹錫

攝山聽子規　顧況

子規　前人

杜鵑　杜牧

又　前人

聞杜鵑　雍陶

又　前人

子規　來鵬
聞杜鵑　羅鄴
又　前人
聞杜鵑　李洞
岐下聞杜鵑　吳融
又　前人
又　前人
秋聞子規　前人
子規　馮兗

聞子規　杜荀鶴
子規　南唐陳陶
途中聞子規　李中
又　前人
子規　宋范仲淹
子規　宋祁
子規　余靖
聞子規　石介
子規　梅堯臣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三首） 朱熹
夜聞子規 前人
不如歸去（禽言） 前人
子規 陸九淵
不如歸去（禽言） 戴昺
不如歸去（禽言） 劉學箕
不如歸 方岳
歸去樂（和禽言） 胡天游
杜鵑 吳惟信
出永豐縣西石橋上聞子規 楊萬里
又 前人
景靈宮聞子規 前人
和胎德孫聞杜鵑 何夢桂
聞子規 元柳貫
子規 曹伯啓
新館夜聞杜鵑 郝經
杜鵑 馬臻
閨中聞子規 明孫蕡

子規啼　張琦
杜宇　張羽
杜鵑　木公
聞鵑（以上詩）　方孝孺
木蘭花（杜鵑）　宋歐陽修
滿江紅（杜鵑　以上詞）　康伯可
杜鵑部紀事
杜鵑部雜錄
杜鵑部外篇

鶨鶉部彙考
鶨鶉圖
南越記（越王鳥）
酉陽雜俎（鶨鵬）
本草綱目（集解　糞主治）
瀛涯勝覽（鶴頂鳥）
正字通（鶨鶉）
鶨鶉部藝文（詩）
越鳥　唐鄭谷

鵜鶘部彙考
鵜圖
謾畫圖
爾雅（釋鳥）
禽經（鵜鶘）
毛詩陸疏廣要（維鵜在梁）
埤雅（鵜）
爾雅翼（鵜）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脂油氣味　主治　發明　觜氣味　舌主治　毛皮）
（主治　附方）
賢弈（信天緣　謾畫）
鵜鶘部藝文（詩）
賦朱煥章所畜鵜鶘鳥　明袁凱
鵜鶘部紀事
鵜鶘部雜錄

禽蟲典第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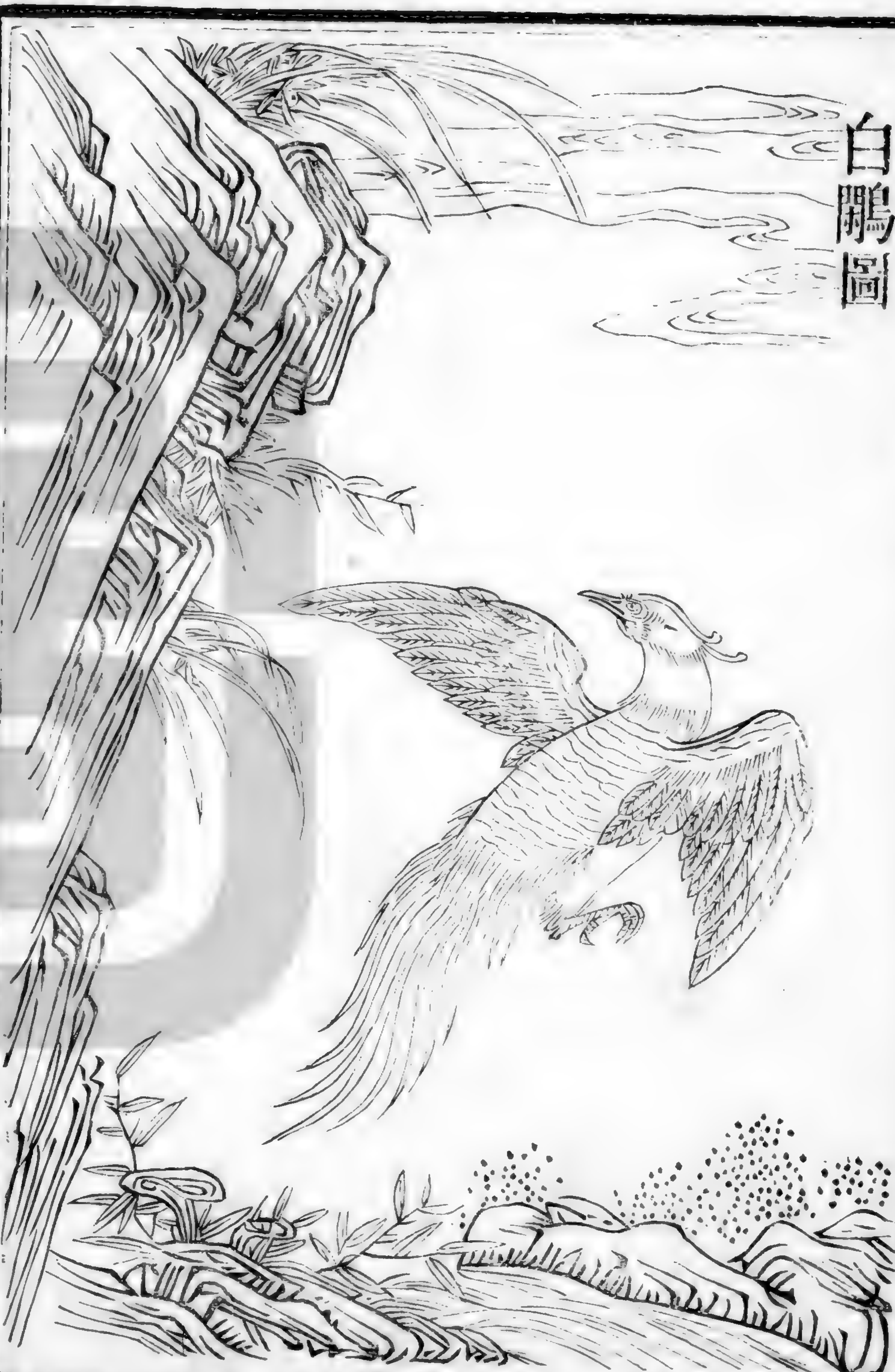
白鷴部彙考

釋名

黑鷴（西京雜記）　閑客（本草綱目）

白鵫（本草綱目）

白鷴圖



禽經

鷴潔

鷴鷺之潔

鷴白鷴似山鷄而色白行止閑暇

閩部疏

白鷴閩不能馴

鳥之異者曰白鷴八郡皆有之最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餖飣筵間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張華云行止閑暇故曰鷴李昉命爲閑客薛氏以爲雉類汪氏以爲白雉按爾雅白雉名鶾南人呼閑字如寒則鷴卽鶾音之轉也當作白鶾如錦雞謂之文鶾也鶾者羽美之貌又西京雜記云南粵王獻白鷴黑鷴各一葢雉亦有黑色者名鸕雉彼通呼爲鶾矣

集解

蘇頌曰白鷴出江南雉類也白色而背有細黑文可畜彼人亦食之頴曰卽白雉也時珍曰鷴似山雞而色白有黑文如漣漪尾長三四尺體備冠距紅頰赤嘴丹爪其性耿介李太白言其卵可以雞伏亦有黑鷴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汪頴曰補中解毒

白鷴部藝文一

白鷴賦（有序）

唐蕭穎士

白鷴羽族之幽奇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雞翟神貌清閑不雜衆禽棲心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焉處以雕籠致以驛遽是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予飄泊江介流蕩踰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義諒褊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名赴京闕適與茲鳥偕

至於會稽傳舍觀其宛頸旁睨廻惶掩抑往往孤鳴音韻凄凉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兮于彼南山彩必元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正飾懋妖姬之殊顏情莽眇以耿潔貌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人寰遊必海裔棲必雲間曾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以至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鷴者歟何天聽之緬邈辱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屏城以斂翼懷衆侶而孤唳從麃罝之駿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洞杳窱兮穹崇池太液兮島方壺萬類翔泳乎其中晝聒未央之縶紘夕驚長樂之虛鐘顧疎野之賤迹豈敢求一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邑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飄影逗清冥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永日而噪聚蕁荇足以窮年而唼食一與心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常態諒慙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魂者焉

白鷳部藝文二　詩

放白鷳篇　　唐宋之問

故人贈我綠綺琴兼致白鷳鳥琴是嶧山桐鳥出吳谿中我心松石青霞裏弄此幽弦不能已我心湖海白雲垂憐此珍禽空自知著書晩下麒麟閣幼稚驕痴候門樂乃言物性不可違白鷳愁慕刷毛衣玉徽閉匣畱爲念六翮開籠任爾飛

贈黃山胡公求白鷳（幷序）　　李白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鷳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

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輒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如白練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輒贈籠寄野人還

白鷴　宋梅堯臣

喬木暗青山晴川下白鷴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綠草張新翳柔冠總翠鬟時哉養文素不羨雉斑斑

送白鷴與宋叔　前人

致鷴猶恐鷴飢渴細織筠籠小瓦缸玉兎精神憐已久金鑾人物世無雙休爭白鶴臨池沼且伴鳴雞向綠牕美羽奇毛有多少爾身安穩勝他邦

依韻再答公儀白鷴　歐陽修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閒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白鷴　蘇軾

白鷴形似鵠搖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粱
田家比雞鶩野食薦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堂

白鷴　魏野

李白詩中閒未識謝莊賦裏見長思今朝得爾心雖
喜致謝慚無吐鳳詞

白鷴　文同

常惡靜時梟鷺不驚飽處蝦魚與吾閒正相似問爾
樂復何如

白鷴　明徐渭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
鷴鳥自南來貿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錢子易書故曰王孫蓋謬之後也）墨絲繡雪衣綠罽作襠帔有時轉
喉中雋若嫋雲際日夕湖水波秋樹葉微紫送客不
出門白玉掃長彗

白鷴　楊基

棠梨花開滿山白白鷴飛來春一色黃鸝紫燕太匆
忙不道花間有閑客却嫌香露污春衣立向湘江映

夕暉鷗鷺相逢莫相妒一雙還拂楚烟歸

白鷴部紀事

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白鷴黑鷴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珍珠船李昉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鷴曰閑客

宋史江公望傳公望建中靖國初拜左司諫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程史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即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畜殿中有一鷴畜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按程史與江傳有異同處故並載之）

杜鵑部彙考

釋名

巂周（爾雅）　子巂（爾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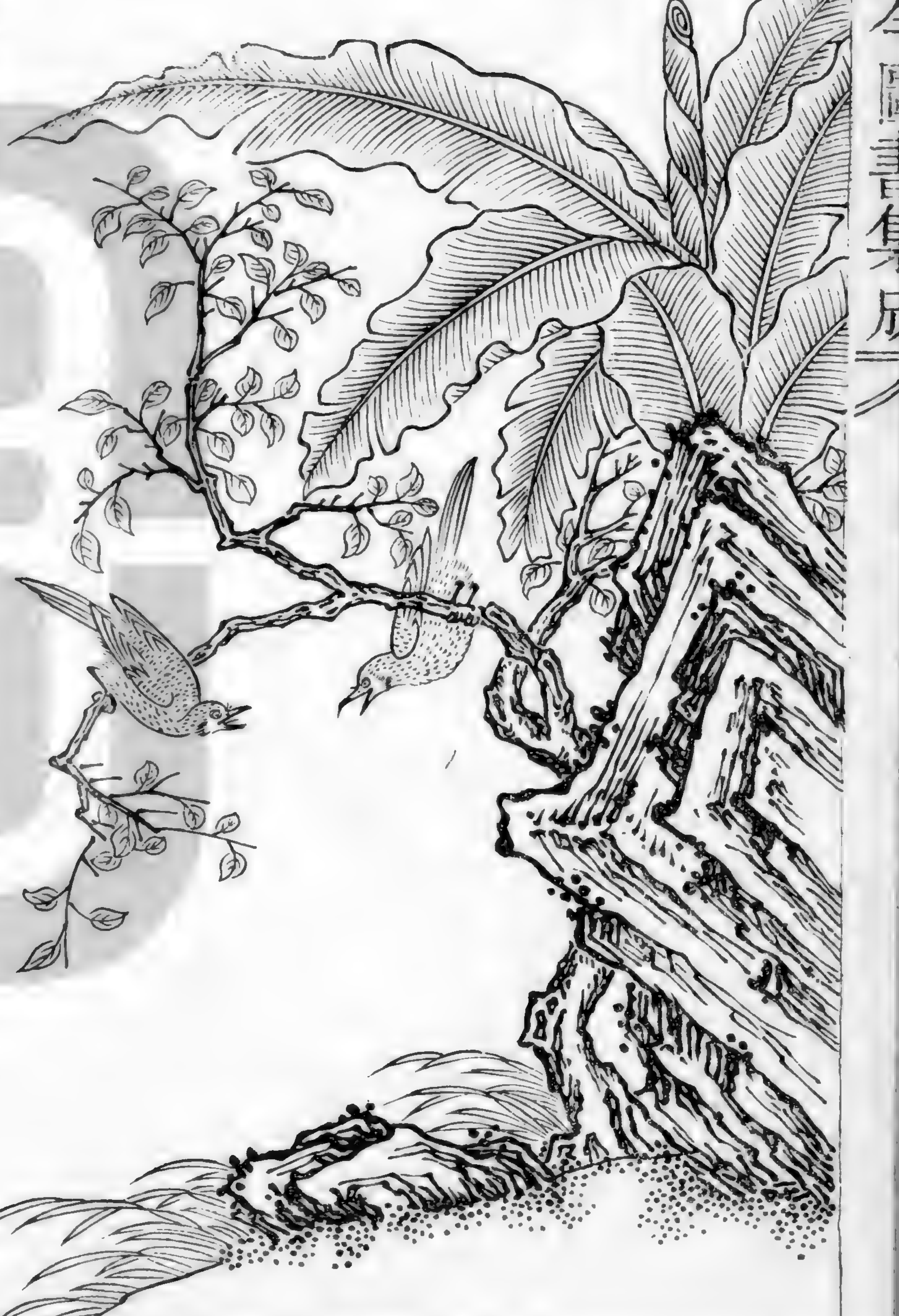
鷤鴂（博雅）　鷶鴝（博雅）

子規（博雅　本草亦作秭歸）　怨鳥（禽經）

謝豹（禽經）　杜宇（禽經）

催歸（本草綱目）　陽雀（本草綱目）

杜鵑圖



爾雅

釋鳥

巂周

註子巂鳥出蜀中疏說文云巂蜀王望帝化爲子巂今謂之子規是也

博雅

釋鳥

鷤鳺鷶鵤子規也

禽經

杜鵑

鷸巂周子規也啼必北嚮

爾雅曰巂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嚮也

江介曰子規

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蜀右曰杜宇

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鬭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人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爲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異苑

先鳴不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犬聲以應之

埤雅

杜鵑

杜鵑一名子規說文所謂蜀王望帝化爲子巂今謂之子規是也至今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尚如君臣云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按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則杜鵑似非鶗鴂服虔曰鶗鴂一名鵙此言是也蓋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爲之芳歇或曰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所未詳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蜀人見鵑而思杜宇故呼杜鵑說者遂謂杜宇化鵑訛矣鵑與子巂子規鶗鴂催歸諸名皆因其聲似各隨方音呼之而已其鳴若曰不如歸去諺云陽雀叫鶗鴂央是矣禽經云江左曰子規蜀右曰

杜宇甌越曰怨鳥服虔注漢書以鷤鴂爲伯勞誤矣名同物異也伯勞一名鴂音決不音桂

集解

陳藏器曰杜鵑小如鷂鳴呼不已學其聲令人吐血異苑云有人山行見一羣聊學之嘔血便殞人言此鳥啼至血出乃止故有嘔血之事時珍曰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卽鳴夜啼達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興農事惟食蟲蠹不能爲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則藏蟄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瘡瘻有蟲薄切炙熱貼之蟲盡乃已

發明

李時珍曰按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巂燕之翠則昔人亦嘗食之矣

杜鵑部藝文（詩詞）

擬行路難　宋鮑照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
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
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
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
不能言

杜鵑　唐杜甫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杜鵑行　　前人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子規　　前人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凄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子規啼　　韋應物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

泣我獨展轉何爲情

和周贇善聞子規　張籍

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况是街西夜偏當雨裏聞
應投最高樹似隔數重雲此處誰能聽遙知獨有君

夜聞子規　王建

子規啼不歇到曉口應穿况是不眠夜聲聲在耳邊

子規　賈島

遊魂自相叫寧復記前身飛過鄰家月聲連野路春
夢邊催曉急愁處送風頻自有霑花血相和雨滴新

鷤鴂行　劉禹錫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鷤鴂催衆芳晨間先入耳
秋風白露晞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攝山聽子規　顧况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僧夜後初入
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子規　前人

杜宇寃亡積有時年年啼血動人悲若教恨魄皆能
化何樹何山著子規

杜鵑　杜牧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又　前人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聞杜鵑　雍陶

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夜幾枝紅

又　前人

蜀客春城聞蜀鳥思歸聲引未歸心却知夜夜愁相似爾正啼時我正吟

子規　來鵬

雨恨花愁同此冤啼時聞處正春繁千聲萬血誰哀爾爭得如花笑不言

聞杜鵑　羅鄴

花時一宿碧山前明月東風叫杜鵑孤館覺來聽夜半羸童相對亦無眠汝身哀怨猶如此我淚縱橫豈

偶然爭得蒼蒼知有恨汝身成鶴我成仙

又　前人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滿山明月東風
夜正是愁人不寐時

聞杜鵑　李洞

萬古瀟湘波上雲化爲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
色祇恐啼穿白月輪花落明皇迴蜀道雨收工部宿
江津聲聲猶得到君耳不見千秋一甑塵

岐下聞杜鵑　吳融

化去蠻鄉北飛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
怨已驚秦鳳靈應識漢雞數聲煙漠漠餘思草萋萋
樓迴波無際林昏日又低如何不腸斷家近五雲溪

又　前人

劍閣西南遠鳳臺蜀魂何事此飛來偶因隴樹相迷
至惟恐邊風却送回只有花知啼血恨更無猿替斷
腸哀誰憐越客曾聞處月落江平曉霧開

又　前人

舉國繁華委逝川羽毛飄蕩一年年他山叫處花成

血舊苑春來草似煙雨暗不離濃綠樹月斜長弔欲
明天湘江日暮聲淒切愁殺行人歸去船

秋聞子規　　前人

年年春恨化冤魂血染枝紅壓疊繁正是西風花落
盡不知何處認啼痕

子規　　馮袞

十年冤魄化爲禽永逐悲風叫遠林愁血滴花春豔
死月明飄浪冷光沈凝成紫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
裏心腸斷楚詞歸不得劍門迢遞蜀江深

聞子規　　杜荀鶴

楚天空闊月沈淪蜀魄聲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子規　　南唐陳陶

春山杜鵑來幾日夜啼南家復北家野人聽此坐惆
悵恐畏踏落東園花

途中聞子規　　李中

春殘杜宇愁越客思悠悠雨歇孤村暮花飛遠水頭
微風聲漸咽高樹血應流因此頻回首家山隔幾州

又　　前人

暮春滴血一聲聲花落年年不忍聽帶月莫啼江畔樹酒醒遊子在離亭

子規　　宋范仲淹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子規　　宋祁

傳聞望帝寃底處最堪憐蜀月初殘夜巴山欲曙天

子規　　余靖

一叫一春殘聲聲萬古寃疎煙明月樹微雨落花村易墮將乾淚能傷欲斷魂名韁慚自束爲爾憶家園

聞子規　　石介

月上半峰峰樹碧子規啼苦月無色壯士耳邊都不聞兒女眼中淚自滴從軍官清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子規子規漫啼絕斷無清淚灑向汝

子規　　梅堯臣

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雲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得空啼向高樹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寫呈平父兄煩爲寄彦集兄及兩縣間諸）

親友　朱熹

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知底是斷腸聲

又

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覓故衣不爲明時堪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又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尚高夢裏不知歸未得已驅黃犢度寒臯

夜聞子規　前人

幽林欲雨氣含淒春晚端居園徑迷獨向高齋展衾臥南山夜夜子規啼

不如歸去（禽言）　前人

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極雲深不知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千仞岡頭一振衣

子規　陸九淵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蜀東西

不如歸去（禽言） 戴昺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千山萬水家鄉路今年又負故園花來歲開花定歸否歸去歸去須早歸近日江湖非舊時

不如歸去（禽言） 劉學箕

不如歸去愁綠怨紅春欲暮汝勸行人歸行人勸汝住鳴聲不住艮苦辛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歸去吾今歸千聲萬聲爾何爲

不如歸 方岳

不如歸燒痕青青春蕨肥茅廬數掩山四圍有秫可釀荷可衣世間何地非危機曷不常守西山餓君不見秋崕無才終不逢長年垂釣煙波中公非熊同不同

歸去樂（和禽言） 胡天游

歸去樂蜀道崔巍天一角青泥百折費躋攀灩澦翻空波浪惡嗚呼朝避長蛇夕猛虎干戈滿眼歸何所

杜鵑 吳惟信

君若思歸可便歸故鄉祇在錦江西不知何事畱君

住却向空山日夜啼

出永豐縣西石橋上聞子規　楊萬里

花愁月恨只長啼雨夕風晨不住飛自出錦江歸未
得至今猶勸別人歸

又　前人

怨笛哀箏總不如一聲聲徹九天虛若逢雨後如何
聽幸得花時莫管渠

景靈宮聞子規　前人

今年未有子規聲忽向宮中樹上鳴告訴落花春不
管徘徊曉月恨難平斜風細雨又三日柳絮浮雲空
一生豈不懷歸歸未得倩渠傳語故園鶯

和昭德孫聞杜鵑　何夢桂

平生抵掌志伊吾聞著鵑聲血淚枯故國蠶叢千古
恨霧關熊耳一身孤自從飛去啼痕在縱不歸來有
夢無莫向延秋門上叫門樓無數白頭烏

聞子規　元柳貫

老杜聞子規近在東西川猶云感物時收淚寫幽悁
今我行塞徼子規相後先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煙

響入樹宵宵啼垂血濺濺想知岐路難不惜軀命全
千聲復萬聲喚我歸言遄遄苟非木石心豈免腸內煎
江南叢薄間有花名杜鵑開時是鳥至相戒治春田
不歸如江水負此今五年風土孰云異物情要有遷
寄巢勿浪出祝爾還自憐

子規

曹伯啓

蜀魄曾爲古帝王千聲萬血送年芳貪夫倦聽空低
首遠客初聞已斷腸錦水春殘花似雨楚天夢覺月
如霜催歸催得誰歸去唯有東郊農事忙

新館夜聞杜鵑

郝經

嗁落深江月催殘故國春不堪多恨鳥偏聒未歸人
血盡腸應斷哀餘聲更頻關心尤入耳一枕夜愁新

杜鵑

馬臻

杜鵑杜鵑聞爾曾爲蜀天子一自城荒爾身死當年
御極日萬幾何苦今朝自如此恭聞太上垂元言治
大國兮烹小鮮流情縱逸不追悔無端却恨春山煙
毛衣襤褸滿身黑萬里岷峨歸不得六合茫茫啼一
聲春風爲爾無顏色

閨中聞子規　明孫蕡

交疏日射房櫳曉碧樹初聞子規鳥驚囘殘夢了無歡慘切清愁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帷寧勞勸我不如歸鶯花爛熳江南道好向遊人醉處啼

子規啼　張琦

江天夏夜露氣清山鳥忽作斷腸聲莫道啼多不解意催人歸去最分明

杜宇　張羽

國亡知幾代啼血轉聲頻爾自無歸處何須苦勸人煙深靑嶂曉花落故城春任是心如鐵聞時亦愴神

杜鵑　木公

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鵑開腸斷聲聲血郎行何日囘

聞鵑　方孝孺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荆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汚階前蘭茁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

白頭

木蘭花　杜鵑　　宋歐陽修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
紅恨過千家煙樹杪　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
驚覺了人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滿江紅　杜鵑　　康伯可

惱殺行人東風裏爲誰啼血正青春未老流鶯方歇
蝴蝶枕前顛倒夢杏花枝上朦朧月問天涯何事苦
關情思離別　聲一喚腸千結閩嶺外江南陌正長
堤楊柳翠條堪折鎮日叮嚀千百遍只將一句頻頻

說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傷情切

杜鵑部紀事

蜀志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

瑯嬛記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雲仙雜記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所歸耶

聞見前錄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于人事禨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春殘啼子規其旨深矣

杜鵑部雜錄

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巂燕之翠

漢書揚雄傳雄反離騷曰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注）鷤鴂鳥一名買鵤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之則衆芳皆歇

華陽國志序志後語杜宇之魄化爲子鵑子鵑鳥今云是巂或曰巂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

全唐詩話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乃二禽鳴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淸亮偏

鳴於春曉江南謂之春喚催歸子規也

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文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侶侶然者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亥不忘于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眞有

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嚔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殆辨必有以折衷之

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僑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墨莊漫錄杜子美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異物志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商陸子熟鳴乃得止耳

杜鵑部外編

寰宇記望帝讓位鼈靈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爲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

鸂鶒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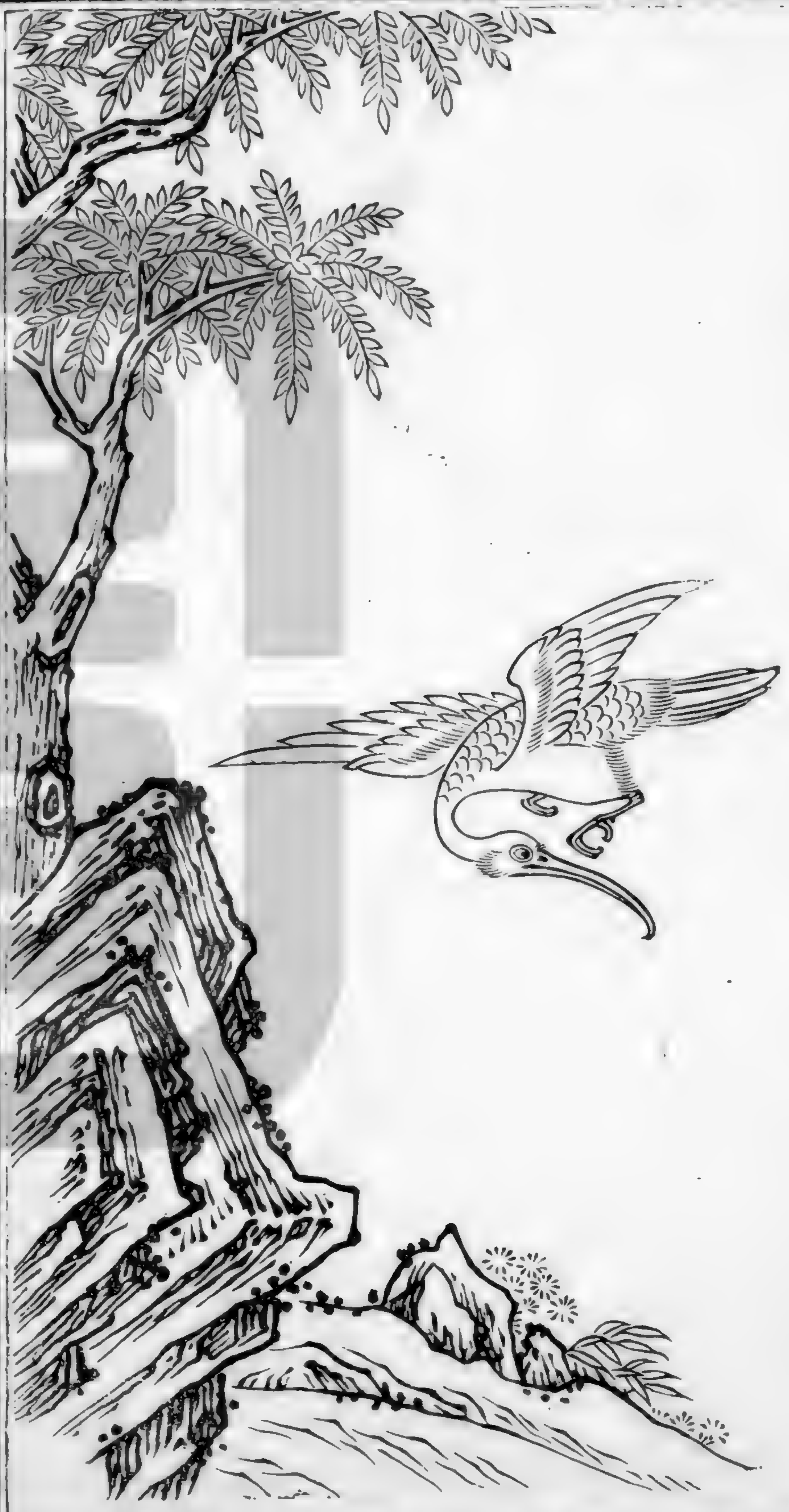
越王鳥（南越記）

鶴頂（本草綱目）

鸂鵰（酉陽雜俎）

鷄鵰（正字通）

鸂鶒圖



南越志

越王鳥

越王鳥狀似鳶口勾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爲酒器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下餌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南人遇之旣以爲香又治雜瘡

酉陽雜俎

鸂鶒

鸂鶒喙大而勾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

杯也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按劉欣期交州志云鸏𪈗卽越王鳥水鳥也出九眞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黃白黑色光瑩如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烏鳶而足長口勾末如冠可受二升許以爲酒器極堅緻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食魚唯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山人得之以爲香可入藥用楊愼丹鉛錄云鸏𪈗卽今鶴頂也

糞主治

水和塗襍瘡

瀛涯勝覽

鶴頂鳥

三佛齊產鶴頂鳥大于鴨毛黑脛長腦骨厚寸餘內黃外紅俱鮮麗可愛

正字通

鸏𪈗

鸏音蒙鸏⿰童鳥水鳥一名鶴項本作鶨通雅曰鶴項乃鸏⿰童鳥非鶴之項也丹鉛錄云鸏⿰童鳥卽今鶴頂世以此爲杯或曰此鳥名鶴頂猶屓屭之皮名鶴筒非作杯者竺眞羅浮山疏鸏⿰童鳥不食魚止啖木葉又名鶨⿰冋鳥言大也俗因作鶨字

鸏⿰童鳥部藝文（詩）

越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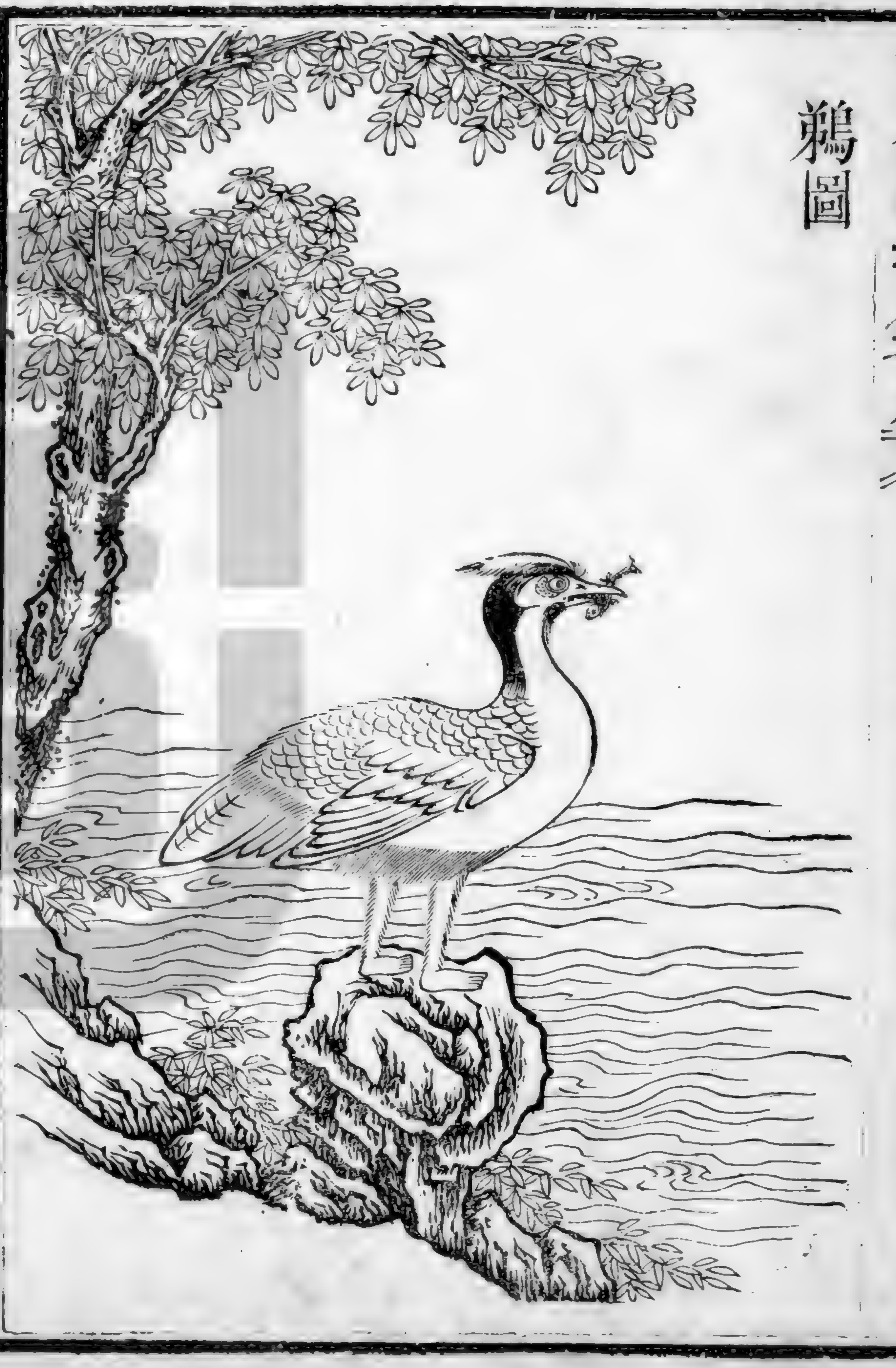
唐鄭谷

背霜南鴈不到處倚棹北人初聽時梅雨滿江春草
歇一聲聲在荔枝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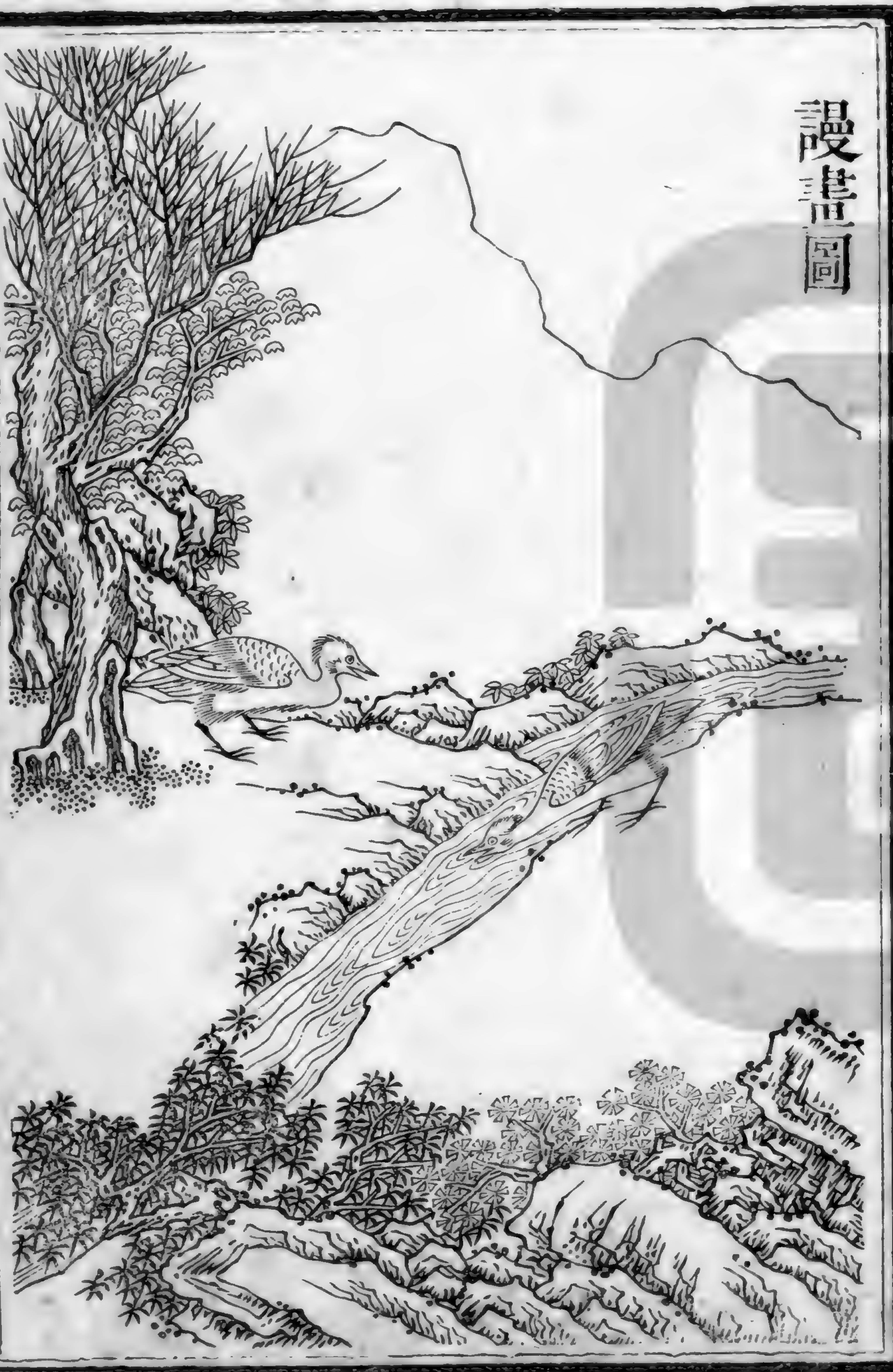
鵜鶘部彙考

釋名

鵜（爾雅）　澤虞（爾雅）
鴮鸅（爾雅）　護田鳥（爾雅注）
淘河（爾雅注）　婟澤鳥（爾雅疏）
犂鶘（山海經）　漫畫（本草綱目）
信天緣（本草綱目）　犂塗（本草綱目）
淘鵝（本草綱目）　青翰（本草綱目）
青莊（本草綱目）



鵜圖



謾畫圖

爾雅

釋鳥

鶩澤虞

注 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 疏 澤虞一名鶩說文云婟嫪也聲類云婟嫪戀惜也以比鳥戀惜池澤見人不去因名婟澤鳥也

鵜鴮鸅

注 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禽經

鵜鶘

鵜志在水

鵜鶘水鳥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升胡中取水以聚羣魚候其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毛詩陸疏廣要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山海經云憲期之山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呼前漢志鵜鶘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

埤雅

鵜

釋鳥云鵜鴮鸅郭璞曰今之鵜鶘也淮南子所謂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鱓鮪入口若露而死是也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顏之推曰魚不咽水一名淘河一名洿澤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言鵜以智力取魚故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維鵜在梁不濡其咮蓋鵜性羣飛沈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淘河洿澤則濡其咮翼宜矣今反取飽于梁不濡其翼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咮故詩人以刺小

人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

爾雅翼

鵜

鵜水鳥今之鵜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中有魚水淺便共抒去取魚水滿則戽而不能取便其抒水滿其胡而戽之水盡魚見乃共食之故一名鴮鸅鴮鸅猶洿澤也洿抒水也又戽斗亦抒水器也鴮洿戽三字同音（並荒故切）其義一也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俗呼之爲淘河或言其胡能盛水以養魚或曰身是水沫惟臆有肉如拳昔人竊肉入河爲之故名逃河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曹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鵜之於魚勤矣出入泥塗翁受渾濁相與竭澤而後有得今乃集于梁之上因人以飽曾喙翼之不濡可謂幸矣猶之彼其之子焉必有賢勞奔走之效而後宜其服今何戈與祋（都律反殳也兵器）他人爲之而赤芾至于三百此所以爲譏也魏黃初中常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

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詩旣以爲貪而無功之物故後人祖而用之王逸九思云鵜竄兮荊棘鵜集兮帷幄在梁集池猶不可况帷幄耶晁以道云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謾畫者常以觜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

本草綱目

釋名

掌禹錫曰昔有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因名逃河

李時珍曰此俚言也按山海經云沙水多犂鶘其名自呼後人轉爲鵜鶘耳又吳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犂鶘言主水也夏至後來謂之犂塗言主旱也陸璣云遇水澤卽以胡盛水戽涸取魚食故曰鴮鸅曰淘河俗名淘鵝因形也又訛而爲蛇鶴

集解

掌禹錫曰鵜鶘大如蒼鵝頤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之袋中盛水以養魚云身是水沫惟胷前有兩

塊肉列如拳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咮咮喙也言愛其觜也

李時珍曰鵜鶘處處有之水鳥也能竭小水取魚俚人食其肉取其脂入藥用翅骨骭骨作筒吹喉鼻藥甚妙其盛水養魚身是水沫之說蓋妄談也

又按晁以道云鵜之屬有曰謾畫者以觜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乃取之所謂信天緣者卽俗名青翰者也又名青莊此可喩人之貪廉

脂油

李時珍曰剝取其脂熬化掠取就以其嗉盛之則不滲漏他物卽透走也

氣味

鹹溫滑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塗癰腫治風痹透經絡通耳聾

發明

李時珍曰淘鵝油性走能引諸藥透入病所拔毒故

能治聾痹瘻毒諸病

嘴氣味

鹹平無毒

嘉祐曰主赤白久痢成疳燒存性研末水服一方寸匕

舌主治

李時珍曰疔瘡

毛皮主治

李時珍曰反胃吐食燒存性每酒服二錢

附方

耳聾用淘鵝油半匙磁石一小豆麝香少許和勻以棉裹成挺子塞耳中口含生鐵少許用三五次即有效（青囊）

賢弈

信天緣　謾畫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鴇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啖啖然

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鵜鶘部藝文（詩）

賦朱煥章所畜鵜鶘鳥

明袁凱

朱家有鳥名鵜鶘意度自與凡羽殊冥蜚時時近丹穴夜宿往往歸蒼梧當時六翮須無禁何乃困頓來庭除元雲飄蕭羽衣碎俯仰飲啄隨人意空簷燕雀亦何心喧噪迫逐無寧地孤雌孤雌復何所落日煙波隔吳楚沈思當日伉儷初豈料如今各羈旅衆雛衆雛尤痛惜父既不歸無可食縱有弱母汝念深浪高風急身無力我言鵜鶘君莫嗔忍恥含悲度此身

不見四海干戈際多少思家失路人

鵜鶘部紀事

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動輒成羣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

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集靈芝

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詒曰此詩人所謂汚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于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鵜鶘部雜錄

詩經曹風候人章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莊子外物篇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淮南子齊俗訓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鱓鮪入口若露而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鴰鶖部彙考

鶖圖

詩經（小雅白華）

禽經（鴰鶖）

古今注（善鬬啖蛇）

埤雅（鶖）

爾雅翼（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髓氣味　主治　喙主治　毛主治）
鵚鶖部紀事
鵚鶖部雜錄
戴勝部彙考
戴勝圖
禮記（月令）
爾雅（釋鳥）
春秋緯（考異郵）
汲冢周書（時訓解）
方言（雜釋）
禽經（鸒惡其類）
埤雅（戴勝）
爾雅翼（戴鵀　鸒）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戴勝部藝文（詩）
題戴勝　唐賈島
戴勝詞　王建
織鳥詩　張何

戴勝　僧守仁

戴勝部紀事

鸚鵡部彙考

鸚鵡圖

禮記（曲禮）

山海經（西山經）

桂海禽志（鮓腊　白鸚鵡）

異物志（三種）

北戸錄（鸚鵡瘴）

埤雅（鸚鵡）

爾雅翼（鸚鵡）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珍珠船（廣南鸚鵡）

直省志書（江寧府）

鸚鵡部藝文一

鸚鵡賦（有序）　後漢禰衡

鸚鵡賦　魏曹植

鸚鵡賦　應場

鸚鵡賦　陳琳
鸚鵡賦　王粲
鸚鵡賦　阮元瑜
鸚鵡賦　晉傅咸
鸚鵡賦序　成公綏
鸚鵡賦　傅元
鸚鵡贊　郭璞
鸚鵡賦　桓元
白鸚鵡賦（有序）　宋顏延之

赤鸚鵡賦　謝莊
鸚鵡賦　梁蕭統
白鸚鵡賦　唐王維
鸚鵡賦　李百藥
白鸚鵡賦　郗名遠
白鸚鵡賦　闕名
紅鸚鵡賦（有序）　宋梅堯臣
紅鸚鵡賦（并序）　歐陽修
鸚鵡賦（有序）　元張養浩

白鸚䳇賦（有序）　明王世貞
紅鸚䳇賦　張拱機
白鸚䳇贊　徐渭
瘞鸚䳇銘　王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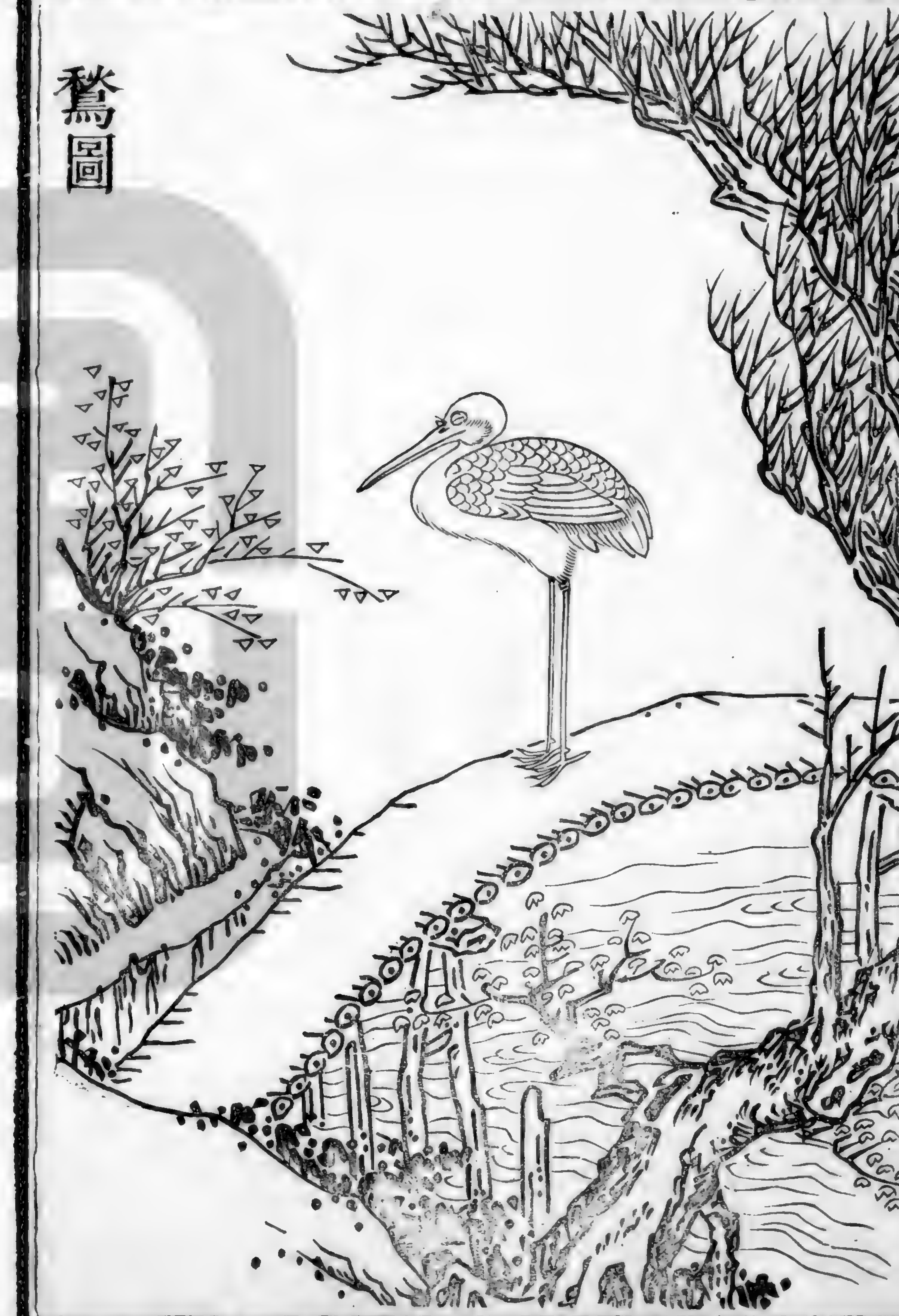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四十三卷

鵚鶖部彙考

釋名

鶖（詩經）　扶老（禽經）
鵚𪀖（爾雅翼）　鴜𪁺（俗作鴜𪁺　本草綱目）
鵚鴈（本草綱目）

鶖圖



詩經

小雅白華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

（朱注）鶖鵚鶖也

禽經

鵚鶖

扶老强力

扶老鵚鶖也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

古今注

扶老鵚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鬬

善鬬啖蛇

好啖蛇

埤雅

鶖

鳬鴈醜翁鶖鶴醜鶩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詩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鶖宜在梁鶴宜在林各有所宜也劉楨魯都賦曰緑鴒葱鶖鶖邑蓋青也

爾雅翼

鶖

鶖禿鵚也丹陽鄱陽皆有之詩白華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貪惡之鳥也故進造於梁鶴高潔之鳥也故退棲於林以喻褒姒申后之進退云爾北史後魏明帝時嘗獲鶖鳥於宮中養之崔光以爲此詩所謂有鶖在梁者魏黃初中鵜鶘暫集而去猶以爲戒況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之食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凡鳥至秋毛脫禿此鳥頭禿如秋毨又如老人頭童及扶杖之狀故得諸名說文作秃鴇

集解

李時珍曰禿鶖水鳥之大者也出南方有大湖泊處其狀如鶴而大青蒼色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六七尺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頂皮方二寸許紅色如鶴頂其喙深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其嗉下亦有胡袋如鵜鶘狀其足爪如雞黑色性極貪惡能與人鬬好啖魚蛇及鳥雛詩云有鶖在梁即此自元入我朝常賦猶有鶖鶬之供獻按飲膳正要云鶖鶬有三種有白者黑者花者名爲胡鶖鶬其肉色亦不同也又按景煥閒談云海鳥鶢鶋即今之禿鶖其說與環氏吳紀所謂鳥之大者禿鶖小者鶬鶴相合今潦年鶖或飛入近市人或怪駭此又同魯人怪鶢鶋之意皆由不常見耳

肉氣味

鹹微寒無毒正要曰甘溫

主治

汪頴曰中蟲魚毒

李時珍曰補中益氣甚益人炙食尤美作餔饈食強氣力令人走及奔馬出飲膳正要及古今注禽經

髓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正要曰補精髓

喙主治

汪頴曰魚骨哽

毛主治

李時珍曰解水蟲毒

鵚鶖部紀事

晉書五行志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鵚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輙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吳紀孫皓問中書令張尚曰鳥之中大者惟鶴小者雀乎尚曰大者有鵚鶖小者有鷦鷯皓忌勝己因徙

之

太平廣記晉永嘉二年有鶖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

南史鄧琬傳晉安王子勛卽僞位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有鵚鶖鳥集城上

魏書靈徵志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鵚鶖鳥於殿內

崔光傳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鵚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鵚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鵂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

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衞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

隋書五行志周大象二年二月有鵚鶖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宮常虛

唐書五行志開成五年六月有禿鶖羣飛集禁苑鶖水鳥也

昭宗時有禿鶖鳥巢寢殿隅帝觀射殺之

鑑戒錄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畱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颺於摩訶池上顧太尉夐時爲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

見仔細看來甚可虞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事之徵也

蜀檮杌蜀王建光天二年四月鶖鶬集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

野人閒話大軍未至前鶖鶬鳴於庭射之不中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

元史成宗本紀七月丙申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爲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鶖

鶬鶖部雜錄

瑯嬛記山中老人以禿鶖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注以禿鶖爲扶老甚謬

戴勝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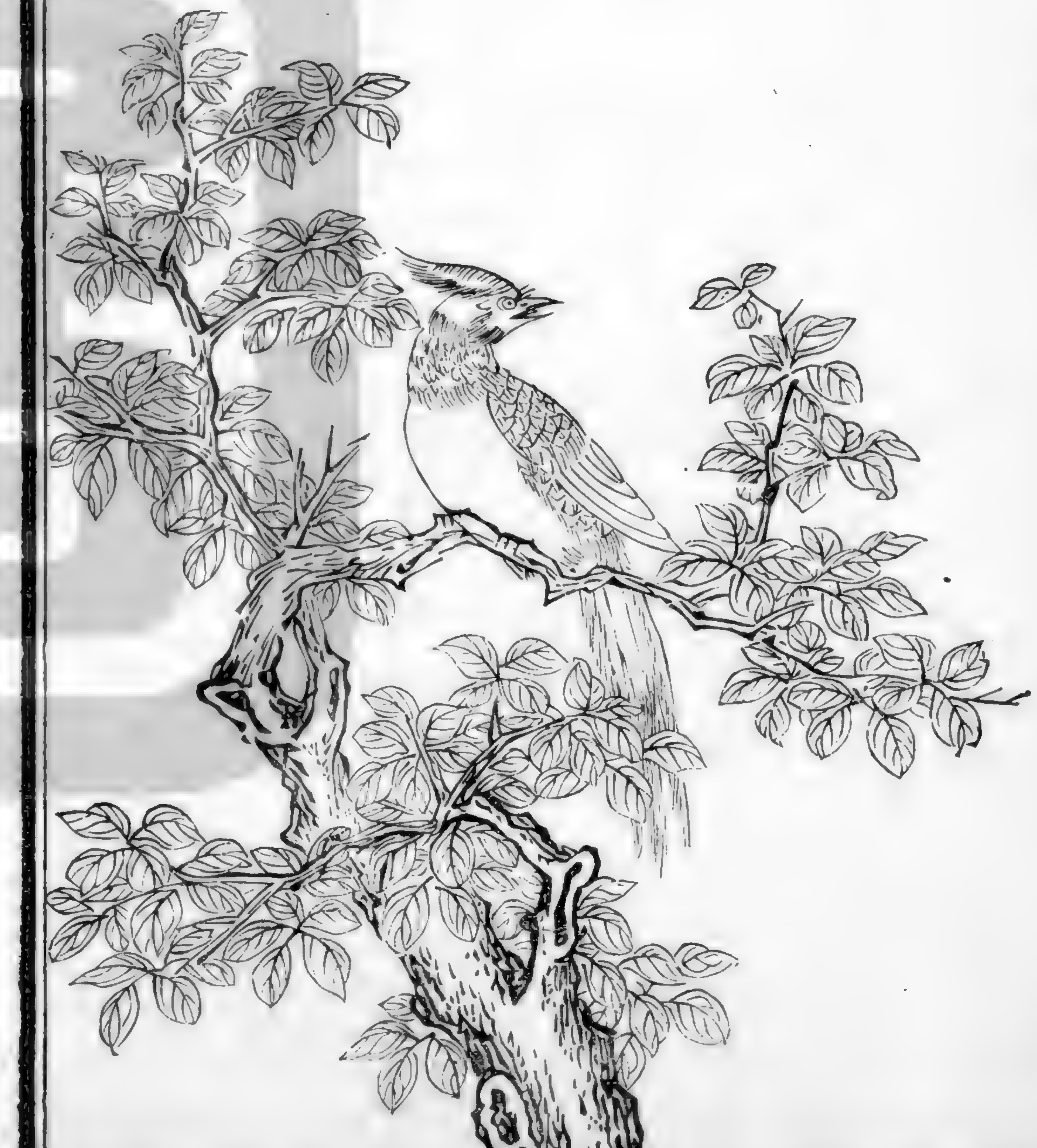
戴勝（禮記） 鵖鴔（爾雅）

戴鵀（爾雅） 鷽（爾雅）

山鵲（爾雅） 戴南（方言）

戴鳻（方言） 雗（爾雅翼）

戴勝圖



禮記

月令

季春之月戴勝降於桑

注　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鵀鵀即頭上勝也此時恆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

爾雅

釋鳥

鵖鴔戴鵀

注　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鵖鴔猶鶝鴔語聲

轉耳

鷽山鵲

注 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脚赤 疏 山鵲一名鷽說文云知來事鳥也

春秋緯

考異郵

孟夏戴勝降

汲冢周書

時訓解

穀雨後十日戴勝降於桑戴勝不降桑政教不中

方言

雜釋

尸鳩

按爾雅即布穀也非戴勝也或云鸇皆失之也

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鶝鴀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

或謂之鵖鴔

按爾雅說戴鵀下鵖鴔自別一鳥名方言似依此

義又失也

或謂之戴鵀或謂之戴勝

勝所以纏紝

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鵀自關而西謂之鵖鴔或謂之鶝鴔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鴂（按尸鳩戴勝自是兩物方言以尸鳩即爲戴勝前人已辨其誤姑兩部並存以備考證）

禽經

鸒惡其類

鷄鸒惡其類鷄與山鵲惡其類相値則相搏鸒狀類鵲長尾丹觜

埤雅

戴勝

戴勝頭上有毛花成勝故曰戴勝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而吟此鳥頭上戴勝則又冠角之別也三月飛在桑間蓋蠶生之候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是也方言曰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似誤蓋鳲鳩布穀也按今男事興而

布穀鳴女功興而戴鵀鳴則鳲鳩與戴勝異雄之言非蔡邕月令云鳲鳩鶻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拂猶搏也陽氣所感故搏羽戴勝降於桑以勸民事也春秋傳曰鶻鳩氏司事也見鳩拂羽戴勝降桑則具筐筥詩云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爾雅翼

戴鵀

戴鵀似山鵲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彩如戴花勝故呼戴鵀又稱戴勝郭璞註方言曰勝所纏紝然則勝者是後世所謂梭耳又名戴南漢書南任也楚語之轉又名戴鵀鵀者鳩之族也後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帽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鵬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爲飾蓋勝者女之器而戴鵀之所來爲蠶候故婦人首飾象之蓋漢自太皇太后以下入廟之服其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蓋取此也勝亦法度之物故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淮南子

云烈言夏桀之時西老折勝黃神笑吟以爲西王母折其頭上之勝爲時無法度焉此鳥有織紝之象故月令降於桑則其曲直籧筐於時常在東桑言桑木潤與桑木除蟲爲木之長故稱降云按鳥之出谷者稱遷唯此言降淮南子云燕至亦言燕降孰知其自上而下蓋燕者求子之候戴勝者躬桑之候婦人之於禮或恐其慢故因是鳥之來神而明之此物既春來故在陽鳥之例魏張珔時常有鵀巢其門陰珔告門人以爲戴鵀陽鳥而巢其門爲凶許叔重解淮南子乃引詩鳲鳩在桑者解之孫炎亦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且詩與一時之事則鳲鳩適在桑耳何可遂以爲戴鵀邪此說之不稽者也

鷽

鷽山鵲也似鵲而有紋彩長尾觜脚赤又謂之雗字說曰善鬭謂之雗非不健也然尾長故飛不能遠譬諸强學務末勝本則其出入亦不能遠今人皆養之以鬭其在籠中亦能揚其采以誘雀雀至捕而食之又能效鷹鷂之聲其字從學未必不以此說文雗鷽

山鵲也知未來事鳥也孫愐唐韻云雗鵲鸒別名又解鳱字云鵲鳥名知未來事噪則行人至鵲或作鵠鵠（古沃切）鄭氏注大射儀云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於侯取名引淮南子鳱鵠之來所謂正者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鵠皆鳥之健黠者按淮南稱乾鵠知來而不知往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說者以爲巢避風爲知來卵爲兒童所捕則不知往也猩猩能知捕者之名則爲知往竟遭網罟則爲不知來淮南子云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枝而巢卑枝大人過之則探其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避遠難而忘近患則是直謂鵲耳然此山鵲亦云知來又雗鵠名同於乾鵲則似是山鵲耳鵠古之人皆以鵲解之未知其審釋器云象謂之鵠角謂之䚡犀謂之鵲王謂之鵰取四鳥之名不知其故今鳩似小鵲謂之鸒鳩（子虛賦云鵲水鳥也其鳴聲鵲鵲云）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山鵲處處山林有之狀如鵲而烏色有文

采赤背赤足尾長不能遠飛亦能食雜雀諺云朝鸎叫晴暮鸎叫雨說文以此爲知來事之鳥字說云能效鷹鸇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值則搏者皆指此也鄭樵以爲喜鵲誤矣有文采如戴花勝又名戴鵀戴殦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穎曰食之解諸果毒

戴勝部藝文（詩）

題戴勝　唐賈島

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能傳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戴勝詞　王建

戴勝誰與爾爲名木中作窠牆上鳴聲聲催我急種穀人家向田不歸宿紫冠采采褐羽斑銜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織鳥詩　張何

季春三月裏戴勝下桑來映日花冠動迎風繡羽開候鶯蠶事晚織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輕飛遶樹回欲過高閣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寧憂弋者猜

戴勝　　僧守仁

青林煖雨飽桑蟲勝羽離披濕翠紅亦有春思禁不得舜花枝上訴東風

戴勝部紀事

魏志管寧傳張臶學兼內外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太平廣記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鞾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

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鸚鵡部彙考

釋名

鸚鵡（禮記）

白鸚鵡（桂海禽志）

乾皐（本草綱目）

臊陀（本草綱目）

紅鸚䳇（本草綱目）

五色鸚䳇（本草綱目）

鸚䳇（山海經）

鸚鴚（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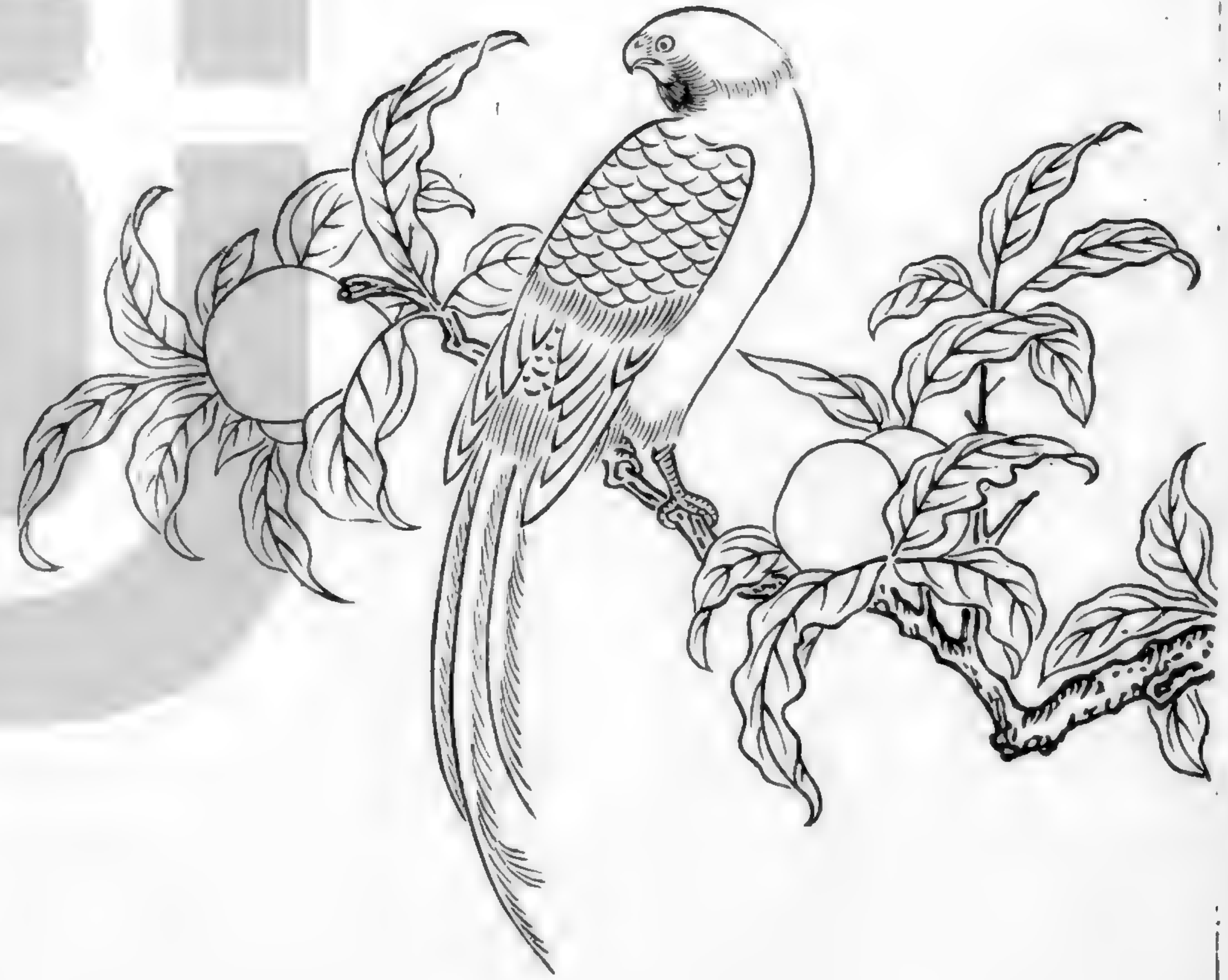
隴客（本草綱目）

綠鸚䳇（本草綱目）

白鸚䳇（本草綱目）

黃鸚䳇（江寧府志）

鸚鵡圖



禮記

曲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注　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

山海經

西山經

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

注　鸚䳇舌似小兒南徼外出五色者大如鴈

數歷之山其鳥多鸚䳇

桂海禽志

鮓腊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鸚鵡

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

異物志

三種

鸚鵡有三種青大如烏臼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五色者出杜薄州

北戸録

鸚鵡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鸚鵡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爲鸚鵡

瘴愚親驗之

埤雅

鸚鵡

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其狀如鴞鵻鶆賦所謂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者也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舊說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唯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人目南方又有鸜鵒者里兒剔其舌端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鵒翦其舌而語是也

字說曰嬰不能言已而能言母從人而後能言

爾雅翼

鸚鵡

鸚鵡能言之鳥其狀似鴞青羽赤喙足隴右及南中皆有之然南鸚鵡小於隴右飛則千百爲羣俗忌以手觸其背犯者多病瘖而卒名鸚鵡瘴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也南有二種大抵五色者尤慧白者次之青者爲下其足指前後各二郭璞贊云

四指中分行則以觜特爲羽族異故字從武武者足跡說者以爲似小兒脚指也又名鸚䳇異志云鳥名鸚䳇未聞鸚父字說曰嬰兒生不能言母是之言已而說言以言此鳥之能言類是也亦其舌似小兒故能委曲其音聲以象人耳又鳥目下瞼眨上唯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蓋羽蟲之能人言者必有人形之一端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字說云鸚䳇如嬰兒之學母語故字從嬰母亦作鸚鵡熊太古云大者爲鸚䳇小者爲鸚鴚則䳇義又取乎此師曠謂之乾皐李昉呼爲隴客梵書謂之臊陀

集解

李時珍曰鸚䳇有數種綠鸚䳇出隴蜀而滇南交廣近海諸地尤多大如烏鵲數百羣飛南人以爲鮓食紅鸚䳇紫赤色大亦如之白鸚䳇出西洋南番大如母雞五色鸚䳇出海外諸國大於白而小於綠者性

尤慧利俱丹味鉤吻長尾赤足金睛深目上下目瞼皆能眨動舌如嬰兒其趾前後各二異於衆鳥其性畏寒卽發顫如瘴而死飼以餘甘子可解或云摩其背則瘖或云雄者喙變丹雌者喙黑不變張思正倦游錄云海中有黃魚能化鸚鵡此必又一種也

肉氣味

甘鹹溫無毒

主治

汪穎曰食之已虛嗽

珍珠船

廣南鸚鵡

廣南多鸚鵡翠襟丹觜巧解人言隴右每飛數千頭

直省志書

江寧府

黃鸚鵡亦番船中物色政如鵝黃而嬌膩過之頂上毛一叢有時奮發則毛開敷如花作淡粉紅色白鸚鵡頂毳又作黃色矗起如冠有時舒開政如黃薔薇郭聖僕嘗畜之

鸚鵡部藝文一

鸚鵡賦（有序）

後漢禰衡

時黃祖子射宴賓客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曰禰處士今日無可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有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性辨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

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實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質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嶮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貊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凉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

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日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闚戸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毁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旣往庶彌久而不渝

鸚鵡賦　魏曹植

美洲中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籠孤雌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靡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鸚鵡賦　應瑒

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元黃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秋風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鸚鵡賦　陳琳

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

鸚鵡賦　王粲

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噭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晻靄以西邁忽逍遥而旣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

鸚鵡賦　阮元瑜

惟翩翩之艷色誕嘉類於京都穢夷風而弗處慕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綠苞天地以耀榮

鸚鵡賦　晉傅咸

有金商之奇鳥處壠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眄明眸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晷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鸚䳇賦序　成公綏

鸚䳇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爲人所愛玩育之以金籠升之以堂殿可謂珍之矣未得鳥之性也（賦闕）

鸚䳇賦　傅元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踦孔質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懸頳分於丹足婉朱咮之熒熒

鸚䳇贊　郭璞

鸚鵡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鸚䳇賦　桓元

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遼朗棲高松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嬰樊紲以勤瘁紅腹頳足元頷翠頂革好音以遷善效言語以自騁翦羽翮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白鸚䳇賦（有序）　宋顏延之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祕有白鸚䳇焉被素履元性溫言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賦其辭曰

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元而被潔性既養而亦溫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尅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充美於華京恨儀鳳之無辨惜晨鷺之徒喧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璅翮於短衿仰梢雲之曾柯覬天綱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赤鸚鵡賦

謝莊

徒觀其柔儀所踐頳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聰和天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稼霞峙霰委雪翻陸離翬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棲圃曠若天桃被玉園至於氣淳體浮霧下崖沈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迴還風而聳翮霑清露而調音

鸚鵡賦

梁蕭統

有能言之奇鳥每知來而發聲乍青質而翠映或體白而雪明喙前鉤而趨步翼高舞而翩翾足若丹而三布目如金而雙圓

白鸚鵡賦

唐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而素彩唯茲禽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伎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於羅袖代危巢於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而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每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暉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筍之可依山鷄學舞向瑤鏡而知歸皆毛羽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倘見借於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鸚鵡賦

李百藥

嘉靈禽之擢秀賚品物以呈祥含金精於兌域體耀質於炎方侯風海而作貢備黼黻以成章繡領綺翼紅衿翠裳飾以朱紫間以元黃碧鷄仰而寢色金鵝

對以韜光亙萬里之重阻隨四裔而來王既逾嶺以自致亦凌江而遠翔開神情之聰辯發樞機而抑揚粵惟上聖先天成命在萬物而畢覩舉四海而咸鏡仁沾草木信暨翔泳咎此鳥之來儀亦攝生而遂性辨方物於圖象具靈表於言詠酬對清敏發吐祥正實靡靡而可悅雖喋喋而無競徘徊阿閣容與堂皇背風雲之遐路承日月之休光聽簫韶之逸響味椒掖之餘芳更無歎於羅罻終懷恩於稻粱齊鵬鷃於一指屬鵷雛而兩忘翠融孔質鴻騫鶚跱應舞節以鸞回慕知來而鵲起先假道於朱咮方徐行於紺趾配六象以表德參四靈而效祉庭開霧夕景淨霞空乍褰珠網始出金籠遊萬年於木末翫四照於花叢窺仙盤而飲露登井榦以承風懷故鄉之遠思戀疇雌之舊侶望天衢以寄聲託歸飛而延佇不假物以自衛必任眞於出處以薄伎而見知亦無憂於鼎俎不違道以飾智故忘情於所語豈止往來丹陛周旋玉除悅芝英之蘺靡愛蓂莢之扶疎將以整六翮而遐逝望一舉而沖虛希九成之兆吉覬七日以傳書

時光華而始旦歲蹉跎而遽晚彼候鴈與賓鴻違風霜而未返嗟銜蘆以避繳恨日暮而途遠羨嚶嚶之好音獨遷喬於上苑仰上林之爽塏襲崑閬之重規實神祕之棲息萃羣飛之羽儀翔靈囿遊天池翳叢薄汎漣漪兄能言之擅美冠同類以稱奇奉皇恩之亭育將謝生而莫施惟一人之有慶願千歲其若斯

白鸚鵡賦

郝名遠

珍禽生矣於彼南域稟離宮之淳精得金方之正色明而且慧聰而多識雖羽族之殊流與人智而同德懿其霜毛雪毳鮮襟皓臆明眸珠眄修趾赬飾理翮整翰仰雲路而翻飛自邇陟遐託風林以棲息及夫出層嶠集高松刷勁翼端麗容遇天網之四揜獻君門於九重用能辭羣別類重譯而至閉以雕籠處之丹地夫違忤則傷性常順旨以從人乖背則喪生不貪榮以求媚爰遊上都隻影長孤懷好音而願語每稱名而自呼當其踰山越嶂萬里遐曠常恐微軀毀全無妄豈知承曲成之惠渥奉君子之嘉貺朝食琅玕之實夜宿畫梁之上而已哉顧慕多違自惜容輝

夢鄉山而欲戀思恩波而不飛獨有邈乎長想忻然志逸效彼珍寶瑞我帝室坐使素烏惡彩白鷴慙質若炎洲之愁霧嘉長安之聖日信能言之見知接鶯谷而同出

白鸚鵡賦

闕名

稽聖人之遺文懿珍禽之不一彼善言之靈鳥孕聰明以自逸苞火德之奇姿誕金方之素質匪含章以就殞故遠時而襲吉憐碧山之孤高恃榮松之蔽密傳衆音於淸吹凝白華於皎日由是既飲既啄載畱載飛觸雲網以摧羽閉雕籠而見歸豈不由蓄素姿以羅患懷海陰而遂遠雖失羣以傷指亦順人而可依登玉架覘朱闌苟安性以知樂每求容而自微雪膚皎晶擯池鷗之光潔霜毛瑩淨奪軒鶴之淸輝且其翔不忘止居必任側莫厭傳弄豈驚撫拭狎君子之光儀遠虞人之網弋感珍念而矜眷託恩馴以棲息而愛其豐姿氷華全體玉色匪鵷彩之爭妙何衆禽之比德呼名自應隔羅幔而飛來敎語斗成學美人之漸逼故對綺琴而傾聽上金屏而斂翼蒙正平

之翰藻應司空之寵識夫元默者動之所求潔素者默之攸尚矧聰性以受緤悲惠心之爲亮抗幽意於霞表羨高儔於海上彼不材兮見畱此能言兮何妄或曰物惡近以招累理貴遠而無凶雖道形以取美獨抱清而不從豈知夫善生者託人以遠害能壽者輔德以自容是以承君子之恩渥獨蒙幸以遭逢者也

紅鸚鵡賦（有序）

宋梅堯臣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甚固復以重環繫其足遂感而賦云

蹄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別類而聚或嘯或呼遠人而處在鳥能言有曰鸚鵡產乎西隴之層巒巢於喬木之危端其性慧其貌安與禽獸異爲籠檻觀吾謂此鳥曾不若斥鷃之翻翻復有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爾族喙丹而綠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邪俾爾爲爾類尚或弗取況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欲謹其守固其樞加以堅鏁置以深廬雖使飲瓊乳啄雕胡以充飢渴鑄南金飾明珠以

爲關閉又奚得於烏鳶之與雞雛吾是知異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紅鸚鵡賦（并序）

歐陽修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兹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兹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汨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凰之所宅稟南山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鷄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天初造我甚難而壽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跡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逹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洩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縶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盭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于是責

鸚鵡賦（有序）

元張養浩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鸜鵒者三切念禰衡之後一猶難繼剏其三乎近乃獲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摹寫形態殆無餘蘊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裨世教以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爲賦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爲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舉推此爲長雄頡頏簧於寸舌文錦縠於眇躬形雖儕夫禽鳥實兼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輒應佯叱之而斂蹤聞市曹之衆咻亶無一而不通時擬聲以切效每驚稚而駭翁原夫天之生物羌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爲至靈故親孝而主忠嗟他類之蠢然由秉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或足橫而首縱或語焉而弗答或挽焉而莫從胡於茲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爲秦儀定隋陸之兩公世緜是而珍畜遂餌致於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之塞胷尙不悟其階禍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爲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而蒙也夫謹爾出話

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門所以贊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惟口起羞傳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與戎禮垂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廟有像人緘口之銅佛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幽壤天至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以明愼默之爲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爲極凶也且白圭有玷可磨可礱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戈矛之刃害己則足爲禍患之弓自古坐視敗亡者何可枚舉而汝曾不聞之又何聾哉韓非自斃於說難蔡澤竟挫於談鋒智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亢直而身不見容韓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墮以雞狗而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絮舜曹操以毀謗而戮孔融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中郎蔡邕禰衡許攸嵆康韓博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逢汝苟恣而不戒旦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蟲也於是隴禽聞之若戚焉而不爲歡悰者良久余亦歸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兮

其衣金焉其瞳趾玉而碧吻鉤而紅且躍且舞來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余以如是之性胡能廢而弗庸感子言之我厚拜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蘧然而悟悄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雝雝

白鸚鵡賦（有序）

明王世貞

鸚鵡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爲雌雄見鐵圍山叢談而白者紅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戶錄桂海志皆稱白者稍大於他鸚鵡冠有五羽若蘐華作輕黃色怒則盡張尾截如鴿外粉內蜜余從友人徐子與所見之果爾而靈慧秀俊依人可憐予與以余之喜之也舉籠以贈而徵賦焉其視正平不能髣髴視延年摩詰或差有致耳

猗西域之慧羽稟金方之淑潤頻迦授以仙音孟虧錫其美引倘瑤池之托質何青鳥之傳信冠擬蘐而三秀尾如鴿而偏俊若乃孕別雌雄喙分丹黑黑則片葉破霜丹則微苞拆白豈辯口之象人實靈心之

天錫忽乎穿林閃銀梭之透機舒而飲泉儼螺觴之承瀝於是虞人慫恿以進羅射師屏營而却弩雖靡逃乎一目幸毋損其片羽强髣髴而就食中掩抑而思土塊焉獨處悄然私語彼越裳之遙使何異德而並依此隴首之下儔復質是而文非出入珠罛夷猶紫徼感異夢於司空受眞經乎貴妃爾其性含雅馴度絕驚怒皓魄增輝飛霰奪素璧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宮爭妒何郎傅粉以淸言杞婦被縞而悲訴偶失身於罝網遂長辭於林樾足何辜而見維翮奚妨而遭鎩嗟牛菽之示恩均轍涔以苟活顧壺冰以憐影臨綺颸而捫舌乃有謝豹勸歸倉庚和歌聞音似友辨字則吪彼棲鷳之濯濯或舞鶴之傞傞儼長狄之來魯郊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絕念戎荒甘心謝庭藉玉樹以長棲顧瑤草而怡情啜三危之澄漿飯九光之秀莖願得臣弇州之大鳥相與誦聖瑞於千齡

紅鸚鵡賦

張拱機

若夫雀應朱明鶉躔火德赤霄吐瑞丹穴多姿乃有

巧慧工言紺紅負彩兩驗俱動四趾齊分乾皐載彼淮南鸚狀記於埤雅罿中雪女持齋大士之旁使者綠衣錫號元宗之世洲草傳諸鼓吏舫題創自西京禿襟小袖奏宮調帳底之笙響板琵琶蔡相感新州之夢玩供耳目命制樊籠要皆質鬱芳蘋汁涴柳神翠翦間亦體鍾皓璧淡勻梨面珠胎若乃象貢離明身膺赤芾形文有炳茜翮于飛調弄竽簧朱孔陽而載毨翩躚錦繡丹如渥以尤鮮全披鶴項之文宛噀鵑魂之血斯則涎尾烘睛縈纓絢罽羞伍提壺布穀能諧正始之聲代盡閏紫妖黃獨尚純騂之產豈謂多言數窮被諸赭以惡其佞抑亦麗人多豔襲之緗以富其妝譯通秦吉服炫竊丹翻妙頻伽衿雄吐綬枕畔假牝朝之寐應占翼折雙冠枝頭問上皇之安祇見叢中一點價敵火齊偏教解語衫輕浣布雅擅知音蓼灘楓葉經遶匝以顏分霞爛虹蒸入廻翔兮邑亂較書淚染桃箋猶記巧偷古本工部啄殘稻粒便堪踢倒洲名憐其夙慧特賜緋衣寵以修齡合封絳縣爾其轉喉顧影振咮掠翎初來蠻語調笑郝隆

漸習華咻置同莊嶽於是睍睆失媚格磔慚喧鸛咳旣死燕喃弱年閉葳蕤於金鎖唾珠玉於錦箋狃響屟於幽幕伴鐵馬於前檐或喚妾以搔頭或勸郎而將進酒自敘隴西家世間通梵本心經妒殺橊花聦來赤鳳曾奪胭脂之山見色斯舉倘集珊瑚之樹聞語方知此韋臯之石塔色澤不輝而麻客之雕籃威儀遂燦者也至於紅奩纏綣紅袖徘徊紅線穿情紅綃織恨鳳仙浸甲戲拋豆打相思猩醉拖裙膏膩脣香度哺天籟笑啼態應朱衣之點人教歌舞聡宜銀燭之燒謂宜開籠放去解緤縱歸使之頡頏王神還山止茂糅漏砂以扶顏隱招松赤領霞城而刷翅熟薦櫻朱不然則排玉戶颺金鋪催妝梳洗棲溫樹之菁葱報曉妃娥食上林之品料隨鵷遊太液之波流題頳葉學鴉帶昭陽之影閃映朱甍再紀神雀之年會續南平之貢

白鸚鵡贊　徐渭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喙奈此條籠將彼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瘞鸚鵡銘　王激

何事而離何罪而羈能言身危其止於斯噫吁嘻人生不才福之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四卷目錄

鸚鵡部藝文二（詩）

鸚鵡貓兒篇（并序）　唐閻朝隱

時樂鳥篇（有序）　張說

同蔡孚起居詠鸚鵡　胡皓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李白

鸚鵡　杜甫

鸚鵡　白居易
又　前人
雙鸚鵡　前人
紅鸚鵡　前人
和樂天鸚鵡　劉禹錫
鸚鵡　徐凝
鸚鵡　張祜
又　前人
鸚鵡　裴夷直
鸚䳇詞　吳秀英
鸚䳇　杜牡
鸚䳇　來鵬
鸚鵡詠　羅鄴
鸚鵡　秦韜玉
鸚鵡　裴說
鸚鵡　殷文圭
鸚鵡　羅隱
鸚鵡　宋少帝

放鸚鵡　司馬光
鸚鵡　王安石
詠鸚鵡　周韶
鸚鵡聯句同王繼學賦　元馬祖常
桃花鸚鵡　揭傒斯
賦鸚鵡送傒世南廉使之海南　迺賢
雜咏　明傅邦柱
鸚鵡　汪寬
鸚鵡　馬守眞
縱禽　沈周
萬曆五年春有獻五色鸚鵡者詔入之恭賦
沈明臣
鸚鵡　張維
見鸚鵡有赤色者遂賦　黃魯曾
詠鸚鵡　高岱
鸚鵡部紀事
鸚鵡部雜錄
鸚鵡部外編

鸜鵒部彙考

鸜鵒圖

周禮（冬官考工記）

春秋緯（文曜鉤）

山海經（中山經）

中華古今注（鴝鵒）

通志（昆蟲草木略）

爾雅翼（鸜鵒）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
方）

直省志書（丹徒縣）

鸜鵒部藝文一

代宰相宣示白鵲白鸜鵒表　唐錢珝

鸜鵒部藝文二（詩）

寶觀主白鸜鵒歌　唐韋應物

山鸜鵒歌　劉長卿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宋蘇軾

鸜鵒　周敦頤

畫禽　明李東陽

四禽圖　前人

白鸜鵒　徐渭

鸜鵒育雛於貞節堂東壁壁高且危二雛墮砌下乃就而哺之悲鳴徬徨如在無人之境予憐之取雛納之巢紀以一絕　陳獻章

鸜鵒部紀事

鸜鵒部雜錄

鸜鵒部外編

禽蟲典第四十四卷

鸚鵡部藝文二（詩）

鸚鵡貓兒篇（并序）　唐閻朝隱

鸚鵡慧鳥也貓不仁獸也飛翔其背焉嚙啄其頤焉攀之緣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蹌蹌然此爲自得彼亦以爲自得畏者無所起其畏忍者無所行其忍抑血屬舊故之不若臣叨踐太子舍人朝暮侍從預見其事聖上方以禮樂文章爲功業朝野歡娛强梁充斥之輩願爲臣妾稽顙闕下者日萬

計尋而天下一統實以爲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證事恐久遠風雅所缺

再拜稽首爲之篇

霹靂引豐隆鳴猛獸噫氣蛇吼聲鸚鵡鳥同資造化兮殊粹精鷫鷞毛翡翠翼鵷雛延頸鶗鷄弄色鸚鵡鳥同稟陰陽兮異埏埴彼何爲兮隱隱振振此何爲兮綠衣翠襟彼何爲兮窘窘蠢蠢此何爲兮好貌好音彷彷兮佯佯似妖姬躧步兮動羅裳趨趨兮蹌蹌若處子廻眸兮登玉堂爰有獸也安其忍觜其脅距其胷與之放曠浪浪兮從從容容鉤爪鋸牙也宵行晝伏無以當遇之兮忘味搏擊騰擲也朝飛暮噪無以拒逢之兮屏氣由是言之貪殘薄則智慧作貪殘臨之兮不復躩由是言之智慧周則貪殘囚智慧犯之兮不復憂菲形陋質雖賤微皇王顧遇長光輝離宮別館臨朝市妙舞繁絃雜宮徵嘉善堂前景福內合歡殿上明光裏雲母屏風文彩合流蘇斗帳香烟起承恩宴盼接宴喜高視七頭金駱駝平懷五尺銅獅子國有君兮國有臣君爲主兮臣爲賓朝有賢兮

朝有德賢爲君兮德爲飾千年萬歲兮心轉憶

時樂鳥篇（有序）　張說

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能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其圖經丹首紅臆朱冠綠翼鶯領文背糅以五色今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精神別稟鳳凰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紅茸糅繡好毛衣清冷謳鴉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啄手瞑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恆保日志嫌陰鶴欲凌天天情玩訝良無已察圖果見祥經裏本持符瑞驗明王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篇來示人人見嚶嚶報恩鳥多慚碌碌具官臣

同蔡孚起居詠鸚鵡　胡皓

鸚鵡殊姿致鸞凰得比肩常循金殿裏每話玉階前

賈誼才方達揚雄老未遷能言既有地何惜未聞天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李白

落羽辭金殿孤鳴託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

鸚鵡　杜甫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鸚鵡　白居易

竟日語還默中宵棲復驚身囚緣綵翠心苦爲分明暮起歸巢思春多憶侶聲誰能拆籠破從放快飛鳴

又　前人

隴西鸚鵡到江東養得經年觜漸紅常恐思歸先翦翅每因喂食暫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鳥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

雙鸚鵡　前人

綠衣整頓雙棲起紅觜分明對語時始覺琵琶絃莽鹵方知吉了舌參差鄭牛識字吾常歎（諺云鄭康成家牛觸牆成八字）丁鶴能歌爾亦知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

吟詩

紅鸚鵡　前人

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
此籠檻何年出得身

和樂天鸚鵡　劉禹錫

養來鸚鵡觜初紅宜在朱樓繡戶中頻學喚人緣性
慧偏能識主爲情通斂毛睡處難銷日嚲翅愁時願
見風誰遣聰明好顏色事須安置入深籠

鸚鵡　徐凝

毛羽曾經翦處殘學人言語道寒暄任饒長被金籠
閤也免棲飛雨雪難

鸚鵡　張祜

棲棲南越鳥色麗思沈淫暮隔碧雲海春依紅樹林
雕籠悲斂翅畫閣豈關心無事能言語人聞怨恨深

又　前人

萬里去心違奇毛覺自非美人憐解語凡鳥畏多機
未勝無丹觜何勞事綠衣雕籠終不戀會向故山歸

鸚鵡　裴夷直

勸爾莫移禽鳥性翠毛紅觜任天眞如今漫學人言巧解語終須累爾身

鸚鵡詞　　吳秀英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言三十六宮愁幾許

鸚鵡　　杜牧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縚故國隴山樹美人金翦刀避籠交翠尾罅觜靜新毛不念三緘事世途皆爾曹

鸚鵡　　來鵬

色白還應及雪衣觜紅毛綠語仍奇年年鎖在金籠裏何似隴山閒處飛

鸚鵡詠　　羅鄴

玉檻瑤軒任所依東風休憶隴頭歸金籠昔惜好毛羽紅觜莫教多是非便向郄堂誇飲啄還應禰筆發光輝乘時得路何須貴燕雀鸞凰各有機

鸚鵡　　秦韜玉

每聞別鴈競悲鳴却向金籠寄此生早是翠襟爭愛惜可堪丹觜强分明雲漫隴樹魂應斷歌按秦樓夢

不成幸自禰衡人未識嫌他作賦被時輕

鸚鵡　裴說

常貴西山鳥銜恩在玉堂語傳明主意衣拂美人香緩步尋珠網高飛上畫梁長安頻道樂何日從君王

鸚鵡　殷文圭

丹觜如簧翠羽輕隨人呼物旋知名金籠夜黯山西夢玉枕曉憎簾外聲才子愛奇吟不足美人憐爾繡初成應緣我是邯鄲客相顧咬咬別有情

鸚鵡　羅隱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鸚鵡　宋少帝

毛羽自然可數仙禽不受樊籠銜得梧桐一葉中含無限秋風

放鸚鵡　司馬光

野性思歸久籠樊今始開雖知主恩厚何日肯重來

鸚鵡　王安石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祇煩寃不須强作人間

語舉世何人解語言

詠鸚鵡　　周部

隴上巢空歲月驚忍教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

鸚鵡聯句同王繼學賦　　元馬祖常

雕籠居啄桃花服儀采綠南荒孕靈質西顥發麗曲頸綬紅縈絲喙棘赬屈玉蓄慧婉含章褓彩粲成縟能言貫珠舌善舞凌雲躅金睟肖鞲隼珍蓄異巢鴿層塔寶舍利深杯注醽醁流丹曙林度墮翠春洲浴石鏡影毰毸銅梁步陸續題賦吾豈能入貢爾應錄

桃花鸚鵡　　揭傒斯

嶺外經年別花前得意飛客來呼每慣主愛食偏肥才子憐紅觜佳人學綠衣狸奴亦可怕莫自戀芳菲

賦鸚鵡送偰世南廉使之海南　　迺賢

朱崖擅珍鳥鸚鵡獨專名滿庭榕葉春晝晴飛來却向花間鳴三月蠻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弱羽翻空濕翠流爪痕蹴浪珊瑚東間關更作斷腸聲水流花落難爲情烏臺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雜詠　　明傅邦柱

鸚鵡多巧慧交交調好音翩飛嘉樹杪毛羽殊衆禽
一旦遭罿罻萬里辭故岑彩絲紲紺趾雕籠照翠衿
徘徊當簾幕聰慧增苦心鷽斯微以陋提提蓬蒿陰

鸚鵡　　汪寬

被寵黐遭縶能言太逼眞主恩非不厚野性詎能馴
去國長憐爾呼名輒應人江南盛雲木何似隴山春

鸚鵡　　馬守眞

來日看鸚鵡金籠寄此生翠翎工刷羽朱咮善含聲
隴樹魂應斷吳音教乍成雪衣吾惜汝長此伴閨情

縱禽　　沈周

秦雲越樹路悠悠鎖掣金鈴百怨休中有能言綠衣
鳥還呼萬歲一回頭

萬曆五年春有獻五色鸚鵡者詔入之恭賦　沈明臣

日御文華說五經鳥言雖巧未曾聽長廊上苑東風
裏寂寂無聲對畫屏

鸚鵡　　張維

憔悴君家歷歲年翠襟蒙寵自須憐能言肯信眞如鳳鉤喙應知不類鳶千里雲山迷隴樹幾囘魂夢繞秦川稻粱未必虛朝夕直爲樊籠一惘然

見鸚鵡有赤色者遂賦　黃魯曾

珍翮丹砂耀塊顚赤玉輝如能解羇紲還並日烏飛

詠鸚鵡　高岱

一入深籠損翠衣隴雲秦樹事全非月明萬里歸心切花落千山舊侶稀棲傍玉樓春晝永夢囘金鎖曙光微翩翩海燕羣相趂簾幕風高得意飛

鸚鵡部紀事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夏南越獻能言鳥（注）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馭歷屢有茲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養白

鸚鵡紫鴛鴦

劉艾漢帝傳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白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鸜鵒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因令歸本土

後漢書禰衡傳劉表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曰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座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座中皆歡笑

異苑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强之至庭爲鸇所搏敎其啄鸇脚僅而獲免

宋書謝莊傳莊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

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呵羅單國傳元嘉七年遣使獻赤鸚鵡鳥

符瑞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獻赤鸚鵡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媻皇國獻赤白鸚鵡各一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獻白鸚鵡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元年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瑯嬛記河間王琛有妓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隋書杜正元傳正元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高祖本紀帝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麖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

唐書訶陵國傳訶陵屬國陀洹貞觀時獻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於翅

新羅國傳新羅王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丏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

舊唐書林邑國傳林邑貞觀五年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李百藥爲之賦又獻白鸚鵡精識辨慧善於應答太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還林藪

唐書環王國傳環王貞觀時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

盤盤傳盤盤東南有拘蔞密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金鑾密記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

爲我占夢今乃應矣

朝野僉載則天時調貓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咬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

撫異記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誡

唐書波斯傳開元七年訶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五色鸚鵡

冊府元龜開元九年十月己巳帝至自汝州之溫湯時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帝令左右試牽御衣鳥輙瞋目叱咤岐王文學能延景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帝以鳥及延景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能延景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曰天下太平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辨護主報恩故非常品凡禽實瑞

經所謂時樂鳥也延景雖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許之

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馴擾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授以詞臣詩篇數徧便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以禳之後從校獵戲於殿上忽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冢

冊府元龜開元十八年四月辛酉廣州獻紅鸚鵡

摭言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鏡離臺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

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弇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弇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喂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唐書訶陵國傳訶陵元和八年獻五色鸚鵡

佛祖歷代通載韋皐雅好釋氏法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闍維之得舍利皐爲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

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眞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無念爲眞際緣生不答以爲緣起也眞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簧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

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熒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恠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

霍小玉傳李生名益少有才思思得佳偶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鮑十一娘至笑曰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明日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生遲明遂命駕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鏁門見鮑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

生木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聞鳥語愕然不敢進

纂要韓偓與姚洎皆爲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敕使會棊兩使稍不勝洎卽以手壞之呼爲白鸚鵡

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羅州招義郡土貢鸚鵡

河南府志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秋七月隴州進黃鸚鵡

貴耳集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志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入別人家

珍珠船李昉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鸚鵡曰隴客

青林詩話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者隨之有鸚鵡甚慧公每扣響板鸚鵡傳呼琵琶後卒誤觸響板鸚鵡猶呼不已公怏怏不樂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樂善錄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鸜鵒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翦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鸜鵒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喂飼以時否鸜鵒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鸜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閉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閉爲苦也

聞見前錄有關中商得鸜鵒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鸜鵒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鸜鵒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鸜鵒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

楓窻小牘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鸜鵒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叫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鸜鵒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

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鬬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迹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鶉尾借號有烏來朝無雉漸背爲儀曆仍輝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閣筆

賢奕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春渚紀聞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鵡忽語家人曰鸚鵡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鵡一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你怎生歸得曰鸚鵡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鶻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飢渴爾

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縶縚線且祝其好去鸚鵡亦低首答曰娘子們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鵡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鵡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鵡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鵡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幷鸚鵡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眞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眞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眞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

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鵡也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十一月辛巳御史臺臣言陝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贓失於太苛其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餽禽鳥者勿以贓論著爲令

太平清話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石田先生見而圖之

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曇陽觀中再見於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

歷城縣志德府有白鸚鵡端主甚愛之有人前以手引之鸚鵡嚙其指其人負痛急揮之遂斷脰以死左右縶其人將謂不測端主曰物之存亡命也彼豈有心戕之哉立命釋之

海槎餘錄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失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

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爲謀余適抵郡咸來問計余遂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瀛涯勝覽闍婆國鸚鵡有綠紅五彩者鷯哥皆能言

江寧府志紅鸚鵡沈生子自晉安於暹羅海舶攜歸形如常畜鸚鵡而差大金目觜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腥血警慧動人

指月錄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物來師曰爲甚麼對衆

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鸚鵡部雜錄

淮南子說山訓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說文鸚䳇能言鳥也鸚從鳥嬰聲䳇從鳥母聲

抱朴子博喻篇鷙禽以奮擊拘縶言鳥以智慧見籠

晉傅咸答客書曰吾作左丞未幾已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夢書鸚鵡爲亡人居宅也夢見鸚鵡憂亡人也其在堂上憂賢豪也

續博物志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東坡志林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卽雜以鳥語

雲谷雜記櫻桃亦云含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鸚鵡所含食故言含桃

珍珠船南方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

鸚鵡部外編

百緣經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

異苑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

柳歸舜傳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遇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興

酬蹐越磎澗不由逕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爲絲竹音石中又生一樹高百餘尺條幹掩映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紅異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翾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凰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楫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

舜曰君何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卽有捧水晶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前度受捶有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間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自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敎我眞籙東方朔

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太平廣記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耶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

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鸜鵒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鸜鵒飛去不知所之

鸜鵒部彙考

釋名

鸜鵒（周禮）

哵哵鳥（爾雅翼）

花鵒（爾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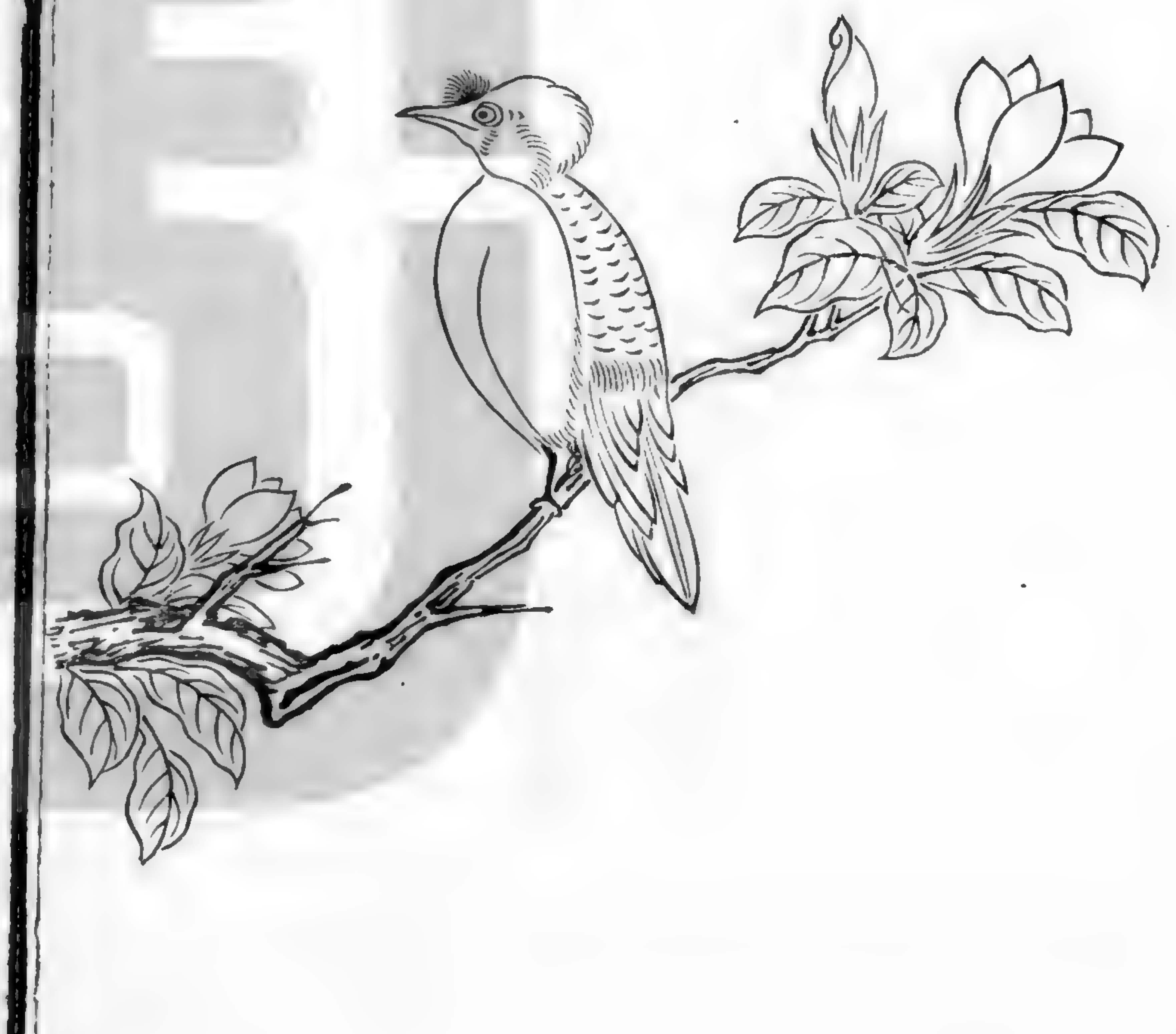
寒皐（本草綱目）

鴝鵒（春秋文曜鉤）

𪀔鴝（爾雅翼）

鸜鵒（爾雅翼）

鸜鵒圖



周禮

冬官考工記

鸜鵒不踰濟此地氣然也

（訂義）趙氏曰鸜鵒飛鳥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蓋鸜鵒本濟西穴處之物今乃踰濟而東爲巢於魯之中國故云書所無也　鄭鍔曰非其地則有所不居故鸜鵒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能以一日生

春秋緯

文曜鉤

鴝鵒者飛行居於陽

山海經

中山經

又原之山其鳥多鸜鵒

衡山其鳥多鸜鵒

中華古今注

鴝鵒

鴝鵒一名鳲鳩一名鴶鵴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也

通志

昆蟲草木略

鶌鳩爾雅謂之鶻鵃鶌居物反鶻鵃音骨嘲今謂之鸜鵒似山鵲而小短尾靑黑色多聲江東亦呼爲鶻鵃廣雅謂班鳩誤矣班鳩卽鶉鳩也

爾雅翼

鸜鵒

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哵哵鳥

一作鴝鵒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又淫其行欲則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故从勾从欲字說云尾而足勾焉是也山海經衡山鳥多鸜鵒而性又不踰濟故春秋有鸜鵒來巢書以爲異劉向以爲鸜鵒外裔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說者以爲鸜鵒今中國皆有然但在濟西不踰濟耳春秋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劉向以爲外裔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木孚乳不卽去也此說甚長荊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日翦舌）俗謂之花鵒今有一種灰色好穿屋瓦不以居號鸜鵒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此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王氏字說以爲其行欲也尾而足勾故曰鴝鵒從勾從欲省亦通哵哵其聲也天寒欲雪則羣飛如告故曰寒皐皐

者告也

集解

蘇恭曰鸜鵒似鵙而有幘者是也藏器曰五月五日取雛翦去舌端即能效人言又可使取火也時珍曰鸜鵒巢於鵲巢樹穴及人家屋脊中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其舌如人舌翦剔能作人言嫩則口黃老則口白頭上有幘亦有無幘者周禮鴝鵒不踰濟地氣使然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孟詵曰寒

主治

唐本曰五痔止血炙食或爲散飲服日華曰炙食一枚治吃噫下氣通靈

孟詵曰治老嗽臘月臘日取得五味醃炙食或作羹食或擣散蜜丸服之非臘日者不可用

附方

目睛主治和乳汁研滴目中令人目明能見霄外之物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鸜鵒土人呼爲八哥以五月五日用蒲酒撚其舌則能語陸佃云一名寒皐一名乾皐

鸜鵒部藝文一

代宰相宣示白鵲白鸜鵒表　唐錢珝

臣某等言今月某日高品張徒羽至奉宣聖旨示臣某物者至化無私殊祥畢萃既光史策允叶元符臣某中謝伏以西方主白金氣應秋故靈禽頻見於塞垣元貺實昭於人事遂使載飛之類皆呈受彩之姿以物窺天知天感聖犬戎柔服必無犯於西方禾黍豐登將有成於金象假茲毛羽降彼藩隅既來獻於帝居獲同觀於公府何能翼戴徒荷休明臣等無任

舞詠聳忭之至

鸚鵡部藝文二（詩）

寶觀主白鸚鵡歌　唐韋應物

鸚鵡鸚鵡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鸚之鵡之衆皆蓬蒿
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妝冰雪顏
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
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
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林裏過來香日夕依人全
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雀兒漢
宮來往傳消息

山鸜鵒歌　劉長卿

山鸜鵒長在此山吟古木嘲哳相呼響空谷哀鳴萬變如成曲江南逐臣悲放逐倚樹聽之心斷續巴人峽裏自聞猿燕客水頭空擊筑山鸜鵒一生不及雙黃鵠朝去田家啄殘粟暮入寒林嘯羣族鳴相逐啄殘粟食不足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不知何事守空山萬壑千峯自愁獨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宋蘇軾

風晴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鸜鵒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爲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鸜鵒　周敦頤

舌調鸚鵡實堪誇醉舞令人笑語譁亂噪林頭朝日上載歸牛背夕陽斜鐵衣一色應無雜星眼雙明自不花學得巧言誰不愛客來又喚僕傳茶

畫禽　明李東陽

鸜鵒爾何煩形巧不及舌吾方怪其煩有喙莫敢說雝雝在何樹此鳥衆所悅

四禽圖　前人

鸜鵒邑不如鸚鵡强向筵前學人語網羅西下隴山空毛羽雖佳不如汝鐵衣金觜雙雕楹世間無處無弓矰試聽內苑籠中語空誦彌陀六字名

白鸜鵒　徐渭

鸜鵒來巢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背之不貢於廷挤然起之

鸜鵒育雛於貞節堂東壁壁高且危二雛墮砌下乃就而哺之悲鳴徬徨如在無人之境予憐之取雛納之巢紀以一絕　陳獻章

將雛無力上椽題聲斷殘陽翅忽低高棟託身君亦誤鷦鷯安穩只卑棲

鸜鵒部紀事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漢書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

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外禽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於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晉書謝尙傳尙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幽明錄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養一鸜鵒善效人語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禁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撿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悲

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鸜鴿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

異苑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五月五日翦鴝鵒舌每教令學人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聽輒移時

獨異志晉桓豁鎮荆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鴝鵒鶵翦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語有一人患齆鼻鴝乃遽飛入甕中語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宋書符瑞志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鴝鵒見京兆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獻

南史劉瓛傳瓛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此山常有鸜鵒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隋唐嘉話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鴝鵒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快快數日而加大夫

碧鷄漫志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

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鴝鵒冠作鳥象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濮州兩烏兩鵲兩鸜鵒同巢

酉陽雜俎大曆八年邠州有白頭烏乳鴝鵒

唐書五行志大曆十三年五月左羽林軍有鸜鵒乳鵲二

五代史漢本紀隱帝乾祐元年秋七月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

負暄雜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鵒爲八哥亦曰八八兒

談苑求叔蒙爲鸜鵒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特異

高郵志宋龍圖孫正臣邵武人居高郵嘗有疾得異方須鸜鵒公素不殺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之死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自愈

耕餘博覽昔天台黃巖寺僧畜一鸜鵒常隨僧念佛不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

蓮花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浮梁縣志正德間吳氏女畜鸜鵒數年能言堪任使一日使借鍼於鄰女女候園中鸜鵒被鷂攫望見女呼曰鍼落園中菜上女不能救怏怏痛惜覓菜上果得鍼

余家店商畜鸜鵒能言有千戶巡邏聞鸜鵒效喝道聲入取登舟商亟乞贖千戶償以白金商不得已哭而去鸜鵒連呼主人救我商稍遠即觸籠死

鸜鵒部雜錄

淮南子原道訓鸜鵒不過濟貉度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畢萬術寒皐斷舌使語（寒皐一名鸜鵒）伯勞守金人不取（收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

異苑五月五日翦鸜鵒舌教令學人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

西陽雜俎鸜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勾足鸜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鬭狀往往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緗素雜記字說鴝从勾鴒从欲解云鴝鴒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鴝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鬭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媚藥今觀鴝鴒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鸜鴒不踰濟而已

其他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鸜鵒部外編

太平廣記廣陵有少年畜一鸜鵒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閽吏發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爲死鸜鵒乃獲免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六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五卷目錄

鸕鷀部彙考

鸕鷀圖

爾雅（釋鳥）

埤雅（鷀）

爾雅翼（鷀）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氣味　主治　骨主治　喙主治　嗉主治　翅羽主治　蜀水花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丹徒縣）
鷫鷞部藝文一
與人帖　晉王羲之
中書門下賀興慶池白鷫鷞表　唐令狐楚
鷞說　明徐芳
鷫鷞部藝文二（詩）
絕句　唐杜甫
鷫鷞堰　王維

鷫鷞　杜荀鶴
鷫鷞　元袁桷
鷫鷞部紀事
鷫鷞部雜錄
鴇部彙考
鴇圖
爾雅（釋鳥）
莊子（天運篇）
列子（天瑞篇）

禽經（相眡而孕）

博物志（物性）

埤雅（鶂）

本草綱目（正誤）

鶂部紀事

鶂部雜錄

鸂鶒部彙考

鸂鶒圖

臨海異物志（鸂鶒）

遯齋閒覽（禽鳥有智）

埤雅（溪鷘）

爾雅翼（鸂鶒）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鸂鶒部藝文一

鸂鶒賦　宋謝惠連

鸂鶒部藝文二（詩）

詠鸂鶒　齊謝脁

詠鸂鶒　梁簡文帝

鸂鶒 唐杜甫
鸂鶒 許渾
玩金鸂鶒戲贈襲美 陸龜蒙
鸂鶒 李德裕
憶西湖雙鸂鶒 李紳
鸂鶒 李羣玉
和魯望玩金鸂鶒戲贈詩 皮日休
玩金鸂鶒和陸魯望 張賁
答顧况 包佶
鸂鶒 唐彥謙
鸂鶒 南唐李中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 宋蘇轍
憶鸂鶒 劉安上
鸂鶒 王十朋
題馬賁畫鸂鶒圖 金党懷英
竹杏沙頭鸂鶒 元虞集
鸂鶒部紀事
鸊鷉部彙考

鶺鴒圖

爾雅（釋鳥）

大戴禮記（夏小正）

方言（釋鳥）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膏主治）

鶺鴒部藝文

鶺鴒賦（有序）　晉張望

禽蟲典第四十五卷

鸕鷀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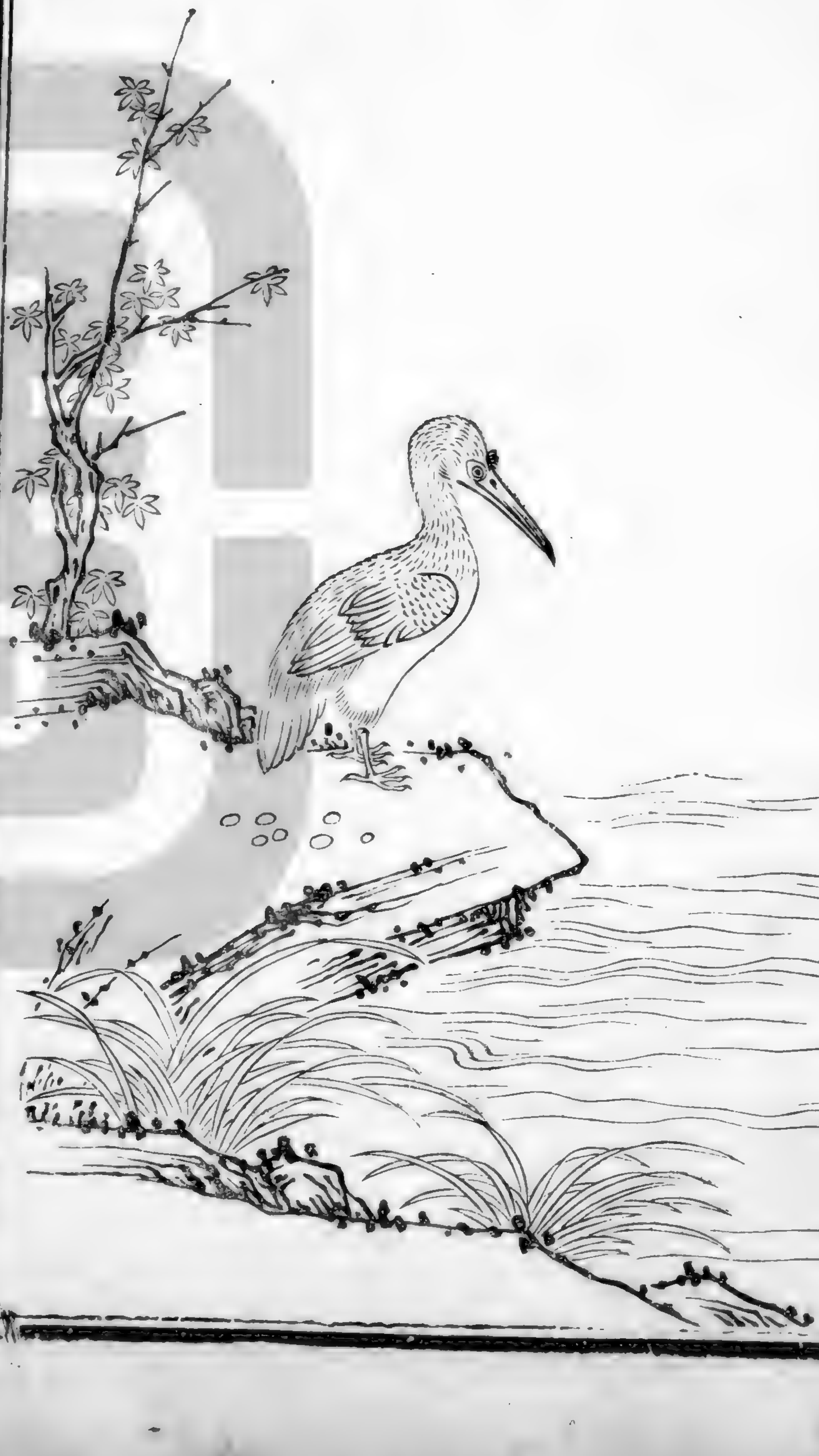
釋名

鷧（音意）爾雅　蜀水花（鸕鷀屎　本草綱目）

鸕賊（丹徒縣志）　水老鴉（丹徒縣志）

摸魚公（丹徒縣志）

鸕鶿圖



爾雅

釋鳥

鶿鷧

注 卽鸕鶿也觜頭曲如鉤食魚 疏 別二名也字林云似鶂而黑郭云卽鸕鶿也

埤雅

鶿

鸕鶿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觜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鯁及噎蓋以類推之者也此鳥

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七八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木之上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皆養此鳥繩繫其頸使入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曰家家養烏鬼是也

爾雅翼

鷀

鷀水鳥深黑色鉤喙善沒水中逐魚亦名鸕鷀蒼頡篇曰似鶂而黑鸕與鷀皆黑也故名說文曰鷀黑也從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鷀也老則頭翼漸白或曰白黑自是兩種又有一種頭如蛇其頸頗長冬月羽毛落盡棲溪岸木上卒遇人不能去則自擲入水汨沒如常時性不卵生吐雛至八九月與兔相似今蜀中尤多臨水居者多畜養之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其大魚不可得下時呼而取之乃復遣去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者啄而使之歸

比之放鷹鸇無馳走之勞而利有差厚漁者養數十頭日得魚可數十斤然魚出咽鯹涎不美出水之後好自張其翅就石上暴之或云峽人謂爲烏鬼然峽人乃事烏爲鬼非此物也上林賦云鱵鴜鵁鸕鱵鴜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鴉頭鵁鸕鸕鷀也南郡賦云鷛

鷞鴡盧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韻書盧與兹並黑也此鳥色深黑故名鷧者其聲自呼也

集解

李時珍曰鸕鷀處處水鄉有之似鶂而小色黑亦如鴉而長喙微曲善沒水取魚日集洲渚夜巢林木久則糞毒多令木枯也南方漁舟往往縻畜數十令其捕魚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或謂卽此又一種似鸕鷀而蛇頭長項冬月羽毛落盡棲息溪岸見人不能行卽沒入水者此卽爾雅所謂鴢頭魚鮫者不入藥用鴢音拗

陳藏器曰一種頭細身長項上白者名魚鮫不入用

正誤

陶弘景曰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亦一異也

陳藏器曰此鳥胎生從口出如兎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

寇宗奭曰人言孕婦忌食鸕鷀爲其口吐雛嘗官於澧州公廨后有一大木上有三四十窠日夕視之既能交合又有碧色卵殼布地則陶陳之說誤聽人言也

肉氣味

酸鹹冷微毒

主治

李時珍曰大腹鼓脹利水道

發明

李時珍曰鸕鷀別錄不見功用惟雷氏炮炙論序云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註云治腹大如鼓體寒者以鸕鷀燒存性爲末米飲服之立愈竊謂諸腹鼓大皆屬於熱衛氣並循於血脈則體寒此乃水鳥其氣寒冷

而利水寒能勝熱利水能去濕故也又外臺云凡魚骨哽者但密念鸕鷀不已卽下此乃厭伏之意耳

頭氣味

微寒

主治

別錄曰哽及噎燒研酒服

骨主治

陶弘景曰燒灰水服下魚骨哽

喙主治

范汪曰噎疾發卽銜之便安

嗉主治

李時珍曰魚哽吞之最效

翅羽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水服半錢治魚哽噎卽愈出太平御覽

蜀水花

別錄曰鸕鷀屎也

陶弘景曰溪谷間甚多當自取之市賣者不可信

蘇頌曰屎多在山石上色紫如花就石刮取別錄謂屎即蜀水花而唐面膏方中二物並用未知其的

李時珍曰當以別錄爲正唐方蓋傳寫之訛也

氣味

冷微毒

主治

別錄曰去面上黑䵟黶痣

大明曰療面瘢疵及湯火瘡痕和脂油傅疔瘡

蘇頌曰南人治小兒疳蚘乾研爲末炙猪肉蘸食云有奇功

李時珍曰殺蟲

附方

雀卵面斑鸕鷀骨燒研入白芷末猪脂和夜塗旦洗（摘元方）

鼻面酒皻鸕鷀屎一合研末以臘月猪脂和之每夜塗旦洗（千金方）

魚骨哽咽鸕鷀屎研水服方寸匕并以水和塗喉外（范汪方）

斷酒鸕鶿屎燒研水服方寸匕日一服（外臺）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鸕鶿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一名烏鬼一名鸕賊俗呼摸魚公土人謂之水老鴉

鸕鶿部藝文一

與人帖　晉王羲之

鸕鶿糞白去䵟黯瘢黶令人色態此禽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異耳

中書門下賀興慶池白鸕鶿表　唐令狐楚

臣某言伏承陛下以去月九日幸興慶池龍堂爲人祈雨忽有一白鸕鶿見於池上衆鸕鶿羅列前後如引御舟明日之夕甘（集作澍）雨遂降者伏惟陛下子惠

元元躬勤庶政念切時澤虔於祈禱以陛下如傷之誠上感元貺在烈祖發祥之地下降靈禽潔白爲姿翻飛成列若應天意以承宸衷族（集作蔟）陰雲於一夕潤霈澤於千里疾均影響慶浹公私昔周致白翟徒稱遐邇（集作遠）漢歌赤鴈亦薦郊廟豈比今日感於至誠瑞諜所無蒸人何幸伏望宣付史冊昭示將來臣等備位鼎司倍百懽賀無任欣慶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鷺說　明徐芳

鷺水鳥狀類鳧而健喙者也善捕魚河上人多畜之載以小桴至水渟洑魚所聚處輒驅之入鷺見魚深沒疾捕小者銜之以出大者力不勝則碎其翅呼類共搏必噎之乃已而漁人先以小環束其項間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皆攫去小者雖已咽至環束處鯁不可下漁人又輒提而捋之魚纍纍自喉間出至枵極乃稍以一二飼之而又驅之如是歲歲鷺常與魚爲仇有貪暴名終不得飽而漁人坐享其利甚厚愚山子曰是物有不可解者三謂無意魚乎則容與淡

靜聽其自然可矣無事勞勞然竟日鑽逐以與魚爲難也謂有意魚乎則自捕而自咽之可耳奚爲鑽焉逐焉以其貪暴者奉人疲終日之力而不得食也謂其爲人餌而欺乎則今日攫明日去之可矣此鶿吐彼鶿去之又可矣胡爲沒命從之今日攫而明日之鑽驅如故此鶿之魚方吐而彼鶿之捕惟恐不力也蓋鶿妄冀所咽之可以入腹而不知漁人之環已在其喉間此鶿妄冀彼鶿之魚吐或可以恕吾而不知其喉間之各有一環俱不得咽也夫冥鴻埜鶴其所托甚遙固弋慕所不及梟鷺鷗鷺之屬志雖在食然尚自如也獨鶿闇劣乃至於是然則天生若曹固直以爲漁人地乎

鸕鷀部藝文二　詩

絕句　　唐杜甫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以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鸕鷀堰　　王維

乍向紅蓮沒復出青蒲颺獨立何褵褷銜魚古查上

鸕鷀　　杜荀鶴

一般毛羽結羣飛雨岸煙江好景時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是鷺鷥饑

鸕鷀　　元袁桷

鸕鷀漾晴空意態極楚楚翻風蒼雪迴轉日爛銀舞
盤旋傲孤鴻清遠敵凡羽須臾下魚陂愧我覺疾去

鸕鷀部紀事

隋書倭國傳倭國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

舊唐書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祈禱忽有白鸕鷀沈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神龍之變化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廷臣表賀

筆記王子幻云永州養馴獺以代鸕鷀沒水捕魚常

得幾十斤以供一家甚有能擉鼊者子幻親見之

鸕鶿部雜錄

嘉話錄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鸕鶿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鸕鶿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緣鸕鶿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鸕鶿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萬年方變爲元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鸕鶿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鸕鶿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常

見卽鶴亦如鸕鷀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鸕鷀之謂也

淸異錄取魚用鸕鷀快捷爲甚人遂謂曰小舟郎納膾場鸕鷀乃小尉耳

夢溪筆談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睽車志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以爲烏蠻鬼者是也謂鸕鷀者非

溪蠻叢笑鸕鷀號戰鬭出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也

鶂部彙考

釋名

鵅（爾雅）

白鶃（莊子）

蒼鶃（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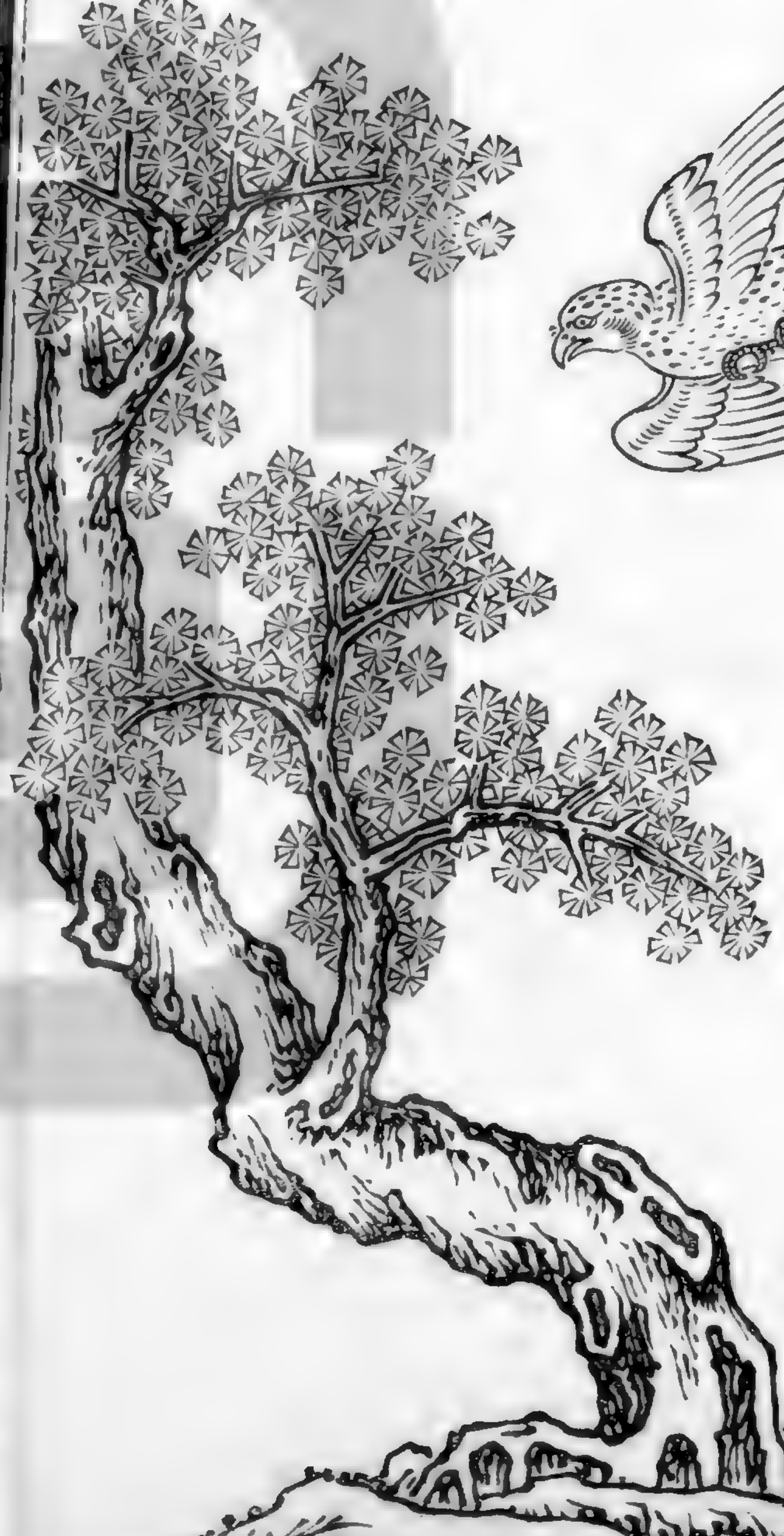
青鶂（本草綱目）

烏鸔（爾雅）

白鷁（禽經）

鷊（埤雅）

鶚圖



爾雅

釋鳥

鵅烏暴

注水鳥也似鶚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

呼烏鸔

莊子

天運篇

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

天瑞篇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

禽經

相眡而孕

白鶂相眡而孕

雄雌相視而孕

博物志

物性

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埤雅

鶂

三蒼云蒼鶂也善飛似雁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莊子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蓋萬物以風化故國風取名焉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以動之取其所謂以風動也教以化之取其所謂以風化也今鷺亦雄雌相隨受卵是亦風化諺曰鷺鷥相逐成胎是也西方之

書曰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春秋書石曰隕石於宋五葢視之則隕察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書鶂曰六鶂退飛過宋都葢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而察之則退飛此言之法也故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而傳以爲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博物志曰鶂亦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揚雄蜀都賦云風胎雨轂風胎若鶂是也鶂睨而生子又作鷊隔而逼者也

本草綱目

正誤

李時珍曰一種鶂鳥或作鷁似鸕鷀而色白人誤以爲白鸕鷀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周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爲鸕鷀葢鶂鷁音相近耳鶂善高飛能風能水故舟首畫之又有似鶂而短項背上綠色腹背紫白色者名青鶂一名烏鷄陶氏謂烏賊魚乃此鳥所化或云即鴨非也

鶂部紀事

左傳僖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多平沙沙上鵁鶄鴻鶂動輒成羣

外史天文篇徐淵遊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陂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鶂乎鶂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

鶂部雜錄

易林鷁飛中退舉事不進

羣碎錄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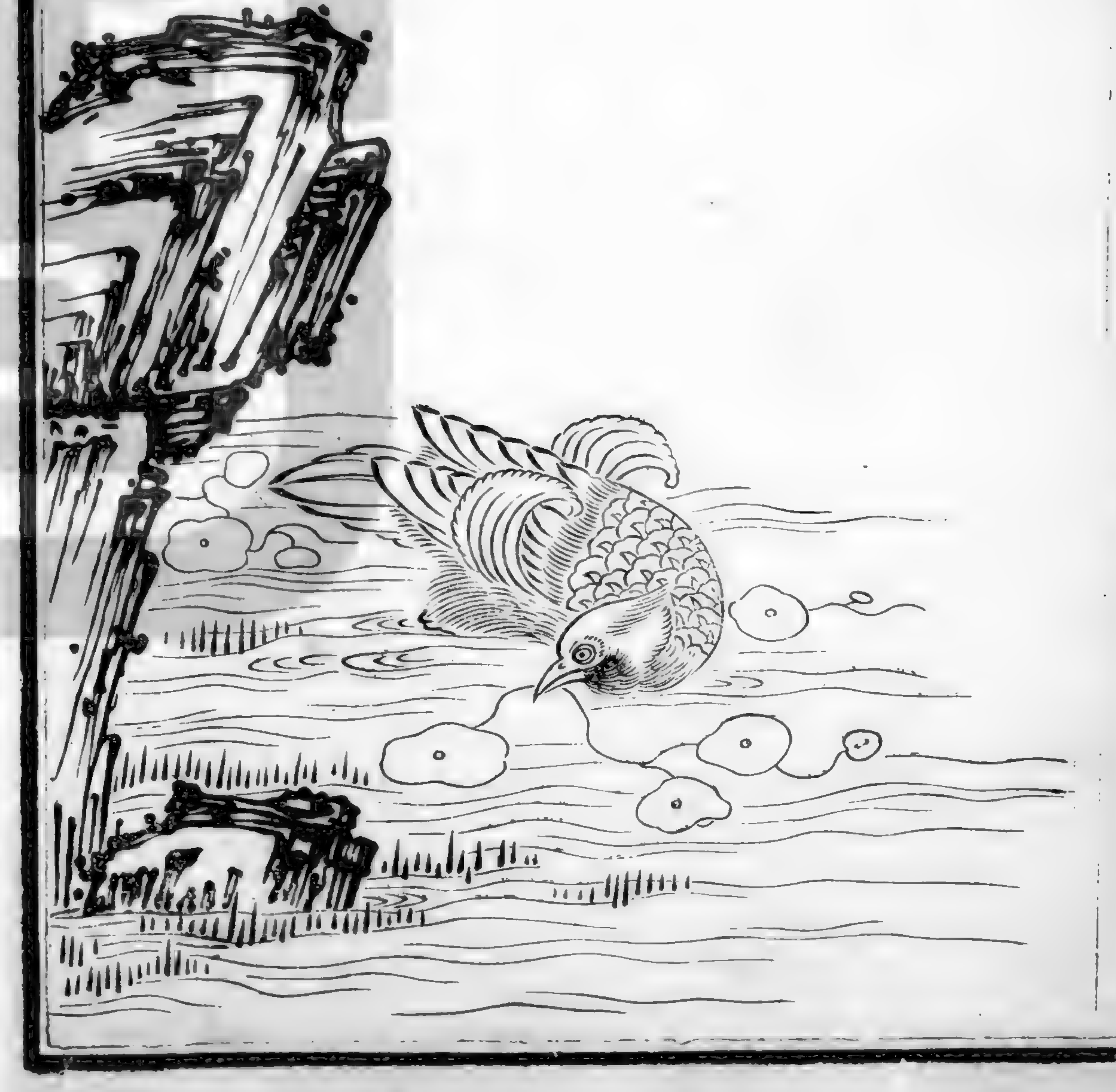
鸂鶒部彙考

釋名

溪鵡（埤雅）

紫鴛鴦（爾雅翼）

鸂鶒圖



臨海異物志

鸂鶒

鸂鶒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遯齋閒覽

禽鳥有智

鸂鶒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

埤雅

溪鷘

溪鷘五色尾有毛如船柂小於鴨沈約郊居賦所謂

秋鷺寒鶖修䳍短鳬是也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淮賦云溪鶒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勅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鳩之步綱鶖之畫印溪鶒之勅蜾蠃之祝皆物之有術智者也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鳿於水渚宿老少若有勅令也亦其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

爾雅翼

鸂鶒

黃赤五彩者有纓者皆鸂鶒耳然鸂鶒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亭幽謂鸂鶒也說文作溪鳿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鸂鶒其游於溪也左雄右雌羣伍不亂似有式度者故說文又作溪鳿其形大於鴛鴦而色多紫亦好並游故謂之紫鴛鴦也

集解

陳藏器曰鸂鶒南方有短狐處多有之性食短狐也

所居處無復毒氣人家宜畜之形小如鴨毛有五采首有纓尾有毛如船柁形

肉氣味

甘平無毒冬月用之

主治

嘉祐曰食之去驚邪及短狐毒

鸂鶒部藝文一

鸂鶒賦

宋謝惠連

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鸂鶒服昭晰之鮮姿糅元黃之美色命儔侶以翱遊憩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羅網幕而雲布摧羽翮於翩翻乖沈浮之諧豫宛羈畜於籠樊

鸂鶒部藝文二（詩）

詠鸂鶒　　齊謝朓

蕙草含初芳瑤池曖晚色得廁鴻鸞影晞光弄羽翼

詠鸂鶒　　梁簡文帝

飛從何處來似出上林隈口銜長生葉翅染昆明苔

鸂鶒　　唐杜甫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畱滯莫辭勞

鸂鶒　　許渾

池寒柳復凋獨宿夜迢迢雨頂冠應冷風毛劍欲飄故巢迷碧水舊侶越丹霄不是無歸處心高多寂寥

玩金鸂鶒戲贈襲美　陸龜蒙

曾向溪邊泊暮雲至今猶憶浪花羣不知鏤羽凝香霧堪與鴛鴦覺後聞

鸂鶒　李德裕

清沚雙鸂鶒前年海上雛今來戀洲嶼思若在江湖欲起摇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憶西湖雙鸂鶒　李紳

雙鸂鶒錦毛斑斕長比翼戲繞蓮藂廻錦臆照灼花叢兩相得漁歌驚起飛南北繚繞追隨不迷惑雲間上下同棲息不作驚禽遠相憶東家少婦機中語翦斷廻文泣機杼徒嗟孔雀銜羽毛一去東南別離苦五里徘徊竟何補

鸂鶒　李羣玉

錦羽相呼暮沙曲波上雙聲戛哀玉霞明川靜極望中一時飛滅青山綠

和魯望玩金鸂鶒戲贈詩　皮日休

鏤羽雕毛迥出羣溫馨飄出麝臍熏夜來會吐紅茵畔猶似溪邊睡不聞

玩金鸂鶒和陸魯望　　張賁

翠羽紅襟鏤彩雲雙飛常笑白鷗羣誰憐化作雕金質從倩沉檀十里聞

答顧兄　　包佶

於越城邊楓葉高楚人書裏寄離騷寒江鸂鶒思儔侶歲歲臨流刷羽毛

鸂鶒　　唐彥謙

一宿南塘煙雨時好風搖動綠波微驚離曉岸銜花去暖下春汀照影飛華屋撚絃彈鼓舞綺窻含筆澹毛衣畫屏見後長迴首爭得雕籠莫放歸

鸂鶒　　南唐李中

流品是鴛鴦翻飛雲水鄉風高離極浦煙冥下方塘比鷺行藏別穿荷羽翼香雙雙浴輕浪誰見在瀟湘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　　宋蘇轍

半畝清池荇藻香一雙鸂鶒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在飛過重城母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釣

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縣無心更激昂

憶鸂鶒　劉安上

鸂鶒如何許南園春水多稻粱隨分有烟雨想無他
世上貪毛羽湖邊足網羅池塘棲息穩愼勿厭風波

鸂鶒　王十朋

文彩眞爲累飛鳴不自由小池新水漲相對漫沈浮

題馬賁畫鸂鶒圖　金党懷英

雙眠雙浴水平谿共看秋光臥兩堤誰信瀟湘有孤
鴈冷沙寒葦不成棲

竹杏沙頭鸂鶒　元虞集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會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
暖臥看窻間唾碧茸

鸂鶒部紀事

唐書倪若水傳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敎誨風化興行元宗遣中人捕鵁鶄鸂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適使

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開元天寶遺事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劇談錄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蔡州汝南郡土貢雙距溪鶩

鸊鷉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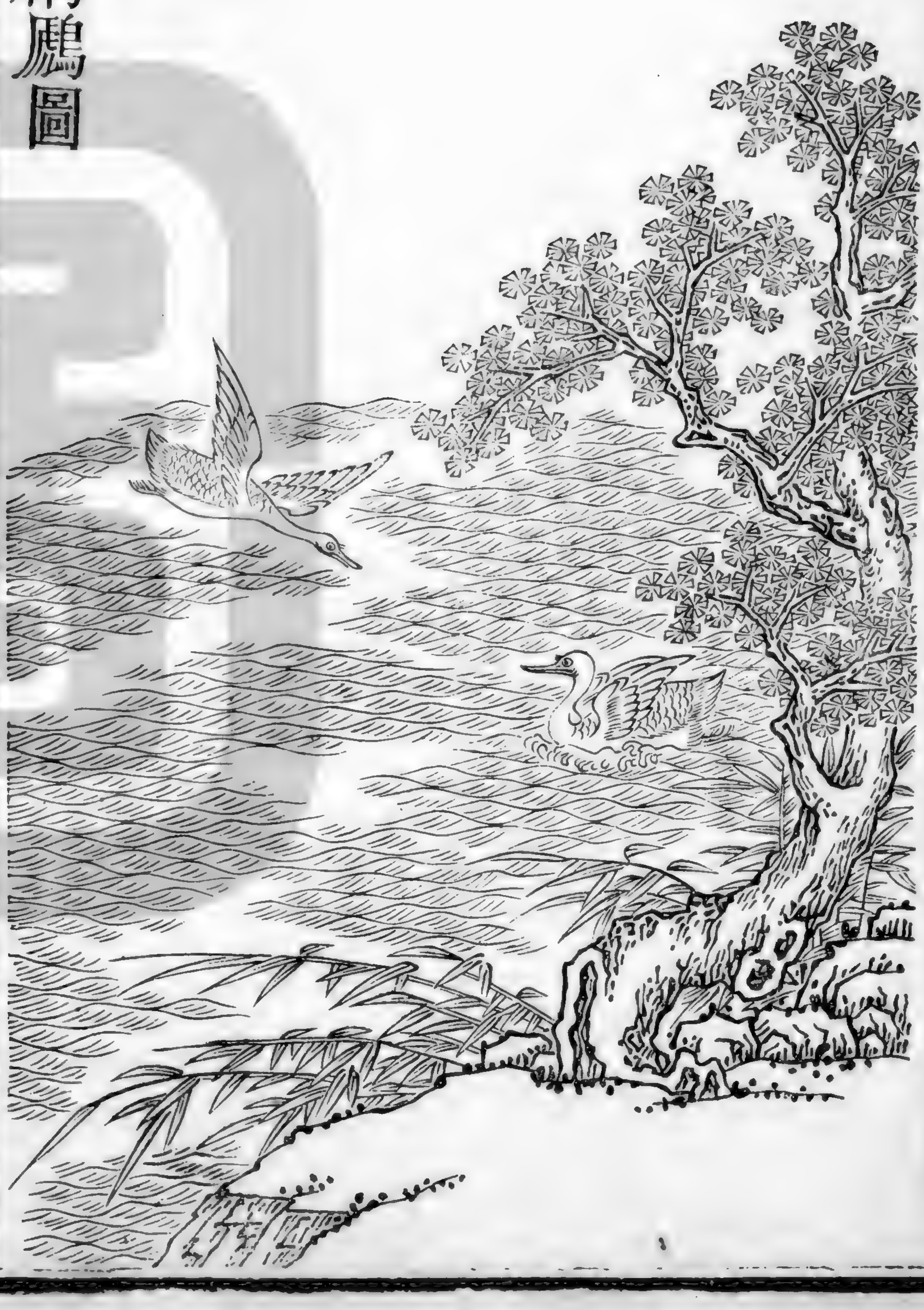
須鸁（爾雅） 扎（大戴禮記）

鷿鷉（方言） 鳶刀（本草綱目）

零丁（本草綱目） 油鴨（本草綱目）

刁鴨（本草綱目）

鸊鷉圖



爾雅

釋鳥

鷉須鸁

（注）鸊鷉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疏）鷉一名須鸁

大戴禮記

夏小正

四月鳴扎扎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

方言

釋鳥

野鳬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大者謂之鶻䴘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鸊鷉須鸁竝未詳鴛刁零丁皆狀其小也油鴨言其肥也

集解

陳藏器曰鸊鷉水鳥也大如鳩鴨脚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中人至即沈或擊之便起其膏塗刀劒不鏽續英華詩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鸊鷉膏是也

韓保昇曰野鴨有與家鴨相似者有全別者其甚小者名刁鴨味最佳

李時珍曰鸊鷉南方湖溪多有之似野鴨而小蒼白文多脂味美冬月取之其類甚多揚雄方言所謂野鳬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大者謂之鶻䴘是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補中益氣五味炙食甚美出正要

膏主治

陳藏器曰滴耳治聾

鸊鷉部藝文

鸊鵜賦（有序）

晉張望

余觀鸊鵜之爲鳥也形貌叢茂尾翮憔陋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

惟鸊鵜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翩舒翮以和鳴匪窘惕於籠畜瀺灂池沼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畱値汙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裏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囘旋沈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

獲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六卷目錄

鸐鳿部彙考
　鸐鳿圖
　南康記（鸐鳥）
　爾雅翼（屬玉）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毛及屎主治　發明）
練鵲部彙考
　練鵲圖

白頭翁圖
三才圖會（練鵲　白頭翁）
本草綱目（集解　氣味　主治）
練鵲部藝文（詩　白頭翁附）
白頭翁詞　元陳基
題畫白頭雙鳥　貢性之
子昂畫　虞集
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應成立題　迺賢
雪竹白頭翁橫披　宋褧
應教題落花芳草白頭翁　丁鶴年
白頭翁　明張昱
白頭翁　沈周
花上白頭翁　王紱
題海棠白頭翁便面次韻　錢洪
練鵲部紀事（白頭翁附）
翡翠部彙考
鴗圖
翡翠圖

鴒圖

爾雅（釋鳥）

禽經（背采　鴒貪）

南中志（翡翠出產）

廣志（翡翠所出）

交州志（似鷂鴒）

異物志（翮毛）

益部方物記（百舌鳥）

埤雅（鴒）

爾雅翼（鴒　鴗）

海槎餘錄（晴日一出）

三才圖會（翡翠二鳥）

本草綱目（鴒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魚狗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翡翠部藝文一

翡翠贊　晉郭璞

翡翠賦　梁江淹

翡翠部藝文二詩

翠鳥　後漢蔡邕

感遇詩　唐陳子昂
翠碧鳥　陸龜蒙
銜魚翠鳥　錢起
翠碧鳥　韓偓
翡翠　宋文同
翡翠　前人
翠翠辭　明王問
題蘇漢臣鷸蚌圖　侯恪
魚虎子圖　僧原瀞

翡翠部選句
翡翠部紀事
翡翠部雜錄
翡翠部外編
鶺鴒部彙考
鶺鴒圖
詩經（小雅常棣）
爾雅（釋鳥）
毛詩陸疏廣要　脊令在原

埤雅（脊令）
直省志書（會稽縣）
鶺鴒部藝文一
鶺鴒頌（并序）　唐元宗
鶺鴒賦（并序）　喬琳
鶺鴒部藝文二（詩）
脊令　宋方岳
鶺鴒部紀事
鶺鴒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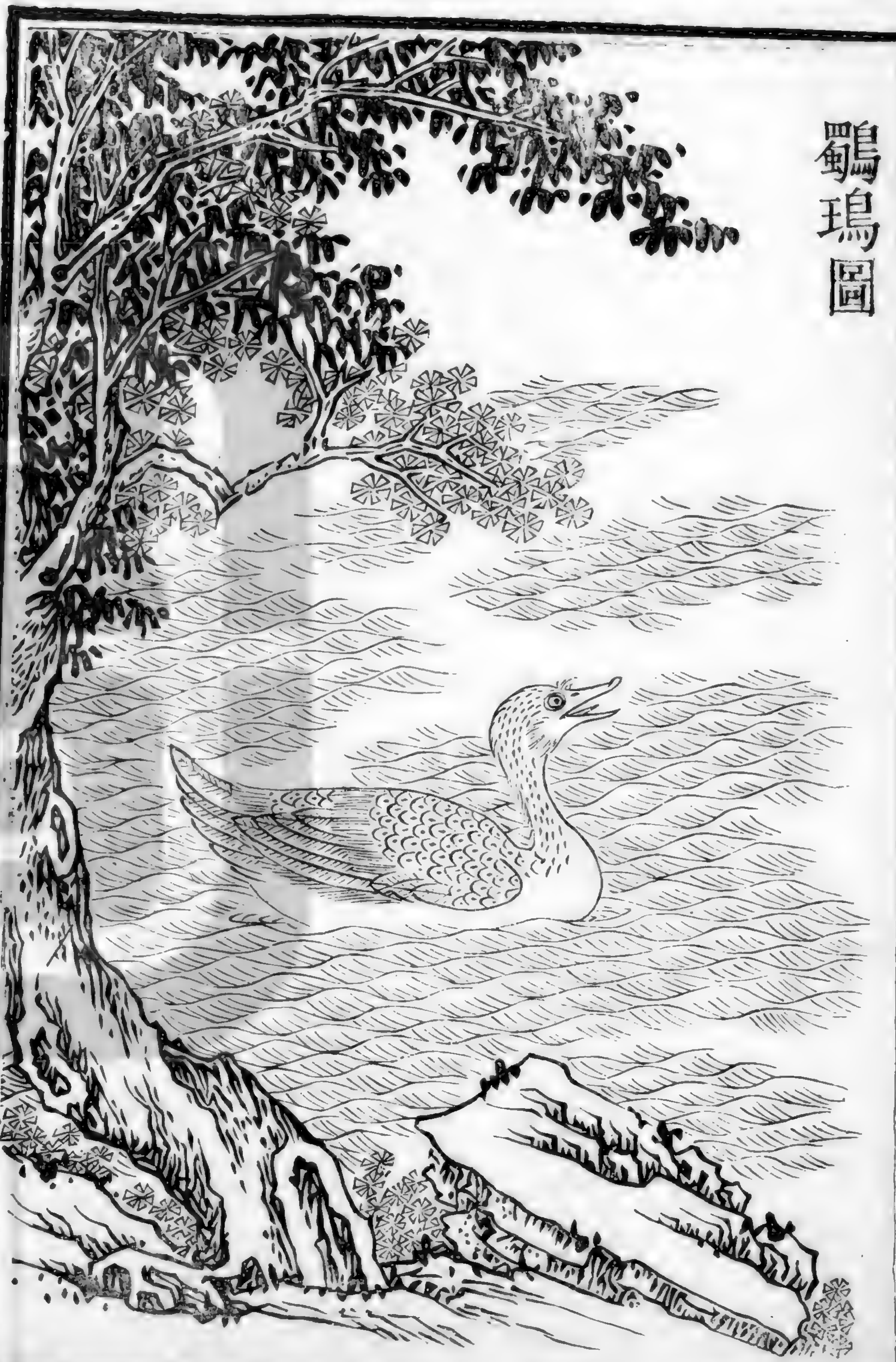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四十六卷

鸀鳿部彙考

釋名

鸑鷟（說文）　白鶴子（本草綱目）

鸊鷉圖



南康記

鸊鳥

歸美山有石室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鸊鳥形色鮮潔自愛羽毛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爲不虛矣

爾雅翼

屬玉

屬玉水鳥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似鵁鶄漢以名觀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鸂鶒名義未詳按許愼說文云鸑鷟鳳屬也又江中有鸑鷟似鳬而大赤目據此則鸂鶒乃鷟鸑聲轉蓋此鳥有文采如鳳毛故得同名耳

集解

陳藏器曰鸂鶒山溪有水毒處卽有之因爲食毒蟲所致也其狀如鴨而大長項赤目斑觜毛紫紺色如鵁鶄色也

李時珍曰按三輔黃圖及事類合璧並以今人所呼白鶴子者爲鸂鶒謂其鳥潔白如玉也與陳氏似鴨紫紺之說不同白鶴子狀白如鷺長喙高脚但頭無絲耳姿標如鶴故得鶴名林棲水食近水處極多人捕食之味不甚佳

毛及屎主治

陳藏器曰燒灰水服治溪鳥毒沙蝨水弩射工蜮短狐蝦鬚等病亦可將鳥近病人卽能噉人身訖以物承之當有沙出其沙卽含沙射人之箭也又可籠鳥

近人令鳥氣相吸

發明

陳藏器曰已上數病大略相似俱是山水間蟲含沙射影所致亦有無水處患者或如瘧或如天行寒熱或有瘡無瘡但夜臥時以手摩身體有辣痛處熟視當有赤點如針頭急捻之以芋葉入肉刮出細沙以蒜封之則愈否則寒熱漸深也惟蝦鬚瘡最毒十活一二桂嶺獨多但早覺時以芋及甘蔗葉屈角入肉勾出其根如蝦鬚狀則愈遲則根入至骨有如疔腫最惡好著人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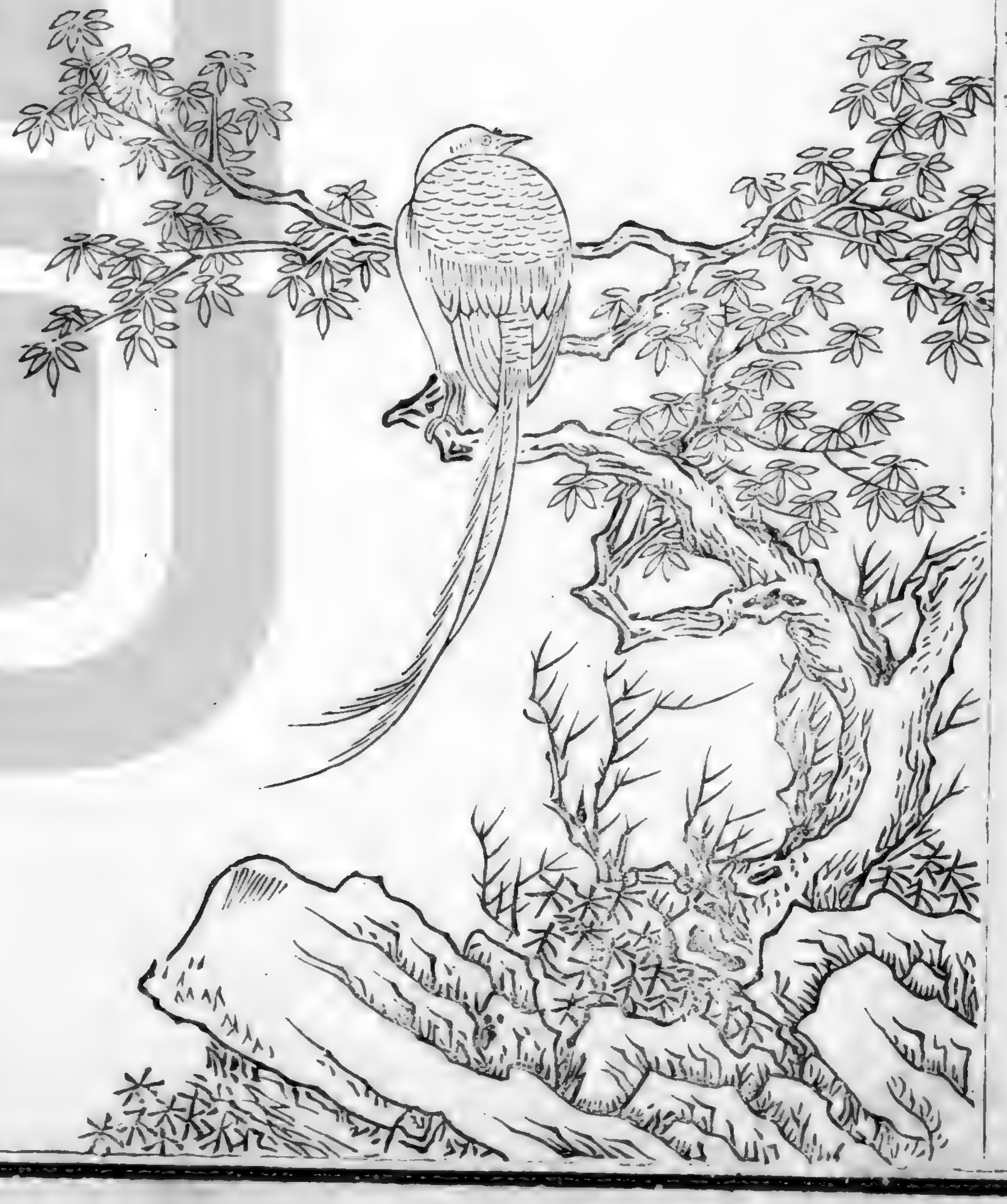
李時珍曰水弩短狐射工蜮一物也陳氏分為四非矣溪毒有氣無形沙蝨沙中細蟲也

練鵲部彙考（白頭翁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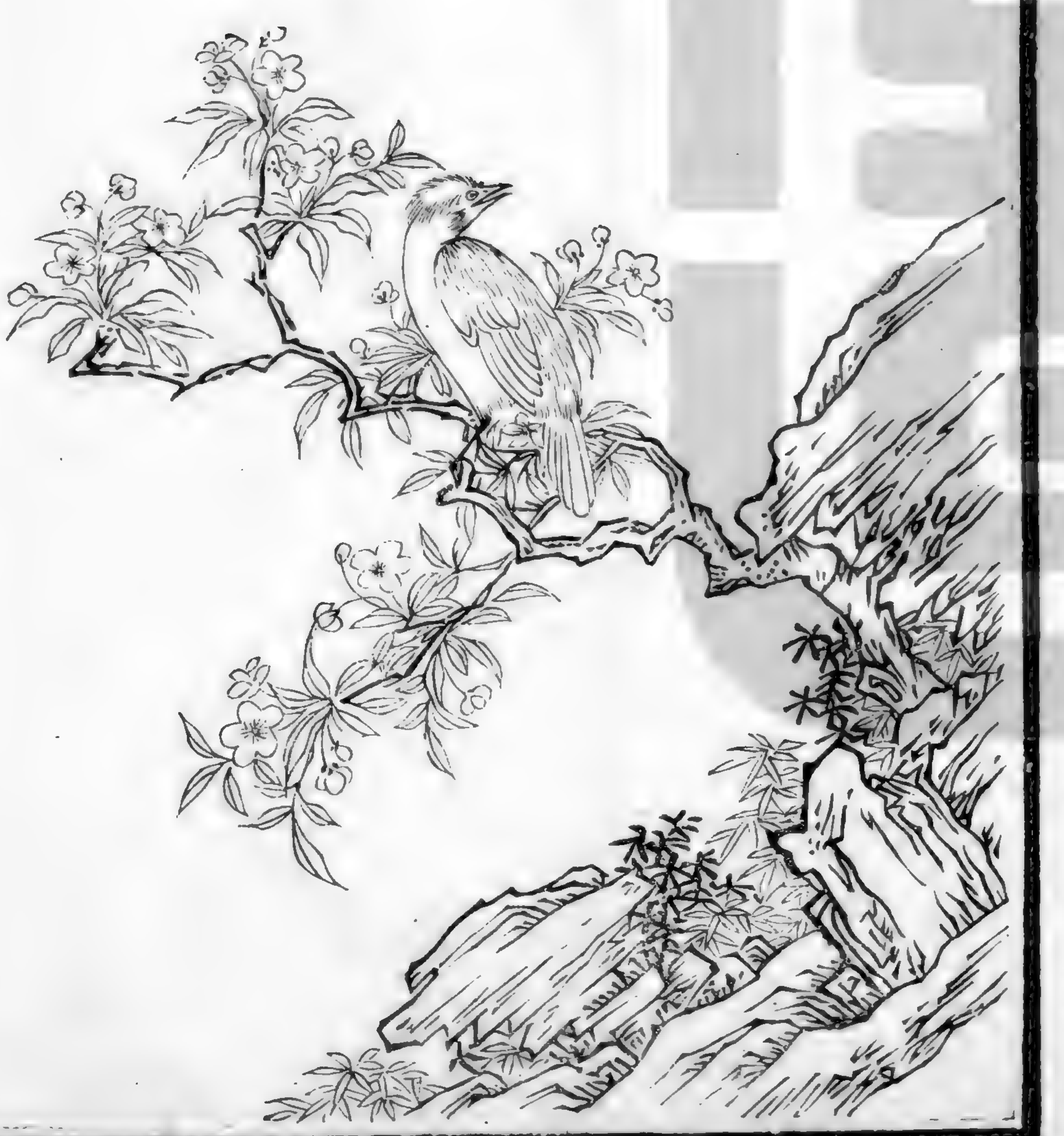
釋名

帶鳥（禽經）拖白練（本草綱目）

練鵲圖



白頭翁圖



三才圖會

練鵲

禽經練鵲名帶鳥俗名壽帶鳥似山鵲而小頭上有披帶雌者短尾雄者長尾

白頭翁

鳥有名白頭翁者形似鶺鴿其飛似燕之頡頏頭上有白毛身蒼色

本草綱目

集解

掌禹錫曰練鵲似鴝鵒而小黑褐色食槐子者佳冬春間采之時珍曰其尾長白毛如練帶者是也禽經云冠鳥性勇纓鳥性樂帶鳥性仁張華云帶鳥練鵲之類是也今俗呼爲拖白練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宋嘉祐曰益氣治風疾細剉炒香袋盛浸酒中每日取酒溫飲服之

練鵲部藝文詩　（白頭翁附）

白頭翁詞　元陳基

杜陵三月春風暖燕語鶯啼雜絃管落花撩亂紫騮嘶平樂歸來酒尊滿雨急風篁忽已秋幽鳥多情亦白頭不隨翡翠花間宿却愛鴛鴦水上游春去秋來不知老安樂卽多憂患少綺窻深處語言奇付與紛紛秦吉了

題畫白頭雙鳥　貢性之

笑殺錦鴛鴦浮沈浴大江不如枝上鳥頭白也雙雙

子昂畫　　虞集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和露寫東風

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應成立題　　迺賢

淡月溶溶隔畫樓一枝香雪近簾鉤山禽似怨春歸早獨立花間自白頭

雪竹白頭翁橫披　　宋褧

琅玕裊裊碧雲空雪綴斜梢倚北風丹鳳不來年歲晚一枝聊借白頭翁

應教題落花芳草白頭翁　　丁鶴年

草長連朝雨花殘一夜風青春畱不住啼殺白頭翁

白頭翁　　明張昱

疎蔓短於蓬皁棲怯曉風衹緣頭白早無處入芳叢

白頭翁　　沈周

十日紅簾不上鉤雨聲滴碎管絃樓梨花將老春將去愁白雙禽一夜頭

花上白頭翁　　王紱

欲訴芳心未肯休不知春色去難畱東君亦是無情

物莫向花間怨白頭

題海棠白頭翁便面次韻　錢洪

山禽原不解春愁誰道東風雪滿頭遲日滿欄花欲睡雙雙細語未曾休

練鵲部紀事（白頭翁附）

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曰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酉陽雜俎大曆八年有白頭鳥乳鸜鵒

翡翠部彙考

釋名

鴗（爾雅）　天狗（爾雅）

水狗（爾雅注）　鷸（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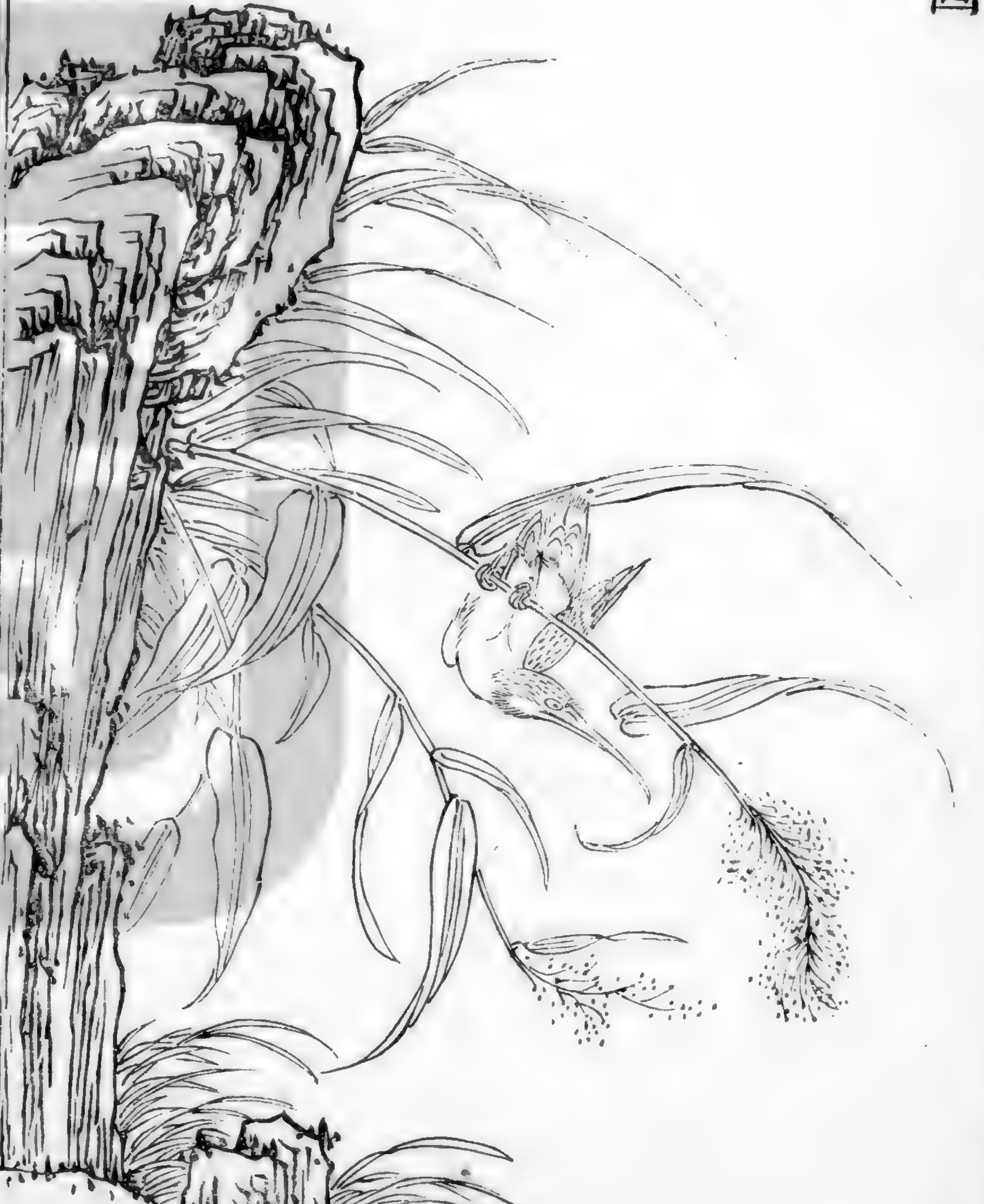
百舌鳥（益部方物記）　翠碧鳥（埤雅）

魚虎（埤雅）　魚師（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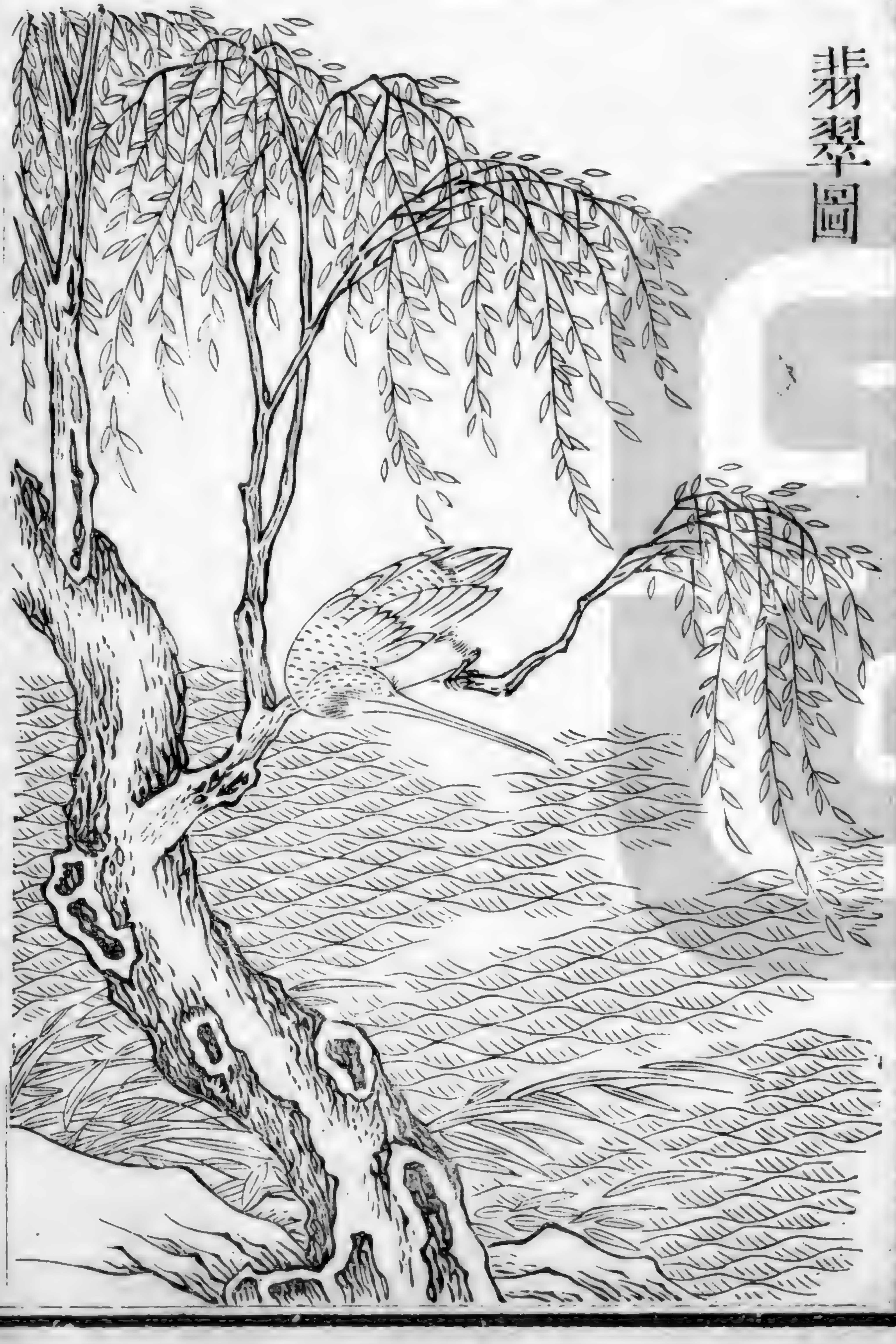
述（埤雅）　翠奴（爾雅翼）

紺燕（爾雅翼）　魚狗（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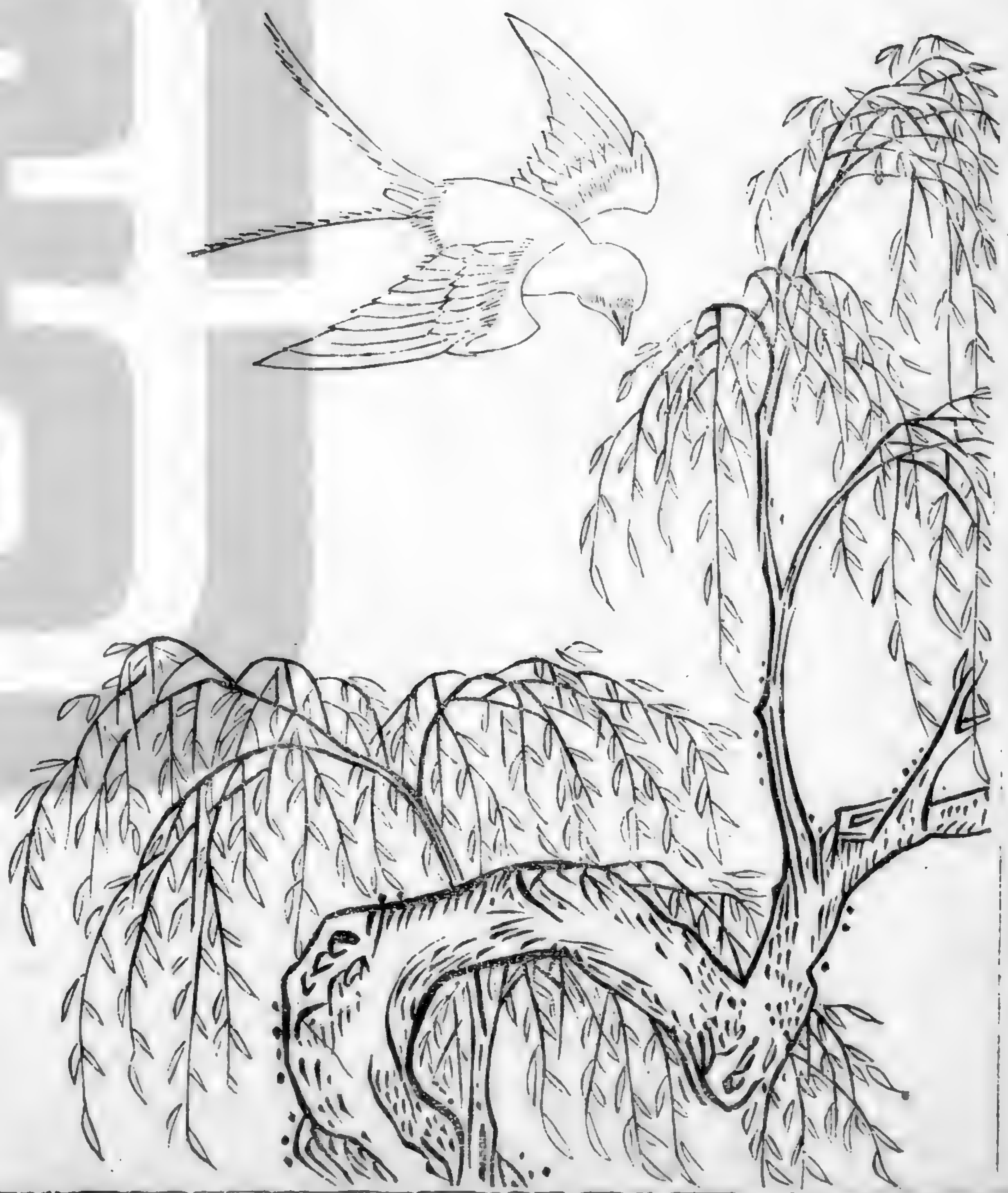
鴗圖



翡翠圖



鷸圖



爾雅 釋鳥

鴗天狗

（注）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疏）鴗一名天狗

翠鷸

（注）似燕紺色生鬱林（疏）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郭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按漢書尉佗獻文帝翠

鳥毛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故僖二十四年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是也

禽經

背采

背有采羽曰翡翠

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鷸貪

鷸有文而貪

鷸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啄食之反爲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爲害左傳曰聚鷸爲冠是也

南中志

翡翠出產

寧州之極西南有翡翠

南里縣有翡翠

廣志

翡翠所出

翡色赤翠色紺皆出交州興古縣

交州志

似鷓鴣

翡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

異物志

翮毛

翠惟六翮毛長寸餘青茸翡大於燕小於烏

益部方物記

百舌鳥

出邛蜀山谷間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云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者鳥性亦矜鬬至死不解然捕者惜之不使極其擊云綠衣紺尾一啼百囀可樊而畜爲世嘉玩（按翠碧鳥諸書中俱無善效他禽語之説其爲反舌無疑矣據此專指爲翡翠或其出產獨異姑兩存之以備考訂）

埤雅

鷸

鷸一名述似燕紺色知天將雨之鳥也故傳曰知天

者冠述而莊子曰皮弁鷸冠以約其外字從矞矞述也鷸知天時而述之者也義訓曰鷸紺燕知風則啼商羊一足雨則舞然則鷸之爲鳥非獨知雨又亦知風也蘇子所謂鷸蚌相持者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兩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謂鬬卩一本作雨非是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亦自銜其毛羽日浴澄瀾洄淵之間鮮縟可愛或謂之翡翠名前爲翡名後爲翠舊云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其小者謂之翠碧一名魚虎一名魚師性善捕魚故曰魚師魚虎也荊王以其羽毛飾被左氏傳所謂翠被豹舄是也今花工亦取以爲婦人面飾俗說翡翠各據溪曲以居以自藏匿猶雉之分畿雖飛不越分域也素問曰青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爾雅翼

鷸

鷸似燕紺色生鬱林蓋今翠鳥也巢於木杪生子夷人稍從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謂之翡翠郭璞謂賈害以采（說文翡赤尾雀翠青羽雀也）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尾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翡大於翠其羽可以飾幃帳故稱翡幃翠帳或云鳥名別異非雄雌別名也此鷸一名翠鷸則是其翠者然又名紺燕以說文考之紺深青揚赤色也蓋翡則赤翠之揚赤者也通可稱鷸耶古者鷸冠飾鷸羽於頂鄭子臧好之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說者曰鷸水鳥天將雨則鳴故知天道者冠焉其冠前圓一謂之圓冠禮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音衢履頭飾也）莊子曰冠圓冠者知天時履絇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此魯國之儒服也哀公嘗以此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而魯之敢服者惟一丈夫耳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然則固非子臧之所宜服也漢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亦天道所係此建華冠也術氏冠亦謂之鷸冠象鷸鳥形畫鷸羽爲飾紺色司天文者冠之蓋術氏卽鷸音之轉爾然建華冠後漢輿

服志以爲鷸冠明所施用用鷸飾前圓術氏冠前亦圓（闕二字）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漢不施用獨有其圖爾又乃畫鷸其義似迂遠音卽近鷸未敢臆斷也鷸韋昭以爲翠鳥張晏以爲赤足黃文以其尾飾冠顏師古以謂鷸大鳥卽戰國策所謂啄蚌者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者非翠鳥也字學家稱翠鷸似燕紺色生鬱林鷸知天將雨故知天文者冠鷸然古者以毛飾羽如翠被翠衿之類乃獨取似燕者此術氏冠云紺色則亦翠耳（廣志翡色赤翠色紺）當待識者詳之

鴗

鴗天狗郭氏云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今此鳥穴土爲巢當冬月起其穴橫入一尺許雛於其中其喙皆紅項下白亦來人家陂池中竊魚食之今人謂之翠碧鳥又謂之魚狗或曰小者名魚狗大者名翠奴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魚其尾亦可爲飾治肉（闕）治骨鯁性所宜耳

海槎餘錄

晴日一出

翡翠生於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霽日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僅伴梁燕羽翰五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視羅其巢始獲之也

三才圖會

翡翠二鳥

或云翡翠二鳥名翠形小深青色食魚翡大如鳩青不深無光彩林棲不食魚

本草綱目

鷸集解

陳藏器曰鷸如鶉色蒼嘴長在泥塗間作鷸鷸聲村民云田雞所化亦鵪鶉類也蘇秦所謂鷸蚌相持者即此時珍曰說文云鷸知天將雨則鳴故知天文者冠鷸今田野間有小鳥未雨則啼者是矣與翡翠同名而物異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補虛甚暖人

魚狗釋名

李時珍曰狗虎師皆獸之噬物者此鳥害魚故得比類命名

集解

陳藏器曰此即翠鳥也穴土爲窠大者名翠鳥小者名魚狗青色似翠其尾可爲飾亦有斑白者

李時珍曰魚狗處處水涯有之大如燕喙尖而長足紅而短背毛翠色帶碧翅毛黑色揚青可飾女人首物亦翡翠之類

肉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魚鯁及魚骨入肉不出痛甚者燒研飲服或煑汁飲亦佳

發明

李時珍曰今人治魚骨鯁取得去腸用陰陽瓦泥固鍛存性入藥用蓋亦取其相制之意

翡翠部藝文一

翡翠贊　晉郭璞

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

翡翠賦　梁江淹

彼二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之紅泉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峰岑嵒而蔽日樹靜瞑而臨泉霞輕重而成彩煙尺寸而作緒熱風翕而起濤丹氣赫而爲暑對滑流之蛟龍銜汶

漻之霧雨耀綠葉於冬岫鏡朱華於寒渚斂慧性及馴心騫頳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充南琛於祕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以成文糅紫金而爲色專妙綵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傳貴質於竹素晦深聲於百億嗟乎雞鶩以稻粱致憂燕雀以堂構貽愁旣銜利之已近又遁害之無由今乃依赧火之絕垠出赤縣之紘州遠人迹而獨立擘天倪而爲儔竟同獲於河鴈不俱恕於海鷗必性命兮有當孰能合兮可求

翡翠部藝文二（詩）

翠鳥　後漢蔡邕

庭前有石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迴顧生碧色動搖揚彯青

感遇詩　唐陳子昂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嘆惜此珍禽

翠碧鳥　陸龜蒙

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花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

銜魚翠鳥　錢起

有意蓮葉間瞥然下高樹擘波得潛魚一點翠光去

翠碧鳥　韓偓

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挾彈小兒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

翡翠　宋文同

清晨有珍禽翩翩下魚梁其形不盈握毛羽鮮且光天人裁碧霞爲爾縫衣裳晶熒眩我目非世之青黃愛之坐良久常恐瞥爾翔忽然投清漪得食如針鋩如是者三四厭飫已一肮既飽且自嬉翻身度回塘飛鳴逐佳匹相和音琅琅

翡翠　前人

見諸長喙須避得少纖鱗便飛爲報休來近岸有人愛汝毛衣

翠翠辭　明王問

翠翠復翠翠雙飛亦雙止西風吹老芙蓉枝水冷河

清魚不起朝從南海去暮仍珠樹歸娟娟波心影氄氄身上衣今日沙頭忽不見點上吳宮美人面

題蘇漢臣鷸蚌圖　侯恪

秋風瑟瑟蘆花白秋山如洗澗泉碧夕陽遠挂楓樹林鷸蚌無心相逼迫蓑衣漁子下垂綸却看手取如有神人生萬事皆如此誰謂此圖蘇漢臣

魚虎子圖　僧原瀞

翠羽畫殊絕窺魚秋水深忽來知險意靜立見機心沙白霜初落溪寒日易陰何當隨啄木除蠹向高林

翡翠部選句

周宋玉登徒子賦眉如翠羽

漢司馬相如長門賦翡翠歙而來萃

魏曹植洛神賦或拾翠羽

唐杜甫詩江上小堂巢翡翠（又）或看翡翠蘭苕上

張九齡詩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顛得無金丸懼

翡翠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獻令曰臣請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文犀翠羽爲獻湯曰善

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註）倉吾亦蠻也翠羽其邑青而有黃也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

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

范子計然者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註）以翠羽飾被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廣莊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一人曰臣之術能分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唼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

漢書南粵王趙佗傳佗文帝元年獻翠鳥千生翠四十雙

燕剌王旦傳旦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注以翠羽飾冠

白帖唐開元時楊妃愛玩翡翠春月遣宦官詣江南捕鵁鶄翠鳥鸂鶒等置苑中

同昌公主外傳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有翡翠匣匣飾以翡翠毛羽

唐書李蔚傳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國鳳翔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鷸周飾之

地理志嶺南道安南土貢翠羽

睦州玉山郡土貢翠羽

宋史太祖本紀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敎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

曹修古傳修古爲監察御史禁中以翡翠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

五行志建炎三年高宗在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

翠羽飛鳴行殿三匝一再止於宰臣汪伯彥朝冠冠尊服飛鳥踐之不祥翠羽又青祥也劉向以爲野鳥入宮宮室將空一日敗亾之應是月金人入揚州有倉卒渡江之變未幾伯彥罷相尋坐貶

紹興二十三年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猶集翠羽爲之近服妖也

二十七年交趾貢翠羽數百命焚之通衢立法以禁

眞臘風土記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木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

安丘縣志明正德以來野有小雀朱喙翠羽烏鴉羣噪而啄之墮其毛翡翠也異乎何從而來哉

翡翠部雜錄

孝經援神契神靈滋液百珍用則翠羽耀輝

徐廣車服注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吳錄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抱朴子博喻篇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

新論韜光篇翠以羽自殘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

則解羽之患未脫

歸田錄凡物有相感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穎州時嘗以示僚屬在座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眞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罌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竹坡詩話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罕識之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土人亦無識者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

翡翠部外編

幽怪錄陳朱崖太守袁洪兒小名誇郎嘗野見翠鳥命羅得之袁甚愛玩清夜月明徹燭長吟忽失翠鳥所在見一婢子立在其左誇郎甚異之曰汝是誰家青衣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便爲袁郎羅得因爲邀封郎與相吟咏封郎名平仲遂爲媒取王家女名從從第二十七久之妻慘然飾行裝誇郎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爲陰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遂相與別及

歸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

辟寒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見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芬香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太平廣記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爲志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徑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監門使者曰此神仙之所處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衣絳褚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麾傳呼曰使者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答曰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名徐仲山入引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敎以其夙業合與卿爲妻仲山降謝丈夫乃命後堂備吉禮旣而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

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羽爲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爲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

樹萱錄張確嘗遊霅上於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咏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鶺鴒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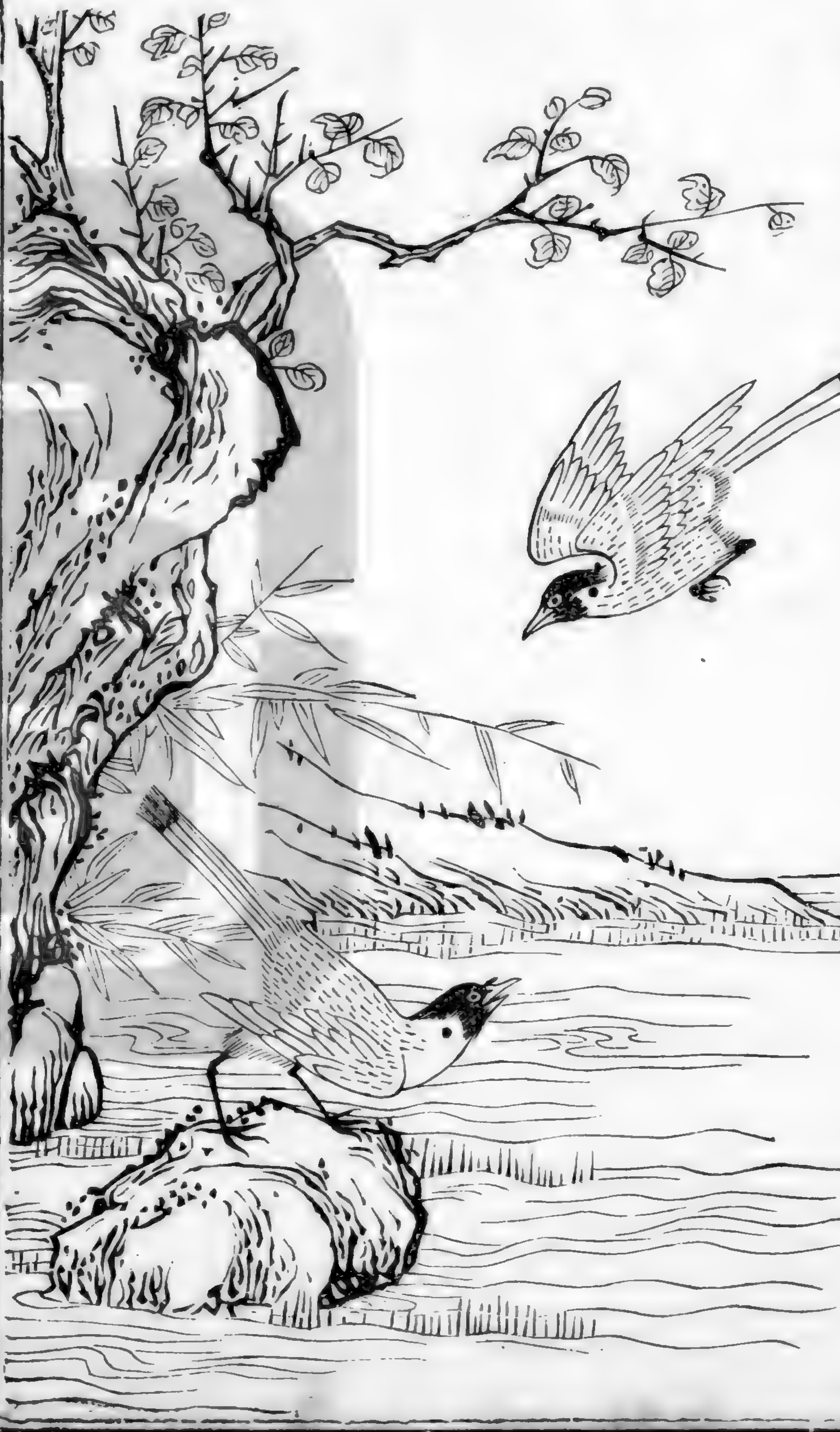
釋名

脊令 詩經　雪姑 詩經大全

雝渠 爾雅　連錢 毛詩陸疏廣要

九顛遷 會稽縣志

鶺鴒圖



詩經

小雅常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傳）脊令雝渠也（朱注）雝渠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大全）嚴氏曰雪姑也

爾雅

釋鳥

鶺鴒雝渠

（注）雀屬也（疏）鶺鴒一名雝渠水鳥也

毛詩陸疏廣要

脊令在原

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禽經曰鶺鴒友悌張註雀屬也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博雅鵹鸈鳫也詩緝云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脊令行而在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爲脊令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爲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按詩攷作鶺鴒在原唯石經作脊令今江南洲渚間多有之其狀小如雀輕俊可愛張茂先云高尺恐誤

埤雅

脊令

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水鳥首尾相應和之至也今反在原則失其所矣故以取況兄弟急難其首尾相應如此義訓曰鶺鴒錢母其頸如錢文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說者以爲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雝渠渠之言勤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驗矣

直省志書

會稽縣

鶺鴒俗呼爲九顛遷

鶺鴒部藝文一

鶺鴒頌（并序）

唐元宗

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逼之不懼翔集自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預觀其事以獻其頌美其彬蔚俯同頌云

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廬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惟所息宴棲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

天倫之性魯衞兮政親賢居兮爰游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鶺鴒賦（井序）　喬琳

鶺鴒鸎鶵也詩取其鳴行搖尾相應以與兄弟急難之義而已然無巢無雛不知棲息孳孕之所人之見者更無大小之殊隼不能搏彈不能射網罟不能取朝之與夕常在人間竟不知此鳥之所自來也

何鶺鴒之小鳥與羽族而特殊鶣[illegible]飛鳴肖翹畢逋金睛玉爪紺尾青顱電瞥機駭火馳風趨來何從而去何適似出有而入無噫形氣有生之類非卵則胎不巢則穴罕知爾棲泊之所乳伏之節吾自見爾翩翾一狀小大無別莫涯雛孕之源以出陶鈞之轍亦稱王母之使豈在神仙之列咮啄鋒鋩毛衣霜雪惟若鷟之近道思數顧以周防苟彈射之莫中匪網罟而奚張齊姜所以遣重耳范蠡所以逃越王慮晏安之有毒斯儆戒以爲良務相時而達變豈膠柱而守常偶來池館非意稻粱吾將注目而悠然以逝邑斯

舉矣而物莫之傷既忘情於進取遂遊仞以翶翔乘輿於人間之世全身於自遠之塲苟日新於運用能獨善於行藏

鶺鴒部藝文二詩

脊令

宋方岳

水落寒塘初冷霜倒枯荷半傾莫倚尾能涎涎踏沉
一片秋聲

鶺鴒部紀事

唐書讓皇帝憲傳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名外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鬪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

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鶺鴒部雜錄

詩經小雅小宛章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抱朴子守塉篇鵾鵬戾赤霄以高翔鶺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七卷目錄

鴛鴦部彙考

鴛鴦圖

詩經（小雅鴛鴦）

禽經（愛類）

古今注（匹鳥）

補禽經（鴛鴦）

埤雅（鴛鴦）

爾雅翼（鴛鴦）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鴛鴦部藝文一
鴛鴦賦　梁簡文帝
鴛鴦賦　元帝
鴛鴦賦　陳徐陵
鴛鴦賦　北周庾信
鴛鴦部藝文二（詩）
鷄鳴篇　古樂府

古詩　無名氏
贈秀才入軍（二首）　魏嵇康
酒會詩　前人
鴛鴦（三首）　鄭曼季
鴛鴦篇　唐陳子昂
鴛鴦篇　李德裕
鴛鴦　李商隱
和友人鴛鴦　崔珏
又　前人

又　前人
鴛鴦　羅鄴
鴛鴦　皮日休
又　前人
玩水禽　韓偓
鴛鴦　吳融
鴛鴦　盧弼
鴛鴦　吉師老
鴛鴦　宋曹組
鴛鴦　明高啓
鴛鴦　汪廣洋
鴛鴦部紀事
鴛鴦部雜錄
鴛鴦部外編
鵁鶄部彙考（旋目附）
鳽圖
爾雅（釋鳥）
山海經（北山經）

博雅（釋鳥）
禽經（睛交而孕）
埤雅（鴝鵒）
爾雅翼（鴝）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鴝鵒部藝文一

鴝鵒賦　晉摯虞
鴝鵒賦　梁簡文帝
鴝鵒詩序　唐陸龜蒙

鴝鵒部藝文二（詩）

鴝鵒　唐陸龜蒙
鴝鵒　杜牧
鴝鵒部選句
鴝鵒部紀事
鴝鵒部雜錄

禽蟲典第四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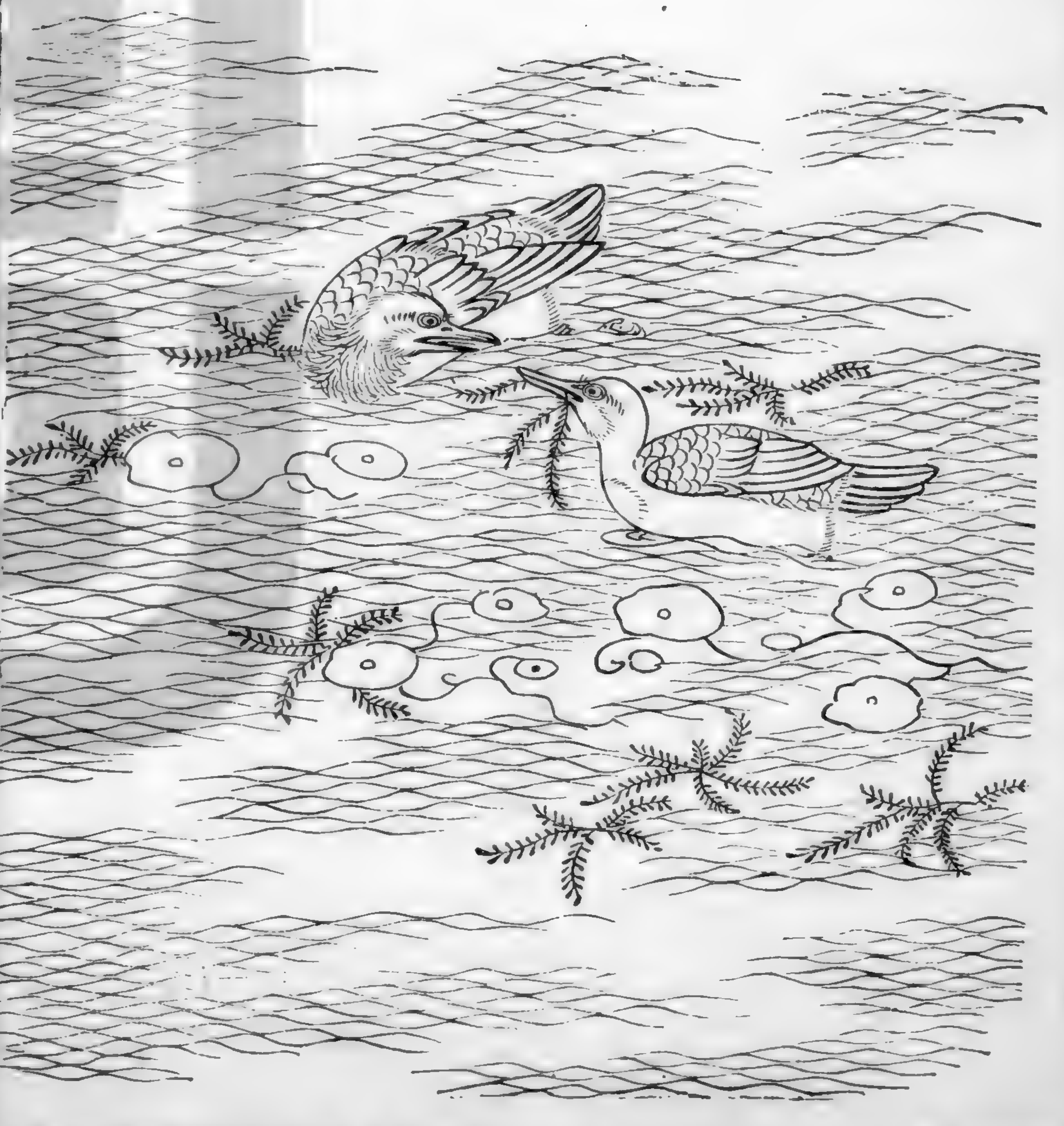
鴛鴦部彙考

釋名

鴛鴦（詩經）　匹鳥（古今注）

黃鴨（本草綱目）　婆羅迦鄰提（本草綱目）

鴛鴦圖



詩經

小雅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朱注）鴛鴦匹鳥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大全）鄭氏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一性馴偶也

禽經

愛類

鴛鴦元鳥愛其類

鴛鴦匹鳥也元鳥燕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古今注

匹鳥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於死故曰匹鳥

補禽經

鴛鴦

鴛鴦交頸

埤雅

鴛鴦

鴛鴦匹鳥有思者也說文稱鳳言鸛顙鴛思是已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鴛性如此故先王慎於取之鴛鴦之詩一章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言于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毀卵不射宿故也二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以我交於萬物有道故彼於止得其

所止也鴛鴦在梁止言左翼者蓋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又是詩初言鴛鴦以著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而卒言乘馬以明奉己有節者蓋言匹鳥乘馬雖微且少而古之明王遇之如此則其大於此者可知也揚雄曰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亦言雙鳧乘鴈未足以爲增損也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鵰鶚無不柔馴者王令毛丘園傳之此寓言也所謂梁鴦者即取鴛鴦在梁不驚撓之義故名之曰梁鴦蓋列莊之書嘗所稱引者不必實有其人每詭其名以見義如梁鴦毛丘園無足滿苟得之類是也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稽聖賦曰雎鳩奚別鴛鴦奚雙一曰鵲好外反鴛好內惡

爾雅翼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鷫鷞蓋鳧屬詩首章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二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蓋畢羅

此鳥必於其飛之時至其在梁者不揜其不備所謂戢其左翼者凡鳥翼左揜右爲雄右揜左爲雌雌視雄爲進止今是雄者戢翼而無驚遽之虞則其配可知矣此蓋相須爲命尤在於交之有道也崔豹古今注曰謂之匹鳥禮記曰庶人之摯匹解者以匹爲鶩正以鳬鷖水鳥之類多相匹偶耳多好以頸相勾如張平子思元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歸田賦曰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雎嚶嚶又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雊从句聲似鳴鶴王雎倉庚與雉皆勾頸唯此雄雌鳥尤甚其大如鶩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翅皆黑今婦人閨房中飾以鴛鴦黃赤五彩者有纓者皆鸂鶒耳然鸂鶒（一本作鶒）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亭幽謂鸂鶒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涅槃經謂之婆羅迦鄰提

集解

李時珍曰鴛鴦鳧類也南方湖溪中有之棲於土穴中大如小鴨其質杏黃色有文彩紅頭翠鬣黑翅黑尾紅掌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交頸而臥其交不再

肉氣味

鹹平有小毒

孫思邈曰苦微溫無毒

吳瑞曰酸無毒

孟詵曰多食令人患大風

主治

宋嘉祐曰諸瘻疥癬以酒浸炙令熱傅貼瘡上冷卽易

孟詵曰淸酒炙食治瘻瘡作羹臛食之令人肥麗夫婦不和者私與食之卽相愛憐

孫思邈曰炙食治夢寐思慕者

附方

五瘻瘺瘡鴛鴦一隻治如常法炙熟細切以五味醋食之作羹亦妙（食醫心鏡）

血痔不止鴛鴦一隻治淨切片以五味椒鹽醃炙空心食之（奉親養老方）

鴛鴦部藝文一

鴛鴦賦　梁簡文帝

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拂菱花始臨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嚬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鴛鴦賦　元帝

靑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鳫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別兮經年相去兮幾千雄飛入元

兎雌去往朱鳶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華夜集兮江沙萍隨流而傅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梁之春色復相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紅雉一生分願學鴛鴦鳥連翩恆逐君

鴛鴦賦

陳徐陵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玉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旣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眪吭浮沈輕軀瀺㵵拂荇戲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眞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作許聲

鴛鴦賦

北周庾信

虞姬少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見鴛鴦之相樂還敧眼而

涙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嬾約况復雙心
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共飛詹瓦全開
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婦
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

鴛鴦部藝文二詩

雞鳴篇　古樂府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

古詩　無名氏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忘

贈秀才入軍　魏嵇康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共十九首錄二）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

顧盼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

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酒會詩　前人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

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鴛鴦　鄭曼季

鴛鴦于飛在江之涘和音反暢拊翼雙起朝遊蘭池

夕宿蘭沚清風翕習扇彼蘭茝凌雲高厲載翔載止

二

鴛鴦于飛載飛載吟有鬱浚藪實惟桂林芳條高茂

華繁重陰爰翱爰翔爰憩其南有馥清芬協我好音

三

鴛鴦于飛乘雲高翔有嚶其友戢翼在梁澹澹素波

容與趨唱雖曰戢止和音遠揚我有好爵與子偕嘗

鴛鴦篇　唐陳子昂

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

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霜霰遶寒池

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遊玩歲歲來追隨
鳳凰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鴈來紫塞空憶稻粱肥
烏啼倦依託鶴鳴傷別離豈若此雙禽飛翻不異林
刷尾青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
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持爲美人贈勖此故交心

鴛鴦篇

李德裕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
交頸千年尚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
日好何處不相依旣逢解佩遊女更值凌波虙妃精
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違淹留碧
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游兮未反宿莫近
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
網羅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游洞庭無苦寒沅江
多碧流昔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
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閣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
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
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
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豔無人識江柳逶迤

空自春惟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鴛鴦　李商隱

雌去雄飛萬里天雲羅滿眼淚潸然不須長結風波願鎖向金籠始兩全

和友人鴛鴦　崔珏

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烟島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映霧乍迷朱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又　前人

寂寂春塘煙晚時兩心和影共依依溪頭日暖眠沙穩渡口風寒浴浪稀翡翠莫誇饒彩飾鸊鵜須羨好毛衣蘭深芷密無人見相逐相呼何處歸

又　前人

舞鶴翔鸞俱別離可憐生死兩相隨紅絲毳落眠沙處白雪花成蹴浪時琴上祇聞交頸語牕前空展共飛詩何如相見長相對肯羨人間多所思

鴛鴦　羅鄴

江雲碧靜霽烟開錦翅雙飛去又迴一種鳥憐名字好祇緣人恨別離來暖依牛渚江莎媚夕宿龍池禁漏催相對若教春女見便應攜向鳳凰臺

鴛鴦　皮日休

雙絲絹上爲新樣連理枝頭是故園翠浪萬迴同過影玉沙千處共棲痕若非足恨佳人魄卽是多情年少魂應念孤飛爭別宿蘆花蕭颯雨昏昏

又　前人

細鎞雕鏤費深功舞妓衣邊繡莫窮無日不來湘渚上有時還在鏡湖中煙濃共拂芭蕉雨浪細雙浮菡萏風應笑豪家鸚鵡伴年年徒被鎖金籠

玩水禽　韓偓

兩兩珍禽渺渺溪翠衿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莎成毯踏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晨雞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組羅誤穩棲

鴛鴦　吳融

翠翹紅頸覆金衣灘上雙雙去又歸長短死生無兩處可憐黃鵠愛分飛

鴛鴦　盧綸

雙浮雙浴傍苔磯蓼浦蘭皐繡帳幃長羨鷺鷥能潔白不隨鸂鶒鬬毛衣霞侵綠渚香衾煖樓倚青雲殿瓦飛應笑隨陽沙漠鴈洞庭煙暖又思歸

鴛鴦　吉師老

江島濛濛煙靄微綠蕪深處刷毛衣渡頭驚起一雙去飛上文君舊錦機

鴛鴦　宋曹組

蘋洲花嶼接江湖頭白成雙得自如春晚有時描一對日長消盡繡工夫

鴛鴦　明高啓

兩兩蓮池上看如在錦機應知越女妒不敢近船飛

鴛鴦　汪廣洋

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睛臥落花香不因羌管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

鴛鴦部紀事

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

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流水注其內養紫鴛鴦

瑯嬛記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魏書釋老志延興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畜焉

致虛雜俎太眞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眞鴛鴦蓮花也太眞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

開元天寶遺事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本事詩崔珏以賦鴛鴦得名時因以爲號

雲仙雜記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幃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茅亭客話章子朋者善書勒大字妙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常自衒其能至道丙申歲往嘉州書僧院額自州乘船所至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縣維舟見二鴛鴦因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戲曰人之爲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爲笑樂左傳謂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謂

乎

宋史五行志慶元三年春池州銅陵縣鴛鴦雄化爲雌

揮麈後錄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山家淸供向游吳之盧區畱錢春塘愛選家持螯把酒適有弋人攜雙鴛至得之燖以油爁下酒醬香料燠熟飲餘吟倦得此甚適詩云盤中一箸休嫌瘦如骨相思定不肥

淮安府志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大蹤湖漁父弋一雄鴛刳割置釜中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鴛鴦部雜錄

易林三鳥鴛鴦相隨俱行南到饒澤食魚與粱君子長樂見惡不傷

鴛生會稽稍巨能飛翺翔桂林爲衆鳥雄

鴛鴦部外編

拾遺記蓬萊山有鳥名鴛鴦形似鴈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翥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

朝野僉載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之聲聞京師漢帝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鄠爲晏城縣

玉壺記元和初有元引柳實者俱從父爲官竄於愛

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廣州艤舟於合浦岸飄風欻起漂舟入於大海抵孤島而止二公謁南溟夫人夫人曰子有道歸乃不難命侍女曰可送客去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二子因詰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二子回岸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

江湖紀聞宋時潮州有富人江行見二子美貌曰一兒一妹雙生也早失怙恃養於舅氏舅母不容丐以度日年十三矣因攜以歸兒能捕魚風雪不倦得魚獻主之外分爲二子啖焉妹專繡刺鴛鴦毫毛俱備極其工巧居三年女長富人欲犯之輒辭年幼不可强題詩其襦間云覓得如花女朝朝依繡牀百花渾不愛只是繡鴛鴦兒曰依人爲難不如去之女題詩

於壁日終日繡鴛鴦懶把蛾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
可惜老化雙鴛鴦飛去

鵁鶄部彙考（旋目附）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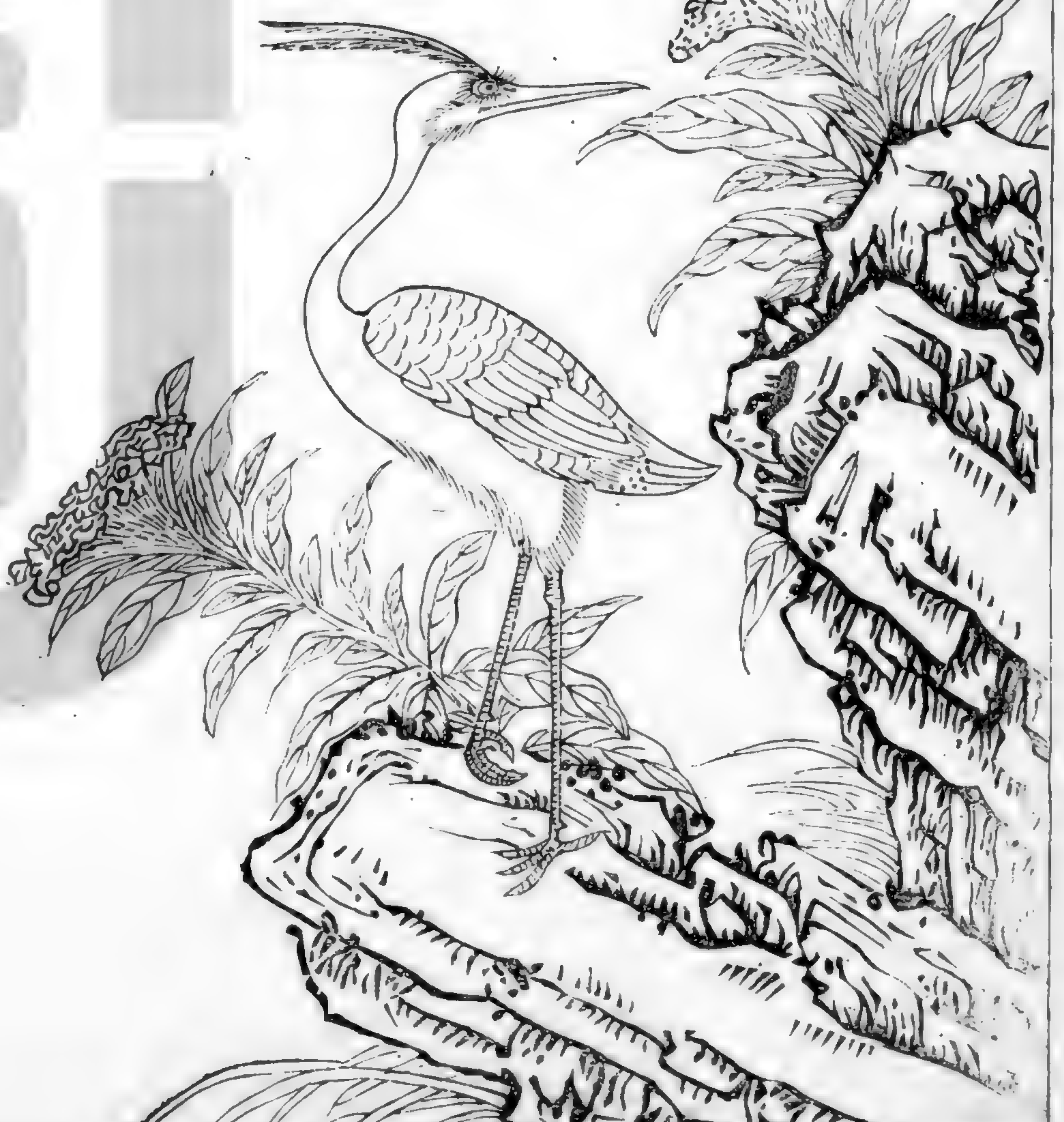
鳽（爾雅）　鵁鶄（爾雅）

䴔䴖（博雅）　鵁鸕（埤雅）

旋目（埤雅）　鴋（埤雅）

茭鷄（本草綱目）

鳽圖



爾雅

釋鳥

鳽鵁鶄

注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疏鵁鶄一名鳽

山海經

北山經

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鵁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郭曰朋猶輩也鵁音交或作渴也　任臣案鵁疑即鵁鶄也鵁鶄一名鳽頂有紅毛如冠翠鬣丹嘴頗似雉圖贊曰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籠日集則蔽野肉驗鍼石不勞補瀉

博雅

釋鳥

鵁鶄鳽也

禽經

睛交而孕

鵁鶄睛交而孕

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埤雅

鵁鶄

鵁鶄一名鵁鸕一名鳽似鳧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穴中子銜其母翅飛上下淮賦所謂鸕鷀吐雛於八九鵁鶄銜翼而低昂者也段氏云鵝警鬼鵁鶄厭火孔雀辟惡舊云此鳥長目其睛交故有鵁鶄之號相如所賦交睛旋目者是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鷃交

目其名鶄方目其名鵁

爾雅翼

鶄

鶄似鳧而頸高有尾冠江東人養之以厭火災又謂之交精說文謂之鵁鶄精目精也鶄猶矑也言其目精交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鵁交目其名鶄觀其眸子命名之義備矣上林賦曰交睛旋目說者曰今荆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鶄巢其喬木雛未能飛皆銜其母翼以飛周禮職方氏揚州荆州其畜宜鳥獸先儒謂鳥獸孔鸞鵁鶄犀象之屬蓋鶄雖微禽毛可尙是以爲孔鸞犀象同列爲南方所宜珍禽奇獸矣蜀糜竺一家當有火厄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以厭火或曰羽毛拈之類非禦火之物蓋其焚自陽燧早燥而生以方諸厭之鵁鶄之音與方諸相亂耳然古今厭火盡用水物如漢宮殿脊作蚩魚形又號屋仰爲井皆畫水藻蓮菱之屬鵁鶄亦水禽或自能厭火未可知耳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鵁鶄說文謂之交矑矑亦目瞳子也俗呼茭鷄云多居茭菰中而脚高似鷄其說亦通

集解

陳藏器曰鵁鶄水鳥也出南方池澤似鴨綠衣人家養之馴擾不去可厭火災博物志云鵁鶄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翼飛下飲食

李時珍曰鵁鶄大如鳬鶩而高脚似鷄長喙好啄其頂有紅毛如冠翠鬣碧斑丹嘴青脛養之可玩

肉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炙食解諸魚蝦毒

鵁鶄部藝文一

鵁鶄賦

晉摯虞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皐之曠澤游江淮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元珥白斑毛頳膺駮羽朱腋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昂乍浮乍沒或游或舞續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鵁鶄賦

梁簡文帝

飲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淸吹而微吟

鵁鶄詩序

唐陸龜蒙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鵁鶄者皃子黑襟青脛碧爪丹噣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卑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能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視牕戸俛啄仰飲爲活大不快眞天地之窮鳥也爲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鵁鶄部藝文二（詩）

鵁鶄　唐陸龜蒙

詞賦曾誇鸂鶒流果爲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晩不似閒棲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徽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鵁鶄　杜牧

芝莖抽紺趾淸唳擲金梭日翅閒張錦風池去冐羅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繭字換羣鵝

鵁鶄部選句

漢司馬相如上林賦駕鵝屬玉交睛旋目隨風澹淡與波搖蕩

枚乘七發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

唐李賀詩御水鵁鶄滿白蘋

張籍詩野塘鵁鶄飛樹頭

韓愈詩浮跡侶鵁鶄

鵁鶄部紀事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養孔雀鵁鶄俸穀一年費二千石

太液池其間多平沙沙上鵁鶄鴻鶂動輒成羣

拾遺記糜竺家人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

大唐新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元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

鳥供園池之貌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鵁鶄鸂鶒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鵁鶄部雜錄

夢書夢見鵁鶄居不雙也婦見之此獨居也壻見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淫佚遊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啄木鳥部彙考

啄木鳥圖

爾雅（釋鳥）

禽經（鴷）

異物志（啄木）

埤雅（斲木）

爾雅翼（斲木）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舌主治　血主治　腦主治　附方）

啄木鳥部藝文一

啄木辭　宋歐陽修

啄木鳥部藝文二（詩）

啄木　晉傅休奕

啄木詩　左貴嬪

啄木兒　唐陳標

咏啄木　宋王禹偁

啄木　韓琦

彼鴷吟　梅堯臣

啄木鳥　魏野

啄木　前人

啄木詞　張耒

啄木鳥　元陳高

啄木　明僧宗衍

啄木鳥部紀事

啄木鳥部雜錄

吐綬鳥部彙考

吐綬鳥圖

禽經（避株）

古今注（功曹）

述異記（吐綬鳥）

酉陽雜俎（廣動植）

埤雅（吐綬）

本草綱目（吐綬鷄　肉氣味　主治）

吐綬鳥部藝文一

吐綬賦（有序）　明董夢桂

吐綬鳥部藝文二（詩）

吐綬鳥　元周權

吐綬鳥　楊基

吐綬鳥部雜錄

畫眉部彙考

畫眉圖

三才圖會（畫眉）

直省志書（錢塘縣　萬安縣）

畫眉部藝文一

畫眉賦（有序） 明太祖
畫眉部藝文二（詩）
畫眉鳥 宋歐陽修
畫眉禽 文同
桃竹畫眉圖 元黃溍
白畫眉圖 陳旅
杏花畫眉 明錢遜
畫眉 范言
焦山絕頂同郭次甫凭江閣晚眺適兩畫眉遥囀因傳籌卽其聲斷處進酒戲抵催觴鼓節
鄔佐卿
前題 郭第
前題 王叔承
秦吉了部彙考
秦吉了圖
桂海禽志（秦吉了）
爾雅翼（吉了鳥）
本草綱目（秦吉了）

直省志書（江寧府）
秦吉了部藝文（詩）
禽言　宋郭翼
詠苑中秦吉了　明高啓
秦吉了部紀事
百舌部彙考
百舌圖
禮記（月令）
易緯（通卦驗）
益部方物記（百舌鳥）
爾雅翼（反舌）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主治　窠及糞主治）
百舌部藝文一
反舌鳥賦　梁沈約
反舌賦　蕭子暉
反舌無聲賦　唐張仲素
百舌部藝文二（詩）
侍宴詠反舌　梁沈約

詠百舌　劉孝綽

聽百舌　徐悱妻劉氏

長安聽百舌　陳韋鼎

詠百舌鳥　隋李孝貞

百舌　唐杜甫

聽百舌鳥　王維

百舌吟　劉禹錫

汝濆秋事同仙州王長史翰聞百舌鳥　祖詠

百舌　鄭愔

聞百舌　梁鍠

反舌無聲　張籍

賦百舌　嚴郾

百舌　宋梅堯臣

百舌　文同

百舌　林君復

百舌　張耒

百舌　張舜民

聞百舌　陸游

竹間聽反舌鳥　明僧慧秀

百舌部紀事

禽蟲典第四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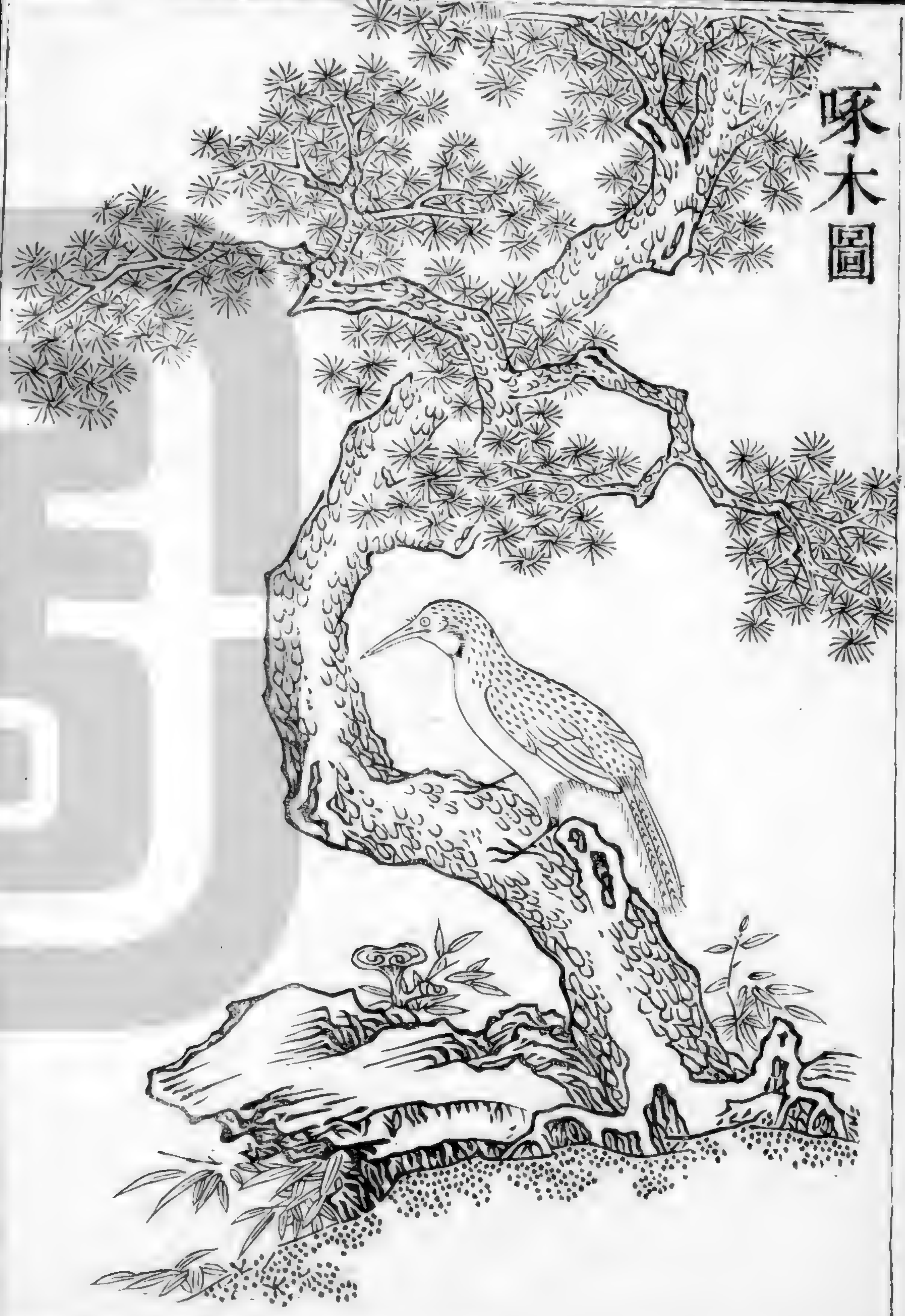
啄木鳥部彙考

釋名

鴷（爾雅）　斲木（爾雅）

山啄木（埤雅）

啄木圖



爾雅　釋鳥

鴷斲木

注　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　疏　斲木鳥一名鴷

禽經

鴷

鴷志在木

爾雅曰鴷斲木鳥巢木中觜如鷄長數寸常斲樹

食蠹蟲喙振木蟲皆動也

異物志

啄木

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舌長五寸杪有刺針

埤雅

斲木

淮南子曰貍頭愈鼠雞頭已瘻䖟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說文曰齲齒蠹也以類相攝故斲木愈之俗言此鳥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輙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舊云鴷鳥取蠹於深以舌銛之舌長於咮杪有針刺異物志曰舌長五寸此鳥有大有小有褐有斑褐者是雌斑者是雄又有青黑者頭上有紅毛生山中土人呼爲山斲木大如鵲五姓祕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又欲如斲木之飛翔生蛇渡水取其詰屈斲木飛翔取其一高一下

爾雅翼

斲木

鴷斲木口如錐常斲枯木取其蠹此鳥有青黑者大如鵲頭上有紅毛如鶴頂然以青者爲主故黃帝內經太陰司天羽蟲不成謂丑未之歲也說者以爲羽蟲謂青綠色者則鸚鵡鴷鳥翠碧鳥之類諸青綠色之有羽者也歲乘金運其復甚焉此乃六氣五類有相勝制者也其飛好極深遠故相傳以爲雷公採藥吏所化此與帝女爲精衛蜀王爲子巂竊肉者爲逃河相類啄木易識之鳥而許叔重解淮南子仲春之月倉庚鳴一說以爲啄木非也此鳥喙端有鉤嘗見其啄啄不止項之掣翼不能去若負痛者使人視之喙在木中力脫之遂死蓋平時得蟲則以鉤取之此時無蟲鉤設著木不能去也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啄木小者如鵲大者如鴉面如桃花喙足皆青色剛爪利觜觜如錐長數寸舌長於咮其端有

針刺啄得蠹以舌鉤出食之博物志云鳥能以觜畫字令蟲自出魯至剛云今閩廣蜀人巫家收其符字以收驚療瘡毒也其山啄木頭上有赤毛野人呼爲火老鴉能食火炭王元之詩云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即此也亦入藥用其功相同

肉氣味

甘酸平無毒

主治

宋嘉祐曰痔瘻及牙齒疳䘌蟲牙燒存性研末納孔中不過三次時珍曰追勞蟲治風癇

發明

掌禹錫曰淮南子云啄木愈齲以類相攝也荆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取啄木主齒痛時珍曰追勞治癇治瘻皆取制蟲之義也

舌主治

梅師曰齲齒作痛以綿裹尖咬之

血主治

李時珍曰庚日向西熱飲令人面色如朱光彩射人

出峋嶁神書

腦主治

魯至剛曰俊靈機要云三月三日取啄木以丹砂大靑拌肉餌之一年取腦和雄黃半錢作十丸每日向東水服一丸久能變形怒則如神鬼喜則常人也

附方

瘻瘡膿水不止不合用啄木一隻或火老鵶亦可鹽泥固濟鍛存性研末酒下二錢匕（姚大夫方）

追勞取蟲用啄木禽一隻硃砂四兩精猪肉四兩餓令一晝夜將二味和勻服之至盡以鹽泥固濟鍛一夜五更取出勿打破連泥埋入土中二尺次日取出破開入銀石器內研末以無灰酒入麝香少許作一服須謹候安排待蟲出速鉗入油鍋煎之後服局方嘉禾散一劑（胡雲翺經驗方）

多年癇病取臘月啄木鳥一個無灰酒三升先以瓦罐鋪荊芥穗一寸厚安鳥於上再以穗蓋一寸傾酒入內鹽泥固濟炭火鍛之酒乾爲度放冷取出爲末入石膏二兩鐵粉一兩炮附子一兩硃砂麝香各一

分龍腦一錢共研勻每服一錢先服溫水三兩口以溫酒一盞調服即臥發時又一服間日再服不過十服即愈（保幼大全）

啄木鳥部藝文一

啄木辭

宋歐陽修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緊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窾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兮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鞲冶兮器不刃鋩木至老朽兮不見蓄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修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闕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祼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畜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既紛紛而不止人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動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啄木鳥部藝文二（詩）

啄木　晉傅休奕

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著桑槐便緣樹間啄如錐嚶喔嚶喔聲正悲專爲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啄木詩　左貴嬪

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餓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啄木兒　唐陳標

丁丁向晚急還稀啄遍庭槐未肯歸終日與君除蠹害莫嫌無事不頻飛

咏啄木　　宋王禹偁

淮南啄木如火鴉頂似仙鶴堆丹砂觜長數寸勁如鐵丁丁亂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凰須破柱何當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啄木　　韓琦

剝剝復卜卜意若念良木營營求蠹心未獲空我腹或露一褔紅或展雙翅綠捷緣都盧橦響弄羯鼓曲搜索不知疲利觜信摧禿忽爾破姦穴種類無遺族內孽固難辨一發知潛伏彼實害珍材盡殄此非酷直疑天意深不使嗜粱肉專爲衆蠹讎待飫弗與足如令知庶味恣擇蟲與粟杞梓任陰賊長喙罷攻斸飽食作羣飛時下泉沿浴歸鳴涼樹陰暮趁高枝宿

彼鴷吟　　梅堯臣

啄木喙雖長不啄柏與松松柏本堅直中心無蠹蟲廣庭木云美不與松柏比臃腫質性虛朽蝎招猛觜主人赫然怒我愛爾何毀彈射出窮山羣鳥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謂得天理哀哉彼鷙禽吻血徒爲爾鷹鸇不搏擊狐兎縱橫起況茲樹腹怠力去宜濵死

啄木鳥　魏野

亂繞園林啄終朝意若何莫因飢不足翻愛蠹偏多渴映鄰溪下驚從別樹過辛勤詠還囑無損好枝柯

啄木　前人

爪利觜還剛殘陽啄更忙千林蠹如盡一腹餧何妨形小過槐陌聲高近草堂豈能同燕雀惟解占高梁

啄木詞　張耒

紅錦長條當背垂紫檀槽穩橫朱絲美人亭亭面如雪纖手當筵金捍撥彈成丁丁啄木聲春林薇日春晝晴徘徊深枝穿翠葉玉喙勞時還暫歇深園斷嶺人不知中有槎枒風雨枝蠹多蟲老飽可樂山靜花深終日啄雌雄相求飛且鳴高枝礪觜板有聲無功忍使饑腸飽有意却教枯樹青疾彈如歌細如語曲欲終時情更駐一聲穿樹忽驚飛葉動枝搖不知處

啄木鳥　元陳高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苦饑

木心有蟲不肯啄天生爾禽復何爲嗟乎啄木鳥佳木蠹盡知不知

啄木

明僧宗衍

啄木江南飛蠹蟲生上林江南亦有蠹不聞剝啄聲蠹種日以滋木病日以深啄木不啄蠹孰慰鳳凰心

啄木鳥部紀事

朝野僉載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鴷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墨客揮犀治平年江南吉州吉水令忘其名治邑以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邑雖治民亦失和有野客馬道爲啄木鳥詩云翠翎迎日動紅觜響煙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錐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

林闊茫茫爭奈何令見其詩爲之少緩民目馬君爲馬啄木

啄木鳥部雜錄

珍珠船啄木鳥舌好事者引之令長作穿拍版繩

吐綬鳥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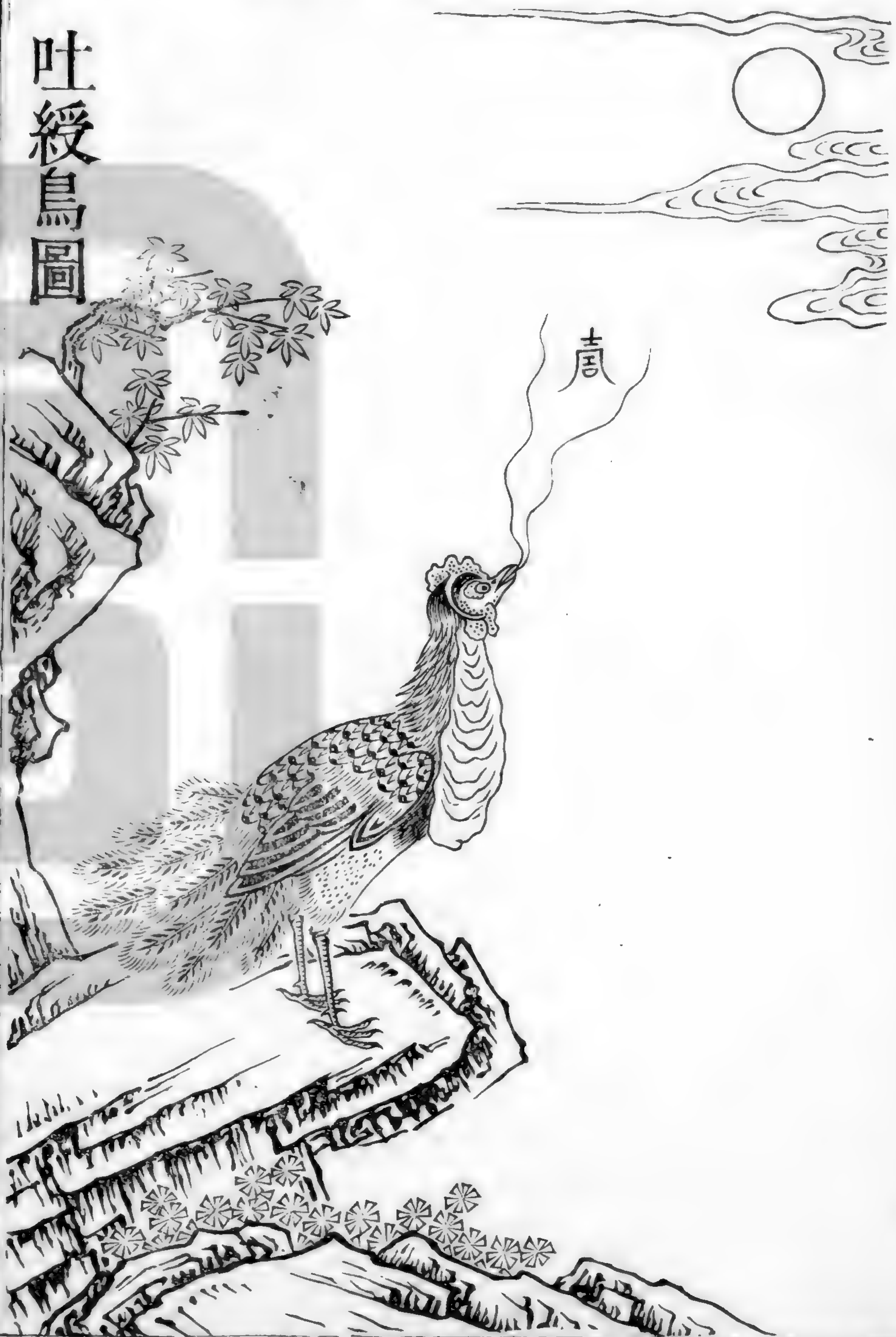
避株（禽經）　功曹（古今注）

鷊（埤雅）　眞珠鷄（埤雅）

吐錦鷄（本草綱目）　錦囊（本草綱目）

孝鳥（本草綱目）

吐綬鳥圖



禽經

避株

頸有彩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彩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古今注

功曹

吐綬鳥一名功曹

述異記

吐綬鳥

吐綬鳥其身大如鸐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卽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卽不吐

酉陽雜俎

廣動植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埤雅

吐綬

或曰鶴以聲交而孕鵲以意交而孕鵁鶄以睛交而孕鸜鵒以足交而孕舊說鸜鵒不踰濟又穴居故春秋夏有鸜鵒來巢以異書也鳥似鵙而有幘禽經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冠鳥若鷹是也帶鳥若練鵲是也纓鳥若綬鳥是也綬鳥一名鷊亦或謂之吐綬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風不吐雨不吐有驚懼之虞亦不吐詩曰中唐有甓邛有旨

鷊言不戕賊之故中唐有甓不驚懼之故卬有旨鷊也一名避株蓋行必遠草木慮觸其嗉亦曰眞珠雞體有眞珠點文食之甚美詩謂之旨以此或剖其嗉不復有綬綵矣

本草綱目

吐綬雞

李時珍曰出巴峽閩廣山中人多畜玩大如家雞小者如鴝鵒頭頰似雉羽色多黑雜以黃白圓點如眞珠斑項有嗉囊內藏肉綬常時不見每春夏晴明則向日擺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徐舒其頷下之綬長闊近尺紅碧相間采色煥爛踰時悉斂不見或剖而視之一無所覩此鳥生亦反哺行則避草木故禽經謂之避株食物本草謂之吐錦雞古今注謂之錦囊蔡氏詩話謂之眞珠雞倦遊錄謂之孝鳥詩經謂之鷊音厄卬有旨鷊是矣

肉氣味

甘溫微毒

主治

食之令人聰慧養之禳火災

吐綬鳥部藝文一

吐綬賦（有序）

明董夢桂

嘗讀詩賦有山雞吐綬不解爲何物既考爾雅吐綬雞一名眞珠雞羽毛有白圓點嗉藏肉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頂上先出角肉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壬戌夏嘉禾有尉秦中者挾二雞歸市之好事者爭往觀余得與寓目焉與爾雅所稱若劵夫精華所鍾卽山林不常有況越數千里得聞且見異哉爲之賦

相彼雞矣庸庸可鄙何有木形徒誇金距相呼爭食無澡刷之操鑿垣羣棲之軒昂之志別有大德含精金方產巽寂寂無應潮之聲落落無勇鬬之氣繡領綺翼丹觜碧眶琅玕作額珠璣綴裳嗉領之下結如繡囊雜以朱碧間以元黃銜雲霄之丹詔備黼黻之文章其舒也振藻其斂也含章卒然就之不見其好植足亭亭垂頭悄悄既而日暖風清陰霾不至陡然展舒崢嶸赤幟如繡柱之雙懸如晴峰之對峙爾乃雲章錦綬翩翩欲出顧影自矜孰肯閟惜其狀若輪其文若織錯落既殊經緯不一或如渥丹或如蒼璧或如凝脂或如點漆炫耀心驚輝煌目溢五色變而不可勝窮五采雜而難以遞述皎皎秋旻雲蒸霞蔚爛爛春山綠暗紅密駿鸃對而無光翡翠仰而寢色於是佳人脉脉思舉靈芸之箋才子躍然夢授文通之筆夷考羽族丹山最靈九苞育德五彩麗明鸑紫而鵠白鷴黃而鸞青各得其一莫能備形乃以眇然之質全收鶉離之精產靈表於窮谷揚傳記之芳名固宜翔帝囿遊天池超衆禽而獨上覲君子之光儀

嗟攖禍於罿罻遭時命之嶮巇上之不能啄飲於山阿下之不能乘軒以見奇作耳目之近玩守藩籬以淹茲踰川嶺而提挈秦與越之流離信美而非吾土想故鄉而踟躕若乃霜露零落風雨淒其徘徊櫳檻俯仰庭墀懼英華之易謝負珍異其焉施嗟夫鸚鵡以聰明剪翮蒼鷹以猛鷙受緤孔雀以美羽招殃鳧鴈以豐肌致爨與其致飾而蒙患不如自全而守拙

吐綬鳥部藝文二 詩

吐綬鳥　元周權

巴山靈鳥初離羣葳蕤麗組雲錦文羽翮新刷爪距利采色勝似沙頭鴛睛瞰入戸爛相射嗉中有物垂紅碧綬光若若花盤條出示山童有矜色文章固足媒爾身雕籠拘束還悲辛區區啄飲豈不厚情深野樹溪雲春

吐綬鳥　楊基

暖風晴日融春晝閑看花陰雞吐綬綺縠都將綵羽

粧紅綵不待金針繡疊疊胭脂縷縷金龍紋盤錯鳳紋深憑誰剪作鴛鴦帶雅稱佳人翡翠衿

吐綬鳥部雜錄

山家清供蜀有雉中藏綬如錦遇晴則向陽擺之出二角寸許李文饒詩舒威散綬輕風裏若衍若垂何可擬王安石詩天日晴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休驚猜生而反哺亦名孝雉雖杜甫有香聞錦帶羹之句而未嘗食向遊吳之廬區畱錢春塘愛選家持螯把酒適有弋人攜雙鴛至得之燖以油爁下酒醬香料燠熟飲餘吟倦得此甚適詩云盤中一箸休嫌瘦如骨相思定不肥不減錦帶矣靜言思之吐綬雖各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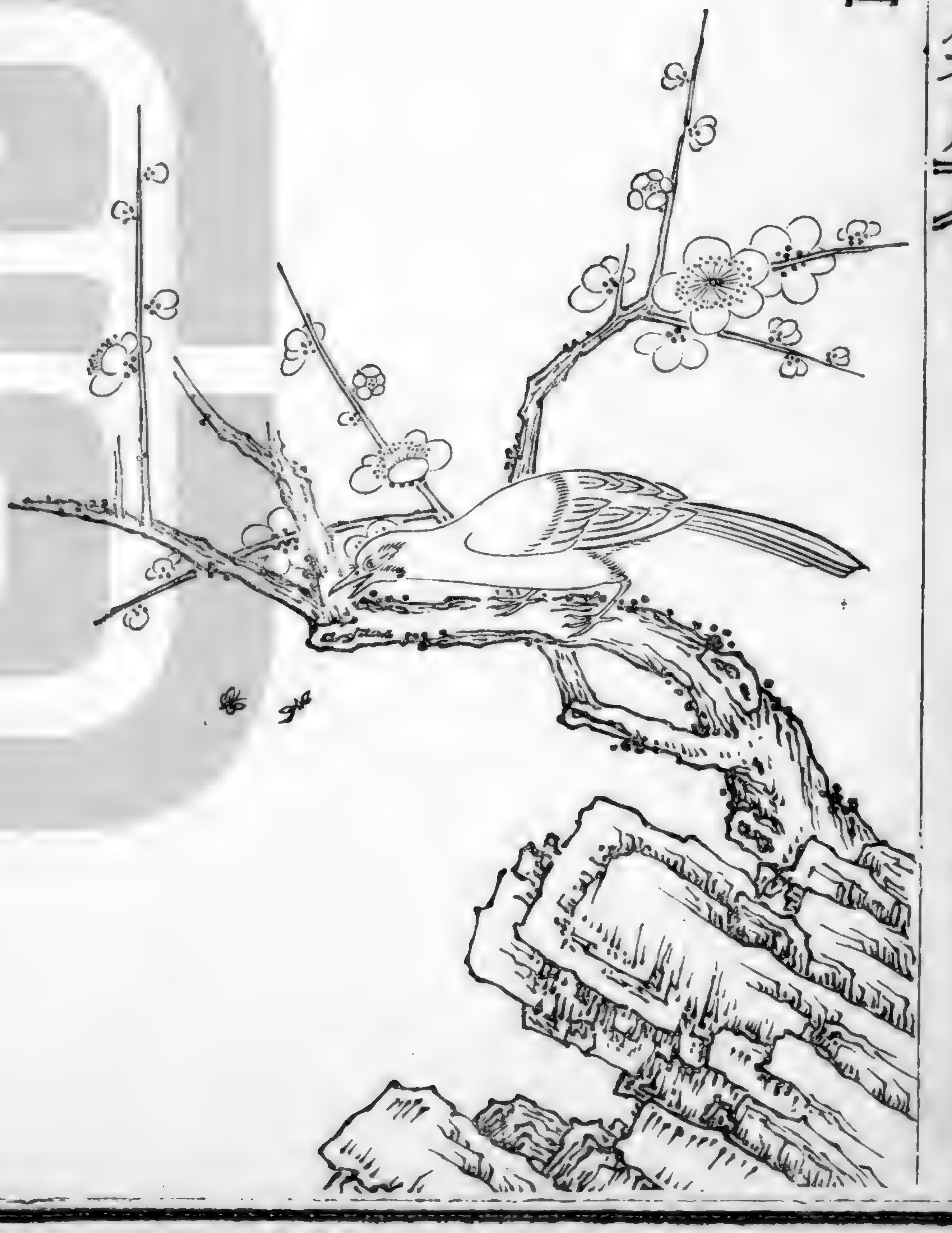
采烹然吐綬能反哺烹之忍哉

畫眉部彙考

釋名

畫眉（三才圖會）

畫眉圖



三才圖會

畫眉

畫眉似鶯而小黃黑色其眉如畫故曰畫眉巧於作聲如百舌

直省志書

錢塘縣

畫眉士人籠畜之每十月朔羣萃於吳山之紫陽調舌爲戲

萬安縣

畫眉褐色眉細曲而長如畫詩林有云翠屏鳴繡眼又云香廚入畫眉繡眼小鳥身褐色其文如繡

畫眉部藝文一

畫眉賦（有序）

明太祖

歲在庚申春二月二十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宣和淑氣薰蒸萬彙咸亨朕務少暇分刻略盤桓於左右見內臣將所豢畫眉置於欄下斯鳥感淑氣之浮遊呼羣之意囀聲冷然而美聽故爲之辭

閲俊禽之在野蒼身而綵眉感初氣鴻濛之時哢晴囀語爲音和而無倚久求侶而不獲樂人聽而爲奇

入珠籠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羽日鮮鮮而耀采爽雕楹之懸宜金足舒而稱首蠟吻爛然而無移舌微詞而聲韻翅輕舉以宜枝昔在野之佳音入牢籠而愈彌夫何時也華爛熳似錦帷正鶯燕之高低比雄長之翱翔兮運扶搖之天倪假鵬之曠翅四際荒涯雖息於六月志同鵬而相知觀彼蒼之遙兮適莽蒼之陲且間而無遐的論而無私必邇遐之可鑒通升降者有之今也聲和羽綵爲人愛猗若聲調如舊整翼鮮齊求近雕欄而富後千載而名啼

畫眉部藝文二詩

畫眉鳥　宋歐陽修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
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畫眉禽　文同

盡日閒牕坐好風一聲初聽下高籠公庭事簡人皆
散如在千巖萬壑中

桃竹畫眉圖　元黃溍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爲情江南有客頭空

白腸斷東風百囀聲

白畫眉圖　陳旅

隋家官妓掃長蛾銷盡波斯百斛螺化作雪禽春樹頂遠山無數奈愁何

杏花畫眉　明錢遜

紅杏花開好鳥啼章臺走馬未歸時螺青鈿合蛛絲滿誰畫春山八字眉

畫眉　范言

寶髻蓬鬆錦帳垂曉晴慵起鬬花枝濃妝未必能承寵何事幽禽喚畫眉

焦山絕頂同郭次甫凭江閣晚眺適兩畫眉遞囀因傳籌卽其聲斷處進酒戲抵催觴鼓節　鄔佐卿

雲樹蒼茫一水通峯頭長嘯海天空酒籌不惜花枝送人醉禽聲斷續中

前題　郭第

鳥聲節拍遞相催借向空江送酒杯宛轉嬌音人已醉不須龍女唱歌來

前題　　王叔承

隔枝幽鳥響笙簧一斷清音一舉觴絕勝花邊催羯
鼓亂峯烟月半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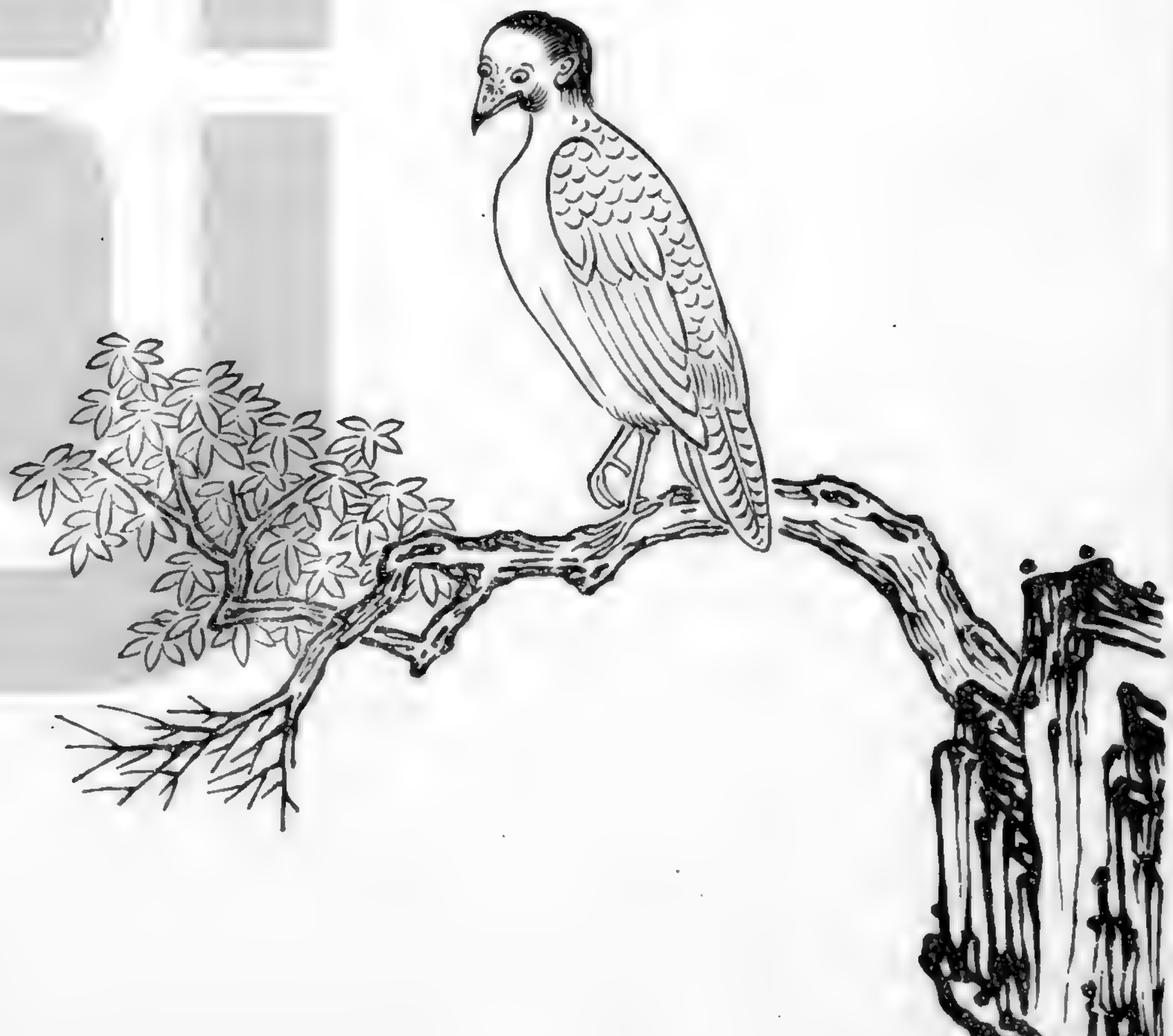
秦吉了部彙考

釋名

結遼鳥（本草綱目）

了哥（本草綱目）

秦吉了圖



桂海禽志

秦吉了

秦吉了如鸜鵒紺黑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卽吉了也

爾雅翼

吉了鳥

今秦中有吉了鳥毛羽黑大抵如鸜鵒然有兩耳如人耳面紅此與鸚鵡之人舌人目何異然吉了生秦中其音聲差重濁如秦人語不若鸚鵡之輕清云

本草綱目

秦吉了

時珍曰卽了哥也唐書作結遼鳥番音也出嶺南容管廉邕諸州峒中大如鸜鵒紺黑色夾腦有黃肉冠如人耳丹咮黃距人舌人目目下連頸有深黃文頂尾有分縫能效人言音頗雄重用熟雞子和飯飼之亦有白色者

直省志書

江寧府

了哥毛色黑如鸜鵒微瘦而長觜距皆作淡黃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殊慧鳴似自呼其名萬曆中會有人自粵東籠至

秦吉了部藝文　詩

禽言　宋郭翼

秦吉了秦吉了人言汝是能言鳥嘲啁巂舌長賣弄言語巧野人張羅在林杪冨貴一落樊中羈不如兩翅盤天嬉

詠苑中秦吉了　明高啓

不獨能言異凡鳥最愛佳名呼吉了雕籠幾度學鷄鳴驚起烟花六宮曉駕來別院未知迎先聽遙呼萬歲聲願把春風一杯酒從今莫聽上林鶯

秦吉了部紀事

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爲言曰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唐書環王國傳環王國産結遼鳥

北戶錄普寧有廣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者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聞見前錄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苦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折頸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瑯嬛記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殆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百舌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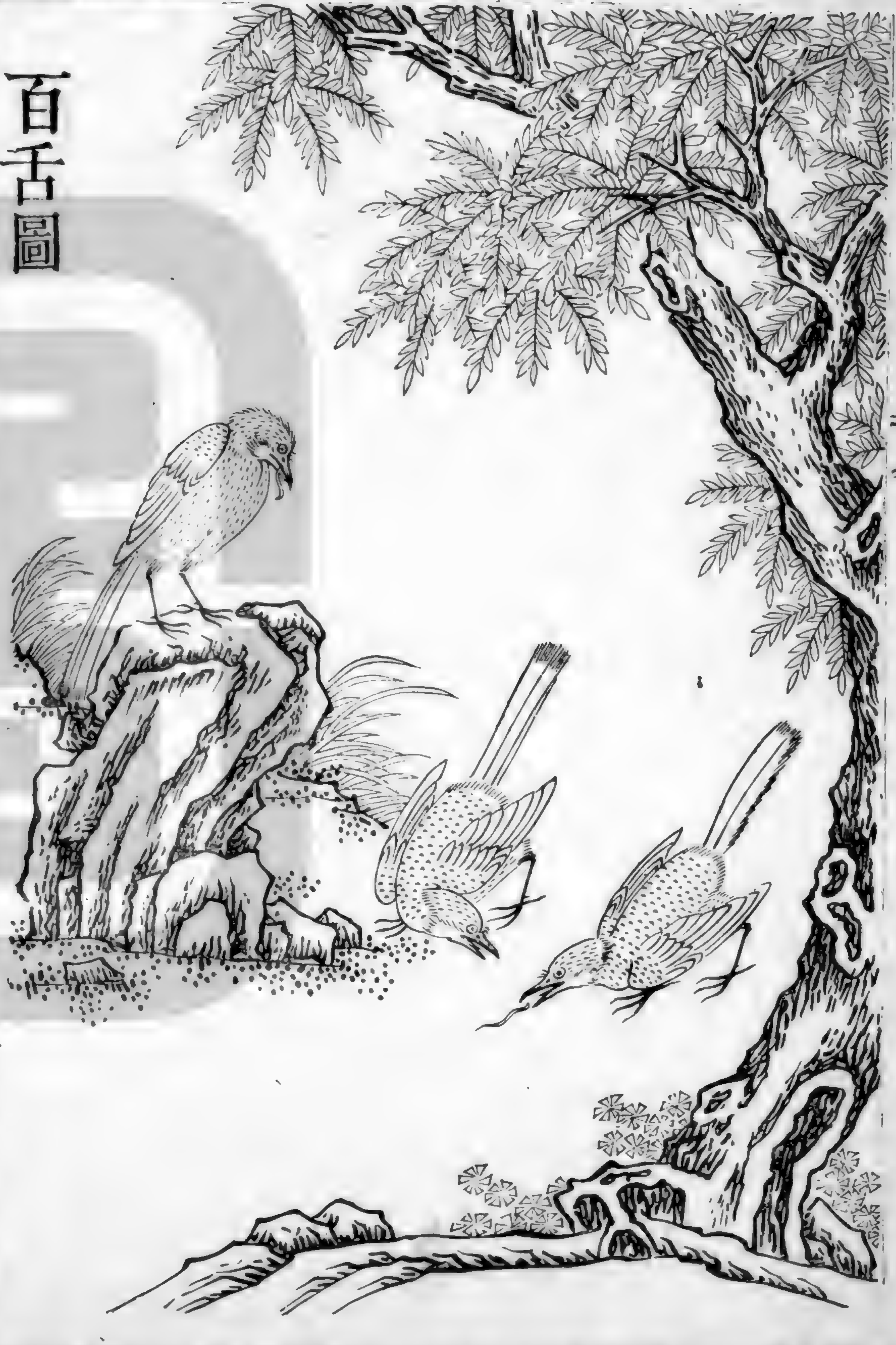
釋名

反舌 禮記

鶪鳥 本草綱目

舍羅 本草綱目

百舌圖



禮記

月令

仲夏之月小暑至反舌無聲

注 反舌百舌鳥 疏 百舌鳥者蔡云蟲鳴鼃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蟆無聲又麋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蟆屠割視之其舌反向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嶠夙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蟆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

反無聲此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蟆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大全）方氏曰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易緯

通卦驗

仲夏之月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益部方物記

百舌鳥

出邛蜀山谷間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云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鳥性亦矜鬬至死不解然捕者告罕故惜之不使極其擊云

綠衣紺尾一啼百囀可樊而畜爲世嘉玩

爾雅翼

反舌

反舌春始鳴至五月止能反其舌反易其聲反舌其鳥之鳴故名反舌又名百舌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猶不言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戸謂多言而不得其要徒爲譊譊耳不脂之戸則以難於啓閉故也反舌所以五月無聲者陽氣極於上陰氣極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其有聲則爲異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此其驗也以月言之則如此以歲言之則少陰少陽司天子午寅申之歲羽蟲則靜說者以爲諸黑色有羽翼者胡越燕百舌鳥之類反舌今人多畜養者而風土記以祝鳩爲反舌則非其類又蔡邕謂反舌鼃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引通卦驗博勞鳴蝦蟆無聲爲證然蝦蟆五月中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故鄭氏不取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易通云能反復如百鳥之音故名鶷鳥亦象聲今俗呼爲牛屎哵哥爲其形似鴝鵒而氣臭也梵書名舍羅

集解

陳藏器曰肖百舌今之鶯也時珍曰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狀如鴝鵒而小身略長灰黑色微有斑點喙亦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立春後則鳴囀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人或畜之冬月則死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卽此蔡邕以爲蝦蟆者非矣陳氏謂卽鶯服虔通俗文以鶷鶡爲白脰烏者亦非矣音雖相似而毛色不同

主治

陳藏器曰炙食治小兒久不語及殺蟲

窠及糞主治

陳藏器曰諸蟲咬研末塗之

百舌部藝文一

反舌賦　梁沈約

咨元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乏嘉容之可玩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鶯詭噂嚐縈紆離亂駢浮迴合嵒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雜沓透迤嗷咷參差攢嬌動葉促囀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令余之遵暮倦城守之諠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

好音於庭樹

反舌賦

蕭子暉

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習結鬱抑縈咽繁音瑣碎衆響攢巀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反舌無聲賦（以氣感聲盡取以候時爲韻）

唐張仲素

彼衆禽兮終歲嚶嚶此反舌兮語默有程蓋時止而則止故能鳴而不鳴靑春始分則關關而爰語朱夏將半乃寂寂而無聲有以見天地之候有以知禽鳥之情爾乃觀其所來察其所以或羣或友爰飛爰止啄朱櫻而潛下嫋綠楊而暗起先秋而默恥競響於蜩螗擇木而遊契不言於桃李於是靜觀其妙先徵其比闕茲百囀誠煩詞於躁人默若三緘象欲訥於君子徒觀其行藏以時喧靜惟允其鳴也有節其默也可準初疑管絃之並奏鏗爾曲終又似環珮之齊鳴詘然聲盡是以理契中寂道符閑澹陰陽交而止

聲春夏交而知感哂城烏之夜噪向曙仍啼歎野鶴之秋鳴在陰常慘原夫生乃依巢來而作候靜集林薄閑棲苑囿飛而無懼知皇家仁解網羅應不愆期答聖君信及鳥獸懿夫過其音調其羽結舌何異消聲何取鶯能囀鸞善舞鳳鏘鏘而聲樂鷹嗷嗷而音苦在和鳴而則多於敬授而何補曷若動適其宜靜得其時件元燕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豈比夫嘻嘻者聞妖於亳社交交者見刺於秦詩斯則冥契陰騭迴殊品彙標羽族以稱奇載月令而爲貴配鳴鳩之拂羽備歲候於三百六旬比鶗鳥之吞聲應天時於二十四氣至矣哉隨時之智從宜之義抑斯禽之謂

百舌部藝文二　詩

侍宴詠反舌　梁沈約

假容不足觀遺音猶可薦幸蒙喬樹恩得以聞高殿

詠百舌　劉孝綽

山人惜春暮旭旦坐花林復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
遷喬聲迴出赴谷響幽深下聽長而短時聞絕復尋
孤鳴若無對百囀似羣吟昔聞屢歡昔今聽忽悲今
聽聞非殊異遲暮獨傷心

聽百舌　徐悱妻劉氏

庭樹旦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
淨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畱觀聽誤令妝不成

長安聽百舌　陳韋鼎

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那能對遠客還作故鄉聲

詠百舌鳥　隋李孝貞

煙銷上路靜漏盡禁門通好鳥從西苑流響入南宮
間關既多緒變轉復無窮調驚時斷絕音繁有異同
飲啄歸承露飛鳴上別風未避王孫彈寧畏虎賁弓
石渠皆學府麟閣悉文雄不悋青泥印時尋白社中

百舌　唐杜甫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
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聽百舌鳥　王維

上蘭門外草萋萋未央宮中花裏棲亦有相隨過御
苑不知若箇向金堤入春解作千般語拂曙能先百
鳥啼萬戶千門應覺曉建章何必聽鳴雞

百舌吟　劉禹錫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枝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囀音韻多黃鸝吞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影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緜蠻婉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紜酡顏俠少停歌聽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迴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囀南方朱鳥一朝見索莫無言高下飛

汝濱秋事同仙州王長史翰聞百舌鳥　祖詠

秋天聞好鳥驚起出簾帷却念殊方月能鳴已後時遷喬誠可早出谷此何遲顧影慙無對懷羣增所思凄涼歲欲晚蕭索燕將辭畱聽未終曲彌令心獨悲高飛憑力致巧囀任天姿返復知而靜間關斷若遺花繁上苑路霜落汝川湄且長凌風翮乘春自有期

百舌　鄭愔

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末俗不尚默

聞百舌　梁鍠

百舌聞他郡間關媚物華歛形藏一葉分響出千花

坐愛時褰幌行藏或駐車不須應獨感三載已辭家

反舌無聲　張籍

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林幽仍共宿時過卽無聲竹外天空曉溪頭雨自晴居人疑寂寞深院益淒淸入霧暗相失當風閑易驚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

賦百舌　嚴鄖

此禽輕巧少同倫我聽長疑舌滿身星未沒河先報曉柳猶黏雪便迎春頻嫌海燕巢難定却訝林鶯語不眞莫倚春風便多事玉樓還有晏眠人

百舌　宋梅堯臣

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蒼毛無文章尖觜若騰說曉升高高樹百鳥言漏洩只未聞鳳凰有亦學不徹

百舌　文同

衆禽乘春喉吻生滿林無限啼新晴就中百舌最無謂滿口學盡衆鳥聲自無一語出於己徒爾嘲哳誇縱橫朝朝泊我高柳上叫破一牕殘月明幽人穩睡正酣美無計可奈遭爾驚少年挾彈彼誰者安得爲我來五更

百舌　林君復

柳條初重草初肥煙濕園林曉未晞百種堪憐巧言語一般惟欠好毛衣欺凌紅杏從頭宿諷刺黃鸝趁背飛誰道閒關便多事更能緘默送芳菲

百舌　張耒

曉語月斜樹晝啼春霽天胷中多有激不是故多言

百舌　張舜民

學盡衆禽鳴終無自己聲深山喬木底緘口過平生

聞百舌　陸游

春鳥雖儳言春盡能齰舌秋蚓與寒螿亦各知時節

竹間聽反舌鳥　明僧慧秀

細靄輕嵐散竹林搘頤小坐聽晨禽未蒸花氣機偏澀乍寫春聲意獨深緩引易調多種舌瑣言難竟一生心何如隱忍過殘臘末路風煙恐不禁

百舌部紀事

春秋保乾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香案牘序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罌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酌酒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澀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彚編禽蟲典

三二六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桑扈部彙考

桑扈圖

詩經（小雅小宛）

爾雅（釋鳥）

禽經（司夜主晝）

毛詩陸疏廣要（交交桑扈）

埤雅（桑扈）

三才圖會（蠟觜）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桑扈部紀事
桑扈部雜錄
鵧鷑部彙考
鵧鷑圖
爾雅（釋鳥）
通志（鷑鳩）
本草綱目（附錄）
正字通（鳿）
鵧鷑部藝文（詩）
聞鵯鵊　宋張耒
鵯鵊　歐陽修
鵯鵊詞　陸游
架犂（禽言）　前人
鵧鷑部紀事
鵧鷑部雜錄
鶬鴰部彙考

爾雅（釋鳥）
爾雅翼（鶬）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鶬鴰部藝文
鶬鴰歌
放鶬賦（有序）　明王廷相
鶬鴰部紀事
鶬鴰部雜錄
鷦鷯部彙考
鷦鷯圖
詩經（周頌小毖）
爾雅（釋鳥）
方言（鷦鷯雜釋）
禽經（鷦巧）
毛詩陸疏廣要（肇允彼桃蟲）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窠）
直省志書（含山縣）
正字通（鴝䳑）

鴝鵒部藝文
鴝鵒賦（有序）　晉張華
鴝鵒部紀事
鴝鵒部雜錄
木客鳥部彙考
述異記（木客花所化）
本草綱目（章邑各別）
報春鳥部彙考
述異記（鳴似鶗鴂）
西吳枝乘（春起春去）
狂鳥部彙考
爾雅（釋鳥）
山海經（大荒西經）

禽蟲典第四十九卷

桑扈部彙考

釋名

桑扈 詩經

鶡鶡 爾雅疏

青雀 爾雅注

鴳鳸 爾雅

竊元 爾雅

竊黃 爾雅

老扈 爾雅疏

竊脂 爾雅

春鳸 爾雅

夏鳸 爾雅

冬鳸 爾雅

秋鳸 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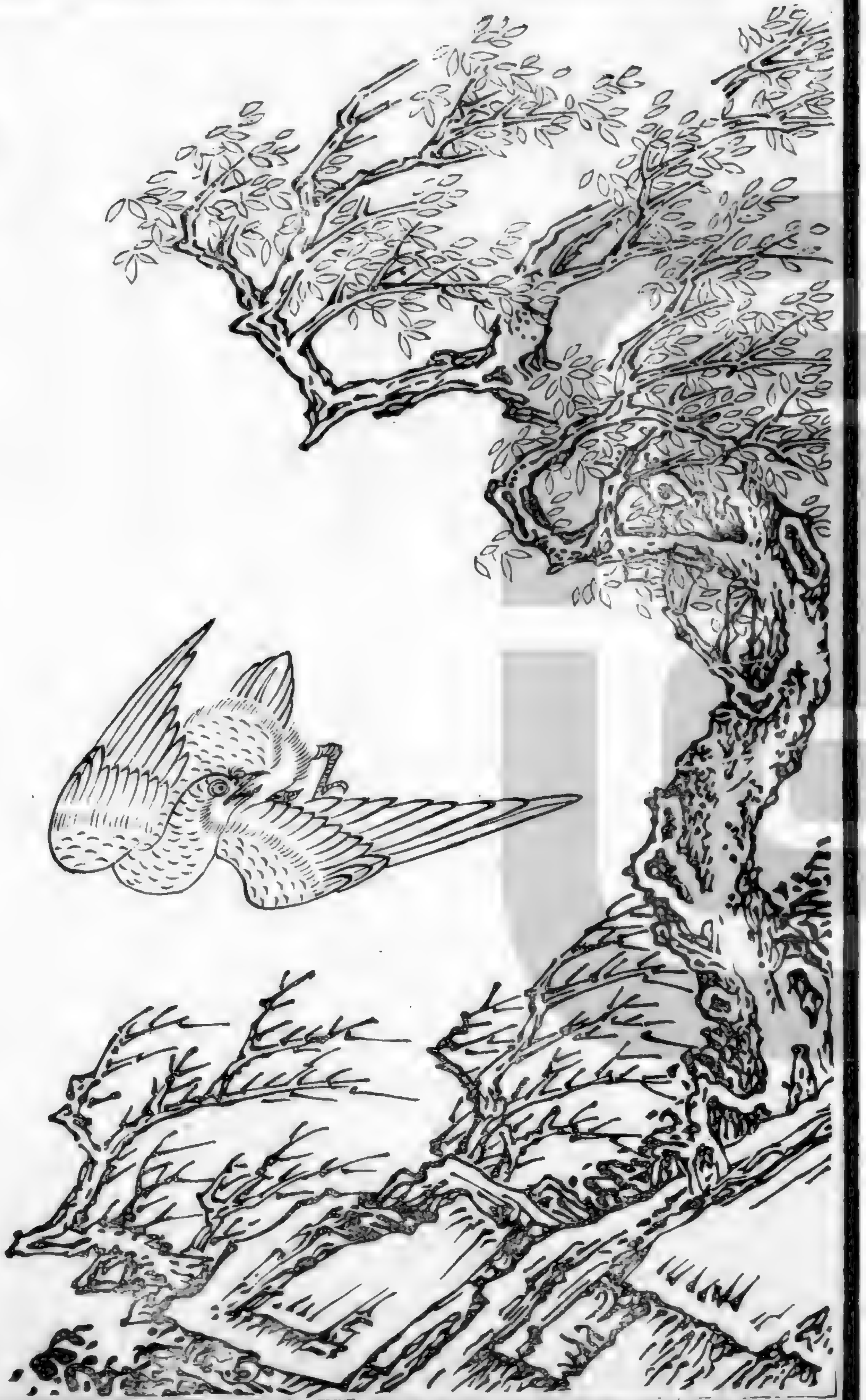
竊藍（爾雅） 棘鳸（爾雅）

竊丹（爾雅） 行鳸（爾雅）

唶唶（爾雅） 宵鳸（爾雅）

嘖嘖（爾雅） 蠟觜（本草）

桑扈圖



詩經

小雅小宛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傳）桑扈竊脂也（正義）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爾雅

釋鳥

鶨鶪老扈鴳

（註）今鴳雀（疏）別二名也郭云今鴳雀案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扈下屬解云鶨一名鶪老扈一名鴳鴳雀也唯樊光斷鶨鶪爲句以老下屬註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下屬唯鴳不重耳杜預仍云老扈鴳鴳非郭義

桑扈竊脂

（注）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疏）桑扈一名竊脂鄭元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毛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以名

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下云竊元竊黃者豈復盜竊元黃乎案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虦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元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而諸儒必爲盜竊脂膏者以此經下別云桑扈與竊元竊黃等并列則爲淺白者也春秋九扈是也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詩小雅交交桑扈是也且鄭元郭璞陸璣皆當世名儒無容不知竊爲淺義脂爲白色而待後人駁正也後人不達此旨妄說異端非也

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

注 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 疏 李巡云諸扈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郭云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案昭十七年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以此八扈并上扈鴳爲九賈逵註云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

趣民耕種者也夏鳸竊元趣民耘苗者也秋鳸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鳸竊黃趣民葢藏者也棘鳸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鳸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鳸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鳸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鳸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註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鳸爲官還令依此諸鳸而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及收斂葢藏其事可得名民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

禽經

司夜主晝

宵鳸司夜行鳸主晝

毛詩陸疏廣要

交交桑扈

桑扈靑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

鄭註云按此鳥今謂之蠟觜性甚慧可敎色微綠其觜似蠟言淺有脂色此所謂其觜之色也詩紀歐陽氏曰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食粟喻肉食之貪也

按鳥獸異類而同名者甚多拘儒泥而相駁殊爲可笑如夏扈曰竊元禽經云竊元曰鵰乃是搏擊之鳥又山海經云崌有鳥焉如鴞赤身白首其名竊脂絕不相類邢氏謂竊脂爲淺白如竊元竊黃之例頗快人意但郭氏陸氏俱云青雀亦必因其毛色而名得毋與竊藍之秋鳸相混耶若鳭鷯一名剖葦江東人呼爲蘆虎農師亦認爲鳸類誤矣

埤雅

桑扈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孔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

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觜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左傳曰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賈逵樊光以爲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爲果驅鳥桑扈爲蠶驅雀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老扈鷃鷃則趣民刈麥令起不得晏者也說者非之以爲入林爲果驅鳥入室爲蠶驅雀晝驅鳥夜驅獸窮日通宵常在田野非先王所以建官之意則亦以誤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非謂依此諸扈使之動作也蓋如棘扈則主園事爾桑扈則主蠶事爾驅鳥驅雀非所以爲難也然則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子素以爲質而文之者禮也釋獸曰虎竊毛謂之虦貓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

淺毛則夏扈竊元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脣犉又有牛七尺爲犉是也

三才圖會

蠟觜

蠟觜生於象山似雀而大觜如黃蠟色故名今吳人養此鳥能歌舞聽人曲調則以觜銜紙糊瞼子搬演法戲移腔換套必按音節又一種名鐵觜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鳸意同扈止也左傳少皥氏以鳥名官九鳸爲九農正所以止民無淫也桑鳸乃鳸之在桑間者其觜或淡白如脂或凝黃如蠟故古名竊脂俗名蠟觜淺色曰竊陸璣謂其好盜食脂肉殆不然也

集解

李時珍曰鳸鳥處處山林有之大如鴝鵒蒼褐色有

黃斑點好食粟稻詩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是矣其觜喙微曲而厚壯光瑩或淺黃淺白或淺青淺黑或淺元淺丹扈類有九種皆以喙色及聲音別之非謂毛色也爾雅云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老扈鴳鴳是矣今俗多畜其鶵教作戲舞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頴曰肌肉虛羸益皮膚

桑扈部紀事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有九種也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桑扈部雜錄

詩經小雅桑扈章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注）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易林桑鵲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我孔明

桃鵻竊脂來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寒心慄慄常憂殆危

淮南子說林訓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兼明書釋鳥云桑鳸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

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豈諸扈皆善爲盜而偷竊元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元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鵊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扈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一何謬哉

鵧鷑部彙考

釋名

鷑鳩（爾雅）

烏鵙（爾雅注）

鶻鳩（本草綱目）

鴐犂（本草綱目）

鐵鸚鵡（本草綱目）

夏鷄（本草綱目）

鵧鷑（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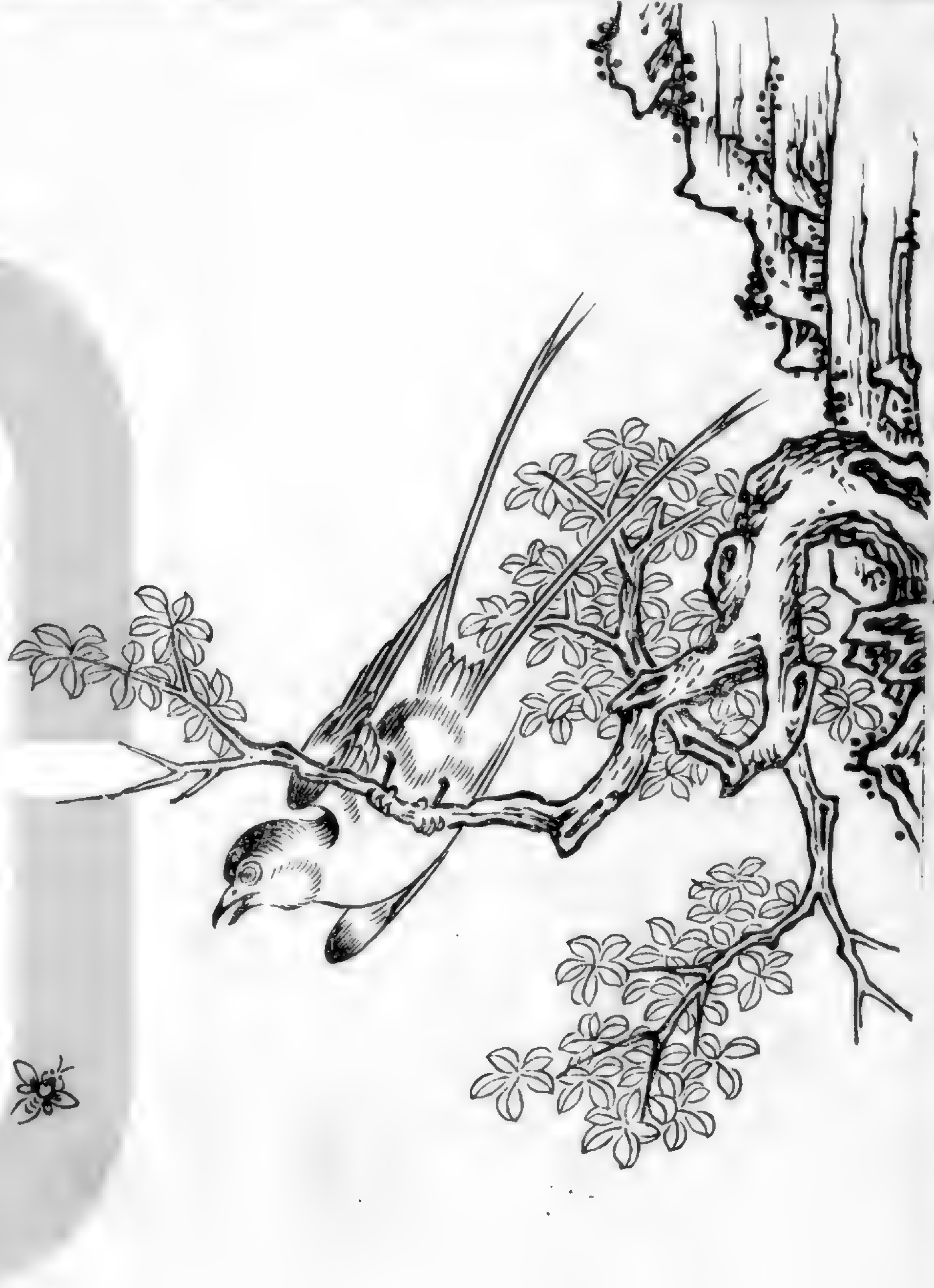
烏舄（通志）

批鵊鳥（本草綱目）

榨油郎（本草綱目）

鳳凰皁隷（本草綱目）

鵯鶋圖



爾雅

釋鳥

鶋鳩鵯鶋

（注）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鵖（疏）鶋鳩一名鵯鶋

鶋

通志

鶋鳩

鶋鳩爾雅曰鵯鶋郭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鵖按此似鸜鵒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廚檻間今謂

之烏鴭鷑音及鵧步丁反

本草綱目

附錄

李時珍曰鷑鳩爾雅名鵧鷑音批及又曰鵖鴔音匹汲戴勝也一曰鵯鵊訛作批頰鳥羅願曰卽祝鳩也江東謂之烏鴭音匊又曰鴉鴭小於烏能逐烏三月卽鳴今俗謂之駕犂農人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故滇人呼爲榨油郎亦曰鐵鸚鵡能啄鷹鶻烏鵲乃隼屬也南人呼爲鳳凰皁隸汴人呼爲夏雞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蓋卽此也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鬬不已楊氏指此爲伯勞乃謂批頰爲鵙鶪俱誤矣月令三月戴勝降於桑

正字通

鴔

鴔音弼鵖鴔也今呼戴勝按爾雅鵖鴔戴鵀註鵀卽頭上勝本草李時珍曰一名鵯鵊譌作批頰鳥江東曰烏鴭又曰鴉鴭通雅曰庶物異名疏引丹鉛錄云

唐盧延遜詩樹上諏咨批頰鳥王半山詩藉草聽批頰元杜瑛留春曲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元詩城頭批頰伴啼烏或即鵯鵊也鵖鴔音匹及匹及之音轉爲批頰時珍所云鵯鵊即爾雅之鵖鴔戴鵀然又引爾雅之鵧鷑以爲當名鷑鳩豈爾雅重出乎舊註鴔音彌與鵖音必溷不知爾雅鴔本音及也

鵧鷑部藝文　詩

聞鵯鵊　　宋張耒

紙窻未白燭微明鵯鵊枝頭一兩聲却憶去年桃李
後淮陽旅舍聽殘更

鵯鵊詞　　歐陽修

龍樓鳳闕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
短綠窻鵯鵊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
汲水三聲四聲催嚴妝紅鞾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
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衙列九門放

鑰千官入重城禁籞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哳田家惟聽夏雞聲夜夜隴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我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鵓鴣　陸游

日暖林梢鵓鴣鳴稻陂無處不青青老農睡足猶慵起支枕東窻盡意聽

架犂（禽言）　前人

架犂架犂南邨北邨雨淒淒夜起飯牛鷄未啼日暮矻矻行千畦沒足勿恨一尺泥西成收薄汝噬臍

鳲鳩部紀事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三年十月懷州鵖鳩巢內有黃雀往來哺食

鵓鴿部雜錄

田家雜占鵓鴣叫早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閑農作次第

鶬鴰部彙考

釋名

麋鴰（爾雅）　鴰鹿（爾雅翼）

錯落（爾雅翼）　鴰捋（爾雅翼）

鶬鷄（本草）　麥鷄（本草）

圖闕

爾雅

釋鳥

鶬麋鴰

注今呼鶬鷄疏鶬一名麋鴰郭云今呼鶬鴰

爾雅翼

鶬

鶬鴰也關西呼爲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鄙俗名爲錯落錯落者亦言鶬聲之急也又謂之鴰捋鴰捋鴰鹿皆象其鳴聲也子虛賦以弋不雙鶬爲游獵之盛而楚辭以煎鴻鶬異味解楚辭者曰鶬鶴也然則鶬蓋鶴之類豈以其蒼色而遂謂之鶬耶淮南云鳳凰曾逝萬里之上鴻鵠鶬鶴莫不憚耶則鶬鷹之爲鶬必矣元鶬長足羣飛天之將霜先知之而鳴不過旬日而下霜矣（物類相感志）然則鶬之警霜猶鶴之警露也裴踰註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今謂之鬼車鳥秦中天陰有時作聲聲如刀車鳴或言是水鷄過說者曰是此鳥者有十頭能收人魂氣爲天狗齧去其一至今滴血不止遇其夜過或滴汙物上者以爲不祥人家皆滅燭呼犬以去之然按夫子與子夏所見稱其鶬九首當是今之九頭鳥但九首者旣稱奇鶬則非常鶬可知也不當以解麋鴰劉駒駼元根賦云一足

之夔九頭之鶬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羅願云鶬麋其色蒼如麋也鴰鹿其聲也關西呼曰鴰鹿山東呼曰鶬鴰訛爲錯落南人呼爲鶬鷄江人呼爲麥鷄

集解

汪頴曰鶬鷄狀如鶴大而頂無丹兩頰紅

李時珍曰鶬水鳥也食於田澤洲渚之間大如鶴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長頸高脚羣飛可以候霜或以爲卽古之鷫鷞其皮可爲裘與鳳同名者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頴曰殺蟲解蠱毒

發明

李時珍曰鶬古人多食之故宋玉小招云鵠酸臇鳧煎鴻鶬景差大招云炙鴰蒸鳧煔鶉陳今惟俚人捕

食不復充饌品矣

鶬鴰部藝文

鶬鴰歌

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云

羅端良曰鶬警霜鶴警露

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放鶬賦（有序）

明王廷相

鶬鶴類也海人以械致之鎩其羽而貨於市予求而畜之毛翮更生放之中野一旦秋風灑天翩然

而翔童子報曰鶴逝矣乃作放鶴賦其辭曰

嗟大化之絪縕兮氣平施而普生何爾性之閒遠兮超羣物而搆精衣元縿以貞朴兮頂丹砂而炳文擅羽族之清麗兮豈鷙鵬之可羣排泬寥以孤高兮匪塵界之所制凌倒景於無極兮偕羽人而謁帝彼守靜其德之介兮恆遠害而知幾中無欲而類仁兮曰沆瀣而是希比夫山澤之逸癯兮祈鳳鳥以爲臣陋鷃雀之搶榆兮競高下於荆榛固偉志於超軼兮天命邈其難辨偶防檢之不周兮遂拘攣而罹患衆矜巧而加㲋兮孰懷舊而悲鵩兔割烹於珍食兮幸眇軀之猶全兮委命於泥塗兮抱煩寃而自傷時偃蹇以待盡兮魂趯趯之如狂彼哲人之中口兮遭青蠅而遠斥望帝閽而不見兮衷信美而孰測雖小大之殊分兮均逆悰而幽辱古有悲於陸沉兮孰靈蔡而焉卜何君子之好德兮乃私心而憐之把斗水以澤鮒兮捨金錢而贖龜藉清冷以照影兮拂景風而載嘘新翼修而日華兮時翽翽而思舒蒙釋汝於中野兮聞同聲而引領激風飆以迅縱兮歷九萬於俄頃

黃鶴遘而延佇兮弔曩迷之不淑故雌尤夫煢獨兮衆雛悅其來復世淫泆而好妝兮鵬勸來者之不可誤爰居就而陳詞兮願無忘夫窘步向趦趄以獻欷兮孰與脫羈而自如寧餐若木之華兮何復涉志於江魚排蒼梧爲南巢兮掠崑崙爲西戶朝矯翰於桑丘兮夕啄瑤英於元圃俯瀛波之浩淼兮依鄧林而稅駕申志意而返素兮幸樊籠之未謝羣靈翼以爲侶兮蘄禍殆之靡及苟脫夫斯人之嫉妬兮又何悵乎遠集昔奮飛之無由兮敢逆望乎今路茲扶搖以天遊兮彼弋人之奚慕驥病棄而思秣兮雀傷丸而委沙匪仁人之提攜兮焉正命而流華亂曰將怡生爲道眞兮將澂泓以求同將棲縻以求世兮將逍遙而御風彼至人之行休兮恆寂昧以爲宗動不括曰至神兮靜而勝曰大通一趣向之乖刺兮倏悔吝其相蒙偕彼鶴之獲逝兮庶優哉以求終

鶬鴰部紀事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正義曰青

鳥爲鶬鶪爾雅無文先儒傳說耳（按鴰亦作鶪）

列子湯問篇菹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鶬鴰部雜錄

抱朴子博喻篇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鶬振翅元圃之峰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求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

鷦鷯部彙考

釋名

桃蟲（詩經） 巧婦（詩經正義）

鷦鷯（詩經正義） 鴂（爾雅）

鳭鷯（爾雅） 蘆虎（爾雅注）

蒙鳩（荀子） 桑飛（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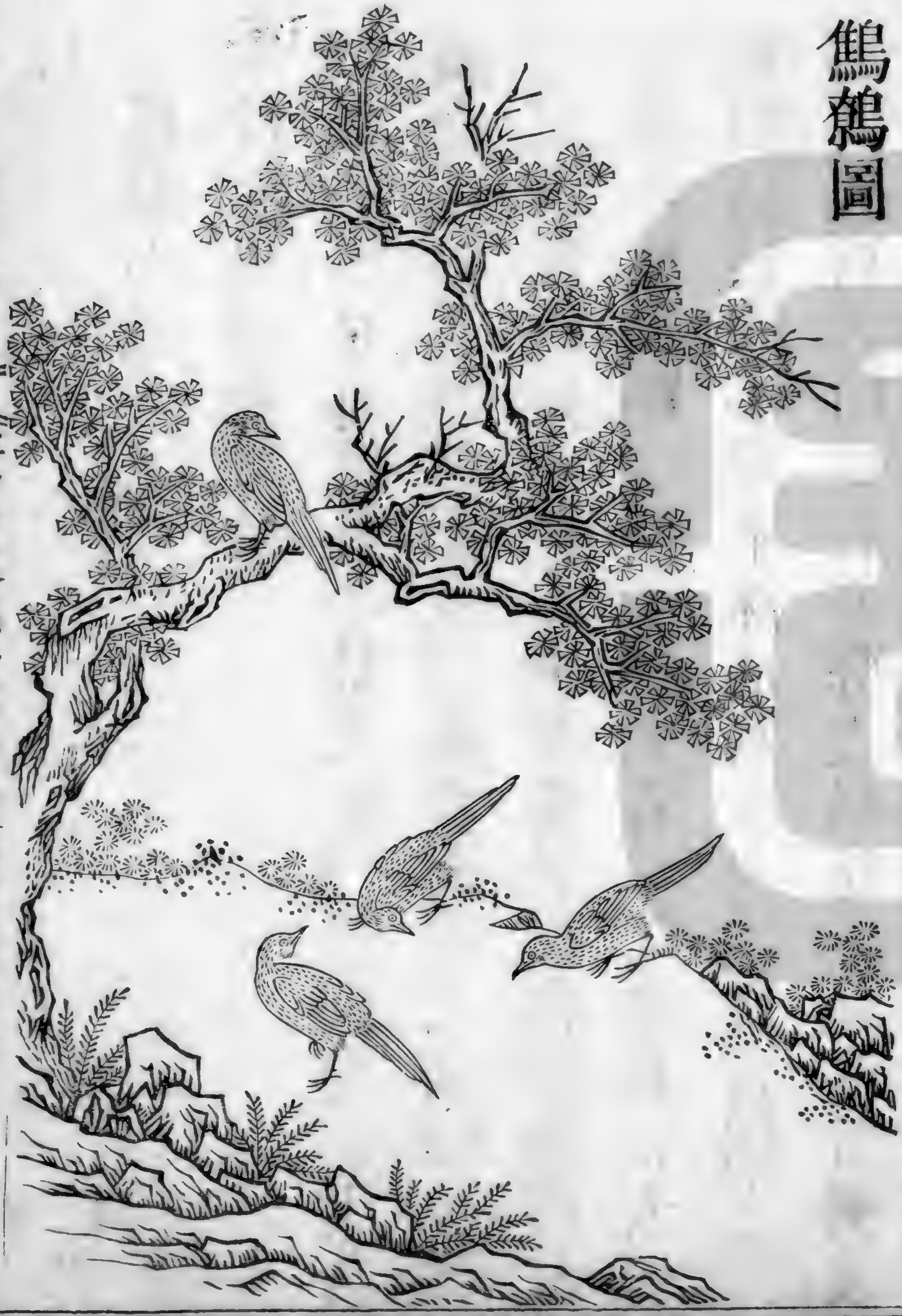
工爵（方言） 過嬴（方言）

女鷗（方言） 鸋鴂（方言）

襪雀（方言） 巧雀（本草）

布母（本草）鴝鵒（正字通）

鴝鵒圖



詩經

周頌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鷦翻飛爲大鳥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正義）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朱注）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古語曰鷦鷯之雛化而爲鵰

爾雅

釋鳥

鳭鷯剖葦

注 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 疏 鳭鷯一名剖葦郭云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

桃蟲鷦其雌鴱

注 鷦䳢桃雀也俗呼爲巧婦 疏 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云鷦䳢

方言

鷦鷯雜釋

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鷗自關而東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爵

桑飛即鷦鷯也又名鷦鸎女鷗今亦名爲巧婦江東呼爲布母鸋鴂按爾雅云鸋鴂鴟鴞鴟屬非此小雀明矣韈爵言韈截也

禽經

鷦巧

鷦巧而危

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鷗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爲巢刺以縑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

毛詩陸疏廣要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爾雅云桃蟲鷦其雌曰鴱揚雄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巧雀或謂之女鷗自關而西謂之襪雀或謂之巧女燕人謂之巧婦江東謂之桃雀亦曰布母鳩性拙鷦性巧故得諸名

集解

陳藏器曰巧婦小於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如小袋時

珍曰鷦鷯處處有之生蒿木之間居藩籬之上狀如黃雀而小灰色有斑聲如吹嘘喙如利錐取茅葦毛毳爲窠大如雞卵而繫之以麻髮至爲精密懸於樹上或一房二房故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小人畜馴教其作戲也又一種鷦鷯爾雅謂之剖葦似雀而青灰斑色長尾好食葦蠹亦鷦類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汪頴曰炙食甚美令人聰明

窠主治

陳藏器曰燒烟熏手令婦人巧蠶李時珍曰治膈氣噎疾以一枚燒灰酒服或一服三錢神驗出衛生易簡方

直省志書

含山縣

黃豆粒雀之最小者善鬬巢於密叢銜紙糊之

正字通

鴝鵒

鴝鵒鷦鷯別名

鷦鷯部藝文

鷦鷯賦（有序）

晉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衞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喩大故賦之云

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辜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埜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

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衆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鷦鷯部紀事

說苑善說篇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夫子之材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

晉書張華傳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

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樂善錄張道甫好養鷦鷯及青師姑以其鬬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痒甚爬之則兩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令於衆也

鷦鷯部雜錄

莊子逍遥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殆危

抱朴子備闕篇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

博喻篇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而戾

平蒼昊

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廣譬篇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

東坡志林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省心錄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木客鳥部彙考

釋名

君長（本草）　五伯（本草）

鈴下（本草）　功曹（本草）

主簿（本草）

圖闕

述異記

木客花所化

盧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不與衆鳥相厠俗

云是古之木客花化作

本草綱目

章色各別

李時珍曰按異物志云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伯正黑者爲鈐下緗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脇有白帶者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陵郡東有之

報春鳥部彙考

圖闕

述異記

鳴似鶗鴂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鶗鴂之類也

西吳枝乘

春起春去

長興之顧渚山有鳥如鸜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二

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報春鳥

狂鳥部彙考

釋名

㝱鳥（爾雅）

圖闕

爾雅

釋鳥

狂㝱鳥

注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疏）㝱鳥一名狂五彩之鳥也

山海經

大荒西經

有國名曰淑士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卷目錄

鴟鴞部彙考
鴟鴞圖
梟圖
鴟鵂圖
鵩圖
詩經（邶風旄丘　陳風墓門　豳風鴟鴞　大雅瞻卬）
禮記（內則）

爾雅（釋鳥）
山海經（西山經　北山經）
博雅（釋鳥）
禽經（梟　怪鵩）
新論（貪愛）
毛詩陸疏廣要（翩彼飛鴞　流離之子　鴟鴞　鴟鴞）
兼明書（鴟鴞辨）
補禽經（梟凶　鵩愁）
埤雅（鴟鵂　鴟鴞　梟　鴞）
爾雅翼（梟　鵩）
本草綱目（鴟鴞釋名　集解　肉主治　肝主治　附方　鴞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頭主治　目主治　附方）
鴟鴞部藝文一
鵩鳥賦（有序）　漢賈誼
鴞賦　孔臧
鴟鴞部藝文二（詩）
豳風鴟鴞四章
射訓狐　唐韓愈

鴟梟　蘇拯

訓狐　宋梅堯臣

梟　明郭登

鴟鴞部紀事

鴟鴞部雜錄

鴟鴞部外編

禽蟲典第五十卷

鴟鴞部彙考

（按鴟鴞與鴞或言二物然鴟鴞夜能察而晝不能見又所至多不祥則鴟鴞與鴞之爲訓狐者無異矣至鴞卽爲梟本草綱目甚明覽者自悉）

釋名

流離（詩經）　鴞（詩經）

鶹鷅（詩經注）　鴟鴞（詩經）

梟（詩經）　鴟（詩經）

鵅（爾雅）　鵋鵙（爾雅）

鵂鶹（爾雅）　鸋鴂（爾雅）

怪鴟（爾雅） 怪鳥（爾雅注）

土梟（爾雅注） 鶹鷅（爾雅）

鴟鵂（莊子） 肥鵂（博雅）

鵩（禽經） 晝烏（埤雅）

角鴟（本草） 雚（本草）

鉤鵅（本草） 轂轆鷹（本草）

呼咵鷹（本草） 夜食鷹（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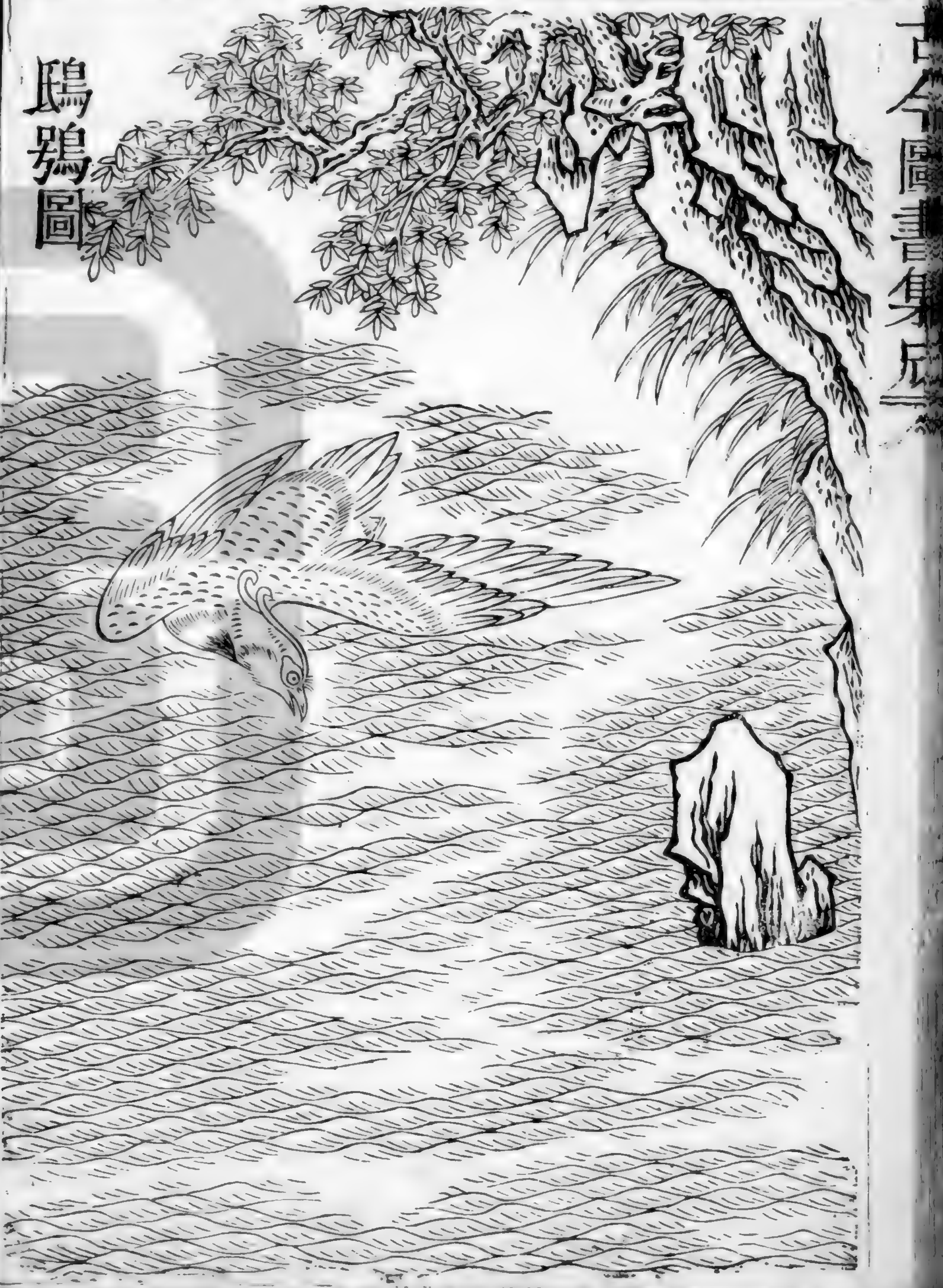
訓狐（本草） 車載板（本草）

快扛鳥（本草） 春哥兒（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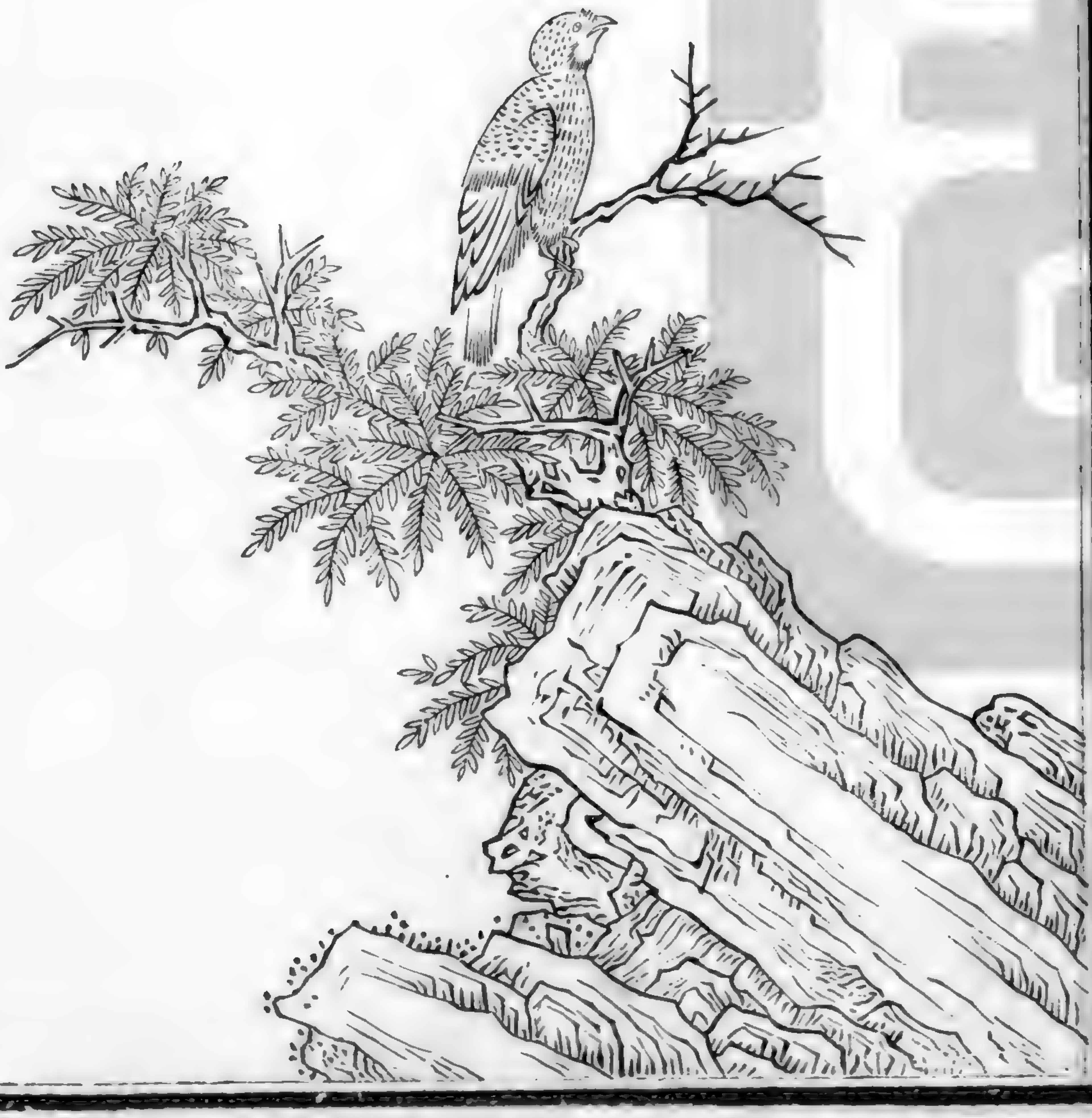
鳶（本草綱目） 幸胡（本草綱目）

魋魂（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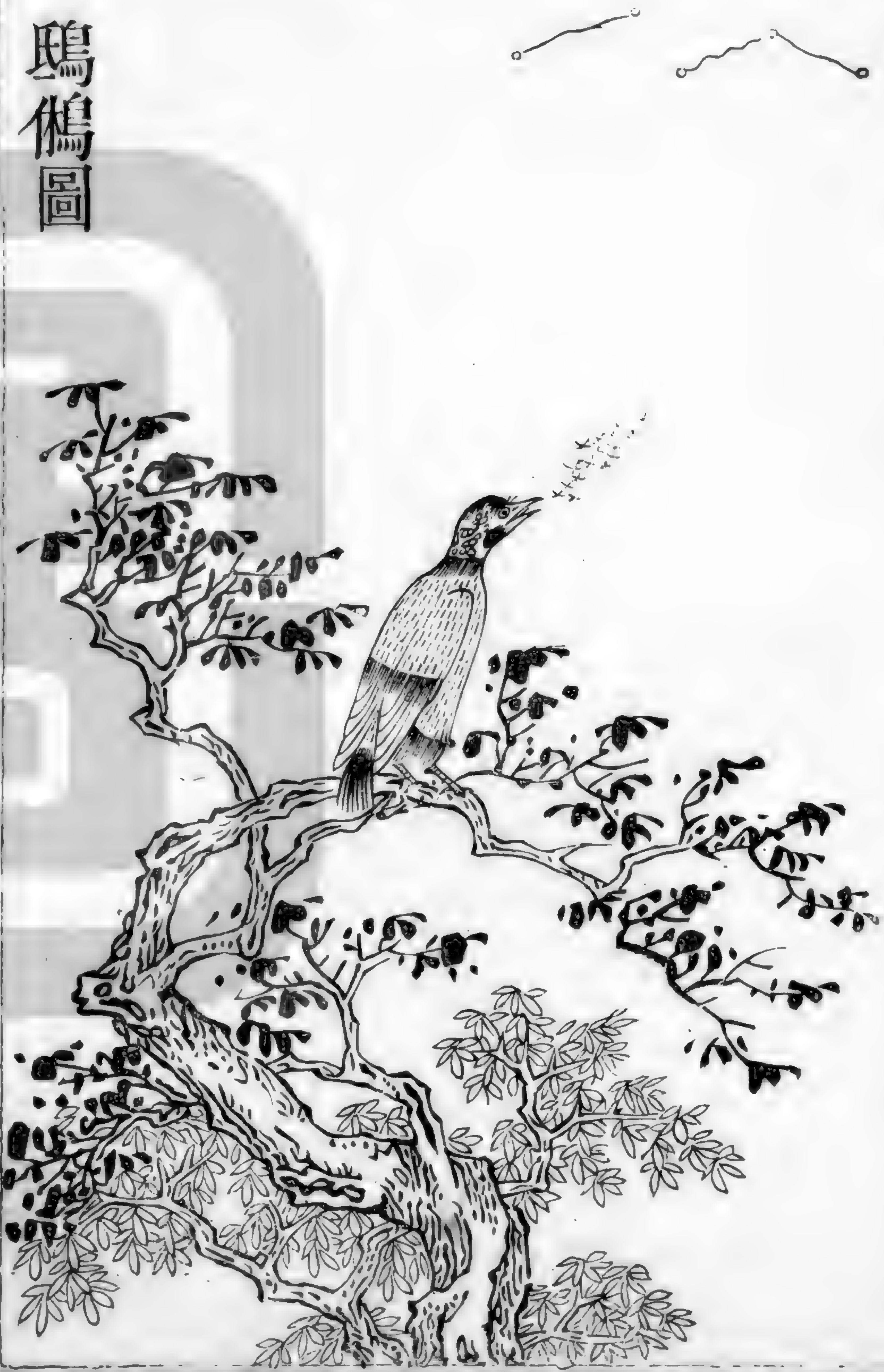
鴟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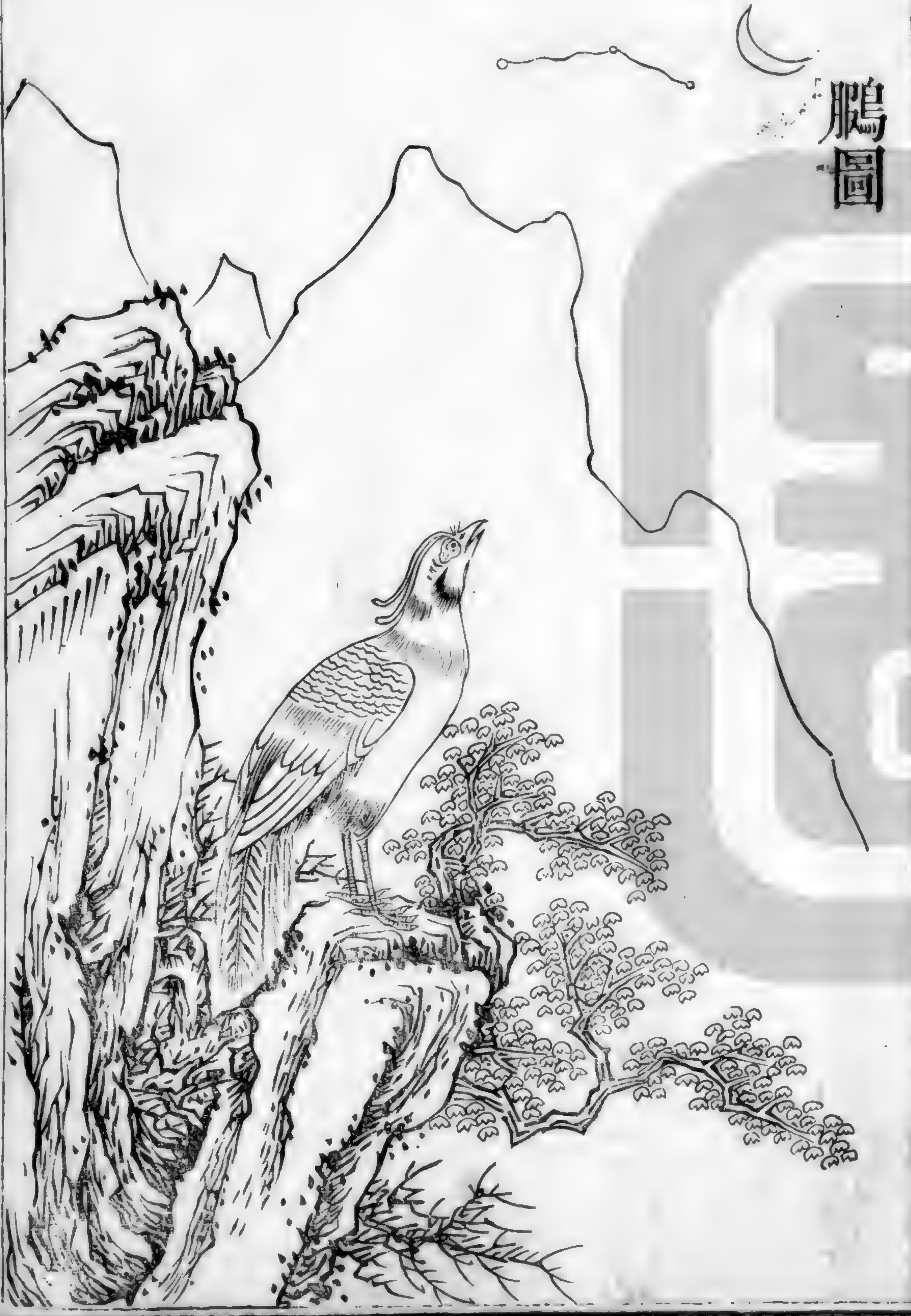
梟圖



鴡鳩圖



鵬圖



詩經

邶風旄丘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

陳風墓門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正義）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卽土梟非也（大全）陸氏曰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濮氏曰楚辭注鴟鴞二一物又云鴟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

豳風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鴟鴞鸋鴂也（朱注）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大全）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為梟為鴟蓋梟之類也

大雅瞻卬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箋 梟鴟惡聲之鳥（大全）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

禮記

內則

弗食鵠鴞胖

疏 胖謂脅側薄肉也謂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

爾雅

釋鳥

鵅鵋鶀

注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鴝鵒 疏 鵅一名鵋鶀

鴟鴞鸋鴂

注 鴟類 疏 舍人云鴟鴞一名鸋鴂詩豳風云鴟鴞毛傳云鴟鴞鸋鴂鸋鴂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郭註此云鴟類又註方言云鸋鴂鴟鴞鴟屬非此小雀明矣是與先儒意異也今爾雅以郭氏爲宗且依郭氏

狂茅鴟

注　今䳘鴟也似鷹而白

怪鴟

注　卽鴟鵂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

梟鴟

注　土梟　疏　此別鴟類也茅鴟一名狂廣雅云茅鴟䳘也郭云今䳘鴟也似鷹而白怪鴟廣雅謂之鴟鵂郭云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梟一名鴟郭云土梟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

注　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疏　鳥之少爲子者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爲鶹鷅郭云鶹鷅猶留離謂之子者按詩邶風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流與鶹同

山海經

西山經

白於之山其鳥多鴞

注　鴞似鳩而青色

北山經

饒山其鳥多鶹

博雅

釋鳥

肥鵂鴟鵂怪鴟也盧休鷙鴟䲦鷳鴟老鵵也（按爾雅茅鴟似鷹而白疑盧休以下乃鳶鴟之鴟姑兩存以備考訂）

禽經

梟

梟鴟害母

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

怪鵩

怪鵩塞耳

一名休鶹廣雅曰江東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

新論

貪愛

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

毛詩陸疏廣要

翩彼飛鴞

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爾雅梟鴟郭註土梟鄭註訓狐也日暝而夜作賈誼所賦鵩鳥是也或說即今伯勞也食母酉陽雜俎云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籔應之詩緝鴞怪鴟也鵩也鵂鶹也即瞻卬之爲鴟也內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註云謂脅側薄肉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鴟腦酒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酉陽雜俎云鴟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名物疏云爾雅梟鴟即此惡聲之鳥也梟鴞音相近故孔仲達云鴞一名梟古書多稱梟鳴指此非土梟也土梟爾雅自稱之鵋鵙郭註梟鴟云土梟誤矣本草鴞目呑之令人夜中見物博物志云鵂鶹一名鴞鵂夜目至明今云呑鴞目而夜中見物似說鴟鴞非鴞矣鴟鵂即爾雅之怪鴟又云鵅鵋鵙者也本草又云賈誼云鵩似鴞其實一物

考之異物志有鳥如小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鴞之與鵬二鳥俱夜爲惡鳴者是二鳥不可合爲一也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詩攷亦作留離之子鄭註云鶹鷅猶流離也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正義曰流與鶹葢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

鴟鴞鴟鴞

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東萊呂氏曰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

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景純之註耳淮南畢萬術曰鵄鵂致鳥取鵄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傍則鳥聚矣歐陽氏云今鴞多攫鳥子而食名物疏云鴟鴞名鸋鴂巧婦亦名鸋鴂故先儒多誤以鴟鴞爲巧婦其實鴟鴞是鴞類耳衞風流離之子此土梟也陳風有鴞萃止此爾雅之梟鴟也並非此鴟鴞朱傳以爲鵂鶹則又誤鵂鶹爾雅謂之鵅鵋鶀又云怪鴟不得爲鴟鴞也若巧婦乃周頌之桃蟲耳據本草則鵋鶀鵂鶹又是二物及鄭氏云鷦鷯生題肩與鴞亦無所出難以管見定其然否韓詩說云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蕳風至蕳折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與荀子所說蒙鳩同楊倞荀子註云蒙鳩鷦鷯也是韓嬰亦以鴟鴞爲巧婦也

按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雖云比擬之詞其爲惡鳥無疑矣嚴華谷云喜破鳥巢而食其子朱晦

菴云攫鳥子而食極合風人之旨陸元恪認爲巧婦釋文全非大凡說詩者鳥獸草木之名固應詳覈亦必得顧母法方解人頤若夫流離之子顯然借惡鳥以斥衛人朱子云流離漂散也謂之何哉

兼明書

鴟鴞辨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鸋鴂也孔頴達曰鴟鴞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頴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鸋鴂鴟之類也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似鴞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顏師古注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土地故云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鴞欲毀巧婦之

室巧婦哀鳴於鴟鴞而康成穎達直以鴟鴞爲巧婦非也

補禽經

梟凶

梟以凶呌

鴟愁

鴟以愁嘯

埤雅

鴟鵂

釋鳥所云怪鴟是也其鳴即雨爲鬭可以聚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啖蚊蝱鴞服鬼車之類莊子所謂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舊說雀目夕昬人有至夕昬不見物者謂之雀瞽即此類也焦貢易林曰雀目燕顙畏昬無光顏之推曰雀奚夕瞽鴟奚晝盲一曰鵂鶹拾人之爪相其凶吉此妄說也

鴟鴞

先儒以爲鴟鴞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

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云狂茅鴟怪鴟鴞鴟梟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翺翔是也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鴟鴞之詞正如宣王黃鳥之詩卽非鴟鴞自道也昔賢云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誤矣其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天之未陰雨及其閑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及其國家閑暇明其政刑孰敢侮之爲是故也蓋窘生於陰雨戶牖所以取明故是詩託况如此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梟

梟食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頭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獍說者以爲梟名食母破獍食父破獍如貙者而虎眼一曰獍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

此遺象也舊說梟性食母始飛北山錄曰烏反哺梟反噬蓋逆順之習也聽聲考詳篇云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鴈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呪釋鳥曰梟鴟土梟也西方之書曰如土梟等附塊爲兒名之曰土梟蓋取諸此傳曰甈瓦可以令梟寂又曰梟避星名鵲違歲字

鴞

鴞大如斑鳩綠色所鳴其民有禍證俗云鴞禍鳥也今謂之晝烏蓋聲之誤也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言鴞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梅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以刺陳佗無良師傅也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桑黮而音美一曰鵩似鴞則鴞又非鵩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鷄體有文色異俗謂之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鴞鵩二鳥夜爲惡鳴者也傳曰夏雀生鷃楚鳩生鴞廣志曰鴞楚鳩所生如驢巨虛種類不孳乳也

爾雅翼

梟

梟者不孝之鳥爾雅梟鴟土梟劉子曰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獍淮南子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許叔重曰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蟆羹是食梟之驗也博之采有梟者博專行惡道故以梟爲采亦梟得之雋故猛將謂之梟將也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而荊楚歲時記稱鴝鵒爲土梟說者乃因謂鸜鵒來巢者又云鸜鵒穴居誤矣梟今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斑駭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暴見尤聚蓋當時有五色大鳥衆鳥隨之時以爲鳳凰故破其惑

鵩

鵩似鴞不祥鳥夜爲惡聲者也巴蜀異物志曰小如雉體有文采行不出域若有彊服者故名鵩賈誼之

遷長沙嘗集其舍自以壽不長作賦自廣然終以不免按周官折簇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恐作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先儒以謂夭鳥惡名之鳥若鴞鵩曰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涂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蓋梟鳴鳥噪則嘻嘻出出類皆驚動人爲國怪祥故設官驅之不使惑聽書十日以下則未曉其理豈歲月日星辰五紀者夭物所畏避耶今以戊己書燕巢側則燕爲去彼於號特十之二耳燕非夭鳥然於星辰猶有忌若此言之彼夭鳥必有所避矣在國猶且覆巢敺去以爲夭則入舍又可知矣此賈生之所爲賦荊州記曰楚人謂之服

本草綱目

鴟鴞釋名

李時珍曰其狀似鴟而有毛角故曰鴟曰角曰藋藋字象鳥頭目有角形也老兔象頭目形鵂怪皆不祥也鉤鵅轂轆呼咵皆其聲似也蜀人又訛鉤格爲鬼

各哥

集解

陳藏器曰鉤鵅即爾雅鵋鶀也江東呼爲鉤鵅其狀似鴟有角怪鳥也夜飛晝伏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常在一處則無害若聞其聲如笑者宜速去之北土有訓狐二物相似各有其類訓狐聲呼其名兩目如猫兒大如鴝鵒作笑聲當有人死又有鵂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有人獲之嗉中猶有爪甲故除爪甲者埋之戶內爲此也時珍曰此物有二種鴟鵂大如鴟鷹黃黑斑色頭目如猫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其聲如老人初若呼後若笑所至多不祥莊子云鴟鵂夜拾蚤察毫末晝出而不見丘山何承天纂文云鴟鵂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虱俗訛蚤爲人爪妄矣一種鵂鶹大如鴝鵒毛色如鷂頭目亦如猫鳴則後竅應之其聲連囀如云休留休留故名曰鵂鶹江東呼爲車載板楚人呼爲快扛鳥蜀人呼爲春哥兒皆言其鳴主有人死也試之亦驗說文謂之雋音爵言其小也藏

器所謂訓狐者乃鴞也所謂鵂鶹者乃鵄鵂之小者也並誤矣周禮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支之號十二辰之號十二歲之號二十有八宿之號懸其巢則去續博物志云鵂鶹鸛鵲其抱以聒

肉主治

李時珍曰瘧疾用一隻去毛腸油爆食之出陰憲副方

肝主治

李時珍曰入法術家用

附方

風虛眩運大頭鷹閉殺去毛煑食以骨燒存性酒服（便民食療）

鴞釋名

李時珍曰鴞梟訓狐其聲也鵩其色如服色也俚人訛訓狐爲幸胡者是也鴟與鴞二物也周公合而詠之後人遂以鴟鴞爲一鳥誤矣鴞字韻書無攷當作匈擁切魑魂流離言其不祥也吳球方作逐魂

集解

陳藏器曰鴞即梟也一名鵩吳人呼爲魑魂惡聲鳥也賈誼云鵩似鴞其實一物也入室主人當去此鳥盛午不見物夜則飛行常入人家捕鼠食周禮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註云惡鳴之鳥若鴞鵩鬼車之屬時珍曰鴞鵩鵂鶹梟皆惡鳥也說者往往混註賈誼謂鵩似鴞藏器謂鴞與訓狐爲二物許愼張華謂鴞鵩鵂鶹爲一物王逸謂鵩即訓狐陳正敏謂梟爲伯勞宗懍謂土梟爲鴝鵒各執一說今通攷據并咨詢野人則鴞梟鵩訓狐一物也鵂鶹一物也藏器所謂訓狐之狀者鵂鶹也鴞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時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鴝鵒目如猫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故禮云不食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鴞炙前涼錄云張天錫言北方美物桑椹甘香雞鴞華饗皆指此物也按巴蜀異物志云鵩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名之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盛弘之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楚人謂之鵩陸

璣詩疏云鴞大如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炙食劉恂嶺表錄云北方梟鳴人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家家羅取使捕鼠以爲勝貍也合諸說觀之則鴞鵩訓狐之爲一物明矣又按郭義恭廣志云鴞楚鳩所生也不能滋乳如騾駏驉焉然梟長則食母是自能孳乳矣抑所食者卽鳩耶淮南子云甑瓦投之能止梟鳴性相勝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鼠瘻炙食之時珍曰風癎噎食病

頭主治

李時珍曰痘瘡黑陷用臘月者一二枚燒灰酒服之當起出雲岐子保命集

目主治

陳藏器曰吞之令人夜見鬼物

附方

風癇攷寶鑑第九卷名神應丹惺神散醫方大成下冊

噎食取鵰鳥未生毛者一對用黃泥固濟煅存性爲末每服一匙以溫酒服（壽域神方）

鵰鴞部藝文一

鵩鳥賦（有序）

漢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

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廻薄兮震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翶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

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鴞賦

孔臧

季夏庚子思遯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己咎我令考信道執眞變怪生家謂之天神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愼厥所修棲遲養志

老氏之儔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鴟鴞部藝文二　詩

豳風鴟鴞四章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畔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托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射訓狐

唐韓愈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栱桷頹墜塗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指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梟驚墮梁蛇走竇一矢斬頸羣雛枯

鴟梟

蘇拯

爲害未爲害其如汙物類良木不得棲清波不得戲

曾戲水堪疑曾棲樹終棄天不殲爾類與夫惡相濟地若默爾聲與夫妖爲諱一時懷害心千古不能替

訓狐　宋梅堯臣

黃昏月暗妖鳥鳴尨然鈍質麤豪聲吉凶自異立屋角潛事糞吻欲我驚豈知慣聞此醜狡呼集鬼物誇陰獰夕盜雞雛無畏避曾遭彈射沉泥坑汝今病翼未甚愈還作舊態侵平明陽烏曈曈出東海照汝宜喪膽與精何爲世人苦憎汝汝常盜物資己榮倘有弓矢勿汙辱殺汝非得出惡名養雛三四已相似眼腦實異鸞凰生一朝車輪翅墮地狐鼠入穴梟黨烹

梟　明郭登

南山萬古雪六月地上冰崢嶸兕當嚴冬氣尤冽萬物僵立不識死與生陽烏戢其羽顏色慘淡無光晶朝朝畏寒不敢出欲挽海水添長更氈裘蒙茸縮如蝟風沙斷盡行人行老烏平時最饒舌攢毛縮頸飢無聲鴟鴞獨何形無乃金鐵鑄使成白日在何處每到夜黑來飛鳴有時呼嘯聲愈厲名號怪鬼徵邪精鳳凰凍欲死志意無由平梟凶不可治怒瘦空膨脝

南村孀婦貧且苦夫死未葬兒東征伏雌五雛初解殼偎寒就暖聲咿嚶土房穿漏窻戶破梟竟突入雞啼驚雛死腦盡裂雌僝不能爭孀時睡罷飢欲起視夜無油燈乞鄰把火照昏黑梟止未去勢欲相欺陵口吻尚流血兩目光睃䁬孀髮豎股慄返走撲地魂飛騰有夫攘臂挾弓矢弗斬此梟何以徵入門無所見但聞狐鳴鬼嘯寒氣颯颾如凝冰孀悲呼天涕垂膺卵此惡物當誰憎戟手訴社公媿汝威稜稜雖云土木偶想亦欽名稱人皆祀汝作土主安然坐視反不如梟能社公顏忸怩渥若朝霞烝據案呼吏兵卑官亦靈承廟食如此方乃被婦詬吾奚勝便須封皁囊騎雲款天庭叩階瀝血天其矜不以梟磔死吾道何由弘天門九重高且邃守以夜叉威奰屭摳衣趨蹌肅鳴珮以手奉局心顫悸大閽倚棖方假寐瞠目視之訶且詈汝官何曹直蟲臂清都森嚴可輕易社公前致辭大閽已知意鼎鐺尚有耳投鼠須忌器梟爲天驕子美惡各以類羽中豈無靈與瑞不及梟姿工娬媚乘昏何暗察幽隱附耳連眉方倚比汝不知

忌諱胡不膠脣結舌亦足以自異彼喙若呀非汝利社公頓頭前此言得無慼天道本至公如何有憎憐苟不較曲直何由辯媸妍以彼醜惡形乃竊造化權嘗聞上古時宰物無頗偏禍淫與福善今豈不其然地行蒼生何啻千萬億煩寃疾痛孰不號旻天混沌苟未鑿何用呼吸百里晝夜東西旋大闇笑絕倒以掌拍其肩小儒强解事未悟磨兜堅汝胡不聞天地同一物不過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氣機消長豈常好清淳澆濁各各隨時遷天人不同道此理可忘言語既復歎悔叮嚀極密勿妄宣社公涕漣如頫首但長吁載拜謝不敏攬轡回其車錫鑾風冷冷墜地不須臾亟往告彼孀夜降桑林巫梟雛不勝誅誰敢訐其辜朋儕相構煽勢與天爲徒母腦尚忍啄何有於朱朱素飧抱深媿予亦思乘桴嗟爾門單戶弱形羈孤從今愼勿與梟敵但須夜夜牢護雞巢雛

鴟鴞部紀事

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梟鴟逃於絕漠

梁冀別傳子產治鄭鴟梟不至

列女傳陳辨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存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說苑辨物篇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者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首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

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

史記孝武帝本紀注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

漢書昌邑哀王髆傳髆子賀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廢歸故國國除爲山陽郡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守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狀臣敞入視故王與坐語中庭臣敞欲動觀其意

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

霍光傳光妻顯毒殺許皇后以告山雲禹於是始有邪謀矣顯第中鴞數鳴殿前樹上

曹植令禽惡鳥論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

晉書乞伏乾歸載記乾歸畋於五溪有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

異苑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南史宋元凶劭傳劭弒上即位以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劭敗濬斬首濬將產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

鄧琬傳晉安王子勛即僞位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鴞集其幰又有鵄棲

其帳上

侯景傳景自篡立後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

魏書靈徵志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隋書五行志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鵂鳥集其帳隅未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太平廣記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人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

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咸以爲賊執而訊之大受艱苦

隋唐嘉話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唐書路敬淳傳敬淳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

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衞令位中書舍人

瑯嬛記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唐語林天寶中韋郇公謫守蘄州時李鄴侯亦以處士放逐因夜飲聞鴟鴞韋泣下李曰此鳥人以爲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此聲者罰一大白由是聽之不厭

劇談錄大中年韋顗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居所外舍館之放牓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顗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顗夜分歸於所止擁爐而坐愁歎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顗神魂驚駭仗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牓到顗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唐書五行志廣明元年春絳州翼城縣有鵂鶹鳥羣飛集縣署衆鳥逐而噪之光啓元年二月復如之鵂鶹一名訓狐

無能子紀見篇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邑憂將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

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耶諡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耶諡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唐書五行志光化二年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居貝州去夜有鵂鶹鳥十數飛入帳中逐去復來

北夢瑣言劉仁恭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强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

侯鯖錄世言梟禿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諡號河朔士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蜀檮杌蜀王建光天二年四月鵂鶹鳴於帳中建因感疾甚篤

稽神錄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鋋大惡之使巫祝於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淨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鴉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遯齋閒覽余嘗偶居北阿鎭小寺寺後喬木數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九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卽避伏荆棘間羣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嘴存焉

宋史五行志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鴞止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眞背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陷城之難

建炎七年梟鳴於劉豫後苑又羣鳥鳴於內庭如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錢五千是歲僞齊亡

元史察罕傳察罕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鴞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爲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鴟鴞部雜錄

詩經魯頌泮水章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鴞炙

大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

徐無鬼篇鴟目有所適

荀子賦篇鴟梟爲鳳凰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市有舞鴟國有行飛

易林城上有鳥自號破家呼喚鴆毒爲國患災

心多恨悔出言爲怪梟鳴室北聲醜可惡請謁不得

鸇鴆鵙梟治城遇災周公勤勞綏得安家

鷂鵙娶婦深目窈身折腰不媚與伯相背

怒非其怨貪妬腐鼠而呼鵲鵙自令失餌倒被災患

五烏六鵙相對蹲蚑禮讓不與虞芮爭訟

淮南子主術訓鵙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目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

氾論訓鵙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春秋繁露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鶚羣鳴

說苑說叢篇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漢官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梟害其母故以此日殺之

抱朴子君道篇射鉤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

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鵂梟化爲鸑鷟

博喻篇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萬物之盈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

新論適才篇蛇銜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鵄則不如泥丸之勁也

續博物志有異鳥鳴如嬰兒巢於木探得其雛大如鵝青首白面觜爪類鷹鷂或曰此鵬也

譚子化書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

遯齋閒覽百勞一名梟一名鵙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於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

感應類從志瓻瓦之契投梟自止（注）以故瓦書契字置於牆上忽聞梟鳴取以投之卽不敢更鳴也

鴟鴞部外編

太平廣記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爲志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徑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曰此神仙之所處引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爲妻仲山降謝丈夫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

皮耳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鵂鶹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鴟鵂皮羽爲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六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一卷目錄

蚑母鳥部彙考

鸓母鳥圖

爾雅 釋鳥

北戸錄 蚑母鳥

爾雅翼 鸓母

姑獲鳥部彙考

酉陽雜俎 夜行遊女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姑獲鳥部外編
鬼車鳥部彙考
奇鶬圖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鬼車鳥部紀事
鬼車鳥部雜錄
鴆鳥部彙考
鴆鳥圖
山海經（中山經）
淮南子（繆稱訓）
博雅（釋鳥）
抱朴子（登涉篇）
新論（殊好篇）
爾雅翼（鴆）
本草綱目（集解　毛氣味　喙主治）
鴆鳥部藝文
鴆說　唐無能子

鳩鳥部紀事
鳩鳥部雜錄
駝鳥部彙考
駝鳥圖
瀛涯勝覽（三佛齊火鷄　阿丹國青花白駝鷄　祖法兒國山駝鷄）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屎氣味　主治）
坤輿圖說（駱駝鳥）
駝鳥部紀事
冶鳥部彙考
冶鳥圖
搜神記（冶鳥）
本草綱目（集解）

禽蟲典第五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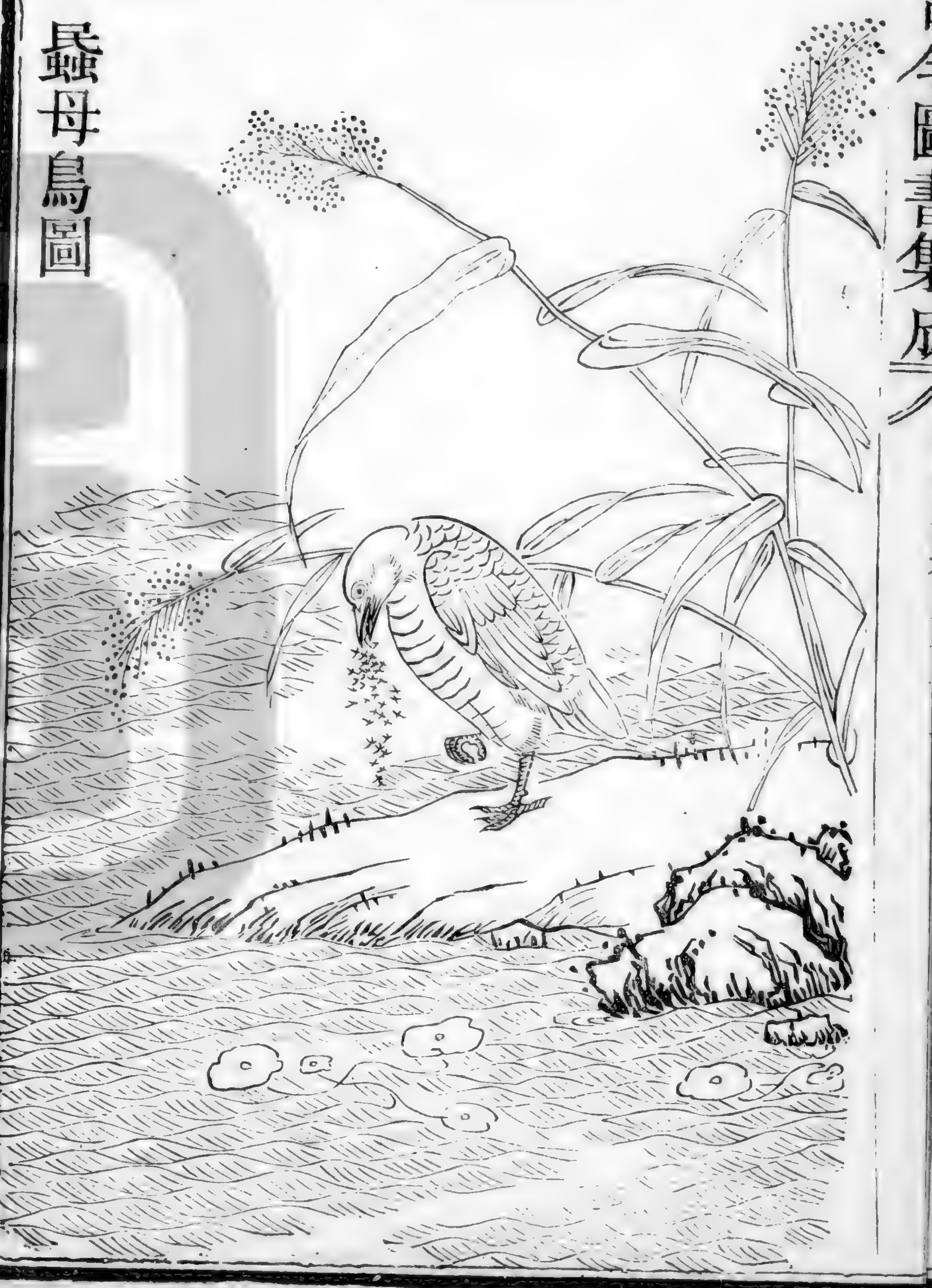
蚊母鳥部彙考

釋名

鷏（音田）（爾雅）　　蟁母（爾雅）

吐蚊鳥（爾雅翼）

蟁母鳥圖



爾雅　釋鳥

鷏蟁母

（註）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疏）一名蟁母蟁蚊音義同

北戶錄　蚊母鳥

端新州有鳥類青鶂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

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

爾雅翼

蟁母

蟁母鷏蟁母郭氏曰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以名云說者或云鳥大如鷄黑色生南方池澤茹藘中其聲如人嘔吐每口中吐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說者又言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蚊子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數說所在不同然要之一物耳鷏雖吐蚊然得其羽爲扇迺可以辟蚊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其殼空矣故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母木江南有蚊母鳥三物異類而同功也淮南子曰水蠆爲蟌孑孓（音結掘）爲蟁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孑孓汙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蛻爲花蚊揚去蓋水蟲之變化類如此人所同知非出於不意也鷏是飛鳥而吐

之莫見成形之始斯則異矣

姑獲鳥部彙考

釋名

射矢鳥（周禮）　夜行遊女（酉陽雜俎）

天帝女（酉陽雜俎）　乳母鳥（本草）

無辜鳥（本草）　隱飛（本草）

鬼鳥（本草）　譩譆（本草）

鉤星（本草）

圖闕

酉陽雜俎

夜行遊女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鉤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胷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本草綱目

釋名

一名乳母鳥一名夜行遊女一名天帝少女一名無辜鳥一名隱飛一名鬼鳥一名譩譆一名鉤星時珍曰昔人言此鳥產婦所化陰慝爲妖故有諸名

集解

陳藏器曰姑獲能收人魂魄元中記姑獲鳥鬼神類也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女人云是產婦死後化作故胷前有兩乳喜取人子養爲己子凡有小兒家不可夜露衣物此鳥夜飛以血點之爲誌兒輒病驚癇及疳疾謂之無辜疳也荊州多有之亦謂之鬼鳥周禮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矢鳥即此也時珍曰此鳥純雌無雄七八月夜飛害人尤毒也

姑獲鳥部外編

誠齋雜記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

鬼車鳥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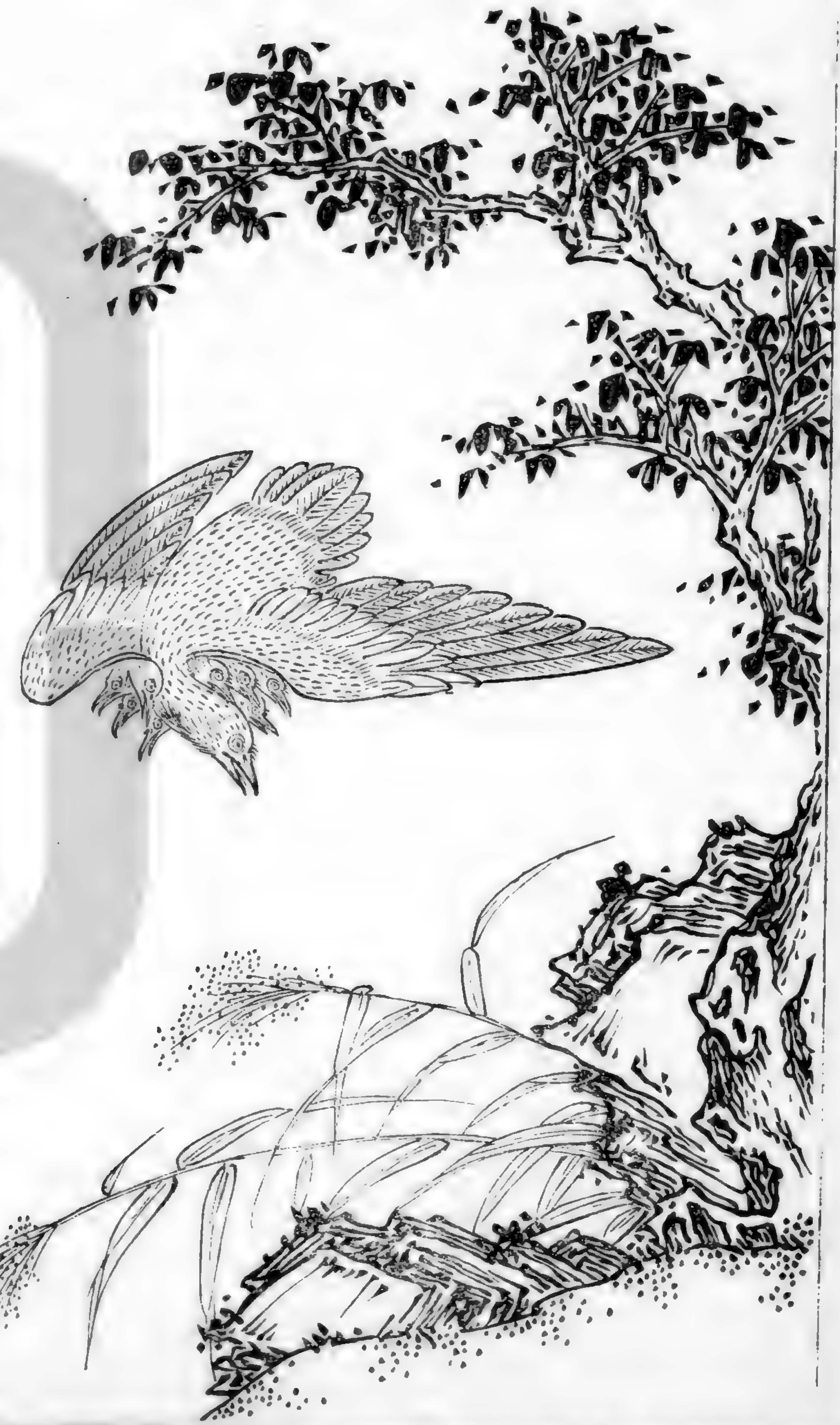
釋名

蒼鸕（白澤圖）　渠逸鳥（齊東野語）

九頭鳥（本草綱目）　奇鶬（本草綱目）

鬼鳥（本草綱目）

奇鶬圖



本草綱目

釋名

一名鬼車一名九頭鳥一名蒼鸆一名奇鶬時珍曰鬼車妖鳥也取周易載鬼一車之義似鶬而異故曰奇鶬

集解

陳藏器曰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家收人魂氣相傳此鳥昔有十首犬嚙其一獨餘九首其一常滴血血著人家則凶荆楚人夜聞其飛鳴但滅燈打門捩

狗耳以厭之言其畏狗也白澤圖蒼鸆有九首及孔子與子夏見奇鶬九首皆此物也荆楚歲時記以爲姑獲者非也二鳥相似故同名鬼鳥時珍曰鬼車狀如鵂鶹而大者翼廣丈許晝盲夜瞭見火光輙墮按劉恂嶺表錄云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交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聲如刀車鳴愛入人家鑠人魂氣血滴之家必有凶咎便民圖云冬月鬼車夜飛鳴聲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周密齊東野語云宋李壽翁守長沙曾捕得此鳥狀類野鳧赤色身圓如箕十頸九頭其一獨無而滴鮮血每頸兩翼飛則霍霍並進又周漢公主病此鳥飛至砧石卽薨嗚呼怪氣所鍾妖異如此不可不知

鬼車鳥部紀事

隋書五行志後齊孝昭帝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續博物志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九寸色類鵞鴈

宋史公主傳周漢國公主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擣衣石上是夕薨

鬼車鳥部雜錄

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酉陽雜俎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也

齊東野語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

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搗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爲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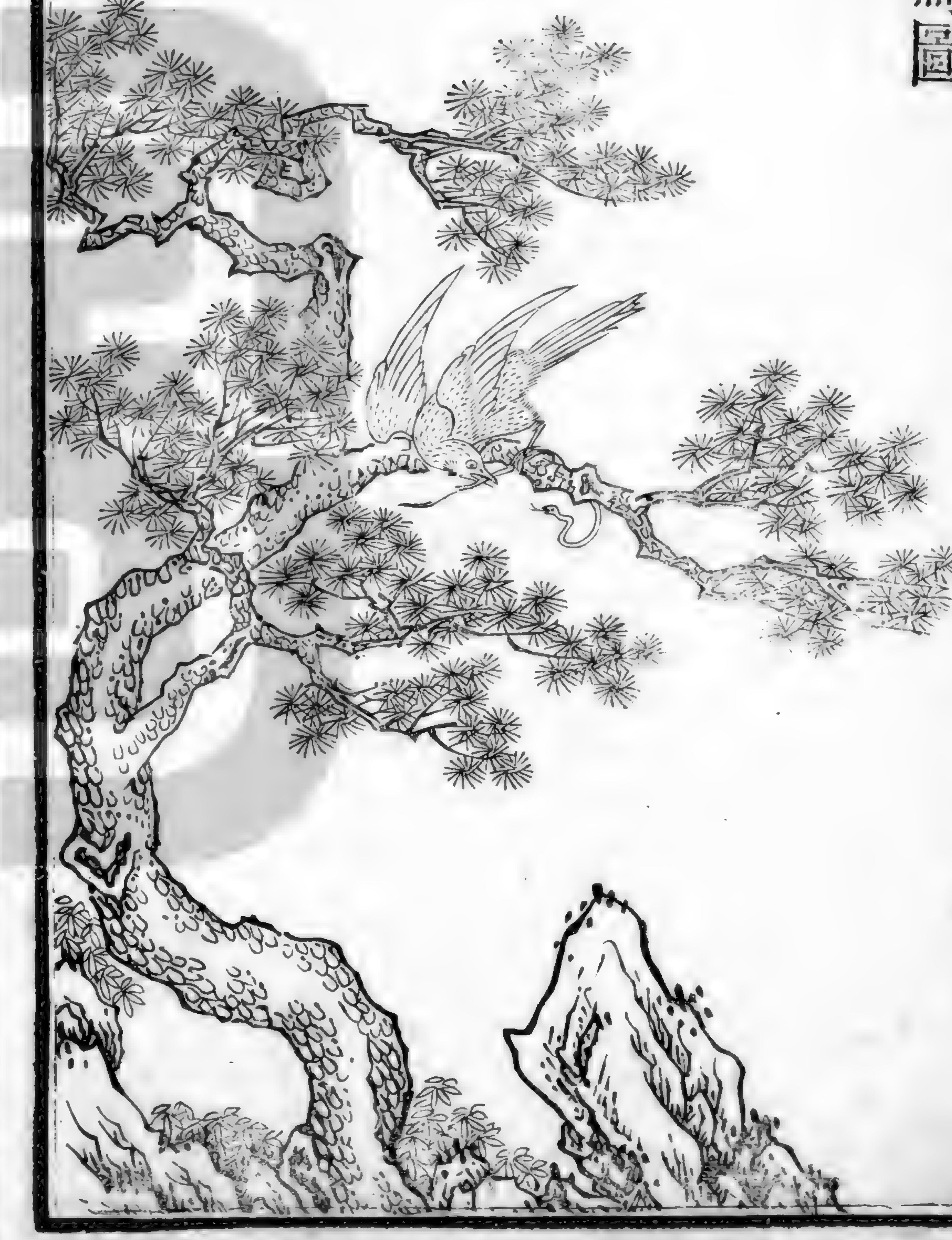
田家雜占鬼車鳥即是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古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

鴆鳥部彙考

釋名

鴆（山海經）　暉日（淮南子）
陰諧（淮南子）　運日（博雅）
曇（抱朴子）　鴆日（新論）
鴆鷄（新論注）　同力鳥（爾雅翼）

鴆鳥圖



山海經

中山經

女几之山其鳥多鴆

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

雌名陰諧也

琴鼓之山其鳥多鴆

玉山其鳥多鴆

淮南子

繆稱訓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

注　暉日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陰諧天將陰雨則鳴

博雅

釋鳥

鴆鳥其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

抱朴子

登涉篇

運日鳥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曇是鴆鳥之别名

新論

殊好篇

鳿日嗜蛇

注　鳥似鷄高三尺亦曰鳿鷄

爾雅翼

鴆

鴆毒鳥也似鷹而大如鴞也紫黑色長頸赤喙雄名

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食蝮蛇及豫實知巨石大木間有蛇虺即爲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羣進退俯仰有度逡巡石樹爲之崩倒蛇虺無脫者昔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或曰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石起蛇出故江東人呼爲同力鳥或曰禁蛇之聲如以手擊腰鼓大率蛇入口即爛矢溺著石石爛如泥一說屎石即變爲雄黃及生金古人以其羽翮瀝酒則能殺人國語驪姬寘鴆於酒謂之鴆酒管仲曰燕安鴆毒不可懷也凡鴆飲水處百蟲吸之皆死或得犀牛蘸角其中則水無毒此鳥與犀相伏今南方山川有鴆必有犀蓋天資之以育物離騷經云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尤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鴆既毒物又其雌鴆自有好陰好晏之異其同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爲人媒而告人以不好也

雄鴆物之至拙者不能爲巢雨則逐其匹霽則返之其爲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是求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餧而受詒則高辛之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讒人惡之至其久則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惡服殳之盈要而其久也荃蕙化爲茅矣始也惡鴂鴆之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詒矣宜乎有國無人莫我知之歎而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唐國史補曰鷤（達詰切布穀也）鳥千歲爲鴆愈老則愈毒同力卽鴆也或言亦老而化爲鴆陶隱居又云鴆鳥狀如孔雀五色雜斑高大黑頭赤喙出交廣深山中與古所謂運日同力者別而諸家言只一種更無如孔雀者按吳都賦亦云白雉落黑鴆毛則鴆色宜黑彼如孔雀者當別一物耳

本草綱目

集解

別錄曰白鴆生南海陶弘景曰鴆與䲦日是兩種鴆鳥狀如孔雀五色雜斑高大黑頸赤喙出廣之深山中䲦日狀如黑傖鷄作聲似云同力故江東人呼爲

同力鳥並啖蛇人誤食其肉立死並療蛇毒昔人用鴆毛爲毒酒故名鴆酒頃不復爾又海中有物赤色狀如龍名海薑亦有大毒甚於鴆羽蘇恭曰鴆鳥出商州以南江嶺間大有人皆諳識其肉腥有毒不堪啖云羽畫酒殺人亦是浪證郭璞云鴆大如鵰長頸赤喙食蛇說文廣雅淮南子皆以鴆爲䲨日交廣人亦云䲨日即鴆一名同力鳥更無如孔雀者陶爲人所誑也時珍曰楊廉夫鐵厓集云鴆出蘄州黃梅山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於大木之顚巢下數十步草皆不生也

毛氣味

別錄曰有大毒入五臟爛殺人

喙主治

別錄曰帶之殺蝮蛇毒時珍曰蛇中人刮末塗之登時愈也

鴞鳥部藝文

鴞說

唐無能子

鴞與蛇相遇鴞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鴞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

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之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兇人乎

鴆鳥部紀事

尸子駙馬共爲荆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

晉書石崇傳崇出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穆帝本紀升平二年三月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

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墨客揮犀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荅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鴆鳥禁蛇

過庭錄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鶴灰羽赤喙遊囿衆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蛇虺入口中即爲水畜之半年一縣蛇虺殘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擅鷄毒鳥也後死其一居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擅鷄鴆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即命殺而焚瘗之

遯齋閒覽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銜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鴆鳥也蓋唯食毒蛇乃能成其毒

蘄州黃梅山有鴆巢於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鴆無異

鴆鳥部雜錄

譚子化書毒鴆怒土石揭

羣碎錄今人呼藏酒器曰曇抱朴子曰曇是鴆鳥之別名也

潛溪邃言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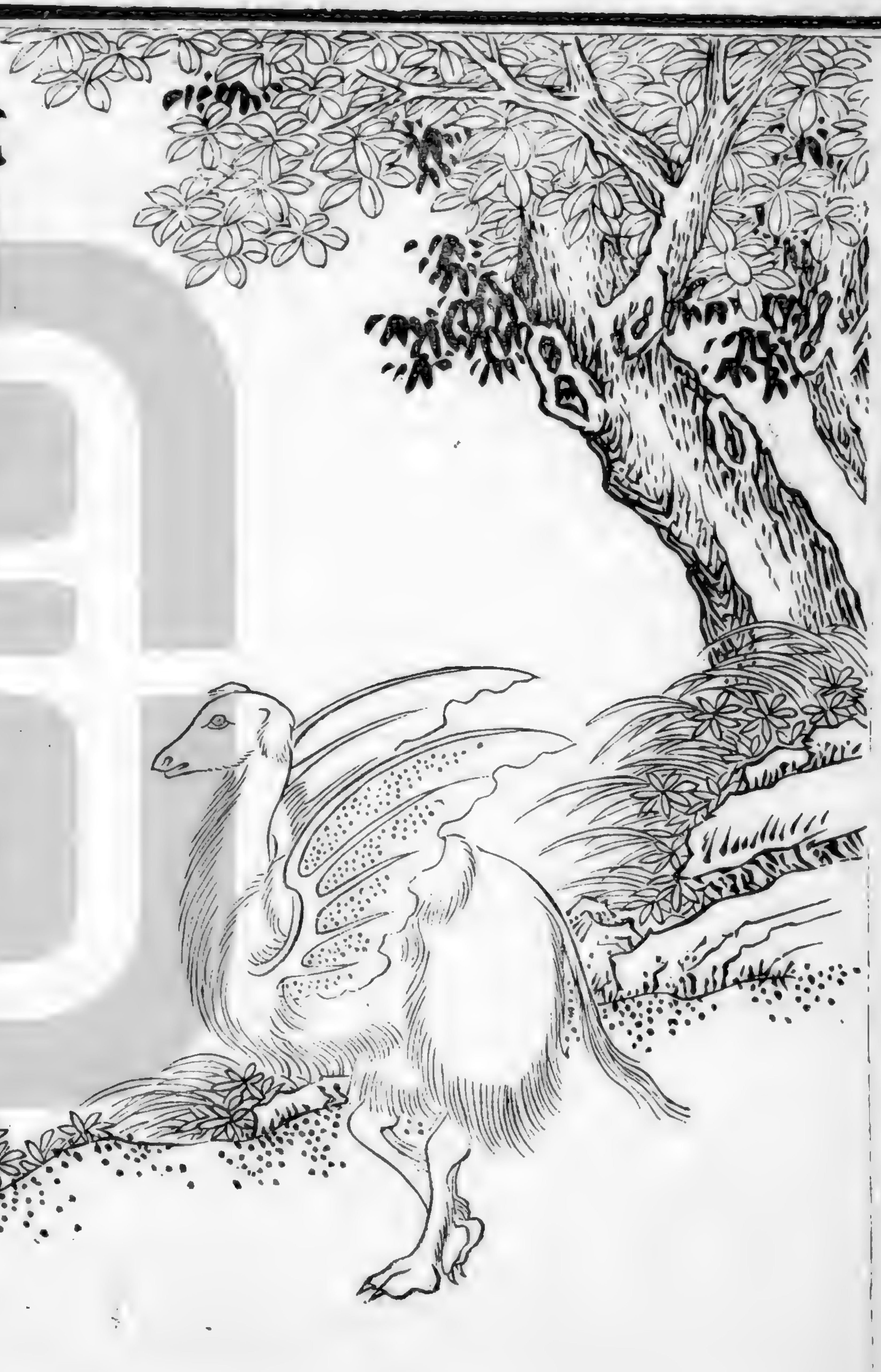
駝鳥部彙考

釋名

骨托禽（墨客揮犀）　駝蹄鷄（本草綱目）

食火鷄（本草綱目）

駝鳥圖



瀛涯勝覽

三佛齊火鷄

三佛齊產火鷄大於鶴頸亦過長軟紅冠銳觜毛如靑羊色脚長黑色爪甚利解傷人腹致死食炭雖繫之不死

阿丹國青花白駝鷄

阿丹國產福鹿青花白駝鷄福鹿如騾白首白眉滿體細間道靑花如畫靑花白駝鷄如福鹿

祖法兒國山駝鷄

祖法兒國有山駝鷄匾頸鷄身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駝故喚駝鷄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駝象形托亦駝字之訛

集解

陳藏器曰駝鳥如駝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羅獻之高七尺足如橐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銅鐵也

時珍曰此亦是鳥也能食物所不能食者按郭義恭廣志云安息國貢大雀鴈身駝蹄蒼色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其名駝鳥劉郁西域記云富浪有大鳥駝蹄高丈餘食火炭卵大如升費信星槎錄云竹步國阿丹國俱出駝蹄鷄高者六七尺其蹄如駝彭乘墨客揮犀云骨托禽出河州狀如鵰高三尺餘其名自呼能食鐵石宋祁唐書云開元初康國貢駝鳥卵鄭曉吾學編云洪武初三佛齊國貢火鷄大於鶴長三四尺頸足亦似鶴鋭觜軟紅冠毛色如青羊足二指利爪能傷人腹致死食火炭諸

書所記稍有不同實皆一物也

　屎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人誤呑鐵石入腹食之立消

坤輿圖說

　駱駝鳥

南亞墨利加州駱駝鳥禽中最大者形如鵝其首高如乘馬之人走時張翼狀如棚行疾如馬或謂其腹甚熱能化生鐵

駝鳥部紀事

漢書張騫傳騫至烏孫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注）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甕也師古曰如汲水之甕耳無一二石也

後漢書和帝本紀永元十三年冬安息國遣使獻條枝大爵（注）西域傳曰條枝國臨西海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

魏書波斯國傳波斯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伏盧尼國傳伏盧尼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

唐書吐火羅傳吐火羅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

墨客揮犀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鵰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冶鳥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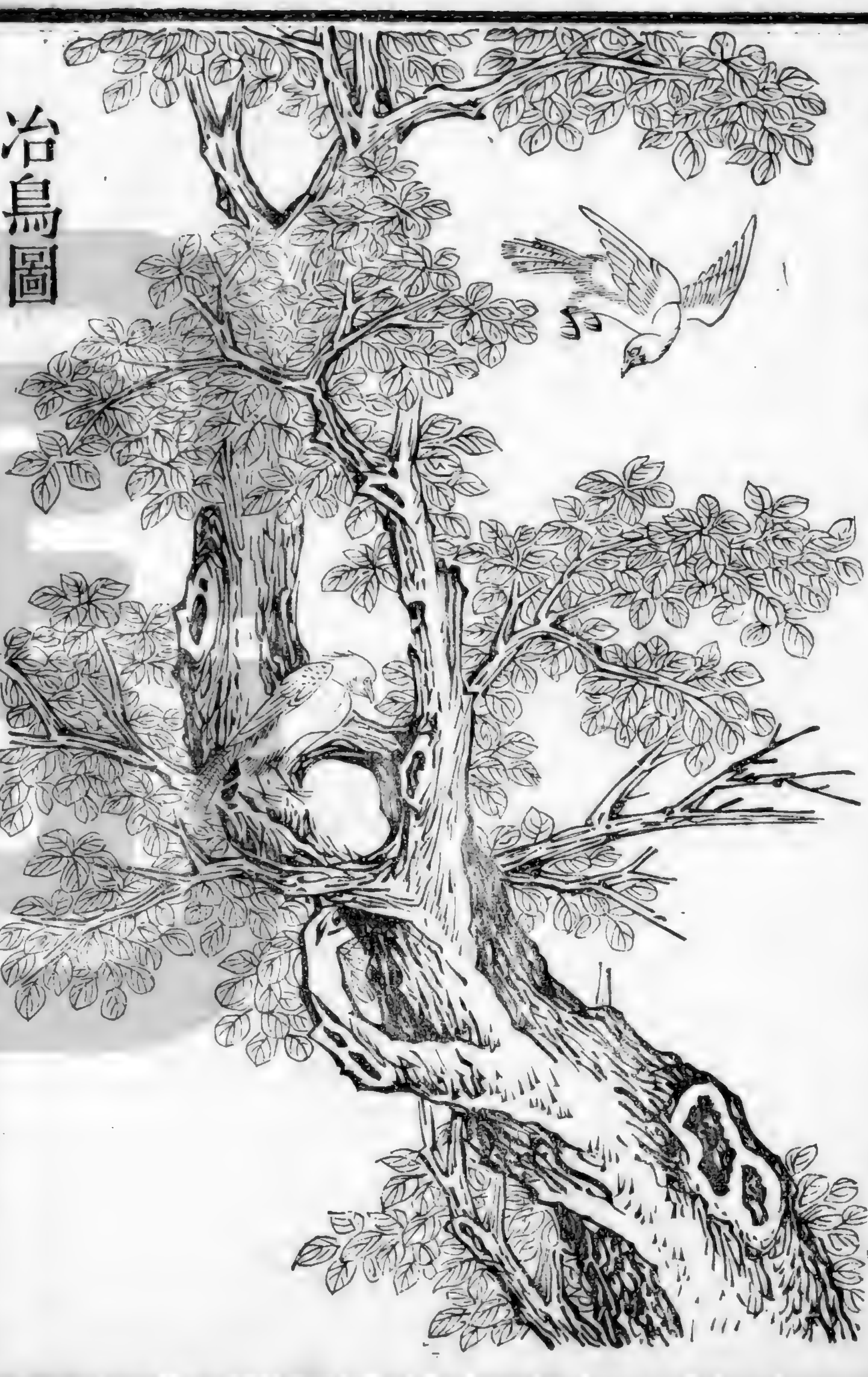
冶鳥 搜神記

猪都 酉陽雜俎

人都 酉陽雜俎

鳥都 酉陽雜俎

冶鳥圖



搜神記

冶鳥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戸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暝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

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蟹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段成式酉陽雜俎云俗說昔有人遇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此物居樹根者爲猪都居樹中者爲人都居樹尾者爲鳥都鳥都左脇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南人食其窠味如木芝也竊謂獸有山都山猍木客而鳥亦有冶鳥山蕭木客鳥此皆戾氣所賦同受而異形者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二卷目錄

雜鳥部彙考
雜鳥圖（計七則　圖說十二則）
爾雅（釋鳥）
山海經（中山經）
莊子（山木篇）
呂氏春秋（本味篇）
宋書（符瑞志）

水經注（歸飛鳥）
酉陽雜俎（兜兜鳥　岢嵐鳥　鷄鳥　木兎）
太平廣記（飛涎鳥　韓朋鳥　帶箭鳥）
益部方物記（紅桐觜　荏雀　護花鳥）
空同子（半翅鳥）
西吳枝乘（蠶鳥）
本草綱目（集解　觜主治）
珍珠船（惜春鳥　擣藥鳥）
正字通（雜鳥釋）

雜鳥部藝文一

畫桐華鳳扇賦（有序）　唐李德裕
羅浮鳳賦（有序）　元歐陽元
佛現鳥賦　明廖大亨
紅嘴鳥賦　李子卿
相思鳥賦（有序）　葉憲祖
玻瓈鳥賦　陳衎

雜鳥部藝文二（詩）

倒掛（二首）　明高啓

雜鳥部紀事
雜鳥部雜錄

禽蟲典第五十二卷

雜鳥部彙考

（按雜鳥與異鳥既不能各項分部以雜異二部該括之若照書爲次第則有一物而各書所載前後朝代甚懸從中間以他書他物勢不能因類而聚而考訂之眉目不淸今二部之格少變其有圖者在前圖後即綴以各家之說無圖者有一物而諸書備載則自爲一類即次于有圖者之後至每項僅有一條則照書敘次又次于無圖一類數條者之後如此則羣分族異不至混淆而逐物之考訂班班矣）

名目

鸙鷄　桐花鳳
山鳳凰　烏鳳

世樂鳥　白鷅

告天子　正

鶅鵵軌　輿鵛鶨

齧齒艾　鶨鵙老

密肌繫英　鶛劉疾

鷄鶘鳥　鴩餔敊

鷩鶊鶥　鴆（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鴆）

意怠　貛貛

歸飛鳥　兜兜鳥

岢嵐鳥　鵪鳥

木兔　飛涎鳥

韓朋鳥　帶箭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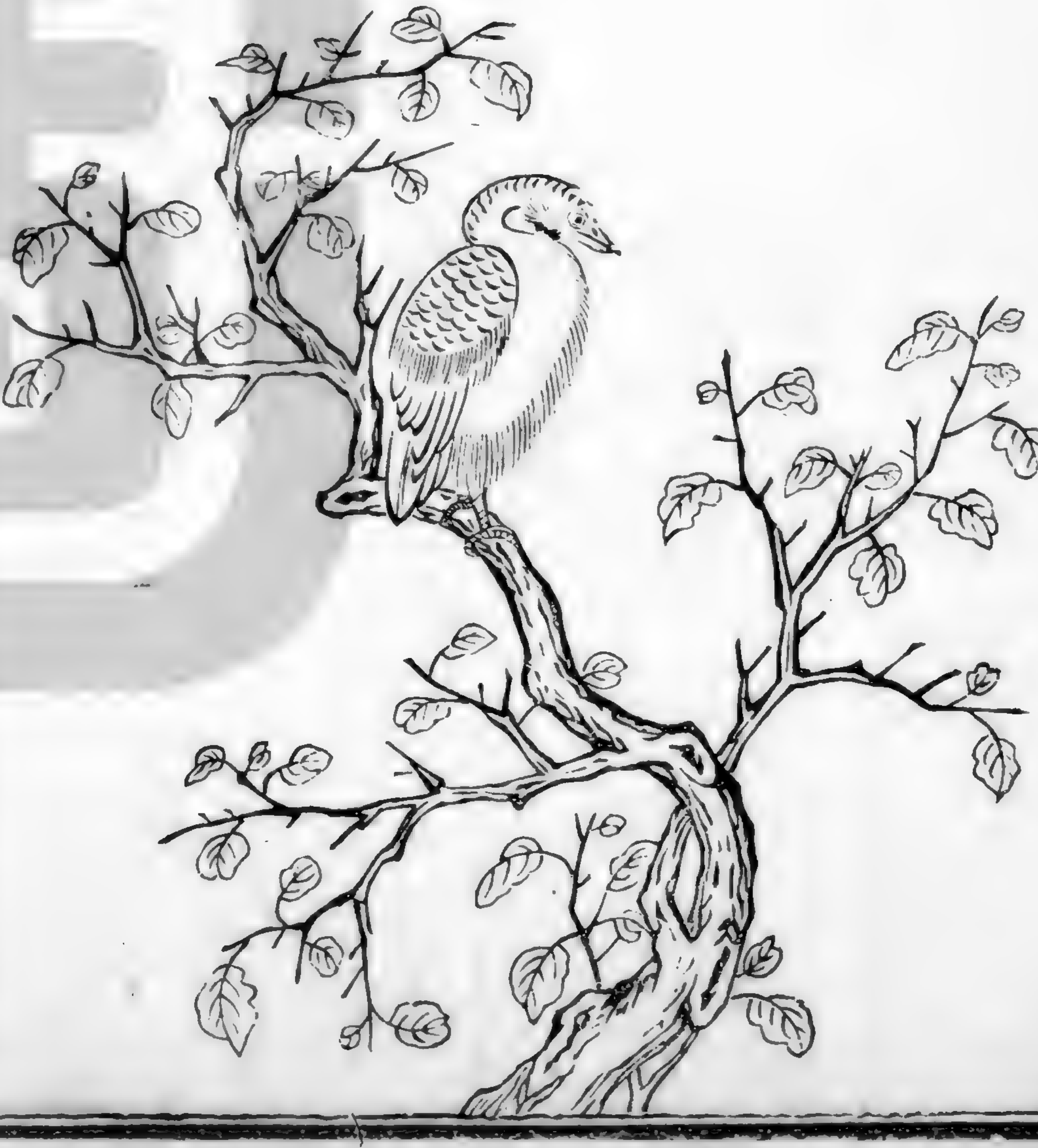
紅桐觜　荏雀

護花鳥　半翅鳥

鼊鳥　陽鳥

惜春鳥　搗藥鳥

鷫鸘圖



後漢書

五行志

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疫之感也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

禽經

飛則隕霜

霜蜚則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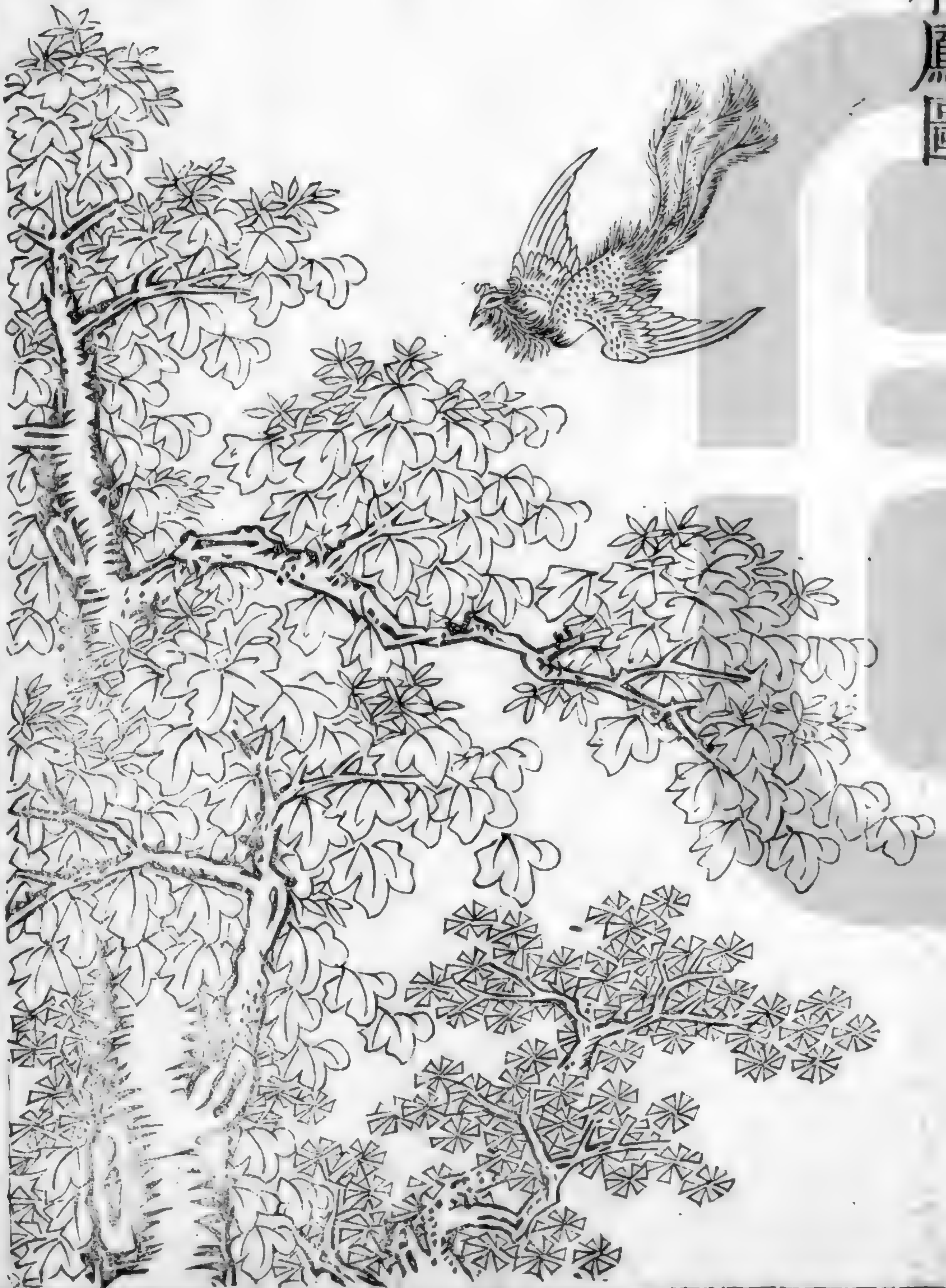
鷫鷞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鷫鷞飛則隕霜

酉陽雜俎

出產

鷫鷞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凉州

桐花鳳圖



太平廣記

集婦人釵

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卽來桐花落卽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

益部方物記

蜀士繪扇

二月桃花始開是鳥翽翔其間丹碧成文纖觜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蜀人珍之故號爲鳳或爲人捕畜樊間飲以蜜漿哺以炊粟可以閱歲蜀士以繪扇唐李衞公嘗爲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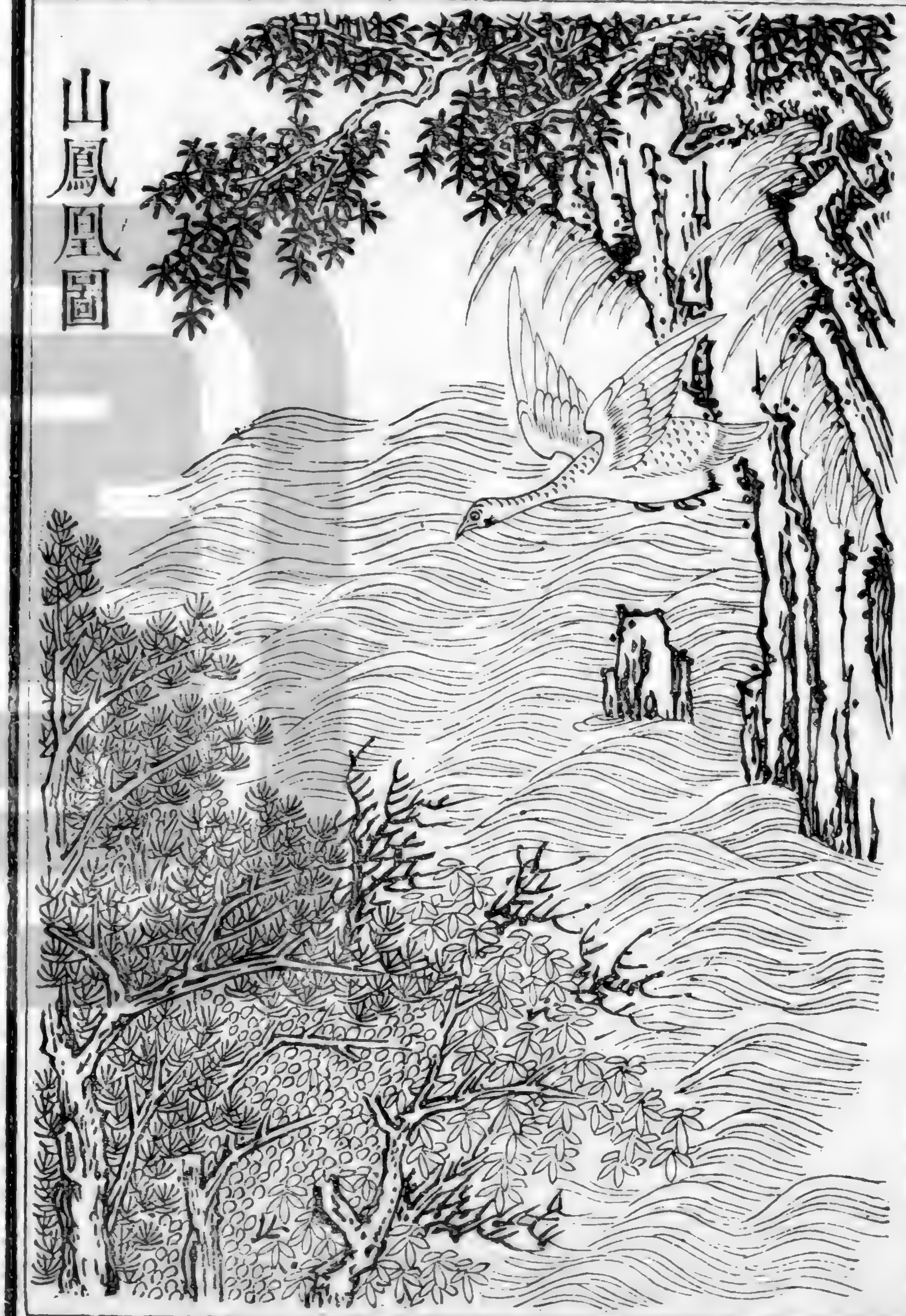
飲花之露俗曰鳳類綠羽纖爪藻背翠尾花落則隱以是見貴

瑯嬛記

別名

桐花鳳小於元鳥春暮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成都

山鳳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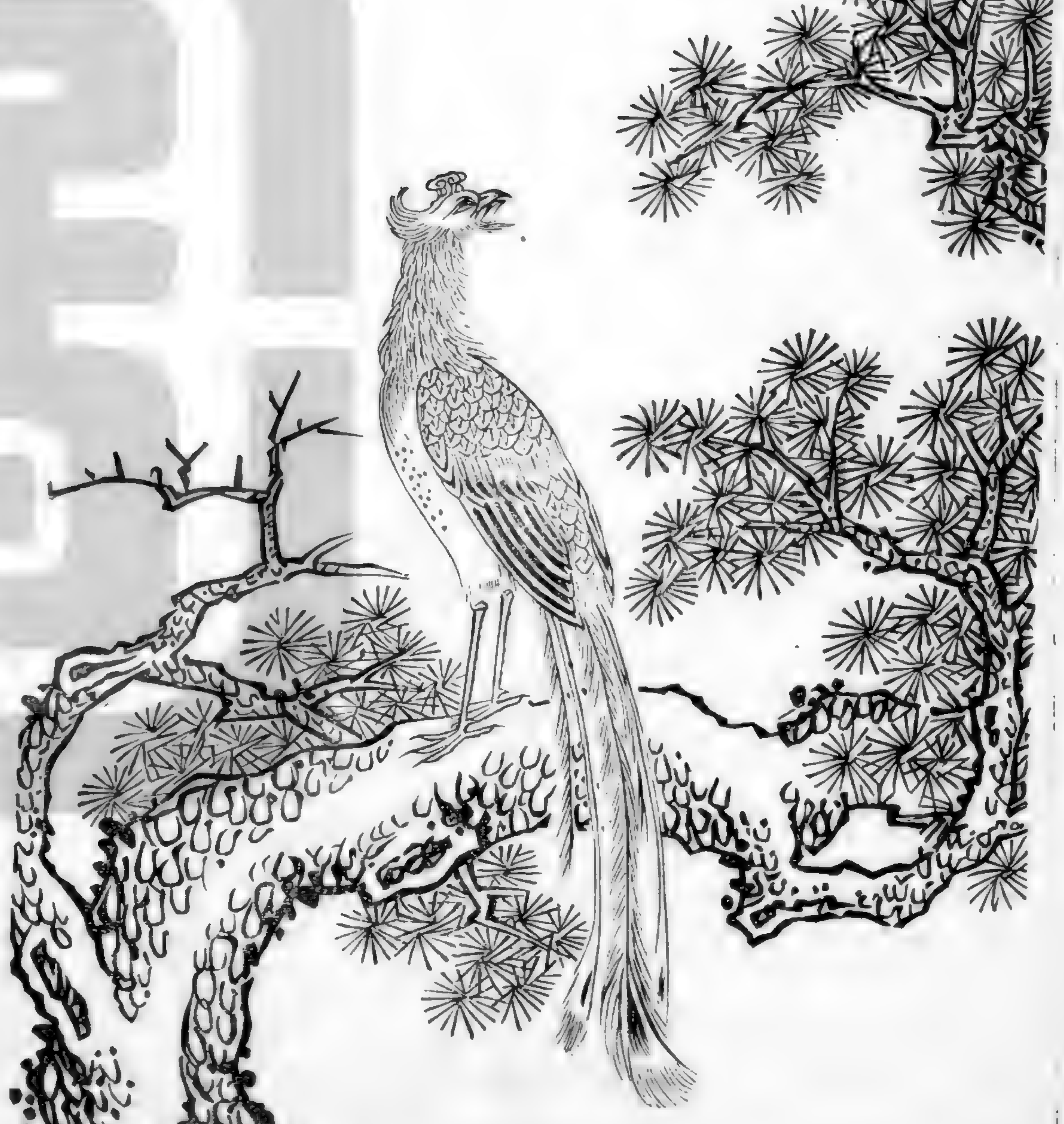


桂海禽志

山鳳凰

山鳳凰狀如鵝雁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伏卵時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卽發封不成則窒竅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烏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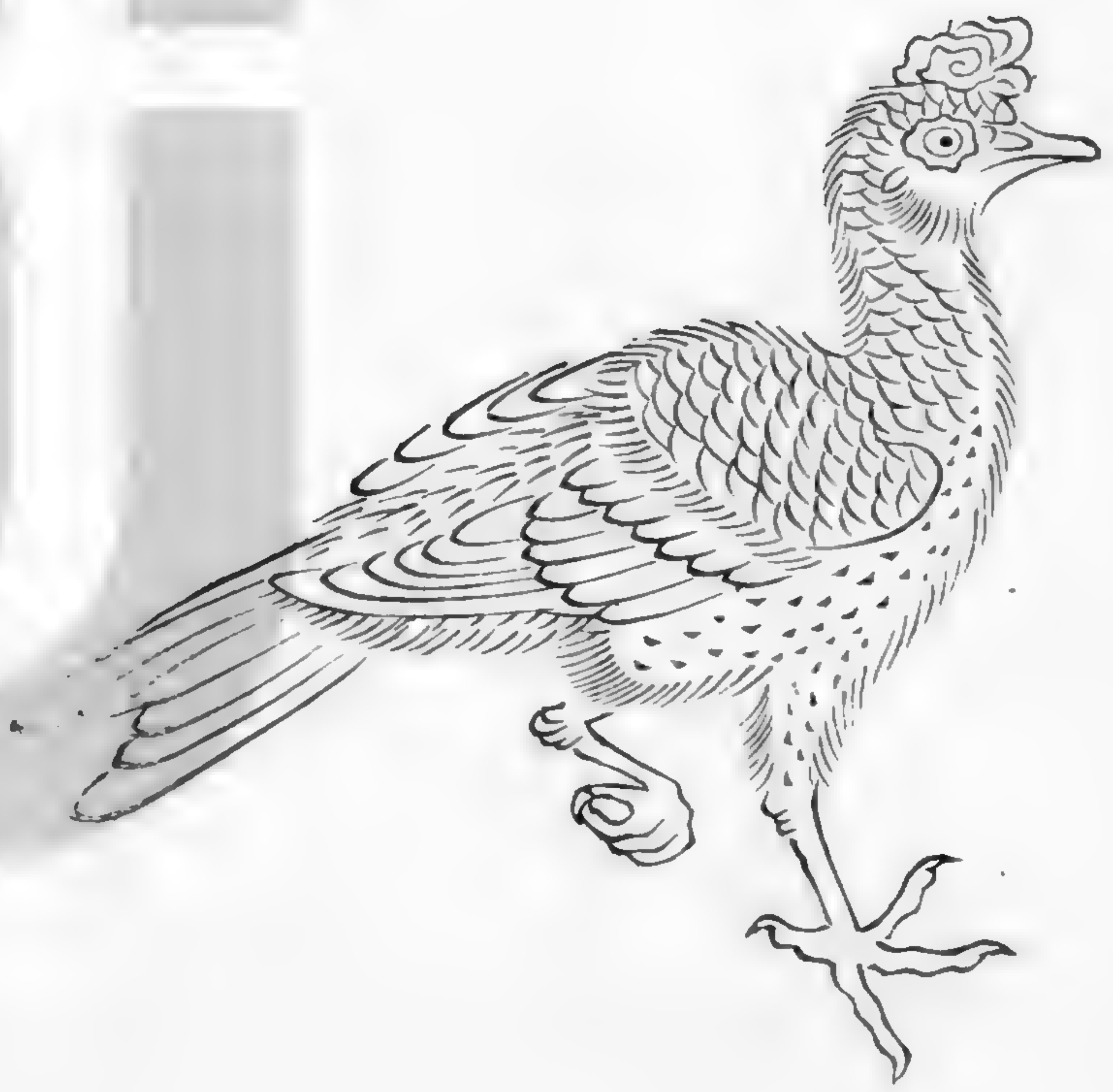


桂海禽志

烏鳳

烏鳳如喜雀色紺碧頸毛類雄鷄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然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紀當由人罕識云

世樂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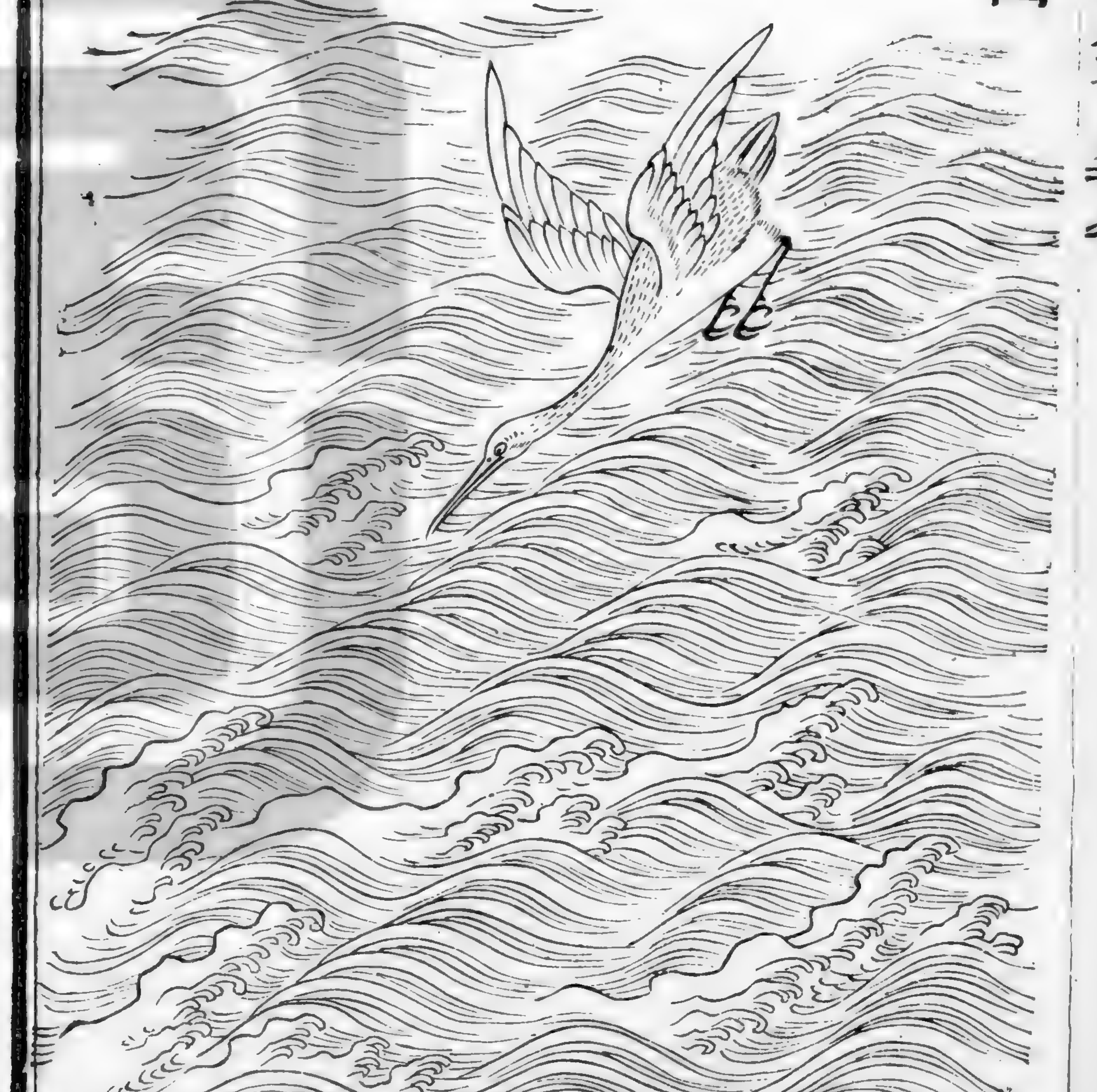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世樂鳥

按南方異物志有時樂鳥即世樂也此鳥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主報主尤非凡禽

臨海山有世樂鳥其狀五色丹喙赤首有冠王者有明德天下太平則見

白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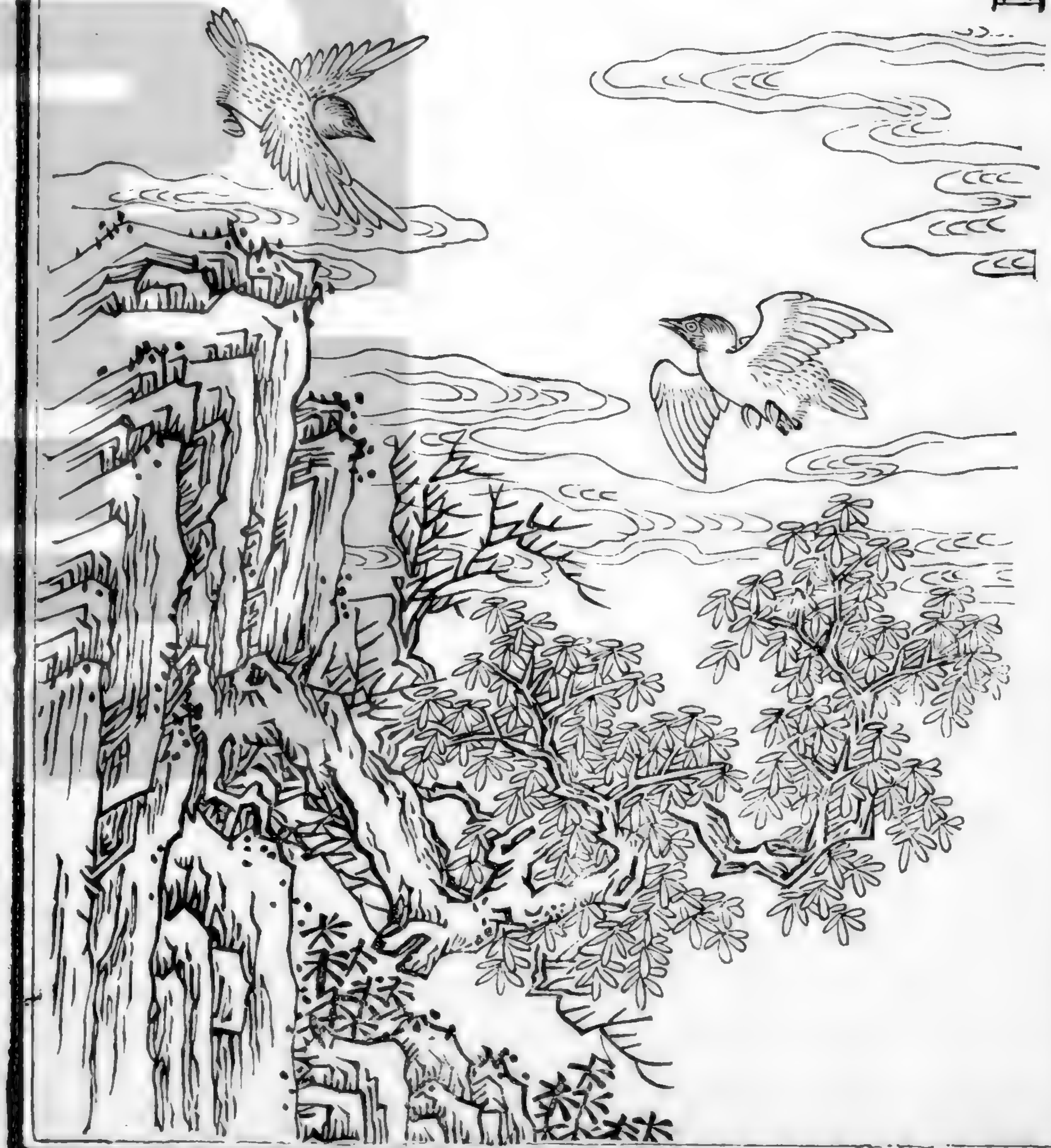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白鷗

鷗亦鷗類乃海鳥也色白形小於鷺

告天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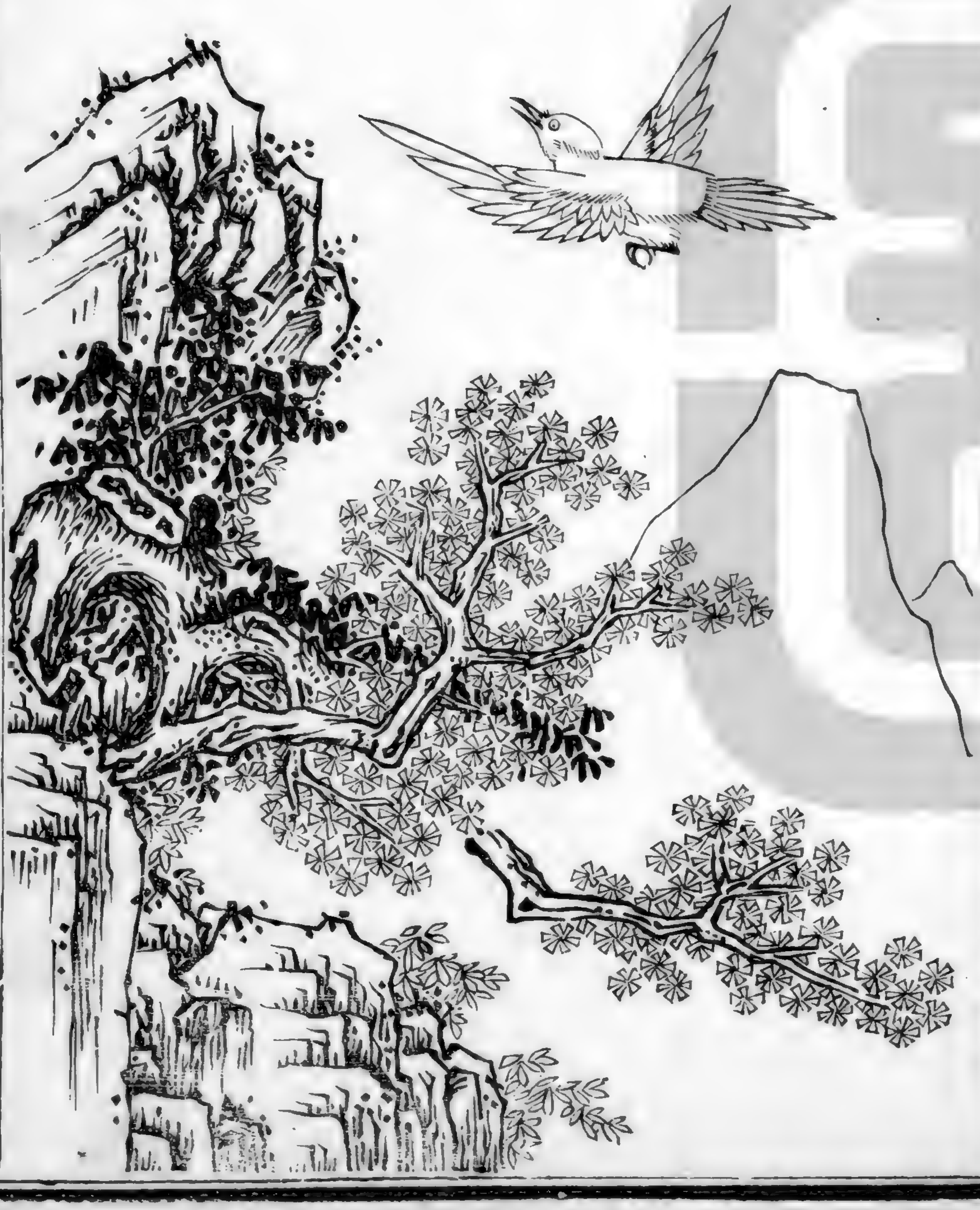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告天子

告天子褐色似鶉而小海上叢草中多有黎明時遇天晴霽則且飛且鳴直上雲端其聲連綿不已一云叫天子

正圖



三才圖會

正

正卽鳴鳥小而飛疾最難射故畫於布侯中以爲射之的眼明千里最知幾者

爾雅　釋鳥

鶅殦軌　注　未詳

輿鵛鶝　注　未詳

齧齒艾　注　未詳

鶨鵙老

注 鳹鶨也俗呼爲癡鳥 疏 鶨一名鶪老字林云勾

喙鳥

密肌繫英

注 釋蟲已有此名疑誤重

鶅劉疾

注 未詳

鶟鶘鳥

注 似雉青身白頭 疏 鶟鶘鳥名也

鴩餔敊

注 未詳

鶩鳸鳲

注 似烏蒼白色 疏 鶩一名鳸鳲

山海經

中山經

瑤碧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恆食蜚名曰鴆

注 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鴆也

莊子

山木篇

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呂氏春秋

本味篇

肉之美者貛貛之炙

注 貛貛鳥名其形未聞

宋書

符瑞志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水經注

歸飛鳥

林邑城隍塹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欝藤盤筆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濤烟澄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嘗對

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由萬里何由歸哉

酉陽雜俎

兜兜鳥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如鴝鴿

嵩嵐鳥

嵩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鵚鳥

鵚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鵚鳥形類烏觜赤如丹一名赤觜烏亦曰阿鵚烏

木兎

北海有木兎類鵂鶹

太平廣記

飛涎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

翼如鳥而脚赤每至曉諸棲禽未散之前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遶樹飛涎沾灑衆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卽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作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卽乾自落落卽布之

韓朋鳥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爲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鴛鴦鵁鶄嶺北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冢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恆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卽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帶箭鳥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梟唯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

鳥

益部方物記

紅桐觜

出永康軍山谷中絳體若赭惟羽間差黑人亦畜之然不能久也

絳質剛喙孱黑於衿因網就羈亦馴厥心

荏雀

每歲荏且熟是則羣至食其實性好鬭人捕之裒錢使決勝負閭里嘈觀至一雀直數千錢官司惡民贅聚每下符禁叱之

緇綠厠采喜荏充軀奮頸陪顋矜健於味里人裒貲以佐其鬭

護花鳥

青城峩眉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果髣髴人言云

茜首黑裳黄駮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

空同子

半翅鳥

西方有鳥曰半翅者性㾕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杖擊之得也

西吳枝乘

蠶鳥

吳興以四月爲蠶月是月有鳥飛其聲曰著山看火湖民謂之蠶鳥

本草綱目

集解

陳藏器曰陽鳥出建州似鸛而殊小身黑頸長而白

觜主治

陳藏器曰燒灰酒服治惡蟲咬成瘡

珍珠船

惜春鳥

惜春鳥大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鳥

（按此疑即益部方物記之護花鳥也）

搗藥鳥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磕人謂之葛仙翁搗

藥鳥

正字通

雜鳥釋

鳴䳄譌字舊註鳴音叱鳥聲䳄音次鳥名並誤

鴧音欣鴧鸇鳥名誤合併五音鴧舊藏作鸛亦誤

鳶鮐並譌字汎云鳥名非

鴓音密鳥如鵲又音蔑繼英鳥別名按鳥似鵲無名

鴓者十畫鷸音密鷸肌繼鴂皆子虛之類因爾雅譌文而誤詳後鷸注篇海作鷸鴓非

鳿舊註天口切偷上聲水鳥黑色說文汎訓鳥爾雅釋鳥無鳿名

鴔音鈸鳥似梟說文鳥也玉篇大鳥未詳正韻曷韻牋補逸字闕鴔

鴻音公似鷹而小能捕雀又音松並非

鳮鳲字之譌舊註音紀音以鳥名誤

䳺音豹鳥名按鴇一名獨豹後人妄作䳺字非是

鴟音其雞別名舊註又云雞又云鴈無據

鴦音降汎云鳥名又音昂義同並泥

鳩音秀鳥名按鳥族無鳩即鳩鴴二字之譌

鶚俗字舊註呼頂切興上聲鶚水鳥誤

鸐鴍鷄鶔並俗字鳥屬無鶔舊註同鷄誤

䳰俗翡字鳥族有翡翠俗改从鳥作䳰舊註音非汎云鳥名誤詳羽部翠註

鴹音襖說文鳥名未詳爾雅釋鳥無鴹

鵧音甫鳥名按鳥無鵧名因篇海而誤

鴍鳿字之譌舊註音元鳥名誤

鴶鳶字之譌舊註音戈鳥名誤

鴈音側鳥名按鴈說文从鳥从人厂聲唐本从仄从鳥徐鉉曰从厂从人

鯸俗字舊註音侯鵰也出崑崙又音候鳥名並誤

鷔同鷫說文司馬相如說鷫从鳥叜轉聲長箋叜肅並諧南音轉北則二字合一按鷫不必別作鷔又六書統鷔同鷊音義兩失尤非

鶞鶞字之譌舊註音春鶞鳥誤六書無鶞

鶓鶓字之譌舊註音苗鳥名誤

瀏舊註音流水名一曰水鳥按水無名瀏者水鳥之

類非一何獨此鳥名鸞皆臆造也

⿰鳥刂鴷字之譌舊註音削鳥名誤

⿱罒鳥譌字舊註音聦鳥名誤

⿰鳥奏譌字舊註音奏鳥名誤

⿰革鳥鷊字之譌舊註音益⿰革鳥鳥誤

⿰冓鳥舊註音遘⿰冓鳥鵒鳥名按鴝鵒一作鸜非作⿰冓鳥雈部

鴝有遘音舊註因聲近鴝鵒改作⿰冓鳥鵒非

鶸俗字舊註如灼切音弱昆鳥誤

⿰桼鳥音七說文⿰桼鳥鳥名未詳玉篇同

⿰翕鳥俗字舊註音吸鳥名非

⿰然鳥俗字舊註音然汎云鳥名誤

⿰惡鳥鵶字之譌舊註音惡水⿰惡鳥鳥誤

⿰幾鳥舊註音鷄鳥也一說鷄字之譌因奚幾聲近誤考鳥屬無⿰幾鳥名

鷭⿱般鳥字之譌舊註音煩鷭鳥誤

⿰月⿱龹鳥俗字戴勝本作勝舊註音勝鳥名頭有冠卽爾雅戴鵀改作⿰月⿱龹鳥誤

⿸厤鳥俗字舊註音歷鳥似鷹而大非

鵿俗字舊註音舜鷴鵿鳥名誤

鷶音賈山海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鷹賈註賈亦鷹屬鷶與賈同俗作鷶舊註汎云鳥名誤

鶿音咨鱵鶿水鳥張揖曰鱵鶿似魚虎蒼黑色

鴜同鶿又與雌同舊註音此鳥名誤分爲二

鵖音白鵖郁鳥按山海經有白鶴本作白舊本白作鵖鶴作郁誤

鴤音冬木鳥似梟而小或讀若終義同

鴤同鴤如鷺鷺鳶鴋鷙鷀鸒鸒鵞鵝鷔鷔鷫鷛鷚鷚之類雖字形上下左右小別音義並同何獨鴤音終鴤音冬舊註二字文同以左右而音異誤

鳽舊註鳽與鳱俱同鴈按鳽小雀或省作斥莊子斥鷃笑之俗加鳥作鳽鳽與鳱通非鳽與鳱鴈通也舊本鳱註引禽經張華註及開元文字鴈又音岸是鳽註復引禽經註則誤以鳽爲鳽鳽鳽形聲各別豈可溷爲一禽經鳽本从厈非从斥鳽斥右加點鳽厂下从干張華鳱註言集江干上故字从干鳽註言集岸谷間故字从厈釋義甚明鳽鳱同字異形今以从斥

爲从斥誤

鵊音嵩似鷹而小能捕雀

鴲音支廣韻小青雀玉篇音旨鷇也說文鴲瞑鴲一說冥幽也猶言夜鵲瞑無義疑冥字譌

鵅音洛爾雅鵅鳥鸔註水鳥似鶂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又陌韻音格爾雅鵅鵋鵙註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鵙古音餘遇韻鵅同鷺非是舊註又鵅鴻鳥名誤爾雅鵅兩見字同音別二鳥殊類

鵵音悅玉篇水鳥說文汎云鳥也未詳爾雅無鵵

䲵舊音蟒䲵鴟鳥又音尨茅鴟按爾雅狂茅鴟郭註似鷹而白非䲵也舊註引茅鴟爲䲵因狂尨聲近而譌訂正篇海作䧺亦非鴟無䲵名

鵏音逋鳥膺前也舊註音逋鵏鵑一曰鵏鷇又鶵也並非鳥有餔鷇無鵏鷇因聲而譌又篇海七畫鵏餔兩見一音逋音步並云鵏鷇尤非

鶁舊註音京羌鶁鳥按羌鷟見山海經鳥屬無羌鶁鶁卽鷟之譌省

鶇俗字舊註音東鶇鵍汎云鳥名誤

鶈音妻鶈鸎東倢鳥廣雅怪鳥屬非

鶌鶋食之不饑註屈居二音或作鳲本作鶌

䳍譌字舊註音咸鳥也誤

鶨舊註人脊切軟去聲鳥名引博雅鷚鶨又音犉雞晩生者按爾雅鷚無鶨名雞晩生與雉之暮子同名

鷚博雅說非

鶠音堅穆天子傳鶠鳥山名鸇籀文作鸕集韻或作

鸇舊註鶠同鸇誤

鵫舊註音章鳥名俗呼水鷄爲鵫鸂按爾雅䳭鴒一名雝渠郭註雀屬別名章渠師古誤云今水鷄本作章改作鵫不知章渠即脊令並非

䳈音麻禽經雁一名䳈又鸇雀俗呼麻雀舊註汎云鳥名非

鷊音的說文雉屬鷙鳥也本作鷊俗作鷊

鸔俗字舊註音先鳥似鶴碧色誤

鶞音春鸀鶞布穀別名舊註又音莊青鶞鳥名誤

鷘音敖不祥鳥郭璞江賦鷈鷘鷗鴃註鷘色青黃所集者其國亡又效韻音傲義同

⿰革鳥俗字舊註音速鵫⿰革鳥鳥按鳥類無鵫⿰革鳥合併五音⿰革鳥先兀切別出⿰革鳥思骨切並非

鷺舊註音略鷺鳥篇海鷺或作鷙按六書有鵊無鷙鷺二字鷺卽鷺字之譌

鷝舊註音畢戴勝又鷝鴋鳥名白面青色按畢方見山海經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改作鷝鴋非又爾雅鵖鴔戴鵀鵖音匹廣雅鵖鶝戴勝鶝讀愎以鷝爲戴勝尤非

鸏舊註音夢鸏鳩鳥按爾雅狂䴈鳥註狂鳥五色有冠改作鸏訓鳩誤

䳾音登䳾鷄也大如雞長腳紅冠雄色褐雌稍小色斑秋月卽無聲與秧鷄同類人並食之見本草綱目舊註汎云䳾雀鳥誤

鵨俗字爾雅作舒鳧篇海鵨亦作鵨誤舊註音舒鳥似鳧分鵨爲二尤誤

⿱蔡鳥俗字本作⿰祭鳥鳩屬舊註汎云鳥名篇海別作蔡音蔡鳩也不知⿰祭鳥譌作⿱蔡鳥並非

⿱粲鳥俗字舊註音燦汎云鳥名誤

鷩音激爾雅鷩鷗鷓通雅曰鷓鷗鷩鸝山鳥也一名阿濫堆唐明皇采其聲爲曲李白詩羌笛橫吹阿嚲迴卽阿濫堆玉篇鷩音吅似鳥酉陽雜俎曰色黃一變爲青鵧帶灰色鵧之後乃至屢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又曰白唐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爲白鵧楊升菴作鷃濫堆衍義則以羅鶉至中秋後謂之白唐

鸛鷚字之譌舊註魚怯切音業鳥名知人吉凶誤

鸌俗字舊註斡獲二音鸌鷓水鳥非

鶬鵃字之譌舊註音臾鳥名誤

鷔同鵩舊註鷄鷔鳥名似雉青身白頭分爲二非

鷓譌字舊註音鐸鸌鷓鳥名誤

鶪鶪字之譌舊註音夏鳥名誤

鶵舊註音蟲鶵鵪鳥名又與雛同按說文鳥隹二部無鶵雛

鵙鵑字之譌舊註音員鳥名誤

鶎音戌小鳥說文鳥名未詳一說从祟卽怪鳥

雜鳥部藝文一

畫桐華鳳扇賦（有序）　唐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繢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曙粲鮮葩兮泣清露樹聘聘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春暮兮英蕤蕤豈鵷鶵兮珍族久棲託乎瓊枝被零露兮甘且白涵

曉月兮灑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逮華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飱珠於芳蘂飄飄兮疑振翠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霰亦有美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鶩女乘鸞而微聘未若纘茲鳥於珍箑動凉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淸香掩短歌之孤囀度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玹讌乃爲歌曰東風晩兮芳節闌數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鸞其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淸秋之已至常愛翫而忘飱

羅浮鳳賦（有序）

元歐陽元

羅浮鳳者海南小禽也家君自嶺嶠回挈之北上予嘉其身負文采拔去幽阻而欲自售其羽儀也是知士之抱道德懷文章無微不聞無遠不達豈肯久滯於天涯海角之墟而遂已乎雖然予愧多矣乃爲賦曰

惟海邦之異產挺羽族之光華育火德而有燿控離

垣以爲家遥赤土之重漲眇丹丘之僻遐顧性命之淺薄特盤桓於煙霞原夫自南自北載飛載止飛不要集棲必倒跱青飾衣衿紺流爪觜信鳳藪之多奇類龜臺之所使吮靈秀於紫芝嚼寒香於瓊蘤雖斥鷃之同群固鸞鳳之等美於是本山川之迢遞羨體氣之自然胡虞衡之弗及隔瘴癘以能全或羅氏而弋舉命鳥夷以籠遷望上林而奉進跋神嶽以增妍念安期之畜養受抱朴之矜憐守一枝於嶺木得數粒於巖泉吻獸圈之可近任蛇徼之長捐尚蓬蒿之改觀何鼎俎之容殪當其緬南國之蒸爍泝古龍之沈險宜稟賦之爾殊渺狠䀮之昏昧裸黑質而無縉甕鱗軀以弗頤奈屋居之何有望魚鼈而奔沛胡鷦鷏之種族獨黼黻以藻繪矧鞦莎而億蘭匪距金與羽芥獻麗容而自媒炫靈表而罔害將尤物之移人豈凡禽之一概若乃考黔嬴之所毓鍾品彙而降祥負英姱而可貴閟草莽而愈彰心恆馳於北闕跡曷屏於東岡薦董賈之術業熾淵雲之辭章偉畎谷之文翟諒備采而有光遯炎州之孔鶴或聚冠以見戕

幸全生而特遇肯處遠以回翔倘遲延於歲月恐滅沒於殊荒然則偶時景之和暢跂閶闔以凝竚稽師曠之補經驗冶長之辨語感軒閣之銜圖副舜庭之率舞聲格礫而應弦勢盤旋而列簴祠爰居而眩惑奏鶡雀以笑侮卵條支而必致毛拂菻而曷舉彼尋常之猥陋雖籬落其若阻相盛德之休明謂萬里而來覲是故士當貴而自重世何嫌於處卑磬山谷之巢穴奓朝廷之羽儀仰天地之廣大拔聖賢於窮爵極英材之銜鷟忍道德之擲遺惻朔風以吹野慘寒雪以刮肌屹碧梧而弗實挺篁竹以無枝鼓乘傳之壯志蘊棄繻之妙姿奈負貳之久梏窘侏儒之長飢庶飛搏於鵬路終飲啄於龍池尚茲鳥之足數遂歷言而詠斯

佛現鳥賦

明廖大亨

杜宇化蜀靈鷲開山物無小而可忽機有動而先傳巖攢鵓鴿眉掃蔚藍光飛蝃蝀花發瞿曇七寶臺高三生業重灝養鴻濛碧傾空洞爰有神鳥狀類伯勞衣浣玹冰喙啄赤霄紺緣豐領羽點文苞載飛載止

倏近倏遙翻⿰犭戚欲轉玃⿰犭神以翹不類瀟湘叫雨有若洪巖戲僞機忘剝啄智謝繒繳作錦衣之飛使報虹綵於神臯言隨意變形幻舌饒機不先而不後緣如赴而如招夫其⿱山前⿱山力峛崺之險靉靆⿱雲令⿱雨沇之変霜鵬戢翼霧豹歇嚎荔披有魅草宿無媌而乃有羽可儀其音載好既山輝以壑媚亦虹流而電繞白馬黃金琪林瑤草草木忽而葱蒨海雲遮而繪巧聳赤城之霞標烜文燦於海島使面壁兒孫歸崇佛老目睜乎金剛閃爍心切乎玉象縹緲知微知彰倏來倏杳清絕桐花鳳慧超秦吉了嗟乎楚鳳不作孫龍亦逖人我喧相聲光誰褖盡是皮毛誤大千可以人而不如鳥

紅嘴烏賦

李子卿

殊方之鳥兮丹嘴黑身異性特立兮既孝且仁勁毳非日黔而得黑快吻豈研硃而益新不頡頏以干物常翩翻而狎人非越鳥之思歸羨海鷗之忘機謂富屋之堪止謂芳枝而可依其來也狀銜花未下其去也疑帶火初飛何必將雛聲已傳於綠綺如能反哺

遊更狎於綵衣嗷嗷其音泄泄其羽常飲啄於軒砌每棲翔於牖戶凌美翼之鴳鴿掩能言之鸚鵡朝食芳餌仝忘攫肉之心夜宿雕籠何有啼城之苦顧弱質而誰貴誠主人之厚意非九子之是思仰三足而多愧鳴躍既安搏扶尚未鷽何德而遷喬鶴何功而在位稻粱已飽兮羽翼將調霜臺可宿兮雲漢非遙倘不使余尾之譙譙余音之嘵嘵爲君一舉凌丹霄

相思鳥賦（有序）

葉憲祖

鳥大如爵朱咮褐色雌雄並棲捕必雙得如縱其一百里尋赴名曰相思職是之故戊辰冬集龍山殆以千數偶有籠致一雙者戲爲賦之

絪緼所化類必有耦血肉之物雌雄牝牡繄有合之爲歡迨仳離則爲咎茲羽族之幺眇兮固孕炁於元黃詎配靈於鸑鷟兮並孅乎鴛鴦亦胡比鸚鵡之能言兮鷹鸇之摩秋蒼賦形非饒稟性則異情敦仇匹誼叶專摯猶木連理猶花並蔕惟沒世以追隨無中道而捐棄偶不免乎羅罻或見閡於樊籠一日可脫百里必從別有美而弗顧甘幽縶之與同余自去冬

始覩斯鳥羽衣楚楚亦既馴擾晝共啄兮欣欣夕交棲兮若抱彼鶵雉與奔鶉固不足以比數兮即比翼之鶼鶼亦遜茲之情好名曰相思於稱不虛疇能似之其伊人與指皦日以爲誓兮願同穴以安居樂伉儷之相守兮靡曠望乎居諸至若嘉偶不諧麗情中斷音乖琴瑟星睽河漢侯門有陌路之傷溝水有分流之歎洵薄劣兮可嗤顧斯禽而顏汗鳴呼情脉脉兮無詞明月千里兮空期搦素管兮長相思

玻瓈鳥賦　陳衍

宛彼小鳥體具鸞鷟涉歷風濤不知旬朔踰月氏出天竺經交趾跨橫目山川冞阻道里綿邈似燕無頷似雀無角朱喙紅距流丹欲渥紺衣翠裳晶瑩潔濯任天機而棲止依人情而飲啄若夫空庭曉月高樹春風徘徊瑣闥掩映雕籠思鄉兮遠道求偶兮獨雄懷好音兮何長吟之嘹嚦寫幽臆兮乃巧囀而雍容有如清霜遠角流水枯桐歌喉乍引笙音欲終比鶴唳兮益妙較鶯啼兮彌工於是佳人愛惜稚子親暱節其寒燠時其飲食展羽輕盈抗頸遐逸有文不驕

處困不躓一黍一豆厭欲易給鷹鸇不敢注視烏鵲非其匹敵狎鳳凰於梧桐卑鷦鷯於枳棘畫史巧欲摹神詞人屢爲載筆顧乃瑞應於中朝寧必眷戀乎絕域

雜鳥部藝文二　詩

倒掛二首　明高啓

綠衣小鳳啼愁罷瘦影翻懸桂枝下芙蓉帳裏篆消時解斂餘香散中夜

鐘鼓迢迢鎖禁門宵衣未得奉明恩五更香冷羅浮月想憶梅花應斷魂

雜鳥部紀事

瑯嬛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兆也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

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

家語顏回篇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吳錄彭澤有鳥接食團飯投之高下無失巫山迎船鳥亦然

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

碧雞漫志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河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堂中設却寒

簾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十一年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其主所討上自將以援敬塘九月癸巳有飛鶖自墜而死南府夷離菫曷魯恩得之以獻卜之吉上曰此從珂自滅之兆也

東坡志林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

墨莊漫錄寶陀有一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淸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

諸暨縣志頻伽鳥在大巖寺寶掌禪師以杖拄地成樹名貝多木上棲頻伽鳥雌雄相匹冬至產雛雛善飛則棄雛而去明年雛復生雛則又棄去至今相續不絕

江寧府志萬曆初觀音門鰣魚廠前朱家見樹上二

鳥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纓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樹中不停集不懼人凡四五日始去或曰此穿花鳳也

蜀都雜抄峩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有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彩疑光怪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愼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常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

雜鳥部雜錄

莊子至樂篇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

淮南子說林訓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注）
寒將水鳥哀猶愛也

東坡志林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語也

墨客揮犀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哦

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墨莊漫錄杜子美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項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葢遐方異種人罕識者

蜀都雜抄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兩道士堪作對偶

萬安縣志鸜鴒俗呼八哥蜀郡鳥有名三姊者八哥三姊名亦殊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

三二七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三卷目錄

異鳥部彙考一

異鳥圖　計五十七則　圖說六十九則

禽蟲典第五十三卷

異鳥部彙考一

名目

鵸鵌　灌灌

鴸鳥　瞿如

顒鳥　䳐渠

鴖鳥　肥遺鳥

橐𩇯　鸞鳥

數斯　鸓

鳧徯
蠻蠻（一名比翼鳥一名鶼鶼）
䳐
鵔鳥
欽原
胜遇
畢方（山海經西山經）
鴟鳥
鵸鵌（山海經西山經）
當扈
鳥鼠同穴鵌鳥
人面鴞
鵸鵌（山海經北山經）
寓鳥
白鵺
竦斯
鷩鶻
囂鳥
鷶鳥
鶌鶋
象蛇
酸與
鴣鸐
精衛
蚩鼠
絜鉤
鬿雀
鴢
鴃
鴒䴋
竊脂
跂踵
嬰勺
青耕
鳴鵌
鷮鳥

鴈鳥

鸀鳥

嗽金鳥

無對鳥

伯西爾喜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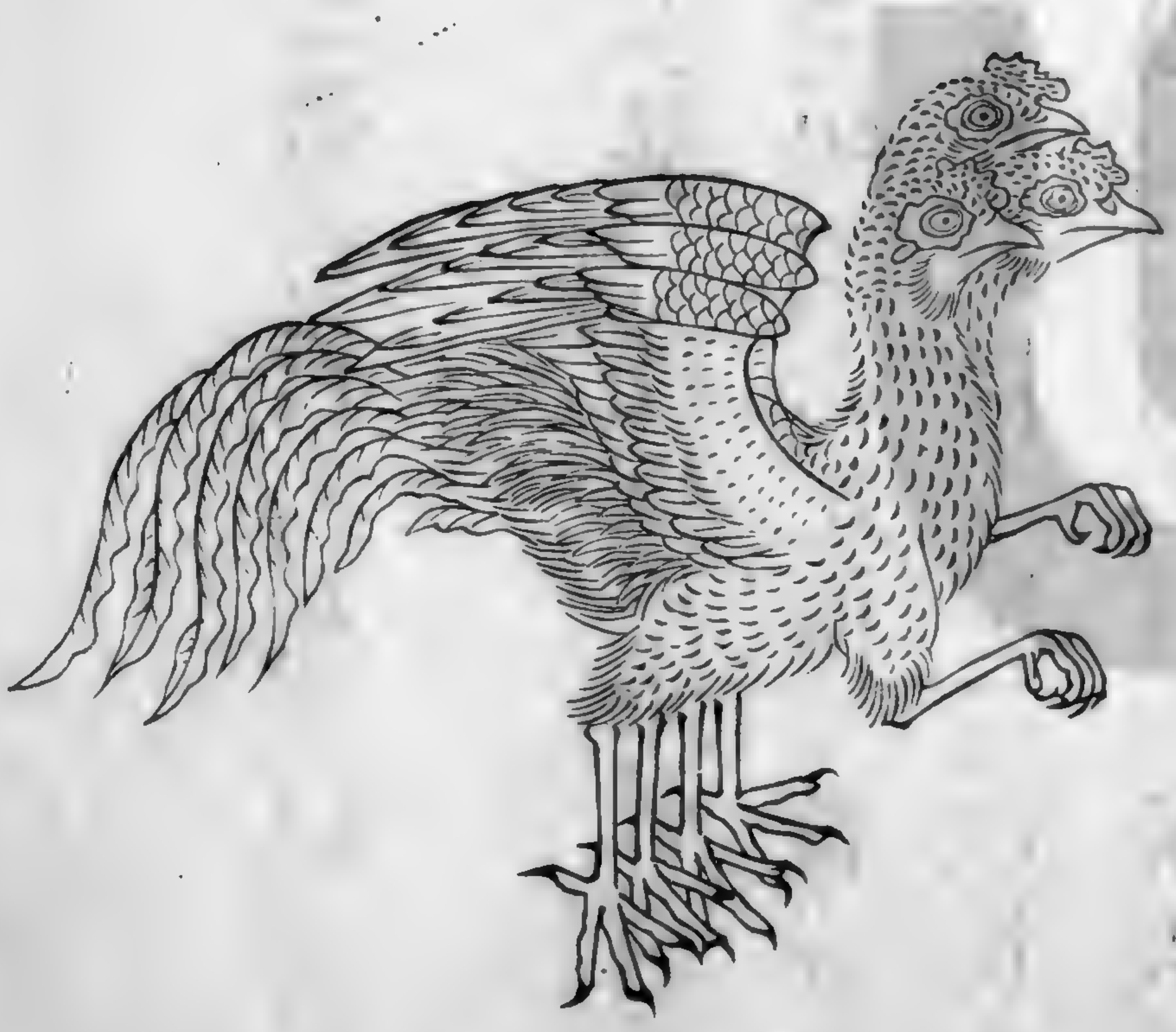
畢方（山海經海外南經）

鵬

飛廉

白露國鷄

鵸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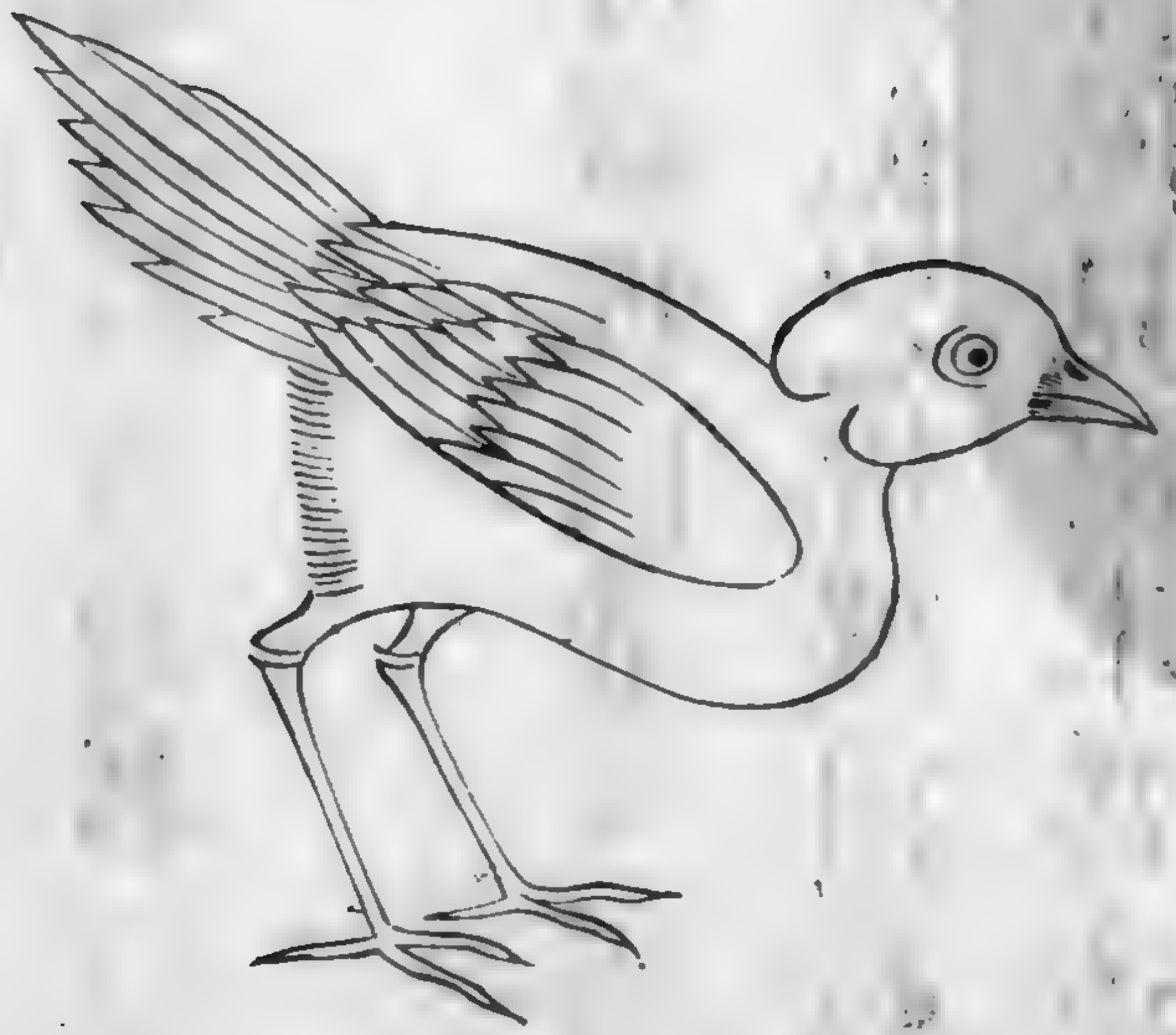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基山有鳥其狀如鷄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鵌食之無臥

郭曰鵸鵌急性使人少眠　任臣按駢雅曰鵸鵌六足鵸鵌三首元覽云鵸鵌六足而三首或作鷩鵌廣雅曰南方有鳥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鷩鵌又事物紺珠載鵸鵌三首六目六翼六足與此鳥差類

灌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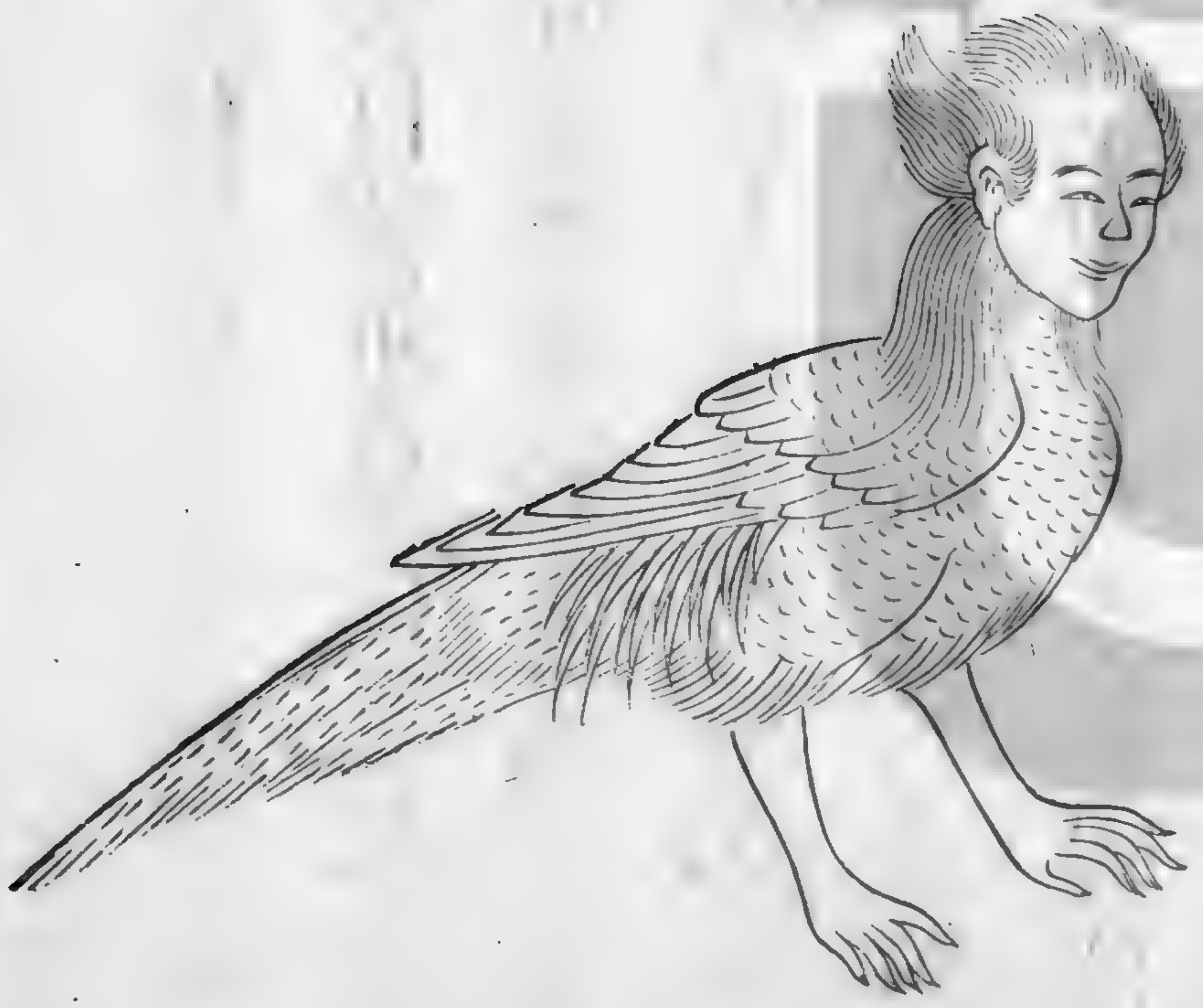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郭曰或作濩濩　任臣按駢雅曰灌灌鳩屬也圖贊曰厥聲如呵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又陶潛詩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又以喻君子

鴸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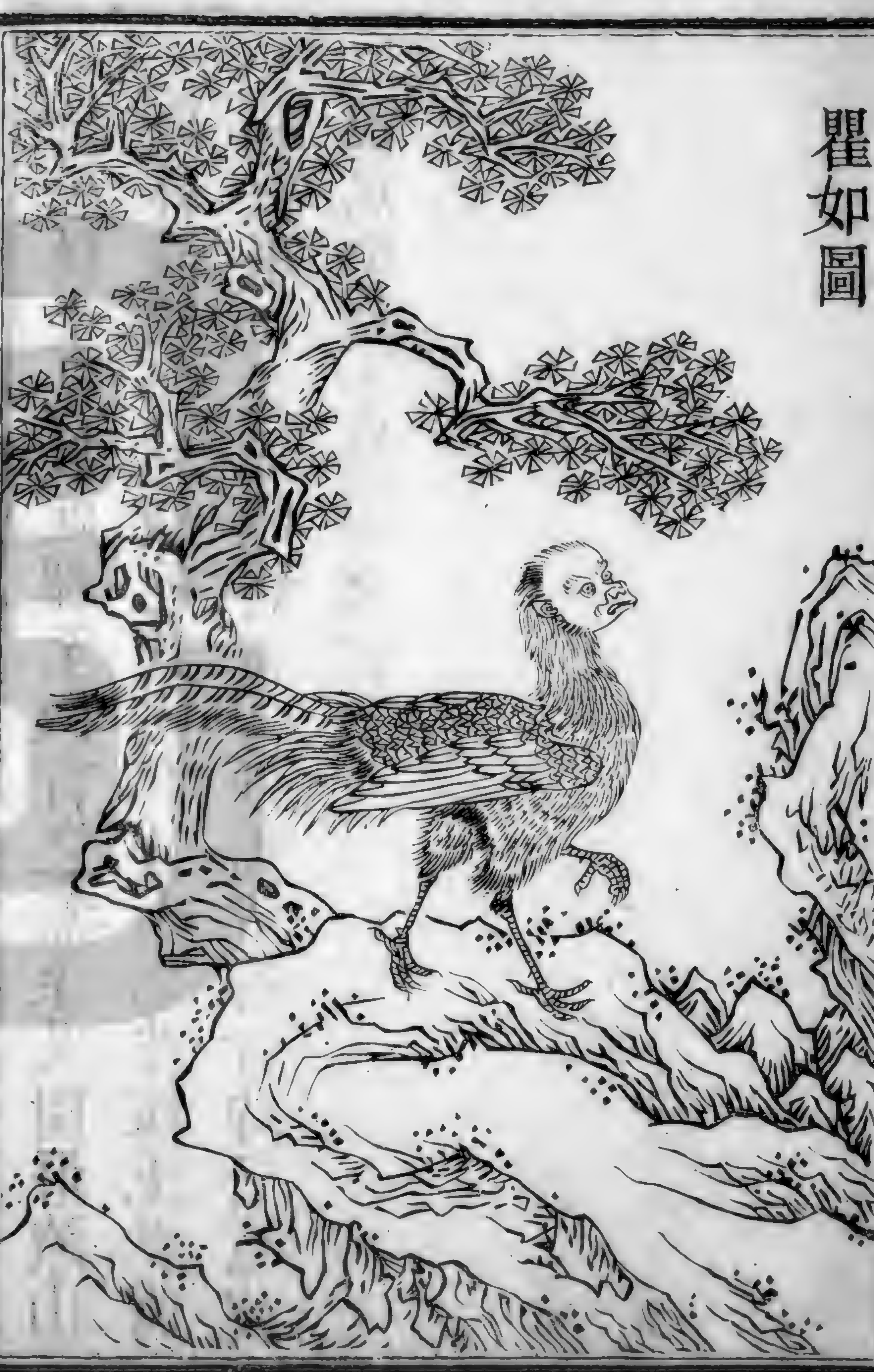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郭曰其脚如人手痹未詳放放逐或作狡也　任臣按篇海云鴸鳥鴟目人首事物紺珠亦云鴸身如鴟人面人掌乙酉歲夏六月有鳥止於杭之慶春門上三目足如小兒面若老人其鳴曰鴸或以爲卽鴸鳥也按圖贊曰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象又陶潛讀山海經詩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或云鵃鵝當作丹鴸黃省曾詩云宛彼鴸鳥鳴放士眞堪哀卽此）

瞿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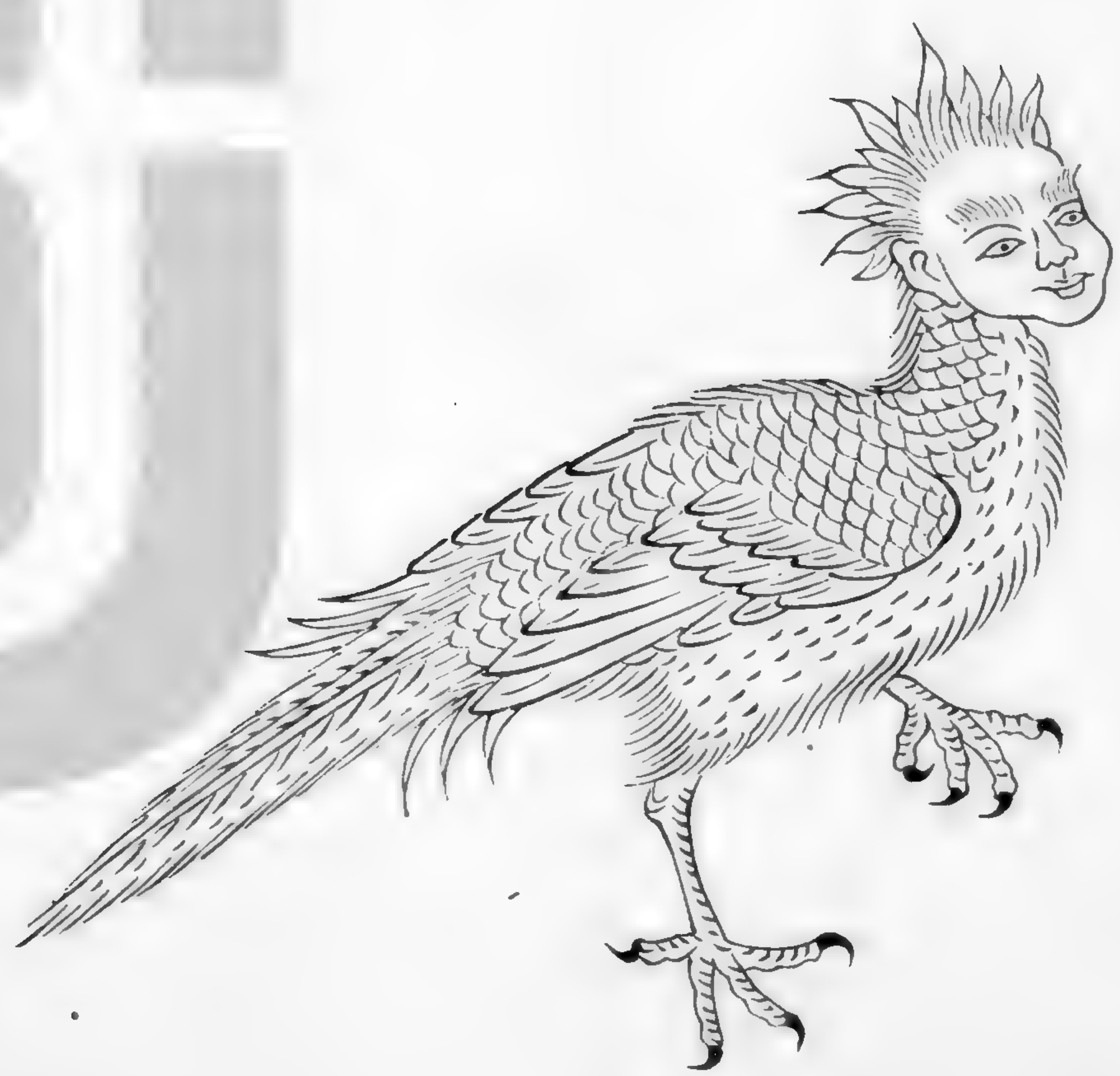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南山經

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

任臣案元覽云三足之鳥有瞿如焉圖贊曰瞿如三手厥狀似鵁

顒鳥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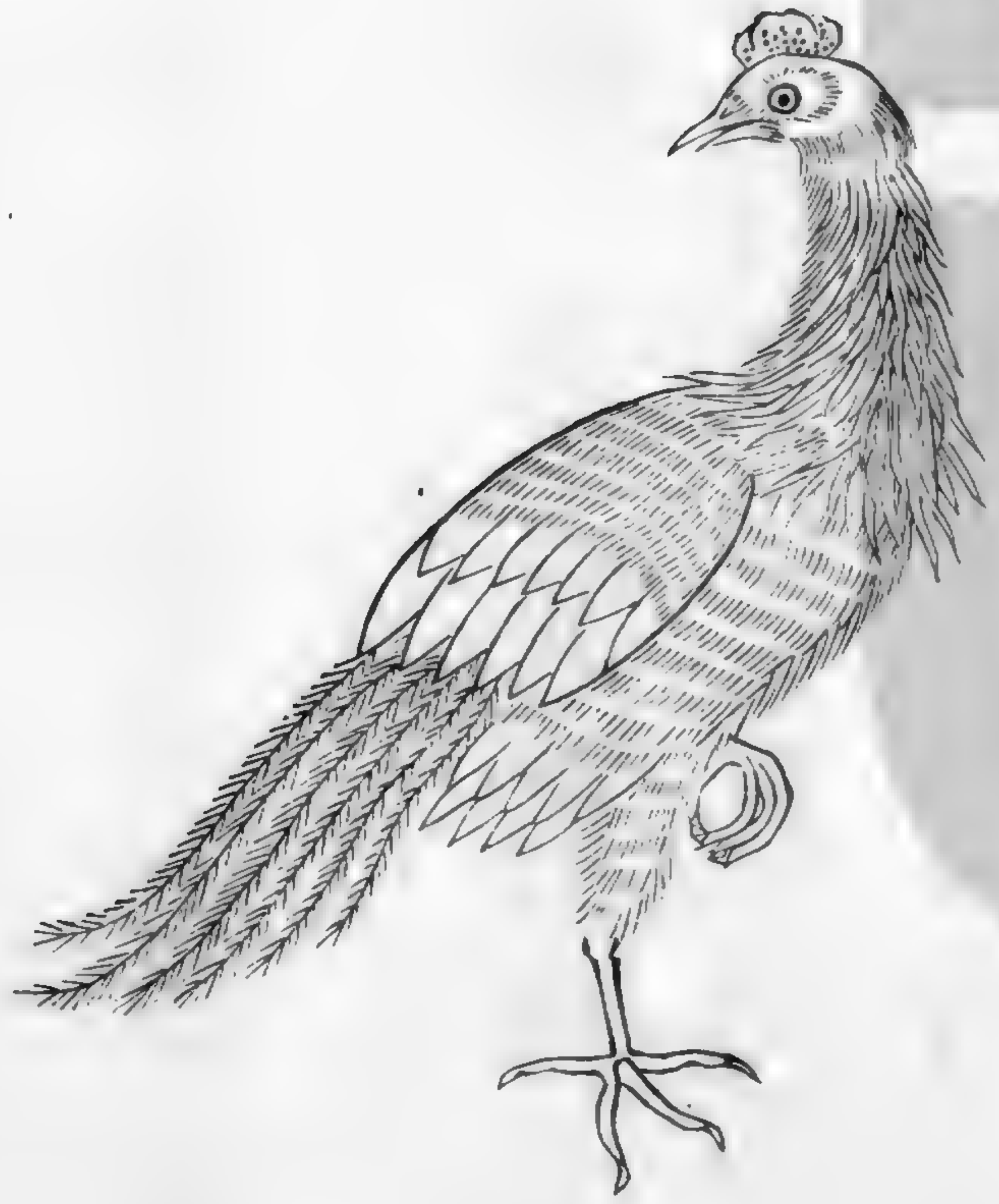
南山經

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任臣按圖贊曰顒鳥栖林鱄魚處淵俱爲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惟元案集韻作鸆篇韻作雖又作顒顒雙名朱謀㙔異林云萬曆二十年顒鳥集豫章城永寧寺高二尺許燕雀羣噪之是年五月至七月酷暑異常時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萬

曆壬辰鶡鳥集豫章人面四目有耳其年夏無雨田禾盡枯

螐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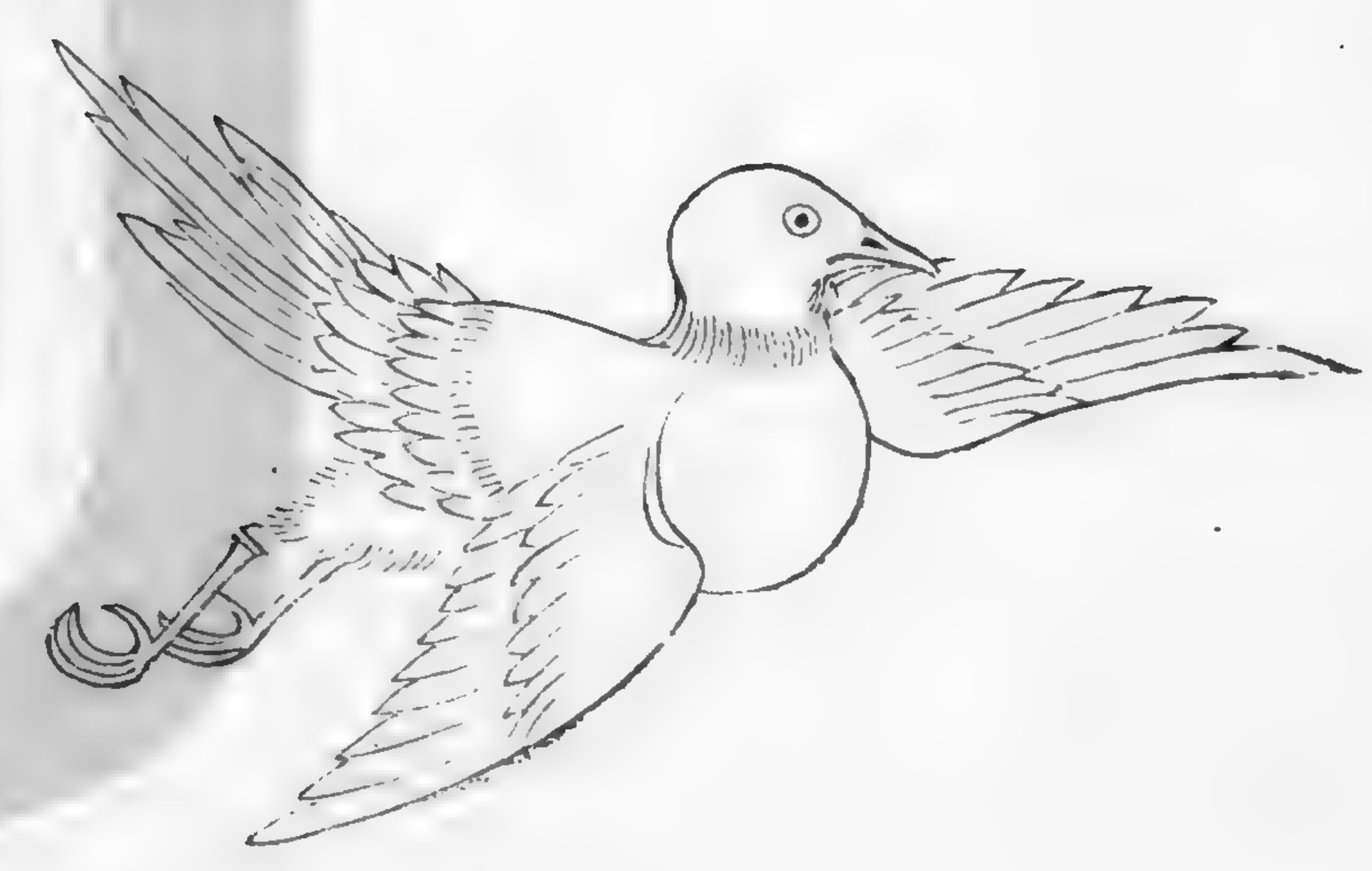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松果之山有鳥焉其名曰螐渠其狀如山鷄黑身赤足可以已𦢊

郭曰螐音彤弓之彤　任臣按楊愼補注螐音同螐渠卽螐鷛南中通海縣有之名曰鶉鷄舊注音彤謬又古音略云鶉乃鷛渠水鳥也廣韻作鷛鸂直音作鷛鷛韻府羣玉曰鷛渠似梟灰色鷄脚一名草渠卽今水鷄明獻帝江漢賦鷛鸂之行且搖兮況兄弟之急難亦此也又通志略引經作蜼梁蜼徒冬切　𦢊郭曰謂皮皴起

鵙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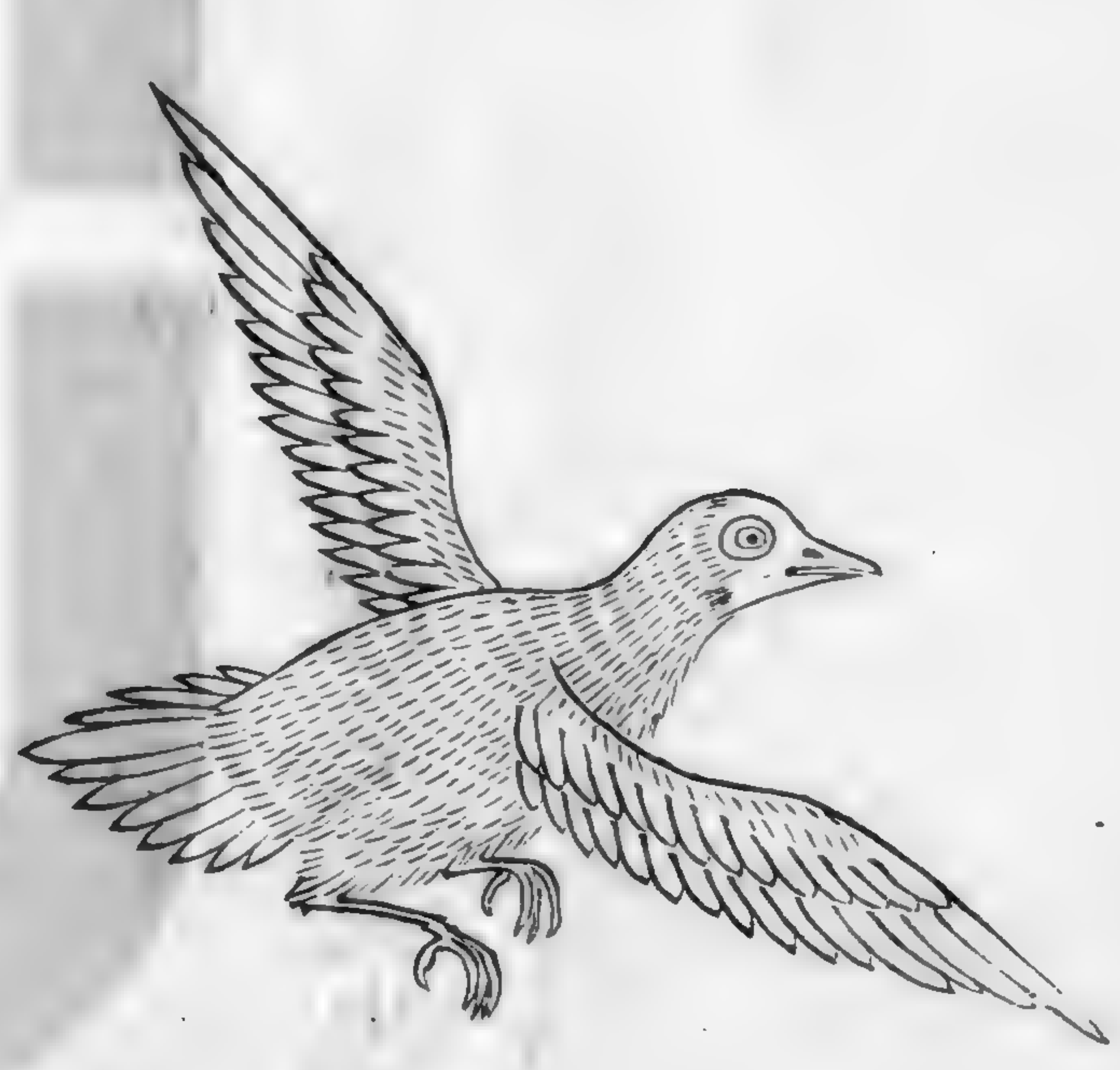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符禺之山其鳥多鵙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郭曰翠似燕而紺色畜之辟火災也　任臣按圖贊曰鵙渠已殃赤鷩辟火文莖愈聾是則嘉果鵙亦衞災厥形唯麽

肥遺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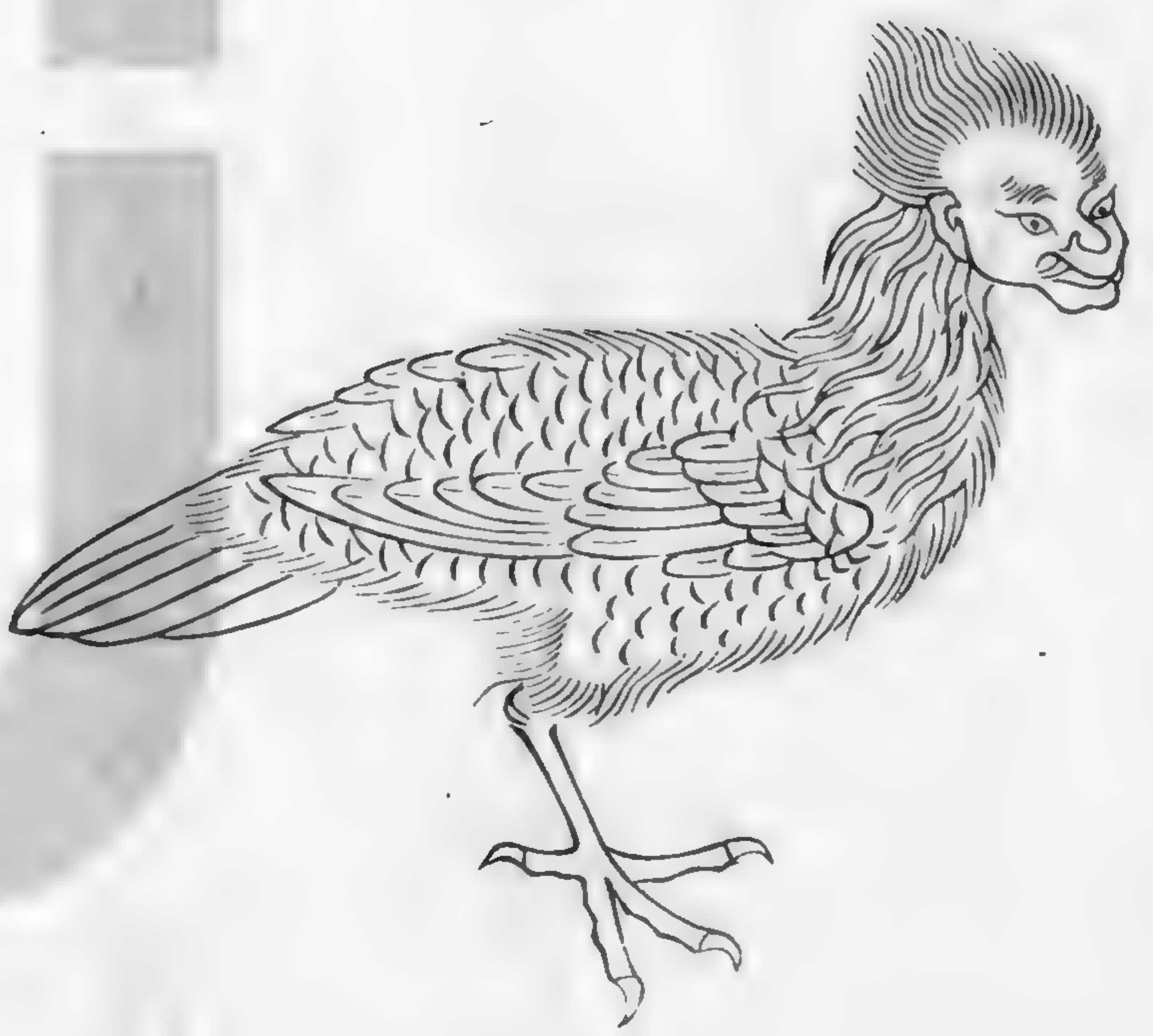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英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

郭曰癘疫病也或曰惡瘡韓子曰癘人憐生　任臣按一音賴劉會孟曰太華山肥𧔥蛇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癘美惡不嫌仝名

橐𩇯圖



山海經

西山經

羭次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任臣按駢雅曰橐𩇯瞿如鸒鶡鳧徯人面鳥也圖贊曰有鳥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毛羽迅雷不入又孫愐唐韻云鵹土精也似鴈一足黃色廣州志獨足鳥一名山蕭鳥大如鵠其色蒼其聲自呼臨海志云獨足鳥文身赤口晝伏

夜飛將雨轉鳴卽孔子所謂商羊也河圖曰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南史陳之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凡此皆一足鳥亦槖𩇯類又按釋義曰純陽之氣冬則出夏則藏耳若蟄而非蟄也　郭曰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

本草綱目

獨足鳥

獨足鳥閩廣有之晝伏夜飛或時晝出羣鳥譟之惟食蟲豸不食稻粱孫愐唐韻云鷲土精也似雁一足黃邑毀之殺人

窠表主治

李時珍曰作履曳治脚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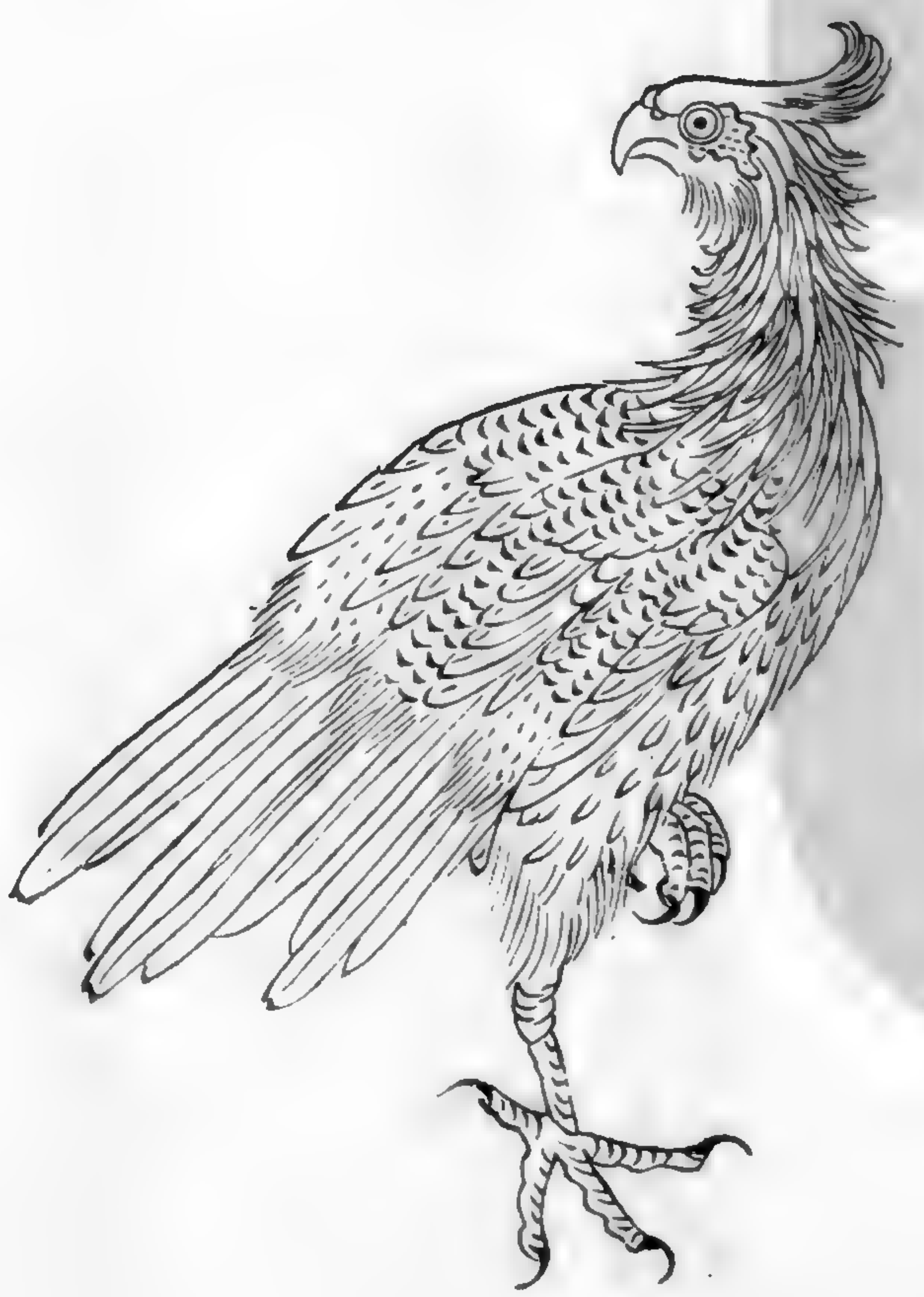
正字通

鴹

鴹音羊⿰商鳥鴹舞則將雨家語作商羊字統云一足鳥本草綱目一名山蕭鳥臨海志云獨足鳥文身赤口晝伏夜飛聲如人嘯將雨轉鳴明永樂中西域進獨脚異鳥上以問解縉對曰此名商羊左肋有肉鼓右

肋有肉鐘伐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果然又與翔同漢郊祀歌聲氣遠條鳳鳥鴹从芊當作鴹七畫舊本省作鴹誤鴹卽翔之變體从鳥从羽義通韻會誤作翔尤誤

鷫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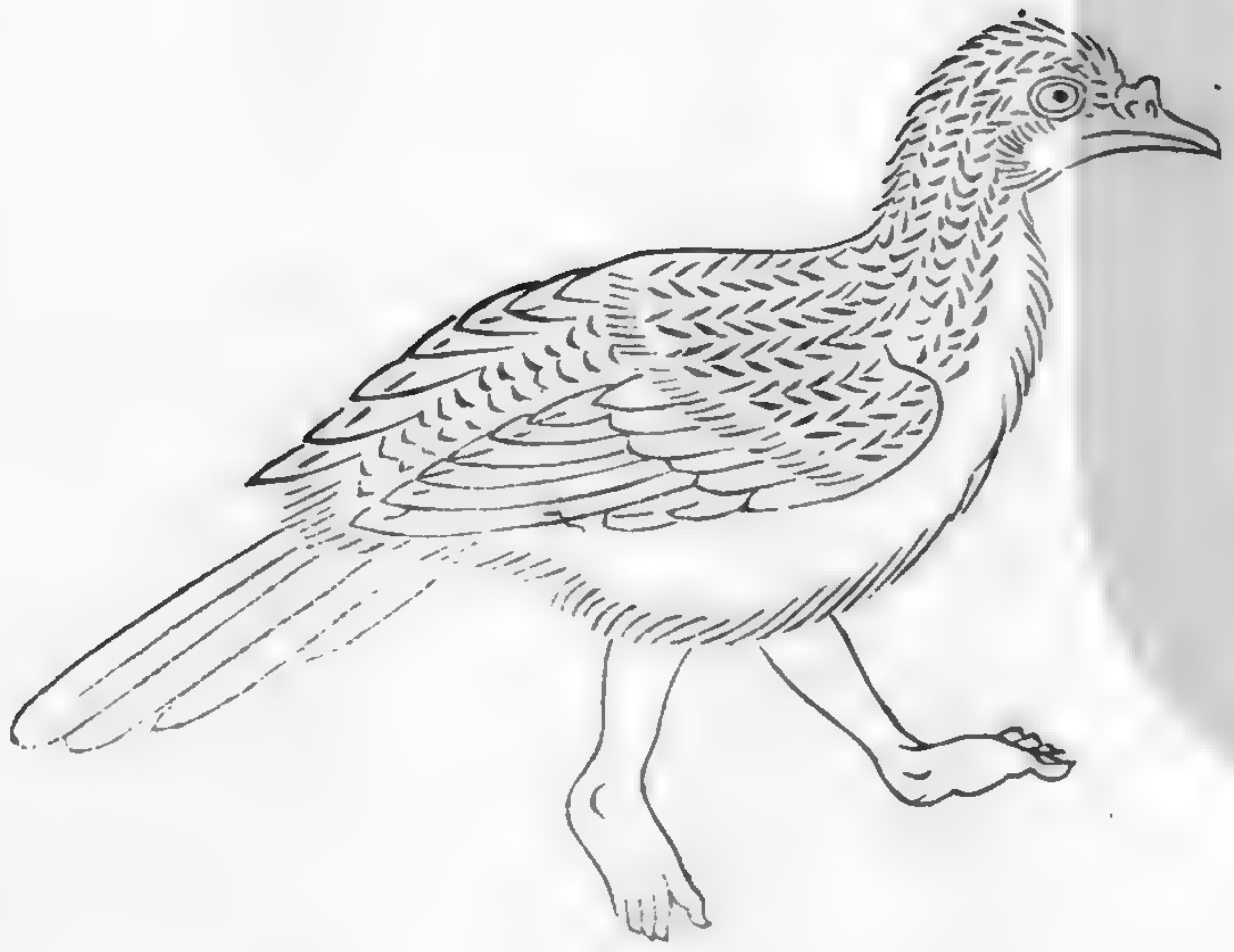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天帝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名曰鸓食之已痔

郭曰翁頸下毛　任臣按讀書考定曰肥遺已癘雷鸓已痔事物紺珠亦曰雷鸓已痔數斯已瘻圖贊曰黑文赤翁鳥愈隱痔

數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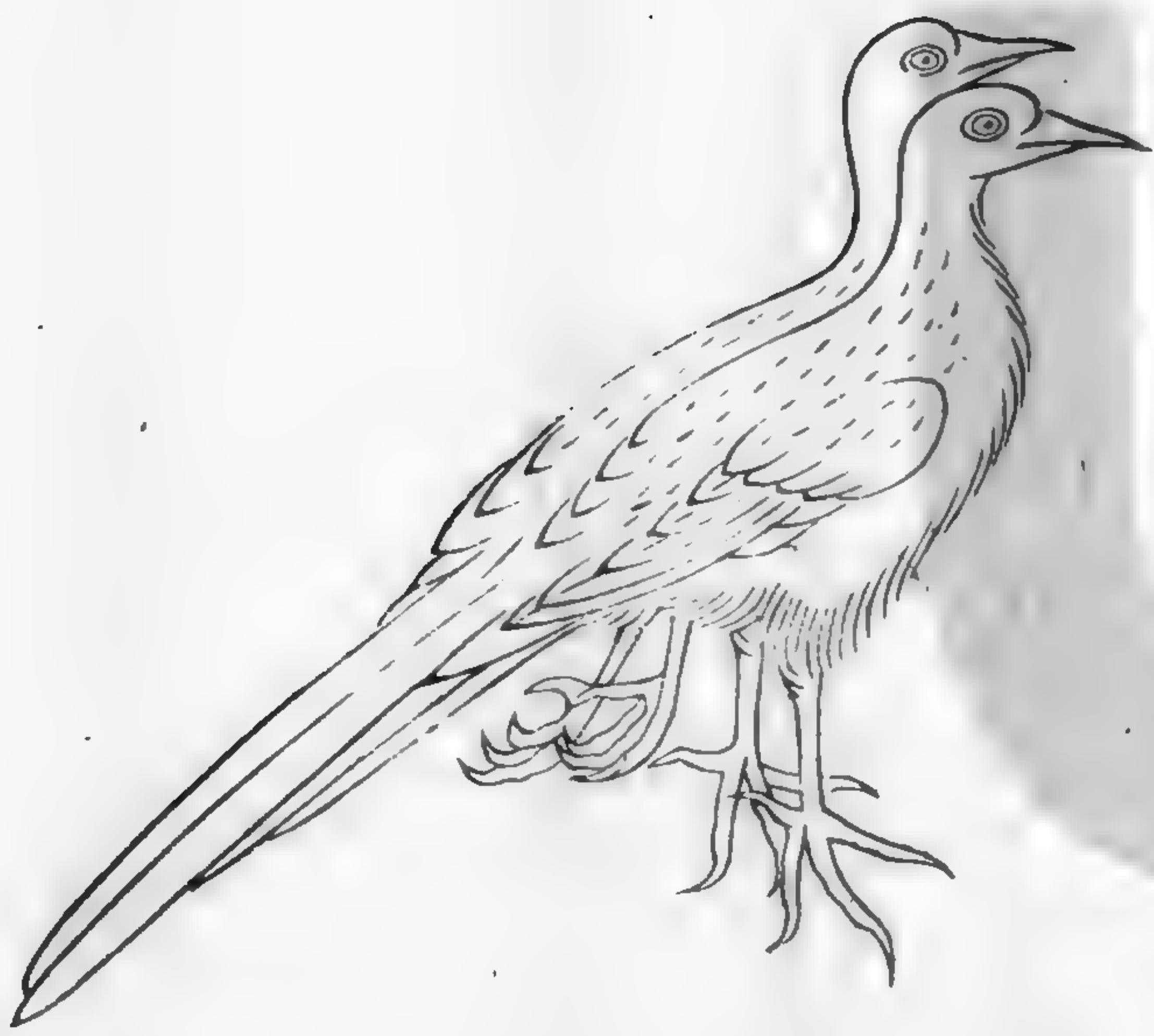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皐塗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任臣按駢雅云周周大首鵹鶘數斯皆人足事物紺珠曰數斯如雉人足　郭曰癭或作癇

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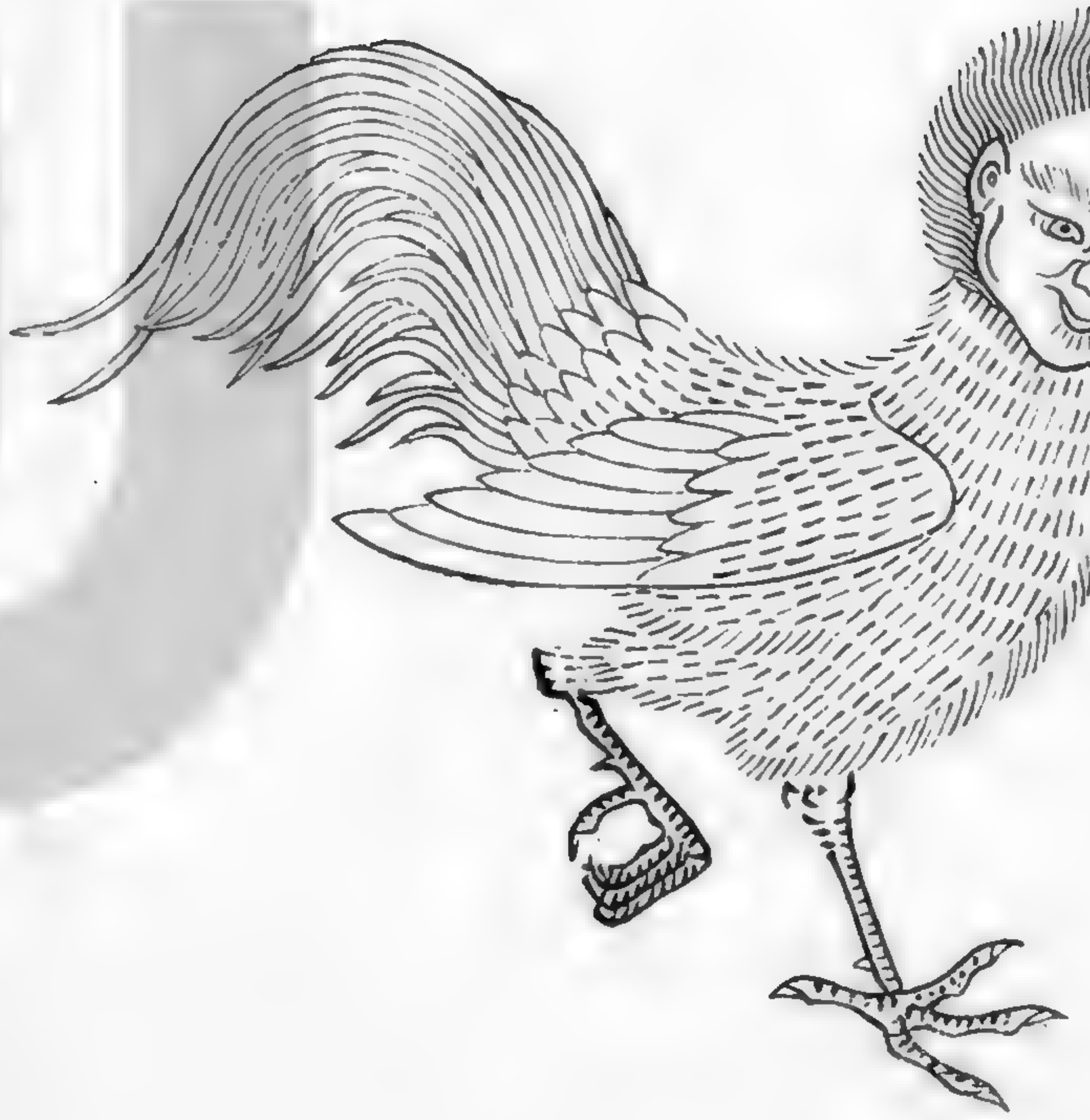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翠山其鳥多鸓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任臣按廣雅云鸓鴨飛鸓也即此又字彙鸓鳥如鵲兩首四足可禦火音徒協切脣宗江漢賦云又有兩首之鸓以鸓爲鸓未識所据又按博物志翠山鳥兩首四足可以禦火五侯鯖云鸓鳥生翠山狀如鵲四足不云兩首疑誤也又釋書載共命鳥亦二首一身劉會孟曰鳥可辟火者多漢宮殿多以鳥名事物紺珠云鴖鸓鵙鴒俱辟火圖贊曰有鳥名鸓兩頭四足翔若合飛

鳧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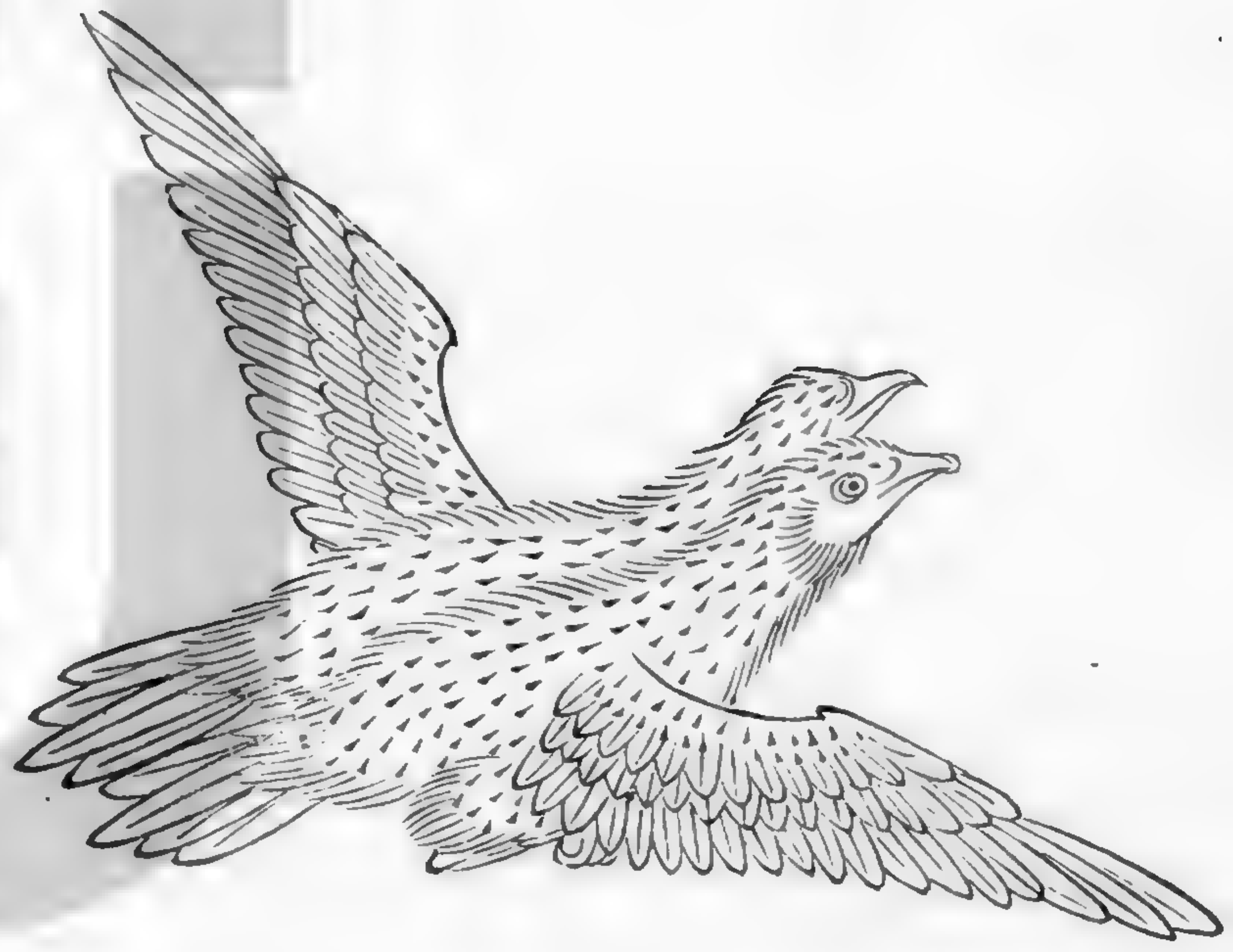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鳴自叫也見則有兵

任臣按劉會孟曰鳥人面者非大美則大惡大美者頻迦大惡者鳧徯黃省曾詩海內揚戈兵鳧徯下鹿臺

蠻蠻圖



爾雅

釋地

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

注 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

釋鳥

鶼鶼比翼

注 說已在上

山海經

西山經

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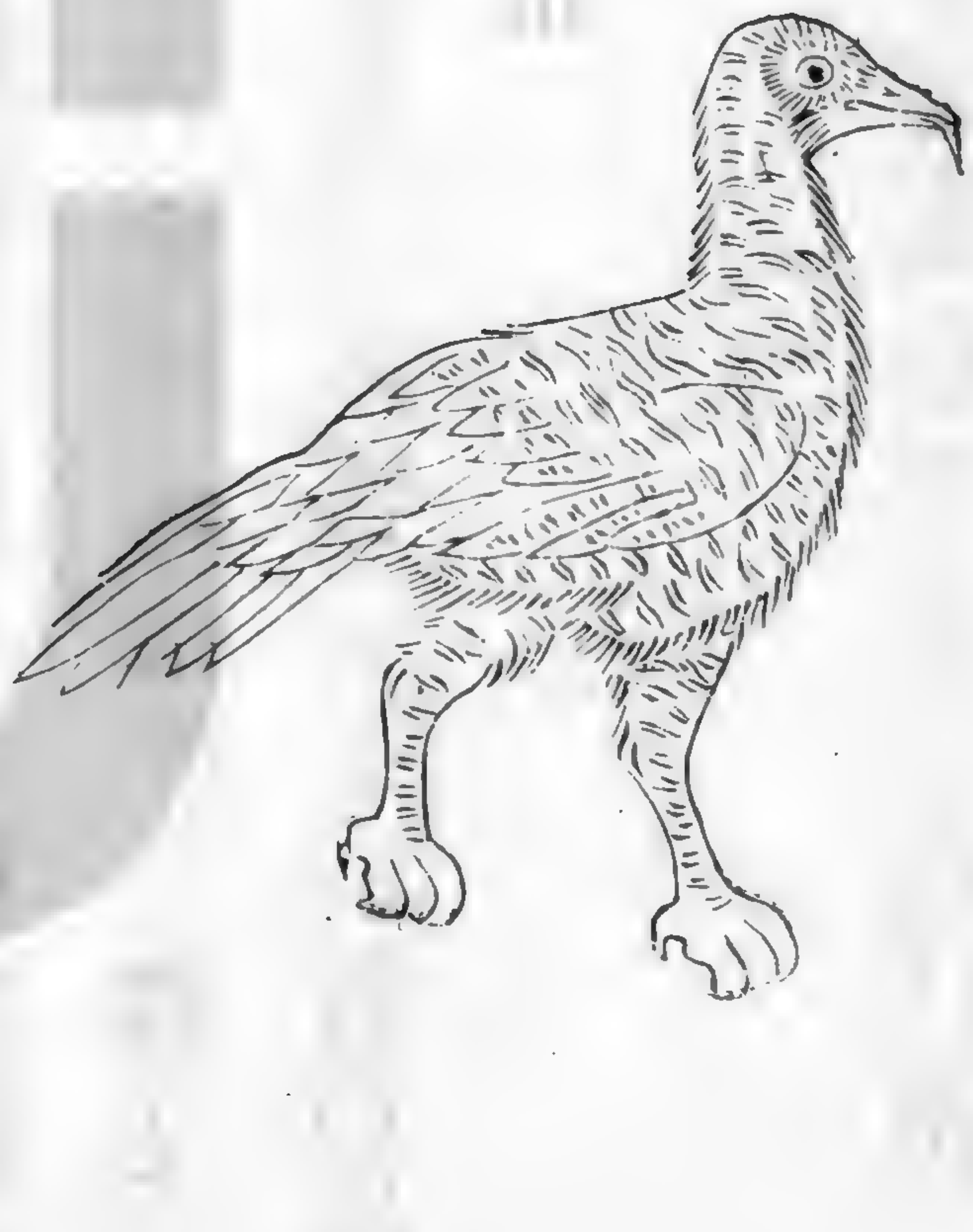
郭曰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　任臣按周書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瑞應圖曰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管仲曰西海致比翼之鳥拾遺記成王時然丘國獻之狀如鵲而多力張華以爲一青一赤在參嵎山焦氏易林云比目附翼歡樂相得有羽鶼鶼而或九騎與七驂博物志云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䖟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晉俞益期與韓康伯牋林邑城外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皆類此韻會作鶼鶼通志略引經又作⿰糸鳥圖贊曰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海外南經

結匈國比翼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

郭曰似鳧　任臣按卽蠻蠻也

䲹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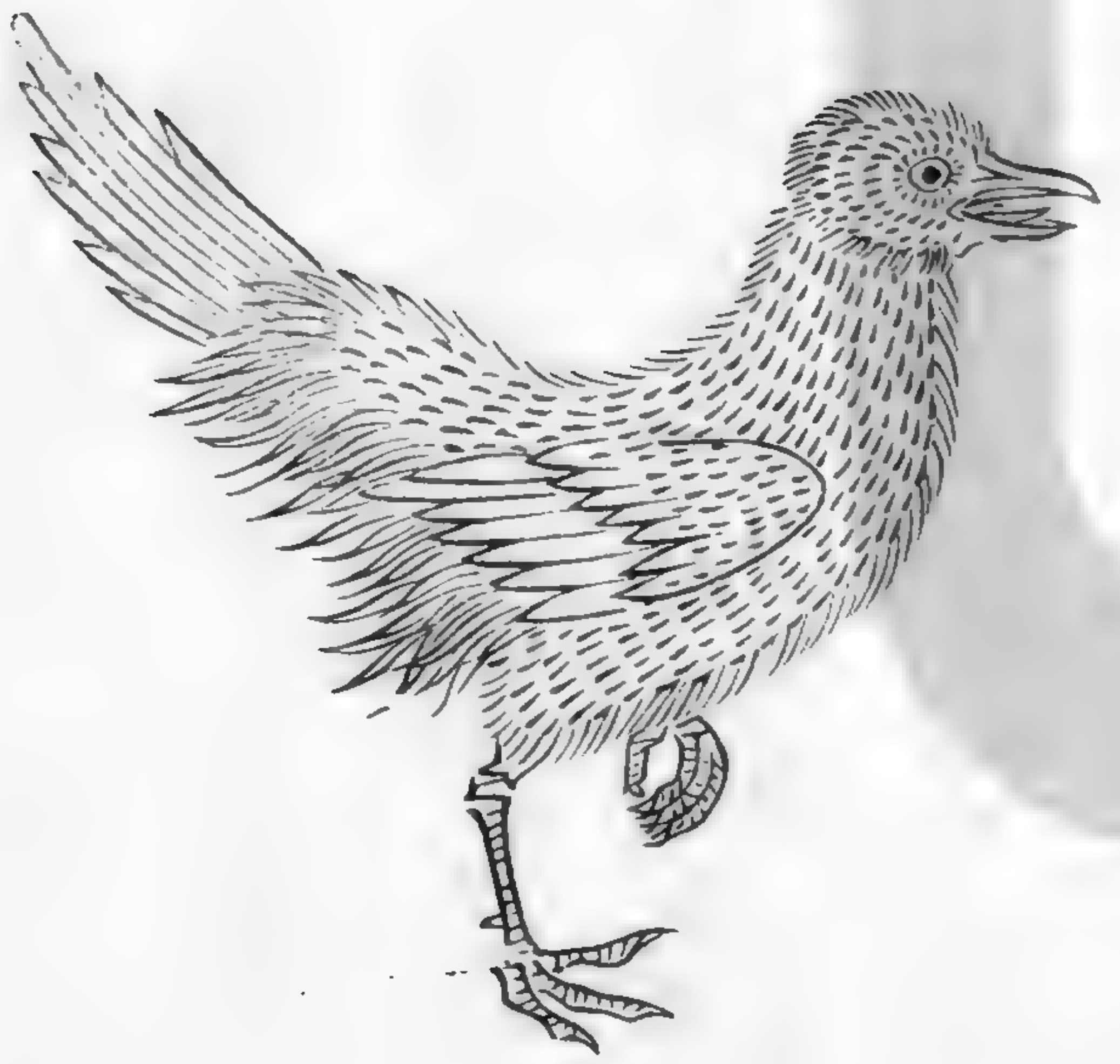
西山經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㟢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

郭曰葆或作祖晨鵠鶚屬猶云晨鳧爾　任臣按王世貞欽䲹行云不知鳳凰是欽䲹盧柟泰宇賦云齒欽䲹而貔略玃或作祖顧起元詠懷詩瑶崖

有大鳥其名爲欽䲹本此　又按張衡思元賦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陶潛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强能變祖江遂獨死皆以葆爲祖也

駿鳥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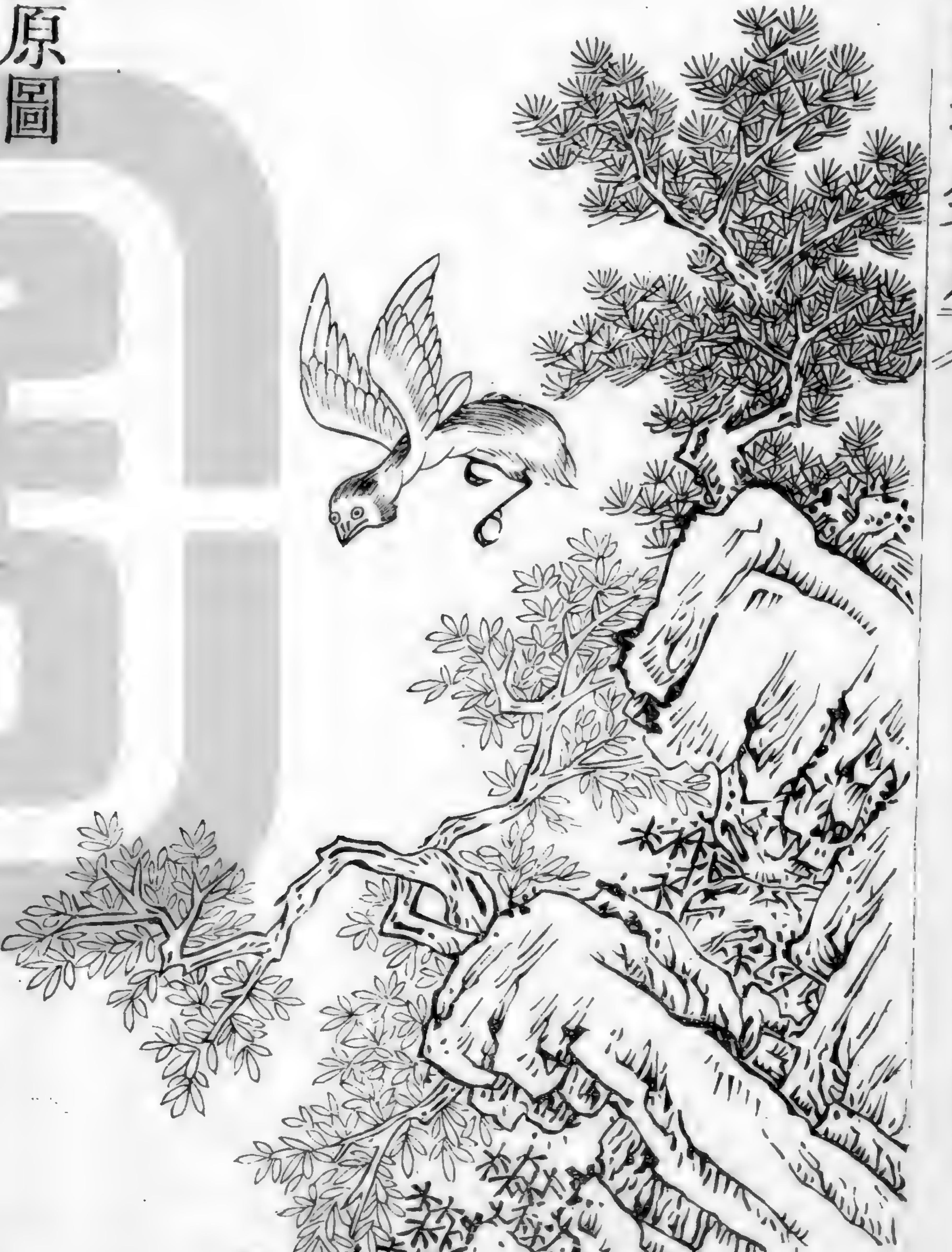
西山經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

郭曰鼓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　任臣按劉會孟曰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何但欽䲹與鼓陶潛詩長枯固已劇駿鶚豈足恃

按圖贊曰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欽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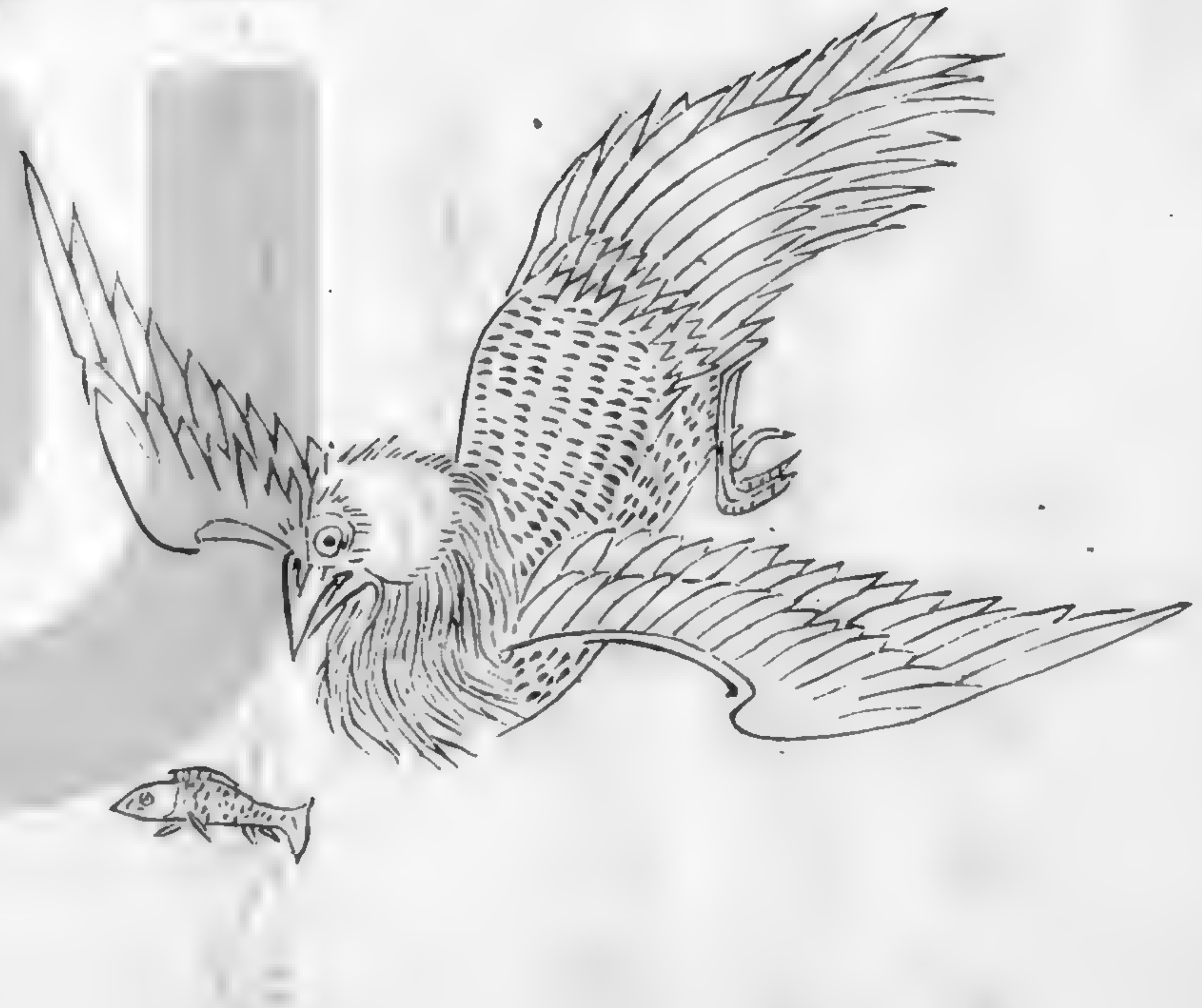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崑崙之丘實爲帝之下都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

郭曰欽或作爰或作至也　任臣按駢雅云欽原蠚鳥也元覽曰欽原蠚木彭儀五侯鯖云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空圖贊曰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則斃其銳難當

胜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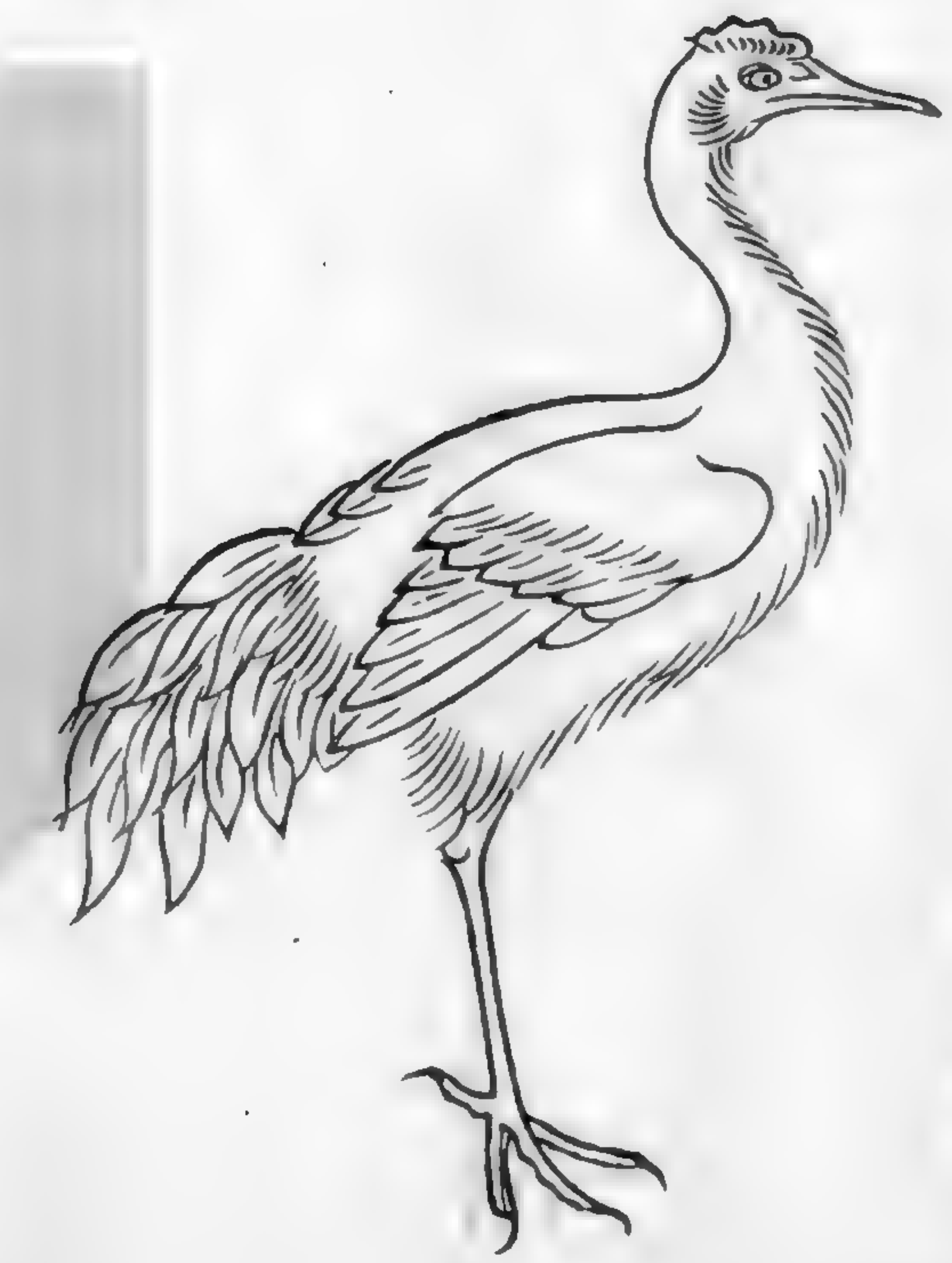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也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祿

郭曰祿義未詳　任臣按事物紺珠云胜遇如翟而赤食魚駢雅曰蠻蠻胜遇皆水鳥也又按字義總略祿祿古作碌碌又作鹿鹿是祿鹿皆相通疑爲鹿之借字

畢方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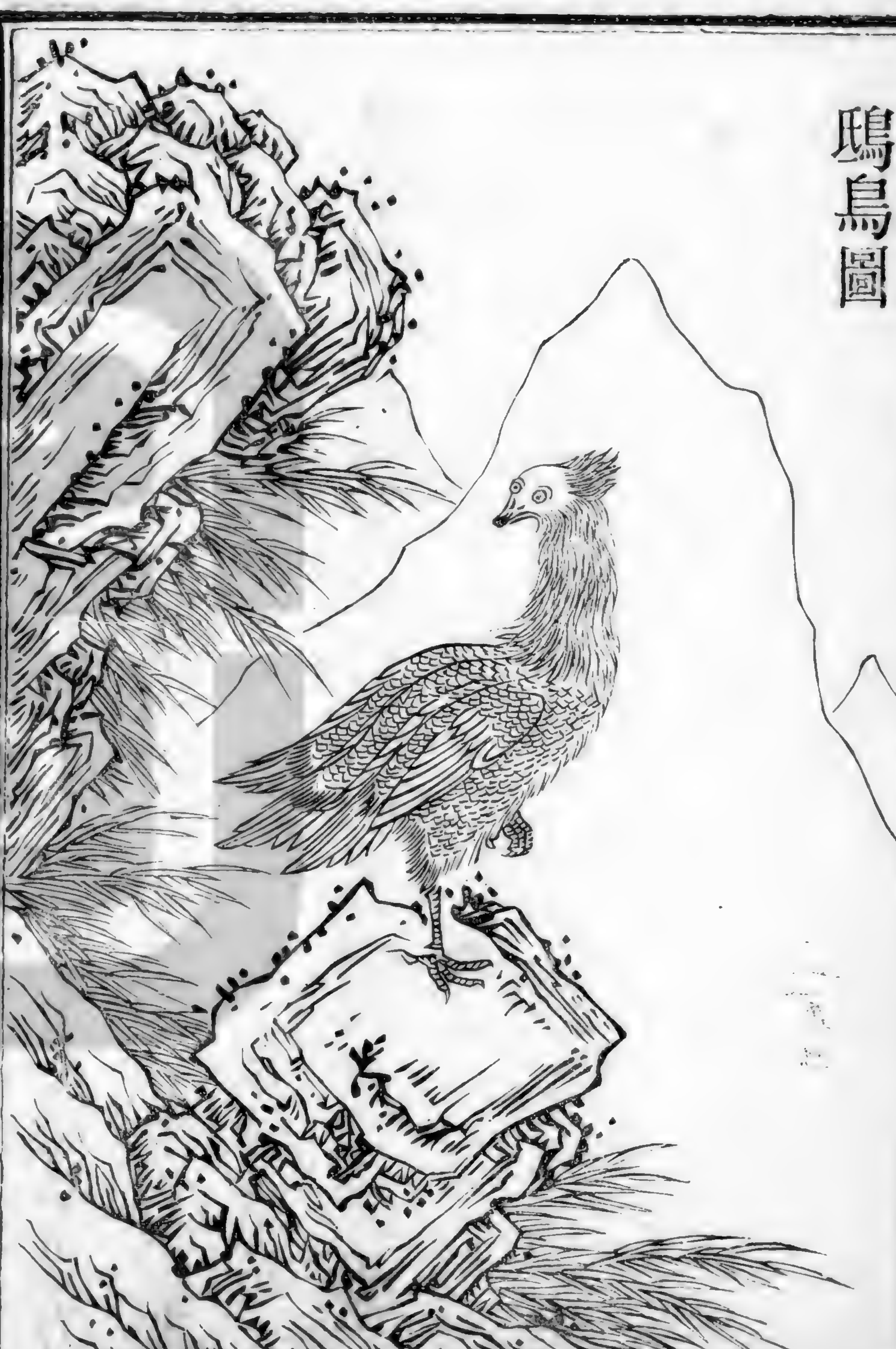
西山經

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

郭曰譌亦妖訛字　任臣按駢雅畢方兆火鳥也商羊嶌鶩兆水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云狀如鳥青邑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事物紺珠云畢方見者主壽彙苑云畢方老鬼也一曰南方獨脚鳥形如鶴尚書故實云漢武帝有獻獨脚鶴者人皆以

爲異東方朔奏曰山海經云畢方鳥也驗之果是華林博議云孝武帝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見山海經畢鸞本爲畢方之訛又白澤圖火之精曰畢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卽畢方也圖贊曰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正柳宗元逐畢方文元和七年夏火災日夜數十發蓋類物之爲者訛傳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曰畢方見有譌火則怪鳥其畢方歟興化府志云嘉靖十八年九月間莆田縣火災是夜有鳥下火中卽子厚所云畢方鳥也又續騷經云俞兒騠駃而遠去兮畢方躨跜以下鄰疑指此又薛綜文選注畢方如鳥兩足一翼常銜火作怪災與經文小有異同未可據也

鴟鳥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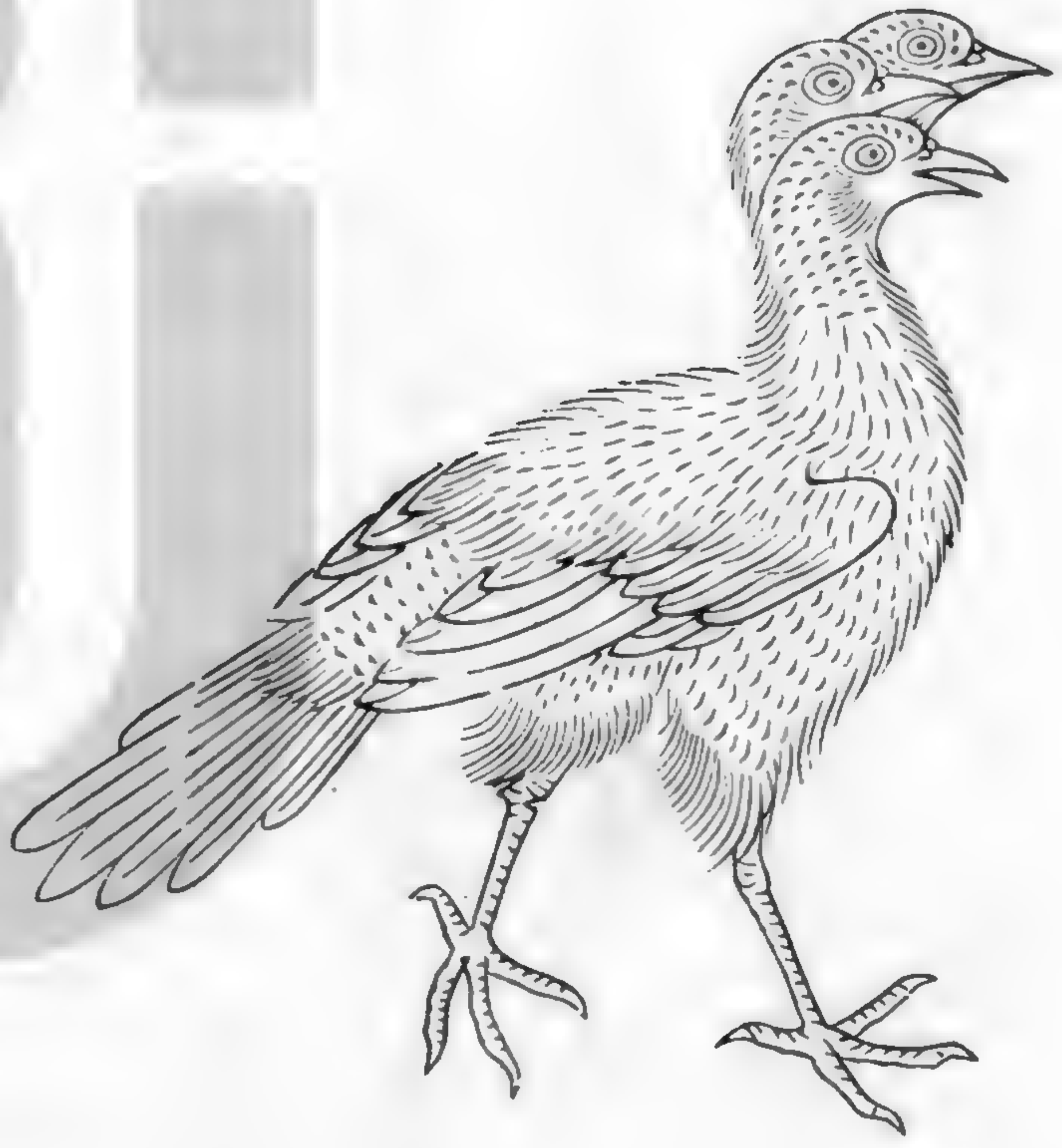
西山經

三危之山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鸈其名曰鴟

郭曰鸈似鵰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狩則死扶木則枯應在上欽原下脫錯在此耳　一本作扶狩則短　任臣按圖贊曰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獙狪毛如披蓑鸈鳥一頭厥身則兼

按經言一首三身則翼與足當不止二經文及注俱不及此畫圖亦無所別殊不可解

鵸鵌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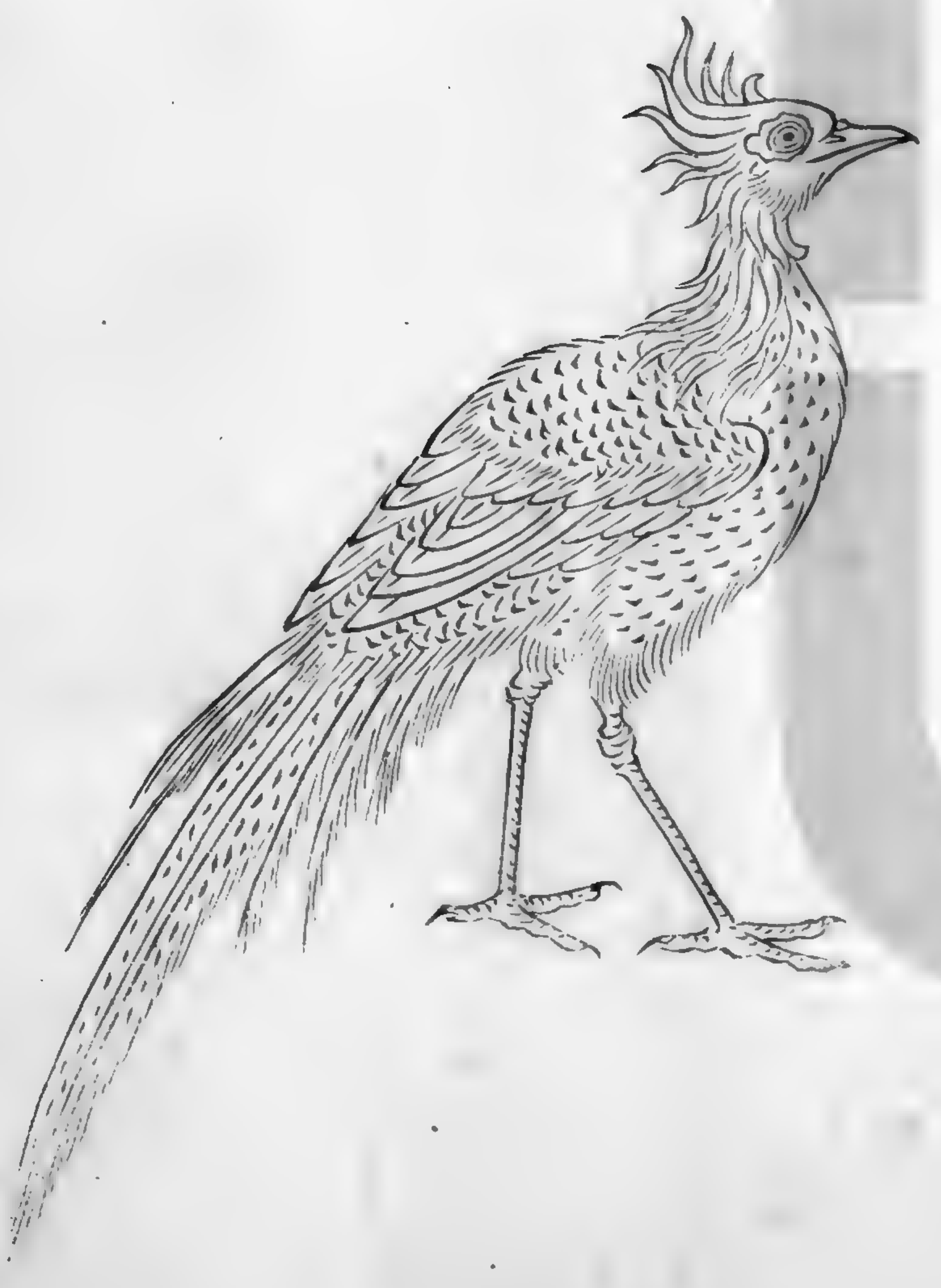
西山經

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郭曰不厭夢也周書曰服者不眯音莫禮反或曰眯眯目也　任臣按帶山鳥自爲牝牡亦名鵸鵌事物紺珠云鵸鵌如烏九首六尾善笑自爲雌雄黃氏之誤也又駢雅云鵸鵌三首元覽云三首之鳥有鵸鵌焉九首之鳥有鶬焉鬼車焉字書或作

鵸鵌程良孺曰鵸鵌不魘當扈不眴圖贊云鵸鵌三頭獂獸三尾俱禦不祥消凶辟眯君子服之不逢不踕

當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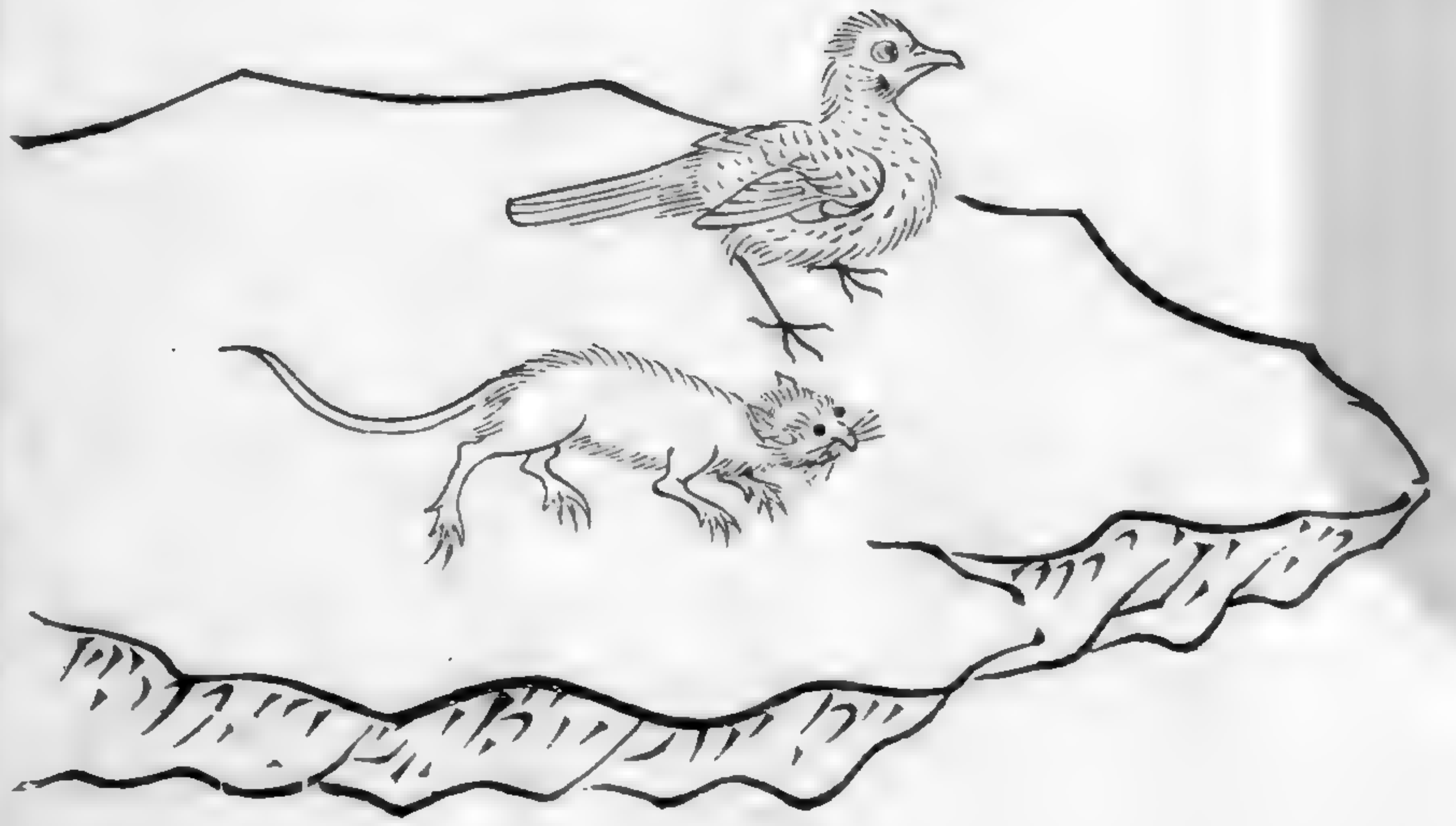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上申之山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髯飛食之不眴目

郭曰髯咽下須毛　任臣按談薈云飛者以翼當扈之鳥以髯圖贊曰鳥飛以翼當扈則須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鳥鼠同穴圖



爾雅

釋鳥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疏）尚書禹貢云導渭自鳥鼠同穴不言鳥獸之名故此釋之也李巡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郭氏竝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山海經

西山經

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

郭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　任臣按山在今渭原縣一統志云俗呼爲青雀山是也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華星楊衍之伽藍記云赤嶺不生草木其山有鳥

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投國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虵太康地記曰鳥鼠山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甘肅志云凉州之地有兀兒鼠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其形似雀而色灰白兩物同穴而處又禹貢合註鼠名鼵鼣與古所傳鳥名鵌鼠名鼵者不一蓋俗所沿也沈約宋書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故因以名山袁小修書經考曰鳥鼠山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但脣缺似兔蓬尾似貓與鳥狎昵有類雌雄楊愼云鳥鼠同穴今陝西人云實有之岳修撰正戍邊時親見之宋人作書傳乃以鳥鼠爲一山同穴爲一山非也近時宋廉憲琬亦云目擊圖之贊曰鵌鼵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元覽云飛蛾匹鼠鼠蟲蠡妻蚓鵌

鵔同居諾龍雙處田氏日札曰廣西潯州桂平縣有牛蛇山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其角如玉亦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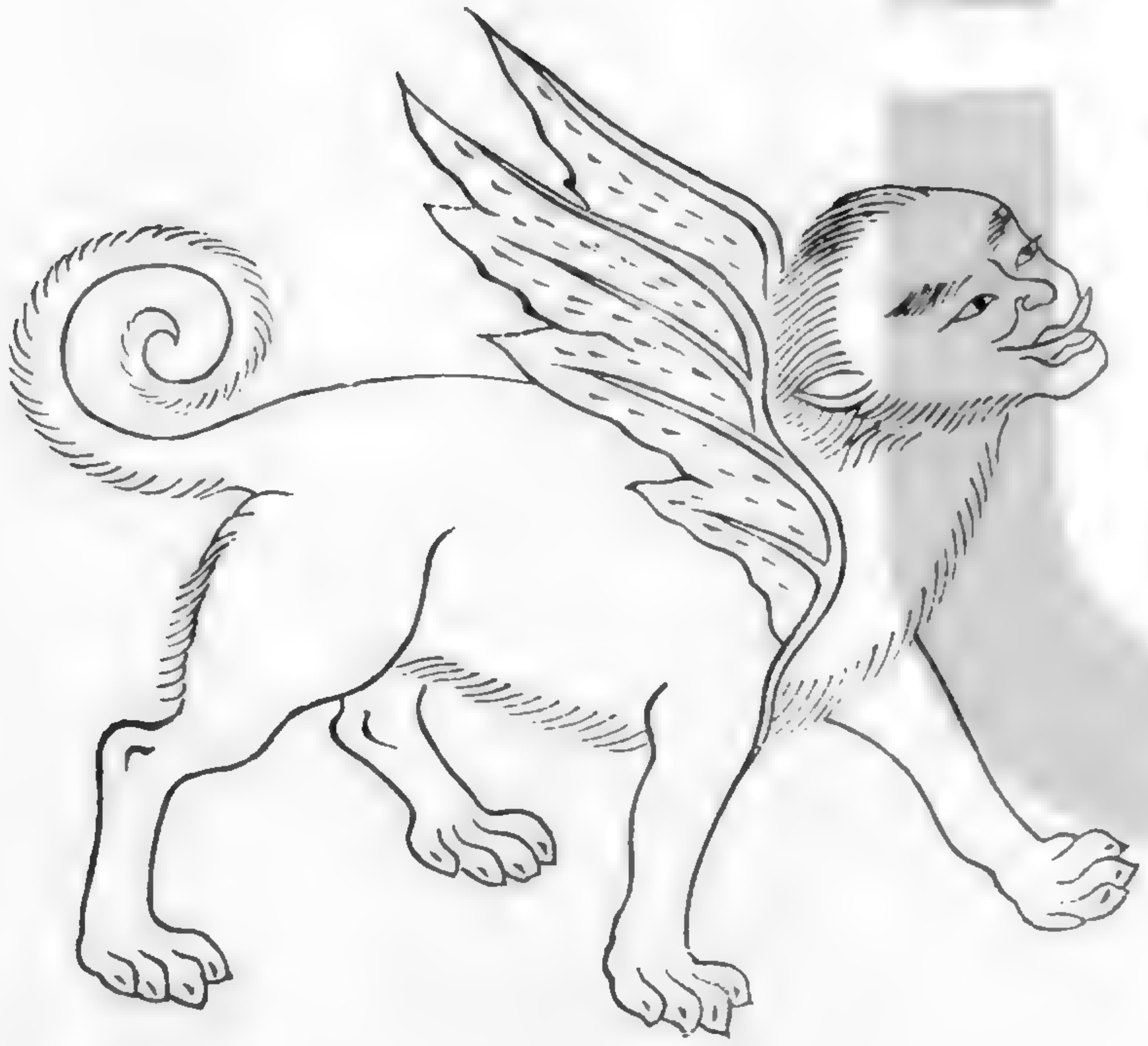
鳥鼠山類

沙州記

鳥鼠同穴山

鳥鼠同穴山鳥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黃而無尾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黃花紫草

人面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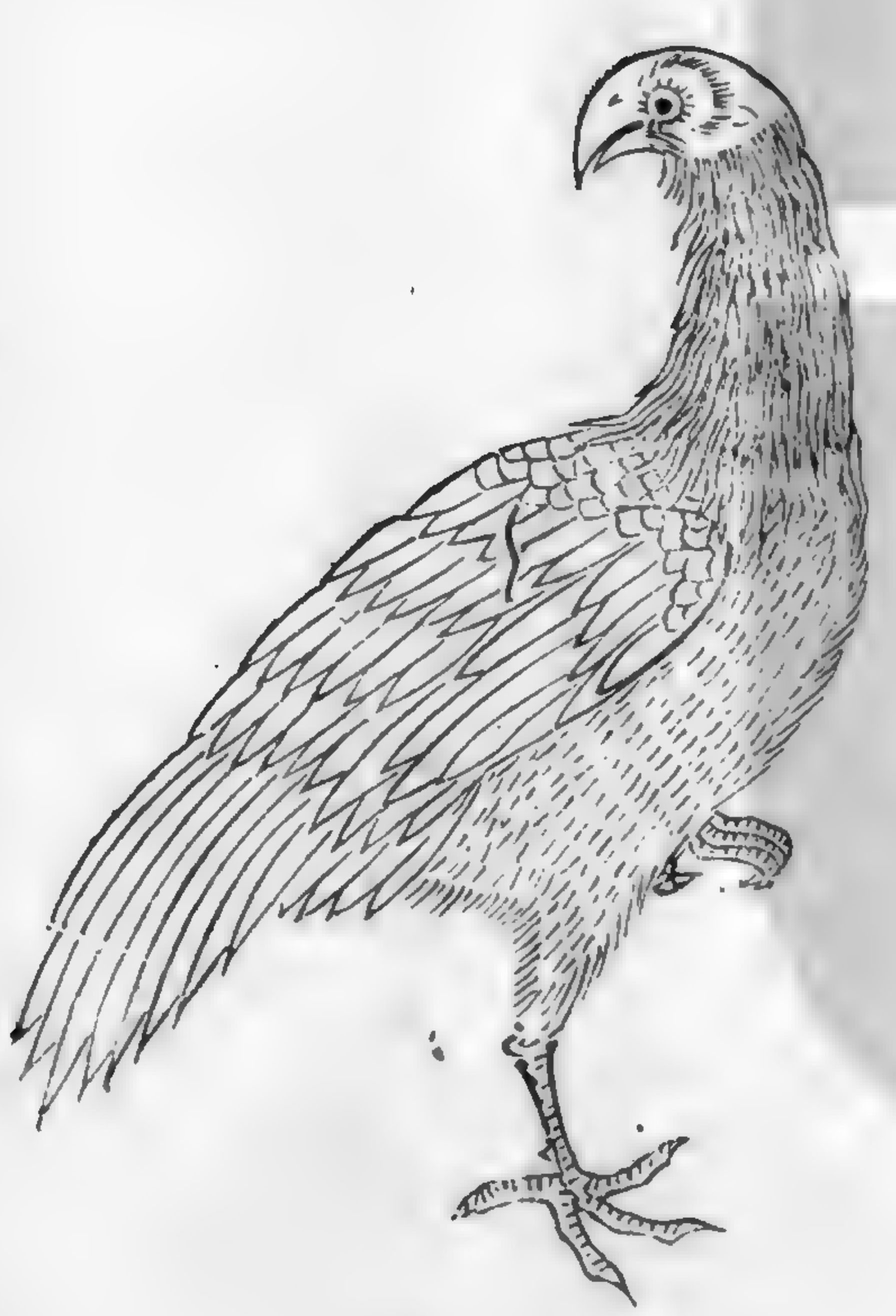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崦嵫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郭曰蜼獼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音誄見中山經尾又作背自號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

鵸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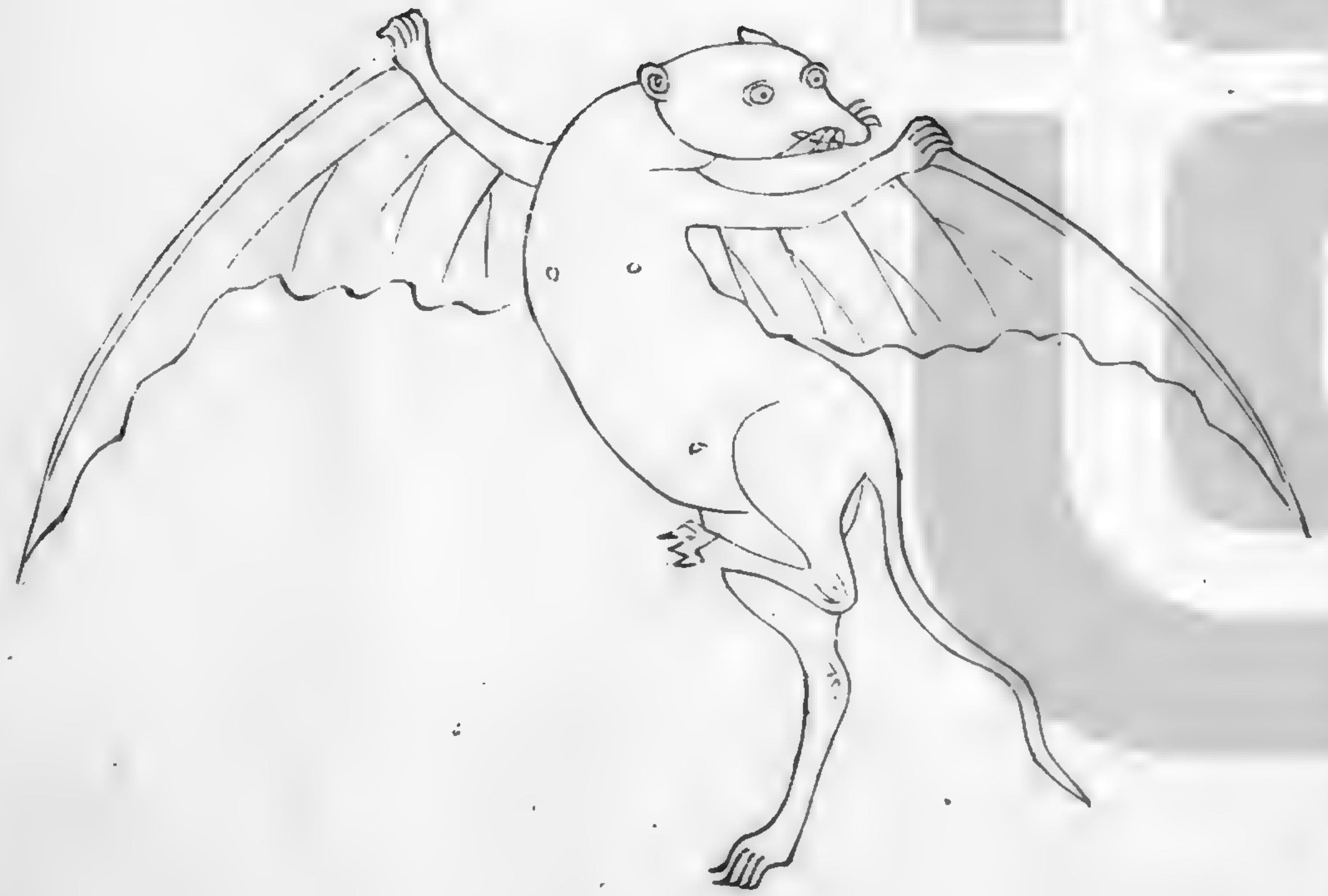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爲牝牡食之不疽

郭曰上已有此鳥疑同名　任臣按學海作鵸鵌唐韻注云有名鵊鷊能自爲牝牡疑卽此鳥也爾雅翼曰山海經類有二種獸之出亶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帶山之鳥如烏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

寓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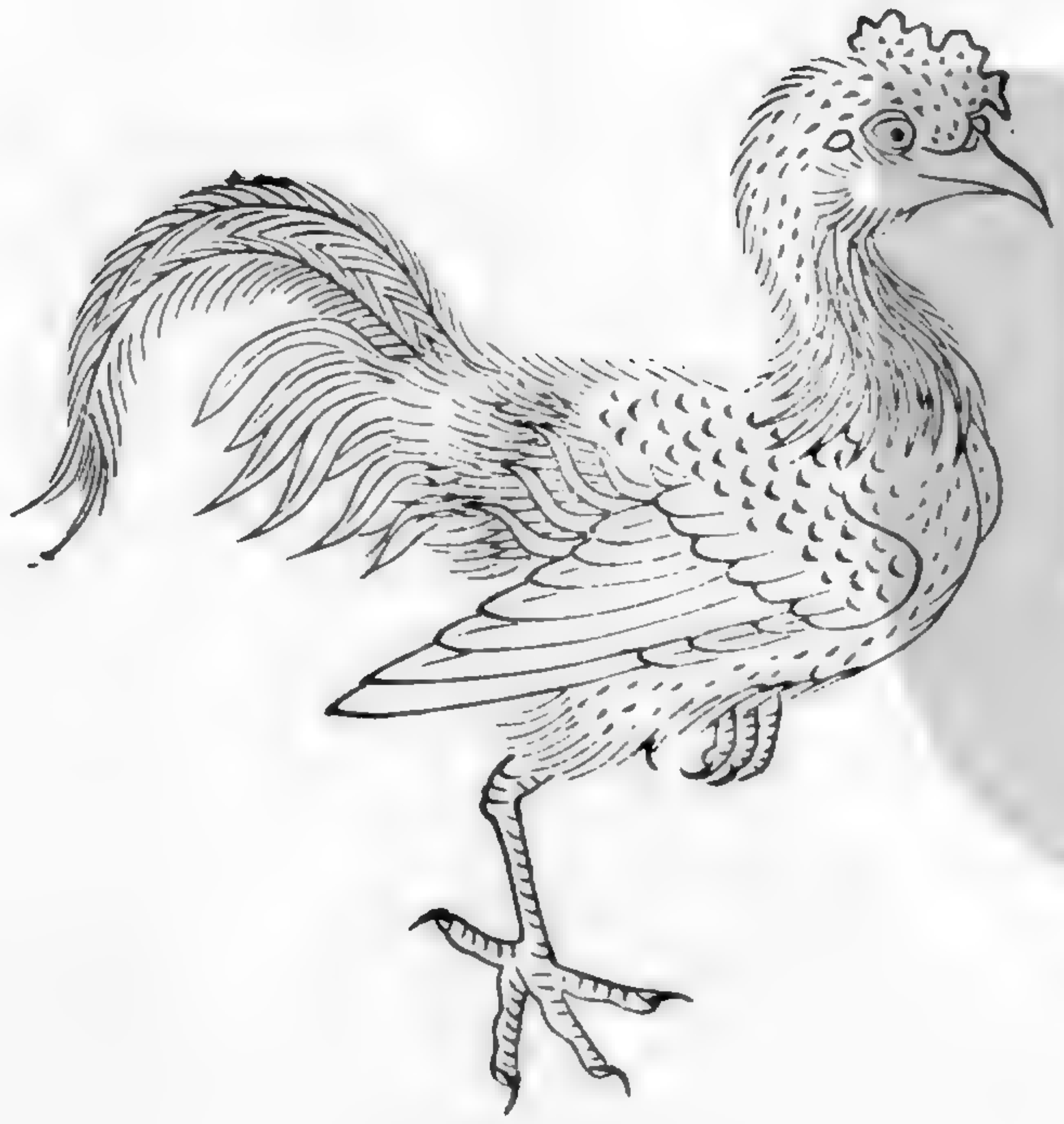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西山經

虢山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白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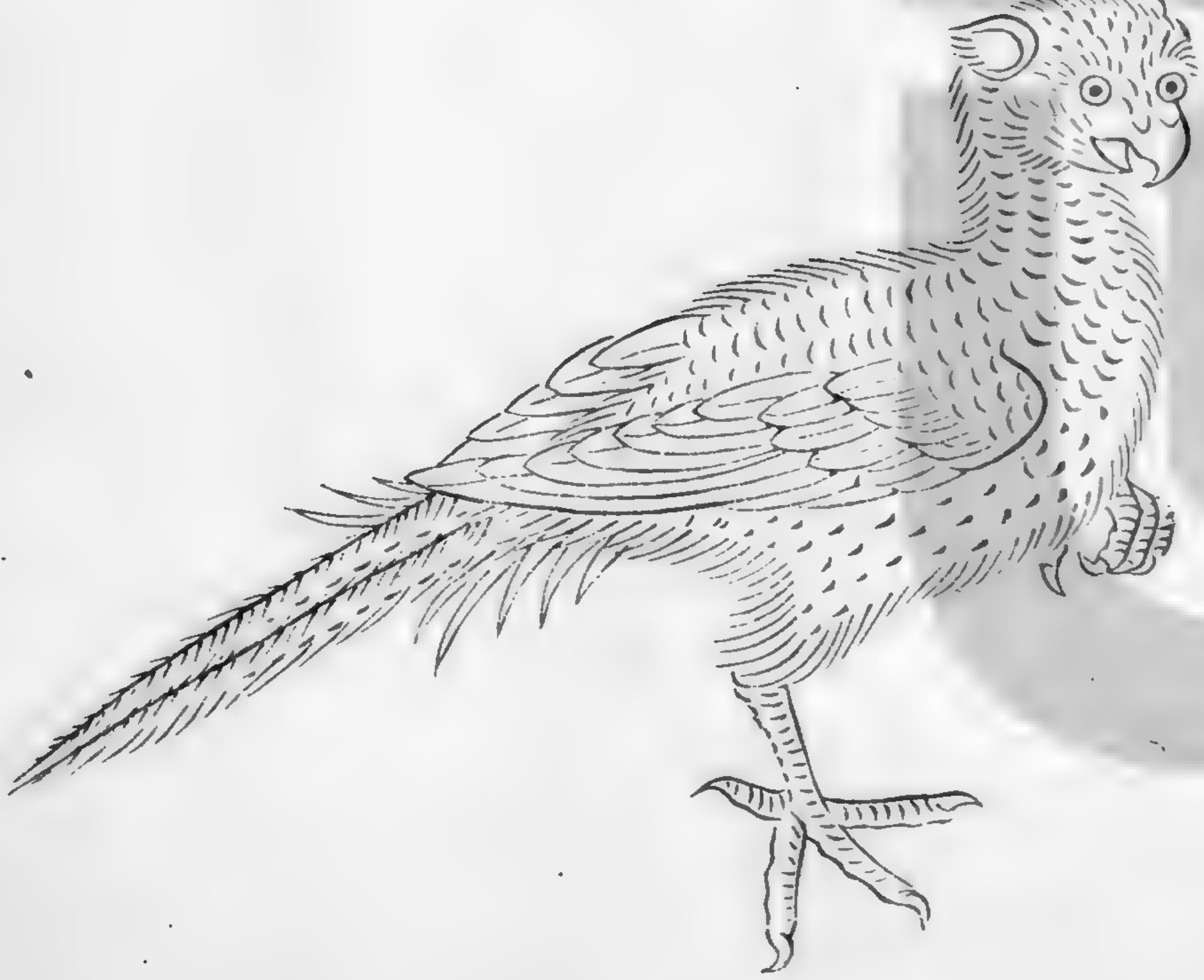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

郭曰音夜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爲嗌音隘痸癡病也　任臣按篇海云鵺鳥似雉駢雅曰白鵺象蛇皆雉屬也

竦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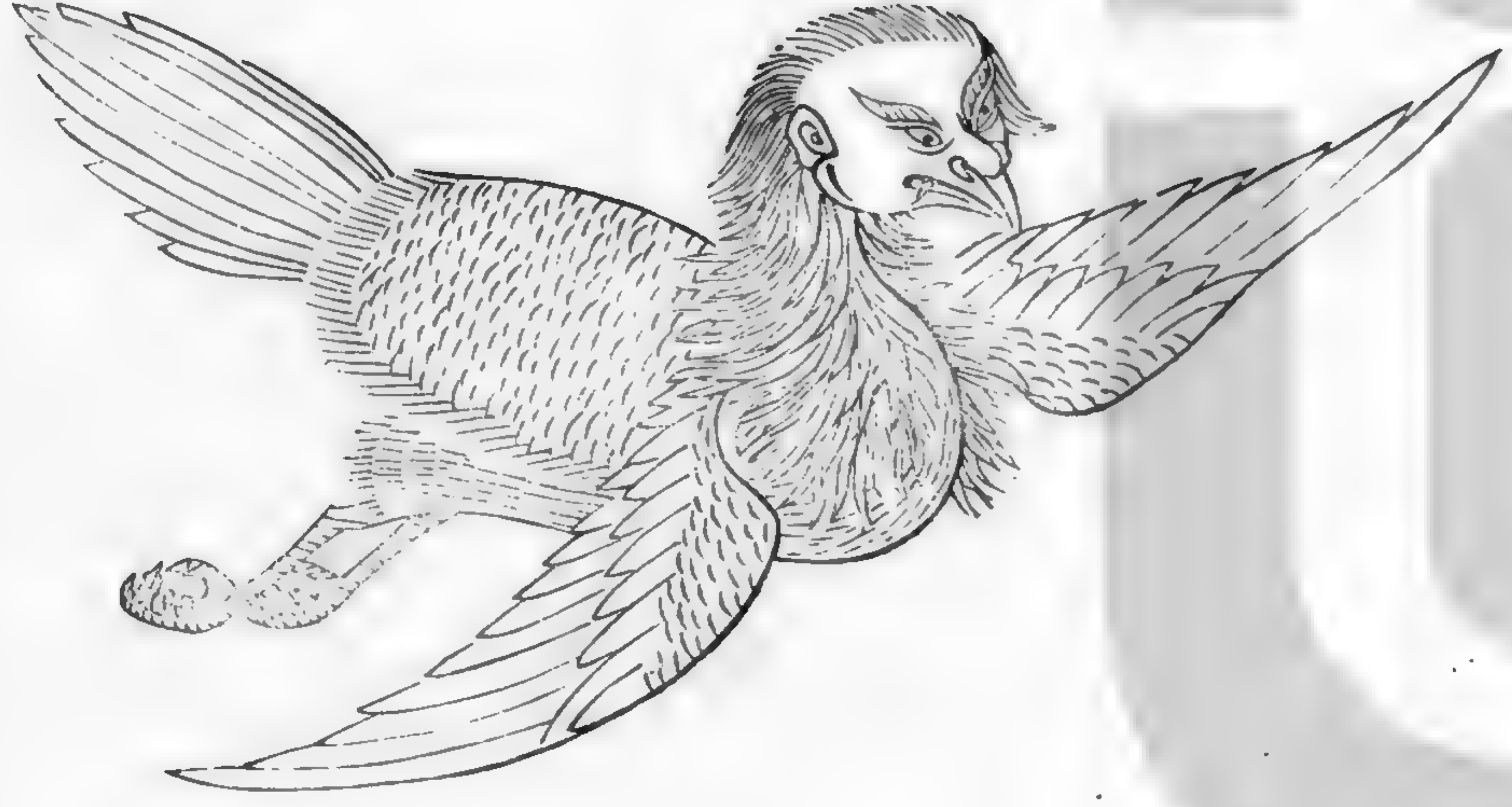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

任臣按彭儼五侯鯖云竦斯狀如雌雉見人則躍駢雅云竦斯當扈皆雉屬也

鵥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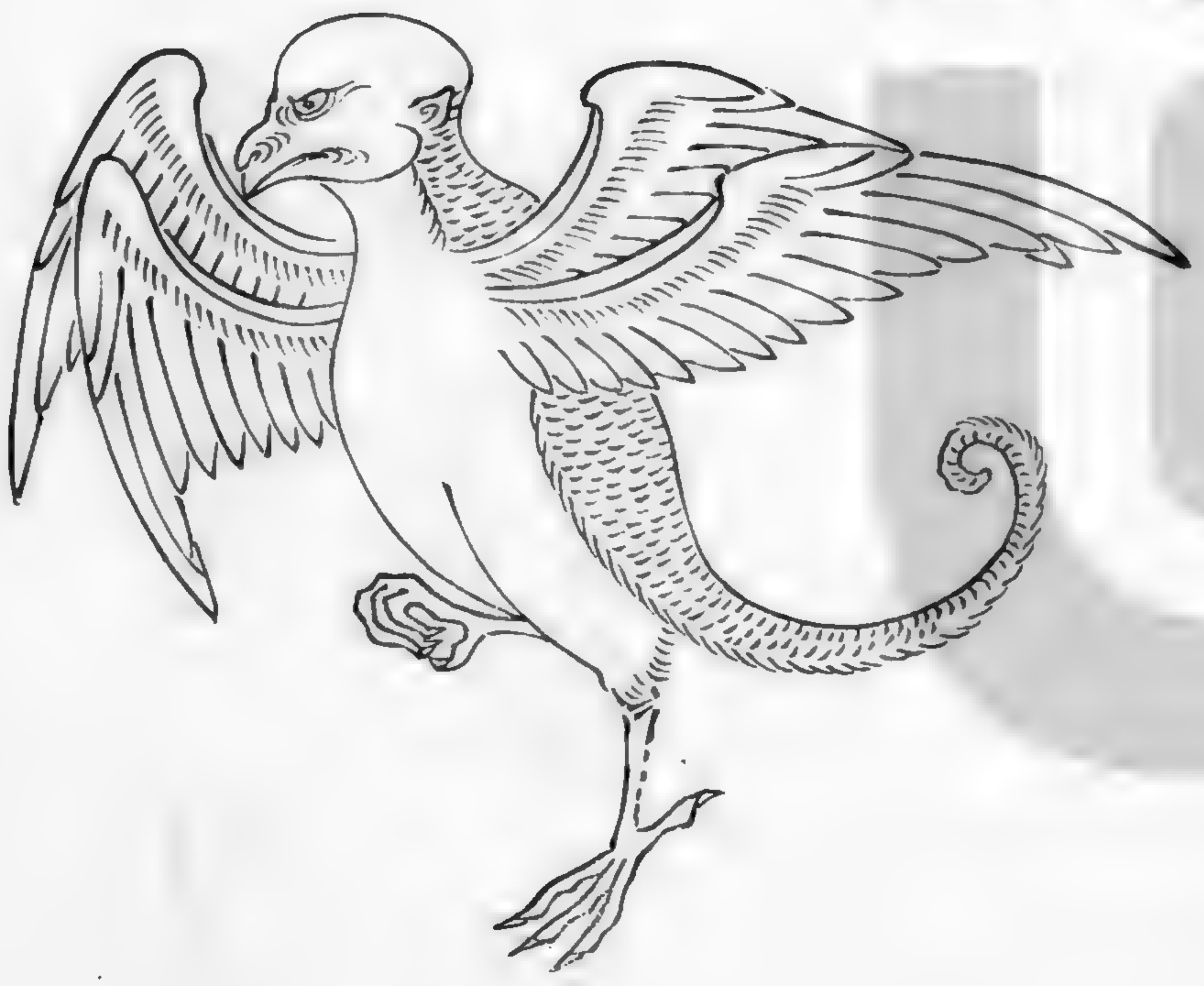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北囂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䳺鶥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

郭曰般冒兩音或作夏也暍中熱也音謁　任臣按孫愐唐韻䳺鶥異鳥人面圖贊曰禦暍之鳥厥名䳺鶥昏明是互晝隱夜覿物貴應用安事鸞鵠釋義云䳺鶥一作斑猫程艮孺曰䳺鶥乜渴鵂鶹無臥

囂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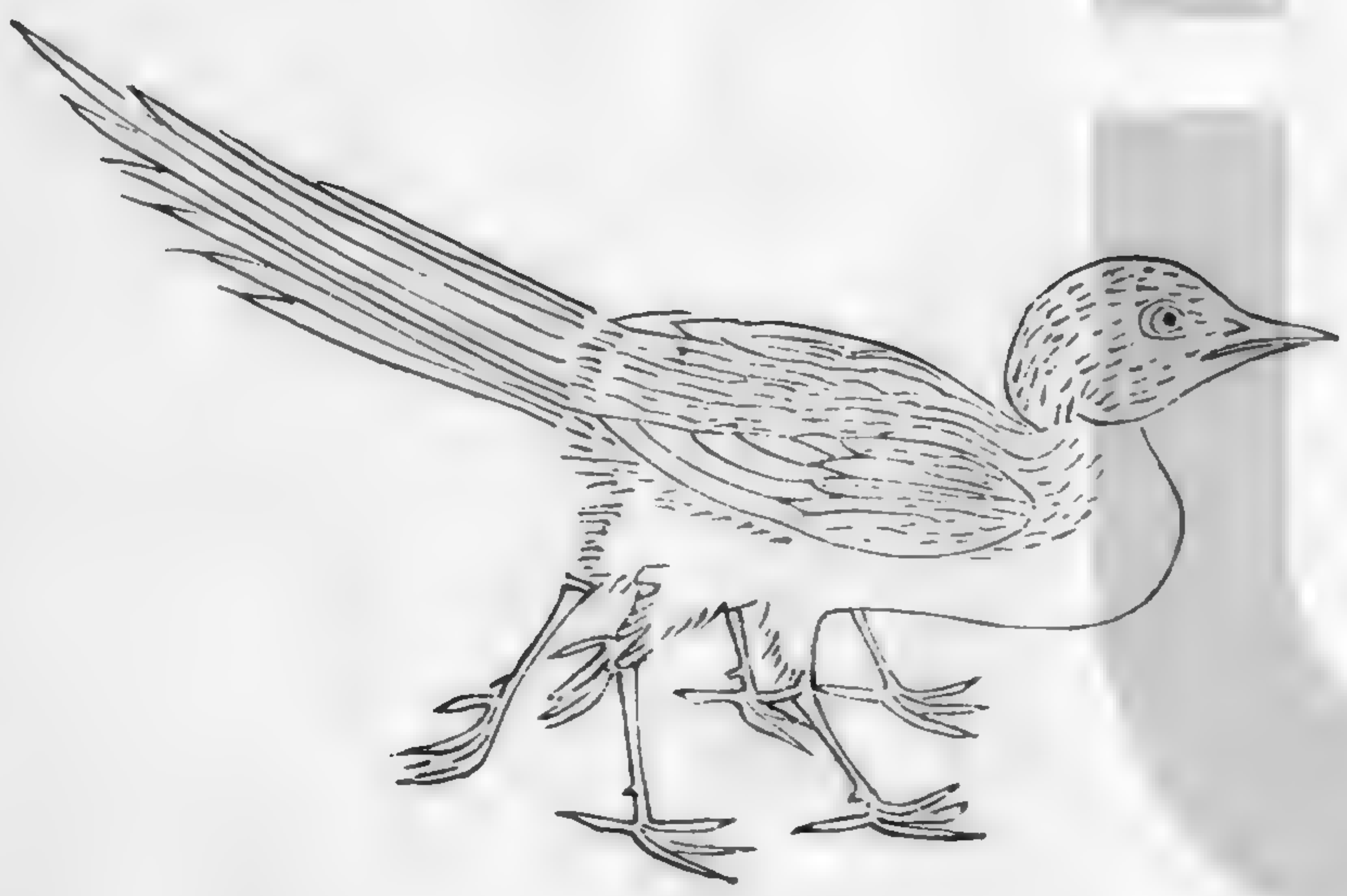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梁渠之山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郭曰夸父或作舉父止衕治洞下也

鵸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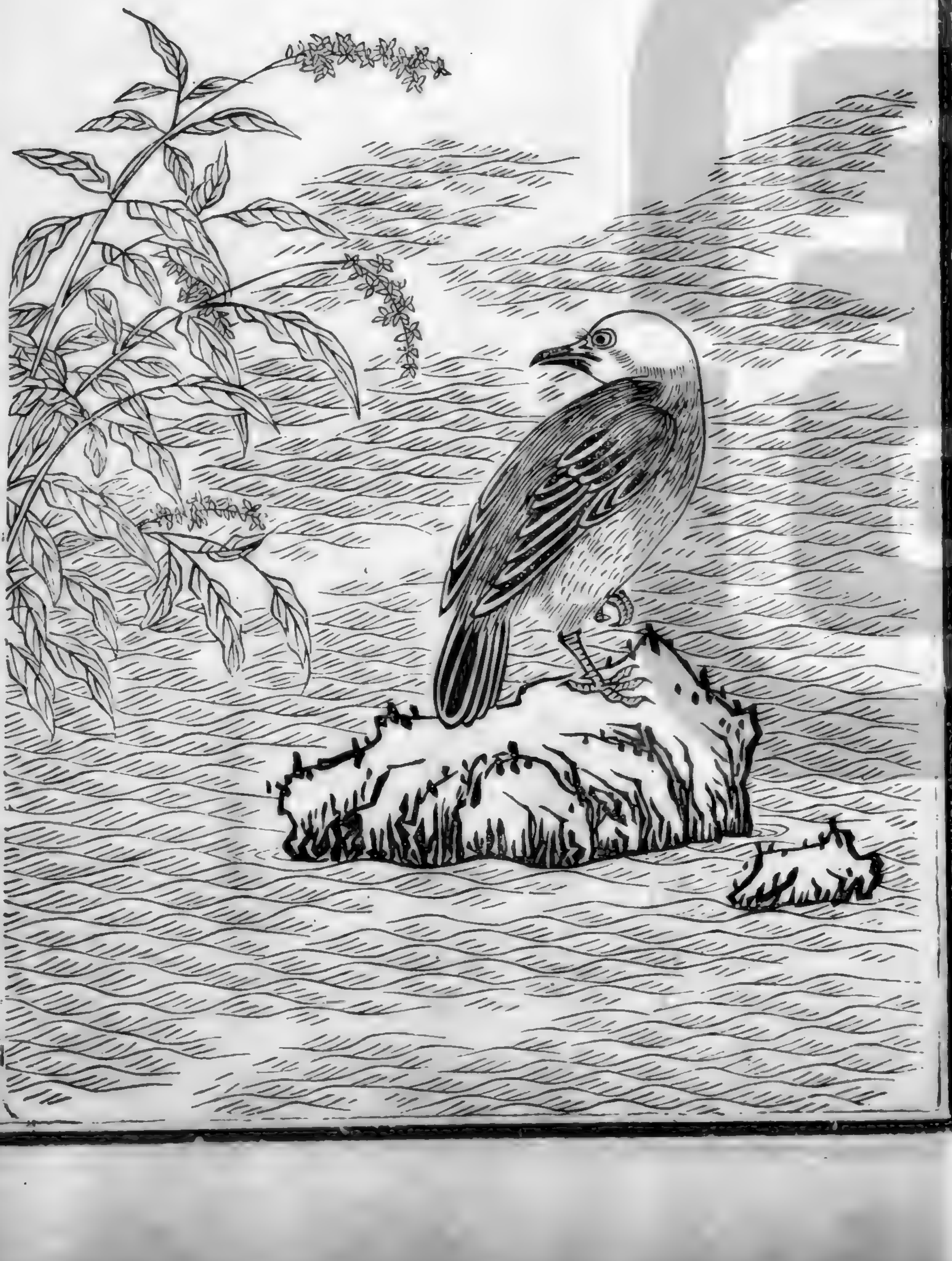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鷶是善驚其鳴自詨

郭曰今吳人謂呼爲詨　任臣按元覽云鸓四足鷶六足顧起元帝京賦曰三目之鷶五工之[illegible]蓋謂此也

鶌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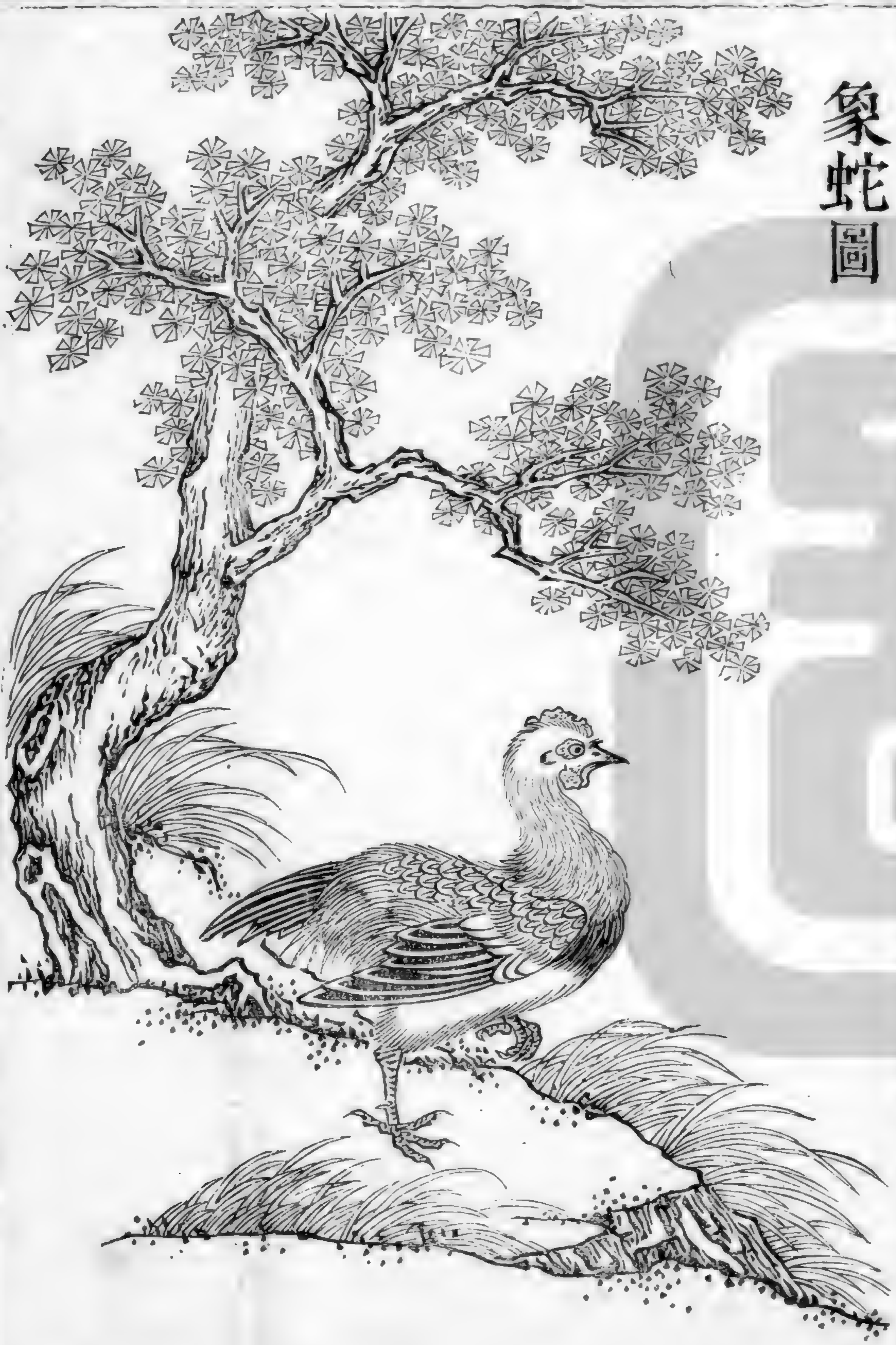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馬成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其鳴自詨食之不饑可以已寓

郭曰屈居二音寓未詳或曰猶誤也　任臣按駢雅曰鶌鶋屈居皆烏屬也圖贊曰鶌鶋如烏青身黃足食之不饑可以辟穀內厥惟珍配彼丹木

象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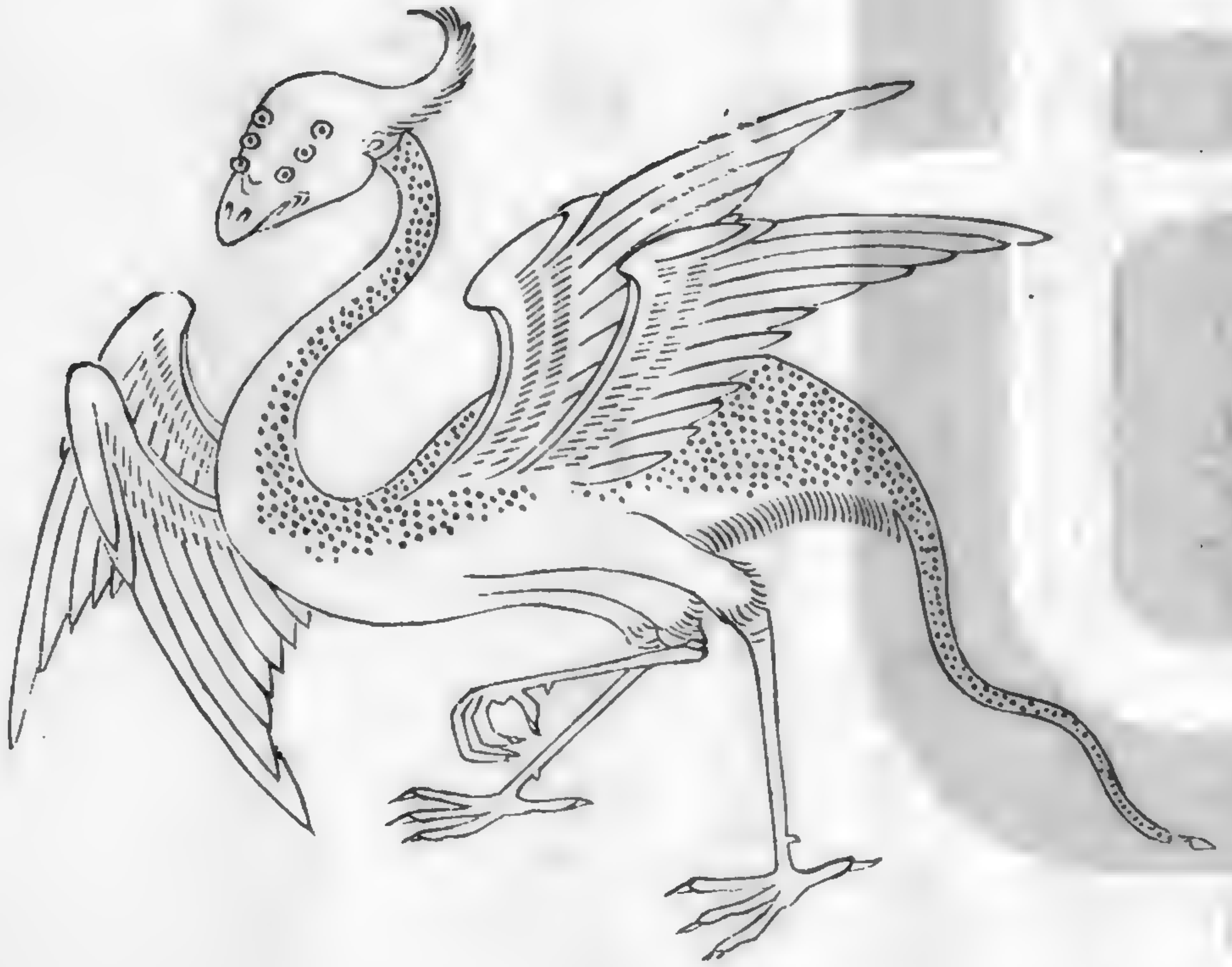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

酸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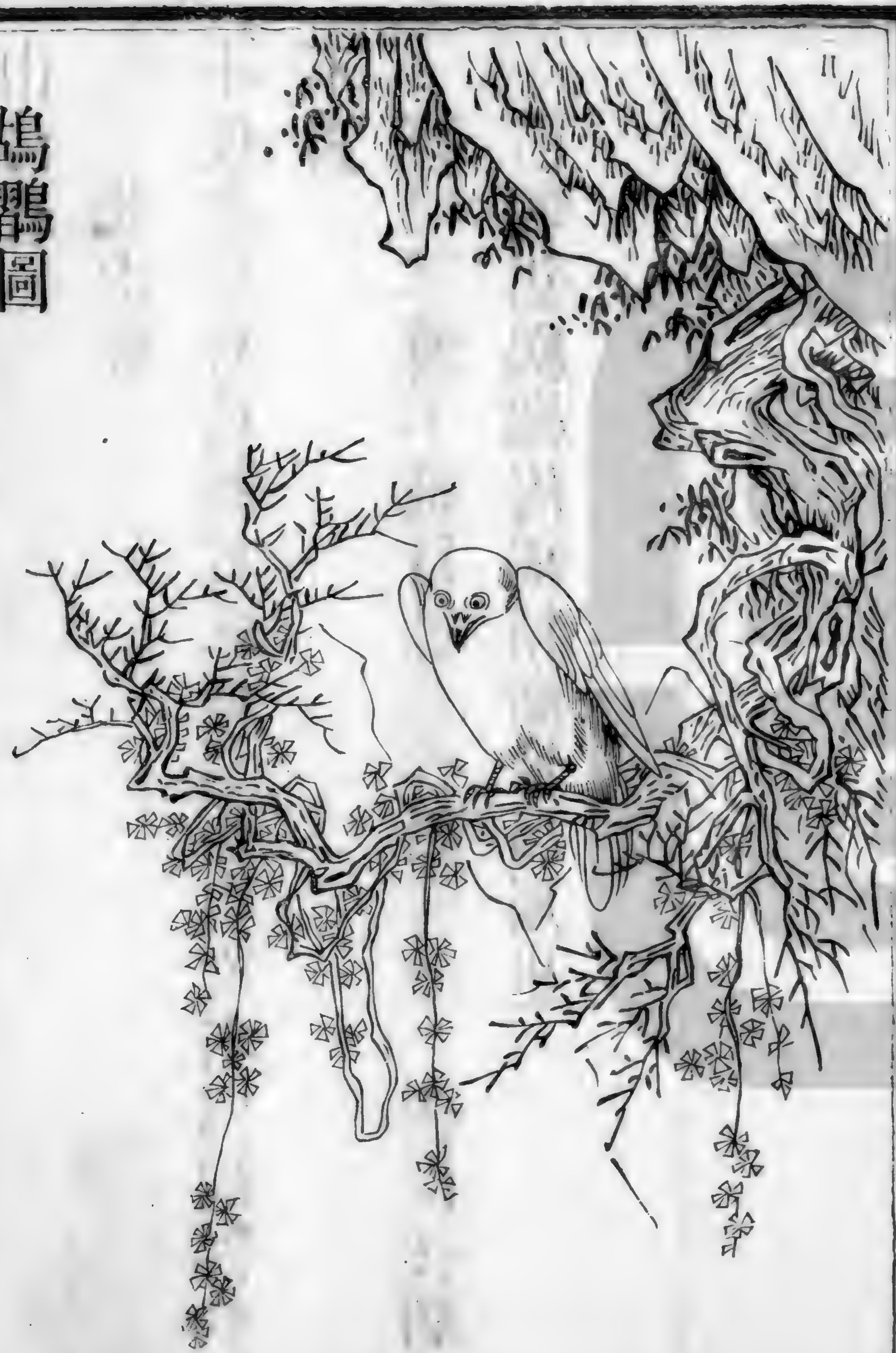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郭曰或云食之不醉　任臣按駢雅曰酸與三足元覽云三足之鳥有酸鶌與焉卽此也事物紺珠云酸與如蛇四翼六目三足程良孺曰善芳令人不寐酸與令人不醉圖贊曰景山有鳥稟形殊類厥狀如蛇腳三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醉

鴣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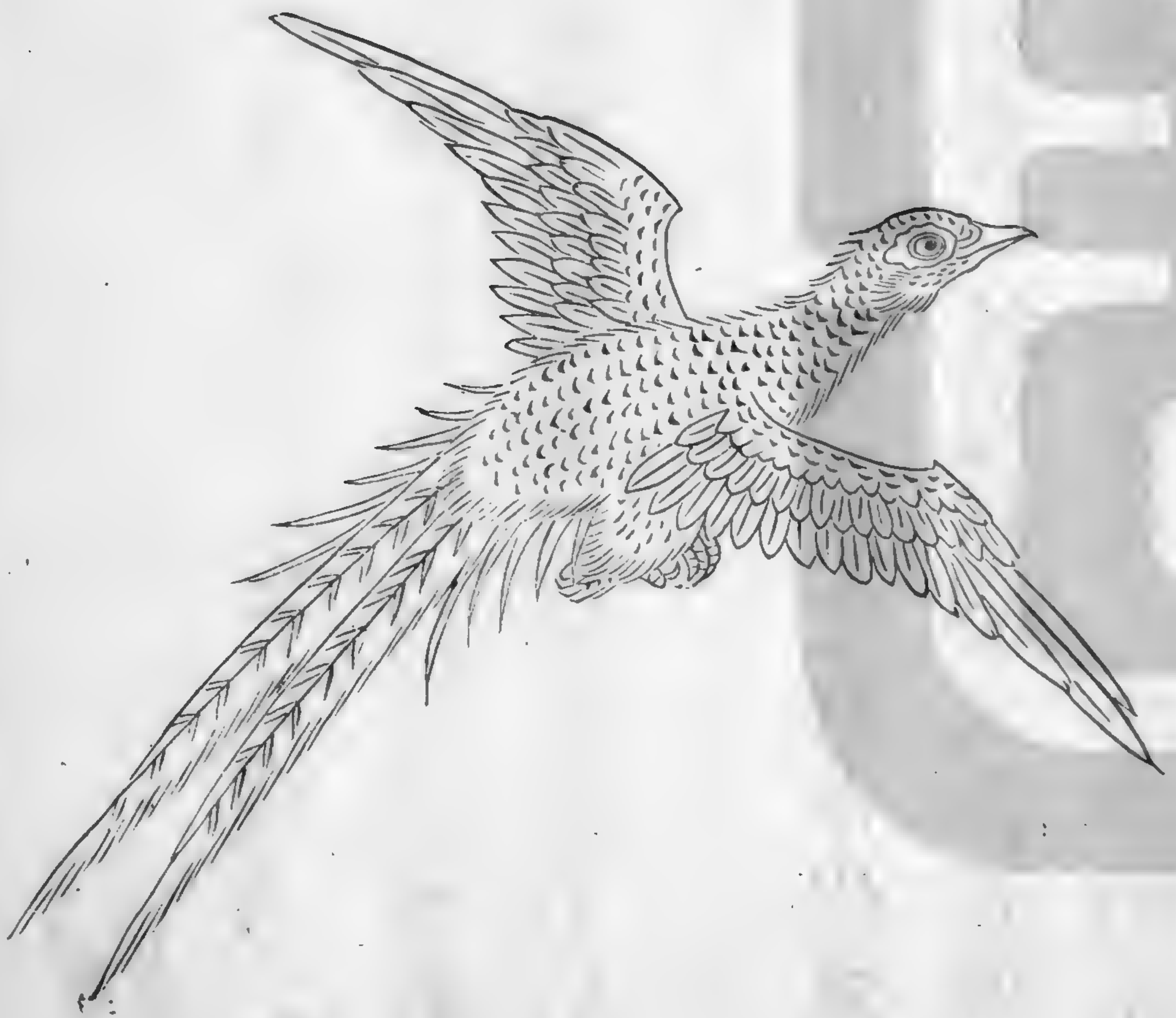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北山經

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食之不灂

郭曰不灂不瞧目也或作𥌓音醮　任臣按駢雅曰鶁鶄鷵鶥鴣鸐精衞皆烏屬也

精衞圖



山海經

北山經

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任臣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一名誓鳥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俗名帝女雀學海注云赤帝之女姜姓爲精衛在上黨發鳩山博物志云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五侯鯖曰精衛無雄偶海燕而生圖贊曰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沉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塡波害王氏釋義云炎帝少女化精衛猶蜀帝化杜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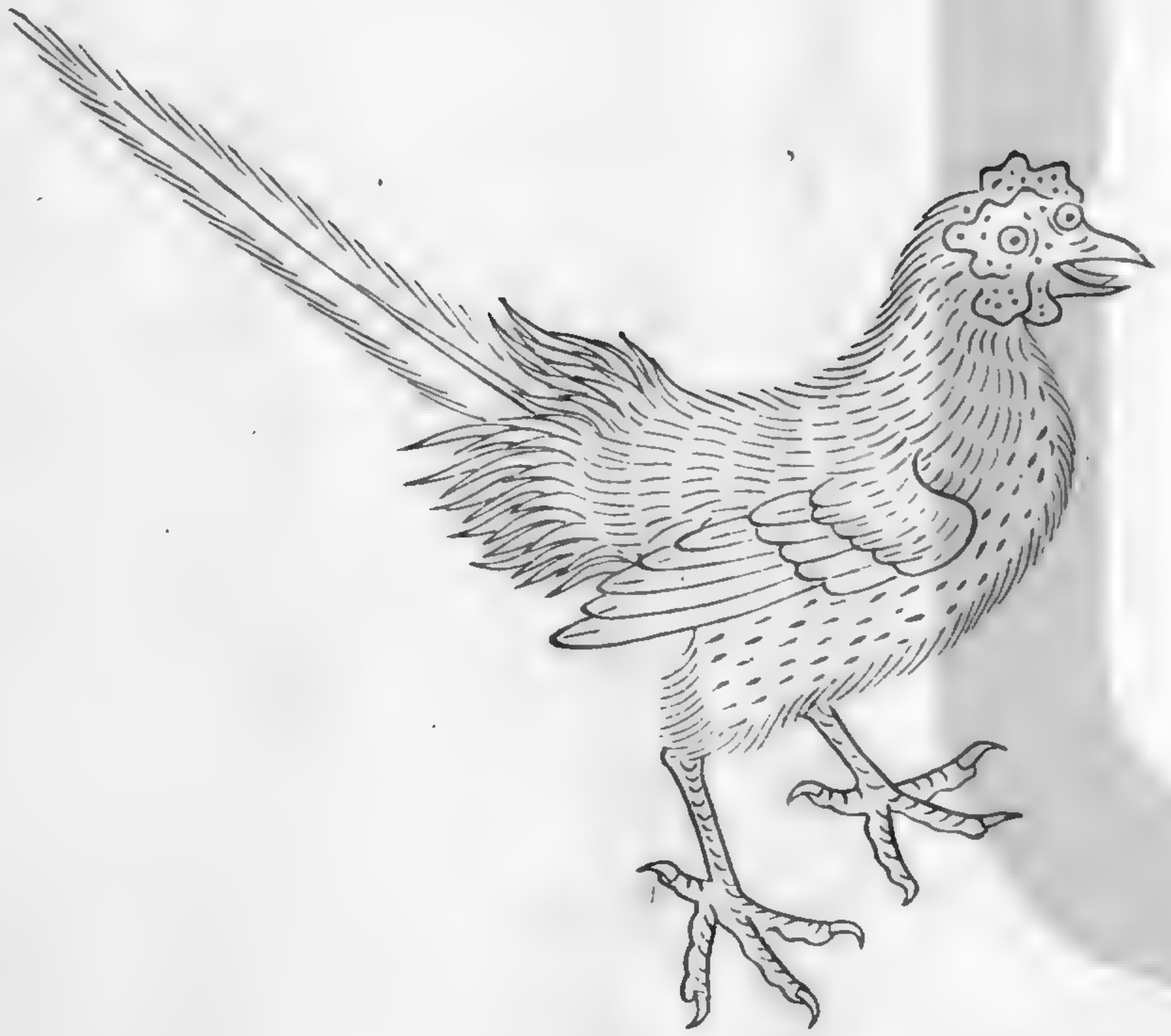
述異記

精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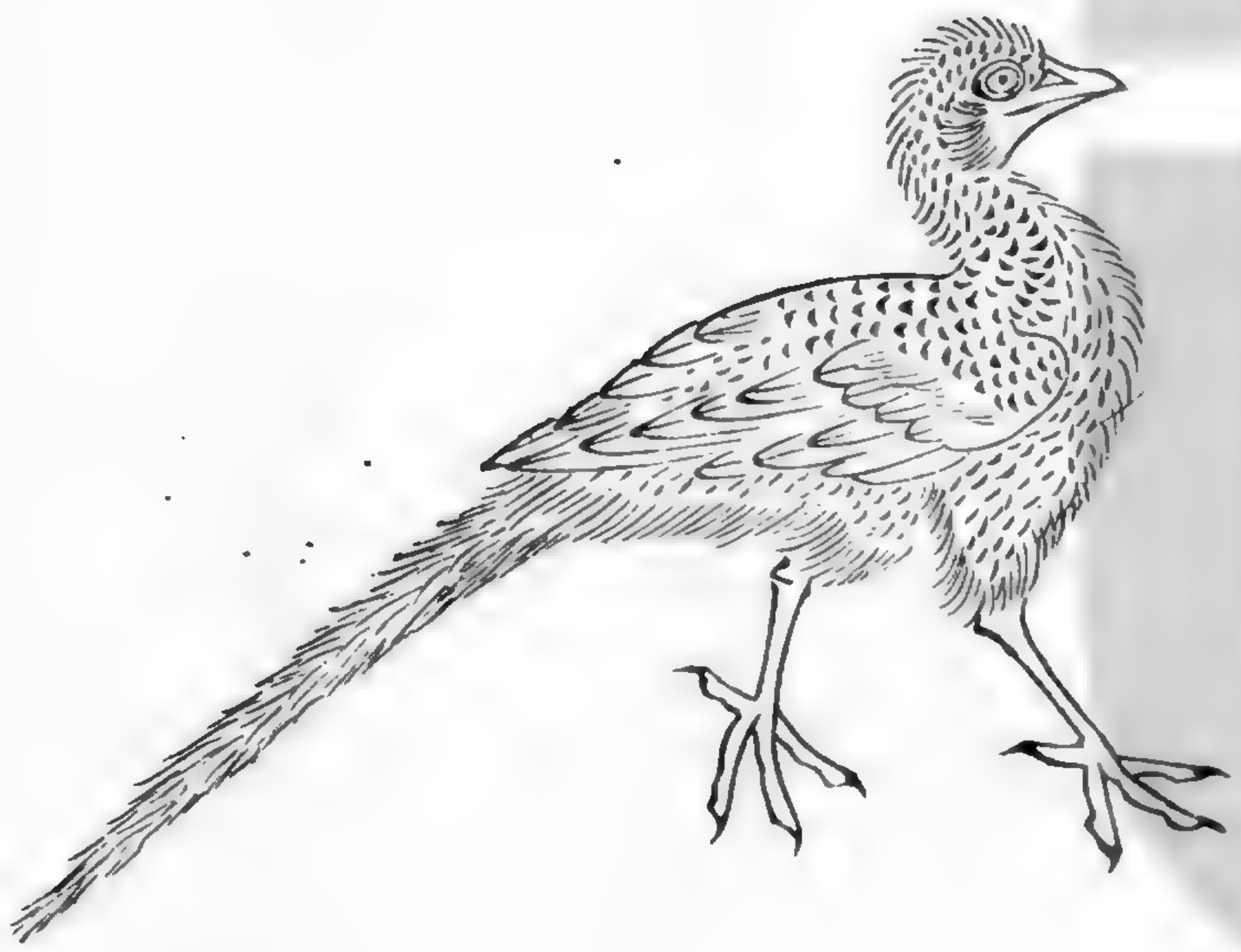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

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市一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蚩鼠圖



絜鉤圖



山海經

東山經

栒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鼠毛其名曰䖪鼠見則其邑大旱

任臣按駢雅曰䖪鼠鷄屬也事物紺珠云䖪鼠如鷄鼠毛篇韻作鷔字彙作[illegible]圖贊曰䖪鼠如鷄見則旱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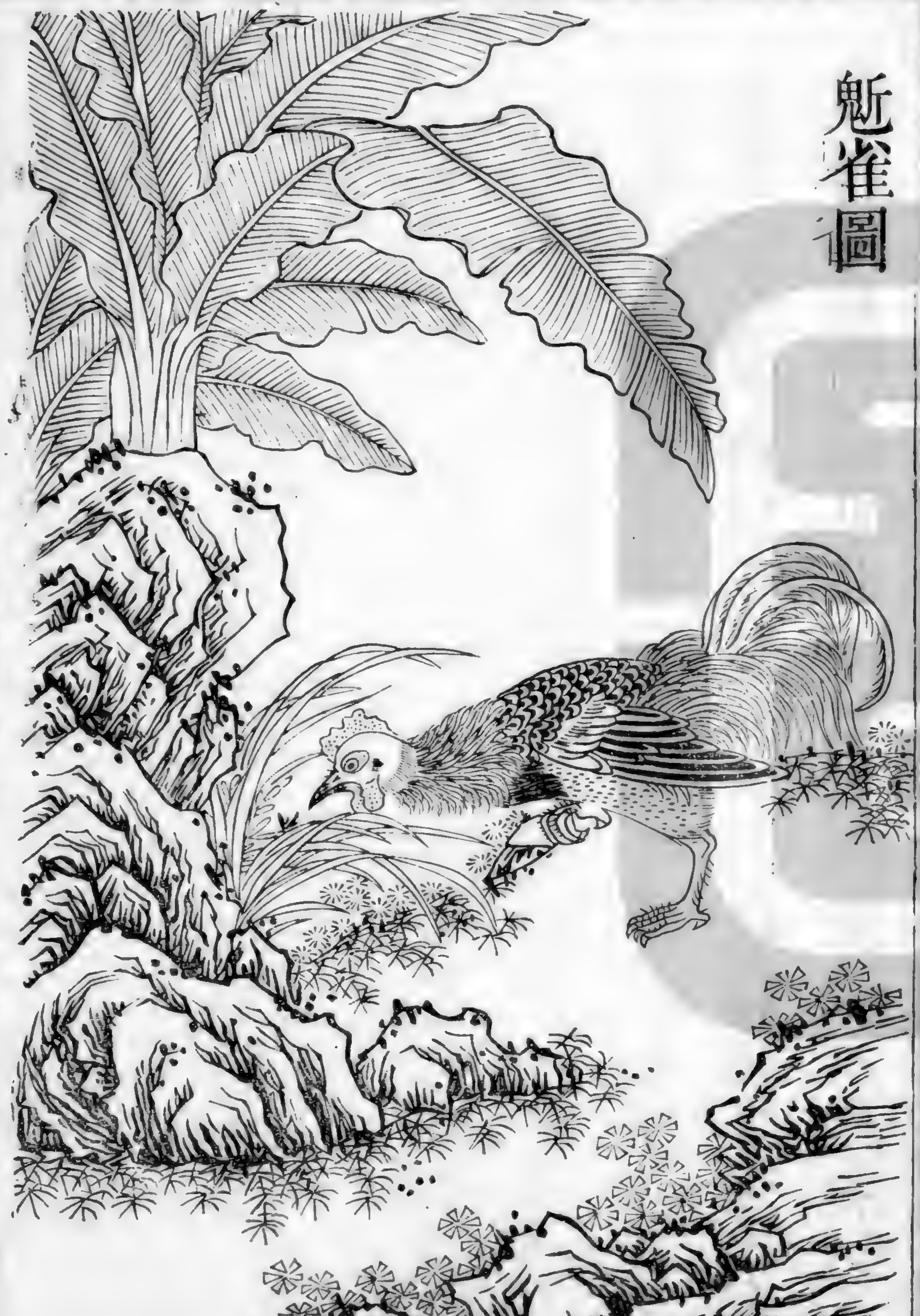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硜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任臣按圖贊曰絜鉤似鳧見則民悲劉會孟曰海鳧毛見則天下大亂斯鳥亦海鳧類

鬿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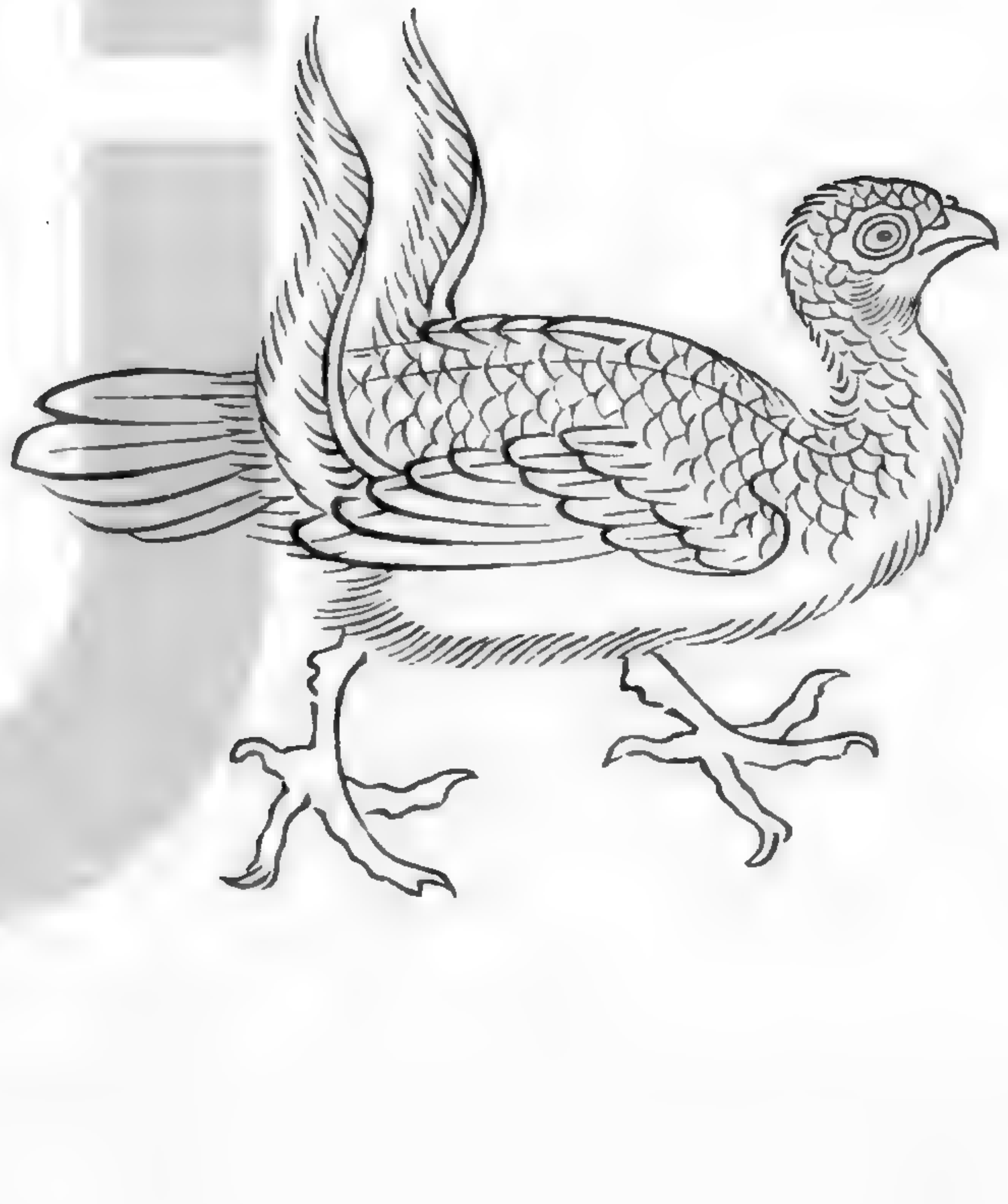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東山經

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任臣按天問云鬿堆焉處王逸注鬿堆奇獸也柳子天問云鬿雀在北號惟人是食楊萬里注堆當爲雀王逸註誤也王世貞續九辨云鬿堆佹佹而鼓翼謂此騈雅曰鬿雀食人鳥也篇海字彙引此復作鬿雀音桓非是圖贊曰猲狙狡獸鬿雀惡鳥或狠其體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擾之以道又李給諫筆記云崇禎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兎頭雞身鼠足味甚美犯其骨立死稽其形狀疑卽此鳥也

鴝鳥圖



爾雅

釋鳥

鴝頭鵁

（註）似鳧脚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疏）鴝一名頭鵁郭云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嫌讀爲鵁鶄之鵁故音之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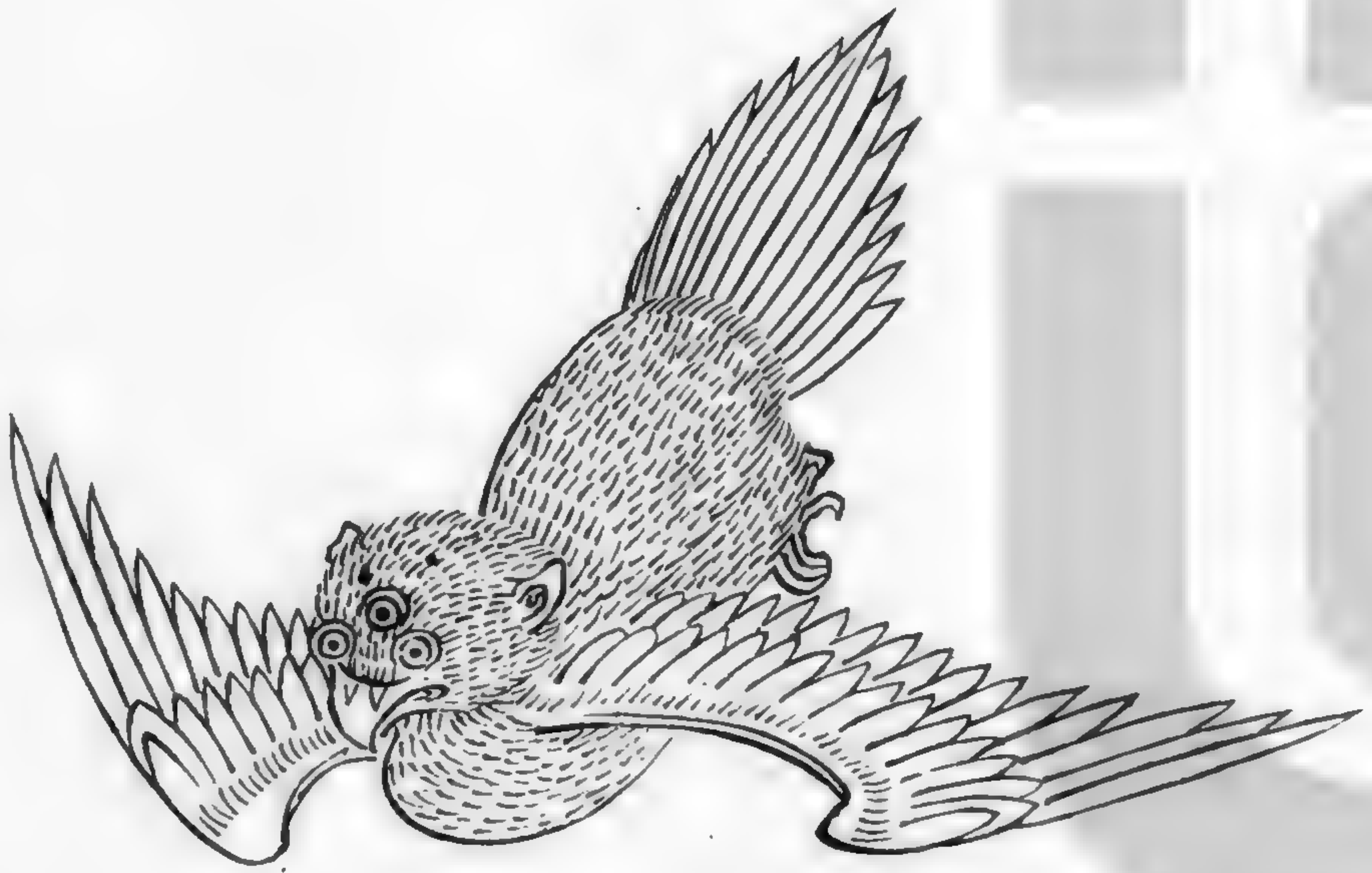
中山經

青要之山畛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中有鳥焉名

曰鴢其狀如鳧靑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郭曰音窈窕之窈朱淺赤也　任臣按爾雅鴢頭鵁一作鴢按卽此也江東謂之魚鵁張萱彙雅曰鴢鳥類鴨而有文彩不能行多淵野鴨羣中浮游又按文獻通考建炎二十七年鄱陽有妖鳥鳧身雉尾長喙方足赤目止於民屋疑是此鳥不知者以爲妖也圖贊曰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旣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蕃育

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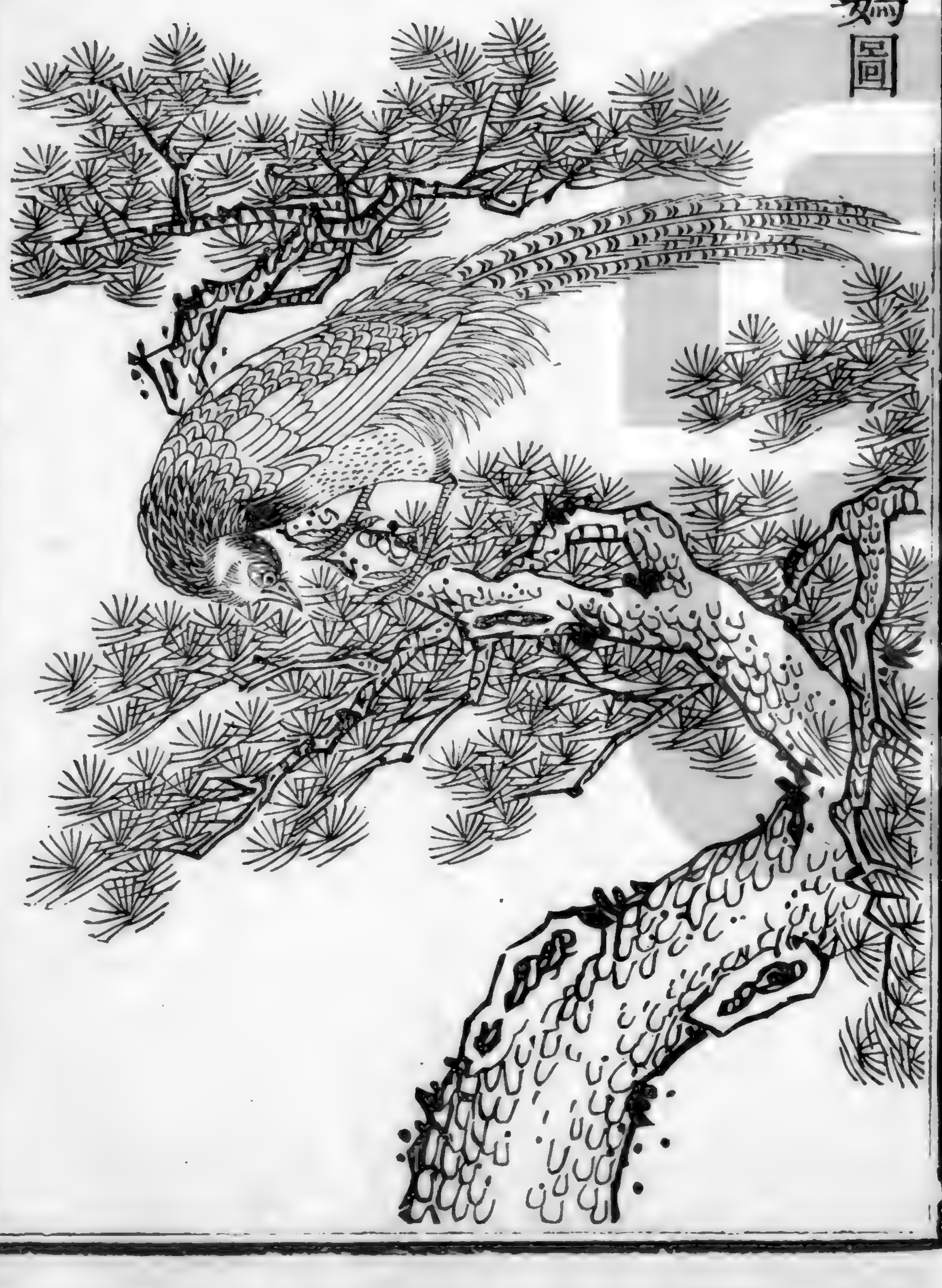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首山多䲦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

郭曰䲦音鈦墊未聞　任臣按字彙引經云䲦鳥狀如梟音地从犬从鳥又曰䲦似鳥三目有耳音如豕食之亡熱音代从鳥从大彼此互有異同未識所據也明獻帝江漢賦鷙一足而䲦三目兮本此

鴒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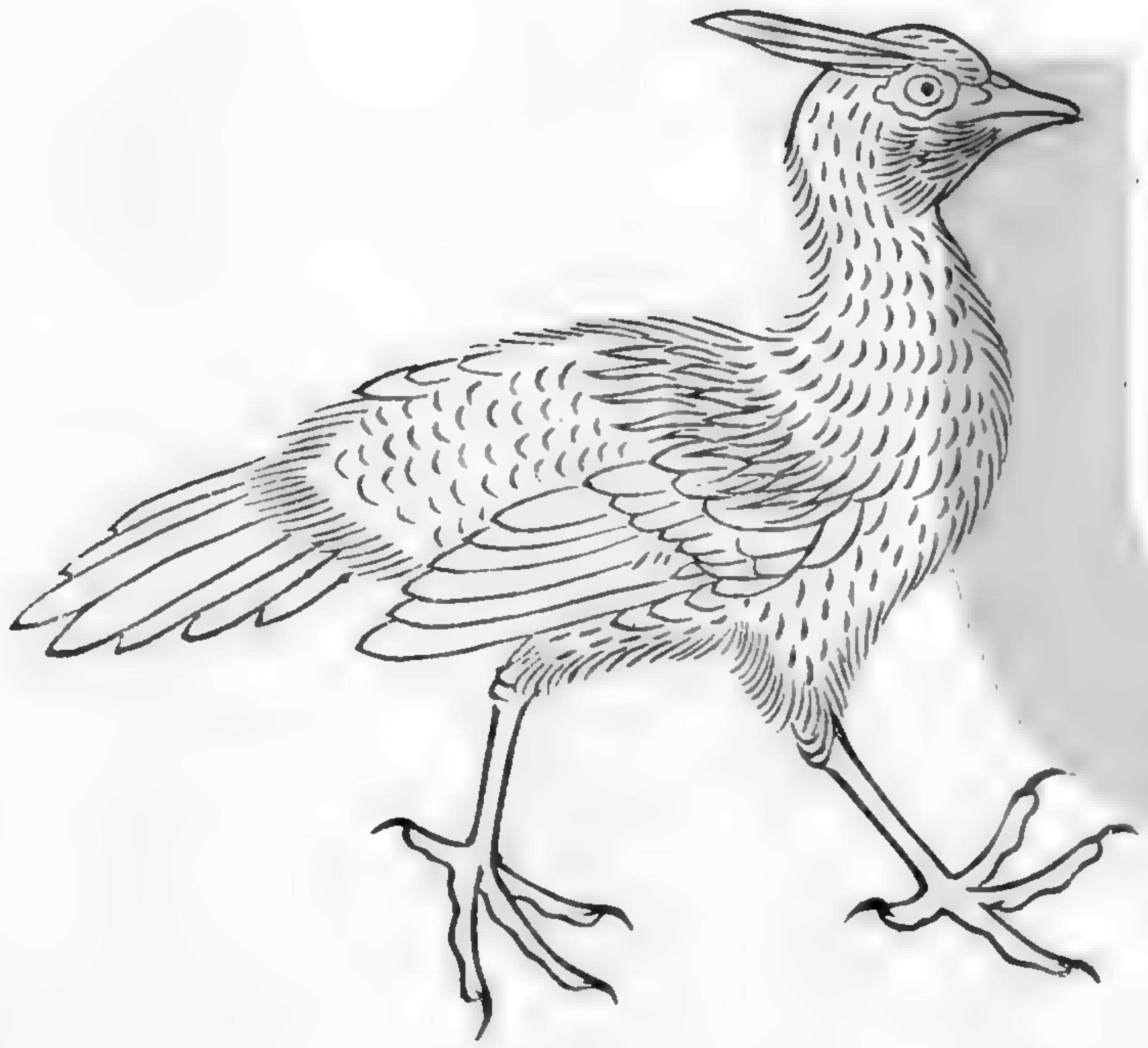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廆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䴋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郭曰鈴要二音　任臣按駢雅曰鴒渠鴒䴋山雞屬也睿宗江漢賦云鱵似魚而䴋似雞兮鼈入泇而爲蛤

竊脂圖



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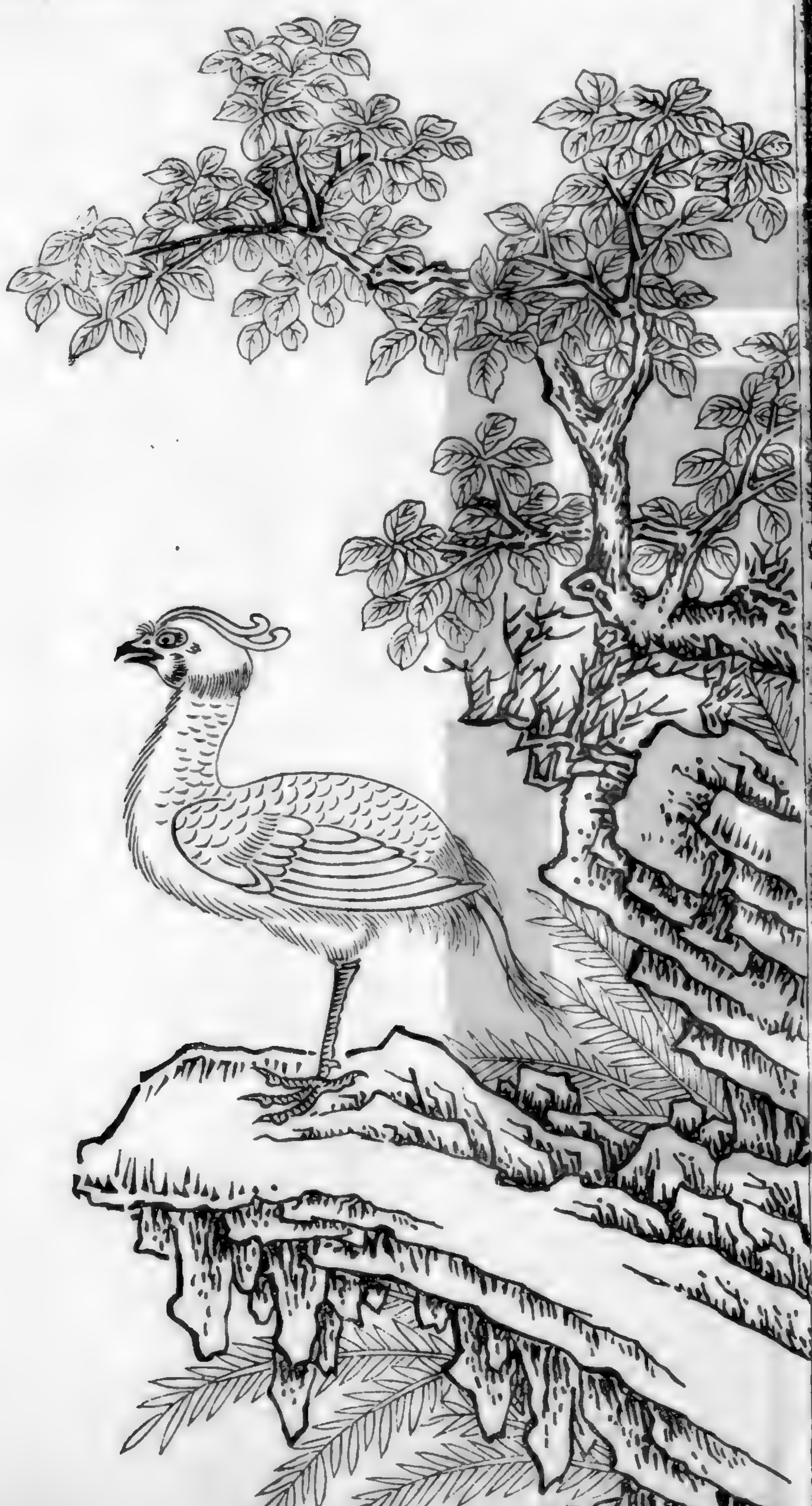
中山經

崌山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

郭曰今呼小青雀曲嘴肉食者爲竊脂疑此非也

任臣按竊脂有三種九扈中竊元竊黃竊脂竊訓淺言淺白色也小雅交交桑扈乃今青雀好竊脂肉者若此之赤身白首自與二種迥別不得以名之偶同混爲一也

跂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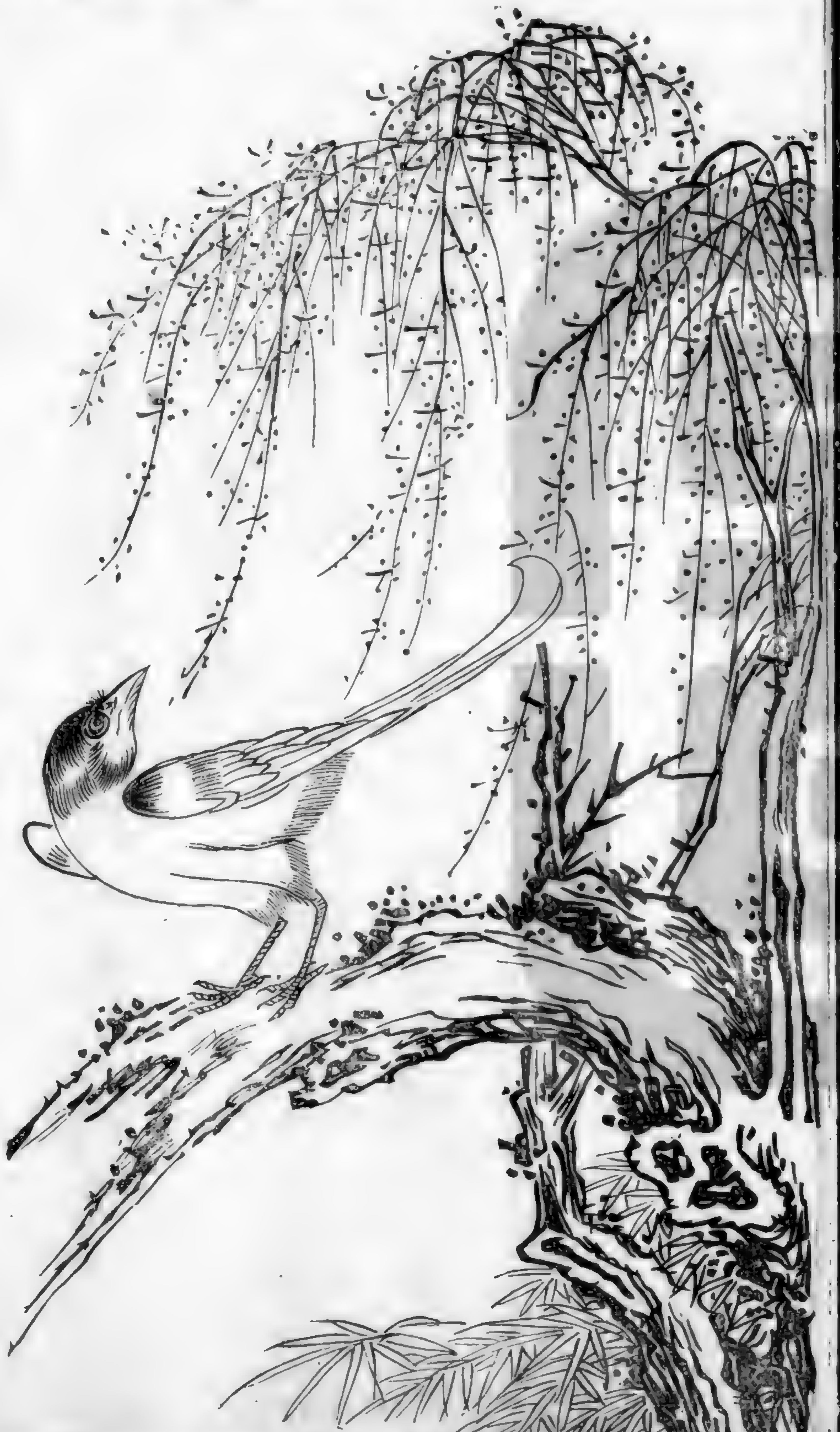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

郭曰銘曰跂踵之鳥一足似夔不爲樂興反以來悲　任臣按元覽曰一足之鳥有橐蜚焉有跂踵焉有畢方焉有商羊焉駢雅云絜鉤跂踵兆疫鳥也圖贊曰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咎實爲病媒

嬰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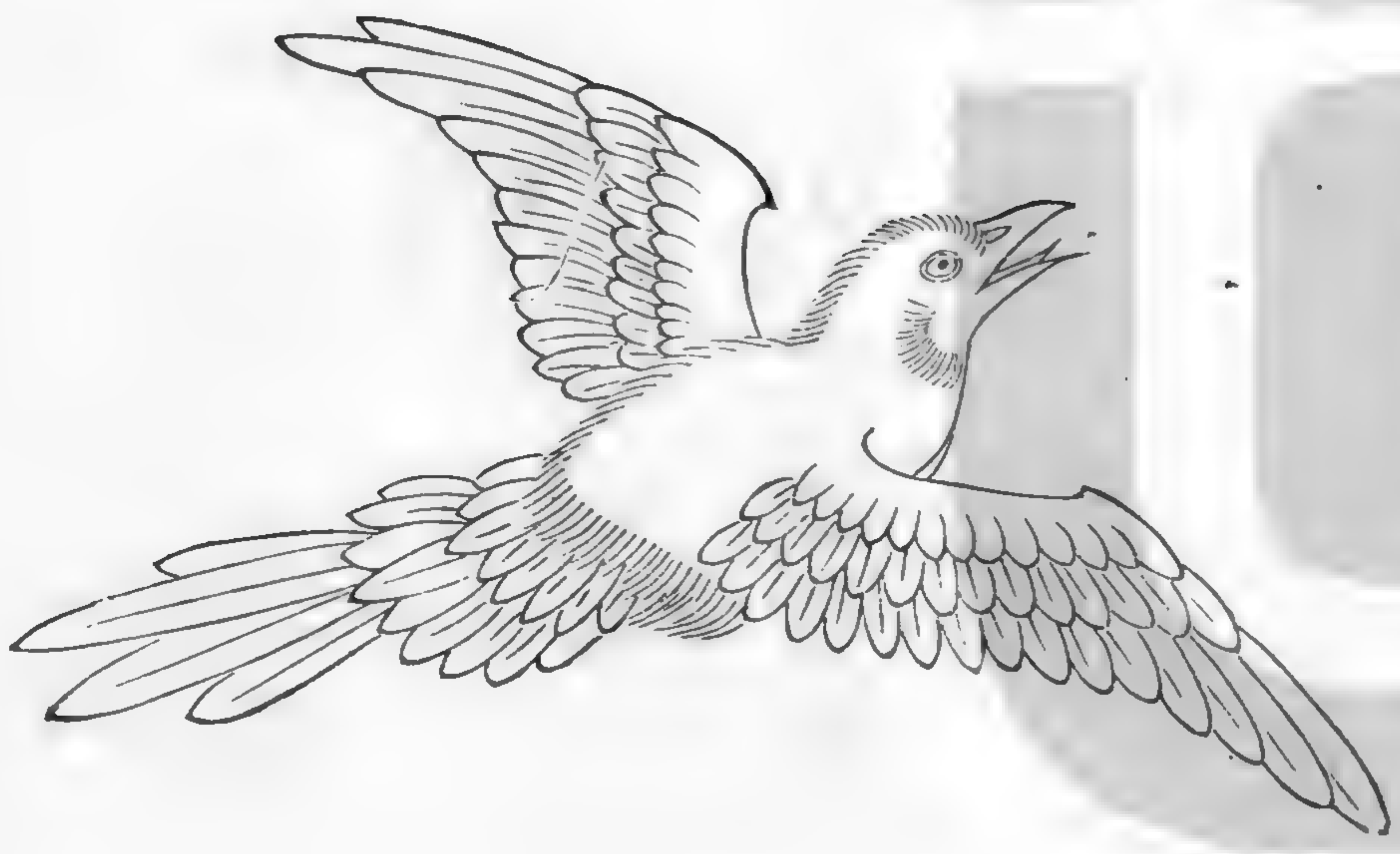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郭曰勺似酒勺形　任臣按事物紺珠云嬰勺如鵲目喙赤身白尾若勺駢雅曰嬰勺鵲屬也圖贊曰支離之山有鳥如鵲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

青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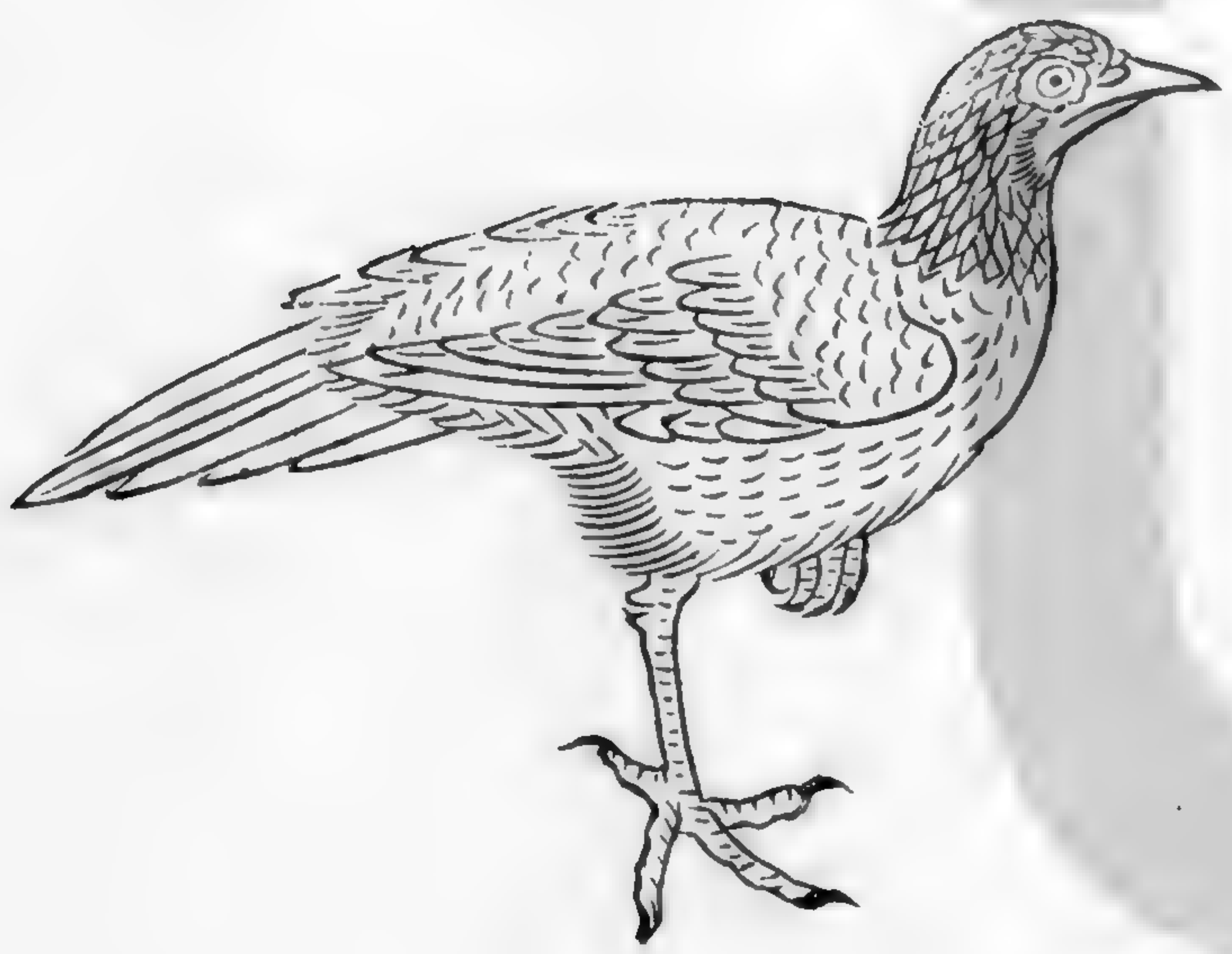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堇理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任臣按事物紺珠曰青耕如鵲青身喙首尾皆白駢雅曰青耕肥遺禦厲鳥也讀書考定云寓辟兵青耕辟疫

鳴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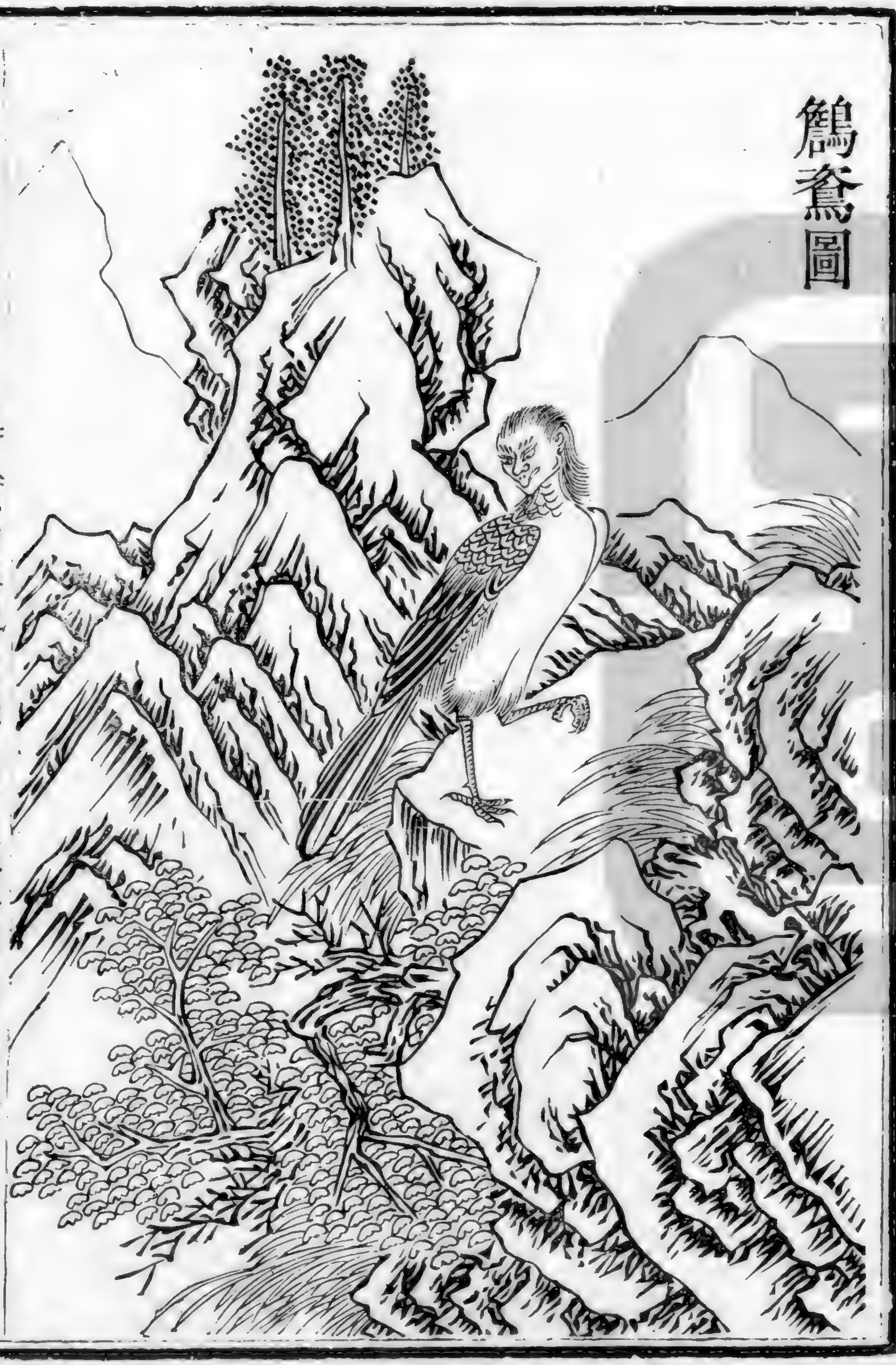
山海經

中山經

丑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䲹鵌可以禦火

任臣按駢雅曰䲹鵌禦火鳥也

䲹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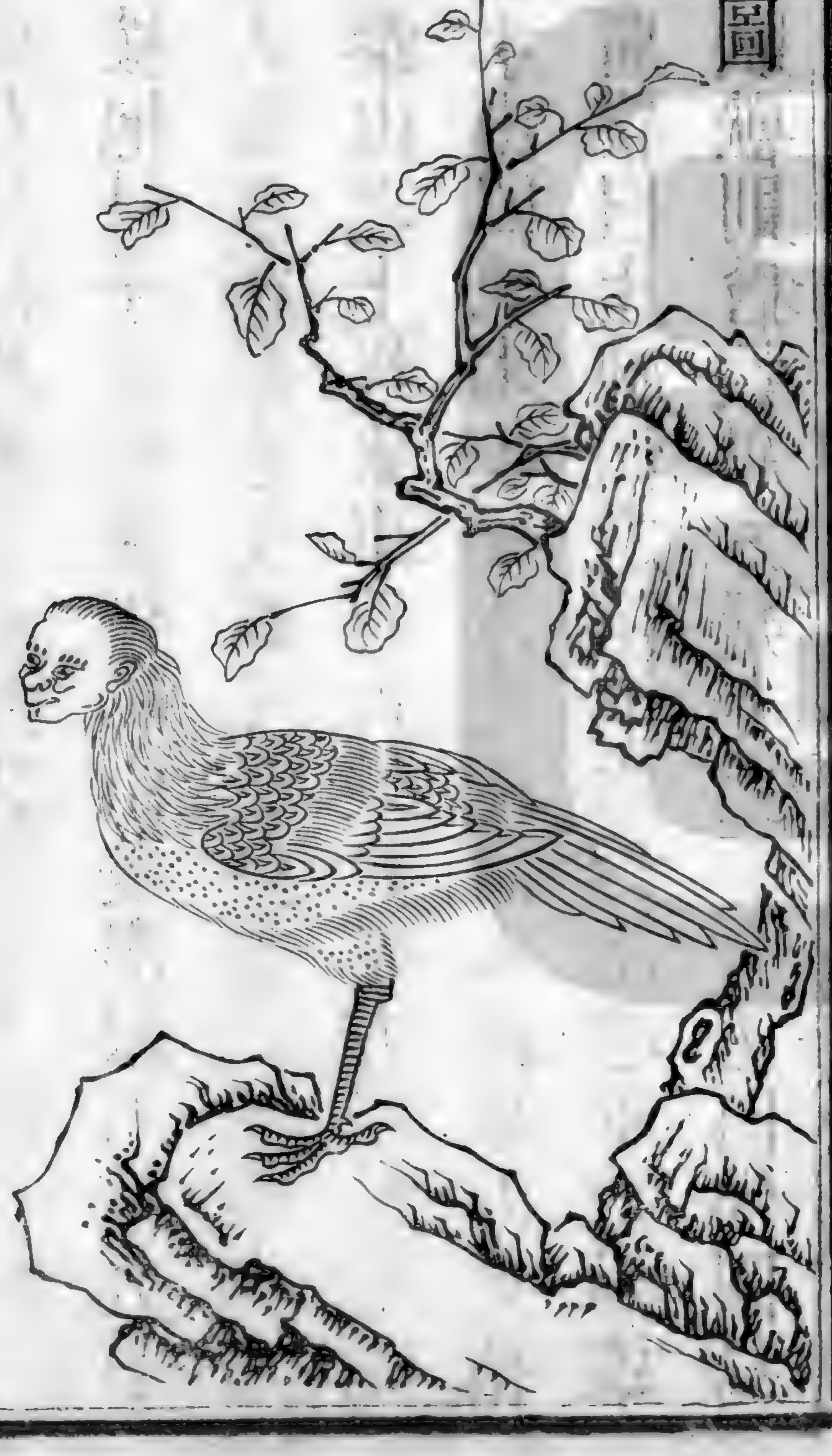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海外西經

鵹鳥鶬鳥其色青黃所經國亡在女祭北鵹鳥人面居山上

郭曰此應禍之鳥卽今梟鵂鶹之類　任臣按圖贊曰有鳥青黃號曰鶬鵹與妖會合所集禍至類則梟鶹厥狀難媢按篇海云鵹鳥鵂鶹別名今云人面似不類

畢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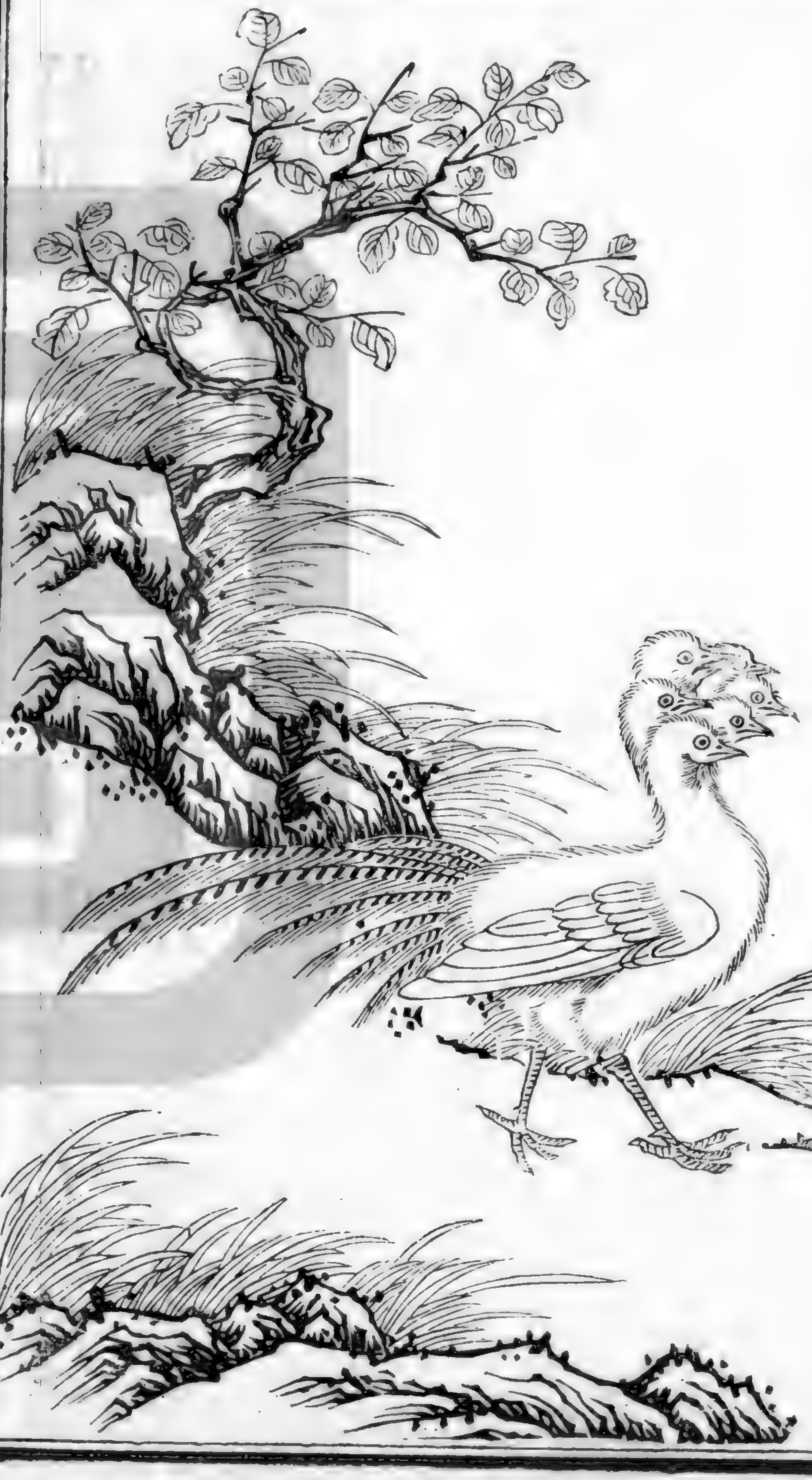
山海經

海外南經

羽民國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爲鳥人面一脚

任臣按抱朴子云枯灌化形山夔潛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即斯鳥也又韓子載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淮南子云水出罔象木生畢方異林曰木精畢方火精遊光廣雅曰土神謂之羵羊木神謂之畢方揚雄蜀都賦獸則猶豰畢方疑非此劉會孟曰佛國鳥頻伽亦人面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亦人面鳥喙一足名曰青鸐其聲似鐘磬笙竽又鴅鳥鶩鳥槖𩇯鳧徯皆人面禽也與此類

鸀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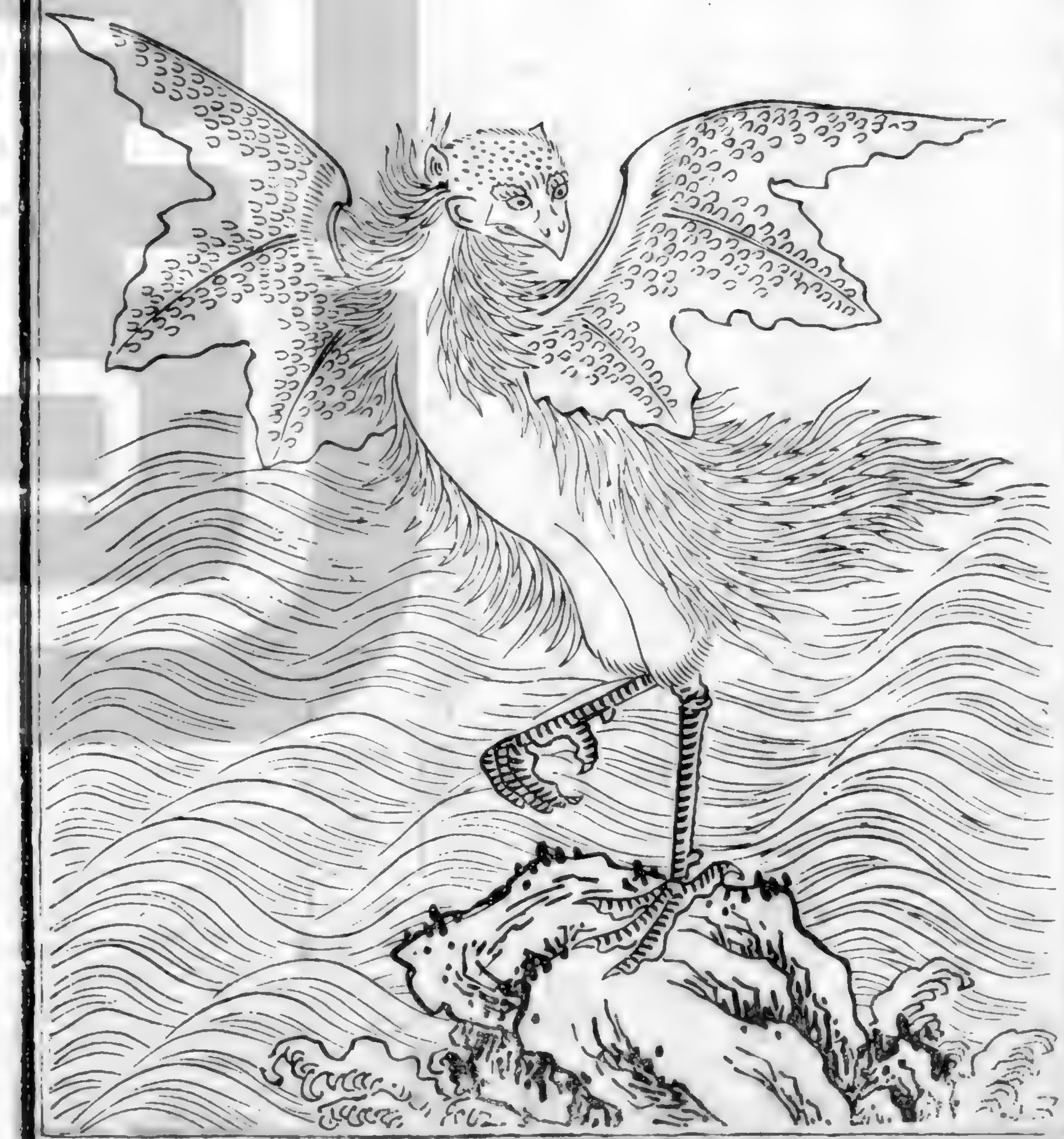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大荒西經

有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鸀鳥

任臣按元覽云互人有六首之鸀集韻曰氐人國有青鳥赤足六首曰鸀又鳿鳥亦名鸀爾雅鸀山烏是也又南康記石室山有鳥形色鮮潔自愛毛羽若隻者則照水悲鳴亦名鸀此名同而實異者且音蜀不音觸似更爲一種

鵬圖



莊子

逍遙遊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大小之辨也

列子

殷湯篇

終髮北之北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淮南子

說林訓

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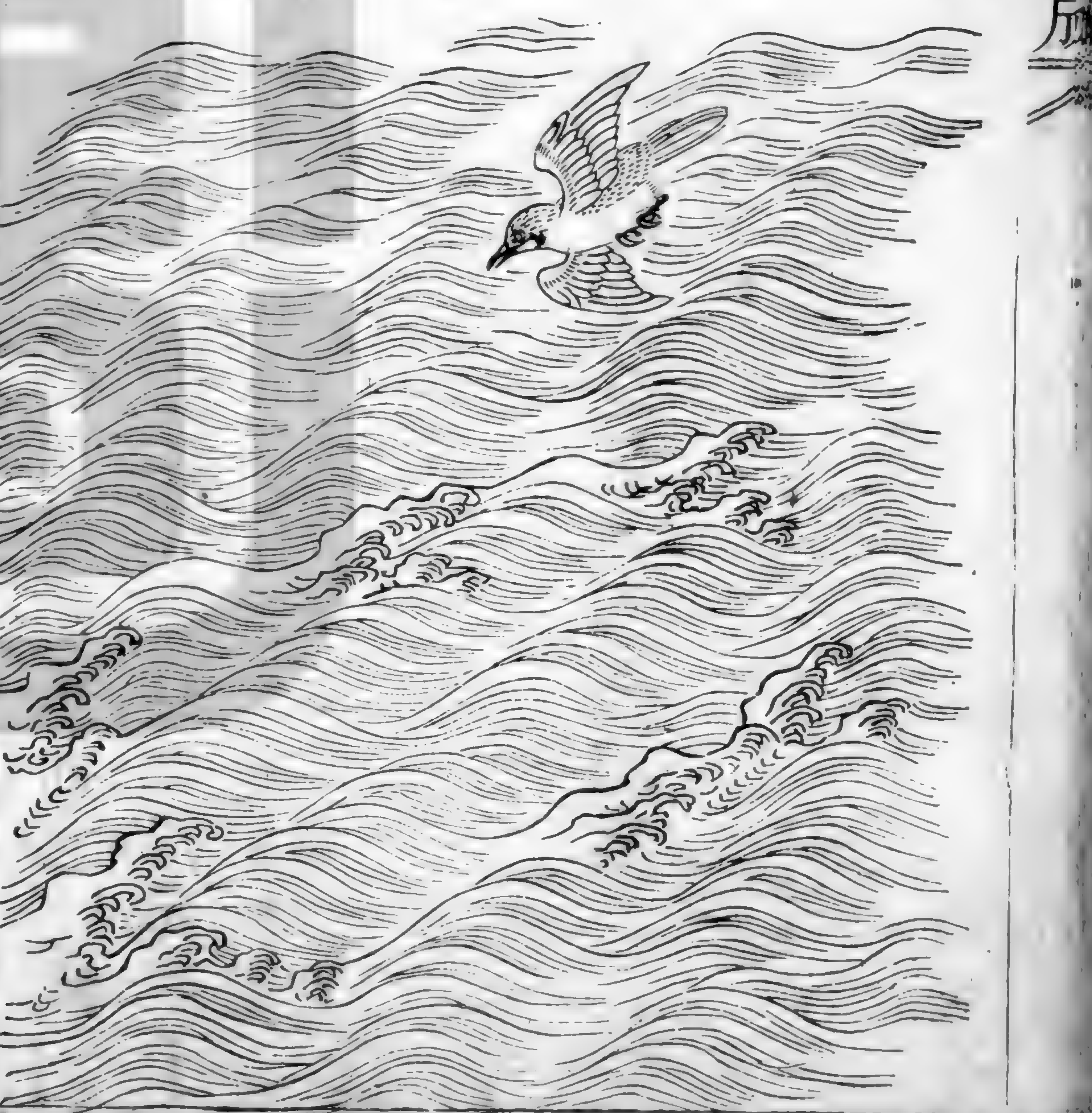
注　大鵬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按沸波諸儒皆以爲鷫鸘注獨以爲大鵬恐未確姑存之以備考訂）

正字通

大鵬

鵬音朋大鳥梵書伽樓羅此言大鵬金翅鳥

嗽金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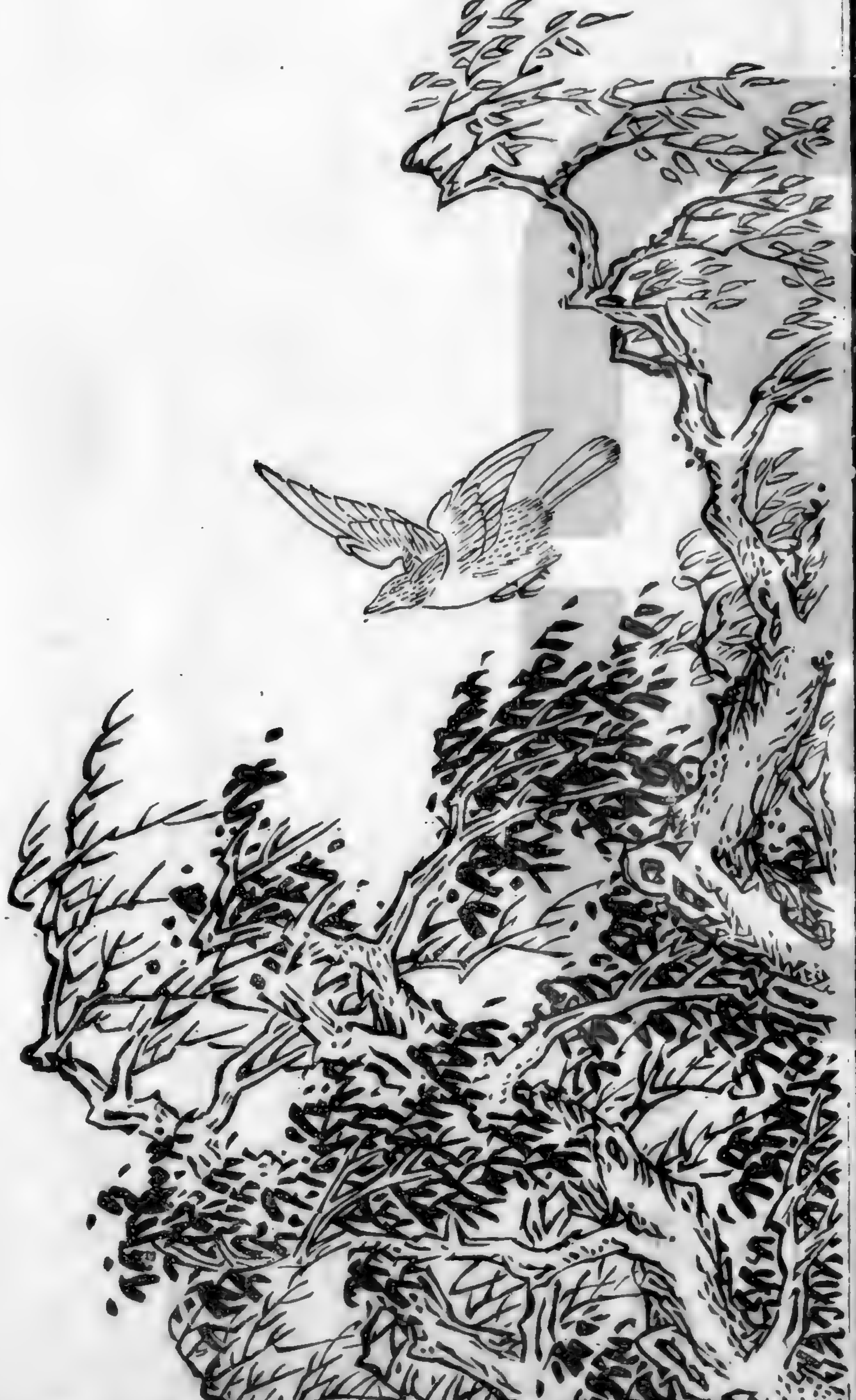
拾遺記

嗽金鳥

魏明帝卽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于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

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翺翔

飛廉圖



續博物志

神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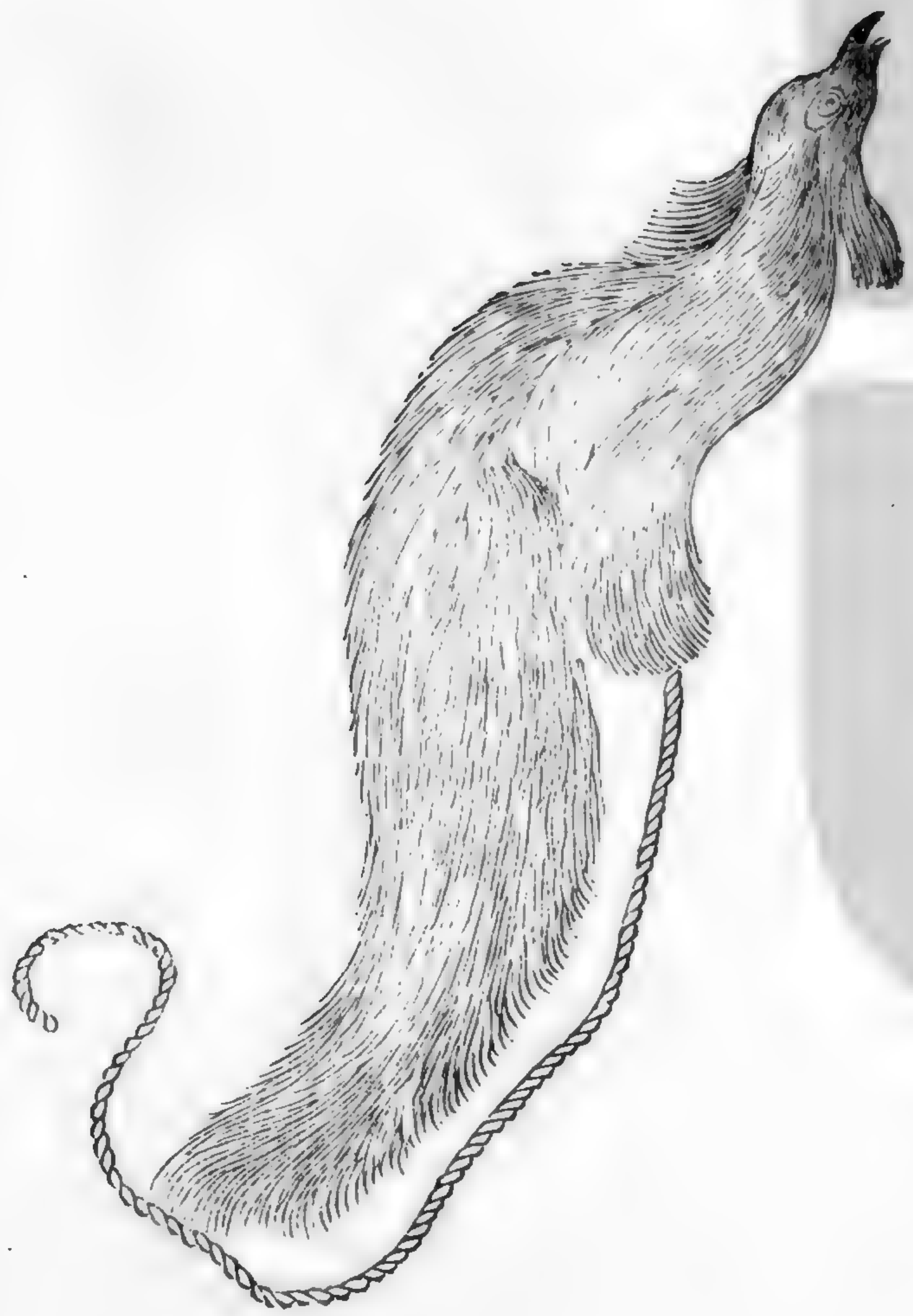
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雨

三才圖會

龍雀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而鹿頭風俗通飛廉神雀能致風雨（按續博物志以爲鹿身雀頭三才圖會又以爲鳥身鹿頭姑並存以備考訂）

無對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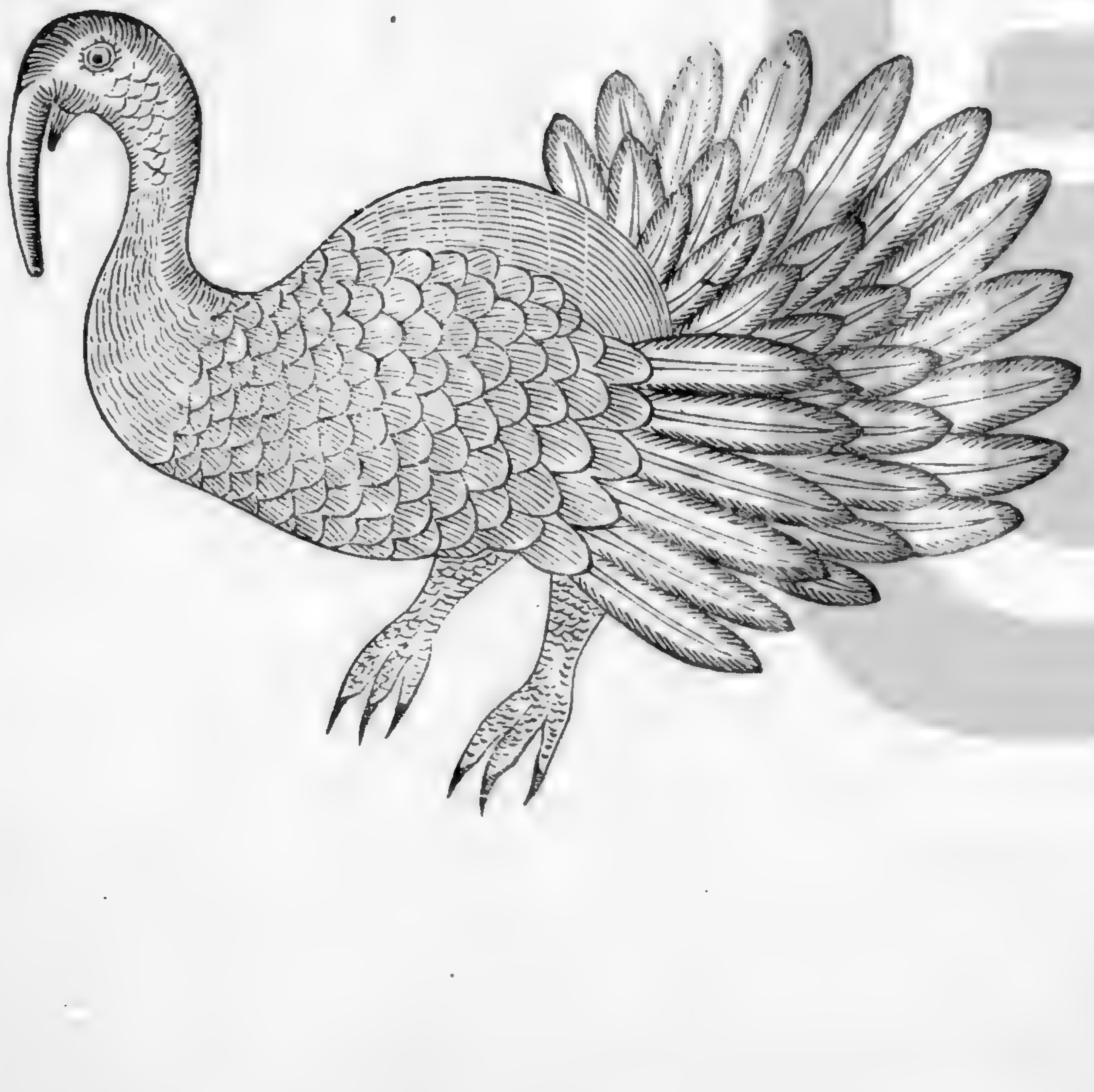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無對鳥

亞細亞州瓜哇島等處有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於樹枝以立身毛色五彩光耀可愛不見其飲食意惟服氣而已

白露國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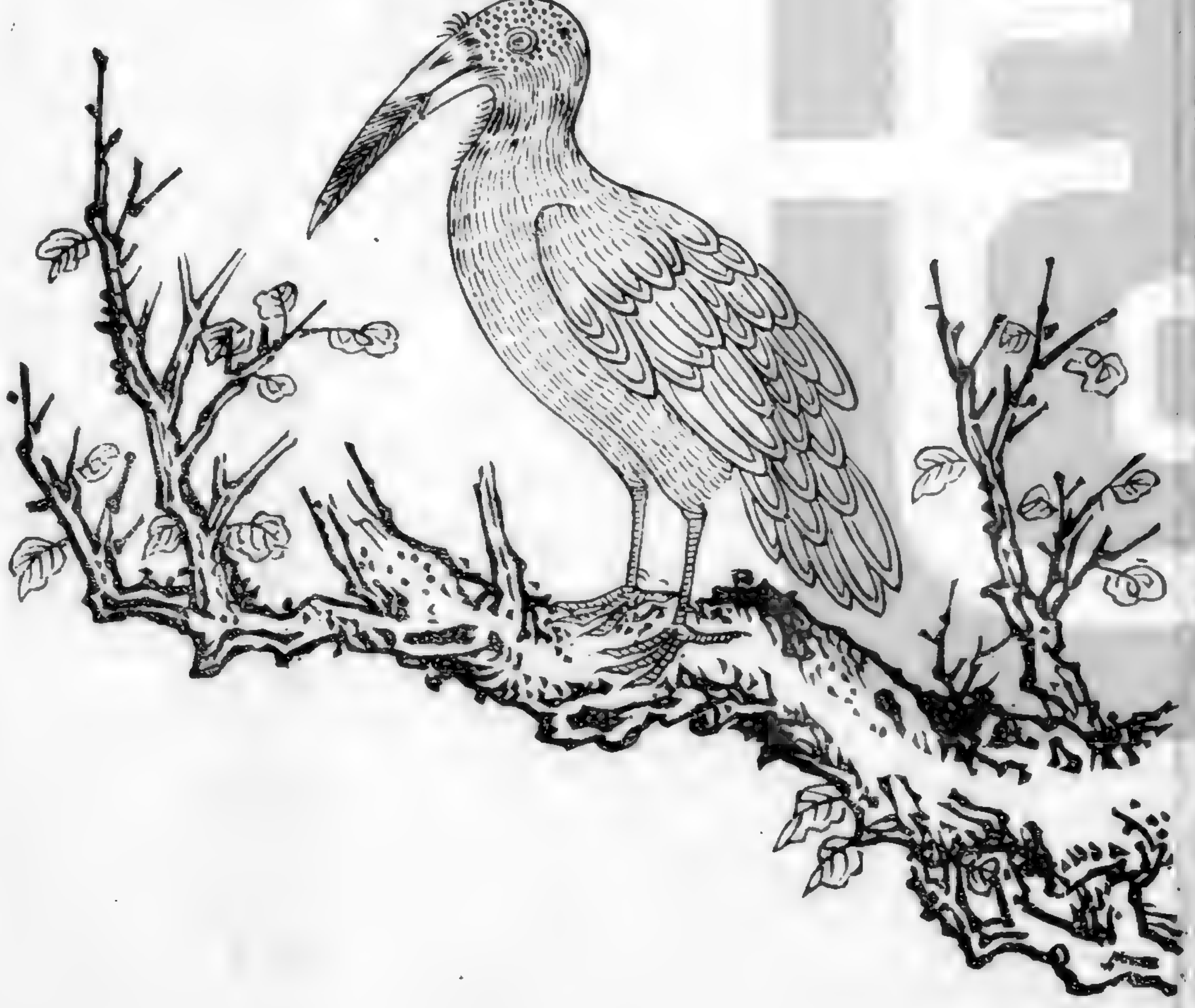


坤輿圖說

白露國雞

亞墨利加州白露國産雞大如常雞數倍頭較身小生有肉鼻能縮能伸鼻色有稍白有灰色有天青色不等惱怒則血聚於鼻上變紅色其時開尾如孔雀渾身毛色黑白相間生子之後不甚愛養須人照管方得存活

伯西爾喜鵲圖



坤輿圖說

喜鵲

南亞墨利加州伯西爾喜鵲吻長而輕與身相等約長八寸空明薄如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四卷目錄

異鳥部彙考二

爾雅（釋鳥）

山海經（海外西經　海內西經　大荒西經）

汲冢周書（王會解）

神異經（北海大鳥　希有鳥　不孝鳥）

洞冥記（候日蟲）

黃憲外史（天文篇）

博物志（蝨）
拾遺記（背明鳥　藏珠鳥　鴻鵝）
酉陽雜俎（王母使者　蝦蟆護　菘節鳥　老鸛　柴蒿）
續博物志（飛生）
潄石閒談（稀差）
羣碎錄（周周）

異鳥部藝文一

正字通（異鳥雜釋）
孤鵝歌

希有鳥銘　漢東方朔
大鳥銘（有序）　隋虞綽
大鵬賦　唐李白
鯤化爲鵬賦　高邁

異鳥部藝文二（詩）

精衛　唐岑參
精衛銜石塡海　韓愈
精衛詞　王建

異鳥部紀事

異鳥部雜錄

異鳥部外編

禽蟲典第五十四卷

異鳥部彙考二

名目

狂𥨊鳥　爰居雜縣

滅蒙鳥　孟鳥

鳴鳥　翳鳥

皐鷄　善芳

希有鳥　不孝鳥

候日蟲　⿰𧾷鳥

鳦　　搖光

蝱　　背明鳥

藏珠鳥　　鴻鵝

王母使者　　菘節鳥

老[illegible]　　柴蒿

蝦蟆護　　飛生

稀差　　周周

圖缺

爾雅

釋鳥

狂㝱鳥

註　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　疏　㝱鳥一名狂五彩之鳥也

爰居雜縣

疏　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漢元帝時琅邪有之

山海經

海外西經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爲鳥青赤尾

海內西經

孟鳥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黄青東鄉

大荒西經

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

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

海內經

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於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

汲冢周書

王會解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鷄

鳥有文彩者皐鷄似鳧翼州謂之澤特也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

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

神異經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文曰天冐文曰候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希有鳥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囬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

不孝鳥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尾有齒猪牙頭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

洞冥記

候日蟲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嘗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

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黃憲外史

天文篇

徐淵游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鶂乎鶂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睍此之謂氣化其鳥載於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illegible]翼生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鳶鳶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

博物志

蝱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蝱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拾遺記

背明鳥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烟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藏珠鳥

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鴻鵝

蓬萊山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

酉陽雜俎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靑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菘節鳥

菘節鳥四腳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鸕

老鸕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靑黃肉翅好食烟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鸕

柴蒿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鷄

蝦蟆護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

續博物志

飛生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頭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胷腹間立驗亦有得

其皮者

湫石間談

稀差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羣碎錄

周周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

正字通

異鳥雜釋

鳼音文爾雅鶌子鳼或作鴍鳼又山海經大荒元丹之山有五色鳥人面有髮名青鴍與爾雅鳼別一種鵌音徒似鵽而小黃黑色與鼠同穴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山海經翼望山有鳥狀如烏三首六尾善笑名鵸鵌註音猗餘鵌有徒餘二音義同又山海經帶山有鳥狀如烏五

彩赤文亦名鵸鵌註上已有此鳥疑同名又太平御覽善芳一作獻茅善芳出北狄鵸鵌卽獻毛鳥也

鵹鵹鸝並同又山海經王母山沃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大鵹一名少鵹一名青鳥註三鳥皆西王母所使又鵹胡郭璞狸力鵹胡合贊狸力鵹胡或飛或伏是唯土祥出輿工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域按此與二鵹名同類別狸力獸名也

鴭音族觚竹之荒有鳥曰鴭翼生于股熒惑見則孕見王氏天祿閣外史舊本闕

鴖音民鳥似翠赤喙冥鴖也說文汎訓鳥非

鶑音炎廣雅鶑離怪鳥屬自爲雌雄離一作鸝

鸜譌字舊註音角三首鳥似白鵁合併五音鸜外別作鸜音钁鸜有三頭不詳所出並非考山海經有瞿如鳥郭璞贊瞿如三首厥狀似鵁本作瞿譌作鸜

鶳舊註音師鳥名按博物志條支國西海有獅子大雀本作師俗作鶳又鶳當音師四畫去𠂤从帀作鳾

溷音師讀切並誤

異鳥部藝文一

孤鵠歌

類要曰孔子遊於隅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

鳩彼鳴鵠在巖山之陰

希有鳥銘　漢東方朔

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大鳥銘（有序）　隋虞綽

綽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在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鑾旗西邁行宮次於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款蹊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沙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於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灑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踰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鵠起鴻騫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成

功若斯懿鑠懷眞味道如此感通不鑴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輿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淸龔行天伐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返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阯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淸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

大鵬賦（并序）　唐李白

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於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詞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志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於海島張

廣翅於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沸騰爾乃蹶厚地揭太清亙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掘起摶九萬而迅征背業泰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排閶闔之崢嶸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當胷臆之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歘翳景以橫楮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

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爲之怵慄海若爲之躨跜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元鳳耀綵質與錦章旣服御於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衞殷勤於銜木鶢鶋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曉於蟠桃踆烏斯耀於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元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鯤化爲鵬賦

高適

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橫海底隘龍門眼睔睔而明月不沒口呀呀而修航欲吞一朝乘陰陽之運遇造化之主脫我鬐鬣生我翅羽背山橫而壓海嵯峨足山

立而偃波揭竪張皇聞見卓犖今古過魯門者累百曾莫敢覩來條支者成羣又何足數既負此特達壯心亦有取也若乃張垂天激洪漣海若簸其後陽侯騰其前洶如也皓如也蛟螭爲之悚怖洲島爲之崩騫如此上未上之間邈矣三千接海運摶風便飛廉倏而走羊角忽而轉勃如也蓬如也雲溟爲之光掩山澤爲之色變如此高未高之間騰夫九萬足踏元氣背摩太清指天池以遙集按高衢而迅征時與運並道與時行遺夭閼之類放逍遙之情如此自一日亙千歲陰數與陽數際乃下夫南溟之裔嗚呼誰無借使之事九萬三千故非常情之所希冀誰無迴翔之圖一翥六月故非常情之所覬覦由此言之則鳳凰上擊誠未得其錙銖鴻鵠一舉適可動其盧胡況鶬鶊之輩斥鷃之徒易安易給其足其居須臾之間騰擲無數齷齪之內翩翻有餘伊小大之相絕諒在人而亦爾凌雲詞賦滿腹經史婆娑獨得骯髒自是不大遇不大起謂斯言之無徵試假借乎風水看一動一息凡歷天機千萬里

異鳥部藝文二　詩

精衛　　唐岑參

負劍出北門乘桴適東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
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爲名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
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精衛銜石塡海　　韓愈

鳥有償寃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
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精衛詞　　王建

精衛誰教爾塡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將海水作枯池海中魚龍何所爲口穿豈爲空銜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暮海裏飛多羽折時隨水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精衛詞　　明盧昭

有鳥志堙海銜石到海返石轉心不移但礪爾喙短日復夕海復遠石可竭海可滿精衛之恨何時斷

異鳥部紀事

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祇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洒掃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彝于牖上此之遺像也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贊至今不絕

汲冢周書王會解巴人以比翼鳥注巴人在南者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拾遺記周成王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元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

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家語辨政篇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曲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防隄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勑廷臣皆習山海經

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鳬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拾遺記惠帝永熈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冢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愴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晉書阮修傳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鷙鳩仰笑斥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燉煌新錄蘇割剌在答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十里每燃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

南史齊南郡王子夏傳子夏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

隋書五行志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女國傳女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唐書蕭銑傳銑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

五行志永徽四年宋州人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頭類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占曰鳥如畜形者有大兵

杜陽雜編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如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嘹嘵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鵰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欷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

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色青類鳩鵲見於宋州郊外所止之處羣鳥翼衛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陽人適野聚觀者旬日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占曰有鳥非常來宿於邑中國有兵人相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

辟寒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乃却寒鳥骨所爲也

設之辟寒

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勑編入史其在幷州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鴝鵒來巢孕卵五色大如雞子數日鷇毀雛見已大于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項之飛翔時歸舊所入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唐書拂菻傳拂菻有鳥如鵝緑毛上食有毒輒鳴

婆利傳婆利有舍利鳥通人言

地理志江南道台州臨海都土貢飛生鳥

太平廣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畱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弘約締構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鼓噪震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練各長二尺

餘栖於梁上隨絙索上下在衆人中略無驚怖工人撫搦戲翫之如所馴養者梁旣上畢鳥亦飛去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鵄大如駱駝人過卽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七年二月有白烏六集於高禖壇上府尹沈該以瑞奏二十七年饒州番陽縣有妖鳥梟身雞尾長喙方足赤目止於民屋數日彈矢不能中

續明道雜志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嘗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牕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怪

春渚紀聞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

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癸辛雜識成吉思皇帝嘗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

江寧府志楊元孺爲粵西總戎嘗侵曉出獵於大霧中羅得一鳥通身如雪頂上毳碧如翡翠身僅大如鳧而兩翼之長幾五六尺紛披豐茸若孔雀尾傍之散垂者絲絲然可愛背有翎二根大僅如線其長與翼等問之人不識也因名之爲雲霧鳥元孺罷官攜歸秣陵嘗函其皮以示人

揚州府志萬曆乙卯春有異鳥三雙來巢黃氏莊居古槐之杪形小于雉而文彩過之眉間出二毫長過於尾飛如帶垂雝雝和鳴均中律呂羣鳥辟易讓巢而去竟不識爲何鳥也或有自朝鮮歸者識之海外云名鵒輿以來朝爲吉

潁上縣志崇禎六年異鳥至猫頭兔足梟鳴飛起蔽空不集林木人有捕食者立死次年流寇大作名曰寇至鳥

宜春縣志崇禎九年夏大旱穀每石至八錢秋七月郴江一帶鳧徯見有居民驚以告庠生楊文盛曰此鳧徯也或曰何以知之楊曰山海經西山經云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鹿臺今上郡也自西而南吾郡其有憂乎逾年丁丑果有楚寇之變

仁和縣志崇禎十七年來獻鴸鳥獵人罝得一鳥人面四足二翼山海經云鴸鳥見其國多放士今浙江肥遯士甚多天假物以預告之云

清河縣志崇禎十七年有鳥羣飛類鴿而小羽色近白足如雞足有毛人謂之番雞占者曰白羽羣飛疾急而有聲兵之兆也

異鳥部雜錄

抱朴子嘉遁篇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

備闕篇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

任命篇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

廣譬篇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

新論均任篇鵾鵬一軒橫厲寥廓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

元眞子鸑鷟篇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鶢鶋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翺翔乎碧

空之界防風羔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鵜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隕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豁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羔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

稿簡贅筆阮嗣宗咏懷詩云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周周鳥名垂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常銜尾羽然後得飲北有獸曰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

玉笑零音鵬運扶搖不知遊於天外蝨逃縫絮不求出乎褌中居化有宜適其各得

異鳥部外編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嘗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山海經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曰少鵹一名曰青鳥注西王母所使也

元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鳶黃鷔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雲笈七籤緱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于南岳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眞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白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

屹然而住是夜羣僧持火仗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卽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顚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自遠村者見九僧爲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爲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靑鳥語姑遷居仙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嶷矣一旦遂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五卷目錄

走獸部彙考

詩經　齊風還　魏風伐檀　小雅吉日
禮記　禮運　內則
周禮　天官　地官　夏官　秋官
爾雅　釋鳥　須屬
山海經　南山經　西山經
古三墳　連山易傳

淮南子（天文訓）
輶軒絕代語（鼻祖）
酉陽雜俎（廣動植）
蠡海集（庶物類）
獸經（同歸地理）

走獸部藝文

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　唐鄭錫

走獸部選句

走獸部紀事

走獸部雜錄

走獸部外編

禽蟲典第五十五卷

走獸部彙考

詩經

齊風還

並驅從兩肩兮

（傳）獸三歲曰肩（正義）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

魏風伐檀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傳 獸三歲曰特（正義）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小雅吉日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注 衆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

注 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禮記

禮運

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注 狘驚走也

內則

獸用梅

注 以梅和獸也

周禮

天官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辨其名物

（訂義）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　鄭康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　王氏詳說曰左傳雖有熊蹯孟子雖有熊掌要知非禮物所用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　劉執中曰辨其名物者物雖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罟網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　賈氏曰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各有一以爲主無妨四時兼有罔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楊謹仲曰疏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溫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而凉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解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溫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凉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賈氏曰時田謂四時田獵　鄭康成曰守謂備獸觸攫也弊仆也仆而田止　鄭司農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　賈氏曰注謂聚也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劉執中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於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於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於腊人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入玉府給作器用也

獸醫下士四人

鄭鍔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有賴其力用其力而不治其疾則種類浸潰以死何以供用自漢以來如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黃憲乃牛醫之子則獸醫豈非爲牛馬而設

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

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史氏曰獸不能言不食水草而鳴之哀亦先王之所不忍醫固不可無也　鄭鍔曰獸與人異類不可求於言語痛癢之際故其病爲難知療之之法則先灌藥劑以行之行則知其病之所在然行之不已則其病浸劇又當節以止之蓋先動其脈氣脈氣不發無從用藥因其氣所發動之處從而養之則其病可除若療其瘍亦灌以藥既灌則刮其惡肉以發其惡然後外附以藥內養其氣而用芻秣以食之此療獸瘍之法

地官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賈氏曰角人至掌蜃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　鄭鍔曰齒者象之牙骨則麋鹿骨之類獨以角名官何耶以弓人爲弓攷之角也者以爲疾也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一弓之用角如此其多則比

之齒骨宜不同也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小者麋鹿　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繕人等皆用之　李嘉會曰齒角筋骨可供兵器畱於民無用强取之恐匿而不出以之當邦賦則君不徒取民亦樂輸　陳及之曰自此下凡所謂山農澤農蓋平時以射田獵取絺綌及染草爲業者非此則不徵　呂氏曰角人徵齒角於山澤之農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皆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各隨其所產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曹氏曰有山之農有澤之農有平地之農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稅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產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蓋以山澤所宜有者略倣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　李景齊曰周自田賦之外至於羽毛齒角一

草一木之微莫不有徵凡以邦國之不可闕冢宰所謂山澤之賦是矣然觀角人羽人與夫掌葛之所征者皆曰取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征令則是出所征之物則可以當邦賦而不復出田稅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鄭鍔曰官之受之欲其尺寸之中度其他齒骨之類不可以尺寸度者必量其多寡故以度量受之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囿游之獸禁

項氏曰囿游苑囿游牧之獸或曰燕游處也禁者其蕃衞之禁

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囿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所共田獵所罟囿人所共囿游所牧共其物若麋膚熊蹯之類

夏官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物之不易服者莫如猛獸設官以服之名

服不氏言能服其不服所以示王朝之威無所不能服也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鄭康成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　鄭鍔曰徒能養之不能教擾之使馴則傷人而爲害矣教者教以服習進退之節擾者所以擾馴其心

凡祭祀共猛獸

鄭鍔曰祭祀欲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獸雖至猛苟中膳羞者無不共焉如獸人冬獻狼之類是也養之者所以待用爾故於祭祀之時則共之以其養之有素故也

賓客之事則抗皮

鄭鍔曰賓客以虎豹之皮爲庭實必布於庭服不氏則抗舉其皮以示王朝之威虎豹之爲物雖則猛不可制吾猶得而舉之先儒引聘禮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者以證抗之爲舉也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秋官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敎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故也

王氏曰不言阜蕃猛獸非所阜蕃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矧夷蠻之民哉此亦先王之微意　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貉人知養獸故以役服不氏各因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使閩蠻之人者不強其所不能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楊子曰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冥行翳路皆謂闇而無所見也故日入之後謂之晦冥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入其中故有取於晦冥無所見之義　薛平仲曰自修

閽氏而上達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於庭氏之官凡十有二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爲民害者既革微而物之爲民害者已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掌設弧張

鄭康成曰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　劉執中曰弧張謂機弩也　賈氏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云罿罦之屬者詩云雉罹於罿雉罹於罦並是取禽獸之物

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鄭鍔曰既設弧張又爲阱擭蓋獸之猛者非弧張所能取故爲阱擭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如攻戰之攻也既爲阱擭乃以靈鼓敺之使來靈鼓者社祭之鼓也意者猛獸之爲物藏於山蟄乎穴神實司之故用鼓社祭之鼓冀其神靈有以敺之而至　李嘉會曰止曰攻之不使獲之必獲恐猛虎傷人也　鄭康成曰敺之使驚趨阱擭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不可闕一將以供國家器用之資鄭以備爲爪未之前聞　李嘉會曰得之則獻不欲遺留以起人爭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謂之穴氏　黃氏曰冥氏伺出穴氏攻蟄皆爲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獸不同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鄭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鄭鍔曰魚龍有淵鳥獸有山林窟穴是其所藏之地先王欲其不敢逼人驅而遠之可也乃特設一官攻而取之火其所嗜之物誘之使出毋乃暴乎蓋除害者不待其害已及人然後除也惡其爲一旦之害必先索而除之可也蟄於穴之獸如熊與羆

之屬或時出而害人不可使之藏於窟穴以俟人之隙則設穴氏以攻蟄獸未爲過矣　王氏曰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熛而出之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鍔曰若其獸之身可以備珍異之羞如熊掌之類則必獻以爲膳羞其皮與革可以爲器用之須則亦獻之以爲國家之用然獻必以時則不常攻之矣

爾雅

釋鳥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注　別禽獸之異也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亦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

未必皆鳥也又鄭元註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雁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須屬

獸曰釁

注　自奮迅動作　疏　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此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山海經

南山經

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

禺稾之山多怪獸

西山經

崑崙之丘是多怪鳥獸

注　謂有一獸九首一鳥六首之屬也

長留之山其獸多文尾

注　文或作長

英鞮之山鳥獸盡白

古三墳

連山易傳

陰物獸

獸行於地陰之物也

淮南子

天文訓

春夏則羣獸除

注 除毛微墮

輶軒絕代語

鼻祖

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

酉陽雜俎

廣動植

獸有二千四百種

蠡海集

庶物類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棲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爲動氣衰爲伏

動則健伏則怠

飛禽爲陽皆食果穀得天陽之氣也走獸爲陰皆食芻藁得地陰之氣也故飛禽巢居走獸穴居

飛禽卵生走獸胎生胎則遇交而方始成形生育也是以卵有旦卵而胎無旦胎也

凡獸之胎則繫著於腹而其結處爲胹室胎既長足則並膀胱下口以逼於前竅出焉此本乎地者親下也

獸經

同歸地理

風獸兆風

山海經曰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尾名曰聞獜見則天下大風易曰風從虎

火獸兆火

山海經曰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狢即

水獸兆水

山海經曰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

音如欽名曰軡軡見則天下大水

旱獸兆旱

山海經曰柜山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遇畏則畏

獸各遇其所畏則畏如貙畏虎虎畏熊之類

遇食則食

獸各遇其所食則食之如豹食豻豻食蝟之類

有所制有所醉

如蝟制虎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之類

有角者膏無角者脂肉食者悍草食者愚

酉陽雜俎曰食草者多力而愚如牛馬之屬食肉者勇敢而悍如虎狼之屬

萃三曰羣偶二曰友

小雅吉日篇曰或羣或友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在數宜少

生子曰產芻草曰薦

說文曰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獸食草爲薦

土處曰穴木處曰寓

穴處如熊類爾雅釋獸以闕洩以上爲寓屬邢昺爾雅疏曰寓寄也言此上獸屬多寄寓木上故題云寓屬

色隨五行

蒼龍之屬木行赤豹之屬火行黃熊之屬土行白虎之屬金行黑豬之屬水行

毛應四氣

春則毛盛夏則毛希少而革易秋則更生而整理冬則生細毛以自溫焉

或變化或各歷年歲

如熊五百歲能化爲狐狸兔五百歲色變白狼三百歲善變人形之類

異種殊形同歸地理

獸之種類不齊形狀各殊然獸皆行地之物周易曰牝馬地類

走獸部藝文

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

唐鄭錫

皇上端拱穆清法春秋五始之要酌禮樂三代之英赫帝典含元正衡紀允叶攝提爲眞疏龍首以抗殿靡魚須而建旌開彤庭執玉帛者萬國發金奏韻簫韶而九成祥風應律卿雲夾日華夷會同車書混一羽衞宿設乘輿曉出陳八佾象鈞天之儀舞百獸備充庭之實彼毛羣與羽族感盛德而呈質度曲旣三

薰風自南進旅退旅兮猛志外戢擊石拊石兮和氣內含匆齊首以瞪目乍脈脈而耽耽威而不猛樂而不諠搏鷙者搖尾而就養剛狠者戢角於觸藩牝馬馴致於坤德羣龍利見於乾元若乃大禮成壽觴薦天聲起皇威遍金石鏗鏘以攢雜文物葳蕤以葱蒨獸臣獻伎於廣庭樂正舉麾於層殿怛荒戎與醜虜咸稽首而革面其初進也波委星攢如岡如巒發揚蹈厲兮鼓舞爭集無小無大兮容止可觀其少退也軍旅陣折匪蠻匪貊蹄角且干兮羽儀累百詭皃殊奇兮相輝赫赫豈獨九尾靈狐一角神獸顧兔宵落麒麟夜鬭非熊非羆爲猿爲狖威鳳巢閣騶虞在囿條支之犀黃支之轂而已其徒實繁厥狀非一五靈嘉瑞百寶異質數不可盡之於詞名不可殫之於筆莫不聞至樂而知感樂皇風以相率忽指顧於應規亦廻旋而中律穆穆焉羌難得而備述則知樂之感也深德之備也普彼禽獸之遇聖隨萬里而咸覩至若吳歈越吟荊艷楚舞徒慆堙於心耳安擬議於干羽曾不充虞舜之帝圖（疑）列后夔之樂府辭曰鑠元

會兮正王度奏雲門兮歌大濩百獸舞兮四夷懼于胥樂兮皇風布客有慕上古之賡歌望承明而獻賦

走獸部選句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其上則有赤猿玃猱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蟃蜒貙豻（選注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蟃蜒大獸似狸長百尋貙似狸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又）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選注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鸁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轊車軸頭也軼轊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騊駼也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獸）（又）上林賦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㺊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選注）㺊似牛領有肉堆旄旄牛也其狀似牛而四節毛貘白豹也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揭猶度也麒似麟而無角角端角在鼻上或能人言背上有肉似橐故名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又）於是元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選注）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猿而大蠝鼯鼠也蠼猱獼猴也獑胡似獼猴頭上有毛腰以後黑縠似鼬而大腰以後黃夭蟜頻申殊榛異枏也希間希疎無支之間也踔懸蹢也爛漫遠遷崩騰羣走貌（又）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淩三嵏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

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選注）野羊麢羊也似羊而青鶡似雉鬬死不却蘇析羽也蒙謂蒙覆而取也鶡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蝦蛤猛氏皆獸名騕褭馬一日行萬里梟羊山精也蜚遽神獸也

走獸部紀事

家語五帝德篇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

論衡率性篇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敎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

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

書經益稷謨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傳）言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

穆天子傳名獸使足□走千里

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野獸可以畋獵

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雚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於先王命庖人熟之

新序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

哉

韓子內儲說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中華古今注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貍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貍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山陵雜記碣山梁孝王冢以石爲藏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輙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晉書苻生載記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恟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

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

南雍州記武當山山高巃峻若博山香爐岧亭峻極干霄出雲學道者常百數相繼不絕若有於此山學者心有陵替輒爲獸所逐

南史臧燾傳燾弟熹習騎射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并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沈攸之傳攸之累遷郢州刺史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擒則宿昔圍守

周朗傳朗爲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

卞彬傳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

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

庾易傳易子黔婁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

王瑩傳瑩遷尚書令瑩性淸愼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沈崇傃傳崇傃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烏翔集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梁長沙宣武王懿傳懿子業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

見猛獸旁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

孫謙傳謙字長遜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强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卽害居人

張景仁傳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傅昭傳昭歷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

梁始興忠武王憺傳憺子曙爲晉陵太守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曙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梁桂陽王融傳融子象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

梁吳平侯景傳景子勵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

梁鄱陽忠烈王恢傳恢子修性至孝丁所生徐氏艱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衞尉卿

司馬暠傳暠丁父艱哀毀愈甚廬於墓側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絕迹

吳逵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繼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甎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

褚玠傳玠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扶南國傳扶南國法無牢獄城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

北齊書李渾傳渾弟繪爲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咸以爲化感所

致皆請申上繪曰猛獸因鬭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書焦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令尚方採一百獸毛爲韉視之各見本獸形

瑞州府志唐太和九年廖洪盧父墓有青蛇白獸遶墓所人稱孝感

唐書禮樂志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

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獻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稽神錄建安山中人種粟者皆搆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埸尾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視其虎被食略盡但存少骨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七年夏六月乙巳詔禁畜猛獸害人者

走獸部雜錄

書經旅獒珍禽奇獸不育於國

詩經小雅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於敖（注）敖近滎陽地名也（大全）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取禽獸於敖地也

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摯獸虎狼之屬貔貅亦有威猛舉此使衆知爲備

月令季春之月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

冬官梓人爲侯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訂義）鄭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正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也

弓人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訂義）鄭鍔曰筋出於獸獸之剽疾者用其筋以爲弓則弓亦剽疾故欲知其獸之剽則相筋不可以無法陳用之曰剽利疾也獸之利疾本於筋骨之强得其筋以爲弓焉則體强而用疾矣豈異於獸乎

鬻子湯致篇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國語獸惡其網（注）惡網爲其害己

老子道德經元符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文子道原篇鳥卵不敗獸胎不殰

上德篇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

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

上禮篇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

土積則生自肉之獸

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

莊子胠篋篇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山木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田子方篇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庚桑楚篇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

列子說符篇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鬼谷子陰符經轉圓法猛獸

呂氏春秋盡數篇精氣之集也集於走獸與爲流行

簡選篇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黃石公安禮章林疎者大獸不居

賈誼新書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

春秋繁露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咎及於毛蟲則走獸不爲

淮南子原道訓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墬形訓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有毛者生於庶獸

齊俗訓獸窮則𧢲

說林訓猛獸不羣鷙鳥不攫

兵略訓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

論衡幸偶篇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

自然篇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

說文獸守備者也獸足謂之番毳獸細毛也獸翰毫也薦獸所食草也

蔡邕獨斷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

抱朴子博喻篇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輝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

廣譬篇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新論殊好篇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

酉陽雜俎獸峽尾鹿斑如豹害人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輟畊錄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長松茹退憨憨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萬物一體物我同根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玉笑零音獸之走也挺以擇蔭可以遠陷穽

走獸部外編

雲仙雜記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東王父者麋也西王母者鹿也成陽公者狐也社君者鼠也

揮麈餘話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麒麟部彙考
　麒麟圖
　詩經（周南　麟趾）
　禮記（禮運）
　爾雅（釋獸）
　春秋緯（運斗樞　感精符　保乾圖　孔演圖）
　大戴禮記（易本命）

說苑（辨物篇）
博雅（釋獸）
抱朴子（對俗篇）
毛詩陸疏廣要（麟之趾）
埤雅（麐）
爾雅翼（麟）
獸經（麒麟）
瀛涯勝覽（阿丹國麒麟）

麒麟部總論

論衡（講瑞篇　指瑞篇）

麒麟部藝文一

西狩獲麟傳　周公羊高
封禪頌　漢司馬相如
麟頌　後漢蔡邕
麒麟頌　吳薛綜
麟贊　晉郭璞
麒麟頌　李暠
賀麟跡表　唐李嶠

麟臺碑銘　韋表微
獲麟解　韓愈
麟賦　宋吳淑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麟趾贊　黃庭堅
麟書　汪若海
狩麟賦（有序）　元楊維楨
麒麟賦（有序）　明夏原吉
瑞應麒麟頌（有序）　王直
麒麟賦　劉定之
奏停取麒麟疏　王學曾

禽蟲典第五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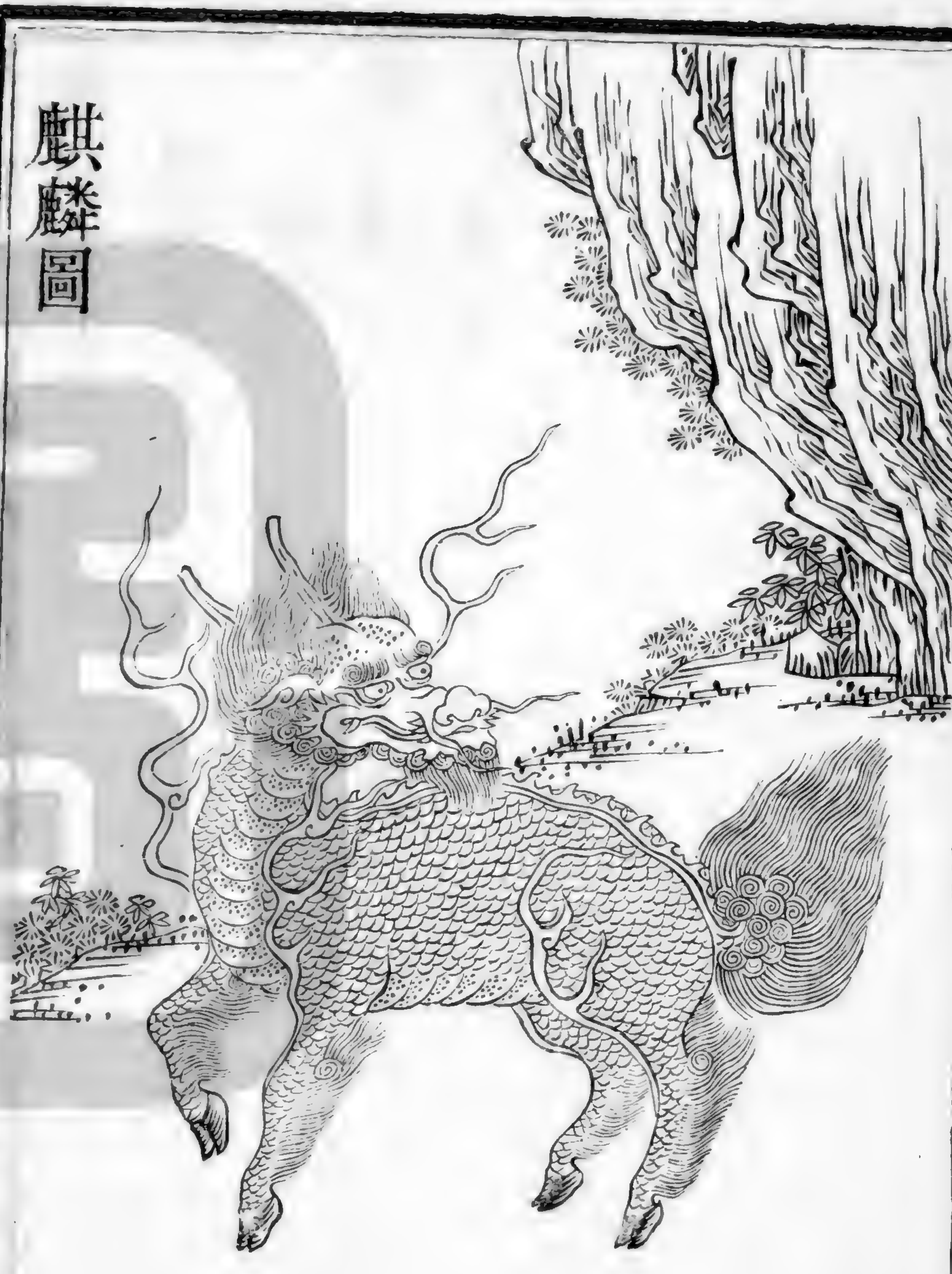
麒麟部彙考

釋名

麟（詩經）　麐（爾雅）

瑞獸（獸經）

麒麟圖



詩經

周南麟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傳）定題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正義）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

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朱註）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定額也有額而不以抵也

禮記

禮運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疏 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

爾雅

釋獸

麐麕身牛尾一角

註 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 疏 李巡曰麐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麐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

春秋緯

運斗樞

璣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感精符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保乾圖

歲星散爲麟

孔演圖

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

麟鬬則日無光

注　麟龍少陽精鬬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大戴禮記

易本命

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

說苑

辨物篇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博雅

釋獸

麙麔狠題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步行中規折還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

居不旅行不入穽陷不羅罘罔文彰彬也

抱朴子

對俗篇

麒麟壽二千歲

毛詩陸疏廣要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徵祥記云麒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鶡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精德能致之其精必至蔡邕月令云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春秋感精符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孔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註麟水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

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緦也瑞應圖云麟者王者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王隱晉書曰太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方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說文曰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嚴華谷曰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埤雅

麐

麐土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狼額赤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見蓋太平之符也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踐生草不食

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從吝牡麒牝麐陰主吝嗇故牝曰麐也詩一章曰麟之趾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麕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麕而角也或曰麟肉角鳳肉咮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麒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䴥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從騏省不角故也或曰序詩以爲皆信厚如麟趾之詩從吝從厚故也從其以信故也其信也其者指物之詞

爾雅翼

麟

麟麐麕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麕而角者耳蓋古之所謂麐者止於此是以其物可得而有其性能避患不妄食集故其游於郊藪也則以爲萬物得其性太平之驗是不亦簡易而自然乎至其後世論麐者始曰馬足黃色圓蹄五角角端有肉有翼能飛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游

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罘網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鳴呼何取於麐之備也若是則閱千歲而不得麐蓋無怪矣夫麐野物也其爲性又善鬬釋獸載之蓋若麕麃（恐作鹿）麋之屬（闕二字）之異也叔孫氏之小子不涉於學不能多識故以爲不祥（闕二字）適見而別之然非必待仲尼而後識也後世既以神夫麟（闕二字）稱漢武帝獲一角獸蓋麟云曰蓋而云有不足之辭也然（闕二字）萬物並生雖善避害極獸之所在而畋之則雖麟亦何逃（闕）然則又未必非眞得麟也世之儒者欲神夫麟之形狀情性（闕）千歲必不復得以是麟之靈而吾則欲直從古說而簡易言（闕）雖並世而得不足爲異矣夫並世而得者蓋皆極獸之所在（闕）取之如西狩之云者非麟之貪餧而孰死焉則固不害爲麟（闕）善避患而有智也蜀之禮殿門有漢世之所圖麟鳳亦只一禽獸子惡得五角有翼之說乎詩人麟之角之趾之定蓋麟麕之類跡解則麟趾不妄解矣端有肉則角不妄觸矣其鬬有時

則定不妄鬬矣豈若羊之屬而定鬬者也此以比衰世信厚之公子而已淮南子曰麒麟鬬而日月蝕蓋歲星散爲麟歲失其序則麟鬬麟鬬則日月蝕矣麒麟善走故良馬因之亦名爲麒麟也（麒似麟而無角）

獸經

麒麟

麒牡麐牝名曰瑞獸

瀛涯勝覽

阿丹國麒麟

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

麒麟部總論

論衡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凰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凰麒麟之象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麞而角者則是麒麟矣周獲麟麟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獸狀如麞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麟可得審也夫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則謂之麒麟

相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眞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脇張儀亦駢脇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麒麟其實非眞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麒麟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眞麒麟骨體不似恆庸鳥獸毛色類眞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麒麟輙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輙而知之也夫聖人難知知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麒麟世人名麒麟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凰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凰麒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麒麟也使麒麟體高大

則見之者以爲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時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麒麟與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麒麟亦非中國之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麒麟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凰集於上林羣鳥從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則麒麟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麒麟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麒麟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凰人不獲自來飛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傳曰鳳凰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麒麟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麒麟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麒麟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凰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凰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

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凰麒麟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恆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魯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麒麟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麒麟之類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凰麒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或時太平氣和麞爲麒麟鵠爲鳳凰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麒麟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

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麞不言有麞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眞貢獻麟狀如麞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凰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凰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凰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凰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麞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之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凰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恆之鳥獸耳

何能審其鳳凰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恆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凰麒麟何知其非恆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凰麒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凰麒麟亂於鵠鵲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凰麒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恆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

指瑞篇

儒者說鳳凰麒麟爲聖王來以爲鳳凰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凰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

鳳凰麒麟此言妄也夫鳳凰麒麟聖聖人亦聖聖人栖栖憂世鳳凰麒麟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凰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麒麟淸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凰五至麒麟一至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皇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麒麟失其實也鳳凰麒麟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

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泣涕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

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凰麒麟之至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鳳凰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凰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凰麒麟何以爲太平之象鳳凰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

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

麒麟部藝文一

西狩獲麟傳

周公羊高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襟顏子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

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封禪頌

漢司馬相如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麟頌

後漢蔡邕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麒麟頌

吳薛綜

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覿景否則戢足德以衞身不市牙角屛營唐日帝堯保祿委體大吳以貽遐福天祚聖帝享茲萬國

麟贊

晉郭璞

麟惟靈獸與麏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爲來哉

宣尼揮涕

麒麟頌　　　　　李嵩

一角圓蹄行中規矩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德無不王爲之折股

賀麟跡表　　　　唐李嶠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聖上擬檢行安置大像處其夜舊著大像曜儀院內從南行向北總有八十一麟跡見外無入處內有出蹤靈貺潛開禎符顯發唯此仁獸獨冠毛羣識變知機通靈感化悟金輪之欲轉卽見殊祥知玉輦之方遊先呈瑞跡九九爲數明曆算之無疆濯濯咸歌見休明之有應五蹄顯五方之會一角彰一統之符式廣鴻基方弘象教昔有鳳巢軒閣纓冕相趨龍止堯壇神祇動色豈若祥開紫掖瑞應元樞發揮萬刧之符幽贊三天之果美超五籍珍越四靈曠千古而不聞超九皇而獨遠臣濫承驅策親覩嘉祥欣慶之情實倍恆品無任忭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伏請頒示天下錄付史館

麟臺碑銘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淳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迺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挈五常之龜鑑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倍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

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羅於賤夫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二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塚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偶俾麟出而非時徘徊周道迺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欝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棲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寖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

麟世亂則麐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麇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鬛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麇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麇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宐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宐

麟賦

宋吳淑

伊一角之仁獸稟五行之粹精必含仁而懷義不羣居而旅行既爲瑞於孝章亦見識於徐陵感王者至仁而出遇海內一主乃生若夫狼頭馬足麢身牛尾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詩著于嗟歌稱窮矣

必好生而惡殺故修母而致子或泣之以修魯史或獲之以示虞人懼猛獸者王濬識同本者終軍刳胎破卵則不至視明禮修而必臻則有鳴云遊聖音中黃鐘非時則棄放郊外有道則遊於囿中旣云稟歲星之精亦言得璣星之秀雖曰毛蟲之長實有千歲之壽復有從百獸而爲瑞首四靈而效祥爲畜則獸將不狘每鬬則曰必無光在彼郊陬遠夫網罟故效質於漢庭嘗見孟堅之賦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爲狀也熊頸而鳥噣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牒靡得而詢於是降輅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險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金象齒之珍斂紫闥而坌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

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雕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爲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鶡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

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安其來吾德不爲之大縱其

去吾德不爲之虧奈何貪其琛賮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爲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爲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爲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名葳蕤耳目一日之玩爲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皐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與民之利若療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奸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途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漓而歸厚戶知禮義

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輳甘露霡霂於林薄醴泉觱沸於嵌竇平慮羅植於階戺朱草叢生於庭靁鳳凰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爲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秏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囿者哉

麟趾贊　黃庭堅

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

麟書　汪若海

太學生臣汪若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張叔夜幕中爲兵火所逼倉惶走艮嶽匿於神運石之下居一夕忽遇磐固侯謂臣曰吾居太湖鴟夷子去越時遺書一編屬吾祕之語甚異殆弗曉昨睹城中惕號暮夜亟鑽火取讀若爲今

日計者幸上皇遇我素厚吾寧石人不有下邳老父之奇子其爲我獻之嗣君臣再拜曰唯唯臣歸而讀之其引獸合事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臣竊論之麟書舉天下之獸而言之也論以一網則畢其議矣夫網獸之與見網於獸不可不察故曰事貴制人不貴見制於人然而用之匪道其道必隱此鴟夷子之所以祕之於磐固侯磐固侯之所以歸之於陛下也臣聞絃斷不可復續而西國有續絃之膠人死不可復起而神醫有起死之藥故黃石變化爲老父能興漢於未萌神運感慨出麟書欲存宋於已壞天授之意其實一也臣謹昧死再拜以聞

中山之山綿地千里東有茂林是爲東藪南有茂林是爲南藪西藪居旁北藪在後三百六十蹠實而走

中山謂王室四藪謂四方三百六十謂州郡

麟實君之四靈之首猗哉唯麟元枵之精音中律呂步中規矩遊必擇土詳而後動懷仁戴義禮修視明六合同歸天下太平

凡此謂祖宗

示武不用忽於守成

麟有肉角示武不用謂崇觀以來

威靈日降火德大虧

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

白狼鉤隱騶虞化微歲星復合

歲星散爲麟

璣星位迷

璣星得其所則生

斷鰲立極

鰲四足之獸謂造艮嶽

獸樽不施

晉書施白獸樽於廷能獻直言則發此樽

競執虎子

謂佞在側

號禿角犀

謂不薦士

左右前後覆楦蒙皮

無德而衣朱紫謂之麒麟楦蒙皮謂澤中之麋蒙

以虎皮

夫諸橫流天戒罔憂

夫諸之獸見則其邑必大水謂京師不測大水至城下李綱以起居舍人言災異反見罷去

闟競指鹿

謂宦者童貫用事

相不問牛

謂宰相王黼領應奉司

狡容是用乃有攸攸

攸攸之獸見則其國多狡容謂蔡攸輩

以燕伐燕猾褢是遊

猾音滑褢音懷猾褢之獸見則天下大徭役謂取燕起免夫錢

唇亡齒寒

謂遼亡我及

蛇不食猴

蛇火也猴金也王充論衡曰火勝金何以不食獼猴

一猪治燕首鼠兩頭

祿山化爲一猪謂郭藥師守燕乃投拜於敵於是北藪之兆

崛有異獸射鹿以聲殺人以酎

合麟滅仇與麟格鬬

謂敵與我共取遼終覆燕雲其詐如此

雙雙俱來

公羊傳曰雙雙而俱至有二青獸爲一體名曰雙雙謂敵與黑水渤海俱來也

孟極是覆

孟極之獸善伏謂敵用兵尤長於用伏

謀我山北左袒是守

謂敵河北

我有孽狐素匪粹白

謂主和棄地之臣

鉛刀一割將無我宅挾麏抱薪大河是劃

按郭璞麟贊麟爲靈獸與麏同體則麏謂康王與上同體也抱薪謂割地以求安猶抱薪而救火初王雲副康王奉使其後又使耿南仲聶昌主割河

北以界敵

我有解廌觸邪不懼

解廌之獸見邪則觸謂主用兵之臣

北藪粵區何爲其與元枵曰然中山率舞

謂上不肯割地而國人皆喜

天禍中山耕父淩波

耕父遊青泠之淵見則其國敗

天狗電落

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野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敗吳楚之兵至是又墜梁之東門山而我不知恐懼堅守故敗

不恐雍和

豐山有獸曰雍和見則國大恐其神是爲耕父

中山所恃邪界大河倉兕弗用

倉兕水中之獸善覆人船尚父帥師渡孟津號其衆曰倉兕倉兕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

守以蒲牢

海畔有獸名蒲牢見鯨則畏謂李回爲河使

異獸鯨躍魚黿爲橋

東明南渡擊水以弓魚鼈浮爲橋

於是中山曾無闉候以指閶門之練

孔子與顏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見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子指以示之曰吳閶門外何有曰有繫練魯去吳千餘里孔顏能知之敵騎入塞直抵城下而大臣尚不覺斥堠不明也

而北荒之獸抵垂天之縉蹈亙野之維刮野掃地靡不被夷中山之族曾不能一摧其班而崇林已圍矣

且夫越國踰限

謂敵越邊而侵我

輕肆麟趾趫捷有餘實投死地

兵法最下攻城

塹以龍淵絡以虎壘

謂王室城池之固

徙撅雷骨夔鼓張勢

流波山有獸其名曰夔撅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謂敵於城外撾鼓四振不絕

睥睨摩牙未敢輕噬兩者相苦必見蚌捕漁父實來

唾手可虜

漁父謂援兵

云何黔驢蹄彼彪虎

黔之驢事載柳子厚集謂郭京出兵郭京者老軍負有術見鬼物如兵馬狀丞相何㮚試之略驗遂令募兵人聞其多怪且曰不戰可致粘罕斡離不之頭於是市人爭赴之不旬日得兵數萬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兵陳州門與敵遇大敗敵遂乘城

驢既敗露

初太平日久民不知兵遇敵則走於是何㮚諸公爲背水陳示兵一進不可復還故郭京盡驅其衆出陳州門外乃拽鈞橋陳未畢衆爲鐵騎所蹂皆委弓刀於地莫敢鬬者往往自投於壕水

彼乃拗怒矗矗緣雉如履平地我無臛疏禦彼一燧

臛音歡臛疏之獸可以禦火謂敵用火箭燒壞東南敵樓遂登城

我走百羣負彼一矢

國語獸一介負矢百羣皆走

一矢尚可乃有六幟

謂敵先插六黑旗於城下人競爭之故敵得登

罔結一解天動地岌或斷尾自免

謂兵皆棄甲

或碎袪宵逸

謂斬關夜遁

麟居五門開明蔑一

崑崙之墟帝之所都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是爲百神之所在謂城破之日宣德門衞士皆散

毛屬號呼機駭蠭軼鹿蜀不佩子孫是棄

鹿蜀之獸佩之宜子孫謂城破之日人皆棄襁褓

於汴河

麟乃惻然舒節屈狄

謂上出郊

六蚪弗御匹馬謦蹕

謂上出南薰門扈從皆爲敵所却

駭不存之地倒手足之義越在草莽自辛至癸

凡三日

唯此敵心厥計甚詭吾居中山沐猴而冠

謂敵自言我不可治中原

必得如約交頸相歡

謂敵邀上遣使下河北

中山之族踴躍大喜空其珍怪億萬數計

謂國人獻金帛於敵

狒狒聞之大笑不已

狒狒之獸見人則笑

北藪置麏

謂立康王

四方逐鹿

謂割據

雖得中山何異空谷挾麟取麏伐木拔根

謂邀上遣曹輔取康王則趙氏之後無人

挾麟執鹿天下未逐

謂邀上詔勤王之師稱已講和

麏鹿方疑克而無補麏鹿既定猶之外府果存麟族

是自遺虎

謂敵必不存謀異姓

吁嗟我族命垂猦㹊

猦㹊之獸擊死遇風乃復生謂圍城之人性命甚危

遙噱紘中占麐之風

謂唯恃康王以爲命

麐而可取吾屬且虜

謂曹輔諂康王王來則中國左衽

麐而自置翟犬可世

趙簡子夢上帝屬一翟犬趙氏遂昌謂康王當自立則趙氏不絕

安得朏朏之與遊而釋我之憂也哉

朏朏之獸可以已憂

於是中山之族獗獝迫懼相與謂狒狒曰固知饕餮之心騁嗜奔欲窮山極海貪殘我族我族猥夥可以谷量未直其鋒已迸其轀故玆不武蛾伏北荒雖然孽狐止戈獬廌與戎

上旣還自靑城人皆以講和爲是用兵爲非是邪非邪孰雌孰雄拂拂笑曰今日割北藪以弭禍明日割西藪以取容中山之地有限而北荒之割無窮是使中山地弗容錐而吾族不得邪徑而託足也割與不割是非莫決知和知戰雌雄乃見虿蠆旣多尾將如何

邊境者國之尾謂不早救太原

蠚手斬手蠚足斬足欲守我林必固我麓滋蔓難圖見兔呼獹

謂敵至城下始募兵何㮚所募謂之六甲兵如呼小兒安得狻猊

狻猊獅子百獸畏之謂大將

彼獸之蛇必食以貘彼獸之豹必食以駮

貘能食蛇駮能食豹謂我擇將當勝於粘罕斡離不

以攫以拏匪熊匪羆廼嗾夷獒雖猛何爲

猛尚不可況郭京欲以小術取勝

是故虎兒出於柙麟可縶而羈也中山之族曰然則

何如狒狒笑曰麟出而還是豢中山

謂上得還彼給我爾

彼銜檿不變於外則繫羈復生於內

謂彼外事略定則必再邀上出

毋作由鹿而信其族彼豢之者將食麟肉

由鹿者由鹿媒以誘致羣鹿也取鹿必以鹿取人必以人謂上則信何臯之言何臯則信李若水之言李若水則信敵之言

麟化白龍羿射爾躬

河伯化爲白龍爲羿所射訴於上帝上帝反責河伯不白愼謂上不可再出

麟往則拘孰獻騶虞

周文王朝紂紂拘之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謂上再出必爲所拘大臣亦無散宜生行騶虞之計

麟走則顛孰載駏驉

北方有獸名蛩蛩趨則頓走則顛得駏驉負之而走謂上遭城破無大臣能斬關冒圍載上而出者

麟放獵狗澆隕厥首

澆與其嫂通少康因獵而殺澆謂敵得我之子女日爲淫亂隳其軍政不如率國中之人背城一陣是時京師無問匹夫匹婦俱欲死社稷

麟復何求孤死首丘

謂上往則拘走則顛別無他策不若死社稷

麟或可冒兕觸魯縞

謂冒圍而出

孰爲外助合彼窮奇

是時勤王之師遣使持蠟彈約日進兵王時雍皆囚之開封府

孰爲內助合我老羆蝤蛑鬬虎蜘蛛執豸毋言我弱逢彼之賣吾爲此廋孰用斯謀

是時敵已破京城不敢赫赫言故爲廋語麟書之所以作

吾謀甚效毋愧謝豹

謝豹者人勸之以事不從後化爲獸常掩面自羞因號爲謝豹

中山掩衣左之右之

敵據中原間掩衣之左右

世無老馬吾誰與歸

管仲征山戎問塗於老馬謂微管仲吾其左衽乎

吾恐楚終欺於秦

秦昭王與懷王會武關因畱楚王不遣謂上若再之青城必有楚懷之事

而大業之後無難易之臣矣

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爾公孫杵臼曰子姑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乃先死後程嬰卒立趙氏孤兒謂上儻爲敵所畱必無大臣如二子

中山之族曰然則奈何狒狒笑曰得巴蛇所吐之骨以除心腹之疾則反縛貳負可使爲相顧之尸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可除心腹之疾貳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反縛盜械名爲相顧之尸

不然吾將反脣蔽目化爲山貚之哭矣

山𤟤之獸見人則哭

中山之族曰反縛之道奈何彿彿乃屏去左右授以祕計此時鴟夷子適遊中山目擊中山之事乃潛書之以爲一笑

鴟夷子曰麟百獸之長也一跌於北荒遂屈節於異類失麟之爲麟矣貽彿彿之笑宜哉北荒闡中山業已講解彿彿猶笑而不知止因以得笑疾故其後裔見人則笑嗚呼屈於百世之上不能伸於百世之下理固然也人或有負世之累豈惟舉世笑之惟來世允以爲口實可不圖哉越遭吳難辱甚中山於是鴟夷子出麟書一編越王勾踐讀之曰嗟乎寡人甚羞夫彿彿者鴟夷子曰王如甚羞夫彿彿則請授以祕計勾踐遂欲聞祕計鴟夷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大王不密則國人與聞國人不密則吳人與聞會未足以肥越而適足以重越之禍矣勾踐曰今日之言出於子口入於予耳而已幸毋過慮於是勾踐卒授祕計反滅強吳抗衡上國鴟夷子之力也鴟夷子屢徙立名其於世飄然若不繫之舟其好釋亂解紛乃

出於天性誠有所不忍異時或有所不忍當以麟書揣之其意以爲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則與蚯蚓同故持其網而驅之麟書所以制天下之命也當世莫之能用而功亦不能以自見豈鴟夷子計有然否哉時有遇不遇也於是鴟夷子念世無可與共成功者託越之事以敘麟書云爾

狩麟賦（有序）

元楊維楨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漢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歿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爲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爲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爲終其理爲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爲乎來哉因獵而獲則是麟混於羣獸而爲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爲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爲終故獲麟後二

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爲賦

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斯文兮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兮麟又胡爲而出也吁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枵之精首四之靈抱至仁之性抜不類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踶角兮不觸顙兮不抵音純美兮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居必擇所不犯擭穽兮不罹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囿或出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畜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獸來擾緊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元聖哀姬紱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蹩躠於風塵削迹於衞兮伐木於宋接淅於齊兮絕糧於陳雒龜不出兮儀鳥不至周公無夢兮亞聖殞身驗天道兮如彼察人事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其已矣仁哉麟哉胡爲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亶在茲彼以爲庶文成之祥兮何見蹄於鉏商也以爲悼將歿之徵兮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達乎其

位兮麟寶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遂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兮又何異夫犬羊誶曰時之治麟爲瑞吁嗟麟兮時之否麟爲異吁嗟麟兮爲春秋之所起爲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麒麟賦（有序）

明夏原吉

永樂十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今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與古之傳記所載及前所獻者無異臣聞麒麟瑞物也中國有聖人則至昔軒轅時來游於囿成康之世見於郊藪是後未之聞也今兩歲之間而茲瑞載至則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實前古之未有也宜播之聲詩以傳示無極臣忝職地官屢覩盛美不揆蕪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惟我皇之明聖兮膺天命而御極環六合以爲家統四裔而混一化洽殊方仁覆萬物和氣所鍾禎祥疊出而仁瑞之獸所以復獻於今日也爾其滄海之濱瑞氣勃鬱元枵降精二儀合德榮光燭天輝耀赫奕山岳爲之炫映江海爲之滋液百獸爲之奔衞萬靈

爲之拱翼而麒麟於是生焉豐骨神異靈毛瑩潔霞明龍首雲擁鳳臆星眸眩兮焜耀龜文燦兮煜熠牛尾拂兮生風麕身動兮散雪蹴馬蹄兮香塵接腕聳肉角兮玉山貫額步無躑躅必中規而蹈矩聲無哮闞自協商而應律固不犯乎陷阱亦豈傷乎生物是以不奮而威不猛而烈虎豹見之遯藏犀兕遇之辟易封狶巨狿雖悍戾而誰羨麐麌豺貉顧旁午其何盆彼漢廷之角端徒自誇其美而渥洼之神駿焉能與之匹茲實聖世之奇瑞匪有資於人力此所以海隅島夷不敢自逸乃梯山而航海於以獻於中國於是離遐陬道滄溟越重譯望帝京侑之以方物達之以至誠匪惟效職於王會蓋將昭德於聖明於是時也天門洞開袞龍在御瑞物既呈祥煙斯布散精彩於彤墀濯儀文於甘露或昂首而欲馳或跪起而欲舞重瞳載顧百辟歡欣曰惟此獸希有之珍昔在軒轅曾一來馴暨周成康郊藪是臻歷千載而及茲乃有感於皇仁越期歲而再至實前古所未聞是宜播之聲詩勒之金石著盛治之無窮延休徵於莫極顧

微臣之謭謭覩盛美而愉懌爰稽首而獻賦頌聖德於萬一

瑞應麒麟頌（有序）

王直

恭惟皇帝陛下備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統御萬方無間遠邇熈然泰和天心昭貺靈應迭至乃永樂十二年九月八日麻林國士復以麒麟來獻數萬里至於闕下臣謹按瑞記曰麒麟仁獸也必中國有聖人則出皇上仁育宇內諸福之物所以昭德效祥者不可殫紀而麒麟則兩見於歲期之間天之所以彰應於皇上者豈偶然哉羣臣百工稽首稱賀皇上謙敬自持讓而弗有深惟太祖高帝創業艱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益思所以祇順天心安養黎庶又舉前代之君矜恃祥應不能正身修德自致敗亂者以爲鑒戒玉音布昭如日月在庭之臣祇服贊頌頌皇上敬天勤民不矜不伐雖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也臣聞天道無息聖人之德亦至誠無息故足以參天地育萬物皇上之德至矣而猶敬慎如此是即天地之德天地之心

也明明上帝所以眷佑於皇上者益愈隆愈盛矣
國家有萬萬年太平之慶羣臣兆民亦永有賴焉
臣忝職文字覩茲盛美懽戴之情萬倍常品謹撰
頌詩一首上進頌曰
赫赫明明上帝之命命於天子萬邦是理維此萬邦
靡不來王無有遠邇維皇之治皇有大德肫肫其仁
惠養下民以對上天下民有言曰我父母育我童幼
暨於黃耇我寒我飢衣之食之嗟我民庶樂此熙熙
上帝鑒觀皇德之厚爰發其祥顯天之佑其祥伊何
是生麒麟昭昭維靈式安且馴凡物有生弗踐弗履
既合於仁亦協於義有隆其聲黃鐘大呂麒麟在原
民歌且舞天開日月來獻於京鼓舞懽呼麒麟在庭
羣臣上言嘉祥來格維物之祥實昭皇德皇帝曰嘻
維命靡常維敬厥祥天是用昌昔我太祖靈承於旅
既艱既勤闢於土宇傳祚在予予敬用承惟祥之來
豈敢或矜在昔之君有土有人恃祥弗敬用墜厥命
凡爾百僚維德是輔以事上帝紹我太祖臣拜稽首
大哉皇仁如天之行如日之升臣拜稽首一哉皇心

上帝是歆太祖是臨天命純固皇帝在御彌億萬年永作民主永作民主敬事於天聖子聖孫萬世其傳

麒麟賦

劉定之

聖天子膺洪圖守神器繼累聖而大業光奉兩宮而達孝備夫然故道不愛於天寶不愛於地但見炎荒雪嶠效奇踵來日本月氏貢琛尾至而猶未足表太和符至治也爰有奇祥實乃四靈之首間生曠代在夫英里之陲馬足象乾而動直牛尾法坤以靜垂文周於身不耀而其章自炳肉生於角不觸而厥性孔慈音含舜韶之律呂步中禹度之矩規爾乃隨逐使旌經年始至於赤縣祗陳貢牘涓日用進於彤墀軒昂馴習回轉委蛇聞都俞而欲效率舞之態仰睟表而宛生瞻依之思仁振振兮允合王化靈昭昭也式際昌期於是羣臣欣躍稽首陳辭以爲吾皇道符軒后故昔在郊而今復見於域中績邁成康故彼遊藪而此則達於闕下兕魯甸之覆何足並驅而漢畤之逢豈堪方駕於以見百王之盛莫比萬世之祚無疆請告郊社彰鉅美書墳典垂休光聖天子穆然深思

謂禎祥之至必本乎至誠休徵之臻在建乎皇極願因天眷謹天德而勿務乎文以或怠其實然後羣臣恐懼踧踖共承明詔各虔厥職復相與歎曰麟之出也猶前古而曾聞吾皇之德也誠自古而罕及

奏停取麒麟疏

王學曾

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口傳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著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凰世所異物而比他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著彼處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臣仰見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爲瑞物向來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聖德盛治無妨也臣復何言但捧誦綸音一則曰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一則曰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臣請自皇上之所謂聞者願皇上之愼其所聞而益進於所未聞也請自皇上之所欲見者願皇上之端其所見而益進於所未見也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奏聞此撫按事也矧麟之爲靈昭昭也

既產於盛世撫按敢不以奏聞哉但竊聞此麟產於光山托生於牛腹卽斃於次日旋產而旋斃則祥者亦爲不祥矣祥而不祥撫按將以何者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不知皇上之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乎抑亦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皇上身居九重雖聰明天縱何由卽聞產於河南乎臣遠在南都雖不知其所自但以臣意竊揣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取悅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爲鼓惑計耳若此者非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於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著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可著吏部上緊轉之聞某項錢糧可用可著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可著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重辟可著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尚堪修造可著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可著錦衣衛上緊逮之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

萬世謂皇上爲何如主乎臣竊謂皇上英明獨斷雖不可無而從中傳旨尤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幾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正此謂耳矧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外寇驕橫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孤臣寡婺煢獨哀哀哭泣悲嗟之情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麒麟聞誠非忠於皇上者也故臣願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欲見者也苟心欲見之則胡可言罷亦胡可言知臣嘗鏡之古矣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寶劍唐太宗却名鷹此皆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爲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垂之後世遂爲美談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於不足言者何爲既知宜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今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蘄州進竹簟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

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蒲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以口腹累人世宗皇帝卽位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是祖宗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恆端舉動恆慎典則具存是故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昭祖宗臣於以前仰承德意一疏已經叙誦茲不敢多贅矣皇上今日爲一槁麟之故必欲一見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比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假使麒麟至今尚存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於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異之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其麟尚存也遂鼓惑聖聽而必令撫按進之乎撫按聞命徬徨無措則責之道府道府聞命徬徨無措則責之州縣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如何而後可應皇上之命也其中道塗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

時兩河報災比他省尤甚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爲念何故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勞民動衆爲也至於老稚啼號之聲士卒呻吟之狀孤寡哭泣之情貧宗愁苦之態皇上果欲見之否耶臣愚以爲推此一念欲見異物之心而廣之於所未見斯爲大聖人之聰明耳皇上睿哲既知罷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則傳之四方咸以爲斃麟且見之况生者乎况出於斃麟之外者乎將來聞風而進獻者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德一累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槁麟之取寧忍於不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皇上也伏乞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好久而勿替不聞亦式嘗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圖永堅停操滅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聞皆正典所見皆王謨至於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始聽之凡涉於嗜欲者必

斥之一切從中傳奉旨諭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皇上之盛德格天駿業亙古不數年必有麒麟遊苑鳳凰儀庭以應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槁麟奚足美羨哉

三二六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七卷目錄

麒麟部藝文二（詩）

麟詩　唐李嶠

獲麟贈姚闢先輩　宋歐陽修

賜觀進貢麒麟獻詩（有序）　明王一寧

麟（有序）　徐渭

麒麟部紀事

麒麟部雜錄

麒麟部外編

禽蟲典第五十七卷

麒麟部藝文二（詩）

麟詩　唐李嶠

漢祀應祥開魯郊西狩廻奇音中鐘呂成角喻英才
畫像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若驚能吐哺爲待鳳凰來

獲麟贈姚闢先輩　宋歐陽修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
而子獨曰然有如塤應箎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
春秋二百年文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爲師

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相沿益迂怪各鬬出新奇
爾來千餘歲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曜萬世疑
自從蒙衆說日日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
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
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賦格飛黃擺銜羈
聖門闢大道夷路肆騰嬉便可勦衆說旁通塞多岐
正路趨簡易慎勿事崎嶇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
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蝕昏眵
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棄今縱悔可追
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嘻

賜觀進貢麒麟獻詩（有序）

明王一寧

皇上改元之三年遠國以麒麟來貢叨列詞垣幸覩嘉禎不勝歡忭謹拜手獻詩以志其盛

聖皇御寰宇治化敷深仁至孝格天地和氣周八埏
天心答靈貺百福咸駢臻絕域產嘉瑞表兹泰運新
遠人慕帝德重譯獻紫宸蹌蹌殿陛間拜舞亦何馴
重瞳一回顧百象皆生春行規折中矩牛尾麕之身
有定而不觸有趾而振振所遊必擇土所居寧肯羣

周室在郊藪漢庭來九眞迄今千載下屢出應昌辰巍巍吾皇德曠古無與倫作詩繼周詠稽首歌聖神

麟（有序）

徐渭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莊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氣郁如霞采瀰漫亙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㹀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羣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襯現紫色毯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輙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並所呈

由均乞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刪削彼處文移以存其實

一觧羌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皇厭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皇眞主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麟

又

吾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躇五色麟尚恐越裳重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語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麟中許貢止常麟但取冰時片甲新五馬敢圖茶葉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汗香飛遠一壇圓

又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麒麟部紀事

通鑑前編外紀黃帝時麒麟遊於苑囿

雲笈七籤黃帝有茂德感眞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囿元枵之獸也

路史帝堯在位七年麒麟遊於藪澤

新序舜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

吳越春秋禹時麒麟步於庭

汲冢周書王會解規矩以麟者獸也（注）規矩亦戎也

麟似鹿牛尾一角馬蹄也

竹書紀年成王麒麟遊苑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孔子家語辨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

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終軍傳武帝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魚鳥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頼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

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郊祀志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注）改元狩元年以此符瑞之應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編翠羽麟毫爲簾

後漢書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

西京雜記五柞宮前有梧桐樓樓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文辭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足折折處如血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十一年是歲麒麟所在出焉

宋書符瑞志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見潁川陽翟

後漢書安帝本紀延光三年八月潁川上言麒麟見陽翟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麒麟一見濮陽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見郡國

漢獻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見郡國

吳志孫權傳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

宋書符瑞志吳孫權赤烏元年八月白麟見建業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見南郡枝江

咸寧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見平原鬲縣九月甲午麒麟見河南陽城

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見頓丘

拾遺記張華字茂先武帝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

宋書符瑞志晉愍帝建興二年九月丙戌麒麟見襄平州刺史崔毖以聞

晉元帝大興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見豫章

晉書成帝本紀咸和八年五月麒麟騶虞見於遼東

石季龍載記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

呂光載記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以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

利鹿孤載記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

陳書徐陵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獲麟以獻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玉海隋義寧二年仁壽宮獲白麟更郡曰麟遊

冊府元龜武德三年七月鄯州言麟見

武德六年管州言麟見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九月壬戌麟州言麟見

貞觀三年五月乙丑幽州言麟見

貞觀九年十二月獲麟於德州

貞觀十一年五月麟見京師之後苑

龍朔三年十二月詔以絳州麟見於介山含元殿前琅臺閣內並覩麟跡改來年正月爲麟德元年在京及雍州諸縣見繫囚徒各降一等杖罪以下並免之

開元元年十二月有麟見於峽州遠安縣之鬼谷仙洞

舊唐書五行志元和七年十一月龍州武安川會田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之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圖麟及嘉禾來獻

孔帖前蜀王建武成元年十月麟見璧州

永平二年六月麟見文州

三年麟見末泰

四年麟見昌州

十五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光天元年十二月帝謁永陵辛酉詔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元日乾德是歲麟見於青神縣長泉里帝以爲己祥卽其地命建院焉

吳越備史天祐二年冬十月有獸入吳興一角而麟趾

玉海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角端有肉詔羣臣參驗徐鉉等以爲祥麟有司作祥麟曲（注）仁獸效祥星楞耀芒在郊毓質游時呈祥

雍熙二年閏九月己亥坊州進一角獸御崇政殿召近臣等觀之（注）昔嵐貢者麟今坊貢者麒命豢於苑

中

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八月二十五日癸亥御崇政殿名輔臣等觀之司馬光作交趾獻奇獸賦宗室叔裒進異獸歌（按司馬光賦作麒麟）

墨莊漫錄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卽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朱慶也與子不熟顧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堂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曰汝何以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世寧曰此洞何名

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

元史仁宗本紀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犢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帝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爲瑞也

揚州府志至元九年張村出麒麟村民以爲妖箠殺之馮令圖其形士大夫賦詩紀事

異林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於庭兩脇有甲毛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犬大

空同子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麟以爲妖擊之口吐火斃項又蘇瘞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牛蹄

新蔡縣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儒士曹十莊佃人余廷家產麟頭如鹿而有一肉角皮毛

青而有鱗甲蹄亦如鹿尾如牛尾產之時火光滿室廷以爲不祥撻之死時鄉士大夫方修文廟干取其皮以告堂兄參政亨亨應聲爲韻語曰太平文運喜重新誰使阿農殲瑞麟應是昊天愛至寶不鍾於物鍾於人

西平縣志嘉靖四十二年縣北杜家莊民寇忠家牛產一物麕身牛尾馬蹄有角有鱗時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鄉人怪之遂擊死識者以爲麟也太守徐中行作瑞麟圖贊

隰州志萬曆十一年趙家峪民馮尚智牛生犢遍身肉鱗隻角端正白額紅唇不移時死人以爲麟云

汝寧府志萬曆十三年光山縣民曹國隆家產麟

丹徒縣志萬曆二十一年唐里灣民朱旺一家牛產麟先是旺一家每夜有赤光上騰如火麟產後不復見其狀遍體鱗紋色青黑頂光潤氤氳若雲氣然口紅色頷下有髯項皆細鱗具九乳臍以後具六乳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紋橫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

細鱗尾梢一全鱗裹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甫生聲如洪鐘衆咸指爲怪斃而瘞焉越日里人殷士望等聞知往啓而濯之傷悼良久繪爲圖郡侯王公應麟命葬於北固山二賢祠左作圖說

萬曆二十五年春朱旺一之族某家牛復產一麟其牛卽前產麟者之子也麟壯大如前麟微有毛目赤若流丹額有紋如王字近蹄細鱗尤整密餘皆同前生數日死亦瘞北固山爲雙麟塚五歲再育麟亦近古未有云

梓潼縣志崇禎末龍江寺僧晨起汲水偶見霞光燭天異而潛視之少項有麟浮出潼水潭中踰時乃隱

麒麟部雜錄

禮記禮運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訟平麒麟在郊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春秋感精符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游其囿

家語困誓篇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

文子道原篇麟以之遊鳳以之飛

道德篇積道德者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

其沼

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麒麟遊其郊野

楚辭使麒麟可得羈而繫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呂氏春秋名類篇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

易林採薪得麟大命隕顛

子鉏執麟春秋作陰元聖將終尼父悲心

鳳凰在左麒麟處右仁聖相遇伊呂集聚

麟鳳所遊安樂無憂

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樂無憂邦多哲人

仁智隱伏麟不可得龍蛇潛藏虛居堂室

麟鳳相隨觀察安危

雄聖伏名人匿麟遠

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無災殃

南山高岡麟鳳室堂含和履中國無災殃

麟趾龍身日馭三千

麒麟鳳凰子孫盛昌

麟鳳執獲英雄失職

景星照堂麟遊鳳翔仁施大行頌聲作興

春秋繁露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淮南子墜形訓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揚子法言問明篇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

孝至篇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

論衡狀留篇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

說日篇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

說文麒麟仁獸也馬身牛尾肉角

月令章句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麟臻

魏陳思王仁孝論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

白虎通麒麟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抱朴子逸民篇麟不吠守鳳不司晨

博喻篇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鵠振翅元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

鸞凰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厠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

廣譬篇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麟角鳳爪不必爲鬬設

詰鮑篇麟虞覩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

兩同書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鷄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

譚子化書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

麟有利角衆獸不伏

演繁露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麟說文云青驪文如傳慕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爲說曰青麒麟驪馬之斑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

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廐遂以祥麟院爲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爲事正以騏驎爲麒麟矣

田間書不知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知惡鳥無以知鳳之瑞

玉笑零音麒麟麇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麇鹿之解角

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麒麟部外編

拾遺記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

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之後水德而爲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搜神記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街見芻兒捶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耀興元丘制命帝卯金

漢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仙女王子登來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到七月七日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二更之候忽見西

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乘白麟

洞冥記帝既耽于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海內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絃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

麻姑傳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著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

而下麻姑至蔡經家坐定名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

博物志神宮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靈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八卷目錄

騶虞部彙考

騶虞圖
酋耳圖
詩經（召南騶虞）
爾雅（釋獸）
山海經（海內北經）
宋書（符瑞志）

毛詩陸疏廣要（于嗟乎騶虞）
埤雅（騶虞）
爾雅翼（騶虞　魁）
三才圖會（酋耳）
騶虞部藝文一
封禪頌　漢司馬相如
五靈頌　後漢蔡邕
騶虞頌　吳薛綜
騶虞贊　晉郭璞
騶虞畫讚（有序）　唐白居易
騶虞賦（有序）　明胡儼
騶虞頌　解縉
騶虞頌（有序）　陳祥
騶虞頌（有序）　夏迪
騶虞部藝文二（詩）
應制獻騶虞詩（有序）　明胡儼
騶虞詩　王直
騶虞部紀事

騶虞部雜錄
獬豸部彙考
　獬豸圖
　神異經（任法獸）
　漢官儀（豸冠）
　宋書（符瑞志）
　述異記（獬豸）
　爾雅翼（鷹）
　獸經（獬豸）
　三才圖會（獬豸）
獬豸部藝文一
　獬鷹賦　唐宋高
　獬豸賦　闕名
獬豸部藝文二（詩）
　詠史　唐李華
獬豸部紀事
獬豸部雜錄
白澤部彙考

白澤圖

宋書（符瑞志）

三才圖會（白澤）

白澤部紀事

白澤部外編

桃拔部彙考

桃拔圖

宋書（符瑞志）

爾雅翼（桃拔）

桃拔部紀事

桃拔部外編

角端部彙考

角端圖

宋書（符瑞志）

爾雅翼（角端）

角端部選句

角端部紀事

禽蟲典第五十八卷

騶虞部彙考（酋耳附）

釋名

騶虞（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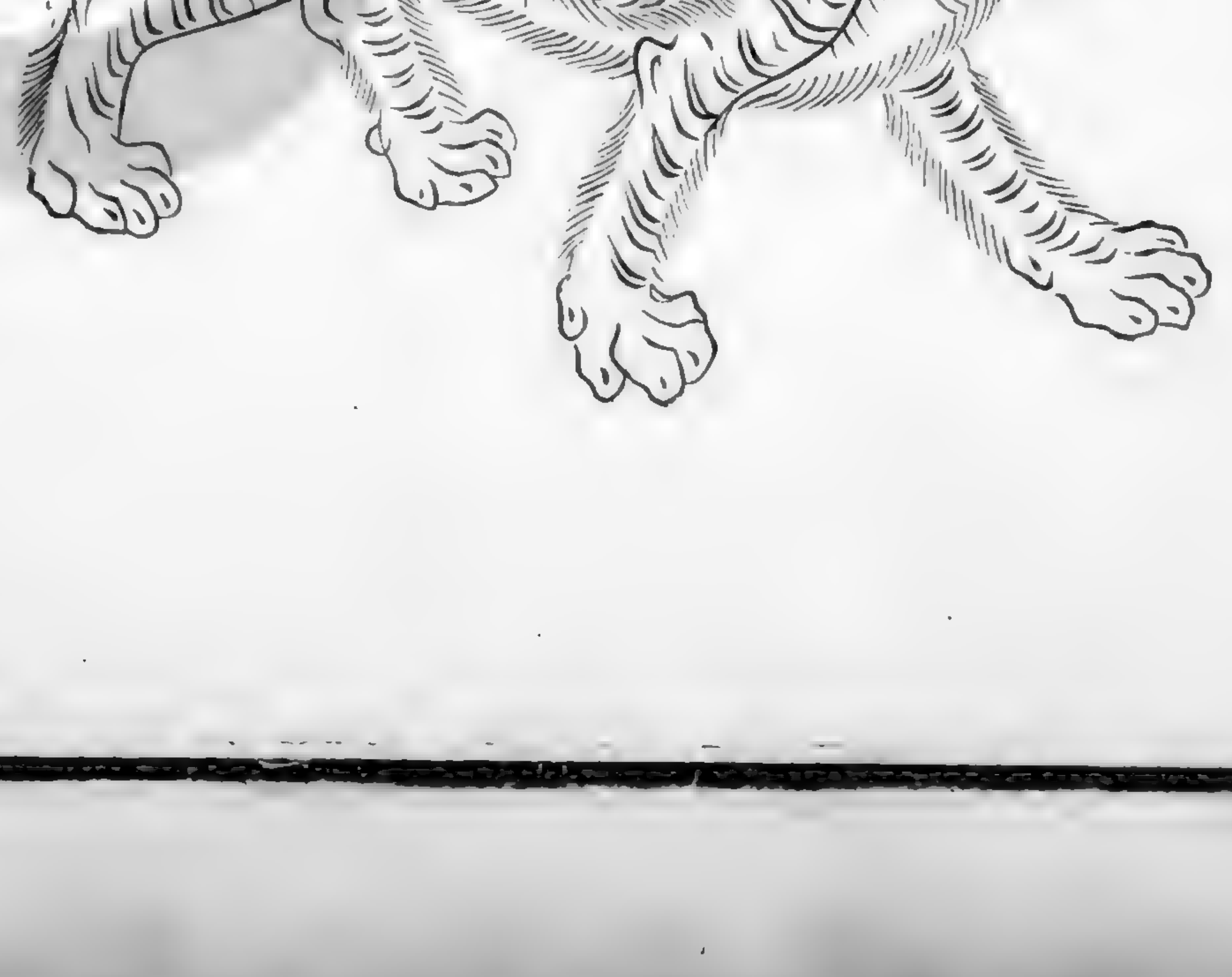
白虎（爾雅）

騶牙（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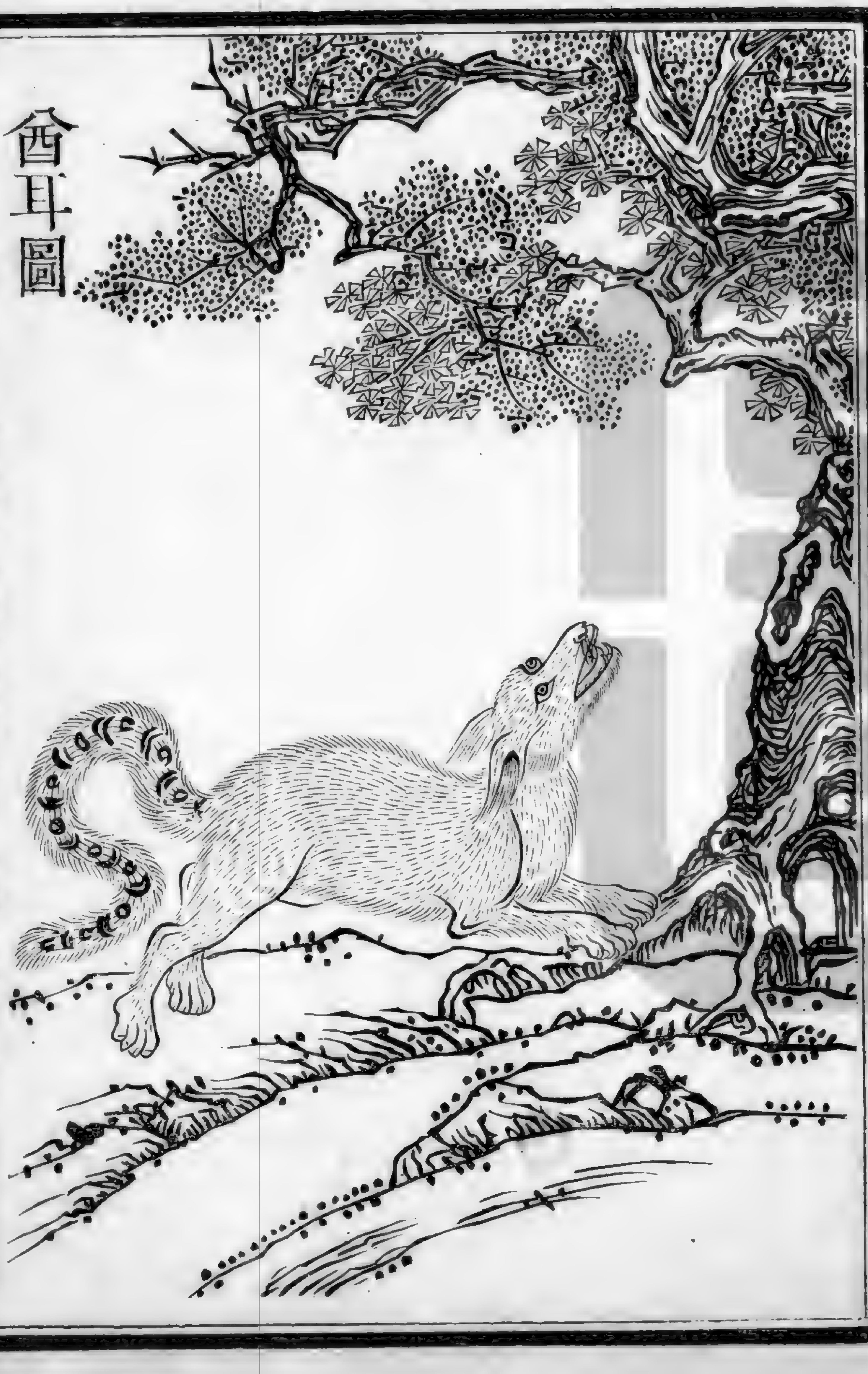
魋（爾雅）

騶吾（山海經）

騶虞圖



酋耳圖



詩經

名南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草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正義）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

爾雅

釋獸

甝白虎

（註）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疏）白虎名甝

山海經

海內北經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宋書

符瑞志

白虎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不害物

毛詩陸疏廣要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卽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

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皜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耳瑞應圖云白虎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河圖括地象云令呰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詩攷曰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詩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又引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詩緝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爲文王之化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是騶爲騶虞也孟子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爲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

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且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彩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卽騶牙也爾雅無騶虞名物疏辨云按禮射義云天子騶虞爲節樂官備也異義韓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云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以騶爲囿名及以梁騶爲田名僅見於魯詩賈子月令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御六騶屬焉則騶者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澤之野則虞者虞人也韓詩說云掌鳥獸官意蓋近之小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繁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焦弱侯云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不過傷虞人厲山澤之禁故物性能遂因歎

美歸功於二官以此解序未爲不可而與射義所謂樂官備者亦可通矣但山海經及緯候之書俱以爲義獸說其形者或以爲五采畢具或以爲白虎黑文或以爲皓身無雜又各不同羅願則據淮南子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鷄斯之乘以獻於紂謂文王之馬有名騶虞者以其如林氏騶虞之俊逸而名之文王必嘗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歎之此又一說也

埤雅

騶虞

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宐正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爾雅翼

騶虞

騶虞珍獸出林氏山海經云大若虎五色畢具尾長

於身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虞或作吾然則騶吾則騶虞也今詩之騶虞解者類以爲此獸歐陽公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爲獸司馬相如云囿騶虞之珍羣史之說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聲音之假借以牙爲吾故九辯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讀者曰衙猶吾也故朔稱所謂騶牙則詩之所謂騶虞者爾豈可謂虞官也哉然以詩爲直指此獸又大謬蓋此物自獸之俊逸者以其俊逸故馬之健者比之乎於騊駼章中極其說又西京賦云圍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是亦以其似馬而稱之也淮南子曰屈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以獻於紂則文王之馬有名騶虞可見於此是馬也文王必嘗駕習之以從田其智足以知御者之情其才能左右赴趨之意使其進退周旋莫不如欲故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夫五御以逐禽爲難今其馬能與人相應使獲禽之多如此蓋可歎矣此所以申言之曰于嗟乎騶虞也夫騶虞之馬工於逐禽如此詩言其仁何也蓋一發而得五則庶類蕃殖矣當葭蓬茁之時則蒐田以時矣有以見文王於平時不妄殺如此此其一時之義仁如此詩則王道成矣不必指騶虞二字求其說也且詩之言仁如騶虞猶禮記言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取其一篇之義不然則所謂緇衣者安知賢而好之後之學者不得其說乃以騶虞不踐生草又曰義獸許叔重註淮南子亦云騶虞食自死之獸夫騶虞虎也搏殺攫噬之類又其修且碩如此安能日得夫獸之自死者而食之且詩方矜一發五豵之敏而顧嗟美禽獸爲能不踐食生物是義安所措此皆因詩之序不知其爲馬而增爲之說也許又云白虎黑文日行千里與五采畢具者異故併著之雜斯云神馬也

甝

甝虎西方之獸白西方之色文質皆應其方故古者

祭祀之禮以白琥禮西方白言其色虎言其形也禮西方者以其物享之之義也祭白虎不常有故郭氏但引漢宣帝南郡獲白虎爲驗司馬相如稱般般之獸白質黑章爲大瑞而世之說者又以白虎爲騶虞許氏解淮南子稱騶虞白虎黑文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騶虞之色雖與山海經所說不合然漢儒大抵皆以爲白虎又其言白虎性仁食自死之獸瑞應圖曰仁而不害今白虎不甚搏殺坐食而已或云虎之老而仁者有合於仁如騶虞之義此先儒之所爲說歟周書王會曰般吾白虎晉宋時正旦元會設白虎尊於殿庭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蓋杜舉之遺式欲令言者猛如虎無忌憚也

三才圖會

酋耳

英林山有酋耳周成王時曾獻之尾長於身食虎豹王者威及四夷則此獸至

騶虞部藝文一

封禪頌　漢司馬相如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五靈頌　後漢蔡邕

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於垣坰

騶虞頌　吳薛綜

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斂威揚德

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騶虞贊

晉郭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騶虞畫讚（有序）

唐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九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其曠代不覿引筆贊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物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虞

騶虞賦（有序）

明胡儼

永樂二年九月丁未周王獻騶虞於朝休嘉之徵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不忻躍贊嘆臣儼謹按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格物總論曰騶虞似虎白

質黑文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應圖曰騶虞義獸也人君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若此者在昔徒聞於紀載未若今日之覩其盛美焉蓋由聖天子德備中和建立皇極敦敘九族蕃育羣生之所致也臣儼獲際嘉祥不勝慶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惟皇仁之溥博均覆載於兩儀揭日月於中天照運化之重熙九族翕以雍睦萬彙耀而增輝曰彝邦與蠻貊皆稽顙乎赤墀天地氤氲川岳鍾靈迺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白文黳黳而雲蒸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參身見周南之山谷乃鵲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爲衞豈百獸而同羣不食生物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風生猰㺄屏其醜類騏驎協乎至仁息不蔭乎惡木渴不飲乎穢津隱巖巒之煙霧遠林麓之熇塵於是虞人告祥喜溢藩王爰命輕駕八鸞鏘鏘翠蓋葳蕤錦旂悠揚綱纚長坂委蛇重岡陟險巇披蒙茸列羽騎騰飛熊兔潛形於三窟猿罷嘯於孤峯風泛條而蕭瑟月隱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蹀躞

微蹤衆禽廻翔百神護從願效奇於靈囿遂託身於顯融辭長林之廖廓就廣路之豐隆羣邪爲之辟易壯士爲之改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王拜稽首天子萬歲天子曰嘻惟王孝恭殿彼周邦光昭故封行通神明福祿攸降故茲獸之時出其令德之所鍾王曰天子爲天下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功光祖考恩洽臣民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和氣薰蒸坱圠無垠惟以和而名和故諸福之畢陳景星爛兮璀璨卿雲紛兮輪囷禾異畝兮同穎麥兩岐兮並芬文禽靑兕重譯效珍赤踶白象萬里來馴矧茲獸之旼旼皆聖化之所臻未儲精於玉燭已垂象於蒼旻於以昭至信揚德馨表聖知協義聲殆天以彰聖人明明之治豈藩國之所敢勝兕於是時器車出而朱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角端見而長庚呈山嶽呼而鸑鷟鳴與騶虞而並耀垂不朽於丹青彼林氏之五邑暨鐴山與瑯琊徒傳聞於載籍嗟歲月兮已賒孰若今之昭昭應寶祚之靈遐乃有詞臣載筆鑾坡爰效詩人形之咏歌歌曰吁嗟騶虞兮國之禎撫不懼兮逼不驚黑章

繞兮白毳明儵長嘯兮祥風興履擇地兮食不生參二虎兮從白靈王用躬致兮款天京敀敀穆穆兮其儀貞鵲巢應兮聖化成千秋萬歲兮歌太平

騶虞頌

解縉

聖德至同天地感騶虞應嘉瑞均許有山曰神后嵩岳之輔高岧嶢榮光紫氣徹漢霄瑞靄密並祥飈洽幽明神駿奔民懽欣月光蕩漾浮喬雲睍視如有白石蹲非熊毛質異威若虓虎何其馴三旗旦七夕爛渡江東雲影粲如玉斯溫雪斯白白毛滃滃間花黑露漙漙凝石黑率舞明庭感聖德感聖德荷上天永樂禎祥出簡編太平萬壽萬萬年

騶虞頌（有序）

陳祥

永樂二年周藩獻騶虞百官咸奉表賀臣榮作頌又遠方之國麟鹿象犀並時偕至臣縉臣廣臣幼孜僉有頌言咸稱嘉瑞是時臣祥跧伏草茅念惟騶虞物不茹生蠕動勿履當聖人之世而出應至仁也聖人寶賢愛民崇儒尊聖豈緊異物之貴灑灑洋洋未之爰及臣祥竊有意茲幸備員瑣闥獲

觀先所爲圖謹續短章昭宣聖德以畢夙心臣祥不勝惶恐頌曰

昔在鈞田騶虞出焉白質元章仁性自然欽惟文皇慈和天植民飢由己肉不甘食鑑揭文華奏輯名臣於昭聖謨惟以保民不疑臣福黨禁亦除堯仁如天應在騶虞四拜孔子尊尚濂洛育養儒臣虛懷謇諤異結河冰脂凝露華陛前卿雲閩海柏花曹人之獻虎軀猊首咸謂匪奇稱賀勿受飼象有禁元兔愧夸豈茲周畋而侈休嘉成湯解網商祚永綿越裳卻雉姬籙以延聖仁遠佞皇圖萬年

騶虞頌（有序）

夏迪

嘗聞眞人應命則天必降嘉瑞爲之眞符如龍馬洛龜麒麟鳳凰之屬著之簡冊昭然可考矣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開皇明修文偃武殆四十年民生皡熙物無疵厲於是始授之於陛下太和絪緼儲而爲神發而爲祥故凡文犀白象嘉禾瑞麥野蠶之繭雖云並臻皆不足以當之必有希世之瑞出焉以昭至治以飾洪猷然後爲至迺者騶虞見於

周王之闕下中外臣庶觀者塡溢以爲天錫靈貺爲國禎祥於是所在頌聲洋洋作者相繼臣迪備職選曹念不可默而無聞謹拜手而獻頌曰

元穹儲精寧輿効成蓄爲嘉祥發爲休徵其禎伊何匪麒匪麟匪騮匪驪匪兕匪虎亦匪象犀粲白質采黑章猊首奮迅虎軀昂藏是爲騶虞希世所有生物不食生芻不蹂惟我皇上法祖憲天仁覆恩洽際於八埏禮樂既成禎瑞四應凡厥生民沾濡涵泳吁嗟騶虞亦既萃止充此靈囿蹌蹌濟濟爲國之祥四靈畢聚篤生聖人受天之祜於斯萬年作華夏主

騶虞部藝文二（詩）

應制獻騶虞詩（有序）

明胡儼

永樂十一年夏五月騶虞見於山東之曹縣六月丁未朔臣下以進白質黑章惟性而馴徵之載籍實爲瑞獸是由皇上盛德之所致乃太平之嘉應也故不可無紀述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聖皇端拱居明堂梯航玉帛來萬方仁恩義澤被寰宇運化熙熙躋虞唐於此山東產靈獸玉燭儲精天降祥雪花英英瑩毛質元雲冉冉凝天章不履生芻

性仁厚虎豹遁迹蛟龍藏千巖萬壑生光彩山靈岳祇參翱翔奇花異卉紛照耀靈風滿川甘露瀼要之網羅不可致虞人走告誇非常近之不驚亦不懼儀儀穆穆行蹌蹌薦以雕籠藉芳褥榮光叶氣隨飛揚猊首斑斑獻金闕龍旗寶扇森開張百僚拜舞慶嘉瑞鏘金鳴玉趨鶬行昔者鈞州已來貢重見實由聖德昌小臣忻躍載歌頌願播簫韶儀鳳凰

騶虞詩

王直

有靈者獸是曰騶虞環滁之山以潛以居其靈維何莫之與匹既元其文而白其質猊首虎軀尾參於身一日千里孰知其神振振仁厚不踐生草彼物之生亦不以飽維天生之亦自天成聖明之世爲祥爲禎維今天子道德純至肫肫皇仁遠邇一視昭事上帝曰敬曰誠孚於下民皆樂其生皇天維親兆民胥悅神祇效靈騶虞乃出石固之山榮光燭天百獸從之其行躚躚形軒文檻帖然自致翼以祥飆獻於天子天開日晶慶雲垂英百僚歡趨騶虞在廷騶虞在廷實爲大瑞龍馬神龜乃同其類昔在太宗文德武功

騶虞之來頌聲渢渢維今天子祖武是繼騶虞復來以昭盛治穆穆聖明天眷滋彰萬世之隆萬世之光小臣作詩以歌盛美播之韶鈞垂示無已

騶虞部紀事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以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注）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

玉海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云蓋騶虞也

墨子三辯篇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汲冢周書王會解史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

長三尺其身食虎豹

其西般吾白虎

史記滑稽傳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拜爲郎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漢書宣帝本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

後漢書安帝本紀延光三年八月穎川上言白虎二見陽翟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白虎二十九見郡國

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虎見又郡國二十七言白虎見

吳志孫權傳赤烏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

宋書符瑞志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見河南陽翟見弘農陸渾

二年正月己亥白虎見遼東樂浪辛丑白虎見天水西

晉武帝咸寧三年二月乙丑白虎見沛國

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見永昌南罕

太康四年七月丙辰白虎見建平北井

太康十年十月丁酉白虎見犍爲

晉書成帝本紀咸和八年五月麒麟騶虞見於遼東

宋書符瑞志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白虎見新昌縣

簡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見豫章南昌縣西鄉石馬山前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白虎見豫章郡

太元十九年二月行羣令劉啓期言白虎頻見行溫令趙邳言白虎頻見

晉書安帝本紀隆安二年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

宋書符瑞志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陽言騶虞見於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白虎見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見桂陽耒陽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見弋陽期思二縣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見武昌武昌太守蔡興宗以聞十一月丁丑白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益州刺史陸徽以聞

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見南瑯琊半陽山二虎隨從太守王僧達以聞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見臨川西豐

南齊書祥瑞志昇明二年騶虞見東安縣五界山獅子頭虎身龍腳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南史梁武帝本紀天監十年春正月戊子荊州言騶虞見

冊府元龜武德五年豐州言騶虞見

武德七年仁州言騶虞見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十月沂州言騶虞見

貞觀二年十月安州言騶虞見

貞觀六年四月楚州言騶虞見

貞觀九年閏四月衡州言騶虞見

貞觀十年三月襄州言騶虞見

貞觀十五年四月慶州言騶虞見

貞觀十九年二月滁州言騶虞見

貞觀二十一年十月南代州騶虞見

朝野僉載天后時涪州龍虎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三月獲瑞獸酋耳形類虎

尾長於身有豹文能食虎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當管虞鄉縣王賢鄉有白虎入靈峯觀謹按孫氏瑞應圖白虎者義獸也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謹畫圖進上勅付所司

齊東野語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騶虞皆是也然夷考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永平三年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

虎薈文宣朝祥瑞無間遐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宣德乙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備于一時也

汾陽縣志白彪山城西二十五里石巉峯聳林茂泉飛遶南洞壑村墟爲郡勝境傳騶虞見此騶虞白質黑文故名白彪山

騶虞部雜錄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訂義）薛氏曰先鄭釋此騶虞聖獸

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訂義）鄭鍔曰樂用騶虞天子之射雖志於中然以仁心愛物爲主故也

商子禁使篇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

易林五軛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

說文騶虞有忠信之德不吃人

抱朴子逸民篇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

博喻篇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

鼠璞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玉海茲爾於舜虞氏以典（注）文穎曰百獸舞則騶虞在其中矣

野客叢談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

儒多言爲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圄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諠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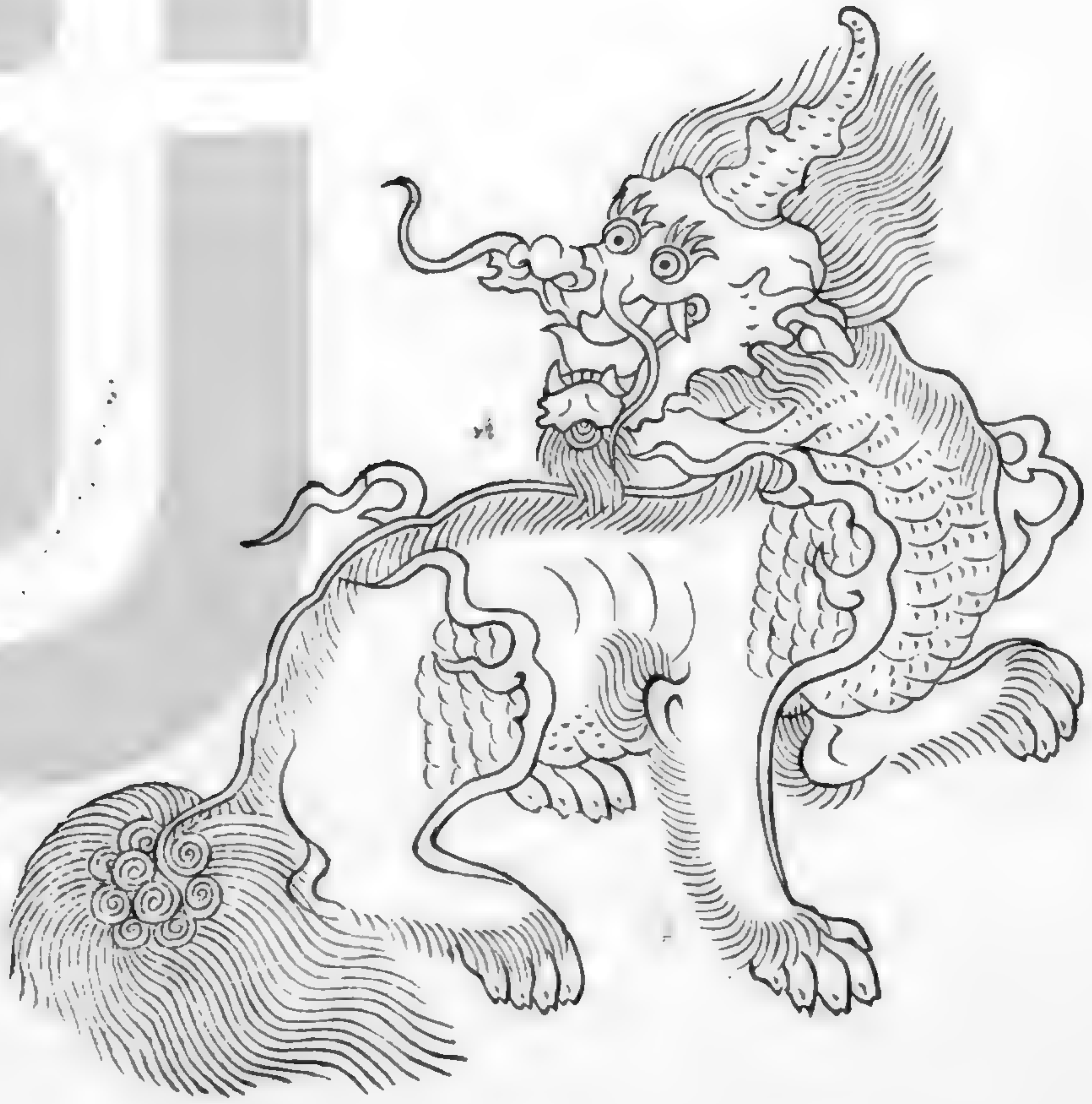
獬豸部彙考

釋名

任法獸（神異經）　神羊（爾雅翼）

解東（爾雅翼）

獬豸圖



神異經

任法獸

獬豸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

漢官儀

豸冠

獬豸性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

宋書

符瑞志

獬豸知曲直獄訟平則至

述異記

獬豸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爾雅翼

廌

廌似山羊一角一名神羊一名解東北荒中獸也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宿水澤冬宿松柏薦澤草之名司馬彪曰美草也崔曰甘草也王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莊子亦云麋鹿食薦故薦从草从廌也荊楚歲時記稱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競以食祭之常苦爲蛟龍所竊以五色絲合楝葉縛之又以爲獬廌食楝將以言其志然則所食又不止薦耳說者以爲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說文亦云古者決訟令觸不直故又名任法論衡曰皐陶欽平任坐以明至公所在任法而不任人也古

法字作灋从水以言其平之如水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後灋去廌豈時不及古不可常得从而去之耶而廌冠之制則傳於今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以廌角安冠上漢之法冠所謂柱後惠文者是也史氏以爲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春秋傳所謂南冠者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異志以爲獬廌一角今冠兩角非象也然漢史氏特云法冠或謂獬廌冠不正決之則亦不全取象於廌若貎若鶡亦兩植之耳太平廣記曰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覷之有理者則過無理者以鼻捲之擲空數丈以牙接而刺之亦廌之類論衡曰觟觽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

獸經

獬豸

獬豸任法

三才圖會

獬豸

東望山有獬豸者神獸也堯前有之能觸邪狀如羊一角四足

獬豸部藝文一

獬廌賦

唐宋嵩

精瑞氤氳兮生獬廌之炳靈志耿介而不羣世情僞而尤雜動微明而鏡分詩美乎思無邪道貴乎解其紛得道之實爲身之文豈徒神明其形將以幽贊人君涇也濁渭猶兮在薰辨之以履霜堅冰無俾乎水深雪紛則致明如日月靈應如風雲所不至者固亦有聞夫道無爲神無方聖人之政有以相合靈物之質不必咸章名用而行跡舍而藏與麟趾同符騶虞

齊光肇允丕應時惟我皇咨爾輔弼咸懷忠良感觸邪之義成無妄之綱五福儲峙四靈彷徨爾有足兮不行而至爾有角兮其用也剛人是知勸實丁厥祥孰與鳳鳥去飛龍圖未揚惜睽闊於明代竟流連於素王物亦生蠱邪行紊德雖明足辨類凶族起於唐虞智足周身讒巧傾於孔墨水火不可以同器邪正不可以同國懿茲神獸間執讒慝分兩造之疑冠百祥之特勇毅而能斷智明而不惑守法者仰之以司南疾惡者投之於有北固操斧而思用因伐柯而取則龍闕分官烏臺肅政扶直指之角象繩愆之性聯繡衣以生風借白簡而增勁物莫不肅時靡有競所謂君子道長邦家德政苟違中人斯同妄行豈王臣匪躬之德叶哲后授賢之命聰彼法冠恐其規鏡則戴鶡聚鷸足爲服之盛何必儀形神物示人以敬庶乎在位者竭能而輔政

獬豸賦（以觸物知邪自然靈獸爲韻）

闕名

獬豸出乎唐堯之年神羊至於我后之前雖一物異見實兩時皆然既曰珍祥亦稱絕異是考其迹莫問

所至乃審厥生不知其自步元墀以龍擾向彤庭而鶚視夫其洪纖之狀周正之儀搏風比毳素絲類皮人間之所常覩天下之所備知蓋神羊之末事羌難得而稱奇及至一人視朝百辟咸矚張羅杞梓列布瓊玉雖衣冠有貌槐棘祇肅爲公卿是匿匪神靈而不觸爾羊來思其儀孔嘉望表知裏揆瑜識瑕於是騰雙眸而舉柱聳特角而觸邪當之者則立成於犴獄見之者則固節於邦家無正不彰靡姦不屈常在公而爲言匪從己而犯物百發百中或受命於神祇無黨無偏寧奉辭於綸綍則知唯聖得一以理人得一以靈豈比犢羊下潛空呈怪於季井商羊上舞徒表沴於齊庭日者神直簪筆風潛衣繡順素節以擊揚奏白簡而彈奏指之者豺狠不避觸之者回邪莫漏彼神羊之信靈請從古而歸歟

獬豸部藝文二（詩）

詠史　唐李華

昂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爲禍愆
常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田
精靈如有在幽憤滿松煙

獬豸部紀事

雲笈七籤黃帝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置於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帝問食何物對曰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竹此獸兩目似熊

續博物志堯緝獬豸之皮以爲帝帳

論衡是應篇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

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注）獬冠如今御史冠

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

酉陽雜俎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項白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金史熈宗本紀皇統三年六月太原路進獬豸并瑞麥

獬豸部雜錄

酉陽雜俎獬豸見鬭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鬭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鼠璞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

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相通若有獬字下雖丈尒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白澤部外編

雲笈七籤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白澤部紀事

珍珠船韋庶人妹以白澤枕辟魅

宋書

符瑞志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三才圖會

白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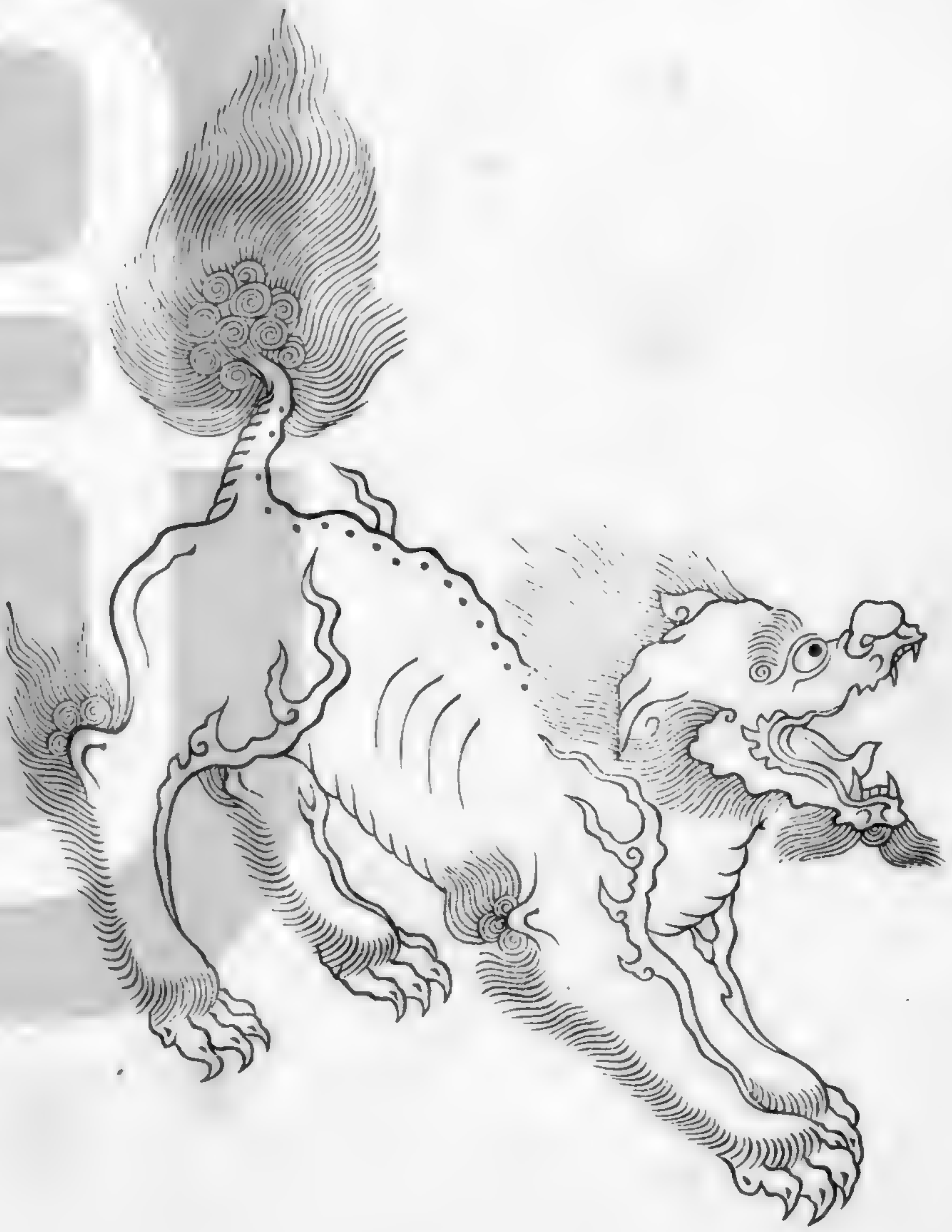
東望山有澤獸者一名曰白澤

白澤部彙考

釋名

澤獸 宋書符瑞志

白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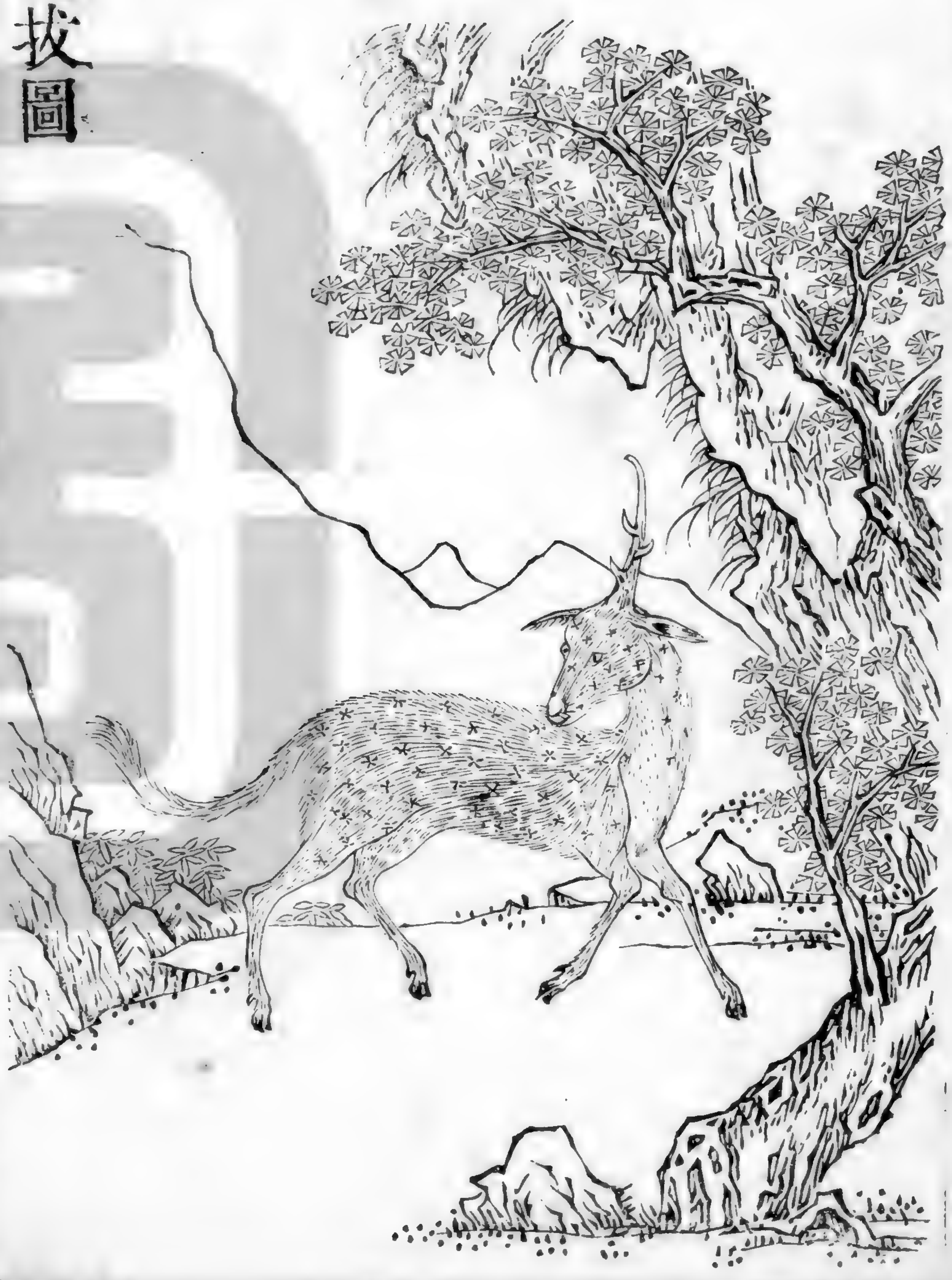
桃拔部彙考

釋名

符拔 後漢書　天鹿 宋書

辟邪 爾雅翼　扶拔 爾雅翼

桃拔圖



宋書

符瑞志

天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爾雅翼

桃拔

桃拔西域傳云烏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一名扶拔

桃拔部紀事

漢書西域烏弋國傳烏弋有桃拔師子

後漢書班超傳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貢奉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

西域安息國傳安息國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靈帝本紀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黃鐘四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注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元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

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南齊書芮芮虜傳建元二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

夢溪筆談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愼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隷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一獸膊之所刻

猶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桃拔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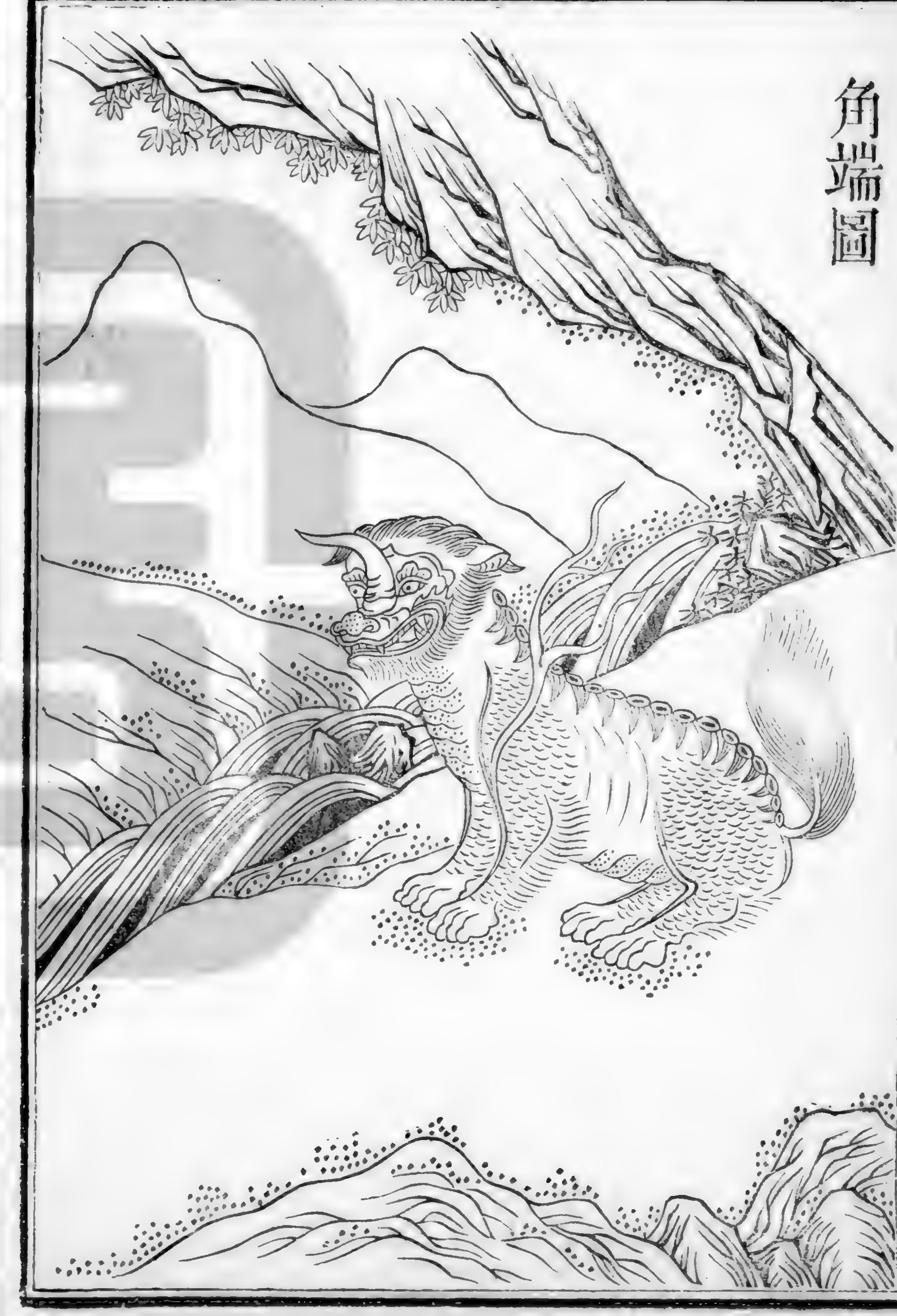
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門戶不可勝數又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角端部彙考

釋名

角貒（爾雅翼）

角端圖



宋書

符瑞志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爾雅翼

角端

角端似猪或云似牛角在鼻上可作弓說文云角端獸也出胡林國續漢書鮮卑有角端牛以角爲弓宋書符瑞志曰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

明聖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此乃異物非角爲弓也端當作貒

角端部選句

漢司馬相如上林賦其獸則麒麟角端（選注）角端角在鼻上或能人言背上有肉似橐故名

角端部紀事

癸辛雜識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字晉卿遼人博物無所不知蓋張華郭璞輩隨進云此名角貒能日馳萬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

輟耕錄金華黃先生溍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

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

爲賦題

三二六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五十九卷目錄

獅部彙考

狻麑圖

利未亞州獅圖

爾雅（釋獸）

述異記（獅子）

酉陽雜俎（獅子）

爾雅翼（狻猊）

獸經（獅子善走）

瀛涯勝覽（阿丹國獅子）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屎　主治）

坤輿圖說（利未亞州獅子）

獅部藝文一

獅子賦　唐虞世南

鸑鷟篇　張志和

獅子賦（并序）　牛上士

鎭座石獅子賦　閻隨侯

獅子屏風贊（有序）　宋蘇軾

獅部藝文二（詩）

獅子　明夏言

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驛觀進貢獅子歌　張治道

獅部紀事

獅部雜錄

獅部外編

禽蟲典第五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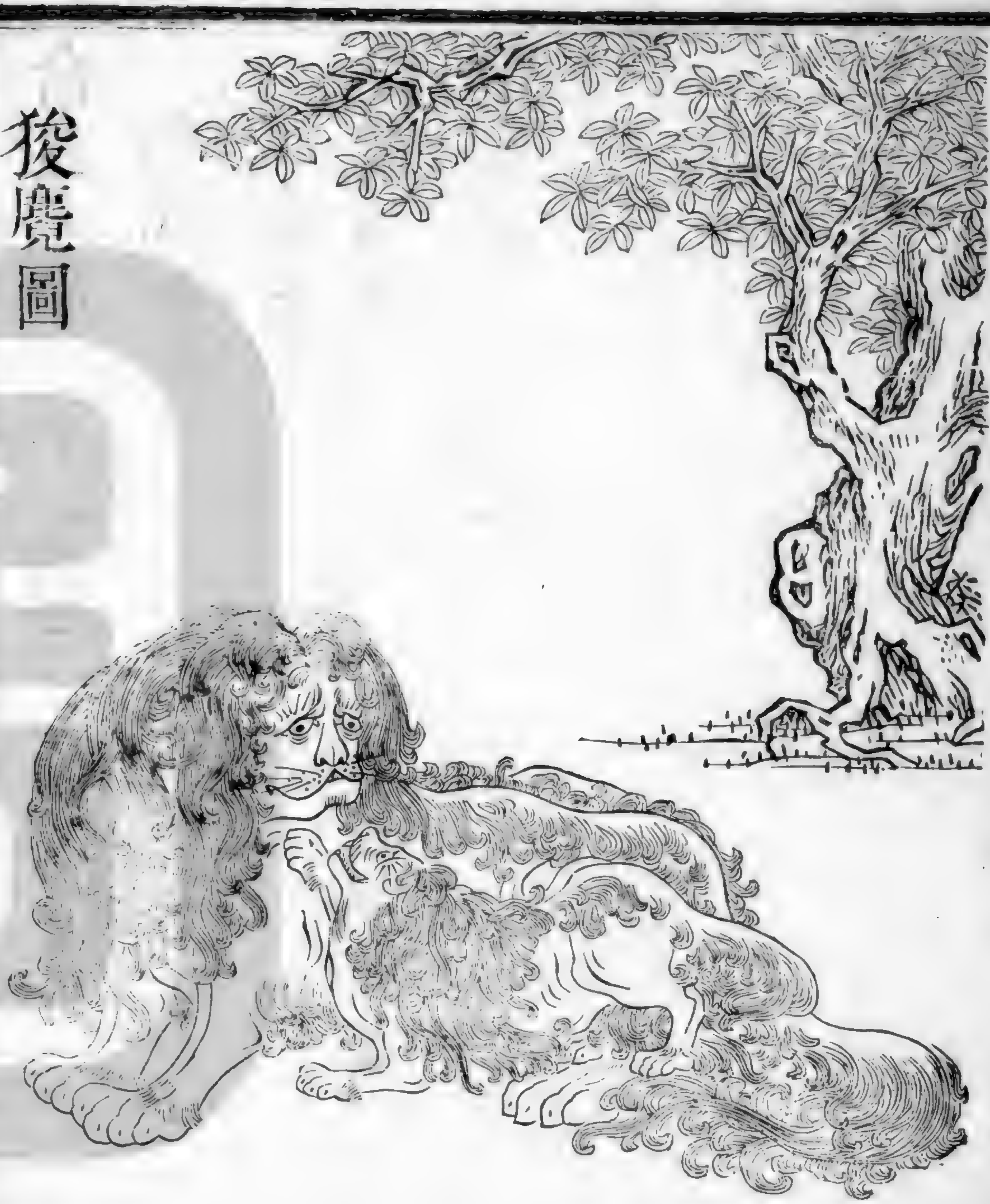
獅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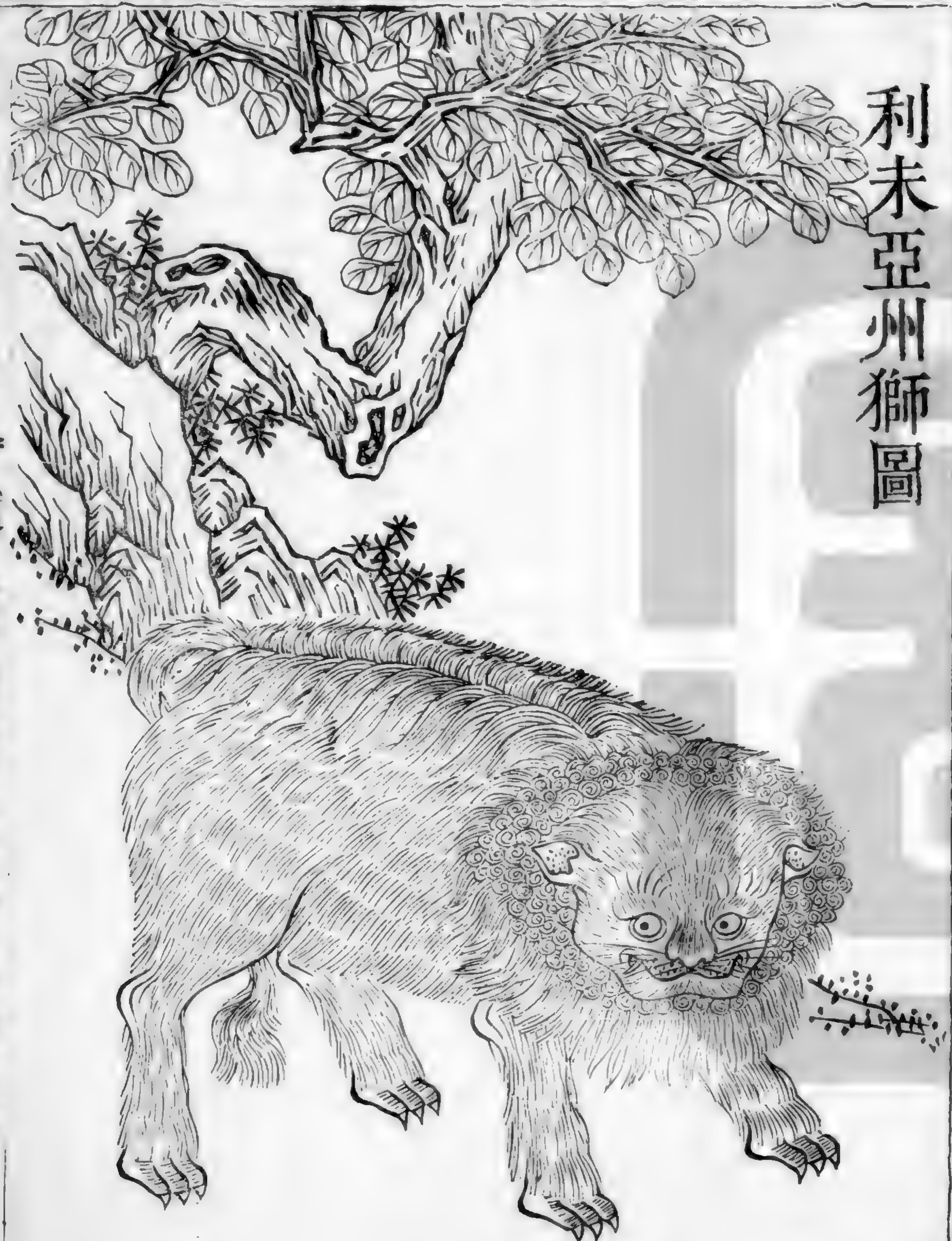
狻麑（爾雅）　虓（爾雅翼）

僧伽彼（本草綱目）

狻麑圖



利未亞州獅圖



爾雅

釋獸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註　卽獅子也出西域

述異記

獅子

南金山有獅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動石裂也

酉陽雜俎

獅子

釋氏書言獅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

西域有黑獅子棒獅子

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爾雅翼

狻猊

狻麑如戲貓（土版胙閑二切）食虎豹卽獅子也蓋虎（闕）邑謂之戲貓而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髯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士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

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穆天子傳狻麑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虎豹猶畏之象至以鼻卷泥自塗其數尺數數噴鼻遇獅子直搏而殺之產子月餘則教之搏攫遇其吼時百獸悉走其子隨吼裂聲旋如驕勇故西域樂工或得其筋紐以爲琴絃混之樂部適一鼓而樂絲絃皆絕又謂之虓說文曰虓獅子也

獸經

獅子善走

虓獅子也無角而善走亦曰狻麑亦曰白澤

瀛涯勝覽

阿丹國獅子

阿丹國獅子形類虎黃黑毛鉅首闊口尾稍黑其長如纓聲吼如雷百獸見之皆伏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獅爲百獸長故謂之獅虓象其聲也梵書謂之僧伽彼說文云一名白澤今考瑞應圖白澤能

言語非獅也

集解

李時珍曰獅子出西域諸國狀如虎而小黃色亦如金色猱狗而頭大尾長亦有青色者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有耏髯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日走五百里爲毛蟲之長怒則威在齒喜則威在尾每一吼則百獸辟易馬皆溺血爾雅言其食虎豹虞世南言其拉虎吞貔裂犀分象陶九成言其食諸禽獸以氣吹之羽毛紛落熊太古言其乳入牛羊馬乳中皆化成水雖死後虎豹不敢食其肉蠅不敢集其尾物理相畏如此然博物志載魏武帝至白狼山見物如貍跳至獅子頭殺之唐史載高宗時伽毘耶國獻天鐵獸能擒獅象則獅雖猛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開目者調習之若稍長則難馴矣

屎

李時珍曰陶氏註蘇合香誤以爲獅屎陳氏正其誤言獅屎極臭赤黑色今攷補於此

主治

陳藏器曰服之破宿血殺百蟲燒之去鬼氣

坤輿圖說

利未亞州獅子

利未亞州多獅爲百獸王諸獸見皆匿影性最傲遇者亟俯伏雖餓時不噬千人逐之亦遲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行畏雄雞車輪之聲聞則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報常時病瘧四日則發一度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

獅部藝文一

獅子賦

唐虞世南

惟聖皇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洽至道於區中被仁風於海外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含夷言於槀街陳萬物於王會渺渺地角悠悠嶂表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所居也巖磴深阻盤紆絕峻翠嶺萬重瓊崖千仞馬頓轡而莫升車摧輪而不進伊方服之君長名積風而奉進爾乃發烏代過白狼踰絕巘跨飛梁越流沙而遙集超積石而高驤其爲

狀也則筋骨糾纏殊文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何間借勢暨乎奮鬣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適兕於齗齶屈巴蛇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蕩是以名將假其容高人圖其質磬其威以凌厲美其風而贊述鑒倚伏以榮身乃有識之高軌彼白猿之騁妙終取斃於弧矢雖元豹之幽棲亦捐軀於巖阯並同亡而異術豈行藏之足紀何茲獸之明智獨出處以殊倫雖奮武以馴勢乃知機而屈伸去金方之僻遠仰元風之至淳服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矚百僚嘉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翫順文德以呈祥迺編之於東觀

鸑鷟篇

張志和

鸑鷟氏自東方來狻麑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

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者歔欭咽喘乎氣噬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甘淡吮乎味睨者辯者眄者睢盱矆眓察乎瞳曼者控者乾者挺者鏗鍠鼙鼕讙乎聰斯極已於是狻麑氏趯然而唬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斡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峩巉崒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儵者魃者魑者魅者儽窣魖魄欻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觜戲聞狻麑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之說遠謂諸物則狻麑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睥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鷩鶩於窮谷安能嚮道於滄溟哉

獅子賦（并序）

牛上士

上士嘗讀實錄貞觀九年西域進獅子祕書監虞世南獻賦前史美之竊謂虞公博物洽聞誠則可重瓌瑋倜儻或非所長欲精體物乃賦其事

窮汗漫之大荒當崑崙之南軸鑠精剛之猛氣產靈猊之獸族指千里於崇朝逾鐵山而往復非取俊於

熊豹豈方姿於彪虪故其方頤蹙額隅目高眶攫地蹲踞騰空抑揚簇拳毛以被勁縷柔毳以爲裳逢之者碎犀象聞而頓伏値之者破鵰鶚不敢飛翔哮呼奮迅眱矯騰振掌攫攢鈹口銜霜刃怒雙睛以電射揭一吼而雷震似烏獲之摧鋒疑項王之入陣及夫朝晡未食鼓髯奮力後勁雙矉前張闊臆蹉殊榛以傲睨跳絕梁而合飈倏橫噬而風馳乃掉尾而雷息口裂奔貙足捎狂兕猛虎摧於掌握豪豬碎於牙齒既飽飫而心和乃宛頸而帖耳彷徨於金河之外生長乎葱山之裏嘉此獸之奇傑邈蹻勁而殊材隨馬牛而內向順謳歌而竭來逾烏城之積阻獻龍闕之崔嵬賫譯人之納貢弭雄心以効能何虞者之維縶鷙牙爪之可怖頓金鎖而長縻閟鐵牢而永固悲此生之窘束懷舊國而愁慕雖食肉於當年思盡力而無路羨文豹之掎鹿美韓盧之逐兔伊薄技之見收而偉材之不顧聞夫天以煦育爲施草木皆春帝以惠訓爲施猛戾皆仁夏后氏擾驪龍而伏阜軒轅氏役熊羆以佐人此奇獸之爲用豈無用而來馴何不

棱之於搏擊投之於絕倫而使之鬱鬱於窮檻區區於後塵者乎

鎮座石獅子賦

閻隨侯

有西域之奇獸獸嘉名於古今因匠石之著象非虞羅之所擒若乃良牧見悅觀者同欽以可重而作鎮將制猛以示心仁而能馴似悅君子之德獸用不擾無假虞人之箴爾其拂拭爲容剖斷成質臨玉簟而雙麗向雕楹而對出形勢雄壯似生入戸之風浮彩輕明欲奪臨軒之日用之則進捨之則藏信賢智之堪擬豈飛走之可當幸茲爲玩設彼華堂視之者震來虩虩對之者容自鏘鏘俯以瑠璃之砌安以玳瑁之牀芳座豔綺羅之色錦衣染蘭麝之香光耀銅符彩映銀章威慴百城褰帷見之而增懼坐鎮千里伏猛無勞於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擾有齒不噬更表於循良豈比夫昔者所貢從來於遠幸蒙處之羅薦承榮靡倦一爲席上之珍幾對高堂之宴棄置爲從於取捨光價幸生乎顧眄觀乎府庭之內莫之爲最其情也無欲於中其質也見生於外旣狎人之不

恐亦與物而何害願承剪拂之恩長表衣冠之會

獅子屏風贊（有序）　宋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衞公所留陸探微畫獅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嵓嵓高堂護燕几啼呼顚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獅部藝文二（詩）

獅子　明夏言

金睟玉爪目懸星羣獸聞知盡駭驚怒懾熊羆威凜凜雄驅虎豹氣英英曾聞西國常馴養今出中華應太平却羨文殊能服爾穩驂駕馭下天京

嘉靖丙戌六月五日京兆驛觀進貢獅子歌

張治道

嘉靖中葉稱至治海內紛紛多異瑞天子雖閉玉門關狻猊猶自遠方至嗚呼此物胡爲來鉤爪鉅牙身

峗嵬忠順丘墟土番叛西域之國絕貢獻月支疏勒稱西極此物十年達中國目光如電衆所驚踞地咆哮天爲黑傾都之人盡來觀我亦走馬入長安長安市人色無歡爲道食羊責縣官一時無羊人遭鞭羊備猶索打乾錢高鼻番人眼如拳錦衣繡袴赤襤前有時玩弄口生烟猛烈驚奔聲震天百獸跪地虎豹痟鷄犬不復鳴青田狻猊之外有青兕四十年前曾過此異像常聞父老傳奇形尚在丹青裏噫嘻先皇好搏獸豹房虎圈親來鬭自謂眞龍虎敢當挽衣一近遭虎傷至今海內傳其事嗚呼此物安足視鳳凰絕鳴麒麟不遊牛馬不蔽野狻猊達皇州我來觀罷生繁憂

獅部紀事

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注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漢書西域烏弋國傳烏弋有桃拔師子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狻猊也耏亦頰旁毛也

後漢書班超傳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貢奉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注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

章帝本紀章和元年冬十月月氏國遣使獻師子

和帝本紀和帝卽位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永元十三年冬又遣使獻師子

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六月疏勒國獻師子（注）東觀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魏略大秦國無盜賊但有師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也

水經注魏武登白狼至柳城於馬上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統率常從健兒數百擊之師子哮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上師頭上師子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陽雞狗皆無鳴吠

佛祖歷代通載法師法顯隆安二年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旣至

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齕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食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弭尾而去

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夢騎五色師子

宋宗炳師子擊象圖序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告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噉之聲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蹌地至絕而四巨象虓然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噴鼻偶立俄有師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濫巨泉樹草偃仆

南齊書芮芮虜傳建元二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

南史劉瓛傳瓛族子顯爲中書郎舍人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伽藍記永橋南道東有白象師子二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育一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鏁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內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師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却師子而返

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師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北齊書平秦王歸彥傳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困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

舊唐書康國傳康國貞觀九年遣使貢師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爲之賦

酉陽雜俎高宗時加毗葉國獻天鐵熊擒師子

舊唐書姚璹傳璹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大石國使請獻師子璹上疏諫曰師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畜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天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

唐國史補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師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

有能出井而去

酉陽雜俎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唐書師子國傳國人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談苑石曼卿天禧時爲員外郎時西域獻師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師子吾曹園外狠耳安可並耶

鄰幾雜志楊文公在閣讀書占城進師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爲時激賞

宋史于闐國傳元豐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爲神宗飯僧追福賜錢百萬還其所貢師子

吐蕃阿里骨傳紹聖元年以師子來獻帝慮非其土性厚賜而還之

畫墁錄臨江之上一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師子人常見之

韋居聽輿福州舊有讖云師兒走狗吼狀元在門首

皆莫曉至黃村賜第之年九日其家相對屋上瓦師墮地羣犬走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

癸辛雜識近有貢師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爲不類所畫者疑非眞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師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爲眞師子焉唐閻立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爲何物豈所貢者乃師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爲師子之異品邪又云師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

元史賀勝傳勝入宿衞帝一日獵還勝驂乘伶人蒙采毳作師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議賜一品服

輟耕錄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師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伏俯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

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師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焊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師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辟易也

眞臘風土記國主坐處有師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

四夷考安南王煓死弟熣代黎季犛弒熣自署國事上大怒以新城侯張輔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築土城備禦甚嚴輔攻之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筭

偃曝談餘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著體卽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虎苑國朝劉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善鬬虎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斃又鬬牡虎三

蹄而鬣後取鬭獅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獅部雜錄

東觀漢記獅子聲吼如雷目光如電外國之產毛羣之長也

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則百人仆唯畏鉤戟

雲烟過眼錄閻立本西旅貢獅子圖獅子墨色類熊而猴貌大尾殊與今時獅子不同聞近者外國所貢正此類也

閻立本貢獅子圖大獅二小獅數枚虎首而熊身色

黃而褐神采燦然與世所畫獅子不同

指月錄昔有一老宿因僧問獅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个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

偃曝談餘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唯玻瓈則否

獅部外編

雲笈七籤太乙救苦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大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項光焰鋒鋩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

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上多眞仙靈官宮第門戶不可勝數又有獅子辟邪鑿齒天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

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獅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

法顯記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獅子柱內西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獅子與沙門爭此住處時沙門理居於是共誓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外道懼怖心服而還

佛祖歷代通載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期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白獅子仰躡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有

舊唐書大食國傳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

波斯胡人牧駞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井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糺合亡命渡恆曷水刼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

酉陽雜俎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

志怪錄顧光寶善畫建康陸溉患瘧經年光寶詣之以墨塗一獅子謂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於戶外牓之虔誠祈禱溉如其言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取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有點焉溉病遂愈時人異之

冷齋夜話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卽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風度淸癯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喚則跳躑登几上危坐分殘顆而食之予謁之示此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導者吾詩俚詎能摹寫高韻

銷夏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從此池內出四大河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卷目錄

象部彙考

象圖
爾雅　釋地
禮緯　含文嘉
春秋緯　運斗樞
山海經　南山經　中山經
宋書　符瑞志

酉陽雜俎（象六則）
嶺表錄異記（象膽）
北戶錄（象鼻炙）
桂海獸志（象牙）
埤雅（象）
爾雅翼（象）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膽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睛主治 皮主治 發明 骨主治 附方）

象部藝文一

象贊 晉郭璞
象耕鳥耘辨 唐陸龜蒙
放馴象賦 獨孤授
放馴象賦 獨孤良器
越人獻馴象賦 杜洩
越人獻馴象賦 闕名
象賦 宋吳淑

象部藝文二（詩）

象 唐李嶠

象部紀事

象部雜錄

象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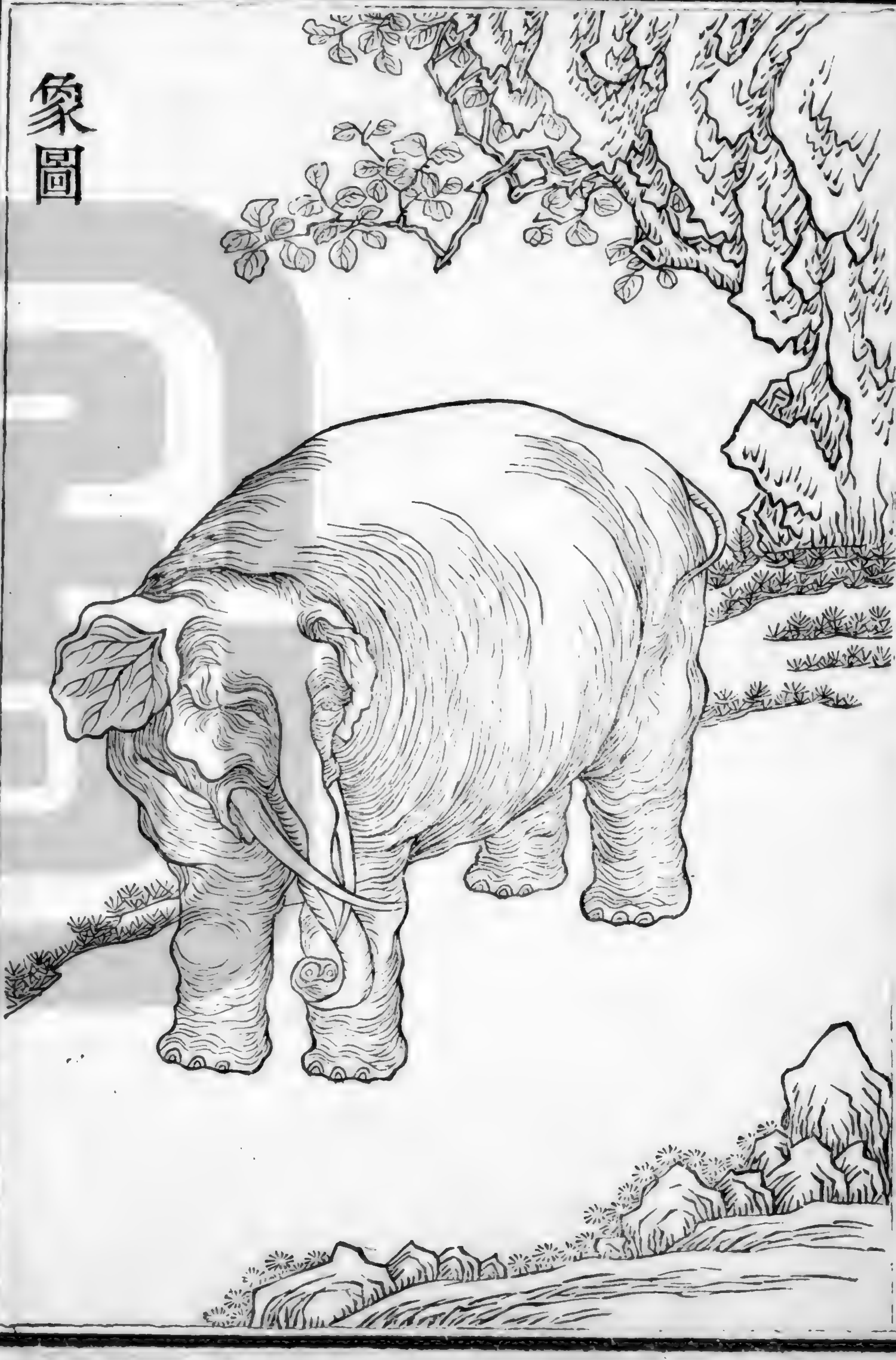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六十卷

象部彙考

釋名

伽那（北戸錄）

象圖



爾雅

釋地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註

象牙骨

禮緯

含文嘉

神靈滋液百寶爲用則白象至

春秋緯

運斗樞

瑤光之星散而爲象

山海經

南山經

禱過之山其下多象

中山經

岷山其獸多犀象

鬲山其獸多犀象

宋書

符瑞志

白象者人君自養有節則至

酉陽雜俎

象六則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

釋氏書言象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旁合丹竈以象牙夾竈得雷聲乃能發光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嶺表錄異記

象膽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爲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膽不附於肝每月轉在諸肉假令此月建寅卽膽在尻肉上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國卽多白象余有親舊曾奉使雲南見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若中夏之畜牛馬也

北戸錄

象鼻炙

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牙小而紅土人捕之

爭食其鼻云肥脃堪爲炙愚按象有十二肉陳藏器云惟鼻是其本肉諸卽雜肉梁翔法師云象一名伽那

桂海獸志

象牙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則兩牙佛書云四牙又云六牙今無有

埤雅

象

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行孕肉兼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葢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卽合又若與垂象宜應其理抑有不可得而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肖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卽膽在其虎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針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

膊左夏在前膊右如龜無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天象亦感氣莫之爲而文生人於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像象之也周官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弁師掌皮弁會五采義璂象邸玉璂以況基德而象邸卽莊周所謂託宿於義者也詩曰佩其象揥正言象揥者明有義也以駮其君褊急趨利無德以將之袁子曰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

爾雅翼

象

象南方獸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獸之最大者形體特詭或曰身有百獸肉皆自有分投惟鼻是其本肉鼻肉爲炙肥脆少類猪而含滑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三歲一乳其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豕鼻長七尺大如臂所食物皆以鼻取之或食芻必再三整齊乃食能別道之虛實

稍虛輙不肯過故晉時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故象難獲者以其陷阱不能試也其鼻端有爪形得之可以拾針若磁石肉有廿（音入）屬其膽不附肝隨身轉諸肉中正月建寅在虎肉上之類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仙方合丹忌雷震驚以象牙夾丹竈得雷聲乃能發光其齒歲脫猶愛惜掘地藏之削木爲僞齒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馴者敎能拜起周章從人意聽言則跪古者軍旅有象以其牙足恃身毒國人乘象以戰王尋等圍昆陽亦驅虎豹犀象之屬楚昭王奔隨使子期執燧象以奔吳師蓋周有服不氏掌養猛獸而阜蕃敎擾之古者軍旅皆有猛獸爲備顧後世不能擾而用之爾燧象者繫燧於象尾視敵所嚮而縱之象迫於火肆其力奔突以犯吳師齊田單之火牛其遺意也象性妬有別不畜淫子嶺南羣象行人不畏尤畏孤象蓋孤象是象中之敗羣者無所容無所發其怒故尤可畏按世言物象蓋於象凡有數義夫物之形有首有尾若象者望頭如尾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有混成之象一曰象感雷而齒文生有象焉一曰象有進止威儀之象浮屠取之一曰斧象者見星月而没亦合於天象如韓非以爲世人不識生象見死象而髣象之耳蓋象之合於物象不一而足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之精散爲象南蕃船上多以象皮鞔鼓鼓長頭尖狀如棗核謂之檳榔鼓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許愼說文云象字篆文象耳牙鼻足之形王安石字說云象牙感雷而文生天象感氣而文生故天象亦用此字南越志云象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没古語云犀因望月文生角象爲聞雷花發牙

集解

蘇頌曰爾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今多出交趾潮循諸州彼人捕得爭食其肉云肥堪作炙陳藏器云象具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糟食更美世傳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

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菻大食諸國乃多白象樊綽雲南記皆言其事

李時珍曰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野象多至成羣番人皆畜以服重酋長則飾而乘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面目醜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臥則以臂著地其頭不能俯其頸不能回其耳下軃其鼻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捲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纔尺餘耳交牝則在水中以胷相貼與諸獸不同許慎云三年一乳古訓云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其性能久識嗜芻豆甘蔗與酒而畏烟火獅子巴蛇南人殺野象多設機穽以陷之或埋象鞋於路以貫其足捕生象則以雌象爲媒而誘獲之飼而狎之久則漸解人言使象奴牧之制之以鈎左右前却罔不如命也其皮可作甲鞔鼓濕時切條可貫器物

甄權曰西域重象牙用飾牀座中國貴之以爲笏象每蛻牙自埋藏之崑崙諸國人以木牙潛易取焉日華曰象蹄底似犀可作帶

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開寶曰諸鐵及雜物入肉刮牙屑和水敷之立出治癇病刮齒屑炒黃研末飲服

蘇頌曰諸物刺咽中磨水服之亦出舊梳屑尤佳

李時珍曰主風癇驚悸一切邪魅精物熱疾骨蒸及諸瘡並宜生屑入藥

發明

李時珍曰世人知然犀可見水怪而不知沈象可驅水怪按周禮壺涿氏掌水蟲欲殺其神者以橭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爲陵註云橭木山楡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又按陶貞白云凡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傍合丹竈以象牙夾竈得雷聲乃能發光觀此則象之辟邪又

不止於驅怪而已宜乎其能治心肝驚癇迷惑邪魅之疾也而昔人罕解用之何哉

肉氣味

甘淡平無毒

主治

開寶曰燒灰和油塗禿瘡多食令人體重

日華曰生煑汁服治小便不通燒灰飲服治小便多

發明

李時珍曰按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旄象之約又爾雅翼云象肉肥脆少類豬肉味淡而含滑則其通小便者亦淡滲滑竅之義燒之則從火化故又能縮小便也

膽修治

雷斅曰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文斑光膩其味微帶甘入藥勿便和衆藥須先擣成粉乃和衆藥

氣味

苦寒微毒

主治

日華曰明目治疳

海藥曰治瘡腫以水化塗之治口臭以綿裹少許貼齒根平旦漱去數度卽瘥

發明

李時珍曰象膽明目能去塵膜也與熊膽同功雷斅炮炙論云象膽揮粘是矣

睛主治

陳藏器曰目疾和人乳滴目中

皮主治

李時珍曰下疳燒灰和油敷之又治金瘡不合

發明

李時珍曰象肉壅腫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卽合故近時治金瘡不合者用其皮灰

骨主治

李時珍曰解毒

附方

小便不通脹急者象牙生煎服之（救急方）

小便過多象牙燒灰飲服之（總錄）

痘疹不收象牙屑銅銚炒黃紅色爲末每服七八分或一錢白水下（王氏痘疹方）

諸獸骨鯁象牙磨水吞之（永類方）

骨刺入肉象牙刮末以水煑白梅肉調塗自軟（簡要濟衆）

鍼箭入肉象牙刮末水和敷之卽出也

內障目翳如偃月或如棗花用象膽半兩鯉魚膽七枚熊膽一分牛膽半兩麝香一分石決明末一兩爲末糊丸菉豆大每茶下十丸日二（總錄）

象骨散治脾胃虛弱水穀不消噫氣吞酸吐食霍亂泄瀉膿血臍腹疼痛裏急頻併不思飲食諸證用象骨四兩炒肉豆蔻炮枳殼炒各一兩訶子肉炮甘草各二兩乾薑半兩炮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和滓熱服食前日三次（宣明方）

象部藝文一

象贊

晉郭璞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象耕鳥耘辨

唐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名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名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竟一無感名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飾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說之近於異端毆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放馴象賦（以珍異禽獸無育家國爲韻）

獨孤授

彼炎荒兮王國是賓此馴象兮越俗所珍化之式孚則必受其來獻物或違性所用感於至仁吾君於是詔掌獸之官諭如天之意惟越獻象不遠而致推己於物會何以異徒見弭雄姿而屈猛志安知不懷其土而感其類揆夫國用芻豢之費則多許以方來道途之勤亦至與其紲之而厚養孰若縱之而自遂且彼集於禁林我則有五色九苞之禽在於靈囿我則

有雙骼共觝之獸何必致遠物於外區崇偉觀於皇都是用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非同委棄罔或踟躕知拜跪兮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林而瞪目逍遙乎存存之鄉保守乎生生之福懷仁初就於牽掣順理竟資於亭育游乎水同反身之龜處乎山異放麑之鹿大道茲始淳風不遐感以和樂亦參乎百獸率舞驅之仁壽寧阻乎四海爲家奚必充帝庭之實駕鼓吹之車然後可以爲國華者哉由是聖心孚於下國物靡不獲其所化乃允臻其極放一獸而庶類知歸遂四方而萬代作則彼周驅犀象漢放駿馬未可論功而校德

放馴象賦（以珍異禽獸無育家國爲韻）

獨孤良器

皇上御寶曆之惟新闡乾符發坤珍德被華夷敷雲雨之廣澤恩及飛走含天地之全仁乃却走馬以反素斥馴象而不異非耳目之可役同寶玉之遐棄放之於無人之境歸之於不毛之地或羣或友伊飲齕

之無虞載寢載興信生成之自遂解網之惠無聞放麑之仁克類然後以儒爲林毓賢哲以爲禽以道爲囿利忠良以爲獸亮功格於人神德齊於宇宙是由化與澤俱仁與道符賢爲其寶太康之訓不作獸用不擾虞人之箴遂無徇物之情允著好生之德式孚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育既絕燧尾之患不虞焚身之戮去狂顧於人寰徇野心於林麓伊昔漢氏惟其晉家焚雉頭之裘於前殿却千里之馬於後車猶自颺休垂美有聞無譁况我一人溫恭允塞本忽之而勿營非欲之而復抑往籍之所未覩前王之所不克誠可以懷四夷柔萬國者也

越人獻馴象賦（以辭林邑望國門爲韻）

杜洩

惟彼馴象產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幽巖之麓飲清流於長江之湄不忌於人如得其時推誠於物任以縶維此吾王之化被也故遠人得而獻之中心搖搖其道遲遲左顧右盼知出羣之已遠廣思遐想與草澤而長辭修途是尋壘嶂嶇嶔或行於陸但隨山而上下或載

於舟距渉江之淺深既濟水以次水復出林而入林所過之邦徒觀其骯髒之貌所遇之衆豈識其謙柔之心荒徼已逹王畿斯入聞之者遐邇必至覩之者士女咸集人不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所馭之者越人所出處者林邑近之可仰遠之可望銓衡不能舉其體丹青足以圖其狀揣輕重者我有倉舒之智高思柔服也我有周公之德王以之馳三軍比矛戟而齊鋒以之和六氣與簫韶而俱唱稽其來也自南徂北嘉彼所獻充我王國食以筐筥牽以徽纆將致貢於昆夷亦率職於邛僰斯之爲義可得而論性之馴良表邊夷之向化體之固實揣中夏之所尊以君好生之故我身必壽以君賤貨之故我齒斯存豈克耕於野輸衆人之力曷如我入貢霑萬乘之恩雖自慙於陋質永願在乎王門

越人獻馴象賦（以辭林邑望國門爲韻）

闕名

倬彼馴象毛羣所推特稟靈於荒徼思入貢於昌期豈不以獻我令辰自林邑而來者稽諸舊史在成康而紀之一則識王者之無外一則見遐方之不遺苟

形瓌之足偉孰路遠之云辭於是出豐草去長林殊狒狒之被格異猩猩之就擒厲其容也故獸伏我力和其性也故人知我心作蠻方之貢爲上國之琛萬國標奇名已馳於魏闕千年表慶價實越於南金况乘之便習或訛或立動高足以巍峩引修鼻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將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槮槮眼星黐而熠熠中黃雖勇力不能加倉舒信奇知之莫及服我后之阜棧光我唐之城邑驅之則百獸風馳翫之則萬夫雲集故其威容足尚筋力殊壯輪囷而重若旄丘贔屭而高如巨防執燧奔戰牽鉤委睨遇之者或驚駭而反行覘之者或披靡而遙望何斯象之剛克兼美義之不忒懼有齒而焚軀故全身而利國縱使牛能任重馬有報德徒久困於輪轅又每傷於銜勒豈如我邈自遠藩來朝至尊辭桂林之小郡入閶闔之通門負名聞之藉藉守馴擾以存誠幸投之於芻藁豈敢昧於君恩

象賦

宋吳淑

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焉周澄上言可洗之而療

疾倉舒有智亦秤之而刻船則有束刃於鼻繫燧於尾雖質大於牛而目不踰豕初一乳而三年卒焚身而以齒若乃放於荊山之陽養之皐澤之中雖稟精於瑤光終見制於越童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生乾陀之異域膽隨月轉鼻爲口役遇師子而必奔顧脫牙而尚惜見皮而泣爭鼻而食臨刑既聞於泣血喪雌亦致於連洏出九眞與日南耕蒼梧及會稽入彼夢思旣見災於張茂俾之率舞亦歸功於賀齊

象部藝文二（詩）

象

唐李嶠

鬱林開郡畢維揚作貢初萬雅方演夢惠子正焚書

執燧奔吳戰量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居

象部紀事

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又云禹葬會稽祠下羣象耕田

史記微子世家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禮秋官涿壺氏掌除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訂義）鄭鍔曰橭山榆也象齒象之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交午貫穿

象牙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賈氏曰以椁爲幹穿孔以象牙從横貫之爲十字

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注）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夏南越獻馴象（注）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

銷夏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爲蔑風至則鳴珩瑀

萬歲曆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一知跪拜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火籠

漢書大宛傳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後漢書天文志王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東

光武本紀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有長人巨無霸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武

和帝本紀永元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

犀牛大象

桓帝本紀延熹五年夏四月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獻帝本紀建安七年夏五月于闐國獻馴象注馴象謂隨人意也

魏志鄧哀王沖傳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

拾遺記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時南越獻白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吳志賀齊傳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軿車駿馬

外國傳扶南王盤況少而雄傑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殺之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之

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使勞問之送馴象

二頭於劉禪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眞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莝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

晉書穆帝本紀升平元年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

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阜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而殺象象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拾遺記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

異苑晉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守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故爲大郡然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

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爲荆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符瑞志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見零陵洮陽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見安成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五行志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渡蔡洲暴稻穀及園野

異苑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耕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

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卽起相與躅陸狀若歡喜前象復載人就一汚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屢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田絕無其患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梁書臧質傳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轝羽衛及會皆駭散惟質與散騎郎裴之禮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

南史林邑國傳其王者出則乘象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

魏書靈徵志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於南兗州碭郡民陳天愛以告送京師大赦改元王者自養有節則至

高宗本紀和平元年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十有一

乾陁國傳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勅勤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

洛陽伽藍記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背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眞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嘗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

周書楊忠傳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

三國典略周軍逼江陵梁人率步騎開北門出戰初嶺南獻二象於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負之以樓束刃於鼻令崑崙奴馭之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走

隋書劉方傳方仁壽中授驩州道行軍總管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

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

林邑國傳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

酉陽雜俎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高宗時加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八月幸洛城南門觀鬬象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賢奕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

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怒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避暑漫抄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閏月丁亥詔文單國所獻舞象三十二令放荊山之陽

唐書眞臘國傳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庭者凡三十二悉放荊山之陽

杜陽雜編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

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輙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授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授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荊山之南而受不辱其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四年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萬餘人獲戰象兵械

酉陽雜俎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共穵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唐國史補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雲笈七籤花姑者道行高潔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躬申葺理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拔之其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

舊唐書眞臘國傳眞臘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飯肉與鄰國戰則象隊在前於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

唐書南蠻傳贍博或曰贍婆多野象羣行

地理志嶺南道厥貢象

驩州日南郡土貢象齒

環王國傳環王衞兵五千戰乘象藤爲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驃國傳驃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

舊唐書訶陵國傳訶陵國王悉用象牙爲牀

嶺表錄異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設舞象樂動即優人引一象入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拍踏動皆合節奏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寶正六年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

宋史五行志建隆三年有象至黃陂縣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復襄唐州踐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於南陽縣獲之獻其齒革

太祖本紀乾德二年春正月有象入南陽虞人殺之以齒革來獻

五行志乾德二年五月有象至澧陽安鄉等縣又有象涉江入華容縣直過闤闠門又有象至澧州澧陽縣北城

乾德四年五月有象自至京師

南漢劉鋹傳開寶三年十二月潘美等攻韶州鋹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葉山下初鋹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

于闐國傳開寶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許之

大食國傳至道元年大食國來貢方物引對於崇政殿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

續湘山野錄太宗尅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祕閣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宋史劉珙傳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

李昌齡傳昌齡知廣州還爲樞密直學士上言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

責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

談苑郭逵伐交州行師無紀律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聲仰諸軍多養猪如象至則以錐刺猪猪既作聲象自退走

貴耳集周益公與韓無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駕之前陳此無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驅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註

宋史五行志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羣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

占城國傳占城民獲犀象皆輸於王國人多乘象或軟布兜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當死者以繩繫於樹用梭槍摏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撲於地象皆素習將刑人即令豢養人以數諭之悉能曉焉

癸辛雜識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

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佛祖歷代通載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爲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猪豘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豘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爲一釜竈煑你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悅

元史賀勝傳勝入宿衛帝一日獵還勝驂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議賜一品服

劉好禮傳好禮爲刑部尚書俄改禮部又改吏部好禮建言中書象力最巨上往還兩都乘輿象駕萬一有變從者雖多力何能及末幾象驚幾傷從者

九朝野記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珍美震末之識也解曰僕嘗食之誠美

矣呂知其誑己他日得一死象蹄蹬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爲之哄然一笑

帝城景物略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蒼山之頹也額耳昂囘鼻舒糾吸噓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髻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

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

諸寺奇物記方山定林寺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

珍珠船象洞在潮海之間今屬武平縣昔未開招時羣象止於其中乃謂之象洞

廣信府志朝儀每日早朝午門外用象六隻夾陛而立候左右掖門啓鑰象始下朝見者乃肅儀而拜此常儀也象咸有俸視年勞爲多寡嘉靖辛亥九月十日值班之象偶病令一象代之其象已不樂行象奴强之途間每噴噴作聲若抱不平狀及至西長安門

方啓鑰因天尚昧爽門槪尚存焉象怒以鼻觸之門槪斬然兩折闖門而入立承天門下不肯進羣象後至者相率導之乃行然猶有不平狀象奴莫能制嗟夫象一物耳不平猶能爲觸門之怒況蒸黎哉君子平其政愼焉可矣

廣東通志象嗜稼凡引類於田必次畝而食不亂蹂也未旬卽數頃盡矣島彝以孤豚縛籠中懸諸深樹孤豚被縛喔喔不絕聲象聞而怖引類而遁

象部雜錄

書經禹貢揚州厥貢齒革羽毛（傳）齒象牙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

詩經小雅采薇章象弭魚服（注）以象骨飾弓弰也（大全）華谷嚴氏曰弭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魯頌泮水章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正義）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其土不出龜象僖公伐而克之以其國寶來獻非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禮記玉藻笏諸侯以象士竹本象可也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爲象之形也

周禮春官巾車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注）象路以象飾諸末象南方獸文明之方也其齒堅强而不撓皆明辨之義鄭鍔曰象齒有文以比禮也

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訂義）易氏曰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鄭鍔曰象以比禮言用禮以爲主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子產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戰國策魏文侯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皆似之而非者也

韓子解老篇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淮南子氾論訓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

說林訓蠪象之病人之寶也（注）象有牙故人以爲寶

又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晉書輿服志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

抱朴子備闕篇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

淸鑑篇象牙不出鼠口

廣譬篇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

喻蔽篇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

異物志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南越志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土得乃已也

始興記伊水口有長洲洲廣十里平林蓊然有野牛羣象

新論觀量篇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

傳燈錄同在佛所聞說一味之法然所證有淺深譬兎馬象三獸渡河兎渡則浮馬渡及半象徹底截流

酉陽雜俎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一寶之數無鉤不可（鼎人）上唯猊可伏非驅所堪（柯古）坑中無底跡

中無勝（文上人）與馬同渡負猿而行（善繼）色青力劣名香幾重（夢復）尾既出牖身可取與（約上人）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形如珂雪力絕羈鎖（善繼）園開脅上河出鼻中（柯古）一醉難調六對會勝（日高上人）

談苑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矣

物類相感志煮象牙用酢滷煮之自軟

聞見後錄南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黑暗

墨客揮犀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暇日記舊說象膽在足余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營死三象其二膽果在足其一不在足或言膽隨四時在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內香藥庫其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千味其然邪

西溪叢語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語象膽隨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法苑珠林佛語羅雲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輭脆中箭卽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

眞臘風土記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爲人所取者次之死於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

賢奕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

清言猛士格虎剸象死制於螻蟻

象部外編

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共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吠勒國去長安九千里人長七尺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蛟人之舍

山川紀異河南府有象莊舊傳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今石象猶存

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太子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

蓮社高賢傳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遥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淩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勑建法華寺

佛國記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嘆

酉陽雜俎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脅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修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胄林甲胄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因果經太子年十歲與兄弟角力與萬眷屬將欲出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諸人皆不敢前太子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

鎖夏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殑（音擎）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

三二六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虎部彙考

虎圖

易經（乾卦）

禮記（月令）

爾雅（釋獸）

易緯（通卦驗）

春秋緯（運斗樞　文曜鉤）

山海經（西山經　東山經　中山經）
大戴禮記（易本命）
方言（虎異名）
抱朴子（對俗篇）
酉陽雜俎（虎交　虎威　虎覗　貙五指）
埤雅（虎　貙）
爾雅翼（虎　虪　貙）
獸經（虎卜）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虎骨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虎薈（虎別名　虎異種　雜記藥方）

虎部藝文一

遭虎篇　後漢王充
悲摯歎　唐皮日休
虎賦　宋吳淑
書孟德傳後　蘇軾
戮雙虎賦（有序）　明鄒魯
雙虎賦（有序）　屠大山
義虎傳　祝允明

義虎傳　蔡潮
虎苑序（并贊十四首）　王穉登
虎薈序　陳繼儒
太行虎記　徐芳
嗤彪賦（有序）　湯顯祖
猛虎賦（有序）　王廷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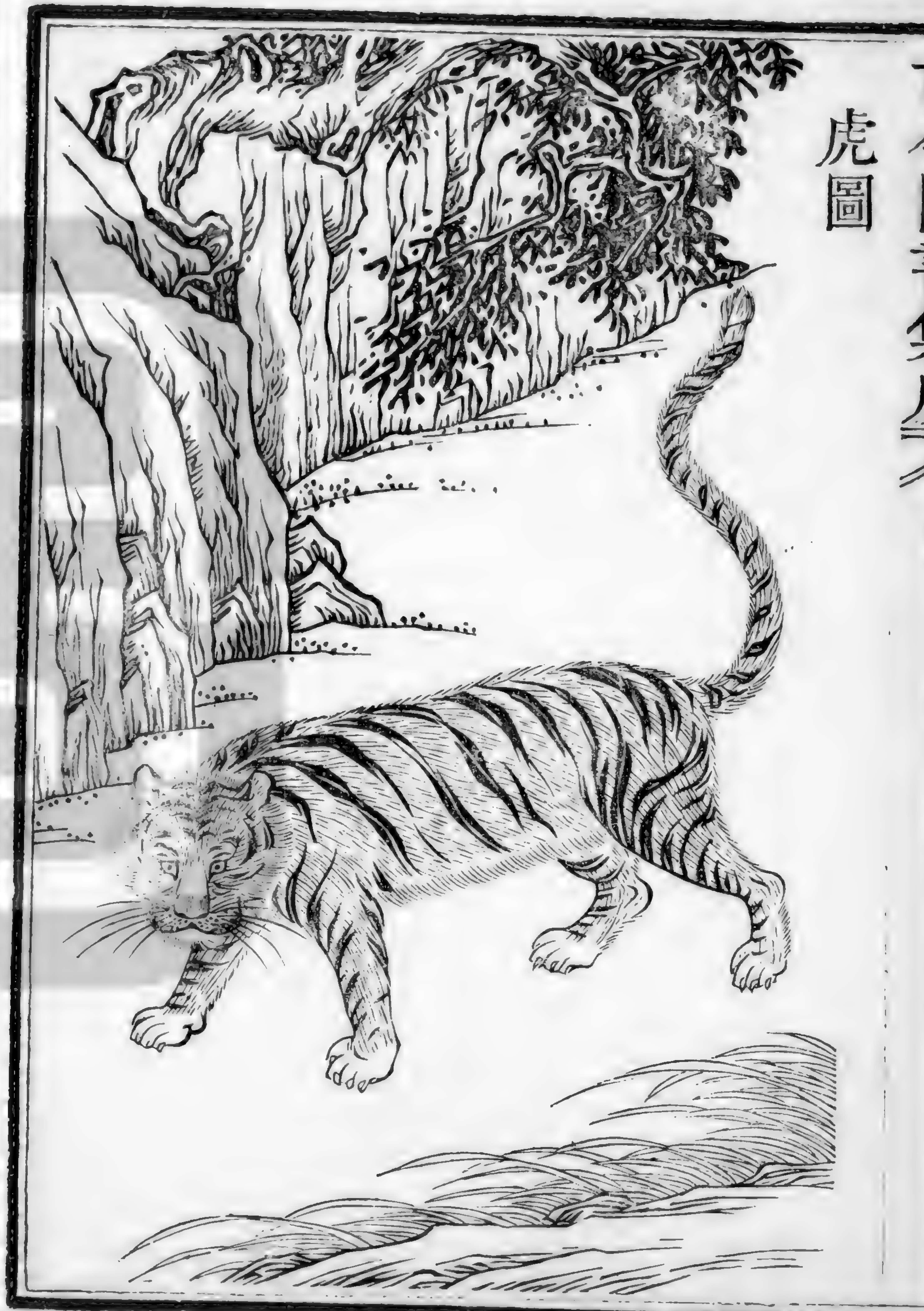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六十一卷

虎部彙考

釋名

虎（易經）　烏𧇮（音徒左傳作菟漢書作烏釋）
虦貓（爾雅）　虪（爾雅）
貙（爾雅）　狗（虎子　爾雅）
李父（方言）　李耳（方言）
伯都（方言）　貓（本草綱目）

虎圖



易經

乾卦

雲從龍風從虎

（大全）程子曰虎行處則風自至

禮記

月令

仲冬之月虎始交

註交猶合也（大全）方氏曰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爾雅

釋獸

虎竊毛謂之虦貓

註 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疏 虎之淺毛者別名虦貓

虪黑虎

註 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爲斑山海經云幽都山多黑虎黑豹也

疏 黑虎一名虪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

註 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 疏 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絕有力名麙郭云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當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

貙獌似貍

註 字林云貙似貍而大一名獌郭云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字林云豻胡地野狗似狐黑喙皆貙之類故又呼貙豻

易緯

通卦驗

立秋虎始嘯

春秋緯

運斗樞

樞星散而爲虎

文曜鉤

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山海經

西山經

女牀之山其獸多虎豹犀兕

底陽之山其獸多虎狗

盂山其獸多白虎

東山經

岐山其獸多虎

中山經

荆山多豹虎

女几之山其獸多豹虎

風雨之山多虎豹

堇理之山多豹虎

大戴禮記

易本命

三九二十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方言

虎異名

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𩳐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註）虎食物值耳卽止以觸其諱故今江南山夷呼虎爲𩳐俗曰伯都

抱朴子

對俗篇

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

酉陽雜俎

虎交

虎交而月暈

虎威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旁皮肉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爲人所憎

虎視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貙五指

虎五指爲貙

埤雅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蓋蛇蟠向王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曰虎行以爪坼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之虎卜云簡兮曰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如組以言其藝如虎以言其勇常武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蓋虎之自怒虓然

闞如虓虎則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何草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曰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也聞名心瞿見似目瞿豈自外至哉禮曰交龍爲旂旂東方也鳥隼爲旟旟南方也熊虎爲旗旗西方也龜蛇爲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焉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豹變言變而爲豹也揚子曰貍變則豹所謂豹變故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虎變言變而爲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氏謂擾馴也言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然則教而馴之蓋亦有道矣梁鴦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

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俗云鳩食桑葚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今虎所在麃必鳴以告

貙

或曰虎五指爲貙柳子曰貙畏虎虎畏羆釋獸曰貙似貍兕似牛犀似豕又曰貙貜似貍貙虎屬也貜狠屬也古者田獵必有所祭故周祭貐漢祭貙漢書音義曰貙以立秋日祭獸故漢於是時祭焉祭貐其義未聞也

爾雅翼

虎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其食物值耳輒止以爲觸其名名耳故也嘗傷人者耳輒有缺若鋸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

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或曰卽虎魄也又知衝破能畫地以卜今人有畫物上推其奇偶者謂之虎卜懸其鼻於戸令人生男故古者胎敎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古者出國用虎節又敔亦爲虎形背上爲二十七齟齬擊之以止樂字說曰虎西方之獸故敔爲伏虎二十七齟齬者三九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按淮南稱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人應九九八十一之數馬應八九七十二之數蟲應二九十八之數故曰三九二十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虎應二十七故敔爲虎形二十七齟齬也亦虎嘯而風生風生而萬籟皆作虎伏而風止風止而萬籟皆息故止樂用虎爾

虪

虪虎一物也以色別之則黃質黑章者無異名竊毛者謂之虦毛白者謂之甝黑者謂之虪此物同而別者也虪亦有斑但以淺色爲質深色而章耳海內東

北經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鳥黑蛇黑豹黑虎黑狐蓬尾此虪之所聚而孟山之獸多白狼白虎白雉白翟兩山之間而鳥獸各以其毛色相從理之不可曉者然虪尤猛今野人言三虎之別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所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適壯白者則老矣此亦理之近者也郭氏稱晉永嘉中秭歸縣檻黑虎狀如小虎而黑色深者爲斑此得其小者爾未可全據也

貙

貙似虎而五爪釋獸言似貍郭氏註子虛賦稱似貍而大其註爾雅云今山民呼虎大者爲貙然舊說云貙畏虎虎畏貔則貙不當大於虎力能食鹿以立秋日殺物故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及祀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鬛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斬牲於郊東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曰貙劉劉殺也貙於時殺物故以應之於是而賜武官肄兵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所以爲武也又

謂之貙膢風俗通曰嘗新始殺食曰貙膢田獵之禮象獸而動漢之貙劉猶周之表貉也貙既五爪有人之象博物志稱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蜀都賦所謂皛（胡了切）貙甿於葽草者也唐李肇國史補云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而吳都賦註乃言貙虎屬能爲人與前說互異閩之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燒尾乃成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貙是虎類或云貙人能化爲虎或虎屬能化爲人辭亦相備亦莊子程生馬之論也

獸經

虎卜

虎於䖘也無角而善卜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虎象其聲也魏子才云其文從虍從几象其蹲踞之形從人者非也揚雄方言云陳魏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謂之伯都珍按李耳當作貍兒蓋方音轉貍爲

李兒爲耳也今南人猶呼虎爲貓卽此意也郭璞謂虎食物值耳則止故呼李耳觸其諱應劭謂南郡李翁化爲虎故呼李耳皆穿鑿不經之言也爾雅云虎淺毛曰虦貓音棧白虎曰甝音含黑虎曰虪音育似虎而五指曰貙音傴似虎而非眞曰彪似虎而有角曰虒音嘶

集解

蘇頌曰虎本經不載所出今多山林處皆有之

李時珍曰按格物論云虎山獸之君也狀如貓而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項短鼻齆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聲吼如雷風從而生百獸震恐易卦通驗云立秋虎始嘯仲冬虎始交或云月暈時乃交又云虎不再交孕七月而生又云虎知衝破能畫地觀奇偶以卜食今人效之謂之虎卜虎噬物隨月旬上下而嚙其首尾其搏物三躍不中則捨之人死於虎則爲倀鬼導虎而行虎食狗則醉狗乃虎之酒也聞羊角烟則走惡其臭也虎害人獸而蝟鼠能制之智無大小也獅駮酋耳黃腰

渠搜能食虎勢無強弱也抱朴子云虎五百歲則變白又海中有虎鯊能變虎古有貙虎變人貙人變虎之說亦自有是理也

虎骨修治

蘇頌曰虎骨用頭及頸骨色黃者佳凡虎身數物俱用雄虎者勝藥箭射殺者不可入藥其毒浸漬骨血間能傷人也

李時珍曰凡用虎之諸骨並搥碎去髓塗酥或酒或醋各隨方法炭火炙黃入藥

氣味

辛微熱無毒

徐之才曰平

主治

別錄曰邪惡氣殺鬼疰毒止驚悸治惡瘡鼠瘻頭骨尤良

甄權曰治筋骨毒風攣急屈伸不得走注疼痛治尸疰腹痛傷寒溫氣溫瘧殺犬咬毒

陶弘景曰雜朱畫符療邪頭骨作枕辟惡夢魘置戶

上辟鬼

孟詵曰煑汁浴之去骨節風毒腫和醋浸止膝脚痛腫脛骨尤良初生小兒煎湯浴之辟惡氣去瘡疥驚癇鬼疰長大無病

李時珍曰追風定痛健骨止久痢脫肛獸骨鯁咽

發明

蘇頌曰李絳兵部手集有虎骨酒治臂脛痛崔元亮海上方治腰脚不隨並有虎脛骨酒方

寇宗奭曰風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虎嘯而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病攣急屈伸不得走注骨節風毒癲疰驚癇諸病皆此義也

汪機曰虎之强悍皆賴於脛雖死而脛猶矻立不仆故治脚脛無力用之

李時珍曰虎骨通可用凡辟邪疰治驚癇溫瘧瘡疽頭風當用頭骨治手足諸風當用脛骨腰背諸風當用脊骨各從其類也按吳球諸證辨疑云虎陰也風陽也虎嘯風生陽出陰藏之義故其骨能追風定痛虎之一身筋節氣力皆出前足故以脛骨爲勝

附方

健忘驚悸預知散用虎骨酥炙白龍骨遠志肉等分爲末生姜湯服日三服久則令人聰慧（永類鈐方）

臂脛疼痛虎骨酒治之不計深淺皆效用虎脛骨二大兩搗碎炙黃羚羊角屑一大兩新芍藥二大兩切三物以無灰酒浸之養至七日秋冬倍之每日空腹飲一盃若要速服卽以銀器物盛於火爐中暖養三二日卽可服也（兵部手集）

腰脚不隨攣急冷痛取虎脛骨五六寸刮去肉膜塗酥炙黃搗細絹袋盛之以瓶盛酒一斗浸之煻火微溫七日後任性飲之當微利便效也

又方虎腰脊骨一具前兩脚全骨一具並於石上以斧搥碎安鐵牀上文炭火炙待脂出則投無灰濃酒中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三七日任性日飲三度患十年以上者不過三劑七年以下者一劑必瘥（崔元亮海上方）

白虎風痛走注兩股熱腫用脛骨塗酥炙黃黑附子炮製去皮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酒下日再（經驗良方）

歷節風痛虎脛骨酒炙三兩沒藥七兩爲末每服二

錢溫酒下日三服（聖濟總錄）

歷節走痛百節皆痛不可忍用虎頭骨一具塗酥炙黃搥碎絹袋盛置二斗清酒中浸五宿隨性飲之妙（聖惠方）

筋骨急痛虎骨和通草煑汁空肚服半升覆臥少時汗出爲效切忌熱食損齒小兒不可與食恐齒不生（食療）

休息痢疾經年不愈取大蟲骨炙黃焦搗末飲服方寸匕日三取效（張大仲方）

痔漏脫肛虎脛骨兩節以蜜二兩炙赤搗末蒸餅丸梧子大每侵晨溫酒下二十丸取效（勝金）

肛門凸出虎骨燒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外臺）

獸骨哽咽虎骨爲末水服方寸匕（外臺）

惡犬咬傷虎骨刮末水服方寸匕幷傅之（小品方）

湯火傷灼虎骨炙焦研敷神効（龔氏易簡方）

月蝕疳瘡虎頭骨二兩搗碎猪脂一斤熬膏塗之（神効方）

足瘡嵌甲以橘皮湯浸洗輕剪去甲以虎骨末敷之

痛卽止（便民圖纂）

脾胃虛弱惡心不欲飮食虎肉半斤切以葱椒醬調炙熟空心冷食（壽親養老方）

一切反胃虎脂半斤切淸油一斤瓦瓶浸一月密封勿令洩氣每以油一兩入無灰酒一盞溫服以瘥爲度油盡再添（壽域神方）

虎睛丸治癇疾發作涎潮搐搦時作譫語虎睛一對微炒犀角屑大黃遠志去心各一兩梔子仁半兩爲末煉蜜丸綠豆大每溫酒服二十丸

小兒驚癇掣瘲用虎睛細研水調灌之良（經驗方）

小兒夜啼用大蟲眼睛一隻爲散以竹瀝調少許與喫（姚和衆方）

邪瘧時作生虎睛一枚臘月猪血少許硃砂阿魏各一分爲末端午日取粽尖七枚和丸黍米大每綿包一丸塞耳中男左女右（聖惠方）

白虎風痛大虎牙一副四个赤足蜈蚣十條酒浸三日曬乾天麻二兩乳香沒藥各一兩麝香半兩爲末每服二錢溫酒下一日三服（聖濟總錄）

瘰疽著手足肩背累累如米起色白刮之汁出愈而復發虎屎白者以馬屎和之曬乾燒灰粉之（千金方）

斷酒虎屎中骨燒灰酒服方寸匕卽不飲（千金方）

虎薈

虎別名

虎一名神狗

虎異種

於䖘於擇伯都李父山君虎也毛淺者謂之虦猫有角者謂之委虒大而長尾曰酋耳長尾而五采曰騶吾九尾而人面曰開明虎而翼曰窮奇虎而人面曰馬復青虎謂之羅羅

雜記藥方

虎骨并睛爪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有山林處皆有之骨用頭及脛色黃者佳睛亦多偽須自獲乃眞

陶隱居云俗方熱食虎肉壞人齒信自如此

唐本註云別錄云屎主惡瘡其眼主癲其屎中骨爲屑主火瘡牙主丈夫陰頭瘡及疽瘻鼻主癲疾小兒驚癇

虎部藝文一

遭虎篇

後漢王充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按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吏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陸上陸上之氣不入水中名以所近罹殃取

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蜼蠼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蟣虱閩䖟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飢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

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還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鴣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鴣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日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還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

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悲摯歎

唐皮日休

匯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苕頃焉農夫息其傍未久苕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娭視之虎也跳踉哮㘚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己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麏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麏將食而娭將娭而害曰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己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娭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麏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麏以刑禍爲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虎賦

宋吳淑

伊彤虎之猛噬感樞星之下淪既目之爲獸長亦號之爲山君耽耽其視般般有文生哀七日而變體封

卻一日而食人則有刻玉爲毛鑄銅作器李禹入冢而絕纍朱亥在檻而裂眥別有厄李后於宮內舐介象於山中詎能緣木祇可生風俛首伏罪搖尾求食僧照識南山之嘯李廣射北平之石食肉則世祖命射扳鞍則張貂變邑或名李耳或號於菟或生於孟山或畜之東虞至有中黃能搏馮婦善捕呂蒙探穴而靡憚王戎逼欄而不懼哭哀既感於仲尼縛急更憐於呂布若夫梁鴦養之而有法卞莊刺之而得宜惑讒言而游市感道術而還兒文彩未成已有食牛之氣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至若值法雄而息暴避劉陵而遠徙感劉昆弘農之政識宋均九江之理燒皮辟惡懸鼻宜子扶南旣聞決訟度朔亦云食鬼壽至千歲長過百里石虔跳躍而拔箭宜咎叱咤而弭耳或驚駭而放市或婆娑而渡水若乃郭文探鯁子華斷羊或助匾寶之祭或送王業之喪或厭赤刀之術或佩黃神之章豈獨紫葛驗江陵之化抑亦白質爲魏世之祥

書孟德傳後

蘇軾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予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予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沈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戮雙虎賦（有序）　明鄒魯

正德上章執徐春仲甲申吉水龔公令安溪之四月憫兹邑民久罹虎患乃焚文於城隍之祠矢神必獲越翌日乙酉果戮其一越三日戊子又戮其一民胥神之予目擊其事乃爲賦其實焉辭曰

緊皇穹之賦物兮厥洪纖之夥繁溥元氣而磅礴兮均蟲臂與鼠肝亶造化之無心兮紛並育乎兩間胡惑沴以妨化兮迺黠悍而冥頑蛟鼉產於溪潭兮趹蛋叢於荆菅鬼車夌空以呈怪兮鼪鼯螟蟘之忝夫貪殘惟虎狠之虣獰兮伍衆醜其尤烈雖甝虪之殊形兮具養威於巖穴朶逐逐之饞頤兮聲虎虓而齚醫悁生民之罹毒兮恆棲止之硊䯨駥欣猳觸而禠魄兮牂羭吭之弗盈嘷狣猇以驚猋兮豨貕曾曷以寧橧彌町疃於郊坰兮時跋扈而憑陵嗟復齋之遐逝兮孰化覃於生生乃惟西方之美人兮龔渤海之華裔咀椒蘭而佩茝蕙兮葺葯蘅以爲戶皇旣重之以修能兮錫龍章與侯士挽清溪而湔宿弊兮脫瘝痌以煦嫗彼猛獸之爲患兮固前政之攸疵侯引咎以責躬兮謂天儆余以紛擾爰作冊兮禮禱適閼逢兮辰良與靈脩兮訂約冀速逬兮遐方越厥明兮旃蒙有奔告兮侯之宮曰虎夜涉波兮茲困於叢洵侯之丹悃兮幽明以通侯心嬰其奮迅兮選獰夒以從事羲和屏翳爲之先驅兮羌發縱而指示鳴鉦鼓而

贔屭兮割裕衍之砰訇操戈矛與弓矢兮直勇往而前攖惡物咆哮以跳踉兮撓萬夫而辟易獲山靈之默相兮我威用以歘赫爰洞厥膘兮貫髃血若泉兮流紅乃陳功兮車下載戢戢兮櫜弓越三日兮著雍於溪滸兮復殄其雄餘以彙而遐奔兮徧黔黎以席慶念伊誰之攸芘兮荃有翼之人龍亏追夫昔之伊者兮殲猰貐與封狶迸犀象於窮荒兮疇克纘夫蒼姬彼驅鱷而戮蛟兮固聖謨之莫企也亦流芳於千載兮侯騭之而曷愧也重曰維彼於菟肆厥兕兮民罔攸措心忡忡兮有赫者侯憤於衷兮爰明冊祝達神聽兮精誠感召罝郵同兮尋殪其虓餘潛蹤兮民以寧止頌聲叢兮粵昔九江洎弘農兮哲人風響迨今雄兮侯之碩膚諒同功兮我摛厥辭孰鐫礱兮千秋萬禩以永譽於無窮兮

雙虎賦（有序）

屠大山

嘉靖甲寅三月廿有八日黎明亏行潛江之野忽人馬辟易從者告余曰有二虎去車密邇亏審視之皆黝黑而其一額有白文徐入葦中良久乃伏

予以事紆廻此地適覩茲獸有感於中述斯賦焉驅予車於潛野際旭景之初分循春堤以前邁欣麥隴之氤氳倏人驚而馬顫若喪魄而忘魂僕夫速予以避虎曰姑停策以竢羣褰予幃以凝睇覩雙猛於丘墳振長風於江漢炳元耀於乾坤雖爪牙之罔露固威稜之具存彼獨行之鮮敵矧偶遊而專邨下林臯之雄步蹋溪澗之逡巡衆鼓譟而靡懾迫阨險而弗奔戢咆哮之烈氣閉精光而畀蹲初豎尾以前却竟旋趾而傍輪面予車以延佇若欲語而聲吞豈戒備於暴悍抑論恣於昏晨將招隱於閒曠或警弱於柔仁嗟予性之昧墨含利路而弗遵秉孤志以直往每遭躓而遘屯行邅廻於潭畔心拂鬱之誰陳私閔憐之惘惘悄宵旦之昏昏含客感之默默悽離緒之紜紜意二物之來格殆靈祇之啓人謝刺術於卞莊陋射藝於裴旻模懿矩於廉藺懲私鬬於復恂測靈情以自諂著斯文而書紳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宴安無他

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予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夫也婦疑駭其夫鬼

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避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而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義虎傳

蔡潮

太平陳氏年十七配王義寅七載而舅姑與夫相繼而亡遺孤雲方在襁褓陳哀痛欲自經者數次以幼孤故忍死撫育陳年方少艾有豪家欲逼央媒說合陳矢志不從誓以身殉衆土棍利所賂與豪議刼而奪之謀既定及期夜半聚衆花燈綵轎臨門將從事焉忽有兩老虎自深山而下咆哮震地奸徒各膽落而散走兩虎竟守節婦門天明始去人聞而異之曰此眞義虎也前令吉水袁侯道爲作義虎傳今令劉

侯彌上其事於朝旌表其門節婦垂五十年卒年七十三歲予雲爲鄉善士君子曰反道敗德之人謂之不義不義之人謂之禽獸嗟乎人而以禽獸比之其辱其賤蔑以加矣孰知有不及禽獸者也

虎苑序（有贊十四首）　王穉登

嘉靖癸丑王子甥於吳郡陸氏陸氏墓在花山竹塢塢深多亂泉怪石虎渡太湖來踞塢中食人不去又數月聞擒虎過陸丈門外人皆擁門觀王子出稍後虎已去從觀者問虎文甚奇王子歎恨不及見虎他日游山間尋擒虎處又觀虎磨牙檜檜皮如削心異之山人競來譚虎王子憶古書中及人間所聞虎事往往酬答之客好事者命牘牋記又趣王子梓王子謂虎猛獸談者色變不當梓客曰奚害夫六經聖人之文皆談虎談虎奚害王子乃因類成篇分爲十四德政美循良也孝感勵天親也貞符奏瑞也占候驗術也戴義崇報德也殛暴明帝罰也威猛示雄武也靈怪載妖凶也豢擾存貽害之旨搏射垂傷勇之戒紀神攝以表仙釋之蹤紀人化以抑獸行之慝紀旁

喻以徵風譽之規紀雜志以廣見聞之博篇成系讚其下客謂太簡王子曰不然譬諸飲食粱肉取飽若夫山豆海俎指多染即厭矣於是請客命篇客謂曰

虎苑云太原王穉登序

德政讚

奕奕循吏仁孚異類負子挾羣涉波以去穆矣弘農猗歟九江二君爲政竹簡生香

孝感讚

天親遘凶赴難如歸踴躍捍衞當者披靡髻齔非儒爪牙非威鬼神祐之共濟阽危

貞符讚

白虎金精縞質元章西方之宿匪禍伊祥聖人受曆寶圖皇皇孰謂於菟麒麟鳳凰

占候讚

交維暈月嘯迺生風天文協應譬彼雲龍圖萌后禍頭兆侯封靈占歷歷符節攸同

戴義讚

蠢爾毛蟲懷德惟深黔首謂何下石甘心黃雀玉環

靈虵寶珠中山之狼於爾何誅

殛暴讚

暴夫茹柔傷彛叛倫神實禍淫匪虎噬人天討有嚴帝命有虔斧鉞奚事元凶殲焉

威猛讚

高山大壑窟宅深藏藜藿不採狐兎潛亡武臣洸洸龍旂鳥章妖氛淸明萬國來王

靈怪讚

鬬生棄野猛虎飼之匪虎飼之惟神賜之爲鬼爲魅又曷使之妖不勝德正直恥之

豢擾讚

猛獸野心反噬非久出柙遺害咎歸典守上林淸風嗇夫緘口破樊脫檻率曠以走

搏射讚

徒搏稱暴輕生奚取雅歌不敢風云傷汝飛將射石飲金沒羽聖行三軍嗟嗟誰與

神攝讚

至人御虎身尊道高馴服無忤如豕於牢黃公習幻

絳緗赤刀術衰乃死甬舐遺嘲

人化讚

凶悖濟惡獸心是騁戴弁峩峩猛踰梟獍五內旣乖
化爲異類倏焉咆哮咥人不顧

旁喻讚

苛政傳譏大人易著君子見幾耻爲馮婦良臣善諷
比物援類大君納約罕譬而喻

雜志讚

六經譚虎聖人之書班班載籍雲爛星垂分篇割牘
採綴紛紜蒙茸支離裨益多聞

虎薈序

陳繼儒

余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始困瘧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二日而瘧良已蓋首尾屈指凡一朞焉先是百穀王丈訪余於寶顏堂授以虎苑可以辟瘧讀之而魔鬼如故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余乃搜諸逸籍及山林湖海之故聞薈撮成卷題曰虎薈昔范文穆牓其軒爲說虎余嘗笑此老何所專嗜而獨亹亹好談不休客曰虎不足談而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

義可以格虎虎可以殺虎虎不足談而其人故多識喜怪者之所不廢也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開行山磵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崕石損墜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庵飼以粥飯虎飢得飯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晛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蹩人呼爲跛足虎客有過庵中者虎亦廻旋妥適略無疑碍於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攜虎遠出至天井關鼻衂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汚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嗛其無幾又饞不可忍遂前撲僧負而去之磵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衆每日斜即相戒裹足今數十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跛足虎煽導之云事在崇禎末

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敎之舐血啓其饞狠不但碎身而流毒於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於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反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爲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至於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兇釀釁之資而已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寘之深山大澤間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嗤彪賦（有序）

湯顯祖

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逼也左關羊而開右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鍵之絙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

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鑴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予獨嘆夫虎雄蟲也貪羊而窮以至於斯辱也賦之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猛質於西旻貌低團而項廷鼻黝隆而齒齴目斜匡而電爍聲倨頷以雷殷舌理粗而銼樹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拂聳而緪伸叱形模其足怖剝精威之絕塵靜嘯而陰飈窣起坦步則稠林自分凜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尊況百折之深山常此窟之成羣黃斑屬而臥隴白額連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舐及於人民戶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士故有心而與鄰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於黃神布石關之宛轉交鐵葉以繽綸界鳴羊於接檻誘羶聞而見循進窞歷以窮路退躑躅而下門遂乃聊浪擲跌偪仄輪囷始倉

毦而怒湧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皷力痺而踐羌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均於是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懸處餓之以兼旬待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紛紜未陷頭而投鬚先罥爪而剔蹯捩權牙於巨斧磨刺舌以疏巾香泔變其腸胃淸水洗其喉脣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致馴初猶啖以礁肉次則習以盤飧或設以粰粒之餘或投以松芥之根既苦飢而伏檻敢擇食以懟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雞犬之見聞遇夫人之下視卽弭耳而意親諒厓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逡巡非止柔性兼弱其筋圓腰纖而脅息豔斑摧而襞皺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嗔似巨貍之擾足若卑犬之纏身偶循隅而吐喑輙蒙訶而愴魂昔有大蟲之號今有小畜之云懊撐距之無時委降戢於非倫雖山君之短智亦梁鴦之淺仁見其弱而可弄牽以售而論斤有守犬其未足借虛名而守閽旣爪牙之久折亦何威而見奔第周旋於苑薄得混迹於毚麏學婆娑而晛主戲夒綽以娛賓慼知音之君子被歎涕之殷勤偉茲靈之巨猛鬱有武而有文

偶脣吻之所及皆性命之相因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而倒坤略網絓而風飛觸熛燎以雷噴哮怒則千人自廢憤蹶而萬瓦猶震非胥疏其有欲何牢檻之敢陳偶朶頤於跛羊落一髮於千鈞飢窘來而餌施利器往而性泯足人間之翫擾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卽死之麒麟

猛虎賦（有序）

王廷相

華山有虎患郡吏督虞人捕之殲六虎予哀夫以强力貪得而斃者不獨虎也遂賦之

嗟猛獸之揚厲據藪澤以爲雄孰樵採之敢入望谿壑而憂恂彼麋豕以何辜偶邂逅而途窮力於爾以不敵遂塡吻而飽胷狐欺媚以相假亦走猱而詫狨矧咆哮而叱咤儵風颯而晝曚胡恣行而遠出乃於人而肆兇慘細物之莫報智加爾夫奚容驅虞人以掩襲火山澤而遠攻陷阱伺罅罻羅揭祕勁弩四發藥鏃森會前殪後殭朋殲品斃以扛以徒或剢或劓目炯炯以電滅革斑斑而文碎非於爾以寡仁反狗馬之帷蓋要施報之所宜視爲益而爲害龍出沒以

造神沛霖雨而澤世世雖一睹之莫卽孰機窅之可逮世赫赫以並稱羞神明之莫配彼貪夫之殉財乃忍情而爲盜積衆怨以銷骨終殞生而敗類茲逐臭而蹈汚實見小而遺大哀靈物之寡謀匪斯獸之獨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虎部藝文二（詩）

猛虎行　宋謝惠連
遺興　唐杜甫
課伐木（并序）　前人
猛虎詞　儲光羲
廢虎坑（有序）　李紳
虎不食人（有序）　前人

和李尚書畫射虎圖歌　獨孤及
猛虎行　張籍
虎跡　韋莊
應教題畫虎　宋王安石
挂虎圖于寢壁示秸秷　張耒
猛虎行　徐照
畫虎圖　游子明
怒虎行　金元好問
虎害　前人
宣差射虎　李俊民
射虎得山字　馮延登
趙邈齪伏虎圖行　元郝經
烈婦行（并序）　趙孟頫
女殺虎行　吳萊
殺虎行　吳師道
殺虎行（并序）　葛邏祿迺賢
猛虎行　傅若金
殺虎行（并序）　楊維楨

雪林獵虎　俞希魯
題虎樹亭　王逢
趙邈齪虎圖行　王惲
題胡氏殺虎圖　陳旅
射虎　張洪範
猛虎行　明高啓
城虎詞　前人
猛虎行　徐賁
縛虎行　李東陽

虎　商輅
虞山喫虎肉作　黃淳耀
題畫虎　劉溥
大樹村劉氏少婦打虎行　沈明臣
謝希大虎皮　儲巏

虎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六十二卷

虎部藝文二（詩）

猛虎行　宋謝惠連

猛虎潛深山長嘯自生風人謂客行樂客行苦傷心

遣興　唐杜甫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技撑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光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課伐木（并序）　前人

課隷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淸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層巔後十里斬幽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入各足蒼皮成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杖若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靜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愼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淸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猛虎詞　儲光羲

寒亦不憂雪飢亦不食人人肉豈不甘所惡傷明神太室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賓

蒙馬一何威浮江一以仁彩筆耀朝日爪牙雄武臣高雲逐氣浮厚地隨聲震君能賈餘勇日夕長相親

廢虎坑（有序）

李紳

霍山多虎每歲採茶爲患擇肉於人至春常修陷阱數十所勒獵者採其皮睛余悉除罷之是歲虎不復爲害至余去郡三載

匪將履尾求兢惕那效探雛所患爭當路絕羣嘗誡暴爲猫驅獮亦先迎每推至化宣余力豈用潛機害爾生休逐豺狼止貪戾好爲仁獸答皇明

虎不食人（有序）

前人

霍山縣多猛獸頃常擇肉於人每至採茶及樵蘇常遭啖食人不堪命自太和四年至六年遂無侵暴雞犬不驚深山窮谷夜行不止得攝令和篆狀稱潛行縣鄉村正趙珍夜歸中路與虎同行至家竟無傷害之意

南山白額同馴擾亦變仁心去殺機不禁牛令甘買患免遭狐假妄憑威渡河豈適他邦害據谷終無暴物非爾效騶虞護生草豈徒柔伏在淮淝

和李尚書畫射虎圖歌　獨孤及

飢虎呀呀立當路萬夫震恐百獸怒彤弓金鏃當者誰鳴鞭飛控流星馳居然畫中見眞態若務除惡不顧私時和年豐五兵已白額未誅壯士恥分銖遠邇懸彀中不中不發思全功捨矢如破石可裂應弦盡敵山爲空殺氣滿堂觀者駭颯若崖谷生長風精微入神在豪末作繢造物何同工方叔秉鉞受命新丹青起予氣益振底綏靜難巧可擬嗟嘆不足聲成文他時代天育萬物亦以此道安斯民

猛虎行　張籍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林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虎跡　韋莊

白額頻頻夜到門水邊蹤跡漸成羣我今避世棲巖穴巖穴如何又見君

應教題畫虎　宋王安石

壯哉非熊亦非貙兩目夾鏡當路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枒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挂虎圖於寢壁示秸秷

張耒

畫工出幻事縞素發原數蕭蕭白茅低凜凜北風走耽然老於菟舉步安不驟目光炯雙射怒吻呀欲受彼彪擲其旁文采澹初就雖然竊形似已足走百獸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

猛虎行

徐照

猛虎出林行咆哮取人食居人慮虎至荆棘挂牆壁虎乃愛其身驚遁不近側人或虎不如甘心蹈荆棘

畫虎圖

游子明

平生射虎裴將軍馬獰如龍弓百鈞手撚白羽旁無人注虎使虎不敢奔須臾叢薄斑斕出人馬不知俱

辟易矢如蓬蒿弓減力將軍得歸幾敗績徐行爪牙元不露耽耽垂頭若微顧尾剪霜風林葉飛倏忽山頭日光暮包家畫出眞於菟我尚不敢編其鬚昔人作詩譏畫圖吁嗟畫圖今亦無

怒虎行

金元好問

怒虎當道臥百里不敢唾紛紛射彪手不見弧矢墮誰知世有李將軍霹靂弦聲驚石破昨日雙南金今日綠綺琴贈君無別物惟有百年心

虎害

前人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羣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空谷絕樵聲長路無行塵呀呀垂涎口耽耽闞城闉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泰山婦叫斷秋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宜差射虎

李俊民

北原風勁霜草枯草間出沒藏於菟耽耽來此被誰驅不妨邂逅馮婦車將軍膽氣勇有餘手中笑拈金

僕姑等閒如射兔與狐兩眼錯莫精光無深山大澤失所居或撩汝頭編汝鬚可憐肉食無遠圖伎倆不及黔之驢

射虎得山字　馮延登

田翁太息論三害獵騎俄驚見一斑涎口風生雷吼怒角弓寒勁月痕彎柳營共許千人敵魚服仍餘一矢還我欲殘年賞神駿短衣匹馬夢南山

趙邈齪伏虎圖行　元郝經

南山射虎曾得名壁上忽見令我驚何物敢爾來戶庭屢叱不動仍猙獰畫師前身是山靈胷中有虎無丹青老榊數筆手埽成殺氣慘淡猛氣橫頭顱半妥蹲孤城怒尾倒插蟠霜旌鐵鬚張磔疑有聲赤吻瀝血猶帶腥抱石欲臥伏欲騰爪入石角瞠不瞑寒電夾鏡鶩兩睛四坐凜凜陰風生威稜神采出典刑邈齪乃是金天精伊昔詩家杜少陵酷愛賦馬并賦鷹爲憐神俊故屢稱我今賦虎亦有徵安得猛士建太平坐令四海皆澄清吁嗟擲筆還撫膺世間道路多棘荊鬼倀磨牙不可行

烈婦行（并序）

趙孟頫

至元七年冬濱州軍士劉平之戍棗陽與其妻俱道宿車下平爲虎所得婦起追及之殺虎脫其夫吾聞之中原賢士大夫如此乃爲感激慷慨作烈婦行以歌之

客車何哼哼夫挽婦爲推問君將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血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毋與虎生呼兒取刃力與爭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兒節義有如許萬歲千秋可以事明主馮婦卞莊安足數嗚呼猛虎逢尚可寗成寗成奈何汝

女殺虎行

吳萊

山深日落猛虎行長風振木威猙獰父樵未歸女在室心已與虎同死生揚睛掉尾腥滿地狹路殘榛苦遭噬豈非一氣通呼吸徒以柔軀扼强鷙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無人來負嵎又不見裴將軍出鳴鏑一時鞍馬俱辟易丈夫英雄却不武臨事趦趄汗流雨關東賢女不足數孝女千年傳殺虎

殺虎行　　吳師道

蘭溪太守今劉昆癡虎有耳胡不聞夜深妥尾古道上日暮搏犬荒城根風吹黃茅走白額獵夫一見懽踴躍亂刃交揮白雲翻雙眸怒迸金丸落後車傳送如獻俘當軒裂肉空須臾長河無蛟惡黨淨里中三害今何如平生意氣多豪野亦欲短衣馳匹馬一掃腥魂險穴空長歌慷慨南山下

殺虎行（并序）　葛邏祿迺賢

答祿將軍世爲乃蠻部主歸國朝拜隨穎萬戶平金有功事載國史其出守信陽射虎之事尤偉曾孫與權舉進士爲祕書郎官與余雅善間言其事因徵作歌

將軍部曲瀚海東三千鐵騎精且雄久知天命屬眞主奮身來建非常功世祖神謨涵宇宙坐使英雄皆入彀十年轉戰淮蔡平帳下論功封太守信陽郭外山嵯峨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軍聞之毛髮豎拔劍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嗥目

光睒睒斑尾搖據鞍一叱雙背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弰琱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雕翎射沒錦毛摧厓石傾頹腥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公眉壽三千年將軍立功期不朽奇事相傳在人口可憐李廣不封侯却喜將軍今有後承平公子祕書郎文場百步曾穿楊咫尺風雲看豹變鳴珂曳履登朝堂

猛虎行　傅若金

長林瑟瑟多悲風猛獸引子戲林中白晝橫行動山谷周遭十里無麋鹿路暗樵夫畏獨歸行人愁向山家宿近山日日取牛羊更齧居民橫路傍民要耕田給倉廩官家得知射殺汝

殺虎行（并序）　楊維楨

劉平妻胡氏從平戍棗陽平爲虎擒胡殺虎爭夫千載義烈有足歌者猶恨時之士大夫其作未雄故爲賦是章

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兒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爲怒眼中於菟小於鼠血號虎鬼寃魂

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

雪林獵虎（丙辰歲晏無營友人有賦是題者援筆戲效其體）

俞希魯

朔風曉寒天地白將軍打圍千騎列南山老獸工避人穿厓蔽石蹤不滅地窮怒躍戟亂衝千丈瑤峯盡成血却懸駝背歸入城不見斕斒見白額

題虎樹亭

王逢

（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傍餘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闢亭樹間扁曰虎樹）

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山高白月墮草偃黑風腥植物鍾英爽精藍被寵靈涼陰慎剪伐留護石函經

趙邈齪虎圖行

王惲

巔崖老樹纏冰雪石犖枒杈橫積鐵北平山深林樾黑下雖有徑人跡滅耽耽老虎底許來抱石踞坐何雄哉目光夾鏡尾束胯百獸却走潛風埃趙侯欲盡神妙功都著威稜阿堵中想當盤礴嘆墨時衆史縮手甘凡庸至今元氣老不沒神物所在纏陰風前年

驅馬下靖邊崖東突起草底眠腰間恨無鐵絲箭寢皮食肉空長歎今朝過喜一嚼快熟視鬚頂爲摩編貨馴跖服暴戾息弭耳道義思拳拳主人愛翫中有謂遇事炳變通經權我聞漢家大獵陸冰天豸冠思賦長楊篇四方猛士今雲合早晚龍旗到渭畋

題胡氏殺虎圖

陳旅

沙河野黑秋風麤棗陽戍卒車載弩道傍老虎夕未餔車中健婦不見夫倉皇下車持虎足呼兒授刀剸其腹夫骨已斷不可續泣與孤兒餐虎肉

射虎

張洪範

黑風萬騎捲空山怒吼巖林出錦斑得意將軍飛鐵鏃忽驚一點草梢殷

猛虎行

明高啓

陰風吹林烏鵲悲猛虎欲出人先知目光燑燑當路坐將軍一見弧矢墮幾家揷棘高作門未到日暮收猪豚猛虎雖猛猶可喜橫行只在深山裏

城虎詞

前人

候潮門開啼早鴉有虎忽入居人家母兒畏竄雞犬

伏排籬突戶誰能遮獰風動樹初哮吼驚起東營捉生手怒拔長戈試一摏目光落地倀魂走南山藜藿深冥冥白日橫行誰敢攖何爲離窟來城市牙爪雖全不能恃君不見壯士遭急縛失路窮時亦如此

猛虎行

徐賁

爾虎從何來據住三叉口昨日啖東家豬今日噬西家狗山中百獸不敢鳴白楊黃竹陰風生鄰家少年憑意氣彎弓挂箭巡山行夜深月黑候虎出明朝荒草餘白骨

縛虎行

李東陽

布將騎公將步天下紛紛可橫鶩卿爲客我爲虜卿爲一言無不可下邳城南繩縛虎曹公不怒劉公怒董卓丁原在何處布乎布乎嗟汝布

虎

商輅

壯哉於菟豪且雄猛氣不與凡獸同吞牛伏豹爪牙利空谷一嘯來天風黑爲文兮白爲質光彩斑斑炫睛日妥尾橫行不畏人百獸滿山皆股慄渡河負子一何仁銜符化石亦以神藜藿因之不敢採固知鷙

悍無與倫天生英物眞奇特庸史如林貌不得此圖分明意態新絕似南山眞白額心閒氣定神揚揚眼如夾鏡雙瞳光向非筆端巧如此此物安得來高堂卒然一見驚心目勢若負嵎誰敢觸聽之不聞聲咆哮但覺端端徒躑躅吁嗟此獸名山君狐兔屏跡難爲羣五雲深處陪蒼麟餘威自足淸妖氛

虞山喫虎肉作　黃淳耀

猛虎入山山氣惡腥風倒射巖石落兩山邨吒不識虎謂是旄牛未生角扼虎之吭擘虎尾虎驚不及施牙觜東海無煩赤刀制南山已報白額死老夫羇旅春盤空短衣匹馬行山中坐分羹臛飽欲死拔劍四顧吾何功邨吒邨吒莫倉卒儒冠爲爾頻衝髮人間眞有猛於虎勸爾拔身辭虎窟

題畫虎　劉溥

千山萬山日向晡啞啞老樹愁啼烏長塗迢遞人跡絕奮躍只有黃於菟長風颼飅震林木百獸紛披望風伏霜牙凜凜摧萬夫金鏡瞳瞳射雙目饑來擇肉惟熊羆不更小取豺與貍田家黃犢要耕種又肯搏

攫誇能爲如今天闕求守備葢世雄威素稱異舉首爲城掉尾旌願保皇家千萬世

大樹村劉氏少婦打虎行　沈明臣

潤州城南山簇簇四月麥黃桑柘綠大樹村頭劉氏居短牆幽院參差屋曉炊未罷日始高卒地猛虎來咆哮老小出門盡驚走犬亦吠虎聲嘷嘷虎聞犬聲急轉步一口斃之如搏兎欲從虎口奪狗還老嫗抱孫逢虎怒劉家少婦奪老姑氣猛視虎如匹雛手提鋼叉刺虎目虎血濺面紅模糊咋從大樹村前走少婦滌場猶髽首弱體孱然花不如徐家女子劉松婦

謝希大虎皮　儲巏

風簷短札墨澌開多謝臯比撤送來食肉我非投筆相寢皮君有控弦材毫端擬畫眞難類座上聞談祇謾猜却笑病餘還戀闕車茵穩稱不須裁

虎部紀事一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有熊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下帷短牒力珠龍眼大含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劉累得一顆於窵封能伏虎豹蛟龍嘗提虎尾立千雉之城懸之虎怒號聲聞數里

管子桀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

搜神記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嘗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白虎文皮以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穆天子傳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

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

佛祖歷代通載周孝王時外國有進二尺虎

虎薈周幽王時羊化爲狼牛化爲虎

瑣語周王欲殺王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宜臼叱之虎弭耳而服

左傳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管子小問篇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於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楚師敗績

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呂氏春秋精通篇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

戰國策有兩虎爭人而鬬繕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

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獻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晏子諫下篇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名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莊子人間世篇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蘧伯玉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衝波傳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

莊子達生篇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淮南子繆稱訓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克猶能也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韓子外儲說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內儲說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水經注霸水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卽是處也

巴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不論殺人顧死倓錢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

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奚囊橘柚漢高帝時有黃公不事生產日牽一黃斑虎乞食下道飲食稍弗腆輒解其縛虎便咆哮作噬人狀人人震慴多畀錢米始謝去人有語曰虎莫凶有黃公人入山遇猛獸輒畏之曰黃公來猛獸無不垂頭掉尾而去故人又語曰猛獸冋黃公來

漢書齊悼惠王傳太尉勃等盡誅諸呂而琅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注）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虎薈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溺虎而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

漢書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敢男禹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簳折而石不傷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有長人巨無霸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光武救昆陽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虎豹皆股戰

劉昆傳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

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宋均傳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童恢傳恢除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搜神記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

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衞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後漢書法雄傳雄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成應元事統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喜山鳥之啼愛松風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囿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輙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漢和億爲畿令嘗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爲神君

安成記平郡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孤廬中卽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

虎豈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志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述異記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外史𪓰山篇徵君遊𪓰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項之虎近於磬左權以背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𪓰山之岡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於蓑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左權曰徵君安在曰鼓琴於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咥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卽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於峽一搏而獲之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於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於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於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

愳哉遂歷𡾰山之壑而搜之羣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於𡾰山乎夫猛虎憑威於山猶猛臣憑威於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臣名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於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於磬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𡾰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尙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故不善勇者制於勇善勇者制於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注）袁山松書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衞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

鄭氏巴氏子務相獨爲廩君君乎夷城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魏志呂布傳太祖圍布布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少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張昭傳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

拾遺記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

之徒莫敢覩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

魏志曹眞傳眞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

邴原傳注原別傳原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虎苑董奉爲醫術甚神種杏成林人來謝者使益種杏杏實時虎守杏不去

異苑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不食則爲有理濊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魏志孫禮傳禮爲尚書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

水經注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塲上爲欄阱虎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顚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搜神後記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眞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惟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方

搜神記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佛祖歷代通載永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來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

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世說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自是有改意

虎薈佛調事佛圖澄爲師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

魏書苻生傳時虎狼大暴從潼關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於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灾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

搜神記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

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祠焉

搜神後記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

豫章古今記藥王山在新吳西北五十里晉吳猛騎虎入山處

幽明錄晉孝武帝母李太后初給賤役簡文無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皁役不預焉相者指

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帝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見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像因以手撫欲打虎戲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異苑彭城劉廣雅以晉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執戟布於地上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殷氏世傳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傳祖父業多所綜覽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按劍瞋目斬羊腹虎乃各以其半羊去

俗說桓石虔是桓征西從子征西出獵石虔亦從獵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虔曰惡郎能拔虎箭否石虔小名惡子答曰可拔耳於是逕至虎邊便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惡子持箭便還

幽明錄桓大司馬鎭赭圻時有何參軍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

人何以見穢汚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怒嚙斷陰莖即死

蓮社高賢傳尊者佛馱邪舍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

陸修靜吳興人早爲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輙有虎號鳴因名虎溪

惠遠居廬山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跡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峰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

法安初依遠公爲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爲行尤精義熈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迺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爲說法

授戒有頃而去

異苑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乃得免

晉令諸有虎處皆作檻穽籬柵皆施餌捕得大虎賞絹三疋虎之子半虎由是平

酉陽雜俎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齊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異苑順陽南鄉楊豐與女名香於田穫粟因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爲之逡巡太守孟肇之賜貸之穀旌其門閭焉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溢陽止主人夏蠻舍中忽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拔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其老母標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卽格殺之

同縣黃期具說如此

丹陽縣有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備卽殺之兒經六日死母無他異

永初中邵都梁馮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摶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及也

宋書孝義傳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繼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逵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無有懈倦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

沈攸之傳攸之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之弟雍之孫僧昭少事天師道士自云爲太山錄事中年爲山陰縣嘗校獵中道而還

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高僧傳南海始興有虎市山峰嶺高絕虎之淵藪世受其災天竺沙門跋摩改名靈鷲住錫於斯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於是山旅水濱去來無梗

廬山記有嫗祀康王廟林中有一虎何祭輒以餘肉及骨與之有人惡畏之嫗使避之人去復來

南齊書五行志建武四年春當郊治圓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

張敬兒傳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

梁書庾黔婁傳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

孫謙傳謙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

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

虎薈南岳思大禪師道風既盛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劚斷岳心釘石典妖帝遂遣使捕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咆哮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南岳思大禪師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

魏書靈徵志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臥於河側三月乃去

宿石傳石遷內行令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輊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

一四

穆崇傳穆顗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曾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

常山王遵傳遵子素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

水經注濕水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眞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觀御圈上勑虎士効力於其下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

虎薈魏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曰食肉詔曰下民饜糟糠何忍以肉飼虎命虎賁射殺之

佛祖歷代通載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抽佩劒自斬之亦不能傷劒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虓吼太武大驚始延上殿

魏書王叡傳叡歷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寮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叡薨年四十八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

虎薈元魏波斯國獻獅子承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臣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鞏縣山陽并進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

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揜于因以字之

劉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郡陵之官修德政踰月虎皆出境百姓復還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九年二月癸丑射虎於武德北山

虎薈許坦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虎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虎走父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

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可嘉授文林郎賜帛五十疋

朝野僉載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昌平州志狄仁傑初令昌平境之山多虎邑有老嫗子入山樵虎噬焉嫗待子爲命痛子噬於虎乃控之公公爲檄山神約日驅虎訊至期羣虎郊集公曰若不皆噬嫗子也惟噬者留否則去一虎獨留公曰食人子罪無赦對衆殺之或又云虎有哀號狀公曰意欲得貸乎嫗無養若能養則貸虎首肯公縱之虎日遺嫗獐鹿之屬嫗以得養及死虎負之野覆以土乃去

虎薈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唐書五行志郴州佐史因病化爲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

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開元天寶遺事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鄰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鄰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虎薈唐開元間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膝間聞嬰兒聲師曰有是緣哉卽卓錫而菴前稠木自開遂納衣服數種於內復卓錫而木合人號爲稠錫和尚因下山得一嫠婦遂留爲偶生二子一日晨炊進羹妻餴以羹盡師笑曰非羹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諳不納一日偕一虎至僧衆怖走師招之曰勿

怖今欲與汝輩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即繞身三匝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菴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利

佛祖歷代通載長者李通元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七年至太原盂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爲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柏葉餅如匕大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晝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元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爲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元取其囊置龕中虎即妥尾而去

續博物志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於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

或金簡玉籙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也

虎薈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黿出虎搏之黿嚙虎怒拔黿之首而虎痛甚亦死

太平縣志天寶時禪師智滿自宣州卓錫湯泉溪傍其山有虎往來者多被傷害師趺坐石上虎至踞伏不敢動師拳其頭即披耳遁去

虎薈西域進方圓二美玉伊祁元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

漁獵者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林去家十餘里嘗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內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捫之即婦

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已是鄰家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再見適持手巾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劒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疑尚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至覩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後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

佛祖歷代通載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

酉陽雜俎永寧王鹽鋏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犬

虎薈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戸先是鎬

在京以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束裝南邁以赴嘉禮春仲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妹姊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各驚駭奔告張夜邑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周圍遠近曾無蹤由是夕之月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尚未知擬妻之爲虎暴則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拂榻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則靜伺徼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鬭喝之乃大擊屋板以驚逐之其虎徐行俯於板屋側畱下所負物遂逝及共窺看皆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船因促解纜隨於船中列燭熟視乃見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非村中之所有越客深異之

則遣羣婢看診之雖髩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以湯飲灌之卽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於越客卽遣羣婢具詢其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卽上岸具以其事告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唐書五行志大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虎西方之屬威猛吞噬刑戮之象

虎薈大曆中有馮希樂荊州人善諛嘗到長林謁縣令語令曰昨入縣境見虎狼相尾而西應是仁風所暨有項村里報虎食人馮遽曰掠人便去令戲曰所食者惡虎不妨畱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

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偶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見三虎雖目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牕亦甚堅虎怒搏之楹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死既而聞門外若女子呻吟氣甚困元方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卽無損而甚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燭出視眞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徹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

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側有別濜洎洎邊有菴有取魚人張魚舟止其中嘗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値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是虎魚舟惶恐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異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觀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迴顧而去至半夜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菴前其虎見魚舟以身劘之良久乃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一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魚舟遂釋罪魚舟爲虎設一百日齋功德其夜又銜絹一疋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遂別卜居焉自後其虎亦不復來

唐書五行志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虎入宣陽里傷人二詰朝獲之

虎薈元德秀爲魯山令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

明日盜尸虎還

貞元十四年申州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之術兵備坑穽靡不備設乃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嵒者善爲陷穽隨列於太守請於山門徑路張設以圖之徵後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嵒遂俯面下視可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衆觀之徒千百其衆嵒衒其術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掛跟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牙爪矣及坐就窺嵒則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嵒之親愛憂嵒則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嵒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嵒得索卽纏束腰股揮手外人則共汲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嵒因卽謂之曰爾輩縱橫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項刻吾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爾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煨燼矣爾不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

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嵒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嵒既得出遽以其事白於邦牧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呪語誠約乞捨之冀其命侶四出管界獲安耳徵許之嵒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誡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嵒卽積覆土坑則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肅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身全軀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

詞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慵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怨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少頃漸出門多聞叫聲奴已尋逐無所旦尋虎跡十餘里溪邊奴已食訖一半其衣服乃至巾鞋皆疊摺置於草上蓋虎能役使所殺者神魂所爲也

酉陽雜俎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

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虎苑劉蕡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承眷顧附書蕡得欲請自代劉答書云昔有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去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狐兔麋鹿於嫗家日無虛焉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更不拋人來也

唐書李紳傳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顧少連傳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

陸璪傳璪爲西河太守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撤之而虎不爲暴

佛祖歷代通載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兩個休云在什麽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麽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

文藪雜著匯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項爲農夫息其傍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娭視之虎也跳踉哮㘎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遇虎見己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

金剛經鳩異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虎薈龍湖普聞禪師信宗第三子也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令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衞嶺石筒溪虎豹尤甚號稅人塲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搜捕時遞鋪卒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於常日夜行倦不可規避乃持木杈前後於稅人塲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作長歌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

北夢瑣言蜀路白衞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虎薈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我不違汝此子遂發

憤篤學營名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塌尚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衞之忽覺塌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俱華但所著特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舅妹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却入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泊船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徐問凶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厠爲虎所搏求屍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嫁此生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

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卽落崖下遂爲人所得

封氏聞見記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虎變爲人唯尾不變須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脫體旣全方爲焚之故云燒尾

靈應錄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虎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唐書鍾傳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

靈應錄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飧祗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

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卽甘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並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胥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日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鄉少有食雞者

虎薈白岑唐人異人傳發背方治無不驗岑祕之不以示人病者多誤死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猶不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遺方於囊中其所與高適者亦假方也

三二七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三卷目錄

虎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六十三卷

虎部紀事二

錄異記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垂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旣甚知果怒持白梃擊之遂散去

幸蜀記漢州奏水西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

見祖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城市疑虎穴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

錄異記資州人陰元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殁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

虎苑五代時歐寶主死寶妻事紡織供幼主極恭貧不能葬寶鬻己子以築墓構茅屋墓傍獨守三年旦暮號泣後寶四時祭墓每有虎銜時物及麞鹿來助其祭時人咸謂忠義格獸之報

梁王徐知誥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帷率僚屬會其下號曰虎暴帳忽暴風飄帳碎如飛蝶知誥心惡之歸數日病卒

遼史陳昭袞傳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譯鞮勇而善射統和中補祗候郎君爲奚拽剌詳穩累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

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營衛志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凉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常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

虎薈遼興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犬而能獲三虎是亦奇矣

遼史道宗本紀咸雍元年十月己亥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各賦詩

焚椒錄懿德皇后蕭氏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百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

宋史宋偓傳偓在周爲右神武統軍世宗嘗次於野

有虎逼乘輿偓引弓射之一發而斃

李繼宣傳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吏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

處州府志清辨禪師宣平人宋乾德間得道於烏巖寺每騎虎下山創淨妙寺工畢其虎誤爲鄉人所殺後知爲禪師虎自悔捨田十數畝入寺償之至今寺有償虎田

宋書五行志開寶八年四月平陸縣鷙獸傷人遣使捕之生獻十頭十月江陵府白晝虎入市傷二人

茅亭客話聖朝未克蜀之前劍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衞嶺石筒磎虎名披鬃子地號稅人塲縣漢間白楊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頭山有子母虎陵州鐵爐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鎭縣暴獸成羣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採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羣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與格鬬勝則禦敵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四十餘年民無安業聖朝克

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羣盜悉皆屏跡得非繫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

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三年果閬蓬集諸州虎爲害遣殿直張延鈞捕之獲百獸俄而七盤縣虎傷人延鈞又殺七虎以爲獻

七年虎入蕭山縣民趙馴家害八口

茅亭客話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嚲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顚沛長史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休復雍熈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

虎薈端拱二年河南府言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宋史五行志淳化元年十月桂州虎傷人詔遣使捕

之

虎薈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還條黎桓事迹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餽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覊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

宋史成象傳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賵之象廬於墓側以哀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曰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

五行志至道元年六月梁泉縣虎傷人

二年九月蘇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

陳思道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裒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痛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

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五行志咸平二年十二月黃州長析村二虎夜鬭一死食之殆半占云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

虎薈宋聰道人結廬佘山之東峰二虎大青小青侍焉咸平中天旱人饑盜且作矣室屋四面竹木實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

宋史五行志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杭州浙江側晝有虎入稅場巡檢俞仁祐揮戈殺之

鳳陽府志判虎臺在定遠縣治後宋包拯爲令時虎傷人拯移牒於神虎自赴縣繫於臺前石判之臺石俱存知縣高璧大刻判虎臺三字於石

虎薈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其傍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牕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

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詣煜者鮮矣

虎苑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虎薈荊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荆公已就歐公讀之爲之擊節坐客閣筆不敢作

青箱雜記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豬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

虎薈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退

惠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程子曰有之昔在涪村見民瓜田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湖山勝概虎跑泉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

春渚紀聞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莊居有莊戶迎白曰數夕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展轉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黐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莊戶散置膠黐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

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譟前視之則立死矣

虎苑大觀間昌化山中居民夜聞虎鬭聲甚厲已而寂然迨曉視之見二虎頭八蹄而已意方鬭時別有猛獸遇而兩食之後有見異獸於山中金毛五彩狀類獅子是必食虎者也然不知其何名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賀朔見虎蹲臥廊間駭甚趨出不敢言已而衆至復往視之迺睡卒也蹴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歸告其母具酒邀韓約爲伉儷蘄王後貴遂封兩國夫人

鐵圍山叢談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譟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於內地豈風俗澆

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桯史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峽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於背鄰之二兒甫齔戲於旁有虎出於薄直前搏牸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鬬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牸牸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暈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梃讙噂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牸牧竟全余時倚塋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衞所牧

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一年海州屬金悉空其民安江後二十年有二虎入城人射殺之虎亦搏人明年魏勝舉州來歸亦空其民漢龔遂曰野獸入宮室宮室將空虎豕皆毛孽也

虎苑乾道中江西水災豐城農夫挈其母及妻子就食他所過小溪密語妻曰穀貴艱食豈能俱生我襁兒先渡母老不能來可棄之婦不忍掖姑以行足陷泥淖方取履見白金爛然在水中拾得語姑曰本爲貧徙今幸天賜可歸矣登岸望其夫不見兒戲沙上問之云被黑牛銜入林中入林視之流血丹地已爲虎食矣

宋史五行志乾道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虎薈宋時房州人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交結吏胥巧爲囑托官司莫能治淳熙四年暴亡其家牝牛適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政四字每見妻子便流

涙後復爲虎所食骨肉皆盡

賢奕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虎薈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宋史五行志咸淳九年十一月辛卯黎明有虎出於揚州市毛邑徵黑都撥發官曹安國率良家子數十人射之制置使李庭芝占曰千日之內殺一大將於是臠其肉於城外而厭之

李訪傳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

列女傳彭列女生洪州分宜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奧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

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覩之已而爲守以聞於朝祠祀之

孝義傳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於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虎薈宋朝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墨客揮犀杜德俗呼爲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即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卒一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即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試訶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

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名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畱近因引虎殘泄神妙吾不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洲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

虎苑趙南仲丞相居溧陽私第作圈養四虎圈近火藥庫藥焙遺火衆砲倏發地震屋傾四虎悉斃

談藪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鼯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虎著鼠毛則生蟲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金史完顏勖傳勖進拜平章政事熙宗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勖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

佩刀玉帶良馬

徒單公弼傳公弼爲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衞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衞而慰諭公弼

五行志章宗泰和八年八月乙酉有虎至陽春門外駕出射獲之

完顏守道傳守道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

元史趙與票傳與票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

玉哇失傳玉哇失阿速人父也烈拔都兒從其國主

來歸太宗命充宿衞歲戊午從憲宗征蜀爲遊兵前行至重慶戰數有功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帝壯其勇賞黃金五十兩別立阿速一軍使領其衆

高興傳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薊徙汴曾祖拱之祖子洵世以農爲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

胡烈婦傳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別的因傳別的因爲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迺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

虎害頓息至元十三年授明威將軍信陽府達魯花赤佩金符時信陽亦多虎別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馬褐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褐擲虎虎搏褐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許維貞傳維貞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貞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

輟耕錄眞定新軍張萬戶輿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國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鞾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葢譯語無正音故也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

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卽銜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

元史孝友王初應傳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眞祐嘗出耘爲虎扼於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石明三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覔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列女傳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鄰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

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饁奮梃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張珪傳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靑州府志虎林在安丘縣東五里許馬氏故塋也邑舊無虎元末忽有虎出林中縣令陳某者率衆往捕之不得須臾虎躍出撲殺令一人而去不知所在邑人黃禎曰此可爲苛政之戒

虎苑元時外夷貢獅子虎頭狗身形色不類宮中以爲非眞夷人牽入虎牢虎皆帖伏不敢動獅遂溺於虎首虎益懾懼由是信爲眞獅子也

誠齋雜記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

登州府志于梓人者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

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

虎薈周郁山東濟南人由監生洪武三十一年除襄陵知縣滿考以績最陞渾源知州時大蝗郁虔禱蝗飛他境州南有虎嚙人郁牒於神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虎入此是夜果入籠兩治人至今思之後陞荊州知府

虎苑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悅仁宗聞此惻然卽遣夏原吉迎於南京可謂善諷者矣

虎薈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言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

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乙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元虎四祥詩

虎苑宣德間程雲南爲尚寶一日被召至虎城傷門啓虎突出程驚呼不已上大笑葢虎去爪牙上特用戲之耳

慈谿張昺成化間爲鉛山令虎食寡婦子訟於張張令去五日來迺齋戒爲文祭城隍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虎來張挾矢升堂二虎伏庭中不動張曰爾食吾民罪當死

二虎有不傷人者出一虎出一伏如故張善射引矢三中其首命卒亂鞭殺之名婦人歸其虎

青州府志諸城故無虎成化中竄來一虎出伏東鄉間有瞽目男子曳杖獨行於野虎遇搏之瞽固壯年有膽力然初不知爲虎悞謂人擊己也怒而詈曰汝何人敢無故打我卽棄杖雙手抱虎腰覺有毛始駭而大呼虎亦驚窘急不得脫瞽抱之愈力輾轉間適路傍有眢井皆墮於中瞽號呼愈厲行路人聞之窺井見虎於是集衆操戈縋而下刺殺虎出瞽其上體被虎嚙數處流血模糊瘡病月餘方起竟不死

虎薈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爲口實

平陽府志李能趙城桂林坊人正德年間充本縣皁隸爲人正直有勇鄉有猛虎爲患令能捕之虎果隨能到縣民患遂除歿後邑人立廟於城東門外半里許俗稱李將軍廟

虎薈陽明先生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憶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豐縣志嘉靖十一年八月華山北有虎伏田間文彩陸離觀者奪目移臥數處而無行跡不噬人村落中

亦不耗牲畜閱數日曳尾東北去

虎薈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鬭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脅而逼前左右二足乃大觔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獵餘杭尤甚地名上皐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豬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灾吾爲民逆天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

灾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見聞錄都御史陳公雨庭諱瓚常熟人其令永豐時嘗訪故羅文莊公洪先於石蓮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視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者皆魄奪公夷然任之虎跟蹌避去

虎苑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斃又鬬牡虎三蹄而斃後取鬬獅獅折其脊劉大慟葢龍種也

潛溪雜記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迥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邑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迺異虎也

見聞錄師逵字九逵山東東阿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

已瘧編陝西魯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產業日以

樵獵爲生有搏虎法見虎則先伏於地俟其來卽以藥刀刺其喉虎應手而斃藥刀九曲五尖取讙舉山刼律草搗汁淬其鋒虎當之則虎毛腐裂五喉九結無不破傷注讙舉山在商州虎有五喉食喉水喉風喉骨喉橫喉

瀛涯勝覽榜葛剌有曰根肖速魯奈奈者優人也每五鼓時候於將領及富室門吹鎖捺擊鼓已乃次第其家作之至饔時詣各家必勞以酒饌錢貨其餘百戲皆有又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而需財也

異林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畬歸遇虎攫父去賽賽操刃追之相持良久竟斃於虎又沅陵縣民吳末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歿太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見聞錄太原王相公從父入太學僦舍十廟前甫四

歲苦夜啼雖風雨大寒中必求宿戶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升屋而嗥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眞虎自廟牆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噉者比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鬨持梃杖逐之迄邏至西牆而沒公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大而黑無斑文有識者言此神司虎也

荆溪疏湖汋山中大市也夾澗而居者百室地多虎虎白晝噬人暴甚一歲中死者幾二千指近虎妖也余同吳幼元來游先三日射殺一虎巡檢藏其皮俟縣官入計還受賞格肉作醢售之飼小兒能稀痘

寓林淸言虎至猛物楚劉儀卿云其鄉人有得大黿坑園中夜深有虎入園攫之黿口銜虎頭死不放至虎以銳爪剖其腸出緊銜如故及早俱斃含氣之倫俱有毒性寃報何時已而虎與黿俱不自由可畏哉此事罕聞見時沈某爲溫州別駕在座云溫州亦有此事常人但聞虎威而蠢視黿此禍門也

山棲志太白中峯絕頂有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常持楞嚴經路僻迴絕人跡罕到遇東峯有鬬虎

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

珍珠船有神巫能結壇名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庚己編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己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瘇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

近峯聞略喬白巖冢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圖其形公一日登某山絕頂遇虎伏林莽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視公久而從容引去

眉公筆記滇中寧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蒙岫有蛇見人自斷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獸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疑卽飛虎耳

虎苑牟俸廉察江西夢虎身被三矢而登舟遂驚寤以告僚佐僉事胡某見牟性行躁謂曰得無獄冤耶牟艴然罷先是牟斷吉安女子殺夫獄有疑女許嫁貧士親迎時盜殺貧士塗中士之父疑婦家嫌其貧

而殺之訟於牟牟怒不察因案女姦而謀其夫論死胡逮問女姦夫無所得使媼驗其女又處子問士與誰交密云同舍生周彪胡沈思曰虎三矢登舟彪也因檄彪修志旣至名彪密室引其手曰牟公廉知若事欲論極典吾憐才止牟公第吐實當相援耳彪錯愕卽跪陳聞女艷故謀殺貧士圖妻女胡錄其辭白牟遂出其女而論彪死焉

江口孫御史夫人養一乳虎甚馴著牀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室中五日方還虎枵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殺之

成都章惠仲與妹壻丘生偕赴試出峽舟覆丘死焉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銜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吾語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於江今年弟死於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迺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於虎口爲母故也

龜山趙氏乳犬引雛行虎來攫母犬趙持矛呼衆逐虎虎趫捷莫能及雛犬悲鳴銜虎尾虎憚追莫敢囘顧帶之而走骨挂榛棘灑血殷地終不肯釋虎爲犬係累犇逸稍遲遂遭追及死於刃下矣

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鄰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夷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即長吼孔駭然而退

孔公文韶宰都昌時一卒長身多力夜行遇虎乃登木木無巨幹虎怒齧之欲仆卒躍下持虎久不解道無行人語虎曰吾與若俱力盡捨之恐見食即不食我當三號虎便三號卒縱之掉尾而去

山西有人善搏虎蓄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官命捕虎山中使其侶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於薄亟呼弓來其侶倉皇悞以他弓與之而將弓者遁矣柔不堪用應手折其人以手把虎足虎人立而吼虎頷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幘可禦不然碎首矣日且黑

道無一人其人恐更有他虎當不可禦遽伸臂與虎一啞而虎死焉葢虎性甚耿有不如意即憤極須臾人乃死其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中人官山西親見之名至啓其臂傷痕尚新也

上官昶有神術能捕虎長樂謝士元守建昌虎近郭噬人士元自往捕之兵衛甚盛昶過見之笑曰捕一虎何輙張耶守知其神名問之曰第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束芻燃火先行毋伐金鼓既至虎所虎踞竹林中昶被髮而進以袖拂虎頭虎不動遂乘之以行觀者塞道及郭門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首齧昶足昶亟呼獵徒叢矟刺殺虎人問昶何術曰元壇法也葢道家謂元壇神能伏虎耳

包生家龍丘山中地多虎與妻家隔嶺居妻弟某生素性剛愎夜飲包家昏黑欲歸不能止登嶺月出一虎蹲石上見人方張頤未及踴躍生遽以韡趯之趨歸視韡已裂矣明日嶺上行人言虎脫頤死

李叟家湖濱蠶月出條桑幼孫守室虎渡湖餒甚入

室見孫不食登豕牢食豕去叟歸尋豕甚怪夜聞牢中虎嘯及豕鳴天明視之豕故在而大過前豕葢虎銜來報之也

陳氏家義興山中夜聞虎當門大虓開門視之乃一少艾雖衣襦凋損而妍姿不傷問知是商女隨母上塚作寒食爲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端麗諷之曰能爲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配其季子踰月其父母蹤蹟得之喜甚遂爲婚姻目曰虎媒

肇慶人言其鄉有人善捕虎夜持藥矢叢林中聚薪燃火有虎與熊偕來附火人潛發矢射中熊喉熊拔矢怒視虎已而痛甚卽拔巨木擊虎虎死熊繼之遂兩獲焉

黃埭阮某有膂力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前抱虎腹相持入水踰時迺出虎逸去阮歸晝寢猫登其榻夢中驚呼虎至戰汗死

義興王昌六絕有力能拔樹嘗之野見人持鎗逐虎王取鎗屈折之笑曰鎗柔若此虎烏能死哉拔道傍巨竹刻其末未竟而虎來張頤向王王以竹貫其喉

更持兩足擲林中則已僵矣

虎薈參議胡公琮知江陵縣縣有圍人呂幺兒者與其弟皆有膂力家瀕江多萑葦歲有虎患嘗中夜聞犬聲甚急兄促弟起視弟手一鐵钁而出有虎蹲踞瞰其居弟不覺也虎見人來遽撲之弟舍钁徑前抱虎身因以頭支住其下頷極力挾之疾呼其兄曰哥我擒一虎矣兄出倉卒無他器械顧鐵钁在旁取以痛鞭虎虎大吼聲振林落弟持之不舍竟擊殺之明日兄弟負虎送縣公嘉其勇勞而遣之

蘇子由傳孟德事謂虎不食不畏己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睡爐側虎突入蹲其旁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懵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鄰媼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斃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秦民王行言商賈爲業常販鹽鬻於邑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

眠野宿杜絕人烟鷙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鎗也纔登細徑遇猛虎逐之乃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拏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鎗圍使行言居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甚行旅復衞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蹔捨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獲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讎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貍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羣騾早行天未

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頭殆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趂之相及衆謂其已破碎於鋸牙莫不驚異問其由徐曰其初銜至路左崖巖之上前有萬仞靑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兒數箇顧其母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余崖側略不損傷而面於溪洞呀吼呼其諸子余遂潛伸脚向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於溪中不復冉登是以脫身而至此其獸蓋欲生致此人是以不傷之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

定海有小兒從山中拾薪遇一雄虎銜之而歸寘之穴中若令二乳虎與之爲戲者以漸馴熟爲虎撫腰背略無忤意兒拾薪時腰間有繩卽解繩一頭繫虎囊上一頭繫傍樹直跳而出虎怒起逐之以痛而止數日槁於樹間獵戸隨獻之官因知其事而童子亦被賞賚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

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蹻蹻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俟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日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吳興人有客至山中欲月夜獵虎其法以羊懸高樹顛虎聞羊聲輒來跳吼不得上嚙樹根至折齒乃去其樹如斗大已斷七八矣此臧晉叔爲宋彥言

葑門陳一解軍如雲南道經某山憩崖下有虎躍下負軍人登崖時陳與軍人聯縶不可解隨之而上驚怛殘絕旣而竊覘之見其啖自胷始項間食盡惟餘其首大嘷者三而去時軍有一練囊藏白金二兩公文一紙皆爲虎所吞陳裹殘骨詣縣自陳縣令以其詐諉不爲理陳懇言虎去不遠請卽遣壯士擒之儻得虎當剖出公文不爾某甘伏罪縣令亦患虎害卽名獵徒三十人使陳導往及山虎飽臥崖上遂合圍刺之而斃剖其腹果得練囊白金公文尚在遂爲陳

申白上官而遣之

正懿先生陳寶熾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每朝老子祠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

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子身長八尺會獵有虎搏之奴走馬傍過虎跳據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波斯國其人矮小極黑以金花布縵身無城郭王以虎皮蒙勢出則乘軟兜或騎象

鳳翔府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據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其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中俯視之方去其後入窟恆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大虎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以相佑豈不送至某家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至李舍如相看經三十日前

後五六度村人懼怕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大懼更願不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

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

哀陵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言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命賓席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鍱四角系緪施於穽中卽徐徐以土塡之鷙獸漸出則蹙而釘之四面以索趂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

俞文榮上海人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俞公年已六旬後列三甲應得縣令除補前一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明日補樂清始悟前夢至樂修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十朋謁而謝

之曰何以爲報明日獵者以虎皮送入堂下謂此十朋墓所獲

宗正卿李可大常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又伸其左手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麞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嚙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伺其人既不見後知其悞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酬對一人突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牂牁使十數輩從者皆百餘人皆蓬髮黑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飾他悉類此

許州近州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愛人驚怪甚視事日按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

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矣有三子眼欲開壯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其三子至其家藏之先令人白於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伊三兒琢卽驚果取到大賞賚給原衣采加職琢曰嘗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

空如禪師以刀割勢以麻蠟裹臂爇之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鬬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

竺僧朗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去至今人呼爲朗公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四卷目錄

虎部雜錄

禽蟲典第六十四卷

虎部雜錄

易經履虎尾不咥人亨（本義）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程傳）愬愬畏懼之貌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

獲吉也

頤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本義）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大全）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艮有虎象

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大全）漢上朱氏曰兌爲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兌之華則曰虎要之爲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說卦艮爲黔喙之屬（本義）荀九家爲虎（大全）吳氏曰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

書經益稷謨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傳）鄭云宗彝虎也

泰誓尚桓桓如虎如羆

康王之誥熊虎之士不二心之臣

君牙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詩經邶風簡兮章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鄭風叔于田章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注）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毋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

小雅小旻章不敢暴虎

巷伯章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何草不黃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注）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大雅韓奕章有貓有虎

常武章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禮記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虎威猛亦士師之象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

玉藻君羔幦虎犆（注）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又）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示威猛之衛也

郊特牲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注）眉山蘇氏以爲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訂義）賈氏曰虎摯於熊王氏曰獨王共虎侯則虎尤猛也

地官掌節山行用虎節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訂義）鄭鍔曰天子之孤以虎

司常熊虎爲旗（訂義）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

司服祀望山川則毳冕（訂義）鄭鍔曰毳冕虎蜼二物虎西方義獸

司彝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訂義）黃氏曰虎彝則畫虎也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人（注）言有力如虎也

方相氏毆罔象（注）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故墓上列柏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訂義）鄭鍔曰皮者虎豹之皮也

儀禮鄉射禮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戰國策黧牛之黃也似虎似之而非者也

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鬭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鬭矣

魏㭰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古諺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管子形勢篇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文子上德篇虎不可爲翼

虎豹之文來射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列子說符篇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虎狼生肉

荀子見寢木以爲伏虎

韓子難勢篇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二柄篇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令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呂氏春秋知化篇懼虎而刺猬雖勝之其後患未央衣人在寒食人在飢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漢書蒯通傳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

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曰猛虎在山中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黃石公安禮章羊質虎皮者辱

易林騎豘逐羊不見所望徑涉虎廬亡羝失羔

白龍赤虎戰鬬俱怒

牧羊稻園聞虎呻喧懼畏惕息終免禍患

白龍黑虎起伏暴怒戰於版泉蚩尤敗走

龍化爲虎泰山之陽

養虎牧狼還自賊傷大勇小捷雖危不亡

虎聚磨牙以待豚猪往必傷亡宜待止居

狼虎爭強禮義不行

虎狼結謀相聚爲保思嚼牛羊道絕不通傷我商人

東遇虎蚝牛馬奔驚道絕不通商困無功

履虎躡尾貶損我威

兩虎相妬雖驚不咎

兩虎相鬬血流桴杵

虎臥山隅鹿過後胸弓矢復張猬爲功曹伏不敢起

遂至洋野得我美草

野有積庾穡人駕取不逢狼虎暮歸其宇

穿鼻繫珠爲虎所拘

張弓控弩經涉山道雖有伏虎誰敢害者

麃求其子虎廬之里唐伯李耳貪不我許

駕龍騎虎周遍天下爲神人使

狗逐兔走俱入谷口與虎逢之迫不得去

虎齧龍指太山之崖

虎盜我子悲恨自咎

白虎黑狼伏伺山陽遮遏牛羊病我商人

兩虎爭鬭股割無處不成仇讎行解却去

羣虎入邑求索肉食大人禦守君不失國

虎行相逐未有休息戰於平陸爲夷所覆

虎臥不起牛羊歡喜

南行棗園惡虎畏斑執火銷鋒使我無患

駕駿南遊虎驚我牛

三虎搏狼力不相當如摧腐枯一擊破亡

章虎炳文爲禽敗軒

築門壅戶虎臥當道驚我驊騮不利出處

不畏猛虎依人爲輔

左有噬熊右有嚙虎

登山履谷與虎相觸猬爲功曹斑奴奔北

鹿畏人匿俱入深谷短命不長爲虎所得死於牙腹

三虎上山更相噬嚙

虎飢欲食見蝟而伏

聞虎入邑心欲逃匿

爲虎所嚙太山之陽衆多從者莫敢救藏

三虎上山更相距哮

春秋繁露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

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

說林訓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輙殺之爲墮武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

蛇不可使爲足虎不可使緣木

淮南畢萬術燒角入山虎豹自遠

說苑孔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

揚子法言重黎篇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

孝至篇螭虎桓桓鷹準狻狻未至也

吾子篇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辯人貍變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後漢書班超傳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春秋後語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强國莫過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

弊不如善楚也

龍魚河圖懸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見之

論衡知實篇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犯猛虎之牙矣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

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桃梗葦茭畫虎謹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與人禍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畫虎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禦兇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

郡境界皆設陷阱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阱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孤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古今注白虎闞畫白虎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但知

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卽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丈而立虎頭上因卽閉氣虎卽去若暮宿山中者竊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恆山之陰太山之陽盗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呑三百六十氣左取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硫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遐覽篇余聞鄭君言道書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駞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實卽取此實種之一生輙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

清鑒篇虎尾不附狸身

逸民篇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鶤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

守塉篇臭鶵之甘呼鴛鳳擠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

安貧篇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

廣譬篇檻虎死於籠狐

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颷風爲虎發非狐狢之能致也

鼠往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唐國史補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苕溪子是何謂也答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蟆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蠐螬久竹生青蜓田鼠爲鴽老貐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

窮焉

尚書故實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北夢瑣言唐咸通中荊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譚子化書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猛虎行草木偃

柙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柙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

澠水燕談錄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

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爲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爲動弭耳而去

感應類從志口誦儀方登山不見虎

芥隱筆記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也

畫墁錄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著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其身虎怒頓挫不能去就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顛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蟹與虎鬭而蠏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鼠璞大卒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再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

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癸辛雜識近歲平江虎丘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爲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虵骨亦有之聞虎之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窺之凡食男子必自執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卽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爲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還則又挈一子往焉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筆記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瀛涯勝覽滿刺加山出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暗花文虎有能變人形者白晝入市羣行覺者禽殺之

賢弈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

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己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嗚呼是寧獨一倡哉

書蕉粵無馬虎

虎苑虎不食小兒兒癡不懼虎故不得食并不食醉人必俟其醒始食非俟其醒俟其懼也

虎搏兎先於四圍遺溺兎不能出坐受其搏

虎爲獸長亦曰山君

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詩曰有貓有虎注謂貓似虎而淺毛疑卽俗所謂山貓耳非如人家所畜者蓋貓亦食人特其威猛亞於虎云

二廣俗好於門畫虎頭書聻字

仙藥中有虎脫齒

蝟能跳入虎耳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嘗見人云海中海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

虎

何仔云予少游松江干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咬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下腿十五六時讀洗寃錄云虎之咬人如貓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果然

虎之食人也以其爲禽獸而食之食至足方省是人類輒泣不復食蓋食人之虎未有不見捕而死者彼亦知帝罰之罔赦耳

被虎傷者當啖菜油三四椀

虎酋鱷魚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今虎食人後亦復肉醉蓋其類也土人伺其醉殺之

古旂旗畫升龍降龍亦二二畫朱雀與隼亦二二畫熊與虎亦二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

山𤢖狀若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抱朴子曰鷹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眞虎兵衆將接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

彀亦能食虎

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衞主如此

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間若睡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

南詔國呼虎爲波盧

虎一生一乳一乳必雙

羣玉云有角之虎曰虒能行水中

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

侯鯖錄云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敎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

君使汝云虎卽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乃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皇極經世曰鷹鸇之類食生物陽也而雞梟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食生物剛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敢害其人朱子以爲有此理余聞山中人云人先見虎卽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也如小兒有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中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字與虎看而虎自去然虎寧有識文字理哉此愚氓恃所聞亦自心不動故也靑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或有之邪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侶貓也

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周禮云孤執皮帛註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正月勿食虎肉

羅羅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藏山

小兒齒生未足未可與食虎肉恐齒不生

四川有小犬狀類蟹斑名曰韃狗虎豹皆畏之每遇醉人輙終夜坐護周圍施溺以衛之虎聞溺遠避不敢近溺一濺毛肉爛矣

虎之小胃名曰貫胃中諸肉皆化而惟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則惡貫滿矣故囹圄名曰貫城云

虎將至則鵲噪

禽蟲之善搏生者多稱虎如虢曰蠅虎鳩曰魚虎守宮曰蠍虎土附曰蝦虎鵁鶄剖葦食蟲曰蘆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虎

雷公云虎睛凡使須知採人問其原有雌有雄有老有嫩有殺得者唯有中毒自死者勿使却有傷人之患夫用虎睛先於生羊血中浸一宿漉出微火上焙之乾擣成粉候衆藥出取合之

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嵒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其所出之道路

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呑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生來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著齒無不搏噬者

張禺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呑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大激禺山曰我性

然也楊升庵戲之云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禺山大笑

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卽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既接可殺也

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紋鼈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或曰虎紋直而踈且長者鯊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虎倀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爲使之少滞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若爲其復讎然者焉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

萬安縣志虎博物圖謂之金獸高士傳云黃暉所種虎爲之耕沈筠以虎之爲性猛而不殘非迂說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七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五卷目錄

虎部外編

禽蟲典第六十五卷

虎部外編

雲笈七籤黃帝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

西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

虎苑老君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元黃不可名字侍從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土龍虎辟邪遊

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

山海經海外東經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

春秋文耀鉤天命湯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

吳地記闔閭葬虎丘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悞中於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

異苑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

淮南子俶眞訓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

拾遺記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月日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

五嶽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獨異志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漢武內傳帝居承華殿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到七月七日勅端門之內不得有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

東方朔傳朔母死鄰母拾朔養之忽失朔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兒行經年乃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

虎薈張眞人道陵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成丹

遁甲開山圖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

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詩云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爲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恥其類而惡之

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費長房詣公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

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牀脚下

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

神仙傳介象者字元則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卽疾去虎乃去

尹軌者字公度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絕迹

博物志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

異苑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虎薈永康二年正月虎兕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騷我生靈今降勅名眞人剿治安大路眞人於戎甥男也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戎奏帝依混元法攝名虎兕自空飛至帝愕然眞人呪水噀之化爲蠅蟆布氣吞之一城安靜

抱朴子蔡誕入山還其家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蜲虵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

搜神記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産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釋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名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名不當有文書耶卽出懷中名文書於是卽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貙虎

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齊諧記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一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瘥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門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一年還家爲人遂出都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詢自云吾昔嘗得病狂發遂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道其處幷所噉人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父子弟兄者於是號哭捉以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虎薈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爲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後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埋婦往墓所脫衣及脫釧掛樹便變形作虎發塜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之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語其壻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如此經時復有死者輙復如此人後將其壻共看遂見此事後乃越縣過墟還食死人

異苑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闡以生肉貽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躍噬逐

晉太元末徐桓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

燉煌新錄晉安帝隆安元年凉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遙呼暠爲西凉君暠因彎弧待之又乃遙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凉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暠乃移都酒泉

異苑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疾瘧公曰此應與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埳甚滑澤有泉遂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尚餘煖氣使兒炙噉瘧即斷絕

齊諧記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會道宗收債不在家鄰人聞其屋中砰礚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黑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其虎但見其母語如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而葬其母如法朝夕哭臨

廣州記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鶩少日化爲虎

搜神後記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孰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云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

虎暴非常

異苑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一作違）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林麓卽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一足卽成其尾也

宋拾遺錄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拂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指揮其龍虎皆還入耳

虎薈沈羲學道於蜀中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曰君是道士沈羲愕然答曰是也騎曰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

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異苑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留十五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卽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香案牘鄭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而從橫江橋逢許隱具煖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且韝轡鞭策如乘馬

虎薈梁衡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鎭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卽成虎奔去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珠共

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肅肅以爲更有他意肅被縣名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牀上故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牀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卷皮置牀上著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肅徑抱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母恆看守之唯視豬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殺之明年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以聞之

景雲元年蕭志忠爲衡州刺史臘日將畋先期樵人薪於霍山夜半月白見長人衣豹皮角而光芒虎兕狐狸千百從行自稱元冥使者奉帝命以若屬充蕭使君畋數羣獸哀號不起使者曰當求解於嚴四樵人施從至東谷中黃冠坐虎皮上使者告之故黃冠曰蕭公仁者本順時令若滕六降雪巽二起風當罷出矣命狐狸求美女醇醪書朱符分餉之羣獸皆懽鳴黃冠唫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

將斑毿被余身千載靑山萬般苦樵人歸未明而風雪暴至蕭公罷畋矣讀其詩知嚴四爲虎也

唐長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爲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佐史也形雖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縶樹數十日還復爲人長史崔元簡親問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陋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雖預虎列形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爲所擒今雖作虎未得尚能其聲矣簡試之佐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簷瓦皆振落焉

巴人好羣行伐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我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人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宜無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汝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百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故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

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勅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費州蠻人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刀刈薪十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羣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櫪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攫既知非人相顧默然坐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健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爲有律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卽其人適來相候正直米袋意甚憤怏留此須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來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亦可相代異日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誠不可代我因相言許忠先持

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君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君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之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覺忽有二客攜酒而至於室中羣飲誡其婦云此客甚異愼無窺覷須臾盡醉婦往視之悉虎也心大懼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矣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氏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卽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慙見不渡水因爾絕馳不返

開元末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備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年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

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意有懇誠諸公能允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哀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別自有計較如何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當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覓並不見有人蹤但見有虎跡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道士在石牀上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虎之所變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而立道士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是而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臾更別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兩全

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歸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并剪指爪甲及頭面并脚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過岸上汝可抛皮與吾吾取皮自化一虎即將此物抛與吾取而食之即與食汝無異也其人遂執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乃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與之道士取皮振迅俄變一虎哮吼跳躑又抛衣與之虎乃嚙食而去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一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懼問其由來胡言其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入深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也天帝有命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爾稱其姓名合爲近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其簿以示胡名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有命如此如之奈何也若放汝便失我一食然汝相遇百方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木人以己衣

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疋將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致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殞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人嘷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恆失其機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之須臾一虎來陷機而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喉中

人虎傳隴西李微皇族子家於虢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常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旣酣顧謂其羣

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歛於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賂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經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徵也

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愼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春客吳楚去歲方還

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身匿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尚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過客久飢難堪不幸搪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匹留以爲贈如何虎

曰食吾故人之駿乘何異傷我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篋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吾與君眞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我何憚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我妻孥尚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齎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有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路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我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乎

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迹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成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牛斯疾尼父嘗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君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由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我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愼

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賵贈之禮訃於微子月餘微子自號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己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虎薈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屛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

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得遂就榻上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美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官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內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問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可還我所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自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往自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直往此人大懼收子而行

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子弟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喪亂多年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著白袷單衫自外而

入笛師大懼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傷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放其逸也乃立而長笑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人云適有吹笛小兒幸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上虎頭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獨在茲乃率諸虎使皆攫旣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至笛師乃得隨還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爲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遂遊戲何累於君乃爾罵我遂於最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脚下鬼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乃捨薦薦惶懼氣絕自是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放牧恒見一鬼

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我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數日後果死於虎久之謂父云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中作穽穽成之日果得此虎焉

酉陽雜俎虢州玉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吾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

人說

虎薈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濮州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又至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幬焉其女見客方止修華飾翠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前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當巡澄當婪尾澄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眄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偵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假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已晚此歸亦何往哉俄而巡至女女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

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未忍别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愛拾豈是分耶願以爲託澄隨修子壻之禮胠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行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别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甥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嘗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終不能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

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何由可定後二十餘日復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卽化爲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時雨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樹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旣而酣甚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胷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趨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淺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問其飾裝亦到非久候吏曰只

一人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縿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旣知之潛身以伺之俄而鄭到騶從甚衆衣縿綠甚肥崑崑而來適到逢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知之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旣而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樹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敎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卽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衆共解

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回南敕津吏勿復渡西邁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殺曰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而去不復其讎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寶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列白金皿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攜金下山去僧亦不知所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之僕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鞹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如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村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隳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

內土偶賓頭盧者艮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牛子須分艮伴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耳牛子卽我耳艮伴金卽銀耳其下兩句卽不解及明僧叩門云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無下山遂計云井中有異名僧窺之二子推僧墮井其僧乃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虎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窩弓上樹而爲柵居語二子曰去山下又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柵來二子悸慄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道或丈夫或婦女謳吟者戲舞者忽至弓所衆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尚方今追捕去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聞其聲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卻登柵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

中其三斑貫心而死遂巡諸倀奔走却迴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讎不能慚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却不知將軍是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

山莊夜怪錄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隳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門覩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覩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蓽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潁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

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卽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泰伯爲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鬭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威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聞步聞君吟咏因來造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菌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寅笑曰大有微機眞一發兩豹菌遂傾壺請飮及罷局而飮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則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斑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

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耶寅曰兄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値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値人如庖丁當具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鵲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昆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跨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此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

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虎薈河東柳并爲御史入嶺推復將一書吏從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將半夜月初上衆皆臥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一幡揷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虎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揷之復又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名吏言其事曰旦日汝當難兎自須爲計不可隨我并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有勝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硃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虎皮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趕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卽可兎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亦不敢殺之僧曰吾非彊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彊

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曰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我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撦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唐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少年未舉遂就攝涪州衙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老母及妻兒乞時恤唁問言訖而去所居近昇夜聞章家大哭明日專問其由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

法聰禪師堂內繩牀邊有二虎聽按伏其頭閉其目名梁晉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戒歸勑勿復犯

錄異記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食每敎誨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

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茅亭客話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某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名曾無少暇畫一孫眞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顒坐瞪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見孫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名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障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懸掛畫虎皆遍鄉黨皆以畫虎所

惑有族兒見其耽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謂乎答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閒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卽啖生肉凡一食或猪頭或猪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見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兒孫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杳無縱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音耗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程巉嶮竹樹荒凉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叢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高樹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逡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撦之虎叫曰刺著我眼

遂下樹號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葮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任攔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撞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刼路耶衆言此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莊犬彘駒犢殆將食盡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攔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攔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攔頭裸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笆籬攔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拏攫爲衆人追及以大石斃之遂舁入市向先所見虎卽攔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爲猿爲魚爲鼈爲龜爲蛇爲虎之類甚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逢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烟杜絕猛獸羣行村甿皆於細路中設檻穽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穽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敎化迴誤落穽中望諸檀越慈

悲解救村甿輩共懲開檻而出之躍跳數十成一巨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誘喻村甿得脫其難亦智矣

虛谷閒抄清原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窻夜坐外則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卽云腹痛開戶如厠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恆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虎薈建炎間荊南多虎郭外人多移家入城避虎張四者移未畢而虎至急竄於梁虎升堂蛻皮化爲丈夫出門尋張下取皮置梁上虎還失皮甚窘探懷中丹符陳於地曰吾奉天符取若等姓名都除惟若在耳能還我皮當捨若張曰除我名迺還汝皮虎出筆除之張擲皮下虎蒙皮復故形咆哮大躍張震駭幾墜虎去明日六十里外雷震殺虎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頭風家人聞虎吼走視之化爲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

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迺死李生時凶悍人謂惡報云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莽杳無居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傳達文書七八十里間則治馹舍以爲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爲湖廣總領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爲蚊所撓不得寢戒從卒鷄初鳴卽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素爲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并馬皆遭啖今須辨色上道爲佳耳江如其言歸塗過郢州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隷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差早覺人馬辟易遙望一黃物馳草間中心絕怖漸近葢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五十綰獨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粉雙目絕赤殊躭躭可畏著褐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狸貓乍後乍前相隨逐不置將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祕不語人拂旦欲東鋪卒云昨於道左得二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願以

獻江笑曰我豈應養虎自遺患却弗取又信宿從漢陽濟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焉容貌衣服一切如初江謂女子獨行却能及奔馬益懼坐轎中下簾閉沓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聞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捕押兇盜然出視之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狗并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僦止三經旬矣而未嘗煙爨囊無一錢但護育一貓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怪物是以訟於官今戎邏執送府婦人氣槩洋洋無怖色既入郡郡守李壽卿傳郎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稱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子一身客游苟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詆爲異類寃苦情極願侍郎做主壽翁不忍窮治姑令責戒厲狀押出境遂入咸寧茶山與採茶獠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爲人所見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睽車志虎所至倀鬼爲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

擒

漁樵問答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患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朵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弟反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眞虎也

夷堅志至元甲申溫州城外有老娘姓吳夜二更有荷轎者立於門首敲門曰請老娘收生老娘開門喜而入轎但見輿夫二人行步甚速雖荆棘亦不顧舁到一所屋宇高敞燈燭明麗一女子坐蓐老娘與之收生得一男子洗畢而歸家則夜已中矣其家問之老娘如夢亦不知爲何人之家忽二虎炰地於門驚甚次日見門籬上有猪肉一邊牛肉一脚左右鄰里莫不怪之蓋虎以此謝老娘誰謂禽獸無人心哉

虎苑義興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於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

總兵趙輔征廣西蠻見羣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日邏者於古廟中見神被箭集脇間

趙神之新其廟

虎薈王充論衡引魯公牛哀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囘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縱跡之忽一夜開窻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遂不復囘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即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婦人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虎苑吳俗好鬬蟋蟀用黃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屢負禱於元壇元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鬬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陸丈外舅先隴在花山竹塢中林壑幽迴往年多虎墳鄰人帶月採茶見白袍大人謂曰去去虎且至倉皇升木見一羣流血人來繞樹數匝云走却也當是茶中人洩之矣悵悵而去須臾虎至過岡度前嶺其人趨歸語其妻但不解茶中人何謂傾筐視之乃龕

中木偶也先是此偶在山廟中拾得之龕事於梁中夜鼠鬬墜筐中不之知及是乃悟遂金身石屋敬奉焉

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妻病火食絕不食惟啖生肉與趙隔寢婢媵侍疾者輒病死不朞月更三人皆死老兵持肉自戟門入怒不食自後圃卽食之趙後待闞衡州妻白晝化虎而去人謂戟門有神而三婢者遭其乘夜吮血故殞焉

葉薦妻讒妬葉七十始蓄一妾妻卽求離異築室山

後居焉家人日夕省候葉謂不復姤令妾訊之日落不返親詣其處門戸深扃破關而入則妻已化爲虎食妾盡矣

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閉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啓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葢始以法攝制山中虎耳

虎薈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陽朔蘇太元妻徐氏卒旣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錄經旬月知占卜吉凶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病其眷屬請往卜之俄頃云去至凉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形貌卜者始信服

利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被虎銜入深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

與寢處窟中却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恆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後一日忽夜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之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衣被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憨憨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涪陵里正范端者爲性幹了州縣尤任使久之化爲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恆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縣令云此相惡之詞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名端問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遞圍之虎傷數人逸者老又以爲言縣令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出於東家

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夜每東西求覓得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喻去之端垂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徧求於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執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爲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公二虎驚走一虎回視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

鄞中居人楊眞者家富平生好畫虎家由是甚多畫虎每坐臥必徐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物至年九十忽臥疾名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僻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遊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太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怪尋乃盡毀去今臥疾復又夢化身爲虎夢

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言訖跳躍而出其二子遂出觀之其虎迴趕其子食之而去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爲虎所食卽作倀鬼之事卽於其側樹上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躞躞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架箭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脇而死其倀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鼓舞而去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

蕭山木匠丘大本造海船因帶器械趂海船欲往海東忽下船病瘧且急舟人懼其傳染裹以草薦并斧鋸投之荒山半晌有虎來嗅大本不食之大本曰虎哥哥我病久之人身無肌肉饒我罷虎去傍晚將大本銜入虎穴并其斧鋸銜歸日銜生獸與大本食大本以石擊火掇朽枝煨食得活且强健一日虎忽以後示大本如欲其交媾者大本思曰我命賴虎救何

惜一死只索與之交不意此乃雌虎有娠十月生一孩人也非虎也大本謂虎曰虎妻虎妻我與汝逗此荒山汝以寡而得夫我雖生而猶死海外遠遠望見想是舟山此地可居但無船可渡汝識水性否虎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大本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入海尾後風生俄頃間已到舟山衆皆奔竄本曰不必遁避此虎不傷人本伐木結茆屋囑其虎曰汝勿晝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還本晝賣獸肉人呼爲丘虎肉居三四年虎死本以人禮葬之其遺子名虎孫七八齡力持數百斤重虎頂獨臂骨十四歲聞胡督府從軍爲親兵父大本死亦與虎合葬梅林知其事欲爲表揚會胡以讒去遂寢此李惕庵曾効勞軍門親所知見拾爲奇談

夔州趙媼業乳醫夜聞扣門方出應爲人負去行如風至石厓下語趙曰爾無畏吾虎也吾妻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見牝虎坐蓐趙爲收得虎子即負趙歸明夜聞人呼曰謝救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如言往果得金

淨圓和尚說湖州金山下一村名某家一兒名某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不忍憂思成病病且重一日將夜忽起坐作其子聲連連叫痛不已且曰吾母勿過悲傷此是兒大數也其父驚問曰爾爲誰笑云父何爲不認兒耶父曰既是吾兒何爲憑其母作祟答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倀稱虎之號不敢直云虎也父因問其故答云初被傷後痛不可忍且卽有一重役父問何役答云新倀至令與一倀舁一大網卽脫一倀矣凡舊倀見新倀至喜不勝其網甚重父問何爲答云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之人被其食者皆不得解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上來則羣而迎之其來則衆倀亦不寂寞矣又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不然既欲負棺又欲舁網甚苦故山中人亦有禁例不得用棺云又言某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父執草燎遍村中人村中被害者自嘉靖時至今約有五十餘其家聞之俱來會則其母各作其人之言相泣告如此語一日夜始甦此嫗病

尋愈卒無恙至今在此是萬曆戊戌春事也再問米子華更詳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寓家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舁木而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捨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舁木愈高旣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崔韜蒲州人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館吏曰此館凶惡幸勿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而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成一女奇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衾韜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托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

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尉韜與妻男將赴任行不月餘復往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依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依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虎哮吼奮然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寂無聞者但於恍惚中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畱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異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閑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多爲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路

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爲虎狼所食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嘗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卽噉之覺身輕轉彊晝於榛莽中伏夜卽出行求食亦數得麞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甚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曾爲天神所使作此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聽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

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意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以己之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父爲虎所殺今旣逢讎當殺虎矣旣知其實官聽免罪焉

有石井崖初爲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於是月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天符已下可令除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曰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覺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書生莫擕軍器去否書生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書生盤桓未去店人逐之書生不得已遂以竹盛却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

攫取書生書生遂以刀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審觀虎死乃謳歌喜躍

荆州有一商賈說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卽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只野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輩貨物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旣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趂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虎叫吼而去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相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攫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

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虎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躍跳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迨死言訖入坐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已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爲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所求卽爲欲食人爲厭獸身後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房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虎弭耳流涕禪師

手巾繫頸還本房恆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倀以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

漢州西四十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境而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瑤必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賣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卽隨行十數里曙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因固求至其居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上清眞人謂呂紹先云所居在終南山鵠頂有洞子可偕予行眞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峯洞門霞

彩三虎踞門眞人叱之虎下絕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元

明經王居眞者下第歸洛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晝日不食云我氣術也每至居眞睡後燈滅卽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眞佯寢急奪其皮道士叩頭乞居眞曰言之卽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則求食於村塢中衣其皮卽可馳五百里居眞以離家久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此夕居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人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逡巡乃還道道士虎皮及至家云居眞之次子夜出爲虎所食問其日乃居眞回日自後一兩日其人飽並不食他物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欻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披之覺其衣著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

萬萬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於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則往來於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變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餓甚求無所得也潛伏道傍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旣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幸而爲僧不能守近戒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活變爲虎罪業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走於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因敘某年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

刹那之間卽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爲虎善念爲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輙無上菩提還原返本念不著則人爲虎虎不爲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敎上人尋詣於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屬遽得上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畱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躍乃人也撠其衣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斫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乃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眞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

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中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損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必無二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實我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恤我待之如賓但我以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一虎去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常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姥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梧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卽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鄰也莫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震死一虎衆視之卽人手老人也

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

江南通志王姥山在廬州府舒城縣南三十里昔有王母修行於此白虎銜花以獻

虎薈紙衲僧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見餓虎乃棄身以飼焉

會稽釋弘明每旦水瓶自滿天童爲其給使虎常入室伏其牀前久之乃去

竺曇猷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羣虎蹲於前猷因誦經

一虎獨睡鼾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

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圍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

僧稠禪師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鬬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

古松大士會於松間願度衆生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

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衆凄然堅請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山行猪虎交鬬猪漸不如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

樂清縣志法華寺僧鴻莒行業甚精誦經時山中有虎銜花跪伏以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六卷目錄

豹部彙考
　豹圖
　赤豹圖
　爾雅（釋地）
　山海經（西山經　中山經）
　洞冥記（青豹）
　毛詩陸疏廣要（羔裘豹飾）

埤雅（豹）
爾雅翼（豹　豹尾）
獸經（廉獸）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脂主治　鼻主治　頭骨主治　皮）
直省志書（登州府）
豹部藝文一
管窺豹賦　唐呂溫
豹部藝文二（詩）
豹　唐李嶠
臘日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盧綸
文豹篇贈王介夫　宋梅堯臣
豹部紀事
豹部雜錄
豹部外編

禽蟲典第六十六卷

豹部彙考

釋名

元豹（山海經）　程（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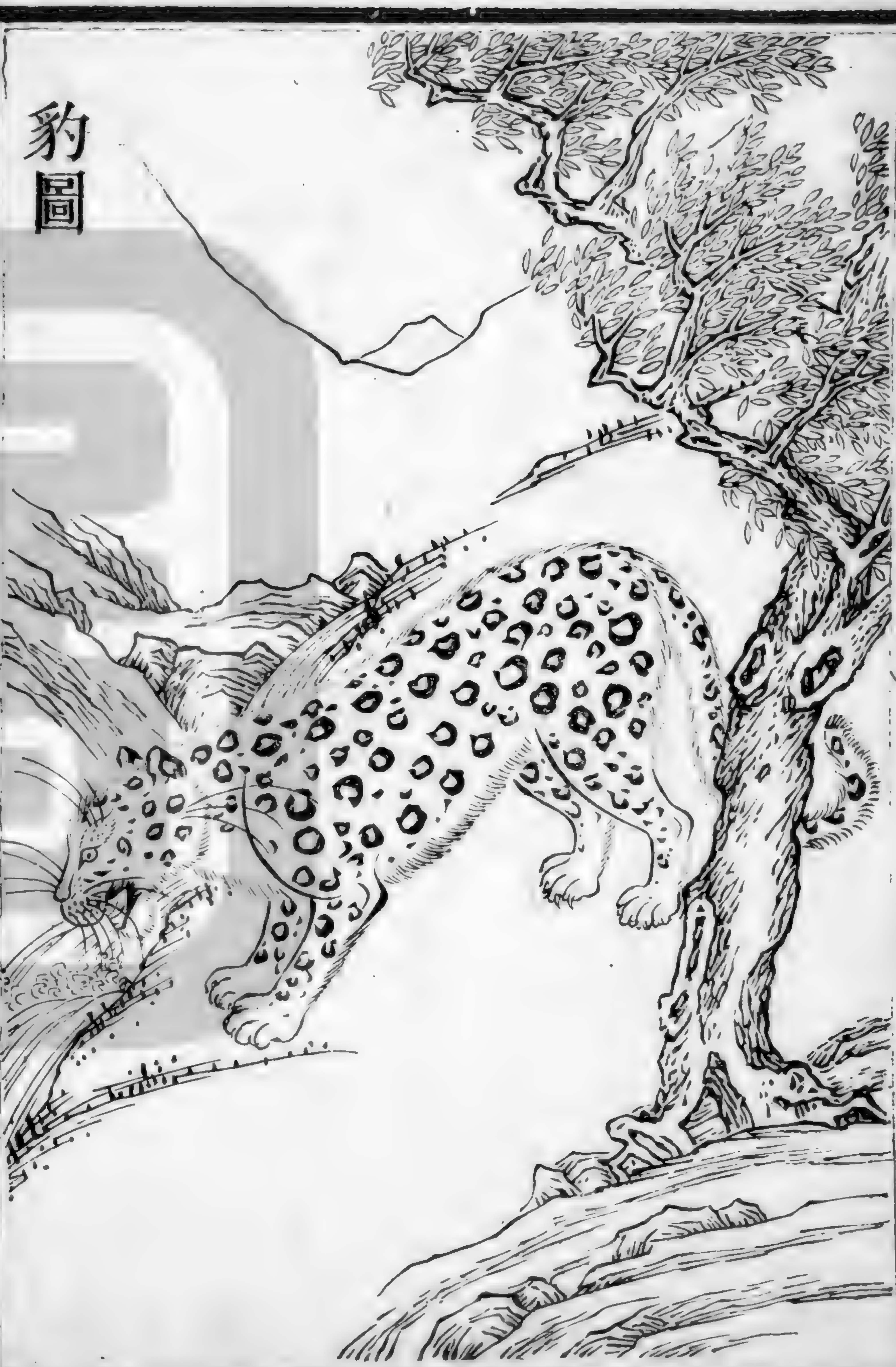
失刺孫（本草綱目）　土豹（本草綱目）

金錢豹（本草綱目）　艾葉豹（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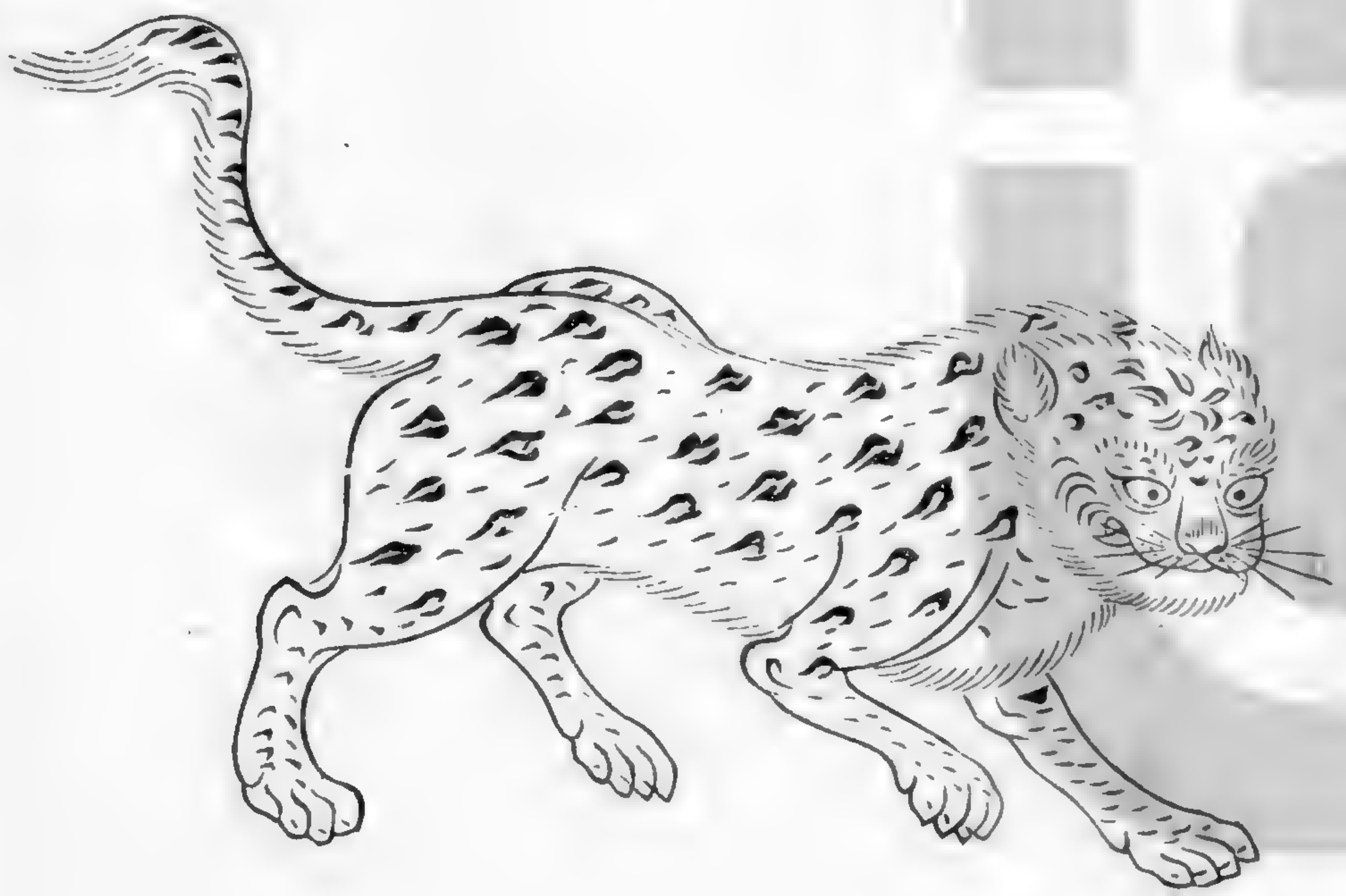
金線豹（本草綱目）　水豹（本草綱目）

海豹（登州府志）

豹圖



赤豹圖



爾雅

釋地

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註 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

山海經

西山經

女牀之山其獸多虎豹犀兕

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於渭獸多猛豹

註 猛豹似熊而小能食蛇食銅錢

中山經

荆山多虎豹

女几之山其獸多豹虎

風雨之山多麈豹

堇理之山多豹虎

卽谷之山多元豹

洞冥記

青豹

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以之爲脯食之不

愚

毛詩陸疏廣要

羔裘豹飾

豹赤色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易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本草圖經云豹皮人寢可以驅濕癘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鐵可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鐵爲水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

按箋傳諸家所載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元豹凡六種未見黃色者惟本草衍義云毛赤黃耳毛詩韓奕篇祇載赤豹若豹飾豹褎豹袪之類並未詳何色或因裘色不同而裼之各異耶爾雅所載貘白豹不過一種

埤雅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言能華小人之面而已名南之事是也古今注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恕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褎矣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故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从勺當爲是也一曰从勺豹之勺猶虎之

擬也字說云虎豹貍皆能勺物而取焉大者猶勺而取不足爲大也小者雖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於豹言勺博物志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虵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爾雅翼

豹

豹似虎而圜文有數種有赤豹山海經泰山多赤豹詩云赤豹黃羆陸璣疏云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有元豹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元虎有元豹王令篇云屠州有黑豹有白豹別名貘淮南曰軍正執虎豹皮以正其衆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以其尾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漢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周禮云射以皮飾侯詩云羔裘豹飾楚豹舄瑣語云范獻子獵遺其豹冠

豹尾

乘輿之出前旄頭而後豹尾豹尾者取象於豹之尾也必取豹者蓋豹之爲物往而能反故曰狐死首丘

豹死首山往而能反故殿後者豹尾以入焉

獸經

廉獸

豹廉獸也廉而有文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豹性暴故曰豹按許氏說文云豹之脊長行則脊隆豸豸然具司殺之形故字從豸從勺王氏字說云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字從勺又名曰程列子云青寧生程程生馬沈氏筆談云秦人謂豹爲程至今延州猶然東吳人謂之失刺孫

集解

陶弘景曰豹至稀有入用亦鮮惟尾可貴

蘇恭曰陰陽家有豹尾神車駕鹵簿有豹尾車名可尊重耳眞豹尾有何可貴未審陶據奚說

蘇頌曰今河洛唐郢間或有之然豹有數種山海經有元豹詩有赤豹尾赤而文黑也爾雅有白豹卽貘也毛白而文黑郭璞註云貘能食銅鐵與貘同名不

知入藥果用何類古今醫方鮮見之

寇宗奭曰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亦不赤其形亦小此各有種非能變形也聖人假喻耳恐醫家不知故書之

李時珍曰豹遼東及西南諸山時有之狀似虎而小白面團頭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錢者曰金錢豹宜爲裘如艾葉者曰艾葉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線豹文如金線海中有水豹上應箕宿禽蟲述云虎生三子一爲豹則豹有變者寇氏未知爾豹畏蛇與鼩鼠而獅駮渠搜能食之豹胎至美爲八珍之一

肉氣味

酸平無毒

孫思邈曰溫微毒正月勿食傷神損壽

主治

別錄曰安五臟補絕傷輕身益氣久食利人

日華曰壯筋骨强志氣耐寒暑令人猛健

孫思邈曰辟鬼魅神邪宜腎

發明

孟詵曰豹肉令人志性粗豪食之便覺少頃消化乃定久食亦然

寇宗奭曰此獸猛捷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壯筋骨也

脂主治

孟詵曰合生髮膏朝塗暮生

李時珍曰亦入面脂

鼻主治

陳藏器曰狐魅同狐鼻水煑服

李時珍曰按外臺治夢與鬼交及狐狸精魅載崔氏方中用之

頭骨主治

孟詵曰燒灰淋汁去頭風白屑

李時珍曰出五行志作枕辟邪

皮

陳藏器曰不可藉睡令人神驚其毛入人瘡中有毒

李時珍曰按林邑記云廣西南界有唼臘蟲食死人尸不可驅逐惟以豹皮覆之則畏而不來

直省志書

登州府

海豹出寧海其大如豹文身五色叢居水涯常以一豹護守如雁奴之類其皮可飾鞍褥

豹部藝文一

管窺豹賦（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爲韻） 唐呂溫

管實圓通豹稱奇質將竊窺以無覗果遇文而得一言如立信初云必有可觀美在其中終荷守而勿失奚執虛而莫見諒衡（一作衡）空而有窺注目每思其（一作夫）破竹專心常切於主皮故得精神靡怠盼睞無虧辨或未分豈敢因小人所視言如有準安得謂童子何知事不可輕智難相短瞻夫隱霧之獸乃用窺天之管豈文質之不伸獨孤明之所滿分形既內識規

規遠視惟中央坦坦然後知虛心可達小智攸同毫釐必遠（一作則）長短皆通投迹倘遇于東周孰辨犬羊之鞟有文而比夫西伯豈殊縲絏之中是謂斯進奚爲求知不倦將希國士之察用當君子之變羅因一目期所視之無偏利絕一源專向明之獨見乃知蔚文者道不足攀俯視者智或防閑何微明之有辨果偶中之無難謂容止可觀且殊室隙同邂逅相遇更善通斑信專美之獨嘉諒生知而何敎流涕已假夫觀止審像乃知其是効十年之學自分西晉之賢一管之明更識南山之豹夫如是則履中不昧應手無疑冀覬覦之有以得專精而所之亦何必誇久視騁一時然後知求仁之可驗唯智者之念茲

豹部藝文二（詩）

豹　唐李嶠

車法肇宗周鼷文闡大猷還將君子變來蘊太公籌委質超羊鞹飛名列虎侯若令逢雨霧長隱南山幽

臘日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盧綸

山頭曈曈日將出山下獵圍照初日前林有獸未識名將軍促騎無人聲潛形踠伏草不動雙雕旋轉羣鴉鳴陰方質子才三十譯語受詞番語揖拾鞍觧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欻然扼吭批其頤爪牙委

地涎淋漓既蘇復吼拗仍怒果決英謀生致之拖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陵陰滿川始知縛虎如縛鼠敗敵降羌生眼前祝爾嘉詞爾毋苦獻爾將隨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爾攫搏開天顏非熊之兆慶無極願紀雄名傳百蠻

文豹篇贈王介夫　宋梅堯臣

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澤霧毛雖雜鼮鼠朝捋其鬚暮飲乳文章子雲久已許還笑大夫費五羖天子仗中儀物舉尾與旂常願看取

豹部紀事

說苑說叢篇逢蒙撫弓虎豹晨嘷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元豹以獻于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續博物志武王爲侈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裘千種而未得一豹皮

汲冢周書王會解屠州黑豹（注）屠州狄之別也

穆天子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

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

管子大匡篇桓公修于政不修于兵革問管仲將何行管仲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桓公許諾

小匡篇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獻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晏子外篇景公賜晏子白狐之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

受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有長人巨無霸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武後光武救昆陽莽兵大潰會天大風屋瓦皆飛虎豹皆股戰

東夷傳濊其地多文豹

晉書王彌傳彌弓馬迅絕膂力過人青土號飛豹

王獻之傳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蒲曰南風不競門生輩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後秦記狄伯奇少會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

隋書五行志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于玉壁神武遇疾崩

朝野僉載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

珍珠船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

唐書西域傳謝䫻居吐火羅西南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景仰撮書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釣自怡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厥土貢豹尾

忻州定襄郡土貢豹尾

代州鴈門郡土貢豹尾

朔州馬邑郡土貢豹尾

營州柳城郡土貢豹尾

新羅傳新羅開元中數入朝獻海豹皮

錄異記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垂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

宋史李繼宣傳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更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

成象傳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

廬而臥象無畏色

陳思道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兎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王延範傳延範性豪率爲江南轉運使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慄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

元史速哥傳忽蘭子天德于思穎悟過人世祖聞其賢令襲父爵養母完顏氏以孝聞自中山北來適有邊釁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撫循其民無有寧息形容盡瘁帝聞而嘉之賜馴豹名鷹使得從獵禁地當時眷顧最號優渥

列女傳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豹部雜錄

易經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大全）王氏湘卿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爲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雲峯胡氏曰虎豹皆兌象

詩經鄭風羔裘章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注）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唐風羔裘章羔裘豹袪

羔裘豹褎（注）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

大雅韓奕章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禮記玉藻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注）幦覆軾之皮犆緣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訂義）賈氏曰虎熊豹是猛獸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訂義）鄭鍔曰諸侯之孤以豹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琮以皮（訂義）鄭鍔曰皮者虎豹之皮也

儀禮大射儀凡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管子形勢篇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去其幽而近于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文子上德篇虎豹之文來射

莊子山木篇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爲之灾也

天地篇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虎豹在于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韓子人主篇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

商子畫策篇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

易林虎豹熊羆遊戲山谷

江陰水測舟楫破乏狐不能南豹無以北

淮南子修務訓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衣豹皮帶死蛇則過者莫不掩鼻

說林訓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

高山險阻深林榛薄豹虎之樂也人入之而畏

新序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

說苑善說篇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

之勇悍也

法言吾子篇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論衡龍虛篇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抱朴子博喻篇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

續博物志陶答子妻曰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兩同書虎豹墜谷頓爲齏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

夢溪筆談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葢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湘素雜記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官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嘗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實云舍作武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按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

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于山林伏于岩穴靜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鷄肋編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豹歟

石林燕語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

空同子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熊豹之皮不上

蟻

豹部外編

淮南子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糧于畆首虎豹可尾容成黃帝時造曆者

洞冥記武帝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甘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

帝旣躭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

獨異志吳孫權獵于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

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于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道書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山也上有豹獸似獮猴南海人名之爲果下

香案牘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鞴轡行鞭策如乘馬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開元中行次巴西巴西侯邀鋋又令左右邀五豹將軍久之有一人被斑文衣曰五豹將軍也既坐飲酒命樂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鋋悸而寤見一巨猿狀如人醉蓋所謂巴西侯也有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七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七卷目錄

貘部彙考

貘圖

爾雅 釋獸

新論 殊好

酉陽雜俎 貊膏

埤雅 貘

爾雅翼 貘

獸經 貊 蒼白
本草綱目 集解 皮主治 膏主治 屎主治
貘部藝文
貘屏讚 并序 唐白居易
貘部紀事
貘部外編
貔貅部彙考
貔圖
書經 牧誓
詩經 大雅韓奕
爾雅 釋獸
毛詩陸疏廣要 獻其貔皮
爾雅翼 貔
貔貅部藝文
貔貅部紀事
貔貅部雜錄
熊羆部彙考
熊圖

青熊圖
羆圖
詩經（大雅韓奕）
爾雅（釋獸）
孝經緯（援神契）
山海經（西山經　中山經）
宋書（符瑞志）
異苑（雜論熊二則）
齊民要術（蒸熊法）
毛詩陸疏廣要（有熊有羆）
酉陽雜俎（熊膽）
埤雅（熊　羆）
爾雅翼（熊　羆）
三才圖會（青熊）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附錄　脂釋名　修治　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掌修治　主治　膽氣味　主治　發明　腦髓主治　血主治　骨主治　附方）

熊羆部藝文一

謝賚熊白啓　梁劉孝威
羆說　唐柳宗元
羆說　宋陳師道

熊羆部藝文二（詩）

落日射羆　梁元帝
熊　唐李嶠
王世賞席上題林艮鷹熊圖　明李東陽

熊羆部紀事
熊羆部雜錄
熊羆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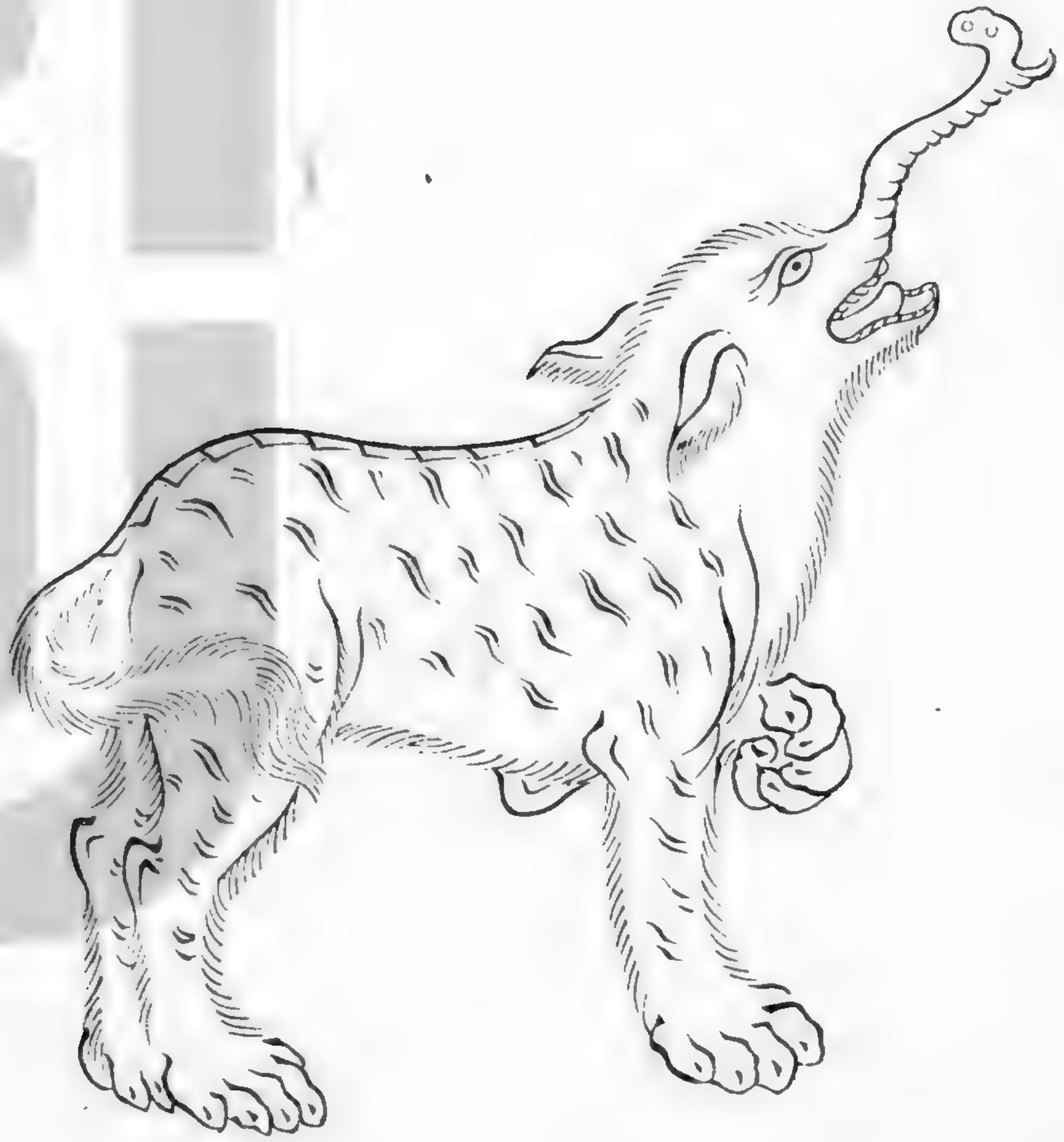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六十七卷

貘部彙考

釋名

白豹（爾雅）　貊（新論）

貘圖



爾雅

釋獸

貘白豹

注 似熊小頭卑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

疏 貘一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

新論

殊好

走貊美鐵

酉陽雜俎

貊膏

貊澤大如犬其膏宜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埤雅

貘

貘獸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小頭卑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實無髓皮辟溫濕以爲坐毯臥褥則消膜外之氣字从膜省蓋以此也爾雅曰貘白豹虪黑虎蜀都賦云戟食鐵之獸即貘是也劉子曰飛鼯甘煙走貘美鐵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舊說貘糞爲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爲水

爾雅翼

貘

貘白豹似熊而小卑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强直中實少髓皮辟濕寢其皮可以驅瘟癘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鐵可

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鐵爲水有悞食針鐵在腹者服其溺則化取其糞爲刀可以切玉夫玉乃陽氣之精瑩物無能勝焉鐵爲至剛能斷制萬物然後與之相磨則玉無所損而鐵之磨者屑然今以貘化鐵則玉可切鐵不可挫此類之不可推者也詳此物之性舌能舐鐵溺能消鐵則一體之間疑皆勝鐵兵疑無所投其刃蜀都賦乃云戟食鐵之獸不應有是戟蓋若戟楮師聲子手之戟敵而取之或者其腸自能制鐵其理間亦可以兵剸也神異經曰南有獸曰齧鐵大如水牛色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作兵器其利如鋥王子年拾遺記曰昆吾山有大獸形如兔毛色如金雌者如銀食丹石銅鐵昔吳國武庫兵鐵食盡檢庫穴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乃鑄膽腎以爲劍雄號干將雌號鏌鋣可以切玉斷犀古稱周之時昆吾氏獻切玉刀蓋用其山之石若銅鐵不必皆以兔也此二獸大小與貘異而其勁健蓋亦貘之類故附著之上林賦云其獸則庸毛貘犛郭氏又云或曰貘白色者別名豸說文曰貘似熊而黃色

或黑色出蜀中今蜀人云峨眉山中多有之其上浮屠所居往往有懸釜而炊者懼鐵器爲所食皮如火色深黑唐世多畫貘作屏白居易有贊序之今黔蜀中時有之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爲所食頗爲山居之患亦以爲藥其齒骨極堅以刀斧錘鍛鐵皆碎落火不能燒人得之詐爲佛牙佛骨以誑俚俗唐永徽元年吐火羅獻大獸如駝高七尺日行三百里食銅鐵

獸經

貊蒼白

蒼白曰貊

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物無不拉

本草綱目

集解

蘇頌曰郭璞云似熊而頭小脚卑黑白駁文毛淺有光澤能舐食銅鐵及竹骨蛇虺或云與爾雅貘白豹同名唐世多畫貘作屏白樂天有贊序之今黔蜀及

峩眉山中時有貘頗爲山居之患亦捕以爲藥

李時珍曰世傳羚羊角能碎金剛石者卽此物相畏耳按說文云貘似熊黃白色出蜀中南中志云貘大如驢狀似熊蒼白色多力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皮主治

蘇頌曰寢之可驅瘟癘辟濕氣邪氣

膏主治

治癰腫能透肌骨

李時珍曰段成式云貘膏性利銅鐵瓦器盛之悉透惟以骨盛則不漏

尿主治

吞銅鐵入腹中者水和服之卽化爲水

貘部藝文

貘屏讚（井序）

唐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衞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讚焉

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羡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

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劃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獏無乃餒而嗚呼匪獏之悲惟時之悲

獏部紀事

舊唐書薛萬徹傳萬徹兄萬均卒後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獏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獏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

物類相感志昔閔氏誤吞針入腹刺血盈盤以獏溺服之其針消矣

貘部外編

神異經西荒之中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貘爲欲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火石以投其舌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貔貅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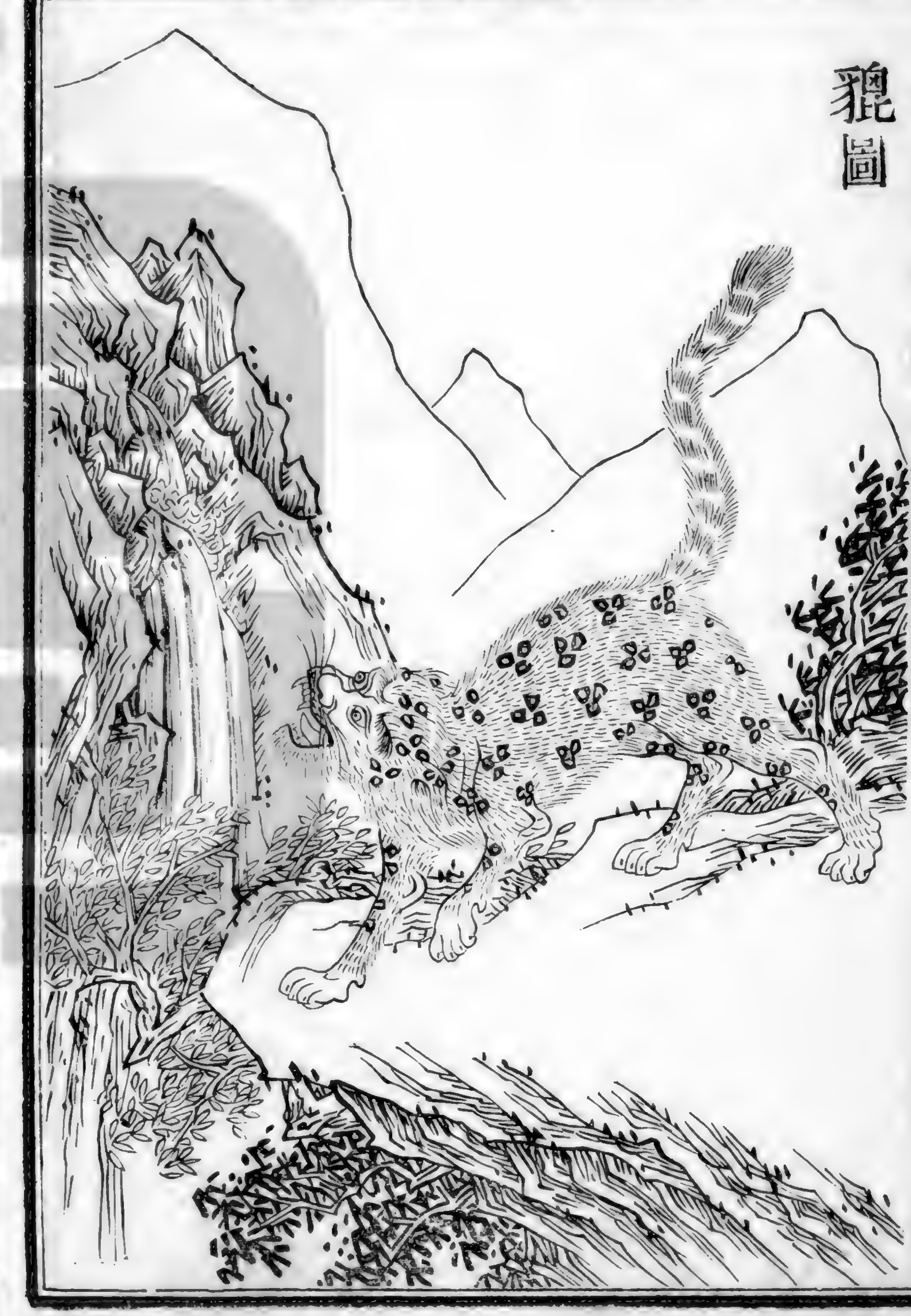
釋名

貔（書經） 白狐（爾雅）

豰（貔子 爾雅） 執夷（毛詩陸疏廣要）

白羆（毛詩陸疏廣要）

貔圖



書經　牧誓

如虎如貔

（孔注）執夷虎屬也

詩經　大雅韓奕

獻其貔皮

（正義）貔虎豹之屬

爾雅

釋獸

貔白狐其子豰

疏 字林云貔豹屬一名白狐其子名豰

毛詩陸疏廣要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白羆

貔亦作豼卽白狐也書云如虎如貔於商郊莊子曰豐狐文羆搏於山林伏於巖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河之上

爾雅翼

貔

貔豹屬猛獸出貉國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郭璞云書稱猛獸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貔貅部藝文

貔讚　　晉郭璞

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貔貅部紀事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有熊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貔貅部雜錄

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摯獸虎狼之屬貔貅亦有威猛舉此使衆知爲備但不知爲載其皮爲畫其形耳

熊羆部彙考

釋名

黃羆（詩經）

麔（爾雅）

貑羆（爾雅注）

赤熊（孝經援神契）

白羆（爾雅翼）

人熊（本草綱目）

狗（熊子　爾雅）

魋（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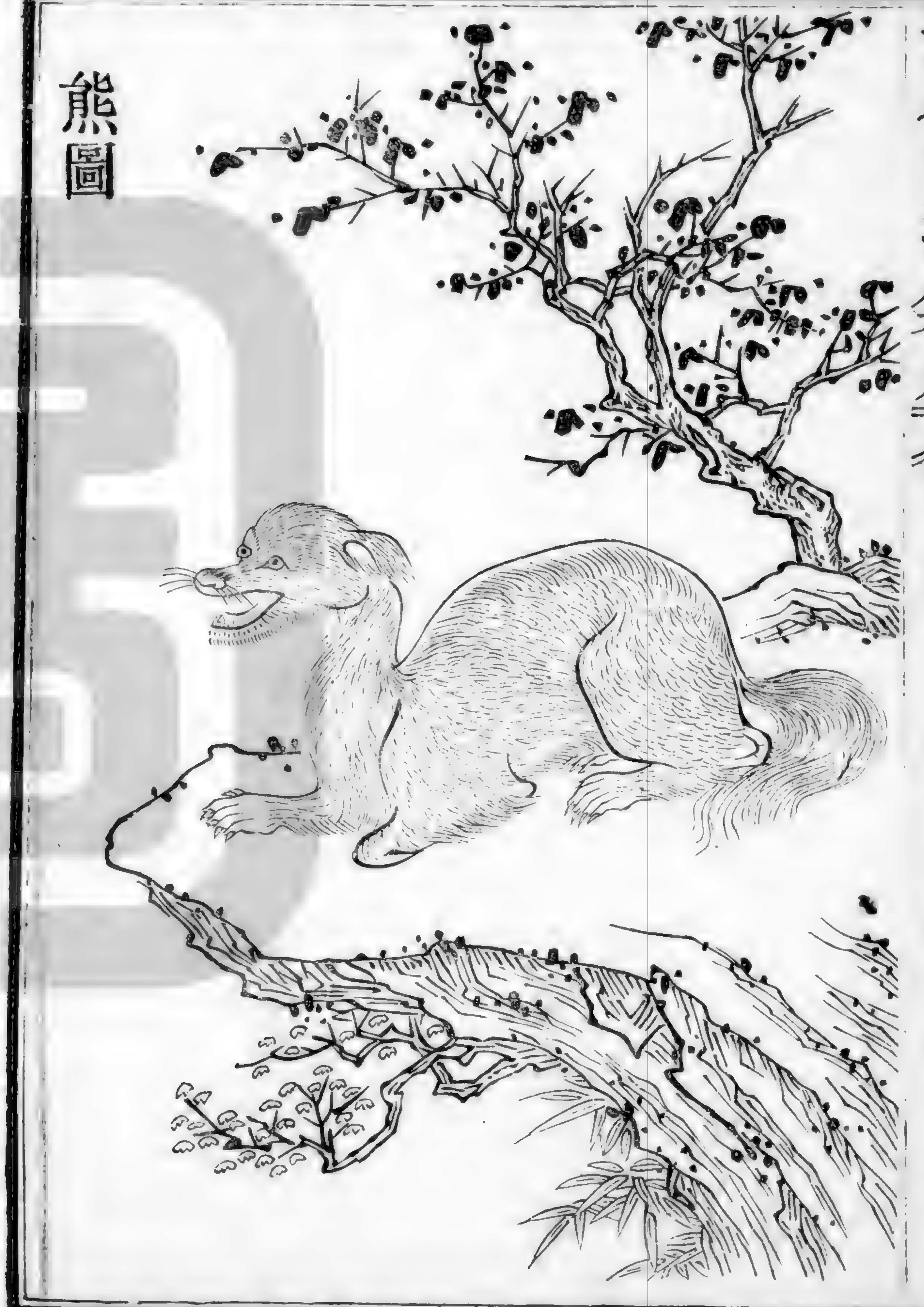
黃熊（左傳）

赤羆（毛詩陸疏廣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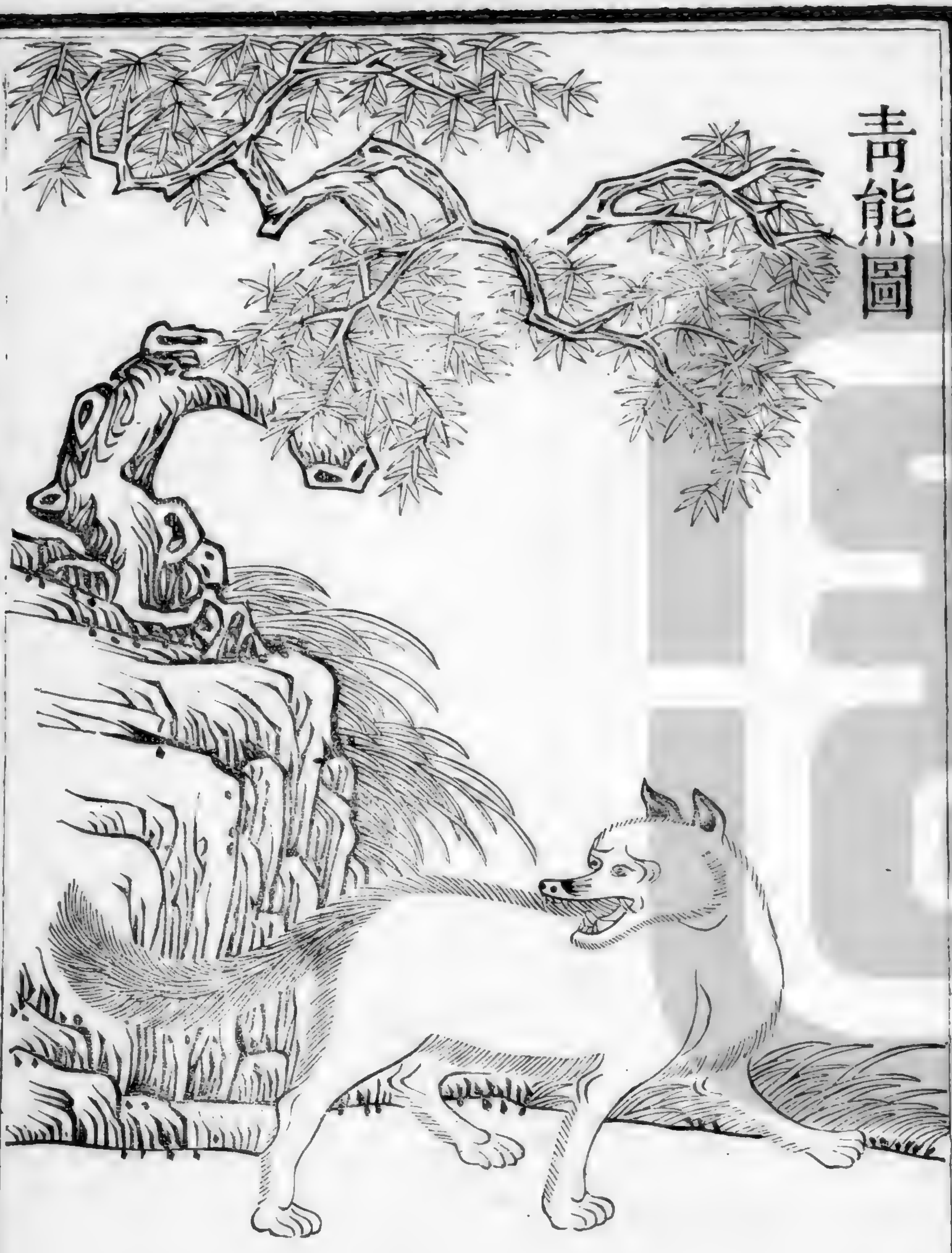
猪熊（本草綱目）

馬熊（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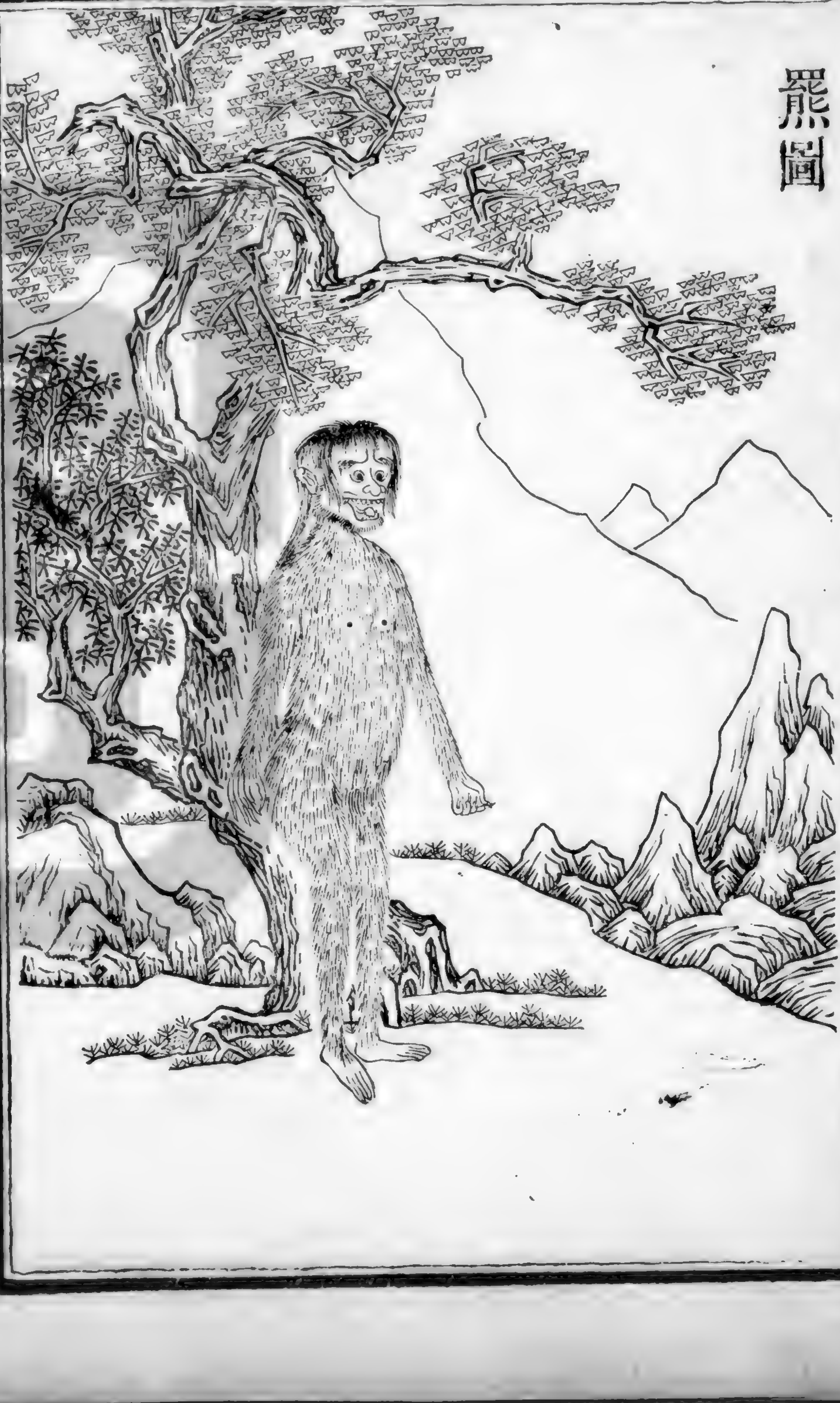
熊圖



青熊圖



羆圖



詩經　大雅韓奕

赤豹黃羆

（正義）羆有黃有赤羆大於熊

爾雅　釋獸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

（疏）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絕有力名麙

羆如熊黃白文

（注）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猳羆（疏）舍人云羆如熊色黃白也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

（注）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疏）竊淺也獸如小熊淺毛而黃者名魋

孝經緯

援神契

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赤熊見

山海經

西山經

嶓冢之山其獸多犀兕熊羆

中山經

鬲山其獸多熊羆

宋書

符瑞志

赤熊佞人遠奸猾息則入國

異苑

雜論熊二則

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外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臥其藏內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傍人仍得騁其矛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齊民要術

蒸熊法

食經曰蒸熊法取三升肉熊一頭淨治煮令不腥熊半熟以豉清漬之一宿生秫米二升勿近水淨拭以豉汁濃者二升漬米令色黃赤炊作飯以葱白長二寸一升細切鹽橘皮各二升鹽三合合和之著甑中蒸之取熟蒸羊肫鵝鴨悉如此一本用猪膏三升豉汁一升合灑之用橘皮一升

毛詩陸疏廣要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

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

抱朴子云熊壽五百歲能化爲狐狸

按熊羆確是二物若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獵人不能辨姑妄言之也又釋獸云魋如小熊竊毛而黃郭註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酉陽雜俎高宗時伽毘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獅子此又熊羆之異種也

酉陽雜俎

熊膽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埤雅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

而已又曰田獵則設熊席以菹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傳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斿九熊旂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斿六鳥旟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斿七龜旐正北方之物也故象元武宿之數其斿四案旂象大火旟象鶉火旂象伐旐象營室義不在斿猶之龍旂養信而荀子曰龍旂九斿以養信也許愼曰熊旂五斿以象伐按熊旂五斿則考工所記六斿誤矣巾車掌王之五路建太常以祀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太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卽旂是也大赤象南方卽旟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旂大麾象冬一名旐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矣以大白照下則龜旐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是也鄭云九旂之帛皆用絳

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熊之摯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羆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罔也

羆

釋獸云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腳縱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粗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俗說熊羆富脂至春臕瘦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臕舊說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

爾雅翼

熊

熊類犬豕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駑用此自快故稱熊經鳥伸養熊者亦日捶之以爲不捶則有病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卽有膏膜之古稱熊白此膏之在背也寒月則有暑月卽無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犛羊之屬肥從後起者也又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胹（如之切）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古以熊配虎爲旗又以爲王射之侯又以皮爲冠執畢者冠之謂之旌頭乘輿之出則前旌頭而後豹尾蓋乘輿黃旌內羽仗斑弓前左畢有罕執畢者冠熊皮冠謂之旌頭而豹尾者則取象於豹之尾也必取熊豹者蓋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山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之外則迷所出道路熊出而不迷故開道者首熊以出焉豹之爲物往而能反故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豹往而能反故殿后者豹尾以入焉說文熊然屬足似鹿熊性堅中故稱賢而能強稱壯而能傑也

羆

羆似熊白文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木關西呼曰猳羆蓋羆乃熊類古言熊者率與羆連言之如稱如熊如羆維熊維羆非熊非羆趙襄子射熊羆是也今獵者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問以羆則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或曰羆大於熊爲羆之雄而稱熊猶豰爲貐之牯而稱豰兕爲犀之牸而稱兕也蓋皆相類而爲牝牡猶麋與鹿交鰌與魚游然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柳宗元羆說稱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則羆之力非熊比矣韓奕稱韓土之樂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叙所多有者耳而終章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又謂之白羆又云羆有黃羆有赤羆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常貢北追貊之國自以所有而獻所謂各以其所貢寶爲贄如犬戎氏以白狼白鹿獻穆王也王會篇東

湖黃羆成王獻此獸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冬藏者燒其所食之物於其穴外以誘出之故熊羆皆以从火羆又皆罔也后鄭解羅氏蜡則於羅襦引火田之事也以爲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說者以爲漢之俗間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是周禮之遺教

三才圖會

青熊

青山中有青熊者周成王之時天下太平東夷之人不屠何獻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熊者雄也熊字篆文象形俗呼熊爲猪熊羆爲人熊馬熊各因形似以爲別也述異記云在陸曰熊在水曰能即鯀所化者故熊字從能狒狒亦名人熊

集解

別錄曰熊生雍州山谷十一月取之

陶弘景曰今東西諸山皆有之自非易得

蘇頌曰今雍洛河東及懷慶衞山中皆有之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於地冬蟄入穴春月乃出其足名蹯爲八珍之一古人重之然胹之難熟熊性惡鹽食之卽死出淮南子

李時珍曰熊如大豕而豎目人足黑色春夏膔肥時皮厚筋弩每舉木引氣或墮地自快俗呼跌膔卽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冬月蟄時不食飢則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謂之熊蹯其行山中雖數千里必有跧伏之所在山巖枯木中人謂之熊館劉敬叔異苑云熊性惡穢物及傷殘捕者置此物於穴則合穴自死或爲棘刺所傷出血爪之至骨卽斃也熊羆皆壯毅之物屬陽故書以喩不二心之臣而詩以爲男子之祥也

附錄

李時珍曰熊羆魋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黃赤者魋也建平人呼魋爲赤熊陸璣謂羆爲黃熊是矣羆頭長脚高猛憨多

力能拔樹木虎亦畏之遇人則人立而攫之故俗呼爲人熊關西呼貑羆羅願爾雅翼云熊有猪熊形如豕有馬熊形如馬卽羆也或云羆卽熊之雌者其白如熊白而理粗味減功用亦同

脂釋名

陶弘景曰脂卽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則有夏月則無其腹中肪及身中脂煎錬過亦可作藥而不中啖

修治

雷斅曰凡取得每一斤入生椒十四個同錬過器盛收之

氣味

甘微寒無毒

别錄曰微溫

日華曰凉其脂燃燈烟損人眼令失光明

主治

本經曰治風痹不仁筋急五臟腹中積聚寒熱羸瘦頭瘍白禿面上皯皰久服强志不飢輕身長年

別錄曰飲食嘔吐

日華曰治風補虛損殺勞蟲酒鍊服之

蘇恭曰長髮令黑悅澤人面

藥性云治面上䵟䵳及瘡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別錄曰微溫

陶弘景曰有痼疾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除

張鼎曰若腹中有積聚寒熱者食之永不除也十月勿食之傷神

主治

孫思邈曰治風痺筋骨不仁功與脂同

孟詵曰補虛羸

發明

李時珍曰按劉河間云熊肉振羸兔目明視因其氣有餘以補不足也

掌修治

聖惠方云熊掌難胹得酒醋水三件同煮熟即大如

皮毬也

主治

日華曰食之可禦風寒益氣力

膽

蘇頌曰熊膽陰乾用然多僞者但取一粟許滴水中一道若線不散者爲眞

李時珍曰按錢乙云熊膽佳者通明每以米粒點水中運轉如飛者良餘膽亦轉但緩爾周密齊東野語云熊膽善辟塵試之以淨水一器塵冪其上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也

氣味

苦寒無毒

甄權曰惡防己地黃

主治

蘇恭曰治時氣熱盛變爲黃疸暑月久痢疳䘌心痛疰忤

日華曰治諸疳耳鼻瘡惡瘡殺蟲

孟詵曰小兒驚癇瘈瘲以竹瀝化兩豆許服之去心

中涎甚良

李時珍曰退熱淸心平肝明目去翳殺蛸蛸蟲

發明

李時珍曰熊膽苦入心寒勝熱手少陰厥陰足陽明經藥也故能凉心平肝殺蟲爲驚癇疰忤翳障疳痔蟲蚘痛之劑焉

腦髓主治

蘇恭曰治諸聾

日華曰療頭旋摩頂去白禿風屑生髮

血主治

蘇恭曰治小兒客忤

骨主治

孟詵曰作湯浴歷節風及小兒客忤

附方

赤目障翳熊膽丸每以膽少許化開入冰片一二片銅器點之絕奇或淚痒加生薑粉些須（齊東野語）

初生目閉由胎中受熱也以熊膽少許蒸水洗之一日七八次如三日不開服四物加甘草天花粉（全幼心鑑）

小兒鼻蝕熊膽半分湯化抹之（聖惠方）

十年痔瘡熊膽塗之神効一切方不及也（外臺）

腸風痔瘻熊膽半兩入片腦少許研和猪膽汁塗之（壽域方）

蛕蟲心痛熊膽一大豆和水服之大効（外臺）

小兒驚癇方見主治

風蟲牙痛熊膽三錢片腦四分每以猪膽汁調少許搽之（攝生方）

水弩射人熊膽塗之更以雄黃同酒磨服即愈（斗門方）

諸疳羸瘦熊膽使君子末等分研勻瓷器蒸溶蒸餅丸麻子大每米飲下二十丸（保幼大全）

熊羆部藝文一

謝賚熊白啓　　梁劉孝威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璧殆獲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羆說　　唐柳宗元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嘗云持弓矢罌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

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羆說

宋陳師道

晉人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彊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羆之謂矣

熊羆部藝文二（詩）

落日射羆　梁元帝

促燕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棚陰廣風橫旗影浮
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熊　唐李嶠

導洛宐陽古乘春別館前昭儀忠漢日太傅翊周年
列射三侯滿興師七步旋莫言舒紫褥猶異飲清泉

王世賞席上題林良鷹熊圖　明李東陽

坡蛇連延出林麓孤鷹盤拏熊縮伏金眸耀日開蒼

煙健尾捎風起平陸由來異物乃同性意氣飛揚兩撐矗山跑野掠紛路岐何事相逢輒相肉側睨翻疑批亢來迅步直欲空壁逐乾坤蒼茫色慘淡落木蕭颼滿空谷羣豺斂迹百鳥停萬里長空齊注目是誰畫者誠崛奇筆勢似與渠爭速坐間賓客皆起避階下兒童駭將蹴當筵看畫催索詩卷帙不待高閣束平生搏擊非我才欲賦真愁成刻鵠微酣對此髮雙豎酒令詩籌復相督頓令拙劣成粗豪一飲步兵三百斛

熊羆部紀事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有熊氏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黃羆以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史記齊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注）鄭鍔曰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爲威也

汲冢周書王會解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

穆天子傳舂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燕書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互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戮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見公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剟去其創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公子互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

左傳文公元年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諡之曰成

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辟寒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羆大褥二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狀如熊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

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爾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

西京雜記廣陵王胥於文帝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格熊莫不絕脰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

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

馮昭儀傳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卽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倢伃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

飛燕遺事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魏略大秦國出元熊赤螭

建武故事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遣使打殺以肉賜左右

晉書苻健載記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熊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

搜神後記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劉元度以獻

南齊書陳顯達傳顯達歸心太祖遷中護軍轉護軍將軍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上即以充飯

魏書于栗磾傳栗磾武藝過人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至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

北史王羆傳羆鎮華州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

隋書五行志梁邵陵王綸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蟄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酉陽雜俎高宗時加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獅子

珍珠船韋庶人妹以熊枕宜男

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三年有熊白晝入廣陵城月餘都督李處鑒卒

酉陽雜俎寧王常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

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刦某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資暇錄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以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卽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甚形美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

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卽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

地理志河東道厥土貢熊鞹

嵐州樓煩郡土貢熊鞹

河北道平州北平郡土貢熊鞹

山南道夔州雲安郡土貢熊羆

遼史興宗本紀重熙五年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冬十月丁未幸南京辛亥曲赦析津府境內囚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道宗本紀淸寧八年秋七月甲子射熊於外室剌

咸雍元年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火灾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濤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爲能火郡中宐慎火燭笑不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宋史五行志乾道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金史施宐生傳宐生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人

見聞錄弘治最爲盛世而一時奇變如九年八月十三日西直門外走出黑熊一隻扒躡上城唾卩行走當被官軍趕逐下地咬死幷傷男子各一人熊者陽物在山强力壯毅山野之獸也而突出上城且爲人患近毛孽也

定州志萬曆十三年秋八月有熊入州境熊自西山來至於位村獲之是後多火災人以爲熊能火之應

銷夏道姑菴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在大石洞中東西各有石廊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蓊密蒼然黝

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嘯於交柯積蔭間見人視不去

虎苑肇慶人言其鄉有人善捕虎夜持藥矢叢林中聚薪燃火有虎與熊偕來附火人潛發矢射中熊喉熊拔矢怒視虎已而痛甚卽拔巨木擊虎虎死熊繼之亡兩獲焉

熊羆部雜錄

詩經小雅斯干章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小雅大東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舟作周裘作求言周世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捕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今朱注從傳

大雅韓奕章有熊有羆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訂義）賈氏曰虎熊豹是猛獸

春官司常熊虎爲旗（訂義）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熊毅猛師都謂鄉遂大夫統衆而爲軍將者也

儀禮鄉射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

商子畫策篇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

易林左抱金玉右得熊足常盈不亡獲心所欲

虎豹熊羆遊戲山谷

左有噬熊右有嚙虎前觸鋏矛後躓強弩無可抵者

淮南子說山訓熊羆之動以攫搏（注）攫撥也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

說林訓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注）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

兵略訓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

博物志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及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

抱朴子廣譬篇熊羆不校捷於狐狸

避暑錄話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一本

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爲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爲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爲獸名堅中而强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爲能能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熊羆之熊能鼈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爲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也

暇日記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如米粒用草莛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餘膽入水亦能轉但緩耳

偃曝談餘熊得人輒搔人喉若腋令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爲快人屏氣佯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

空同子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熊豹之皮不上蟻

懷麓堂詩話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捨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

賢奕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

熊羆部外編

述異記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卽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誠齋雜記禹治水過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方孕啓

異苑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

問其何故答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見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開元中行次巴西巴西侯邀鋋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久之乃至暊然其狀曰六雄將軍既坐飲酒命樂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鋋悸而寤見一巨猿狀如人醉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犀兕部彙考
犀圖
兕圖
周禮（冬官）
爾雅（釋地　釋獸）
山海經（西山經　南山經　北山經　中山經　海內南經）
抱朴子（登涉篇）

廣志 雞昧白

交廣志 犀簪

廣州記 水犀

述異記 犀

酉陽雜俎 犀

北戶錄 通犀

嶺表錄異記 犀牛

續博物志 取犀

游宦紀聞 犀辨

西溪叢語 犀性凉

澠水燕談錄 犀紋

埤雅 犀 兕

爾雅翼 犀 兕

眞臘風土記 犀角

獸經 蒼兕 黑犀

瀛涯勝覽 占城國犀

三才圖會 兕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犀角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禽蟲典第六十八卷

犀兕部彙考

釋名

犀（周禮）　兕（爾雅）

通天犀（抱朴子）　駭雞犀（抱朴子）

水犀（廣州記）　却塵犀（述異記）

辟寒犀（開元遺事）　蠲忿犀（杜陽雜編）

奴角（酉陽雜俎）　辟塵犀（嶺表錄異記）

胡帽犀（嶺表錄異記）　墮羅犀（嶺表錄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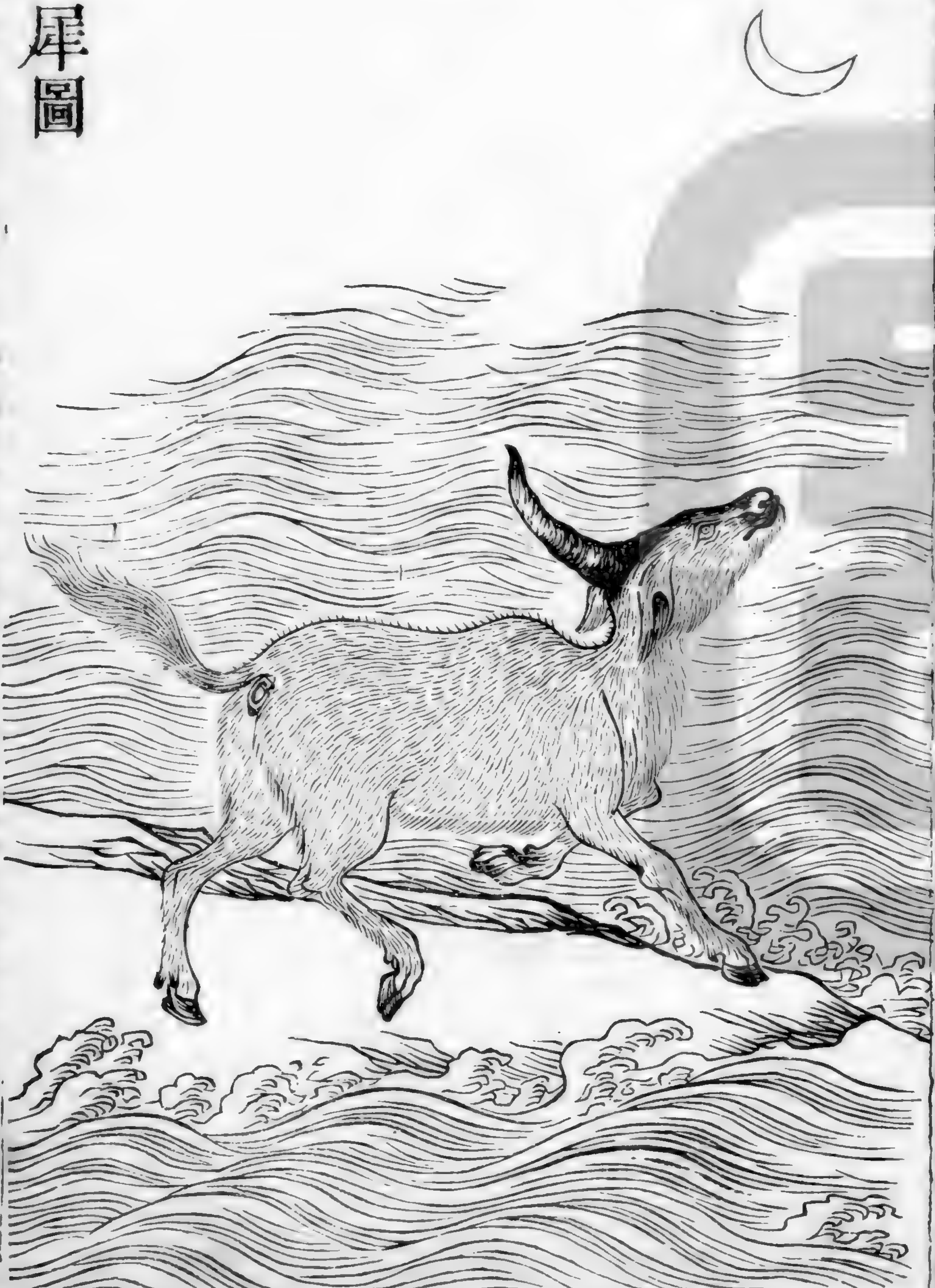
光明犀（嶺表錄異記）

蝎伽（澠水燕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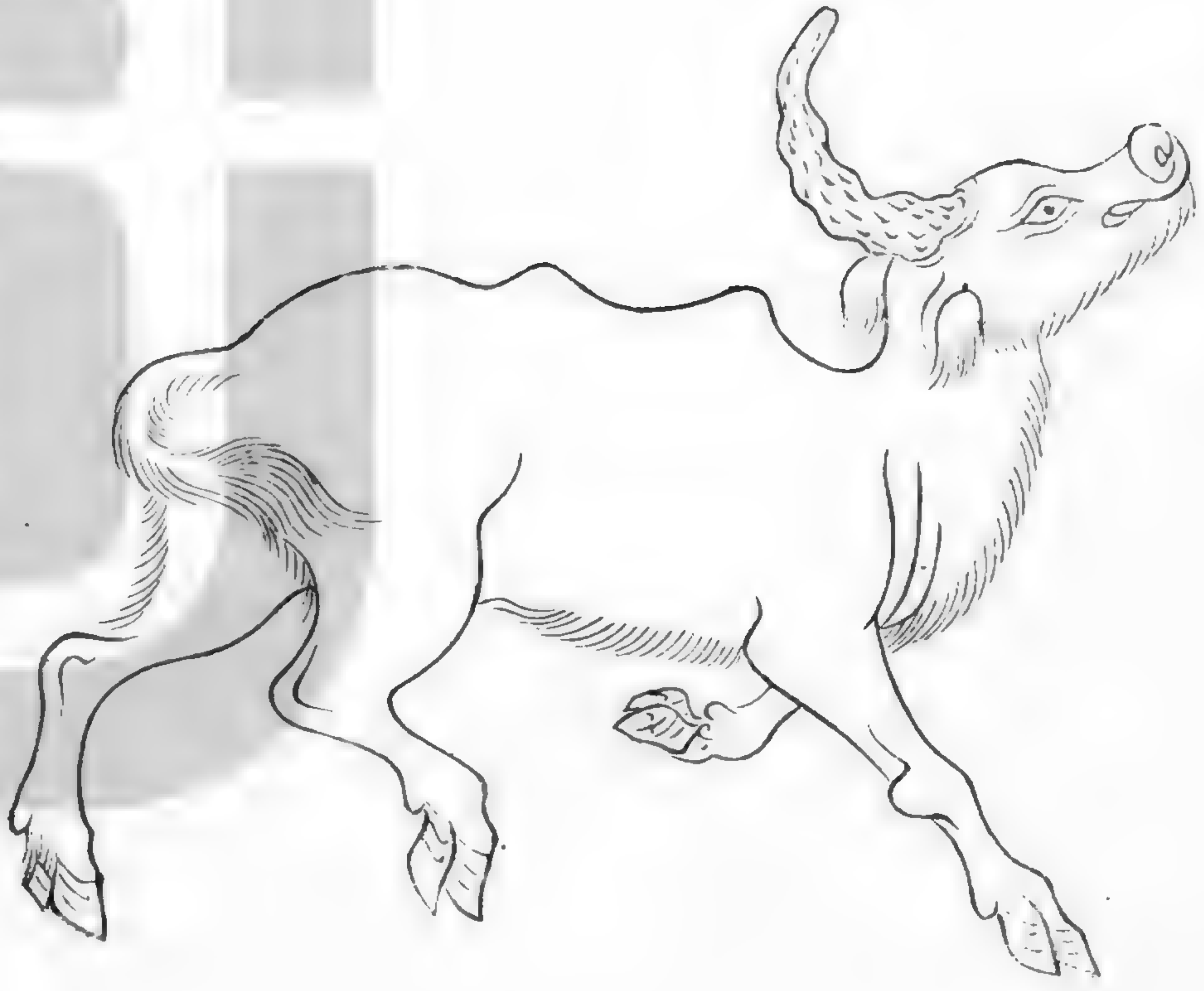
骨咄犀（雲煙過眼錄）

毗沙拏（犀角）（澠水燕談錄）

犀圖



兕圖



周禮　冬官

弓人凡相膠犀膠黃

（訂義）王昭禹曰膠或用皮或用角犀用其皮

爾雅　釋地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注）犀牛皮角

釋獸

兕似牛

注 一角青色重千斤 疏 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

犀似豕

注 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疏 劉歆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頭似馬吳錄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

山海經

西山經

嶓冢之山獸多犀兕熊羆

女牀之山其獸多虎豹犀兕

底陽之山其獸多犀兕

衆獸之山其獸多犀兕

南山經

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

注犀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

北山經

敦薨之山其獸多兕

中山經

琴鼓之山其獸多白犀

岷山其獸多犀象

崌山其獸多犀兕

鬲山其獸多犀象

美山其獸多兕牛

海內南經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

抱朴子

登涉篇

鄭君一日得眞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

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其如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能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

廣志

鷄昧白

犀角之好者稱鷄昧白

交廣志

犀簪

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千步或

解脫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爲簪能消除凶逆

廣州記

水犀

平定縣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

述異記

犀

却塵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

酉陽雜俎

犀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趍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

假角易之

北戸錄

通犀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若貯米飼雞雞見輙驚散一呼爲駭雞犀或中毒箭刺於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嶺表錄異記

犀牛

犀牛大約似牛形而蹄脚似象蹄有二甲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皆裙口束而花點小多有奇文牸犀亦有二角皆謂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有通者尖花大而振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玉巵無當矣若通無處白黑花分差奇則計價巨萬舉世之寶也余比居番禺謂犀角曾經閱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株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具斑散而淺者卽治爲杯盤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有白縷如絲以置米中雞輙駭也辟塵犀爲

婦人簪梳塵埃不著髮也辟水犀此犀入江海水爲之開置角於霧露中經夕不濕也光明犀此犀置暗室中自有光明也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

續博物志

取犀

犀出越南以陷穽取之每殺天震雷暴雨

游宦紀聞

犀辨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船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粗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墮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牯犀亦

有二角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粗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綿者以盛米雞見卽駭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爲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別也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牸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爲生犀有得其蛻角爲退犀亦猶用鹿

角法耳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遯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瑞李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劈四邊取方爲銙具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雨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牸牯黔謂無紋螺謂紋旋牸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眞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効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飮兩椀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眞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揜者井邑間市語謂

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西溪叢語

犀性凉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澠水燕談錄

犀紋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燥少溫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倒光采瑩徹甚類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爲犀受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西域謂犀爲竭伽角爲毗沙拏言一角也

埤雅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鳩處必有之異物志曰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卽此也可以破水駭雞蓋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則自埋之王粲說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牸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周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唯鋸犀成小塊以極薄紙裹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

兕

釋獸云兕似牛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傳曰水剸蛟龍陸斷犀兕蓋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此之謂也四升曰角角觸也與此同意

爾雅翼

犀

犀南徼外牛而似豕多生南中周書伊尹令正南以文犀爲獻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則有珠甲山犀無之今通天犀長且銳皆腦上角千歲者耳長且銳有一白縷直上徹端名曰通天或以爲白理徹端則能出氣通天故曰通天或曰赤理蒸水犀之角也通天角置屋上則鳥鳥不敢集置積穀上亦然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戰國策曰楚獻駭雞之犀於秦王九歌曰棄駭雞於箱篚此之謂也

能殺鉤吻鴆羽蛇毒以此角爲簪攪毒藥中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毒勢以攪無毒則無沫起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常先以試之趙盾所謂文犀辟毒者此也通天犀其在山中晦明之夕光赫然如炬溫嶠以燃犀照水怪蓋謂此歲一解角於山石間得之者刻木色理形狀相肖以代之犀不能覺輒復解角其處古所謂梁山之美非特其角兼取其甲函人犀甲五屬壽百年言其久而不壞也吳王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人又奉文犀之渠物之利如此昔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以去民害又此輩有皮革齒角之用故古帝王不逐而去之則因而利之其逐而去之者管子所謂黃帝之王謹逃其介牙不利其器焚破林藪驅逐禽獸以利人者是也其因而利之者則堯舜之王令諸侯子卿大夫委質者皆以虎豹皮飾使散財粟以市虎豹之皮山林之人刺猛獸者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朦於外者也至其言五家之數則又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林焚藪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

之王諸侯無牛馬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然則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葢天下初定未暇其他故且行黃帝夏后之政至其後乃官能備物虎豹之皮爲射文的侯與其裘犀以爲甲象以飾輅而爲方物無不備又服不氏掌養猛獸而阜蕃教擾之不唯驅之而已也

兕

兕似牛或曰卽犀之牸者葢牯犀之角能辟邪惡寧心神散風熱故良於藥餌牸犀之角文理細膩斑白分明俗所謂斑犀故美於服飾犀古人或但謂之兕葢卽兕也猶羖音近牯以其爲羭之牯熊音近雄以其爲羆之雄而兕音近雌云爾雅曰兕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然郭氏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也但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爲不同耳漢武帝時西域獻赤兕裘入水不濡上時服以聽朝卽水犀甲之類犀旣有甲兕亦宜然兕之革最堅故犀甲只

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射以得兕爲雋故周詩美宣王殪此大兕唐叔虞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爲是武也以享晉封其後世之臣相與傳道之以愧其君而楚人招魂稱君王親發兮躭青兕以爲物之偉觀可以娛魂而來之云爾角尤善觸故曰兕無所投其角古以爲觥容七升或曰無則刻木爲之以戒酒過而抵觸人者故曰觵其不可敬者周南曰我姑酌彼兕觥蓋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因多寡以明尊卑觥在五升爵在外所受最多而猶曰姑酌者則其念勤勞可知亦觥愈大而愈卑則惠及賤者矣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蓋周禮之初驅猛獸至其後養而阜蕃教擾之說見犀章中

眞臘風土記

犀角

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

獸經

蒼兕黑犀

蒼兕覆舟

漢王充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舟因神以化欲令急渡

黑犀駭雞

瀛涯勝覽

占城國犀

占城國厥產犀角象牙甚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無毛黑色鱗甲皮厚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唯啖刺樹葉條乾木

三才圖會

兕

兕似虎而小不咥人夜間獨立絕頂山崕聽泉聲好靜直至禽鳥鳴時天將曉方歸其巢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犀字篆文象形其牸名兕亦曰沙犀

集解

別錄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永昌卽今滇南也

陶弘景曰今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犀有二角以額上者爲勝又有通天犀角上有一白縷直上至端夜露不濡入藥至神驗或云此是水犀角出水中漢書所謂駭雞犀者又有牸犀角甚長文理似犀不堪入藥

陳藏器曰犀無水陸二種但以精粗言之

李珣曰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於角上故曰通天但於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寇宗奭曰川犀南犀紋細烏犀有紋顯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者紋高兩脚顯也物像黃外黑者爲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爲倒透蓋以烏色爲正以形像肖物爲貴旣曰通犀必須文頭顯著黃黑分明有兩脚潤澤者爲第一

李時珍曰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諸處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種又有毛犀似之山犀居山林人多得之水犀出入水中最爲難得並有二角鼻角長而額角短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無之兕犀卽犀之牸者亦

曰沙犀止有一角在頂文理細膩斑白分明不可入藥蓋牯角文大而牸角文細也洪武初九眞曾貢之謂之獨角犀是矣陳藏器謂犀無水陸郭璞謂犀有三角蘇頌謂毛犀爲牯犀皆出訛傳今並正之毛犀卽旄牛也見本條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黄花者爲正透黄中有黑花者爲倒透花中復有花者爲重透並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烏犀純黑無花者爲下品其通天夜視有光者名夜明犀故能通神開水飛禽走獸見之皆驚又山海經有白犀白色開元遺事有辟寒犀其色如金交趾所貢冬月暖氣襲人白孔六帖有辟暑犀唐文宗得之夏月能淸暑氣嶺表錄異有辟塵犀爲簪梳帶胯塵不近身杜陽雜編有蠲忿犀云爲帶令人蠲去忿怒此皆希世之珍故附見之

犀角修治

陶弘景曰入藥惟雄犀生者爲佳若犀片及見成器物皆被蒸煮不堪用

蘇頌曰凡犀入藥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角尖又

勝生犀不獨未經水火者葢犀有捕得殺取者爲上蛻角者次之

寇宗奭曰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銳之力盡在是也以西番生犀磨服爲佳入湯散則屑之

雷斆曰凡使勿用奴犀牸犀病水犀攣子犀無潤犀惟取烏黑肌皺拆裂光潤者錯屑入臼杵細研萬匝乃用

氣味

苦酸鹹寒無毒

別錄曰微寒

李珣曰大寒無毒

甄權曰牯犀角甘辛有小毒

張元素曰苦酸寒陽中之陰也入陽明經

徐之才曰松脂爲之使惡雷丸雚菌

李時珍曰升麻爲之使惡烏頭烏喙

雷斆曰忌鹽及妊婦勿服能消胎氣

主治

本經曰治百毒蠱疰邪鬼瘴氣殺鉤吻鴆羽蛇毒除

邪氣迷惑魘寐久服輕身

別錄曰治傷寒瘟疫頭痛寒熱諸毒氣令人駿健

藥性云辟中惡毒氣鎮心神解大熱散風毒治發背癰疽瘡腫化膿作水療時疾熱如火煩毒入心狂言妄語

日華曰治心煩止驚鎮肝明目安五臟補虛勞退熱消痰解山瘴溪毒

海藥曰主風毒攻心毷氉熱悶赤痢小兒麩豆風熱驚癇

孟詵曰燒灰水服治卒中惡心痛飲食中毒藥毒熱毒筋骨中風心風煩悶中風失音皆瘥以水磨服治小兒驚熱山犀水犀功用相同

李時珍曰磨汁治吐血衄血下血及傷寒畜血發狂譫語發黃發斑痘瘡稠密內熱黑陷或不結痂瀉肝涼心清胃解毒

發明

李時珍曰犀角犀之精靈所聚足陽明藥也胃爲水穀之海飲食藥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諸毒

五臟六腑皆禀氣於胃風邪熱毒必先干之故犀角能療諸血及驚狂斑痘之證淮南子云犀角置穴狐不敢歸則犀之精靈辟邪不惑於此益可見矣

附方

吐血不止以鵝鴨肝用生犀角生桔梗一兩爲末每酒服二錢（總錄）

中忤中惡鬼氣其證或暮夜登廁或出郊外驀然倒地厥冷握拳口鼻出淸血須臾不救似乎尸厥但腹不鳴心腹暖爾勿移動令人圍繞燒火打鼓或燒蘇合香安息香麝香之類候醒方移動用犀角五錢麝香硃砂各二錢五分爲末每水調二錢服即效（華佗方）

臥忽不寤若以火照之則殺人但唾其面痛嚙其踵及大趾甲際即活以犀角爲枕即令不魘

小兒驚癇不知人嚼舌仰目者犀角濃磨水服之立效爲末亦可（廣利方）

痘瘡稠密不拘大人小兒生犀於澀器中新汲水磨濃汁冷飲服之（錢氏小兒方）

消毒解熱生犀角尖磨濃汁頻飲之（同上）

服藥過劑犀角燒末水服方寸匕（外臺）

中毒煩困（方同上）

食雉中毒吐下不止用生犀角末方寸匕新汲水調服即瘥（聖惠方）

蠼螋尿瘡狀如茱萸中央白膿惡寒壯熱磨犀角汁塗之（千金方）

瘭疽毒瘡喜著十指狀如代指根深至肌能壞筋骨毒氣入臟殺人宜燒鐵烙之或灸百壯日飲犀角汁取瘥（千金方）

山嵐瘴氣犀角磨水服之良（集簡方）

下痢鮮血犀角地榆生地黃各一兩爲末煉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升煎五合去滓溫服（聖惠方）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犀兕部藝文一

犀鉤銘（有序）　晉傅咸

犀贊（二首）　郭璞

兕贊　前人

犀兕部藝文二（詩）

馴犀行　唐白居易

犀兕部紀事

犀兕部雜錄

犀兕部外編

禽蟲典第六十九卷

犀兕部藝文一

犀鉤銘（有序）　晉傅咸

世稱駭鷄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鷄見影而驚故曰駭鷄有以此鉤見遺者乃爲之銘

獸曰元犀處自林麓食惟荊棘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犀贊　郭璞

犀頭如猪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

壯氣隘溢

兕贊　　前人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
角助文德

犀兕部藝文二詩

馴犀行　　唐白居易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鷄海蠻聞有明天
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
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
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芻鏁以金故鄉迢
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
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
逢今歲苦寒月飲冰臥霰苦踡跼角骨凍傷鱗甲縮

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顏色低奉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犀兕部紀事

韓詩外傳太史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鷄犀以獻紂

論衡尚父伐紂渡孟津仗鉞呼曰蒼兕蒼兕按蒼兕水獸也善覆舟因令急渡言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獸時浮出一身九首人惡畏未必能覆舟也亦謂之蒼雉

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佛祖歷代通載周孝王時外國有進四角犀

竹書紀年夷王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願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臣兄常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視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國語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厚乃趣舍之

戰國策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

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邑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於是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公孫龍子跡府篇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囿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戰國策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蜀王本紀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在府中

二在市橋下一在水中二以厭水精因名石犀里

漢書南粵王傳文帝賜佗書佗獻犀角十紫貝五百

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

趙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書于后謹上二十六物以賀文犀辟毒箸二雙

漢書地理志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

平帝本紀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西域傳烏弋國出犀牛

南越志漢時交阯有犀奔至高涼人以黑牛眡之有識者曰此元犀也楊孚南裔異物志贊曰於維元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英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有長人巨無霸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武

章帝本紀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

和帝本紀永元六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

馮魴傳魴子柱柱子石爲侍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劒佩刀（注）以斑犀飾劒也

西域大秦國傳大秦國有駭鷄犀

奚囊橘柚麗居孫亮愛姬也鬒髮香淨一生不用洛成疑其有辟塵犀釵子也（注）洛成即今篦梳

巴志靈龜巨犀皆納貢之

名苑宋岑獲通天犀賣與廬陵王義眞

南史褚裕之傳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回彥回弟澄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贖彥回介幘犀導

恩倖傳陸驗吳郡吳人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

雲仙雜記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唐書五行志張易之爲其母作犀簟

開元天寶遺事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

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于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杜陽雜編上于內殿前看牡丹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銷夏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與卿爲談柄也

唐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詩云已持犀辟暑更乞草迎凉

杜陽雜編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

唐國史補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鎭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東觀奏記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三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給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北夢瑣言楊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貲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楪盛果實坦欣然視楪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

同昌公主傳同昌公主出降帶蠲忿犀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

瑯嬛記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唐書地理志山南道澧州澧陽郡土貢犀角

朗州武陵郡土貢犀角

江南道道州江華郡土貢犀角

邵州邵陽郡土貢犀角

黔州黔中郡土貢犀角

辰州盧溪郡土貢犀角

錦州盧陽郡土貢犀角

施州清化郡土貢犀角

叙州潭陽郡土貢犀角

獎州龍溪郡土貢犀角

夷州義泉郡土貢犀角

溪州靈溪郡土貢犀角

嶺南道厥貢犀

驩州日南郡土貢犀角

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土貢水兕甲

訶陵國傳憧和羅多美犀世謂憧和羅犀

傳載略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本元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鍾常寶之

遼史蕭兀納傳兀納拜北府宰相初天祚在潛邸兀

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

宋史占城國傳占城多犀牛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多食山羊水兕之肉周顯德中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

楓窻小牘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其文即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卽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宋史吳越世家錢俶乾德元年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珍珠瑇瑁器數百事來貢上令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以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俶又貢白金五萬兩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及太宗卽位俶貢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銀瑇瑁器百

餘事又貢犀角象牙三十株香藥萬斤

五行志雍熙四年有犀自黔南入萬州民捕殺之獲其皮角

大食國傳至道元年大食國來貢方物引對于崇政殿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

楊大雅傳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祕書丞咸平中交阯獻犀因奏賦名試遷太常博士

交阯傳大中祥符二年交阯獻馴犀一上以犀違土性不可豢畜卻不納又以逆至忠意使者既去乃令縱之海澨

暇日記至和初京師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角內出二株解之其一卽通天犀也內侍御舜舉請以爲御所服帶上曰豈急于服御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

春渚紀聞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癖瘕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卽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卽令具軍令狀云若果如所供當爲奏賞葢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也剖成則盡如所言卽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揮麈前錄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其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其主曰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

老學庵筆記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

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

續夷堅志凡犀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遇成形惟韓魏公琦犀帶中央一片乃鹿銜花孝宗犀帶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

太平清話呂東萊蓄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葢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溶溪雜記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異虎也

異林崇明民家於海中設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捷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

指月錄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侍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明一統志靈犀在廣西鬱江上流潭中有二犀每風息浪靜則出于潭岸頂有光彩

犀兕部雜錄

書經禹貢揚州厥貢齒革羽毛（傳）革犀皮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

詩經周南卷耳章我姑酌彼兕觥

小雅吉日章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小雅何草不黃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訂義）鄭康成曰革犀兕革也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

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註）趙氏曰用革須要堅實所以必擇犀兕之皮爲之鄭鍔曰犀皮雖堅然生於水水柔物也故不若兕兕獸之尤暴猛者也然兕皮雖堅又不若合皮之爲堅也皮堅則札長皮不堅則札短犀皮甲不甚堅故七屬兕皮甲稍堅蓋其札長故以六屬相續而成也至于取獸之皮去其裏而取其表以二皮之表相合爲甲則其堅也極矣皮堅則札長故五屬而成可也犀皮可以延百年之久兕皮可以延二百年之久合皮可以延三百年之久皮愈堅者壽愈遠也然古之合甲者亦罕聞惟犀兕爲常故左氏載華元棄甲之事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荀子言楚人之鮫革犀兕以爲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豈犀兕爲常歟則合甲其費倍故也陳用之曰犀甲兕甲指其物合甲言其工

儀禮鄉射禮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註）兕獸名

道德經貴生章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范子計然曰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莊子秋水篇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墨子公輸篇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

荀子禮論篇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

淮南子說山訓兕牛之動以觝觸

說林訓兩鹿不鬬于伏兕之旁（註）畏見食也

淮南畢萬術犀角駭狐

說苑楚莊王好獵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

鹽鐵論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

抱朴子博喻篇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

新論兵術篇虎兕多力而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

墨客揮犀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

游宦紀聞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行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雲烟過眼錄骨咄犀迺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又曰蠱毒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咄耳葉森于延祐庚申夏其子必明將骨咄犀刀靶二來看卽此也其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或有如嵌糖糕點以手摩之作岩桂香若摩之無香者爲僞物也

犀兕部外編

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共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異苑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多怪物乃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

續齊諧記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烏烏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視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纛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小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林邑國記二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張無頗傳長慶中進士張無頗遊丐番禺愁疾臥于逆旅忽遇善易者袁大娘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某有玉龍膏一合子若遇異人請之持此藥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一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名見無頗從使者而往王曰愛女有疾知君有神膏倘獲痊平實所媿戴無頗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王出駭雞犀以贈無

頗無頗拜謝歸番禺纔貨其犀已鉅萬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卷目錄

豺狼部彙考
豺圖
狼圖
詩經（齊風還　豳風狼跋　小雅巷伯）
禮記（月令　內則）
周禮（天官）
爾雅（釋獸）

山海經（西山經）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抱朴子（對俗篇）
瑞應圖（白狼）
毛詩陸疏廣要（狼跋其胡）
酉陽雜俎（狼筋　狼糞　狼狽）
狼星圖考
埤雅（豺　狼）
爾雅翼（豺　狼）
獸經（豺　狼）
本草綱目（豺釋名　集解　肉氣味　皮氣味　主治　狼釋名　集解　狼筋）
（肉氣味　主治　膏主治　發明　牙主治）
（喉靨主治　皮主治　尾主治　屎主治　屎）
（中骨主治　附方）

豺狼部藝文一

白狼贊　晉郭璞
中山狼傳　闕名

豺狼部藝文二（詩）

捕狼詩　宋陳師道
豺狼部紀事
豺狼部雜錄
豺狼部外編
狐貍部彙考
狐圖
黑狐圖
九尾狐圖
詩經（邶風北風　衞風有狐）
禮記（內則）
爾雅（釋獸）
禮緯（斗威儀）
山海經（南山經　海外東經）
抱朴子（對俗篇）
宋書（符瑞志）
玉曆通政經（白狐）
埤雅（狐）
獸經（元丘校尉）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膽　主治　陰莖氣味　主治　頭主治）

（目主治　發明　鼻主治　脣主治　涎液　主治　四足主治　皮主治　尾主治　雄狐）

（屎　主治　附方）

禽蟲典第七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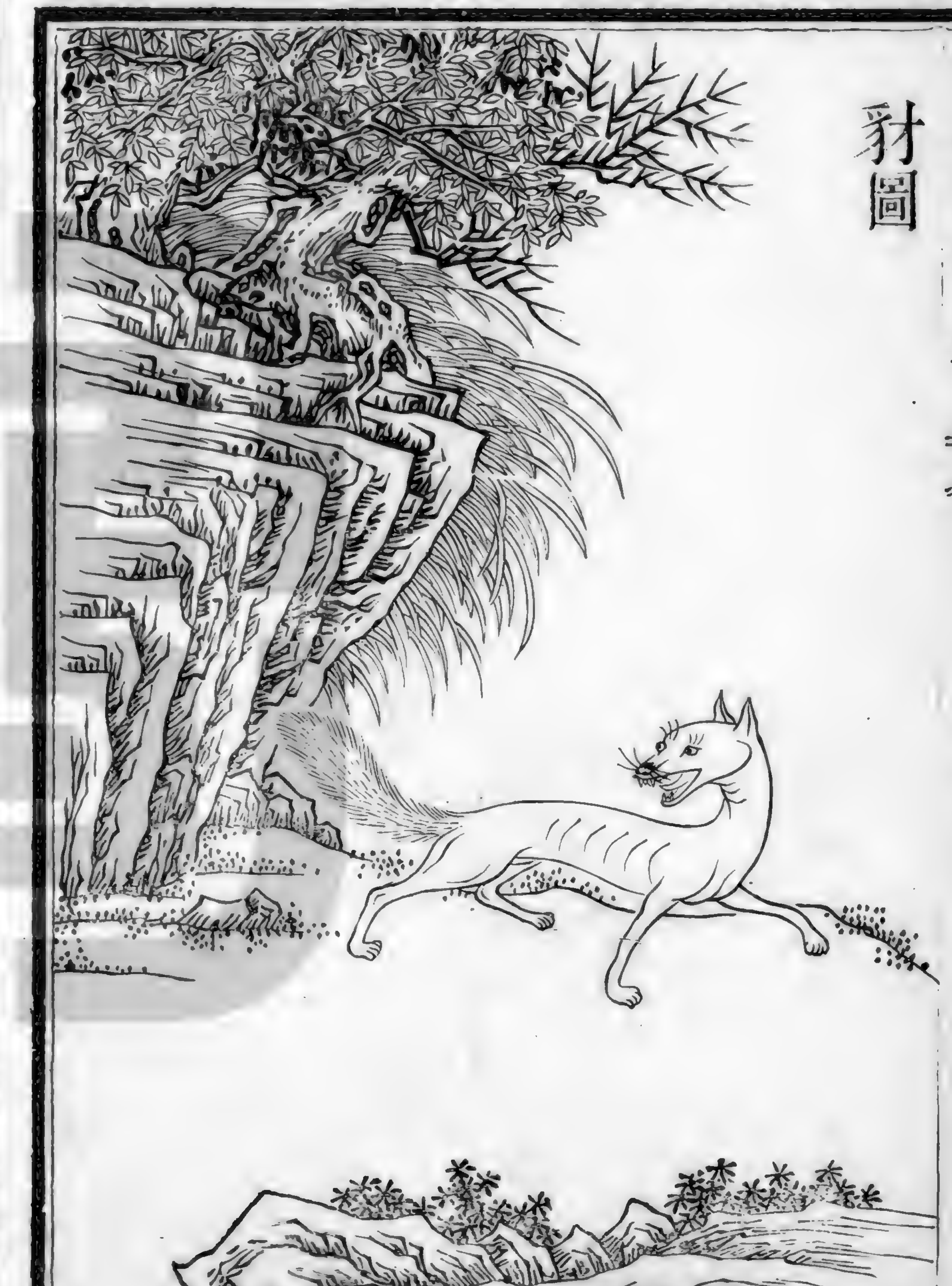
豺狼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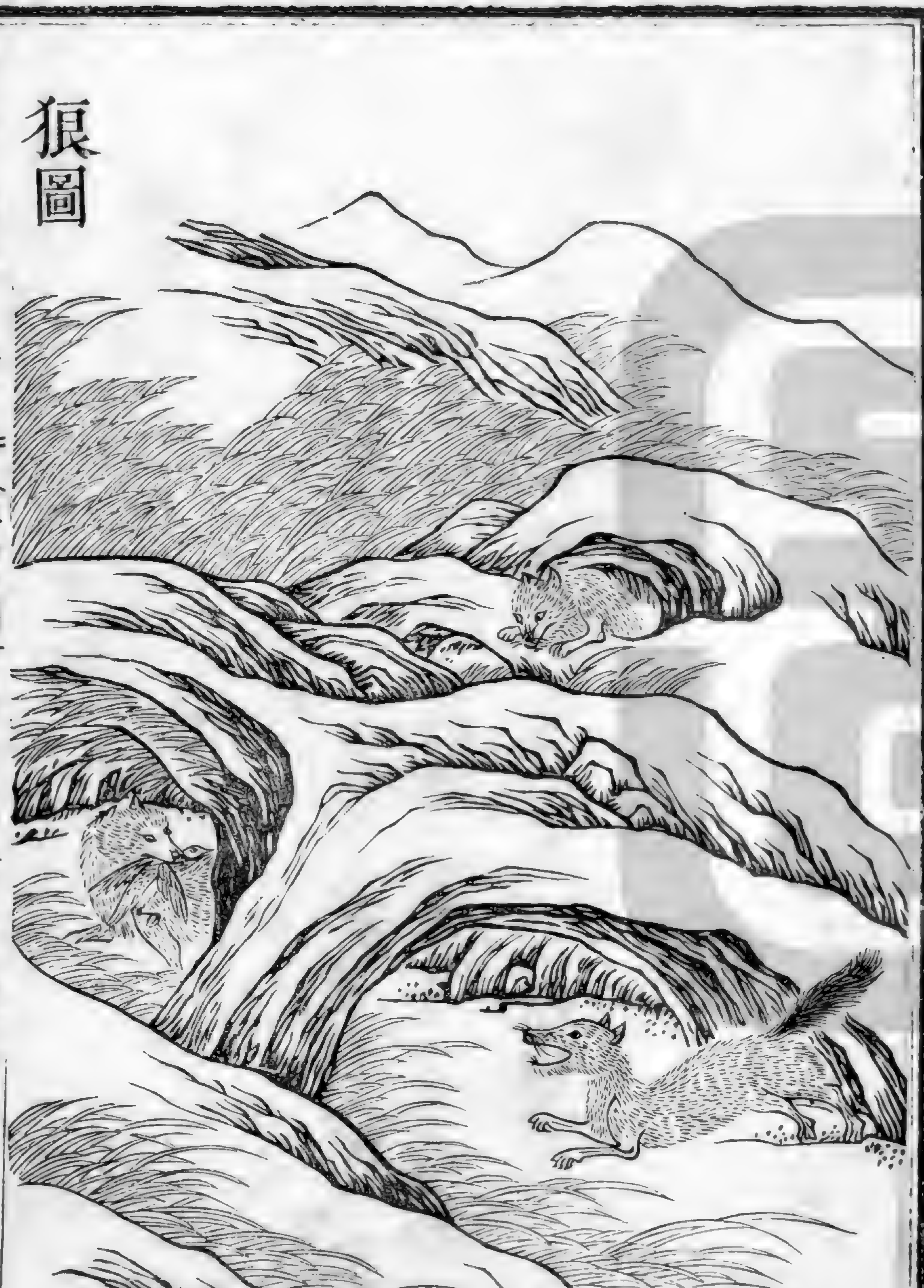
獥（狼子　爾雅）　迅（爾雅）

豺狗（爾雅翼）　毛狗（本草綱目）

豺圖



狼圖



詩經

齊風還

竝驅從兩狼兮（正義）釋獸云狼牡貛牝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朱註）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豳風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朱註）胡頷下懸肉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

小雅巷伯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大全）說文曰豺狼屬狗聲

禮記

月令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疏）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陳註）

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

內則

狼去腸

（註）爲不利人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註）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饘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疏）似漢時膏食以煎膏稻米（陳註）此蓋以滫溲稻米之粉而煎之以膏

周禮

天官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

（訂義）楊謹仲曰疏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溫麋澤獸澤主銷故麋膏散而凉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解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溫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凉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豈山物皆溫而澤物皆凉耶

爾雅

釋獸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疏 此辨狼之種類也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

山海經

西山經

盂山其獸多白狼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大戴禮記

夏小正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抱朴子

對俗篇

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

瑞應圖

白狼

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又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

毛詩陸疏廣要

狼跋其胡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猛捷者人不能制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

華谷嚴氏曰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阱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跲其尾求脫不能喩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又釋文云狼藉草而臥去則其草穢亂故曰爲狼藉也

酉陽雜俎

狼筋狼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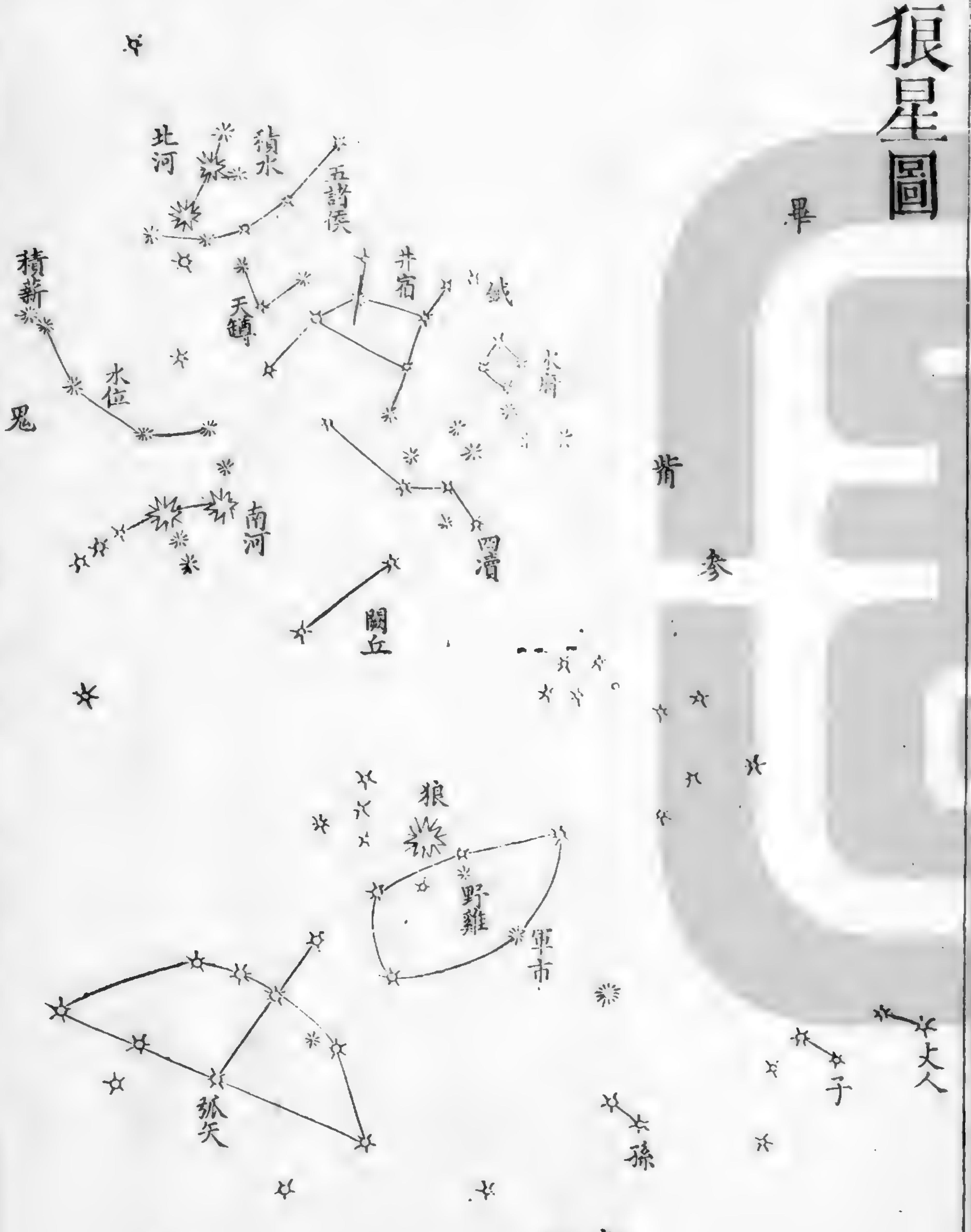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胜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

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狼狽

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狼星圖


畢
觜
參
北河
積水
五諸侯
井宿
鉞
天罇
水府
積薪
水位
鬼
南河
四瀆
闕丘
狼
野雞
軍市
弧矢
丈人
子
孫
老人

狼星圖考

按宋史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芒角動搖則兵起明盛兵器貴移位人相食色黃白爲凶赤爲兵月犯之有兵不戰一曰有水事月食在狼外國有謀五星犯之兵大起多盜彗孛犯之盜起客星守之色黃潤爲喜黑則有憂赤雲氣入有兵

埤雅

豺

釋獸云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豺虎以殺爲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爲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曰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

如巷伯爲是故也然是詩地於四方止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閑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有昊南天也南天者辯察之至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并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爲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而不祭不若豺獺乎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从才狼从艮作也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輙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瘿棗瘤而以狼牙爲柱取其靈智也詩美周公不失其聖正言狼者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靈智有才雖則跋胡疐尾而不能失其猛此周大夫之所以譬

周公也還之詩一章曰並驅從兩肩兮二章曰從兩牡兮三章曰從兩狼兮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也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衞主如此或曰狼駢脅腸直其糞煙直爲是故也內則曰狼去腸豈以此歟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爲狼疾人也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其口體而常以害其身管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則山行詩曰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易野以車爲主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所謂以車爲主也爾雅曰鄭有圃田周有焦護皆易野也故此詩正言焦護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

爾雅翼

豺

豺似狗牙如錐足前矮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

人稱豺狗霜降之日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蓋鱗屬則獺正月祭魚羽屬則鷹七月祭鳥毛屬則豺九月祭獸戮禽古者禽之別大曰獸小曰禽亦曰四足而毛曰獸二足而羽曰禽今豺乃狗類不應捕二足羽應物以小大爲別爾先儒以爲祭與戮禽獸皆殺之但獸殺而陳之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又禽獸初得者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詳戮禽之文在祭獸之後則是當祭之時擇大獸而祭之後乃殺戮餘禽而食之如

云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祭則又殺而不食不應又有戮而不食之事也其祭世以爲祭天而魏蔣濟云豺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然亦非祭天也豺能爲聲故楚穆王豺聲而令尹子上知其忍人也其肉酸不宐食蓋食虎者虎見而畏之且能却物鬽（莫覻切）食豺令大志性麤肉消則定食豺消人脂肉損人神精劉子曰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世傳狗者豺之舅遇

狗輒跪如拜狀獵者不殺豺以爲同聲又南方惡豺作聲向人爲不祥說文漢律能捕豺貀購百錢

狼

狼貪獸之猛聚物不整故稱狼藉又稱粒米狼戾周禮王及五等諸侯之出皆有扶鞭趨避者號條狼氏條滌也謂滌除狼扈道上者狼好積聚也故楚語曰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然是也豺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淮南子曰鴟視而狼顧賈誼曰失時而雨民且狼顧周公之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不失其聖故以狼跋胡疐尾比之股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如織絡之狀盜不可辨者焚狼筋以示之則爲盜者變慄無所容或曰狼筋者菌之類非此獸之筋也還之詩曰並驅從兩肩兮肩者獸三歲也次章曰並驅從兩牡兮牡者獸之父也末章曰並驅從兩狼兮狼謂此也然則前兩章肩與牡爲何獸曰皆狼也爾雅曰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獸三歲曰肩總羣獸之名則獥亦肩矣末章言牝狼則前言牡者狼之牡也始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又末

章從其牝然則牝同猛於牡何爲先牡而後牝蓋鳥之類雄贄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是以羆爲熊之牝而羆猛於熊狼爲貛之牝而狼名獨著而虎猛者稱乳虎蓋其類也古之君左取狼爲裘又食其肉禮記狼臅膏是也狼腸直故作聲諸竅皆沸邊庭候望設狼煙以其直上風吹不斜也今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鷹醜其不墜皆嗷擻而去若箭其駿猛者尤遠蓋是氣烈所發爾

獸經

豺

豺祭以獸其陳也方秋獵候也

爾雅曰豺狗足說文曰狼屬狗聲邢昺爾雅疏曰貪殘之獸月令曰季秋之月豺祭獸戮禽又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埤雅曰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

狼

狼貪獸也貪而有靈

本草綱目

豺釋名

李時珍曰按字說云豺能勝其類又知祭獸可謂才矣故字從才埤雅云豺柴也俗云體瘦如柴是矣

集解

李時珍曰豺處處山中有之狠屬也俗名豺狗其形似狗而頗白前矮後高而長尾其體細瘦而健猛其毛黃褐色而髼鬡其牙如錐而噬物羣行虎亦畏之又喜食羊其聲如犬人惡之以爲引魅不祥其氣臊臭可惡羅願云世傳狗爲豺之舅見狗輒跪亦相制耳

肉氣味

酸熱有毒

孟詵曰豺肉食之損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

皮氣味

熱

主治

蘇恭曰冷痹軟脚氣熟之以纏裹病上卽瘥孟詵曰療諸疳痢腹中諸瘡煮汁飲或燒灰酒服之亦可傳

䘌齒瘡又曰燒灰和酒灌解槽牛馬便馴良附人李時珍曰出總錄治小兒夜啼百法不效同狼屎中骨燒灰等分水服少許即定

狼釋名

李時珍曰禽書云狼逐食能倒立先卜所向獸之良者也故字從良

集解

李時珍曰狼豺屬也處處有之北方尤多喜食之南人呼爲毛狗是矣其居有穴其形大如犬而銳頭尖喙白頰駢脅高前廣後脚不甚高能食雞鴨鼠物其色雜黃黑亦有蒼灰色其聲能大能小作兒啼以魅人野狸尤惡其冬鳴其腸直故鳴則後竅皆沸而糞爲烽煙直上不斜其性善顧而食戾踐藉老則其胡如袋所以跋胡疐尾進退兩患其象上應奎星汪頴曰狽足前短知食所在狼足後短負之而行故曰狼狽

狼筋

陳藏器曰狼筋如織絡袋子又若筋膠所作大小如

鴨卵人有犯盜者熏之卽手脚攣縮因之獲賊也或言是狽胜下筋又言是蟲所作未知孰是李時珍曰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時有狽巾（一作狽筋）狀如大蝸兩頭光帶黃色有段祐失金帛集奴婢於庭焚之一婢臉唇瞤動乃竊器者此卽陳氏所謂狽筋也愚謂其事蓋術者所爲未必寔有是理而羅氏爾雅翼解爲狽胜中筋大於雞卵謬矣

肉氣味

鹹熱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補益五臟厚腸胃塡骨髓腹有冷積者宜食之

膏主治

李時珍曰補中益氣潤燥澤皺塗諸惡瘡

發明

李時珍曰臘月煉淨收之禮記云小切狽臅膏與稻米爲饘謂以狽胷臆中膏和米作粥糜也古人多食狽肉以膏煎和飲食故內則食狽去腸周禮獸人冬

獻狼取其膏聚也諸方亦時用狼之屬牙皮糞而本草並不著其功用止有陳藏器述狼筋疑似一說可謂闕矣今通據飲膳正要諸書補之云

牙主治

李時珍曰出小品諸方佩之辟邪惡氣刮末水服治猘犬傷燒灰水服方寸匕治食牛中毒

喉靨主治

聖惠方云噎病日乾爲末每以半錢入飯內食之妙

皮主治

正要云暖人辟邪惡氣嗉下皮搓作條勒頭能去風止痛淮南畢萬術云狼皮當戶羊不敢出

尾主治

正要云繫馬胷前辟邪氣令馬不驚

屎主治

外臺千金方瘰癧燒灰油調封之又治骨哽不下燒灰水服之

屎中骨主治

千金方云小兒夜啼燒灰水服二黍米大即定又能

斷酒

附方

破傷風狼虎穿腸骨四錢炙黃桑花蟬蛻各二錢爲末每服一錢米湯調下若口乾者不治（經驗方）

豺狼部藝文一

白狼贊

晉郭璞

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鉤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中山狼傳

闕名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驂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

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値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槖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疐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四方實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

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飢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晷日薦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羣至吾

死矣夫紿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二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鉅今老矣不能斂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値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愈饞甚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矣先生

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瞠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羣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犂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硎以待乎卽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求不

兎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强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强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豺狼部藝文二 詩

捕狼詩

宋陳師道

一狼將四子一嶺走千羊意得無前敵時乖闕後防
寧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使烏鳶飽空令豺虎傷

豺狼部紀事

地里志陝西慶陽府有狼乳溝乃稷棄於野狼乳之地後人遂以名溝

國語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天子傳天子射獸得二虎九狼乃祭於先王命庖人熟之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

狼村是其處也

左傳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

洪範五行傳秦時狼入咸陽市

漢書江都易王非傳非薨子建嗣宮人有過縱狼令嚙殺之建觀而大笑

張騫傳大月氏攻殺烏孫王難兜靡奪其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

後漢書五行志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灾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灾息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

林水錄濕水東北逕白狼堆南魏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因名焉

魏書穆崇傳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

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

靈徵志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於成湯之世故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得之而犬戎服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疑）獲之

高車傳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

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隋書五行志武平末幷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突厥傳突厥之先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欻然至於海東止於山

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冊府元龜武德三年七月商州言白狼見

貞觀元年五月豫州言白狼見

二年三月宣州言白狼見

六月郭州言白狼見

九年十一月瀛州獻白狼

十五年四月冀州獻白狼

十六年十月滑州獻白狼

十七年五月懷州獻白狼

十八年五月鄆州獻白狼

二十年二月許州獲白狼

舊唐書五行志永徽中黑齒常之戍河源軍有狼三頭白晝入軍門射之斃常之懼求代將軍李謹代常之軍月餘卒

唐書五行志調露元年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治北霧開如日初耀有白鹿白狼見

張士巖傳士巖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舊唐書程袁師傳袁師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晝夜負土爲墳又葬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有白狼號鳴於墓側詔旌表其門

南部新書武后時遊擊將軍朱佛兒於魏縣長壽鄉界內逢白狼馴狎無懼人意遂繫得送於縣縣令孟神符牒稱崔融爲表賀

酉陽雜俎臨濟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竟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卽狽也

江南野錄嗣主如南都詰旦殿廷忽見有殘獐一脚詢宿衞莫知所以使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歎曰眞鴻儒矣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年彰德境內狼狽爲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豺狼部雜錄

禮記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

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示威猛之衞也

周禮秋官條狼氏（訂義）鄭鍔曰狼之爲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敎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條狼言滌去其狼戾如逐狼也條當爲滌器之滌

陰符經狼犿嚙鶴

文子上仁篇先王之法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

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荀子哀公篇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

韓子揚權篇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有狼入於國

漢書韓安國傳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

易林雉兎之東狼虎所食貪饕凶惡不可止息

養虎牧狼還自賊傷

虎狼結謀相聚爲保思嚼牛羊道絕不通傷我商人

牧羊逢狼雖憂不傷

逐兎驅狼避去不祥

羊驚狼虎聳耳羣聚

狼驚吾馬虎盜我子悲恨自咎

白虎黑狼伏伺山陽遮遏牛羊病我商人

三虎搏狼力不相當如摧腐枯一擊破亡

老狼白駒長尾大狐前顛卻躓進退遇祟

鹿生澤陂豺傷其麑泣血獨哀

虎脫我輿狼取我袍亡馬失財

臭彘腐木與狼相輔

淮南子說山訓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

淮南畢萬術取狼皮以當空戶則羊畏不敢出

揚子法言淵騫篇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後漢書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劉陶傳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

鹽鐵論辭小取大雞廉狼吞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當路君者狼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酉陽雜俎江南無狼

感應類從志狼皮在槽馬不食穀（注）以鼠狼皮挂馬上或云置穀上馬不咬穀也

緗素雜記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

或曰聲名藉甚謂狼藉甚盛也蘇鶚解狼藉者物雜亂之貌狼謂豺狼也藉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者遂其語順也

玉笑零音黃狼不解變天祿

賢奕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狼善視

豺狼部外編

春秋緯湯帝白狼握禹籙

竹書紀年殷商成湯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

宋書王懿傳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

德告飢兒去塡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宋元嘉九年爲鎭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鎭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太平御覽薛延陀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主人不之覺妻與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衆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卽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反走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開元中行次巴西巴西侯邀鋋又令左右邀滄浪君久之有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既坐飲酒命樂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鋋悸而寤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蓋所謂巴西侯也又一狼

所謂滄浪君也

曲沃縣志明崇禎間歲大饑人相食縣東二十里吉璧莊牧豎名蒼者姓失每夙出暮還其妻問曰而夙出暮還顧安所得食乎曰食人妻曰人可食與曰明午且食汝妻驚問故曰前過土地祠見狼皮一偶憩其上忽寢熟既寤變狼不知其爲狼也出而食人傍晩至祠皮蛻復人我亦不知其爲人也泯泯昏昏日復如是明午且食汝汝恐不免雖然吾弗忍詰朝可束芻爲汝狀納豕肚其內汝必無出言畢徑去妻驚甚走告鄰媼且信且否第曰汝試爲之其妻如其言爲備越明日鍵牖以覘動靜日亭午果有一狼躍牖入頻以頭觸牖弗得入轉搏束芻攫食既畢復躍牖出其妻大呼鄰衆鄰衆沓至內有壯者尾其後妻亦隨之至祠見狼方伏地妻猛撲尾絕跋扈載奔自是不復歸舍鄉人後見狼無尾者卽呼其名掉頭去不顧亦不噬迄今父老猶能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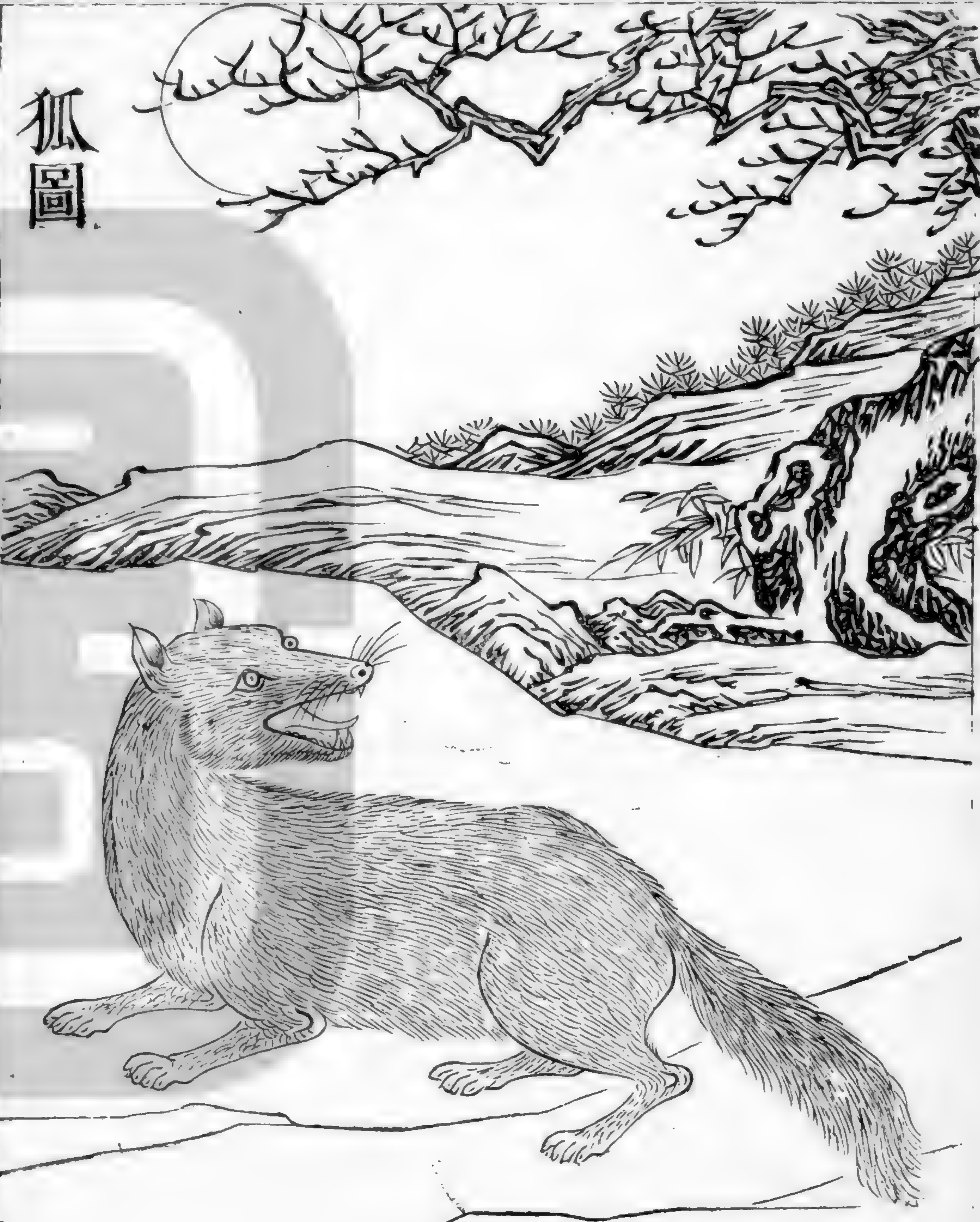
狐貍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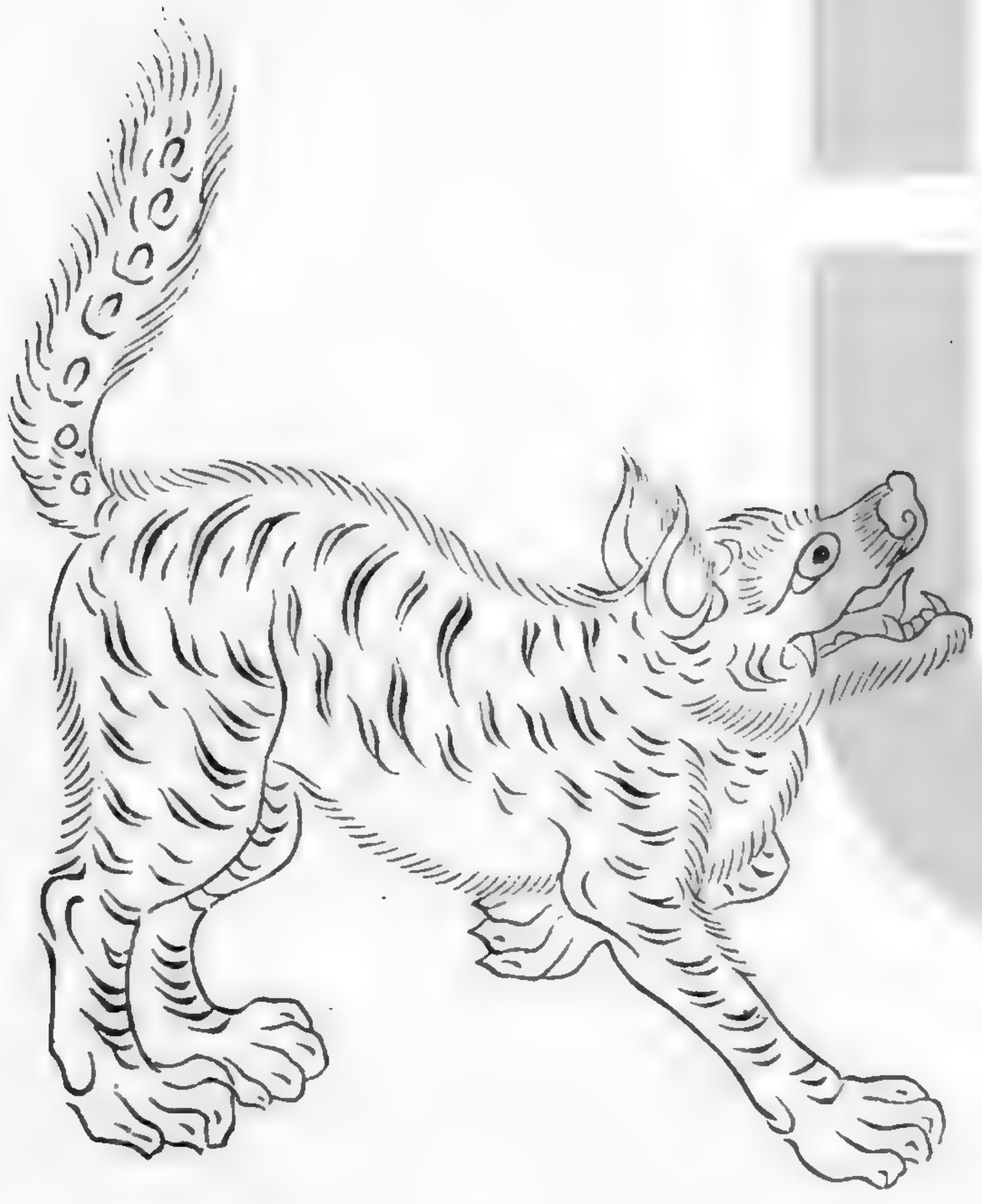
元丘校尉（獸經）　黃狐（本草綱目）

黑狐（本草綱目）　白狐（本草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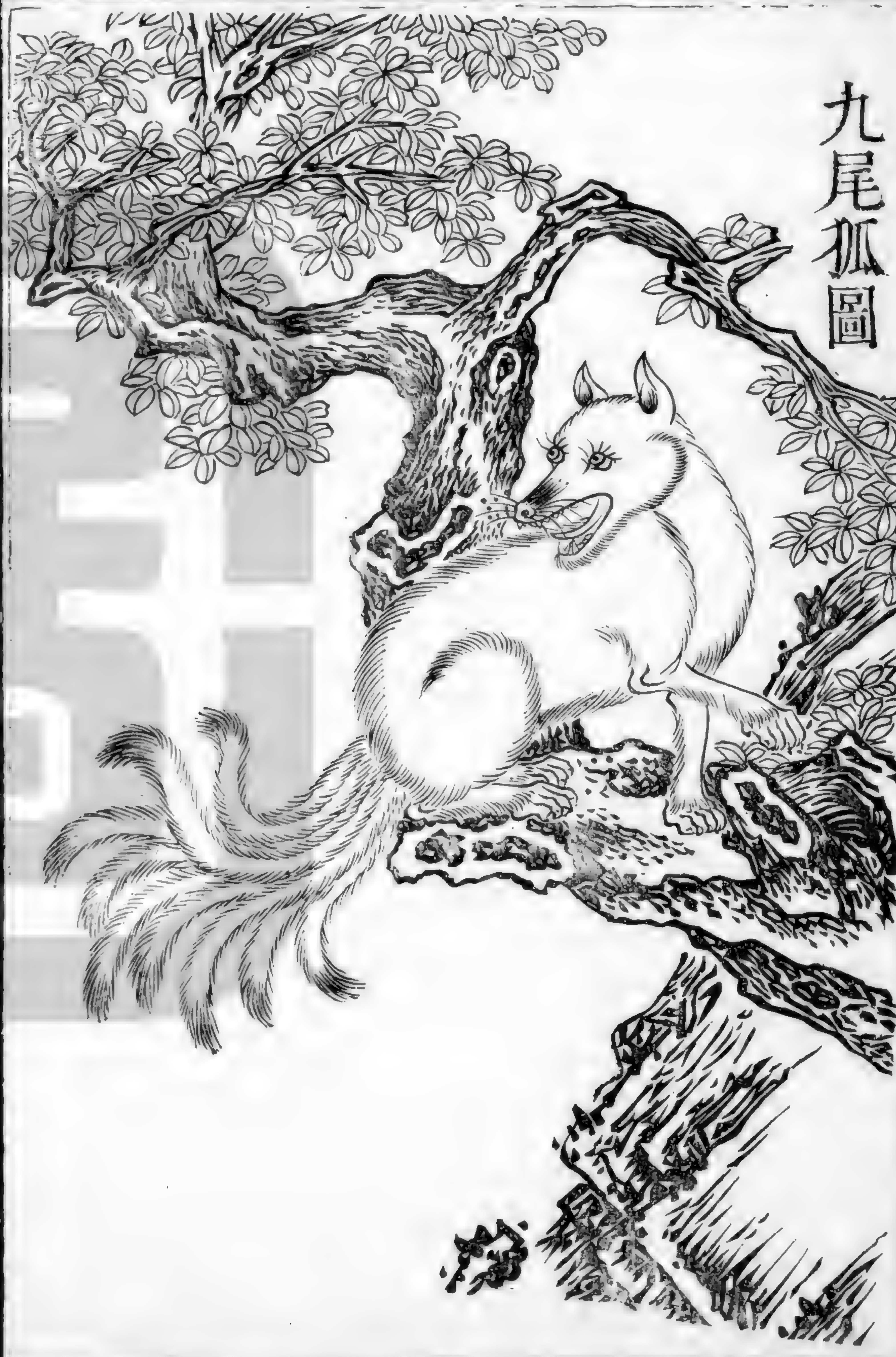
狐圖



黑狐圖



九尾狐圖



詩經

邶風北風

莫赤匪狐

（朱注）狐獸名似犬黃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

衛風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朱注）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

獨行而憂其無裳也（大全）華谷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爲妖魅

禮記

內則

狸去正脊狐去首

注 爲不利於人

爾雅

釋獸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

注 皆有掌蹯

其跡厹

注 厹指頭處 疏 說文云蹯掌也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宣三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是其類也其指頭著地處名厹

禮緯

斗威儀

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至北海輸以文狐

山海經

南山經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郭曰亦有青丘國在海外水經云卽上林賦云秋田於青丘獸卽九尾狐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　任臣案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田俅子曰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傾于色則九尾狐至又曰王法修明三才得所九尾狐至春秋運斗樞云璣星得則狐九尾又王會解青丘狐九尾乃青丘國也兩青丘皆有九尾狐此所未審

海外東經

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

郭曰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征於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卽此類也　任臣案瑞應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方歸之呂氏春秋禹行塗山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

九尾龐龐成王時靑丘貢九尾狐見逸周書

抱朴子

對俗篇

狐貍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

宋書

符瑞志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玉曆通政經

白狐

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埤雅

狐

祅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狐性好疑貈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祭蜡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二章曰黻衣繡裳錦衣狐裘言燕服也黻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袞黻也袞衣謂之黻衣猶袞冕謂之黻冕也襄公能取周地始

爲諸侯受顯服故是詩卒章言袞衣袞衣卽序所謂顯服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所謂雄狐綏綏是也雄狐說者以爲牡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狐君之象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在彼淇厲在彼淇側言狐之爲物在山者也今反在淇梁淇厲淇側則失其常居矣雖失其常居然猶不失其常匹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則曾狐之不若也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彖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濡溺故易正以爲象俚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禮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不曰白狐裘而曰衣狐白者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故傳曰良裘非一狐之腋顏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然則白狐蓋有之矣非常有也說文曰狐从孤省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从孤省也犬性獨狐性孤羊

性羣鹿性麗說文曰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麗旅行也詩曰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則以鹿性旅行故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也毛詩傳曰獸三曰羣二曰友類從曰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狠知虛實虎豹識衝破蓋實卽狐也狠狐搏物皆以虛擊狐从孤省又或以此故也音胡疑詞也

獸經

元丘校尉

狐惡其類鬼所乘也一名元丘校尉千年變淫婦

郭氏元中記曰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性多自稱阿紫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埤雅云狐孤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省或云狐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卽狐也故從孤亦通

集解

陶弘景曰江東無狐狐出北方及益州形似貍而黃善爲魅蘇蘇恭曰形似小黃狗而鼻尖尾大全不似貍蘇頌曰今江南亦時有之汴洛尤多北土作鱠生食之其性多疑審聽故捕者多用罝李時珍曰狐南北皆有之北方最多有黃黑白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亦佳日伏於穴夜出竊食聲如嬰兒氣極臊烈毛皮可爲裘其腋毛純白謂之狐白或云狐知上伏不度阡陌或云狐善聽冰或云狐有媚珠或云狐至百歲禮北極而變化爲男女淫婦以惑人又能擊尾出火或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惟以千年枯木然照則見眞形或云犀角置穴狐不敢歸保鼎曰狐魅之狀見人或叉手有禮或祇揖無度或靜處獨語或裸形見人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有小毒禮記云食狐去首爲害人也

主治

蘇恭曰同腸作臛食治瘡疥久不瘥孟詵曰煑炙食

補虛損及五臟邪氣患蠱毒寒熱者宜多服之蘇頌曰作膾生食暖中去風補虛勞

膽主治

蘇頌曰出續傳信方人卒暴亡卽取雄狐膽溫水研灌入喉卽活移時者無及矣李時珍曰辟邪瘧解酒毒畢萬術云狐血漬黍令人不醉高誘註云以狐血漬黍米麥門冬陰乾爲丸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

陰莖氣味

甘微寒有毒

孫思邈曰有小毒

主治

別錄曰女子絕產陰中痒小兒陰癩卵腫李時珍曰婦人陰脫

頭主治

李時珍曰千金方燒之辟邪同貍頭燒灰傳瘰癧

目主治

李時珍曰破傷中風

發明

李時珍曰狐目治破傷風方見劉氏保壽堂方云神效無比臘月收取狐目陰乾臨時用二目一副炭火微燒存性研末無灰酒服之又淮南畢萬術云狐目貍腦鼠去其穴謂塗穴辟鼠也

鼻主治

李時珍曰狐魅病同豹鼻煑食

脣主治

聖惠方惡刺入肉杵爛和鹽封之

涎液主治

入媚藥

四足主治

李時珍曰痔漏下血

皮主治

李時珍曰辟邪魅

尾主治

日華曰燒灰辟惡

雄狐屎

蘇恭曰在竹木及石上尖頭者是也

主治

別錄曰燒之辟惡蘇恭曰去瘟疫氣蘇頌曰治肝氣心痛顏色蒼蒼如死灰狀如喘息者以二升燒灰和薑黃三兩搗末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甚效千金方療惡刺入肉燒臘月豬脂封之

附方

狐肉羹治驚癇恍惚語言錯謬歌笑無度及五臟積冷蠱毒寒熱諸病用狐肉一片及五臟治淨入豉汁煑熟入五味作羹或作粥食京中以羊骨汁鯽魚代豉汁亦妙（食醫心鏡）

勞瘧瘴瘧野狐肝一具陰乾重五日五更初北斗下受氣爲末粳米作丸菉豆大每以一丸緋帛裹繫手中指男左女右（聖惠方）

鬼瘧寒熱野狐肝胆一具新瓶內陰乾阿魏一分爲末醋糊丸芡子大發時男左女右把一丸嗅之仍以緋帛包一丸繫手中指（聖惠方）

中惡蠱毒臘月狐腸燒末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牛病疫疾恭曰狐腸燒灰水灌之勝獺也

狐膽丸治邪瘧發作無時狐胆一箇硃砂砒霜各半兩阿魏麝香黃丹菉豆粉各一分為末五月五日午時粽子尖和丸梧子大空心及發前冷醋湯服二九忌熱物（聖惠方）

小兒陰腫狐陰莖炙為末空心酒服（千金方）

痔漏反花瀉血者用狐手足一副陰乾穿山甲蝟皮各三兩黃明膠白附子五靈脂蜀烏頭川芎藭乳香各二兩剉細入砂鍋內固濟候乾炭火鍛紅為末入木香末一兩以芫荽煎酒調下二錢日三服屢效（永類鈐方）

鬼瘧寒熱雄狐屎蝙蝠屎各一分為末醋糊丸芡子大發時男左女右手把一丸嗅之

一切惡瘻中有冷瘜肉者用正月狐糞乾末食前新汲水下一錢匕日二服（千金方）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七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狐貍部藝文一

三難　後漢黃憲

九尾狐贊　晉郭璞

田獲三狐賦　唐李咸

狐聽氷賦　楊濤

狐聽冰賦　滕邁

狐死正丘首賦　白行簡

鶻執狐記　李華

狐貍部藝文二（詩）

古塚狐詩　唐白居易

獵狐篇　宋蘇舜欽

狐貍部紀事

狐貍部雜錄

狐貍部外編一

禽蟲典第七十一卷

狐貍部藝文一

三難　後漢黃憲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窟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鼫鼠矯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羝其蠱如廉倏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凪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貍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

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囿羣豝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豝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子其問諸虞人

九尾狐贊

晉郭璞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田獲三狐賦（以田獲三狐吉無不利爲韻）

唐李咸

客有都尉崔公嘗以投筆筮仕遇解九二爻應無何而立功成名遂之來（一作立功異域迨遠之來）相與遠遊而獲三狐公以爲應往者之兆遂爲田獲三狐賦余因應云

放心而適者其在乎遊田徒御自肅鐶鋂相牽指東郊以按轡乘北風以鳴鞭風威初厲鷹隼斯擊英寮訟閑農人務隙分曹命侶榮隨所歷未濟之狐欻起荒陌多疑膽捐虛驚心惕趫材競逐良弓可射算分

銖商遠近乃捨拔而則獲於是長舒遠引自北徂南遇豐草而必陟逢虎穴而爭探車輕輪高羣足趁邅將使蹂躙其十二三爾乃出林莽蹊平蕪歷歷爾見綏綏有狐莫赤其色又腯其膚各挾爾之矢先張爾之弧雖羅空三面而入合四隅終見加其一目遽生擒於僕夫更有七擒七縱乍奔乍逸忽投足於舊丘且守之而勿失俄而獵父焰熾蘊崇烟鬱知隱伏之無所動險中之瞰出搏噬交亂竿投惶瞀罔解狐之終凶扶六二之貞吉得理中之道偕枉直之實且夫平原廣衍何有何無獨茲狐之見獲應君子之筮蓍君子云誰其惟崔公筮蓍伊何當入其仕乎固欲知蔡澤之躍馬而問詹尹以泛梟公侯干城則四方壯士文章經國則一代英儒我章斯銀我綬斯朱安比夫求魚靡餌即鹿無虞哉已而日低嵐岫煙生寒柳韔弓釋弸割鮮縱酒是田也葢以集彼戎事從其羣醜第吾人之讙謠則郢中之能不豈徒焚林竭澤乾池滌藪况夫天誠其馳騁御難其枯朽雖俟俟儦儦或羣或友皆棄之而不受嘻茲狐之無知何雖獸而

似智當其七雄分勢遇楚相以申威九尾來儀感魏君而呈瑞又若腋入珍裘肉登俎味在物斯賤與人爲利利之者以此載詠歌而無愧

狐聽冰賦（以將濟大川慎其所履爲韻）

楊濤

風之壯兮長川凝閉狐之聽兮將往復滯慮陷身之有咎常矚耳而未濟究陰冰之厚薄聽潛溜之微細蹀足將舉故軫墜泉之憂傾首不移酷似枕流之勢豈不以稟心回惑澄思精專欲趑趄以未進恐凝沍之匪堅靑熒在目懾慄臨川躡彼素姿恐有希夷之韻憂其翠瀲忽生步武之前何危疑以立身匪果敢以行己不處其薄豈陷而止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若將墜而常怯致身謂益厚而方敢舉趾且夫冰結也徒稱百丈狐疑也何啻三思顧流音之蔑爾增殺氣以凄其同夫不可陷也曷肯聞斯行之所以汔濟等在梁之固保安同履地之時益由乎懼彼其融處于不磷雖磑磑而罔釋猶兢兢以克慎馮河有志且居安以思危濡尾是憂故易退而難進觀其俯皓

質映清光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不遑審固而或行或止逗撓而若迎若將猜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愼爲意未喩君子之防所以志無堅決狀若虛佇想清流之若驚知素履之有所諒躡虛以爲驚將保全以爲大侯無聞而後行豈遺乎滅趾之害

狐聽冰賦（以堅勁之上審聞始行爲韻） 滕邁

狐出潛穴冰膠廣川俯畾畾而是聽慮峩峩之未堅於是臨渚曲傍河壖疑涓溜之在中龐茸不動審凝沍之徹底雖盱欲前足縮縮而心感貌綏綏而聽專積素之姿逾淨莫赤之容潛映逼嚴凝以矚耳寧憚苦寒思涸沍以投軀必資餘勁若乃煙橫古岸月照空崖寂無人而久聽紛觸物以多疑聆遠吹之颼飀謂波搖岸曲聞殘錚之淅瀝驚溜斷河湄郗曲載移於短步忙懷屢變於妖姿望寒墟之在前庶斯遠矣惑夏頹之不至俯而聽之遠近陰凝淺深風壯念茲道理在此冰上試之以耳猶迴耳之可圖試之以身將退身而何望兄復窮陰慘凜川長難審徵春魚之欲上驗時不同比夏蟲之有疑執心彌甚及夫虛盈

以測厚薄斯分颯爲裘之毛知不可陷低正丘之首惟恐有聞既勃窣而投趾乃凌兢而慎履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芃之軀時行時止是知事欲審於未萌心無妨於若驚儻躡虛以輕進必履險而忘傾則濡尾之憂至溺身之害并異哉一物之智可以階善必聽而配規行者也

狐死正丘首賦（以樂生戀本仁者之心爲韻） 白行簡

狐者微物死乃可珍想彼丘而結戀正茲首以歸仁生也有涯且不忘其本死而無二亦不喪其眞可比德於先哲實聞言於古人原夫委化將終微情有托面淇梁之窟穴目武都之林巒顧慕而首尾不差向背而東西必度死生契闊知歸骨之莫從視瞻無同念舊鄉之可樂矧茲異質蘊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豈不以懷舊誠切戀主至深等太公之於齊終聞返葬比莊舃之去越尚發哀吟想夫溘爾數窮隱然存眄歎青丘之永訣想南山之不見其心懷土望故處以增悲惟首正丘聊向隅而表戀知

其戀本者合於禮戀舊者繼乎情何綏綏之陋質叶仁人之美名觀物化感平生頤指而千羊讓德頭會而百獸慙獰徒觀其首也不同心乎惟懇殊聽氷而表智異含沙而招損正有芃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想其美也合於禮者鄙羵首之牂羊符戀主之良馬觀跂行喙息之類其數則多察樂生念本之徒斯情蓋寡緊茲獸之可奇諒古今而稱之死不擇音嗟逐鹿於往日生而隱霧歎元豹於昔時曷若懷念遠之感軫去故之悲異哉首丘之仁也非衆類之等夷

鶚執狐記

李華

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豈不快哉因讓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于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

狐狸部藝文二（詩）

古塚狐詩　唐白居易

古塚狐妖且老化爲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眞色迷人應過此

獵狐篇　宋蘇舜欽

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

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傍舍雞畜遭橫害晚登陴郢塢呼吸名百怪或爲嬰兒啼或變豔婦態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躭獵若沈瘵遠郊盡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靑鶻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玆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啍嗥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咋巨顙髓血相濡沫喘呌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狐貍部紀事

竹書紀年帝杼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太平廣記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之難

宋書符瑞志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

汲冢周書王會解青丘狐九尾（注）青丘海東地名不令支元獏（注）不令支皆東北夷元獏黑狐也

穆天子傳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元狢焉以祭於河宗

竹書紀年宣王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管子輕重戊篇桓公問于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于齊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于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韓子喻老篇翟人有獻豐狐元豹之皮于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

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中華古今注昔秦始王東巡狩有猛獸突于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漢書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

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論衡遭虎篇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未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見郡國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見甄城又見譙

魏志管輅傳（注）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酉陽雜俎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異苑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晉惠帝時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嘗白日戸自閉二子凱模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遂絕

晉書淳于智傳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韓友傳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戸

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王浚傳浚據幽州有狐據府門翟雉入廳事後浚果敗

涼武昭王李元盛傳元盛子士業爲涼州牧用刑頗嚴繕築不止主簿氾稱諫曰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元年十一月有狐上南門乃者咸安之初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灾之大也將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

搜神後記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帶絳綾香囊

魏書姚興傳時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

異苑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剖腹復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于屋後其夜有狸羣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

胡道洽者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恆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南史顧歡傳歡通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

隋書五行志梁武帝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魏書山偉傳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

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于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

靈徵志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政多不正之徵也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周成王時治致太平而黑狐見

三年五月獲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六月撫冥獲白狐以獻

八年六月徐州獲黑狐以獻

十年三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王者六合一統則見周文王時東夷歸之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德至鳥獸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陽郡獲白狐以獻

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獻白狐狸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獻白狐

永平三年十月白狐見於汲郡

延昌四年四月兗州獻白狐

九月相州獻白狐

閏月汾州獻白狐二

肅宗熈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名諸截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于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肅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獻白狐二

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狐八月光州獻九尾狐

五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

孝靜天平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七月光州獻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獻九尾狐

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

興和三年五月司州獻九尾狐十二月魏郡獻白狐

四年四月瀛州獻白狐二

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以獻上

三年七月瀛州獻白狐二牡一牝一九月西兗州獻白狐

赫連定傳昌弟定小字直獨屈孑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于平凉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薛慶之傳慶之領侍御史遷廷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于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于世

隋書五行志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幷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于北朔直指幷州爲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暠等復亂山東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

開所譖死

唐創業起居注辛卯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縣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元狐

孔氏帖李密卽位狐鳴於旁

冊府元龜武德四年二月白狐見元武門

朝野僉載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冊府元龜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十二月鄭州言元狐見

貞觀十二年十月營州獻元狐

十七年九月鄜州獻白狐

十八年六月辛亥鄭王府獻白狐

唐書五行志神龍中有羣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

五行記唐垂拱初譙國公李崇義男項生染病其妻及女于側侍疾忽有一狐從項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數日項生亡

朝野僉載唐前御史王義方黜萊州司戶參軍去官

歸魏州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術敎義方使野狐義方雖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瓦甓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則裂碎其書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宣室志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坐于堂之前軒見一元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元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于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書五行志乾元二年十月詔百官上勤政樓觀安西兵赴陝西有狐出于樓上獲之

冊府元龜大曆二年三月丁巳河中府獲元狐獻之出示百寮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兎

酉陽雜俎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于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唐書地理志劒南道茂州通化郡土貢狐尾

松州交川郡土貢狐尾

蜀檮杌蜀王建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于寢室建因感疾甚篤

宋史王嗣宗傳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

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

傳講雜記眞宗時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爲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胡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戸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爲立廟則已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輙面敎之嗣宗不受復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勅書令种放有章奏卽附驛使詣闕卽乘驛訴於上前上特命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刻此詩于石置墓傍甚爲榮也

宋史五行志咸平六年十月乙酉有狐出皇城東北角樓歷軍器庫至夾道獲之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聞見後錄宮官盧功裔云宣和末有狐登御座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羣狐震死于巖穴中巖石皆爲碎

淳熙二年江州馬當山羣狐掠人

慶元三年德興縣羣狐入民舍

冷齋夜話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爲居室近崇寧寺因閱華嚴經于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觀世音寶陀山巖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俟過客遊觀比還過永州澹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避暑漫抄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

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萊州府志金明昌間卽墨常見白狐率羣狐戲公署側及胡嵩爲令有惠政偶獵戶獻豹適小女提豹玩弄語獵戶曰汝何不射後園狐獵戶諾之是夜午後小女忽昏眩狂跳如風癇日以爲常家人訊之女曰我前語獵戶射狐狐令我病耳嵩知之以紙硃書曰汝之爲物吾已知汝汝若避吾吾其免汝令女佩之是日果不病明旦有人見白狐率狐下城向東北去其怪遂絕

金史荊王守純傳守純子訛可天興元年二月進封曹王出質于軍前初守純府第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帝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狐貍部雜錄

易經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本義）六五君位餘三陰卽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大全）劉氏曰狐者性柔而情姦晝伏而夜動小人道也

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程傳）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詩經齊風南山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注）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行邪行

豳風七月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小雅何草不黃章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注）芃尾長貌

禮記檀弓狐死正丘首仁也（注）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以狐之白毛皮爲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爲衣加其上使可裼也

士不衣狐白（注）狐之白者少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勃壤用狐

春官巾車漆車藩蔽豻複（訂義）鄭康成曰豻胡犬賈氏曰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

國語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

戰國策魯連謂孟嘗君曰歷險乘危則騏驥不若狐狸

文子上德篇狐不二雌

莊子山木篇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疎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

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公輸篇子墨子曰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

呂氏春秋用衆篇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

史記衞鞅傳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易林鳴鼓逐狐不知跡處

小狐渡水汙濡其尾科得其幾與道合符

逐狐東山水過我前

駕駟逐狐輪掛荊棘

雉方啄粟爲狐所逐

裸裎逐狐爲人歡笑

渡河踰水狐濡其尾

被狐乘龍爲王道東

雄狐綏遺登山崔嵬

江陰水側舟楫破乏狐不得南豹無以北

穴有狐烏坎生蝦蟆象去萬里不可得捕

老狼白駒長尾大狐前顛卻躓進退遇祟

老狐屈尾東西爲鬼病我長女哭涕詘指或西或東

大革易誘

狐濟濡尾來揭得枳

老狐多態行爲蠱怪爲魅爲妖驚我王母終无咎悔

狐鳴室北飢無所食困於空丘莫與同力

狐嘈向城三日悲鳴邑主大驚

三足狐鳴靈鳴督郵

三狐嘷哭自悲孤獨野无所由死於丘室

淮南子人間訓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

主術訓猿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處也

繆稱訓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說山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于澤

淮南畢萬術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新序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

法言問道篇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

寡見篇舉世寒貉狐不亦燠乎

白虎通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者子孫蕃息也於尾者後當盛也

博物志居無近絕溪羣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

匿之處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戌日稱成陽公者狐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喩篇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新論審名篇狐狸二獸因其便合而爲一

觀量篇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

水經注郭緣生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俚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元中記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卽與天通爲天狐

續博物志狐狸類狗

譚子化書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鑒者明鏡無心之故也

搜采異聞錄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

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癸辛雜識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薰犬目卽瞽故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爲所損也

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

元池說林狐之相媚也必先呂（注）以口相接

耄餘雜識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而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狐狸部外編一

春秋緯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酉陽雜俎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

我造彼昌天人之際于茲則行

幽明錄有客詣董仲舒談論微奧仲舒疑之客又云天欲雨仲舒因戲之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卿非狐貍卽其老鼠客化爲老貍而走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耳

神仙傳欒巴爲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名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

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爲一貍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貍亦殺之

風俗通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

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復有火勑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

搜神記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卽爲妻暮輙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

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

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値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

大怒兒出以語師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卽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畻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

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卽無聲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摶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昔僧志元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縠唯著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

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逡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著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夜深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識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恩戴德何可忘也言訖上馬志元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元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元結印口誦眞言振錫大喝曰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爲老狐而

死鮮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異苑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貍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

搜神後記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塚見一老狐蹲塚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

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戸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旣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伸一疋絳剨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訊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伽藍記洛陽大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

槨爲業賃轜車爲事有挽歌者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爲婦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至此秋乃止

王度古鏡記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畱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

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鏡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照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名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狐貍部外編二

禽蟲典第七十二卷

狐貍部外編二

廣異記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卻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云詔書見名不日當至數日勑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逹京

師狐便遁去既至勑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厠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諸君爲貴客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劒砍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爲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爲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便赦云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形抵於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爲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於內學歎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於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刧始壞刧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彌勒何遽下降於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狐幡花旄蓋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

唐麟德時上官翼爲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卽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戶雖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顧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斷終不能制魅

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其杯椀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擣毒藥時秋晩油麻新熟翼令熬兩疊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登令燒毀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室後並皆稱寃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乃爲喉嚨枉殺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縗經者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乾𦠆子唐神龍中盧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元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輩眉鬢皓然著賓幪巾襦袴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

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於天津繁花明於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歎棲遲獨行踽踽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矄黑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却出元堂之外門東有一篋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硃盞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給志靜言其書已爲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復爲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絹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殊無此

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道長夜則兄弟聯牀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某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遂話其事而誇云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文書一帖今見存焉其弟故不信曰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卽擲於讓之前化爲狐矣俄變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責讓之相紿讓之嗟異未幾遂有勑捕內庫被盜貢絹三百疋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挐讓之囊檢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疋讓之越法不能雪卒斃枯木

廣異記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名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眞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

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服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

楊伯成唐開元初爲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坐南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爲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逕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令嫁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爲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爲媿恥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

罵皆爲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於田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而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命追捕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作書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爲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可不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於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爲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紀聞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

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北出城門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門有大塚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塚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塚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諠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

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舁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寃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貞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爲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

廣異記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爲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爲所取宜愼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麪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爲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貲帛雇村人悉持棒尋麪而行初從牕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麪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

唐開元中有焦鍊師修道聚徒甚衆有黃裙婦人自稱阿胡就焦學道術經三年盡焦之術而固辭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來學術今無術可學義不得留焦因欲以術拘留之胡隨事酬答焦不能及乃於嵩頂設壇啓告老君自言己雖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將隳言意懇切壇四角忽有香煙出俄成紫雲高數十丈雲中有老君見立因禮拜陳云正法已爲妖狐所學當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於雲中作法有神王於雲中以刀斷狐腰焦大歡慶老君忽自雲中下變作黃裙婦人而去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開元中行次巴西巴西侯邀鋋又令左右邀元丘校尉久之有一人衣黑曰元丘校尉也既坐飲酒命樂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鋋悸而寤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一狐臥於前蓋所謂元丘校尉也

廣異記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云此又別是一野狐矣

狐亦笑曰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已是弟項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恆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掐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椀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時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

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鄕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甫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壻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聞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爲蜀令冀因其技以禳之旣至道士爲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爲女壻可下錢二千貫爲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儐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疋紅羅五十疋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令顚成人叔父令事高門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

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爲壻絕無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紿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實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爲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衞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爲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也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爲旋風而去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懇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歎嗟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爲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以憂懼恐以

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憊逼令吞符忽爾明悟不復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瀰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曾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厠交流百物飄蕩不得已許之婚期尅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恆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於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云老道士汝何爲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

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殪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爲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旣起以坐具撲狐盛之以大袋乘驛還都元宗視之以爲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於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爲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藉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繫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爲詐己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詣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扃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扃已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寃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

頊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厠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爲二狐而去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罷爲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驩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誡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爲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變爲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絕

集異記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艷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

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卽飾糚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牕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他室乃詐爲女子糚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牕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復騎籠卽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糚飾矣

紀聞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闕素凶爲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

太平廣記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會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昵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糚而出酣飲極歡夜久

而寢其姸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旁有胡人鬻餠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榛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常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

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詰之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與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僮笑曰無之

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追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其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其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轝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游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

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廛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嘗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崟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靑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名因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病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勸請而後

許乃華服玩幷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者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屢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亦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兄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於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製成者崟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爲

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游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轉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亦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亦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皐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以瘞之削木爲記廻覩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

問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殁矣崟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廣異記唐天寶中李萇爲絳州司士攝司戶事舊傳此闕素凶廳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戶必死天下共傳司戶孔子萇自攝職便處此廳十餘日兒年十餘歲如厠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牆人救獲免忽不復見萇大怒罵空中以瓦擲中萇手表弟崔氏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饒鷹犬當大致之俄又擲糞於崔杯中後數日犬至萇大獵獲狡狐數頭懸於簷上夜中聞簷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殺我孃兒欲就司士一飲明日可具觴相待萇云已正有酒明早來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見形影具聞其言萇因與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盡狐累飲三斗

許萇唯飲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禮儀司士可罷狐婆不足憂矣明當送法禳之翌日萇將入衙忽聞簷上云領取法尋有一團紙落萇便開視中得一帖令施燈心席席後乃書符符法甚備萇依行之其怪遂絕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爲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爲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恆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莅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令入堂中悉施牀席寘黯於屋西北陬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己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更忽云諸人皆可飽睡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爲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窻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爲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爲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嬭往者娘子枉爲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

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婚黠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十餘疋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爲女壻言訖不見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爲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甑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明日有十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甑生不與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寫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甑生竟傳其法爲世術士狐初與甑生約不得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元宗固就求之甑生不與竟伏法

靈怪錄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見柏林中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乃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於書袋中而去是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

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與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緘縢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典帖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縗裳入門手執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艱矣數日聞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家本秦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接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轝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搴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

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叫又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遽毀其縗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凶器之具因鳩集餘貲自淮却扶侍且住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足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之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河東記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貨爲韝紲之用馬燧之鎭太原也募能以鷹犬從禽者自良即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

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艮卽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塼塌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艮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重報自艮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艮自艮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能見還必有重報自艮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艮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卽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艮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艮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艮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鎭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艮名氏乃奏曰李自艮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

艮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艮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艮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艮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

宣室志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忘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眞術士具飲食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懇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繫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

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者名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鬬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闃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太平廣記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爲事是日初晴鷹擊拏不中騰沖入雲路簡棲望其

蹤與徒從分頭逐覓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覘之見狐憑几尋讀冊子其旁有羣鼠益湯茶送果栗皆人立拱手簡棲呵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爲異因攜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有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

疾去迴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爲狐馬變爲麞不可及迴車入郭訪此宅知己原在未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

集異記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夜則縱橫逢人不忌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爲然即詣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羈三犬以付焉是夕月

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二犬皆被羈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纔瞑復爲乘跨廣庭蹴蹋犬稍畱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

宣室志唐元和中有計貞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畱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墜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貞既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貞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於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川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因具述從事故人畱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貞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

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貞頗慕之又命家僕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旣而設饌共食竟飲酒數杯而寐明日貞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洎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貞喜而諾之洎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卽話獨孤洎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美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王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王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神仙耶貞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

明年秋授兗州叅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曾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寛罪宥戾使得盡言因欷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貍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讎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閴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會昌解頤錄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

有一女爲妖物所魅來時女即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言笑其去則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鍇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傳記太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嘗以釣魚自適居於東洛萬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兎爲業坤性仁恆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率常於闃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覩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於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中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

初穴於塚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元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弟子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爲少年誘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帚坤見之妖麗冶容至於篇什等體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天桃入京至盤豆館天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爲詩一首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天桃怒目掣鎖躋步上階天桃亦化爲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驚

騰號出館望荊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卽不知所之坤惆悵悲惜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莫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矣

宣室志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語且徵其說

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元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數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色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瑗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

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幷之禆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吏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紙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巵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巵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步爲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巵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三水小牘唐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

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嶽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慼爲意而醉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老而三軍大怒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受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罝罘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寘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極洛陽四旁翥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於山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

直方顧丱僮曰取短皁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韝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之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醉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瞑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眞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閫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問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密

烜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眕豺狼所嘷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欒櫨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自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如何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儻獲託彼彊宗睠以佳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自懷思配君子旣辱

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唯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沈當庭實爲良夜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皁袍見保母詭曰豈有縫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所與遊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啓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從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倀儴趠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諠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

縱轡赴之至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火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燋頭爛額者罥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

朝野僉載唐國子監助敎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爲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煑菜冷兄何來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

見郎殺之明日又來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鬼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眞妹從厠上出來遂擊之妹號叫曰是兒簡不信因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爲野狐而走

廣異記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眞益爲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淸肅甲第顯煥高槐脩竹蔓延連亙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牀延坐少時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鑒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映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敘數十句語深有

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須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鈿絹等物俄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任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夫寶鈿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欣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蠱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顒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顒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訴曰婢等頃爲犬咋今尚遑懼王顒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參軍之地乎顒意是狐乃決意排窻放犬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顒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顒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

蕭時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欻然發狂嚙王逼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卽欲開瘞恐李郞被眩惑不見信今空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顛罪重錮身推勘顛私白云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旣至所由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

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顛遂見免此難

紀聞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頹壞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彊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

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仗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逼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撅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鏁鏁爲之絕狐亦化爲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宏之以爲黃撅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撅者乎既曙乃名吏胥問之

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爲黃撅豈此犬爲妖乎宏之命取之旣至鏁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撅神也君勿害我我當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爲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刼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刼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宣室志唐林景元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兎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岡忽起一兎榛莽中景元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兎匿一墓穴景元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

者木日亥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元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元卽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元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元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元焚之

廣異記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寘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於汝終不令康氏

予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名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灑門戸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氏唐氏愈恐乃廣名僧結壇持呪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爲己功後一日晚齋之後僧坐檻前忽見五色雲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爲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眞佛拜請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通達亦何須久蔬食而爲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

紀聞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

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岌險多櫟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變爲婦人遠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彊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謂豎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自知因與痛擊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過櫟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櫟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欲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四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卽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

北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家子女有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時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呪爲縣送徒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媼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媼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

廣異記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名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皁鵰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

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而怪絕

唐潤州韋叅軍幼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諸韋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以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

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辜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

唐有楊氏者二女幷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

唐河東薛迥與其徒十八人於東都狎娼婦留連數夕各賞錢十千後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婦人躁擾求去數四抱錢出門迥敕門者無出客門者不爲啓鎖婦人持錢尋審至水竇變成野狐從竇中出去其錢亦留

唐辛替否母死之後其靈座中恆有靈語不異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術士在京聞其事因而來觀潛於替否宅後作法入門見一無毛牝野狐殺

之遂絕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遠戍不在母與女獨居忽見菩薩乘雲而至謂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尋當來也村人競往處置適畢菩薩馭五色雲來下其室村人供養甚衆仍敕衆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來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說其事菩薩與女私通有娠經年其兄還菩薩云不欲見男子令母逐之兒不得至因傾財求道士久之有道士爲作法竊視菩薩是一老狐乃持刀入斫殺之

宣室志唐祈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旁謂村民曰妾今日自都城而來困且甚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升車行未三四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人化爲無尾白狐鳴嘷而去

太平廣記唐始豐令張冽疾患魅時有發動家人不能制也恆舒右臂上作呪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鐵杵候冽疾發即自後撞之墜一老牝狐焚於四逼之

衢自爾卽愈也

廣異記唐馮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玠疾魅忽啼泣謂玠曰本圖共終今爲術者所迫不復得在流淚經日方贈玠衣一襲云善保愛之聊爲久念耳玠初得懼家人見悉卷書中疾愈入京應舉未得開視及第後方還開之乃是紙焉

唐賀蘭進明爲狐所媚每到時節狐新婦恆至京宅名起居兼持賀遺及問信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其僕隸皆有續命家人以爲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並眞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挂項緣牆行爲主人家擊殺自爾怪絕焉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不之却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髮

等呂甚惡之呂素有所持利劍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項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爾乃絕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咒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卽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顧謂道士可卽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

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雇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雎陽野狐犬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其下後一夕愛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而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達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乃遽入網乃捧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投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又疑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猪肉炙於瓶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兩臠狐涎沫久之炙與瓶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

每帶之大爲人所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覩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卽奴身也鷹逐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一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騰聽異志錄李令緒卽兵部侍郞李紓堂兄其叔遷授江夏縣丞令緒因往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入見一婢甚有姿態云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丞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兒姪否又云妹有何飲食可致之婢去後須臾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幷向來傳語婢同到云娘子來俄頃間乘四鐶金飾轝僕從二十餘人至門丞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梳雲髻光彩可鑒婢等皆衣羅綺異香滿室令緒避入其婦升堂坐訖謂丞妻曰令緒既是子姪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我姪眞士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

君甚長厚心懷中應有急難於衆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數來每至皆有珍饌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驚云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自假車乘只將女子兩人幷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緒應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逐駞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卽略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東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倉中甚便令緒卽洒掃倉窖爲安置唯逐駞奴知之餘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卽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後數月云厄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渠處置令緒明年合格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牓云我單門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卽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謁者絕矣令緒以此

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人綮謁亦無所得令緒便投刺使君卽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云雖未奉見知君有急難久佇光儀來何晚也卽授館供給頗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歡讌但論時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璿云卽與處置路糧充選時之費便集縣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令緒天下俊秀其生平未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諸公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尠官吏素畏其威自縣令以下贈絹無數十疋已下者令緒獲絹千疋仍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豈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緒買得柑子不與令姑太慳也令緒驚云實買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別又喚令緒迴云時方艱難所將絹帛恐遇盜賊爲之奈何乃曰借與金花將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卽當無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

人令緒恐懼墜馬忽思金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鑑殺賊略盡金花命騎士却掣馳仍處分兵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緒問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令緒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較損報効不輕遂念金花須臾便至具陳其事略見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結一壇焚香爲呪俄頃有一狐甚疥癘縛至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辭令緒令緒云遠勞相送無可贈別乃致酒餚飲酣謂曰既無形跡亦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緒云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嫁爲蘇氏妻遇疾終金花是從嫁後數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爲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餘蔭胡使君即阿郎親子姪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門側役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銳騎救難者是天兵金花要喚不拘多少令緒謝之云此何時當再

會金花云本以姻緣運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令緒惆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

廣異記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於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敎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箜篌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時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見嵇中散不使授人其於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時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

水灌之初得貒貉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容甚美爲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其祿重不能爲怪

奇事記唐長安昝規因喪母又遭火焚其家產遂貧乏委地兒女六人盡孩幼規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今日貧窮如此相聚受飢寒存活終無地也我欲自賣身於人求財以濟君及我兒女如何規曰我偶喪財產今日窮厄失計較爾如此我實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盡飢凍死規方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延入言及兒女飢凍妻欲自賣之意老父傷念良久乃謂規曰我累世家實住藍田下適聞人說君家妻意今又見君言我今欲買君妻奉錢十萬規與

妻皆許之老父翌日送錢十萬便挈規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乃乞食於長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寺門宇華麗狀若貴人宅守門者詰之老父出命規入設食兼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皆死大號泣遂氣絕其老父驚走入且大怒擬謀害規規亦怯懼走出迴顧已失宅所見其妻死於古塚前其塚旁有穴規乃自山下共發塚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爲老狐所買耳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溫飲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湧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後或陰晴往往有人見白龍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臨夜卽哭於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故哭爾人問之何以名狐龍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龍者自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爲龍老父曰此狐也稟西方之正氣而生狐白

邑不與衆遊不與近處狐託於驪山下千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爲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

雲笈七籤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笆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覩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担蒜赴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衞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卽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

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誦道德經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爲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視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以至觸穢神明也

稽神錄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輒靚糚盛服云名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聞簷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

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常獨行既有重齎須得兼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我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皆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符書矣

瑯嬛記曹昊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

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鄰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於青天之中已而老父至向菊附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

陳州志張子和在陳負醫名有老狐變人形求診和曰此獸脈也狐跪告曰我狐精因病來就君醫耳投劑輒愈狐酬以金帛曰此盜得之物不受狐自稱無報告以城將陷宜遷江西以避之和如其言得免於難

昌平州志嘉靖間有隸事州庭者州守使隸沽酒一甕置內衙外因他去及還甕無滴酒甚駭其傍見有若白貓者方鼾臥酒氣襲人隸曰若殆盜吾酒矣縛置甕中封之攜歸家殪之忽甕作人語曰我狐也學道萬年我非易幸無我害隸恚曰酒爲官沽汝今飲我貧何以償狐曰幸出我償以物可乎隸曰可乃出之既出請隸所願隸曰願日得百錢耳狐約而去後

率如約給錢年餘隸醉洩其事遂不復給蓋狐初約令祕否則不可得錢也

辟寒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穽茂林縛鴿於穽上而敞其戶獵者疊樹葉爲衣棲於樹以索繫機竢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穽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節傴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讎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穽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鴿急引索閉穽則一白毳老狐也爲裘比常倍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三七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麋鹿部彙考

鹿圖

麇圖

麈圖

禮記曲禮　月令　內則　少儀

周禮天官　冬官

爾雅釋獸　齸屬

禮緯　斗威儀
春秋緯　運斗樞
山海經　西山經　東山經　中山經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大戴禮記　易本命　夏小正
古今注　鹿角
抱朴子　對俗篇
宋書　符瑞志
述異記　鹿
齊民要術　羹臛法
酉陽雜俎　耶希
緯略　麈
埤雅　鹿　麋　麈
爾雅翼　鹿　麋　麈
瀛涯勝覽　福鹿　神鹿
獸經　鉅鹿侯　麋性　麈統鹿
本草綱目　麋　釋名　集解　麋脂　氣味　主
治　正誤　肉　氣味　主治　發明
茸　修治　氣味　主治　麋角　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骨　主治　皮　主治　附方

鹿釋名　集解　鹿茸修治　發明　氣味
主治　發明　角　修治　氣味　主治　發
明　繆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齒主治
骨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肉氣味　主治　蹄肉氣味　主治　脂主
治　髓　氣味　主治　發明　腦主治　精
主治　發明　血主治　發明　腎氣味　主
治　膽氣味　主治　筋主治　靨主治　皮
主治　糞主治　胎糞主治　附方　茶苜機
釋名　集解　胎中屎主治

正字通　鹿部音釋

禽蟲典第七十三卷

麋鹿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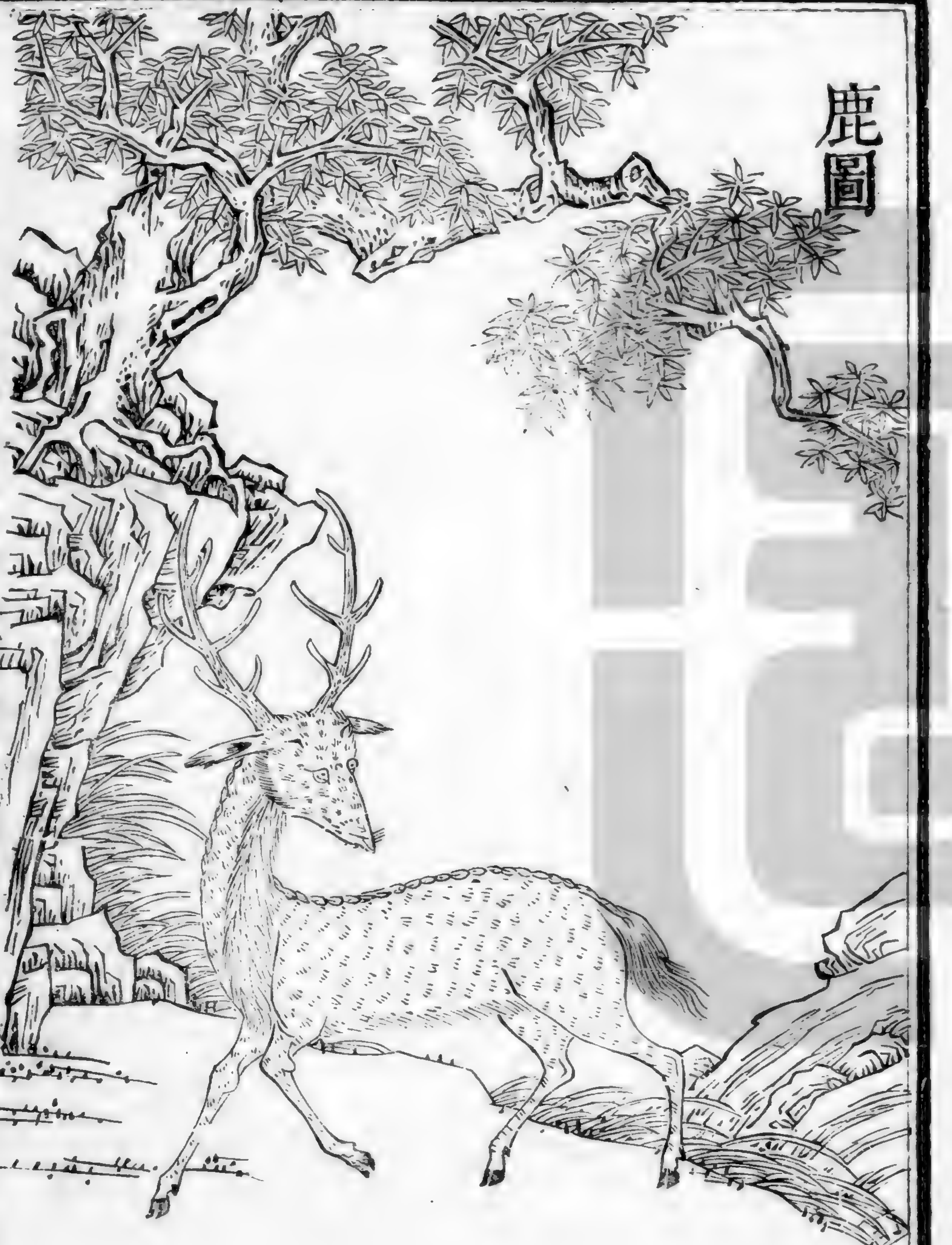
鹿鹿（詩經）
麔（爾雅）
麌（麋子　爾雅）
麚（爾雅）
㲋（附　山海經）
茶苜機（博物志）

麛（鹿子　禮記）
麎（爾雅）
犾（爾雅）
麉（爾雅）
麈（山海經）
蒼鹿（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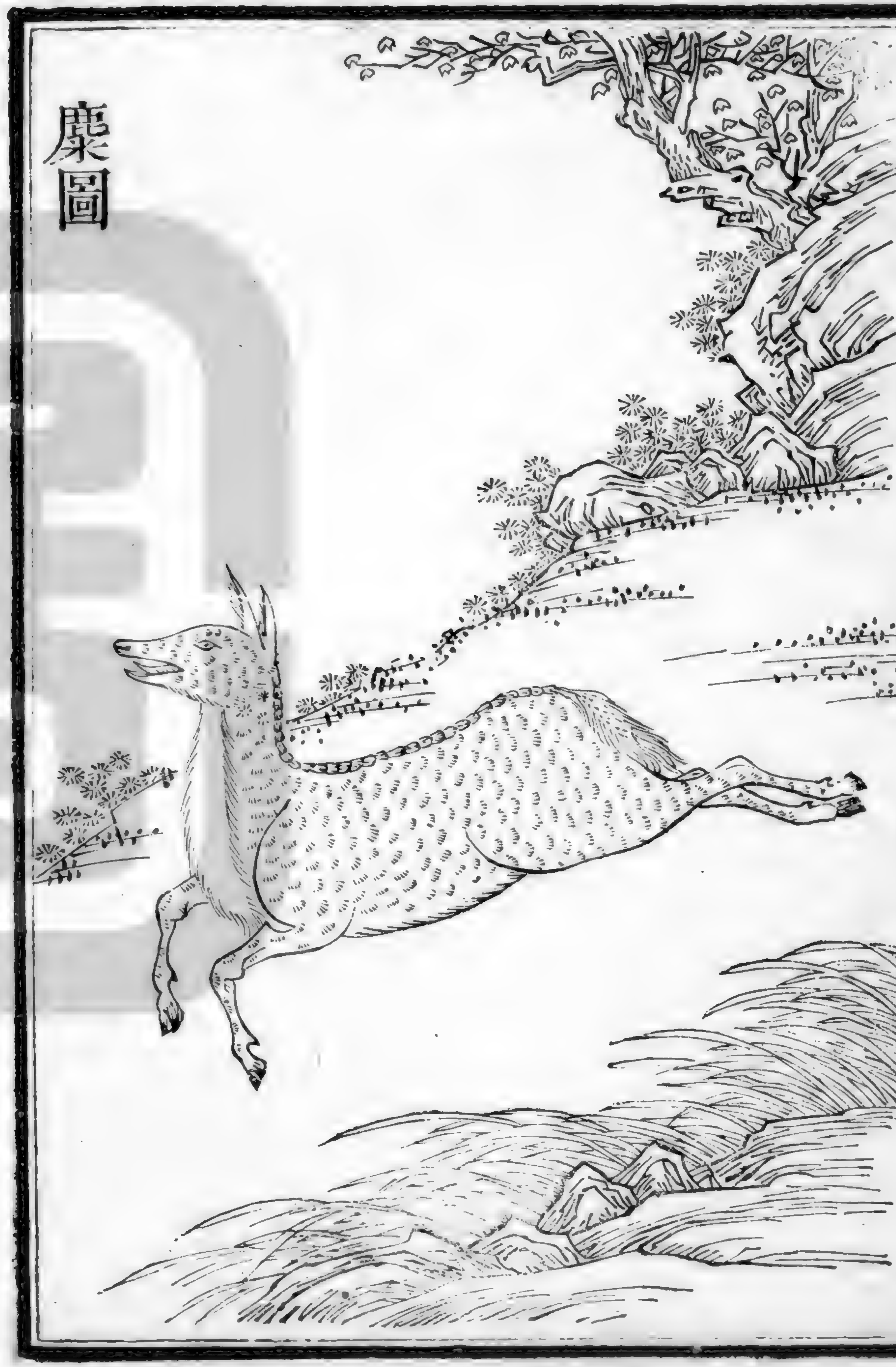
白鹿（述異記）
馬鹿（爾雅翼）
密利迦羅（本草）

元鹿（述異記）
斑龍（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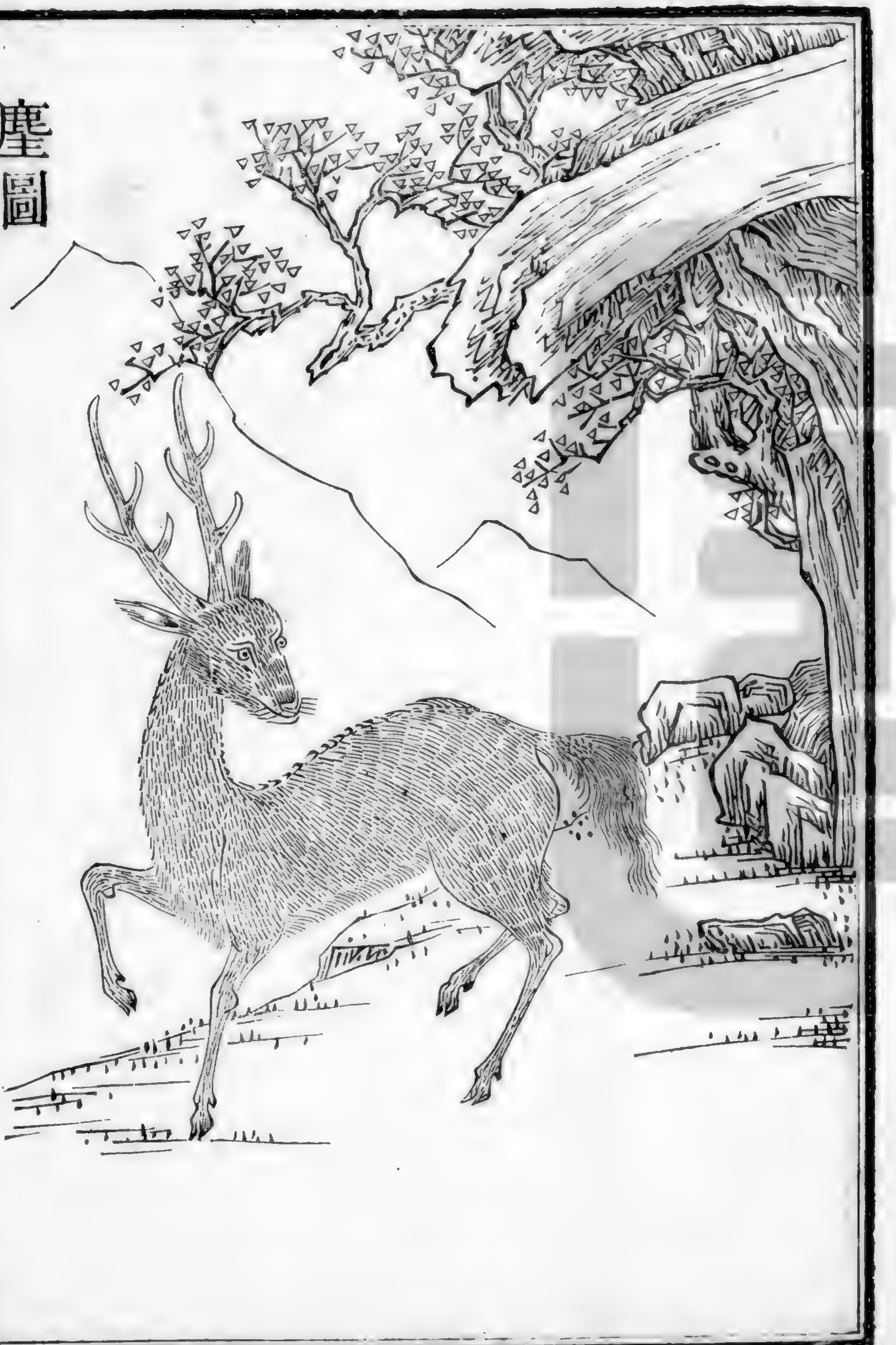
鹿圖



麋圖



麈圖



禮記

曲禮

士不取麛卵

疏 麛乃是鹿子之稱

月令

孟春之月毋麛毋卵

疏 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庖人秋行犢麛是也

仲夏之月鹿角解

大全 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

仲冬之月麋角解

疏 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若節氣早則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

也節氣晚則十二月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內則

麋膚魚醢

（注）麋鹿之大者膚切肉也

麋腥醢醬

（注）麋腥生麋肉也（正義）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腥還以麋醢配之也

秋宜犢麛膳膏腥

（大全）方氏曰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雖犢與麛皆得以嘗之矣

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

（注）皆有軒者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有軒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

弗食鹿胃　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　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古注）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矮者近由此爲之矣菹聶而不切辟雞

聶而切之（正義）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爲齏辟雞是齏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注）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注）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少儀

麋鹿爲菹聶而不切

周禮

天官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

（訂義）楊謹仲曰疏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溫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而凉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解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解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溫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凉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豈山物皆溫而澤物皆凉耶

冬官

弓人凡相膠鹿膠青白

（訂義）王昭禹曰膠或用其皮或用其角鹿用其角

爾雅

釋獸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

注 國語曰獸長麛麇

其跡躔

注 脚所踐處

絕有力狄

疏 此釋麋之種類也說文云鹿屬也冬至解其角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麋總名也其牡者名麔其牝者名麎詩吉日云其麎孔有是也其所生之子名麇其脚跡所踐之處名躔其絕異壯大有力者名狄也 注 國語曰獸長麛麇者此魯語文也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麛麇鳥翼鷇殼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韋昭云鹿子曰麛麋子曰麇是其事也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麖

疏 此辨鹿之種類也說文云鹿解角獸也羣萃善走者也其牡名麚其牝名鹿詩小雅云麀鹿麌麌其跡名速絕有力者名麖

麔麎短脰

注 脰項 疏 脰項也麔麎之獸皆短項

齸屬

麋鹿曰齸

注 江東名咽爲齸齸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

禮緯

斗威儀

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北海輸以白鹿

春秋緯

運斗樞

瑤光散而爲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㲋生鹿

山海經

西山經

西皇之山其獸多麋鹿牸牛

上申之山獸多白鹿

東山經

孟子之山其獸多麋鹿

中山經

煇諸之山其獸多閭麋

閭麋似鹿而大

尸山其獸多麖

麖似鹿而小黑色

荊山其獸多閭麋

女几之山其獸多閭麋麖鹿

綸山其獸多閭麈麢㚟

　㚟似兎而鹿脚青色

美山其獸多閭麈多豕鹿

大堯之山其獸多豹虎麢㚟

琴鼓之山其獸多豕鹿

崍山其陰多麋麈

崌山其獸多麢㚟

風雨之山其獸多閭麋多麈

玉山其獸多豕鹿麢㚟

葛山其獸多麢㚟

朝歌之山其獸多麢麋

卽谷之山多閭麈多麢㚟

暴山其獸多麋鹿麔就

江浮之山其獸豕鹿

柴桑之山其獸多麋鹿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夏至之日鹿角解鹿角不解兵戈不息

冬至又五日麋角解麋角不解兵甲不藏

大戴禮記

易本命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麐麋之屬皆以六月生也

夏小正

十一月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二月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古今注

鹿角

鹿有角而不能觸

抱朴子

對俗篇

虎及鹿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

宋書

符瑞志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

述異記

鹿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元

齊民要術

羹臛法

羌煮法好鹿頭純煮令熟著水中洗治作臠如兩指大猪肉琢作臛下葱白長二寸一虎口細切及橘皮各半合椒少許下苦酒鹽豉適口一鹿頭用二斤猪肉作臛

酉陽雜俎

耶希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爲希

緯略

麈

麋之大者曰麈羣麋隨之皆依麈尾所轉

埤雅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己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名志不忌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爲之蓋取諸此鹿愛其類發於天性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正言魚鹿者言人之與物異類則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鹿見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故也爾雅麋曰其跡躔鹿曰其跡速麕曰其跡解兔曰其跡迒豕曰其跡刻狐曰其跡㕙蓋麋性迷惑故其跡躔而不解麕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躔鹿善決驟故其跡速而不㕙狐善疑疑故其跡㕙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跡刻兔性跳躑故其跡迒今兔將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小爾雅曰鳥之所

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塲詩曰町疃鹿塲言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塲也舊說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故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麋

白虎通曰熊爲獸巧猛麋爲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麋善迷而害稼故周官大夫供麋侯麋言討惑除害也大夫以智帥人故所射如此獸又云冬獻狼夏獻麋者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稼生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是故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月令仲夏曰鹿角解仲冬曰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是也說者以爲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隕角麋角者挾陽之

陰也故應陽而隕角蓋鹿肉食之燠以陽爲體也麋肉食之寒以陰爲體也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角末也故其應陰陽如此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似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之是也藥議曰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用刺麋鹿血以代茸者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生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强精髓也頭者諸陽之會衆陽之聚上鍾於角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爾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腦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

狄中有駝鹿極大而色蒼尻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麈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辟麈以置䄌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氈令氈不蠹蓋蠅點變白麈尾畱紅而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麞鹿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麞鹿輒注視不動因以利刀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麈而古之談者揮焉良爲是也

爾雅翼

鹿

鹿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鹿雖應律然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陶隱居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爾鹿無枝觡角有枝曰觡又獵者云鹿自有無角者名爲麀鹿凡鹿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故喪車鹿

淺褪說者謂以鹿夏皮爲覆苓也古伏羲之世麗皮爲禮按說文集韻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旅行禮麗皮蓋鹿皮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益州人取鹿殺而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䏲（音委）鄭康成說曲禮云國君春畋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又月令孟春云毋麛毋卵以春時先乳特禁之也然周官迹人掌邦田之政令禁麛卵者說者曰此謂四時常禁也注云爲其夭物且害生多里革曰獸長麑䴠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從而予之論語稱孔子素衣麑裘孔叢子曰孔子爲司寇攝相事人歌之曰麛裘之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成周黑齒貢白鹿漢武帝以白鹿皮爲幣

麋

麋與鹿爲友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麋是陰獸情淫而游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今海陵至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又與鹿交魯莊公十七

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古者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麋之牡黠戰國策陳軫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常能知獵者張網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收獵者知其詐僞提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圖虎居前左兕居右麋小國朱輪特畫熊居前寢麋居左右（下疑有闕文）又卿車者也古天子燕射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又許愼云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按鹿子曰麛麋子曰麇羊既用矣則麋鹿亦當用麛麇爲物既小可得而擾也後漢志云廣陵東陽縣多麋注博物志曰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然則謂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麋者豈此地類耶說文麔麋牝者（麔當作牝）麋牝麋也

麈

麈大鹿也其字從主若薦之主焉麈之所在衆從之其尾可用爲拂談者執之以揮言其談論所指衆不易也上林賦云沈牛渚麈麋漢書云粵地山多麈麋麈似鹿而小

瀛涯勝覽

福鹿

阿丹國產福鹿青花白駝鷄福鹿如騾白首白眉滿體細間道靑花如畫

神鹿

三佛齊產神鹿大如巨猪高可三尺短毛猪喙蹄亦如之三跲祇啖草木不近腥物

獸經

鉅鹿侯

鹿愛其類仙所乘也一名鉅鹿侯千年變蒼白

鳥獸草木魚蟲疏曰鹿欲食皆鳴相名志不忌也

麋性

麋性喜澤

麈統鹿

麈統其類

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

本草綱目

麋釋名

李時珍曰陸佃云麋喜音聲班固云麋性淫迷則麋之名義取乎此爾雅云牡曰麔音咎牝曰麎音辰其子曰麇音夭

集解

別錄曰麋生南山山谷及淮海邊十月取之陶弘景曰今海陵間最多千百爲羣多牝少牡李時珍曰麋鹿屬也牡者有角麋似鹿而色青黑大如小牛肉蹄目下有二竅爲夜目故淮南子云孕女見麋而子四目也今獵人多不分別往往以麋爲鹿牡者猶可以角退爲辨牝者通目爲麀鹿矣

麋脂

李時珍曰別錄言十月取脂煉過收用而周禮冬獻狼夏獻麋註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凉以順

時也

氣味

辛溫無毒忌桃李畏大黃

主治

本經曰治癰腫惡瘡死肌寒熱風寒濕痹四肢拘緩不收風頭腫氣通腠理

別錄曰柔皮膚不可近陰令痿李時珍曰治少年氣盛面生瘡皰化脂塗之

正誤

陶弘景曰人言麋一牡輒交十餘牝交畢卽死其脂墮地經年人得之名曰道脂酒服至良夫麋性乃爾婬佚不應痿人陰一方言不可近陰令陰不痿此乃有理蘇恭曰游牝畢卽死者虛傳也遍問山澤人無此說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多食令人弱房發脚氣妊婦食之令子目病

陶弘景曰不可合猪肉雉肉食發痼疾合蝦及生菜

梅李食損男子精氣

主治

孟詵曰益氣補中治腰脚禹錫曰補五臟不足氣

發明

李時珍曰按陸農師云鹿以陽爲體其肉食之燠麋以陰爲體其肉食之寒觀此則別錄麋脂令人陰痿孟詵言多食肉令人弱房及角肉不同功之說亦此意也

茸修治

與鹿茸同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治陰虛勞損一切血病筋骨腰膝酸痛滋陰益腎

麋角修治

雷斅曰麋角以頂根上有黃毛若金線兼旁生小尖色蒼白者爲上孟詵曰凡用麋角可五寸截之中破

炙黃爲末入藥李時珍曰麋鹿茸角今人罕能分別陳自明以小者爲鹿茸大者爲麋茸亦臆見也不若親視其采取時爲有準也造麋角膠麋角霜並與鹿角膠鹿角霜同法又集靈方云用麋鹿角一雙水浸七日刮去皮錯屑以銀瓶盛牛乳汁浸一日乳耗再加至不耗乃止用油紙密封瓶口別用大麥鋪鍋中三寸上安瓶再以麥四周塡滿入水浸一伏時水耗旋加待屑軟如麪取出焙研成霜用

氣味

甘熱無毒

主治

別錄曰治風痺止血益氣力陶弘景曰出彭祖傳中刮屑熬香酒服大益人日華曰酒服補虛勞添精益髓益血脈暖腰膝壯陽悅色療風氣偏治丈夫孟詵曰作粉常服治丈夫冷氣及風筋骨疼痛若卒心痛一服立瘥漿水磨泥塗面令人光華赤白如玉可愛

李時珍曰滋陰養血功與茸同

發明

孟詵曰麋角常服大益陽道不知何因與肉功不同也煎膠與鹿角膠同功茸亦勝鹿茸仙方甚重之蘇恭曰麋茸功力勝鹿茸角煑膠亦勝白膠詳見鹿茸鹿角下日華曰麋角屬陰故治腰膝不仁補一切血病也李時珍曰鹿之茸角補陽右腎精氣不足者宜之麋之茸角補陰左腎血液不足者宜之此乃千古之微祕前人方法雖具而理未發出故論者紛紜又楊氏家藏方治虛損有二至丸兩角並用但其藥性過溫止宜於陽虛寒濕血痹者耳於左腎無與焉孫思邈千金方言麋角丸凡一百一十方惟容成子羔所服者特出衆方之外子羔服之羽化今觀其方比二至丸似可常服並集於下

骨主治

掌禹錫曰虛勞至良煑汁釀酒飲令人肥白美顏色

皮主治

孟詵曰作靴襪除脚氣

附方

麋角丸　補心神安臟腑填骨髓理腰脚能久立聰

耳明目髮白更黑貌老還少凡麋角取當年新角連腦頂者爲上看角根有斫痕處亦堪用蛻角根下平者不堪取角五具或四具三具二具一具爲一劑去尖一大寸卽角長七八寸取刀截斷量把鎊得卽於長流水中以竹器盛懸浸十宿如無長流水處卽於淨盆中滿著水浸每夜易換軟卽將出削去皺皮以利刃刮取白處至心卽止以淸粟米泔浸兩宿初經一宿卽乾握瀝去舊水置新絹上曝乾擇去惡物粗骨皮及鎊不勻者以無灰酒於大磁器中浸經兩宿其藥及酒俱入淨釜中初用武火煮一食久後以文火微煎如蟹目沸以柳木篦徐徐攪不得住手時時添酒以成煎爲度煎時皆須平旦下手不得經宿仍看屑如稀膠卽以牛乳五升酥一片以次漸下後項藥仍以麋角一條炙令黃爲末與諸藥同製之檳榔通草秦艽肉蓯蓉人參兔絲子酒浸兩宿別擣曬乾甘草各一兩右擣爲末將膠再煎一食頃似稀稠粥卽止火少時投諸藥末相和稠粘堪作丸卽以新器盛貯以衆手一時丸如梧子大如粘手著少酥塗手

其服餌之法空腹以酒下之初服二十丸日加一丸加至五十丸爲度日二服至一百日內忌房室服經一月腹內諸疾自相驅逐有微利勿怪漸後泄氣能食患氣者加枳實靑木香各一兩服至二百日面皺光澤一年齒落更生強記身輕若風日行數百里二年令人肥飽少食七十已上服之却成後生三年腸作筋髓預見未明四年常飽不食自見仙人三十下服之不輟顏一定而不變修合時須在淨室中勿令陰人雞犬孝子等見婦人服之尤佳如飲酒食麪口乾眼澀內熱者卽服三黃丸微利之如此一度發動已後方始調暢也（千金）

二至丸　補虛損生精血去風濕壯筋骨用鹿角刮細以眞酥一兩無灰酒一升慢火炒乾取四兩麋角刮細以眞酥二兩米醋一升煑乾慢火炒乾取半兩蒼耳子酒浸一宿焙半斤山藥白茯苓黃芪蜜炙各四兩當歸酒浸焙五兩肉蓯蓉酒浸焙遠志去心人參沉香各二兩熟附子一兩通爲末酒煑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鹽湯任下日二服（楊氏家藏方）

麋角丸　治五瘻皮緩毛瘁血脈枯槁肌膚薄者筋骨羸弱飲食不美四肢無力爪枯髮落眼昏脣燥用麋角屑一斤酒浸一宿大附子生去皮臍一兩半熟地黃四兩用大麥米一升以一半藉底一半在上以二布巾隔覆炊一日取出藥麥各焙爲末以浸藥酒添清酒煑麥粉爲糊和杵三千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用溫酒或米湯送下日二服　一方只用麋角刮屑酥炒黃色五兩熟附子末半兩酒糊丸服

麋角霜丸　補元臟駐顏色用麋角一副水浸七日刮去皺皮鎊爲屑盛在一銀瓶內以牛乳汁浸一日常令乳高二寸如乳耗更添直候不耗用油單紙重密封瓶口別用大麥一斗安在別瓶內約厚三寸上安麋角瓶更用大麥周圍塡實露瓶口不住火蒸一伏時如鍋內水耗卽旋添熱湯須頻看角屑粉爛如麪卽住火取出用細篩子漉去乳焙乾每料八兩附子炮製去皮乾山藥各三兩右爲末蒸棗肉和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用溫鹽酒送下

煉蜜丸亦可（總錄）

麋角丸　彭祖云使人丁壯不老房室不勞損氣力顏色不衰者莫過麋角其法刮爲末十兩用生附子一枚合之雀卵和丸日服二十丸溫酒下二十日大效亦可單熬爲末酒服亦令人不老但性緩不及附子者（彭祖服食經）

鹿釋名

李時珍曰鹿字篆文象其頭角身足之形爾雅云鹿牡曰麚音加牝曰麀音攸其子曰麛音迷絕有力曰麉音堅斑龍名出澹寮方按乾寧記云鹿與遊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得稱龍或以此與梵書謂之密利迦羅

集解

李時珍曰鹿處處山林中有之馬身羊尾頭側而長高脚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則解大如小馬黃質白斑俗稱馬鹿牝者無角小而無斑毛雜黃白色俗稱麀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性喜食龜能別良草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

角外向以防害臥則口朝尾閭以通督脈殷仲堪云鹿以白色爲正述異記云鹿千歲爲蒼又五百歲爲白又五百歲爲元元鹿骨亦黑爲脯食之可長生也沈存中筆談云北狄有駝鹿極大而色蒼黃無斑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茸亦可用

鹿茸修治

別錄曰四月五月解角時取陰乾使時燥

蘇恭曰鹿茸夏收之陰乾百不收一且易臭惟破之火乾大好

雷斅曰凡使鹿茸用黃精自然汁浸兩日夜漉出切焙搗用免渴人也又法以鹿茸鋸作片每五兩用羊脂三兩拌天靈蓋末塗之慢火炙令內外黃脆以鹿皮裹之安室中一宿則藥魂歸矣乃慢火焙乾搗末用

日華曰只用酥炙炒研

寇宗奭曰茸上毛先以酥薄塗勻於烈焰中灼之候毛盡微炙不以酥則火焰傷茸矣

李時珍曰澹寮濟生諸方有用酥炙酒炙及酒蒸焙

用者當各隨本方

發明

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雄遊牝百數至春羸瘦入夏惟食菖蒲卽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得之以索繫住取茸然後斃鹿鹿之血未散也寇宗奭曰茸最難得不破及不出却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故也世以如紫茄者爲上名茄子茸取其難得耳然此太嫩血氣未具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四五寸形如分岐馬鞍茸端如瑪瑙紅玉破之肌如朽木者最善人亦將麋角僞爲之不可不察按沈存中筆談云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以麋鹿茸作一種者疎矣或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此大誤矣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須佐以他藥則有功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筋次之骨最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鹿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至二十餘斤計一日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無速於此雖草木易生亦不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益精髓也

頭者諸陽之會上鍾於茸角豈可與凡血爲比哉

氣味

甘溫無毒

別錄曰酸微溫

甄權曰苦辛麻勒爲之使

孟詵曰鹿茸不可以鼻齅之中有小白蟲視之不見入人鼻必爲蟲顙藥不及也

主治

本經曰治漏下惡血寒熱驚癇益氣強志生齒不老

別錄曰療虛勞洒洒如瘧羸瘦四肢酸疼腰脊痛小便數利洩精溺血破瘀血在腹散石淋癰腫骨中熱疽癢安胎下氣殺鬼精物久服耐老不可近丈夫陰令痿

日華曰補男子腰腎虛冷脚膝無力夜夢鬼交精溢自出女人崩中漏血赤白帶下炙末空心酒服方寸匕壯筋骨

李時珍曰生精補髓養血益陽強筋健骨治一切虛損耳聾目暗眩暈虛痢

發明

李時珍曰按澹寮方云昔西蜀市中嘗有一道人貨斑龍丸一名茸珠丹每大醉高歌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靈丹都謾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朝野遍傳之其方蓋用鹿茸鹿角膠鹿角霜也又戴原禮證治要訣治頭眩暈甚則屋轉眼黑或如物飛或見一爲二用茸珠丹甚效或用鹿茸半兩無灰酒三盞煎一盞入麝香少許溫服亦效云茸生於頭類之相從也

角

蘇頌曰七月采角以鹿年久者其角更好煑以爲膠入藥彌佳

雷斆曰鹿角要黃色緊重尖好者此鹿食靈草所以異衆鹿也

修治

孟詵曰凡用鹿角麋角並截段錯屑以蜜浸過微火焙令小變色曝乾搗篩爲末或燒飛爲丹服之至妙以角寸截泥裹於器中大火燒一日如玉粉也

李時珍曰按崔行功要纂方鹿角粉法以鹿角寸截炭火燒過搗末水和成團以絹袋三五重盛之再鍛再和如此五度以牛乳和再燒過研用

氣味

鹹溫無毒杜仲爲之使

主治

別錄曰治惡瘡癰腫逐邪惡氣留血在陰中除小腹血痛腰脊痛折傷惡血益氣

蘇恭曰貓鬼中惡心腹疼痛

日華曰水磨汁服治脫精尿血夜夢鬼交醋磨汁塗瘡瘍癰腫熱毒火炙熱熨小兒重舌鵝口瘡

孟詵曰蜜炙研末酒服輕身強骨髓補陽道絕傷又治婦人夢與鬼交者清酒服一撮卽出鬼精燒灰治女子胞中餘血不盡欲死以酒服方寸匕日三甚妙

發明

李時珍曰鹿角生用則散熱行血消腫辟邪熟用則益腎補虛強精活血鍊霜熬膏則專於滋補矣

膠修治

別錄曰白膠生雲中煑鹿角作之

陶弘景曰今人少復煑作惟合角弓用之其法先以米瀋汁漬七日令軟煑煎如作阿膠法耳又一法剉角令細入乾牛皮一片卽易消爛不爾雖百年無一熟也

蘇恭曰鹿角麋角但煑濃汁重煎卽爲膠矣何必使爛欲求爛亦不難陶未見耳

孟詵曰作膠法細破寸截以河水浸七日令軟方煑之

雷斅曰采全角鋸開並長三寸以物盛於急水中浸一百日取出刀刮去黃皮拭淨以醶醋煑七日旋旋添醋勿令少歇戌時不用著火只從子至戌也日足角軟如粉搗爛每一兩入無灰酒一鎰煑成膠陰乾研篩用

李時珍曰今人呼煑爛成粉者爲鹿角霜取粉熬成膠或只以濃汁熬成膏者爲鹿角膠按胡濙衞生方云以米泔浸鹿角七日令軟入急流水中浸七日去粗皮以東流水桑柴火煑七日旋旋添水入醋少許

擣成霜用其汁加無灰酒熬成膠用又部以正濟急方用新角三對寸截盛於長流水浸三日刮淨入楮實子桑白皮黃蠟各二兩鐵鍋中水煑三日夜不可少停水少卽添湯日足取出刮淨曬研爲霜韓悉醫通云以新鹿角寸截囊盛於流水中浸七日以瓦缶入水桑柴火煑每一斤入黃蠟半斤以壺掩住水少旋添其角軟以竹刀刮淨擣爲霜用

氣味

甘平無毒

別錄曰溫得火良畏大黃

主治

本經曰治傷中勞絕腰痛羸瘦補中益氣婦人血閉無子止痛安胎久服輕身延年

別錄曰療吐血下血崩中不止四肢作痛多汗淋露折跌傷損

藥性云男子損臟氣氣弱勞損吐血婦人服之令有子安胎去冷治漏下赤白

李時珍曰炙擣酒服補虛勞長肌益髓令人肥健悅

顏色又治勞嗽尿精尿血瘡瘍腫毒

發明

雷斆曰凡使鹿角勝於麋角

蘇頌曰今醫家多用麋茸麋角云力緊於鹿也

李時珍曰蘇東坡良方云鹿陽獸見陰而角解麋陰獸見陽而角解故補陽以鹿角爲勝補陰以麋角爲勝其不同如此但云鹿勝麋麋勝鹿疎矣按此說與沈存中鹿茸利補陰麋茸利補陽之說相反以理與功推之蘇說爲是詳見茸下

齒主治

蘇恭曰治鼠瘻畱血心腹痛不可近丈夫陰

骨氣味

甘微熱無毒

主治

孟詵曰安胎下氣殺鬼精物久服耐老可酒浸服之

孫思邈曰作酒主內虛續絕傷補骨除風

李時珍曰燒灰水服治小兒洞注下痢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九月已後正月已前堪食他月不可食發冷痛白臆者豹文者並不可食鹿肉脯炙之不動及見水而動或曝之不乾者並殺人不可同雉肉蒲白鮠魚蝦食發惡瘡禮記云食鹿去胃

主治

別錄曰補中益氣力強五臟生者療中風口僻割片薄之華陀云中風口偏者以生肉同生椒搗貼正即除之

孟詵曰補虛瘦弱調血脈

李時珍曰養血生容治產後風虛邪僻外臺有鹿肉湯

發明

孫思邈曰壺居士言鹿性多驚烈能別良草止食葛花葛葉鹿葱鹿葯白蒿水芹甘草薺苨齊頭蒿山蒼耳他草不食處必山岡故產則歸下澤饗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藥餌之人久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爲其食解毒之草制諸藥也

陶弘景曰野獸之中麞鹿可食生則不羶腥又非十二辰屬八卦無主且溫補於人生死無尤道家許聽爲補過其餘雖鷄犬牛羊補益於亡魂有愆責並不足食

寇宗奭曰三禮取鹿腊亦取此義且味亦勝他肉

李時珍曰鄒氏言鹿之一身皆益人或煑或蒸或脯同酒食之良大抵鹿乃仙獸純陽多壽之物能通督脈又食良草故其肉角有益無損陶說亦妄耳

頭肉氣味

平

主治

蘇恭曰治消渴夜夢鬼物煎汁服作膠彌善

寇宗奭曰頭可釀酒須於作粢時稍益葱椒

蹄肉氣味

平

主治

孫思邈曰治諸風脚膝骨中疼痛不能踐地同豉汁五味煑食

脂主治

蘇恭曰治癰腫死肌溫中四肢不隨頭風通腠理不可近陰

李時珍曰此乃本經麋脂正文而蘇氏以註鹿脂二脂功或同耶

髓

煉淨入藥

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日華曰治丈夫女子傷中絕脈筋急痛欬逆以酒和服之良同蜜煑服壯陽道令有子同地黃汁煎膏服塡骨髓壯筋骨治嘔吐

李時珍曰補陰強陽生精益髓潤燥澤肌

發明

蘇頌曰髓可作酒唐方多有其法

李時珍曰鹿髓近方稀用者刪繁方治肺虛毛悴酥髓湯用之御藥院方滋補藥用其脊髓和酒熬膏丸

藥甚爲有理白飛霞醫通云取鹿腦及猪骨髓鍊成膏每一兩加鍊蜜二兩鍊勻瓷器密收用和滋補丸藥劑甚妙凡腰痛屬腎虛寒者以和古方摩腰膏薑汁化一粒擦腎堂則暖氣透入丹田如火大補元陽此法甚佳人鮮知之

腦主治

蘇頌曰入面脂令人悅澤

深師云刺入肉內不出以腦敷之燥卽易半日當出

精主治

李時珍曰補虛羸勞損

發明

韓忞曰王師授予鹿峻丸方云鹿稟純陽而峻者天地初分之氣牝牡相感之精也醫書稱鹿茸角血髓大有補益而此峻則入神矣其法用初生牡鹿三五隻苑囿馴養每日以人參煎湯同一切草藥任其飲食久之以硫黃細末和入從少至多燥則漸減周而復始大約三年之內一旦毛脫筋露氣盛陽極却以牝鹿隔苑誘之欲交不得則精洩於外或令其一交

卽設法取其精瓦器收之香粘如餳是爲峻也用和鹿角霜一味爲丸空心鹽酒下大起胎羸虛瘵危疾凡服滋補丸藥用此入鍊蜜和劑絕妙

李時珍曰按老子云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者精之至也峻音子催切赤子陰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爲穩

血主治

蘇恭曰治陰痿補虛止腰痛鼻衄折傷狂犬傷

日華曰和酒服治肺痿吐血及崩中帶下

汪穎曰諸氣痛欲危者飲之立愈

李時珍曰大補虛損益精血解痘毒藥毒

發明

蘇頌曰近世有服鹿血酒者云得於射生者因采捕入山失道數日飢渴將委頓惟獲一生鹿刺血數升飲之飢渴頓除及歸遂覺血氣充盛異人有效而服之者刺鹿頭角間血酒和飲之更佳

李時珍曰近世韓飛霞補益方有斑龍晏法孫氏解痘毒有陰陽二血丸皆古所未知者而沈存中又以

刺血代茸爲非亦一說也

腎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補腎氣

日華曰補中安五臟壯陽氣作酒及煮粥食之

膽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消腫散毒

筋主治

蘇恭曰治勞損絕續

李時珍曰塵沙眯目者嚼爛挼入目中則粘出

髓主治

深師曰治氣癭以酒漬炙乾再浸酒中含嚼嚥汁味盡更易十具乃愈

皮主治

李時珍曰治一切漏瘡燒灰和猪脂納之日五六易

愈乃止

糞主治

經驗云治經日不產乾濕各三錢研末薑湯服立效

胎糞主治

解諸毒

李時珍曰按范曄漢書云冉駹夷出鹿食藥草其胎中麑糞可療毒也

附方

班龍丸治諸虛用鹿茸酥炙或酒炙亦可鹿角膠炒成珠鹿角霜陽起石煅紅酒淬肉蓯蓉酒浸酸棗仁柏子仁黃芪蜜炙各一兩當歸黑附子炮地黃九蒸九焙各八錢辰砂半錢各爲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溫酒下五十丸（澹寮）

鹿茸酒治陽事虛痿小便頻數面色無光用嫩鹿茸一兩去毛切片山藥末一兩絹袋裹置酒罎中七日開瓶日飲三盞將茸焙作丸服（普濟方）

陰虛腰痛不能反側鹿茸炙兎絲子各一兩舶茴香半兩爲末以羊腎二對去膜煑爛搗泥和丸梧子大

陰乾每服三五十丸溫酒下日三服（本事方）

精血耗涸耳聾口渴腰痛白濁上燥下寒不受峻補者鹿茸酒蒸當歸酒浸各一兩焙爲末烏梅肉煑膏搗丸梧子大每米飲服五十丸（濟生方）

腰膝疼痛傷敗者鹿茸塗酥炙紫爲末每服酒服一錢（續千金方）

小便頻數鹿茸一對酥炙爲末每服二錢溫酒下日三服（鄭氏家傳方）

虛痢危困因血氣衰弱者鹿茸酥炙一兩爲末入麝香五分以燈心煑棗肉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飲下三五十丸（濟生方）

飲酒成泄骨立不能食但飲酒卽泄用嫩鹿茸酥炙肉蓯蓉煨一兩生麝香五分爲末陳白米飯丸梧子大每米飲下五十丸名香茸丸（普濟方）

室女白帶因衝任虛寒者鹿茸酒蒸焙二兩金毛狗脊白斂各一兩爲末用艾煎醋打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溫酒下五十丸日二（濟生）

服鹿角法鹿角屑十兩生附子三兩去皮臍爲末每

服二錢空心溫酒下令人少睡益氣力通神明（彭祖）

腎消尿數鹿角一具炙搗篩溫酒每服方寸匕日二（外臺）

骨虛勞極面腫垢黑脊痛不能久立血氣衰憊髮落齒枯甚則喜唾用鹿角二兩牛膝酒浸焙一兩半爲末煉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酒下（濟生）

腎虛腰痛如錐刺不能動搖鹿角屑三兩炒黃研末空心溫酒服方寸匕日三（肘後方）

兩腰脊痛不能轉側鹿角五寸燒赤投二升酒中浸一宿飲（梅師方）

婦人腰痛鹿角屑熬黃研酒服方寸匕日五六服（楊氏產乳）

妊娠腰痛鹿角截五寸長燒赤投一升酒中又燒又浸如此數次細研空心酒服方寸匕（產寶）

產後腹痛血不盡者鹿角燒研豉汁服方寸匕日二（子母祕錄）

妊娠下血不止鹿角屑當歸各半兩水三盞煎減半頓服不過二服（普濟方）

胎死腹中鹿角三寸匕煑葱豉湯和服立出（百一方）

墮胎血瘀不下狂悶寒熱用鹿角屑一兩爲末豉湯服一錢日三須臾血下（聖惠方）

胞衣不下鹿角屑三分爲末薑湯調下（產乳）

產後血暈鹿角一段燒存性出火毒爲末酒調灌下即醒（楊拱醫方摘要）

婦人白濁滑數虛冷者鹿角屑炒黃爲末酒服二錢（婦人良方）

筋骨疼痛鹿角燒存性爲末酒服一錢日二

食後喜嘔鹿角燒末二兩人參一兩爲末薑湯服方寸匕日三（肘後方）

小兒噦疾鹿角粉大豆末等分相和乳調塗乳上飲之（古今錄鑑）

小兒瘧疾鹿角生研爲末先發時以乳調一字服（千金方）

小兒滯下赤白者用鹿角灰髮灰等分水服三錢日二（千金方）

小兒重舌鹿角末塗舌下日三（姚和衆方）

小兒流涎脾熱也鹿角屑末米飲服一字（普濟方）

面上皯皰鹿角尖磨濃汁厚塗之神效

面上風瘡鹿角尖磨酒塗之（聖惠）

咽喉骨哽鹿角爲末含之嚥津（斗門方）

蹉跌損傷血瘀骨痛鹿角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竹木入肉不出者鹿角燒末酒和塗上立出久者不過一夕（千金方）

蠼螋尿瘡鹿角燒末苦酒調服（外臺）

五色丹毒鹿角燒末猪脂和敷（肘後方）

發背初起鹿角燒灰醋和塗之日五六易（千金方）

乳發初起不治殺人鹿角磨濃汁塗之幷令人嗍去黃水隨手卽散（梅師方）

吹奶掀痛鹿角末炒黃爲末酒服二錢仍以梳梳之（唐氏經驗方）

下注脚瘡鹿角燒存性入輕粉同研油調塗之（集要）

癤毒腫毒鹿角尖磨濃汁塗之甚妙（瀕胡方）

癰疽有蟲鹿角燒末苦酒和塗磨汁亦可

妖魅貓鬼病人不肯言鬼以鹿角屑擣末水服方寸

匕郎言實也（錄驗）

異類有情丸韓氏醫通云此方自製者凡丈夫中年覺衰便可服餌蓋鹿乃純陽龜虎屬陰血氣有情各從其類非金石草木比也其方用鹿角霜治法見上龜板酒浸七日酥炙研各三兩六錢鹿茸燻乾酒洗淨酥塗炙研虎脛骨長流水浸七日蜜塗酥炙各二兩四錢水火煉蜜入豶猪脊髓九條擣丸梧子大每空心鹽湯下五七九九十丸如厚味善飲者加猪膽汁一二合以寓降火之義

盜汗遺精鹿角霜二兩生龍骨炒牡蠣鍛各一兩爲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鹽湯下四十丸（普濟）

虛勞尿精白膠二兩炙爲末酒二升和溫服（外臺）

虛損尿血白膠三兩炙水二升煮一升四合分服（外臺）

小便不禁上熱下寒者鹿角霜爲末酒糊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溫酒下（普濟）

小便頻數鹿角霜白茯苓等分爲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鹽湯下（梁氏總要）

男子陽虛甚有補益（方同上）

湯火灼瘡白膠水煎令稠待冷塗之（斗門方）

老人消渴鹿頭一箇去毛煮爛和五味空心食以汁嚥之（鄙事）

面上皯皰鹿脂塗之日再（聖惠方）

鹿髓煎治肺痿咳嗽傷中脈絕用鹿髓生地黃汁各七合酥蜜各一兩杏仁桃仁各三兩去皮炒酒一升同搗取汁先煎杏仁桃仁地黃汁減半入三味煎如稀餳每含一匙嚥下日三（聖惠）

斑龍晏用馴養牡鹿一二隻每日以人參一兩煎水與飲將滓拌土產草料米豆以時喂之勿雜他水草百日之外露筋可用矣晏法夜前減其食次早將布縛鹿於牀首低尾昂令有力者抱定前足有角者執定角無角者以木囊頭拘之使頭不動用三稜針刺其眼之大眥前毛孔名天池穴以銀管長三寸許插向鼻梁坐定咂其血飲藥酒數杯再咂再飲以醉爲度鼻中流出者亦可接和酒飲飲畢避風行升降工夫爲一晏也用生肌藥敷鹿穴養之月可一度一鹿可用六七年不拘男女老少服之終身無疾而壽乃

仙家服食丹方二十四品之一也藥酒以八珍散加沉香木香煑之

陰陽二血丸治小兒痘瘡未出者稀已出者減用鹿血兎血各以青紙盛置灰上曬乾乳香沒藥各一兩雄黃黃連各五錢硃砂麝香一錢爲末鍊蜜丸綠豆大每服十丸空心酒下兒小者減之（孫氏集效方）

腎虛耳聾用鹿腎一對去脂膜切以豉汁入粳米二合煑粥食亦可作羹（聖惠方）

骨鯁鹿筋漬軟搓索令緊大如彈丸持筋端吞至鯁處徐徐引之鯁著筋出（外臺）

茶苜機釋名

李時珍曰茶苜機音蔡茂機番言也出博物志舊本訛作茶苜機又作余義亦茶苜之訛也

集解

陳藏器曰按張華博物志云茶苜機出永昌郡是兩頭鹿名也似鹿兩頭其胎中屎以四月取之范曄後漢書云雲陽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陽南郡熊舍山卽余義也李時珍曰按盛

弘之荆州記云武陵郡雲陽山點蒼山產兩頭獸似鹿前後有頭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或見之段成式雜俎云雙頭鹿矢名耶希夷人謂鹿爲耶謂屎爲希按唐韻屎字又音希即此義也

胎中屎主治

陳藏器曰敷惡瘡蛇虺毒

正字通

鹿部音釋

麀音攸說文牝鹿也曲禮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唐李敬業討武曌檄致吾君之聚麀言武氏經事太宗出爲尼高宗內之後宮爲昭儀廢王皇后立爲后也說文从牝省六書故象其下有子與牝同精蘊作麀象無角形剛柔之別也二說並泥說文重文作麢亦泥今不從

麌麌字之譌舊註鹿子與麌註近音襖夭與麌音近从犬無夭音益信其誤

麌音夭爾雅麋其子麌管子不夭麛麌又張衡西京賦逞欲畋魰效獲麛麌摎蓼泮浪乾池滌藪古巧有

二韻通

⿸鹿夫麌字之譌舊註音夫鹿屬誤

⿸鹿胥舊註見劉子政請雨華山賦音義無考按⿸鹿胥必傳寫之譌與蜀都賦⿸鹿與鹿麝麌譌作⿸鹿雨同六書鹿部無⿸鹿雨字本請雨字反从鹿作⿸鹿胥並言鹿字反从雨作⿸鹿雨義難通其爲謬誤甚明舊本雨部⿸鹿雨鹿部⿸鹿胥宜刪

⿸鹿菐俗字舊註音僕鹿相隨也誤

⿱霝鹿俗麢字舊註重出誤分爲二篇海類編作麢音靈鹿也尤誤

麠音京大鹿也山海經尸山獸多麖註似鹿而小黑色與鹿類同

⿸鹿與音餘說文似鹿而大一說似鹿而大不必別作⿸鹿與此贅文也

麛音麋鹿子禮內則秋宜犢麛膳膏腥又凡獸子初生皆曰麛曲禮士不取麛卵韓愈猛虎行子食赤豹麛六書故鹿胎也凡孕獸曰麛按此說誤

⿸鹿迷舊註音迷鹿迹一曰鹿媒按爾雅鹿其迹速說文⿸鹿速訓鹿跡無从迷作⿸鹿迷者迷即速之譌因形相近而

誤訓鹿跡當从𪋻

麛麞字之譌舊註音必鹿子按爾雅鹿子無麞名

𪋻音速說文鹿跡也爾雅作速

麈麈字之譌舊註音生泥篇海獸似鹿又鹿二歲並誤

麋麋字之譌舊註音坌牡麋又牝麋按山海經有獸曰類自爲牝牡它獸不盡然同一麋也牡則非牝牝則非牡未有兼牝牡如類者信如舊註猶言麞邊是鹿鹿邊是麞也

麈音主說文麋屬唐本說文曰大大力一角六書故似鹿而大尾可爲拂辟塵

麠麈字之譌舊註音桓獸似鹿誤

麕麕字之譌舊註音因牝鹿誤

麈音圭說文鹿屬

麀俗字舊註音流鹿屬非

麛俗字舊註音取小鹿誤

𪋃音挺鹿走貌

麙譌字舊註音苑汎云鹿也誤

麛舊註音昆況云鹿屬按麛麑皆訓鹿屬無稽一說麑卽麑之譌

麑音倪鹿子與麛通集韻麛或作麑讀若迷義同師子名後猊見穆天子傳或作貎爾雅狻麑如虦貓食虎豹說文狻麑獸名並當从猊麑專指鹿子言不宜與狻猊例訓正韻闕猊麑註云一曰狻麑亦作猊合爲一誤舊註引正譌別作猊非九誤

麔麐字之譌舊註音諸鹿類誤

䴨尼亂切暖去聲說文鹿麛也讀若偄弱之偄韻會小補贅作麜

麀麂字之譌舊註音己鹿二歲曰麀又音似並非

麂舊註音完鹿三歲按鹿生山林與家畜馬牛別安能察其生爲何年定其年爲幾歲旣紀年則自一二三歲後皆當有以名之何獨一二歲曰麀曰麈曰麠三歲曰麂餘皆無名也

麍舊註同麀一說與呦音義同因鹿鳴呦呦作麍字亦俗書也

麎音辰爾雅麋牝麎又震韻音愼義同周禮大司馬

大獸公之註獸五歲曰愼亦作麎按此說泥今不從

䴧音威鹿乾肉一曰鹿之美者

䴢譌字舊註音追鹿二歲引揚雄蜀都賦䴢鹿不行

並非麈鹿䴢皆訓鹿二歲故知其譌揚賦不足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四卷目錄

麋鹿部藝文一

白鹿頌　吳薛綜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梁劉孝威

白鹿賦　唐虞世南

潞河逐鹿賦（并序）　潘炎

三戒（錄一）　柳宗元

上林白鹿賦　蕭昕

白鹿夾輈賦　許季同
上林白鹿賦　李蒙
由鹿賦（并序）　呂溫
鹿賦　宋吳淑
馴鹿賦　金李俊民
白鹿賦　明田藝蘅
代初進白牝鹿表　徐渭
代再進白鹿表　前人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前人

麋鹿部藝文二（詩）

鹿　唐李嶠
虞獲子鹿詩（有序）　韋應物
述園鹿詩　前人
山中玩白鹿詩　施肩吾
觀鹿　賈島
鹿亭詩　皮日休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黃滔
馴鹿詩　宋歐陽修

仙都山鹿詩　蘇軾
白鹿詩　蘇轍
玉麈尾　謝翺
呦呦　林逋
鹿牏　元王惲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酬惟喬惠鹿　明薛蕙

麋鹿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七十四卷

麋鹿部藝文一

白鹿頌　吳薛綜

皎皎白鹿體質馴良其質皎曜如鴻如霜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梁劉孝威

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白鹿賦　唐虞世南

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於名都旣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毫應圖宴嘉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流名典謨

潞河逐鹿賦（并序）

潘炎

景龍二年八月帝逐鹿於潞河惟河也深三丈闊倍之鹿迫而入水因鞭而逐之水不及韉應弦獲鹿後騎入者溺焉賦曰

大君于田兮巷無居人四鍭如樹兮六轡旣均定命騎而百靈奔命騰雨師而四野清塵鳴獸駭殫川原飛伏事非定霸不求陳寶之雞位在至尊故取中原之鹿驚而決驟鳴不擇音將投身以赴水非順命而前禽駭浪溢湧揮鞭電爍烏號滿月而方開驌足撇波而巨躍乘流旣濟赫怒中止斃駭鹿之一發振驚弦而未已洞胷絕系左角右掎雖復驅兩豣而獲五豵發小豝而殪大兕皆平陸之常事曾以踰此誰謂河廣一馬馳之大人將興靈感若茲諒神明之所輔何後乘之可追從此繼天而作主元元日用而不知

三戒（錄一）

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使勿動稍使麋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上林白鹿賦

蕭昕

大哉聖德望之如雲苑囿期廣動植惟分匪狙獷之獝狘將煦育於氤氳伊生靈之遂性實咸若於吾君爲白鹿之呈瑞時或友而或羣夫其充牣禁苑喜樂王國庇豐草而擇音感食苹而懷德奮角觡以共觝豢珪璋而混邑將攸處以寢興非挺走而畏逼既而

濯濯不羣呦呦慕類狎威鳳以來格侶騶虞而必萃笑元豹以深藏哂飛黃而遠致貞姿麌麌若皓鶴之羣驚逸足騃騃齊素翬而麇至然後飲刷銅洛咆哮瓊田忽往顧以騰倚時決驟以周旋分形雪散曳影霜懸豈有虞之可卽將不羈於永年嘉禎祥之肸蠁知君德之屆天大矣哉固當不愛其道不藏其珍我澤如浸我惠如春矧微貺之不腆豈足彰乎至仁者哉伊茲獸之匪陋亦大塊之品物感陶冶之相甄會禎祥之駿發將因質以受彩豈不緇而自伐與芻狗之陶甄光圖牒之剪拂泱泱大風盛德惟充嗟不識之狂簡頗賡歌於帝功歌曰德由庚兮羣物湊協嘉祥兮擾靈獸感訢合於天符遂充塞於君囿

白鹿夾輈賦

許季同

政洽於下物惟表神彼奔走之絕類忽馴擾而歸仁爾來於輈豈陳力以效感我行其野將勸農以務春眷芳林之躍躍偶大車之轔轔觀其煩足高步迴環左顧參熊軾而左右分光望隼旟而疾徐有度惟德是擇惟賢是輔觀皓影之來儀諒和風之克布昺昺

眞明霜濃雪輕標玉質貫金精始呦呦而雙止終麌麌而偕行載馳載驅軼輕塵於後乘乍騰乍倚鶩逸鶩於前旌映丹帷之暉煥陪露冕之光榮懷仁於衞君之轂忘味於食野之苹則福履攸綏神休是格翼戴高駕徜徉廣陌不驚不懼彰爾性之閑和克皎克明契我躬之潔白躑躅徘徊飲化而來政言可矣人詠康哉表靈慶而有同神鳳狎馴養而不異龍媒懿彼僊都誕茲靈獸勁角昭勇鮮光挺秀行而擇地恆町畽於道途出或以明靡棲息於園囿老聃之御徒迷王母之乘何陋剪去煩苛敷陳惠和蝗出境而奚爾珠還浦而其何曷若茲鹿擾於明義覈其理而莫窮求其類而罕譬無心而應感不言而表瑞豈止其効於賤微樂驅馳於仁智而已

上林白鹿賦

李蒙

仰彼元化稽乎典墳驗休徵於列辟知至理於有君遠方圖物不寶旅獒之貢靈契潛感豈惟鳴鳳之聞降百祥之昭晰和四氣之氛氳粤有奇獸言彰聖德賁然來思載白其色才麌麌以呈旣不呦呦於野食

謝偲家之騰倚歸御苑而棲息於是上囿幽閑禁林清祕炯如玉立皎若霜萃場町疃於池沙影光芒於山翠皇心愉兮德所感衆目駭兮榮其至畫輻爲飾能隨太守之車緣繢稱珍可薦王侯之位且夫勁角昭勇縞色呈鮮應皇家之盛德當聖運之承天足使殷帝之狠恥擅銜鉤之瑞吳門之馬慙當曳練之姸其來也則天祚明德神推有仁故以奇質表瑞非爲育珍其擾也則一人有道四海無拂故知以惠性含和寧將翫物宜其禎祥遠暢聖範光充保康功於勿代彌大命於無窮賦曰元化凝兮神功就瑞獸格兮充君囿質皜耀以霜潔角淋漓而玉秀恥射兔於東遊笑獲麟於西狩惟皇靈之介福固永命而何究

由鹿賦（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嘷不飲食者累日予喟然嘆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

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酷者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秉亭毒備齒角以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昧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渫井飼於芳庭寢臥筌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而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曰由鹿俾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覊致山阿麋於蹊遂設伏以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麌麌狎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倉卒禍生所忽毒鏑歘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胷而達腋或折足而碎骨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疃兮未滅風嗥澤而北迅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饑麛於澗月苟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相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兮驚惋顧獲車兮逡巡視鼎中之消爛觀機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邇亨以豐珍比檻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音而後死

思走險其何因痛無知以相陷含惋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摭事或比原心則殊借如淮陰搆禍寃在神理逼說且拒豨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己紿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旣爲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忍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會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鹿賦

宋吳淑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當仲夏而解角禀瑤光之散精秦人旣失天下皆爭仲堪則表其正色黃觀則疏其淫刑魴鱮甫甫麀鹿噳噳白茅入詩人之詠黑骨作仙家之脯其迹速速其子麛或騰或倚掎之角之雖一金之不直非六馬之能追若夫賜周穆之黃金執漢庭之皮幣許孜爲之而作冢謝鯤牽之而斷髀至若餘干大質雲南兩頭挾鄭弘之轂解石勒之囚犬戎致周穆之獻王母薦黃帝之休又有與陶淡而偕隱突印山而出圜惡趙高之指馬譴吳唐之愛兒釋楚

國之耕稼助王襲之哀悲又若迮菹臺之乘整黎丘之駕甡甡既聞於興詠濯濯更形於風雅別有荊門浮水扶南駕車諫吳則游於姑蘇諷漢則禦彼匈奴觸盧度之壁狎褚量之廬賚鄭人之走險驗易象之無虞燦光輝之五色紀休徵於瑞圖

馴鹿賦

金李俊民

有足而跂有角而枝處山而適食野而肥一旦爲雉兕者所獲遂見縶於藩籬不纏而縛不械而覊覩常如崖異履平如險巇野哉之性何異夫由也之見仲尼鄭人之夢鄭人之疑秦人之指秦人之欺逐母而歸未能如西巴之麑與犬而嬉愼勿效臨江之麋鹿兮鹿兮汝生我依我恩汝知不見夫人之子食其肉而寢其皮

白鹿賦

明田藝蘅

大明嘉靖戊午之春總督軍務兵部右侍郎胡公獲白鹿於寧波舟山獻之天子以表瑞應維時文學小臣田藝蘅覩而有感迺作賦曰

維千歲之瑞獸實聖壽之休符既呈祥於金令復來

儀於海隅迺徵異族爰應靈圖貢無煩於重譯獲匪用乎三驅充方物乎王會表德政於神輪方其生也精禀瑤光曆逾五百高挺仙姿潤鍾王澤孝道至而光輝法度承而純白其所居也明海之渚舟山之巔洪濤卷地翠嶠參天際坤輿於無外被皇風之至位瞻中林之碩碩樂野苹之芊芊濯濯皓月呦呦紫烟或騰或倚載蹶載騫偕虞人而效順望靈囿而取憐其爲狀也麌麌其羣伎伎其足雪毳含暉霜毫出浴潔若凝冰素如琢玉攸伏青莎之叢走險瓊崖之麓質皎皎而不緇貌芟芟而不觸是以賞異山海之經揚奇樂府之曲白以示其正邑鹿以嘉其景福王母獻環於軒轅苴臺迓乘於周穆平王因之而名原齊景遂之而受祝若夫漢武薦王侯之璧晉成辨元鼎之牌延光並見於畿輔壽昌近獲於御堦茲雖場非町疃實維祠應江淮亦有乘李下之伯陽從華山之玉女夾鄭弘以行春與陶淡而爲侶洞表匡廬之賢書著荆門之序會何事於犄角顧標枝而容與未若鳥獸咸若川嶽效珍孤鳴求友感德來馴兆遠方之

歸化訖聲教於海濱金象銷而干戈偃百祿遒而荒服賓永萬壽於無極占休命之用申禎符國史驩洽詞臣慶周雅之三奏同率舞於楓宸

代初進白牝鹿表　　　　徐渭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錬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葢神靈之所名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値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普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算蠢茲逷裔尚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銜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再進白鹿表

前人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皇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棲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白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捄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前人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元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遊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

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施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麋鹿部藝文二　詩

鹿

唐李嶠

涿鹿開中冀秦原闢帝畿柰花栽舊苑萍葉藹前詩
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首別心期

虞獲子鹿詩（有序）

韋應物

虞獲子鹿憫園鹿也遭虞之機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詩曰

虞獲子鹿畜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蹶蹶
亦聞呦呦誰知其思巖谷之遊

述園鹿詩　前人

野性本難畜馴習亦逾年麑斑始力直麌角已蒼然
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
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遊山澤跼促誠可憐

山中馴白鹿詩　施肩吾

繞洞尋花日易銷人間無路得相招呦呦白鹿毛如雪蹋我桃花過石橋

觀鹿　賈島

條峰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若箇邊別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飲白雲泉

鹿亭詩　皮日休

鹿羣多此住因搆白雲楣待侶傍花久引麛穿竹遲
經時踣玉澗盡日嗅金芝爲在石窻下成仙不自知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黃滔

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宣示百僚觀
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兎寒已馴瑤草徑孤立雪花團
戴豸慚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

馴鹿詩　宋歐陽修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旁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戸

仙都山鹿詩　蘇軾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客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青草無行迹

白鹿詩　蘇轍

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彊依人列影氷浮水飛毛雪灑塵獨遊應已倦忽見乍疑神野色明幽步煙蕪薦臥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眞

玉麈尾　謝翺

客持麈尾柄色奪環與玦麈心隨影祛一片若行雪神獸行空山何年探靈穴忽失落人手遂爲談者悅陰厓起白氣篆古蹄軒頡一拂沈蘚文再拂字不滅

三拂蛟螭騰世眼不能別投爾陰厓顛鷩怪吐其舌

呦呦　林逋

深林摵摵分行響淺葑茸茸疊浪痕春雪滿山人起晚數聲低叫喚籬門

鹿喻　元王惲

我本麋鹿性出處安自然金鑣非所慕志在長林煙得遠機穽地食苹飲清泉呦鳴錫同類甘以辭華軒野兒出其側暗蹂山前田農家伺所害乃知獸之愆彼兒以計去嘉禾歲芊芊野人居山中數畝事墾斸慮爲町疃場指鹿乃兒屬雖無攜刃心見之惡且逐鹿心素無機淡與標枝閒遁迹入幽谷擇音遠人寰尚爲山中人置疑齒頰間

題小薛王畫鹿　鄧文原

禮樂河間雅好儒曾陪校獵奉鑾輿晝長靈囿觀遊後政暇嘉賓燕集餘蛺蝶圖工人去久騶虞詩好化行初宗藩翰墨留珍賞憑仗相如賦子虛

酬惟喬惠鹿　明薛蕙

憐此園中鹿君侯贈野夫塗艱常近患物僞益妨軀

林藪空相憶藩籬坐自拘忍甘充玉饌願爲束生芻

麋鹿部紀事一

宋書符瑞志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金樓子夏禹之時神鹿行乎河水

鬻子使臣捕獸逐麋則已老矣坐策問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事之

汲冢周書王會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注）稷愼肅愼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

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天子傳麋□二十里

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

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藋得麋麢豕鹿四百有二十

天子西升於陽□過於靈□井公博乃駕鹿以遊於山上

己巳天子□征舍於菹臺辛未紐菹之獸於是白鹿一牾椉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焉

天子飲於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於漯□乃西飲於草中大奏廣樂

三秦記白鹿原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此原以是得名蓋泰運之象

左傳莊公十七年冬多麋（注）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

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

管子輕重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彊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

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韓詩外傳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

新序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

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

韓詩外傳齊景公逐白鹿至畞丘見封人曰使吾君

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公曰善

呂氏春秋晏子遭崔杼之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有所懸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名左師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

越絕書申胥曰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王曰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

得之之主爽曰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韓子說林篇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戰國策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

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史記滑稽傳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本紀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

平準書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後然得行

漢書蒯通傳高祖召通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

論衡遭虎篇古今凶驗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

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嘗乘一鹿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史記任安傳安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

畿輔通志白鹿臺在平山縣西四十里漢武帝登眺於此白鹿躍出故名

東方朔別傳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

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述異記漢成帝時山中人得元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說元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孝子傳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輙踞墳而悲

澄懷錄揚子撰法言蜀人齎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三輔決錄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七年幸槐里岐山獲白鹿

宋書符瑞志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車駕西巡得白鹿於臨平觀

漢章帝元和中白鹿見郡國

後漢書安帝本紀延光三年六月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七月潁川上言白鹿見陽翟

桓帝本紀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

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

鄭弘傳弘遷淮陰太守（注）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廣州先賢傳丁茂字仲慮交阯人至孝母終負土成墳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含食冢邊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土地宜畜牧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

魏略太祖獵成公英隨有三鹿過公前令英射之三發中三鹿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黃初元年郡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

魏志蘇則傳則從文帝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世說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注魏本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

魏志高柔傳柔爲廷尉明帝卽位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

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末濟莫不悅豫矣（注）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管輅傳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爲封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

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担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晉書宣帝本紀青龍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五卷目錄

麋鹿部紀事二
麋鹿部雜錄
麋鹿部外編

禽蟲典第七十五卷

麋鹿部紀事二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見扶風雝州刺史嚴詢獲以獻

太康元年三月白鹿見零陵泉陵

元年五月甲辰白鹿見天水西縣太守劉辛獲以獻

三年七月壬子白鹿見零陵零陵令蔣微獲以獻

晉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白鹿見交趾武寧

晉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白鹿見高山縣

晉書石勒載記勒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羣盜

王衍傳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宋書符瑞志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白鹿二見豫章

太興三年四月白鹿見晉陵延陵

晉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見江乘縣

晉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見零陵洮陽獲以獻

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二百餘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

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

敎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磨輿於前或斯故乎

宋書符瑞志咸和九年八月己未白鹿見長沙臨湘

晉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見豫章望蔡太守桓景獲以獻

述異記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有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

始興記含洭有白鹿城晉咸康中郡人張舫作令十年甚有惠政白鹿羣游取一而獻之故以爲名

晉書許孜傳孜二親沒棄妻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

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

郭文傳文居山中窮谷無人之地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以語人人取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

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

陶淡傳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五行志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麏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符瑞志晉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白鹿見豫章望蔡獲以獻

十八年五月辛酉白鹿見江乘江乘令田熙之獲以獻

二十年九月丁丑白鹿見巴陵清水山荊州刺史殷仲堪以獻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見長沙荊州刺史桓

元以聞

袁山松白鹿詩序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立百餘丈互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洄過江行人秉刀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此岡因名白鹿（洄音囘言浮過也）

西征記徽音殿西南姚興起波若臺有逍遙園西去三百步有鹿子苑羌王養麋鹿數百頭

華陽國志郪縣宜君山出麋尾特好入貢

南中志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

雲笈七籤許遜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爲業一旦入山射鹿鹿胎從弩箭瘡中出墮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遜愴然感悟折弩而歸

南中八郡志麋令縣深山中有大蛇長數丈圍三尺於樹上對鹿過便低頭繞之鹿於是有頃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頭角併含之訖便不能動至數日鹿乃消盡蛇自繞樹鹿角骨悉錯皮出癢瘡得一月乃愈

交州記合浦口有鹿角當額上戴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

異苑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爲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酉陽雜俎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㦏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㦏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㦏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㦏草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白鹿見東莞莒縣岣峨山太守劉元以聞

九年正月白鹿見南譙譙縣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十四年白鹿見文鄉

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二十年八月白鹿見譙郡蘄縣太守鄧琬以獻

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見建康縣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未白鹿見南康灨縣南康相劉興祖以獻

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見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以獻六月丙辰白鹿見彭城彭城縣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獲以獻

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見鄱陽南中郎將武陵王諱以獻

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見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以獻癸亥白鹿見武建郡雝州刺史朱修之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見臨川西豐縣

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見南平

二年四月己丑白鹿見桂陽郴縣湘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

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見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三月辛卯白鹿見廣陵新市太守柳光宗

以聞

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見衡陽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白鹿見宣城宣城太守劉韞以聞

五年二月己亥白鹿見長沙湘州刺史劉韞以獻

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見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

後廢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見鬱州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劉善明以獻

江西通志白鹿泉在撫州府寶應寺世傳謝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跑地泉湧出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五行志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

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虜急追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

南史孫法宗傳法宗葬送母兄儉而有禮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麛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庾易傳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吉士瞻傳士瞻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京寺記梁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鹿懷

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刳割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後乃深起悔責求道度禪師發大誓願罄捨家資迺買此地爲立伽藍小莊嚴寺是也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

何引傳引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引伏而不動

酉陽雜俎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恠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梁書扶桑國傳扶桑國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

酉陽雜俎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魏書靈徵志太祖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名問羣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國將并之應也

太祖天興四年五月魏郡斥丘縣獲白鹿王者惠及下則至

太宗永興四年九月建興郡獻白鹿

李孝伯傳孝伯父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尤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靈徵志世祖神麚元年二月定州獲白麚白麚鹿又見於樂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見於代郡倒刺山

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獻白鹿

眞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

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見於京師西苑

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獻白鹿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見於秦州三月白鹿見於青州

三年三月肆州獻一角鹿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鹿

十九年七月司州獲白鹿麑以獻

二十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荆州獻白鹿

永平四年八月平州獻白鹿

延昌二年五月齊州獻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肅宗熙平元年五月濟州獻白鹿

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鹿

神龜元年七月徐州獻一角鹿

二年六月徐州獻白鹿

孝靜元象元年六月齊獻武王獲白鹿以獻

武定元年六月兗州獻白鹿

北齊書李繪傳繪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鴒羽繪答書曰鴒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周書高祖本紀保定二年湖州上言見白鹿從三角獸而行

建德二年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

賀若敦傳敦代人也初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

鄭偉傳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

柳慶傳慶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

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十七年閏月己卯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

冊府元龜武德二年正月壬子麟州獻白鹿

九年六月益州獻白鹿

唐書太宗幸懷州乙未狩於濟源之陵山親御弧矢太宗曰古者先駈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冊府元龜貞觀八年四月沂州言白鹿見

十年二月白鹿見於九成宮之冷泉谷

十三年正月濟州獻白鹿

十五年五月癸未廬山府獻白鹿八月衡州言白鹿見

十七年閏六月丹州獻白鹿

十八年八月趙州獻白鹿

唐書五行志調露元年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治北霧開如日初耀有白鹿白狼見

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叅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叅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壺關縣志唐徐王元禮兼潞州刺史獵於檀山下逐白鹿至縣東二里許隱於穴中因立觀屢有徵應蓋白鹿之祥也

冊府元龜開元十三年五月甲午潞州白鹿見

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綿州白鹿見

唐書哥舒翰傳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

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爲熱洛河以賜之

青瑣高議宮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黃次曰甘草黃次曰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中貢一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祇開一朶絳幃籠護之帝未及賞會爲鹿銜去帝以爲不祥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佳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也

珍珠船上於芙蓉園獲白鹿山人王旻曰此漢時鹿也於角際毛中得一銅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

酒中淵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於半空筵宴使人從梁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盞中號洞天聖酒將軍

冊府元龜天寶四載八月戊子有斑鹿產白鹿於苑中獻之請宣付史館上曰宮苑之內屢薦嘉祥今又

縞質霜毛變林虞之獸族殊委馴性實雲駕之龍媒允謂休徵用爲慰也所請者依

七載七月有鹿産白麛於閑廄之試馬殿

九載二月壬寅華陰郡奏白鹿見於大羅東南峰駕鶴嶺衞叔卿之得仙處請付史館從之

永泰元年七月甲寅有三白鹿一白兎見於禁苑觀軍容使魚朝恩受命巡苑內屯田因獲之以獻朝恩上言請付史館編諸簡策手詔答曰白鹿白兎王者嘉瑞和平之應朕以寡德詎敢當焉卿及將士等務切軍儲克勤農畝上元眷祐爰獲禎符所請付史館者依

大曆八年八月庚寅亳州獲白鹿一獻之

資暇錄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有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

常品卽以白裹脩和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美邑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唐書五行志貞元二年二月乙丑有野鹿至於含元殿前獲之壬申又有鹿至於含元殿前獲之

冊府元龜貞元三年十二月同州沙苑監言白鹿見

舊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三月鹿入京師西市門衆殺之

唐會要貞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士幹致白鹿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放於苑中

冊府元龜貞元十四年九月丁卯中書門下奏賀苑中獲白鹿

唐書裴休傳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

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褚無量傳無量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塋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

五行志元和十年五月臨碧院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麑進之

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恠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强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祥驗集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得一鹿鹿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融以爲己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

珠變必有變易之事哀亡之兆也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克融全家被殺

酉陽雜俎胡珦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靈州靈武郡土貢鹿革

會州會寧郡土貢鹿舌鹿尾

麟州新秦郡土貢鹿角

勝州榆林郡土貢鹿角

山南道成州同谷郡土貢鹿茸

淮南道廬州廬江郡土貢鹿脯

宋高僧傳唐京師安國寺釋元康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絕異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繫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人皆駭觀焉

雲仙雜記黃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烹至日影下門西則喜曰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

北夢瑣言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

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兒與四兒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清異錄華清宮一鹿千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圖經蜀郡頤磍山有穴如磨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巖直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某恆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戶出設罝捕而獲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

遼史迭里特傳迭里特拜迭剌部夷离堇太祖嘗思鹿醢解酲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尤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弟萬人敵

耶律斡臘傳斡臘保寧初補護衛從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於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

營衛志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服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名呼鹿

道宗本紀太康二年八月庚寅獵遇麛失其母憫之不射

耶律夷臘葛傳夷臘葛爲殿前都檢點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且久得免遼法麚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麚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匹

宋史五行志眞宗咸平六年潭州獻白鹿潁州獻白麂

餘干縣志宋眞宗咸平間萬春鄉生青毛鹿文白如梅花

仇池筆記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

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

夢溪筆談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爲麞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清波雜志英州碧落洞通泰鹽地麋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艮嶽豢鹿數百千頭其大如驢虜圍城中盡殺以啗衞士茸角皆棄之

宋史五行志熙寧元年十二月嵐州獲白鹿

紹興二十三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

談苑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使觀之須臾剝剔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之皆嘔血吳左丞留雙胥於銀器中云此最補煖旦欲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爾不敢洩埋之

而去

金史宗雄傳宗雄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

張仲軻傳海陵獵於途徐山次於鐸瓦酹天而拜謂羣臣曰朕爲中京留守嘗大獵於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

梁襄傳襄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方今承平日久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百萬以一身之樂使百萬之人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物圍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獵於豁赤火一箭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賜扈從官有差

元史五行志元貞三年正月海州牟平縣獲白鹿於聖水山以獻

洋縣志明正德十五年縣東椒溪河獲白鹿項懸銅牌餘字湮沒惟有唐字可識土人異而釋之

麋鹿部雜錄

易經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正義）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己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虛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鹿

詩經召南野有死麕章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注）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豳風東山章町畽鹿場（朱注）町畽舍傍隙地也無人焉

故鹿以爲場也

小雅鹿鳴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注呦呦聲之和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吉日章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注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小弁章鹿斯之奔維足伎伎注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

大雅靈臺章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注伏安其所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

桑柔章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注甡甡衆多並行之貌

韓奕章麀鹿噳噳注衆也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禮器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玉藻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注幦者覆軾之皮犆緣也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麛鹿子也絞蒼黃色孔子曰素衣麑裘

周禮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訂義）鄭鍔曰有骨爲臡無骨爲醢鄭司農曰麋臡麋肝髓醢史氏曰麋似鹿而大

司裘卿大夫則共麋侯（訂義）賈氏曰麋觸而不搏

地官草人凡糞種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春官巾車藻車藻蔽鹿淺複（訂義）鄭康成曰以鹿夏皮爲覆笭賈氏曰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

儀禮大射儀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

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廕之處）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諸朝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戎

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

古諺四足之美有麃

六韜取天下若逐鹿得其鹿天下共其肉

文子上禮篇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也

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

鰌與魚遊麋與鹿交

墨子非樂篇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能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

公輸篇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

離騷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尸子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

韓子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乃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

內儲說齊王問于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

史記周本紀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注）正義曰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

新語鹿鳴以仁求其羣

易林獐鹿逐牧飽歸其居反還次舍無有疾故

樹栽藿豆爲鹿兔食

獐鹿雉兔羣聚東圃盧黃白脊俱往追逐九齚十得君子有喜

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

嬰孩求乳母歸其子黃麑悅喜

逐鹿山巔利去我西雖祁南北無所不得

獐鹿逐木飽歸其居安息無悔

鹿求其子虎廬之里

福祿不遂家多怪祟麋鹿悲吟思其大雄

逐鳩南飛與喜相隨并獲鹿子多得利歸雖憂無危

嬰孩求乳慈母歸子黃麑悅喜得其甘餌

逐鹿山西利入我門陰陽和調國無災殃

獐鹿羣走自然燕喜

求鹿過山與利爲怨

入市求鹿不見頓足終日至夜竟無所得

鹿下西山欲保其羣逢羿箭鋒死於矢端

亡玉失鹿不知所伏利以避危全我生福

且如驚鹿不能定足家室分散各走竄匿

鹿生澤陂豺傷其麑泣血獨哀

鹿畏人匿俱入深谷短命不長爲虎所得死於牙腹

麏鹿逐牧飽歸其居還於次舍樂得自如

鹿食山草不思邑里雖久无咎

獨立山巔求麋耕田草木不闢秋饑无年

大戴禮記夏小正八月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從或曰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

者於內瘁之也

淮南子主術訓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

兵略訓麋鹿不動不離罝罘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說山訓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說林訓逐鹿者不顧兔

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說苑雜言篇麋鹿成羣虎豹避之

論衡異虛篇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

博物志雲南郡出茶首機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永昌亦有之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卯日

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安貧篇逐鹿者不顧兔

博喻篇鱣鯉積而元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

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

瑞應圖夫鹿者純善之獸五色光輝王者孝則至

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酉陽雜俎麞鹿無魂故可食

續博物志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於犬

投荒雜錄雷郡有鹿腥無味不可食俗云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身爲鹿者斯信矣與鷹鳩雀雉之化奚異哉

清異錄道家流書言麞鹿麂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中華古今注青州人謂鹿爲獐也

鄰幾雜志虜使云駝鹿重三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

筆記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

鹿子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𡆸𡆸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𡆸字也

佛祖歷代通載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

林水錄咸驪已南麞麑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

三餘贅筆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偃曝談餘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祕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崇寧四年祕閣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逌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戴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爲瑞又按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問之

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强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爲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烏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爲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虎薈山中人言凡鹿羣出則十數老雄當先衆雌從中行又十數雄殿之其行止一視在前之雄豎尾所向一遇虎則當先者皆挺其角當之以俟衆雌逸去然後去虎亦瞪視無如之何夜臥則一鼻抵一穀道環而臥或云鹿接臥其氣貫通不絶故其壽極久

書蕉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恆食九物餘則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蔣

芘

麋鹿部外編

春秋命歷序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號曰皇次駕六飛麋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舒城縣志王姥山縣西九十里王姥修行於此白鹿銜花以獻

瑞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

雲笈七籤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鬯帝德至地秬鬯乃出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托於李母

震澤事苑楚王獵於震澤遇羣鹿約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跽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絕滅無遺類矣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以往鳴以呼其羣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爲立廟號鹿王廟

博物志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

述異記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列仙傳蘇躭與衆兒俱戲獵嘗騎鹿形雖如常鹿遇險絕之地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異常鹿耶答

曰非鹿是龍也

神仙傳魯女生者長樂人服胡麻餌朮絕穀八十餘年甚少世傳見之二百餘年入華山中有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復入華山廟逢女生乃乘白鹿車從者玉女數十人

抱朴子登涉篇張蓋蹹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

異苑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跳躍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習其事後忽射一白鹿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射獵

搜神記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

字云幼輿可開戸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牕中於是授腕鯤卽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卽時蕩死

獨異志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元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鹿鳴卽縣令有罪

東流縣志鹿跡石在縣東六十里有巨石平如掌相傳葛洪煉丹成跨白鹿飛昇故石上有鹿跡

搜神後記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人少時貧賤嘗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

平陽府志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騈而至長人曰余

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掠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課試爲求計羣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蕭使君不出矣羣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

宣驗記吳唐盧陵人也少時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見鹿母及麑因放媒麑不知所畏逕前就媒唐射麑卽死鹿母驚還悲鳴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麑致淨地鹿母直來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塲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杜祭酒別傳君弟子三人隨道士邢邁入宣城涇縣白水山去縣七十里餌朮黃精經歷年所有鹿走依舍邊伏眠邁等怪之乃爲虎所逼邁乃呪虎虎退其鹿經日乃去之

鄱陽記李嬰弟縚二人善於用弩嘗得大麀解其四脚懸著樹間以臟爲炙於火上方欲共食山下一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旣至取麀頭角皮幷火上新肉悉內囊中遙還山去嬰兄弟後亦無恙

述異記貞山在毘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葢尸解也遂葬棺於毘陵因號其葬處爲貞山

酉陽雜俎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出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呩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呵呩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嘗取

呵吩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吩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會昌解頤錄唐元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

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㬎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敕廚吏炙其脞已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止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臣侍武帝畋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紿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爲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乎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

文字以識其年繫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置鹿首於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刓弊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開元中行次巴西巴西侯邀鋋又令左右邀鉅鹿侯久之有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旣坐飲酒命樂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鋋悸而寤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一巨鹿臥於前蓋所謂鉅鹿侯也

瀟湘錄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嘗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祜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攜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旣聞之欣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祜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祜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棲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癡之名喧譁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祜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實存遊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攜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

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割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怍矣必以賢愚有別愼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祜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纔曙遽辭而去祜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錄異記洮陽縣東有華山去縣九十里迴跨峙堞峰嶺參差昔有人因獵見二鹿其一者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煥爛耀日獵人驚其奇異而不射前行數里見二人訶責云使君何來不見二馬耶答云惟見雙鹿曰吾爲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丘道士相聞君所見鹿是吾馬也

金陵志開寶七年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鬭敵苑囿亦廢

靈丘縣志馬跑泉縣南九十里俗傳楊彥朗統兵至此渴甚忽見白麂射中馳追惟箭插地馬以蹄跑地泉卽湧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六卷目錄

麞部彙考
麕圖
禮記（內則　少儀）
爾雅（釋獸）
春秋緯（運斗樞）
崔豹古今注（麞不噬）
宋書（符瑞志）

中華古今注（章帽）
埤雅（麕）
爾雅翼（麕）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髓腦主治　骨氣味　主治　附方）
直省志書（如皋縣）
正字通（鹿部音釋）
麞部藝文一
謝賚麕表　陳徐陵

麞部藝文二（詩）
和楊龍圖麞猿屏　宋蔡襄
題易元吉畫麞詩　陳與義
麞猿屏　闕名
麞部紀事
麞部雜錄
麞部外編
鹿部彙考
鹿圖

山海經（中山經）
宋書（符瑞志）
夢溪筆談（鹿茸可用）
爾雅翼（麐）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頭骨氣味　主治　皮主治）
直省志書（山陰縣）
正字通（鹿部音釋）
鹿部藝文一
白鹿　明徐渭
鹿部藝文二（詩）
鹿　唐杜甫
鹿部紀事
鹿部雜錄
鹿部外編

禽蟲典第七十六卷

麐部彙考

釋名

麕（禮記）

麌（爾雅）

麜（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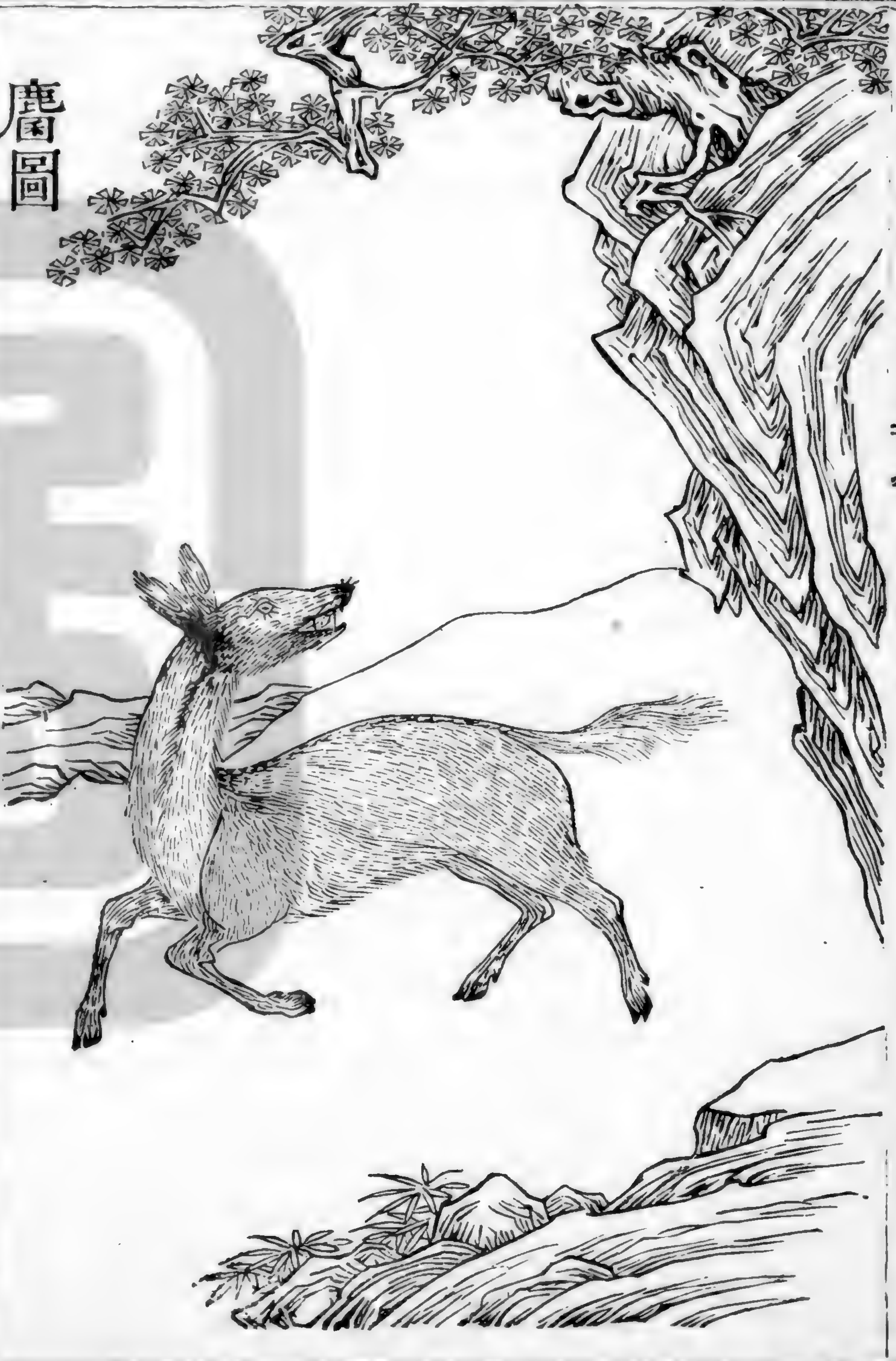
麆（爾雅）

豣（爾雅）

麃（爾雅註）

牙獐（爾雅翼）

麕圖



禮記

內則

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

注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

麕爲辟雞

辟雞制作未審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注）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旣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注）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少儀

麕爲辟雞聶而切之

爾雅

釋獸

麕牡麌

（注）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

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

疏　辨麕類說文云麕麞也麕其總名也牡名麌牝名麜其子名麆其跡名解絕有力名豜　注　詩曰者小雅吉日篇文也鄭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是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云但重言耳者謂再言麌也

麠大麃牛尾一角

注　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　疏　麃麞也大麞牛尾一角者名麠即所謂麟也郭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所謂麟者此是也者漢書郊祀志文也

麔大麕旄毛狗足

注　旄毛猥長　疏　麕亦麞也旄毛猥長毛也大麞毛長狗足名麔山海經云女几山其獸多麖麔

春秋緯

運斗樞

樞星散爲麞

崔豹古今注

麞不噬

麞有牙而不能噬麞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爲麞

宋書

符瑞志

白麞王者刑罰理則至

中華古今注

章慴

麞見人懼謂之章慴

埤雅

麕

麞如小鹿而美故从章也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麞从章麕从旨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麃麃卽麞也或曰麞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偉偟也蓋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又曰麞鹿白膽善怖爲是故也或曰麇喜音聲麞喜文彩故麇从禾麞从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麞鹿字說曰赤與白爲章麞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麇可以樂道而獲焉麇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麕白茅

包之言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鴈而飾羔鴈者以繢今取死麕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字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麕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麞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爲麓其字从鹿麓者鹿之所在故也麕性善聚善散故从囷囷聚也亦散也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先儒以爲圓曰囷方曰鹿鹿善聚亦善散故囷或謂之鹿也

爾雅翼

麕

麕之性怯又謂之獐獐者章皇也俗謂之白肉其言白膽畢驚怯道家以麕鹿不在十二屬非腥膩之物葢爲白脯其飲水見影驚奔豪之人食其心肝者便卽小膽若素懦者則轉怯不知所爲麞乃極能走然未及鹿淮南子曰鹿之在上山麞不能拔及其在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古者畫繪事山以章水以龍說者以爲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請人

爲獐馬氏以爲獐山物畫山者併畫獐龍水物畫水者併畫龍鄭氏謂以麞表山龍見水也又有牙者有無牙者崔豹古今注曰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大者不過三二十斤老則牙見於外淮人謂之牙獐穆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銀麕注云今有在地得玉豘金狗之屬蓋古嘗有此瑞物故以金銀傚而作之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獵人舞采則麞麇注視麞喜文章故字從章

集解

蘇頌曰麞今陂澤淺草中多有之其類甚多麕乃總名也有有牙者有無牙者其牙不能噬嚙李時珍曰麞秋冬居山春夏居澤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大者不過二三十斤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麞其皮細軟勝於鹿皮夏月毛毨而皮厚冬月毛多而皮薄也

符瑞志有銀麞白色云王者刑罰中理則出

正誤

孟詵曰麞中往往得香如栗子大不能全香亦治惡病李時珍曰麞無香有香者麝也俗稱土麝呼爲香麞是矣今正之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十二月至七月食之動氣多食令人消渴若瘦惡者食之發痼疾不可合鵠肉食成癥疾又不可合梅李蝦食病人

主治

別錄曰補益五臟孫思邈曰益氣力悅澤人面甯原曰釀酒有祛風之功

發明

陶弘景曰俗云白肉是麞其膽白易驚怖也孟詵曰肉同麋肉釀酒良道家以其肉供養名曰白脯云不屬十二辰不是腥羶無禁忌也陳藏器曰人心麤豪者以其心肝曝乾爲末酒服一具便卽小膽若怯者食之則轉怯不知所爲

髓腦主治

別錄曰益氣力悅澤人面治虛氣李時珍曰千金治暗風著蕷煎治虛損天門冬煎並用之蘇頌曰唐方有麞髓並麞骨酒並補下

骨氣味

甘微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治虛損洩精日華曰益精髓悅顏色李時珍曰千金治產後虛損有麞骨湯煮汁煎藥

附方

通乳麞肉煮食勿令婦知（子母祕錄）

消癰用麞肉或鹿肉剖如厚脯炙熱搨之可四炙四易出膿便愈不除再以新肉用之（外臺祕要）

直省志書

如皐縣

麞一作麢一作麏皐人製以爲袴以禦冬亦土產之利

正字通

鹿部音釋

麞音章麋屬六書故以麕而脂黃亦謂黃羊陸佃曰麞如小鹿而美本草李時珍曰似鹿而小無角雄者有牙出口外又符瑞志白色者曰銀麞唐書曰麞頭鼠目道書曰麞鹿無魂說文本作麞集韻作獐舊注與獐同並非從麞爲正

麃音標說文麠屬爾雅麞子麆大者曰麃師古曰麃形似麞牛尾一角史漢武紀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又姓周麃玉漢麃宣又麃麃武貌詩鄭風駟介麃麃舊注舞貌誤又通作儦行貌詩小雅儦儦俟俟注言禽獸之多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也又耘也周頌緜緜其麃與穮藨通又與爊通見內則周禮注烏羽毛色變無潤澤也

麅舊注音袍與麃同鹿屬按說文有麃無麅因聲近而譌篇海引說文麞屬誤

麆音助爾雅麕其子麆篇海又鹿大也作麤麆又作𪊨並非

麇音均說文麞也麞性驚又善聚散故又名麇一物

二名也又國名左傳楚伐麇又與羣同左傳求諸侯而麇至又軫韻音稇束縛也左傳羅無勇麇之又麇之以入通作麕別作攟舊本知麔同麕不知麕亦同麇又音襖訓麇子誤以麇訓入麇注未詳从夭與从禾音義異

麏部藝文一

謝賚麕表

陳徐陵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慚子雲之賦預製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臠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和楊龍圖麈猿屏　宋蔡襄

畫莫難於工寫生麈猿移得上幽屏相逢平野初驚顧共向薰風識性靈引子晝游新草綠嘯羣時望故山青可憐官省沈迷處每到中軒頓覺醒

題易元吉畫麈詩　陳與義

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廬有林谷雌雄相對目炯炯意閒不受榮與辱掇皮皆眞豈自知坐令猫犬羞僮僕我不是李

衞公欺爾無魂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鏃明窻無塵簾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

麐猿屏

闕名

麐狎猿馴遂性靈怳然疑不是丹靑豈夒夜獵林中去只欠秋吟月下聽舉目便同臨澗谷此身全恐寄郊坰山容野態窮微妙造物爭工六尺屏

麐部紀事

艾子雜說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睢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眞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麐也

史記封禪書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𥇍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論衡遭虎篇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乙卯白麞見琅琊趙王倫以獻

三年七月壬辰白麞見魏郡

晉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麞見梁國蒙梁相解隆獲以獻

五年九月己酉白麞見義陽

七年五月戊辰白麞見汲郡

建武故事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焉

宋書符瑞志晉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麞見吳國吳縣內史虞潭獲以獻

晉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麞見吳國吳縣西界包山獲以獻

八年十二月白麞見丹陽永世令徐該獲以獻

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白麞見梁郡梁郡太守劉遂獲以獻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麞見荊州荊州刺史桓元以聞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麞見義興陽羨太守王準之獲以獻

二年六月白麞見南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爲休祥

述異記青州有劉憣者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憣怪而拔其草須臾還臥如此三焉憣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驗

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麞鹿以獻

十二年正月白麞見東萊黃縣青冀州刺史王方回以獻

十九年五月山陽張休宗獲白麞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二十年八月白麞見江夏安陸內史劉思考以獻

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東宮隊白從陳超獲黑麞於肥如縣皇太子以獻十月辛巳東宮將魏榮獲青麞於

秣陵

五行志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刺史武陵王表爲祥瑞此毛蟲之孽

符瑞志二十五年二月白麞見淮南太守王休獲以獻四月白麞見南琅邪太守王遠獲以獻五月辛未朔華林園白麞生二子皆白園丞梅道念以聞

二十六年五月丙戌白麞見馬頭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麞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四月癸丑華林園白麞生一白子園丞梅道念以聞

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麞見晉陵旣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南史宋臨川王道規傳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都下

宋書符瑞志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白麞見廣

陵南兗州以獻
大明元年七月丁丑白麞見東萊曲城縣獲以獻
二年正月壬戌白麞見山陽山陽內史程天祚以獻
二月辛丑白麞見濟北濟北太守殷孝祖以獻
五年九月己巳白麞見南陽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
以獻
六年四月戊辰白麞見滎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
以獻
七年正月庚寅白麞見南陽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
以獻六月己巳白麞見武陵臨沅太守劉衍以獻九
月癸未白麞見南陽雝州刺史劉秀之以獻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麞見南東海丹徒南徐
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五月己卯白麞見北海都
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五年正月癸卯白麞見汝陰樓煩豫州刺史劉勔以
獻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白麞見義興國山太守王
蘊以獻

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麞見海陵寧海寧海太守孫嗣之以獻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六年蒲儔縣亮野村獲白麞一頭

七年荊州獲白麞一頭

八年餘干縣獲白麞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麞一頭

十年司州淸激戍獲白麞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麞一頭

五行志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爲南兗州刺史有麞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敬於鎭被害

南史王誕傳誕兄子偃偃子藻藻弟懋懋子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鶩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

孫法宗傳法宗葬送母兄儉而有禮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曹景宗傳景宗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

廬陵王續傳續武帝第五子也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悅

魏書靈徵志太宗永興四年十二月章安子封懿獻白麞王者刑罰理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懷州獻白麞

三年五月白麞見於豫州

二十三年正月華州獻白麞

肅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麞

神龜二年七月徐州獻白麞

孝靜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獻白麞

瑞州府志唐麟德六年望蔡地有白麞入民家馴擾不驚郡守獲之以上獻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十一月豫州言白麞見

十五年八月壬寅海州白麞見

職林李林甫作手書慶人得子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

冊府元龜貞元十二年十二月丁亥許州進白麞

唐書五行志開成四年四月有麞出於太廟獲之

文藪雜著匯澤之埸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頃爲農夫息其旁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娭視之虎也跳踉哮㘚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遇虎見己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麕將食而娭將娭而害日休曰

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己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意於富貴娭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麐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麐以刑禍爲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江南野錄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衞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値日故爾嗣主嘆曰眞鴻儒矣

遼史禮志皇帝親征將行牝牡麃各一爲禡祭

世說補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金史宗雄傳雄嘗走馬射三麐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

麈部雜錄

詩經名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呂氏春秋博志篇使麈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易林獐鹿雉兔羣聚東囿

麈鹿逐牧飽歸其居還於次舍樂得自如

求麈嘉鄉惡地不行

淮南子主術訓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未日

稱吏者麞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兩同書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鷄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

清異錄道家流書言麞鹿鹿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緗素雜記古語云麞無膽其說信然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麞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無膽

珍珠船陶氏云麞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

麞部外編

青州府志世傳公冶長能解百禽語云蓋當日有一鴟來報長曰冶長冶長南有死麞子食其肉我食其腸長往果得麞乃無意飼鴟腸也鴟怨之居無何鴟又來報如前長復往望見數人圍一物而譁長以爲死麞恐人奪之也遙呼曰我擊死者至乃一死人非麞也衆遂逮長見邑宰訊之長告之故宰不信適簷前雀噪甚急宰因問長曰汝如解禽言能解此雀來噪者爲何事耶長傾聽良久曰雀云東鄉有車粟覆

地來呼衆雀往啄之耳宰使人驗之果爾遂釋長繫

搜神後記盧充獵見麞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

鹿部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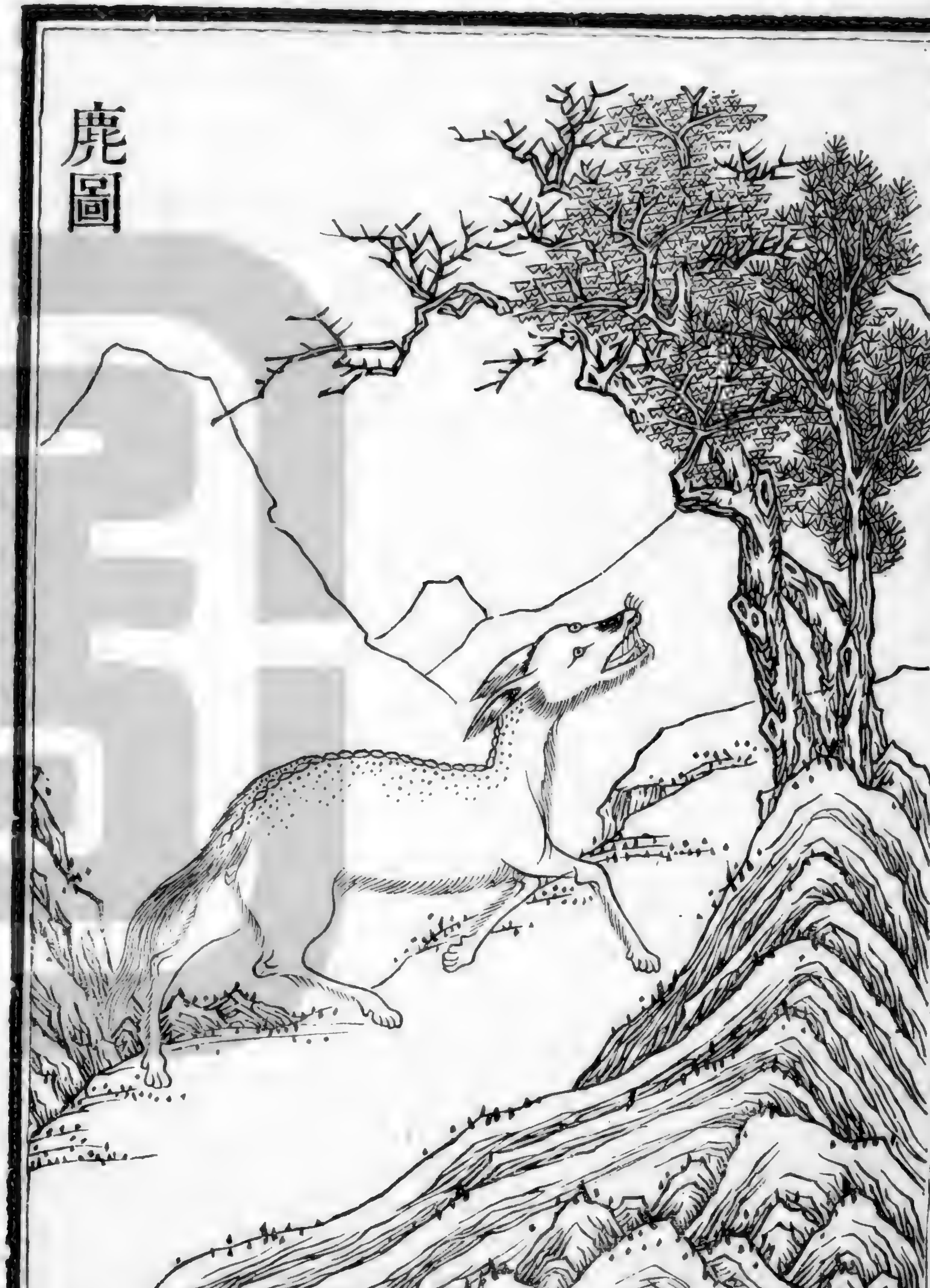
釋名

麐（卽古鹿字）　山海經

銀鹿（宋書）

紅鹿（本草綱目）

鹿圖



山海經

中山經

女几之山其獸多閭麋麖麂

暴山其獸多麋鹿麢就

宋書

符瑞志

銀鹿刑罰得中民不爲非則至

夢溪筆談

鹿茸可用

北方有麂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爾雅翼

麂

麂大麕毛尾狗足能上木好作聲字說曰麂虎所在必鳴以告鹿鹿屬馮而安者亦其聲几几然出東南山谷今有山林處皆有而均房襄漢間尤多實麞類也大麞毛長狗足者名麂南人往往食其肉而言堅韌不及麞味美多食之能動痼疾其皮作履舄勝於衆皮又有一種類麂而更大名麖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其獸多麖麂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麂味甘旨故從旨

集解

馬志曰麂生東南山谷蘇頌曰今有山林處皆有之而均房湘漢間尤多乃麞類也按爾雅云麂大麕旄毛狗足謂毛長也南人往往食其肉然堅韌不及麞

味美其皮作履舄勝於諸皮又有一種類鹿而大者名麋不堪藥用山海經云女几之山多麋鹿卽此寇宗奭曰麂麞屬而小於麞其口兩邊有長牙好鬬其皮爲第一無出其右者但皮多牙傷痕其聲如擊破鈸四方皆有山深處頗多李時珍曰麂居大山中似麞而小牡者有短角黧色豹腳腳矮而力勁善跳越其行草莽但循一徑皮極細膩鞾韈珍之或云亦好食蛇符瑞志有銀麂白色今施州山中出一種紅麂紅色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五痔病燥熱以薑醋進之大有効

頭骨氣味

辛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燒灰飲服治飛尸

皮主治

李時珍曰作鞾韈除濕氣脚痹

直省志書

山陰縣

越中有三足白鹿

正字通

鹿部音釋

麐音几說文大麇也本草李時珍曰麐似麞而小牡者有短角色黑豹脚脚矮力勁善跳越皮細膩符瑞志曰色白者曰銀麐施州一種色丹者曰紅麐六書故曰麞麐同類似鹿而角不岐毛不斑麛大麐小麞毛差黑而麤爾雅謂麞牛尾一角麐旄毛狗足皆非舊注沿說文麐狗足誤俗省作麂麐

鹿部藝文一

白鹿

明徐渭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麃庶其得所

鹿部藝文二（詩）

鹿　唐杜甫

永與淸谿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
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鹿部紀事

大同志晉泰始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王紹等固諫不從遂西行鹿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其夜所將中州兵蔡雄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

宋書符瑞志元嘉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麞鹿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鹿見會稽諸暨縣獲以獻

十國春秋閩惠宗本紀龍啓二年是歲有野鹿入東門帝曰朕土地雖小不可屬東鹿也時閩語以兩浙爲東鹿故及之云（注）後福州卒歸吳越人謂有先兆

鹿部雜錄

補侍兒小名錄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繯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

清江縣志舊制貢活鹿二隻今文廟丁祭皆以羊代鹿其無活鹿可知

鹿部外編

五色線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爲三足白鹿時出於山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七卷目錄

麝部彙考

麝圖

爾雅（釋獸）

山海經（西山經　中山經）

後漢書（冉駹夷傳注）

埤雅（麝）

爾雅翼（麝）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麝臍香修治　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附方
麝部紀事
麝部雜錄
貛部彙考
狗貛圖
猪貛圖
詩經（魏風伐檀）
爾雅（釋獸）

本草綱目（貛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貒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膏主治　胞主治　骨主治）
貛部紀事
貛部雜錄

禽蟲典第七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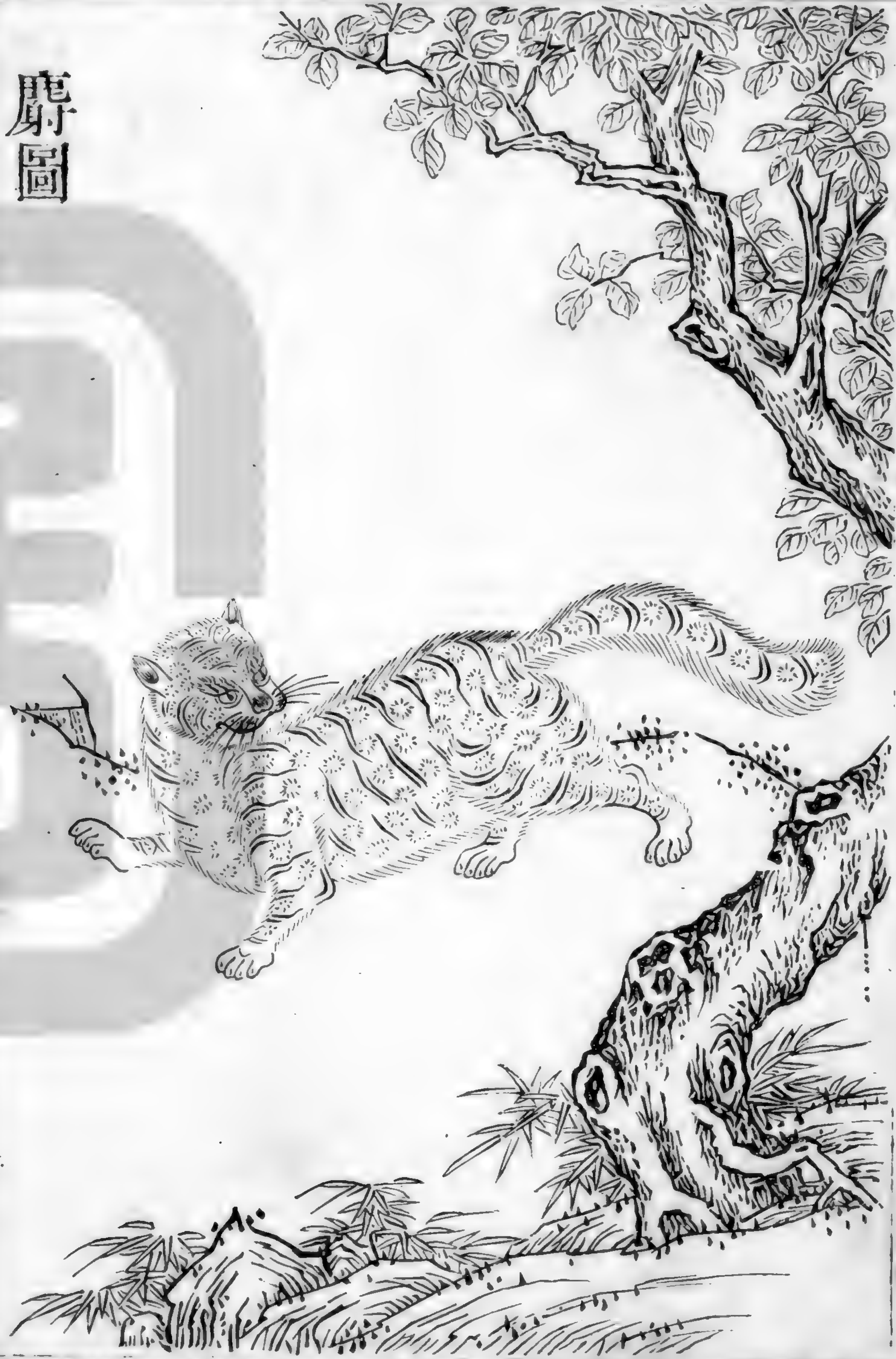
麝部彙考

釋名

麝父（爾雅）　香麞（埤雅）

莫訶婆伽（本草綱目）

麝圖



爾雅

釋獸

麝父麕足

（注）脚似麕有香（疏）字林云小鹿有香其足似麞故云麕足

山海經

西山經

翠山其陰多麢麝

（注）麝似獐而小有香

中山經

陽帝之山其獸多麢麝

後漢書

冉駹夷傳注

麝卽麢狠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挂角故恆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

埤雅

麝

釋獸云麝父麕足麝如小鹿有香故其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田貍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多羣麝所遺糞常就一　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獲人反以是蹤跡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筠元猿賦以爲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謂是也陶氏云麝形似獐今俗謂之香獐常食柏葉故養生論云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也又云啗蛇今以蛇蛻裹麝彌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亟痛即自以足剔出之置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象退齒犀退角麝退香皆輒藏覆知自珍其貨也趙辟公雜說云西北之麝噬虺而食柏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柏故麝不結也

爾雅翼

麝

麝如小麋臍有香釋獸謂之麝父字書謂之㹢周書武王狩禽麝五十冬食柏葉夏食諸蟲尤噉蛇至寒則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去之落處遠近草木皆焦黃若人帶過園中瓜菓皆不實畢云麝性多忌今亦未知其所以爲多忌者然楊文公嘗言商汝山多羣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之不敢遺迹他所慮爲人獲人反以是求得必掩羣而獲之此當是疑忌之義亦佩其香者經遊園囿多所避忌故以此刺當時之人其毛可以爲筆鄭虔云麝毛筆一管直行寫書四十張貍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又有水麝臍中唯水一滴於斗水中用灑衣衣至敝

而香不歇唐天寶初養於囿中麝獸之香者故物之香比之今有麝香鳥又有麝香木又有靈猫似麝生南海山谷如猫身牝牡亦云靈狸異物志云靈狸其氣如麝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麝之香氣遠射故謂之麝或云麝父之香來射故名亦通其形似麞故俗呼香麞梵書謂麝香曰莫訶婆伽

集解

別錄曰麝生中臺山谷及益州雍州山中春分取香生者益良陶弘景曰麝形似麞而小黑色常食柏葉又噉蛇其香正在陰莖前皮內別有膜袋裹之五月得者往往有蛇皮骨於腹今人以蛇退皮裹香云彌香是相使也麝夏月食蛇蟲多至寒則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爪剔出著屎溺中覆之常在一處不移曾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者此香絕勝殺取者昔人云是精溺凝作殊不爾也今出羌夷者多眞好出隨

郡義陽晉溪諸蠻中者亞之出益州者形扁仍以皮膜裹之多僞凡眞香一子分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餘物裹以四足膝皮而貨之貨者又復僞之彼人言但破看一片毛共在裹中者爲勝今惟得活者看取必當全眞耳蘇頌曰今陝西益州河東諸路山中皆有而秦州文州諸蠻中尤多蘄州光州或時亦有其香絕小一子纔若彈丸往往是眞蓋彼人不甚作僞耳其香有三等第一生香名遺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極難得價同明珠其香聚處遠近草木不生或焦黃也今人帶香過園林則瓜菓皆不實是其驗也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之其三心結香乃麝見大獸捕逐驚畏失心狂走墜死人有得之破心見血流出脾上作乾血塊者不堪入藥又有一種水麝其香更奇臍中皆水瀝一滴於斗水中用洒衣物其香不歇唐天寶中虞人曾一獻之養於囿中每以針刺其臍捻以眞雄黃則臍復合其香倍於肉麝此說載在酉陽雜俎近不復聞有之或有之而人不識矣唐愼微云商汝山中多麝遺糞常在一處不移人以是獲之其

性絕愛其臍爲人逐急卽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故李商隱詩云投巖麝自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李時珍曰麝居山麞居澤以此爲別麝出西北者香結實出東南者謂之土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南中靈貓囊其氣如麝人以雜之見本條

麝臍香修治

雷斅曰凡使麝香用當門子尤妙以子日開之微研用不必苦細也

氣味

辛溫無毒

甄權曰苦辛忌大蒜李廷飛曰麝香不可近鼻有白蟲入腦患癩久帶其香透關令人成異疾

主治

本經曰辟惡氣殺鬼精物去三蟲蠱毒溫瘧驚癇久服除邪夢魘寐別錄曰療諸凶邪鬼氣中惡心腹暴痛脹急痞滿風毒去面䵟目中膚翳婦人產難墮胎通神仙陶弘景曰佩服及置枕間辟惡夢及尸疰鬼

氣又療蛇毒日華曰治蛇蠶咬沙蝨溪瘴毒辟蠱氣殺臟腑蟲治瘧疾吐風痰療一切虛損惡病納子宮暖水臟止冷帶下孟詵曰除百病治一切惡氣及驚怖恍惚王好古曰通諸竅開經絡透肌骨解酒毒消瓜果食積治中風中氣中惡痰厥積聚癥瘕

發明

李杲曰麝香入脾治內病凡風病在骨髓者宜用之使風邪得出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風入骨如油入麪之不能出也朱震亨曰五臟之風不可用麝香以瀉衛氣口鼻出血乃陰盛陽虛有升無降當補陽抑陰不可用腦麝輕揚飛竄之劑婦人以血爲主凡血海虛而寒熱盜汗者宜補養之不可用麝香之散琥珀之燥嚴用和曰中風不省者以麝香清油灌之先通其關則後免語蹇癱瘓之證而他藥亦有効也李時珍曰嚴氏言風病必先用麝香而丹溪謂風病血病必不可用皆非通論蓋麝香走竄能通諸竅之不利開經絡之壅遏若諸風諸氣諸血諸痛驚癇癥瘕諸病經絡壅閉孔竅不利者安得不用爲引導以開之

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過耳濟生方治食瓜果成積作脹者用之治飲酒成消渴者用之云果得麝則壞酒得麝則敗此得用麝之理者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孟詵曰蠻人常食之似麞肉而腥氣云食之不畏蛇毒也

主治

李時珍曰腹中癥病

附方

中風不省麝香二錢研末入清油二兩和勻灌之其人自甦也（濟生方）

中惡客忤項强欲死麝香少許乳汁塗兒口中取效醋調亦可（廣利方）

小兒驚啼發歇不定眞麝香一字清水調服日三（廣利方）

小兒中水單以麝香如大豆三枚奶汁調分三四服

破傷風水毒腫痛不可忍麝香末一字納瘡中出盡

膿水便効（普濟方）

中惡霍亂麝香一錢醋半盞調服（聖惠方）

小兒邪瘧以麝香研墨書去邪辟魔四字於額上（經驗方）

諸果成積傷脾作脹氣急用麝香一錢生桂末一兩飯和丸菉豆大大人十五丸小兒七丸白湯下蓋果得麝則落木得桂即枯故也（濟生方）

消渴飲水因飲酒或食果實過度雖能食而口渴飲水數尿以麝香當門子酒和作十餘丸枳椇子煎湯送下蓋麝香敗酒壞果枳椇亦敗酒也（濟生方）

偏正頭痛久不除者晴明時將髮分開用麝香五分皂角末一錢薄紙裹置患處以布包炒鹽於上熨之冷則易如此數次更不再發（簡便單方）

五種蠱毒麝香雄黃等分爲末以生羊肝如指大以刀割開裹藥吞之（衛生）

口內肉毬有根如線五寸餘如釵股吐出乃能食物捻之則痛徹心者麝香一錢研水服之日三自消（夏子益奇疾方）

催生易產續千金方麝香一錢水研服立下　濟生

勝金散治人弱難産麝香一錢鹽豉一兩以舊青布裹之燒紅爲末以秤錘淬酒服二錢卽下郭稽中云婦人産難及横逆生者乃兒枕破而敗血裹子服勝金散逐其敗血自生也

死胎不下麝香當門子一枚桂心末二錢溫酒服卽下（本事方）

痔瘡腫毒麝香當門子印城鹽等分塗之不過三次（外臺）

鼠咬成瘡麝香封之妙（經驗）

蠶咬成瘡蜜調麝香傅之（廣利方）

山嵐瘴氣水服麝香三分解之（集簡方）

蟲牙作痛香油抹筋頭蘸麝香末綿裹炙熱咬之換二三次其蟲卽死斷根甚妙（醫方摘要）

小兒癥病麝肉二兩切焙蜀椒三百枚炒搗末以鷄子白和丸小豆大每服二三丸湯下以止爲度（范汪方）

麝部紀事

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爲椰葉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香螺巵九眞雄麝香沈水香

義熙起居注倭國獻貂皮人參等詔賜麝香

南夷志南詔有婆羅門波斯闍婆渤泥崑崙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珍珠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

嵩高山記有人在嶺上聞異聲淸和雅妙尋不復聞

唯見一麝在嶺上側足而跳忽失所在

荊州圖記臨澧縣南有龍寄山有獸多麝

南史東昏侯本紀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

開元天寶遺事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酉陽雜俎荊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輙笞責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紿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置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舊唐書波斯國傳波斯事神皆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同州馮翊郡土貢麝

慶州順化郡土貢麝

丹州咸寧郡土貢麝

靈州靈武郡土貢麝

河南道虢州弘農郡土貢麝

河東道嵐州樓煩郡土貢麝香

忻州定襄郡土貢麝香

代州鴈門郡土貢麝香

河北道嬀州嬀川郡土貢麝香

檀州密雲郡土貢麝香

營州柳城郡土貢麝香

山南道均州武當郡土貢麝香

房州房陵郡土貢麝香

金州漢陰郡土貢麝香

羊州羊川郡土貢麝香

利州益昌郡土貢麝香

鳳州河池郡土貢麝香

成州同谷郡土貢麝香

扶州同昌郡土貢麝香

通州通川郡土貢麝香

隴右道河州安昌郡土貢麝香

渭州隴西郡土貢麝香

鄯州西平郡土貢麝香
蘭州金城郡土貢麝香
階州武當郡土貢麝香
洮州臨洮郡土貢麝香
廓州寧塞郡土貢麝香
疊州合川郡土貢麝香
宕州懷道郡土貢麝香
甘州張掖郡土貢麝香
劍南道嘉州犍爲郡土貢麝香
嶲州越嶲郡土貢麝香
黎州洪源郡土貢麝香
茂州通化郡土貢麝香
翼州臨翼郡土貢麝香
維州維川郡土貢麝香
姚州雲南郡土貢麝香
松州交川郡土貢麝香
當州江源郡土貢麝香
悉州歸城郡土貢麝香

靜州靜川郡土貢麝香
柘州蓬山郡土貢麝香
恭州恭化郡土貢麝香
保州天保郡土貢麝香
眞州昭德郡土貢麝香

麝部雜錄

本草經麝香味辛辟惡殺鬼精生中臺山也

秦嘉與婦書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惡氣

抱朴子登涉篇辟地法入山以麝香丸著足爪中皆有効又麝香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壓之也又作筆墨法曰作墨用鷄子白眞珠麝香合以和墨宜用九月二日

續博物志麝以一子眞香糅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餘糝皮毛不辨也所謂眞有三說麋羣行山中自

然有麝氣不見其形爲眞香入春以脚剔入水泥中藏之不使人見爲眞香殺之取其臍一鹿一臍爲眞香此余所目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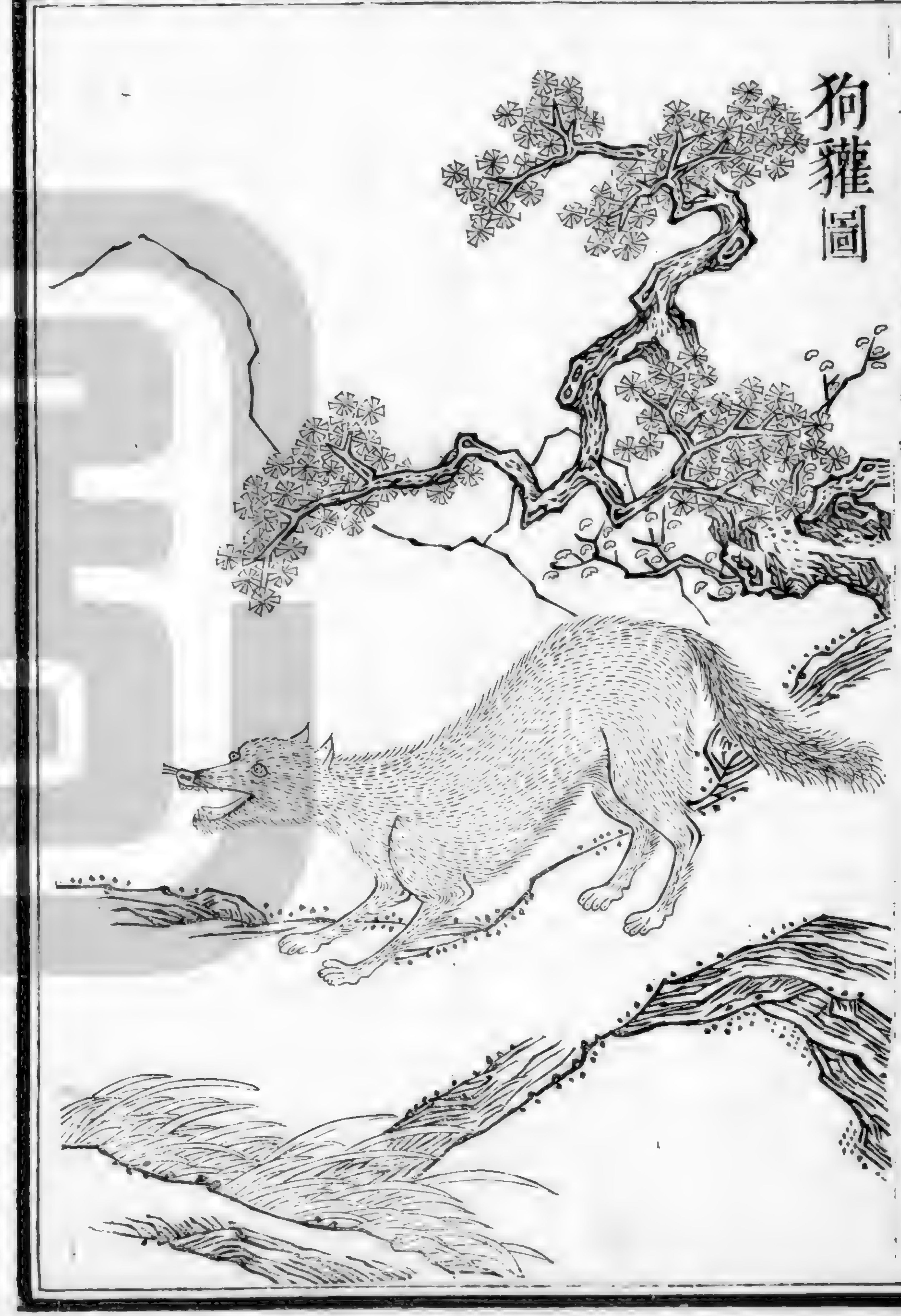
珍珠船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

賢奕東南有荊山之麝臍焉荊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以智之不如麝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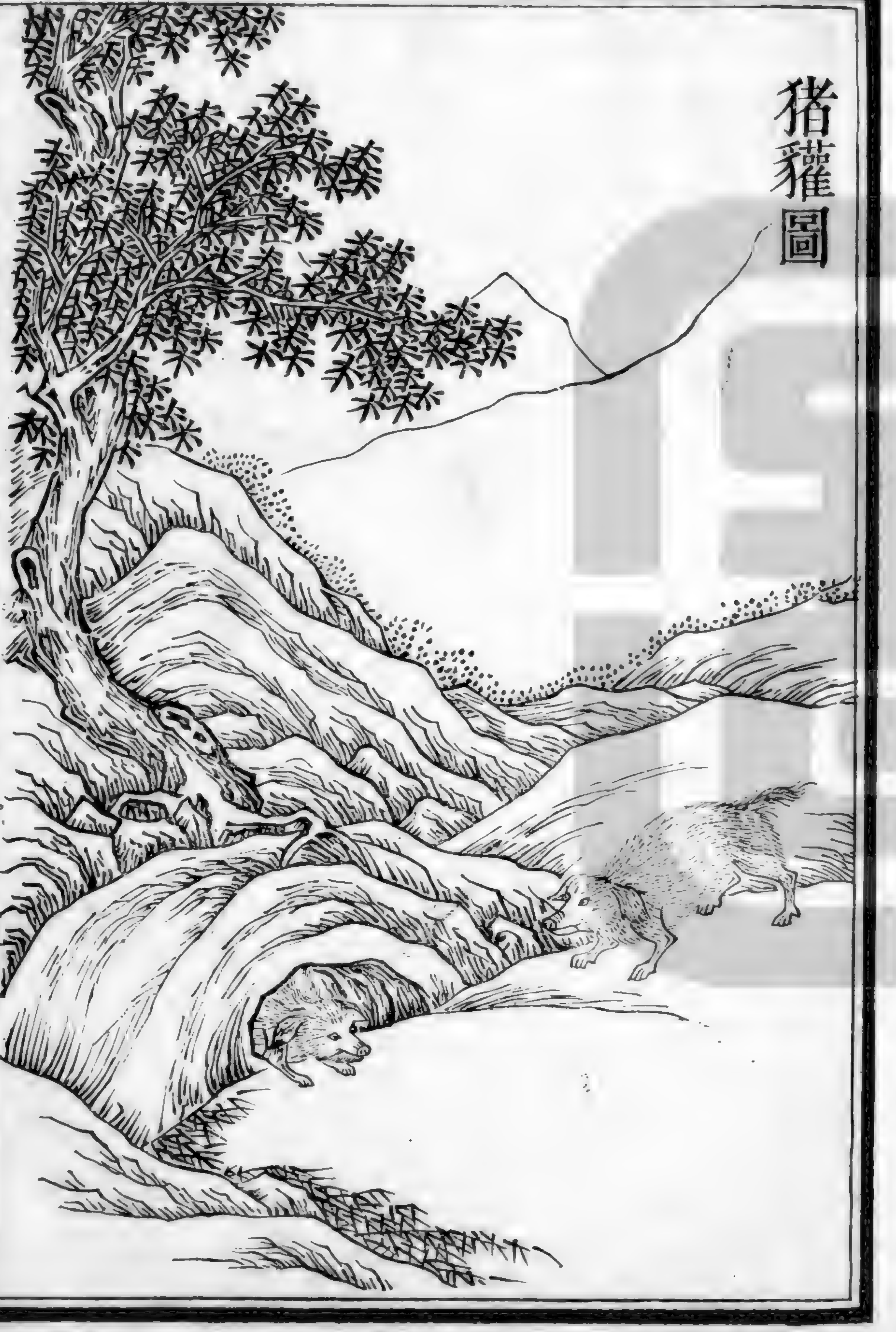
貛部彙考

釋名

貆（詩經） 貒（爾雅）
貗（爾雅） 天狗（本草綱目）
狗貛（本草綱目） 猪貛（本草綱目）



狗貛圖



猪貛圖

詩經

魏風伐檀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

（朱註）貆貉類

爾雅

釋獸

貈子貆

（疏）貈子名貆

貒子貗

（注）貒豚也一名貛（疏）字林云貒獸似豕而肥其子名貗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

（注）皆有掌蹯

其跡厹

（注）厹指頭處（疏）說文云蹯掌也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宣三年左傳云宰夫胹熊蹯是其類也其指頭著地處名厹

本草綱目

貛釋名

李時珍曰貛又作貆亦狀其肥澤之貌蜀人呼爲天狗

集解

汪穎曰狗貛處處山野有之穴土而居形如家狗而脚短食果實有數種相似其肉味甚甘美皮可爲裘李時珍曰貒猪貛也貛狗貛也二種相似而略殊狗貛似小狗而肥尖喙矮足矮尾深毛褐色皮可爲裘領亦食蟲蟻瓜果又遼東女直地面有海貛皮可供衣裘亦此類也

肉氣味

甘酸平無毒

主治

汪穎曰補中益氣宜人蘇頌曰小兒疳瘦殺蛕蟲宜啖之李時珍曰功與貒同

貒釋名

李時珍曰貒團也其狀團肥也

集解

蘇頌曰貒似犬而矮尖喙黑足褐色與貛貉三種大抵相類而頭足小別郭璞註爾雅云貒一名貛以爲一物然方書說其形狀差別也寇宗奭曰貒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短尾尖嘴而黑蒸食極美李時珍曰貒卽今猪貛也處處山野間有之穴居狀似小猪豘形體肥而行鈍其耳聾見人乃走短足短尾尖喙褐毛能孔地食蟲蟻瓜果其肉帶土氣皮毛不如狗貛蘇頌所註乃狗貛非貒也郭璞謂貛卽貒亦誤也

肉氣味

甘酸平無毒

主治

蘇恭曰水脹久不瘥垂死者作羹食之下水大效聖惠方用粳米葱豉作粥食孟詵曰服丹石動熱下痢赤白久不瘥煑肉露一宿空腹和醬食一頓卽瘥瘦人煑和五味食長肌肉寇宗奭曰野獸中惟貒肉最甘美益瘦人吳瑞曰治上氣虛乏欬逆勞熱和五味煑食

膏主治

崔行功曰蜣蜋蠱毒胷中哽噎怵怵如蟲行欬血以酒和服或下或吐或自消也

胞主治

唐本草蠱毒以臘月乾者湯摩如鷄子許空腹服之

骨主治

孟詵曰上氣欬嗽多研酒服三合日二取瘥

貛部紀事

聞見後錄傅獻簡云王荊公之生也有貛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貛郎

貛部雜錄

周禮地官草人凡糞種鹹潟用貆註貆貒也

淮南子修務訓貛貉爲曲穴

抱朴子詰鮑篇貛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八卷目錄

兔部彙考

兔圖
禮記（曲禮　內則）
爾雅（釋獸）
春秋緯（運斗樞）
古今注（九孔）
抱朴子（對俗篇）

宋書（符瑞志）
暘谷謾錄（兔）
埤雅（兔）
爾雅翼（兔）
山家清供（撲霞供）
獸經（丈人）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血氣味 主治 腦主治 骨主治 頭骨氣味 主治 肝主治 發明 皮毛主治 尿主治 發明 附方 敗筆集解 筆頭灰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兔部藝文一

獵兔賦　晉夏侯湛
上白兔表　梁簡文帝
齊王進白兔表　北周庾信
毛穎傳　唐韓愈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前人
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兔賦　路季登
爲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兔狀　令狐楚
白兔賦　蔣防

兔賦　宋吳淑

兔部藝文二（詩）

兔　唐李嶠
獲兔行　蘇拯
白兔　宋文彥博
白兔　歐陽修
永叔白兔　梅堯臣
永叔云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宮爲說願以新意別作一篇　前人
信都公白兔　王安石
放兔行　秦觀
應制詠白兔　金楊雲翼
兔　元趙孟頫
舟中雜詠　袁桷
白兔　明謝承舉
恭題黑兔圖　張四維
恭題黑兔圖應制　申時行

兔部紀事

兔部雜錄
兔部外編
跳兔部彙考
爾雅（釋地五方）
山海經（海外北經）
本草綱目（蟨鼠）
跳兔部藝文
比肩獸讚　晉郭璞
跳兔部紀事

跳兔部雜錄

禽蟲典第七十八卷

兔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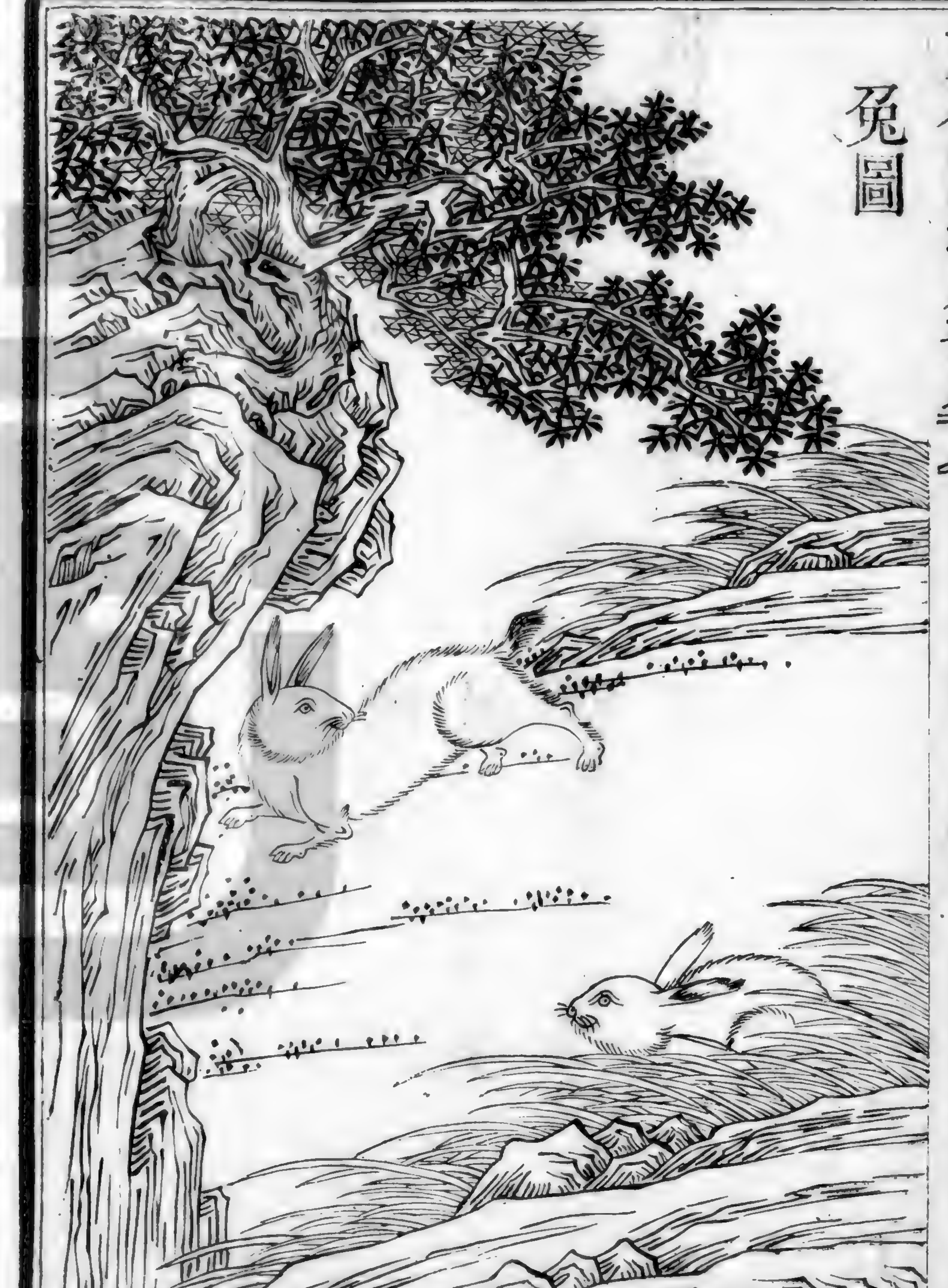
明視（禮記）　嬔（爾雅）

毚（爾雅注）　[illegible]（本草綱目）

舍伽（本草綱目）　明月砂（以下兔屎名本草綱目）

翫月砂（本草綱目）

兔圖



禮記

曲禮

凡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

注兔肥則目開而視明

內則

雉兔鶉鷃

注此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共二十豆上大夫之禮也

折稌犬羹兔羹

注　折稌細折稻米爲飯也

脯羹兔醢

注　食脯羹者以兔醢配之

雉兔皆有芼

注　爲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兔去尻

注　不利于人也

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注　宛脾聶而切之宛或爲鬱皆菹類也

爾雅　釋獸

兔子嬎

注　俗呼曰䨲

其跡迒絕有力欣

疏　此辨兔之種類也崔豹古今註云兔有九孔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字林云迒兔道也絕有力名欣

春秋緯

運斗樞

玉衡星散而爲兔行世瑤光則兔出月

古今注

九孔

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抱朴子

對俗篇

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

宋書

符瑞志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

暘谷謾錄

兔

兔兩爪

埤雅

兔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說兔者明

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蓋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爲後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是詩正言兔罝者先王之化言格於芻蕘行至於雉兔然後爲溥故序以爲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俗云兔營窟必背丘相逼所謂狡兔三穴古今註曰兔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尻於文从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狐死亦正丘首不忘本也主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

形人不復見矣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兔生自口出宜有畱難吐而後兔故字又通爲兔俗則作兔非是也今產乳曰兔亦或謂之分娩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从兔也冕亦從兔古之說冕者以爲位彌高而志彌俛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娩蓋婉妻道也娩姆道也

爾雅翼

兔

兔視月而有子其目尢瞭故性號謂之明視天問稱夜光何德死則有育厥類惟何而顧兔在腹蓋月唯望一日滿餘時缺兔亦缺以類相從故說者以爲天下之兔皆雌顧兔爲雄故皆望之以壹氣古者稱日烏月兔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烏不現則飛烏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今世卜兔之多寡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百十爲列延首月影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月暗則兔少是壹顧兔之氣而孕也然兔自有雌雄不專視月古樂府亦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逐

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蓋雌雄之難辨者云云耳論衡云舐雄毛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吐出冬月唯齕木皮至春艸長麥蘩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毳唯兎足底皆毛號建毛性狡以善走齊之㲋兎曰東郭㕙蓋一日而走五百里與齊之㲋狗韓盧同足其居號三窟馮諼以此導田文今兎之所處其穴常爲三竅獵者攻之常顯然自其穴躍出而顧循其背自後入坐穴中獵者反以是得之岳陽人以兎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鳥絕多無敢弋不知何故也其毫利爲筆

韓愈傳毛穎稱蒙恬取兎毫爲筆乃不其然蒙恬所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毫爲柱羊毛爲皮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兎毫自漢有之崔豹說之甚詳又淮南鴻烈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以爲鬼恐爲書所劾故哭而悲之許叔乃云鬼或作兎兎恐見取毛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夫自黃帝蒼頡至於秦蓋三千餘年考蒙恬乃始作秦筆而兎毫竹管又出於鹿毛木管之後彼之哭者骨朽久矣許說非也

山家清供

撲霞供

向遊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兎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沃之風爐安在上用少半鍾候湯響一盃後各分以筯令自筴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圞煖熱之樂越五六年來京師乃復於楊詠齋伯昞席上見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楊勳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安知山林之趣因詩之浪湧晴江雪風翻晩照霞末云醉憶山中味渾忘是貴家

獸經

丈人

丈人喜月

抱朴子曰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兎也魏典略曰兎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兎望月而孕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魏子才六書精要云兎字篆文象形一

云吐而生子故曰兔禮記謂之明視言其目不瞬而瞭然也說文兔子曰娩音萬狡兔曰㕙音俊曰毚音讒梵書謂兔爲舍伽

集解

蘇頌曰兔處處有之爲食品之上味李時珍曰按事類合璧云兔大如狸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銳上脣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趺居趫捷善走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其大者爲㚟音綽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兔無雄中秋望月中顧兔以孕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可破其疑矣主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采至百五十年環轉於腦能隱形也

肉氣味

辛平無毒

孟詵曰酸冷李時珍曰甘寒按內則云食兔去尻不利人也風俗通云食兔髓多令人面生髓骨陶弘景曰兔肉爲羹益人妊娠不可食令子缺脣不可合白

鷄肉及肝心食令人面黃合獺肉食令人病遁尸與薑橘同食令人心痛霍亂又不可同芥食陳藏器曰兔尻有孔子從尸出故妊婦忌之非獨爲缺脣也大抵久食絕人血脉損元氣陽事令人痿黃八月至十月可食餘月傷人神氣兔死而眼合者殺人

主治

別錄曰補中益氣日華曰熱氣濕痹止渴健脾炙食壓丹石毒藥性云臘月作醬食去小兒豌豆瘡李時珍曰涼血解熱毒利大腸

發明

寇宗奭曰兔者明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氣入藥尤效凡兔至秋深時可食金氣全也至春夏則味變矣然作醬必用五味旣患豌豆瘡又食此物發毒太甚恐斑爛損人李時珍曰兔至冬月齕木皮已得金氣而氣內實故味美至春食草麥而金氣衰故不美也今俗以飼小兒云令出痘稀蓋亦因其性寒而解熱耳故又能治消渴壓丹石毒若痘已出及虛寒者宜戒之劉純治例云反胃結腸甚者難治常食兔肉

則便自行又可證其性之寒利矣

血氣味

鹹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凉血活血解胎中熱毒催生易產

腦主治

別錄曰塗凍瘡李時珍曰催生滑胎蘇恭曰同髓治耳聾

骨主治

別錄曰熱中消渴煮汁服蘇頌曰崔元亮海上方治消渴羸瘦小便不禁兔骨和大麥苗煮汁服極效李時珍曰煮汁服止霍亂吐利外臺用之日華曰治鬼疰瘡疥刺風陳藏器曰醋磨塗久疥妙

頭骨氣味（臘月收之）

甘酸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頭眩痛癲疾蘇頌曰連皮毛燒存性米飲服方寸匕治天行嘔吐不止以瘥爲度出必効方日華

曰連毛燒灰酒服治產難下胎及產後餘血不下陸氏用葱湯下李時珍曰燒灰傅婦人產後陰脫癰疽惡瘡水服治小兒疳痢煮汁服治消渴不止

肝主治

別錄曰目暗日華曰明目補勞治頭旋眼眩和決明子作丸服甚明目孟詵曰切洗生食如羊肝法治丹石毒發上衝目暗不見物

發明

李時珍曰按劉守眞云兔肝明目因其氣有餘以補不足也眼科書云兔肝能瀉肝熱蓋兔目瞭而性冷故也

皮毛主治（臘月收之）

蘇恭曰燒灰酒服方寸匕治產難及胞衣不出餘血搶心脹刺欲死者極驗藥性云煎湯洗豌豆瘡陳藏器曰頭皮灰主鼠瘻及鬼疰毒氣在皮中如鍼刺者毛灰主灸瘡不瘥李時珍曰皮灰治婦人帶下毛灰治小便不利

屎主治（臘月收之）

李時珍曰目中浮瞖勞瘵五疳疳瘡痔瘻殺蟲解毒

發明

李時珍曰兔屎能解毒殺蟲故治目疾疳勞瘡痔方中往往用之諸家本草並不言及亦缺漏也按沈存中良方云江陰萬融病勞四體如焚寒熱煩躁一夜夢一人腹擁一月光明使人心骨皆寒及寤而孫元規使人遺藥服之遂平扣之則明月丹也乃悟所夢

附方

消渴羸瘦用兔一隻去皮爪五臟以水一斗半煎稠去滓澄冷渴卽飲之極重者不過二兔（崔元亮海上方）

蟾宮丸　乾坤祕韞治小兒胎毒遇風寒卽發痘疹服此可免雖出亦稀用兔二隻臘月八日刺血於漆盆內以細麪炒熟和丸菉豆大每服三十丸菉豆湯下每一兒食一劑永安甚效　楊氏經驗方加硃砂三錢酒下名兔砂丸

兔血丸　小兒服之終身不出痘瘡或出亦稀少臘月八日取生兔一隻刺血和蕎麥麪少加雄黃四五分候乾丸如菉豆大初生小兒以乳汁送下二三丸

遍身發出紅點是其微驗也但兒長成常以兔肉啖之尤妙（劉氏保壽堂方）

催生丹　治產難臘月兔血以蒸餅染之紙裹陰乾爲末每服二錢乳香湯下（指迷方）

心氣痛瑞竹堂方用臘兔血和茶末四兩乳香末二兩搗丸芡子大每溫醋化服一丸　譚埜翁方臘月八日取活兔血和麪丸梧子大每白湯下二十一丸

催生散　用臘月兔腦髓一箇攤紙上夾勻陰乾剪作符子於面上書生字一箇候母痛極時用釵股夾定燈上燒灰煎丁香酒調下（博濟方）

催生丹　臘月取兔腦髓一箇塗紙上吹乾入通明乳香末二兩同研令勻於臘日前夜安桌子上露星月下設茶果齋戒焚香望北拜告曰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諸生婦人藥願降威靈佑助此藥速令生產禱畢以紙包藥露一夜天未明時以猪肉搗和丸芡子大紙袋盛懸透風處每服一丸溫醋湯下良久未下更用冷酒下一丸卽瘥乃神仙方也（經驗方）

手足皸裂用兔腦髓生塗之（聖惠方）

發腦發背及癰疽熱癤惡瘡用臘月兔頭搗爛入瓶內密封惟久愈佳每用塗帛上厚封之熱痛卽如水也頻換取瘥乃止（勝金方）

預解痘毒十二月取兔頭煎湯浴小兒涼熱去毒令出痘稀（飲善正要）

產後腹痛兔頭炙熱摩之卽定（必效方）

風熱目暗肝腎氣虛風熱上攻目腫暗用兔肝一具米三合和豉汁如常煮粥食（普濟方）

婦人帶下兔皮燒烟盡爲末酒服方寸匕以瘥爲度（外臺）

火燒成瘡兔腹下白毛貼之候毛落卽瘥（百一方）

明月丹　治勞瘵追蟲用兔屎四十九粒硇砂如兔屎大四十九粒爲末生蜜丸梧子大月望前以水浸甘草一夜五更初取汁送下七丸有蟲下急鉗入油鍋內煎殺三日不下再服（蘇沈良方）

五痔下痢兔屎炒半兩乾蝦蟆一枚燒灰爲末綿裹如蓮子大納下部日三易之（聖惠方）

大小便祕明月砂一匙安臍中冷水滴之令透自通

也（聖惠方）

痔瘡下蟲不止者用翫月砂慢火炒黃爲末每服二錢入乳香五分空心溫酒下日三服卽兔糞也（集驗方）

月蝕耳瘡望夜取兔屎納蝦蟆腹中同燒末傅之（肘後）

痘瘡入目生瞖用兔屎日乾爲末每服一錢茶下卽安（普濟方）

痘後目瞖直往山中東西地上不許回顧尋兔屎二七粒以雌雄檳榔各一箇同磨不落地井水調服百無一失其効如神（藺氏經驗方）

敗筆集解

李時珍曰上古殺青書竹帛至蒙恬以兔毫作筆後世復以羊鼠諸毛爲之惟兔毫入藥用

筆頭灰氣味

微寒無毒

主治

唐本云水服治小便不通小便數難淋瀝陰腫脫肛中惡藥性云酒服二錢治男子交婚之夕莖萎李時珍曰酒服二錢治難產漿飲服二錢治咽喉痛不下

飲食出范汪方

發明

李時珍曰筆不用新而用敗者取其沾濡膠墨也膠墨能利小便胎產故耳

附方

小便不通數而微腫用陳久筆頭一枚燒灰水服（外臺）

心痛不止敗筆頭三箇燒灰無根水服立効（經驗方）

難產催生勝金方聖妙寸金散用敗筆頭一枚燒灰研生藕汁一盞調下立產若母虛弱及素有冷疾者溫汁服之　陸氏治難產第一方用兎毫筆頭三箇燒灰金箔三片以蠟和丸酒服

兔部藝文一

獵兔賦　　晉夏侯湛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側盱榛薉落日攢慨傍窺蓊薈視毚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覔歷岡阜畱罾挂於重林疎罝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殳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鶩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熒熒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罝不及

幕爾乃鷹鶻翻以飄揚勁翼謏而下猘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淩厲翕習於廻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芝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上白兔表　梁簡文帝

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薦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囿

齊王進白兔表　北周庾信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麞入貢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脤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屆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祥輿頌効異披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陝略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庶重承廟算方事申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任鳧藻踴躍之情

毛穎傳

唐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常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前人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於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

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徵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邪愈再拜

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兎賦

路季登

大矣哉我唐之盛兮七葉重光襲文明以爲德表武烈而稱皇于是行冬令稽舊章當淸風之戒節建元律之司方時因展狩禮備肅將信不差于王道豈取樂於禽荒者哉若乃整鉤陳嚴羽衞星旆燭野雲旗拂曀周長楊而爲阹屬甘泉以爲綴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兎而飈逝性毚狡而不恭足輕捷而靡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鑾鑣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霜毫而俱斃既絶系而達臆亦洞胷而裂背岐陽

之美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觀夫歲聿暮時既冬採吉日詠車攻或備鮮于乾豆或薦芬于祖宗匪合圍而縱獲諒閱武而觀農且箭協陽爻兎惟陰獸柔而不犯信爾類之可全疆以多猜信我網之不漏伊省括而一發紛應弦而雙仆所以章聖武於無窮表靈誅於薄狩至如馳驟褱跨深密追捷蹤騰勁質飄勇氣於蒼昊抗稜威于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疾疊穿兮彼兎則雙捨㧞兮我矢惟一足使百蠻膽喪萬人股慄遐哉邈乎不可談悉彼更羸之絕藝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于是殺氣肅英風扇信合美於三驅實挺奇於一箭然後廻彤輦御金殿或畀台階或歸鼎膳乃知我皇之盛德眇萬古之罕所見聞者也

爲太原李說尚書進白兎狀　令狐楚

右臣得嵐州刺史趙挺六月二十九日狀稱嵐州合河縣太平鄉大慶村收獲前件白兎差行官李希林送到者臣謹按瑞應圖曰白兎壽千年滿五百則色白又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兎見臣伏以白爲正色

兔實仁獸來皆有爲出必以時伏惟陛下聖壽無疆神功不宰是故太陰精魄降以爲瑞皓質玉立素毛雪垂清明不讓於殷狠皎潔可齊於周鹿況村爲大慶鄕號太平無爲而成不索而獲協元符之一氣彰皇德於千齡雖標中瑞之科實應太廟之曲臣忝守藩鎭覩茲休祥無任忭躍歡慶之至

白兔賦（以至仁垂化靈物表祥爲韻）

蔣防

聖理遐遠元穹效靈有兔爰止載白其形乘金氣而來居然正色因月輪而下大叶祥經豈不以應至道

之神化彰吾君之德馨皎似霜輝溫如玉粹毫素絲而可擬足瓊枝而取類與三窟以殊歸將五靈而共至潔朗貞質聯綿雅致名殊東郭韓盧不敢而前迹近中林蒼鷹無由得鷙其容炳眞其性懷仁飲玉池而冰光不散食瑤草而雪影長新理符守黑事異文身儻使銜鉤殷帝之狠不若如令受彩江生之筆非神載寢載興或馴或擾仰天鑒以昭晰託御林而皎晶爲太白之材用作殊祥之標表原夫陰騭所爲不識不知賁然練被烱若星馳白則西方其理且同於

服順兔爲明視其義取鑒於安危豈惟跧伏於庭側踴躍於堂垂者哉觀其閒暇沐浴鴻化笑魯殿之浮名恥梁園之舊價俾夫守株之士幾恨窮逼過隙之駒空悲代謝是知隱霧而憂者其文蔚反袂而嗟者其道屈曷若保貞白以暉映承聖靈之剪拂同瑞牒而登高異周書而玩物所以充福應叶禎祥事資朴素匪亞文章知獸用之不擾審天符之允臧伴祥烏於苑囿鄰瑞鴈於池塘懿夫以道德爲筌蹄者其可忘

兔賦　宋吳淑

伊彼毚兔淪精月光美騰山於東郭眄怒目於平陽假舐毫而吐子賞食髓而飛觴或以毛飛或聞鼻決壽永千歲狡存三穴爲商紂而生角勞楚王之佩玦若乃稱躍躍美爰爰范睢山東之喻李斯上蔡之言梁冀爲之而營苑孝王以之而作園若夫詩稱斯首禮標明視非宜出月詎能在水至若叔林則産於牀下蔡邕則擾之室傍赤表盛王之瑞黑爲革命之祥賜領軍之姬侍貢鄰國之嬪嬙又有身居月腹豪出

元菟喻得道於忘蹄鄙愚人之守株若夫逮日追風走街積市人有卯日之稱毫推趙國之美投華秋而獲兔屯射犬而必死張華博物吐子曾見於口中傳元作歌擣藥仍聞於月裏

兔部藝文二　詩

兔　　唐李嶠

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
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唯當感純孝郛郭引兵威

狡兔行　　蘇拯

秋來無骨肥鷹犬徧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况平
田無穴者

白兔　　宋文彥博

盛德好生網開三面明貺標奇昌辰乃見育質雪園

淪精月殿著於樂章色含江練

白兔　歐陽修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嫦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白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鳳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縶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囘首峯巒斷消息

永叔白兔　梅堯臣

可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滁州野人獲以還霜毛丰茸目睛殷紅條金練相繫擐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傍杵臼今應閒我欲拔毛爲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永叔云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宮爲說願以新意別作一篇　前人

毛氏潁出中山中衣白兔褐求文公文公嘗爲潁作傳使潁名字傳無窮徧走五嶽都不逢乃至琅琊聞醉翁傳是昌黎之後身文章節行一以同滁人喜其就籠紲遂與提攜來自東見公於巨鼇之峰正草命令詞如虹筆禿顚脫潁以從赤身謝德歸蒿蓬

信都公白兔　王安石

水晶爲宮玉爲田嫦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落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網縶衣褐紛紛謾回首去年驚墮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子得爲此兔謀豐草長林且遊衍

放兔行　秦觀

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盡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虞下有黃犬厄微命無足多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橐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

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幷嶽麓

應制詠白兔　　金楊雲翼

聖德如天物効祥褐夫新賜雪衣裳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禁籞合棲瑤草影御爐猶認桂枝香中興慶事光圖譜黼座齊稱萬壽觴

兔　　元趙孟頫

少年馳逐燕齊郊身騎駿馬如騰蛟耳後生風鼻出火大呼討來（元國語呼兔爲討來）飛鳴髆如今老大百憂集拄杖徐行防喘急卷中見畫眼爲明驥聞秋風雙耳立

舟中雜詠　　袁桷

家奴拾枯草走兔來相親生來不識兔却立驚其神行人笑彼拙歸來始嚬呻乃知特幸脫未信吾奴仁

白兔　　明謝承舉

夜月絲千縷秋風雪一團神遊蒼玉闕身在爛銀盤露下仙芝濕香生月桂寒姮娥如可問欲乞萬年丹

恭題黑兔圖　　張四維

黑兔人間少疑從北極來聖朝今再見瑞牒喜重開玉杵成靈藥瑤池薦壽杯周罝應有詠梁賦不須裁

恭題黑兔圖應制　申時行

梁苑馴遊日周京率舞時重陰符水德千載表宸禧
似與陽烏並還將霧豹疑玉衡光乍掩縣圃色全移
擣藥參神鼎開罝賴聖慈干城猶在野應誦國風詩

兔部紀事

芸窗私志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塗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鵷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弒羿而奪之位兔曰鵷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述異記殷紂時兔生角

竹書紀年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於市

談苑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刀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莫邪

淮南子氾論訓楚王佩玦而逐兔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毚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毚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

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

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君收責於薛因燒其劵後孟嘗君就國於薛民攜老扶幼迎君道中孟嘗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韓子五蠹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定州志秦始皇遣蒙恬將兵二十萬北戍恬因屯中山獵兎拔其毫以製筆

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後漢書馮異傳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

光武本紀建武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兔

清河孝王慶傳慶母宋貴人貴人父揚以恭孝稱於鄉閭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子心内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内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兔爲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疎

梁冀傳冀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

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桓帝本紀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

蔡邕傳邕性篤孝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謝承後漢書儒叔林爲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棲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黃初中郡國十九言白兔見

魏志高柔傳柔爲廷尉明帝卽位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太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見北海卽墨卽墨長獲以獻

咸寧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二見河南陽翟陽翟令華衍獲以獻

四年六月白兔見天水

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見彭城十月白兔見趙國平鄉趙王倫獲以獻

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見北地富平

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見陳留酸棗關內侯成公忠獲以獻

晉書石勒載記茌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元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

宋書符瑞志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見鄱陽太守王耆之以獻并上頌一篇

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將郗曇獻白兔

晉海西公泰和九年四月陽穀獻白兔

晉書五行志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

祥莫之甚焉

宋書符瑞志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見淮南壽陽

晉安帝義熙二年四月無錫獻白兔壽陽獻白兔

幽明錄桓大司馬溫時有參軍夜坐忽見屋棟欞間有一伏兔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惡兔來轉近遂引刀而斫之正中於兔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沱深怪之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迴惑復索刀重斫因傷委頓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過而止

異苑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皝明晨復去値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邈獲白兔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八年閏六月丁亥司徒府白從伊生於淮南繁昌獲白兔以獻

十三年七月甲戌濟南朝陽王道獲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見山陽縣山陽太守劉懷之以獻

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陽師齊獲白兔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獻

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見東萊當利青州刺史杜冀以聞

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見兗州刺史徐瓊以聞乙酉白兔見東莞太守趙球以獻

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見竟陵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六月丙午白兔見南汝陰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見淮南太守申坦以聞

三年閏二月乙丑白兔見平原獲以獻

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見即墨獲以獻

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見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八月辛未白兔見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四年丹陽縣獲白兔一頭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名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及居喪每之墓所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

侯景傳景既平建鄴矯蕭棟詔禪位景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幷州獻白兔一王者敬耆老則見

三年五月車駕東巡幸廣甯有白兔見於乘輿前獲之

四年正月幷州獻白兔

太宗永興三年大獵於西山獲白兔八月京師獲白兔

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縣獻白兔

二年六月京師獲白兔

三年六月頓丘郡獲白兔

崔浩傳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恆與軍國大謀

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靈徵志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獻黑兔

神䴥元年九月章武郡獻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獻白兔

眞君七年二月青州獻白兔二

昭成子孫傳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

靈徵志高宗和平三年十月雲中獲白兔

四年閏月鄴縣獲白兔

高祖延興五年四月白兔見於代郡

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見於雲中

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縣獻白兔

三年三月吐京鎮獻白兔

八年六月徐州獻白兔

十八年十月瀛州獻白兔

二十年七月汲郡獻黑兔京師獲白兔

二十三年獲黑兔

高聰傳聰爲輔國將軍南討望風退敗高祖恕死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

靈徵志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獻白兔

三年四月頴川郡獻白兔八月河內郡獻白兔

四年六月河內郡獻白兔七月夏州獻黑兔

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獻黑兔四月魯陽郡獻白兔

二年八月東郡獻白兔九月河內郡獻黑兔是月肆州獲白兔東郡又獲白兔

三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兔九月肆州獻白兔

四年四月河內郡獻白兔

永平元年四月濟州獻白兔五月河內獻黑兔十月樂安郡獲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獻白兔

延昌三年七月豫州獻白兔

四年三月河南獻白兔八月河南又獻白兔九月河內又獻白兔

肅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獻白兔五月東郡獻白兔六月京師獲白兔十一月鄯善鎮獻白兔

神龜元年六月京師獲黑兔

二年八月正平郡獻白兔九月正平郡又獻白兔十月京師獲黑兔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獻白兔五月冀州獻白兔

三年五月徐州獻白兔二是月冀州獻白兔

孝靜天平二年八月光州獻白兔

四年十月光州獻白兔

元象元年五月徐州獲白兔六月齊獻武王獲白兔以獻是月濮陽郡獻白兔

興和二年四月徐州獻白兔六月京師獲白兔

四年正月光州獻白兔

武定元年瀛州獻白兔汲郡獻白兔

六年十一月武平鎮獻白兔

爾朱榮傳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于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既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

隋書五行志後齊武平二年有兎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兎入王室其君亡按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

周書竇熾傳熾天和五年出爲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恥其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高祖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

尉遲綱傳綱兄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

隋書華秋傳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

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

冊府元龜武德七年遼州獲元兔

浮山縣志唐高祖登極二載平陽西北卽今汾西地時有玉兔見帝遣使祭之勅令置玉兔觀四時享祭至高宗麟德兔復見帝亦遣使祭之增修觀宇至則天皇帝通天二年兔又復見履空而行帝遣中使王文泰求獲玉兔平陽太守杜承衍躬往求見兔出徐步趍之經數日兔至平陽東神山縣西南隅卽今故縣城而隱跡文泰與承衍尋於隱處穿地求之丈餘獲得玉石兔一軀端麗無並上貢則天命建玉兔觀於神山縣多度道流以奉祀之後改觀爲寺至今如故

唐書五行志永淳中嵐勝兔害稼千萬爲羣食苗盡兔亦不復見

酷吏傳王弘義以飛變擢遊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

史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蓏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五行志開元六年八月丁丑獲白兔於太極殿之內廊

傳信記蘇頲初未知頲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名頲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蘭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敬頲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葢代

唐書突厥傳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

冊府元龜開元十五年四月彭州言白兔見

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河西隴右節度使蕭炤討吐蕃大破之有白兔舞於營中請編史冊許之

天寶十四載四月劍南道獲白兔一獻之

永泰元年七月甲寅有三白鹿一白兔見於禁苑觀

軍容使魚朝恩受命巡苑內屯田因獲之以獻朝恩上言請付史館編諸簡策手詔答曰白鹿白兔王者嘉瑞和平之應朕以寡德詎敢當焉卿及將士等務切軍儲克勤農畝上元眷佑爰獲禎符所請付史館者依

舊唐書五行志永泰二年十一月乾陵赤兔見

大曆六年八月丁丑太極殿內廊下獲白兔

冊府元龜貞元十五年五月丁未延州進元兔

十八年八月徐州獻白兔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兔

酉陽雜俎石旻有奇術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

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內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冊府元龜哀帝天祐元年九月朱全忠進白兔一隻中書門下表賀曰今日東頭承旨常郁至奉聖旨者質素光而應候容潔朗以協時既照耀於明庭實昭彰於聖德臣等覽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白兔者月精也抱朴子云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顧野王云王者恩加耆考則白兔見協太陰之瑞實表坤慈應千歲之祥雅符乾德伏以皇帝陛下膺圖纂嗣歷紐騰休紹祖宗之丕基示孝慈於衆彙敦禮耆老委任勳賢所以致八孔之効靈應三秋而發皓來從月窟疊霜毛以蒙茸獻自梁庭粲冰毫而皎潔足以增輝瑞牒歸美皇猷聞天遠自於元勳拭目共觀於多士

豈比魯傳趙郡獨歌如練之詞實同晉獲壽春又繼凝松之詠詔曰上天眷祐靈貺効珍道既協於坤慈祥乃彰於月窟雪霜是比皎皛可觀全忠道貫神明功高鼎鼐果因嘉瑞歸善天庭俾頒示於有司冀流光於不朽再三嘉翫歎注良深

錄異記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垂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知果於觀側薙草兔臥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貓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

五代史安重誨傳重誨爲尚書令四方奏事先白重誨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五月陝州進白兔

五代史晉本紀出帝開運二年冬十月戊寅射兔於硯臺十一月己巳射兔於皐門

幸蜀記漢高祖天福五年六月江源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擾其廬

冊府元龜漢高天福十二年二月辛未即位於晉陽乙酉陽曲縣令崔握遣主簿呂光鄴進白兔一隻帝

覽而嘉之識者曰殷有白狼周有白魚唐有白雀皆爲瑞況帝以乙卯降生而有此兆得不爲大慶乎

隱帝乾祐二年四月潁州獻紫兔白兔皆緘之於櫝出示羣臣六月潁州復獻白兔

鑑戒錄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

錄異記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襃獎表其門閭

稽神錄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奮往搏之旣至無有妝鷹上鞲行數十步廻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卽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六年冬十二月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禮志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爲兔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國語謂是日爲陶里樺陶里兔也樺射也

宋史五行志乾德四年普州兔食禾

孝義傳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於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

楚王元佐傳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

五行志天聖九年五月宿州獲白兔六月廬州獲白兔

明道二年六月唐州獲白兔

郭稹傳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五行志皇祐三年十二月泰州獲白兔

熙寧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

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六月泰州軍獲白兔

七年二月達州獲白兔

宣和元年十月淄州獲黑兔

趙汝愚傳汝愚父善應性純孝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

五行志紹熙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爲瑞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光宗崩

陳思道傳思道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醢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

何保之傳保之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烏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

支漸傳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

金史李通傳海陵南伐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

海陵太子光英傳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於山陵居數日復獲麞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於山陵

宗雄傳宗雄九歲能射逸兔既長材武蹻捷挽强射遠幾三百步嘗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

指月錄趙州觀音院眞際從諗禪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

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

倘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兔部雜錄

詩經周南兔罝章肅肅兔罝椓之丁丁（注）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注）逵九達之道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王風兔爰章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注）兔性陰狡爰爰緩意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雉以耿介反罹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

小雅小弁章相彼投兔尚或先之（注）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小雅巧言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注）躍躍跳疾貌毚狡也以比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小雅瓠葉章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注）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之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

周禮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加豆之實芹菹兔醢（訂義）史氏曰兔醢出於陸故以水產配之

冬官考工記輈人爲輈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訂義）鄭鍔曰卽伏兔也李嘉會曰名曰伏兔亦生物之動者取其轉動之義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腊一肫髀不升（註）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

古諺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

文子上德篇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

木各依其所生也

墨子旗幟篇卒爲雙兔之旗

公輸篇子墨子曰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

愼子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莊子外物篇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有兔生雉

史記范雎傳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易林二人逐兔各爭其得愛妾善走多獲其子

樹菽藿豆爲鹿兔食

千里望城不見青山老兔蝦蟆遠絕無家

烏飛無翼兔走折足雖欲會同未得已惑

敎羊牧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蹇兔缺脣行難齒寒口痛不言爲身生患

鍼鏤徒勞錦繡不成鷹逐雉兔

逐兔索烏破我弓車日暮不及失利後時

逐兔山西利走入門賴我仁德獲爲我福

狡兔趯趯犬良逐咋

逐兔驅狼避去不祥

搏鳩彈鵲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狗逐兔走俱入谷口與虎逢之迫不得去

羊頭兔足少肉不飽

陽不違德高山多澤顏子逐兔未有所得

三狗逐兔于東門路利以進取商人有得

狐貍雉兔畏人逃去分首竄匿不知所處

鷹飛雉遽兔伏不起

兔聚東郭衆犬俱獵圍缺不成无所能獲

脫兔无蹄三步五罷南行不進後市勞苦

牧羊逐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卒歲無功

兔乳立室行來雀食

張網捕鳩兔離其災雌雄俱得爲罝所賊

雉兔之東以野爲塲見鷹奔走死于谷口

元兔捐掌與足相視

淮南子主術訓驊騮騄駬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參同契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論衡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酉雞也卯兔也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狀留篇兔走疾于麒麟

順鼓篇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于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蚄

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兔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于陽也

博物志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食陸畜者貍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

姙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脣缺

傳元鷹兔賦鷹謂兔曰汝害于物有益於世華髦被札形管以制

岳陽風土記岳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取者

抱朴子金丹篇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大者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

黃白篇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旁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卽成金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卽柔可和也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酉陽雜俎韋絢云巴州兔作貍班

蜀郡無兔鴿

唐國史補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眞不如假也

春渚紀聞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

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雄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搠何也先生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搠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緗素雜記古語云兔無脾其說信然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無脾

宣和畫譜崔慤工畫花鳥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大抵四方之兔賦形雖同而毛色小異山林原野所處不一如山林間者往往無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淺草則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異也白居易曾作宣州筆詩謂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聞江南之兔未嘗有毫宣州筆工復取青齊中山兔毫作筆耳畫家雖游藝至此窮理處當須知此因慤畫兔故及之云

元氏掖庭記宮中以玉板箏及白兔胎作羹極佳名換舌羹

玉笑零音黿鳴而鼈應兔死則狐悲

元亭涉筆撲朔蘇東坡詩寒窻煖足來朴握註兔也古樂府雄兔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太平清話嶺南古無兔工人剪鬚爲筆遂下令使一戸輸八鬚不能置者輙責其値見嶺表異錄斯亦可笑也

兔部外編

梁四公記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西海漆海乳海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有兔大如馬毛潔白長尺餘

雲仙雜記有僦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箋筆一枝曰所須但呵筆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則殆矣一日晚思兔頭羹連呵遽得數盤夫妻不能盡以與鄰家自是筆雖存呵之無應

登州府志棲霞縣有隋姓者家極富卜葬于岡坡旣

穿穴忽有白兔躍出臥石上少頃化龍入於海今石上有鱗角跡如龍

跳兔部彙考

釋名

比肩獸（爾雅）

邛邛岠虛（爾雅）

蟨（爾雅）

圖闕

爾雅

釋地五方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

（註）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

山海經

海外北經

北海內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

（註）卽蛩蛩岠虛也走百里

本草綱目

蟨鼠

音厥爾雅云北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嚙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曰蟨李時珍云今契丹及交河北境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卽蹶仆此卽蟨鼠也土人掘食之郭璞以邛邛岠虛爲獸名兔前鼠後張揖註漢書云邛邛青獸狀如馬岠虛似騾而小本草稱岠虛食菴蔄子而仙則物之至駿者也

跳兎部藝文

比肩獸讚　晉郭璞

蟨與駏虛乍兎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跳兔部紀事

汲冡周書王會解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 注 獨鹿西方戎邛邛獸似距虛負蟨而走也

孤竹距虛 注 孤竹東北狄距虛驢騾屬

穆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 注 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邛邛距虛並言之耳

夢溪筆談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虜日捕得數

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跳兔部雜錄

呂氏春秋不廣篇北方有獸名曰蟨鼠前而兔後趨則給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蟨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新論審名篇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

託附篇蟨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

稿簡贅筆阮嗣宗咏懷詩云周周尚啣羽蛩蛩亦念飢周周鳥名垂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常銜鳥羽然後

得飲北有獸曰蛩蛩能擇美草駏虛負之而走以喩君臣相須而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九卷目錄

駮部彙考

駮圖

爾雅（釋畜）

山海經（西山經　海內北經）

爾雅翼（六駮）

駮部藝文一

駮贊　晉郭璞

駁部藝文二 詩

送張秀才從軍　唐李白

駁部紀事

駁部雜錄

貉部彙考

貉圖

周禮 冬官考工記

爾雅 釋獸

埤雅 貉

爾雅翼 貉

獸經 貉愚

本草綱目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貉部紀事

貉部雜錄

獺部彙考

獺圖

禮記 月令

汲冢周書 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桂海獸志（山獺）

埤雅（獺）

爾雅翼（獺）

獸經（獺）

本草綱目（山獺集解　陰莖氣味　主治　骨主治　水獺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肝氣味　主治　發明　髓腎氣味　主治　膽氣味　主治　正誤）

（主治　發明　骨主治　足主治　皮毛主治屎主治　附方）

獺部藝文（詩）

有獺吟　唐劉禹錫

獺部紀事

獺部雜錄

獺部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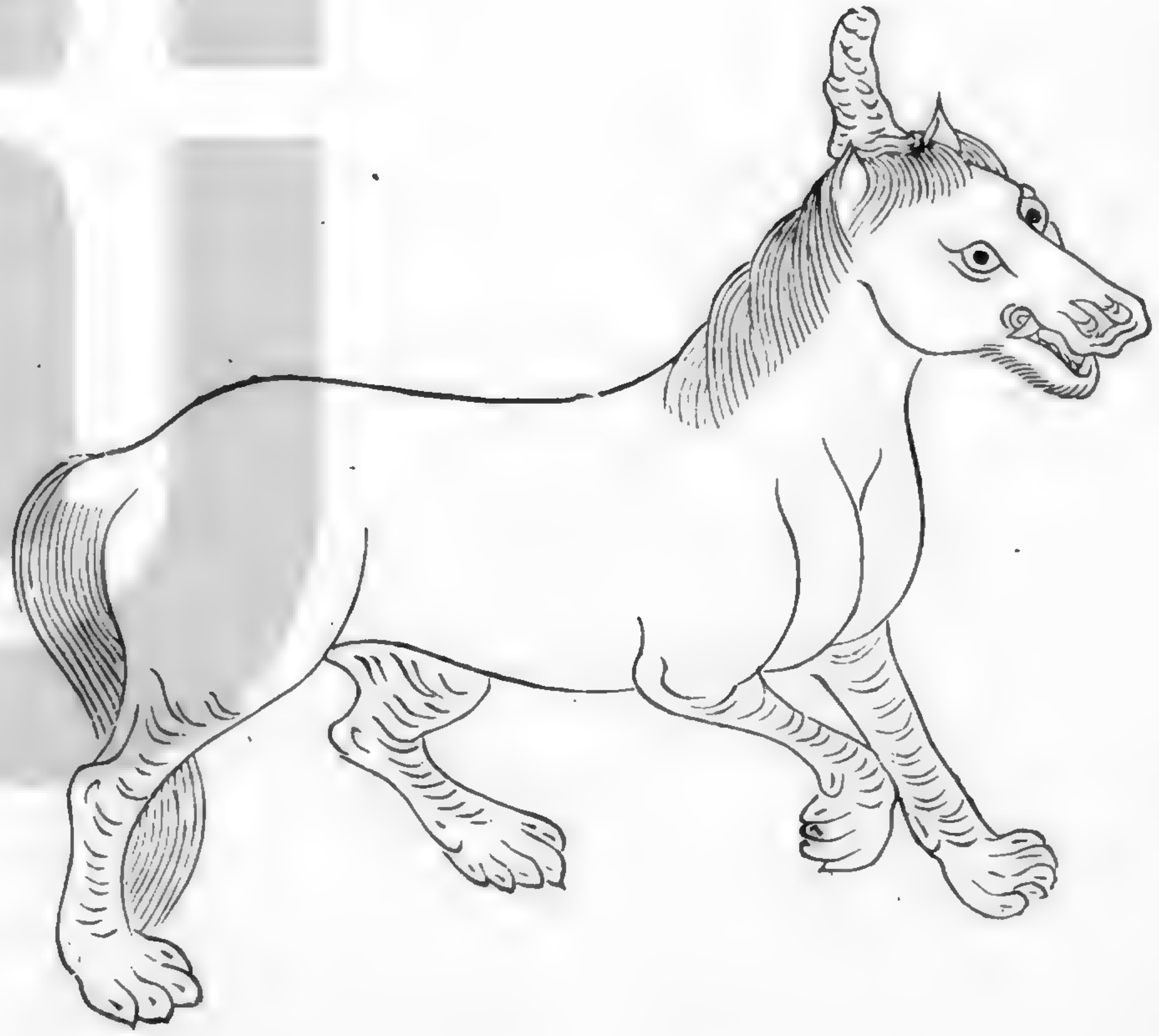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七十九卷

駮部彙考

釋名

茲白（汲冢周書）

駮圖



爾雅

釋畜

駮如馬鋸牙食虎豹

疏 駮亦野馬名也其狀如馬其牙鋸曲而食虎豹也詩秦風云隰有六駮傳引此文以釋之是也

山海經

西山經

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郭曰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有異獸畫中養之辟兵刃也　任臣案晉平公獵遇虎虎伏於道問師曠曠曰臣聞駮馬伏虎豹意君所乘者駮馬乎又宋史載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北人不能識問劉敞敞曰此駮也爲說其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汲冢瑣語曰駮馬能食虎豹邢氏爾雅疏曰駮亦野馬名秦風隰有六駮嚴粲音剝陸璣云駮馬梓楡也以其木皮似駮馬故名之王會篇義渠以茲白注茲白一名駮近宋廉憲於秦中見駮一角虎蹄食四虎云

海內北經

北海內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

郭曰周書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此二說與爾雅同　任臣案說苑師曠云駮驤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又獸之食虎豹者復有渠搜鼩鼠觳青腰狻猊酋耳虎鷹渠搜卽鼩犬一名露犬觳一名黃腰

爾雅翼

六駮

六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其音如鼓喜食虎豹蓋駮毛物既可觀又似馬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駮名之子虛賦曰楚王乃駕馴駮之駟西京賦曰六駮駿甚吳都賦曰驀六駮駕乘也驀上馬之名也說者謂取六駮之獸馴而擾之以當駟馬夫駮牙爪如此安可馴擾唯薛綜解西京賦以爲六駮駮者白馬而黑文畫而如虎者解駮爲馬是也駮用黑畫耶與文馬朱鬣者相類特不如馬之類蓋有自然似駮者耳管子稱威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以問管仲管仲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淯柏迎日而馳乎公曰然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說苑亦稱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以問師曠曠曰鵲食蝟蝟食鵔鵔卽鸃鸃是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一說相似是焉有自然似駮之獸者因以駮名也或言駮食虎豹或言豹食駮爲稍異耳一名茲白周書王會篇曰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卽此物也

又大夏以兹白牛不知何物也劉原父奉使契丹時聞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之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歡服

駮部藝文一

駮贊　晉郭璞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駁部藝文二詩

送張秀才從軍　唐李白

六駁食猛武恥從駑馬羣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

駮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注）亦在臺北與大塵相對義渠西戎國茲白一名駮者也

北齊書張華原傳華原爲兗州刺使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四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杭州府志順治十年夏四月餘杭諸鄉有虎警邑之太璞山前後忽見一巨獸馬形高可八尺長丈餘紫鬣披覆如髮白黑尾人不敢近僅遙矚焉每逐虎至水涯而食之食間則飲水以潤吻嗣是虎患頓息歷四月五月不知所之覓向所食虎處惟見虎頭足四具及殘骨而已考之爾雅曰駮如馬鋸牙食虎豹此即是也

駮部雜錄

談苑馬子烝其母則生駮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空同子乾爲駮馬駮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空同子曰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駮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顫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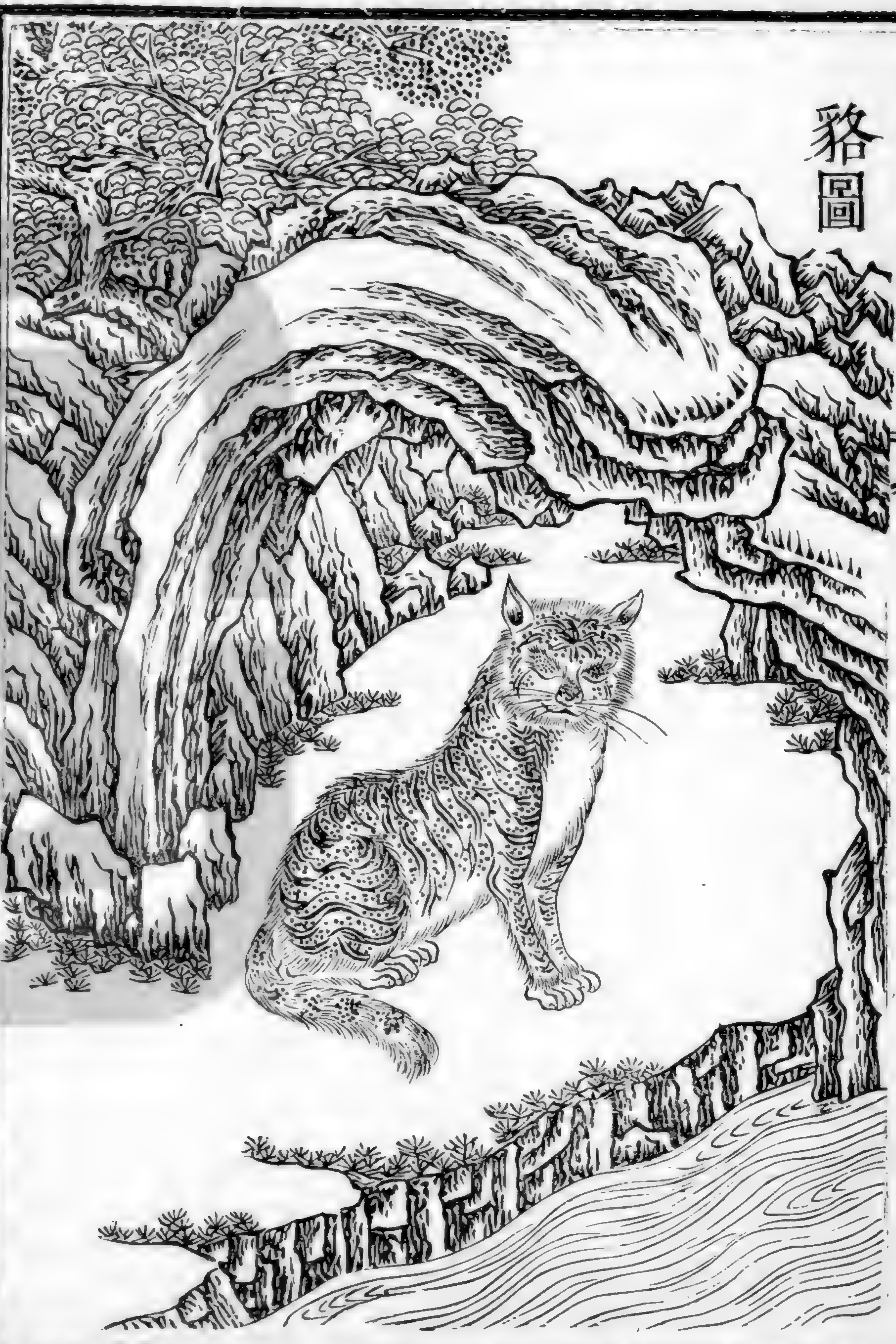
貉部彙考

釋名

貆　貉子　爾雅

䝖　貉雌者　爾雅註

貉圖



周禮

冬官考工記

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訂義）貉注謂善緣木之猿也踰汶則死亦地氣不宜爾　鄭鍔曰非其地則不能以一日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

爾雅

釋獸

貈子貆

注 其雌者名𧳜今江東呼貉爲𧲸𧲽 疏 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𧲸貍類貥謂之𧲽廣雅云𧲽貥也然則皆貈之通名也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

注 皆有掌蹯

其跡厹

注 厹指頭處 疏 其指頭著地處名厹

埤雅

貉

字林曰貉似貍善睡狐善疑貉善睡故狐貉之厚以居也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故淮南子曰蟺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周官所謂祭表貉卽此于貉是也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此言邦域殊氣各有所宜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

土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也釋獸云貈子貆貒子貗而伐檀之詩一章曰胡瞻爾庭有縣貆兮二章曰特三章曰鶉貆小而特大鶉則九小以言在位貪殘無功而受祿其後已悉如此南方異物志曰傳言貉不踰汶鸜鵒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宇之內咫尺不同而況分之華夷限以山海魁詭傚怪可勝言哉字說曰貈善睡則於宜作而無作於宜覺而無覺不可以涉難矣舟以涉難利則涉否則止貈舟在右不能止者也又作貉貉之爲道宜辨而各故孔子狐貉之厚以居貉辨而各故少乎什一謂之大貉小貉無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以爲貉道也

爾雅翼

貉

貉善睡之獸似狐畜而養之抑之卽悟已而復寐豳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夫所取狐貍爾而謂之于貉者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爲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爲位蓋貛之將出貉爲先導表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而取之穆天子傳曰天子

獵於漆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此周禮獵祭貉之驗也亦萬物之所生貉之踰汶則死豈主於河耶孔子狐貉之厚以居者所以利用安身也先事而慮有若狐者焉所以爲利用無事而息有若貉者焉所以爲安身又聖人之居所以致其辨狐孤也貉各也狐一羣而不二惟貉與貛同穴而異處可以致其辨矣貈子貆其雌者名貔今江東呼貉爲⿰豸央詩義問曰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異世人皆名貊貉子似貍然則貉之爲貉又取於此說文狐貈从豸从舟而謂貉爲北方豸種其字从各爲蠻貊之貉此但據論語說之耳貉亦善捕說文曰猴猿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

獸經

貉愚

貉愚而全

字林曰貉似貍善睡然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字說云貉與貛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貈亦作狢爾雅貈子曰貊音陌其子曰貓音惱原本以貊作貆者訛矣

集解

寇宗奭曰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李時珍曰貉生山野間狀如貍頭銳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溫滑可爲裘服與貛同穴而異處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出則貛隨之其性好睡人或蓄之以竹叩醒已而復寐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故見人乃知趨走考工記云貉踰汶則死土氣使然也王浚川言北曰狐南曰貉星禽書言氐土貉是千歲獨狐化成者訛矣

肉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蘇頌曰元臟虛勞及女子虛憊

貉部紀事

穆天子傳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於河宗

宋書符瑞志晉成帝咸康八年十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貉見國內

後秦記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在所問也

墨客揮犀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予元符中於

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貉部雜錄

詩經豳風七月篇一之日于貉（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朱注）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

淮南子原道訓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齊俗訓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貆貉得堙防弗去而緣物莫不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注）貆貆豚堙水埒防隄也

修務訓貛貉爲曲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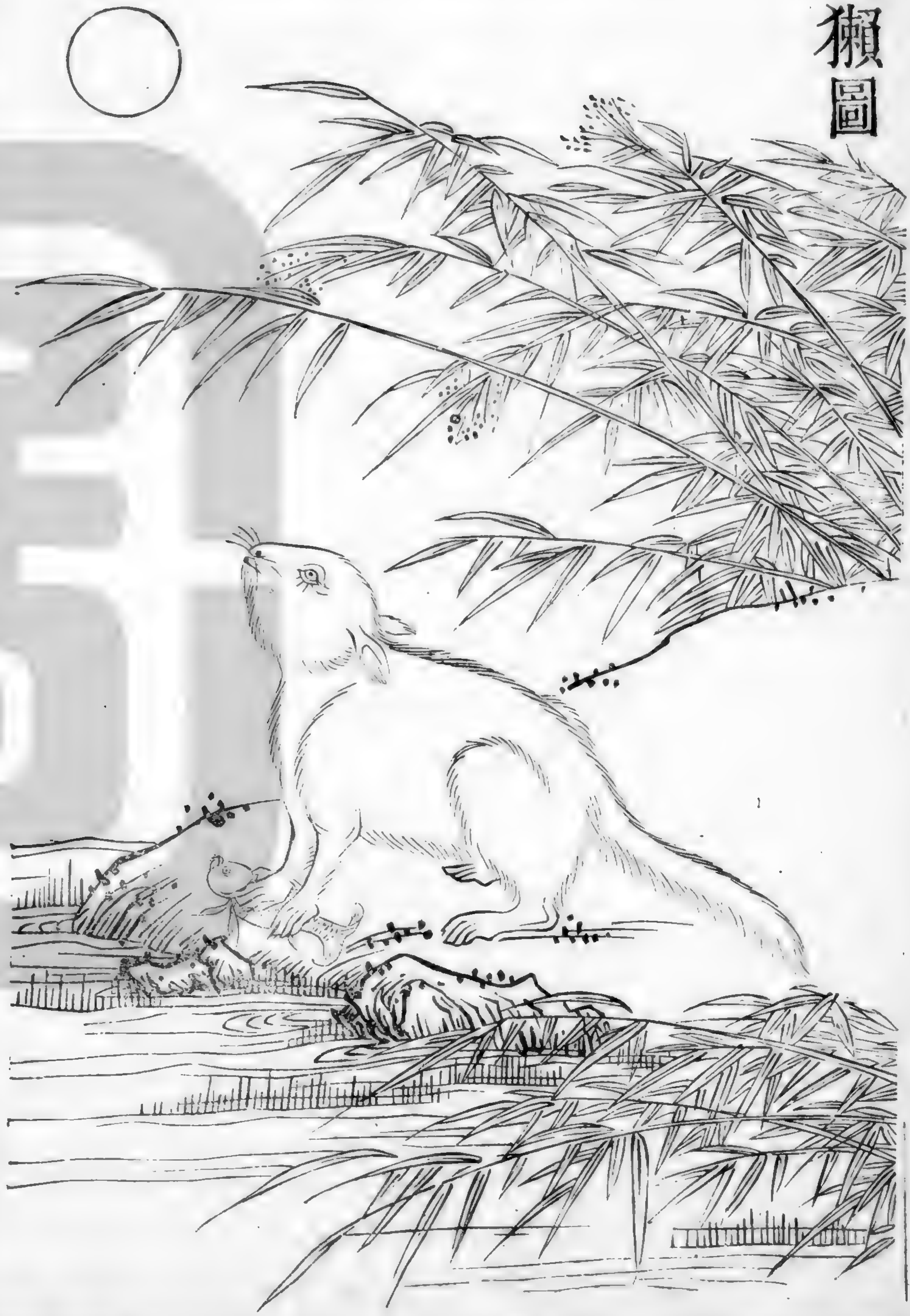
獺部彙考

釋名

山獺（桂海獸志）　水狗（爾雅翼）

水獺（本草綱目）　海獺（本草綱目）

獺圖



禮記

月令

孟春之月獺祭魚

（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故以祭也

汲冢周書

時訓解

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甲胄私藏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正月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桂海獸志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洞俗傳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治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求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埤雅

獺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爲淵敺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獺取魚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其字从賴與豺从才同意舊說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鵲作巢卑水之所及則獱獺移穴其預知有如此也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字說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獺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報本反始非無賴者

爾雅翼

獺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率以正月取魚於水旁四面陳之謂之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蔡邕月令章句曰獺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春之時以乙柔配庚剛故金得殺於木毛蟲害魚於春陽自然之氣不爲妖異故以爲候祭者陳之陸地進而弗食獺歲常兩祭古者魚人候此而入澤梁故先儒言漁人之職歲五取魚則以孟春獺祭爲一季春薦鮪爲二秋獻龜魚爲三孟冬獺復祭爲四季冬始漁爲五說者以祭爲祭天魏蔣濟則云豺獺自祭其先是皆

不知者也其所陳之魚許叔重註淮南子則以爲用鯉束皙補南汝詩曰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獺能祭鳥能養故孝子以相戒則又魴鯉兼祭矣又古稱獺嗜鯔乃不避死魏徐邈畫板作鯔懸落水岸以誘白獺羣獺盡來一時執得性能知水之高下其爲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人以是爲潦水之候又有一種名獱陶隱居云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不入藥用藥當取以魚祭天者三蒼解語云獱似青狐居水中食魚說文亦云猵獺屬或從獱然則最蓋莊子所謂猨猵狙以爲雌者以其能水能陸故與禺屬爲雌雄桑大夫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淮南子曰養池魚者不畜獱獺是故也今人以種小者爲抓鰌言能抓鰌魚食之又有水鼠能入水伺大魚騎之以齧其尾魚以故不蕃然非獺類舊說諸畜肝葉數皆定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吳孫和常醉舞如意誤傷鄧夫人頰以百金求白獺髓爲膏以滅瘢一名水狗每率以五更初出

飲水知人欲取之則入石洞伺其祭魚則有鬬死者穴中有枯骨山海經云釐山庸山之水出焉有獸名曰獺其狀如鱬其尾如彘鬣

獸經

獺

獺祭以魚其陳也圓春漁候也

說文曰猵屬月令云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本草圖經云江湖間多有之北土人亦馴養以爲漁廣雅曰一名水狗然有兩種有猵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

本草綱目

山獺集解

李時珍曰山獺出廣之宜州嵠峒及南丹州土人號爲插翹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獺無偶則抱木而枯猺女春時成羣入山以采物爲事獺聞婦人氣必躍來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之負歸取其陰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貴峒獠甚珍重之私貨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

常有方士多以鼠璞猴胎僞之試之之法但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趯然而動蓋陰氣所感也此說出范石湖虞衡志周草窻齊東野語中而不載其形狀亦缺文也

陰莖氣味

甘熱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陽氣陰痿精寒而淸者酒磨少許服之獠人以爲補助要藥

骨主治

李時珍曰解藥箭毒研少許敷之立消

水獺釋名

李時珍曰王氏字說云正月七月獺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獸之多賴者其形似狗故字從犬從賴大者曰獱音賓曰猵音編又桓譚鹽鐵論以獨爲猵羣爲獺如猿之與獨也

集解

陶弘景曰獺多出溪岸邊有兩種入藥惟取以魚祭

天者一種獱獺形大而頸如馬身似蝙蝠不入藥用蘇頌曰江湖多有之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亦休木上嘗縻置大水甕中在內旋轉如風水皆成旋渦西戎以其皮飾毳服領袖云垢不著染如風霾翳目但就拭之卽去也李時珍曰獺狀似青狐而小毛色青黑似狗膚如伏翼長尾四足水居食魚能知水信爲穴鄉人以占潦旱如鵲巢知風也古有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之語物之性也今川沔漁舟往往馴畜使之捕魚甚捷亦有白色者或云獱獺無雌以猨爲雌故云猨鳴而獺候

肉氣味

甘鹹寒無毒

孫思邈曰甘溫陶弘景曰不可襍兔肉食

主治

別錄曰煑汁服療疫氣溫病及牛馬時行病日華曰水氣脹滿熱毒風蘇頌曰骨蒸熱勞血脈不行榮衞虛滿及女子經絡不通血熱大小腸祕消男子陽氣

不宜多食

發明

孟詵曰患熱毒風水虛脹者取水獺一頭去皮連五臟及骨頭炙乾爲末水服方寸匕日二服十日瘥若冷氣虛脹者服之甚益也只治熱不治冷爲其性寒耳

肝

蘇頌曰諸畜肝葉皆有定數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用之須見形乃可驗不爾多僞也

氣味

甘溫有毒

甄權曰鹹微熱無毒蘇頌曰肉及五臟皆寒惟肝溫

主治

別錄曰鬼疰蠱毒止久嗽除魚鯁並燒灰酒服之藥性云治上氣咳嗽虛勞嗽病蘇頌曰傳尸勞極虛汗客熱四肢寒瘧及產勞李時珍曰殺蟲

發明

寇宗奭曰獺肝治勞用之有驗蘇頌曰張仲景治冷勞有獺肝丸崔氏治九十種蠱疰傳尸骨蒸伏連殗殜諸鬼毒癘疾有獺肝丸二方俱妙孟詵曰疰病一門悉患者以肝一具火燒水服方寸匕日再服之葛洪云尸疰鬼疰乃五尸之一又挾諸鬼邪爲害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沈沈默默不知病之所苦而無處不惡積月累年淹滯至死死後傳人乃至滅門覺有此候惟以獺肝一具陰乾爲末水服方寸匕日三以瘥爲度李時珍曰按朝野僉載云五月五日午時急斫一竹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和獺肝爲丸治心腹積聚病甚效也

腎氣味

同肉

主治

蘇頌曰益男子

膽氣味

苦寒無毒

主治

蘇頌曰眼翳黑花飛蠅上下視物不明入點藥中

正誤

寇宗奭曰古語云蟾肪軟玉獺肝分盃謂以膽塗竹刀或犀角篦上畫酒中即分也嘗試之不驗葢妄傳耳但塗盃唇使酒稍高于盞面耳不可不正之

髓主治

李時珍曰去瘢痕

發明

李時珍曰按集異記云吳主鄧夫人爲如意傷頰血流啼叫太醫云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傳之當滅此痕遂以百金購得白獺合膏而痊但琥珀太多猶有赤點如痣

骨主治

陶弘景曰含之下魚骨鯁藥性云煑汁服治嘔噦不止

足主治

蘇恭曰手足皴裂陳藏器曰煑汁服治魚骨鯁并以爪爬喉下李時珍曰爲末酒服殺勞瘵蟲

皮毛主治

陳藏器曰煑汁服治水陰病亦作褥及履屧著之張傑曰産母帶之易産

屎主治

李時珍曰魚臍瘡研末水和敷之卽膿出痛止陳藏器曰亦主驢馬蟲顙及牛疫疾研水灌之李時珍曰治下痢燒末淸旦飲服一小盞三服愈赤用赤糞白用白糞出古今錄驗

附方

折傷水獺一箇支解入罐內固濟待乾鍛存性爲末以黃米煑粥攤患處糝獺末於粥上布裹之立止疼痛（經驗後方）

鬼魅獺肝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千金翼）

腸痔有血獺肝燒末水服一錢（肘后方）

下血不止用獺肝一副煑熟入五味食之妙（飲膳正要）

月水不通獺肝丸用乾獺膽一枚乾狗膽硇砂川椒炒去汗目各一分水蛭炒黃十枚爲末醋糊丸菉豆大每服五丸當歸酒下日一服（聖惠方）

海獺集解

陳藏器曰海獺生海中似獺而大如犬脚下有毛如胼拇毛著水不濡人亦食其肉海中又有海牛海馬海驢等毛皮在陸地皆候風潮猶能毛起說出博物志李時珍曰大獱小獺此亦獺也今人以其皮爲風領云亞於貂焉如淳註博物志云海獱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獺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

獺部藝文（詩）

有獺吟

唐劉禹錫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青元人立寒沙上心專眼悁悁漁翁以爲妖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黃金鶚大翅搖江烟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鱗去哺雛林岳巔鴟鳥欲伺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獺部紀事

飛燕外傳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囓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貍獻姥謂姑曰是貍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貍

續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

是善用所長

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令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搜神記蠻夷君長冠用獺皮取其遊食于水

異苑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

朝野僉載通川界内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于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彬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于水中取魚引首而出

葢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酉陽雜俎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襟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

唐書孝友傳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

十國春秋楚伊用昌傳用昌南岳道士也有異術學士廖匡圖母病思鱠值江水暴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木獺長三寸許投江中須臾波浪騰沸擒一巨鱗出作鱠食匡圖母病尋愈

眉公筆記王子幻云永州養馴獺以代鸕鷀沒水捕魚常得幾十斤以供一家甚有能擉鼈者子幻親見之

獺部雜錄

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文子上仁篇先王之法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

淮南子說林訓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食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注）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

兵略訓畜池魚者必去猵獺

鹽鐵論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

發蒙記獺以猿爲婦

田家雜占春秋獺祭魚忽有人拾得其遺殘者食之大吉

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

獺部外編

珍珠船劉綱唾盤成李其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搜神記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廻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

者也

異苑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恆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爲獺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病便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卷目錄

蝟部彙考

蝟圖
爾雅（釋獸）
搜神記（蝟）
埤雅（蝟）
爾雅翼（彙）
獸經（蝟 鈍）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正誤　皮修治　氣味　主治　肉氣味　主治　脂氣味　主治　腦主治　心肝主治　膽主治　附方）
蝟部紀事
蝟部雜錄
蝟部外編
貓部彙考
貓圖
貍圖
赤貍圖

詩經（大雅韓奕）
禮記（內則）
爾雅（釋獸）
十洲記（風生獸）
方言（狸）
南州異物志（風母獸）
嶺南異物志（風母杖）
酉陽雜俎（貓　風狸　香狸　牛尾狸　狤𤞞）
物類相感志（香狸　貓眼知時）

桂海獸志（狸）

埤雅（貓　狸）

爾雅翼（貓　狸）

瑯嬛記（女奴）

獸經（息鼠　貓睛）

本草綱目（狸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膏主治　肝主治　陰莖主治　骨）

（氣味　主治　發明　尿主治　附方　風狸）（釋名　集解　腦主治　尿主治　貓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骨氣味）（主治　發明　腦主治　眼睛主治　牙主治）

（發明　舌主治　涎主治　肝主治　胞衣）（主治　皮毛主治　尿主治　屎修治　主治）

（附方　靈貓釋名　集解　肉氣味　陰氣）（味　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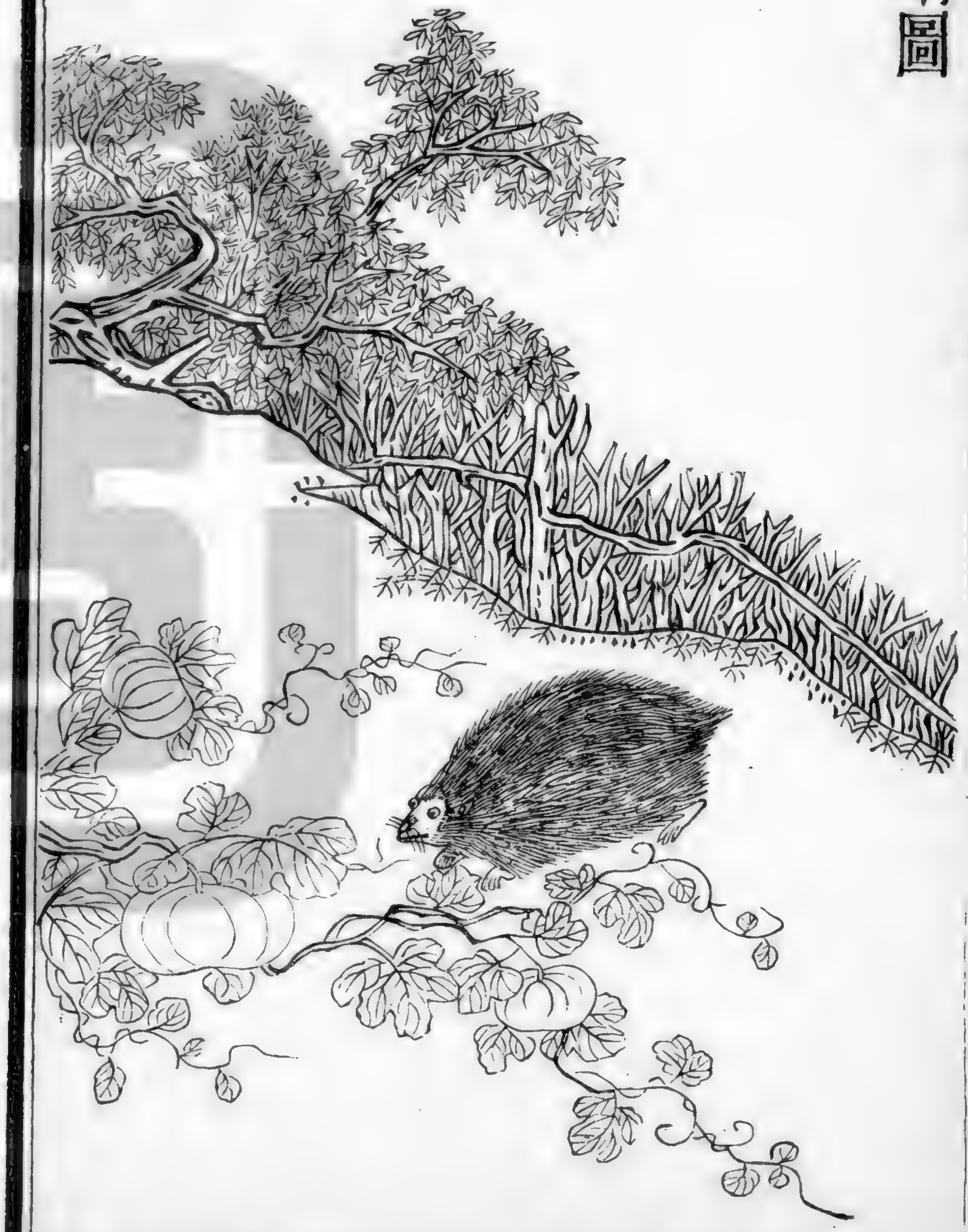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八十卷

蝟部彙考

釋名

彙（爾雅）

蝟圖



爾雅

釋獸

彙毛刺（註）今蝟狀如鼠（疏）彙即蝟也其毛如針

搜神記

蝟

蝟多刺故不能超踰楊柳

埤雅

蝟

蝟可以治胃疾炙轂子曰刺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針者曰蝝蝟狀似鼠性極獰鈍物少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爾雅所謂彙毛刺者卽此也見鵲則仰腹受啄中其矢輙爛故淮南子云鵲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舊說豹食豺豺食毛又曰蝟皮能整紕纇染師用之刷紕物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之爲物以類行以類止故又爲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彙許愼曰蟲似豪豬者蓋豪豬蝟如弃而端黑附毛有鈴大略如蝟也傳曰蝟膽甘楝蜜苦一曰火鑠金故鵲啄蝟蝟能制虎鵲能制蝟蓋物之相制迭爲君臣如此莊子所謂是其時爲帝者也

爾雅翼

彙

彙之爲獸小小耳似鼠而毛刺大者如小豘小者如瓜脚短前尾長寸餘蒼白色見人則藏面腹下負輥如栗房攢毛外刺不可搏執漢元封二年大雪深數尺牛馬蹝縮如蝟蓋似此也淮南子曰鵲矢中蝟此類之不可推者蝟獨畏鵲緯書曰火鑠金鵲啄蝟宋

均曰蝟有兵刺故謂金烏處高得火氣也蝟見鵲便自仰腹受啄或謂蝟極獰鈍或惡鵲聲故反腹令啄欲掩取之猶蚌鷸耳非有畏也今人以彙皮理絲之紕纇者其皮與山枳鼠皮毛相似枳鼠毛端兩岐爲別彙有毛刺故通爲品彙之彙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萬彙之雜然皆生如彙毛矣至於豪者其豪特達出於其類故才出人曰豪亦謂此爾傳曰盜賊如蝟而起彙可治胃疾故又从蟲从胃又从彑則爲蝟从犬則爲猬西京賦摣狒猬

獸經

蝟鈍

蝟鈍而獘

爾雅曰彙毛刺邢昺疏曰彙即蝟也其毛如針埤雅曰蝟狀似鼠性極獰鈍物小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見鵲便仰腹受啄中其矢輒爛淮南子曰鵲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是謂鈍而獘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說文彙字篆文象形頭足似鼠故有蝟鼠之名寇宗奭曰蝟皮治胃逆開胃氣有功其字從蟲從胃深有理焉

集解

別錄曰蝟生楚山川谷田野取無時勿使中濕陶弘景曰處處野中時有此獸人犯之便藏頭足毛刺人不可得能跳入虎耳中而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物相制如此其脂烊鐵中入少水銀則柔如鉛錫蜀圖經曰猬狀如貒㹠大者如㹠小者如瓜腳短尾長寸餘蒼白色腳似猪蹄者佳鼠腳者次之去肉取皮火乾又有山枳鼠皮正相似但尾端有兩岐爲別又有虎鼠皮亦相類但以味酸爲別又有山㹠頗相似而皮類兎皮其色褐味甚苦俱不堪用李時珍曰猬之頭觜似鼠刺毛似豪猪踡縮則形如芡房及栗房攢毛外刺尿之卽開炙轂子云刺端分兩頭者爲猬如棘針者爲蝝與蜀說不同廣韻云似猬而赤尾者名暨居寇宗奭曰乾猬皮并刺作刷治紕帛絕佳世有養者去而復來

正誤

蘇恭曰猬極獰鈍大如㹠小如瓜惡鵲聲故反腹受啄欲掩取之猶鷸蚌也虎耳不受雞卵且去地三尺蝟何能跳之而入野俗鄙言遂爲雅記深可怪也寇宗奭曰唐註擯陶理似當然李時珍曰按淮南子云猬使虎申蛇令豹止又云鵲屎中蝟緯書云火鑠金故鵲啄蝟觀此則陶說非妄也而蘇氏斥之寇氏和之非矣蜈蚣制龍蛇蝍蛆蛞蝓制蜈蚣豈在大小利鈍耶物畏其天耳蜀圖經所謂虎鼠卽䶂鼠亦蝟中一種也孫愐云䶂鼠能飛食虎豹談藪云虎不敢入山林而居草薄者畏木上有䶂鼠也鼠見虎過則咆噪拔毛投之虎必生蟲瘡潰爛至死䶂⿰鼠票音相近耳蝟能制虎觀此益可徵矣今正其誤

皮修治

細剉炒黑入藥

氣味

苦平無毒

甄權曰甘有小毒得酒良畏桔梗麥門冬

主治

本經曰五痔陰蝕下血赤白五色血汁不止陰腫痛引腰背酒煑殺之別錄曰療腹痛疝積燒灰酒服藥性云治腸風瀉血痔痛有頭多年不瘥炙末飲服方寸匕燒灰吹鼻止衄血甚解一切藥力

肉氣味

甘平無毒

陳藏器曰食之去骨誤食令人瘦劣諸節漸小也

主治

陳藏器曰反胃炙黃食之亦煑汁飲又主瘻孟詵曰炙食肥下焦理胃氣令人能食

脂氣味

同肉

孟詵曰可煑五金八石伏雄黃柔鐵

主治

日華曰腸風瀉血陳藏器曰溶滴耳中治聾李時珍曰塗禿瘡疥癬殺蟲

腦主治

李時珍曰狠瘻

心肝主治

李時珍曰蟻瘻蜂瘻瘰癧惡瘡燒灰酒服一錢

膽主治

李時珍曰點目止淚化水塗痔瘡寇宗奭曰治鷹食病

附方

五痔下血衍義云用猬皮合穿山甲等分燒存性入肉豆蔻一半空腹熱米湯服一錢妙　外臺用猬皮三指大熏黃如棗大熟艾一錢穿地作坑調和取便熏之取口中有煙氣爲佳火氣稍盡卽停三日將息更熏之三度永瘥勿犯風冷羹臛將養切忌雞魚諸生冷二十日後補之

腸痔有蟲猬皮燒末生油和塗（肘後方）

腸風下血白刺蝟皮一枚銚內煿焦去皮留刺木賊半兩炒黑爲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楊氏家藏方）

蠱毒下血蝟皮燒末水服方寸匕當吐出毒（千金翼）

五色痢疾蝟皮燒灰酒服二錢（壽域方）

大腸脫肛蝟皮一斤燒磁石煆五錢桂心五錢爲末每服二錢米飮下（葉氏摘元）

塞鼻止衄蝟皮一枚燒末綿裹塞之（聖惠方）

鼻中瘜肉蝟皮炙爲末綿裹塞之日三（千金方）

眼睫倒刺蝟刺棗針白芷青黛等分爲末隨左右目嘀鼻中口含冷水（瑞行堂方）

反胃吐食蝟皮燒灰酒服或煑汁或五味淹炙食（普濟）

小兒驚啼狀如物刺用蝟皮三寸燒末傅乳頭飮兒（子母祕錄）

猘犬咬傷蝟皮頭髮等分燒灰水服（外臺方）

虎爪傷人刺蝟脂日日傅之內服香油

痘後風眼發則兩瞼紅爛眵淚用刺蝟膽汁用簪點入痒不可當二三次即愈尤勝烏鴉膽也（董炳集驗方）

蝟部紀事

南中志滇池縣有白蝟山山無石惟有蝟

北齊書後主本紀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緯與蝟相協亡齊徵也

尚書故實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蝟部雜錄

易林從蝟見虎雖危無殆終已不處

淮南子修務訓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則過者莫不掩鼻

蝟部外編

東陽夜怪錄彭城客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東還翌日到渭南縣縣宰黎謂畱飲乃命僮僕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迨將昏黑道上無可問程不知所畱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月光依微略辨佛廟自虛策馬入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俄則

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其人問自虛何故止此自虛具以實告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盧倚馬次一人云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因吟詩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稱沓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中正乃曰吾作宜僚以釋二忿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自邑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笠自虛亦稱

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厠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汙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鎗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窻臊穢撲鼻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駞一帖腹跪足儼耳齝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一老鷄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南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麰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駮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

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蹄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武闔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躶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貓部彙考（貍附）

釋名

貓（詩經）

貄（貍子　爾雅）

貅（貍　方言）

風母獸（貍　南州異物志）

烏圓（酉陽雜俎）

牛尾貍（酉陽雜俎）

狤[illegible]（酉陽雜俎）

貍（禮記）

風生獸（貍　十洲記）

豾（貍　方言）

蒙貴（酉陽雜俎）

風貍（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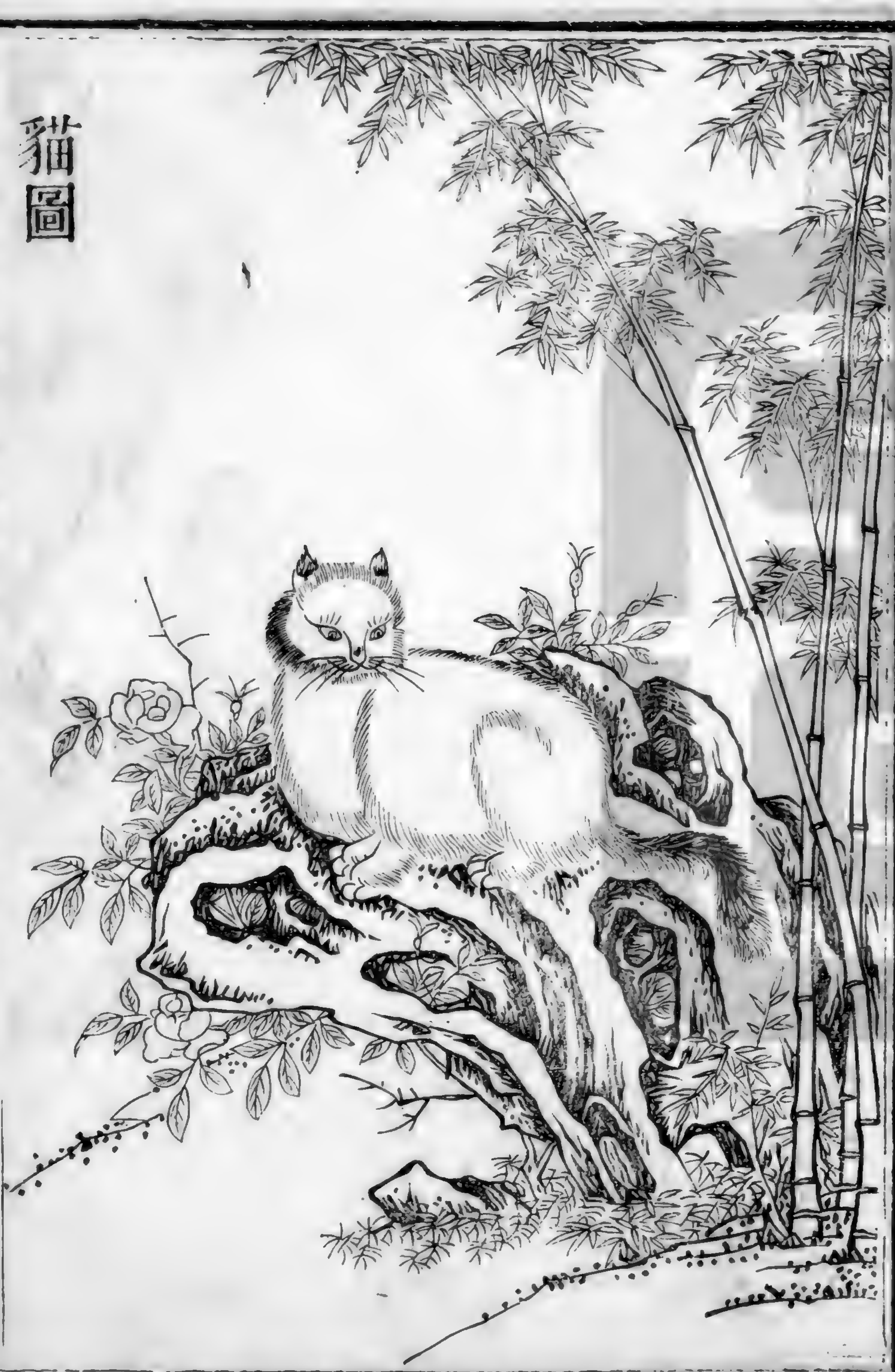
香貍（酉陽雜俎）

火貍（桂海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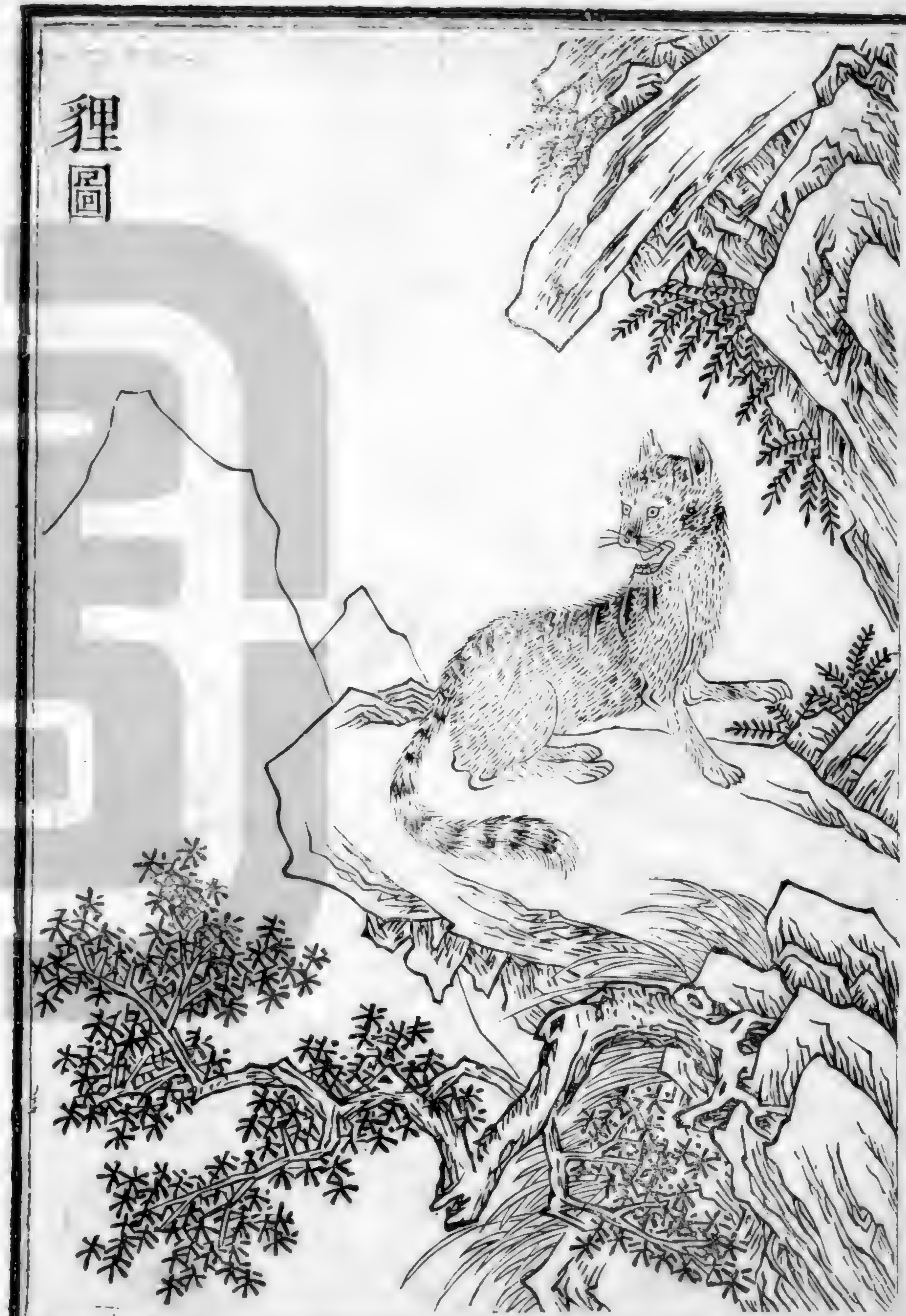
女奴（瑯嬛記）

靈貓（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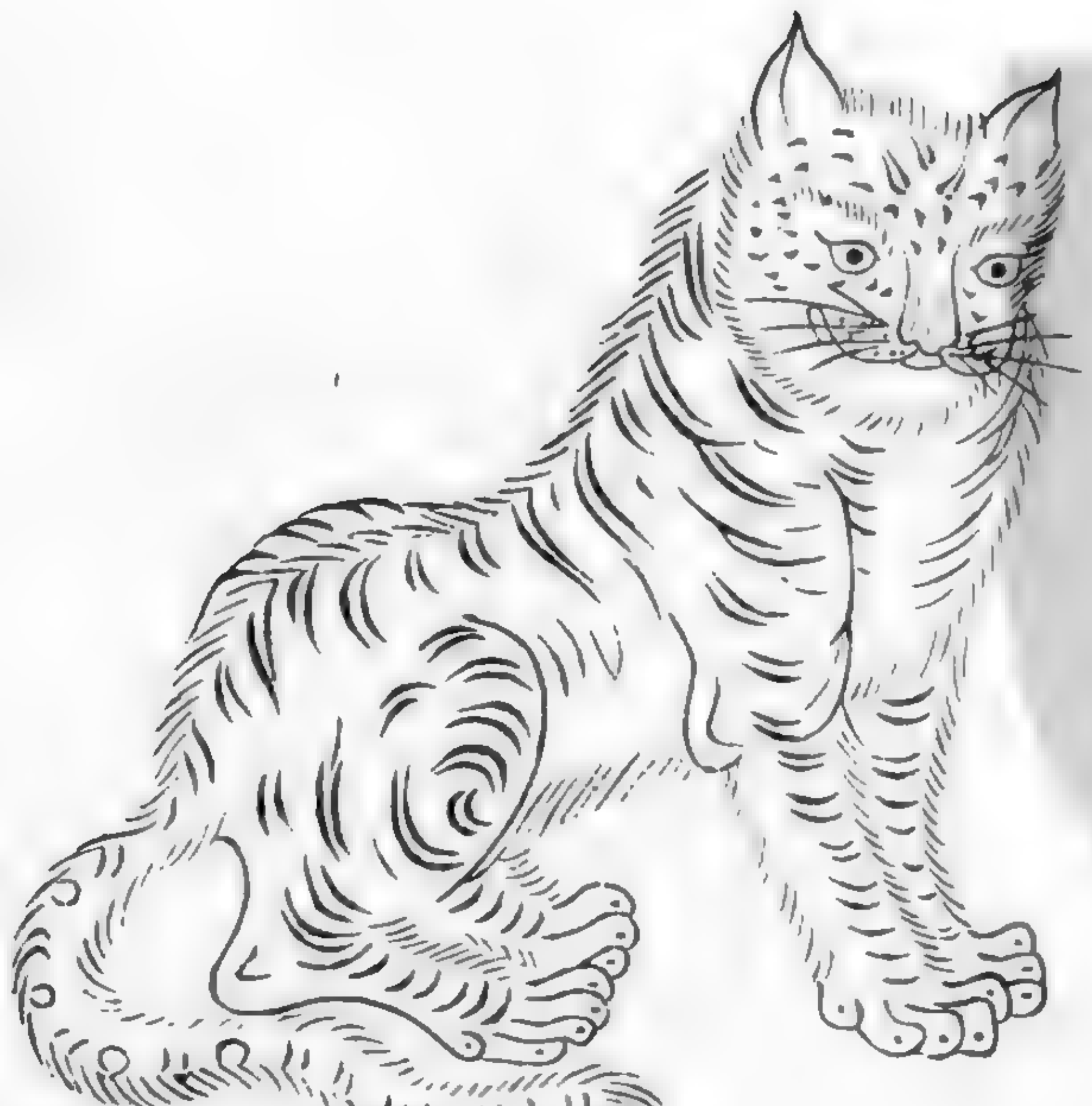
貓圖



貍圖



赤貍圖



詩經

大雅韓奕

有貓有虎

朱注 貓似虎而浅毛

禮記

內則

貍去正脊

注 爲不利于人

爾雅

釋獸

貍子隸

注 今或呼豾貍 疏 字林云貍伏獸似貙其子名隸郭云今或呼豾貍者字林云豾貍也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

注 皆有掌蹯

其跡瓜

注 瓜指頭處 疏 其指頭著地處名瓜

十洲記

風生獸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

方言

貍

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豾關西謂之貍

南州異物志

風母獸

風母獸一名平猴狀如猴無毛赤目若行逢人便叩頭狀如懼罪自乞人若撾打之愜然死地無復氣息少得風吹須臾能起

嶺南異物志

風母杖

風母如猿猴而小晝則踡伏不能動夜則騰躍甚疾

好食蜘蛛打殺以尸向風復活微破腦不復生矣以酒浸愈風疾南人相傳云此獸常持一小杖遇物則指飛走悉不能去人有得之者所指必有獲夷人施罟網既得其獸不復見其杖鞭之數百乃爲人取或云邕州首領甯洄得之洄貲產巨萬僮伎數百洄甚祕其事

酉陽雜俎

貓

貓目睛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蝨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卽若火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紅叱撥及青驄色者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

風貍

南中有獸名風貍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貍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一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

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棄於草中若不可下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香貍

香貍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眞麝

牛尾貍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狤猸

徼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狤猸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肢了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靑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物類相感志

香貍

香貍生四箇外腎

貓眼知時

貓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桂海獸志

貍

火貍貍之類不一邑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化爲豹其文先似之矣

風貍狀似黃猨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大風疾奇效

埤雅

貓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詩曰有貓有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詩以譽韓樂而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舊傳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卽從斂如線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如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乃因舊俗而知爾貓亦如虎晝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傳曰騏驥騄騮

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言殊技也是故天下之才在於因任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蓋如是矣近人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圓日漸午狹長正午則如一線爾

貍

貍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通於薶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似貙而小文彩斑然異於貒貉故法言曰辨人貍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狐善疑貍善擬不可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蓋貍狐貒貉其性一而貍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厹而不速也昔人謂河冰上有貍迹便

堪人渡崔豹以爲貍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冰輒聽蓋不知所謂聽冰非狐性獨然貍亦有之也述征記曰盟津寒則冰厚數丈冰合車馬未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內饔曰鳥皫色而沙鳴貍馬黑脊而般臂螻貍言其氣臭如貍也內則作鬱蓋物宜露而反鬱則臭矣螻言其氣臭如螻也內則作漏蓋物宜覆而反漏則臭矣今貍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从理省以此與鯉之制字同義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三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焉理者里也可以數度者也

爾雅翼

貓

貓小畜之猛者性陰而畏寒雖盛暑日中不憚鼻端四時冷濕惟夏至卽溫目睛早晚圓日中如線就陰則復圓其耳經捕鼠之後則有缺如鋸如虎食人而鋸耳也洗面過耳則有勝客至其色有似貍者通謂之貍說苑曰騏驥騄駬倚衡負軛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古者蜡禮迎而祭之

故說者曰蜡蓋三代之戲禮也祭必有尸無尸曰奠蜡謂之祭則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是其說起於先儒欲滿八蜡之數故兼貓虎而列焉夫貓虎雖能食田豕田鼠然所以主此者葢必有神於此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夫去螟螣蟊賊而畀之炎火者人也然必曰田祖有神相之耳今去田鼠田豕者雖貓虎也然所以使鼠豕得去者豈無神以掌之耶迎貓虎以祭其所主之神固自有尸矣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所以接神者不可同於人所以遇人者不可同於畜豕獸尚不以人道遇況當以人道接耶故祭不宜及貓虎祭不及貓虎葢以物享之則不爲戲禮矣然則貓虎所主者何神曰自田而言之當屬田祖自禽而言之則當祀祊

貍

貍者狐之類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辯人貍別山

鬼乘赤豹從文貍也貍善搏爲小步以擬度焉其發必獲謂之貍步量侯道法之古者王大射則射人以貍步張三侯夫射力有大小故射侯有近遠自士大夫卿以至於諸侯德大者其威宜遠德小者其威宜近故其張侯之法意皆可以文別度而設也王者威行無外而射力則有限焉大射之事又所以威冒天下四方諸侯必將有在庭者苟按而設之是測量天威損天子之體者也故爲小步若貍者焉詳密而進既善爲頌義取必中而又數在其中此神道設教所以尊皇極者也貍好伏故稱伏獸又鼈蜃之類謂之貍物蟯蟲之類謂之貍蟲字皆取於貍而音爲埋則貍亦埋藏之獸矣

瑯嬛記

　女奴

貓一名女奴

獸經

　息鼠

玉面息鼠

廣雅曰貍一種面白而似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

人家捕畜之鼠皆帖伏不復出穴矣

貓睛

貓之睛午則竪而暮則圓

本草綱目

貍釋名

李時珍曰按埤雅云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薶伏之獸也爾雅云貍子曰隸音曳其足蹯其跡瓜音鈕指頭處也

集解

陶弘景曰貍類甚多今人用虎貍無用貓貍者然貓貍亦好又有色黃而臭者肉亦主鼠瘻蘇頌曰貍處處有之其類甚多似虎斑文者堪用貓斑者不佳南方一種香貍其肉甚香微有麝氣寇宗奭曰貍形類貓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皆可入藥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李時珍曰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爲貓貍善竊雞鴨其氣臭肉

不可食有斑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貍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臭可食似虎貍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皮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貓花貓卽此二種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貍卽靈貓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爲牛尾貍亦曰玉面貍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貓貍而絕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犼音迅又登州島上有海貍貍頭而魚尾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孟詵曰溫正月勿食傷神李時珍曰內則食貍去正脊爲不利人也

主治

別錄曰諸疰李時珍曰治溫鬼毒氣皮中如鍼刺蘇頌曰作羹臛治痔及鼠瘻不過三頓甚妙孫思邈曰補中益氣去遊風

膏主治

李時珍曰蹊鼠咬人成瘡用此摩之并食貍肉

肝主治

李時珍曰鬼瘧

陰莖主治

別錄曰女人月水不通男子陰癩燒灰東流水服

骨氣味（頭骨尤良）

甘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風疰尸疰鬼疰毒氣在皮中淫濯如鍼刺著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瘻惡瘡保鼎曰燒灰酒服治一切遊風藥性曰炒末治噎病不通飲食孟詵曰燒灰水服治食野鳥肉中毒頭骨炙研或燒灰酒服二錢治尸疰邪氣腹痛及痔瘻十服後見驗寇宗奭曰炙骨和雄黃麝香爲丸服治痔及瘻甚效李時珍曰殺蟲治疳痢瘰癧

發明

蘇頌曰華佗治尸疰有貍骨散用其頭李時珍曰貍

骨貓骨性相近可通用之衞生保鑑治諸風心癇神應丹用貍全身燒過入藥

屎主治（五月收乾）

孟詵曰燒灰水服主鬼瘧寒熱千金方燒灰和臘猪脂敷小兒鬼舐頭瘡

附方

腸風痔瘻下血年深日近者如聖散用臘月野貍一枚蟠在罐內炒大棗半升枳殼半斤甘草四兩猪牙皂莢二兩同入罐內蓋定瓦上穿一孔鹽泥固濟煅令乾作一地坑以十字瓦支住罐子用炭五秤煅至黑煙盡青煙出取起濕土罨一宿爲末每服二錢鹽湯下一方以貍作羹其骨燒灰酒服（楊氏家藏方）

風冷下血脫肛疼痛野貍一枚大瓶盛之泥固火煅存性取研入麝香一錢每食前米飲服二錢（聖惠方）

鬼瘧經久或發或止野貓肝一具瓶盛熱猪血浸之封口懸乾去血取肝研末猢猻頭骨虎頭骨狗頭骨各一兩麝香一分爲末醋糊丸芡子大發時手把一丸嗅之仍以緋布包一丸繫中指上（聖惠方）

瘰癧腫痛久不瘥用貍頭蹄骨並塗酥炙黃爲散每日空心米飲下一匕（聖惠方）

瘰癧已潰貍頭燒灰頻敷之（千金方）

風貍釋名

李時珍曰風貍能因風騰越死則得風復生而又治風疾故得風名狤猸言其詰崛也

集解

陳藏器曰風貍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他樹食果子其尿如乳甚難得人取養之乃可得李時珍曰今攷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平猴嶺南異物志之風母酉陽雜俎之狤猸虞衡志之風貍皆一物也但文有大同小異爾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貍如獺其狀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無其色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啖薰陸香晝則踡伏不動如蝟夜則因氣騰躍甚捷越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憐之

能人撾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燋打之如皮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卽死也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獲得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二說見十洲記及嶺南志未審然否

腦主治

李時珍曰酒浸服愈風疾十洲記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屎主治

陳藏器曰諸風虞衡志大風疾

貓釋名

李時珍曰貓苗茅二音其名自呼陸佃云鼠害苗而貓捕之故字從苗禮記所謂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亦通格古論云一名烏圓或謂蒙貴卽貓非矣

集解

李時珍曰貓捕鼠小獸也處處畜之有黃黑白駁雜色貍身而虎面柔毛而利齒以尾長腰短目如金銀

及上齶多稜者爲良或云其睛可定時子午卯酉如一線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也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則暖性畏寒而不畏暑能畫地卜食隨月旬上下嚙鼠首尾皆與虎同陰類之相符如此其孕也兩月而生一乳數子恆有自食之者俗傳牝貓無牡但以竹箒埽背數次則孕或用斗覆貓於竈前以刷箒頭擊斗祝竈神而求之亦孕此與以雞子祝竈而抱雛者相同俱理之不可推者也貓有病以烏藥水灌之甚良世傳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類相感然耳

肉氣味

甘酸溫無毒

主治

勞疰鼠瘻蠱毒

發明

李時珍曰本草以貓貍爲一類註解然貍肉入食貓肉不佳亦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胡濙易簡方云凡預防蠱毒自少食貓肉則蠱不能害此亦隋書所謂

貓鬼野道之蠱乎肘後治鼠瘻核腫或已潰出膿血者取貓肉如常作羹空心食之云不傳之法也昔人皆以癧子爲鼠涎毒所致此乃淮南子所謂貍頭治癙及鼠嚙人瘡又云狐目貍腦鼠去其穴皆取其相制之義耳

頭骨氣味

甘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鬼疰蠱毒心腹痛殺蟲治疳及痘瘡變黑瘰癧癙瘻惡瘡

發明

李時珍曰古方多用貍今人多用貓雖是二種性氣相同故可通用孫氏治痘瘡倒黶用人貓猪犬四頭骨方見人類

腦主治（紙上陰乾）

李時珍曰瘰癧癙瘻潰爛同莽草等分爲末納孔中出千金方

眼睛主治

瘰癧瘋瘻燒灰井花水服方寸匕日三出外臺方

牙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痘瘡倒靨欲死同人牙猪牙犬牙燒灰等分研末蜜水服一字卽便發起

發明

李時珍曰痘瘡歸腎則變黑凡牙皆腎之標能入腎發毒也內有貓牙又能解毒而熱證亦可用云

舌主治

千金方瘰癧瘋瘻生曬研敷

涎主治

李時珍曰瘰癧刺破塗之

肝主治

李時珍曰勞瘵殺蟲取黑貓肝一具生曬研末每朔望五更酒調服之出直指

胞衣主治

李時珍曰反胃吐食燒灰入硃砂末少許壓舌下甚效出楊氏經驗方

皮毛主治

李時珍曰瘰癧諸瘻癰疽潰爛

屎主治

李時珍曰蜒蚰諸蟲入耳滴入卽出出儒門事親

屎修治

臘月采乾者泥固燒存性收用

主治

李時珍曰痘瘡倒陷不發瘰癧潰爛惡瘡蠱疰蝎螫鼠咬

燒灰水服治寒熱鬼疰發無期度者極驗

附方

心下鼈瘕用黑貓頭一枚燒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壽域方）

痰齁發喘貓頭骨燒灰酒服三錢便止（醫學正傳）

貓鬼野道病歌哭不自由臘月死貓頭燒灰水服一錢匕日二（千金方）

多年瘰癧不愈用貓頭蝙蝠各一個俱撒土黑豆同燒存性爲末摻之乾則油調內服五香連翹湯取效（集要方）

走馬牙疳黑貓頭燒灰酒服方寸匕（壽域方）

小兒陰瘡貓頭骨燒灰傅之卽愈

鼠咬瘡痛貓頭燒灰油調敷之以瘥爲度（趙氏方）

收斂癰疽貓頭一箇煅研雞子十箇煑熟去白以黃煎出油入白蠟少許調灰敷之外以膏護住神妙（醫方摘要）

對口毒瘡貓頭骨燒灰存性研末每服三五錢酒服（吳球便民食療方）

乳癰潰爛見內者貓兒腹下毛坩鍋內煅存性入輕粉少許油調封之（濟生祕覽）

瘰癧癙瘻以石菖蒲生研盦之微破以貓兒皮連毛燒灰用香油調敷內服白斂末酒下多多爲上仍以生白斂搗爛入酒少許敷之效（證治要訣）

鬢邊生癤貓頸上毛猪頸上毛各一把鼠屎一粒燒研油調敷之（壽域方）

鬼舐頭瘡貓兒毛燒灰膏和敷之（千金方）

鼻擦破傷貓兒頭上毛剪碎唾粘敷之（衛生易簡）

鼠咬成瘡貓毛燒灰入麝香少許唾和封之貓鬚亦

可（救急易方）

小兒瘧疾烏貓屎一錢桃仁七枚同煎服一盞立瘥（溫居士方）

腰脚錐痛支腿者貓兒屎燒灰唾津調塗之（永類鈐方）

蠱疰腹痛雄貓屎燒灰水服（外臺秘要）

瘰癧潰爛臘貓屎以陰陽瓦合鹽泥固濟煅過研末油調搽之（儒門事親）

鬼舐頭禿貓兒屎燒灰臘猪脂和敷之（千金方）

鼠咬成瘡貓屎揉之即愈（壽域方）

蝎螫作痛貓兒屎塗之三五次即愈（心鏡）

齁哮痰欬貓糞燒灰砂糖湯服一錢（葉氏摘要）

靈貓釋名

李時珍曰自爲牝牡又有香氣可謂靈而神矣

集解

陳藏器曰靈貓生南海山谷狀如貍自爲牝牡其陰如麝功亦相似按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刳其水道連囊以酒洒陰乾其氣如麝若雜入麝香中罕能分別用之亦如麝焉蘇頌曰香貍出南方人以

作膾生如北地狐生法其氣甚香微有麝氣李時珍曰按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則自爲牝牡者或由此也劉郁西域記云黑契丹出香貍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溺皆香如麝氣楊慎丹鉛錄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貍其文如金錢豹此卽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貍王逸註爲神貍者也南山經所謂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列子亦云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卽此物也又星禽眞形圖心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貍乎珍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說相合則類卽靈貍無疑矣類貍字音亦相近也

肉氣味

甘溫無毒

陰氣味

辛溫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中惡氣飛尸蠱疰心腹卒痛狂邪鬼神鬼瘧疫氣夢寐邪魘鎭心安神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十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一卷目錄

貓部藝文一
鸜鵒貓兒篇（并序） 唐閻朝隱
貓相乳 韓愈
讉貓 牛僧孺
畜貍說 楊夔
養貍述 舒元輿
貓部藝文二（詩）

殘形操　唐韓愈
送牛尾貍與徐使君　宋蘇軾
牛尾貍　蘇轍
乞貓　黃庭堅
楊廷秀送牛尾貍侑以長句次韻　周必大
牛尾貍　楊萬里
貓兒　林逋
牛尾貍　朱松
貍奴畫軸　金王良臣
貓飲酒　李純甫
醉貓圖（二首）　元好問
題睡貓圖　元柳貫
以野貍餉石末公因侑以詩　明劉基
乞貓　文徵明
題畫貓　汪道會
貓部紀事
貓部雜錄

貓部外編

禽蟲典第八十一卷

貓部藝文一

鸜鵒貓兒篇（并序）

唐閻朝隱

鸜鵒慧鳥也貓不仁獸也飛翔其背焉啗啄其頤焉攀之緣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蹌蹌焉此爲自得彼亦以爲自得畏者無所起其畏忍者無所行其忍抑血屬舊故之不若臣叨踐太子舍人朝暮侍從預見其事聖上方以禮樂文章爲功業朝野歡娛强梁充斥之輩願爲臣妾稽顙闕下者日萬

計尋而天下一統實以爲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證事恐久遠風雅所缺

再拜稽首爲之篇

霹靂引豐隆鳴猛獸噫氣蛇吼聲鸚鵡鳥同資造化兮殊粹精鶺鴒毛翡翠翼鵷雛延頸鵾鷄弄色鸚鵡鳥同稟陰陽兮異埏埴彼何爲兮隱隱振振此何爲兮絲衣翠襟彼何爲兮窘窘蠢蠢此何爲兮好貌好音彷彷兮佯佯似妖姬躧步兮動羅裳趨趨兮蹌蹌若處子迴眸兮登玉堂爰有獸也安其忍莽其脅距其胷與之放曠浪浪兮從從容容鉤爪鋸牙也宵行晝伏無以當遇之兮忘味搏擊騰躑也朝飛暮噪無以拒逢之兮屏氣由是言之貪殘薄則智慧作貪殘臨之兮不復躩由此言之智慧周則貪殘囚智慧犯之兮不復憂非形陋質雖賤微皇王顧遇長光輝離宮別館臨朝市妙舞繁絃雜紫微嘉善堂前景福內合歡殿上明光裏雲母屏風文彩合流蘇斗帳香煙起承恩宴盼接宴喜高視七頭金駱駝平懷五尺銅獅子國有君兮國有臣君爲主者兮臣爲賓朝有賢

兮朝有德賢爲君兮德爲飾千年萬歲兮心轉憶

貓相乳

韓愈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名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

譴貓

牛僧孺

貓爲獸捕鼠啖飢貓性也鼠好害物貓食之是貓於

人爲爪牙於獸職爲刺奸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貓然則人假借畜貓之義盡矣僧孺常學大小戴禮知迎貓之利攝饕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畜之僧孺因允其言是貓也非不壯大猵狘而爲之蠹蝓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饕人戶隙搜蓋覆器挈蓋隱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剩食三時加哺不敢輙鳴呼鼠伏隱處也貓人畜食之也鼠竇（一作穴）厚垣深窖也貓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畏怕也貓遊安緩舒閑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何之也既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掘搖之可怛之也惟貓甚不易也僧孺嘗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秦中崤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君之猶貓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厥亂岷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貓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仗晉則蜀人皆能捕之矣貓非仗于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於逐之以至於戮之故

有爲國者有爲兵者有防盜者有仗而皆亂者則踰於盜也踰于亂也思豢人迎貓不可不愼也

蓄貍說

楊夔

敬亭叟家毒于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嚙篚筐帑無完物及賂于捕野者俾求貍之子必銳于家畜數日而獲諸汴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子諸子其攫生捕飛舉無不捷鼠慑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一旦怠其紲逾垣越宇倐不知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貍然人亦有旃梁武帝于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磾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孰有不叛哉

養貍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貍貍之性憎鼠而喜搏其體趫其文斑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某居時會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

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黽俛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畱缸績（疑作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閤闗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豎瞳迸金文毛磔斑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一作命）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向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囓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痏之憂者皆此狸之功異

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爲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有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于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一作此字）得騁于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沈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持論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貓部藝文二　詩

殘形操

唐韓愈

有獸惟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者其誰

送牛尾貍與徐使君

宋蘇軾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鷄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慇懃送去煩纖手爲我磨刀削玉肌

牛尾貍

蘇轍

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嶮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幷執四蓄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甑烝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眞比儔引筋將舉訊何尤無功竊食人所仇

乞貓　黃庭堅

秋來鼠輩欺貓去倒篋翻牀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

楊廷秀送牛尾貍侑以長句次韻　周必大

江南十月方肅霜小槽初滴鵝兒黃頗思指動異味嘗門正張羅誰未將披綿强來推不去枯蝦欲進上之戸羊膻豕腥猶可厭肪截脂凝在何處草元子雲黃門郎遺我黑面質白章形之硬語努力强寫以奇字伴史倉愧無纖手色傾國壓糟磨刀走臧獲喜於左手持蟹黃美勝八珍熟熊白古來貍首歌侯門名以牛後眞屈君從今玉汝洗俗諺好與紈袖陪梁園公詩如貂不煩削我續狗尾句空著

牛尾貍　楊萬里

狐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季貍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勳分作糟丘子子孫世世襲膏粱黃雀子魚鴻雁行先生試與季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貓兒　林逋

纖鉤時得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慚尸素在吾廬

牛尾貍　朱松

壓糟玉面天涯見琢雪庖霜照眼明投箸羞顏如甲厚南山白額正橫行

貍奴畫軸　金王良臣

三生白老與烏員又現吳生小筆前乞與黃家穰鼠禍莫教虛費買魚錢

貓飲酒　李純甫

枯腸痛飲如犀首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謨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也應消得醉鄉侯

醉貓圖二首　元好問

窗邊癡坐費工夫側輥橫眠却自如料得仙師曾細
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又

飲罷鷄蘇樂有餘花陰眞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山
了四脚撩天却任渠

題睡貓圖　　元柳貫

花陰閒臥小於菟堂上氍毹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
管隔籠鸚鵡喚貍奴

以野貍餉石末公因侑以詩　明劉基

野貍性狡滑夜動晝則潛縶之籠檻中耳弭口不呐
當其得意時足爪長且銛跳踉逞俊捷攫噬靡有饜
貧家養一雞冀用易米鹽爾黠非自食尋聲竊窺覘
破柵舐肉血淋漓汙毛髯老幼起頓足心如刺刀鐮
東鄰借筌蹄西鄰呼獵獫繫餌翳叢灌設伏抽陰鈐
彼機欻已發此欲方未恢絲繩急纏繞四體如黐黏
野人大喜慰不敢私烹燖持來請科斷數罪施剜劉
使君鎭方面殘賊職所殲械送致麾下束縛仍加箝
腥膏忝汚鉞羶齒或可醃芼芳和糟醬頒賜警不廉

黃雀利螳蜋碎首泥塗霑烏鴉殉腐肉噴墨身受淹此物亦足戒申章匪虛誹

乞貓　文徵明

珍重從君乞小貍女郎先已辦氍毹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遺聘自將鹽裹箬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

題畫貓　汪道會

屋底近碻磝紛紛走鼫鼠怪無捕攫功終日眠花嶼

貓部紀事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孔叢子記義篇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

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不然不對而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

飛燕外傳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貍獻姥謂姑曰是貍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貍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輅宜蒙陰和之

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從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名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淸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七年春齊王祐爲齊州刺史好畜鴨有貍嚙鴨頭斷者四十餘

朝野僉載貞觀中恆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鬬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貓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伏

唐書五行志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貓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嚙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

姦

高宗廢后王后傳武昭儀與后及蕭良娣爭寵誣后挾媚道蠱上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飮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涙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飜覆至此我後爲貓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貓

五行志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朝野僉載則天時調貓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齩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開元天寶遺事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唐書五行志天寶元年十月魏都貓鼠同乳同乳者甚於同處

大曆十三年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於兵家得貓鼠同乳以獻

太和三年成都貓鼠相乳

傳信記裴諝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諝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兒爭者亦哂

北夢瑣言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

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生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稽神錄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貓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雷雹大至化爲龍而去

建康有鬻醯者某畜一貓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貓死某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中旣入水貓乃活某下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綆而鐍之鋪中鏁其戸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爲證旣還則已斷索嚙壁而去竟不復見

鴈門野說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缾爲貓所觸砉然墜地因驚得疾薨詔鍇爲王墓誌兩日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鍇曰文意雖不引貓兒事此故實兒頗記否鉉因取紙

筆疏之不過二十事鍇曰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清異錄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貓兒色白小名曰雪姑

泊宅編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眞宗登封曾此駐蹕因賜寺額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爲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盤跚入牀下覺而異之須臾貓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觔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緊隨人有知呼其前名必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隱其事者衆生業報非一此貓特顯者爾

靑瑣高議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豐尤好養鵓鴿編竹爲室數動踰百一日爲貓捕食其鴿沛乃斷貓之四足貓轉堂室之間數日乃死他日貓又食鴿又斷其足前後所殺十數貓後沛妻連產二子俱無手足皆棄之終不悟惜哉

夢溪筆談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

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陽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可談近時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作畫軸以紅繡囊緘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焚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二貓既至前慚懼失措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汚己亦恐汚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貓臥衣笥中夫人即叱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

老學庵筆記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

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臨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至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

宋史五行志紹興二十二年劉彭老家貓產數子皆三足

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貓生子一有八足二尾

清波雜志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及供猪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爲貓食乃一笑畱以充庖同寮從而逐日買貓食蓋北品味止以羊爲貴

鄱陽縣志慶元元年民家一貓領數十鼠隨行相哺如子母或殺貓而鼠舐其血

續已編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

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寧波府志碧州陸公偁與其仲兄儦素友義少長相依同堂而食儦撫諸猶子恩義篤至內外無間言嘗各畜一貓貓各產三子皆銜至堂中乳之每一貓出一貓必爲代乳人以爲友愛所感云閣老李公東陽爲樂府詩頌之曰貓相乳遽如許但知母子恩不復我與汝貓相乳世希有但食乳哺甘不知誰是母陸家兄弟本同胞提孩挈稚相爲勞和氣感物成薰陶吁嗟乎人生胡不如此貓

賢奕金陵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求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未齋雜言東西南北客嘗遊乎盱江之上有會氏者夜聞貓吼甚亟燭之爲鼠嚙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藉之裀褥蓋不輕也故上焉者能辟鼠次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

同眠今此乃爲鼠囓其尾則貓非其貓而鼠非其鼠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劍槊之餘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爾然則鼠可却乎曰大而驅龍蛇小而除蛙蠅之事載在周書

虎苑黃球阮某有膂力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前抱虎腹相持入水踰時迺出虎逸去阮歸晝寢貓登其榻夢中驚呼虎至戰汗死

賢奕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尚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飆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圮矣牆又如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眞哉

平陽縣志靈鷲寺僧妙智嘗畜一貓每誦經輒蹲座下聽之一日貓死僧瘞之後其處生蓮花衆異而發

之花自貓口中出

吉安府志泰和縣城東陳海桑先生家畜一貓嘗依左右越數年先生沒其貓朝夕不食竟臥柩下經七日死

耳談嘉靖中禁中有貓微青色惟雙眉瑩潔名曰霜眉善伺上意凡有呼名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伺上寢株橛不移上最憐愛之後死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塚

貓部雜錄

禮記郊特牲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射王以貍首爲節（訂義）呂氏曰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

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訂義）鄭康成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

儀禮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

（註）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所爲發必中也是以

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

莊子逍遙遊莊子曰子獨不見貍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

呂氏春秋貴當篇貍處堂而衆鼠散

易林齊貝贖貍不聽我辭係於虎鬚牽不得來

三貍捕鼠遮遏前後死於圜城不得脫走

操笱搏貍荷弓射魚非其器用自令心勞

漢東方朔答驃騎難騏驥騄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

淮南子泰族訓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

說山訓貍頭愈鼠（注）鼠齧人瘡貍愈之

說苑雜言篇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

新序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

法言吾子篇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鹽鐵論家鼠嚙貍

抱朴子對俗篇老子有言以貍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令長者老貍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後山談叢盧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蚍唐有鸚鵡舍利

墨莊漫錄黃魯直有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蔡天啓乞貓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咬齒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予友李璜德邵以二貓送予仍以二詩一云家貍如雪白於霜更有皷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二云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邪須滅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老學庵筆記先君讀山谷乞貓詩嘆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

日君果誤矣乞貓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貓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

馬鞭擊貓箭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客退紀談用蠶豆四十九粒陰陽水浸端午日午時呪之埋室西地下令貓踞其上七日化爲貓精

山家清供牛尾貍本草斑如虎者最如貓者次之肉主痔病法去皮并腸胃腑用紙揩淨以清酒淨洗入椒葱茴蘿於其內縫密蒸去料物壓隔宿薄切如玉雪天爐畔伴詩配酒眞奇物也故東坡有雪天牛尾之詠或紙裹糟一宿者佳楊誠齋詩云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勳封作糟丘子南人或以爲膾形如黃狗鼻尖而尾大者狐也其性亦溫可去風補勞臘月取膽醫暴亡者以溫水調灌之卽愈

癸辛雜識捕貍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於別處開穴張罝捕如拾芥然貍性至靈每於穴中迭土作臺以處且可障烟夏月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

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霏雪錄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遠勝他貍宜糟食尤佳

讕言長語水歸東海化爲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貓鼻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於人遇夏至日驗之貓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乃煖以此物物要格

熙朝樂事六月六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田家雜占貓犬生子皆雄主其家有喜事

空同子貓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

日知錄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爲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陁傳貓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貓部外編

稽神錄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嘆吒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瑯嬛記南蕃白胡山出貓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

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貓貓死埋於山中久之貓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貓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恠之夜又見夢云埋此於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貓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貓睛貓睛一名獅負仙女上元宗獅負二枚即此元宗藏於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春渚紀聞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即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畜一貓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貓死詮晝夢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問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貓償報既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爲

冥官方爲貓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名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刧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會錢塘縣官攜家衆入寺始登方丈而足爲貓糞所汚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捽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

鄱陽縣志龔紀與二子俱應進士舉先是家中衆妖競作牝鷄司晨犬巾幘而行凡几榻器服皆遷移紀大恐名巫姥治之時有貓在側或指之曰獨此物如常貓忽人立言不敢衆皆駭而遁越歲三人同登第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鼠部彙考

鼠圖

鼢鼠圖

鼬鼠圖

飛鼠圖

書經 禹貢鳥鼠

詩經 魏風碩鼠

禮記（月令）
周禮（冬官）
爾雅（釋獸　鼯屬）
易緯（飛候）
山海經（西山經　北山經）
汲冢周書（時訓解）
大戴禮記（夏小正）
神異經（火鼠　猤鼠）
方言（鼸）

博雅（鼠屬）
抱朴子（對俗篇）
交州記（竹鼠）
異苑（鼠王　拱鼠　義鼠　唐鼠）
毛詩陸疏廣要（碩鼠）
酉陽雜俎（猒鼠法　鼠膽　鼠母）
桂海獸志（鼠）
冷齋夜話（竹豚）
倦遊雜錄（家鹿）

暘谷謾錄（鼠）

埤雅（鼠）

爾雅翼（鼠 鼷 鼫 鼢）

霏雪錄（黃鼠）

本草綱目（鼠 釋名 集解 牡鼠氣味 主治 發明 肉氣味 主治 肝主治
膽主治 發明 印主治 脂主治 腦主治 頭主治 目主治 發明 涎氣味 脊
骨主治 發明 四足及尾主治 皮主治 糞氣味 主治 發明 附方 鼴鼠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膏主治 糞主治 鼫鼠釋名 集解 肚氣味 主治 竹䶉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土撥鼠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頭骨主治 黃鼠
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鼬鼠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心肝氣味
主治 附方 鼷鼠集解 食蛇鼠集解 屎主治 䶄鼠 鼱鼩 鼩鼱 水鼠）

直省志書（丹徒縣）

禽蟲典第八十二卷

鼠部彙考

釋名

碩鼠 詩經　　田鼠 禮記

鼢鼠 爾雅　　鼸鼠 爾雅

鼷鼠 爾雅　　鼶鼠 爾雅

鼬鼠 爾雅　　鼩鼠 爾雅

鼭鼠 爾雅　　鼣鼠 爾雅

鼫鼠 爾雅　　鼤鼠 爾雅

鼨鼠（爾雅）
飛鼠（山海經）
䶆（方言）
鼴鼠（博雅）
䶄鼠（博雅）
䶉鼠（博雅）
竹鼠（交州記）
義鼠（異苑）
褥特鼠（舊唐書）

鼮鼠（爾雅）
磎鼠（神異經）
䶂鼠（博雅）
䶃鼠（博雅）
䶒鼠（博雅）
仲能（抱朴子）
拱鼠（異苑）
唐鼠（異苑）
鼧鼥（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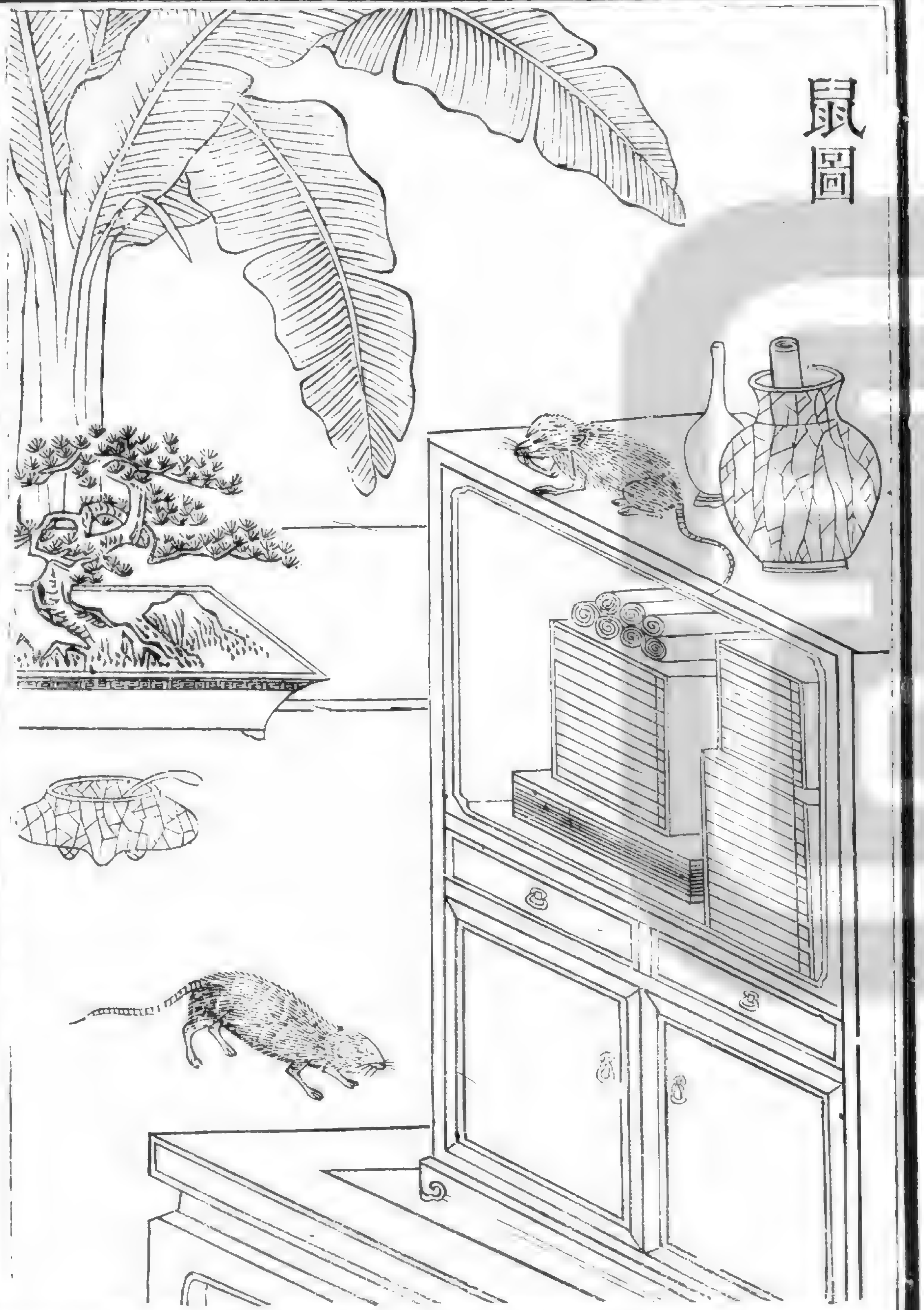
雀鼠（毛詩陸疏廣要）
香鼠（桂海獸志）
禮鼠（埤雅）
黃鼠（霏雪錄）
䶊䶎（本草）
水鼠（本草）
䶅鼠（本草）
荅刺不花（本草）
甘口鼠（本草）

石鼠（桂海獸志）
家鹿（倦游雜錄）
首鼠（埤雅）
老鼠（本草）
鼩鼱（本草）
鼵鼠（本草）
土撥鼠（本草）
鼪（本草）
鼺（本草）

銀鼠（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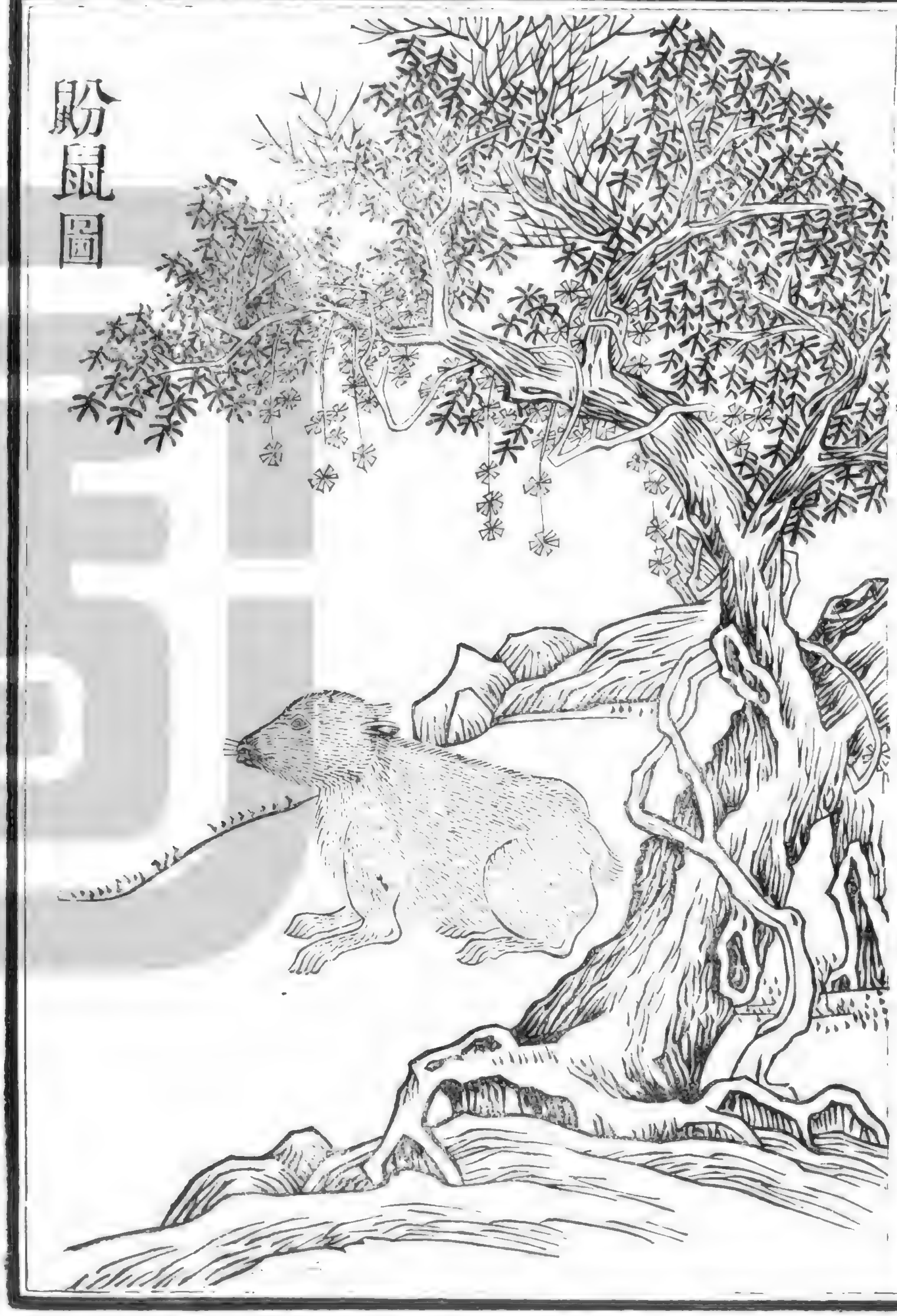
鼴鼠（本草）

青鼠（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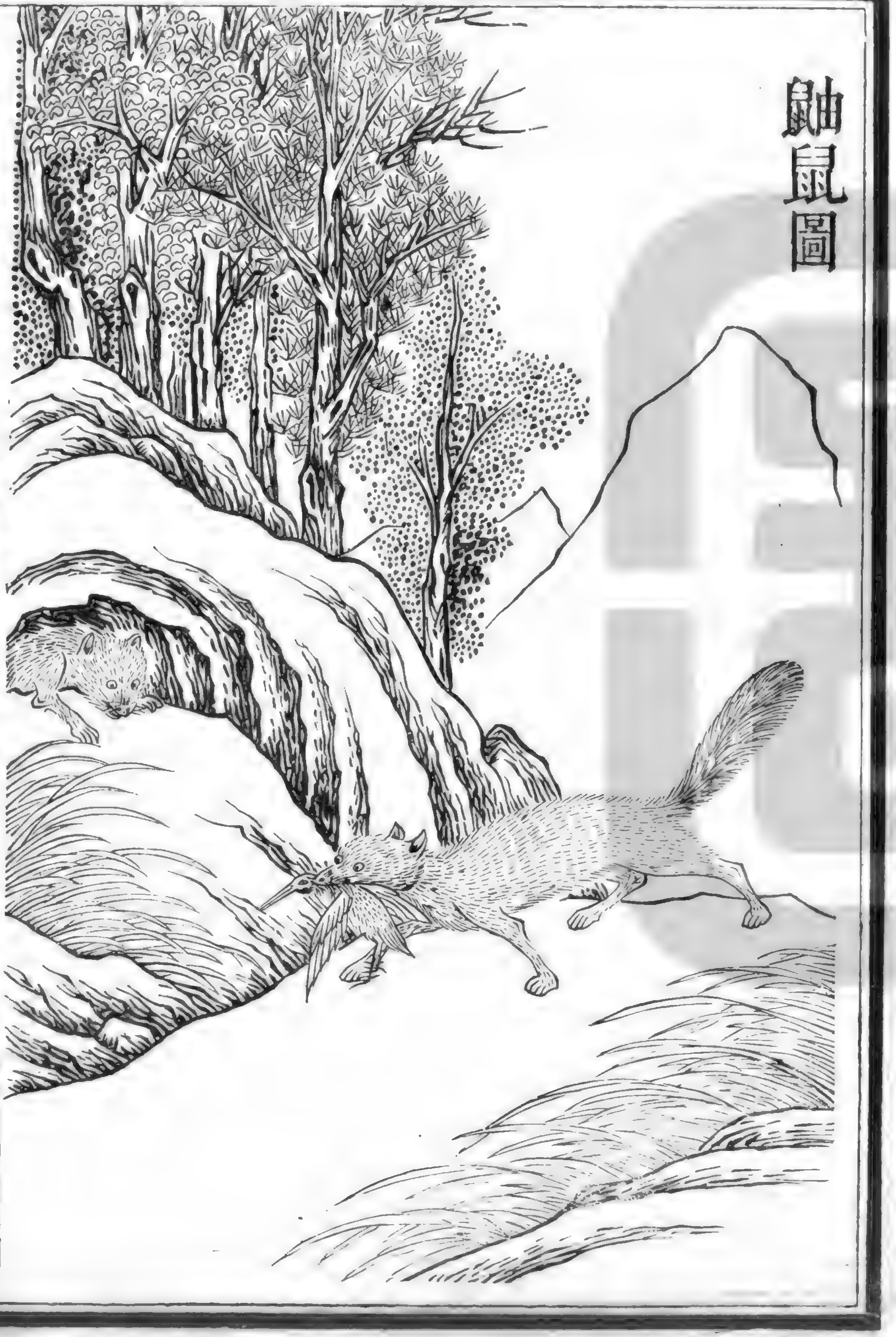


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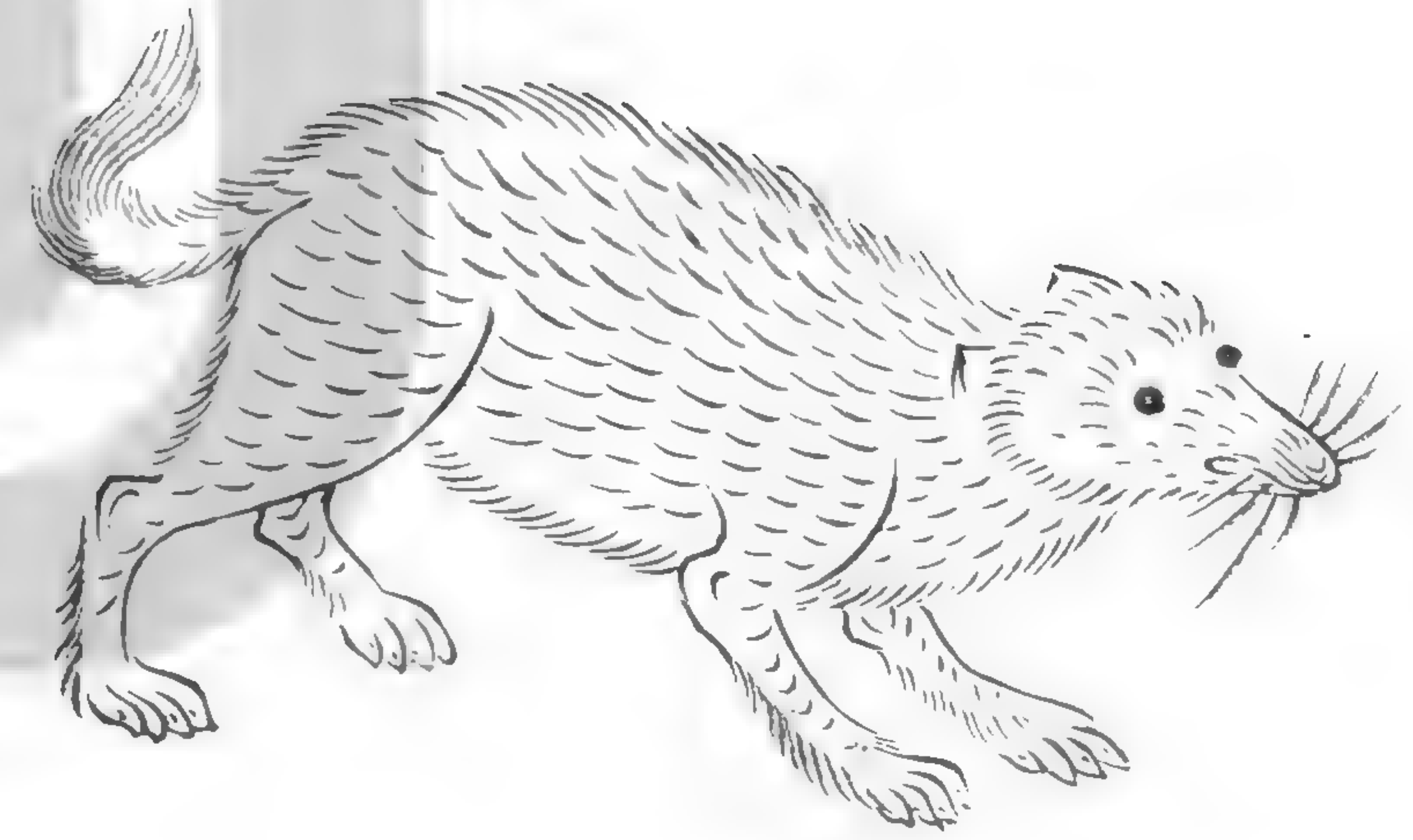
鼢鼠圖



鼬鼠圖



飛鼠圖



書經

禹貢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傳）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名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

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蔡注）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川渭源縣西俗呼爲青雀山同穴山名地志云同穴者鳥鼠之枝山也孔氏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

詩經

魏風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傳碩大也大鼠（正義）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碩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許愼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宐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

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

禮記

月令

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

注 鴽鶉鶬之屬（大全）馬氏曰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周禮

冬官

弓人凡相膠鼠膠黑

訂義 王昭禹曰膠或用皮或用角鼠用其皮

爾雅

釋獸

鼢鼠

注 地中行者

鼸鼠

注 以頰裏藏食

鼷鼠

註　有螫毒者

鼶鼠

註　夏小正曰鼶鼬則穴

鼬鼠

註　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

鼩鼠

註　小鼱鼩也亦名䶉鼩

鼭鼠

註　未詳

鼣鼠

註　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鼣鼠然形則未詳

鼫鼠

註　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

鼤鼠鼨鼠

註　皆未詳

豹文鼮鼠

註　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

知之賜絹百疋

鼰鼠

註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疏此別鼠屬也云鼢鼠者郭云地中行者說文云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廣雅云鼴鼠也方言云名犂鼠即此鼠也謂起地若耕因名云云鼸鼠者大戴禮云田鼠者鼸鼠也鼸是頰裏藏食之名鼠若此者因名鼸鼠云鼷鼠者李巡曰鼱鼩鼠郭云有螫毒蓋如今鼠狠春秋成七年食郊牛角者是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何休云鼷鼠者鼠中之微者云鼷鼠者似鼬之鼠也郭云夏小正曰鼶鼬則穴者在九月云鼬鼠者字林云如鼠赤黃而文郭云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即莊子云騏驥驊騮捕鼠不如貍鼪是也云鼩鼠者鼱鼩小鼠也本云一名鼷鼠郭云小鼱鼩也亦名䶈鼩云鼫鼠者孫炎曰五技鼠許慎云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度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

此之謂五技蔡邕以此爲螻蛄郭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鼩音瞿今本作鼩誤也按詩魏風云碩鼠碩鼠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按此與郭氏所說同鼫鼠者鼫鼠名也郭云今江東山中有鼫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云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鼫鼠者按中山經云倚帝山其上多玉下多金有獸爲狀如鼣鼠白喙名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是也

鼸屬

寓鼠曰嗛

（註）頰裏貯食處（疏）寓木之獸及鼠皆曰嗛郭云頰裏貯食處此屬咽中藏食復出嚼之故題云鼸屬

易緯

飛候

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山海經

西山經

皋塗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有草焉其狀如槀茇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

北山經

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

郭曰用其背上毛飛則仰也任臣案宛委餘編飛鼠斷猿狠虱嚙鶴楊愼補注云飛鼠卽文選所謂飛鸓雲南姚安蒙化有之其肉可食其皮治難產

談薈云飛者以翼而天池之山飛鼠以背又方言云亶鼠自關而東謂之飛鼠蓋所指服翼也非此圖贊曰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翛然皆騰用無常所惟神是馮天啓三年十月鳳縣有大鼠肉翅無足毛黃黑豐尾若貂首若兔飛食黍粟疑卽斯類也

汲冢周書

時訓解

清明又五日田鼠化爲鴽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

大戴禮記

夏小正

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八月鴽爲鼠

神異經

火鼠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

磎鼠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臥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方言

雖

宛野謂鼠爲䶈

宛新野今皆在南陽

博雅

鼠屬

䶈鼩鼫鼠鼷鼠鼢鼠鼠狼鼬陽鼠鼣鼠鼯鼠鼸鼠鼭

鼱鼠尃鼠唐鼨鼢白鼠番鼠殿鼠業鼥鼨鼠䶊鼲鼠鼠合鼠鼠卿鼠

抱朴子

對俗篇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交州記

竹鼠

竹鼠如小猫大食竹根出封溪縣

異苑

鼠王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次者如兎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呪持之便無他釋道安昔至西

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卽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

義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唐鼠

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毛詩陸疏廣要

碩鼠

樊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

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錄異記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古今注曰螻蛄一名碩鼠其五技與鼫鼠同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詩緝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按爾雅載鼠屬凡十三種鼫鼠與鼩鼠大小不同鼩鼠一名青鼩一名鼨鼠不知景純何以相混至若相鼠有皮之相鼠或云相州所出之大鼠似引拱鼠作證與詩旨合羅氏以爲即河東大鼠恐未必然据陸氏云螻蛄爲石鼠物異名同也或指此碩鼠爲螻蛄且曰蟊螻蛄食苗根故詩人戒之然螻蛄未見有食黍麥者豈當年河汾之間獨爲祟耶

酉陽雜俎

厭鼠法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埳百鼠種絕

鼠膽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鼠母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鼠時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虎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囓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桂海獸志

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神謂之石鼠肚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冷齋夜話

竹豚（按此即交州記之竹鼠也）

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

倦游雜錄

家鹿

嶺南鼠曰家鹿

暘谷謾錄

鼠

鼠五指

埤雅

鼠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爲雀角以無爲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爲有似是而非也蓋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又曰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爲物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

也鼠之爲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名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已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鼠隹南陽呼鼠爲⿰鼠隹廣雅曰⿰鼠隹鼠是也今一種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嚙狸蓋鼠窮則鬬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鼷鼠有螫毒者甘口嚙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曰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鼷小鼠也鴳小雀也傳曰積蜂不重社鼠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鼫鼠兎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鼩鼠鼫鼠是也易曰晉如鼫鼠蓋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晉如鼫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比乎陰九四之象也碩大也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鼬鼠健於捕鼠似貂赤

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鼬是也一名鼪莊子所謂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狌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栗鼠若今竹䶉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䶉燕山錄曰煑羊以䶉煑鼈以蚊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熟有如此者鼩鼠一名鼱鼩一名鼨鼩似鼠而小東方朔曰譬猶鼱鼩之襲狗者也鼯鼠爾雅所謂鼯鼠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項脅毛皆紫赤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風牛或曰一名飛鼺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性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卽此是也馬融曰猿蜼晝吟鼯鼠夜叫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鵙老烏之類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西北有比肩獸焉與蛩蛩駏驉比爲蛩蛩駏驉齧甘草卽有難蛩蛩駏驉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按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

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卽所謂蟨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爲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

爾雅翼

鼠

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其種類至多穴於寢廟畏人故也然管仲稱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鼠則一耳惟其所處故太倉之鼠飽食而不驚厠下之鼠穢食而畏人李斯所以發憤也好自揚弄其鬚禾稼成時輒相率竊取覆藏之以爲冬儲人或掘之得數斗許及橡栗百果皆類此得則奪其一歲之蓄詩稱相鼠以刺人之無禮者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頸上或謂之雀鼠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相鼠有皮又有齒有體皮外飾也故象人之有儀齒有時以嚙有時以止在易艮爲鼠故齒象止體者百體之動也說文體字云總十二屬也蓋鼠爲十二屬之首又好摩弄其髭相時而進故體象禮呂氏春秋曰周

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

鼷

鼷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古稱美疢不如惡石夫疢何有美者蓋特不覺其痛是以於疢言美美之字从羊鼷鼠爲非鼠也郭氏謂有螫毒小鼠蓋卽此俗人諱爲此所嚙云哀病之證春秋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語之也而董仲舒直以爲養牲不謹是亦盡矣夫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鼷所食葢將祭之犧皆繫于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而制之鼷之小而牛死焉則食者非一鼠矣凡人猶諱其嚙以爲哀病之證況大祀之犧乎鼷穴甚小故淮南曰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本草

說鼷鼠云此蟲極細不可卒見則是蟲之極小者耳非鼠之類也

鼵

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不爲牝牡按此鼠在內鳥在外則似不爲牝牡管子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之壤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是不爲牝牡之義也然由古迄今不應二物長存儻不爲牝牡則其類不續顧無得而知之又沙州記云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之山旣以此二蟲爲名書從簡或只得之鳥鼠山而王肅解禹貢遂稱鳥鼠同穴皆山名後之說者因以爲二山可笑也

鼢

鼢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强常穿耕垣中行故郭氏云鼢鼠行地中者也陳藏器云今之鼢鼠小

口尖者陰穿地中行見日月光則死深山中林木下有之蓋鼢伯勞所化而又能化而爲鴽季春之月田鼠化爲鴽鴽許愼云田鼠鼢鼠也鴽鶉也據迎貓食田鼠則鼠能害稼者今鼢鼠不敢見日月光則似不能害稼謂之田鼠未知其審說文云鼢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故陶隱居云鼹鼠一名隱鼠一名鼢鼠而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者亦名鼹鼠說者以爲卽飲河者鼹鼠有二物異名同然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以鷦鷯是鳥之小者而巢深林偃鼠是鼠之小者而飲大川言雖之大處猶止於極量而返故當謂此鼢鼠不當謂如牛者也

霏雪錄

黃鼠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明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

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本草綱目

鼠釋名

李時珍曰此即人家常鼠也以其尖喙善穴故南陽人謂之䶂鼠其壽最長故俗稱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爲家鹿鼠字篆文象其頭齒腹尾之形

集解

陶弘景曰入藥用牡鼠即父鼠也其膽纔死便消不易得也李時珍曰鼠形似兔而小青黑色有四齒而無牙長鬚露眼前爪四後爪五尾文如織而無毛長與身等五臟俱全肝有七葉膽在肝之短葉間大如黃豆正白色貼而不垂衛生家寶方言其膽紅色者何耶鼠孕一月而生多者六七子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

唧唧謂之蜜唧淮南子云魚食巴豆而死鼠食巴豆而肥段成式云鼠食鹽而身輕食砒而即死易云艮爲鼠春秋運斗樞云玉樞星散而爲鼠抱朴子云鼠壽三百歲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載後世未能悉知後世所知者二書復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牡鼠氣味

甘微溫無毒

日華曰凉牝鼠並不入藥

主治

別錄曰療踒折續筋骨生擣傅之三日一易日華曰猪脂煎膏治打撲折傷凍瘡湯火傷煎油治小兒驚癇孟詵曰臘月以油煎枯去滓熬膏收用蘇頌曰油煎入蠟傅湯火傷滅瘢痕極良李時珍曰五月五日同石灰搗收傅金瘡神效陶弘景曰煎膏治諸瘡瘻臘月燒之辟惡氣梅師云正旦朝所居處埋鼠辟瘟疫也

發明

劉元素曰鼠善穿而用以治瘡瘻者因其性而爲用也

肉氣味

甘熱無毒

主治

別錄曰小兒哺露大腹炙食之孟詵曰小兒疳疾腹大貪食者黃泥裹燒熟去骨取肉和五味豉汁作羹食之勿食骨甚瘦人蘇頌曰主骨蒸勞極四肢勞瘦殺蟲及小兒疳瘦酒熬入藥李時珍曰炙食治小兒寒熱諸疳

肝主治

李時珍曰箭鏃不出搗塗之聹耳出汁每用棗核大乘熱塞之能引蟲也

膽主治

陶弘景曰目暗李時珍曰點目治青盲雀目不見物滴耳治聾

發明

李時珍曰癸水之位在子氣通於腎開竅於耳注精

於瞳子其標爲鹵鼠亦屬子宮癸水其目夜明在卦屬艮其精在膽故膽能治耳聾青盲睛能明目而骨能生齒皆腎病也諸家本草不言鼠膽治聾而葛洪肘后方甚稱其妙云能治三十年老聾若卒聾者不過三度也有人側臥瀝膽入耳盡膽一箇須臾汁從下耳出初時益聾十日乃瘥矣後世羣方祖此亦多用之

印主治（即外腎也）

令人媚悅

李時珍曰按南宮從岣嶁神書鼠印合歡註云雄鼠外腎之上有文似印兩腎相對有符篆朱文九遍者尤佳以十一二月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時面北向子位刮取陰乾如篆刻下佩於青囊中男左女右繫臂上人見之無不歡悅所求如心也

脂主治

蘇頌曰湯火傷李時珍曰耳聾

腦主治

李時珍曰針棘竹木諸刺在肉中不出搗爛厚塗之

卽出箭鏑針刃在咽喉胷膈諸隱處者同肝擣塗之又塗小兒解顱以綿裹塞耳治聾出肘後總錄

頭主治

李時珍曰瘻瘡鼻齄湯火傷瘡

目主治

陶弘景曰明目能夜讀書術家用之

發明

見膽下

涎氣味

有毒墜落食中食之令人生鼠瘻或發黃如金

脊骨主治

陳藏器曰齒折多年不生者研末日日揩之甚効

發明

見膽下　雷公炮炙論序云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

四足及尾主治

別錄曰婦人墮胎易出日華曰燒服催生

皮主治

李時珍曰燒灰封癰疽口冷不合者生剝貼附骨疽瘡卽追膿出

糞

陶弘景曰兩頭尖者是牡鼠屎

氣味

甘微寒無毒

李時珍曰有小毒食中誤食令人目黃成疸

主治

別錄曰小兒疳疾大腹葱豉同煎服治時行勞復蘇頌曰張仲景及古今名方多用之日華曰治癎疾明目李時珍曰煑服治傷寒勞復發熱男子陰易腹痛通女子月經下死胎研末服治吹奶乳癰解馬肝毒塗鼠瘻瘡燒存性傅折傷疔腫諸瘡猫犬傷

發明

李時珍曰鼠屎入足厥陰經故所治皆厥陰血分之病上列諸證是矣

附方

鼠瘻潰爛鼠一枚亂髮一鷄子大以三歲臘猪脂煎

令消盡以半塗之以半酒服姚云不傳之妙法也（葛氏）

滅諸瘢痕大鼠一枚以臘猪脂四兩煎至銷盡濾淨日塗三五次先以布拭赤避風（普濟方）

瘡腫熱痛靈鼠膏用大雄鼠一枚清油一斤煎焦滴水不散濾再煎下炒紫黃丹五兩柳枝不住攪勻滴水成珠下黃蠟一兩熬帶黑色成膏瓷瓶收之出火毒每用攤貼去痛而凉（經驗方）

潰癰不合老鼠一枚燒末傅之（千金方）

蛇骨刺人痛甚用死鼠燒傅（肘后方）

破傷風病角弓反張牙噤肢強用鼠一頭和尾燒灰以臘猪脂和傅之（梅師）

項強身急取活鼠去五臟乘熱貼之卽瘥也

婦人狐瘕因月水來或悲或驚或逢疾風暴雨被濕致成狐瘕精神恍惚令人月水不通胷脅腰背痛引陰中小便難嗜食欲嘔如有孕狀其瘕手足成形者殺人未成者可治用新鼠一枚以新絮裹之黃泥固住入地坎中桑柴燒其上一日夜取出去絮入桂心末六銖爲末每酒服方寸匕不過二服當自下（外臺素女）

（經）

令子易產取鼠燒末井花水服方寸匕日三（子母秘錄）

乳汁滿少死鼠一頭燒末酒服方寸匕勿令婦知（同上）

杖瘡腫痛未毛鼠同桑椹子入麻油中浸釀臨時取塗甚效（西湖志）

湯火傷瘡小老鼠泥包燒研菜油調塗之（談野翁方）

小兒傷乳腹脹煩悶欲睡燒鼠二枚爲末日服二錢湯下（保幼大全）

水鼓石水腹脹身腫者以肥鼠一枚取肉煮粥空心食之兩三頓卽愈（心鏡）

小兒癥瘕老鼠肉煮汁作粥食之（姚和衆方）

乳汁不通鼠肉作羹食勿令知之（產書）

箭鏃入肉大雄鼠一枚取肉薄批焙研每服二錢熱酒下瘡癢則出矣（集要）

耳卒聾閉以鼠膽汁二枚滴之如雷鳴時卽通（本事方）

多年老聾衞生家寶方勝金透關散用活鼠一枚繫定熱湯浸死破喉取膽眞紅色者是也用川烏頭一箇炮去皮華陰細辛二錢膽礬半錢爲末以膽和勻

再焙乾研細入麝香半字用鵝翎管吹入耳中口含茶水日二次十日見效永除根本聖惠治久聾臘月取鼠膽二枚熊膽一分水和旋取菉豆大滴耳中日二次

方

靑盲不見雄鼠膽鯉魚膽各二枚和勻滴之立效（聖惠）

耳聾鼠脂半合靑鹽一錢蚯蚓一條同和化以綿蘸捻滴耳中塞之（聖惠方）

鼻瘡膿血正月取鼠頭燒灰以臘月猪脂調敷之（外臺）

湯火傷灼死鼠頭以臘月猪脂煎令消盡傅之則不作瘢神效（千金方）

斷酒不飲臘鼠頭燒灰柳花末等分每睡時酒服一盃（千金方）

目澀好眠取一目燒研和魚膏點入目眥兼以絳囊盛兩枚佩之（肘后方）

牙齒疼痛老鼠一箇去皮以硇砂擦上三日肉爛化盡取骨瓦焙爲末入蟾酥二分樟腦一錢每用少許點牙根上立止（孫氏集效方）

傷寒勞復外臺用雄鼠屎二十枚豉五合水二升煑一升頓服活人書鼠屎豉湯治勞復發熱用雄鼠屎二七枚梔子十四枚枳殼三枚爲粗末水一盞葱白二寸豉三十粒煎一盞分三服

男子陰易及勞復豭鼠屎湯用豭鼠屎兩頭尖者十四枚韭根一大把水二盞煎一盞溫服得粘汗爲效未汗再服（南陽活人方）

大小便祕雄鼠屎末傳臍中立效（普濟方）

室女經閉牡鼠屎一兩炒研空心溫酒服二錢（千金方）

子死腹中雄鼠屎二七枚水三升煑一升取汁作粥食胎卽下

產後陰脫以溫水洗軟用雄鼠屎燒煙熏之卽入（熊氏）

婦人吹奶鼠屎七粒紅棗七枚去核包屎燒存性入麝香少許溫酒調服（集要方）

乳癰初起雄鼠屎七枚研末溫酒服取汗卽散（壽域方）

乳癰已成用新濕鼠屎黃連大黃各等分爲末以黍米粥淸和塗四邊卽散（姚僧坦方）

鼠瘻潰壞新鼠屎一百粒收密器中五六十日杵碎

即傅之效（千金方）

疔瘡惡腫鼠屎亂髮等分燒灰針瘡頭納入大良（普濟方）

鬼擊吐血胷腹刺痛鼠屎燒末水服方寸匕不省者灌之（肘後方）

折傷瘀血傷損筋骨疼痛鼠屎燒末豬脂和傅急裹不過半日痛止（梅師方）

中馬肝毒雄鼠屎三七枚和水研飲之（梅師方）

馬咬踏瘡腫痛作熱鼠屎二七枚故馬鞘五寸和燒研末豬脂調敷之（梅師方）

狂犬咬傷鼠屎二升燒末傅之（梅師方）

貓咬成瘡雄鼠屎燒灰油和傅之曾經效驗（壽域方）

兒齒不生雌鼠屎兩頭圓者三七枚一日一枚拭其齒勿食鹹酸或入麝香少許尤妙（小品）

小兒白禿鼠屎瓦煅存性同輕粉麻油塗之（百一方）

小兒鹽齁鼠屎燒研水酒空心服之一歲一錢

小兒燕窩生瘡鼠屎研末香油調搽

毒蛇傷螫野鼠屎水調塗之（部眞人經驗方）

鼴鼠釋名

李時珍曰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坌故得諸名（按諸名如下鼢鼠隱鼠等類也）

集解

別錄曰鼴鼠在土中行五月取令乾燔之陶弘景曰此即鼢鼠也一名隱鼠形如鼠而大無尾黑色尖鼻甚强常穿地中行討掘即得今山林中別有大如水牛者一名隱鼠陳藏器曰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於深山林木下土中有之其大如牛者名同物異耳蘇頌曰處處田隴間多有之月令田鼠化爲鴽者即此其形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爲田害寇宗奭曰鼴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陶引如水牛者釋之誤矣李時珍曰許慎言鼢乃伯勞所化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是二物交化如鷹鳩然也鴽乃鶉類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瀕江之地鼢鼠遍野皆櫛魚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則鼢之化不獨一種也

肉氣味

鹹寒無毒

主治

別錄曰燔之療癰疽諸瘻蝕惡瘡陰䘌爛瘡陳藏器曰久食去風主瘡疥痔瘻蘇頌曰治風熱久積血脈不行結成癰疽可消又小兒食之殺蚘蟲

膏主治

陳藏器曰摩諸瘡

糞主治

李時珍曰蛇虺螫傷腫痛研末猪脂調塗

鼫鼠釋名

李時珍曰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鼫爲鼢訛鼢爲雀蜀人謂之䶔鼠取其毛作筆俊亦大也

集解

李時珍曰鼫鼠處處有之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善鳴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好食粟豆與鼢鼠俱爲田害鼢小居田而鼫大居山也范成大云賓州鼫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

之入藥名鼫鼠肚陸璣謂此亦有五技與螻蛄同名者誤矣

肚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咽喉痹痛一切熱氣研末含嚥神效出虞衡志

竹䶉釋名

李時珍曰䶉狀其肥𤢖言其美也

集解

李時珍曰竹䶉食竹根之鼠也出南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鴨肉燕山錄云煑羊以䶉煑鱉以蚊物性相感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補中益氣解毒

土撥鼠釋名

李時珍曰按唐書有䶉鼥鼠卽此也䶉鼥言其肥也唐韻竹䶉鼥音樸朴俗訛爲土撥耳蒙古人名荅剌不花

集解

陳藏器曰土撥鼠生西番山澤間穴土爲巢形如獺夷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國出辟毒鼠近似此也

李時珍曰皮可爲裘甚暖濕不能透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飲膳正要云雖肥而煮之無油味短多食難尅化微動風

主治

陳藏器曰野雞瘻瘡煮食肥美

頭骨主治

李時珍曰小兒夜臥不寧懸之枕邊卽安

黃鼠釋名

李時珍曰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卽詩所謂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鼲鼠遼人呼爲貔貍或以貔貍爲竹鼺貍貛者非胡人亦名令邦

集解

李時珍曰黃鼠出太原大同延綏及沙漠諸地皆有之遼人尤爲珍貴狀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狀者則牝牡所居之處秋時畜豆粟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極肥美如豚子而脆皮可爲裘領遼金元時以羊乳飼之用供上膳以爲珍饌千里贈遺今亦不甚重之矣最畏鼠狼能入穴銜出也北胡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䶅鼠音吸抱朴子言南海白鼠重數斤毛可爲布也百感錄云西北有獸類黃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人呼爲瞎撞亦黃鼠類也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正要云多食發瘡

主治

李時珍曰潤肺生津煎膏貼瘡腫解毒止痛

發明

李時珍曰黃鼠北方所食之物而方書無載按經驗良方有靈鼠膏云治諸瘡腫毒去痛退熱用大黃鼠一箇清油一斤慢火煎焦水上試油不散乃濾滓澄清再煎次入炒紫黃丹五兩柳枝不住攪勻滴水成珠下黃蠟一兩熬黑乃成去火毒三日如常攤貼

鼬鼠釋名

李時珍曰按廣雅鼠狠即鼬也江東呼爲鼪其色黃赤如柚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虺莊子所謂騏驥捕鼠不如貍鼪者即此

集解

李時珍曰鼬鼠處處有之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其氣極臊臭許愼所謂似貂而大色黃而赤者是也其毫與尾可作筆嚴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栗尾者是也

肉氣味

甘臭溫有小毒

主治

李時珍曰煎油塗瘡疥殺蟲

心肝氣味

臭微毒

主治

李時珍曰心腹痛殺蟲

附方

心腹痛用黃鼠心肝肺一具陰乾瓦焙爲末入乳香沒藥孩兒茶血竭末各三分每服一錢燒酒調下立止（海上仙方）

鼷鼠集解

陳藏器曰鼷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瘡至死不覺爾雅云有螫毒左傳云食郊牛角者皆此物也博物志云食人皮膚令人患惡瘡醫書云正月食鼠殘多爲鼠瘻小孔下血者皆此病也治之之法以猪膏摩之及食貍肉爲妙鼷無功用而爲人害故著之

食蛇鼠集解

李時珍曰按唐書云罽賓國貢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卽愈今雖不聞說此恐時有貢者存此以備考證

尿主治

李時珍曰蛇虺傷螫

⿰鼠平鼠

音平許愼云一名⿰鼠今鼠音含斑文

⿰鼠离⿰鼠曷

音離艾孫恤云小鼠也相銜而行李時珍云按秦記及草木子皆載羣鼠數萬相銜而行以為鼠妖者卽此也

鼩鼱

音劬精似鼠而小卽今地鼠也又爾雅說文有鼸鼶鼮鼣鼭鼤⿰鼠各⿰鼠尃八鼠皆無考證音歉斯廷吠時文鶴博也

水鼠

李時珍云似鼠而小食菱芡魚蝦或云小魚小蟹所化也

直省志書

丹徒縣

鼠有白者又有松鼠茅鼠又有一種名鼠狠善攘雞而漁船畜之云可以致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鼠部藝文一

鼮鼠贊　晉郭璞

鼷鼠贊　前人

鼫鼠贊　前人

劇鼠賦　魏盧元明

化稻鼠　唐陸龜蒙

三戒（錄一）　柳宗元

黠鼠賦　宋蘇軾
却鼠刀銘　前人
鼠賦　明桑悅
白鼠　徐渭

鼠部藝文二（詩）

魏風碩鼠三章
竹䶉　宋蘇軾
黃鼠　元許有壬
松鼠葡萄畫　貢性之

錢舜舉碩鼠圖　鄧文原
飢鼠行　明龔詡
鼠部紀事
鼠部雜錄
鼠部外編

禽蟲典第八十三卷

鼠部藝文一

鼮鼠贊　晉郭璞

有鼠豹彩厥號爲鼮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

鼷鼠贊　前人

小鼠曰鼷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徵乎其覺

鼫鼠贊　前人

五能之鼠技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劇鼠賦

魏盧元明

蹠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噬於山澤悉潛決於林籞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列乃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嶓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喻煙而游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翫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憯悽咀吁睢離睒睗鬚似麥穟牛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髖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躑登機緣櫃遶扉動帟忉忉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爲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畱髡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爲之被讁亦有閒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弔以養

眞素擯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羣鼠乘間東西擸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頷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敧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化稻鼠

唐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常時于坳沮洳者埃壒坌勃櫂檝支派者入屝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潤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集作拯）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集作若）官督戶責云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榜箠木肌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杳貪而廢（一作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時而効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況（集作矧字）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離轉徙聚而爲盜幾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三戒（錄一）

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黠鼠賦

宋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却鼠刀銘

前人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一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主雜居貓見不噬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稟以驚夫貓警猛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鶩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逝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鼠賦

明桑悅

桑子出倅龍城眇焉羇旅斜日沉山離羣索處酸風撼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孥於一方違君親於萬里澹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忽然有聲肅肅谷谷呦呦嚶嚶儼若號猿倏然啼嬰是羣鼠之變怪豈畸人之可聽須臾就枕結陣雜沓轟屏震案偷餐浪唼溫禺渡合羅而胡騎哃啾王尋

敗昆陽而人畜蹂踏使我寢焉而驚蔓焉而愕隍中不迷難尋列子之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蝶嗚呼噫嘻爾生何爲喻翁煙載爾雅之篇穴處紀禹貢之書翻甕攪黃山谷之夜眠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誅會子將歌而莫搏淮南輕舉而被驅所以其形甚微詩詠其碩春秋紀異牛角被食子瞻謂之曰黠元明名之曰劇危俠客之是中杜飛鴆之受嚇遷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未某物柳子厚文之鑒戒穿公家墉于公異宣於露布是非吾行之獨遭乃爾所行之有素生育甚繁羽鱗間化渴何妨兮飲河巢可憎兮託社歎蒙貴之莫尋偉活褥之無價誅之不可勝誅縱之亦何所顧藉也邪吾將收視返聽兌塞聰明穴隙重熏衣笥牢扃自治嚴密外物孰攖小非大患衆亦難勝無可奈何付之冥冥

白鼠

徐渭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黝於鉛黑

鼠部藝文二　詩

魏風碩鼠三章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竹䶉　宋蘇軾

野人獻竹䶉腰腹大如盎自言道傍得來不費罝網鴟夷讓員滑混沌慚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此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黃鼠　元許有壬

北產推珍味南來怯陋容瓠肥宜不武人拱若爲恭發掘憐禽獮招徠或水攻君毋急盤饌幸自不穿墉

松鼠葡萄畫　貢性之

猨似獮猴捷似猱栗梢走過又松梢紫萄若使知滋味一日能來一百遭

錢舜舉碩鼠圖　鄧文原

禾黍連雲待歲功爾曹竊食素餐同平生貪黠終何用看取人間五技窮

飢鼠行　明龔詡

燈火乍息初入更飢鼠出穴啾啾鳴嚙書翻盆復倒甕使我頻驚不成夢貍奴徒爾誇銜蟬但知飽食終夜眠癡兒計拙眞可笑布被蒙頭學貓叫

鼠部紀事

莊子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神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孔叢子記義篇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

淮南子人間訓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史記李斯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

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漢書張湯傳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楊惲傳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楡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衞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

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西京雜記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斛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斛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

後漢書五行志（注）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

河南府志靈臺光武所築望雲物處也高三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得鼮鼠於臺上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郎官竇攸曰此名鼮鼠見爾雅考之果然乃賜絹百丈

侯鯖錄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瞻祭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爲政

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魏志臧洪傳洪領青州袁紹圍之糧盡掘鼠爲食

鄧哀王沖傳沖字倉舒五六歲有成人之智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吳志孫亮傳注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幷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耶吏叩頭曰彼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卽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

晉書五行志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顚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世說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注）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驅鼠

晉書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彭蜝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淳于智傳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宋書符瑞志晉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見東宮皇

太子獲以獻

晉中興書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搜神後記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語林簡文爲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鼠行跡視以爲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殺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

異苑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瘂疾數日而亡

晉南陽趙侯少好諸異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元遂寵擅諸姬有身及元敗郭還遂產一兒一鼠毅怒殺兒

鼠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斂鼠忽來跳入棺內

秦州記乞伏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至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宋書五行志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

南齊書祥瑞志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金樓子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本紀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常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

梁四公記梁天監中有蜀闖䫜杰𡙇䵣仉脊四公謁

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寘諸青蒲中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舉帝卦撰占置於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何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末啓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闖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昃鼠且死矣

因令剖之果姙三子

隋書五行志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君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魏書靈徵志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榼崘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三六月平城獲白鼠二八月豫章王夔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鼬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二年八月雁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盧元傳盧敏弟昶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鑑千齡之炯誡比者灾氣作沴恆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諂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覲徵讜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

開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齎秬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綱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俠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叡喆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恪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數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

靈徵志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酉陽雜俎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北齊書李璵傳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

唐書崔義元傳義元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爲密守柏崖義元見羣鼠渡河矟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元爲司馬

五行志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占曰鼠無故皆盡去邑有兵

貞觀十三年建州鼠害稼

舊唐書罽賓國傳罽賓貞觀十六年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唐書五行志貞觀二十一年渝州鼠害稼

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第有大鼠見於庭月餘出入無常後忽然死

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貓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嚙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姦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袁天綱傳天綱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路敬淳傳敬淳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王孝傑傳孝傑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爲虜所乘軍潰

孝傑墮谷死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五行志景雲中有蛇鼠鬭于右威衛營東街槐樹蛇爲鼠所傷鬭者兵象

景龍元年基州鼠害稼

朝野僉載嶺南獠民好爲蜜蝍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蝍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萬爲羣

天寶元年十月魏郡貓鼠同乳同乳者甚于同處

集異志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于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于地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冊府元龜乾元元年七月庚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奏東京上陽西金華門外仗舍下見白鼠穴穿之得天子信寶一枚皆篆書背上雕刻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相盤以爲帝德廣運乾道降祥璿圖永昌坤維耀

寶請宣示朝廷詔曰我國家卜代悠久歷數無疆明神降休靈貺斯格昌符兆發寶印呈祥皇帝之徽號旣彰天子之鴻名又信斯寶累聖致感上元垂裕豈朕薄德所敢當仁卿國之大臣獲斯嘉瑞光我盛禮何慶如之

唐書五行志乾元三年六月昏西北有青氣三鼠妖

盧藏用傳藏用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冊府元龜大曆三年九月宣州獲白鼠三獻之

八年七月戊戌內侍省獲白鼠一出示百僚十月丁卯鳳翔府獲白鼠獻之

九年七月丁酉廬州獲白鼠二獻之

十二年六月癸未苑內獲白鼠一出示百寮

舊唐書五行志大曆十三年六月戊戌隴右汧源縣軍士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害節度使朱泚籠之以獻宰相常袞率百寮拜表賀中書舍人崔祐甫曰此

物之失性也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迎貓爲食田鼠也然貓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能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何異吏法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據禮部式錄三瑞無貓不食鼠之日以此稱慶理所未詳以劉向五行傳言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境無失儆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帝深然之

冊府元龜貞元十二年六月京兆府進白鼠

十五年五月庚寅韓潭進白鼠

酉陽雜俎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

田在實布之子也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鵂鶹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唐書五行志太和三年成都貓鼠同乳

開成四年江西鼠害稼

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銜蒿芻巢

樹上鼠穴居去穴登木賤人將貴之象

玉泉子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還於架上復寢暗覷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雲仙雜記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卽生李樹花實俱好此鼠精李也

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翃嫁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卽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櫬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坌土恰容蛇頭

俟其出穴果入所坌處出頭覓其囘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蚍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桂苑叢談僖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旂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日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覩主事者白云既已齧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軍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唐書五行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

三月止鼠盜也天戒若曰將有盜矣

乾寧末陝州有蛇鼠鬭於西門之內蛇死而鼠亡去

括異志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蘭州金城郡土貢鼧鼥鼠

稽神錄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卽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爲廬鄂宣三鎭節度使卒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宋史五行志建隆元年夏相金均房商五州鼠食苗

二年五月商州鼠食苗

乾德五年九月金州鼠食苗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岳州鼠害稼

揮塵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高昌獅子王避暑於北庭邀延德至其北庭北庭川長廣數千里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鼴鷲禽捕食之

儀眞縣志宋杜鎬初入試未判題忽見大鼠銜書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于正義中出三題由是取中

東坡志林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境內太白山至靈禱無不應近歲向傅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宋史神宗本紀仁宗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

宮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避暑錄話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

家世舊聞楚公使遼歸攜所得貔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貔一臠投之旋卽糜爛然遼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

澠水燕談錄契丹國產毗貍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火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虜使常攜至京以進御今朝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

畫墁錄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羓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虜中上供佛善糜物如猪猯若以一臠置十斤肉鼎卽使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卽縱諸田虜傳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

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前帳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眞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爲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爲鼠有獲鼠於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旦視皆鼠自夏徂秋爲患數月方息歲爲饑近鼠妖也

乾道九年隆興府鼠千萬爲羣害稼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黑鼠食禾旣歲大饑時江陵府郭外羣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靑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不可勝計踰三月乃息

紹熙四年饒州民家二小鼠食牛角三徙牛牢不免角穿肉瘠以斃近鼠妖也

慶元元年六月鄱陽縣民家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貓而鼠舐其血鼠象盜貓職捕而反相與同處司盜廢職之象也與唐龍朔洛州貓虎同占

墨莊漫錄高郵禪居寺僧因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袪疑說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袪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又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

春渚紀聞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蓄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卽走投袖中了無見也

馬自然傳馬湘字自然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卽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搕謝罪遂作隊行

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

雲煙過眼錄省濟鎭撫所藏古琱玉盤螭尤奇一螭角上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名云太虛鼠

癸辛雜識吊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然後共寢吊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蹻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睚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吊音望）

元史伯顏傳伯顏令軍士有捕塔刺不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按本草綱目土撥鼠蒙古人名答刺不花疑卽此）

五行志至正二十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既成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吳中故語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衞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

懸笥瑣探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貓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貂文豈所謂鼨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嘗聞余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于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爲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知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大父晚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謂吉慶矣因以此事問前輩乃云常於雜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狠恭鼠拱主大吉慶必有陰德所致而然

未齋雜言東西南北客常遊乎盱江之上有曾氏者夜聞貓吼甚急燭之爲鼠囓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藉以裀褥蓋不輕也故上焉者能辟鼠次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同眠今此貓乃爲鼠囓其尾則貓非其貓而鼠非其鼠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劍槊之餘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爾然則鼠可却乎曰大而驅龍蛇小而除蛙蠅之事載在周書

鼠部雜錄

易經晉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大全）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說卦艮爲鼠（正義）取其止人家也（大全）吳氏曰謂前剛也

詩經召南行露章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注）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

鄘風相鼠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鼠有齒人而無

止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按小序刺無禮也

豳風七月章穹窒熏鼠（注）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

小雅斯干章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古諺欲投鼠而忌器

社鼷不灌屋鼠不薰

文子上德篇腐鼠在阼燒薰于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

莊子逍遙遊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齊物論鴟鴉嗜鼠

應帝王篇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墨子非儒篇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

荀子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商子農戰篇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貍餌

鼠爾必不冀矣

越絕書申胥曰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

易林豕生如魴鼠舞庭堂

田鼠野雞意常欲逃拘制籠檻不得動搖

怒非其願因物有遷貪妬腐鼠而呼鴟鳶

三貍搏鼠遮遏前後死於圜城不得脫走

鼠聚生恠爲我患悔

牧羊逐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卒歲无功

貧鬼守門日破我盆毀鼠傷綬空虛无子

炙魚銅斗張伺夜鼠

販鼠賣蠹利少無謀難以得家

外棲野鼠與雉爲伍療痍不息卽去其室

韓詩外傳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于外入託于社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鳴呼豈其然

淮南子原道訓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愈滋

說林訓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注）動發也發則得鼠

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新序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

論衡累害篇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御之飯同一實也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子水也其禽鼠也午火也其禽馬也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獮猴者畏鼠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畏鼠也

鹽鐵論家鼠嚙貍

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實

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食陸畜者貍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臊也

抱朴子廣譬篇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蚊集鷹首則厲鷄不敢啄鼠往虎側則貍犬不敢議

西京雜記物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腊者亦爲璞

地鏡圖青土地爲女人黃金之見爲火及爲白鼠

酉陽雜俎鼠食鹽則身輕

人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

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雲仙雜記山中寅日稱社君者鼠也

續博物志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

兩同書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爲而鴽

不與鼠匹理所異耳

譚子化書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

物類相感志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洒之

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兼明書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潁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黃色又引許愼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卽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夢溪筆談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

豘子而脆

蠡海集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爲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於鼠故爲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祕閣閑話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

芥隱筆記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性猶首鼠也）西羌傳亦云首施兩端

眞臘風土記鼠有大如貓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華川巵辭火鼠不知熱與生俱化故也

蒙泉雜言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爲怪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匡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鼬與鳥皆入

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士人皆同孔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野客叢談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偓佺劉士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鼮鼠武帝賜絹百疋余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不知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爲螻蛄

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鼩鼠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周易稽疑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爲大鼠本草指爲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田家雜占圍塍上野鼠爬池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

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稻苗亦然（倒在根下主壟下米貴銜在洞口主囷頭米貴）

鼠咬人幞頭帽子衫領主得財喜百日內至

半夜前作數錢聲者主招財吉

鼠狠來窟其家必長吉

凡見鼠立主大吉慶

鼠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主雨

鼠部外編

香案牘劉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鼠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珍珠船長房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月三易腸

幽明錄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

其奴曰明市雇十擔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曰吾上屋居奈我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佛國記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卽化作白鼠嚙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

異苑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隴夜有大鼠形如㹠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旣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

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嚙殺之

窮怪錄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卽無所見及閉戶卽依然聞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于北壁乃竟絕

王度古鏡記度弟勣得鏡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敬遽設榻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妝衒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

制之不令妝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閂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妝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狠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色白並于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廣異記御史中丞畢杭爲魏州刺史陷于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游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

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閤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稽神錄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卽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褐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卽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

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

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嘆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洞微志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蓬櫳夜話柳碕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赭頰長髯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亹亹若覩又臧否京輦百司非刺時宰每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呼主人曰我雞鳴時當出有行李寄樓毋令人所窺主人唯唯惟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吐迨曉登樓無所有惟血剝狠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四卷目錄

鼰鼠部彙考

鼰鼠圖

爾雅（釋獸）

本草綱目（集解　膏主治）

鼰鼠部紀事

鼯鼠部彙考

鼯鼠圖

爾雅（釋鳥）
山海經（北山經）
爾雅翼（鼯）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氣味　主治　發明）
鼯鼠部藝文
耳鼠贊　晉郭璞
飛鼠贊　前人
鼯鼠贊　前人
鼯鼠部紀事
鼯鼠部雜錄
貂部彙考
貂圖
遁甲開山圖（赤貂）
埤雅（貂）
爾雅翼（貂）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毛皮主治）
貂部藝文一
謝東宮賚貂蟬啓　梁元帝

華貂賦（有序）　陳江總

貂部藝文二（詩）

陵祀歸得賜煖耳詩和方石韻（四首）　明李東陽

賜貂紀事用福清少師韻（二首）　孫承宗

貂部紀事

貂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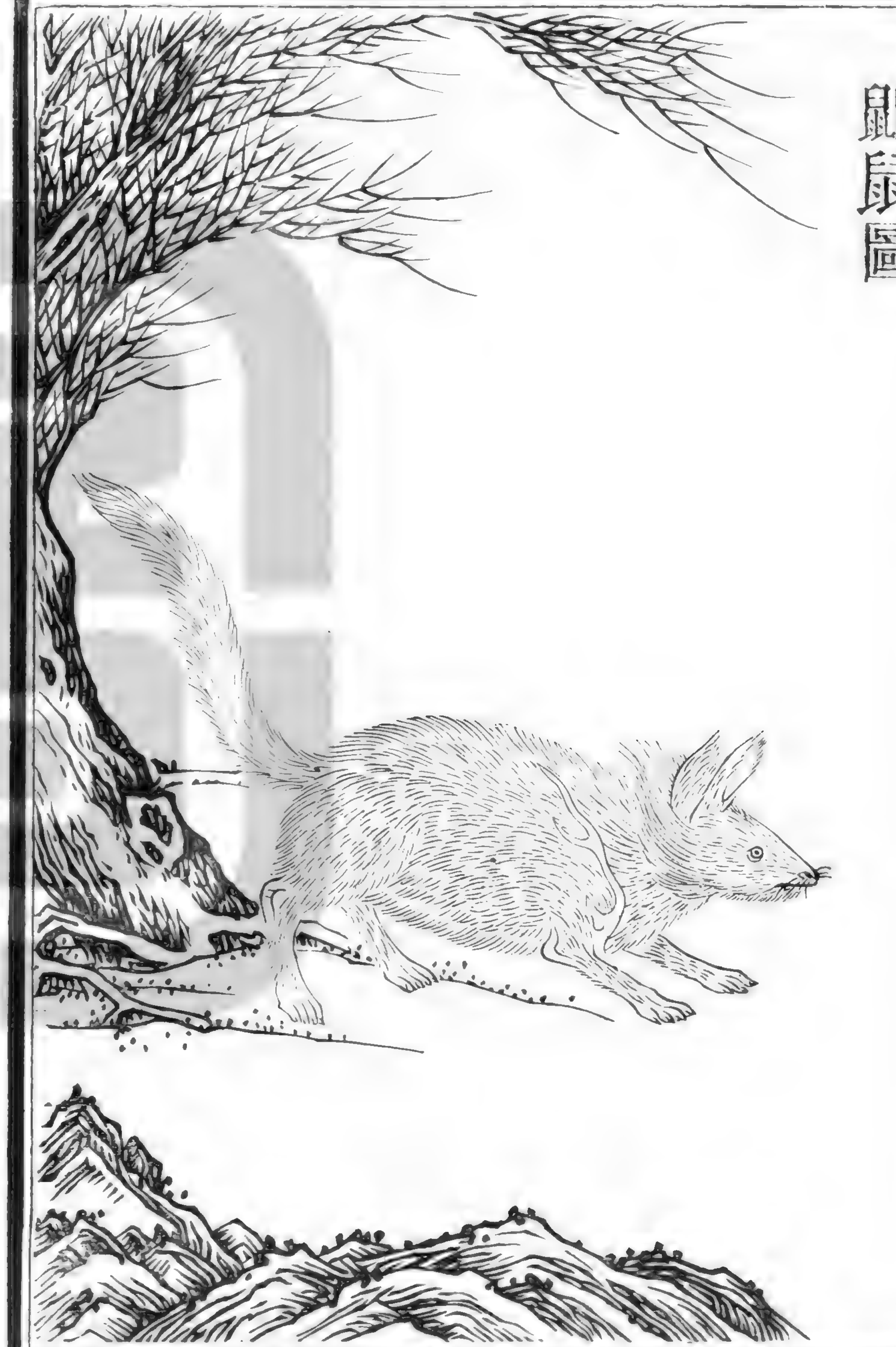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八十四卷

鼯鼠部彙考

釋名

小驢（爾雅）　隱鼠（本草綱目）

鼰鼠圖



爾雅

釋獸

鼰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

註 鼰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 疏 鼰獸名也身如鼠有長鬚而賊害於物秦人呼爲小驢

本草綱目

集解

陶弘景註鼴鼠曰諸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下脚似象胷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鈍亦名隱

鼠人取食之肉亦似牛多以作脯乃云是鼠王其精溺一滴落地輒成一鼠災年則多出也陳藏器曰此是獸類非鼠之儔大如牛而前脚短皮入鞦轡用莊子所謂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者陶言是鼠王精滴成鼠遍訪山人無其說亦不能土中行此乃妄說陶誤信爾蘇頌曰鼴鼠出滄州及胡中似牛而鼠首黑足大者千斤多伏於水又能堰水放沫彼人食其肉李時珍曰按異物志云鼠母頭脚似鼠口銳蒼色大如水牛而畏狗見則主水災晉書云宣城郡出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脾脚類象而驢蹄毛灰赤色胷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據此則隱鼠非無而陶說有本諸家闢之太甚者未深攷耳又爾雅云鼳身似鼠而馬蹄長鬣而賊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驢者卽此物也

　膏主治

陶弘景曰痔瘻惡瘡

鼷鼠部紀事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䢵亭驢山君鼠使詣

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梁書東夷傳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

鼯鼠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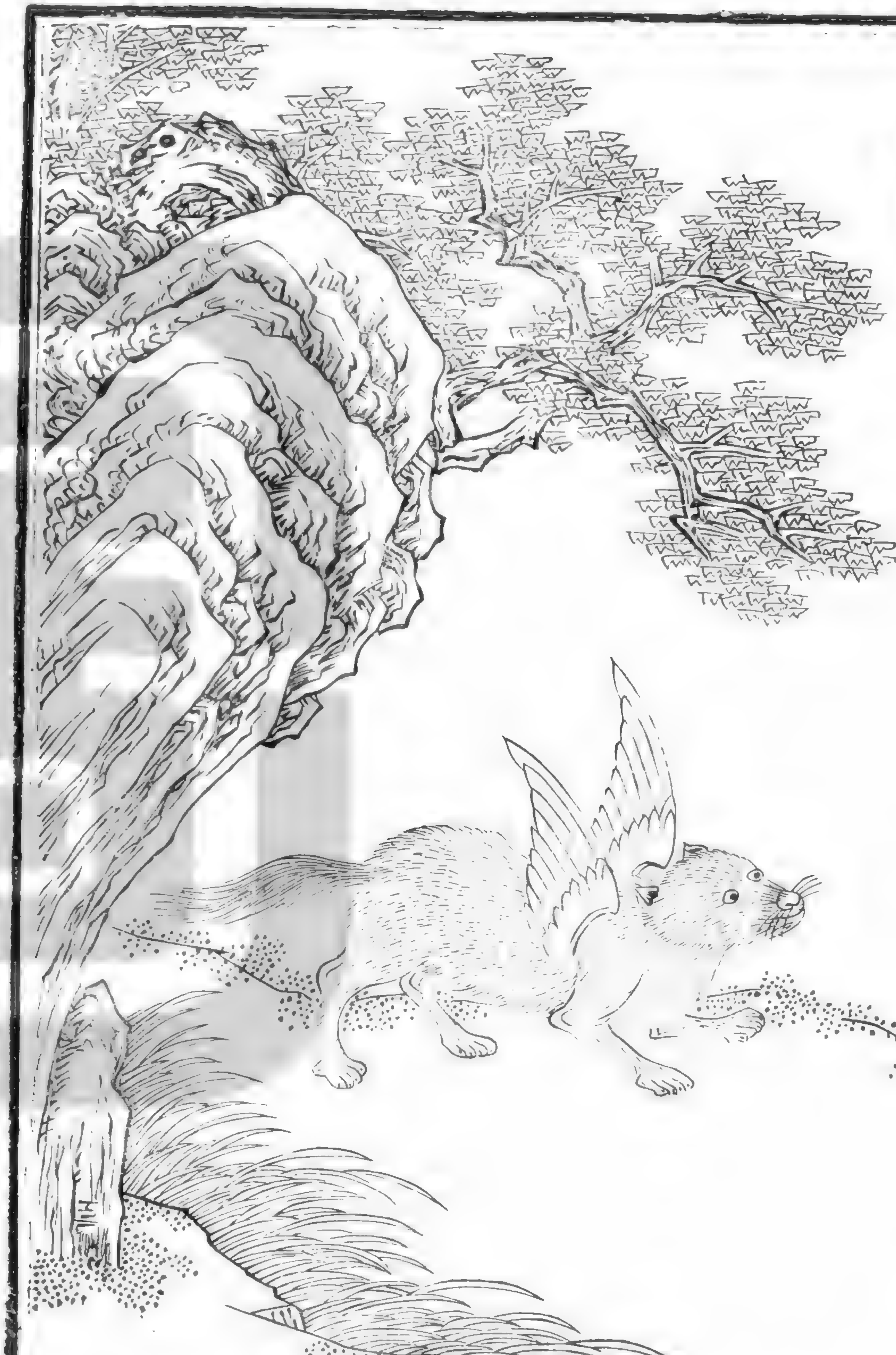
鼯鼠（爾雅） 夷由（爾雅）

耳鼠（山海經） 飛生（爾雅翼）

飛蠝（爾雅翼） 鸓（爾雅翼）

鼺鼠（爾雅翼）

鼯鼠圖



爾雅

釋鳥

鼯鼠夷由

（註）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疏）鼯鼠一名夷由

山海經

北山經

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尾而兔首麋身其音如嘷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䏿又可以禦百毒

郭曰尾或作髯䏿大腹也見裨倉音采　任臣案卽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暗夜行飛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神農經謂之鼺鼠禽經謂之鴆爾雅謂之夷由劉子曰飛鼯甘煙走貘美鐵別錄稱鼺鼠狀如蝙鼠爾雅注言鼯鼠狀如小狐經稱耳鼠兔首麋身雖所驗不同其實一也又博物志鼠之最小者謂之耳鼠邢昺以爲鼷鼠也非此

爾雅翼

鼯

鼯與伏翼皆鼠類而爾雅在釋鳥中以其有肉翼也鼯狀如小狐翼大率如服翼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色蒼艾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好暗夜行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東吳諸郡皆有之又謂之梧鼠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

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極也鼯旣飛走且乳故將娩者持其皮毛則易生今鼯鼠來近人處夜鳴人輙忌之以爲旁里當有死者伏甑聽其聲以爲能得所呼死者之名云一名夷由一名鸓又名飛蝠又名鼺鼠詳其性乃食烟火獨爲不可曉然西域復有火鼠有烈火中人取其毛緝之號火浣布此又何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云鸓飛走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本經從鼠以形似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礧墜故謂之鸓

集解

別錄曰鼺鼠生山都平谷陶弘景曰此鼠卽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大如鴟鳶毛紫色暗夜行飛人取其皮毛與產婦持之令易生蘇頌曰今湖嶺山中多有之南人見之多以爲怪寇宗奭曰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不能致遠人捕取皮爲暖帽李時

珍曰按郭氏註爾雅云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翅尾項脅毛背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色喙頷雜白色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后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狀如鼠兔首麋身以其尾飛食之不眯可禦百毒即此也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龍眼

氣味

微溫有毒

主治

本經曰墮胎令易產

發明

蘇頌曰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而小品方乃入服藥用飛生一枚槐子故弩箭羽各十四枚合擣丸梧子大以酒服二丸即易產也李時珍曰鼺能飛而且產故寢其皮懷其爪皆能催生其性相感也濟生方治難產金液丸用其腹下毛爲丸服之

鼯鼠部藝文

耳鼠贊　晉郭璞

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艮百毒是禦

飛鼠贊　前人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翛然皆騰用無常所惟神是馮

鼯鼠贊　前人

鼯之爲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孕婦

人爲大任

鼫鼠部紀事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叅軍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鼫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鄰幾雜志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林中得一

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西山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而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

鼯鼠部雜錄

新論殊好篇飛鼯甘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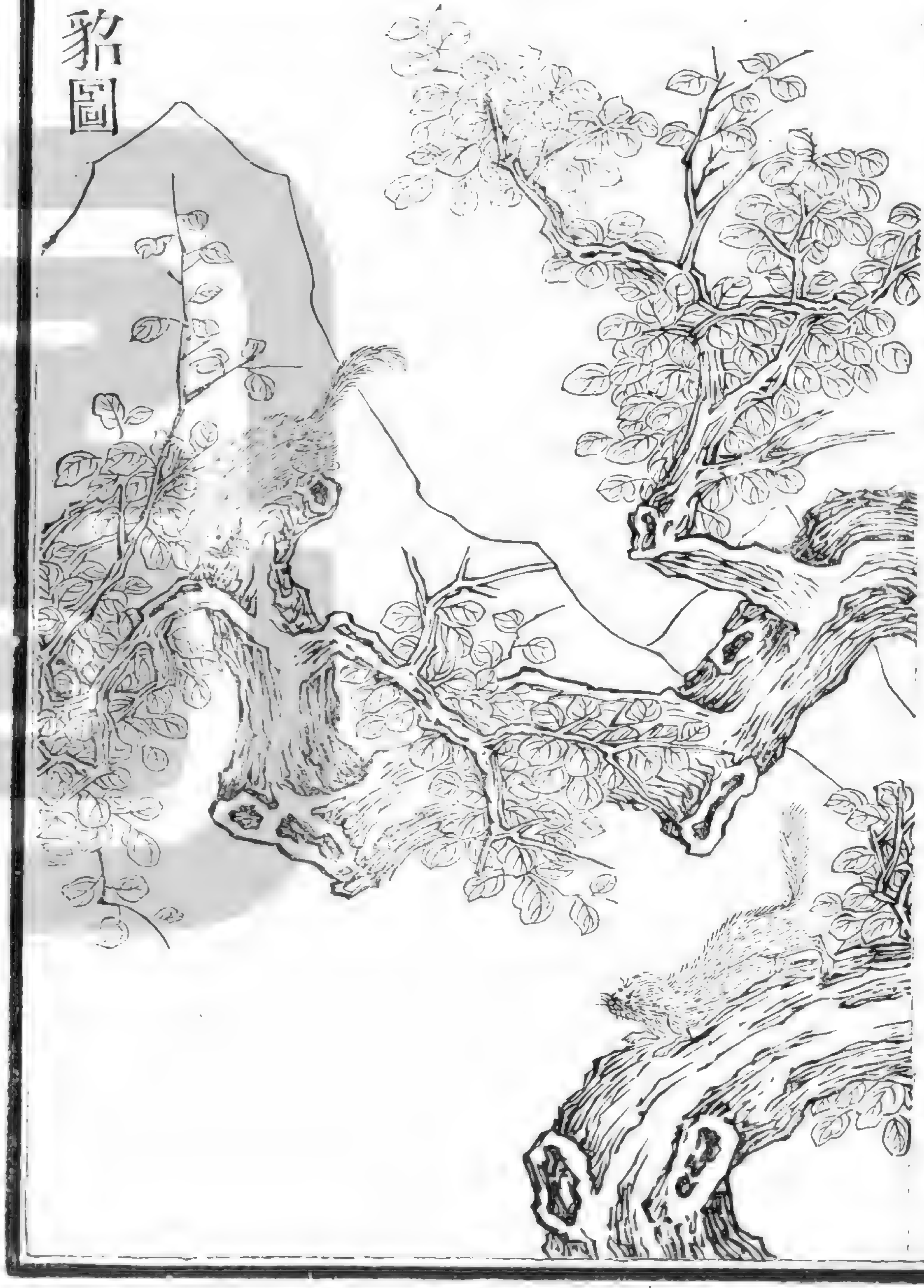
西溪叢語上林賦蜚鸓史記作蠝漢書作鸓郭璞音誄神農本草作鼺鼠音羸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

貂部彙考

釋名

栗鼠爾雅翼　松狗本草綱目

貂圖



遁甲開山圖

赤貂

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

埤雅

貂

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煗於狐貉取以爲帽得風則煖其毛拂面如焰朔地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

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耀太元曰狐貉之毛躬之賊此言以表自累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字說曰貂或凋之毛自召也

爾雅翼

貂

貂鼠屬大而黃黑好在木上亦謂之栗鼠其尾特大漢之侍中常侍武冠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始於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以爲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以爲蟬取淸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文采不彰灼而胡廣以爲北方寒凉本以皮暖額附施於冠遂成首飾則廣之說是也今高麗有貂帽豹裘冬溫夏凉利以入水纔出岸振迅之則乾雪著其上則消又北方往往黃塵眯人眼以袖拭目則塵去古亦以爲裘趙王賚蘇秦貂裘黃金使

說秦王破關中之橫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是亦起於趙也傳曰貂不足狗尾續言貴賤之不同貂實鼠類故其字又作鼦作鼠說文出胡丁零國今人謂之貂零恐以此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貂亦作鼦羅願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夷人呼爲栗鼠松狗

集解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云貂鼠屬大而黃黑色出丁零國今遼東高麗及女直韃靼諸國皆有之其鼠大如獺而尾粗其毛深寸許紫黑色蔚而不耀用皮爲裘帽風領寒月服之得風更暖著水不濡得雪卽消拂面如焰拭眯卽出亦奇物也惟近火則毛易脫漢制侍中冠金璫飾首前插貂尾加以附蟬取其內勁而外溫毛帶黃色者爲黃貂白色者爲銀貂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毛皮主治

李時珍曰塵沙眯目以裘袖抆之卽去

貂部藝文一

謝東宮賚貂蟬啓　　梁元帝

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奬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華貂賦（有序）　　陳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采之溫柔拜文櫃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

近遠共金瑞之去畱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鵜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貂部藝文二詩

陵祀蹕得賜煖耳詩和方石韻四首

明李東陽

烏紗市上透凉颸一髮君恩力未辭賜煖宮貂同日戴冒寒郊馬有人騎耳聞明主如絲詔心似窮民挾纊時明向玉階還再拜羔羊重續退公詩

又

輕華弄日暖含颸短髮蒙茸亂不辭狐掩敝裘慚並價馬驚寒影怯初騎寧同趙服隨胡制不似齊冠汙

肉時寄語春風莫吹却多情長誦感恩詩

又

拂面寒生雪後颸十金貂價豈容辭鵔鸃祇解戎冠著狐貉空隨獵馬騎禮重鄘人歌鼠日功多楊子拔毛時君恩不與炎涼變欲和唐宮賜葛詩

又

午門晴旭颺輕颸拜領溫綸竟莫辭八座敢誇三珥貴千金不換五花騎休論孟德頭風事疾勝楊侯耳熱時老去毛君頭未秃玉堂閑寫賜貂詩

賜貂紀事用福清少師韻二首　孫承宗

溫綸初下臘全消百萬同看帝賜貂鵝鸛陣成青海岸鷺鵷行對紫宸朝華顛老盡兜鍪重甲首讙騰塞馬驕拜罷明恩還手額不知何箸借籌遼

又

遙嚮龍亭叩帝閽威儀爭識漢官尊有韓差可驚西胆非準應慙壯北門天覆華夷渾布煖春回頂踵盡知恩年來將士無譁久爲感絲綸竟日喧

貂部紀事

漢書燕剌王旦傳旦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注）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天子侍從之飾王僭爲之

元后傳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後漢書夫餘國傳夫餘出赤玉貂豽（注）貂似豹無前足

江表傳遼東太守遣使詣孫權送貂皮千枚欲舉國歸吳

魏志烏桓傳挹婁國出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

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即帝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異苑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南齊書何戢傳戢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南史周盤龍傳盤龍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褚裕之傳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彦回彦回弟澄遷左戶尚書彦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襆

齊武陵昭王曄傳曄於御坐曲晏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

梁四公記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西海漆海乳海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有貂大如狼毛純黑長尺餘服之禦寒

南史陸雲公傳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江淹傳淹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畱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梁書賀琛傳琛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

褚球傳球以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

五代史四夷附錄耶律德光事其母甚謹石敬塘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于德光約爲父子德光立敬塘爲皇帝謂高祖曰大事已成吾留此侯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嘘嚱脫白貂裘以衣高祖

遼史天祚元妃蕭氏傳妃性沉靜嘗晝寢近侍盜貂裀覺而不言宮掖稱其寬厚

春明退朝錄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

夢溪筆談嘉祐中吳僧持一寶鑑云照之當見前途吉凶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己著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蟬冕景繁終于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陽曲縣志崇禎癸未賊李自成既破太原守寧道毛公文炳守北城賊入城毛公易衣雜入王中書宅三日夜補一貂套爲賊覺左右拉殺之

貂部雜錄

法言寡見篇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

晉崔豹古今注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鄰幾雜志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八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五卷目錄

猿猴部彙考
猴圖
猿圖
詩經（小雅角弓）
爾雅（釋獸　齸屬）
山海經（南山經　中山經）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大戴禮記（易本命）
博雅（釋獸）
古今注（別名）
抱朴子（對俗篇）
述異記（猿化）
毛詩陸疏廣要（毋教猱升木）
桂海獸志（猿三種）
暘谷謾錄（猴）
埤雅（猴　猿）
爾雅翼（猴　猿）
獸經（狙巧　獨鳴　猿鳴）
本草綱目（猴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頭骨主治　手主治　屎主治　皮　附方　猿　獨　肉及血主治　脂主治　獑猢）
直省志書（宜春縣）

猿猴部藝文一

王孫賦　漢王延壽
獼猴賦　魏阮籍
博赤猿帖　前人

猿猴賦　晉傅元
白猿讚　郭璞
愴王孫　唐柳宗元
白猿賦　李德裕
元猿賦　吳筠
馴猿賦　李子仰
狙賦　元吳萊
白猴　明徐渭

猿猴部藝文二（詩）

石塘瀨聽猿　梁沈約
賦得夜猿啼　陳蕭詮
秋浦歌　唐李白
猿　杜甫
從人覓小猢猻許寄　前人
嶺猿　常建
鞠侯　陸龜蒙
入黃谿聞猿　柳宗元
失猿　李商隱

猿	段成式
放猿	許渾
鞠侯	皮日休
長安里中聞猿	吳融
憶猿	前人
放猿	王仁裕
遇所放猿再作	前人
猿	曹松
和修睦上人聽猿	李咸用
雪後聽猿吟	顧偉
猿	張喬
巴江夜猿	馬戴
黃藤山下聞猿	韋莊
咏猿	周朴
猿	徐夤
放猿	吉師老
賦得啼猿送客	僧皎然
和楊龍圖麞猿屏	宋蔡襄

題吳處士猿麞圖　黃庭堅
八場平聞猿　范成大
觀猿　陳允平
聽猿　白玉蟾
猿皮　徐照
麞猿屏　闕名
題猿圖　元馬祖常
月嶺猿啼　葉顒
猿　宋无
題畫猿　明李東陽
江猿　薛蕙

禽蟲典第八十五卷

猿猴部彙考

釋名

猱（詩經）　蝯（爾雅）

王孫（漢王延壽賦）　狙（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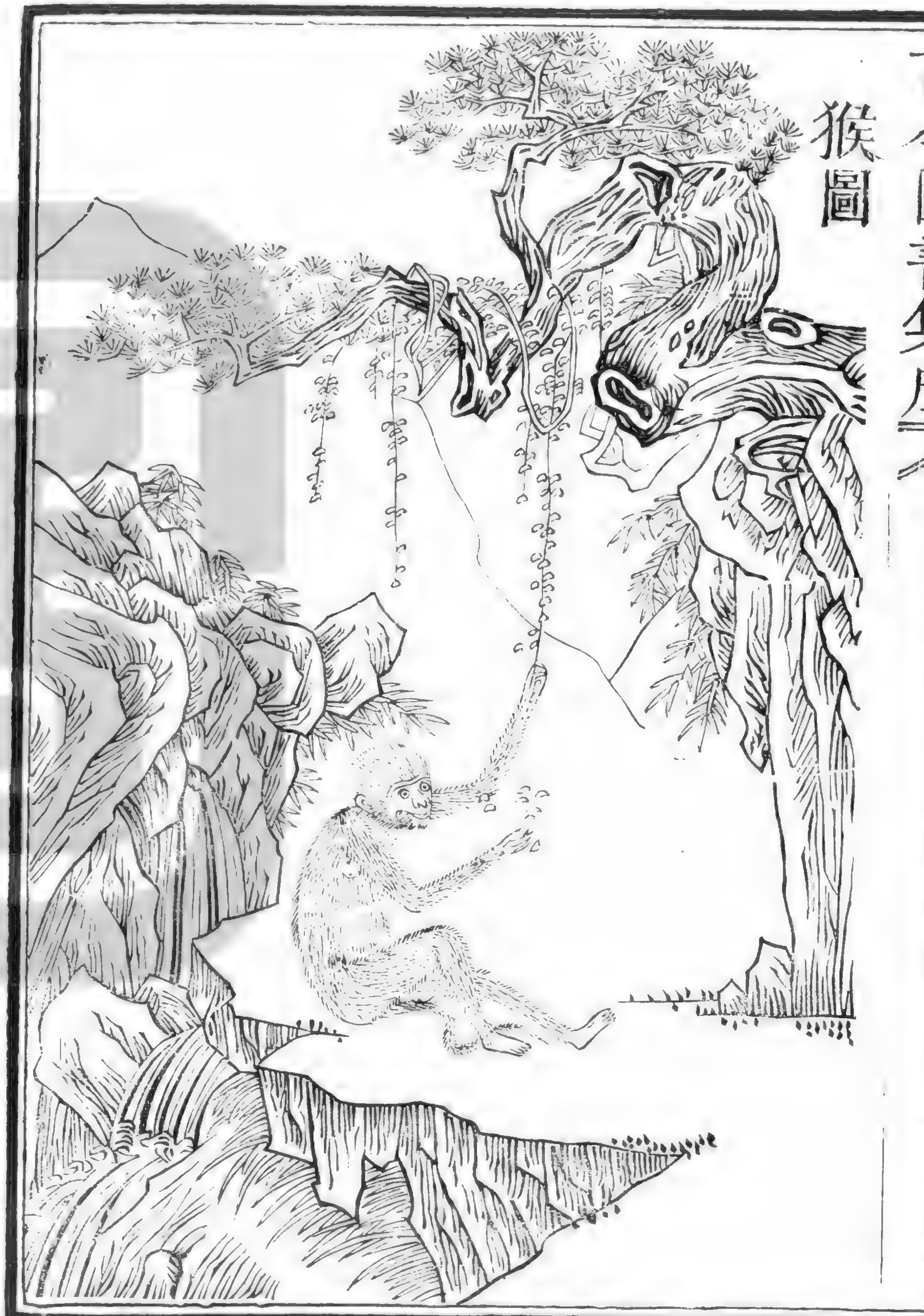
獼猴（博雅）　沐猴（楚人稱）

獑胡（毛詩陸疏廣要）　母猴（埤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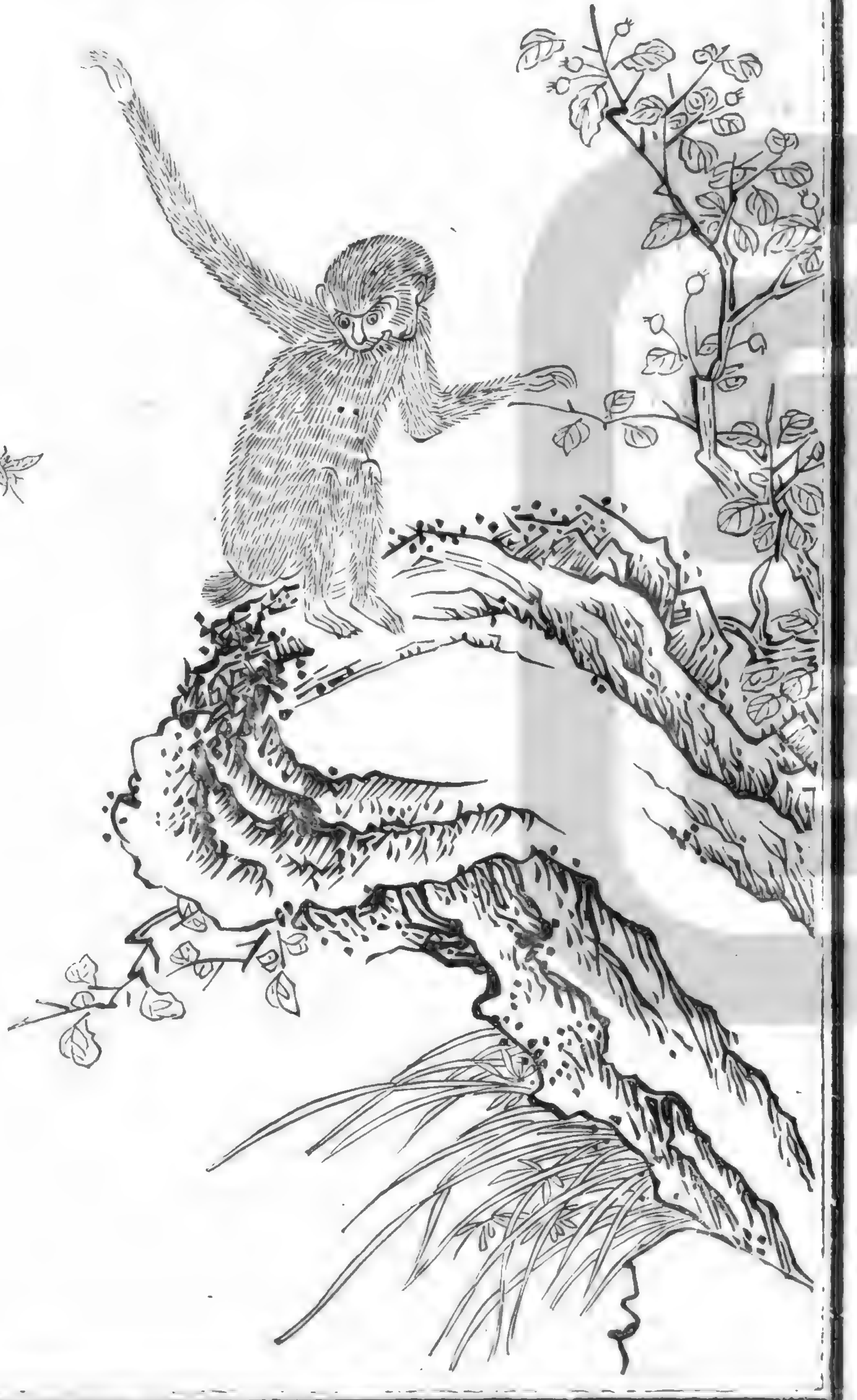
獨猨（埤雅）　馬留（本草綱目）

摩斯咤（本草綱目）　禺（本草綱目）

猴圖



猿圖



詩經

小雅角弓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猱猨屬（正義）猱則猨之輩屬非猨也

爾雅

釋獸

猱蝯善援

（註）便攀援（疏）猱一名蝯善攀援樹枝郭云便攀援者便謂便捷也

鼸屬

寓鼠曰嗛

（註）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疏）寓木之獸及鼠皆曰嗛郭云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此屬皆咽中藏食復出嚼之故題云鼸屬

山海經

南山經

堂庭之山多白猿

（註）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脚長便捷鳴其聲哀

發爽之山多白猿

中山經

鬲山其獸多猴蜼

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

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大戴禮記

易本命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

博雅

釋獸

猱狙獼猴也

古今注

別名

猿一名叅軍

抱朴子

對俗篇

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變爲蟾蜍壽三千歲

述異記

猿化

猿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毛詩陸疏廣要

母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駿捷於獼猴其鳴噭噭而悲

朱傳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爾雅又云玃父善顧註云玃父猳玃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說文云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顏師古云猨善拂拭相如賦蛭蜩玃猱顏註今狨皮爲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狨蓋猨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擲之狨一名猱顏氏以爲其尾柔可藉故其制字從柔

元康地記云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江乘地記云攝山有山猱赤足鳥獸考云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

按爾雅云猱蝯善援玃父善顧明是二種陸疏云老者爲玃則混爲一矣其類甚多曰猱曰蝯曰狙曰玃曰猨曰猴曰狖曰獨曰獮猴曰沐猴曰母猴曰猢胡曰猳玃曰胡孫曰王孫雖因其形有大小臂有短長鳴有曉夜色有青白玄黃性有緩急羣特故異其名亦方言各異耳若猱字說文作夒或作獿又作猱蓋古今文不同但投公路所謂鯡猿則大怪矣

桂海獸志

猨三種

猨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飲之卽愈

暘谷謾錄

猴

猴五指

埤雅

猴

呂子曰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猴善侯其字从侯白虎通曰侯侯也楚人謂之沐猴舊說此獸無脾以行消食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囂故古者造字爲象母猴之形柳子曰猿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猴之德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食其嗛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猿性靜夜嘯常風月肅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

猨

猨臂通肩刻之可以爲笛聲圓於竹猨猴屬長臂善

嘯便攀援故其字从援省而爾雅云猱蝯善援貜父善顧也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置之於檻曰措家語曰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或曰猴性躁急猿性靜緩故猨从爰爰緩也論衡曰鹿制於犬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猨頸猨不復動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今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猨散鼉一鳴而龜伏或曰鼉鳴夜獨鳴曉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猨今俗謂之獨猨蓋猨性羣獨性特猨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相法曰手如雞足者褊迫手如猨掌者勤勞舊說猨鳴而獺候之故束皙發蒙記曰獺以猨爲婦也莊子曰猨猵狙以爲雌猵蓋言獺

爾雅翼

猴

猴一物而五名說文云猴一夒（奴力切）也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母玃也爾雅云玃父善顧能攫持人者

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如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禺母猴屬頭似鬼白者鬼頭也然則猴玃爲禺蓋一物又有沐猴母猴之稱母非牝也沐音之轉耳然禺但是其屬玃乃大猴之類而非猴也猴手足如人其聲嗝嗝若咳今大林有猴多應一大猴在木輒累累以手相援下好象人所爲生子輒傚人浴山澗中鷹鳶過以手按之仰視不轉往往子死水中輒相率哭泣埋之鄉人設果菽乃取之者羣猴皆入惟老猴獨憑高而望終不食至食欲盡四顧無人乃前猶復徬徨大抵以老猴至而發機也每食輒置肉嗛稍而出食之好行未嘗暫止或曰猴無脾故行以消所食猶象然停則有病然王延壽賦稱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乃是有脾也葢猴之性好動今教擾之者皆先植杙地中使其坐上大抵旬月而性定性既定技藝乃易成今廐中多畜之以爲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猴性躁見物輒鬬故稱沐猴與狗鬬又好殘毁物器尤工捕蝨論衡曰鹿制於犬猴伏於鼠爪不利

也說文云爲母猴也楚辭曰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老子曰爲者敗之猴之性好詐故狙詐狙擊說文曰狙玃屬莊子稱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說者以爲狙公典狙之官三四者升說也或又曰狙公者老狙自賦其徒耳按漢有祝雞翁此狙翁蓋亦養狙者朝四暮三以收計之耳獑胡似獼頭上有髮腰以後黑或云猴老者爲獑胡

猨

猨與沐猴相類靜躁不同耳柳子憎王孫文云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猨性仁不貪食多羣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凄入肝脾韻音合宮商故也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猿音清者象萬物之數五主音音主猿猿五月而生音清切也其臂甚長人有此相者則以善射名淮南子曰羿左脩臂而善射漢李廣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然猿以臂長身不便於行舊或言其臂相通其實未見然猿所以壽者以長臂

好引其氣也尤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下飲畢復相收而上在猴亦然漢書云西域之國有烏秅者山居累石爲室民接手飲說者以爲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猴之爲是亦異矣舊說其邑多青白元黃投公路北戸錄言有緋猿絕大越處子論劍術乃有老翁試之相與周旋以林竹刺之騰上爲猿故劍號曰猿翁

獸經

狚巧

狚巧而危

廣雅曰猴一名狚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獨一鳴而猿絕影

獨鳴

感應類從譜曰獨一叫而猿散蓋獨猿類也似猿而大食猿俗謂之獨猿其一鳴猿皆騰木拔林振動悼慄而避匿之矣

猿鳴

猿三鳴而人淚下

說文曰猿巂屬或黃或黑春秋繁露猿似猴大黑色長前臂郭仲產荊州記曰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莫不垂淚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至清諸山名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班固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爲母又訛母爲獼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爲字象母猴之形卽沐猴也非牝也莊子謂之狙養馬者廐中畜之能辟馬病胡俗稱馬留云梵書謂之摩斯咤

集解

唐愼微曰獼猴有數種總名禺屬取色黃面赤尾長者用人家養者不主病爲其食雜物違本性也按抱朴子云猴八百歲變爲猨猨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變爲蟾蜍李時珍曰猴處處深山有之狀似人而頰

陷有嗛嗛音歉藏食處也腹無脾以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豎行聲嗝嗝若欬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沐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捶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猴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似猨而大能食猨猴者獨也不主病者並各以類附之

肉氣味

酸平無毒

主治

唐愼微曰諸風勞釀酒彌佳作脯食治久瘧李時珍曰食之辟瘴疫

發明

李時珍曰異物志言南方以獼猴頭爲鮓臨海志言粵民喜啖猴頭羹又巴徼人捕猴鹽藏火熏食云甚美

頭骨主治

唐慎微曰瘴瘧作湯浴小兒驚癇鬼魅寒熱

手主治

唐慎微曰小兒驚癇口禁

屎主治

唐慎微曰塗蜘蛛咬李時珍曰小兒臍風撮口及急驚風燒末和生蜜少許灌之出心鑑及衛生方

皮

唐慎微曰治馬疫氣李時珍曰馬經言馬廐畜母猴辟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馬食之永無疾病

附方

鬼瘧進退不定用胡孫頭骨一枚燒研空心溫酒服一錢臨發再服方（聖惠）

猨

李時珍曰猨善援引故謂之猨俗作猿產川廣深山中似猴而長大其臂甚長能引氣故多壽或言其通臂者誤矣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元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

丈著地卽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一鳴三聲凄切入人肝脾范氏桂海志云猨有金絲者黃色玉面者黑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黃是牡黑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王濟日詢記云廣人言猨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潰去勢囊轉雄爲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歲黃又變白也時珍按此說與列子貐變化爲猨莊子獱狙以猨爲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獨

李時珍曰獨似猨而大其性獨一鳴卽止能食猨猴故諺曰獨一鳴而猨散獨夫葢取諸此或云卽黃腰也又見虎下

肉及血主治

陳藏器曰食之調五痔病久坐其皮亦良

脂主治

瘡疥塗之妙

獑猢

許氏說文作𪕰䶢乃蝯蜼之屬黑身白腰如帶手有

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猢猻似猴而其捷在樹上欻然騰躍如飛鳥也

直省志書

宜春縣

金線猿出木平山每啼有佳客至

猿猴部藝文一

王孫賦　漢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元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瞷以眩郵眎職睫以眏睉突高匡而曲頰瞏睍歷而隱離鼻䶑齁以鼽齂耳聿聿役以適知口嗛咡以䶬齺脣皺㗩以秛覗齒厓厓以𪘂𪘂嚼唯嗓而囁哯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踡兔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嗝嗝而嗀嗀又嘀

嗀其若嗁姿僭傈以總贛谿盱閲以頊醘眙睕睃而睍睗眃䁥䁰而踧茇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性僄猜而獧疾態鋒出而横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褭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羣跳而電透或瓜懸而匏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跂互攀攬以狂接覓儵聃而電赴將遼落以蕭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蹻趹以跳迸叉吞嘬而攢聚扶嶔崟以棟椽躡危臬而騰舞忽踊逸而輕迅差難得而覼縷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歠醨迺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躓馳顛陋酌而迷醉矇眠睡而無知蹔拏鬢以纏縛遂纓絡而羈縻歸鎖繫於庭廡觀者吸咽而忘疲

獮猴賦　魏阮籍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祓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狚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夔負淵以肆志兮楊震聲而衣皮處

閒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蹊畏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烏鑒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覯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則爲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僞眞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躭嗜慾而眄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爲兮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騰躍乎岑喦旣投林以東避兮遂中岡而被尋嬰徽纆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搏赤猿帖　前人

僕不想欻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月阮籍白谿君

猨猴賦　晉傅元

余酒酣耳熱㦃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瑰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嚄咋而齟齗或顒卬而踟蹰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女或低眩而擇蝨或抵掌而胡舞

白猿讚　郭璞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憎王孫（井序）　唐柳宗元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恆

憎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捉（集作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食其嗛（以頰貯食曰嗛）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憩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白猨賦（有序）

李德裕

此郡多白猨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瘁果熟乃取不與玃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傳奕有猨猴賦但說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翫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今作賦以辨之耳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爲猨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列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喜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檉松鬱而不殘樝梨熟而後取顧狖䶂與猱狿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女試劍而方接舉修篙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躍掛長蘿而瓠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彼沐猴之佻巧雖貌

同而心異既貪婪而鮮讓亦躁動而不忌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以違性興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辛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鯀化熊而爲厲哀成虎而不仁變欽鴉於瑤席鳴杜魄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不足控搏而自珍

元猨賦（有序）

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猿鶴小人變爲蟲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元猨嘉其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猱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甿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敻絕不才遠禍昔夫子雖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元猨之所育於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

雖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閒棲或分而迴趠壽同靈鶴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鵰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狒狒淩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遄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用棄置於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相臨有族類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絕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爲萬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馴猿賦

李子仞

節彼南山宛出人寰天分翼軫地界荊蠻標奇峯於

海上置高嶺於雲間千林蓊鬱萬壑幽閒菩霧藏煙信洪爐之造化匪朝伊夕卽元猨之往還爾其秉質元造游心遠峯徹三聲於谷靜藏萬影於山重聯緜綠竹牢落青松其捷難紀其居易容不銜文章輕霧中之隱豹豈矜變化賤雲裏之非熊但恣乎任情之樂寧知乎有智之凶既而列卒籠山張羅竟野陣影開鶴雲光亂馬追吳質之檻中驚楚臣之箭下既歎拙謀還傷力寡踰峯越嶂宛辭岑寂之居歷暑離寒欻就喧卑之舍於是屈猛從縶宛安順遊顧步蘭砌因依蕙樓躡標影之高下挫人心之去留載馳載驅異追風之整轡或驚或躍同在水之銜鉤日潛餘巧空長孤愁悲夫自貽伊戚信美非珍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未屬放麑之慜且從飛雀之馴已矣哉樂鶡以鼓載騤以車固不如深林之棲息窮谷之虛徐諒物性之同此希達人之鑑諸

狙賦

元吳萊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孰技役我庭除投瓜齕果

豢養飽腴牽繩拽鏁奮躑嘯呼側身訥談恐懼足跗頸項矐矆變幻首顱動因頤指靜類縻株悅惱錯愕滿堂盧胡粵自童幼被彩弄雛長跳短躩嬉戲有餘忽然壯强精幹猛軀急躁襲取智慮畢輸亦復病苦顛頓困臞徉顛詐死靈藥在壺豈或老衰涕泗垢洿曲頰傴膹鳩杖給扶相彼仕達緯有時譽巧張鄉評雄跨宦衢文馳觚櫝武執戟殳橫施爪距憤磔牙鬚高門縣薄伺候趑趄豪戚勢卿語話囁嚅白虎獻議銅龍握樞模稜唐手霹靂漢符升堂踞坐呵喝擁驅

棄律舞法鞭梏刻刳神奸出沒拉毚扼貙頑貪集戾盜鹿攘羭貴與利期貨貝具儲寵則驕至跋躓同塗膠目塞耳褫冠裂裾行遭僇辱泣赴刑辜載觀富盛擅爾里閭經營家室粉飾體膚連檣白粲負郭黃淤洺池魚鼈塒檻鴨猪業可必得事在必圖姱奢服履湎液杯杅窮聲絲竹極色麗姝弗農崇嗇匪賈積帑自晨及暮鴻弋兔罦分房割奧誶帚德耡齒霜嚬齾舌電嚼噓侵貧併弱欺懵侮愚春花秋葉更苑遞枯先笑後號去車就途胡然比附竟作睽孤餒哉氣力

孰不丘墟當其爲人尚有以娛殘骸斷齒螻螘鳶烏或者爲鬼抑又可獻鱗肌角鬛魑魅夔魖一時之項幸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强曳婁吳王之矢巧捷迣殂身何置網手且捋荼嚋云智譎有是勸劬假靈木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盍忘爾初嗚嘑茲世莽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覬覦悲歡交禪福禍並趨小苛可略山獄弗殊治安何翫兵亂卒瘏暴秦殄楚勁越戕吳三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鳥蛇陽陣陰謀五胡雲擾羌羯相屠弓弩甲旗北騎南艫椎擊敲批却窾骨軱攻戰圍噤形勢亢虛塞關在前愼不可踰衰孽在後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賞誅醫國無術鑄人曷模天開地闢四海蘧廬人消物盡萬世須臾惟狙跋扈盤踞自如昔非刻狗今豈乘狐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緝之成賦用戒薄夫

白猴

明徐渭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鞹蒼以膚瓊暮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旣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猿猴部藝文二（詩）

石塘瀨聽猿　梁沈約

噭噭夜猿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
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賦得夜猿啼　陳蕭詮

桂月影才通猿啼迥入風隔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
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秋浦歌　唐李白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猿　杜甫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前人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
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

嶺猿　常建

杳杳褭褭清且切鷓鴣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
淚不到三聲合斷腸

鞠猴　陸龜蒙

何事鞠猴名先封在四明但爲連臂飲不作斷腸聲
野蔓垂纓絡寒泉佩玉清滿林遊宦子誰爲作君卿

入黃谿聞猿　柳宗元

谿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失猿　李商隱

祝融南去萬重雲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
道不教腸斷憶同羣

猿　段成式

却憶書齋值晚晴挽枝閒嘯激蟬清影沈巴峽夜巖邑蹤絕石塘寒瀨聲

放猿　許渾

殷懃解金鏁別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入白雲啼好覓來時路煙蘿更莫迷

猢猴　皮日休

堪羨猢猴國碧岩千萬重煙蘿為印綬雲壑是隄封泉遣狙公護果教獑子供爾徒如不死應得躡元蹤

長安里中聞猿　吳融

夾巷長門似海深楚猿爭得此中吟一聲紫陌纔回首萬里青山已到心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第見塵侵無因永夜聞清嘯禁路人歸月自沈

憶猿　前人

翠微雲斂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連臂影垂溪邑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含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驚佳樹近房櫳

放猿　王仁裕

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

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遇所放猿再作　前人

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作依稀似野賓月宿縱勞覊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猿　曹松

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惟應臥嵐客憐爾傍巖扃

和修睦上人聽猿　李咸用

禪客聞猶苦是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不必到巴谿疎雨灑不歇迴風吹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雪後聽猿吟　顧偉

寒巖飛暮雪絕壁夜猿吟歷歷和羣鴈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靜裏固難尋一宿扶桑外聊看懷好音

猿　張喬

挂月棲雲向楚林取來全是爲清音誰知繫在黃金

索翻畏侯家不敢吟

巴江夜猿　馬戴

日飲巴江水還啼巴岸邊秋聲巫峽斷夜影楚雲連露滴青楓樹山空明月天誰知泊帆者聽此不能眠

黃藤山下聞猿　韋莊

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猿動旅情入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月啼時兔正明好笑武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詠猿　周朴

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谿中宵爲憶秋雲伴遙隔朱門向月啼

猿　徐夤

宿有喬林飲有谿生來蹤跡遠塵泥不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放猿　吉師老

放爾千山萬里身野泉晴樹好爲鄰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

賦得啼猿送客　僧皎然

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斷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淒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

和楊龍圖麞猿屏　宋蔡襄

畫莫難於工寫生麞猿移得上幽屏相逢平野初驚顧共向薰風識性靈引子舊遊新草綠嘯羣時望故山青可憐官省沉迷處每到中軒頓覺醒

題吳處士猿麞圖　黃庭堅

畫工神品今代無祁嶽一脈傳醉吳幾年傲睨不落筆乘興掃去赤縣圖今君所寶亦第一我疑神遇非有筆青林紅葉晚未暝遙山遠水秋一色五猿踞石相因依兩猿掛樹松枝低仰睇側顧麞善疑其二行齒如不知昔人畫馬師廐馬畫山直付居山者野猿不馴麞易驚貌若渠能寫閒暇草露空荒遠刀機即今放麑誰氏子山蜂負毒不足憐盍貸蠨蛸留報喜

八場平聞猿　范成大

淸猿泠泠鳴玉簫三聲兩聲高樹梢子母聯拳傳枝去忽作哀厲長鳴號天寒林深山石惡行人舉頭淚雙閣雪澗琴心未足悲須寫峽中腸斷時

觀猿　陳允平

掛石攀雲日半斜亂山深處絕煙霞香林月滿僧歸去啼落春風幾樹花

聽猿　白玉蟾

三樹五樹啼寒猿一聲兩聲落耳根吾疑耳到猿啼處却是猿聲隨風奔猿聲不悲亦不怨吾亦於世何所戀夜深月白風籟寒聽此忽然毛骨換

猿皮　徐照

路逢巴客賣猿皮一片蒙茸似黑絲常向小牕鋪坐處却思空谷聽啼時弩傷忽見痕猶在笛響誰誇骨可吹古樹團團行路曲無人來作野賓詩

麞猿屏　闕名

麞狎猿馴遂性靈恍然疑不是丹青豈憂夜獵林中去只欠秋吟月下聽舉目便同臨澗谷此身全恐寄郊坰山容野態窮微妙造物爭工六尺屏

題猿圖　元馬祖常

江渚無來鴈山樊有宿猿秋高盧橘熟巴月樹連村

月嶺猿啼　葉顒

樹頭清嘯兩三聲紙帳梅花睡欲成喚醒冷泉亭上夢嶺雲飛動月初明

猿　　宋无

巴峽聞聲愁斷腸冷泉照影綠陰京藤搖亂雨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蝨忙獻果去尋幽洞遠攀蘿來撼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雲深處藏

題畫猿　　明李東陽

霜枯古樹秋颯颯枝間老猿罷騰踏戲將長臂攫遊蜂半似相欺半相狎岡巒高下路東西由來異類不同棲應憐野徑穿花去不作空山抱樹啼君不見場中有果房有蜜共趂園林好風日丁寧愼勿採桃花留結山中千歲實

江猿　　薛蕙

舟行轉江峽處處響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昏援條時自挂飲水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六卷目錄

猿猴部紀事
猿猴部雜錄
猿猴部外編

禽蟲典第八十六卷

猿猴部紀事

淮南子說山訓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有先中中者也

莊子徐無鬼篇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

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

韓子燕王徵巧術人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王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見也燕王不能觀也

淮南子修務訓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

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蓋寬饒傳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迺解

香案牘介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羣猴掾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羣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敎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蜀志鄧芝傳註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晉書淳于智傳智能易筮善厭勝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佛祖歷代通載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爲仙靈所隱今此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信之

世說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注）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

搜神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旣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獨異志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

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卽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華陽國志李勢時有猿居烏巢

孝子傳余常至綏安縣逢途逐猴猴母負子投水水雖深而淸乃以戟刺之自脅以下中斷脊尚連浮至岸子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

南史齊魚復侯子響傳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私交易器仗上聞之怒遣衞尉胡諧之檢捕羣小丹陽尹蕭順之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上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墜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

梁四公記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

南史林邑國傳林邑國王梁天監九年奉獻白猴

侯景傳景旣南奔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煑景子

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魚弘傳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太平御覽南康營民伍考之伐船材忽見大社樹上有猴懷孕考之便登木逐猴騰赴如飛樹既孤迥下又有人猴知不脫因左手抱樹枝右手撫腹考之禽得搖擺地殺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狀垂產是夜夢見一人稱神以殺猴責讓之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爲虎毛爪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跡

佛祖歷代通載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即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常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

北齊書宋遊道傳遊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死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

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廣異記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後元忠歷大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

開元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下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清異錄郭休隱居太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酉陽雜俎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於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

王氏見聞王仁裕從事漢中有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一日入主帥廚中一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于是送入孤雲兩角山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來矣後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有巨猿舍羣而前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

北戶錄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眞爲奇獸夫猿則狙玃猱狖之類其色多青白元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族類與其猨能伏鼠多羣行猨善啼者其音淒入肝脾方知當一部鼓吹豈獨鼉聲然哉

全唐詩話李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嘯和

鄰幾雜志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章布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褫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怍

稽神錄李遇爲宣武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廄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棄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

野人閒話優旃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於闤闠中常飼養胡孫十餘頭會人言語亦可取笑於一時一日內廄胡孫繩絕走殿上閣蜀主令人射之不中三日內豎奏千度善弄胡孫試令執之遂詔千度謝恩訖胡孫十餘頭亦向殿上叉手拜揖立內廄胡孫亦舍上窺之千度高聲唱言奉勑把下舍上胡孫來手下胡孫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廄胡孫立在殿前蜀主大悅賜千度優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胡孫何以教之似會人言語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言語千度常餌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之內臣深訝所說其事或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孫鸚

鵡犬鼠等以教之

湘山野錄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逮國勢危削自嘆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十一月獵于青龍山一牝狙觸網于谷見主兩淚稽顙搏膺屢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誕二子因感之還幸大理寺親錄囚係多所原貸一大辟婦以孕在獄產期滿則伏誅未幾亦誕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于遠吏議短之

賢奕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書墁錄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齊東野語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

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聞見前錄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于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是生康節公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楊繪傳繪字元素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畫墁錄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墨客揮犀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冷齋夜話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卽夢覺又畜王孫小於蝦蟆風度淸癯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嘆則跳躑登几上危坐分殘顆而食之

談藪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羣呼跳踉而至攀緣頭目胷項手足裒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趍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輟耕錄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剌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

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番語詈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甫有五日其母斃于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淸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而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幷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敎猴云汝若不飮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撾殺之

指月錄福州雪峯義存禪師路逢一獮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獮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刧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已瘧編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朱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孝義縣志成化二十年橋南廂姓姚者畜一猿久之甚馴一日偕其妻外往獨留猿與小兒居比歸支解小兒入釜炊矣此可爲畜異獸之戒

庚己編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移文云

暖姝由筆徽墩曹方湖爲江西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兒拳大人藏袖中爲戲土人名栗子猿第三乃郎子進說幼隨任曾養玩之杜詩所謂爲致小如拳豈此類哉

蓬櫳夜話黃山多猿猱春夏採雜花果于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聞數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飲

之不可多多卽減酒痕覺之衆猱伺得人必嬲死之

瀛涯勝覽闍婆國蘇魯馬益港口大州林木蔚茂長尾猱萬數聚于中一里猱俗云胡孫也老猱爲主曾掠老番婦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殽祈于老猱猱食之餘縱羣競食食盡少選猱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人回卽有姙不然無應也

會稽縣志郡志猿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會稽山間陸種如豆麥之類多爲踐毀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可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跳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害遂稍息

猿猴部雜錄

戰國策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

陰符經飛鼠斷猿

管子形勢解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文子上德篇猿狖之捷來格

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莊子齊物論民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

猨猵狙以爲雌

應帝王篇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

天運篇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山木篇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逄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意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列子天瑞篇老羭爲猿

易林猿墮高木不踒手足保我全生還歸其室

沐猴冠帶盜在非位衆犬共吠倉狂蹶足

鷹棲茂樹猴雀往來一擊獲兩利在枝柯

獮猴所言語無成全誤我白馬使口不至

新書假權篇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

淮南子俶眞訓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主術訓猨得木而捷

說山訓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 注 猿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爲猿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說林訓蝯狖之捷來乍 注 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

論衡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曰寀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

魏應璩與人書淸猿與壺人爭旦

陸機與弟雲書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眞怪物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雲仙雜記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續博物志猿有手可以捕鼠而制于鼠

譚子化書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于籠

聞見後錄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洞閒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爲馬留與其人形同耳

蠡海集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棲樹兼乎陽也

烟雲過眼錄易元吉畜猿內二大猿皆有白牙出于頷外識者謂母猿然後有牙

元池說林猿之相蟲也蟲必先啼物之情也（注）蟲羣也

元亭涉筆山公李約養一猿名山公又王仁裕名爲野賓

眉公筆記史沐猴而冠沐猴之名出罽賓國見漢書

賢奕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

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嗚呼是寧獨一倡哉

指月錄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子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猿猴部外編

酉陽雜俎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南交猴有子曰溪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吳越春秋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

聞越有處女出在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

拾遺記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絶峰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曆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搜神後記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獮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姙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

異苑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睟之聞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隱在簣邊睟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云簣中有人睟之卽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白猿傳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

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闢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岩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岩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

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岩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咲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

皆絕色其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王度古鏡記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露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出而二人失聲俯

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一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

集異記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魈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頓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辨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見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于宅內獼猴于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扃閉不及兵杖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孑遺無有矣

巴西侯傳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于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鋋因

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名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數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鋋于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畱以盡歡鋋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元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贔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

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衣黑狀類滄浪君曰元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元丘處于西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鋋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敎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鋋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元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輙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于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

于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于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侯元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于龕前乃向所殺洞元先生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元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繒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樹萱錄王縉嘗讀書嵩山有四叟攜榼來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升木而去

求心錄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道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

後得陳生者究其脈曰是翁之心病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固莫可得之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中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蓋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于是稍聞于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

虎狠噬吾吾固甘之也宋素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飯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于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名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之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

惶駭而歸

珍珠船伶人刁俊朝妻項瘿如雞卵漸如數斛之囊中有琴瑟笙磬之音瘿裂一猱跳出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人蠐螬之領

雲笈七籤土官星所主能致山內菓實且爲猿晝爲猴

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地有所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眞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畱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

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獮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贓云余親聞泰公說其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卽紀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七卷目錄

蜼部彙考

蜼圖
爾雅（釋獸）
山海經（中山經　海外南經）
太平御覽（猵）
爾翼雅（蜼）
獸經（蜼）

本册书多处装订错误

蜼部藝文

蜼贊　晉郭璞

蜼部紀事

蜼部雜錄

蒙頌部彙考

爾雅（釋獸）

猓然部彙考

猓然圖

蜀地志（涪陵果然）

南中八郡志（交趾果然）

吳錄地理志（果然猿狖之類）

南方草木狀（果然席）

南州異物志（果然褥）

埤雅（猓然）

爾雅翼（猓然）

獸經（果然）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猓然部藝文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　梁張纘
猓然部紀事
猓然部雜錄
狨部彙考
狨圖
益部方物記（狨）
埤雅（狨）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主治　脂主治）
狨部紀事
狨部雜錄
玃部彙考
玃圖
爾雅（釋獸）
搜記神（玃盜婦女）
述異記（猿化）
益部方物記（玃）
爾雅翼（玃）
本草綱目（玃）

貜部雜錄

貜部外編

魍魎部彙考

後漢書（禮儀志注）

蔡邕獨斷（魍魎）

本草綱目（集解）

魍魎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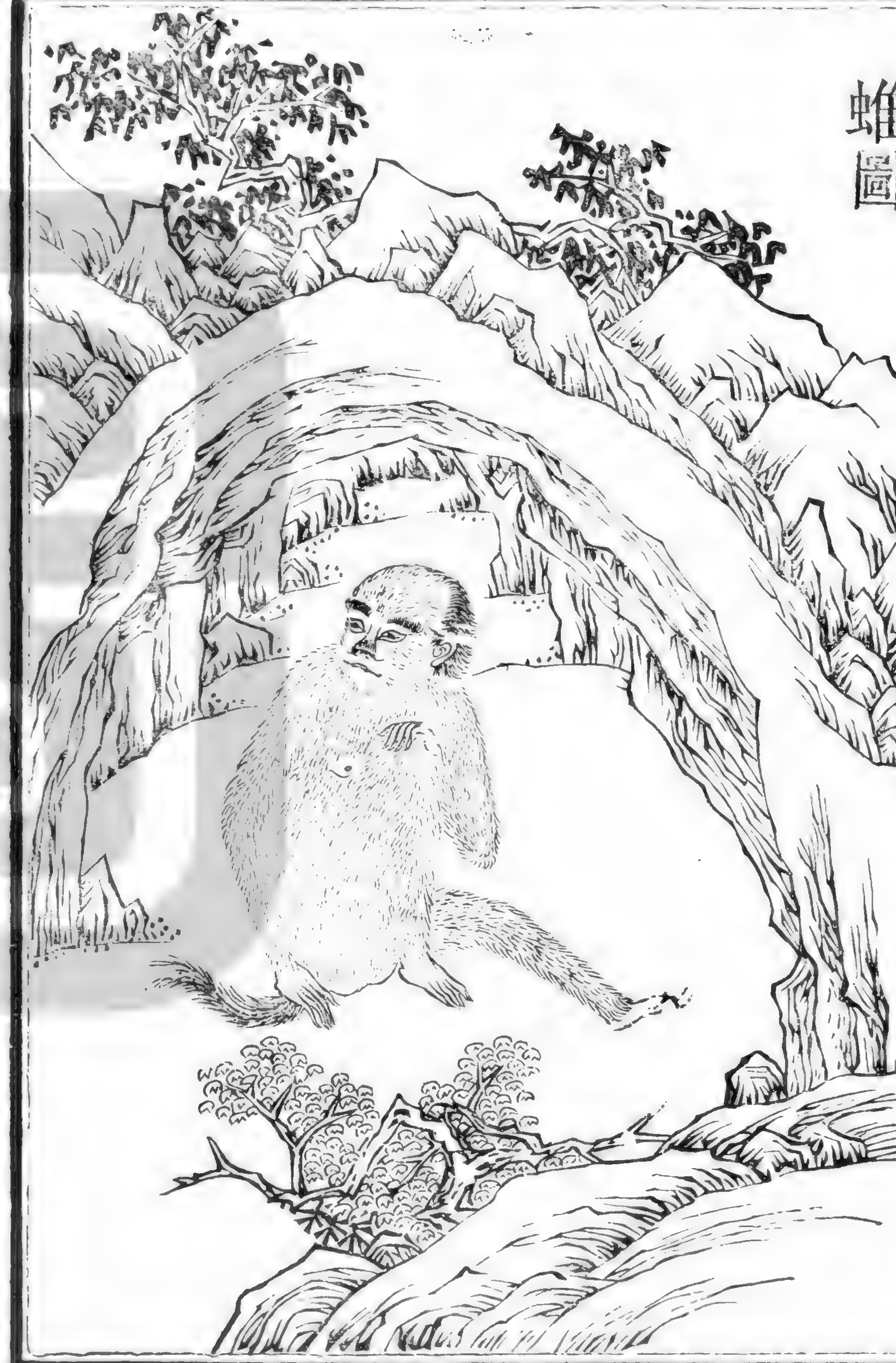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八十七卷

蝟部彙考

釋名

狖（爾雅翼）

蜼圖



爾雅

釋獸

蜼卬鼻而長尾

註　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

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

山海經

中山經

鬲山其獸多猴蜼

海外南經

狄山爰有熊羆文虎蜼豹

湯山爰有熊羆文虎蜼豹

太平御覽

猵

猵之屬健勇於猨狖面皮鼻微倒向上尾端分爲兩條天雨便以挿鼻孔中水不入見人則顚頭擲或墮地奔走無所廻避觸樹衝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罵恃力人云癡如猵

爾雅翼

蜼

蜼狖也爲物捷健江賦曰迅蜼臨虛以騁巧是也蜼讀如贈遺之遺又讀如橘柚之柚其作柚音者或爲狖音義皆同孫愐不審乃於一音中分之云蜼獸之名似猿狖似獼猴不知似猿者卽此獼猴淮南子曰猿狖失木而擒狐狸非其所也其招隱曰猿狖羣嘯兮虎豹嘷古者有蜼彝畫蜼於彝謂之宗彝又施之象服夫服器必取象此等者非特以其智而已蓋皆

有所表焉夫八卦六子之中日月星辰可以象指者也雲雷風雨難以象指者也故畫龍以表雲畫雉以表雷畫虎以表風畫蜼以表雨凡此皆形著於此而義表於彼非爲是物也

獸經

蜼

黃黑曰蜼

蜼部藝文

蜼贊

晉郭璞

寓屬之才莫過于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蜼部紀事

聞奇錄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于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

蜼部雜錄

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註）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蜼似獮猴而大其鼻上句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旣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爲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蜼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蜼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示

蒙頌部彙考

釋名

蒙貴（爾雅注）

圖缺

爾雅

釋獸

蒙頌猱狀

註 卽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眞日南皆出之猱亦獮猴之類 疏 蒙頌一

名蒙貴狀似猿猱故曰猱狀

蜀地志

　涪陵果然

涪陵南界有果然獸形如狗子頭似虎其尾柔滑白黑色皮可爲裘輕煖可珍

南中八郡志

　交阯果然

交阯有果然白面黑身毛彩斑斕

吳錄地理志

　果然猨狖之類

九眞胥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此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木狀

果然席

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箭射之剝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眞日南郡

南州異物志

果然褥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猨犬面通身青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面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埤雅

然

然獸似猨青身黑頰有髯髯黑其手亦黑性好理髯又愛其類生相厚死相赴殺一可以致百故周官素車犬複言君臣之道尚微當警備也藻車鹿淺複駹

車然複言喪事彌吉而君臣之道滋定故鹿複以明安則相求患難則相衛然複以明安則相敘患難則相赴也舊說狨皮五色中爲茵毯人取以藥矢射之其偶爲拔其矢因以自刺與之俱斃

爾雅翼

狨

狨子猿類也黑頰青身南方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之其鳴自呼身如猿大面通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其毛長柔細滑澤色白（一云作青）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斑文按此則以尾塞鼻有同於蜼然吳都賦曰狖鼯猓狨騰趠飛超蓋二物與李肇曰舊說劍南人之采猓狨者獲一猓狨則數十猓狨可盡得矣何也猓狨性仁不忍傷其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忍去也然則謂之果然者以其來之可必歟猶常山之蛇擊其首而尾則至故謂之率然此亦古制名之義也周禮巾車然複註云然果然也今人亦用作裍褥

獸經

果然

果然號其類

唐李肇國史補曰揚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聚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禽獸狀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大者爲然爲禺小者爲狖爲蜼南人名仙猴俗作猓猻

集解

陳藏器曰按南州異物志云交州有果然獸鼻孔向天雨則挂木上以尾塞鼻孔爾雅蜼仰鼻而長尾卽此也李時珍曰果然仁獸也喜羣行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柳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古者畫蜼爲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或云猶豫之猶卽狖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下不

一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比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騃愚爲癡獨也

肉氣味

鹹平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瘧瘴寒熱同五味煑臛食之併坐其皮取效

發明

李時珍曰案鍾毓果然賦云似猴象猨黑頰青身肉非佳品惟皮可珍而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玃猱之炙亦性各有不同耶

猓然部藝文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　梁張纘

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靑犴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飆結宇吹綸愧暖挾纊慚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愧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愧進退在顏

猓然部紀事

宋書謝瞻傳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

北齊書魏收傳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猓𤢊部雜錄

周禮春官巾車駹車雀蔽然複（訂義）鄭康成曰然果然也賈氏曰果然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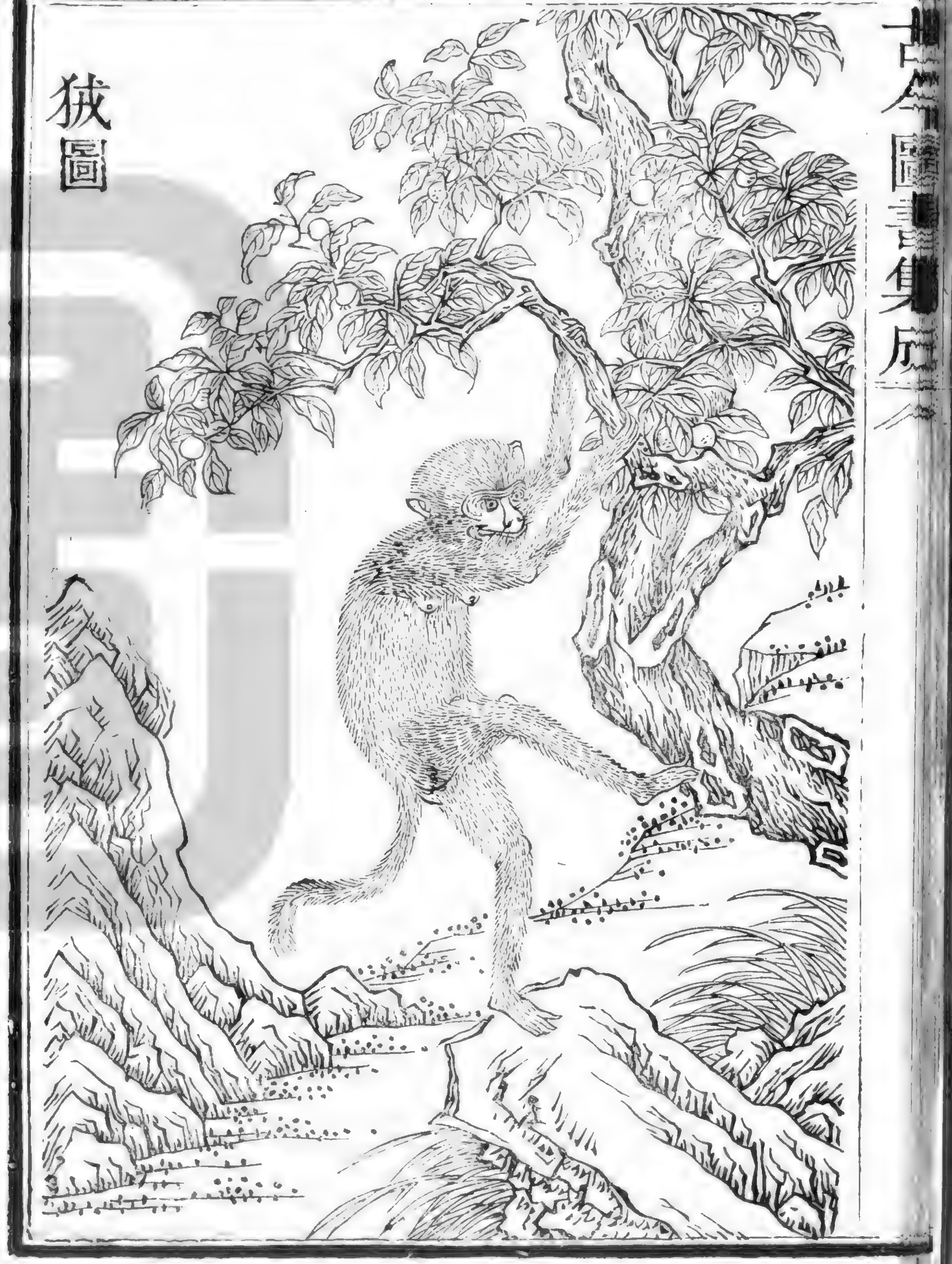
唐國史補劍南人之采猓𤢊者獲一猓𤢊則數十猓𤢊可盡得矣何哉其猓𤢊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史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之心也

狨部彙考

釋名

金線狨（埤雅）

狨圖



益部方物記

狨

威茂等州南詔夷多有之大小正類猿惟毛爲異朝制內外省以上官乘馬者得以狨爲藉武官則內客省使宣徽使乃得用

狀實猿類體被金毳皮以藉焉中國之貴

埤雅

狨

狨蓋猿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

色今俗謂之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抑之惡其爲深患也狨一名猱詩曰無敎猱升木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狨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猱字亦從柔也或云生于西戎故從戎也猱古文作夔象形今呼長毛狗爲猱取此象

集解

陳藏器曰狨生山南山谷中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人將其皮作鞍褥李時珍曰楊億談苑云狨出川峽深山中其狀大小類猨長尾作金色俗名金線狨輕捷善緣木甚愛其尾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則自齧其尾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爲褥也

肉主治

陳藏器曰食之調五痔病久坐其皮亦良

脂主治

瘡疥塗之妙

狨部紀事

偃曝談餘陳貞父云寶鷄嘗見鬻皮于市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狨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爲羣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狨狨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嘬且飽狨臥或他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鄰己得脫去而鄰代之矣

狨部雜錄

石林燕語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辟寒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狨坐紹興令諸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

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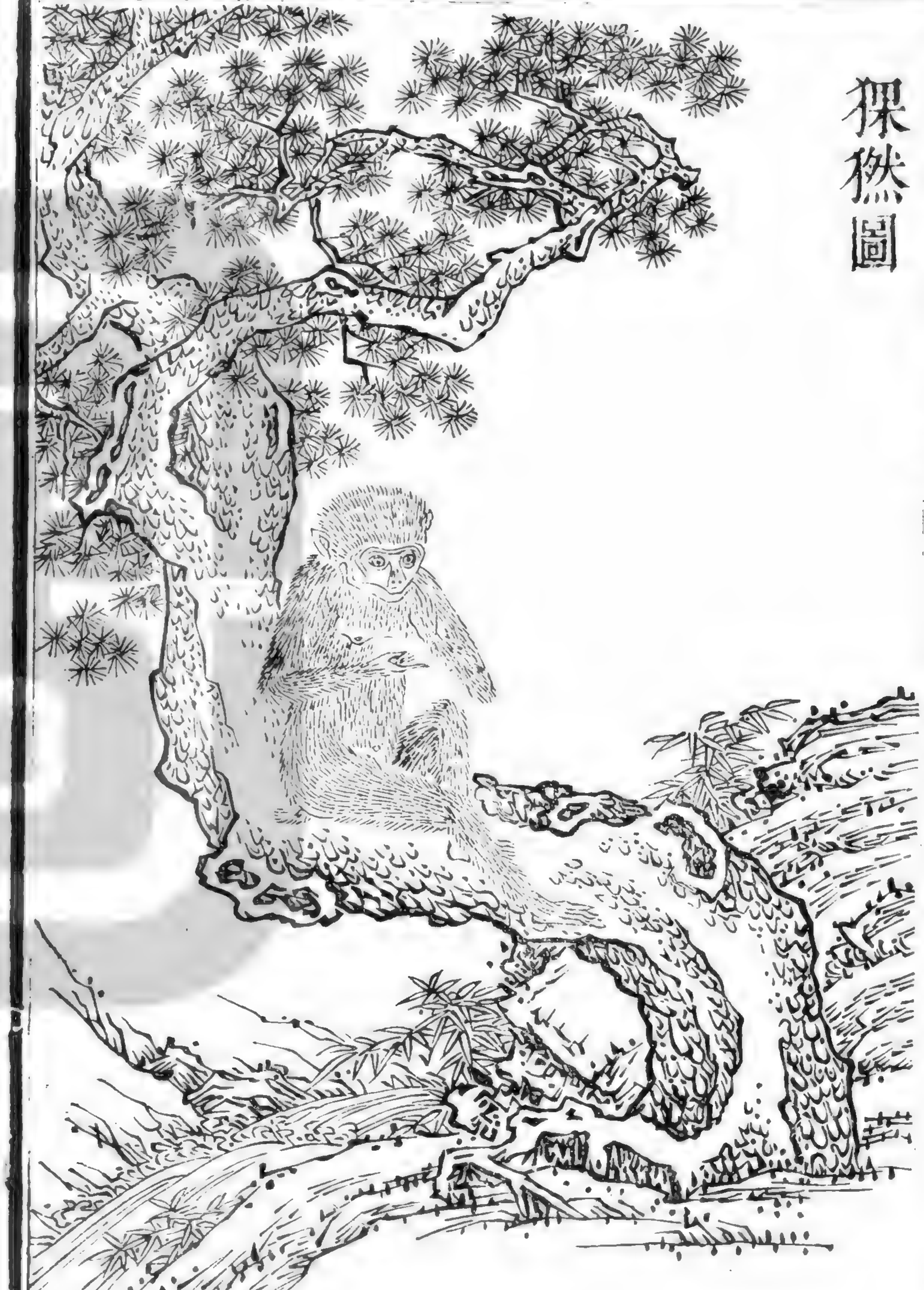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北虜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狨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猓然部彙考

釋名

仙猴（本草綱目）

猓然圖



爾雅

釋獸

玃父善顧

註　貑玃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玃持人好顧盼

疏　大猨也能玃持人又善顧盼因名云

搜神記

玃盜婦女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猨伺道行

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述異記

猿化

猿五百歲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益部方物記

玃

出邛蜀間與猿猱無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爲美味

玃與猿猱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

爾雅翼

玃

玃父善顧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猿猴人行健走名曰猿玃伺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生子者皆如人以楊爲姓蜀西界中多楊皆猳玃時時有玃爪者也古稱善顧顧是雄顧雌如顧兎之類江賦云狐玃登危而雍容又贊寧說狪生西方深山面如獮猿體大如驢善緣木皆無雄大狪三合而有子羣狪相隨要路上强牽男子三合之十月而生據此則亦玃之類但所取男子爲不同或各據所傳或別一種耳

本草綱目

玃（音却）

李時珍曰玃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玃持人物又善顧盼故謂之玃純牡無牝故又名玃父亦曰猳玃善攝人婦女爲偶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狪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玃類而牝牡相反者

玃部雜錄

呂氏春秋聞言不可不察數傳而白爲黑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與狗則遠矣

本味篇肉之美者玃猱之炙

易林南山大玃盜我媚妾怯不敢逐退而獨宿

貜部外編

酉陽雜俎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貜猳所育爲傖

魍魎部彙考

釋名

方良（周禮）　弗述（述異記）

蝹（述異記）

圖缺

後漢書

禮儀志注

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

蔡邕獨斷

魍魎

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鬼其一者居弱水是爲魍魎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罔兩一作魍魎又作方良周禮方相氏執戈入壙以驅方良是矣罔兩好食亡者肝故驅之其性畏虎柏故墓上樹石虎植柏國語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即此述異記云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若羊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又名蝹在地下食死人腦但以柏插其首則死此即罔兩也雖于藥石無與而于死人有關故錄之其方相有四目若二目者爲魌皆鬼物也古人設人像之昔費長房識李娥藥丸用方相腦則其物亦入藥辟邪方藥而法失傳矣

魍魎部雜錄

譚子化書魍魎附巫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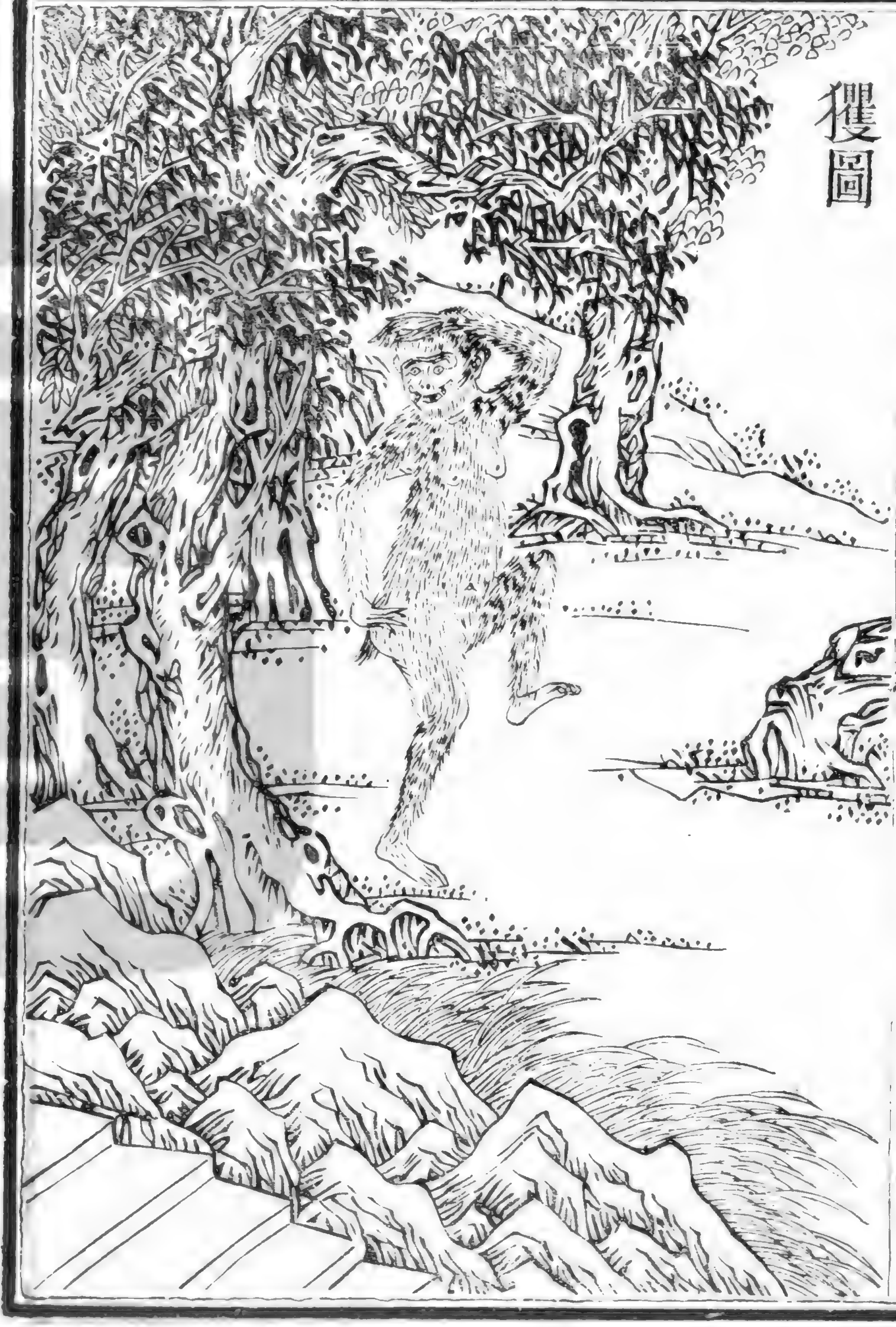
玃部彙考

釋名

玃父（爾雅）　猳國（搜神記）

馬化（搜神記）　𧳜（附　爾雅翼）

玃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八卷目錄

彭侯部彙考
　彭侯圖
　本草綱目（集解　肉氣味　主治）
猩猩部彙考
　猩猩圖
　禮記（曲禮）
　爾雅翼（釋獸）

春秋緯（說題辭）
山海經（南山經　海內南經　海內經）
淮南子（氾論訓）
南中志（血染朱罽）
水經注（猩猩善語）
爾雅翼（猩猩）
齊東野語（野婆）
獸經（猩猩善啼）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附錄　肉氣味　主治　發明）

猩猩部藝文一
猩猩銘　唐裴炎
猩猩部藝文二（詩）
送僧南遊　唐方干
猩猩部紀事
猩猩部雜錄
狒狒部彙考
狒狒圖
爾雅（釋獸）

山海經（北山經　海內南經　海內經）

淮南子（氾論訓）

酉陽雜俎（狒狒）

爾雅翼（狒狒）

獸經（狒狒　山丈山姑　山都）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附錄山都　木客　山㺐）

虎薈（山㺐）

狒狒部紀事

狒狒部雜錄

畜總部彙考

周禮（天官　地官　春官　夏官）

本草綱目（諸血集解　氣味　主治　諸朽骨集解　主治　附方　震肉集解　主治　敗鼓皮集解　氣味　主治　附方　氈集解　烏氈氣味　主治　附方　六畜毛蹄甲集解　氣味　主治　六畜心集解　主治　附方）

畜總部紀事

畜總部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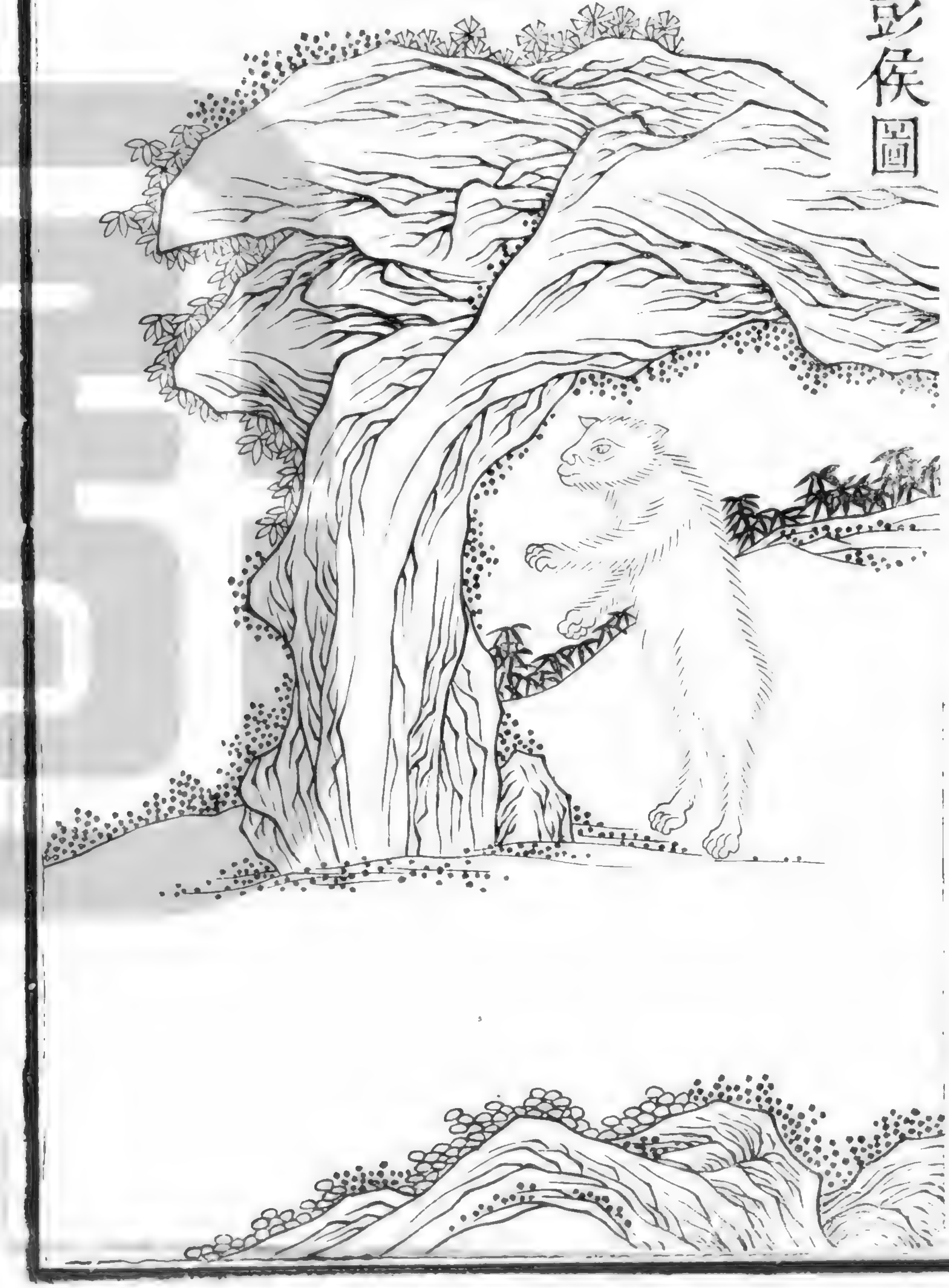
禽蟲典第八十八卷

彭侯部彙考

釋名

賈朏 本草綱目

彭侯圖



本草綱目

集解

李時珍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名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千歲之木有精曰賈朏狀如豚食之味如狗搜神記云吳時敬叔伐大樟樹血出中有物人而狗身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而食之味如狗也

肉氣味

甘酸溫無毒

主治

白澤圖曰食之辟邪令人壯志

猩猩部彙考

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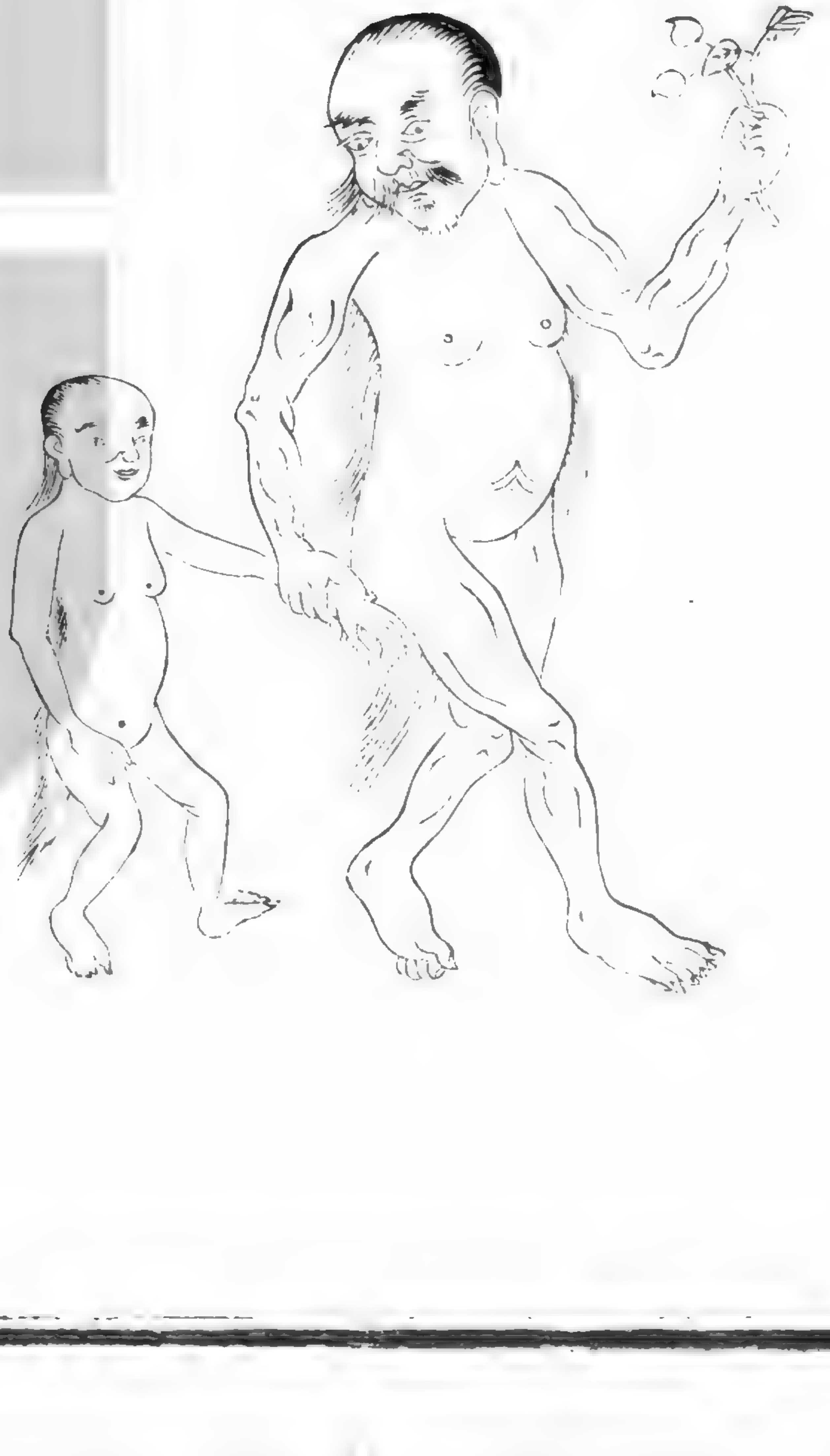
狌狌（山海經）

野女（唐蒙博物志）

野人（爾雅翼）

野婆（齊東野語）

猩猩圖



禮記

曲禮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正義）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

爾雅

釋獸

猩猩小而好啼

（疏）能言獸也周書王會曰都郭狌狌欺羽狌狌若黃狗人面能言

春秋緯

說題辭

猩猩者矜精者也故能言可使陽烈之類以檢下

注 宋均曰矜謂使人自矜莊精審也猩猩言說人善惡是陽氣之烈好善而惡惡佐王者所以檢下也

山海經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郭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又曰生生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任臣案淮南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狌狌知往王會解州靡以費費都郭生生卽狌狌也太微經曰狌染齒於酒忘其弩取圖贊曰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足豈

食斯肉

海內南經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鷄食之不眯今交阯封溪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復似狗聲如小兒啼也圖贊曰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爲物警辨以酒招災自治纓罥

海內經

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郭曰能言圖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

淮南子

氾論訓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

（注）猩猩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以酒博之飲不息醉而被擒

南中志

寧州之極西南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血染朱罽

水經注

猩猩善語

平道縣屬交阯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狏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

爾雅翼

猩猩

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郭氏曰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豘聲似小兒啼海內南經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周書王會曰都郭國獻之若黃狗而人面也又海內東北經有青獸人面名猩猩能言張華博物志曰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蓋古文言猩猩者皆如此一以爲豕身一以爲狀如貛豘一以爲若黃狗而郭氏贊曰厥狀似猴號音若嬰後世之談猩猩者以爲若婦人被髮但足無膝常羣行遇人則以手自掩其形好

飲酒著屐人有取之者買酒以斗石許而作屐相連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輒能知誘者之姓名及其祖先并道之乃絕走去不能忍已而復來稍稍相勸染指於酒而嘗之躡屐而試之已而又去去而復來厥態如初既而不能忍則連臂號泣相與就醉躡屐而爲人所擒故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爲知往不知被禍爲不知來而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也然則其狀皆如人與狒狒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猩猩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今人謂之野人然而不知禮故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萬畢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婦終神獸

齊東野語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

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猺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爲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時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獸經

猩猩善啼

猩猩人面而善啼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猩猩能言而知來猶惺惺也

集解

李時珍曰猩猩自爾雅逸周書以下數十說今參集之云出哀牢夷及交阯封溪縣山谷中狀如狗及獼猴黃毛如猨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聲如兒啼亦如犬吠成羣伏行阮汧云封溪俚人以酒及草屐置道側猩猩見即呼人祖先姓名罵之而去頃復相與嘗酒著屐因而被擒檻而養之將烹則推其肥者泣而遣之西胡取其血染毛罽不黯刺血必箠而問其數至一斗乃已又按禮記亦云猩猩能言而郭義恭廣志云猩猩不能言山海經云猩猩能知人言三說不同大抵猩猩略似人形如猨猴類耳縱使能言當若鸚鵡之屬亦未必盡如阮氏所說也又羅願爾雅翼云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狒狒不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羣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據羅說則似乎後世所云野女野婆者也豈即一物耶

附錄

唐蒙博物志云日南有野女羣行覓夫其狀白色徧

體無衣襦周密齊東野語云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媼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李時珍曰合此二說與前阮氏羅氏之說觀之則野女似卽猩猩矣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鳥腋下有鏡印則野婆之印篆非異也亦當有功用但人未知耳

肉氣味

甘鹹溫無毒

主治

李時珍曰食之不眯不飢令人善走窮年無厭可以辟穀出逸書山海經水經

發明

李時珍曰逸書言猩猩肉食之令人不眯其猩猩可知矣古人以爲珍味故荀子言猩猩能言笑二足無毛而人啜其羹食其肉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是矣

猩猩部藝文一

猩猩銘　唐裴炎

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

猩猩部藝文二（詩）

送僧南遊　唐方干

三秋萬里五谿行風裏孤雲不計程若念猩猩解言
語放生先合放猩猩

猩猩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註）都郭生生北狄二名

獨異志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擕酒幷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幷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後漢蠻夷傳哀牢夷者其地出猩猩

雲嶠類要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同

墨莊漫錄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擨歈賦形其人獸寧脫荊榛居肉嘗登俎鼎餉餽傳甘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傳束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擒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芧從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文房甲四寶萬兎慚蒙膚

猩猩部雜錄

荀子非相篇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朝野僉載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善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病榻寤言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令血

不與夫身死矣而猶靳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賞爵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賢奕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樽陳之飲器大小俱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愼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焉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爵而忘其醉醉則羣睨嬉笑取草履著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

狒狒部彙考

釋名

山𤟤（附）（山海經）

贛巨人（山海經）

巂（爾雅翼）

山丈（獸經）

人熊（本草綱目）

野人（本草綱目）

木客（附）（本草綱目）

梟羊（山海經）

[illegible]（爾雅翼）

山都（爾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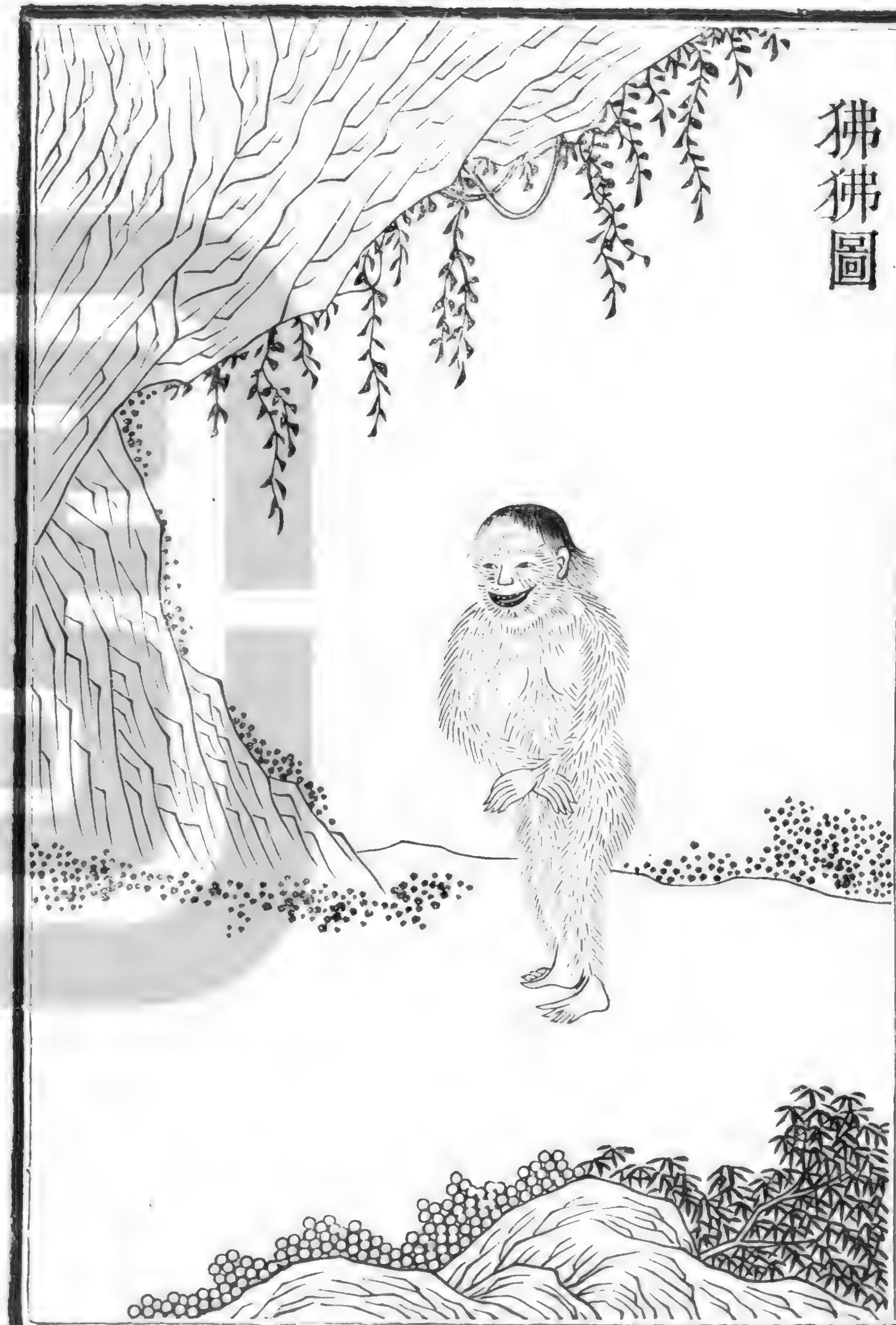
山姑（獸經）

山大人（本草綱目）

山魈（本草綱目）

山𤢖（附）（本草綱目）

狒狒圖



爾雅

釋獸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註）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謂之山都（疏）反踵者脚跟反向也

山海經

北山經

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

其名山𤟤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任臣案爾雅翼曰𥜽𥜽亦作𩿧一名山𤟤一名揮揮一名梟羊一名山𤟤俗謂之山都北方謂之土螻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竊謂狒狒者梟羊也山𤟤者山都山丈類吳都賦𤟤子長嘯是也又狒狒人形山𤟤獸狀故有差別羅氏誤矣璞注梟陽國以山都卽狒狒亦非是獸經云風獸兆風圖贊曰山𤟤之獸見人歡謔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海內南經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海內經

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卽逃也

注　卽梟陽也

淮南子

氾論訓

山出嘄陽

（注 嘄陽山精也人形）

酉陽雜俎

狒狒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獮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髲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依物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爾雅翼

狒狒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人面紅赤色長脣大口能作人言黑身有毛大者長丈許力負千鈞行疾如風左手操管自笑卽上脣掩目或曰見人則笑其初得人喜而笑則上脣覆其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筒貫於臂上待其見執卽抽手從竹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擒之或曰以釘釘著額任其奔馳候其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髲其血可染緋張衡元圖曰梟羊善獲先笑後悲郭璞贊曰狒狒怪獸被髮握竹獲人則笑脣

蔽其目終乃號咷反爲我戮一名⿴舁禺⿴舁禺一作萬一作揮揮一名梟羊梟羊一名山⿰犭軍俗謂之山都北方謂之土螻周成王時州靡國嘗獻之其後不常獻而常有今交廣南康山中有之吳都賦云其上則⿰犭軍子長嘯其下而梟羊麡狼又言萬萬笑而就格終篇而三及之每說異名莫知其同異然狒狒可謂異者矣淮南子曰山出梟羊水出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羵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獸經

狒狒

狒狒人面而善笑

山丈山姑

山丈求金繒山姑求脂粉

海錄雜事曰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扣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

山都

山都見人則走

異物志曰廬陵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躶身見人

便走自有男女長四五尺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爾雅作狒說文作𥝩從曰從囟從禸象形許愼云北人呼爲土螻今人呼爲人熊按郭璞謂山都卽狒狒稍似差別抑名同物異歟

集解

陳藏器曰狒狒出西南夷宋建武中遼人進雌雄二頭帝問土人丁鑾鑾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獼猴有尾能人言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無膝睡則倚物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筒貫臂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脣著額俟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頭髮血堪染靴及緋飲之使人見鬼也帝乃命工圖之李時珍曰按方輿志云狒狒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呼爲人熊人亦食其掌剝其皮閩中沙縣幼山有之長丈餘逢人則笑呼爲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又鄧顯明南康記云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

中翻石覓蟹食之珍按鄧氏所說與北山經之山𤟤述異記之山都永嘉記之山鬼神異經之山𤢖元中記之山精海錄雜事之山丈文字指歸之旱魃搜神記之冶鳥俱相類乃山怪也今並附之以備考證

肉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作脯連脂薄割炙熱貼人癬疥能引蟲出頻易取瘥

附錄山都

李時珍曰任昉述異記云南康有神曰山都形如人長二丈餘黑色赤目黃髮深山樹中作窠狀如鳥卵高三尺餘內甚光彩體質輕虛以鳥毛爲褥二枚相連上雄下雌能變化隱形罕覩其狀若木客山𤢖之類也

木客

李時珍曰幽明錄云生南方山中頭面語言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居絕巖間死亦殯殮能與人交

易而不見其形也今南方有鬼市亦類此

山㺐

李珍時曰東方朔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人長丈餘袒身捕蝦蟹就人火炙食之名曰山㺐其名自呼人犯之則發寒熱蓋鬼魅耳所在亦有之惟畏爆竹煏煿聲劉義慶幽明錄云東昌縣山巖間有物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能作呼嘯聲不見其形每從澗中發石取蝦蟹就火炙食永嘉記云安國縣有山鬼形如人而一脚僅長一尺許好盜伐木人鹽炙石蟹食人不敢犯之能令人病及焚居也元中記云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伏千歲蟾蜍能食之抱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其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人白澤圖云山之精狀如鼓色赤一足名曰夔亦曰揮文呼之可使取虎豹海錄雜事云嶺南有物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能夜叩人門求物也神異經云南方有魃一名旱母長二三尺裸形目在頂上行走如風見則大旱遇者得之投溷中則旱除文字

指歸云旱魃山鬼也所居之處天不雨女魃入人家能竊物以出男魃入人家能竊物以歸時珍謹案諸說雖少有參差大抵俱是怪類今俗所謂獨脚鬼者是也邇來處處有之能隱形入人家淫亂致人成疾放火竊物大爲家害法術不能驅醫藥不能治呼爲五通七郎諸神而祀之蓋未知其原如此故備載之非但博聞而已其曰呼其名則無害千歲蟾蜍能食之者非治法歟引伸觸類必有能制之者又有治鳥亦此類見禽部精怪之屬甚夥皆爲人害惟白澤圖元中記抱朴子酉陽雜俎諸書載之頗悉起居者亦不可不知然正人君子則德可勝妖自不敢近也

虎薈

山𤢖

山𤢖一名山蕭一名山㺑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蝬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若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狒狒部紀事

汲冢周書王會解州靡費費其形人身跂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注）費費曰梟羊好行立行如人被髮前足稍長者也

養痾漫筆宋建武中安昌縣進狒狒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獮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

筒格猩猩罝屐馴

狒狒部雜錄

麟書麟居五門開明蔑一毛屬號呼機駭蠭軼麟乃惻然舒節屆秋六蚪弗御匹馬警蹕唯此獸心厥計甚詭吾居中山沐猴而冠必得如約交頸相歡中山之族踊躍大喜空其珍怪億萬數計狒狒聞之大笑不已北藪置麏四方逐鹿雖得中山何異空谷挾麟取麏伐木拔根挾麟執鹿天下未逐麏鹿方疑克而無補麏鹿既定猶之外府果存麟族是自遺虎吁嗟我族命垂猦母遙噱紘中占麏之風麏而可取吾屬

且虜麏而自置翟犬可世安得朏朏之與遊而釋我之憂也哉於是中山之族獫獢迫懼相與謂狒狒曰固知饕餮之心騁嗜奔欲窮山極海貪殘我族我族猥夥可以谷量未直其鋒已逆其韁故茲不武蛾伏北荒雖然孽孤止戈獅鷹興戎是邪非邪孰雌孰雄狒狒笑曰今日割北藪以弭禍明日割西藪以取容中山之地有限而北荒之割無窮是使中山地弗容錐而吾族不得邪徑而託足也割與不割是非莫決知和知戰雌雄乃見寅纘既多尾將如何蠭手斬手蠭足斬足欲守我林必固我麓滋蔓難圖見兕呼獹如呼小兒安得狻猊彼獸之蛇必食以貘彼獸之豹必食以駮以玃以拏匪熊匪羆迺嗾夷獒雖猛何爲是故虎兕出於柙麟可係而羈也中山之族曰然則何如狒狒笑曰麟出而還是豢中山彼銜縻不變於外則係羈復生於內毋作由鹿而信其族彼豢之者將食麟肉麟化白龍羿射爾躬麟往則拘孰獻騶虞麟走則顛孰載駏驉麟放獵狗澆隕厥首麟復何求狐死首丘麟或可冒兕觸魯縞孰爲外助合彼窮奇

孰爲內助合我老羆猶蟀鬬虎蜘蛛孰豸毋言我弱逢彼之賁吾爲此庾孰用斯謀吾謀甚效毋愧謝豹中山掩衣左之右之世無老馬吾誰與歸吾恐楚終欺於秦而大業之後無難易之臣矣中山之族曰然則奈何狒狒笑曰得巴蛇所吐之骨以除心腹之疾則反縛貳負可使爲相顧之尸不然吾將反脣蔽目化爲山貚之哭矣中山之族曰反縛之道奈何狒狒乃屏去左右授以祕計此時鴟夷子適遊中山目擊中山之事乃濳書之以爲一笑

鴟夷子曰麟百獸之長也一跌於北荒遂屈節於異類失麟之爲麟矣貽狒狒之笑宜哉北荒圍中山業已講解狒狒猶笑而不知止因以得笑疾故其後裔見人則笑嗚呼屈於百世之上不能伸於百世之下理固然也人或有負世之累豈惟舉世笑之惟來世允以爲口實可不圖哉

畜總部彙考

周禮

天官

庖人掌共六畜辨其名物

（訂義）鄭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　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鷄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鷄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庖人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辨之

地官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訂義）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訂義）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鷄　黃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鷄五牲而已其曰六牲備言之耳　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爲物　鄭司農曰牷純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訂義）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黝者黑色之微　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有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

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訂義）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訂義）黃氏曰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　易氏曰養牲爲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訂義）杜氏曰尨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牷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尨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牷爲貴用尨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訂義）鄭鍔曰上既謂之牷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爲全者謂色純犧之爲全者謂

體具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牷則體全而色亦全也四時常祀用牷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同　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訂義　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　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訂義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爲牲而係之於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訂義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訂義　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於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

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閒事也且莫閒於牧人尤莫閒於守門之人以其閒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爲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牷

（訂義）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

碩牲則贊

（訂義）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爲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欽之至也

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

（訂義）王氏詳說曰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

春官

小宗伯之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

（訂義）鄭康成曰毛擇毛也　鄭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小宗伯於欲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犬豕鷄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　鄭鍔曰牛地產則頒於地官鷄東方則頒於春官馬羊南方則頒於夏官犬西方則頒於司寇豕北方則頒於司空各從其類以致其義不可以不辨辨其名則春官主木不使奉南方之牲司寇主金不使奉北方之畜辨其物則當用黝者不使用騂當用蒼者不使用黃若夫冢宰至尊不當從卑褻之役故特頒於五官不及冢宰

夏官

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

（訂義）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鵁犀象之屬

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

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擾

（訂義）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鷄

正東曰靑州其畜宜鷄狗

河東曰兗州其畜宜六擾

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馬

東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擾

（訂義）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

河內曰冀州其畜宜牛羊

（訂義）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擾

（訂義）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

本草綱目

諸血集解

李時珍曰獸畜有水陸之產方土之餘寒熱溫凉之不同有毒無毒之各異陳氏槩以諸血立條主病似欠分明姑存其舊而已其各血主治俱見本條

氣味

甘平

主治

陳藏器曰補人身血不足或患血枯皮上膚起面無顏色者皆不足也並宜生飲又解諸藥毒菌毒止渴除丹毒去煩熱

諸朽骨集解

李時珍曰朽骨不分何骨然亦當取所知無毒之骨可也

主治

骨蒸

陳藏器曰東牆腐骨磨醋塗痕令滅又塗癧瘍風瘡癬白爛者東牆向陽也

李時珍曰治風牙痛止水痢

附方

骨蒸發熱多取諸朽骨洗淨土氣釜煮入桃柳枝各五斗煑枯再入棘刺三斗煑減半去渣以鮓漿水和之煑三五沸令患者正坐散髮以湯從頂淋之唯熱

爲佳若心悶可少進冷粥當得大汗出惡氣汗乾乃粉身食豉粥（拾遺）

水痢不止朽骨灰六月六日麴炒等分爲末飲服方寸匕乃御傳方也（張仲方）

風牙作痛東牆下朽骨削牙煻火中煨熱病處咬之冷卽易（外臺祕要）

打擊青腫牆上朽骨和唾於石上磨塗之乾卽易（千金方）

震肉集解

陳藏器曰此六畜爲天雷所霹靂者因其事而用之也李時珍曰按雷書云雷震六畜肉不可食令人成大風疾

主治

陳藏器曰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作脯食之

敗鼓皮集解

寇宗奭曰此是穿敗者不言是何皮馬驢皮皆可爲之當以黃牛皮者爲勝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醫師收蓄待用無遺者也今用處絕少尤好

煎膠

氣味

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治中蠱毒陶弘景曰燒作屑水和服之病人卽喚蠱主姓名往呼本主取蠱卽瘥與白蘘荷同功

李時珍曰治小便淋瀝塗月蝕耳瘡並燒灰用

附方

中蠱毒梅師方云凡中蠱毒或下血如鵝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卽治之食人五臟卽死欲知是蠱但令病人吐水沉者是浮者非也用敗鼓皮燒灰酒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蠱主姓名　外臺祕要云治蠱取敗鼓皮廣五寸長一寸薔薇根五寸如拇指大水一升酒三升煑二升服之當下蠱蟲卽愈

月蝕瘡集驗用救月蝕鼓皮掌大一片以苦酒三升漬一宿塗之或燒灰豬脂調塗（外臺祕要）

氈集解

李時珍曰氈屬甚多出西北方皆畜毛所作其白其

黑者本色也其靑烏黃赤者染色也其氈毯褐罽氍毹氆氌等稱者因物命名也大抵入藥不甚相遠

烏氈氣味

無毒

主治

陳藏器曰火燒生瘡令不著風水止血除賊風燒灰酒服二錢匕治產後血下不止久臥吸人脂血損顏色上氣

附方

墜損疼痛故馬氈兩段酒五升鹽一抄煑熱裹之冷卽易三五度瘥（廣濟方）

牙疳鼻疳氊褐不拘紅黑燒存性白礬燒枯各一錢尿桶白鹻一錢半燒過同研搽神效（簡便方）

夜夢魘寐以赤罽一尺枕之卽安（肘後方）

赤白崩漏氈毛灰酒服二錢白崩用白氈紅崩用紅氈（海上方）

六畜毛蹄甲集解

陶弘景曰六畜謂牛羊猪馬鷄駝也驢騾亦其類各

條已有主療亦不少出此矣李時珍曰此係本經一品姑存以見古蹟

氣味

鹹平有毒

主治

本經云鬼疰蠱毒寒熱驚癇癲痓狂走駱駝毛尤良

六畜心集解

李時珍曰古方多用六畜心治心病從其類也而又有殺時驚氣入心怒氣入肝諸心損心諸肝損肝之說與之相反

主治

李時珍曰心昏多忘心虛作痛驚悸恐惑

附方

健忘心孔昏塞多忘喜誤取牛馬猪鷄羊犬心乾之爲末向北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聞一知十（外臺祕要）

蛕蟲心痛用六畜心生切作四臠縱橫割路夾硃砂或雄黃於中吞之蟲死即愈

畜總部紀事

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膳用六牲（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

左傳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注）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閔公二年狄人滅衛衛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魏略大秦國六畜皆出水

博物志西北之人食陸畜

唐書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辛丑次平凉郡得牧馬牛羊兵始振

緯略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

畜總部雜錄

禮記曲禮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周禮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訂義）鄭鍔曰六畜之數或有登耗

地官小司徒之職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訂義）易氏曰六畜以備公家之用

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其衆寡六畜以待政令

閭司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訂義）鄭鍔曰有

六畜爲家之資

司市凡萬民之期於市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遂人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秋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左傳桓公六年季梁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僖公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

墨子雜守篇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

荀子王制篇君者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

生時則草木殖

易林蔡女蕩舟爲國患憂褒后在側屏蔽王目早衰六畜

淮南子地形訓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地多牛羊及六畜

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之

鹽鐵論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

華陽國志南中志雲南郡土地有畜牧

後山談叢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駞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同話錄晉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有言誰家畜不知有父子予嘗侍艮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人苦不經意北方以畜產爲家資放駒游牝往往流傳有度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牝一牸

田家雜占凡六畜自來占吉凶諺云猪來貧狗來富貓兒來開質庫

日知錄古之爲禮以祭祀燕宴故六牲之掌特重執

豕於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鷄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鷄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兎首炰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鷄當鶩鴈犬當麋鹿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六八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馬部彙考一
乘黃圖
龍馬圖
詩經 周南卷耳 喬木 鄘風定之方中 干旄 衛風碩人 鄭風大叔于田 齊風
載驅 秦風車鄰 駟驖 小戎 豳風東山
小雅四牡 皇華 大雅大明 魯頌駉篇
有駜
禮記 月令 內則

周禮夏官 秋官 冬官

禽蟲典第八十九卷

馬部彙考一

釋名

騋 詩經

鴇 詩經

駟驖 詩經

馵 詩經

騧 詩經

駁 詩經

黃 詩經

驪 詩經

騏 詩經

騂 詩經

皇 詩經

駱 詩經

駰 詩經
驈 詩經
駓 詩經
驒 詩經
騢 詩經
魚 詩經
戎馬 周禮
駑馬 周禮
野馬 爾雅

騵 詩經
騅 詩經
騂 詩經
雒 詩經
驔 詩經
駽 詩經
田馬 周禮
騊駼 爾雅
騉蹄 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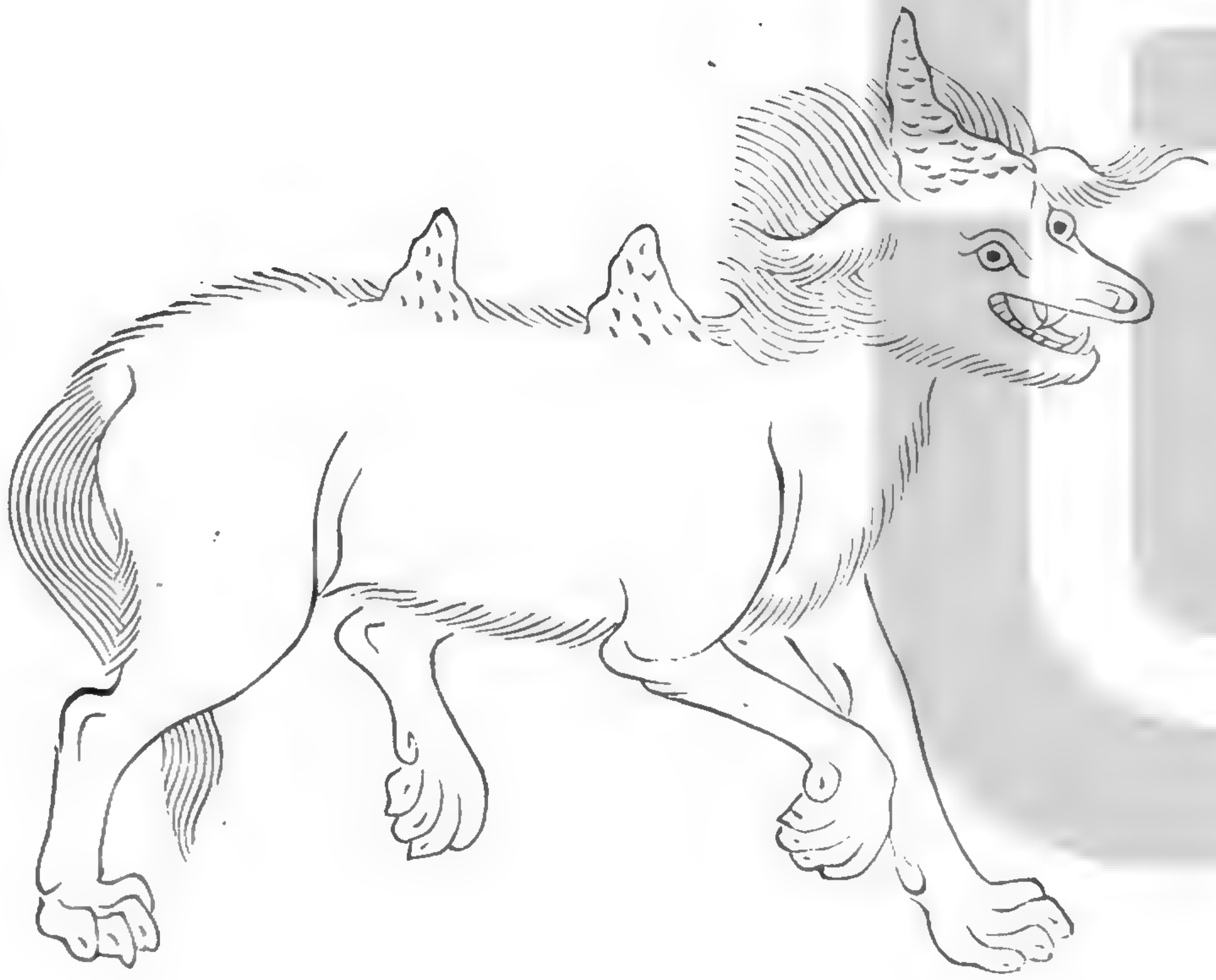
騉駼 爾雅
駥 爾雅
騱 爾雅
啓 爾雅
驠 爾雅
駺 爾雅
駹 爾雅
騭 爾雅
騝 爾雅

盜驪 爾雅
驓 爾雅
狗 爾雅
驤 爾雅
騴 爾雅
馰顙 爾雅
元駒 爾雅
騇 爾雅
騽 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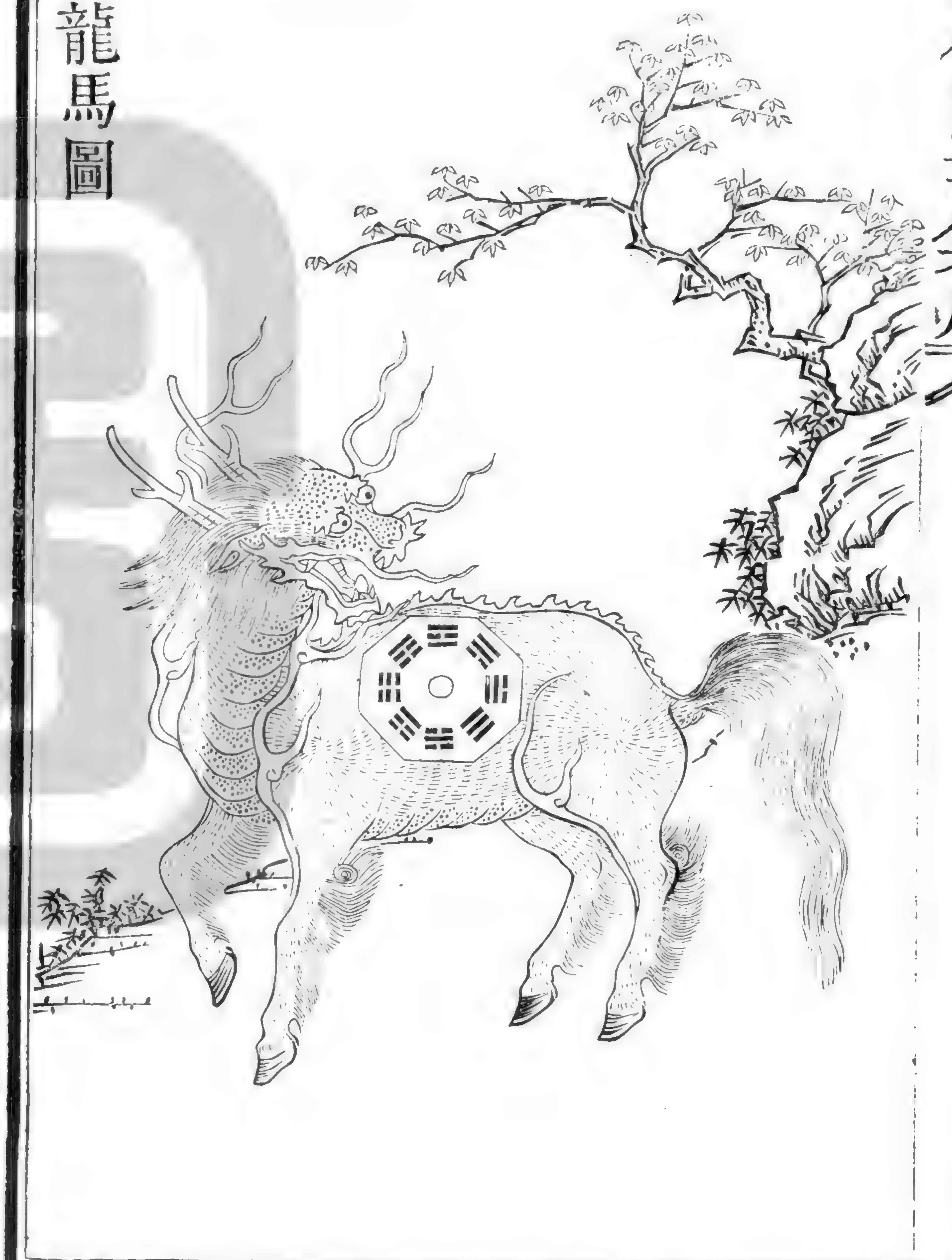
騥（爾雅）
水馬（山海經）
驙（博雅）
騕褭（博雅）
驥（博雅）
驊騮（博雅）
龍馬（宋書）
騸（本草）
阿濕婆（本草）

駩（爾雅）
乘黃（山海經）
飛兔（博雅）
駃騠（博雅）
騄駬（博雅）
駣驛（博雅）
媽（名馬記）
騑（本草）

乘黃圖



龍馬圖



詩經

周南卷耳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朱注）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元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瘏馬病不能進也

喬木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傳）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　（疏）正義曰廋人

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卽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輈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卽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朱注）駒馬之小者

鄘風定之方中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傳）馬七尺以上曰騋（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正義）七尺曰騋廋人文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畢騋牝以互見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輈人職註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

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朱注）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鄘風干旄

良馬四之　良馬五之　良馬六之

（正義）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

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文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掌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朱注）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五之五馬言其盛也六之六馬極

其盛而言也（大全）朱子曰五六取協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也

衞風碩人

四牡有驕朱幩鑣鑣

（朱注）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大全）廬陵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钀

鄭風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朱注）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朱注）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朱注）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

齊風載驅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

（朱注）驪馬黑色也

秦風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朱注）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大全）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顱之稱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傳）驖驪阜大也（正義）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每馬有二轡駟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

制故爲馬之良也

小戎

駕我騏馵

（正義）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馵意亦同也

騏騄是中騧驪是驂

（傳）黃馬黑喙曰騧（箋）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正義）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爾雅有騮白駁騮馬白腹曰騵則騮是色名說者皆以騮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騮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

俴駟孔羣

（朱注）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大全）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

虎韔鏤膺

（朱注）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

豳風東山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傳）黃白曰皇騮白曰駁（正義）釋畜文舍人曰騮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騮白之義按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騮白曰駁謂馬色有騮處有白處舍人言騮馬名駁馬非也孫炎曰騮赤色也

小雅四牡

四牡騑騑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朱注）嘽嘽衆盛之貌駸駸驟貌

皇華

我馬維駰

（朱注）陰白雜毛曰駰（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大雅大明

駟騵彭彭

（朱注）駵馬白腹曰騵（大全）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

魯頌駉篇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朱注）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大全）鄭氏曰必牧於坰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孔氏曰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而微白色雜名皇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騂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朱注）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大全）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曰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駓今桃花馬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朱注）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駮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大全）孔氏曰鬣馬鬃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是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朱注）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大全）孔氏曰彤赤色今赭黃馬也骭脚脛蓋膝下之名爾雅云一目白曰瞷二目白曰魚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

（朱注）駜馬肥强貌青驪曰駽今鐵驄也

禮記

月令

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

（註）馬八尺以上爲龍（疏）龍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

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註）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牝而合之（疏）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放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牝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擬乘用者則

不放之

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註 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疏 旣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孟夏之月天子駕赤騮

疏 騮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馬自然之性不可色深故曰赤

仲夏之月遊牝別羣

註 孕妊之欲止也 陳註 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

則縶騰駒

註 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 陳註 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

班馬政

註 馬政謂養馬之政教 陳註 班布也

中央土天子駕黃騂

孟秋之月天子駕白駱

註 白馬黑鬣曰駱

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註 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 疏 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孟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註 鐵驪色如鐵 陳註 鐵色之馬

內則

馬黑脊而般臂漏

註 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疏 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螻蛄臭也

周禮

夏官

大司馬之職喪祭奉詔馬牲

（訂義）鄭康成曰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鄭鍔曰馬則夏官所掌故

喪祭奉其牲以詔告於神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馬

（訂義）鄭鍔曰畜略與冀州同

河內曰冀州其畜宜牛羊

（訂義）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訂義）鄭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薛平仲曰先王於歲時稽鄉遂之牛馬以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固無不足之慮而公馬之備闕不以責乎民而取材於公以給之是以有馬質以視其材之高下任之能否賈之多寡由之以別用之緩急由之以定而馬固各適於用矣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訂義）易氏曰此言市馬之政　王昭禹曰戎馬謂共戎事之馬田馬謂共田事之馬駑馬者馬之賤而共冗事者也　黃氏曰駑馬駕後車輜車　易氏

曰物云者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

鄭鍔曰校人所掌者六馬質人以質馬爲職只量三物何邪蓋種馬齊馬道馬欲其上善則育其種於國戎也田也駑也三馬所用爲甚衆買於民以供用馬質所質者買於民也故旣視其三等之物又從而量其尺寸以知其所宜用或可任以戎者或止爲駑以供雜用者量其高下又因以知其價　黃氏曰種道齊非所給受也受馬者書其價馬死則更然則馬量三物者非爲買馬也疏家謂列職於此爲平馬賈非也

綱惡馬

（訂義）易氏曰此言養馬之政　王氏曰綱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踶也

受馬者知其性　黃氏曰不使擾羣且令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訂義）賈氏曰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　王昭禹曰書其齒者書其齒之數書其毛者書其毛之色書其賈者書其賈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使以其物償之也　黃氏曰齒則老壯毛則貴賤齒毛各有賈貴賤賈定老壯有進退　鄭司農曰更謂償也　李嘉會曰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之所養者失其職必欲後之所受者備償其色樣得無難乎蓋前者失其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其職也責其備更則授受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若夫旬之外死止以物色相類者入焉至於二旬之外雖入馬而不拘以物色矣馬質云者如今之馬博士善曉馬病善療馬疾醫治已久知非所養者罪也　鄭康成曰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曰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

黃氏曰旬之內死全償其賈旬之外以其物償物皮筋骨也不及賈則附益之馬肥瘠容有不同

也入馬耳防抵僞也　鄭康成曰不償齒賈其外否還其死馬而已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訂義）黃氏曰此亦須馬之政　鄭鍔曰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戎事欲其齊力國事欲其齊足於能行之初則用物以齊之因其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强弱蓋不先以任而齊其行則駕車之際强弱不等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訂義）易氏曰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黃氏曰訟鄭謂賣買之言相負非也買賣質劑自有主者馬質主須馬之政令有訟則聽之

禁原蠶者

（訂義）鄭康成曰原再也　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同乎一氣相爲消長相爲盈虛其勢不能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馬爲絲蠶則馬與蠶其氣同屬於午也辰爲龍馬爲龍之類蠶爲龍之精則馬蠶又同資氣於辰也一歲之中苟再蠶焉則蠶盛而馬衰

故原蠶者有禁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烏能及此　李嘉會曰今東南如兗揚衣被天下蠶盛而無馬西北苦寒之地有馬而無蠶蓋可知矣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訂義）鄭鍔曰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者謂之校校人掌馬官之長制馬必以校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校比其數非也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路之馬先王時國馬足以共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制六軍所謂馬牛車輦者皆因蒐時以數之若校人而下所謂頒馬者非分頒於民頒之卿大夫之從軍旅也是以王馬之政校人必以中大夫而較視之趣馬則趣走以養乘之巫馬則相醫而攻治之阜蕃於牧師計數於廋人圉師既教圉人以養馬矣圉人則役圉師以教事焉馬有駑良之不齊人有多寡之不一官有崇卑之不同事有詳密之不類其養之也至其教之也悉

此馬政之在周爲不可及也

掌王馬之政

（訂義）孫氏曰車曰公車馬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寓兵於農隱武於國凡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於司馬作而赴之不待仰給於官然散於閭里未易猝集蓄之官府當爲豫防蓋不特祭祀賓客之須使命出入君恩賜予之用校人等馭夫之祿且曰宮中之稍食則十二閑在宮中矣　鄭鍔曰校人所掌自天子而下有邦國之閑有大夫之閑特以掌王馬之政爲言乃是尊王之義王馬之多必有政以治之辨其物色使之勿雜而養之必有其所乘之必有其人是之謂政　鄭康成曰政謂差擇養乘之數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訂義）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鄭鍔曰種馬者馬之

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　於戎齊道田則以車名馬獨玉路之馬不名則種馬者駕玉路之馬特以種言之見其最尊非可以常馬駕也　馬有良有駑駑者馬之卑下奴在人下者也以供凡乘載之任不可與良馬比　王昭禹曰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強也此其物不可不辨

鄭鍔曰六馬之屬用各不同或欲其毫之齊或欲其足之齊宜以類相從可也故名一物而使不雜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訂義）鄭康成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　王昭禹曰頒良馬則頒之於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

鄭鍔曰養之冀其蕃盛乘之冀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

也四馬爲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爲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爲十二匹則同一皁傳曰牛驥同皁皁言皁隸之所掌也　王氏曰趣馬下士皁一人　鄭鍔曰合三皁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於此而不散之義　王氏曰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　賈氏曰按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　鄭鍔曰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廐廐則數至於此而已終旣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於易乾爲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於此故以廄名之　鄭鍔曰合六廐而成一校而六廐又分爲左右則十二閑矣　劉氏曰以中大夫二人爲校人是謂馬六種十二閑　易氏曰六廐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爲十二廐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爲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爲十廐駑馬一種分爲二廐一廐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廐之馬爲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

馬一種而在二廄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廄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廄爲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廄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黃氏曰康成謂六馬各一廄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葢欲牽就詩之騋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

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廄耳然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廄也良馬合左右校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廄矣戎馬不止四廄此葢選馬材力絕品以駕王路者

薛氏曰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校之馬獨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駑馬之在廄者亦三倍於良馬之在廄者也何者良馬駕五路之馬養之不可不專故

二廐之數雖止乎四百三十二而不爲寡駑馬其用甚微故二廐之數雖極於一千二百九十六而不爲多　黃氏曰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良馬當三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蓋以選取貳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爲可見也　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爲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共六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廐養馬之庌閑置廐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爲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爲安　王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官爲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中士之馭夫而已然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

於校人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訂義）鄭鍔曰閑防也不曰防防以防其外入閑以閑其內出防馬者使之無自內而逸出耳　鄭康成曰凡馬每廐爲一閑　易氏曰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廐成校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廂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爲齊馬道馬田馬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爲六百四十八匹三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爲二百一十六匹三閑駑馬爲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爲八百六十四匹

黃氏曰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衞革路何用道馬　鄭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

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而已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爲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爲十二閑每一種而分兩閑故也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四種分爲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爲四閑又半諸侯也趙商以爲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爲司馬法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考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卽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爲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爲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　陳氏曰周制天子十二閑閑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

已春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彼衞之騋牝三千齊之有馬千駟三千近於十二閑之數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訂義）鄭鍔曰說者謂特爲牡馬也詩曰實爲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四馬而特居其一蓋三牝則育必多一特則氣必同如是而育馬其性必相似矣　陳蘊之曰此言養之時若疏言駕之時牝牡雜則不可御矣

春祭馬祖執駒

（訂義）鄭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通淫順春祭祖之時則執而維縶之以有其始生之氣　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訂義）鄭鍔曰先始教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頒而牧養之夏火方盛馬者火畜又况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而治之使皆調伏　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王氏曰攻特者騸之不可習者廋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　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

秋祭馬社臧僕

（訂義）王昭禹曰馬社廐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廐之時故祭馬社　鄭鍔曰阜廐所在必有神焉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訂義）鄭康成曰馬步神爲災害馬者　鄭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廐必存其神使不爲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　王昭禹曰馬步爲馬禱行冬則大閱之時故祭馬步　賈氏曰馬神稱步若元

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與酺字異音同義　鄭鍔曰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以獻於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　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爲之助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訂義）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　王昭禹曰如詩之六月所謂比物四驪有駜所謂駜彼乘黃凡此皆齊毫也爾雅言宗廟齊毫此於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承神故也　鄭鍔曰王者非特養馬以爲乘駕及其用各稱事而頒之祭祀朝覲會同以文爲主馬欲其色之純而可觀故毛馬所以爲文軍旅以力爲主馬欲其足之齊而並進故物馬所以爲力或謂宗廟齊毫尚純而朝覲會同亦毛馬而後頒何也賓客之來尤以華國爲先　李嘉會曰以其毛色物馬而頒之使各從其類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訂義）鄭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馬爲禮而賜之者謂之幣馬加文飾以致其華美執箠扑以馭其奔逸　鄭司農曰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於其後

凡賓客受其幣馬

（訂義）鄭鍔曰賓客行朝享之禮有庭實之馬以爲幣亦謂之幣馬則受而養乘以待用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訂義）鄭康成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賈氏曰古以泥塗爲車以芻草爲人馬神靈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訂義）鄭鍔曰若有祭祀於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之職考之王巡狩過大

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爲地道黃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狩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爲貴飾黃駒乃郊用犢之意　項氏曰一曰土神尚黃校人飾貴誠也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訂義）賈氏曰王使之下聘諸侯王行禮後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覿聘禮私覿是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訂義）鄭康成曰物馬齊其力　王昭禹曰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爲主田獵非不齊力以齊足爲主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是馬亦民自備也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亦頒於官府共軍事者耳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安能及庶民乎自井田既壞凡征戰則國家賦馬與民漢時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武帝

時天下亭亭有馬自是以來未嘗俾民自養馬也雖唐府兵之制有井田遺意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十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之熙寧間介甫罷祖宗馬監令民自養馬每一都限馬十五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郡縣苟阿上意不二三年而足於是天下騷然病矣

等馭夫之祿

（訂義）黃氏曰馭夫中士趣馬下士皂馬三百八十馭夫列貟者六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馬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

宮中之稍食

（訂義）鄭鍔曰養天子馬於宮苑之中者亦當爲之等其稍食嫌其特厚於宮中牧圉故特言等其稍食於馭夫之下　項氏曰廐庫皆近王宮一云馬有養於內非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訂義）鄭鍔曰趣馬以下士爲之馬十二匹爲阜每阜一趣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訂義）鄭康成曰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　鄭鍔曰良馬所以駕玉路然駕玉路之種馬不可以駕田戎之車駕田戎者不可以爲齊道之用校人雖辨之猶恐其不正趣馬又贊而正之駕路雖不同而飲食不可不齊或摧之或秣之摧之所以養之也　劉執中曰養之使無飢渴害之也　鄭康成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　王昭禹曰所以閑之分十二閑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修廣其大有顒以養而閑之如此　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爲良馬

掌駕說之頒

（訂義）王昭禹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以叙

而頒之　鄭鍔曰使久勞者必逸久息者必行劉執中曰馬雖良而駕御不得其方或踶者非其性然也故頒其說于三圉師十二圉人馬所以養成其材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訂義）鄭康成曰居謂牧庌所處　賈氏曰牧庌者放牧之處皆有庌蔽以蔭馬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故云四時　鄭鍔曰四時所居自日中而入之後所居者閑廄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庌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臧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不辨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訂義）鄭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李嘉會曰馬有醫可也而曰巫何故巫則知馬祟也相醫攻疾則兼醫也醫巫必兼言之先王愛物之心與愛人同　賈氏曰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

故有賈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訂義）王昭禹曰馬疾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疾之所在爲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可驗而療故乘治之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攻謂擊而治之藥不足療者乃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五毒攻之 鄭鍔曰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養以足其氣乘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馬醫四人賈二人與巫同官雖禱馬要之正用藥爲治疾之本爲巫者特相助之而已 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窮故馬死使賈人鬻之其財入於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訂義）鄭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訂義）鄭康成曰頒馬授圉者 王氏曰頒其地於牧

人　賈氏曰厲禁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民輙放牛馬　陳君舉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馬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於坰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有官以掌之少康所謂牧正者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農事勿擾則馬政日修故詩人稱馬政者必歸之農定之方中言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修農政則馬政自修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

孟春焚牧

（訂義）鄭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中春通淫

（訂義）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令纍牛騰馬遊牝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訂義）鄭鍔曰觀孔子言人焉廋哉廋爲隱藏之義天子十二閑皆馬之所在掌事於閑中其名曰廋取其隱藏也先儒以廋爲數不可考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訂義）鄭鍔曰考此文二及字之義當爲七事耳廋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已則散馬耳圉馬原二及之文當爲七事可也馬欲其蕃盛其阜之固有法特者馬之雄其佚之必以時一特三牝所以阜之也安其血氣以時通淫所以佚之也佚者使之安佚不勞也三歲曰駣可以任載乘則教以進退之節二歲曰駒氣盛而未調也則攻以治其蹄齧之性祭校人夏祭先牧迺祭夫始教牧馬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神先儒謂散馬耳者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然謂之散者豈非以其疎散

而不知畏故括其耳歟圉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　鄭康成曰阜盛壯也詩曰四牡孔阜　黃氏曰佚特使乘匹也特曰佚牝曰游一也又曰攻駒止乳不使其母羸也　王氏曰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駣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駣攻之也　黃氏曰閑各有先牧執駒爲血氣未定使勿佚也　王氏曰圉馬則成馬而圉之圉馬以校人執駒爲節也

正校人員選

（訂義）黃氏曰校人馬官之長廋人得正校人員選者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校人通職是則廋人專習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廋人正校人員選　王氏曰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　李嘉會曰因馬而定其員數因人而別其藝能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訂義）王氏曰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爲種　鄭鍔曰八尺絕高矣出乎其類追奔電逐遺風一去千里故以龍名之七尺以上亦異乎其類矣不謂之馬而謂之騋意其由種而生旣高且大有所自來矣豈種馬之子孫乎六尺以上則正名曰馬蓋馬之高者正以六尺爲常也或謂校人掌王馬辨六馬之屬則馬之名龍名騋者當辨也廋人之職其身如是乃於此言龍騋之尺寸何耶蓋十二閑之廣二千五百餘匹之多馬有超然卓異藏乎其中人所不見自非主者表而出之則神駿之才逐電之足誰其知之故特於廋人言之易氏曰以象天駟爲蒼龍之星是其品之尤異者惟天子可備乘路之駕月令言駕蒼龍是也以騋之牝驪牡元是其色三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於衛文公言騋牝三千是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訂義）鄭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爲乘　王昭禹曰以敎圉人養馬故圉師名官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訂義）鄭鍔曰春馬出而就牧廐中虛矣蓐者所寢之藉也久則穢惡而不潔故因其出而除之馬處於廐神者主之釁者以血所以除不祥故因其出而釁之　王昭禹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庌馬也　鄭康成曰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鄭鍔曰夏暑酷而馬尤畏熱必爲廡以涼之　項氏曰冬則所產之馬成矣故獻之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訂義）鄭康成曰良善也麗耦也　黃氏曰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員不可兼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員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八麗一師也至圉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員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訂義）王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

（訂義）鄭康成曰賓客之馬王所賜之者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廞馬遣車之馬　易氏曰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秋官

蠻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校人養馬

（訂義）賈氏曰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案校人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

夷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牧人養牛馬

冬官

弓人凡相膠馬膠赤白

（訂義）王昭禹曰膠或用皮或用角馬用其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卷目錄

馬部彙考二
爾雅（釋馬）
春秋緯（説題辭）
山海經（北山經　中山經　海外西經　海外北經）
呂氏春秋（本味篇）
史記（天官書）
大戴禮記（夏小正　易本命）

神異經（中荒經）

博雅（馬屬）

博物志（食忌）

漢中志（名馬出產）

南中志（滇池駒）

廣州記（騂馬）

宋書（符瑞志龍馬　騰黃）

孫氏瑞應圖（馬徵　玉馬）

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

禽蟲典第九十卷

馬部彙考二

爾雅

釋馬

騊駼馬

（註）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疏）良馬名騊駼字林云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瑞應圖云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卽至是也

野馬

註　如馬而小出塞外疏　如馬而小出塞外者案穆天子傳云野馬日走五百里是也

騉蹄趼善陞甗

註　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疏　舍人云騉蹄者涸蹄也趼平也謂蹄平正善陞甗者登山隒也一云甗者阪也言騉善登高歷險上下於阪秦時有騉蹄苑是也李云騉者其蹄正堅而平似趼也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

註　騉駼亦似馬而牛蹄疏　騉駼馬名李巡曰騉駼其跡枝平似趼亦能登高歷危險也孫炎云騉駼之馬枝蹄如牛而下平郭云騉駼亦似馬而牛蹄也

小領盜驪

註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騄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疏　領頸也盜驪駿馬名也駿馬小頸名曰盜驪云

絕有力駥

註　卽馬高八尺　疏　馬絕有力者名駥郭云卽馬高
八尺者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
註　骹膝下也
四蹢皆白首
註　俗呼爲踏雪馬
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狗前右足白啓
註　左傳曰啓服
左白踦
註　前左脚白
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註　後左脚白易曰震爲馵足
騂馬白腹騵
註　騂赤色黑鬣
驪馬白跨驈
註　驪黑色跨髀間
白州驠
註　州竅

尾本白騴

註　尾株白

尾白駺

註　但尾毛白

馰顙白顛

註　戴星馬也

白達素縣

註　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髗徹齒

面顙皆白惟駹

註　顙額　疏　此辨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馬之膝上皆白者惟馵也骹膝下也四膝下皆白色驓蹢蹄也四蹄皆白名首俗呼爲踏雪馬言蹄白似踏雪也前兩足皆白名騱後二足皆白名狗前右足白名啓前左足白名踦後右足白名驤後左足白名馵驪馬赤色黑鬣馬也若驪馬腹下白者別名騵詩大雅云四騵彭彭是也孫炎云驪黑也白跨股脚白也郭云驪黑色跨髀間也謂黑馬髀間白名驈詩魯頌云有驈有皇是也州竅也謂馬之白尻

者名驠也本根株也馬尾株白者名騴但尾毛白者名駺顙者舍人曰馰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震爲馰顙素鼻莖也其白自額下達鼻莖者名縣俗所謂漫髗徹齒其面額皆白者惟駹馬註云左傳曰啓服者案昭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杜預云啓服馬名是也易曰震爲馵足說卦文也取其動而見也

囘毛在膺宐乘

註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

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

註幹脅

在背闋廣

註皆別旋毛所在之名疏此別馬旋毛所在之名也囘旋也膺胷也旋毛在膺者名宐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也旋毛在肘後者名減陽幹脅也旋毛在脅

者名茀方旋毛在背者名闋廣

逆毛居馻

（註）馬毛逆刺（疏）字林云馬逆毛也

騋牝驪牡

（註）詩云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騋見周禮（疏）詩云騋牝三千者鄘風定之方中篇文也云七尺以上爲騋見周禮者庾人文也案鄭元註禮記檀弓引此文云騋牝驪牡元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元與郭異也

元駒褭驂

（註）元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或曰此卽騕褭古之良馬名（疏）此郭氏兩解一云元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指謂今馬駒也一云或曰此卽騕褭古之良馬名言元駒褭驂卽騕褭也

牡曰騭

（註）今江東呼駁馬爲騭

牝曰騇

（註）草馬名（疏）別馬牝牡之異名也郭云今江東呼

駁馬爲騭騇卽草馬之名

駵白駁黃白騜

註　詩曰騜駁其馬

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

註　皆背脊毛黃

青驪駽

註　今之鐵驄

青驪驎驒

註　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

青驪繁鬣騥

註　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

驪白雜毛駂

註　今之烏驄

黃白雜毛駓

註　今之桃華馬

陰白雜毛駰

註　陰淺黑今之泥驄

蒼白雜毛騅

註 詩曰有騅有駓

彤白雜毛騢

註 卽今之赭白馬彤赤

白馬黑鬣駱

註 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

白馬黑脣駩黑喙騧

註 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註 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 疏 此別馬毛色不純之異名也孫炎曰騂赤色也謂馬有騂處有白處者曰駁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騂馬脊毛黃者名騝驪馬脊毛黃者名騽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駽今之鐵驄也青驪驎驒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郭云色有深淺斑駁隱粼名驒今之連錢驄說文云馬文如鼉詩云有驒有駱是也毛色青黑而髦鬣繁多者名騥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駂詩云叔于田乘乘駂

是也今謂之烏驄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今謂之桃華馬陰淺黑色也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詩云有駰有騢是也蒼淺靑也毛有淺靑及白兼雜毛者名騅彤赤也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騢說文云似鰕文也卽今之赭白馬也鬛鬉也白馬黑鬉者名駱白馬黑脣者名駩喙口也黑喙者名騧說文云黃馬黑喙曰騧郭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詩云騧驪是驂是也一目白者名瞯二目白者名魚言似魚目也註曰瞯駁其馬者豳風東山篇文也禮記周人黃馬繁鬛者明堂位文也云繁鬛兩被毛者郭氏釋之也言繁鬛者分其毛鬛兩鄉被之也云或云美髦鬛者又引或人以爲一解言其髦鬛繁多而美也今禮記本繁作蕃則或說爲得又詩曰有騅有駓又詩曰有驔有魚皆魯頌駉篇文也又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鬛亦明堂位文也

旣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

註 尚純

戎事齊力

註　尚强

田獵齊足

註　尚疾　疏　云既差我馬者此詩小雅吉日篇文也作者引之然後作釋云差擇也者訓差爲揀擇之義也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者此遂言擇馬之事也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其次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郭云尚純尚强尚疾者此毛傳文也案詩小雅車攻云我馬既同毛傳引此文則每增二字以解之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言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强壯齊其馬足尚迅疾義與此合故郭氏取以爲說也

馬八尺爲駥

註　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駥

春秋緯

說題辭

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山海經

北山經

罷差之山無草木多馬

野馬也似馬而小

北鮮之山是多馬

隄山多馬

求如之山滑水出焉而西流注於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郭曰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膢漢武元狩四年燉煌渥洼水出馬以爲靈瑞者卽此類也

任臣案漢馬出於余吾之水又元和中神馬四匹出鎭池河中魏黃初間於上黨得擇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鎭池縣水有神馬二匹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澤出馬皆水馬也又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

有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更一異也附記之圖贊曰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洼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河驪

中山經

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

海外西經

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郭曰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卽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皁　任臣案博物志白民國有乘黃乘之壽三千歲稽瑞錄云成王時白民獻乘黃游氏臆見曰乘黃一名訾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漢武欲得之郊祀歌曰訾黃何不來下赭白馬賦飛黃伏皁輟耕錄云軒轅獲飛黃而獨角高誘淮南注云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舜時地出乘黃之馬李長吉詩暫繫騰黃馬吳正子注云神黃

也一曰乘黃飛黃或作古黃翠黃如狐背兩角乘之壽千歲抱朴子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卽此圖贊曰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阜

海外北經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

呂氏春秋

本味篇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上爲龍行迅謂之遺風

史記

天官書

房爲府曰天駟

索隱曰爾雅云天駟房也詩紀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旣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

其陰右驂

正義曰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驂亦主良馬故爲駟

王者恆祠之是馬祖也

大戴禮記

夏小正

四月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易本命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

神異經

中荒經

西南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辟風病彼國人不纏

博雅

馬屬

白馬黑脊驙白馬朱鬣駱飛黃騶吾吉曈朱駮飛兔

金喙騕褭走狐駃騠飛鴻野麋腹丹騏驥騄駬驊騮
駣驆汗血驒騱巨虛駥鹿

博物志

　食忌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漢中志

　名馬出產

武都郡出名馬

南中志

　滇池駒

滇池縣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
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廣州記

　䮷馬

平定縣東巨海有䮷馬似馬牛尾一角

宋書

　符瑞志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

孫氏瑞應圖

馬徵

王者貴人而賤貨則白馬朱鬣又云車馬有節則見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亦曰咸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

玉馬

玉馬者清明尊賢則至

齊民要術

養牛馬驢騾

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

金日磾降虜之煨燼卜式編戸齊民以羊馬之肥位登宰相公孫弘梁伯鸞牧豕者或位極人臣身名俱泰或身高天下萬載不磨甯戚以飯牛見知馬稷牧養發迹莫不由近及遠從微至著嗚呼小子何可忽乎故卜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以

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也

諺曰羸牛劣馬寒食下務在充飽調適而已

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

陶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牛馬猪羊驢五畜之牸然畜牸則速富之術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以合牛馬

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縶騰駒

孕任欲止爲其牝氣有餘恐相蹄齧也

仲冬之月牛馬畜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

王居明堂禮曰冬之命農畢積聚繼放牛馬

凡驢馬駒初生忌灰氣遇新出爐者輒死

經雨者則不忌

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光脊爲將軍欲得强腹脅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骼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騮馬驪肩鹿毛驒駱皆善馬也

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舉一脚行五百里

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致瘦欲得見其肉

謂前肩守肉

致肥欲得見其骨

骨謂頭顱

馬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水火欲得分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

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得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馬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又欲長

頰下側入骨是

目欲滿而澤眶欲小上欲弓曲下欲直素中欲廉而張

素鼻孔上

陰中欲得平

股下

主人欲小

股裏上近前也

陽裏欲高則怒

股中上之主人

額欲方而平八肉欲大而明

耳下

元中欲深

耳下近牙

耳欲小而銳如削筒相去欲促鬉欲戴中骨高二寸

鬉中骨也

易骨欲直

眼下直下骨也

頰欲開赤長膺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挾尺能久走

鞅欲方

頰前

喉欲曲而深胷欲直而出

髀間前向

鳬間欲開望視之如雙鳬頸骨欲大肉次之鬐欲桎

而厚且折季毛欲長多覆肝肺無病

髮後毛是、

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脢筋欲大

夾脊筋也

飛鳬見者怒

胷欲筋也

三府欲齊

兩髂及中骨也

尻欲頹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脅肋欲大而窪名曰上

渠能久走龍翅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

髀外肉也

輔肉欲大而明

前脚下肉

腸欲充腔小

腔臁

季肋欲張

短肋

懸薄欲厚而緩

脚腔

虎口欲開

股肉

腹下欲平滿善走名曰下渠曰三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

髀外近前

髀欲廣厚汗溝欲深明直肉欲方能久走

髀後肉也

輪鼠欲方

直肉下也

肭肉欲急

髀裏也

間筋欲急短而減善細走

輸鼠下筋

機骨欲舉上曲如懸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後

外鳧臨蹄骨也

附蟬欲大前後目

夜眼

股欲薄而博善能走

後髀前骨

臂欲長而膝本欲起有力

前脚膝上句前

肘後欲開能走膝欲方而庳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曰前渠怒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鷂翼能久走

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剝兔頭壽骨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

壽骨者髮所生處也

白從額上入口名俞膺一名的顱奴乘客死主乘棄

市大凶馬也

馬眼欲得高眶欲得端正骨欲得成三角睛欲得如懸鈴紫豔光目不四滿下唇急不愛人又淺不健食目中縷貫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睫亂者傷人目下而多白畏驚瞳子前後肉不滿皆兇惡若旋毛眼眶上壽四十年值眶骨中三十年值中眶下十八年在目下者不借睛却轉後白不見者喜旋而不前目睛欲得黃目欲大而光目皮欲得厚目上白中有橫筋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目中白縷者老馬子目赤睫亂齧人反睫者善奔傷人目下有橫毛不利人目有火字在者壽四十年目偏長一寸三百里目欲長大旋毛在目下名曰承泣不利人目中五采盡具五百里壽九十年良多血氣也駑多赤靑肝氣也走多黃腸氣也材知多白骨氣也材多黑腎氣也駑用策乃使訛也白馬黑目不利人目多白却視有態畏物喜驚

馬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一寸三百里三寸千里耳欲得小而前竦耳欲得短殺者良植者駑小而

長者亦駑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耳方者千里如斬筒七百里如雞距者五百里

鼻孔欲得大鼻頭文如王火字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水文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脣不覆齒少食上脣欲得急下脣欲得緩上脣欲得方下脣欲得厚而多理故曰脣如板鞮御者啼黃馬白喙不利人

口中色欲得紅白如火光爲善材多氣良且壽卽黑不鮮明上盤不通明爲惡材少氣不壽一曰相馬氣發口中欲見紅白色如穴中看此皆老壽一曰口中欲正赤上理文欲使通直勿令斷錯口中靑者三十歲如虹腹下皆不盡壽駒齒死矣口吻欲得長口中色欲得鮮好旋毛在物後爲御禍不利人刺芻欲竟骨端

刺芻者齒間肉

齒左右蹉不相當難御齒不周密不久疾不滿不原

不能久走一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二歲上下生齒各四三歲上下生齒各六四歲上下生成齒二

成齒皆背三入四方生也

五歲上下著成齒四六歲上下著成齒六

兩厢黃生區受麻子也

七歲齒兩邊黃各缺區平受米八歲上下盡區如一受麥九歲下中央兩齒白受米十歲下中央四齒白十一歲下六齒盡白十二歲下中央兩齒平十三歲下中央四齒平十四歲下中央六齒平十五歲上中央兩齒白十六歲上中央四齒白

若看上齒依下齒次第者

十七歲上中央六齒皆白十八歲上中央兩齒平十九歲上中央四齒平二十歲上中央六齒平二十一歲下中央兩齒黃二十二歲下中央四齒黃二十三歲下中央六齒盡黃二十四歲上中央二齒黃二十五歲上中央四齒黃二十六歲上中央六齒盡黃二十七歲下中二齒白二十八歲下中四齒白二十九歲下中盡白三十歲上中央二齒白三十一歲上中

央四齒白三十二歲上中盡白

頸欲得䐊而長頸欲得重頷欲折胷欲出臆欲廣頸

項欲厚而強廻毛在頸不利人

白馬黑毛不利人肩肉欲寧

寧者却也

雙鳬欲大而上

雙鳬胷兩邊肉如鳬

脊欲得平而廣能負重背欲得平而方鞍下有廻毛

名負尸不利人

從後數其脅肋得十者良凡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乃有一耳

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千里也

腋下有廻毛名曰挾尸不利人

左脅有白毛直下名曰帶刀不利人

腹下欲平有八字腹下毛欲前向腹欲大而垂結脈欲多大道筋欲大而直

大道筋從腸下抵股者是

腹下陰前兩道生逆毛入腸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

百里

三封欲得齊如一

三封者卽尻上三骨也

尾骨欲高而垂尾本欲大尾下欲無尾

汗溝欲得深

尻欲多肉莖欲得麤大

蹄欲得厚而大

踠欲得細而促

髂骨欲得大而長

尾本欲大而張

膝骨欲圓而長大如杯盂

溝上通尾本者蹹殺人

馬有雙脚脛亭行六百里迴毛起踠膝是也

䏶欲得圓而厚裏肉生焉

後脚欲曲而立

臂欲大而短

骹欲小而長

踠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靽

烏頭欲高

　烏頭後足外節

後足輔骨欲大

　輔足骨者後足骸之後骨

後左右足白不利人

白馬四足黑不利人

黃馬白喙不利人

後左右足白殺婦

相馬視其四蹄後兩足白老馬子前兩足白駒馬子

白毛者老馬也

四蹄欲厚且大四蹄顛倒若豎履奴乘客死主乘棄市不可畜

久步卽生筋勞筋勞則發蹄痛凌氣

　一曰生骨則發癰腫一曰發蹄生癰也

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卽發癰腫

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驟而不振

汗未乾燥而飼飲之則生氣勞氣勞者卽驟而不起

驅馳無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強行

何以察五勞終日驅馳舍而視之不驏者筋勞也驏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

一曰筋勞者驏起而絆之徐行三十里而已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笞之起而已皮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氣勞者緩繫之櫪上遠餧草噴而已血勞者高繫無飲食之大溺而已飲食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善謂饑時與惡芻飽時與善芻引之令食食常飽則無不肥剉草粗雖是豆穀亦不肥充細剉無節簁而食之者令馬肥不啌苦韁自然好矣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胷厭水三曰暮極飲之

一曰夏汗冬寒皆當節飲諺曰旦起騎穀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夏卽不汗冬卽不寒汗而極乾

飼父馬令不鬬法

多有父馬者別作一坊多置槽廐剉芻及穀頭各自別安唯著鞴頭浪放不繫非直飲食遂性舒適自在至於糞溺自然一處不須掃除乾地服臥不濕不汗百匹羣行亦不鬬也

飼征馬令硬實法

細剉芻杴擲揚去粗專取精和穀豆秣之置槽於迥地雖復雪寒仍令安廠下一日一走令其肉熱馬則硬實而耐寒苦也

凡以豬槽飼馬以石灰泥馬槽馬汗繫著門此三事皆令馬落駒

術曰常繫獮猴於馬坊令馬不畏辟惡以消百病也

治牛馬病疫氣方

取獺屎煑以灌之獺肉及肝彌良不能得肉肝入用屎耳

治馬患喉痹欲死方

纏刀子露鋒刃一寸刺咽喉令潰破即愈不治必死也

治馬黑汗方

取燥馬屎置瓦上以人頭亂髮覆之火燒馬屎及髮令煙出著馬鼻下熏之使煙入馬鼻中須臾即瘥也

又方

取猪脊引脂雄黃亂髮凡三物著馬鼻下燒之使煙入馬鼻中須臾即瘥

馬中熱方

煑大豆及熱飯噉馬三度愈也

治馬汗淩方

取美豉一升好酒一升夏著日中冬則溫熱浸豉使液以手搦之絞去滓以汁灌口汗出則愈矣

治馬疥方

用雄黃頭髮二物以臘月猪脂煎之髮消以搏揩疥令赤及熱塗之即愈也

又方

湯洗疥拭令乾煑麪糊熱塗之卽愈也

又方

燒柏脂塗之良

又方

研芥子塗之差六畜疥悉愈然柏瀝芥子並是燥藥其徧體患疥者宜歷落班駁以漸塗之待差更塗餘處一日之中頓塗徧體則無不死

治馬中水方

取鹽著兩鼻中各如雞子黃許大捉鼻令馬眼中淚出乃止良也

治馬中穀方

手捉甲上長髮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以鈹刀子刺空中皮令突過以手當刺孔則有如風吹人手則是穀氣耳令人溺上又以鹽塗使人立乘數十步卽愈耳

又方

取餳如雞子大打碎和草飼馬甚佳也

又方

取麥蘖末三升和穀飼馬亦良

治馬脚生附骨不治者入膝節令馬長跛方

取芥子熟擣如雞子黃許取巴豆三枚去皮畱齊三枚亦擣熟以水和令相著和時用刀子不爾破人手當附骨上拔去毛骨外融蜜蠟周而擁之不爾恐藥躁瘡大著蠟罷以藥敷骨上取生布割兩頭作三道急裹之骨小者一宿便盡大者不過再宿然須要數看恐骨盡便傷好處看附骨盡取冷水淨洗瘡上刮取車軸頭脂作餅子著瘡上速以淨布急裹之三四日解去卽生毛而無瘢此法甚良大勝灸者然瘡未瘥不得輒乘若瘡中出血便成大病也

治馬被刺脚方

用穬麥和小兒哺塗卽愈

馬灸瘡

未瘥不用令汗瘡白痂時愼風得瘥後從意騎耳

治馬瘙蹄方

以刀刺馬踠叢毛中使血出愈

又方

融羊脂塗瘡上以布裹之

又方

取鹹土兩石許以水淋取一石五斗釜中煎取三二斗剪去毛以泔清淨洗乾以鹹汁洗之三度即愈

又方

以湯洗淨燥拭之嚼穀子塗之以布帛裹三度愈若不斷用穀塗五六度即愈

又方

剪去毛以鹽湯淨洗去加燥拭於破瓦中煮人屎令沸熱塗之即愈

又方

以鋸子割所患蹄頭前正當中斜割之令上狹下闊如鋸齒形去之如剪箭括向深一寸許刀子摘令血出色黑出五升許解放即瘥

又方

先以酸泔清洗淨然後爛煮猪蹄取汁及熱洗之

痊

又方

取炊釜底湯淨洗以布拭水令盡取黍米一升作稠粥以故布廣三四寸長七八寸以粥糊布上厚裹蹄上瘡處以散麻纏之三日去之卽瘥

又方

耕地中拾取禾茇東倒西倒若巖東西橫地取南倒北倒者一壟取七科三壟凡取二十一科淨洗釜中煑取汁色黑乃止剪却毛泔淨洗去痂以禾茇汁熱塗之一上卽愈

又方

尿清羊糞令液取屋四角草就上燒令灰入鉢中研令熱用泔洗蹄以糞塗之再三愈

又方

煑酸棗根取汁淨洗訖水和酒糟毛袋盛漬蹄沒瘡處數度卽瘥也

又方

淨洗了擣杏仁和猪脂塗四五上卽當愈

治馬大小便不通眠起欲死須急治之不治一日即死

以脂塗人手探穀道中去結屎以鹽內溺道中須臾得溺便當瘥

治馬卒腹脹眠臥欲死方

用冷水五升鹽二斤研鹽令消以灌口中必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一卷目錄

馬部彙考三

酉陽雜俎（廣動植毛篇）
中華古今注（馬）
宋史（天文志）
暘谷漫錄（馬）
桂海獸志（馬）
埤雅（馬 [illegible] 騏 馵 駱 白顛 驖 騵 黃 駁 騧 駰 騋 駒 駥）

爾雅翼（騊　駼　騋　駥　騵　騧　馵）
癸辛雜識（相馬法）
相馬書（相馬日錄　三十二歲訣　寶金篇　寶金歌　王良百一歌）
海槎餘錄（海南馬）
獸經（良馬）
名馬記（神馬　騰黃　吉光　騕褭　飛兔　駃蹄　吉黃　翠龍）

禽蟲典第九十一卷

馬部彙考三

酉陽雜俎

廣動植毛篇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眞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蕢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比飼馬以沙蓬根針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體名有輸鼠外晃烏頭龍翅虎口

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燧亦曰鷄舌綠袂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十歲生三駒

中華古今注

馬

馬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煞之

宋史

天文志

房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左驂亦曰天廐又主開

閉爲畜藏之所由星明則王者明驂大則兵起星離則民流左驂服亡則東南方不可舉兵右亡則西北不可舉兵日食其分爲兵大臣專權日暈亦爲兵君臣失政女主憂月食其宿大臣憂又爲王者昏大臣專政月暈爲兵三宿主赦及五舍不出百日赦太陰犯陽道爲旱陰道爲雨中道歲稔又占上將誅當天門天駟穀熟歲星犯之更政令又爲兵爲饑民流守之大赦天下和平一云良馬出熒惑犯馬貴人主憂色青爲喪赤爲兵黑將相災白芒火災守之有赦令十日勾已者臣叛填星犯之女主憂勾已相有誅守之土功興一曰旱兵一曰有赦令太白犯四邊合從守之爲土功出入霜雨不時辰星犯有殃守之水災一云北兵起將軍爲亂客星犯歷陽道爲旱陰道爲水國空民饑色白有攻戰入爲糴貴彗星犯國危人亂其分惡之孛星犯有兵民饑國災流星犯之在春夏爲上功秋冬相憂入有喪乙巳占出其分天子恤民下德令雲氣入赤黃吉如人形后有子色赤宮亂蒼白氣出將相憂

天廐十星在東壁之北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鶩謂其急疾與晷漏競馳也月犯之兵馬歸彗星入馬廐火客星入馬出行流星入天下有驚

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星動則車騎滿野一曰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星不具或客星守之津梁不通與閣道近有江河之變星明馬賤暗則馬災太白熒惑入守爲兵彗客犯之爲兵喪天下橋梁不通流星犯太兵將出青雲氣入犯之王良奉車憂墜車雲氣赤王良有斧鑕憂

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如環狀天子養禽獸之苑明則禽獸牛馬盈不明則多瘠死不具有斬刈事五星犯之兵起客彗犯爲兵獸多死流星入邑黑禽獸多死黃則蕃息雲氣占同

暘谷謾錄

馬

馬單蹄

桂海獸志

馬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大理馬爲西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

埤雅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爲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爲籠以竹策馬爲篤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

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篤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龍之道如此舊說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胷龜尾犛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目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曰毋爲優游于此勉之以遁思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小俛爲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趺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趙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騧

今之烏驄也爾雅曰驪白雜毛騧蓋取諸騧也今騧其色驪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騧六尺已上爲馬黃純色騧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亂生于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騅亦騧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菼傳曰菼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則象騏故也詩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騏騮中駟騧驪上駟故服以騏騮驂以騧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脩其所以調馭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矣非獨四驪也

馵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易曰震爲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兩絆言馵其足也詩曰駕我騏馵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騈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騈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以言太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馵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駱

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逼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耐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

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騏馵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言秦之卿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卽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夫文入一爲白白陰色也一陰數也馬政論曰額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顱非也

驖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卽此是也詩曰四驖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騂馬則喜

前驚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驚馬以鞭爲主駻馬以轡爲主職性堅駻則疑於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騵

驪馬白跨驈驪馬白腹騵騵从縓省禮曰練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赤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騵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騵蓋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騵之說害矣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荊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騂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黃也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駜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靑驪之駽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

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騵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illegible]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駁

駢白駁徐鉉曰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詩曰皇駁其馬亦言皇駁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駁如馬鋸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駁者字从交省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己也而能除害己者在所交也則駁非此駁也

駽

青驪曰駽今之鐵驄也詩曰駜彼乘黃駜彼乘牡駜彼乘駽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

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駽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

駰

爾雅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駓今之桃花馬駰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與駉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駰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騋

馬善騋牝驪牡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罕稱也騋之字从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騋八尺以上爲龍詩曰騋牝三千三千言多騋牝取其大也蓋騲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

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蓋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駑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卽國馬也故駉頌以爲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爲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駉之頌一章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騮有雒四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魚按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

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驒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像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言維騏維駱維駰則騏也駱也駰也蒙上之文宜皆爲駒大夫乘駒駕三今曰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卿與諸侯駕四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縶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二章曰皎皎白

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遙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淸人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翺翔禮之事也逍遙道之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縶馬曰維縶牛曰縷公羊曰牛馬維縷

駥

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駥也駥卽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强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駥也梭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卽駥是也種馬卽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爾雅翼

騊駼

騊駼釋畜曰騊駼馬山海經云北海內獸狀如馬騊駼獸之善走者旣如馬又善走故馬之良者取以爲

名古之名馬者大抵如是旣取獸之狡輕者而又參以其毛物唯夫馬之良者旣著稱于世而獸不常見後之博物者又鮮能考名實之所從起象類之所從附故往往但存良馬之名而沒野獸之實蓋古之名馬有曰六駮者曰騶虞者曰騰黃者曰飛兔者曰麒麟者六駮者必其白身黑尾如獸之六駮者也騶虞者必其白質黑文如獸之騶虞者也騰黃者必其縞身朱鬣如獸之騰黃者也飛兔者必其龐然而蒼者也麒麟者必其粹然而黃者也又子虛賦曰按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驄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蛩蛩靑獸狀如馬遺風千里驕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此輩皆輕狡之獸不可服乘而古之良馬其名往往與此相類以是知其取稱於此也如使古之駕者必求此獸而乘之則六駮鉅牙虎爪乃食虎豹之物騶大如虎尾長於身騰黃神物壽且千歲飛兔如兔鼠首以其背飛麟麕而一角與其蛩蛩距虛之負蟨見人而疾走者此豈可乘之物哉郭璞騊駼贊曰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

陸雖有孫陽終不可服此蓋馬而不可乘之驗漢書所謂匈奴奇畜騊駼者即獸之似馬者也周書伊尹請令正北空同大夏之屬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至成周時禺氏獻騊駼淮南子曰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乘騵而服騊駼

騋

騋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騋滅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者騋宜於牝故釋獸稱騋牝驪牡元駒褭驂蓋言以騋爲牝以驪爲牡而生元駒則謂褭也騕褭古良馬之名褭驂取名于此則其良可知衞文公乘狄之敗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其末章稱騋牝三千亦以騋者牝之良利以生駒云爾春秋左氏傳稱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與此不同者蓋馬特居四之一騋牝三千則當有牡一千革車不用牝純用牡馬牡馬一千爲車二百五十乘取成數故曰三百乘爾然則牝馬不用耶曰邦國六閑馬四種謂道馬戎馬田馬駑馬也革車用牡馬一之外有牝三千

足以供道馬戎馬田馬駑馬三種之數故凡馬四千匹分爲四千種衞國於衰亂之後始復備諸侯之儀故詩人美而稱之

騂

騂赤馬黑鬣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騂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騂中央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別也古者騂非所貴故淮南子曰膀胱不升俎騂駮不入牲以其犂也牲而犂且不可用而况天子法天象地爲車服以順時而授民者而何取夫騂哉且而欲應四時耶則爲馬固有純色者矣騂也黃也翰也皆爲純者棄而不用騂與駱皆犂也而顧取之何也月令乃秦呂不韋所作秦人自其舊時自言以水德王故冬之鐵驪以純黑應其德而蒼乃自其舊時水德所生又近於黑故不以爲嫌至於夏之宜用騂中央之宜用黃秋之宜用翰皆與其服色違遠兩者不可兼也故以馬體應時令而選其鬣與所尚之德合者以厭之是以夏則乘騂而用赤騂中央則乘黃而用黃騂秋則

乘翰而用駱此其爲秦說昭昭矣不然是三時者馬之體皆與其鬣有異冬之所駕曷不取夫駱之白身黑鬣者而特用夫驪之純耶此亦知其旨矣

騵

騵駵馬而白腹者也武王伐紂用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蓋武王嘗以是勝紂故檀弓論三代之制夏后氏戎事乘驪殷人戎事乘翰周人戎事乘騵說者以爲三代乘馬各從正色周不純赤用白腹者爲上周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乘法然按列女傳趙津女稱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龍而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驂牝騏右驂牝䮴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則牧野所乘與此異色又詩止乘駟而此有左右驂詩言騵此驂騏䮴不因傳聞有異蓋詩所陳謂牧野清明之日至其遂紂至華陽或當驂此等耳

騧

騧黃馬黑喙曰騧宋明帝以騧字旁似禍改作䯄唐太宗有拳毛騧（闕文）

馵

馵後左足白曰馵釋畜四足白皆有名前右足白曰踦後右足白曰驤左白曰馵凡陽靜而陰躁馬之力其左不如右強啓者開也前足白則爲開道踦者閉也公羊傳曰相與倚閭而語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廣韻居綺切前左足白則爲閉驤者騰也後右足白則爲驤馵者繫也後左足白則爲馵蓋獸之白皆爲躁故詩稱豕有白蹢以爲豕之躁者而易震卦爲馵足又爲作足作者作動也史稱文帝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然則馵雖以色稱又爲繫馬之名亦其好動而爲之爾馬既躁馬好動故秦備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國之務其車甲必先言駕我騏馵而後乃言四牡孔阜四馬既閑爾阜與閑未足矜也其材之富也可知矣此以見文帝育財之盛也言德之儉則其養之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則僖公之牧馬是也一章良馬則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戎馬則有騅有駱有騂有騏三章田馬則有驒有駱有駵有雒四章駑馬則有駰有騢有驔有魚蓋始

者牧夫驕黃之邑侵至雖駓之間邑以及於驔駱之不純不得已而及於驔魚之驚畏驔魚猶養之則其德之儉可知矣此有以見僖公之善牧馬也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日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漢武帝得西之駿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耶

癸辛雜識

相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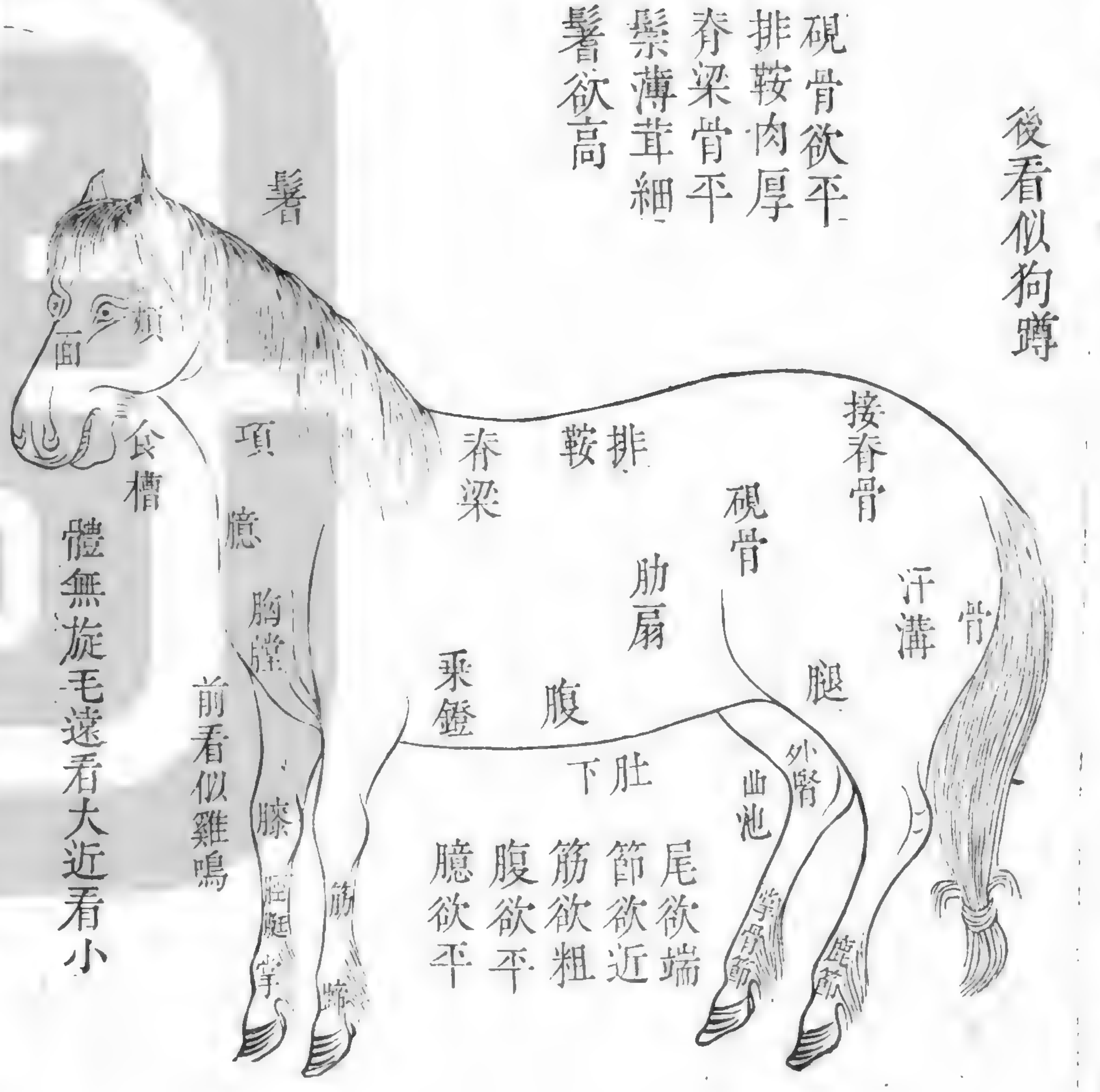
馬之壯者眼光照人見全身中年者照人見半身老者照人僅見面耳此韃靼相馬之法

相馬書

相馬目錄

三十二相圖　旋毛圖
口齒圖　三十二歲訣
寶金篇　寶金歌
百一歌　調養法
乘習法　牧放法

良馬三十二相圖


後看似狗蹲
硯骨欲平
排鞍肉厚
脊梁骨平
鬃薄茸細
鬐欲高
鬐
頰
面
食槽
項
臆
胸膛
前看似雞鳴
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
膝
脛骽
掌
筋
蹄
脊梁
鞍
排
接脊骨
硯骨
汗溝
骨
肋扇
腿
乘鐙
腹
肚下
外腎
曲池
掌骨節
鹿節
尾欲端
節欲近
筋欲粗
腹欲平
臆欲平

尾如垂掃
後蹄欲然
曲池欲深
肋扇骨密
前脚欲直
膝骨欲圓
腦骨欲圓
上脣欲方
耳如削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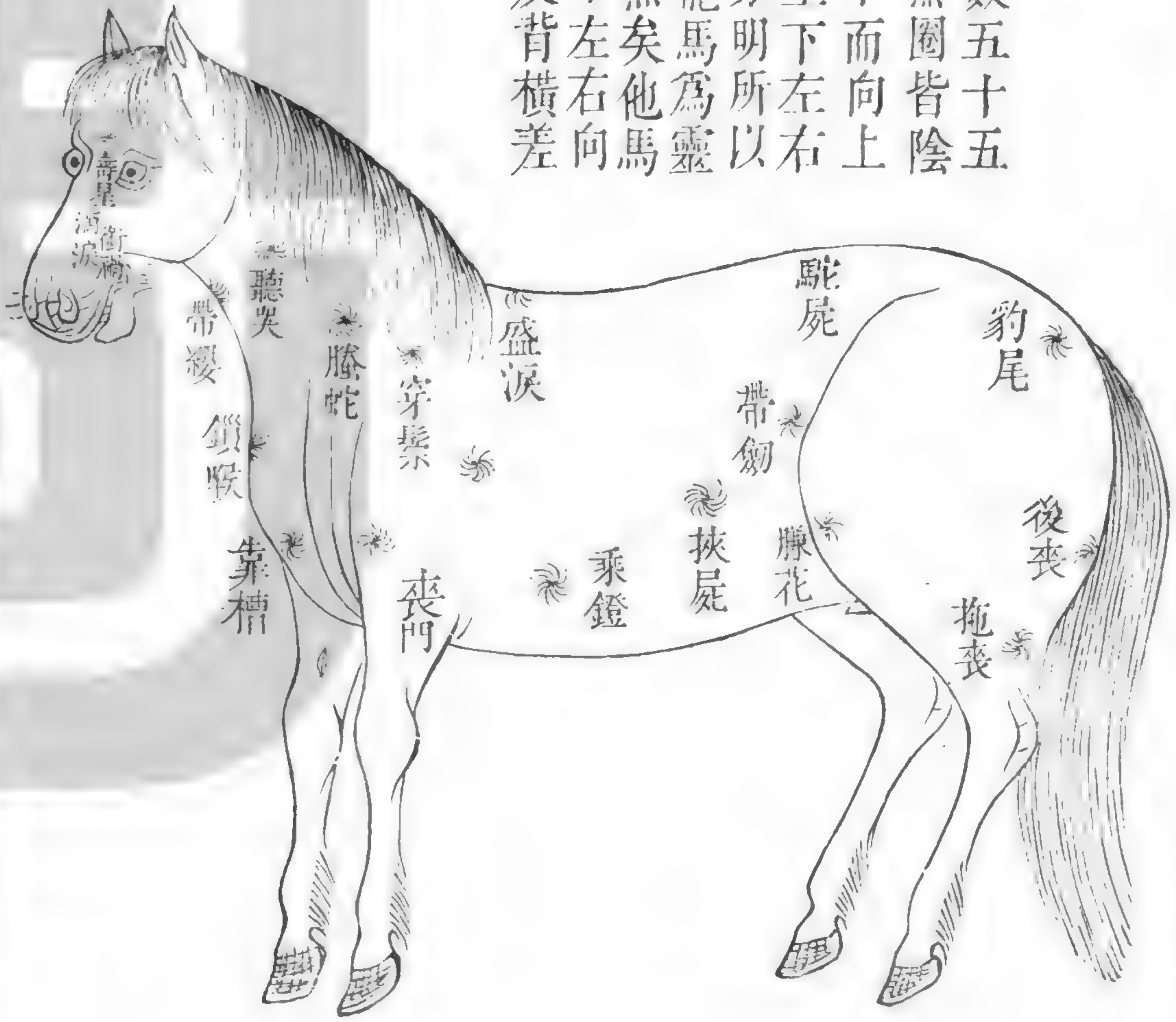
尾欲茸細
鹿節欲細
腿似琵琶
肚下逆毛
前蹄欲圓
脛骽骨細
食槽欲寬
下脣欲圓
眼似垂鈴

尾骨欲遊
掌骨欲細
接脊骨短
腹欲短促
蹄大欲直
胷堂欲開
頰骨欲圓
口叉欲深
眼下有肉

後脚欲縮
外腎欲小
汗溝欲深
乘鐙肉厚
掌骨欲高
項長彎曲
面如剝兔
鼻欲寬大
垂睛欲高

旋毛圖

旋毛合天地之數五十五白圈皆陽左旋黑圈皆陰右旋上而向下下而向上左而右右而左上下左右黑白順逆一一分明所以成變化此古之龍馬爲靈物也他馬則不然矣他馬亦有旋毛如上下左右向之順者爲善其反背橫差皆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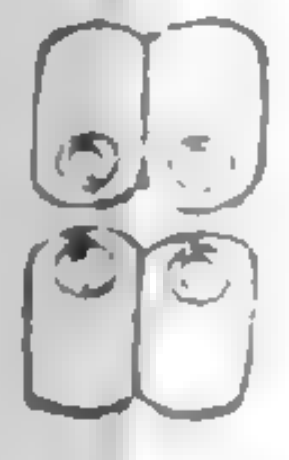

壽星
滴淚
銜禍
聽哭
帶纓
騰蛇
穿槃
盛淚
鎖喉
靠槽
喪門
乘鐙
駝屍
帶劍
挾屍
臁花
豹尾
後喪
拖喪

百一歌敘旋毛之害旋毛論敘順逆向背之理乃謂馬初生無毛者良骨角雙生者良體無旋毛遠看大近看小者良旋毛細膩溫鮮者良以此定品凡毛氄軟溫潤有文理未易見故此圖善旋五所謂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也惡者粗逆易見故此圖惡旋十四所謂毛病最爲害者也凡毛重首次頸次尾次背次腹善旋首壽星齒長德力優頸帶纓俊逸腹靠槽充肥背乘鐙安重近尾臁花矯强皆健行馴善惡旋各所病傷人害物首口銜禍聽哭背騰蛇腹喪門慘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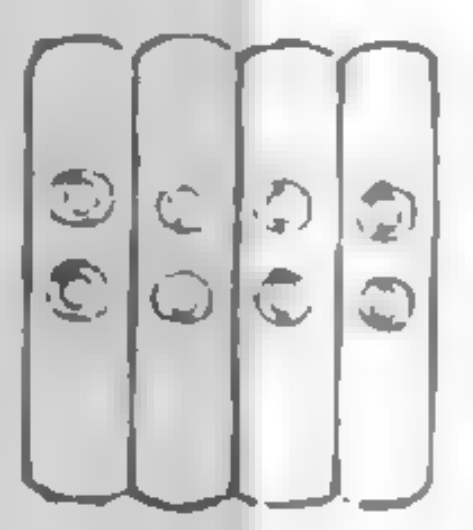
前背駝屍尾喪門拖喪挾屍狠厲於後最傷害不可負載口滴淚頸鎖喉背穿鬃盛淚帶劍尾豹尾亦傷害不自保又牛額甚凶不宜養招殃債事市馬者知之飾僞擦揉去難別最宜慎防又善多惡少者猶可惡多善少者次之皆惡者勿用或按勒制之亦能去惡爲善也　旋毛在上者向下在下者向上在左者向右在右者向左凡上左者屬陽向下向右者陽數順也下右者屬陰向上向左者陰數逆也逆者陰順之謂非違逆也

口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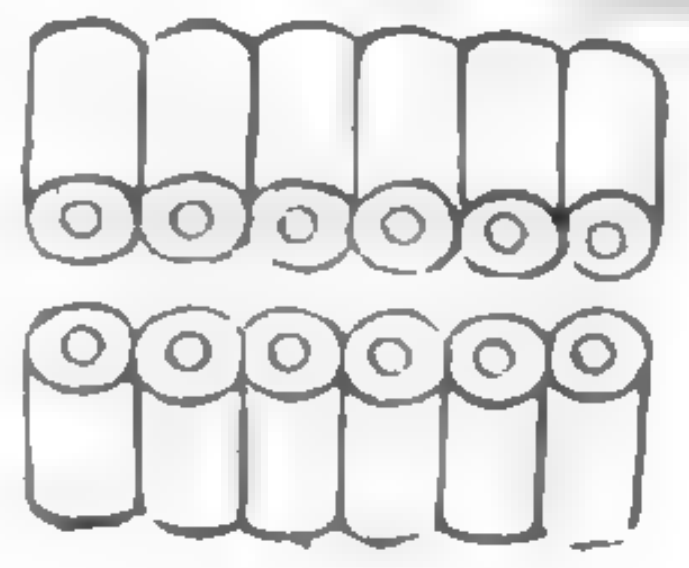
一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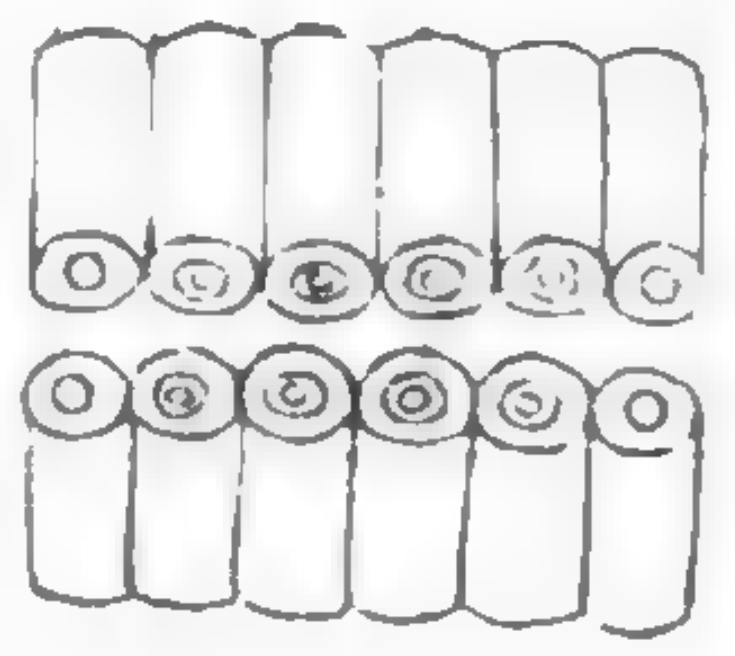
二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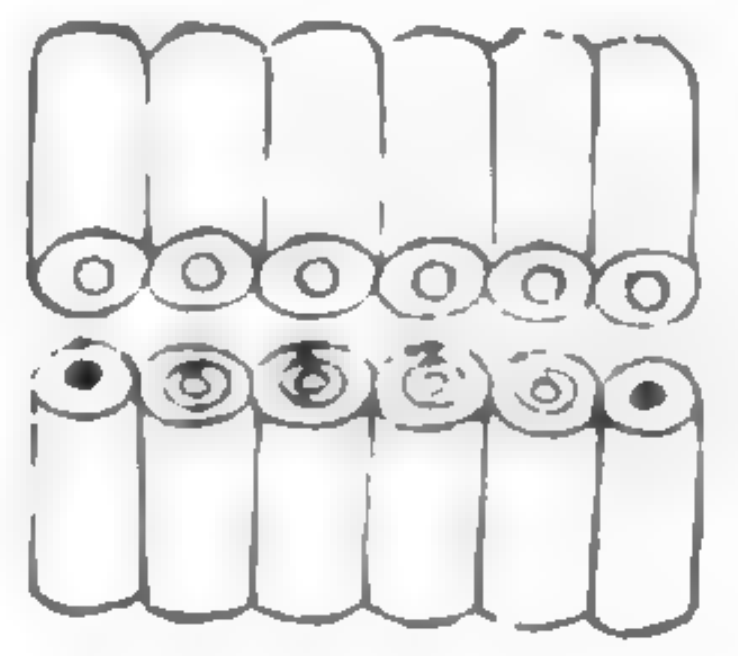
三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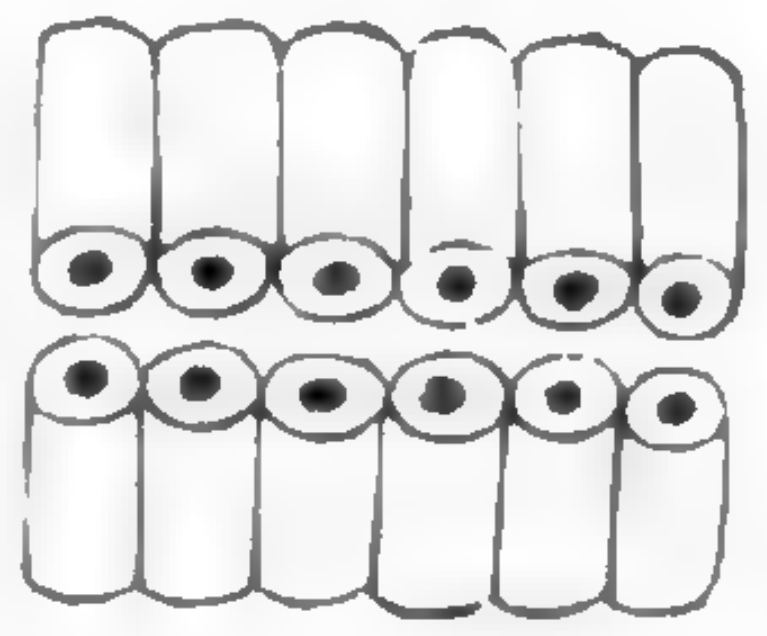
五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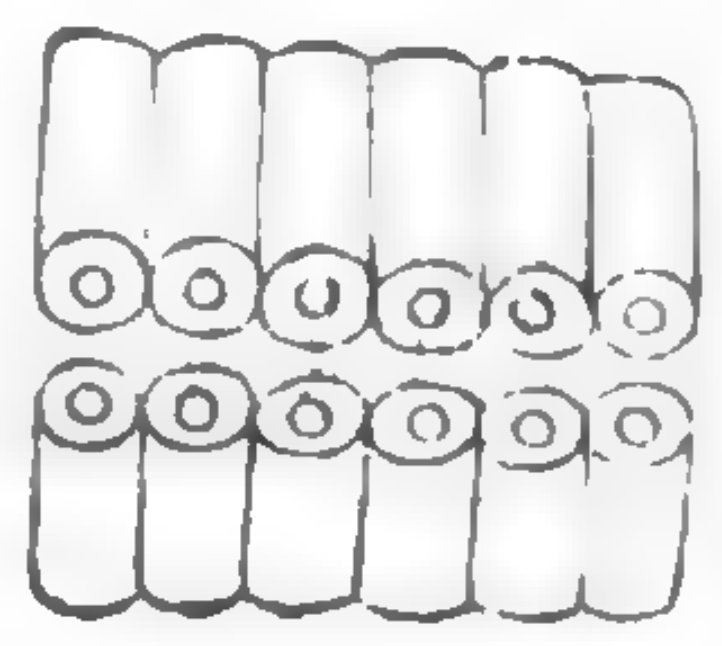
十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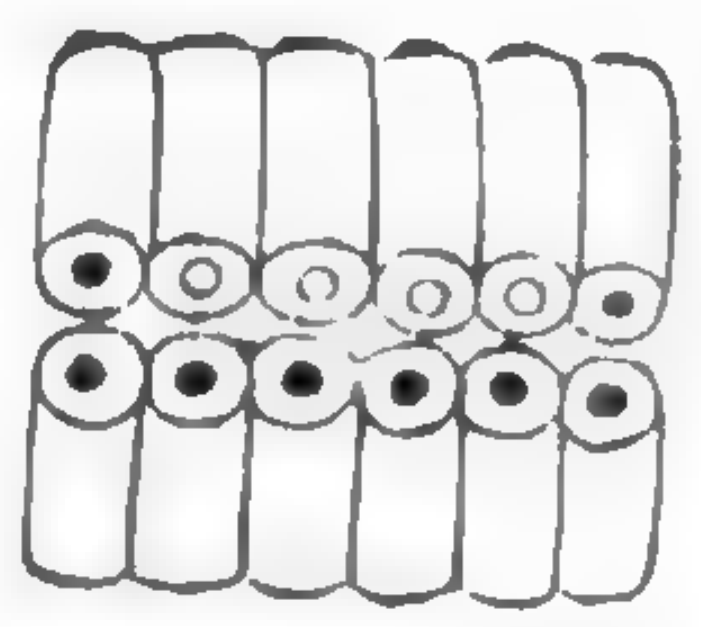
二十歲口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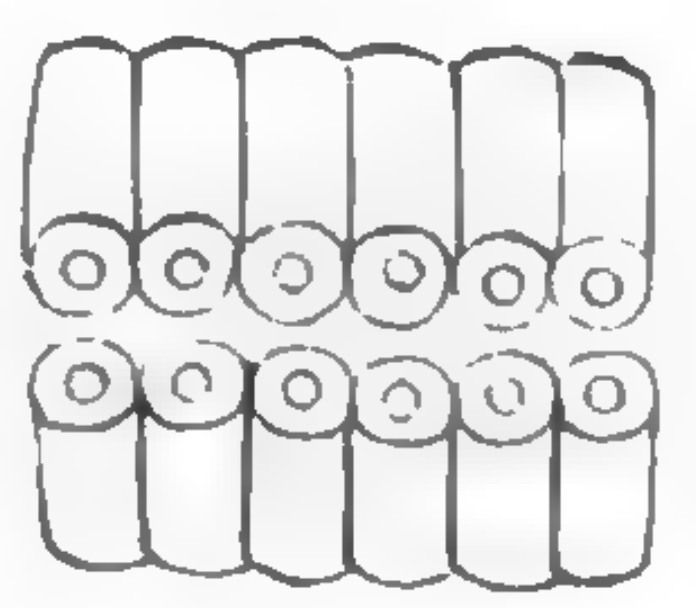
二十二歲口齒



二十五歲口齒



三十至三十一歲口齒



夫獸之齒者血精爲本結秀爲骨骨精爲齒一歲至二十五歲齒之區曰白不三十歲區俱平無鋒刃亦無力矣

夫角者筋力之粹初五年成一節應生數五次年一節十年而終

三十二歲訣

一歲駒齒二二歲駒齒四三歲駒齒六四歲成齒二五歲成齒四六歲肉牙生七歲角區缺八歲盡區如一九歲咬下中區二齒白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白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平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平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白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白十七歲咬上中區六齒白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平十九歲咬上中區四齒平二十歲咬上下盡平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二十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二十五歲咬上中區四齒黃二十六歲咬上下盡黃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二十八歲咬下中區

四齒白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寶金篇

三十二相眼爲先次觀頭面要方圓相馬不看先代本一似愚人信口傳眼似垂鈴紫色鮮滿廂凸出不驚然白縷貫睛行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看面若側墼如鎌背鼻如金盞可藏拳口叉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如蓮口無黑黶須長命脣似垂廂蓋一般食槽寬淨腮無肉咽失平而筋有攔耳如楊葉裁杉竹鷰骨高而軟不堅八肉分而彎左右龍會高而上古傳項長如鳳須彎曲鬃毛茸細要如絲鬐高膊闊搶風小臆高胷闊腳前寬膝要高而圓似掬骨細筋麤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立身形充闌要平寬筋骨彎而須堅密排鞍肉厚穩金鞍三峯穩壓須藏骨臥如猿落重如山鶻鼻山直須停穩尾似流星散不連膏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筋緊一錢羊髭有距如鷄距能奔解走可行千已前貴相三十二萬中難選一俱全

寶金歌

三十二相眼爲珍次觀頭面要停勻相馬不看先代本亦似盲人信步行眼似垂鈴紫色浸睛如徹豆要分明白縷貫睛行五百瞳生五彩壽多齡鼻紋有字須長壽如火如公四十春壽旋頂門高過眼鬃毛茸細萬絲分面如剝兔腮無肉鼻如金盞食槽橫耳如楊葉根一握項長如鳳似鷄鳴口叉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蓮形口無黑靨須長命脣似垂箱兩合停四大三高兼二小雙長兩短一灣平瘦見肉而肥見骨視而不懼聽無驚八肉彎而分耳後龍會高而上古聞牝驪不欲偏多驟驊騄蹄嚙善能奔首鉤項曲三峯穩筋麤骨細四蹄輕鬐高臆廣平弓手胷寬膊闊小搶風頭長腰短雙凫大腹垂臁小逆毛生踠停寸緊蹄堅實膝高節近骨筋分肋骨彎而須緊密排鞍肉厚穩鞍輪腎袋小藏如弔殼裹囊垂大若懸鈴燕骨隱微三山小胯似琵琶後犬蹲尾似流星須放細鵝鼻曲直汗溝深骨筋大小須勻壯身形充闌要寬平已上毛骨皆是駿還將駑逸細推尋腰凹脊弓

焉致遠麤蹄捺踠豈能奔白首黑身須可忌銀鬃玉項不須欽破瞼孤蹄眞未吉耳白腰花實是凶流鼻綉項休呼美沙睛環眼莫高稱面短骨橫眞可惡眼深無肉不堪親槽微口淺多無食䯊麤蹄大實無行毛殊旋廣休誇貴寸長踠軟莫稱駿肯直尾高休言美耳大頭肥不足欽羊睛象目遙無力猪胯馳腰不善奔龍顱突目天然快獐頭鹿耳號騅風孔中筋現非常相目有重瞳勿視輕溺而似犬眞難得耳毫一尺値千金初產無毛稱龍子骨角雙生亦號龍耳微一寸行千里溺過前足半前程羊鬚有距馳三百距如鷄爪日千程已前貴相分明載古典流傳萬世遵自還將至不善奔一十九句皆惡相篇前後皆善相

王良百一歌

略相曰耳小根一握頭長鼻要寬能行三百里解立四蹄攢（一）臆前雖闊備眼曠腹須平項長筋骨促尾骨短爲精（二）鹿耳天然快獐頭第一強蹄輕腰又短伯樂亦稱良（三）鼻上紋王字目中青暈侵雖然有筋

骨更要幵溝深（四）初生無毛者伯樂號龍駒七朝方始起千匹也應無（五）近看雖似小遠望却成高要知深有力腹上逆生毛（六）蹄大蹄又軟腹闊更腰長行時無步驟何必問孫陽（七）口淺不能食眼深多咬人豬膝難任重焉堪致遠行（八）要知有壽馬脣慢口方停好是如羊目髀艮壽亦長（九）不在如龍狀追風號古來目前毛骨駿未可比駑駘（十）

毛病曰項上如生旋有之不用誇環緣不利長所以號騰蛇（一）後有喪門旋前兼有挾屍勸君不用蓄無事也須疑（二）牛額并銜禍非常害長多古人如是說此事不虛歌（三）帶劍渾小事喪門不可當滴淚如入口有福也須防（四）黑色耳全白從來號孝頭假饒千里走奉勸不須畱（五）背上毛生旋驢騾亦有之只惟鞁貼下此者是馳屍（六）銜禍口邊冲時問禍必逢古人稱是病焉敢不言凶（七）眼下毛生旋遙看似淚痕假饒福也病無禍亦妨人（八）毛病深知害妨人在不占大都如此類無禍也宜嫌（九）擔耳馳鬃項雖然毛病殊更若兼鬣尾有實不如無（十）

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爲善旋上不向下下不向上左不向右右不向左又或左右縱而向上向下上下橫而向左向右參差不一爲惡旋惡旋粗逆易見善旋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也

雜忌曰騎來未得飲汗解是爲强卸鞍面向北此事最招殃一欲出須知此籠頭莫掛垂雖然無大患驚懼事防爲二面北朝朝餧形軀漸漸傷其中忽有患有患悔難當三遠來亦忌飽出去不妨饑向水莫許驟偏傷肺與脾四濁水休教飲多饒毛色焦時間雖不覺月內不生膘五偏怕腥膻物仍嫌土作槽鼠穿成大穢更忌草中毛六上山猶許驟下嶺不宜騎必定傷筋骨能令日漸羸七近學新醫者還知此事難將鍼宜刺淺方便更須端八凡鍼六脈血不在苦令多移時若不止傷損反如何九有病何妨療無傷血莫鍼近來愚學者此意未知深十

眼病曰一切眼昏瘴皆因熱所傷莫令肝臟冷淚出轉難當一黃風有赤脈白翳忌侵睛須抽眼脈血救

醫候曰欲知看口色春季忌於青若似秋時候醫之必得寧（一）夏病不食草口中赤色深莫將爲熱療熱療病難尋（二）秋病口中白時時喘息粗於中帶黑色肝肺恐應無（三）冬季口中黑醫之必不痊臥蠶雖有色而退也無緣（四）大抵怕青黑兼憂喘息粗神功也不救遲治氣全無（五）肺病多方療心傷鶻骨抽目前雖得効已後發無休（六）鼻內出膿血如加氣轉抽豈堪連背硬何用更開喉（七）肺病休疑冷腥膻不可爲但將涼藥療莫使小猪脂（八）天門還治肺地骨也醫療有功能（二）烏風起肝臟忽患便靑盲便是通神妙除非解換睛（三）有瘴多須淚無令冷藥多細辛幷地骨犀角決明和（四）外瘴須磨點黃連最能點烏魚骨頗妙輙莫用珍珠（五）欲療先令暖仍須使子肝防風圓蔚好去淚得睛寛（六）不可全憑藥時聞亦用鍼頻抽口鼻血腦熱勿令侵（七）肝病眼睛病眼昏肝有風發來時生暈嚾烙抵神功（八）環睛難爲病侵睛多即驚月中騎亦懼雲內更同盲（九）卒熱傳肝肺尫羸也易推奈何雙目暗得較也何時（十）

肝心熱黃芩妙人參性不寒（九）前面熱未退腰胯却行遲是熱須醫熱少將冷藥醫（十）

起臥曰脾寒令肉顫胃冷吐清涎但針脾上穴暖胃藥爲先（一）撲尾褰脣痛起臥四蹄攢頻頻覷膁上冷熱氣相干（二）起臥無時度將身似狗蹲腸中如糞結巴豆最爲珍（三）若作如斯候切在細推尋如逢腎脈上多應腸入陰（四）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橘皮檳榔爲第一葱酒最相宜（五）止痛當歸妙牽牛芍藥和生薑宜剩使滑石勿令多（六）治脾人間妙針脾第一功目前兼惡急氣脈當時通（七）尿血還緣熱風虛結澀爲秦艽能治療通利大黃奇（八）忽傷糞如水赤黃氣息腥饒醫能用藥口色怕微青（九）若還退草料腹中虛氣鳴大似腸黃候脾家氣不勻（十）

療風曰有傷卽爲急無傷呼爲慢先鍼喉脉血亦須先出汗（一）尾揭遍身硬耳堅閃骨生此風從後得暖處勿吹驚（二）病見從前得斯須便過關大風烙最妙入口下應難（三）四脚難移動一邊汗出微口中時吐沫見此莫生疑（四）不獨如斯狀忽然後腳遲盡卯呼

脾冷卒急也難醫（五）是藥皆治病唯風却要虵防風并半夏最急是天麻（六）治療皆憑藥就中風也難七朝疑似退火烙大無端（七）歇汗風饒痒爲瘡急瘙多肺風多揩擦疥癩即相和（八）花蛇及乾蝎亦療腦旋風烏頭勿單使麻黃更要芎（九）有風切忌驚角耳最爲精漢椒并附子相合耳中傾（十）

筋骨曰膊痛緣騎苦蹄傷敗血攻痛時針且妙蹄損火能通（一）膝骨難任痛行時脚失多無端針脈血得効也蹉跎（二）子骨連蹄痛多應是物傷烙蹄蹄不發漸漸骨開張（三）失節莫交頻鹿節黃水成假饒用火烙滑石鎮長盈（四）但是筋骨痛皆因傷損爲於中硯子骨末後不通醫（五）食槽脹雖烙多緣髒病生胃翻加吐沫何藥効能成（六）小胯骨若痛牽連雁翅疼欲鍼須得穴用藥更持鋒（七）曲池鶉鼻骨脹時不在針芸臺并紫葛巴豆最功深（八）附骨侵於膝走驟多饒失火烙意還麤藥消爲第一（九）筋脹用猪腦冷藥要蛇牀細辛并藁木米醋及生薑（十）

療黃曰頭悶忽銜韁此即是心黃先須用火烙時下

得安康一　脣黃忽腫硬未可用針鍼須使消黃藥無令痛所侵二　偏次黃雖少還緣積熱成嘗聞連五臟根向肺中生三　喉內若生黃此病實難當藥針但少効向裏結成囊四　急慢腸黃候患時俱一般慢時一月多急則當時間五　腎黃腎脈腫積冷致如然還須熁腰上以此出頑涎六　水黃連帶脈虛腫在皮膚先用火針治消時膿出餘七　賺黃不用針塗藥妙能深滑石井葶藶橘皮使蔚金八　騾馬緣風熱因此作妳黃塗藥斂駒匝切恐結成囊九　一切黃虛腫多緣積熱生宜抽喉脈血諸毒不能成十

瘡痍曰竹節療膊瘡骨鑽亦難當若塗先用洗欲使洗鹽湯一　貼瘡須用藥艾灸且令焦乾姜將入內根出始方消二　疳瘡生眼畔疳血化為蟲即漸侵於腦和睛變作膿三　口內忽生涎心臟熱如然有瘡須用藥包藥使縣纏四　肺毒若生瘡醫之要肺涼貼藥雖宜洗可用甘草湯五　斷蹄緣風血燥蹄亦一般麝香葶藶子貫眾及黃丹六　冷病緣草結膿多瘡口塞乳香井附子貼此始應看七　疥癬深秋旺爪瘡盛夏多

都緣風血聚忙瘵莫蹉跎（八） 血躁連蹄腫筋風血作膿蕪荑鶴風妙能殺此般蟲（九） 一切破損瘡勿令口自傷殰瘡難治療客風須是防（十）

齒歲曰齒有數般蒼教伊識不妨莫言爲小事識得大賢良（一） 黑白一齊全生來始八年中間初似破十二歲無偏（二） 齒如十二月駻牙象四時二十四氣足伯樂視爲規（三） 四齒不曾退年已只似駒但看邊畔者咬得白還殊（四） 駒子生駞齒嚼之必不勻直饒齒歲小區臼也多平（五） 向南馬齒口野放咬山多區臼雖先破莫言齒歲過（六） 黃區將欲盡黑白以全無上下齒更展十二歲應餘（七） 駻牙初出肉俗言五六春至老或不生須憑區臼眞（八）

海槎餘錄

海南馬

馬產於海南者極小只可伍之驢騾而身稍長耳毛片不殊於中州當少剪鬃時極駿可愛然騎駛則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一二兩

獸經

良馬

馬之良者曰駒駼曰驥

字林云駒駼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駒駼瑞應圖記曰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則至穆天子傳曰野馬走五百里說文解字曰驥千里馬也回鶻傳曰唐時東骨利幹國產良馬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獻帝取其異者號十驥

蹄趼曰騠小領曰盜驪青曰騏

急就篇顏氏注曰青驪之馬文如綦也說文解字曰文如博綦尸子曰馬有秀騏

赤曰騮

說文解字曰赤馬黑毛尾也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紫曰紫燕

葛洪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紫燕騮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

白曰白義

穆天子傳曰天子八駿二曰白義王粲漢末英雄

記曰公孫瓚常乘白馬又揀白馬數十匹選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

非龍曰龍

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曰駕蒼龍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

非魚曰魚

爾雅曰二目白魚郭璞注曰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

回毛在膺曰宜乘

李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馬火畜也其蹄圓其疾臥起先前足牛土畜也其蹄圻其疾立臥先前足

造化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名馬記

神馬騰黃吉光騕褭飛兔駃蹄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騕褭與飛兎同以明君有德則至飛兎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天應其德至駃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至

漢書音義曰騕褭神馬也赤喙黑身

吉黃

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鬛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媽吉黃之乘成王時來獻或曰文王時獻之（媽一作駃）

翠龍

揚雄河東賦注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二卷目錄

馬部彙考四

本草綱目（釋名　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鬐膏氣味　主治　發明　乳氣味　主治　心主治　肺主治　肝氣味　腎主治　白馬陰莖　修治　氣味　主治　駒胞衣主治　眼氣味　主治　夜眼主治　牙齒氣味　主治　骨氣味　主治　頭骨氣味　主治　脛骨氣味　主治　懸蹄氣味　主治　皮主治　鬐毛氣味　主治　尾主治　發明　腦氣味　主治　血氣味　汗氣味　白馬溺氣味　主治　發明　白馬通　氣味　主治　屎中粟　主治　馬絆繩主治　東行馬蹄下土　附方　野馬集解　肉氣味　主治　陰莖）

氣味　主治　發明　治馬雜病

正字通（馬雜釋）

馬部總論

唐書（兵志）

周禮訂義（校人注總論馬政　圉人注總論馬政）

馬部藝文一

白馬論　周公孫龍

報孫權書　魏文帝

獻馬表　曹植

慜驥賦　應瑒

馬射賦　晉曹毗

乘輿馬賦　傅元

乘輿馬賦序　前人

水馬贊　郭璞

騊駼贊　前人

馬贊　前人

乘黃贊　前人

赭白馬賦　宋顏延之

天馬狀　前人
舞馬賦　謝莊
白馬賦　劉義恭
馬寶頌　梁簡文帝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答齊國雙馬書　同前
又答齊國雙馬書　同前
爲皇太子謝敕賚功德馬啓　劉孝威
謝豫章王賜馬啓　前人
舞馬賦　張率
拾遺記錄　蕭綺
秦穆王飲盜駿馬　北周庾信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前人
謝滕王賚馬啓　前人
謝賚馬啓　王褒

禽蟲典第九十二卷

馬部彙考四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愼云馬武也其字象頭髦尾足之形牡馬曰騭音質曰兒牝馬曰騇曰騍曰草去勢曰騸一歲曰馵音注二歲曰駒三歲曰騑四歲曰駣音桃名色甚多詳見爾雅及說文梵書謂馬爲阿濕婆

集解

別錄曰馬出雲中陶弘景曰馬色類甚多入藥以純白者爲良其口眼蹄皆白者俗中時有兩三爾小小用則不必拘也李時珍曰別錄以雲中馬爲良雲中今大同府也大抵馬以西北方者爲勝東南者劣弱不及馬應月故十二月而生其年以齒別之在畜屬火在辰屬午或云在卦屬乾屬金馬之眼光照人全身者其齒最少光愈近齒愈大馬食杜蘅善走食稻則足重食鼠屎則腹脹食雞糞則生骨眼以僵蠶烏梅拭牙則不食得桑葉乃解挂鼠狼皮於槽則不食遇海馬骨則不行以豬槽飼馬石灰泥馬槽馬汗著門並令馬落駒繫獼猴於廐辟馬病皆物理當然耳

肉氣味（肉以純白牡馬者爲良）

辛苦冷有毒

孟詵曰有小毒陳士良曰有大毒孫思邈曰無毒日華曰只堪煑食餘食難消漬以清水搦洗血盡乃煑不然則毒不出患疔腫或曰以冷水煑之不可葢釜張鼎凡馬生角馬無夜眼白馬青蹄白馬黑頭者並不可食令人癲馬鞍下肉色黑及馬自死者並不可

食殺人馬黑脊而斑臂者尤不可食蕭炳曰患痢生疥人勿食必加劇妊婦食之令子過月乳母食之令子疳瘦孟詵曰同倉米蒼耳食必得惡病十有九死同薑食生氣嗽同豬肉食成霍亂食馬肉毒發心悶者飲清酒則解飲濁酒則加陶弘景曰秦穆公云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殺人李時珍曰食馬中毒者飲蘆菔汁食杏仁可解

主治

別錄曰傷中除熱下氣長筋骨強腰脊壯健強志輕身不飢作脯治寒熱痿痹李時珍曰煑汁洗頭瘡白禿

鬐膏氣味（鬐項上也白馬者良）

甘平有小毒

主治

別錄曰生髮李時珍曰治面䵟手足皴粗入脂澤用療偏風口喎僻

發明

李時珍曰按靈樞經云卒口僻急者頰筋有寒則急

引頰移頰筋有熱則縱緩不收以桑鉤鉤之以生桑灰置坎中坐之以馬膏熨其急頰以白酒和桂末塗其緩頰且飲美酒啖炙肉爲之三拊而已靈樞無註本世多不知此方之妙竊謂口頰喎僻乃風中血脉也手足陽明之筋絡於口會太陽之筋絡於目寒則筋急而僻熱則筋緩而縱故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寒者急而熱者緩也急者皮膚頑痹榮衛凝滯治法急者緩之緩者急之故用馬膏之甘平柔緩以摩其急以潤其痹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熱急束以塗其緩以和其榮衛以通其經絡桑能治風痹通節竅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飲美酒啖炙肉云

乳

李時珍曰漢時以馬乳造爲酒置挏馬之官謂挏撞而成也

氣味

甘冷無毒

孫思邈曰性冷利同魚鱠食作瘕

主治

別錄曰止渴治熱蘇恭曰作酪性溫飲之消肉

心主治

喜忘

別錄曰肘后方治心昏多忘牛馬猪雞心乾之爲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則聞一知十孟詵曰患痢人食馬心則痞悶加甚

肺主治

寒熱小兒莖萎掌禹錫曰小兒無莖萎疑誤李時珍曰按千金方無小兒二字

肝氣味

有大毒

陶弘景曰馬肝及鞍下肉殺人李時珍曰按漢武帝云食肉毋食馬肝又云文成食馬肝而死韋莊云食馬畱肝則其毒可知矣方家以豉汁鼠屎解之

腎

李時珍曰按熊太古冀越集云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膽造物之所鍾也此亦牛黃狗寶之類當有功用

惜乎前人不知漫記於此以俟

白馬陰莖修治

陳藏器曰凡收當取銀色無病白馬春月游牝時力勢正强者生取陰乾百日用雷斆曰用時以銅刀破作七片將生羊血拌蒸半日曬乾以粗布去皮及乾血挫碎用

氣味

甘鹹平無毒

主治

本經云傷中絕脈陰不起强志益氣長肌肉肥健生子別錄曰小兒驚癇孟詵曰益丈夫陰氣陰乾同肉蓯蓉等分爲末蜜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四十九日再白日見效甄權曰主男子陰痿房中術偏用之

駒胞衣主治

孫氏集效曰婦人天癸不通煅存性爲末每服三錢入麝香少許空腹新汲水下不過三日服良

眼氣味

平無毒

主治

別錄曰驚癇腹滿瘧疾蘇恭曰小兒魃病與母帶之

夜眼主治

李時珍曰卒死尸厥齲齒痛

牙齒氣味

甘平有小毒

主治

別錄曰小兒馬癇水磨服陳藏器曰燒灰唾和塗癰疽疔腫出根效

骨氣味

有毒

主治

孟詵曰燒灰和醋敷小兒頭瘡及身上瘡李時珍曰止邪瘧燒灰和油敷小兒耳瘡頭瘡陰瘡瘭疽有漿如火灼敷乳頭飲兒止夜啼出小品外臺諸方

頭骨氣味

甘微寒有小毒

韓保昇曰大熱陳藏器曰頭骨埋於午地宜蠶浸於

上流絕水基蟲

主治

別錄曰喜眠令人不睡燒灰水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作枕亦良日華曰治齒痛燒灰敷頭耳瘡李時珍曰療馬汗氣入瘡痛腫燒灰敷之白汁出良

脛骨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朱震亨曰煅存性降陰火中氣不足者用之可代黃芩黃連

懸蹄氣味

甘平無毒

甄權曰熱

主治

本經曰驚邪瘛瘲乳難辟惡氣鬼毒蠱疰不祥別錄曰止衄內漏齲齒赤馬者治婦人赤崩白馬者治白崩蜀本曰主癲癇齒痛李時珍曰療腸癰下瘀血帶下殺蟲又燒灰入鹽少許摻走馬疳蝕甚良出鉤元

諸方孟詵曰赤馬者辟溫瘧

皮主治

孟詵曰婦人臨產赤馬皮催生良李時珍曰治小兒赤禿以赤馬皮白馬蹄燒灰和臘猪脂敷之良（聖惠方）

鬐毛氣味

有毒

主治

別錄曰小兒驚癇女子崩中赤白孫思邈曰赤用赤馬白用白馬日華曰燒灰服止血塗惡瘡

尾主治

李時珍曰女人崩中小兒客忤

發明

李時珍曰馬尾濟生方治崩中下灰散中用之又延壽書曰刷牙用馬尾令齒疎損近人多用燒灰揩拭最腐齒齦不可不知

腦氣味

有毒

孟詵曰食之令人癲

主治

孫思邈曰斷酒臘月者溫酒服之

血氣味

有大毒

孟詵曰凡生馬血入人肉中一二日便腫起連心卽死有人剝馬傷手血入肉一夜致死

汗氣味

有大毒

陶弘景曰患瘡人觸馬汗馬氣馬毛馬尿馬屎者並令加劇孟詵曰馬汗入瘡毒攻心欲死者燒粟幹灰淋汁浸洗出白沫乃毒氣出也嶺南有人用此得效

白馬溺氣味

辛微寒有毒

主治

別錄曰消渴破癥堅積聚男子伏梁積疝婦人瘕積銅器承飲之孟詵曰洗頭瘡白禿漬惡刺瘡日十次愈乃止李時珍曰熱飲治反胃殺蟲

發明

李時珍曰馬屎治癥瘕有驗按祖台之志怪云昔有人與其奴皆患心腹痛病奴死剖之得一白鼈赤眼仍活以諸藥納口中終不死有人乘白馬觀之馬尿墮鼈而鼈縮遂以灌之卽化成水其人乃服白馬尿而疾愈此其徵效也反胃亦有蟲積者故亦能治之

白馬通

李時珍曰馬屎曰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諱其名也凡屎必達胴腸乃出故曰通曰洞胴卽廣腸也

氣味

微溫無毒

主治

別錄曰止渴止吐血下血鼻衄金瘡出血婦人崩中徐之才曰敷頂止衄陳藏器曰絞汁服治產後諸血氣傷寒時疾當吐下者孟詵曰治時行病起合陰陽垂死者絞汁三合日夜各二服又治杖瘡打損傷瘡中風作痛者炒熱包熨五十遍極效李時珍曰絞汁灌之治卒中惡死酒服治產後寒熱悶脹燒灰水服治久痢赤白和猪脂塗馬咬人瘡及馬汗入瘡剝死

馬骨刺傷人毒攻欲死者出小品諸方

屎中粟主治

蘇恭曰主治金創小兒寒熱客忤不能食李時珍曰治小兒脅痛千金有馬通屎丸

馬絆繩主治

蘇恭曰煎水洗小兒癇李時珍曰燒灰摻鼻中瘡

東行馬蹄下土

陶弘景曰作方術可知女人外情李時珍曰淮南萬畢術云東行白馬蹄下土合三家井中泥置人臍下即臥不能起也

附方

豌豆瘡毒馬肉煮清汁洗之（兵部手集）

月水不通心腹滯悶四肢疼痛用赤馬肝一片炙研每食前熱酒服一錢通乃止（聖惠方）

卒死尸厥用白馬前脚夜目二枚白馬尾十四莖合燒以苦酒丸如小豆大白湯灌下二丸須臾再服即甦（肘後方）

蟲牙齲痛用馬夜眼如米大綿裹納孔中有涎吐去

永斷根源或加生附子少許　玉璣微義用馬夜眼燒存性敷之立愈

腸癰未成馬牙燒灰雞子白調敷之（千金方）

疔腫未破白馬齒燒灰先以針刺破乃封之用濕麪圍腫處醋洗去之根出大驗（肘後方）

赤根疔瘡馬牙齒搗末臘猪脂和敷根即出也燒灰亦可（千金方）

蟲牙作痛馬牙一枚煅熱投醋中七次待冷含之即止（唐瑤經驗方）

辟瘟疫氣絳袋盛馬骨佩之男左女右（肘後方）

胆虛不眠用馬頭骨灰乳香各一兩酸棗仁炒二兩爲末每服二錢溫酒服（聖惠方）

胆熱多眠馬頭骨灰鐵粉各一兩硃砂半兩龍腦半分爲末煉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竹葉湯下（聖惠方）

臁瘡潰爛三四年馬牙匡骨燒研先以土窖過小便洗數次搽之

損傷瘀血在腹用白馬蹄燒烟盡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血化爲水也（劉涓子鬼遺方）

婦人血病方同上

五色帶下白馬左蹄燒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外臺秘要）

腸癰腹痛其狀兩耳輪甲錯腹痛或遶臍有瘡如粟下膿血用馬蹄灰和雞子白塗即拔毒氣出（千金方）

蟲食肛爛見五臟卽死以猪脂和馬蹄灰綿裹導入下部日數度瘥（肘後方）

齲齒疼痛削白馬蹄塞之不過三度（千金方）

赤秃頭瘡出膿晝開夜合馬蹄燒灰生油調塗（聖惠方）

小兒夜啼馬蹄末敷乳上飲之（總錄）

辟禳瘟疫以絳囊盛馬蹄屑佩之男左女右（肘後方）

小兒中馬毒客忤將馬尾燒烟於前每日熏之瘥乃止（聖惠方）

腹內蛇癥白馬尾煅研細酒服初服五分一匕次服三分一匕更服二分一匕不可頓服殺人（千金翼）

黥刺雕青以白馬汗搽上再以汗調水蛭末塗之（子和）

飲酒欲斷刮馬汗和酒服之（千金方）

肉癥思肉用白馬尿三升飲之當吐肉出不出者死

食髮成瘕咽中如有蟲上下是也白馬尿飲之佳（千金）

伏梁心積銅器盛白馬尿一升旦旦服之妙（小品）

婦人乳腫馬尿塗之立愈（產寶）

小兒赤疵生身上者馬尿頻洗之（千金方）

蟲牙疼痛隨左右含馬尿不過三五度瘥（千金方）

刮骨取牙白馬尿浸茄科三日炒爲末點牙即落或煎巴豆點牙亦落勿近好牙（鮑氏）

狐尿刺瘡痛甚者熱白馬尿漬之（千金方）

痞塊心痛僵蠶末二錢白馬尿調服并敷塊上（摘元方）

吐血不止燒白馬通以水研絞汁一升服（梅師方）

衄血不止錄驗用綿裹白馬屎塞之　千金用赤馬屎絞汁飲一二升并滴鼻中乾者浸水亦可

口鼻出血用赤馬糞燒灰溫酒服一錢（鈐方）

久痢赤白馬糞一丸燒灰水服（肘後方）

卒中惡死吐利不止不知是何病不拘大人小兒馬糞一丸絞汁灌之乾者水煑絞汁灌之亦可此扁鵲法也（肘後方）

攪腸沙痛欲死者用馬糞絞汁飲之立愈（經驗方）

小兒卒忤馬屎三升燒末以酒三斗煑三沸取汁浴

兒避風（千金方）

小兒軀啼面青腹强是忤客氣新馬糞一團絞汁灌之（總錄）

傷寒勞復馬屎燒末冷酒服方寸匕便驗（聖惠方）

熱毒攻肢手足腫痛欲脫以水煑馬屎汁漬之（外臺）

風蟲牙痛白馬屎汁隨左右含之不過三口愈（聖惠方）

鼻齆不聞新馬屎汁含滿口灌入即通（聖惠方）

筋骨傷破以熱白馬屎傅之無瘢（千金方）

疔腫傷風作腫以馬屎炒熨瘡上五十遍極效（聖惠方）

多年惡瘡或痛痒生釁用馬糞幷齒同研爛敷上不過數次武丞相在蜀時歷有瘡痒不可忍用此而瘥（兵部手集）

諸瘡傷水或傷風寒痛劇用馬屎燒煙熏令汗出愈（千金方）

凍指欲墮馬糞煑水漬半日即愈（千金方）

積聚脹滿白馬糞同蒜搗膏敷患處效（活人心鏡）

一切漏疾白馬通汁每服一升良（千金方）

剝馬中毒被骨刺破欲死以馬腸中粟屎搗敷以屎

洗之大效絞汁飲之亦可（外臺祕要）

野馬集解

李時珍曰按郭璞云野馬似馬而小出塞外今西夏甘肅及遼東山中亦有之取其皮爲裘食其肉云如家馬肉但落地不沾沙耳爾雅云驨如馬一角似鹿茸不角者騏也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色青名曰騊駼此皆野馬類也

肉氣味

甘平有小毒

主治

孫思邈曰人病馬癇筋脈不能自收周痹肌肉不仁心鏡治上證用肉一斤豉汁煮熟入五味葱白作醃腊及羹粥頻食之白煮亦可

陰莖氣味

酸鹹溫無毒

主治

孫思邈曰男子陰痿縮少精

發明

李時珍曰野馬孫思邈千金載有功用而本草不收今采補之

治馬雜病

陳藏器曰馬出黑汗水化乾酪灌之

馬患諸病白鳳仙花連根葉熬膏遇馬有病抹其眼四角上即汗出而愈（衛生易簡方）

正字通

馬雜釋

駀譌字舊註音尤汎云馬名又馬行並非

駃音厥駃騠駿馬也匈奴奇畜有駃騠師古曰生七日而超其母廣志作決蹄說文駃騠馬父蠃子非是舊註苦怪切音快元好問詩駃雨東南來自註駃與快同趙松雪有駃雪帖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駃流尸于黃河龍門駃流如竹箭按此說泥或曰說文駛疾也後人說駛爲迅疾義凡駃雨駃流皆作駛其省作駛者因集問駛或作駛駛譌爲駃非駃與快同說文徐鉉曰今俗駃與快同用蓋明謂快之用駃爲俗書駃快分可也本作駃五畫篆作[illegible]

䮞音雌說文汎訓馬名

駏渠上聲馬名唐李賀傳從小奚奴騎駏驉註似贏而小又獸名一作距虛別見蟲部蛩註

傌音休說文汎訓馬名按傌爲贅文不必從

䮗舊註音乞馬名一說與詩小雅既佶且閑之佶同

䮏音吾騉䮏馬名

䮝音兔騛䮝良馬本作飛兔篇海別作䮝非

騄音六騄駬駿馬列子作綠耳

騆音周神馬

䮘音倪小馬

䮭舊註音惱褭䮭馬名按馬有騕褭無褭䮭

騕音杳騕褭神馬日行千里俗省作䮍譌作𩣭

騦舊註音思馬行又馬名

䮴音梯駿馬名

䮲音閭傳馬名驛傳有馬步急遞三等使䮲即急遞也或作䮲讀書通䮲亦作䮫

驊音華駿馬名周穆王八駿之一師古曰驊騮言色如花之赤也本作驊別作蘬見草部韻會引列子蘬

驑譌作[illegible][illegible]並非[illegible]無義今不必從逼作華漢地理志造父得華驑之乘與驊同

[illegible]舊註音童馬名一說小馬與䮗音別義同

䭵音凡馬行貌又博雅馬走疾也又𠡠韻音梵義同亦作颿篇海類編別作䭵誤

馴音旬說文馬順也淮南子馬先馴而後求良

駇音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篇海類編作媽

馽音執絆馬足也韓愈祭柳宗元文天脫馽羈說文作篆馽从馬卩其足引春秋傳韓厥執馽馬前讀若輙重文从系執聲作縶今經傳皆从縶舊註引正譌以俗作縶爲非迂泥說文改讀輙亦泥宜从執音

䭘音卬說文䭘䭘馬怒貌一曰馬白腹又養韻昂上聲義同篇海作駠非

駊音叵說文馬搖頭廣韻駊騀馬惡行杜甫觀成都尹嚴公揚旗詩庭空四馬入駊騀揚旆旌本作[illegible]从投皮本作投

[illegible]音荒說文馬奔也

駤音至驎駤馬蹢躅不前也

駪音莘馬羣行欲先也借人疾行貌詩小雅駪駪征夫毛氏曰衆多貌楚辭催來侁侁侁與駪通

䮷音聶說文馬步疾也

駶音局馬立不定

䮑音虜馬毛斑白又屑韻音劣義同

駹音厖爾雅馬面顙皆白惟駹說文與爾雅同廣韻黑馬白面史記西南夷傳丹駹最大應劭駹讀厖漢書匈奴傳圍高帝于白登漢兵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師古曰駹青馬也

駾音兌說文馬行疾貌又突也

騅音追爾雅馬蒼白雜毛徐本說文馬蒼黑雜毛按蒼黑之說近是

䮓音卓馬行不前貌

䮕音輟白頟馬

䮗音岸䮗䮗馬行貌又馬頟白至脣一曰馬流星貫脣謂之䮗說文馬頭有發赤色者徐曰所謂馬發言

色有淺處若將起然

騑音非說文驂旁馬曲禮註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名驂馬又馬行不止皃詩小雅四牡騑騑篇海作騛匪本草謂馬三歲曰騑並非

䮝音顒馬走皃

䮞音蠢篇海馬雜文又鈍馬也

騚舊註音前馬四蹄皆白按爾雅四蹢皆白曰首郭註今呼爲踏雪馬

騟音余紫色馬博物志載八駿有騧騟卽穆天子傳踰輪又酉陽雜組骨利幹國馬名決波騟舊註馬雜色非

騢音遐爾雅彤白雜毛騢註卽今赭白馬彤赤也淸波雜志曰碧雲騢廐馬旋毛也碧如霞如雲然貴而不掩旋毛之醜又模韻音胡詩魯頌有駰有騢叶下魚說文騢色似鰕魚泥

騤音逵說文馬行威儀也又强不息也詩小雅四牡騤騤

𩤲音揷馬驟貌

騩音貴說文馬淺黑色漢儀丞相見免乘騩馬自府歸

䮲音滔馬行貌

䮳音戰馬臥土中廣韻馬土浴也又銑韻音展義同本作驏

騯音彭馬盛也

騳音獨馬走按書故兩馬並馳聲騳騳也本音逐

䮫音恰馬駁色

䮧音翰說文馬毛長也又寒韻音寒馯䮧蕃大馬

騔音塔驖騔馬行不進貌

驁音熬馬驕不馴也

驄音聰說文馬青白雜毛也六書故馬蔥青色一名茌鐵馬經曰驄之別名

䮱音逐羣馬相追逐也舊註誤訓爲馬䮱獸名

驋音撥馬走也又馬怒貌又轄韻音發義同

驎音鄰馬斑文言毛色深淺斑駁隱鄰也又震韻音藺義同

騳音獨馬行貌又騼騳野馬也

驙音旃白馬黑脊又馬載重行難說文引易乘馬驙如與邅通又寒韻音灘義同

⿰馬戠音輯⿰馬戠⿰馬戠馬行和適貌

⿰馬廣音光伯樂相馬經馬回毛在脊曰闕⿰馬廣爾雅在背曰闕廣

⿰馬夐音訓馬怒或曰夐營求也从夐言馬求芻不得而怒也

⿱臧馬臧上聲駔良馬也晉周紀傳斬趙⿱臧馬于蕪湖集韻駃⿱龍馬馬容韻會音龍野馬

驤音湘爾雅馬後右足白驤說文馬之低昂也六書故馬行迅疾首騰驤也又舉也遠也潘岳籍田賦龍驥驤騰古作襄

驧音局說文馬曲脊也

驘舊註同羸一說馬瘦疾風俗通曰疲馬不能渡濉齊有濉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不能渡此水也

馬部總論

唐書　兵志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驎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於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

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亦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後突厥款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内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凉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隷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

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溪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周禮訂義

校人注總論馬政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爲用考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爲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爲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名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

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國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騋牝三千舉運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當時法度最爲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是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衆人共出錢買

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圉人注總論馬政

鄭鍔曰周之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時禱祈有祭敎之有法養之有人其詳若此不聞蕃息之數如衞文公之騋牝三千何耶蓋經之所載皆成王持盈守成之際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爲文飾幣以爲禮而已至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自來其後馬政隨廢秦幷海內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厥後發易占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遂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適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以宛馬爲天馬以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從之隴右

遂立監牧之制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辟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大僕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處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皆有左右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馬部藝文一

白馬論　周公孫龍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

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報孫權書　　魏文帝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獻馬表　　曹植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匹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慜驥賦　　應瑒

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元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因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纆綠之紛拏牽縶彎而增制兮心慉結而盤紆陟通逵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薛翁于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

知己兮甘邁遠而亡劬哀二喆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于常御兮安獲騁于遐道

馬射賦　晉曹毗

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彎繁弱之弓輕足鬱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乘輿馬賦序　傅元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疲瘁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恩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荆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乘輿馬賦　前人

目若矅星符采橫發高顚懸日雙璧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鬈髮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蓋靑雲勢凌萬里

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水馬贊　晉郭璞

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洼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駟

駒駼贊　前人

駒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

馬贊　前人

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閑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驚駿異轡

乘黃贊　前人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皁

赭白馬賦（并序）　宋顏延之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駄趫迅而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廄乃有乘輿赭

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於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衞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引故能代驂象輿歷配勾陳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

書之舉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淸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䑋寶鉸星纏縷章霞布進迫遮列却屬輦輅嶽聳擢以鴻鶩時濩略而龍翥翕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於興言闡肆威稜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和鈴重設晛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迴埸角壯永埒別輩越羣絢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蘩節經元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踠迹迴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踢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燕騁衡綠蚍衞轂纖驪接趾秀騏齊亍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然而盤於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

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時駬駿充階銜兮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既剛且淑服羈羈兮效足中黃徇驅馳兮願終惠養蔭本枝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天馬狀　前人

降靈驥于九方是選白䮒朱文綠蛇紫燕水軼驚鳧陸越飛箭過山爲風傾雲成電

舞馬賦　謝莊

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水穴而南儵去輪臺而東暨乘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阜賁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愔其元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苞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藴箭雲之銳景

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鎬亦聯規於朱駿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元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汧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莅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部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緐之程符鑒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汜修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贏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璧承巒金檢茲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

極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

白馬賦

劉義恭

惟皇有造惟靈有祕麗氣摛精底受亶粹八埏稽首以賓庭九荒斂衽而納贄象車垂德以服箱龍馬宅仁而受轡是以周稱蹄輪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坎位伊赭白之爲駿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竦身輕足高顙露睛氣猛聲烈步遠視明著獻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幽夏觀竭都城飾金鏤之倏鑠揚玉鑾之瓏玲發鳴鏑於懸月驅朱埒於脩坰旋四介以作好耀二矛之重英舉舊閑而未儔考前迅而較名

馬寶頌

梁簡文帝

（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公卿奉贖還宮幸德陽堂燕羣臣設絲竹樂是月神馬出太子獻頌按轉輪王時自然生馬寶王騎出宮門飛行遠四海即日還宮頌稱馬寶指此也）

皇帝應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兆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遐邇

一體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耰之逢夏雨懷情坎坎譬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邁開闢睿聖之功殫歷邃古軒羲不足鑿枘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於德陽之堂于時日進內宮星次鶉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圭蕤賓之鐘初應潁川之律縉雲旦卷南風晚扇惠氣入帷清陰周宇玉輿雲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權分階列校簪笏成行貂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肅省詔以馬寶示羣臣大僕効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舉八麗四圉給役相趨暉煜金鑣陸離寶勒天地無疆之德永星致遠之功鸞[illegible]善鳴龍儀美稱沸毅權奇之威趨攄抑揚之態足轉驚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灑數千爲壽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衡策伯樂不能辨其文機方知總轡崑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慙德豈止沉河川璧獨有綠文之稱盛德在木偏受蒼龍之名至于干將寶劍遙服晉鄭之軍蓮花烏

玉騰威大海之際况乎馬寶義實踰之方當夙沙自歸滑橋屈膝款關入塞偃武修文去病無出師之勞充國罷議邊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經彌勒成佛經中阿含經覽愚經並稱第三之馬者三千歲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元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降祉比夫圓蹄方足躑躅在郊風嘯電奔聲遨處囿五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髣髴于當今弗擬議于休應百辟卿士咸稱萬歲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預觀寶瑞手舞足蹈贊揚不足宴禮斯畢退而作頌其辭曰

帝廣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爲軌仁作經璇璣正泰階平割五禮和六英開四攝行八政轉輪皇飛行聖慜含識賚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眞般若淨七寶均萬邦寧逖惇史觀陳詩域中大惟聖期聞元妙復孝慈解流澤隨因時刑已措績咸熙三農盛九穀滋萬祇悅八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連

珠爲月醴爲泉民何幸値皇年乾道應坤馬來度玉闕升玉臺鏤錫煥鸞鑣廻槃雲轉堞塵開千天駟百龍媒永伏皁掃騊駼秣瑤粟委芳芻九夷款四表清吒胥樂輿頌輿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頌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驎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刎伊伏櫪彌結懷恩

答齊國雙馬書　同前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躍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纏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恆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經餉蜀王之馬

又答齊國雙馬書　同前

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脊馬震爲昇

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躕而蹀可以追風赤兔之騰聲的盧之濟主陳王有焰韉之說班生有韁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爲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　劉孝威

伏惟忘我徇物屈己濟民該天地而大捨總日月而爲施既脫軛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騊駼之廐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謝豫章王賜馬啓　劉潛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儁越兩驂驅同八駿修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舞馬賦（并序）　張率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頌騵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效珍駼服烏

號之駿騊駼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驪大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于斯今邁皇王于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于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于絕區致龍媒于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効德于炎運亦表祥于尚邑沓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于齊夏知蹈躡于金奏超六種于周閑踰八品于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于肥瘦豈徒服皁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兎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于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並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

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于漏面孰有取于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迹遍而忘返非我皇之所事方淵邑于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灃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于民儁列樹茂于皇枝紛高冠以連衽鏘鳴玉而肩隨淸輦道于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邑于綠苞佇流芬于紫裏聽磬鏄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廷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涓人效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扑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燕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俯膺合雅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

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縉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衞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元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駏驉總三才而驅鶩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貺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昇於庖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

拾遺記錄　　　　蕭綺

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曇觀其智忌衞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駬驊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遙碣石而轢倒晷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驤首指

瓊臺而一息緊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實多騂駱麗乎坰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騆紫被乎靑元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騕褭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驊騮駃騠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爰有蒲梢嚙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塡列於帝皁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瑤輅退則羈棄於下圉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而何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復執靶豈傷吻敝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迴古靡得儔焉

秦穆王飲盜駿馬贊　北周庾信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前人

某啓奉敎垂賚紫騮馬并銀鈿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靑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

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鰲背負于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闕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滕王賚馬啓　前人

某啓奉敎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謝賚馬啓　王褒

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値魏王應驚香氣

二一八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三卷目錄

馬部藝文二

爲鳳閣李侍郎進瑞牛十一頭額上有萬字蒙賜馬一匹表　唐李嶠

畫馬讚　杜甫

舞馬賦　闕名

舞馬賦　闕名

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　錢起

馬說　韓愈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龍馬圖讚　前人
說驥　劉禹錫
國馬說　李翺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朔方獻千里馬賦　王起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前人
季秋朝宴觀內人馬伎賦　敬括
立走馬賦　喬彝
渥洼馬賦　前人
汗血馬賦　王損之
飲馬投錢賦　前人
相馬賦　武少儀
內人馬伎賦　李濯
却千里馬賦　獨孤申叔
驥伏鹽車賦　謝觀
却走馬賦　前人

吳坂馬賦　前人
獲大宛馬賦　胡直鈞
古駿賦　牛上士
市駿骨賦　韋執誼
千金市駿骨賦　張仲素
銅馬賦　紇干俞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呂鏄
馬惜錦障泥賦　王棨
燕王市駿骨賦　闕名

禽蟲典第九十三卷

馬部藝文二

爲鳳閣李侍郎進瑞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蒙賜馬一匹表　唐李嶠

臣某言臣昨輕率愚下進瑞牛一頭今蒙恩賜良馬一匹伏惟陛下道超萬古化穆三神故得天休薦臻幽明歸奉植物動類變形質而呈祥羽族毛羣革音容而表貺萬爲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白者粹文煥炳於純離之畜斯乃自天靈命曠代殊禎實上聖之

元符在微臣之何力猥蒙宸獎曲被皇慈移滅沒於帝閑降權奇於御阜漢宮流赭遂出於玉臺軒后飛黃俯囘於馳道豈直衣冠同羨固亦妻子相驚臣亦何人冒斯殊寵惟當附茲驥尾希自勵於疲駑託此龍媒庶長承於驅策無任悚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畫馬讚　杜甫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開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維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舞馬賦（有序）　闕名

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知時貞而物應德博則化光故九有宅心萬方惟允我開元聖文神武
皇帝陛下懋建皇極丕承寶命揚五聖之耿光安兆民於反側功成道備作樂崇德上以殷薦祖宗下以導達情性則有天馬絕足來從東道出天庭

而屢舞仰皇心而載悅豈止綠錯開圖兮九疇於夏后汗溝走血服四夷於漢皇而已哉野人沐浴聖造與觀盛德敢述蹈舞之事而賦之

皇帝叶天行乘春候張廣樂而化通鬼神徵舞馬而懷柔奔走爾其聆音却立赴節騰湊顧遲影而傾心效長鳴而引脰徘徊振迅類威鳳之來儀指顧倏忽若騰猨之驚透軼鐘鼓而載止暢簫韶之九奏洎宛跡遲遲汗血生姿順指不動因心所之日照金羈而晴光交映風飄錦覆而淑氣相資顧以退而未卽將欲進而復疑絕節交衢而大人相慶赴曲齊列而皇心則怡豈若檀溪木上章臺路前塵埋玉勒汗濕金鞭竟空疲於力用固無取於當年孰若矯足騰摧婉柔姿而近日驚身聳躍嬌逸態於鈞天別有假象天星因時降靈雙瞳夾鏡而異質兩顴夾月而殊形出渥洼兮道已泰歷具坂兮心匪寧願因百獸之相率舞聖德於天庭

舞馬賦

闕名

渥洼之駿兮逸羣特秀簡偉之來兮稀代是覯豈憚

夫行地無疆是美其承天之祐弭雄心以順軌習率舞而初就因大樂以逞狀隨伶官而入奏樂彼皇道上委折於一人狎節廣場下歡心於百獸飾金鏤頓紅緌類却略以鳳態終宛轉而龍姿或進寸而退尺時左之而右之至如鼉鼓歷考龍笛聆宣知執轡之有節乃蹀足而爭先隨曲變而貌無停趣因矜固而態有遺妍既習之於規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觀焉若桃花動而順吹遠而察之類電影倏而横天固絕倫之妙有豈衆伎之齊焉我皇端拱無事垂意至寧愔愔正聲以久變而合樂逐逐良馬終萬舞而在庭豈比夫漢皇取樂而同轡魯侯空牧而在坰以今古而匹敵何長短之相形

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

錢起

惟大唐之握乾符聲諧六律化廣三無能使乘黃服阜龍馬負圖必將登高率舞豈獨載馳載驅歲八月也一聖之生千秋之首舉天慶丹陵之會率土獻南山之壽上乃御層軒臨九有張葛天氏之樂醉陶唐氏之酒感百獸之來儀卽八駿之孔阜於是陳金石

儼簪裾廣場天近彩仗晴初有騣有驕有驔有魚雲聚日下花明露餘帝曰司僕舞我騏馬可以敷張皇樂可以啓迪歡趣須臾金鼓奏玉管傳忽兮龍踞愕爾鴻翻頓纓而電落朱鬣驤首而星流白顛動容合雅度曲遺妍盡庶能於意外期一顧於君前噴玉生風呈奇變態雖燕王市駿骨二師馳絕塞豈比夫舞皇衢娛聖代表吾君之善貸向使垂耳長坂翹足遠坰天驥之才莫用鹽車之役不停安得播天樂輝皇靈服御惟允簫韶是聽則知絕羣稱德殊藝逸貌足之舞之莫匪聖人之教則陳力者願驅策而是效

馬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凊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龍馬圖讚（有序）　　前人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覩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虯尾拳髮環目肉鬣馬之靈恠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兮至神兮保尾章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龐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濟淪兮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說驥　　劉禹錫

伯氏佐戎於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

之稊稗飲之汙池廐櫪也上庳而下蒸羈索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子方病且窶求沽於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許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欣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華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全然矣顧其爲駒藏銳於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警其僕蠲其皁筐其惡屣其溲攉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澡之拒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養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

國馬說

李翺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

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當道征馬使穆林狀稱忻州定襄縣王進封村界去五月十二日夜孳化馬羣內異駒一匹白騧文馬畫圖送到者臣謹差虞候辛峻專往考驗并母取到太原府而毛色變換與青騧色駝頭趺額紅鼻肉駿尾上茸毛額帶星及旋肋骨左右各十八枝四蹄青兩眼黑續得穆林狀稱當生之夜羣馬皆嘶靈質炳然休徵備矣臣某聞馬之精也自天而降馬之功也行地無疆是以武藉其威文榮其德謹按馬經云肋數十陸者行千里伏惟陛下握負圖之瑞惣服皁之靈異物殊祥蔚然叢集臣觀前件駒靈表挺特雄姿逸異頸昂昂而鳳顧尾宛宛以虵蟠信坤元之利貞誠太乙之元貺自將到府便麗於宮每飲以清池牧於芳草則彌日翹立驅之不前及長風時來微雨新霽輒驤首奔騁追之莫及臣某恆親省視專遺柔馴倘駿骨峯生奇毛日就獲登華廐既備屬車

遠齊飛兎之名上奉應龍之馭天下大慶微臣至願見今養飼至秋中郎專進獻伏惟陛下兼愛好奇想其風彩今謹圖畫隨表上進伏乞聖恩宣付史館俾此丕烈垂於無窮臣無任戰越之至

朔方獻千里馬賦　王起

駜彼名馬產茲元朔得遐方之勁氣是禀嚴凝應上聖之禎符其來綿邈固可以飾和鑾之噦噦就鉤膺之濯濯始其同羣豐草挺質寒鄉名超茲白瑞掩飛黃伊六轡之爰設非九重之孰當爾其走險鹿駭望雲龍驤蟄之維之登歌不慙於西極若滅若沒獻狀聿來於北方於以效伏皁之勤於以釋長鳴之怨流離而走血來格濩落而執靮斯獻計鴻鵠之舉彼未居多涉燕宋之遙我方適願柔心有待逸足未宣權奇於絳闕之下沛艾於紫庭之前禀月未匹追風莫先所以闡幽都之美所以增華廐之妍既佶且閑軼其羣兮相萬視遠如邇遵其路兮且千一人旣瞻八駿初比彼千駟花發六騶雲起其止也可齊乎足其行也無踰於里信愕視於華原而騰輝於良史伊茲

駿之間出在前王而殊寡或鑾輅而見損或鼓車而不捨我皇昭景福錫純嘏稱德以喻夫俊乂服勞以勸夫忠者豈惟同兩漢之帝獲千里之馬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前人

先賢鑄金之英爲馬之形馬無疆而致用金不朽而垂名瞻之在前則至寶山立寂然不動則異體峰平固將六龍可驗八駿斯營遐追絕足遠契長鳴豈徒翫熒煌之彩眄熠爚之情哉始其模旣全體將具思求絕塵之貌是假在鎔之鑄踴躍其液渥洼之形未出撲滅其煙浮雲之姿已露方中矩兮圓中規勢倜儻兮精權奇誠可傳而可繼每不驅而不馳其巧旣畢安貞莫移豈貪夫而是徇諒工者之所爲若乃大閱羣騶旁搜萬國獻絳闕而咸萃充華廐而尚惑乃審厥象俾臻其極仰從革之輝光知代勞之軌則駑駘沓至自乖百鍊之形駔駿俱來允叶萬邦之式其狀惟肖其儀孔昭仰沛艾以龍翥若驂驔而鹿超摧林勿施異乘黃之伏阜縶維罔及殊赭白之來朝翼翼雄姿煌煌壯觀恆引耀以錯落每騰精而半漢牛

以石兮多慚池以銅兮非翫是知武皇之制博伏波之旨深用之則行昔飛聲於東道確乎不拔終成象於南金高門洞闢祕殿旁臨將萬古以駭目俾四方而宅心豈作賂大宛其形見棄爲神蜀郡厥祀方歆者哉固宜無逃于衆寡不昧于取舍永作鏡于域中比懸衡于天下則稱驥德頌駉牧者未若似是而非常以馬而喻馬

季秋朝宴觀內人馬伎賦　　敬括

夫何至德之極兮越五帝而作君羌柔遠以服外廓寓縣而同文若乃寅奉上天疇咨亮采道備淳白朝無闕殆由是修樂以省風慮未善而將改高樓隱映廣場肅絜冠劒惟序奉天子之風儀笙鏞以和得先王之制節壽觴既已雅樂斯闋然後罷朝宴百寮與耆耋於是旁分美人下徹金奏玉勒齊習琱弓並彀鴻騫龍翥却護略以驍騰左旋右抽突絢練而馳鬬沛艾多狀蹁躚不歇香汗與桂條爭薰麗花比桃花競發應繁鼓以頓挫歷層臺而超越何登降之趫悍乍迴旋以抑揚寶釵耀目羅衣沐香乍倏忽以變態

亦終然而允臧徒觀其匪疾匪徐以舞以蹈潛中規而六轡沃若動合節而萬人鼓譟日旣逮昏聖心攸憩斯帝王所以因壯觀而戒逸遂居安而若厲豈淫樂以惑人見終朝於鄭衛

立走馬賦

喬彝

元戎帳外兮何者雄躡絕電踏追風于是千旗已合萬馬旣匝檜疊環迴轅門洞開紛熒熒以照雪殷業業以隨雷嚴鼓齊蒼山破一夫唱萬人和寒笳旣鳴攢騎無聲左右交入奔騰迸集鴻洞戢香陰森嶷岌揮鐵騎以突空上金鞍而屹立輪寶刀以直視拔長劒而端揖奔鯨絕海旋巨浪以尚遲餓鶻翻身寫長風而未急於是神仙慠悅鬼怪呼吸擺金甲而作寒噴玉花而半濕膂力旣剛雄鋒莫當擲紅旌以顚倒拔白刃以熒煌霍㸌滅沒離披頡頏引山河之奔走隨簸蕩以低昂訝夫⿰身危硊累跡從容自適互擗易沸霹靂豁千重以萬重迺左射而右射掉青絲縶練影叫大閣揮落景雲旂一簸翻古塞而半飛畫戟雙盤寫長風而自冷況復騰勇氣耀紅塵倚精誠而張膽

仗忠信以扶身妙能傑出其大絕倫感平生之顧遇賭性命之逡巡既見知於挺將寧有力於依因得逢堯舜之代以備爪牙之臣恨武揚之尚狹踴高步而難伸皆曰若更度交河絕大漠藏鐵羽銷金錯橫穿馬邑雷鼓出於地中直上龍城將軍忽如天落引皇風之披靡蕩殺氣以澄廓不離旂旆長隨衛霍鞭八方之戎羯豁萬里而開拓騁輕趫之俊藝突沙塞以取樂壯觀呈肅然清揚大旆入舊營

渥洼馬賦

前人

域中之寶生乎天涯天子之馬產乎渥洼澤出騰黃獨降精於太乙神開滇壑固不涉于流沙日散電兮彪駮喙含丹而虎牙躡紅雲而噴玉霑赤汗以攢花望兮以久來何晚耶應圖合謀光我帝業星通兩瞳月貼雙頰四蹄曳練飛瀚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然後絡以金羈拂於鱗鬐睛射紫燄梢垂綠絲凝驕欲斷嚼凄鏘之玉勒疊影不顧紛偃蹇之朱旗皇矣帝徹漢綱斯闕憑百萬之精勁倚四夷之磔裂屠蒲梢而亙大漠指貳師而求汗血謂滅沒之

未來竟羈縻而不絕有生必感有感必通通也不極環之無窮彼泓汚之斗水乃幽贊于神功然後豗沙捲浪于馮夷之宮疊足側身於濟淪之中星精降兮河嶽動天駟入兮駑駘空嗟我皇之英特而牽其惑欲能敗度侈多凉德夏后九代越天地之紀穆皇八駿荒帝王之則而況金通月支價及疎勒悉復馳去終無所得此余吾之降生解倒懸于中國祁招愔愔式昭德音感激萬古凄凉至今願以采求馬之人爲求賢之使待馬之意爲待賢之心

汗血馬賦（以絕足方騁流汗如珠爲韻）

王損之

異彼天馬生於遠方每流汗以津潤如成血以熒煌所以名重騄驥價高驌驦骨騰肉飛旣揮紅而沛艾麟趨龍翥亦流汗以徜徉當其武皇耀兵貳師服猛破大宛之殊俗獲斯馬於絕境由是辭鹵塞以俱來望漢庭於遐騁初疑霡霂染瀚海之霜華終訝淋漓變榆關之霞影及乎獻闕之始就駕之初飾金羈而勢如躡影排玉勒而態若凌虛伯樂乍觀訝霑襟而沃若王良載馭驚濺袖以班如觀其步驟如流驅馳

若滅忽餘力而聳躍控中銜而復絕長鳴向日躞蹀而色若渥丹驤首臨風奮迅而光如振血疾徐中節羈束如濡流膺臆以飛赭灑纓鬣以疑珠雄姿泛彼逸態濡于映白駒之羣皆疑失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卓彼奇姿實爲殊觀初溢腹而霑灑終盡足而渙汗小朱翼而表異難並駿良彼赤鬣以稱奇[illegible]同款投超騰莫及迅疾難儔遽赫如以浹洽乍煥若以飛浮儻遂越都甚追風而更疾如同過隙似奔電以潛流且其戢聯翩異蹄躅材逾良駿名夫逸足儻不棄於血誠將八鸞而齊躅

飲馬投錢賦

前人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岐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日以驅馳乘匹馬而來念茲枯渴傾一囊以用投彼漣漪且水本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之上善控奔蹄之小駟廉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母之錢盡棄湯湯淺瀨歷歷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濟河而沉璧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迷于赤阪落蘋蘩之上混彼青蚨嗟乎利己則多

潔身誠鮮在一飲而何損投半兩而稱善鳧鷺下處對鵝眼而難分鱸鮪游時雜鯨文而不辨駸駸練影潏潏波聲滿腹而自資行道墜泉而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儻來訝移金穴漢代之貲郎或見猶認水衡浦瀲縈盈汀州重疊吳酌貪而難並王不言而雅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乏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揀金之磧何殊種玉之田逐奸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旁穿是知雅志無儔常情不到將均勺水之直自勝飲冰之操則墮銀瓶於井底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相馬賦

武少儀

徐先生相馬不相色不相力相其德奧乎不可測何以徵之鬣青絲兮風生眼黃金兮電光蹄盤攤而散花毛翁艴而成章衆人觀之已駢於路旁不啻於堵牆一日爲龍一日爲鹿中間何敢乎比方先生則異於是忘筌於毛質之外引鏡於肺腑之裏見其心兮如思勿思見其目兮如視非視虛舟爲動喬木爲止

合大道而自然喪一齊至人而何處有以若此者足不以遵地影不以遂形騰六合歙四溟截飛鳥遺流星日車爲之不轉風馭爲之中停貳師爲之罷貢伯樂爲之焚經卓然擅天下名宜乎不爾直中繩曲中鉤徘徊閶闔之遊圓中規方中矩蜿蟺交衢之舞亦以其交噫徐公不至駑駘共阜於騏驥徐公一來騏驥出羣於駑駘由此觀之世上賢才用則虎否則鼠何以異哉小人也內頌無國馬之賢遇君有徐公之術早已蒙於一顧至今長鳴猶未騁於千里更思剪拂超然自得悅然自失儻受恩兮果如前則平生之願畢矣

內人馬伎賦

李濯

皇帝順時觀武乘暇會羣百蠻在庭如蟻慕于羶附千官翊聖類星拱之垂文於是時也嚴霜剪木晴空滅雲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有以馳見或奔躍以樂聞衆觀迭改羣心如待於是渥洼神驥齊逸足以翩翩宮禁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游纓寶校玉珂金玦挾刃明霜衣金被鐵搴旂命伍抽戈按節侔三

邊之挑戰壯六軍之校閱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紳約之貌馬走流離之血始爭鋒於校場遽寫鞚於金埒若乃楊葉既指瑚弓斯彀百步應的七札皆透天顏微怡雷鼓胥奏由羿怪於手拙幽并慚於伎陋於是羌髳夷羯氈裘辮髮心目愕眙形神隕越屈膝天庭稽首魏闕荷臣子之忻戴吝譯人以啓發曰天臨有唐撫綏萬方文德廣洽武義大揚且柔婦之充妙剡驍夫之可量於是王公卿士手舞足蹈歌湛露之既浹詠天保之攸報乃言曰斯伎也義同七德名冠六藝惟便習之至精在教理之發厲是知物無不學學無不濟我皇豈不曰非婦人之職任蓋欲以激君子之磨鈍

却千里馬賦　　獨孤申叔

惟漢德之雍熙俾遐荒兮肅祇布澤所治致遠人之樂只任土必貢奉良馬以來思殊乎皎皎陋乃騤騤冀八鸞以御矣齊四牡以維之由是朝發於窮邊夕獻於君所倏追風以掣電邈千里兮一舉仰騄驥之居周郚驌驦之在楚故將進薦於象魏庶得超遙於

苑闕帝曰斯馬爾其還與旅獒之訓今則皎如歸獸之義寧當忽諸匐乃乖乎法駕而不合於乘輿帝之御也厥儀惟舊帝之動也其道惟守驅千乘以啓前羅萬騎以居後分青旌兮在左揚素旆兮在右儼五路以居中矯六龍以齊首綵鑾是饗將節乃疾徐次舍有期豈宜乎奔走蓋順之而可信違之而則不雖千里兮足珍於一人兮何有刻乃場苗既食馬政攸班間以赤兔兼之白騆叶圖之駒伏皁稱德之驥在閑足以驅馳於九域之內足以巡符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歸於舊壤超乎沙漠適彼莽蒼庶逐北風之思却從東道之上俾得交頸齧土跂足荒陬克全眞性有歸羣休同越地之驅象似桃林之放牛豈彼驊騮卒見羈於造父寧同屈產終服御於晉侯是知漢文之德彌尊歸馬之猷克中示後之立國者盡規矩之以却遠方之貢

驥伏鹽車賦　　謝觀

有驥子兮維之朽索服鹽車兮困於絕漠將發憤於一哀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健步奮奇毛連嘶自若

驤首彌高負調鼎之資空嘶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願代勞當其迢遞燕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既同跼跡載馳之用靡分倘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曳輪之是辱空負輓之非名飲齕雖憐其垂耳鞭驅奚敢以抗衡是使元黃莫遏款段無營汗血匪難一日有期於用力求人未易三年何恨於不鳴今也勞役薦臻高名斯屬將激昂以待顧願奔馳而徇欲垂伸羸氣自殊罷駕之難載發哀聲幸比擊轅之曲或有賤向牛皁用匪龍媒亦在異於剪拂辨以駑駘夫如是則當於輗軏之下自然不愧於羣材

却走馬賦　　　前人

貞元初既平凶醜海縣安阜歸戍人於田里却戰馬於隴畝所以示力爭之無益聆靜勝之足有乃命司武闢御皁出羣騶於紫陌閱衆驥於黃道載行之際乘六駁而有餘無戰之時惜萬蹄而空老於是脫羈鞅任超逾騰驤於古塞之外飲齕於洪池之隅恣蕭蕭之永逸免逐逐之長驅天廐初辭誠貴人而賤畜

農車倘駕亦以有而之無留之則踠其駿足而不與人騎捨之則遂其生適而損其國用顧東道之常來凌北風而遠縱囊者揚鑣噴沫環甲鳴鞭角紫燕以行地隨飛龍而御天追風於陣表絕電於君前功德難忘信彌多而不厭驕奢作戒故雖愛而必捐任物自然仁之上者修文偃武德之要也屏危事之形影張禮容於宗社尚茲恬淡見道發宸衷釋彼權奇知化成天下材雖駔駿用亦有時艱難則雲從而騁力開泰則野逸而呈姿昔常代于人勞良多劾矣今則遂其天性非曰棄之感君恩之有序彌天壤而得所望騋騑而躑躅依水草以容與彼周武之歸漢文之却曷足方我皇之明舉

吳坂馬賦

前人

吳坂之馬兮駿且奇伊孫陽兮不知伏櫪而誰憐拘絆倚輈而但見清羸兩耳長垂不斷于嘶風噴月四蹄可式何愁於玉勒金羈當其初出渥洼孰分駑驥雖白日之可逐曷青雲之自致頓銜驤首逢人兮不鳴强鳴弄影超羣知己兮未至須至嗟乎全無芻粟

牛臥沙泥兕精靈之粗有亦毛骨以非低金埒行時儻拔風塵之跡玉鞭垂處願親桃李之蹊於是將躍未騰欲眞尚假徘徊龍廐之側踠跼鹽車之下良時易失常憐過隙之光朗鑒難逢多是迷途之者善相爰來精神陡迴奮迅而蝟毛俱聳嘶鳴而星眼俄開舊阜云辭步步而風雲借便長衢一去行行而珂珮相催曩夕猶賤凌晨已貴羣心惕惕以瘖伏衆口喧喧而相謂乍同曲突收將宮徵之音又似豐城指出斗牛之氣蓋非斯人無以辨龍駒非斯馬無以動宸區固二者之冥契播一時之令圖馬兮雖遇新知還因舊主儻一顧之未替必載馳而可覩更有瑤池方外之程願著鞭於造父

獲大宛馬賦

胡直鈞

昔孝武寤善馬駕英才窮貳師於海外獲汗血之龍媒於是宛卒大北神駒盡來駔駿奇狀超攄逸材走追風於馬邑嘶逐日於雲堆因行師之動著辨前王之業開當夫海西出征掣敵要遠始遲疑而不進承再命之爰晚奉皇風之用宣冀邊草之齊偃旣量功

就已料生返越窮海之沙塵及大宛之城苑既高動以茂閥且不愧於分閫芻糧盡取騄驥亦空材爲地產之最精降天山之中背不毛之殊俗從入律之東風沛艾骨異低昂氣雄溢鏡光於金勒流雪彩於花驄悉可耀威華夏奪魄獯戎若乃發跡窮荒來儀中國史驚千載之異朝慶一人之德君子之德式乎天王之道允塞騰驤未埒曾何比於權奇滅沒長衢獨有賴於筋力然則馬惟行地君實統天黷兵者耗財之本愛財者有國之先徒知天駟之可獲莫痛征夫之寡全時泰俗饒固理道之所急珍禽奇獸在人君之可捐穆王之荒何取文帝之事足傳竟洽大東之詠奚爲天馬之篇况驥之生兮有矣屈之產也在焉復何必勤求於遠卒當耗譯之事邊向使武帝退術士寶賢者罷征戰於戎夷浹風俗於純嘏自將致丹質之鳳烏豈徒來汗血之龍馬故前代論邊之徒以勞師遠伐屈衆策之下

古駿賦

牛上士

塞關月壯羽書南向鹵馬秋肥胡兵犯障爟烽夜驚

候馬相望雲橫朔塞之前雪滿天山之上於是天子按劒將軍事邊雷驅甲卒直指幽燕風蓬蓬而出海波漫漫而騰天當雁門而北上薄龍沙而左旋旣而漢鹵齊兵三軍合陣虹旂彗埽鼓聲雷振奕奕熊羆森森鋒刃或左提而右拂乍一留而一進則有俠少驫駥雄駒捷疾耳若揷箭顱疑削出蹋金鑣以弄影控鐵銜而翻膝始驂驔以舞風忽濩略而追日蒙具裝擇組練雜然一往鼓仆旂旋足不得搖目不得眄超騰絕壑走及奔箭疑隔漢之流星似披雲而出電左賢爲之膽懾骨都爲之頷戰飛奔肅肅恣意馳逐宛若游龍行如驚鹿左右披靡東西往復溝壑汗以朱殷毛拂霜而蝟縮蕭條萬里顧眄翹陸橫塞上以長嘶餘聲振於山谷况乃項籍英雄驅馳冠戎旂翻落日劒倚長虹惜艮騅之不逝歌美人於帳中摧拔山之氣泄指烏江而路窮遂使畢會戰場挑身鋒鏑人控馬以騰踊馬隨人而奮擊轉足生風籋塵無跡跳山超澗冒刃衝敵突圍則漢將奔波怒目則追軍辟易遭楚王之不利當壯年之虛擲別有渥水龍媒

朱旄逸才雙瞳目耀五色花開逢漢王之棄置蹢吳坂以徘徊思效技於金埒願追仙於玉臺懷玉臺兮傷遠道朝朝暮暮銜枯草千金買骨君儻知百萬交錢猶未老垂兩耳兮伏鹽車倚雙轅兮慚蹇驢絆權奇而不用空倜儻其焉如

市駿骨賦

韋執誼

代有良驥勤求可致上心好也故有開而必先朽骨沽諸蓋不期而自至於是搜延廄發屠肆出千金而易之獲一骼而無棄不賈其用雖增飾而無成將慮其先使雄名而不墜昔之服纓玉飾軌俸追長風而噴沫先急景而揚鑣豈知衂駿足於千里摧壯心於一朝權含月而共落蹄帶雪而俱銷當其死而不顧豈其生而可招是以服其無斁守而勿失外揚嘉善之名內作旁求之術伊希代之異產固入用而無必處南中之穴莫測從來游北土之泉始將安出聿求既彰類聚其方人獻騄驥天降此祥滅虜之役不與取諸外廄伐燕之師不舉貢自遐荒蓋將翕必張期於至止俾善始而令終寧賤目而貴耳假其力旣重

之於生思其勞易輕之於死物以德易道由人弘當不遇其知乃負車而伏櫪苟應乎其感必蚪躍而龍騰故八駿咸臻萬邦爲楷物非其產將命逾遠而來骨在於斯何惜發幣而買亦猶賢士所趣知機彙征田忌收老以成仁卒强齊國燕昭市骨而種德乃獲樂生覩求賢之未暢悟得駿之非輕倘長鳴之見識庶吾道之將行

千金市駿骨賦

張仲素

良金可聚駿骨難遇傳名豈限乎生死貫價寧親乎金貝伊前王之善誘賴下臣之素敷滿籯初訝乎一空絕足終欣其薦赴故郭隗發求馬之術使燕昭典築臺之務賢爲國寶昔見載之於經馬以龍名後亦表之於賦當其勤求未至思慮益專安得戀軒而就勒空聞馳荊而刷燕多亦奚爲每厭倦於凡類愛而不見寧惜費於且千蓋爲傾心於延望之日市骨實由生之年其志著其謀宣非獨自馬而獲馬此實因賢而訪賢何異祿豐而游士可集餌美而潛魚必懸夫其取與之分戒其鄙吝是非罔惑孰敢妄進苟能

賤貨以沽名果乃愜心而得駿斯骨也當塡溝壑誰分天驥之上才縱視丹青豈辨靈螭之洪引幸特達而見重使聲價之復振至若唐公驌驦穆王騄驥代勞馳路追奔結軌陳力效能死而後已豈若稱德之際交義之始金侔龜形骨異象齒求焉事殊於漢日懸之數合于秦市智能測遠利用鉤深叶田方之念諾季札之心敦信外彰表然諾於匪石沉機內密重枯朽於捐金想夫嘶風類影垂鬐植髮雖仆質於敝帷曾受精於皎月蒙君子一顧之渥恩知異窮塵之委骨

銅馬賦

紀干俞

昔伏波資越銅之具皇漢得天馬之度蓋以張戎容程國步允稱其德懷致遠之無疆旣授於師必命工而所鑄象物惟肖利人則深研精以範酌憲於心始察形而視骨遂修火以鎔金煥若中起昂然四臨望丹闕以就日俯元墀而擇陰俾夫司僕載馳別於羣而是仰倌人匪懈御於王而審象疑顧影以權奇乍含輝而爛朗由茲而明式遐布觀我而遞材利往卽

山爲類且尚其功存齕草無施敢勞於惠養徒想其屹以沛艾爛兮晶熒狀赤文而呈瑞方候日於堯庭超乎獨立的爾殊形訝騏驥之變態聿登歌於彼駟叶以陰德禀於地靈列君軒之粹異咸此駿之儀形是知法與人共思衆材而膺國用王惟智周寫弘範而俾營求矧乎掾其物於精剛制其器於質貝克絕奔踶逸無元黃雖齊力齊毫用每虧於典禮逮如龍如鹿形既造而昭彰美成式之不替信改鑄之有常奚絕塵之足比庶出水而同方者哉銅爲寶兮固越俗之所摜馬之神也仰漢庭而未進猗善相以來歸豈康衢之增駿乎

萬年縣試金馬式賦

呂鏄

馬以行地致用式乃範金取規表騏驥以立則擬形容而可知合諸法象遵彼權奇卓爾趫姿想從革而乍見駭茲殊相疑軼塵而載馳毫髮盡此纖穠不差誠駿骨之倜儻亦巧心之云爲本其稱自前朝制于往漢金也者持堅剛之可久式也者驗逸異而有案形乃辨於千里功詎勞於萬鍛匪刻鶴之同科豈偶

人而齊貫載煉載精我馬是程武脊乍覩龍文可名星氣想合金光發明蹠足不前如俟孫陽之顧望雲邈視寧殊洼水之生向日而疑將奮影臨風而狀若長鳴曲盡其趣不愆於素寫逸態以全能制蘭筋而巧附瞳雙鏡而可鑒顴兩月以合度謂天驥之呈材乃良金之所鑄取則不遠其象孔昭常矯矯以示象特昂昂而建標騕褭在目飛黃立朝哂求市之三年終觀駿死無相肥於一概何慮駒跳所以稽乎驥德垂此作式指半漢以成規豈駑駘之可惑置於宮壼有待獻書之賢鑄以越銅載假伏波之力事與名遠理將意深寧俟造父之能馴驊騮乃覿何必九方之善相驪牝獨尋等循形以觀影咸得駿於斯金故曰考茲術也選無違者可以斷臧否明取舍形分似是類別眞假欲獻狀於國門期一中於名馬

馬惜錦障泥賦

王粲

王武子所馭之駒障泥特殊念美錦以斯裂對深泉而不逾拂玉鐙以雙垂常憐煥爛突金羈而屢顧豈忍沾濡始夫駿骨是求奇蹤斯得將以侔華之盛遂

備乾連之飾莫不價重千金絲分五色初傾豪貴矜誇之意則多誹謂驊騮顧惜之心亦極觀其萋菲熒煌霞舒翼張隱映桃花之色鮮明紫貝之章況乎還鄉會衣照地出光得不春苑開游愁露濕於花下長衢載驟恐塵侵於道旁若夫噴玉柳堤揚鑣蘭路通步障於齊美映流蘇而掩嫮瞻前顧後雖無還淖之虞時止時行似有漸車之懼一旦滉漾將涉權奇少留誠淺深之未測聘侍從以如愁頻頓紅纓雖造父而寧知所以潛憂綠地縱孫陽而莫究其由武子於是探彼柔心察其深旨善知騕褭之欲必爲蒲桃之美令左右以解之果騰驤而濟矣然復被其身傍迷繡輪夾汗溝而綺麗排轝尾以花新向若輕華煥渡漪淪則王氏櫪中空有代勞之用晉朝書上全無稱德之因懿夫特稟超奇非由服習苟嘶風之性斯惠豈戀主之名空立若論彼滋侈則錦障非所急

燕王市駿骨賦（以求骨于好騏驥雲集爲韻）　闕名

昔燕王思良馬以扶輔捜揚未獲寤寐而求以爲激貪可以動物明誠可以感幽乃市乎死駿之骨比飛

黃輿騂驑則有權奇之類倜儻之儔旣淪精於一代埋朽骨於千秋甘委土以從棄忽兼金而見留爾其愜意如生沉吟未歇朔風至若聞其激揚纖塵飛想見其滅沒用已息於躡影狀猶存乎掞月匪充貨賄殊巨象之焚身不薦宗祧異立龜之祀骨嗟夫君之愛彼彼竟奚爲雖云力則無展倘亦魂而有知恩實殊常誠所謂汗血而匪恨生如可再思所願肉骨以效奇旣而視同龜玉之珍藏諸韞櫝之奧衆旣美其惟一孰不從其所好於是不遠而致賁然來思競選奇而往矣爭簡異而歸之迭進騕褭爭呈秀騏包在坰於魯頌掩食埸於周詩豈非結之以志感之以類寸誠式孚片骨罔棄不降階而屈身果鱗集而麇至詎比夫虞公愎諫竟貪屈產之良漢武勞師遠取大宛之驥乃知市骨以求駿馬則其至咸羣築臺而尊郭隗則其從如雲骨何施焉姑明好駿之意隗未足也且表樂賢之君至矣哉可垂規于典墳國家皇極立洪勳集安輪之騁尚無數側席之求如不及倘駿骨之已收欲騰驤而見縶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四卷目錄

馬部藝文三

馬賦　宋吳淑
祭戰馬文　路振
哀馬賦　劉子翬
九馬圖贊　蘇軾
三馬圖贊　前人
天馬賦　元陳泰

天馬賦　李朝瑞
天馬賦　歐陽元
虎文龍馬賦　郝經
些馬賦　楊維楨
龍馬賦　明羅汝敬
驄馬賦　陳璉
廄馬賦　陳束
龍馬頌　胡儼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官馬議　陳弘乘

禽蟲典第九十四卷

馬部藝文三

馬賦

宋吳淑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若夫產余吾而生渥洼來東道而出西極騰黃騕褭之姿倜儻權奇之質必也資無鬼之精鑒藉九方之妙識然後可以驂乘且駕嚙膝若亡若失若喪若一軼昆鷄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超然長騖萬里一息者也若夫周穆八駿漢文九良劉備的顱唐公驌驦將軍則白使君則黃絢練牛

漢沛艾騰驤象月善走行地無疆或著翰如之象或傳沃若之章美伯厚之似狗偉張奐之如羊別有鄭莊置驛萬石式輅飲長城之窟走章臺之路颯若遺風倏如飛兔習蟻封而遂勝惜障泥而不渡兩服上襄八鸞節步鉗且大丙之駕王良造父之御馳日則懸峰不薄爲龍則慶雲遙覆又有項籍之騅鮑氏之驄昌邑乘之於果下石慶數之於車中或匪日而鶩或藏形於空望如匹練見似游龍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同槽者三浮江者五雖斯獻之以悅紂文駟遺之而敗魯唉以地黃哺之棗脯齊祖龍驤休之揚武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許有駰有騢有騅有駓或遇郭璞而活或濟于謹之危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叔敖三歲而牝牡不知亦有光武駕鼓漢文却貢及沙衍而飲血至巨蒐而洗湩救吳漢而緣尾濟苻堅而垂鞚若乃德至山陵政云頌平於是地之類月之精河水之靈銅器之英霑赤汗而沓至羈堅轡而來庭乃有太宗十驥始皇九名曹眞驚帆之號魏武白鶴之稱或隨西逝而王地或依奔迹而築城美

五倫之純至嘉卓茂之不爭慶鄭知還濘之敗邢伯識夜遁之聲是故春祭天駟夏祀先牧冬則講馭秋則臧僕既除蓐而釁廄亦飾弊而執朴或生桃林之野或出頗黎之谷乃有麟腹虎胷龍頭鳥目郭伋至郡而騎竹趙高不臣而指鹿贖華元之百駟食從者之啓服優孟則言其葬禮馬防則明其調穀戎事則齊力田獵則齊足豈復與跛猫而校能將韓盧而並逐者哉若乃分三輩駕七騶過津橋而超渡飲湛水而不流冒頓輕鄰國之遺貳師吝漢使之求食場藿而維縶戀棧豆而遲留諸葛未獲而先謝杜林受之而必酬至於匈奴之五方異色公孫之羣騎皆白綱惡攻駒教駣佚特雖東野之善御必顏回之先識然則乘有駑駿物有苦良若乃膝本起汗溝長眼有紫豔口有紅光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耳欲近而小脣欲急而方備此數者終焉允臧如其大髂短脅淺髖薄髀口有檢寫目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弱脊小頸大頭緩耳斯八百之下直蓋十駕而方至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精陳君之

股脚習謝氏之脣髻苟執轡之非人或持刀而睍之故卓子制其進退造父見之漣洏獻珠澤以供膳投濰水而立威終戢景於火光而淪軀於敝帷也若乃服乘黃驂紫燕捻裴果之黃驄馭長孫之閃電衛俟尾鬣以皆朱薛公去來而不見乘法於金馬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若夫庾亮的顱王戎巴騏至黃池而噴玉飲渭水而投錢燕昭死而猶市子方老而尚憐駕鹽車而躑躅上太行而遷延願一顧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至若躄芻有誅過關驗齒蹶如歷塊忽如景靡亦有辨三物正六閑或縛戟而奔陳或吐甲而臨壇或勵其卒驥或比以希顏師曠有似駮之談公孫有非白之說稽紹不畜於駿逸懷遠但虞於驚蹶若夫來從西北死忌壬申或以青絲禍梁或以黃斑識陳委以圉師掌之校人龜茲之萬計盈廄爾朱之邑別爲羣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聖人旣出則服皁升蝦山而不失放孤竹而知道別有義渠茲白翰海驄駒屈産假道纖驪遺吳苻堅示其無欲高宗明其有餘當愼原蠶之禁冝驗金壺之書彼韓蟲之可敎

若桴鼓之相符於是參以賁戎輔以韓哀豈較能於款叚而角力於虺隤亦聞氣盛怒發躁中煩外角爲燕丹而生肝有荆軻之嗜佩杜衡而善走惡衣香而致斃始教則車在馬前任力則人能勝驥赤兎乃比於呂公白額爰與於李氏望青雲而一蹴乘吉疆而千歲道林養之而不用延年賦之而特麗勿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徒說三長豈晉侯之所恃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騂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鷙獰丹髦撓霞的顙秋星茀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

蹄堅筋舒脈張獸惡且恐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圉人負紖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檛而受紲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躈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駖銜尾入塞勞其酋長飾以馹儈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格黃金之羈浴大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嚙或齅而吪原蠶申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於內殿養之於外皁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河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琱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嘆唶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敝帷成禮瘞爾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哀馬賦（有序）

劉子翬

叛軍繼踵入閩驅竊戰騎過山嶺悉多殞敗余感

之作哀馬賦

嗟哉何閩山之險絕乎方井陘而曠趙覜劍閣而夷蜀峻嶺標樹橫巒掛瀑岧嶢崒屼縈紆阻複勢將平而驟起塗稍順而仍曲穴壁寄棧沿崖轉躅晝倚石以傳餐暮捫蘿而假宿非戀土之邦人嗟此來而何欲棲危走險禽疲獸伏墮峻木之升猱礙層霄之飛鵠矧萬馬之南奔列長鑣而競逐訝四達之通逵忽絲連而綫屬搶攘迫塞互相擠觸前顛後升平坑翳瀆銜哀結憤而叢殂萃萎者十幾五六焉幸而生者皆垂頭顧影低摧局促鹿駭麏驚鴟蹲蝟縮脊伶傳而封露尾焦蕭而帚禿鼻咯乾埃肺傷芒穀望長坂以悲嘶想清波而浮浴癬癢瘡煩指牆攄木集彼蚊蠅紛紜緣撲競咂穢而吞腥肆脣刀而舌鏃忽振體而驚飛去未遙而旋復慰己貪惏忘余楚毒當附驥而乞憐知汝曹之碌碌困甚虺隤憂同觳觫駕鹽車則躡跡於黔中之步售屠肆則比價於遼東之肉悲夫吾聞之秦趙互野燕齊迴陸數騎風馳萬夫鱗蹙旝影動兮鋒已交鼓聲酣兮戰方孰莫不虎態龍姿

雲鬉電目負甲士之千鈞望沙河而一蹴既却銳以摧堅咸蹂都而踐國蓋時清則龜龍麟鳳呈祥表瑞獻圖負籙俾之排難濟艱雖獲千角而網萬翎曾不及夫一驥之足噫今日治邪亂邪胡棄茲而勿畜彼踶齧恃性駑駘共族渴飲天河之浪飢耗太倉之粟徒韉飾文繡轡搖金玉偶備數於六閑氣驕矜而動俗責致遠之奇功必輿傾而載覆事既失而懲愆亦何勞於鞭扑悼汗血之云亡捐百軀而安贖舟臨川而墜楫車向塗而裂軸激壯士之輿嗟誠可悲而可哭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余何眷眷於此哉恐國威之未振驕虜之南牧也

九馬圖贊（幷序）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獅子二駿在焉因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來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

虢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三馬圖贊（并引）

前人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戸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庭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番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

結拔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二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嘆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籲歸雲逝房妖

天馬賦　元陳泰

若有龍兮渥洼之子滎河之孫產自月窟來於大宛筋權奇而虎脊兮肉磊魄而峰巔精神變化不可測兮上貫乎房星之垣朝發蹤乎河濟兮晡沒影乎崑崙雖有銜勒不暇顧兮彼輿隸其焉能援昔遭時之孔阨兮伏皁櫪而中頳隨駑駘而並駕兮又或驕逞而相欺啖芻菽而不飽兮羌豆菽之可期軏鹽車而登太行兮路峉嶢其險崎羲和迫而將晏兮勢蒼黃而摧萎翩翩之伯樂兮道安適而逢之泫然爲予流涕兮爾何困乎此欻世貴賤之不分兮信焉用夫駿爲解劍佩以爲質兮吾將持子而西歸欲掃空夫大漠之野兮寧轢元圃而騰崦嵫不然乘雲躡風載周

穆而遠覽兮造王母乎瑤池于是天馬俯首噴沫振鬣仰吁物固各有所遇兮遇固各有時向微子之超越兮骨委絕其誰知縱逸氣之淩厲兮獨不爲子而徘徊倘一試而遽舍兮駕鼓車兮何悲伯樂復嘆而爲之歌曰天馬兮風駿批竹耳兮夾鏡瞳少不自見兮老愈工嗟哉蹭蹬兮吾知爾之爲龍

天馬賦

李朝瑞

蓋聞渥洼之水通天河而爲一潏湟潨泱澎湃汨潬天馬于是出焉蹴踏乎九霄而升卓絕乎九地而立瞬息千里百獸爲之震掉奮迅長鳴萬騎爲之辟易所以大宛之境欲一二畜之而不可得乃强擅其美于西極也飄忽動盪閃爍西東銳耳脁兎駭蹄超鴻散飛星於舉尾貫流電於垂瞳淋漓赤瀋磊磈肉騣脊橫繡壁之霞耳削渭川之筒朝秣祁連之禾夕飲上池之淙不求知伯樂之顧不假馭王良之工爾其怪質若神權奇恢瑰雲興鳥逝馳驟風雨賁育羽獲不得爲之羈騄驥騏驎不得並其偉凡晉之屈乘唐之驌驦葢其飫聞厭見而不知其幾茂也昔在元封漢

治盛隆諸福之物莫不畢至是天馬者亦來鳳墀螭陛之宮此豈戈甲之力衛霍之功上有神武之君下有英傑之臣而渥洼之種靈異之物自致於天廐十二閑之中如龍興而雲如虎嘯而風又如巖壑之俊彥覩虞淵之曈曨煥然而起翕然而從是馬也方將服力金根之煒煌獻駿和鑾之玲瓏笑瑤池之仙子陋棃園之花驄也客有進而言曰予知馬之自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爲馬也易不云乎乾爲天爲龍爲西北卦故天馬之出也于象爲乾于方爲西其超世之雄且駃者皆乾道行健之餘自漢至今二千載矣而又見于文明盛麗之時此所以乘六龍之御天臨九有之師也言未旣煙沙淅瀝宇宙盤辟風鬉霧鬣掠月戴日顧騖騁而已遠但見雲霄之四跡

天馬賦

歐陽元

繄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權奇澡神質於渥洼砥勁氣于月氏貞非坤牝健本乾爲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蜿蟺之楘風雲賚其格力雨露澤其光儀膺廣鳳臆鬣秀龍鬐首昂渴烏之勢影捷枉矢之馳於是陋駒

駼之產邁麒麟之姿驂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刷崑崙夕秣元圃駕緱笙之子晉送霞觴於王母風冉冉兮斯征靈繽繽兮來宁覽熙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覩願陪禁衛自獻西土乃命栘中戒造父釋雲幕於金鞍映乎尹於瓊戶出則鏘和鸞驂輿組媚日馭之光華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芻秣不可畀之皁櫪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齕委金臺之貲未足議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倣鄒枚請賡樂府而客或難之曰時方歌鹿鳴之章子乃爲天馬之賦得無馳駕鼓車者寧不與此而迥殊也哉嗟夫寳不自貴以人而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綵於水涯因期駑劣之同滯至其裂砮矢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美而無所遺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負鹽車而上太行者慨未遇夫伯樂伏皁櫪而志千里者又何慚乎老驥振長鬣而一嘶兮冀識余之所意壒埃風而上征兮願借翠雲以爲鞁隨飛龍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豈乘

虛而騰踏兮追雲逐電之可冀也庶幾求之元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虎文龍馬賦（有序）

郝經

乾陽萃精星列房駟健之至也故飛而在天則爲龍行而在地則爲馬雖八卦皆擬其象而獨專于乾坤負圖而出于河宓犧氏按之爲畫聖人事業以之張本而文籍生焉則又用之至也出于乾陽故產于西北陰國金天往往騰踏羣龍駬駿特異號稱龍種其蕃息盛大皆莫若國朝沙漠廣莫地經兩海盡爲游牧之所又兼金源四十萬井西域三十國古之所謂千里者海飲川量婦人豎子皆乘御之搜奇拔異始得與御苑下乘今上所御虎文龍者空西北百千萬羣而未之有伯樂之所未見書傳之所不載古今之所罕聞又虎變炳然有定武功彰文德之象焉昔漢武帝得之外國而親爲之歌唐太宗之御則圖凌煙閣而爲之贊矧今生於本國又若是之異乎歌頌不作則與駑駘等爲無聞敢犯僭路馬之罪而獻賦曰

天柱折地維絕東南傾西北揭隱日星爲晝夜結陰陽爲冰雪死土銜沙枯山積鐵白草失春黃榆不葉洞湏幾萬餘里蹴踏幾千萬年蘊天馬之剛健混神龍之窟穴不知其幾萬餘羣幾千萬匹相我薄伐控弦立國不棧豆而秣粟不橐脯而芻膝盡風呵而雨止恣原阜而野櫪縱橫散漫優游閒適全其所天故皆越逸一兵控百百不介一力有餘裕故皆蕃息瀾翻浪動川盈谷溢奮威靈以一戰獵諸國而無敵迄今四十有餘年矣我君中興眞龍間生一氣直壯四星曜靈駭西域驚北庭飛黑水晦青冥碎崑崙轟雷霆煙雲墮地列缺生獰振長風而一嘶凡馬喑而不鳴六丁盼瞠而弗執眞宰辟易而弗乘於是飲余吾濯渥洼褪鱗介脫角牙食萬馬而類駁化一龍而若騧質金火而墨章黎剪刀而互呀變乾坤之至文散元黃以爲花會運數以呈用來馴服於帝家頭骨隱戟面顴夾璧豎目日出揚鑑電激膺門肉闊汗溝血滴垂梢絲齊分鬣髮直露筋藏骨玉蹄鐵脊前鳳後兔宛轉却顧飛燕掠地輕不著土奔軼滅沒掣去縱

步東西有日天地無路倏忽變化匪龍匪虎逍遙良善遇知得主帝軒之飛黃后唐之赤文周王之騄駬漢武之天驥魏文之澤馬殆皆不得同年而語矣於是帝亦惠異登進上廐一品芻秩萬乘之右鈠玦寶錯鞍勒珍鏤金勒玉鞭服習馳驟建旆西出足力奮張渴飲洱水怒蹴點蒼萬里一息建業興王吸絕江流瞰視武昌朝楚暮燕載會衣裳新宮法駕金蓮正香飛龍在天遂却走馬和鑾雍雍垂拱而治天下視彼夸毗盤於游畋放心事侈黷武求仙奔貳師走嫖姚志欲無已焉則又天淵之懸也亂曰嗟異馬兮遇主知虎爲龍兮風雲期奮靈虬兮躍神螭險萬里兮强一馳乾坤小兮日月低適時乘兮加轡羈效倜儻兮呈權奇宣皇靈兮耀主威朝江南兮暮遼西功德盛兮天人歸飾玉輅兮開金扉馬在廐兮方無爲

些馬賦（有序）

楊維楨

楊子至錢清之明年舊乘馬老而不任遣奴錢塘市壯馬奴得賈胡馬濟江中流陰霧四合風浪猝作舟如颶箕奴與馬幾溺幸而濟奴歸語主曰主

福得良駿良駿幾茂累僕意者西域異種神物所忌恐非主廄中物也至則格應于圖誠良駿也在度爲駷在歲爲馭身如織文蹄如截鐵首卬渴烏耳插卓錐尾如流彗目如方諸主人賞其神駿抖其風塵命奴洗馬西江之濆馬臨流振而嘶嘶而躍已而泳於中流莫知所逝奴告主人主人躑躅西江上皇皇焉計無得而挽則自咤曰嗟官賤役也良駿天骨也駕天骨於賤役之地使屈首喪氣若跛牂纍狗宜駿之見水泳而去主者不得有也主人悲不自已乃辭而些之曰

吁嗟駿乎汝其麋沒九淵塡於海鰌之空乎抑越景超光以返於房星之宮乎將升崑崙抑負瑞圖化滎河之龍乎其將覲湘纍以從其忠乎毋亦皜車白乘隨革尸之憤忽往忽來於江中乎又辭曰靈奇俶儻生渥流肉鬉星尾文龍蚪協圖特出兮應世求嗟我何幸兮逢沙丘游八極兮隘九州觀閶闔兮歷玉臺以遨遊忽泳水兮爲龍爲龜重瀾馳逐兮奴不善泅鹽車坎壈兮爲駿愁逝一躍兮釋累而離尤吁嗟濟

淪兮蓄怪幽三角八尾兮稀鬣牛頭巖牙𠺝口兮嚼海舟嗟爾駿兮紛逢仇駿不歸來兮貽我憂超越倒景兮乘雲浮駿兮歸來乎江險不可以久畱

龍馬賦（有序）

明羅汝敬

永樂十八年青之諸城產龍馬其鱗甲龍也其鬐鬣亦龍也其文臆賴尾形色光彩步趨意態又皆龍也奇哉瑞乎邑之耆耋異而告於長以獻闕庭臣謹按史冊云龍隨方而至所以彰明君德表應太平今龍馬產東方其色蒼而青聖德所致固可見矣矧夫大禹成治功而神馬呈羲皇宣人文而馬圖出今皇上爲兆民開萬世太平之基以建北京而龍馬適見感召之機豈偶然哉臣職司紀述不勝忻忭謹稽首而獻賦曰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含秀月窟播品東溟緊騋牝兮毓質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倏爍風雨晦冥房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滎河兮同徵有耋者氓載盱載偵爰告於邑爰陳於庭於是天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宁百辟儼

兮盈廷諸福畢至奇祥沓呈乃瞻乃顧乃陟乃登並騶虞兮同列翊瑞象兮偕行旅玉獅兮爲友耦祥麟兮作朋恍矜己之遭遇仰金鋪兮長鳴肉騣硍礌兮玉甲精熒首昂渴烏兮尾掉長鯨蘭筋權奇兮鳳臆驍騰臥則蚪伏兮動則雲興粲河洛之文背絢麟斒兮鏤膺耳批竹兮錐卓蹄踣鐵兮風輕五彩煜兮霞綺隅目睒兮電行澄匹練兮雪花凝驪珠兮流霞頳元氣氤氳兮瑞霜蒸雄姿俶儻兮馴不驚朝飽玉山兮珍粒夕飲太液兮清泠神竦赤墀光含繡楹方臯曾不能以得其髣髴韓幹安能以貌其容形爾時聖皇篤天之祜宅是北京禮玉帛兮交錯將圜丘兮告成爾乃載駱法駕七就繁纓寶勒銜玉錦韉棲璚躡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乘彰聖德兮合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載拜手稽首而復爲之歌曰龍馬兮翩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爲黃屋兮風爲軿熊羆夔臯兮相後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年

驄馬賦

陳璉

房星委精驄馬下生風騣霧鬣鳳臆龍睛燦連錢之

可數紛赭汗之交凝耀彩沙苑澡神淸泠逸足超羣調良可稱初其未遇伏於槽櫪與駑駘而並處雖神駿其誰識厄鹽車兮垂兩耳歷羊腸兮空歎息偶繡衣之相逢贖千金而不惜惟烏府之淸華幸依棲而託迹揚鬐振鬣百獸爲之震驚奮迅長鳴萬騎爲之辟易當夫沙堤雨霽馳道春融繡衣朝謁冠蓋憧憧朱衣前導驄兮實從矯矯兮若鯨躍乎滄海昂昂然猶鶴出乎樊籠奮霜蹄而踣鐵舒逸氣而吐虹騅驊騮與騄駬亦皆在其下風至若蓐收司辰秋氣愈厲柏府深嚴蘭臺淸閟白簡與秋典共淸鷹冠與繡衣同麗爰有執法之臣稱爲直指之使入覲龍顏出辭螭陛奉綸音以廉察持玉斧而徑逝於以埋張綱之輪於以攬范滂之轡玉潔冰淸鷹瞵鶚視奸貪爲之屏息權豪爲之喪氣非望塵而跼蹐或顧影而驚避雖原隰之逶迤亦無遠而弗至非徒恣山水之嬉遊蓋在洗冤而伸滯嗟夫物不自貴以人而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此驄馬所以稱德於烏臺而表祥於房駟故其不獨顯於柏典之時而實重於聖明之世因

爲之歌曰初未遇兮駑駘與同倏騰踏而奮迅兮幸繡衣之逢

廐馬賦（有序）　陳束

夫八駿著驊騮之稱九軼標絕塵之號豈非名因才立奇由用顯若迺中廐之馬以良見收然而吉行不過十里仗立罔置一鳴而絡玉羈金席牀啗脯至與駑駘並論豈其志乎感漆園眞性之云聊爲賦之

偉軼異之絕足兮爛騰祥而符聖孕房駟之靈精兮負呈圖而表應合乾德兮翹傑配坤行兮凌競光儵爚而龍見文蔚然而豹炳剡雙耳而削筩頰兩瞳之夾鏡爾其挺珍濛汜效異余吾神超飛兎態絕騊駼星流矢泄雲籋電趨朝凌碣石夕歷姑餘曳吳門之匹練溢齊侯之畵圖秦牙莫測其妙理馬援尚失於範模管青不能得之臏肦女厲無所眺於膺臚體容與而翹踛抱明姱以咢舒惟盛美之麤備雖夫人其舍諸爾乃遴駿東皋獻奇北塞狃旅關庭隷分庌廥芳秣肸蠁靈牀爽塏幸路兒之解仇就小童而去害

托圉牧於六閑並騁駃於一槩讋珹珂之鏘錚纚弁纓之綷縩夌渥恩之洊加非眞性之適在抑曠志而未馴或遡風而沛艾乍趫迅而中蹉怵鞭箠之洎逮踠足服畢垂梢譓調客形外澤主神內消棍斷斷以駔駻闐猥猥而遠姚赧秣㱿於甘露慨望斷於流飈若夫挈壺蚪盡長樂雞喈雉皐邑辨魚鑰洞開夙羈寶絡斯跱璇階於是黼座天臨師寮羣戾鸞旂簇萬龍墀夾二駴龍警而怔忪聯魚須而瞠睞聞鼓鐘而淰躍啾驤騰以蹕地雄倪會未作於髬髵駑牧已見嗔其踣跓欻心煩而赭流羌又怒霑乎碱戹若迺元時肇禋黃祇報祜辟雍班斆明堂配祖雲整法輿星陳皇輅七騶夾轙以崇衞六蚪方斬而翼扈駢蚪蝬以靁起塊虛驕而猋翥紲金鋑而不前噦玉鑾其有度左纛紛其脊明方鈧𨑳以掣步聊侵淫以驪騯坌踟躕而彳亍驌驦共馳惆戃嚋與夷世修文軍容偃武會是吉行累期間舉然而役不逾時騁無遐路簉鑣未帀于郊畛前轡已迴于隍滸擥浮雲使不揚踏絕塵其安騖騰修馗以長哏結幽恷而延佇隕權奇

于攝僕凋滅沒乎騁駐昔鄭嗣知用而佑貴漢文量才而却受武帝罷師以釣奇昭王懸金而設購彼已達策馭之宐用舍中才賢之彀塞翁已矣伯氏難遘慮賈勇以招尤甘專心而順畜雖駕鼓以猶任況聞香而不齅神爍爍而結羣意憕憕其戀豆懷殊姿而自疑曷神駒之可剖儻垂瞳于路輅尚昂鳴於華廏

龍馬頌　　　胡儼

欽惟聖皇在位德備中和至治馨香格於神明是以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體信達順瑞應駢臻乃若景星慶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烏元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諸福之物不一而至百僚庶尹莫不爭先快覩形之詠歌矣茲者龍馬產于諸城之淸水潭肉鬃麟臆赤鬣龍鱗昂首而靑雲氣逸烱目而紫電光生色逾蒼玉尾若流星形狀非常誠古今之靈異也有司效貢登進於朝實爲嘉瑞臣謹按易經之文乾爲天爲良馬蓋聖人有天德故獲天瑞此感彼應豈偶然哉臣不勝慶幸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房宿之英蒼龍之精儲祥毓慶龍馬寔生方其生也霧滃雲蒸百神效職天宇清寧甘露灑空海波不驚肉駿麟臆蘭筋玉質赤鬣紛敷龍鱗潤澤舉首一鳴萬騎屛營目如紫電尾若流星不資牝牡神化流行非常之狀實惟天成日行萬里昭德之貞其來貢也爰自諸城天門日麗仙仗風清振勒噴玉搖珂鳴金驍騰輕裊超絕古今以備乘輿和鑾雍雍燦若負圖羣龍景從飛黃吉光軒後用彰渥洼滇池漢道以昌昭茲神駿太平之應由皇之德與天地並天錫之瑞惟皇之慶乘龍御天光毓氣全皇圖鞏固於萬斯年播之聲詩金石永堅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備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俺答悖逆大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

猳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一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俺答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鹵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

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辜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俺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俺答殺戮人民之慘奸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名號誰肯興起此驍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

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强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鎭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俺答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虜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覊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遺重

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虜俺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俺答之產馬無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俺答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俺答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俺答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

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俺答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以初許市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

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造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戸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

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戸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晩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

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俺答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俺答何以深入此時能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官馬議

陳弘乘

今日之最爲民累者無如馬遞一節蓋以地緣八省通衢官司差使往來如織每月長善二縣共爲走遞而本縣設馬四十匹承差一十二日小民不諳差役勢必屬之馬戶乃馬戶既受困於煩苦亦難承當以致民間復有私幇今雖奉文痛革差使常例并私幇諸弊議增官價終屬空談倘不力爲興除則民之生亂恐不止逃竄之情形矣合無比照湘陰事例除長善兩縣量存馬數匹爲縣馬餘總合兩縣之馬通付臨湘驛走遞爲官馬不惟馬數多而易於應差且馬屬於官而乘騎者亦知所顧恤矣又合無設立馬廠官養除縣馬外總將兩縣馬價若干以五分買馬二分雇馬戶獸醫看養二分供草料起馬廠一分雇走遞人夫屬府佐一員主之至馬匹損亡驗實買補行之一年則前所買之馬尚在而以次年馬價再增馬匹稍益馬戶人夫工食修理馬廠將馬愈蕃息而馬戶人夫俱樂於供役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五卷目錄

馬部藝文四（詩）

蒲梢天馬歌　漢武帝

漢郊祀天馬歌二首　缺名

擬若馬黃　宋何承天

紫騮馬　梁簡文帝

愛妾換馬　同前

繫馬　同前

西齋行馬　同前
登山馬　同前
紫騮馬　梁元帝
後園看騎馬　同前
賦登山馬　同前
走馬引　張率
愛妾換馬　庾肩吾
和王竟陵愛妾換馬　劉孝威
驄馬驅二首　前人
白馬篇　王僧孺
驄馬　車操
梁瑘琊王歌辭　缺名
梁折楊柳歌辭　缺名
梁幽州馬客吟歌辭　缺名
飲馬長城窟行　陳後主
紫騮馬二首　同前
前題　徐陵
前題　張正見

君馬黃二首　前人
飲馬長城窟行　前人
賦得邊馬有歸心　沈炯
詠老馬　前人
紫騮馬　江總
驄馬驅　前人
天馬引　傅縡
君馬黃　蔡君知
紫騮馬　陳暄

前題　祖孫登
賦得馬　劉刪
俠客控絕影　陽縉
紫騮馬　獨孤嗣宗
前題　李燮
白鼻騧　北魏溫子昇
飲馬長城窟　北周尚法師
驄馬　隋庾抱
驄馬　王由禮

詠飲馬　唐太宗
從駕閶山詠馬　上官儀
羸駿篇　喬知之
舞馬篇　薛曜
紫騮馬　盧照鄰
驄馬　楊炯
紫騮馬　沈佺期
馬　李嶠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三首　張說
舞馬詞六首　前人
衛節度赤驃馬歌　岑參
天馬歌　李白
幽州胡馬客歌　前人
紫騮馬　前人
白馬　賈至
遣興　杜甫
沙苑行　前人
瘦馬行　前人

高都護驄馬行　前人
天育驃騎歌　前人
驄馬行　前人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前人
白馬　前人
戲贈友二首　前人
徒步歸行　前人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前人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前人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前人
醉爲馬墮諸公攜酒相看　前人
秦州　前人
房兵曹胡馬　前人
病馬　前人
奉和劉祭酒傷白馬　嚴維
瘦馬行　李端
畫馬篇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前人

舞馬　陸龜蒙

駑驥吟　韓愈

和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前人

酬張祕書因寄馬贈詩　裴度

謝裴司空寄馬　張籍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答張祕書謝馬詩并羣公屬和因命追作　劉禹錫

公垂尚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　白居易

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　前人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韻　前人

望雲騅馬歌　元稹

酬張祕書因寄馬贈詩　前人

塞馬　前人

馬四首　李賀

愛妾換馬　張祜
羽林騎　韓翃
看調馬　前人
和裴相國答張祕書贈馬詩　李絳
驌驦駿　杜牧
梁司馬畫馬歌　顧況
天馬詩　張仲素
又　前人
歸馬華山　白行簡
飲馬歌　李益
送驄馬　紀唐夫
和滕邁先輩傷馬　章孝標
省試騏驥長鳴　前人
老馬　姚合
白鼻騧　前人
和裴司空答張祕書贈馬詩　張賈
詠馬　楊師道
詠飲馬應制　前人

病馬五首　曹唐
馬　陳凝
八駿圖　前人
樂府二首　劉言史
西戎獻馬　周存
驄馬　萬楚
詠馬二首　唐彥謙
天驥呈材　盧征
勑賜三相馬　張隨
紫騮馬　秦韜玉
白馬　翁綬
代書寄馬　韋莊
縶白馬詩上薛僕射　平曾
驌驦陂　胡曾
浴馬　喻鳧
天驥呈材　鄭蕡
前題　徐仁嗣
天馬歌　宋司馬光

馬齧雪　歐陽修
有馬示徐無黨　前人
書韓幹牧馬圖　蘇軾
幹馬十四匹　前人
題騕褭圖　秦觀
讀蘇子瞻韓幹馬圖　張耒
劉善長出示李伯時畫馬圖　朱熹
牟駝岡閱馬　江休復
集杜句題五馬圖　韓性
僕爲盧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訓極筆勢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龔開
羸馬圖　前人
馬圖同裕之賦　金李純甫

禽蟲典第九十五卷

馬部藝文四（詩）

蒲梢天馬歌　漢武帝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漢郊祀天馬歌二首（并序）　闕名

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一皃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
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
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阜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
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
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擬君馬黃　宋何承天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
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
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
鉛陵策良駟造父爲之悲不怨吳坂峻但恨伯樂稀
赦彼岐山盜實濟韓原師奈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
疲民甘藜藿廐馬患盈肥人畜貿厥養蒼生將焉歸

紫騮馬　梁簡文帝

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鐙朱汗染香衣
驟急珂彌響蹄多塵亂飛彫菰幸可薦故心君莫違

愛妾換馬　同前

功名幸多種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

必取匣中釧廻作飾金羈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

繫馬　同前

青驪沈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鞘尾猶掛紫障泥
蹀足絆中憤搖頭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取榆溪

西齋行馬　同前

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曜塵起足蹉跎
任俠稱六輔輕薄出三河風吹鳳皇袖日映織成靴
遠江艫舳少遙山煙霧多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
廣路拂青柳廻塘繞碧莎不效孫吳術寧須趙李過

登山馬　同前

登山馬（一本疊間樹二字）間樹識金裝草合疑羈短影轉見
鞭長何殊八公岫暫上淮南王

紫騮馬　元帝

長安美少年金絡鐵連錢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
依槐復依柳躞蹀復隨前方逐幽幷去西北共連翩

後園看騎馬　同前

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鳴珂隨踠駛輕塵逐影移
香來知驟近汗斂覺風吹遙望黃金絡遠識幽幷兒

賦登山馬　　同前

登山馬遙遙小小馬纔通汗赭疑霑勒衣香不逐風
何殊隴頭望遙識祈連東

走馬引　　張率

良馬龍爲友玉珂金作羈馳鶩宛與洛半驟復半馳
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見薛公寧所知
斂轡且歸去吾畏路傍兒

愛妾換馬　　庾肩吾

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
琴聲悲玉匣山路泣蘼蕪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和王竟陵愛妾換馬　　劉孝威

驄馬出樓蘭一步九盤桓小史贖金絡良工送玉鞍
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麟膠妾猶有請爲急弦彈

驄馬驅　　前人

十五宦期門二十屯邊徼犀轡玉鏤鞍寶刀金錯鞘
一隨驄馬驅分受青蠅弔且令都護知願被將軍照
誓使氈衣鄉掃地無遺噍

又

翩翩驄馬驅橫行復斜趨先救遼城危後拂燕山霧
風傷易水湄日入隴西樹未得報君恩聯翩終不住

白馬篇　　王僧孺

千里生冀北玉䩹黃金勒散蹄去無已搖頭意相得
豪氣發西山雄風擅東國飛鞚出秦隴長驅繞岷棘
承謨若有神稟筭良不惑瀄汨河水黃參差障雲黑
安能對兒女垂帷弄毫墨兼弱不稱雄後得方爲特
此心亦何已君恩良人塞不許誇天山何由報皇德

驄馬　　車操

驄馬鏤金鞍柘潭落金丸意欲驂驔走先作野遊盤
平明發下蔡日中過上蘭路遠行須疾非是畏人看

梁瑯琊王歌辭　　缺名

快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梁折楊柳歌辭　　缺名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䟿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梁幽州馬客吟歌辭　　缺名

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飲馬長城窟行　　陳後主

征馬入他鄉山花此夜光離羣嘶向影因風屢動香
月色含城暗秋聲雜塞長何以酬天子馬革報疆場

紫騮馬二首　同前

嫖姚紫塞歸蹀躞紅塵飛玉珂鳴廣路金絡耀晨輝
蓋轉時移影香動屢驚衣禁門猶未閉連騎恣相追
蹀躞紫騮馬照耀白銀鞍直去黃龍外斜趨元菟端
垂鞭還細柳揚塵歸上蘭紅臉桃花色客別重羞看

前題　徐陵

玉鐙繡纏鬃金鞍錦覆幪風驚塵未起草淺埒猶空
角弓連兩兔珠彈落雙鴻日斜馳逐罷連翩還上東

前題　張正見

將軍入大宛善馬出從戎影絕乾河上聲流入窟中
似鹿猶依草如龍欲向空須還十萬里試爲一追風

君馬黃二首　前人

幽并重騎射征馬正盤桓風去嘶聲遠冰堅度足寒
出關聊變色上坂屢停鞭即令隨御史非復在樓蘭
五色乘馬黃追風時滅沒血汗染龍花胡鞍抱秋月
唯騰渥洼水不飲長城窟詎待燕昭王千金市駿骨

飲馬長城窟行　前人

秋草朔風驚飲馬出長城羣驚還怯飲地險更宜行
傷冰斂凍足畏冷急寒聲無因度吳坂方復入羌城

賦得邊馬有歸心　沈炯

窮秋邊馬肥向塞甚思歸連鑣度蒲海束舌下金微
已卻魚離陣將摧鶴翼圍彌憶長楸道金鞭背落暉

咏老馬　前人

昔日從戎陣流汗幾東西一日馳千里三丈拔深泥
渡水頻傷骨翻霜屢損蹄勿言年齒暮尋途尚不迷

紫騮馬　江總

春草正萋萋蕩婦出空閨識是東方騎猶帶北風嘶
揚鞭向柳市細蹀上金堤願君憐織素殘妝尚有啼

驄馬驅　前人

長城兵氣寒飲馬詎爲難暫解青絲轡行歇鏤衢鞍
白登圍轉急黃河凍不乾萬里朝飛電論功易走丸

天馬引　傅縡

驄色表連錢出冀復來燕取用偏開地爲歌乃號天
權奇意欲遠躞蹀勢難前本珍白玉鐙因飾黃金鞭

願酬芻秣寵千里得年年

君馬黃　蔡君知

君馬經西極臣馬出東方策舉浮雲影珂連明月光
水凍恆傷骨蹄寒爲踐霜躊躇嗟伏櫪空想欲從良

紫騮馬　陳暄

天馬汗如紅鳴鞭度九㚇飲傷城下凍嘶依北地風
笳寒芳樹歇笛怨柳條空橫行意未已羞住轂車中

前題　祖孫登

候騎指樓蘭長城迥路難嘶從風處斷骨住水中寒
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

賦得馬　劉刪

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風陳王欲觀舞御史自隨驄
邊聲隕客淚果下盆桃紅恆持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俠客控絕影　陽縉

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仙掌層臺浮麗
日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遊
俠人遊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
秋水劍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

風本絕羣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
幽幷馳射客未肯推門持借君

紫騮馬　　獨孤嗣宗

倡樓望早春寶馬度城闉照曜桃花逕蹀躞採桑津
金羈麗初景玉勒染輕塵遠聽珂驚急猶是畫眉人

前題　　李夔

紫燕忽踟躕紅塵起路隅圍人移苜蓿騎士逐蘼蕪
三邊追黠虜一鼓定彊胡安用珂爲玉自有汗成珠

白鼻騧　　北魏溫子昇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飲馬長城窟　　北周尚法師

長城征馬度橫行且勞羣入氷穿凍水飲浪聚流文
澄鞍如漬月照影若流雲別有長松氣自解逐將軍

驄馬　　隋庾抱

櫪上浮雲驄本出吳門中發跡來東道長鳴起北風
廻鞍拂柱白赭汗類塵紅滅沒徒留影無因圖漢宮

驄馬　　王由禮

善馬金羈飾躡影復凌空影入長城水聲隨胡地風

鞚斂青門外珂喧紫陌中行行苦不倦唯當御史驄

詠飲馬　唐太宗

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紋連噴聚亂荇遶蹄縈
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裏騰波龍種生

從駕閶山詠馬　上官儀

桂香塵處滅練影月前空定惑由關吏徒嗟塞上翁

羸駿篇　喬知之

噴玉長鳴西北來自言當代是龍媒萬里鐵關行入
貢九重金闕爲君開蹀躞朝馳過上苑⿺走參⿺走覃瞑走發
章臺玉勒金鞍荷裝飾路旁觀者無窮極小山桂樹
比權奇上林桃花況顏色忽聞天將出龍沙漢主持
將駕鼓車去去山川勞日夜遙遙關塞斷煙霞山川
關塞十年征汗血流離赴月營肌膚銷遠道膂力盡
長城長城日夕苦風霜中有連年百戰場搖珂齧勒
金羈盡爭鋒頓足鐵菱傷垂耳罷輕齎棄置在寒谿
大宛蒲海北滇壑雋崖西沙平畱緩步路遠闇頻嘶
從來力盡君須棄何必尋途我已迷歲歲年年奔遠
道朝朝暮暮催疲老扣冰晨飲黃河源拂雪夜食天

山草楚水澶溪征戰事吳塞烏江辛苦地特來報主不辭勞宿昔立功非重利丹心素節本無求長鳴向君君不畱祇應澶漫歸田里萬里低昂任生死君王倘若不見遺白骨黃金猶可市

舞馬篇　　薛曜

星精龍種競騰驤雙眼黃金紫豔光一朝逢遇昇平代伏皁銜圖事帝王我皇盛德苞六羽俗泰時和虞石拊昔聞九代有餘名今日百獸先來舞鉤陳周衞儼旌旄鐘鎛陶匏聲殷地承雲嘈囋駭日靈調露鏗鋐動天駟奔塵飛箭若麟螭躡景追風忽見知咀銜拉鐵並權奇被服雕章何陸離紫玉鳴珂臨寶鐙青絲綵絡帶金羈隨歌鼓而電驚逐丸劍而飆馳態聚蹄還急驕凝驟不移光獻白日下氣擁綠煙垂婉轉盤跚殊未已懸空步驟紅塵起驚鳧翔鷺不堪儔矯鳳迴鸞那足擬蘅垂桂裊香氛氳長鳴汗血盡浮雲不辭辛苦來東道祇爲簫韶朝夕聞閶闔間玉臺側承恩煦兮生光色鑾鏘鏘車翼翼備國容兮爲戎飾充雲翮兮天子庭荷日用兮情無極吉良乘兮一千

歲祚是得兮天地期大易占云南山壽趻䞶共樂聖
明時

紫騮馬　　盧照鄰

騮馬照金鞍轉戰入皐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
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

驄馬　　楊炯

驄馬鐵連錢長安俠少年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夜玉妝車軸秋金鑄馬鞭風霜但自保窮達任皇天

紫騮馬　　沈佺期

靑玉紫騮鞍驕多影屢盤荷君能剪拂躞蹀噴桑乾
蹴足追奔易長鳴遇賞難摐金一萬里霜露不辭寒

馬　　李嶠

天馬本來東嘶驚御史驄蒼龍遙逐日紫燕迴追風
明月來鞍上浮雲落蓋中得隨穆天子何假唐成公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　　張說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
府何如騄驥舞華岡連騫勢出魚龍變躞蹀驕生鳥
獸行歲歲相傳指樹日翩翩來伴慶雲翔

又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踠足徐行拜兩
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髤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
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又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因茲白人間
有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
徘徊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舞馬詞　前人

萬玉朝宗鳳扆千金率領龍媒眄鼓凝驕躞蹀聽歌
弄影徘徊

又

天鹿遙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
八駿齊歌

又

綵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
獻壽無疆

又

帝皁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嬌接迹不移

又

二聖先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騶驔紫燕摐金顧步蒼龍

又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蹰

衞節度赤驃馬歌　岑參

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珊瑚鞭玉鞍錦韉黃金勒請君鞲出看君騎尾長窣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鳳城內滿城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驕碧蹄碎紫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高櫪上看時獨意氣衆中牽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眞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

風起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刷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天馬呼飛黃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采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阪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幽州胡馬客歌　　李白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兇殘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
旋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
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紫騮馬

前人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
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戀春歸

白馬

賈至

白馬紫連錢嘶鳴丹闕前聞珂自蹀躞不要下金鞭

遣興

杜甫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沙苑行

前人

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
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
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冦邊鄙王
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
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

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藏奔突往往陂陁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瘦馬行　　前人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淡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高都護驄馬行　　前人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歘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

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天育驃騎歌　　前人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驃兩耳黃眼有紫燄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閲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伯樂王良死卽休

驄馬行　　前人

自注云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卻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能取天廐眞龍此其亞晝洗

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諠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前人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白馬　前人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戲贈友二首　前人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又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爲福

徒步歸行　前人

自注云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今按此詩意公蓋欲借馬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前人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眞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前人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

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淸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前人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鬭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眞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凡馬多顚頓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于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

羣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
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
强梳白髮提葫蘆手把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
茫三嘆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不覺老夫神
內傷

醉爲馬墮諸公攜酒相看　前人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
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
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
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駿驔猶噴玉不虞
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
乃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强起依僮僕
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
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
中綠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秦州　前人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强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

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

房兵曹胡馬　前人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病馬　前人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奉和劉祭酒傷白馬　嚴維

沛艾如龍馬來從上苑中棣華恩見賜伯舅禮仍崇
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驄性柔君子德足逸大王風
色照鳴珂靜聲連噴玉雄食場恩未盡過隙命旋終
練影依雲沒銀鞍向月空仍聞樂府唱猶念代勞功

瘦馬行　李端

城傍牧馬驅未過一馬徘徊起還臥眼中有淚皮有
瘡骨毛焦瘦令人傷朝朝放在兒童手誰覺舉頭看
故鄉往時漢地相馳逐如雨如風過平陸豈意今朝
驅不前蚊蚋滿身泥上腹路人識是名馬兒疇昔三
軍不得騎玉勒金鞍既已遠追奔獲獸有誰知終身

櫪上食君草遂與駑駘一時老儻借長鳴隴上風猶
期一戰安西道

畫馬篇　高適

君侯櫪上驄貌在丹青中馬毛連錢蹄鐵色圖畫光
輝驕玉勒馬行不動勢若來權奇蹴踏無塵埃感茲
絕代稱妙手遂令談者不容口騏驎獨步自可珍駑
駘萬匹知何有終未如他櫪上驄載華轂騁飛鴻荷
君剪拂爲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風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前人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不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
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舞馬　陸龜蒙

月窟龍孫四百蹄驕驤輕步應金鞞曲終似要君王
寵囘望紅樓不敢嘶

駑驥吟　韓愈

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良易酬
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

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言天外事恍惚使人愁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自有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嘆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和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前人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饑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申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酬張祕書因寄馬贈詩　裴度

滿城馳逐皆求馬古寺閒行獨與君代步本慙非逸足緣情何幸枉高文若逢佳麗從將換莫共駑駘角出羣飛控著鞭能顧我當時王粲亦從軍

謝裴司空寄馬　張籍

騄駬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廄移蹄

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每被閒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騎行長思歲旦沙堤上得從鳴珂傍火城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答張祕書謝馬詩并羣公屬和因命追作　劉禹錫

草元門戶少塵埃丞相并州寄馬來初自塞垣銜苜蓿忽行幽徑破莓苔尋花緩轡逶遲去帶酒垂鞭躞蹀迴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清才

公垂尚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　白居易

翩翩白馬稱金羈領綴銀花尾曳絲毛色鮮明人盡愛性靈馴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慙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蹶不驚行步穩最宜山簡醉中騎

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　前人

齒齊臕足毛頭膩祕閣張郎叱撥駒洗了頜花翻假錦走時蹄汗踏眞珠靑衫乍見曾驚否紅粟難賒得飽無丞相寄來應有意遣君騎去上雲衢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韻

前人

能驟復能馳翩翩白馬兒毛寒一團雪騣薄萬條絲
皁蓋春行日驪駒曉從時雙旌前獨步五馬內偏騎
芳草承蹄葉垂楊拂頂枝跨將迎好客惜不換妖姬
漫鞚遊蕭寺閒驅醉習池睡來乘作夢興發倚成詩
鞭爲馴難下鞍緣穩不離北歸還共到東使亦相隨
赭白何曾變元黃豈得知嘶風覺聲急踏雪怪行遲
昨夜猶芻秣今朝尚縶維臥槽應不起顧主遂長辭
塵滅駸駸跡霜留皎皎姿度關形未改過隙影難追
念倍燕求駿情深項別騅銀收鉤臆帶金卸絡頭羈
何處埋奇骨誰家覓弊帷稠桑驛門外吟罷涕雙垂

望雲騅馬歌

元稹

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廐臣稹作歌以記之

憶昔先皇幸蜀時八馬入谷七馬疲肉綻筋攣四蹄脫七馬死盡無馬騎天子蒙塵天雨泣巉嵒道路淋漓濕崢嶸白草眇難期謥洞黃泉安可入朱泚圍兵抽未盡懷光寇騎追行及嬪娥相顧倚樹啼鵷鷺無

聲仰天立圉人初進望雲騅彩色顑頷衆馬欺上前噴吼如有意耳尖卓立節踠奇君王試遣迴胸臆撮骨鋸牙骿兩肋蹄懸四蹋腦顆方胯聳三山尾株直圉人畏誚仍相惑此馬無良空有力頻頻嚙掣轡難施往往跳趫鞍不得色沮聲悲仰天訴天不遣言君未識亞身受取白玉羈開口銜將紫金勒君王自此方敢騎似遇良臣久凄惻龍騰魚鼈啅然驚驥肦驢騾少顏色七聖心迷運方厄五丁力盡路猶窄橐駝山上斧刃堆望秦嶺下錐頭石五六百里眞符縣八十四盤青山驛掣開流電有輝光突過浮雲無朕跡地平險盡施黃屋九九屬車十二纛齊映前導引騅頭嚴震迎號抱騅足路傍垂白天寶民望騅禮拜見騅哭皆言元宗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騾來幸蜀雄雄猛將李令公收城殺賊豺狼空天旋地轉日再中天子却坐明光宮朝廷無事忘征戰校獵朝迴暮毬宴御馬齊登擬用槽君王自試宣徽殿圉人還進望雲騅性強步闊無方便分騣擺杖頭太高擘肘迴頭項難轉人人共惡難迴跋潛遣飛龍減芻秣銀鞍繡韂

不復施空盡天年御槽活當時鄒諺已有言莫倚功高浪開闊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長安三月花垂草果下翩翩紫騮好千官煖熱李令閑百馬生獰望雲老望雲騅爾之種類世世奇當時項王乘爾祖分配英豪稱霸主爾身今日逢聖人從幸巴渝歸入秦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何必隨羣逐隊到死蹋紅塵望雲騅用與不用各有時爾勿悲

酬張祕書因寄馬贈詩　前人

丞相功高厭武名牽將戰馬寄儒生四蹄荀距藏雖盡六尺鬉頭見尚驚減粟偷兒憎未飽騎驢詩客罵先行勸君還卻司空著莫遣衙參傍子城

塞馬　前人

塞馬倦江渚今朝神彩生曉風寒獵獵乍得草頭行夷狄寢烽候關河無戰聲何由當陣面從爾四蹄輕

馬四首　李賀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又

香襆赭羅新盤龍蹙鐙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又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又

催榜渡江東神騶泣向風吾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愛妾換馬　張祜

一面妖桃千里蹄嬌姿駿骨價應齊乍牽玉勒辭金棧催整花鈿出繡閨去日豈無沾袂泣歸時還有頓銜嘶嬋娟躞蹀春風裏揮手搖鞭楊柳隄

羽林騎　韓翃

駿馬牽來御柳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

看調馬　前人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中散碧蹄玉勒斗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和裴相國答張祕書贈馬詩　李絳

高才名價欲凌雲上駟驊騮遠贈君念舊露垂丞相簡感知星動客卿文縱橫逸氣寧稱力馳騁長途定出羣伏櫪莫令空度歲黃金結束取功勳

驌驦駿　杜牧

瑤池罷遊宴良樂委塵沙遭遇不遭遇鹽車與鼓車

梁司馬畫馬歌　顧况

畫精神畫筋骨一團旋風瞥滅沒仰秣如上賀蘭山低頭欲飲長城窟此馬昂然獨此羣阿爺是龍飛入雲黃沙枯磧無寸草一日行過千里道展處把筆欲描時司馬一騧賽傾倒

天馬詩二首　張仲素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又

躞蹀宛駒齒未齊摐金噴玉向風嘶來時行盡金河道獵獵輕風在碧蹄

歸馬華山　白行簡

牧野功成後周王戰馬閒馳驅休伏皁飲齕任依山逐日朝仍去隨風暮自還冰生疑隴阪葉落似榆關蹀躞仙峯下騰驤渭水灣幸逢時偃武不復鼓鼙間

飲馬歌　李益

百馬飲一泉一馬爭上游一馬噴成泥百馬飲濁流
上有滄浪客對之空嘆息自顧纓上塵徘徊終日夕
爲問泉上翁何時見沙石

送驄馬　紀唐夫

連錢出塞躡沙蓬豈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
路連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應知碧
草同今日虜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

和滕邁先輩傷馬　章孝標

浮雲變化失龍兒始憶嘶風噴沫時蹄想塵中翻碧
玉尾休烟裏掉青絲會同客舍吞饑渴久共名場踏
嶮巇今日櫪前輿一歎不關行李之金羈

省試騏驥長鳴　前人

有馬骨堪驚無人眼暫明力窮吳坂峻嘶苦朔風生
逐逐懷良御蕭蕭顧樂鳴瑤池期弄影天路擬飛聲
皎月誰知種浮雲莫問程鹽車今願脫千里爲君行

老馬　姚合

臥來扶不起唯向主人嘶惆悵東郊道秋來雨作泥

白鼻騧　前人

爲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騧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和裴司空答張祕書贈馬詩　張賈

閣下從容舊客卿寄來駿馬賞高情任追烟景騎仍醉知有文章倚便成步步自憐春日影蕭蕭猶起朔風聲須知上宰吹噓意送入天門上路行

詠馬　楊師道

寶馬權奇出未央雕鞍照耀紫金裝春草初生馳上苑秋風欲動戲長楊鳴珂屢度章臺側細蹀經向濯龍傍徒令漢將連年去宛城今已獻名王

詠飲馬應制　前人

淸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躞蹀依春澗聯翩度碧潯苔流染絲絡水潔寫雕簪一御瑤池駕詎憶長城陰

病馬五首　曹唐

騄駬何年別渥洼病來顏色半塵沙四蹄不鑿金砧裂雙眼慵開玉筯斜墮月兔毛乾觳觫失雲龍骨瘦查牙平原好放無人放嘶向秋風苜蓿花

又

隴上沙葱葉正齊騰黃猶自跼羸蹄尾蟠夜雨紅絲

脆頭掉秋風白練低力憊未思金絡腦影寒空望錦障泥階前莫怪垂雙淚不遇孫陽不敢嘶

又

不剪焦毛鬣半翻何人別是古龍孫風吹病骨無驕氣土蝕騘花見臥痕未噴斷雲歸漢苑曾追輕練過吳門一朝千里心猶在爭肯潛忘秣飼恩

又

空被秋風吹病毛無因濯浪刷洪濤臥來揔怪龍蹄跙瘦盡誰驚虎口高追電有心猶款投逢人相骨强嘶號欲將鬃鬣重裁剪乞借新成利鉸刀

又

病久無人著意看玉華衫色欲彫殘飲驚白露泉花冷喫怕清風豆葉寒長襜敢辭紅錦重舊韁寧畏紫絲蟠王良若許相擡策千里追風也不難

馬　陳凝

未明龍骨駿幸得到神州自有千金價寧忘伯樂酬雖知殊款投莫敢比驊騮若遇追風便當軒一舉頭

八駿圖　前人

穆滿當年物外程電腰風脚亦何輕如今縱有驊騮在不得長鞭不肯行

樂府二首　劉言史

花領紅騣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裏驕行疾傍鐙深藏白玉鞭

又

噴沫團香小桂條玉鞭兼賜霍嫖姚弄影便從天禁出碧蹄聲碎五門橋

西戎獻馬　周存

天馬從東道皇威被遠戎來參八駿列不假貳師功影別流沙路嘶流上苑風望雲時蹀足向月每爭雄稟異才難狀標奇志豈同驅馳如見許千里一朝通

驄馬　萬楚

金絡青驄白玉鞍長鞭紫陌野遊盤朝驅東道塵恆滅暮到河源日未闌汗血每隨邊地苦蹄傷不憚隴陰寒君能一飲長城窟爲盡天山行路難

詠馬二首　唐彥謙

紫雲團影電飛瞳駿骨龍媒自不同騎過玉樓金轡

響一聲嘶斷落花風

崚嶒高聳骨如山遠放春郊苜蓿間百戰沙場汗流血夢魂猶在玉門關

又

天驥呈材

盧征

異產應堯年龍媒順制牽權奇初得地躞蹀欲行天詎假調金埒寧須動玉鞭嘶風深有戀逐日定無前周穆誇常馭燕昭恨不傳應知流赭汗來自海西偏

勅賜三相馬

張隨

上苑騂騮出中宮詔命傳九天班錫禮三相代勞年顧主聲猶發追風力正全鳴珂龍闕下噴玉鳳池前四足疑雲滅雙瞳比鏡懸爲因能致遠今日表求賢

紫騮馬

秦韜玉

渥洼奇骨本難求況是豪家重紫騮膘大宜懸銀壓胯力渾欺著玉銜頭獰弄影風隨步躞蹀衝塵汗滿韝若遇丈夫能控馭任從騎取覓封侯

白馬

翁綬

渥洼龍種雪霜同毛骨天生膽氣雄金埒乍調光照

地玉關初别遠嘶風花明錦韉垂楊下露濕朱纓細
草中一夜羽書催轉戰紫髯騎出佩騂弓

代書寄馬　韋莊

驅馳曾在五侯家見說初生自渥洼鬃白似披梁苑
雪頸肥如撲杏園花休嫌綠綬嘶貧舍好著紅纓入
使衙穩上雲衢三萬里年年長踏魏堤沙

繫白馬詩上薛僕射　平曾

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
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
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

驌驦陂　胡曾

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見機莫惜驌驦輸令
尹漢東宮闕早時歸

浴馬　喻鳬

解控復收鞭長津動細漣空蹄沉綠玉闊臆沒連錢
沫漩橋聲下纏盤柳影邊常聞稟龍性固與白波便

天驥呈才　鄭賁

毛骨合天經拳奇步驟輕曾邀于闐駕新出貳師城

噴勒金鈴響追風汗血生酒亭留去跡吳坂認嘶聲力可通衢試材堪聖代呈王良如顧盼垂耳欲長鳴

前題　徐仁嗣

至德符天道龍媒應聖明追風奇質異噴玉彩毛輕蹀躞形難狀連拳勢乍呈効才矜逸態絕影表殊名峽路寧辭遠關山豈憚行鹽車雖不駕今日亦長鳴

天馬歌　宋司馬光

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龍種骨更奇網絲舊畫昔嘗見不意人間今見之銀鞍玉鐙黃金轡廣路長鳴增意氣富平公子韓王孫求買傾家不知貴芙蓉高閣北向開金印紫綬從天來路人回首無所見流風瞥過驚浮埃如何棄置歸皁棧跪足垂頭困羈絆精神慘淡筋骨羸皋目雙睛猶璀璨伏波馬式今已無子阿肉腐骨久枯舉世無人相騏驥憔悴不與駑駘殊神兵淬礪精芒在寶劍遊塵昔終晦君今鬋剔被鳴鑾尚能騰踏崐崘外

馬齧雪　歐陽修

馬饑齧雪渴飲冰北風卷地來崢嶸馬悲躑躅人不

行日暮途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嘆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短亭臘雪消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勤遠征

有馬示徐無黨　　前人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爲可箴

書韓幹牧馬圖　　蘇軾

南山之下汧渭之南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匹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駹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妝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廄馬多肉尻脽圓

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緜驚鴻脫兎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韓幹馬十四匹　前人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題騕褭圖　秦觀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鬣蕭森澤于髮鞍銜不施韁復脫旁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丘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驤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入恍惚東門金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玉臺閶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鸞旗日行三十里焉用逐風追電爲

讀蘇子瞻韓幹馬圖　張耒

我雖不見韓幹馬一讀公詩如見者韓生畫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爲奇開元有臣善司牧四十萬匹屯山谷養之罕用食之豐力不曾施空長肉韓生圖像無乃然我謂韓生巧未全君不見昔時騏驥人未得饑守鹽車惟有骨昂藏不受塵土侵伯樂未來空佇立騏驥之食肉常臞韓生不寫瘦馬駒誰能爲驥傳之圖不如凡馬飽青芻

劉善長出示李伯時畫馬圖　朱熹

俯首舉尾拳一蹄掣韁欲嗅驕不嘶奚官聳肩兩足垂意貌自與造父齊雞目麟鬐鳳呈臆玉山不遠未容食籋雲追電有餘地置之畫圖人豈識精神權奇孰可班當在白兔青龍間君知此馬從何來龍眠胷中十二閑

牟駝岡閱馬　江休復

牧馬散近坰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沙苑堆阜帶川洲坡陁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丘回風吹陣雲奔騰欻來游野性脫羈靮飲齕遂所求腹幹頗肥張鬱怒何彪休羣毆驟麋鹿逸勢凌蛟虬

軍戎選輕捷和鸞御調柔毛物有千名衆美歸驊騮
梁王愁思臺佛刹居上頭朅來一憑眺遺墟莽悠悠
信陵骨已朽巖穴誰見收當時英豪輩事逐東波流
置酒臨風軒聊以紓煩憂

集杜句題五馬圖　韓性

使君五馬一馬驄聲價欻然來向東飛電流雲絕瀟
灑迥立閶闔生長風肉鬉磊塊連錢動大宛立仗靑
絲鞚不須對此成嘆嗟古來才大難爲用

僕爲虛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訓極筆
勢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龔開

南山有雄豹隱霧成變化奇姿驚世人毛物亦增價
天上房星涖瑞光孕成白馬而墨章爲誰容易來中
國風雪天山道路長頭爲王欲得方目爲相欲得明
脊爲將軍欲得彊腹爲城郭欲得張絕憐此馬皆具
足十五肋中包腎腸嗟予老去有馬癖豈但障泥知
愛惜千金市駿已無人禿筆松煤聊自得君侯昔如
汗血駒名場萬馬會先驅山林鍾鼎今何有歲晚江
湖託著書白雲未信仙鄉遠黃髮鬖鬖健有餘飲酒

百川猶一吸吟詩何嫌萬夫敵我持此馬歸安歸投之君侯如獻璧君侯作詩凜馳騖八方滿盈動雷雨豈知此馬知此意獨欠老奚通馬語曹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萬古其傳非畫亦非詩要在我輩之襟期君侯君侯知不知

羸馬圖

前人

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馬圖同裕之賦

金李純甫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開元間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眞龍如此閒

p42应为p43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馬部藝文五（詩）

大宛二馬　元郝經
老馬　前人
御驃出廐圖　王惲
戲題出洗馬　趙孟頫
鞭馬圖　袁桷
裝馬曲　前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二二八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馬部藝文五（詩）

大宛二馬　元郝經
老馬　前人
御驃出廄圖　王惲
戲題出洗馬　趙孟頫
鞭馬圖　袁桷
裝馬曲　前人

子昂逸馬圖　前人
神馬歌次韻陳元之　楊載
曹將軍下槽馬圖　揭傒斯
韓幹馬　前人
畫馬　薩都剌
上都詐馬大讌　貢師泰
題二馬圖　前人
劉舍人桃花馬歌　迺賢
觀內廐洗馬　朱德潤
題張參政所藏驄馬滾塵圖　前人
題趙仲穆揩癢馬圖　前人
題畫馬　薛漢
桃花馬歌　張憲
二月八日遊皇城西華門外觀嘉努弟走馬歌　前人
立仗馬　前人
文紀行贈以小步馬　楊奐
韓左軍馬圖卷　錢選

畫馬　范梈
天馬　郭翼
和李長吉馬詩九首　前人
桃花馬　馬祖常
題宋成之畫馬卷　曹伯啓
洗馬圖　張伯淳
曹霸下槽馬　虞集
韓幹馬　前人
畫馬　前人
唐人四馬卷四首　宋无
三馬圖　陳旅
題飲馬圖　傅若金
畫馬二首　貢性之
送高麗五明馬　黃石翁
國馬足　錢惟善
書駿馬圖　陳深
馬國瑞所題李龍眠畫赤黑二馬相戲卷子索詩因題卷後　成廷珪

題李伯時三馬圖卷　兀顏思敬
獨馬圖　梅致和
題苐郎天馬圖　丁鶴年
題馬　王直
騏驥　郭登
天馬行應制　周伯琦
滾馬圖　楊維楨
飲馬圖　前人
題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驄圖　鄭韶
題畫馬　凌希惠
嚴將軍戰馬歌　謝應芳
天馬歌贈炎陵陳所安　劉詵
瘦馬　鄭氏允端
駿馬圖　僧大訢
宋承旨黃馬歌應制　明王佐
君馬黃四解　張鼐
題趙仲庸所畫滾塵馬　唐肅
病驥圖　周忱

陳居中進馬圖　凌雲翰
天廄神兔歌　曾棨
姚少師所藏八駿圖　前人
觀內廄馬　前人
題進士卜友曾瘦馬圖　張以寧
題善原道韓幹黑馬圖　詹同
題五馬圖　李聘
宣宗皇帝御筆白馬　何洛文
五馬圖　鎦師邵
題韓左軍馬圖　鄭嘉
應制西洋駒　商輅
馬鬬虎　邵珪
雙馭圖　張羽
畫馬　鎦績
紫騮馬　王慎中
咏馬　高啓
君馬黃　王偁
子昂畫馬卷　李東陽

轅駒歌　李夢陽
紫騮馬　袁宏道
愛妾換馬　屠瑤瑟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徐渭
恭題文皇四駿圖二首　張居正
恭題文皇四駿圖　王家屏
龍駒　王錫爵
飛兔　前人
賦得征馬嘶送客向朔方　邵珪潔
宣廟御筆馬　陳于陛
題趙仲穆彥徵畫馬　錢宰
趙松雪八駿圖　王澤
趙松雪畫馬　劉溥
題趙松雪馬圖　僧來復
題韓幹畫馬圖　宗衍
馬部選句

禽蟲典第九十六卷

馬部藝文五（詩）

大宛二馬

元郝經

二馬飄飄萬里來玉花蕭颯上金臺風生兩耳雲霄近電掣雙瞳日月開渥水虎文連朔氣大宛龍種絕氛埃將軍正欲成勳業看汝驍騰展驥才

老馬

前人

百戰歸來力不任消磨神駿老駸駸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歲月淹延官路杳風塵荏苒塞

垣深短歌聲斷銀壺缺常記當年烈士吟

御驃出廐圖　　王惲

何人拂絹素寫此房駟精一馬老伏櫪志在千里行
二馬騁騠醫角壯猶龍騰一馬方滾塵海岸翻鯤鯨
畫師慘淡意落筆矜多能我觀寓所感國制貴有經
唐人重馬政分屯列郊坰當時百萬匹肅肅羅天兵
東封與西蕩歲用不可勝嗣王獵其餘尚足開中興
乃知三軍本匪馬將奚憑聖經說備豫萬古爲世程
倉卒事亦辦未免衆目驚我思立仗間振鬣伸長鳴
所言固芻蕘聖經其可輕

戲題出洗馬　　趙孟頫

醫滕要駕雖能御駑蹇紛紛何足顧青絲絡首錦障
泥鞭箠空勞怨長路明窻戲寫乘黃姿洗刷歸來氣
如怒不須對此苦嘆嗟男兒自昔多徒步

鞭馬圖　　袁桷

生駒萬里意所向知無前圉人忌其德未試先加鞭
要令俛首馴使我常相憐伯樂去已久此道不復傳
駕車困泥途伏櫪老歲年所用非所養誰能別媸妍

畫師逐時好謂爾誠當然披圖重嘆嗟我意何由宣

裝馬曲　前人

綵絲絡頭百寶裝猩血入纓火齊光錫鈴交驅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齊肩顫金鳳絳闕葱嚨旭日初逐電廻飈斗光動寶刀羽箭鳴玲瓏雁翅却立朝重瞳沈沈樓殿雲五色法曲初奏歌薰風酮官庭前列千斛萬甕葡萄凝紫玉駝峯熊掌翠釜珍碧實冰盤行陸續須臾玉巵黃帕覆寶訓傳宣爭頫首黑河夜渡辛苦多畫戟雕閎總勳舊龍媒嘶風日將暮宛轉琵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閉長跪齊聲呼萬歲

子昂逸馬圖　前人

神駿飄飄得自閒天池飛躍下塵寰青絲絡首誰收得留與春風十二閑

神馬歌次韻陳元之　楊載

神馬來自崐崙西有足未始行沙泥朝趨欲出飛鳥上夕逝直與奔星齊綠鬃半散插雙耳赤汗交流攢四蹄風神秀猛陋天地豈顧燕蔡并渠黎時時牽浴

臨清谿對人誇煞黃鬃奚玉山之禾中芻秣不嚙堤頭枯草稊與君側耳聽長嘶凡馬不聞生駃騠

曹將軍下槽馬圖　　揭傒斯

曹霸畫馬眞是馬宛頸相摩槽櫪下卓犖權奇果如此豈有世上無知者朱絲不是凡馬韁天閑十二皆龍驤曾從天子平四方畫圖彷彿餘驪黃華山之陽春草長

韓幹馬　　前人

韓幹畫出曹將軍幹惟畫肉猶逼眞昂藏四顧欲飛去老奚安知馬有神想當此馬未畫時朝刷吳越暮燕秦頓轡長鳴風動地不數驊騮與騏驎當時用舍那知許粉墨蕭條尚雄武千金駿骨何足論萬世長留羣玉府

畫馬　　薩都刺

漢水揚波洗龍骨房星墮地天馬出四蹄蹀躞若流星兩耳尖修若削筆天閑十二連青雲生長出入黃金門鼓鬃振尾恣偃仰食粟何以酬主恩豈堪碌碌同凡馬長鳴噴沫奚官怕入爲君王駕鼓車出爲將

軍靜邊野將軍與爾同死生要令四海無戰爭千古
萬古歌太平

上都詐馬大讌　貢師泰

紫雲扶日上璇題萬騎來朝隊仗齊織翠鑾長攢孔
雀鏤金鞍重嵌文犀行迎御輦爭先避立近天墀不
敢斷十二街頭人聚看傳言丞相過沙堤

題二馬圖　前人

鐵喙騧連錢驄何年墜影江水中蒲梢西來八尺龍
天閑十二爲爾空五花雲錦吹東風

劉舍人桃花馬歌　迺賢

青絲駿馬桃花色翠鞍玉鑾黃金勒奚奴牽出不敢
騎道上行人爭愛惜往時曾遇李將軍汗流如血氣
如雲朝刷黃河暮南粵沙場百戰成奇勳歸來無心
伏槽櫪頓轡長鳴思奮力東家白面繡衣郎千金買
去遊南陌昨朝校獵向城隅萬人爭說天下無夜歸
不怕霸陵尉玉鞭醉打蒼頭奴畫燭銀屏歡徹曙一
朝金盡賓朋去可憐驕馬屬誰家斷韁猶繫階前樹
君不見西家款段三十年青芻滿櫪菽滿田老翁不

識城下路騎看射獵南山邊

觀內廐洗馬　朱德潤

黃雲灑雨沙場秋灘高水平凝不流曉霜襲透蒼駝裘圉人浴馬津水頭綠驃連錢雙騂騮日光射波脂膩浮青絲脫鞚黃金鉤輕爬短刷濕未收三花剪鬉平且柔籋雲駿氣將無儔束芻斗豆豈馬羞茫茫豐草生林丘霜蹄胡爲踏長楸振鬣一躍期天遊

題張參政所藏驄馬滾塵圖　前人

盛唐太僕王毛仲八坊分隊三花動當時畫馬稱曹韓尺素幻出眞龍種玉花照夜爭新妍一馬滾塵駿尾鮮昂頭不受金絲絡汗血轉沙生晝煙翰林妙寫不減古名駒染出青毫素延祐君王賞駿材金盤賜帛開當宁時淸處處生驪騧何必漢朝稱渥洼王良幸勿嗔踶齧一躍天衢千里沙

題趙仲穆指癢馬圖　前人

渥洼天馬骨如龍散步春郊苜蓿中指徧玉騣塵未落日斜宮樹影搖風

題畫馬　薛漢

渥洼龍媒少人識世上駑駘日充斥班生畫馬畫兩匹駿骨雄姿殊未得赭袍烏幘坐奚官似出春風十二閑掩圖不語三太息我方垂耳鹽車間

桃花馬歌

張憲

房星下飲瑤池清神光夜化花龍精東風滿背騎不得冰痕淨洗黃魚腥斑斑朱英點精雪滴滴眞珠汗凝血高蹏蹴蹋花雨香仰面嘶春春正熱周家穆滿遊懸圃萬里西馳覲王母青絲繫樹搖玉珂錦繡叢中五雲舞歸來復入元都觀紫陌韶華正零亂天閑不數連錢驄路人只作文彪看天台九曲溪流芳解鞍春水浮丹光劉郎牽入落花去撲面玉鞭蝴蝶忙風流自許王武子未信叔癡癡不語千年駿骨作銅聲燕昭臺高金似土

二月八日遊皇城西華門外觀嘉孥弟走馬歌

前人

春風壓城紫燕飛繡鞍寶勒生光輝軟莎青青平似鏡花雨滿巾風滿衣潛蛟雙綰玉抱肚朱鬣分光散紅霧金龍五爪蟠綵袍滿背眞珠撒秋露生猨俊健

雙臂長左脚撥鐙右蹴韁銅鐃四扇遶十指玉聲珠碎金琅璫黃蛇下飲電掣地錦鷹打兔起復墜袖雲突兀鞍面空銀甕駝囊兩邊絕西宮綵樓高揷天鳳凰繚繞排神仙玉皇拍闌誤一笑不覺四蹄如迸煙神駒長鳴背凝血郎君轉面醉眼纈天恩剪下五色雲打鼓歸來汗如雪

立仗馬　前人

照夜玉狻猊霜毛鐵蹙蹄春風金絡腦小雨錦障泥御駕馳天上軍封受海西日供三品料緘口不聞嘶

文紀行贈以小步馬　楊奐

洛水西頭路桃花夾岸香偏宜紅叱撥小試紫遊韁雨徑沙初軟春山草正長杖藜猶過我此別莫相忘

韓左軍馬圖卷　錢選

韓公曾次有神奇寫得天閑八尺駒曾爲岐王天上賜不隨都護雪中驅霜蹄奮迅追飛電鳳首昂藏似渴烏春草青青華山曲三邊今日已無虞

畫馬　范梈

一自房星墮渥洼龍媒多在玉皇家赤尾灑血微生

汗黑暈團雲整作花不待老能知失道固應來自涉流沙卯今豈少眞神駿猶有丹青紙上誇

天馬　郭翼

四年遠涉流沙道筋骨權奇舊肉騣曉秣龍堆寒壓雪晚經月窟怒追風漢文千里知曾却曹霸丹青貌不同拂拭金鞍被來好幸陪天廄玉花驄

和李長吉馬詩九首　前人

肉礧錦纏騣流雲汗似紅太平無戰伐驂驔走沙蓬

其二

龍性非凡質騰波出紫雲檀溪飛過日應識漢將軍

其三

龍印留官字霜華剝蹄毛長鳴愁過影祇憶九方皐

其四

霞口縷銜塞霜蹄削玉寒曉看經邏些暮已驀樓蘭

其五

神駿卯無匹驍騰絕域來流沙一丈雪夜拂白龍堆

其六

天子飛黃馬牽來賜近臣玉階新雨過風滾落花塵

其七

內廐玉花驄斑斑戴肉駿奚官新浴罷沙苑踏春風

其八

佛郎遖上國萬里進龍媒曉日開閶闔虹光射玉臺

其九

天馬誰能馭和鑾駕紫微年年清暑去霹靂逐龍飛

桃花馬

馬祖常

白毛紅點巧安排勾引春風上背來莫解雕鞍橋下浴恐隨流水汎天台

題宋成之畫馬卷

曹伯啓

奚官珍重玉花驄縱意清漉碧草中幸際四庭烽火靜不須騰躍待秋風

洗馬圖

張伯淳

蕭蕭霧鬣與風騣撲面征塵一洗空相顧倍增神駿氣恍疑初在渥洼中

曹霸下槽馬

虞集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幹馬　前人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總不收天廄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負驊騮

畫馬　前人

蕭條沙苑貳師還苜蓿秋風盡日閒白髮圉人曾習御長鳴知是憶關山

唐人四馬卷　宋无

金銜初脫齒新齊蹄玉無聲赤汗微昨日杏園春宴罷滿身紅雨帶花歸

其二

簇仗回來玉勒閒黃門牽向落花間君王不愛長楊獵嘶入春風十二閑

其三

霜蹄踏月早朝回尾弄紅絲拂紫苔日暖龍池初洗罷尚方聞進御鞍來

其四

太僕新調試錦韉九重日色照連錢春來興慶池邊路偏稱宮中軟玉鞭

三馬圖　陳旅

豹股龍膺百戰餘凌煙長楅載璠璵時平不出橫門
道願爲君王駕鼓車

題飲馬圖　傅若金

一斛寒泉照紫騮蕭蕭駿尾動高秋夜來櫪上西風
滿憶傍寒雲飲隴頭

畫馬　貢性之

天閑牽出自奚官飲罷春流未解鞍記得曾陪仙仗
立五雲深處隔花看

其二

駿馬驍騰不受羈貢來遠自渥洼西花陰立仗歸來
晩騎向天街自在嘶

送高麗五明馬　黃石翁

海波不動關粱通蚪髯使者來吳中名騅額間挂明
月四蹄猶帶龍堆雪仰秣不受田家芻大官之羊五
味俱賢才萬里不難致糠粃不充吁老矣

國馬足　錢惟善

國馬足吉行五十轡如沃天馬足一日千里更神速

國馬天閑飽芻粟太行鹽車天馬哭

畫駿馬圖

陳深

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
姿對酒高歌雄劍吼祇今騏驥困鹽車落日長鳴漫
昂首嗤嗤俗眼迷天機相士嫌貧馬嫌瘦

馬國瑞所題李龍眠畫赤黑二馬相戲卷子索詩因題卷後

成廷珪

君不見項王烏騅如黑龍蹴踏萬里烟塵空五年乘
之勇無敵七十二戰收奇功又不見白門赤兔來向
東神物終屬雲長公百萬軍中刺名將疾如健鶻追
秋風龍眠居士新貌得毛色意態將無同沙場無人
白日靜平坡淺草青茸茸雙蹄卓立欲變化兩尾突
起爭豪雄還君此圖三歎息此馬忽去難再得江南
異事人不知又見麒麟出東壁

題李伯時三馬圖卷

兀顏思敬

古人畫馬形與骨今人畫馬色與肉唐有韓幹筆意
高宋有龍眠可相續今朝遇見三馬圖眼如懸鈴漆
團麯短鬃兩耳雙竹批風入四蹄如鐵蹴宋伯老蘇

亦開雅贊以詩文過金玉嗚呼安得九方皐見此應須少迴矚

獨馬圖　　梅致和

西域之西生良馬丹青何年入圖畫良工不必問誰何只此毫鋒便瀟灑肉騣汗血形如龍權奇肯與駑駘同迥然獨立生長風自信不受金羈籠老驥猶能志千里况此昂頭渴烏勢聖朝捐金市駿骨宜向天閑驂六轡

題茀郎天馬圖　　丁鶴年

春明立仗氣如山顧盼俄空十二閑一去瑤池消息斷西風吹影落人間

題馬　　王直

鳳臆龍鬐世不多春風飽食玉山禾升中自是明時事岱岳雲亭想一過

騏驥　　郭登

萬里龍沙百戰歸輕塵不動四蹄飛可憐汗血常消瘦不及駑駘似瓠肥

天馬行應制　　周伯琦

飛龍在天今十祀重譯來庭無遠邇川珍嶽貢皆眞符神駒躍出西洼水拂郎蕞爾不敢留使行四載數萬里乘輿淸暑灤河宮宰臣奏進閶闔裏昂昂八尺阜且偉首揚渴烏竹批耳雙蹏縣雪壘漬毛疏騣擁霧風生尾朱英翠組金盤陀方瞳夾鏡神光紫聳身直欲凌雲霄盤辟丹墀却閑頗黃鬚圉人服尨詭韠鞚如縈相諾唯羣臣俯伏呼萬歲初秋曉霽風日美九重洞啓臨軒觀袞衣耀晃天顏喜畫師寫倣妙奪神拜進御牀深稱旨牽來相向宛轉同一入天閑誰敢齒我朝幅員古無比朔方鐵騎紛如螘山無氛祲海無波有國百年今見此神州苜蓿西風肥收斂驕雄聽驅使屬車歲歲幸兩京八鑾承御壯瞻視騶虞麟趾並樂歌越雉旅獒盡風靡迺知感名由眞龍房星孕秀非偶爾黃金不用築高臺髦俊聞風一時起願見斯世皥皥如羲皇按圖畫卦復茲始

滾馬圖

楊維楨

唐家內廐三萬匹畫史縑緗都熟識綠蛇連卷骨初蛻一團旋風五花色濕雲乍洗烏龍池金索掣斷愁

欲飛溪官獨立柳陰下手把玉鞭將贈誰

飲馬圖　　前人

佛郎新來雙象龍鼻端生火耳生風臨流飲水如飲虹波光倒吸王良宮吁嗟青海頭白磧尾渴烏一失金井水長城窟遠腥風起

題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驄圖　　鄭韶

蓬萊宮中春晝遲五馬曾閱李伯時天閑一一盡龍種獨愛鳳頭尤崛奇王孫歸臥江南日見之爲爾生顏色乃知神駿世所憐彷彿明窻親貌得黃頭圉官頎且頳絳袍烏帶高帽尖是日牽來赤墀下黃門辟易爭觀瞻紅絲絡頭尾窣地元雲滿身飛不起長鳴知是戀九重豈但一日行千里君不見春風立仗何駉駉龍文照地來房星何當中道爲剪拂縱目平原春草青

題畫馬　　凌希惠

千里買駿骨絕足來異域尺素寫龍媒元非按圖索古人觀馬在天機眼中不見黃與驪吾觀畫馬亦相類逸氣橫出驪黃外土君下筆殊可人紫豔一洗凡

馬羣朝幽暮越汗流血背受青絡羈黃塵撫卷懷若人此意知誰識泛駕固可奇在德不在力

嚴將軍戰馬歌　　謝應芳

往聞齊軍夜路迷老馬前導人追隨又聞的盧躍檀溪漢業復立西南陲古來良驥稱有德未有驍騰能殺賊將軍兩馬馱賊來雲霧四起生風雷紅綃帕首爾何物霜蹄一蹄成飛埃軍前認主鳴且舞驚倒熊羆與貔虎羣凶膽落敢前追官軍凱還搥大鼓馬兮馬兮誠有功須知感物由元戎將軍接迹武惠功煌煌史冊書勳庸爾馬名示垂無窮

天馬歌贈炎陵陳所安　　劉詵

房精夜墮滎波中驊騮奮出如飛龍昂頭星宮逐枉矢振鬣雲闕追天風漢家將軍三十六分道出塞爭奇功當時一躍萬馬盡蹴踏少海覓旌紅韓哀謝輿伯樂去蹶塊奈此奚官庸十年皁櫪食不飽雖有駿步難爭雄春隨錦韉北陵北秋臥衰草東阡東時從駑駘飲沙澗未免泥滓霑風騣夜寒苜蓿山谷迴長嘶落月天地空時平文軌明蕩蕩萬里窮荒無虎帳

交河不用踏層氷裹足山城學馴象吾聞天子之廄十二閑驥騄並收無棄放金根雲罕出都門喚取雍容肅仙仗

瘦馬　鄭氏允端

曾共元戎出塞垣生擒番將向烏桓如今老去誰終惠獨對西風瘦骨寒

駿馬圖　僧大訢

世無伯樂亦久矣駿馬何由千里至披圖猶似得權奇豈伊畫師知馬意何人致此鐵色驪旋毛繞腹新鬣蹄帝閑遠適天駟下馳來月窟浮雲低古王有土數千里八極周遊寧用爾方今萬國効奔命合遺龍媒獻天子飈馳電沒爭辟易萬里所向無前敵男兒馬上定乾坤腐儒詩書果何益幾茂愁骨折靑海煙黃沙野雪穹廬前幸逢好事寫眞傳似向長鳴誰與憐嗟我身如倦飛鳥十年繭足愁山川安得千金購神駿攬轡欲盡東南天

宋承旨黃馬歌應制　明王佐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

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韁穩控金鞍勒玉堂學士眞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眞天駟天駟騰驤若星駛況拜親題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筆亟書耀古今

君馬黃四解

張羽

君馬黃我馬蒼兩馬爭馳君馬良蹀躞揚鞭入帝鄉（一解）君馬黃我馬黑兩馬爭馳君馬德黃金臺上生顏色（二解）君馬如龍我馬如駒兩馬爭馳我馬躊躇願供天駟敢畏馳驅人亦有言伏櫪之下壯夫不如（三解）君齒之新而我之初振鬣一鳴聞於天都爲問伯樂其價何如（四解）

題趙仲庸所畫滾塵馬

唐肅

匹馬滾塵誰所寫天水王孫最文雅王孫系宋不系唐那識唐人與唐馬左輔白沙白於雪四十萬頭名各別廐中此馬帝常騎一色紫霞名叱撥奚官似隸王毛仲左手執刷右持鞚沙平草煖不被鞍芻豆飽

來筋力縱翻身倒豎踣鐵蹄霧尾風鬃亂不齊元是滇池赤龍種猶思躍浪涌春泥太平無事征戰少青絲絡頭可終老不似交河赴敵時夜蹴層冰僵欲倒

病驥圖　周忱

吳興父子俱能畫筆端往往追曹霸當時託意知爲誰惻愴令人傷此馬此馬虺頹未可輕昔陪八駿天衢行綵雲禁籞春如海會聽玉輅和鸞鳴一從謝病離天仗骨聳毛焦氣凋喪恥與駑駘競粟芻自甘偃臥沙丘上孫陽去後苦難逢寂寞誰加剪拂功羈金絡月復何日顧影懷恩悲晚風古來千金市駿骨況此精神那可忽飼秣重歸十二閑猶堪萬里奔騰出

陳居中進馬圖　凌雲翰

明王愼德蠻尸賓尺天寸地皆王臣遠人重譯貢龍馬流沙萬里來騏驎金丸聲動佛郎國寶劍氣接明河津不知何年離榆塞但見此日朝楓宸毛騧生來玉琢鼻錢驄隱起花攢鱗最後赭白信無敵如此丹青疑有神騰驤欲飛使者喜控制不得奚奴嗔我聞陳閎善匠意無乃韓幹爲前身按之圖中得所似惜

哉世上遺其眞眞驪黃牝牡不易索九方臯後知何人

天廐神兔歌（并序）　曾棨

永樂七年春二月余以扈從北巡給賜內廐兔邑馬一匹葢朝鮮所貢也神駿超越異於凡馬經數千里若有餘力予聞古良馬有赤兔之名故作神兔歌以贊之

天廐名馬不易得鳳臆龍鬐秋兔邑圉官廝養十載餘云昔來自朝鮮國想當此馬初生時蛟龍降精雷雨垂房星夜墮水盡赤雲霧下繞靈風吹雄姿逸態眞神駿踠促蹄高雙耳峻目光夾鏡炯方瞳汗血流珠臙紅暈朝鮮得此不敢騎覆以黃氈獻赤墀迺知天廐盡龍種如此萬匹皆權奇今晨韝出迥殊絕扈從鑾輿自超越朝趨遠蹴交河冰夕秣驕嘶薊城月君不見騂驪驌驦古亦多老不一試將奈何駑駘無力枉蹀躞俗馬有肉空嵯峨平生憐爾獨遭遇繡勒金鞍照瓊署相期慎保不凡姿萬里長隨六龍馭

姚少師所藏八駿圖　前人

周家八馬如飛電夙昔傳聞今始見銳耳雙分秋竹

批拳毛一片桃花旋肉騣疊聳高崔嵬權奇知此眞龍媒霜蹄試踏層冰裂駿尾欲掉長飈廻瑤池宴罷歸來早絡月羈金照京鎬紫鞚飛時逐落花雕鞍解處眠芳草由來駿骨健且馴弄影驕嘶不動塵有時渴飲天津水五色照見波粼粼圉官騎來難久駐飲向春流最深處珠銜寶勒不敢疏直恐飛騰化龍去古來善畫韋與韓此畫豈同凡馬看人間造次不可得苜蓿秋深煙雨寒

觀內廐馬　前人

繡勒雕鞍七寶裝天閑十二見飛黃行驂鸞輅隨仙仗嘶逼龍樓識御香玉轡按時經細柳錦條控處獵長楊虎文鳳臆眞無匹浪說周家八駿良

題進士十友會瘦馬圖　張以寧

卜侯喜我詩袖出瘦馬圖前有杜陵瘦馬行令我閣筆久嗟吁憶昔馬齒未長日金羈躞蹀嘶天衢逐景虞泉日未晡羲和頓轡喘不蘇石根一蹶亦常事誰遺逸足輕夷途霜風大澤百草枯飲齕不飽長毛疏相者舉肥汝苦瘠委棄乃在城東隅病顙有時磨古

樹翻蹄無力滾平蕪當年笑殺紫燕愚中路淸涕流鹽車嗟哉此馬世罕有駑駘多肉空數腴骨格稜層神觀在頗類山澤之仙癯解劍贖汝歸伯樂今豈無浴之萬里流秣以百束芻苜蓿花白春雲鋪氣全或比新生駒持之西獻穆天子尙與八駿爭先驅瑤池雲氣浮太虛日出積雪靑禽呼長望臨風心鬱紆

題善原道韓幹黑馬圖

詹同

善家堂上書滿廚古今名畫頻卷舒我來一見韓幹筆龍精自與凡馬殊元鬣披披首渴烏紫瞳毿毿雙明珠黑雲一片忽墜地房星半夜飛神都御溝流水柳千樹圍人騎出拂春露黃金腰帶素花衣馬上回頭看飛絮絲韁在手不敢縱追風恐過龍樓去君不見向來畫馬只畫肉神逸之氣多不足幹遺眞跡世所稀使我見此思天育善家兄弟一馬驄此馬眞與麒麟同白璧玉斗亦不換早晚持獻明光宮

題五馬圖

李曙

開元四十萬匹馬誰是超然出羣者曹韓筆力非不工須信眞龍最難寫眞龍只有拳毛騧太宗騎此開

唐家雄姿猛氣世無敵當年識者久歎嗟吳興公子畫五匹滿眼風雲起蕭瑟一匹玉花齧且驕一匹飛黃甚飄逸駮文殊者一匹雄一匹紫電奔長虹中央正立一匹胡青驄遂令四馬皆下風想見承華春苜蓿此馬由來字天育殿紅盤袍帽紋縠奚官杖策來監牧花萼樓前風日遲五王宴罷何逶迤乃知畫師用心苦俟我落筆題新詩

宣宗皇帝御筆白馬　何洛文

臺上黃金駿毫端白雪驄玉花生御榻寶繪奪天工照夜雙珂瑩凝霜匹練空瑤池仙馭遠猶見畫圖雄

五馬圖　鎦師邵

渥洼水中產龍馬房星之精自天下星奔電掣勢莫當豈比尋常駕轅者竹批峻耳鐵作蹄雄姿颯沓精權奇日行三萬等歷塊未許八駿相追隨今觀此圖凡五匹畫史經營各臻極就中一匹是眞龍異質殊形人莫識滄溟氣含雲霧凉蹴躡顧盼思騰驤神奇變化在頃刻素壁高堂安可常

題韓左軍馬圖　鄭嘉

當時四十萬匹中出羣意氣偏豪雄三駿剪花蹄削玉拳毛一團如旋風飛騰射獵南山下踏雪歸來汗猶赭奚官乍卸紫馱韉解渴汲與華清泉鳳頭青絲掣欲斷一口擬吸天池乾日奔千里如電走飲秣翻落駑駘後東家蹇驢鈍莫驅熱浴冷水饑欲芻賢愚否泰亦如此撫膺歎息良馬圖

應制西洋駒

商輅

天生駿骨眞奇哉貢之遠自西洋來西洋神駒何所致雲霧晦冥初降胎身簇丹砂蹄削玉月鏡夾瞳耳批竹追風掣電氣如虹世人得此那敢畜當時皇祖御宸極德化覆冒西南國海不揚波風不鳴重譯來朝靡虛日豈無犀象與珠貝不貴異物貴良驥玉階控獻聖情怡振鬣驕嘶如有意天閑自此識龍種駑駘一見覺神悚孳生歲歲蕃且息麀櫪充牣如雲湧郊壇有事備威儀錦韉寶絡光陸離和鸞前導恣容與凡馬不許爭驅馳

馬鬬虎

邵珪

天門名馬眞龍媒萬里新自流沙來先皇知爾才磊

落放入虎圈與虎搏霜蹄蹴踏虎即斃英風颯爽來
天際當時觀者應歎嗟唐家豈有拳毛騧

雙馭圖　張羽

內官裝束樣能齊宛洛春風信馬蹄共說放朝無一
事看花直到夾城西

畫馬　鎦績

雙駒汗血已斑斑蹀躞春風意態閑聞道千金求駿
骨不應龍種在人間

紫騮馬　王慎中

珠汗四垂碧玉蹄韁絲陡勒不勝嘶長安陌上催花
雨萬樹紅英踏作泥

咏馬　高啓

羅帕覆春風連鞍賜有功蹄高騎得稱身出萬軍中

君馬黃　王偁

君馬黃我馬白二馬同嘶出南陌南陌東阡夾渭橋
馬行平地似青霄羈金絡月人皆羨振玉鳴珂意自
驕朝出相隨暮相逐可憐人馬皆如玉如何與君生
別離君馬東行我馬西欲知後夜長鳴處羞對駑駘

一萬蹄

子昂畫馬卷　李東陽

翰林學士眞天人平生書畫皆通神自言少小嗜毫素寸紙遍作雲煙痕老來意態盡物理畫馬欲過曹將軍此圖似出西域種骨法權奇氣軒聳將身蹴地踢不前矯首見人驚欲踊燕家死馬猶堪賣況此風神解飛動在野須教一顧空登臺未覺千金重崔郎愛畫復好奇向來得此信且疑爲渠指點是眞蹟老我聰明非昔時圖窮忽見銀鉤筆復訝驪珠海中出江南贗本今已多入眼自須分甲乙世人得者惟見一至寶逢時故難匹從此高堂展玩頻明牕淨几無長日

轅駒歌　李夢陽

世徑互險夷富貴安所需昔爲櫪中駿今爲轅下駒白日仰悲鳴靑雲立踟躕未蒙主人顧何由效馳驅朝思碣石津夕睇流沙隅長恐侶凡蹇棄捐中路衢

紫騮馬　袁宏道

紫騮馬行且嘶顧爲分背交頸之逸足不顧爲追風

絕景之霜蹄霜蹄滅沒邊城道朔風一夜霜花老縱使踏破天山雲誰似華陰一寸草紫騮馬聽我歌壯心耗不盡奈爾四蹄何

愛妾換馬

屠瑤瑟

卿愛落雁姿儂愛飛龍騎日暮別揮鞭男兒何意氣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故三章云）

徐渭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白草連天靡蒼鷹蹋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驀紫騮颼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囘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幷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櫪崩轟已破圍寒呼隨蹤起黑旋裏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帶烙成駢死斷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恭題文皇四駿圖二首　張居正

龍駒（鄭村壩大戰胷堂著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翼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兩瞳文皇將士盡羆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胷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何必減元戎君不見虎士標形麟閣裏龍駒亦入畫圖中

棗騮（小河大戰胷堂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

紫騮馬金絡月朝刷燕脯秣越傲儻精權奇超驤走滅沒當年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騮尤最雄戰罷不知身著箭飛來祇覺足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澌血流赭雖言百萬倒戈中猶有彎弧射鉤者

恭題文皇帝四駿圖　王家屏

赤兔（白溝河大戰胷著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

雷鞫鞫北軍來赤兔走黃雲開攫身超來澗策足絕浮埃白溝原頭振鼙鼓貫陳穿營猛如虎穆王八駿詎爲奇昭陵六馬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瘢還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造難

龍駒　　王錫爵

玉勒繡纏鬃天廐出眞龍報恩苟得所寧論劒戟鋒是時元戎方首路霜毛血濺仍馳鶩將軍抽矢前致詞願言不忘射鉤時

飛兎　　前人

白溝昔合圍龍篤忽三易不成元武陣寧標飛兎跡鬅鬙漬血汗成珠此時七萃紛前驅即今宛馬西來道試看茫茫白溝草

賦得征馬嘶送客向朔方　　邵圭潔

馳馬向榆州蕭蕭鳴未休朔風千里道落日萬山秋影亂驕行邑聲長帶別愁丈夫思報主日夜隴西頭

宣廟御筆馬　　陳于陛

寶繪傳神駿權奇尺素收蹄攢雙碧玉文散五花虯赤汗當沾臆黃金爲絡頭天閑今萬匹何必按圖求

題趙仲穆彥徵畫馬　　錢宰

驄馬連錢新鑿蹄絡頭羈馽帶任官奚來從月窟眞無價進入天閑不敢嘶雨露九重思冀北風塵千里下淮西解鞍知在休兵後楊柳平河春草齊

趙松雪八駿圖　王澤

趙家王孫擅好書更復畫馬如江都嘗從玉堂罷春直慣寫天馬隨監奴馬來西宛龍八尺勢或怒驚如鵠立似疑初浴滎河波身上龍紋五花濕王孫寫駿不寫形運思已久天機精都將臨池古書法落筆一掃十八驚今逢此圖乃八匹老我見之唯嘆息人間駑馬漫紛紜天上龍文誰購得憶昨八駿登瑤池崑崙萬里天西陲風行電邁景恍惚翠蕤不動天王旗古來八駿雖已矣房星在天還不死雄姿伏櫪世豈無胡乃唯稱穆天子

題松雪畫馬　劉溥

王孫畫馬世無敵一畫一回飛霹靂千里長風入綵毫平沙碧草春無跡硯池想是通渥洼突然走出白鼻騧翻濤浴浪動光彩雲影滿身堆玉花玉花連錢汗流血駿尾捎風蹄踣鐵何時騎得似畫中踏破陰山古時雪

題趙松雪馬圖　僧來復

振鬣長鳴產月支玉關風急貢來時五花獅子眞龍

種賜出黃門不敢騎

題韓幹畫馬圖　　宗衍

唐朝畫馬誰第一韓幹妙出曹將軍此圖無乃幹所作世上有若眞空羣雙瞳精熒兩耳立蘭筋束骨皮肉急何年霹靂起龍池五花一團雲氣濕當年天子少馬騎遠求烏孫詔寫之卽今內廄多如蟻縱有騏驎畫者誰

馬部選句

魏陳琳武軍賦馬則飛雲絕景直髻騧驪駮龍紫鹿文豹躢魚走駿驚飆步象雲浮

晉傅元良馬賦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韉織勒含華又飾以金羈甲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又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力飛骨踴又奮疊沛艾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衡斯逝攬控則止又馳射馬賦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

託身豈驥德之足慕晞萬里之淸塵又百鳥齊與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韉采鮮又佷如華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又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如逸虎

晉張協七命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騂騆黑照元綵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覩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

宋顏延之天馬狀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蟻朱文綠蚍紫燕水軼鶩鳧陸越飛箭遇山爲風値雲成電

梁昭明太子七契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比速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駿赤兔莫與爭途異態踕跪奇姿

猗倚逸足騄反遊雲移駃形函遊華日不暇徙乃飾金羈之昭晰加以玉鞍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燦爛逸氣既爲勝矚美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流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弓而乘之乎逸士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粤今樂靜豈能感娛

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曹植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又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陳琳詩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王粲詩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

梁簡文帝詩善馬還長樂黃金付水衡又滅竈驅前馬銜枚進後兵

陳後主詩蹀躞紫騮馬照耀白銀鞍

張正見詩金堤分錦纜白馬渡蓮舟

唐張說詩出豫榮前馬迴鑾表後車又一朝驅四馬連轡入龍樓

杜甫詩國馬竭芻豆官雞輸稻粱又竹裏行廚洗玉

盤花邊立馬簇金鞍（又）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又）

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

岑參詩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

高適詩路繞梁山匹馬遲

劉長卿詩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

錢起宴曹王宅詩賢王四馬退朝初小苑三春帶雨餘

元稹詩借騎銀杏葉（注）學士初入例借飛龍馬

白居易詩病瘡老馬收蹄立避箭高鴻盡翅飛

溫庭筠醉歌駑馬垂頭搶冥塵驊騮一日行千里

吳均詩青驪白駮的顱馬金羈絲鞚紫絲鞶

韓偓詩左牽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

宋蘇軾詩癡馬惜障泥臨流不肯渡

陸游詩老馬貪行強受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三二八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馬部紀事一

禽蟲典第九十七卷

馬部紀事一

名馬記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于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雲笈七籤黃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

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隨得隨所宜也

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又曰吉良出大封國文馬縞身朱鬛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爲政應而出注今飛龍司有吉良廐因此也薛綜曰與騰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葛稚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據吉光卽馬騰黃卽獸稚川之說又別

拾遺記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

通鑑前編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

史記五帝本紀堯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帝舜元年地出乘黃之馬

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注）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

禮記檀弓夏后氏戎事乘驪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注）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

檀弓殷人戎事乘翰（注）翰白色也

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

淮南子道應訓紂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

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鷄斯之乘以獻于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注）鷄斯神馬也

禮記檀弓周人戎事乘騵（注）騵騮馬白腹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注）蕃鬣赤鬣也

書經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汲冢周書王會解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注）犬戎西戎遠者

禺氏騊駼（注）禺氏西北戎夷騊駼馬屬

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竹書紀年穆王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綠

耳

穆天子傳辛丑天子西征至於䣙人河宗之子孫䣙柏絮且逆天子於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野馬走五百里卭卭距虛走百里（注）卭卭距虛赤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蛩蛩距虛並言之耳

河宗伯夭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

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勑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於枝洔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注）赤驥世所謂騏驥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卽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

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因獻食馬三百（注）可以供廚膳者

壬申天子西征至於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於天子食馬九百天子使祭父受之

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

孟春丁酉天子北征口之人潛時觴天子於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

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鶉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野馬三百

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二匹（驂騑馬也）野馬野牛四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

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注）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

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

十駟天子之豪馬豪牛尨狗毫羊以三十祭文山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蘜騮而左綠耳右驂赤蘁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𦐇𦐇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天子飲許男于洧上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

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注）爾雅曰畋獵齊足尚疾也

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己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于是白鹿一牾椉逸出走天子乘巨黃之乘□焉

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注）未詳所云

拾遺記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于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山西蔚州志馬頭山下有紅土可爲印色世傳周穆王乘八駿至此馬斃其血化爲紅土

韓子外儲說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前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綴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

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

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于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

竹書紀年孝王五年西人來獻馬

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名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竹書紀年宣王三十二年有馬化爲人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

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管子小匡篇狄人攻衞衞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

小問篇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寡人今者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焉無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說苑政理篇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管子大匡篇桓公修于政不修于兵革問管仲將何行管仲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

韓子說林篇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石樓縣志屈產泉在縣東南四里從山下石眼瀆瀉清洌可啜春秋晉時有馬飲此泉而產龍駒石上馬蹄至今存焉昔晉人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是也

穀梁傳僖二年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

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

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秦本紀繆公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驇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無從晉師子玉使鬬勃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

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于秦使襲鄭三十三年春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三十三年夏四月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

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

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後漢書郭丹傳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哉

正諫篇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不敢莊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罷陽夏之師

左傳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

歸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馬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冬來反馬也（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左傳成公二年晉從齊師陳于案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

十八年晉侯伐齊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齊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注）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二十六年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二十八年齊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

國語湫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尙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國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名而復之

春秋緯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

有似駁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駁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

左傳昭公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二十六年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

二十九年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莊子人間世篇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于蘧伯玉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晏子諫上篇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雜上篇公遊于紀得金乃發視之中有書曰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其不亡何待乎

新序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

說苑正諫篇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臣術篇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

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家語正論篇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于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

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價必蚤正以待之者也

家語子路篇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伯欲敗其政乃

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而能以我

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刦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駕車者中兩馬爲服馬兩旁各一馬爲驂馬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畀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

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韓詩外傳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論衡書虛篇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

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

越絕書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

吳越春秋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

左傳哀公六年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

十一年齊爲郞故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季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十四年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

人奔喪弗納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韓子外儲說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說苑反質篇趙簡子乘敝車瘦馬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急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韓子外儲說王子於期爲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

君道篇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

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戰國策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

說苑復恩篇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于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

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勞顧乃肯見于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于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侯大悅而笑

孔叢子抗志篇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于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漢書五行志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于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强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史記孫臏傳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韓子內儲說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說苑尊賢篇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

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論衡知實篇客有見淳于髡于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遠後見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

戰國策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

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韓詩外傳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問于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呂氏春秋用民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

淮南子說山訓伯牙鼓琴駟馬仰秣

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

先生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于梁乎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公孫龍子跡府篇公孫龍六國時辨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辨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宐從今合一爲物非也如求白馬于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

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于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敎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韓子外儲說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百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異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常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葵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

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卽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太子有千里馬肝美太子卽進肝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强弱各以類相從也

中華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後漢書耿夔傳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于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注）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述異記東海上有蒲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縈蒲繫馬蒲至今縈紆

史記李斯傳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

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名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二世本紀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

淮南子人間訓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

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八卷目錄

馬部紀事二

禽蟲典第九十八卷

馬部紀事二

烏程縣志項羽避仇吳中過大溪有異物焉早暮以尾剪人吞之羽跨其背一手扼頸一手抱樹連拔大樹數章天矚視之馬也徧體黑龍紋

漢書項羽傳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而出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

史記匈奴傳匈奴圍高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

漂粟手牘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廐內不得出值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于馬首頃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鷰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五行志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爰盎傳盎爲中郎將常引大體忼慨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鹽鐵論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

搜神記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愼美聲遠聞直所乘騧駮馬一匹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答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搆孝直取受贓事乃教下獄

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余吾在朔方北）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史記樂書今上卽位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雪牛馬皆踡縮如蝟

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挏馬

注　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

張騫傳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

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使往旣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卽破宛矣天子乃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上書言道遠乏食願且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乃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

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槖駝以萬數發天下七科讁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善馬云至宛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乃共殺王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軍吏皆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天子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武帝本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史記平準書武帝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

汲黯傳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皁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

珍珠船漢武帝因巡狩權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

西京雜記衞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史記褚先生補任安傳安爲衞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衞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名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甞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

力遷未央廐令上甞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

述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嚙之狀湖中呼爲馬澤

史記李廣傳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佯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復得其餘軍

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市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西域傳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匈奴傳時東國强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

漢書食貨志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注）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十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鄭當時傳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

趙充國傳充國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令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注）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

馮奉世傳奉世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昭帝本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注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蕃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

元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平帝本紀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

五行志成帝綏和四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名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幷誅外家丁傅又廢哀帝傅皇

后令自殺發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

博物志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注）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

西域烏秅國傳烏秅國出小步馬（注）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卽今所謂百步千迹者也

陳留耆舊傳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闌舉一乘車馬一匹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佛祖歷代通載詔以釋迦寶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帝于城西雍門外立寺與騰蘭居之以白馬駝經而來遂名白馬寺

論衡實知篇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

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

中華古今注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讎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暢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後漢書光武本紀光武起於宛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劉元傳更始北都洛陽李松自長安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注）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吳漢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之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

賈復傳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署破虜將軍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李忠傳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公孫述傳帝與述書勸述降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漢兵遂守成都延岑募敢死士五千餘人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墜水緣馬尾得出

臧宮傳宮將兵屯駱越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叛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因擊破岑

耿弇傳（注）續漢書曰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

循吏傳序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

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

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注）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張湛傳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

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李憲傳憲餘黨淳于臨等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揚州令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于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卓茂傳茂初辟丞相府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衛颯傳颯以桂陽太守卒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注）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班超傳超使西域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

（書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趙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肅宗即位下詔徵超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

鄧騭傳騭子侍中鳳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于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

第五倫傳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肅宗立代牟融爲司空倫奉公盡節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釋常談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芻爛粟以飼馬

宋書符瑞志漢元和中騰黃見郡國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賜蒼書曰今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蠻夷傳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元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郡有滇池肅宗元和中蜀郡王阜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

張敞傳敞爲京兆尹罷朝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

耿恭傳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明年匈奴攻金蒲城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廉范傳范爲蜀郡太守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

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安帝本紀永初元年詔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王忳傳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卽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幷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幷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

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滄州新志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家怪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世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

後漢書郭汲傳汲前在井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逢迎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戴就傳就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幽囚考掠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

張奐傳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

鞬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桓典傳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梁冀傳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遠致汗血名馬

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

靈帝本紀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注騄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五行志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范式傳式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尋卒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友人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

三輔決錄安陵道者有次仲仙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公孫瓚傳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瓚輒厲色憤怒

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

英雄記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邙阪下

後漢書東夷傳濊其地多文豹有果下馬注高三尺乘可于果樹下行

名馬記曹公所乘馬名絕影

獨異志孫堅字文臺戰爲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踣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于草中

魏志曹洪傳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搜神記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

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機警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否問曰曹操何在紿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

後漢書呂布傳布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于常山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爲徐州牧曹操自將擊布塹圍之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耶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

寰宇記張飛有馬名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江夏白馬廟者舊云飛之靈也

蜀志先主傳注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厠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過

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行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魏志鍾繇傳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

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龐德傳德常乘白馬時謂之白馬將軍

中華古今注曹眞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獨異志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于文帝

魏志朱建平傳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水經注中盧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一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馬港言初得此馬洗之于此因以名之亦云乘出沔次浴之又曰洗馬既渡沔宿處名之曰騎亭

南中志存駝縣雍闓反結壘于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雍梁夷言馬也

吳志孫權傳嘉禾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諸葛恪傳恪爲左輔都尉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搜神記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

晉書五行志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志孫霸傳霸賜死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元曰盜乘御馬罪云何元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

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元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

名馬記晉武帝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

晉書羊祜傳有相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文立傳武帝以立爲散騎常侍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五行志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于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

進此馬旣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驪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王湛傳湛沖素簡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于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

王濟傳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說王武子好馬買地試馬編錢匝地時人謂之金埒

雲仙雜記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鄣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鞍八月中秋則玉櫳總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餧馬以明沙豆薔薇草

晉書五行志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戎幕閒談李勢在蜀欲滅頻有怪異廣漢馬生角長寸半又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

晉書五行志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世說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騡馬

晉書郭默傳劉元海遣從子劉曜討默默遣弟郭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

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强與俱歸

郤詵傳詵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

石季龍載記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

佛圖澄傳石季龍傾心事澄及石宣害韜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

五行志元帝大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

苻堅載記堅遣使西域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鬛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

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

異苑苻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躕臨澗垂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旤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涼武昭王暠傳暠字元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

起謂緜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庾亮傳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于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卞壺傳庾亮將徵蘇峻壺固爭不納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豈須馬哉

慕容儁載記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于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晉書阮咸傳咸素幸姑婢姑歸婢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

王徽之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

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騎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搜神後記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易洞林郭璞爲左尉周恭上云君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世說庾翼常出未還婦母阮與女上安陵城樓俄頃翼歸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于道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氣自若

還冤記晉張瓘爲宋混遣弟澄所害混有疾見瓘從屋而下混因病死澄廐中馬一夕無尾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

吳郡志支遁庵在南峯古號支硎山今有白馬澗支飲馬處也庵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支道林好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於橋下馬溲處忽生蓮花

世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華陽國志會無縣有天馬河馬日千里後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塚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逕厥迹存焉

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常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常出此穴相去數千里

名馬記晉武帝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黑一白盤戲河水之上

通鑑姚襄所乘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戰而馬倒秦兵擒之

晉書劉邁傳桓靈寶嘗于殷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靈寶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仲堪失色

姚興載記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

冉閔載記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

五行志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元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元不當舉兵向上也元不寤以至夷滅

恭帝爲瑯琊王好奇戲嘗閑一馬于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

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三二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禽蟲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九十九卷目錄

馬部紀事三

禽蟲典第九十九卷

馬部紀事三

南史王鎭惡傳武帝謀討劉毅轉鎭惡參軍事徑襲城津戍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宋書傳弘之傳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于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致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嘆息初上馬以

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謝莊傳莊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爲賦莊上上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

宗越傳太守夏侯穆擢越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輙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

蕭惠開傳惠開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

女紅餘志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毦珠羈玉珂金鐙

南史宋後廢帝本紀帝元徽五年遇弒初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曰太子也漸長喜怒乖節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

胡諧之傳諧之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

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

南齊書劉懷珍傳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嚙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

太祖本紀太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旣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祚號此馬爲龍驤將軍世謂爲龍驤赤

五行志建昌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

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腳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江祏傳劉暄初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王融傳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懃懃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南史王廣之傳廣之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旣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

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卽擢爲軍主

齊廢帝鬱林王本紀帝素好狗馬卽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閹人徐龍駒于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

齊廢帝東昏侯本紀帝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爲樂

武帝本紀帝爲司州刺史在州甚有威名常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荅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

西戎傳河南王國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國多善馬

梁書河南王傳天監十五年遣使獻赤舞龍駒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南郡王大連傳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

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他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

鄱陽忠烈王恢傳恢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鎭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鎭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南史張率傳率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侯景傳景發兵反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是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

頭不前

隋書五行志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戰其所乘白馬長鳴喋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臥不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景因此大敗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綜鎮彭城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綜潛奔蕭城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梁武陵王紀傳紀在蜀甲器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

述異記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騘馬甚快大明六年夢其亡兄衆慶曰吾方有戎役而無快馬汝可以騘馬見與夢中許諾既覺呼同宿者說所夢始畢乃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療治向晨馬死衆寶還臥如故眠聞衆

慶語曰向聊求馬汝護治備至將惜之耶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酉陽雜俎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聲音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樂欲訖有馬數十匹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趨馬誆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

隋書五行志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爲周師所虜

魏書帝紀始祖神元皇帝生而英叡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回部大人竇賓始祖有雄傑之

度時人莫測後與賓攻西部軍敗失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令其部內求與馬之人當加重賞始祖隱而不言久之賓乃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固問所欲始祖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賓乃敬從積十數歲德化大洽諸舊部民咸來歸附

奚斤傳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簞簞捽其髮落傷其一乳

北史張袞傳袞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進

魏書李冲傳冲遷中書令轉南部尚書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

類也

北史魏明元帝紀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

魏書蠕蠕傳延和二年二月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

世祖本紀太延二年十有一月己酉行幸棡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源賀傳高宗卽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因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匹而已

宿石傳石遷內行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

高宗本紀興光元年秋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

王肅傳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高祖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

賜駿馬一匹

傅永傳傅永年逾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

南天竺國傳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自此每使朝貢

靈徵志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恆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騣處不生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爲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螝長五寸已下大如櫓

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勑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北史高謙之傳謙之行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僞枷一囚於馬市宣言是詐市馬賊密遣人察市私議者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戸七百以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廆二部馬

鬬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鬬相傷吐谷渾曰馬是畜耳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鬬鬬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若洛廆悔遣舊老及長史七那樓追謝留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卽令從騎擁馬令回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回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元孫其間可百餘年我及元孫間始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

青海周圍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高句麗傳夫餘王命朱蒙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

伽藍記河間王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鏁環諸王服其豪富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魏淸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即以與之

北齊書神武本紀神武歸尒朱榮于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于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

討鄭儼徐紇而淸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陸法和傳法和爲人買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

尒朱文暢傳文暢弟文略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

北史王晧傳晧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藝術傳信都芳性淸儉質直不與物和慕容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

盧潛傳潛雅性貞固行臺慕容侍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侍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

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尙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營佛事其爲時重如此

隋書五行志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北齊書幼主本紀幼主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

三國典略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弦縶殺之使以庫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抑車狀如號哭見者異之

渚宮故事齊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韝之卽不動韝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卽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周書齊煬王憲傳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

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

李穆傳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于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盼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安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嘆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于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其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

韋夐傳韋孝寬爲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

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北史賀若敦傳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敦軍素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

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莫能制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臂向前去十餘步踴躍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唐文皇勅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口盡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

所在

隋書盧思道傳思道從兄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沈光傳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

劉行本傳行本爲太子左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當不及於此

五行志大業四年太原廄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廄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

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廄馬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煬帝本紀大業五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

五行志大業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李景傳景大業九年進爵滑國公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獅子騘

唐書高祖太穆順聖皇后傳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畱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項果坐譴

隋書五行志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廄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唐書五行志義寧二年五月戊申有馬生角長二寸未有肉角者兵象

創業起居注帝定入關之策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幷馬而至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

禮其馬千匹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其欲少買且以見貧示其非急於馬吾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爲迫役自費家財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靜辭帝私誡之曰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冬十一月禁獻小馬

五行志武德三年十月王世充僞左僕射韋霽馬生角當項

洽聞記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紋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

隋唐嘉話竇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眞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幷擒少

年而返卽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馬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唐書樂志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驃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名馬記武德七年康國獻名馬

陝西通志馬跑泉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四十里尉遲敬德與金牙戰士卒疲渴無水敬德馬忽跑出泉三軍飲足

唐書羅士信傳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

聞見後錄唐高祖太子建成與元吉共傾世民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躡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不有命

唐書文德皇后傳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后妃象也

册府元龜貞觀二年九月甘州獻白馬朱鬛

貞觀十三年三月吉辰廐產白馬朱騣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年八月丙戌踰隴山關次瓦亭觀牧馬

骨利幹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懸光驄曰決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騧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

酉陽雜俎骨利幹國獻馬百匹十匹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陝西通志馬跑泉在西安府咸陽縣西二十五里唐太宗獵此馬跑地湧出

廬陵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

而死

隋唐嘉話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二年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

乾封二年二月辛丑禁工商乘馬

銷夏唐高宗時天子饗會夏燕蒲萄園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

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唐書五行志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匹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

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生而死

又咸陽牡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綠毛皆馬禍也

雅俗稽言唐武宗懿將兵遇敵而遁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既低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

躍上也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謂躍上馬也

景龍文館記中宗時宴吐蕃殿中奏蹀馬之戲皆五色綵絲金校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翼樂作馬皆隨之宛轉中律遇作樂者飲酒以口銜杯臥而復起吐蕃大驚

朝野僉載德州刺史張訥之一馬白其色如練父雄爲數州刺史嘗乘之其兄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之及訥之從給事中改德州刺史入爲國

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其馬猶在計八十年餘極肥健騣脚不散

唐書姜晦傳開元初拜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遊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

冊府元龜開元二年正月丙寅涼州獻朱騣尾白馬

銷夏元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問奏曰崇方衫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乃命小駟頓忘繁溽

唐書王毛仲傳臨淄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茼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僰僮千口爲牧圉檢勒芻粟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

朝野僉載廣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蔡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蔡悟曰我家先有白馬

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此之謂也

冊府元龜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六肋肉尾無毛

唐書五行志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

雲仙雜記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我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

唐書禮樂志元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後賜宴設酺亦會勤政樓其日未明金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後繡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閑廐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

宣室志李邕爲臨淄太守入山採藥忽遇一翁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無勞採常藥耳邕曰

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邕方命駕以後乘遽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卽命吏求神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脅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眞簇笛之音日行三百里乾貞詢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閑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頒示中外

名畫記明皇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牀榻是知異於古馬也

龍城錄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瑯嬛記李白有馬名黃芝

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

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鶴林玉露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

譚賓錄李林甫固寵市權謂補闕杜暹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言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

冊府元龜天寶元年正月乙未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簡視時有慶雲五色遙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實錄從之

開元天寶遺事祿山晚益肥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

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旣爲閑廄羣牧等使上脚筋馬皆陰擇選之

紀異錄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赤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二曰紫玉輦三曰平山輦四曰凌雲輦五曰飛香輦六曰百花輦復命圖於瑤光殿乃改爲觀驥殿

明皇雜錄元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貢

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饗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松窻雜記元宗好走馬擊毬內廄所飼者意猶未堪適會黃旛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旛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能知之旛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俠少每到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于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名馬記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于河帝西幸入渭水化爲龍泳去

唐書王忠嗣傳忠嗣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續博物志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杜陽雜編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土番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淩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劵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幷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虬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

眞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閣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趨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愛旣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廣異記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旻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劍自後砟穆頸殪而隕地觔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膊上方始心惋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起坐馬亦來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繫髮正首之後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洶懼遂載還

旻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一二百餘日方愈

舊唐書五行志建中四年五月滑州馬生角

侯鯖錄唐興元間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過馬肆見一悍馬結縶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叉其頤三四人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人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百萬易之馬主懣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骨體德度了非凡馬主者不知俾雜駑輩槽棧敗壞糞穢狼藉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旣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侍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易是縶結穢雜之物馬彌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斷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唐國史補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

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戚多圖寫之

杜陽雜編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謂之功臣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酹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

唐書李晟傳晟子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名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於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

良馬一繫柱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願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

柳公綽傳公綽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三月以旱省飛龍廐馬

嘉話錄蔡之將破有馬生牛蹄者

全唐詩話樂天求馬裴度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唐書李賀傳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

酉陽雜俎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于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

大如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鄯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

因話錄太和初王潛爲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臥塞塗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餘干縣志文宗太和初五彩山吳適嘗洗馬於陂一日風雨晦暝羣馬奔逸一牝與龍交明年生赤駒高九尺長一丈日行千里適獻之

舊唐書五行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監軍小將家馬因飲水吐出珠寶一獻之

因話錄相國令狐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鎭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

恐傷人屋倒閔鄉常侍豈宜問馬

賈氏談錄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嘗有畜白馬者

唐書五行志開成元年六月揚州呂明齊家馬生角長一寸三分

會昌元年四月桂州有馬生駒三足能隨羣於牧

劉從諫傳從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卽愬於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仇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

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

史憲忠傳憲忠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從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强取之歸直什一戎人怒因與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

杜牧傳山東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

瑯嬛記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瞋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廣陵妖亂志高駢有所愛馬死圉人懼得罪求救於呂用之用之乃入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之淮海杲仁訴無馬令公大烏且望一借頃刻廐吏報大烏忽汗發駢徐應之曰吾以借陳司徒矣俄而告斃

唐書五行志咸通三年郴州馬生角十一年沁州錦

上及和川牡馬生子皆死

劇談錄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衆醫無不療之不瘳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鄰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寠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艤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于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于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縑賫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馬於青州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

焉密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會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上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耨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遂奚異於此

三水小牘京兆韋玭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騧白馬者曰此極駔駿玭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溝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玭遂躍上高枝中以爲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瞑目長鳴仰視玭而長鳴躩地少頃齧桑木本柹落如掌臥卽或齕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焉玭懼其桑之顚也遙望其左數步外有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

底馬亦隨入玭與馬俱殞焉

北夢瑣言路巖自成都移鎭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劉三復能紀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

唐書五行志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雲仙雜記校書郎李蟠畜馬甚多出遊則一里更二馬人借供應可逮十家

雲溪友議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歎其運蹇也薛平僕射出鎭浙西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河東公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饘賂餞行

唐書五行志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

二年二月蘇州嘉興馬生角

光啓二年夏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咤蓬如篲咤怒象

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許蹄大如七寸甌

齊映傳映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淸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

孔帖李嗣業有宛馬十匹上於官以助軍

幸蜀記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能數般馬伎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其時聖駕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于諸尋求雲陽縣買得一匹浪狗本在宣徽南院安下僖宗日日獨行浪狗院中問買的馬自潛行看之此馬又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稱數遍其馬忽爾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不醒浪狗驚惶將數銀盂子尿灌僖宗口良久

方蘇歸稱氣疾詒醫二十餘人候脉用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其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李懷遠傳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

舊唐書良吏傳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

三水小牘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驟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靈州靈武郡土貢野馬

會州會寧郡土貢野馬革

豐州九原郡土貢野馬胯革

單于大都護府土貢野馬胯革

安北大都護府土貢野馬胯革

隴右道瓜州晉昌郡土貢野馬革

甘州張掖郡土貢野馬革

肅州酒泉郡土貢野馬革

劍南道嶲州越嶲郡土貢蜀馬

原化記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于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著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覔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一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衆救乃免意恨其賣己也

唐韓晞常知永豐倉有一馬乘來日久遇過客有一蜀馬蹄齧頗甚晞令取來繫於庭樹晞謂客曰此小

馬豈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圉人善騎調惡馬即令名之遣取鞭轡此馬督目斜睨於晞忽然掣韁走上階蹄晞落牀屈膝於地將斃之時晞所乘馬繫在別柱見此亦掣斷韁來齧此馬遂齧數口方得免衆買此馬殺而食之晞自後彌愛其馬焉

廣異記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門客善持呪者忽夢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餘爲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皆奴之作也後數歲馬可值百餘千有柔深嘆其言不驗頃之裴寬爲採訪使以有柔爲判官裴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授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數日後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解鳥語經李南乘赤馬行道上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黄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

許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斷而盲者隨應之其盲果白馬子

唐書外國傳有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

南詔傳越睒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通典唐翔麟儀鳳苑廄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北夢瑣言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適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九域志龍泉在延州牧龍川多產駿馬

蜀檮杌王建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

私自異之

五代史四夷附錄五代之際契丹最盛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

吳越世家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

寇彥卿傳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

唐本紀克用攻王鎔於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康福傳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

明宗本紀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范延光傳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嘆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漢本紀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智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於太原智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智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

李金全傳金全其先出於吐渾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

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兵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

東漢世家劉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

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

四夷附錄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北行窮其所見

珍珠船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辟寒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

十國春秋朱瑾傳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知訓惡瑾位加己上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名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

前蜀後主本紀魏王繼岌選苑中馬得二十許匹曰麝香騧曰錦耳驄曰駱十二曰趫日驄曰偏界王曰陷冰騟曰長命驪曰孫兒驄曰籠菘白曰八百哥曰掠地雲曰錦地龍曰雪面娘曰月影三曰玉尾騟曰

撒沙騮曰天花落曰旋風白曰窣地嬌曰六尺金曰銜蟬奴初帝有馬數百皆上駟也至是比選更爲逸足之尤者

北漢世主本紀乾祐七年帝伐周大敗周主至潞州帝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鵰窠嶺間道馳去帝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閩康宗本紀通文元年詔以金錢市馬得良馬五賜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稽神錄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婦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廻顧化爲旋風撲瑗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旣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亦無他怪禍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卽去璋名馬數之曰吾以今日

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死之是以圉人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某府吏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責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入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復償吏不答徑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詰之云死已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負錢數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羣馬驚嘶漢威以爲妖拔劍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卽取食自云常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恆自撿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致死

亡後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玉堂閒話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姸媸爲駔儈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値兩馬之資况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旣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榲桲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鵝鴨之行及至家衿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名儈別贈二十

畫墁錄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爲城也

遼史蕭陶隗傳陶隗字烏古鄰宰相轄特六世孫剛直有威重咸雍初任馬羣太保素知羣牧名存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其實數牧人畏服陶隗上書曰羣牧以少爲多以無爲有上下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眞數著爲定籍公私兩濟從之畜産歲以蕃息

耶律韓八傳韓八籍羣牧馬闕其二一同事者考尋不

已韓八略不加詰卽先馳奏帝益信任韓八平居不屑細務喜慍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耶律唐古傳唐古字敵隱于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遷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嚴立科條禁奸民鬻馬於宋夏界因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詔邊境遵行著爲令

女里傳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

耶律陳家奴傳西北諸部寇邊以陳家奴爲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匹討諸部擒其酋送於朝偵候者見馬蹤意寇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案陳家奴不伏詔釋之

焚椒錄懿德皇后蕭氏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

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卷目錄

馬部紀事四

禽蟲典第一百卷

馬部紀事四

宋史薛懷讓傳懷讓好畜馬駞馬有大烏小烏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罷節鎭環衞祿薄猶有馬百匹槖駞三十頭傾貲以給芻粟朝夕閲視爲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聽

尹拙傳拙歷工部尚書太子詹事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

伏其該博

太祖本紀太祖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李筠傳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衞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况有儋珪搶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搶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

太平清話楊文公說苑云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餘杭沙門贊寧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斸之去土丈餘乃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三尺腦骨若斷柱積柴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南唐有大虹橋小虹橋飛虹橋皆傍宮牆也

宋史宋琪傳契丹入界之時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

清異錄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世說補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國老談苑開寶中御廏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亟名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日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眞他日太平天子也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於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

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名權於閤中書之穀曰吾嘗受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閤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惶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贖爾遂幷馬劵取之

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三年靈州獻官馬駒足有二距

揮麈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至高昌其地產五穀貴人食馬時四月獅子王避暑於北庭邀延德至其北庭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

宋史孔維傳維爲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

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元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籍田審如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愼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滋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

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授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爲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

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

高頔傳頔爲天雄軍掌書記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

五行志雍熙二年虔州吏李祚家馬生駒足有距

四年鄜州直羅縣民高英家馬生前兩足如牛

端拱二年夏州民程眞家馬生二駒

王禹偁傳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

遷五十匹顧肯虧一馬價哉

錢氏世家俶異母弟儼歷隨州觀察使常從幸天駟監會賜從官馬太宗敕有司曰錢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踶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宋史韓億傳維茂州地接羌夷番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

楊允恭傳北邊貢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馬司

李瀆傳瀆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鬻之其惡囂如此

澠水燕談錄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

法叅軍廉慎至貧及罷官先聽爲歸計賣所乘馬辨裝跨驢以歸魏埜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

輶軒雜錄徐仲車父石少亡終身不登山行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

靑箱雜記龍圖劉煜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煜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二言點蹄也煜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宋史五行志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名監馬生駒赤色肉尾無騣

談苑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揮麈後錄粘罕相金國取大遼繼擾我朝旣歸乃欲伐夏國夏人陰爲之備久矣忽求釁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給言于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

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此不敢向西發一矢

東軒筆錄孫良孺爲軍判官喜詐僞能爲樸野之狀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一來耶聞者駭笑

碧雲騢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畱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

續聞見近錄仁宗在春宮乘間時畫馬爲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爲太子諭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

廣東通志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謂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相月中必名拜相果如其言眞

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囘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宋史李大臨傳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爲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皁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眞廉士也

談苑夏守恩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

宋史葉淸臣傳皇祐元年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淸臣上對略曰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陜西京東四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

丁如此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

蘇宋傳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爲姦漁宋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

可談司馬溫公閑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研北雜志梅聖兪有馬名鐵獺

冷齋夜談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東軒筆錄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洎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却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

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於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墮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於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叫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宋史袁抗傳抗爲益州路轉運使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

幙府燕閒錄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逸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內翰以爲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墨客揮犀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常同造朝待旦於東華

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

墨莊漫錄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石林詩話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卽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荊公大壯之卽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靑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春渚紀聞元祐三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同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雲煙過眼錄元祐時于闐所貢鳳頭驄董氈進到錦膊驄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溫溪所進照夜白李伯時畫爲天馬圖

珍珠船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避暑錄話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爲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爲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胷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

東坡志林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傾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春渚紀聞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騍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吏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龍川別志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踶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旣登舟適有事當畧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

唅囈集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

墨莊漫錄崔鶠德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

哦詩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

五行志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生距時北方正用兵

東京夢華錄駕登寶津樓諸軍百戲呈於樓下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所呈馬騎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又有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復上謂之騙馬或用手握定鐙袴以身從後鞦來往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脚掛馬鬃左脚在鐙左手把鬃謂之獻鞍又曰棄鬃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袴以肩著鞍橋雙脚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脚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脚著鐙右脚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左手捉鞍右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藏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或出一鐙墜身著鞦以手向下綽地謂之綽塵或放令馬先走以身追及握馬尾而上謂之豹子馬

宋史曲端傳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

五行志紹興元年二月丙申右丞相留正乘馬早朝入禁扉馬斃近馬禍也

淸波雜志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一轉官舊有主管茶馬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虜雖講和戰守之備亦不可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吏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途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宋史五行志紹興五年廣西市馬全綱疫死

岳飛傳紹興七年飛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

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五行志紹興八年廣西海壖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

岳飛傳紹興十年金人攻拱亳命飛馳援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敗之

梅澗詩話姚輿嘗畜一馬名青獅子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

力報國紹興辛巳之冬金主亮來寇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時興爲統領以所部四百騎抵敵凡十餘戰權不救援部將戴皐亦翫視不救遂與馬同歿於陣朝廷憫之厚卹加謚立廟淮甸

宋史五行志淳熙六年十二月宕昌西馬金州馬皆大疫

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謂賢士不足

虞允文傳允文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至蜀立戶馬七條括民馬

王質傳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劵名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

桯史淳熙間宿松叛民汪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

文公政訓道夫言察院黃公鈹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

齊東野語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兵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鎭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衞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獄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蝱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蝱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蝱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

癸辛雜識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閫遣無鼻孔回回潛渡江北盜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後遂爲所獲遂叩其渡江踏淺之處乃自陽羅堡而來於是大江可涉地北盡知之遂由其處而渡焉

西域雪山有馬高一丈餘人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墨客揮犀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犬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鶯聲可奈何（鶯聲之喻蓋昔人嘗有爲驢喫牡丹賦云聾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驛吏之意出于此）

銷夏竹坡詩話云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

金史阿疎傳贊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

阿离合懣傳阿离合懣天輔三年寢疾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

阿徒罕傳阿徒罕天輔四年五月疾病賜良馬一匹

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弔祭以馬爲賻

撒改傳撒改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

五行志天眷元年夏熈州野水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

宗雄傳宗雄康宗長子康宗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堦下擇取賵賻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

宗望傳宗望子文除大名尹封荊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以鬻馬易之坐是奪爵

宗弼傳宗弼子亨材勇絕人海陵忌之出爲廣寧尹亨家奴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

程史金主完顏亮所乘小騅名小將軍

金史移剌按答傳按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阿魯罕傳阿魯罕爲西路統軍使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

宣宗本紀貞祐四年內族承立進所獲馬駝上曰此軍士所得卽以予之可也朕安用哉因徧諭諸道將帥後勿復如是

興定元年三月戊午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

曹望之傳望之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三論邊部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計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

李復亨傳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

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衊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

移剌子敬傳子敬爲祕書少監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識者韙之

郭蝦蟆傳蝦蟆正大初以功授知鳳翔府事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卽尚廐物也就以賜卿

移剌成傳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

贛州府志贛州瑞金縣江氏畜馬十餘匹一日圉人浴一牝馬於江潭馬逬入急流四塞雲合風起水波高丈餘圉人遙見一物光彩耀日鱗角森然繞馬數匝久之天日開朗風靜水平馬泗至岸圉人牽歸向主翁道其事翁叱其誕明年馬生駒赤如血頭方而腹大耳竪而脊强嘶鳴與凡馬異蓋龍駒也漢志汗

血馬生渥洼水中信不誣矣

元史孛禿傳孛禿亦乞列思氏善騎射太祖嘗潛遣朮兒徹丹出使至也兒古納河孛禿知其爲帝所遣值日暮因留止宿殺羊以享之朮兒徹丹馬疲乏復假以良馬及還孛禿待之有加朮兒徹丹具以白帝帝大喜許妻以皇妹也不堅歹詣太祖太祖問孛禿孳畜幾何也不堅歹對曰有馬三十匹請以馬之半爲聘禮帝怒曰婚姻而論財殆若商賈矣何以財爲竟以皇妹妻之

木華黎傳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征乃蠻太祖與六騎走中道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

宗王別里古台傳別里古台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略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常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

昔里鈐部傳太祖時西夏既臣服大軍西征復懷貳

心帝聞之旋師致討命鈐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僞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兵以待之首帥至伏發馬躓鈐部以所乘馬與首帥使奔自乘所躓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問曰卿臨死地而易馬與人何也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帥乃陛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爲忠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傳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爲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册寶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蘸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

昂吉兒傳昂吉兒至元六年授本軍千戶佩金符俄略地淮南所向無前時國兵初南塞馬當暑往往疥癘昂吉兒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所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療馬以萬數

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傳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卽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湩飲世祖

裕宗傳裕宗至元十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烏蒙宣撫司進馬踰歲獻之額卽諭之曰去歲嘗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

廉希憲傳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旣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及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憲曰上之則若自衒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

遂昌雜錄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

達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捶策馮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搖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達達躍馬去

妮古錄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

霏雪錄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

元史兀良合台傳兀良合台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兀良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朮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剌蠻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即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巔阿朮親帥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

鄭文嗣傳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

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十一月壬申雲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則

馬健無病比因伯忽叛亂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令四川行省以鹽給之

李齊傳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

博羅歡傳博羅歡拜平章政事有詔括馬毋及勳臣之家博羅歡曰吾馬成羣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出馬何以爲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馬十有八

王珣傳珣武力絕人善騎射尤長於擊鞠年三十餘遇道士謂珣曰君之相甚奇他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或驗乎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趙阿哥潘傳阿哥潘得賜金符授臨洮府元帥郡當孔道傳置旁午有司敝於供給阿哥潘好畜良馬常千蹄以私馬百匹充驛騎歲擇其上驥五駟貢於朝帝聞而嘉之詔京兆行省酬其直阿哥潘曰我豈以私惠而邀公賞耶卒不受

輟耕錄歌妓順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爲佳話

夏雪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卽騎而去

元史按竺邇傳竺邇雍古氏其先居雲中塞上父䵣公爲金羣牧使歲辛未驅所牧馬來歸

昔兒吉思傳昔兒吉思之妻爲皇子乳母於是皇太后待以家人之禮得同飲白馬湩時朝廷舊典白馬湩非宗戚貴冑不得飲也

蘇州府志歐勝之洪武初授太倉衞百戶旣老嘗乘馬過橋不進臂挾馬趨過

龍泉縣志白馬墓在治東北三里胡參軍仲淵府基左初公征閩寇陳友定被擒遇害公所愛桃花馬馳歸夜半至府外悲嘶夫人怪之及啓門馬流涕哀切夫人曰得無將軍死乎馬卽殞絕夫人義之葬此山

因號其山爲白馬墓

四夷考洪武年高麗國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却之

聖君初政記尹堅洪武中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鞚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鞚勒

貴陽山泉志養龍坑在長官司兩山之間泓渟漪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初和暢夷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接其産必龍駒洪武四年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於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鞚御詔祀馬祖然後敕典牧者囊沙四百斤壓而乘之行苑中久漸馴習後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峰且命繪形藏焉翰林學士宋濂爲之贊

眉公筆記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

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貢名馬果符兩重之名

明良錄略宋濂奉旨授皇太子經上特詔太子選良馬以賜濂上親作馬歌以寵耀焉

見聞錄吾鄉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衞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銜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水深浪湧馬靽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鋭未可攖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刲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却領軍出南門不量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團下令持束薪伺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據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前至東門門閉

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弔橋斷公視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包休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銜起授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曰好將軍也至衙前賊以所掠布疋旁亙於途以罥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云又以長鉤鉤公著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

珍珠船接伴使耶律永與副姚跂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肺者遂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

定州志槐堤龍馬在州城南槐堤村有池宣德初軍人趙牛牧馬其旁嘗產一駒骨相奇特時潛入水良久乃出視其毛下有鱗甲人皆異之有司以聞貯木匣馳進中道渴死因瘞道左今定與城北有龍馬冢是也

山西通志宣宗皇帝七年四月十七日忻州馬生龍駒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麈尾玉面璃蹄項骨中隆巡撫于謙以獻

震澤紀聞土木之難張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旣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方洲雜錄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京師多有畵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投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圖六蹄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馽不知日行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異常是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爲妄者並論

賢奕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會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會會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鑼

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會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松江府志萬曆己丑六月華亭治北賣麫閔姓家驢生一卵大如毬堅如石甲辰九月金山衛馬生二卵大如鵝子牢不可破馬卒力破其一五色鮮文泰昌改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孕而病及產一胞馬自以足破之得石子十餘枚大者稍類雞卵而匾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於菽耳按輟耕錄此名鮓荅蒙古人祈雨用之

賢奕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勤則多洗懶則少洗

陝西通志龍馬泉在鞏昌府西和縣境源發大潭縣西北平地相傳每春夜牧馬於此自然懷駒三歲與大宛同

歷城縣志白雲湖中得一馬鹿形端王每宴羣臣輒令背負八寶盤自控馬近前以食啖之戊寅冬鹿馬無故自斃

平陽府志大寧縣屈產泉險石對峙岸立爲峽泉流其中淵深莫測相傳昔有駒數飲於此泉石印蹄跡迄今不滅靜中忽有馬鳴之聲聞數十里俄卽雨至鄉人聽其聲以占雨

賢奕王夔齊公徵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卽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貲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自起視櫪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春明夢餘錄大朝畢上暫退至謹身殿更便服於殿外丹陛上設幄羣臣盛服侍班御馬監之馬雲錦成羣每一馬各有名牌壯士控之由東過西最爲盛觀

其制始於嘉靖中至後久不舉行崇禎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冬至郊祀十一日百官入賀朝畢復一閱視是日閱馬三百三十三匹

諸城縣志明崇禎時聞之生員孫體乾云伊弟庠生履乾家廐中牝馬作產駒狀生三卵斗大豆青色一送邑令一與親友聚觀一留本家後剖之有青無黃未知何祥也孫今歲貢作訓導

萬安縣志拖馬巷在廖家巷下舊傳投氏家產一馬五蹄行則特懸中足登巘如飛人不能馭時投氏生男面頂肉角隆起悍而勇能服之人以爲馬妖人孽也遂斃馬於廖氏巷下肉角者尋亦死時曆官按豫章翌軫之界名將天馬星落于遂與地分徵之人馬俱斃矣遂配投氏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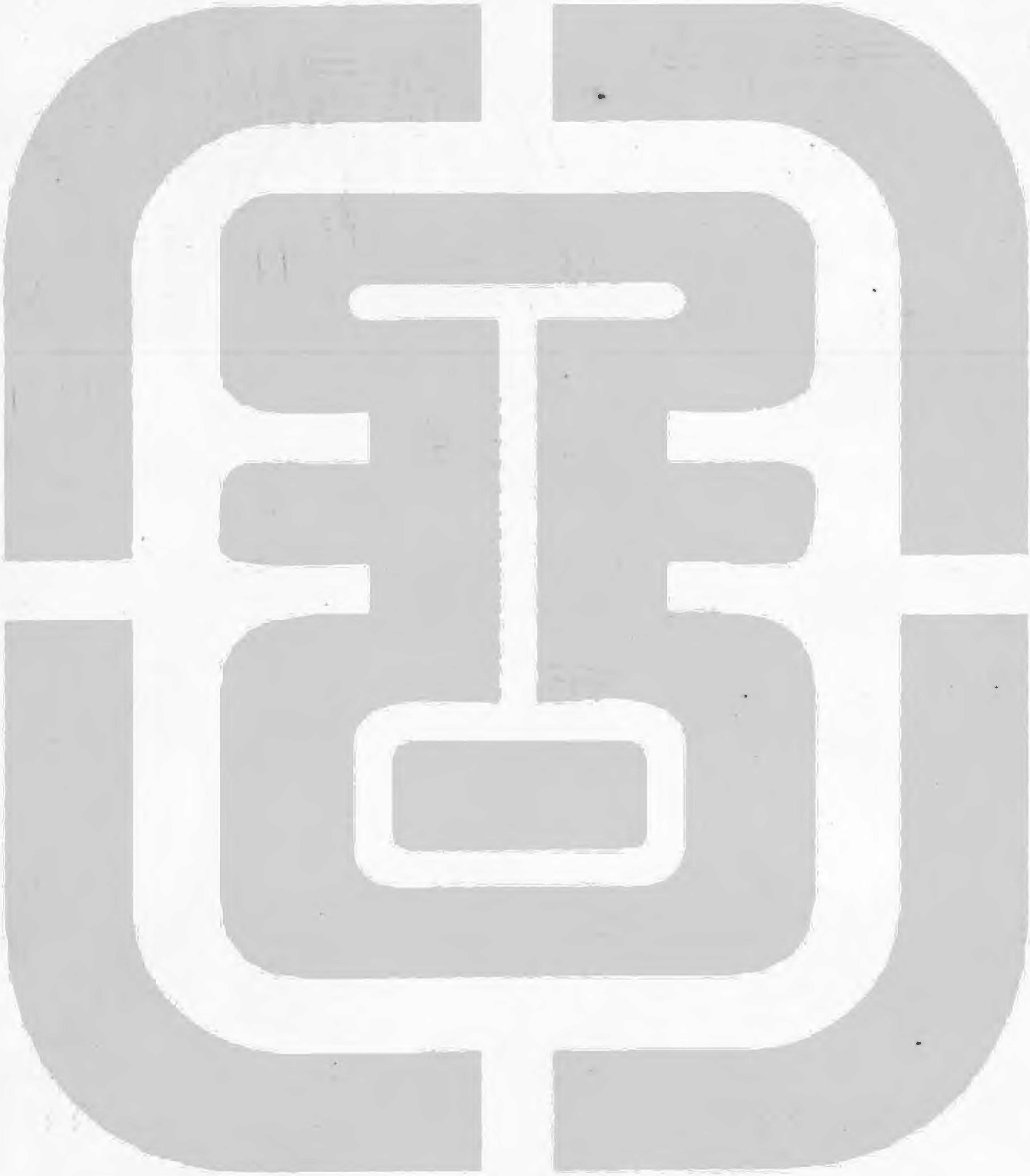
常熟縣志邑有人買馬異域費千金得十馬囘九馬死存一羸者繫逆旅中忽一囘鶻人過願以千金易馬人問其故曰此龍駒也凡馬與同槽食輒死乃知九馬爲一馬死耳

嘉定縣志眞如有姚生者素心險異常構怨于母弟

陸某某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進陸鞭之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非命持燈隨馬至橋夫果死焉哀謂馬曰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恥馬即前行首鼓姚門姚出齧之蹴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姚市

濟南府志盧陵趙應祥不知何許人父行賈不還欲往尋以祖母年老不得行及祖母卒會有人自北來言父故已久應祥日夜哀號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老者與父厚善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道又徒跣至得朱琪張文言若父所葬棺具有題歲久榛莽蓊翳不可辨應祥往復行哭七日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當髮解鞍墮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獲父骨歸藁葬利津

廣東通志徐聞縣東五里故老相傳昔有馬夜間常食田禾人追之其馬入井只見石形似馬故號石馬

井見有碑刻石馬之神其源泉常灌一村厥田上上